目录

[楞嚴經講座 第一集 1](#_Toc73970339)

[楞嚴經講座 第二集 16](#_Toc73970340)

[楞嚴經講座 第三集 31](#_Toc73970341)

[楞嚴經講座 第四集 46](#_Toc73970342)

[楞嚴經講座 第五集 61](#_Toc73970343)

[楞嚴經講座 第六集 77](#_Toc73970344)

[楞嚴經講座 第七集 90](#_Toc73970345)

[楞嚴經講座 第八集 104](#_Toc73970346)

[楞嚴經講座 第九集 118](#_Toc73970347)

[楞嚴經講座 第十集 131](#_Toc73970348)

[楞嚴經講座 十一集 145](#_Toc73970349)

[楞嚴經講座 十二集 160](#_Toc73970350)

[楞嚴經講座 十三集 173](#_Toc73970351)

[楞嚴經講座 十四集 186](#_Toc73970352)

[楞嚴經講座 十五集 199](#_Toc73970353)

[楞嚴經講座 十六集 213](#_Toc73970354)

[楞嚴經講座 十七集 224](#_Toc73970355)

[楞嚴經講座 十八集 238](#_Toc73970356)

[楞嚴經講座 十九集 251](#_Toc73970357)

[楞嚴經講座 二十集 262](#_Toc73970358)

[楞嚴經講座 二十一集 275](#_Toc73970359)

[楞嚴經講座 二十二集 287](#_Toc73970360)

[楞嚴經講座 二十三集 298](#_Toc73970361)

[楞嚴經講座 二十四集 311](#_Toc73970362)

[楞嚴經講座 二十五集 322](#_Toc73970363)

[楞嚴經講座 二十六集 334](#_Toc73970364)

[楞嚴經講座 二十七集 344](#_Toc73970365)

[楞嚴經講座 二十八集 357](#_Toc73970366)

[楞嚴經講座 二十九集 369](#_Toc73970367)

[楞嚴經講座 三十集 382](#_Toc73970368)

[楞嚴經講座 三十一集 394](#_Toc73970369)

[楞嚴經講座 三十二集 408](#_Toc73970370)

[楞嚴經講座 三十三集 421](#_Toc73970371)

[楞嚴經講座 三十四集 432](#_Toc73970372)

[楞嚴經講座 三十五集 444](#_Toc73970373)

[楞嚴經講座 三十六集 457](#_Toc73970374)

[楞嚴經講座 三十七集 469](#_Toc73970375)

[楞嚴經講座 三十八集 481](#_Toc73970376)

[楞嚴經講座 三十九集 488](#_Toc73970377)

[楞嚴經講座 四十集 501](#_Toc73970378)

[楞嚴經講座 四十一集 513](#_Toc73970379)

[楞嚴經講座 四十二集 528](#_Toc73970380)

[楞嚴經講座 四十三集 541](#_Toc73970381)

[楞嚴經講座 四十四集 554](#_Toc73970382)

[楞嚴經講座 四十五集 567](#_Toc73970383)

[楞嚴經講座 四十六集 583](#_Toc73970384)

[楞嚴經講座 四十七集 596](#_Toc73970385)

[楞嚴經講座 四十八集 609](#_Toc73970386)

[楞嚴經講座 四十九集 620](#_Toc73970387)

[楞嚴經講座 五十集 631](#_Toc73970388)

[楞嚴經講座 五十一集 643](#_Toc73970389)

[楞嚴經講座 五十二集 655](#_Toc73970390)

[楞嚴經講座 五十三集 666](#_Toc73970391)

[楞嚴經講座 五十四集 678](#_Toc73970392)

[楞嚴經講座 五十五集 690](#_Toc73970393)

[楞嚴經講座 五十六集 702](#_Toc73970394)

[楞嚴經講座 五十七集 714](#_Toc73970395)

[楞嚴經講座 五十八集 724](#_Toc73970396)

[楞嚴經講座 五十九集 736](#_Toc73970397)

[楞嚴經講座 六十集 748](#_Toc73970398)

[楞嚴經講座 六十一集 761](#_Toc73970399)

[楞嚴經講座 六十二集 773](#_Toc73970400)

[楞嚴經講座 六十三集 786](#_Toc73970401)

[楞嚴經講座 六十四集 798](#_Toc73970402)

[楞嚴經講座 六十五集 812](#_Toc73970403)

[楞嚴經講座 六十六集 823](#_Toc73970404)

[楞嚴經講座 六十七集 836](#_Toc73970405)

[楞嚴經講座 六十八集 848](#_Toc73970406)

# 楞嚴經講座 第一集

---楞嚴經講座

|  |
| --- |
|  |

南懷瑾先生 講述

今天，我們《楞嚴經》的研究第一天開始，《楞嚴經》在佛經裏頭以及整個的中國文化裏頭，是最有名的一部經典，但是，它的爭論也很多。

在好的方面，從唐代以後，《楞嚴經》與中國的佛教、佛法尤其禪宗，是不可分開的一部經典。所謂中國的叢林下，就是禪宗的影響之下，有一個流行的名言，《法華》、《楞嚴》，《法華經》同《楞嚴經》這兩部經，抱本參禪，要想明心見性、學佛而悟道，必須以《法華經》、《楞嚴經》爲標準，印證自己修行的必行之路。

同時，到明代的時候，中國的理學，就是儒家受禪宗的影響所產生的宋明理學家，曾經也有一句名言：「自從一讀楞嚴後」，所謂讀過《楞嚴經》以後，「不看人間糟粕書。」對於人世間所有的學問都不喜歡看了，都認爲是渣子。那麼推崇《楞嚴》到了極點。「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那麼，這些推崇《楞嚴經》是至高無上的一部經典。這是從好的方面。

所以我們這個佛法裏頭《楞嚴經》與《金剛經》，幾乎從唐宋以來，變成中國人研究心性之學，所謂學佛、修道、參禪，人手一冊，幾乎每個地方都看得到這一部經典。這是推崇它的價值有如此之廣、之大。

同時，佛教也有個說是釋迦牟尼佛當時自己的預言：《楞嚴經》在這個世界上最後出世，尤其在中國，《楞嚴經》最後傳到中國；將來末法的時候，整個世界沒有佛法那個時候，世界上所謂佛教佛法只流行兩宗：一個是淨土、一個是密宗，其它正法沒有了。並不是說這兩宗不是正法，我講錯了啊！其它的佛法差不多就沒落了，到末法時只有這兩宗特別流行。那麼《楞嚴經》是最後到中國；到了末法的時候，《楞嚴經》最先離開了中國，沒有了。那麼將來的佛經喪失在人類那個末劫的時候，這些東西都看不見了。相傳如此，等到幾千萬年以後，慢慢求證吧。

《楞嚴經》是給人家的重視，有如此的價值，也有如此的威力，但是，這一本經典它來的確實果然很遲。出來以後，宋代、宋元之間，已經有人起懷疑了，認爲這一本佛經是翻譯得太好了，太好太好！不是印度來的，不是佛說的。因爲所有的佛經啊，翻譯的文學、佛經文學沒有那麼高明，這一本經是太高明！在中國的佛教文學、在文學的價值裏頭是第一等。假定我們對於中國文化學到《楞嚴經》的文章的寫法筆法，不但是古文寫得好，可以說現代的白話文字也會寫成第一等。文字實在太美了！太好了！爲什麼呢？

因爲佛的說法，多半偏重在論辯，論辯必須要用到邏輯；一個邏輯哲學的東西、很深的思考，用言語文字把它講出來、變成很美的一種文字，非常困難！等於我們現在研究科學的書，化學啊、物理啊，沒有辦法作小說看，沒有辦法當文學看。假設一個科學的書變成文學化、變成藝術化或者是小說化，那我想每一個人，十分之八九都會變成科學家了。因爲看科學的書啊，太枯燥了，而且光記那些公式很麻煩。

佛法幾乎有同樣的一個情形。但是，佛法變成像《楞嚴經》、《金剛經》一樣的文學呢？那大家就願意接受了。尤其是我們的老輩子，一千年左右，這些知識分子，所謂學者、文人，文學的境界都很高，要求也很高，普通的經典文字的境界不高啊，別人就不肯接受的。而《楞嚴經》的文字境界非常高。我也常常給外教的這些朋友，天主教啊、基督教啊這些朋友們講笑話，我說你們真要爲你們的教要發個心（發心是佛教的話），要想個辦法。你怎麼樣把那個《聖經》文字寫好一點、漂亮一點。那一個白話文，我都看不上的，看到就討厭！說「生來就有罪」，我說我媽媽爸爸生我我絕沒有罪！不要亂講！第一句話我就不相信。哎，那佛說呢？並沒有說人生來有罪，——有「業」，哎，這個我相信啊！因爲「業」不一定是「罪」啊！我說你硬說我有罪，我不相信！但是啊，中文裏頭，你說生來就有「業」，這個好啊！可是佛用過了，你《聖經》不能用啊！你只好講有罪啊！有罪我不承認，我沒有犯過罪啊！還有，很多的文字方面都不通，不懂白話文。看起來很美，有問題。

要想一個宗教、哲學、好的東西弘揚開，首先注重文學，文學是很重要。所以《楞嚴經》在中國的這個文學的境界陪襯了高深的佛法，所以各界都願意接受它。尤其它包括了顯教所謂禪宗、天台宗、淨土宗、華嚴宗，沒有哪一宗對佛法不向這個地方歸納的。同時，最重要，它修證的祕法、祕密的法門有很多，中間講到修行的方法，尤其二十五位大菩薩起來提出自己的修行的經驗、心得的報告，這非常震撼人，因此，《楞嚴經》的好處又太多了。

可是因爲太好了，世界上的人，太好了就有人想辦法總要挖它一點角啊！「哎？這個普通人沒有這樣好的境界！」到了民國以來，尤其是梁啓超，梁啓超是學佛的呦！他是一個居士、楊仁山居士的徒孫，也就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弟子。他也跟歐陽竟無先生學佛學的。不過老實講，梁先生其它的學問當然很好，影響了一個時代，不但影響了我們八十年代，恐怕還要影響一百多年以後。所謂康梁的（康有爲、梁啓超）這個師生學術思想影響中國的文化、現在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梁啓超的佛學在我個人乃至一般學佛的人看來，不敢領教！那很粗淺。可是呢，他走了清末一般學者的路線，也就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因爲我們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一直到現在，走的自己學術文化的路線，都是走疑古的、懷疑古人。表面好聽，說注重考證、考據；一注重考據、一考證，自然對任何一點都懷疑。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外國的學者、日本的學者有意地污衊了中國文化的傳統，認爲許多都是假的。那麼尤其日本人很厲害，譬如說，認爲我們的老祖宗堯、舜、禹，這些歷史上的聖帝，說聖人的皇帝、明王他根本沒有這個人。堯是個什麼？堯是個香爐，你看拿土做的那個香爐，那個香爐兩個腳翹起來，把這個字、中國字。舜是個什麼？舜是個蠟燭臺、插蠟燭的，廟子上不是有些蠟燭支着、立起來的嗎？禹，大禹王治水，說那不是個人，那是個大爬蟲，在地上爬啊爬，所以把黃河啊、長江爬出來的。

人家有意污衊我們的文化，好想侵略。然後講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蘇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這些都是。可是我們八十年代以前，很可憐的，中國一般學者包括梁啓超先生在內，都受了這個傳染病，都走疑古的路線；凡是我們祖宗都不對，最後我們祖宗不是人，然後呢跟着達爾文的思想，人類是猴子變的。我常說，達爾文的祖宗是猴子變的，我的祖宗是人變的！這個（是）莫名其妙的思想！哈！

可是這樣一來呀，產生一個問題了，所以梁啓超提出《楞嚴經》（是）僞經、假的、後人造的，誰造的呢？梁啓超也講不出來，他說大概是中國人造的，學問很深的造的。因爲中間也講到神仙，《楞嚴經》也講到神仙。梁啓超當時認爲這個神仙他是印度沒有的，神仙之道、這種長生不老之道印度沒有的，《楞嚴經》釋迦牟尼佛怎麼樣會提到神仙呢？可見是中國人僞造的。他舉出了三點證據，都是不準確的。

那過去有位羅香林先生（這位先生現在過世了，也是過去「中大」的校長）寫了一篇文章（《唐相國房融在光孝寺筆受< 首楞嚴經> 翻譯問題》。文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三十五冊三二一—— 三四二頁），批駁梁啓超先生這個觀念。他反證《楞嚴經》是真的，而且是唐代這位宰相（所謂講宰相是好聽一點、等於一個部長）房融先生親自執筆的。翻譯不是他翻譯。古代的譯經、翻譯東西不是現在呦，我們現在一個人大學畢業，努力一點，學了幾年英文，就會翻譯經了。其實英文也沒有通，中文也沒有通，兩頭不通，中間落空。所以翻譯的東西莫名其「土地堂」！不是莫名其妙，「妙（廟）」還大一點——「土地堂」太小了！就是說是沒有通的東西。

要想真正一個翻譯，兩種文字必須要「通」，通很難哦！會寫文章不叫做通噢！我們以前小的時候中國人讀書，問：「哎，你這個孩子讀書讀通了沒有？」通，不是呆呆板板的呦！戴了一千度的眼鏡，只看前面一點路，其它都看不見；講一個問題、問答題、考試第一等，做人做事草紙（還）是公文、公文（還）是草紙都搞不清楚的，那就是讀書不通。讀書要通達。等於古人說，當然這兩句原文是《紅樓夢》小說上的話，可（它）是真正的名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世界上一切事情、古今中外知識都要俱備；「人情練達即文章」，做人做事都很高明，就是學問、就是文學。這樣呢，就是讀書讀通了，不是變成書呆子了。所以我們的老祖宗，像我們小的時候讀書碰到老輩子就問：你這個孩子讀通了沒有？「不敢！」當然自己不敢承認通啊！所以，「通人」是很難的！

翻譯的東西，是兩方面的學問到了頂尖了、通了，下筆翻譯才差不多；還只能差不多，不是百分百呦！譬如我們翻譯的佛經，最高明的是鳩摩羅什法師，不是中國人哦，他是印度人，那個時候北印度人，住於天山以南的。他到中國來，他當然本身不但是印度文、梵文好，中文沒有幾年也是絕頂的好！所以他的門下有四大弟子（中國的和尚），這四大弟子中國文學都是最高的，尤其有一部著作流傳、影響中國文化與哲學思想最大的，是僧肇，鳩摩羅什法師的弟子，是中國和尚，年輕、青年才俊，和尚裏頭青年才俊，叫僧肇。那麼他着的一部書、一篇文章叫《肇論》，非常有名的，影響中國的哲學、文化思想最大的。他的學問融合了中國儒釋道三家，深通般若，所以著作文字又好，思想又高。那麼這是鳩摩羅什法師的弟子。

所以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經典當然很通，而且通的很高明。譬如我們平常唸的《金剛經》，大家最流行的《金剛經》有七種翻譯，我們平常流行的所念的是鳩摩羅什法師所翻譯的。那麼還有幾種翻譯就不會流通。因爲還有些人覺得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還不太滿意，怕翻譯不準確，重新又加翻譯、又加翻譯。到了宋代，義淨法師，跟鳩摩羅什法師倆距離了七、八百年，八、九百年，他又翻譯一道，叫《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覺得更準確，但是還是不流行。爲什麼呢？因爲佛經翻譯的文學沒有鳩摩羅什法師那麼有才氣、文字的流暢、簡要、明白，在過去是很高明。

譬如第二個翻譯好的呢？唐代玄奘法師的翻譯經典很老實，非常非常的老實。六百卷《大般若經》給鳩摩羅什法師來翻，大概算不定八十卷就完了。玄奘法師六百卷。這個六百卷就長得長文了，那真是長文！爲什麼呢？他翻譯得很忠實。

因爲翻譯文章、翻譯文字，三個要點，所謂：「信」，就是真誠的、一點都沒有假、不能加以自己的思想；「達」，文字寫出來很明暢；「雅」，文學境界很高。所謂古人講翻譯經典是「信、達、雅」。

但是鳩摩羅什法師講過一句話，無論如何，要做到翻譯佛經百分百的準確他說做不到。說這個事情上像什麼樣子呢？像我們媽媽喂孩子喫飯一樣。諸位年輕同學大概沒有喫過，像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母親餵我就是這樣喂的。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牛奶呀、煉乳啊，這是外國貨、洋貨，很難看到；什麼現代的奶粉啊，奶塊都看不見，什麼奶粉啊！而且牛奶可以人喫的？很稀奇呀！人怎麼拿牛來喂自己呀？很反對。那麼我們那個時候小的時候、嬰兒的時候，米漿啊、把這個營養的東西呀，都弄碎，母親啊拿來嘴裏咬咬咬，都變成漿了，然後抱着孩子，嘴對嘴吐進來的。同鳥喂孩子一樣。真的！像我小時候這種就喫過好多，也喫過奶媽的，也喫過媽媽的。那麼，古人都是如此喲！所以鳩摩羅什法師講，翻譯的東西呀，等於母親喂孩子，把最好的東西在嘴裏嚼碎、嚼碎、嚼爛了，餵給孩子喫；他說自己拼命想盡量所有的營養、好的東西都給孩子，實際上做不到，一邊咬的時候那個真正好的營養啊，他說十分之四已經流到自己肚子去了，所以吐給孩子的那個營養只有十分之六。他說做到絕頂的翻譯不過到這個樣子。所以鳩摩羅什法師之高明，他說不過是盡心做就是了。所以翻譯的東西你說百分百的好，做不到的啊！所以現在人想把中國的詩翻成英文，我說怎麼「撕」嘛！你把它撕爛了，都沒有那個味道！把外國的詩翻成中文也不是那個味道啊！莎士比亞的詩在英文有他的味道，也有音韻、也可以唱唸、也很美，一變成中文了，有時候就不美啦！這個沒得辦法的。

所以玄奘法師翻譯經典呢，他本來回來以後，所謂「唐僧取經」，回來以後，也想照鳩摩羅什法師的那麼翻譯，可是他不敢：「這樣一來啊，恐怕違背了佛的意思。」關於翻譯的三個重點：「信」，他自信不夠。因此啊，他試試看。第一天試了，照鳩摩羅什法師那個翻譯，就是媽媽餵給孩子喫一樣，把東西拿到嘴裏先嚼爛，自己到了那個境界了，再寫出來。他試了一下，夜裏就做惡夢，啊！夢得不得了啊！這些鬼神啊都來找他。他第二天起來：阿彌陀佛！不敢！我還是照老實翻譯。所以一老實翻譯啊，《般若經》六百卷。

譬如我們唸的《心經》也有五種翻譯，我們唸的這個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有些人考證是玄奘法師——不是的。我們唸的「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那麼，譬如唸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字唸完了；「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同這個一樣，就過了。照老實翻譯怎麼翻啊？我們《心經》就不止兩百六十個字了：「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異空，空不異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哎呀我的媽！那個十八空念下來，你念《般若經》啊，只聽到木魚「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自己也不曉得念空了。但是他翻的十八空就是這樣，大空小空、內空外空，空空，空空也空，最後我們也變成「嗡（ong ）嗡」了！呵，臺語講起來空空變「嗡嗡」了！（衆笑）

所以他翻譯的經典「信」是真信啊！確實。大概少喫一點營養的啊，自己少喫一點進去了，多吐一點出來，消化就很難了。我們這些孩子們喫的這個佛的這個奶啊，消化就難了！所以玄奘法師這位媽媽，老實是老實啊，老實媽媽有時候帶孩子也不大高明！所以唯識學他翻譯得很老實，可是啊，用那麼陳舊的筆調一翻哪，我們研究唯識就更難懂了。

那麼，我們講翻譯的困難。那麼古人的翻譯困難怎麼翻譯呢？所以譯經，我們中國的講翻譯文化的翻譯，在中國文化史上非常高明，那外國過去沒有。現在，在文化政治組織上有這麼一回事，但是沒有做到。譬如鳩摩羅什法師翻譯，是皇帝主持的，古代君王（當然不是全國的皇帝，這個歷史我們不講了），那麼他組織了一個譯場（古代叫「譯場」，現在等於翻譯院）。鳩摩羅什法師翻譯，旁邊的副教授數數一千多人，和尚、在家人都有，一千多人。一個人在旁邊等於兩個臺子擺起來，梵文原經，他照原音怎麼念，那麼翻譯的（當然鳩摩羅什法師自己正在那裏當主席了，坐着）翻譯中文，說這一句話中文是什麼意思？大家對不對？千把人同意了，說：對了！再把它變成中國文字。中國文字這樣對不對？有時候爲了一個字、一句經典、一句話，好幾天都通不過。所以譯場的翻譯是如此莊嚴、慎重。

就是到了唐代，玄奘法師留學回來，唐太宗還是給他開一個翻譯院，這院長誰兼呢？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齡兼。實際上這個宰相、這位副皇帝（古代宰相其實就是副皇帝）兼這個翻譯院的院長啊，是辦總務的、外辦雜務的。自己然後把翻譯好的書看一道，寫個報告給皇帝送上。等於說通過了、傳過了。所以玄奘法師的譯場的翻譯當時還有外教徒，譬如景教，這個景教唐代就來了，就是天主教的前身。唐代、唐朝很多宗教啊！還有個祅教——這個「祅」讀「顯」，祅教，不是妖教哦！不是妖怪的妖，這個字念「顯」，不要念錯。祅教等於說也還不是老的猶太教，這個是波斯一帶的宗教。還有些法術，這些宗教都來了。景教就是天主教、老基督教，唐太宗也給他在廣州：好，你們來傳教，可以啊！所以我們從古以來中國文化對宗教都是大度包容的，反正你勸人爲善，總管好的。哪一個教理高深、哪一個好壞，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唐太宗給景教在廣州也修了一個廟子，但是景教這些法師是傳教士，在唐代喫不開，唐代那個佛教上下，等於現在科學時代一樣，全國上下通通在佛學裏頭，其它的宗教想生根發展很困難。那麼景教這些傳教士也是外國來的，怎麼辦呢？那麼玄奘法師一概請，你來吧！…但是玄奘法師真偉大，你們出家同學們看看，景教的經典要翻我也幫忙你，所以玄奘法師也幫忙過，這就是大法師胸襟器度之大，同時玄奘法師把中國文化《老子》、《莊子》、他翻譯成梵文送到印度去，可惜印度人不珍惜，掉了，找不到影子了，多可惜啊，玄奘法師把佛經翻過來，把中國的名經《老子》、《莊子》、《大學》、《中庸》翻成梵文送到印度，印度當時流行，後來沒有了。

所以講到這個翻譯有如此之難！但是那麼難的工作，所有佛經翻譯的高明，除了鳩摩羅什法師以外很少，很少有高明的。兩本經文學很高的，一個是《圓覺經》，一個是《楞嚴經》，文學境界都很高。可是梁啓超他們因爲文學境界太高了，都懷疑是僞書。那麼，我們如果站在一個宗教徒的立場，只能說：「阿彌陀佛！罪過啊！罪過啊！」哈，只能如此了！有什麼辦法呢！

那麼，這是介紹這一本經典被人推崇、被人懷疑的一面。那麼，這本經典不管它被人推崇或被人懷疑，我們要想真正求證佛法的修行的法門，要想真達到淨土唸佛而如何證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如何證到花開見佛境界，也非研究《楞嚴經》不可！要想參禪明心見性，非研究《楞嚴經》不可！要想成就密宗的什麼各種成就法門，也非研究它不可！這一部經典所包含之偉大，實在是無比！

可是因爲大家有毀謗它的，所以這部經現在受了一點點影響。不過不會受大影響。譬如像我個人來講，我很不服氣這些人啊，隨便講考據，因爲我這個人啊，頭腦昏聵，不大喜歡考據。認爲考據是很重要，但是考據出來絕對是這樣嗎？我不相信。尤其現在的考據靠古人的骨頭啊，拿古代的剩下來的死人的一點資料拿來，就斷定幾千年前的人就是這個樣子，太靠不住了！我們的考據我們自己看，去年的事情我們自己還記得記不得？你在哪裏說過一句什麼話，你做一個什麼動作？自己都考據不出來。不要說去年，前一個月、昨天的事我們想想，自己還要考據呢！還要去讀一下考據學，這一回考據到我昨天究竟睡了多久？昨天起來先穿哪一件衣服？刷牙齒先刷左邊啊、右邊啊？考據考據看， 還是先刷我的假牙齒呢，還是先刷我的真牙齒啊？所以，考據是重要，（但）絕對說拿考據來斷定古人就是這樣、那樣，靠不住！說夢話！所以中國的學問分三種：「義理」，所謂義理就是哲學的，研究道理、學問的道理；「辭章」，就是文學，譬如唐朝考進士，唐宋元明清考進士考文章就是考辭章；「考據」，就是考證。當然，義理、辭章都需要經過考據。但是現在八十年代變成現在做學問，考據纔是學問；辭章呢？中國人現在不會寫中文，白話也不通（也許我不會寫白話）；文言也不通（當然我的文言也不好）。哎呀，現在我不曉得怎麼辦！自己天天講中國文化——沒有文化！自己文字都沒有寫通的。

我常常說同學們學問很好，寫信都寫不通，「南老師」下面兩點，我一看看錯了，看成「南老二」，「南老二」不曉得寫給誰去了！像有些人寫信，寫「老師」——老師寫給我啊？叫老師的很多耶！你究竟寫給哪個老師？都搞不清楚。說：南老師啊！我想寫給你「南老師」，你罵我不對；寫「老師」，又不對，那怎麼寫啊？我說，「親愛的南懷瑾」就算了吧！我說你究竟怎麼寫，你研究研究看！你是中國人嘛，總要懂得中國的寫信嘛！我說學校裏究竟教了沒有？我們小的時候教育第一步就是先學會這個啊！那個時候讀小學的如果信都不會寫，老師說你：「信都不會寫，你還讀個什麼書啊！」就那麼困難。

現在真的呀，白話信都不會寫，要了命！只講信這個例子，什麼都不會寫，連一張條子也不會寫。不過不能那麼看法。我現在告訴老一輩子人，要跟着青年人學，我現在的文章拼命跟你們年輕人學。你覺得不通啊，我現在看看年輕人文章，越來越通；因爲他不通的通啊，也是一個邏輯，叫做積非就成是了！把那個錯的堆積下來就變成對了。你不能不跟着他對。你老頭子們說「我的對，他的不對」；你對？眼睛對着鼻子只一個啊；他們對的是很多眼睛對鼻子都是那麼對的呀！那隻好跟着這樣對，這是真話！所以我現在常常寫文章，我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寫通；不過我看看年輕人那麼寫法，我也這樣用。

譬如說，「我心中有煩惱、苦悶、討厭。」煩惱一點（頓號），苦悶一點，討厭一點，很通啦！「我心中有煩惱、苦悶、討厭」，而且還可以變成白話詩，朗誦起來：「我心中——有煩惱、苦悶、討厭——！」哈，這還是朗誦得很好的白話詩！假設照我們古文的寫法，那就打手心了，給老師罵死了：煩惱、苦悶、討厭？苦悶就是煩惱，煩惱就是苦悶；既然不管煩惱苦悶，中間自然有厭惡在內。那麼下面就給你批：「衍文」 ——多餘的文字。然後打幾個XX，第二天還來：信都不會寫！文字都不會寫！手拿來！打三板！打手心三下。萬一你要用了：「我心中有許多煩惱」，那麼寫詩詞體呢，可以。

所以我剛纔喫飯也講，我說這個同學，我在跟一個同學開玩笑，我說最近怎麼老是看你生病啊？感冒，這個氣候是不好。不過，這個在古文形容，我就給另外一個同學啊，跟老古出版社負責的那一位同學說，我說古文很妙啊！這個人常常生病啊，這多可憐呢！在中國這樣講，白話就講：這個人常常生病，多可憐！古文只有兩個字：「善病」。這多妙啊！善，就等於擅長；常常生病嘛——善病。生病，又常常生病，身體不好，一肚子的煩惱，一天到晚皺着眉頭、痛苦，下面兩個字：「工愁」。這個愁就已經痛苦了，他說這個人啊，愁到已經變專家了！「工」，工夫到家了。所以你看看，一個人啊一天到晚生病、一肚子的煩惱，在古文寫成那麼美：某某人是「善病工愁」啊！四個字。現在說這個人、某某人一天到晚煩惱、痛苦、討厭，而且煩燥、病氣，隨時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各種病都有，白話文這一大堆，不是講笑話哦！

所以講，我們從白話教育入手，要想來談中國文化，我常常引用一句上海話（多年不講，也不會講了）：「談也不要談了（講也不要講了）！」你沒有資格講嘛！因爲你中文看不懂嘛。所以看佛經，我常常鼓勵出家同學，我說，第一步，英文固然也重要，你不要想變成文學家。你只要上了飛機，你說「我要菜」，叫得來就好了。不要光曉得說「咖啡、咖啡」，喝了一肚子咖啡，那就不對了！你總要會講幾句，夠了，到那裏慢慢學。可是你要以佛學爲基礎，中國古文先要學好。

這是因爲講到《楞嚴經》翻譯文字之美，講到這個地方來。

現在我們講到本經。首先，今天我們研究的方法，因爲這一本經啊，我憤慨了，把梁啓超他們推翻，所以我啊，發了瘋！三十年前啊，當時我一個老朋友楊管北先生（現在過世了），他就跟我講：南老師啊！我們兩個做個好事。《楞嚴經》你講了，我們聽了懂了；究竟懂了多少不知道；哎！把它翻譯成白話！我說這個事情不能幹。中文古文翻白話？我們這本經是當時媽媽這麼咬了餵給我們，現在又把胃裏吐出來再咬一道變成白話吐出來，那不曉得是什麼東西了！而且很難哪！一個古文翻譯，你看「善病工愁」，剛纔講，這是古文。諸位你們很多文學家，白話怎麼翻法？只能說「這個人最會生病，而且最會發脾氣。」——不對啊！不是「工愁」這個意思。說這個人最會愁？這個話白話不通嘛！怎麼叫最會愁呢？這不通嘛！那怎麼辦呢？所以「善病工愁」這四個字你把它很準確地翻譯成白話就很難。這個句子很美啊！——「善病工愁」。

那麼痛苦的一個人，看中國文字寫得那麼美！「善病工愁」你說翻譯成白話怎麼翻？所以我說我不能幹。後來他說：你幹吧！我說我幹了、這個書翻了，當時我說我也窮，哪個人肯印呢？「哎哎哎！錢都歸我出！不管印多少，我來印，只要你翻。」我說真的啊？你肯出錢印書啊？那個時候開始我不主張賣，後來我主張賣了。因爲老是要把佛經送，送了以後啊，人家不要的也送，送去了包油條，幹什麼？賣回來的錢再印別的佛經不是很好嗎？何必一定說求功德，光叫人家出錢印經，印完了亂送，送完了以後不曉得到哪裏去了！乾脆，你要的就來買，再貴的也來買；不要的送給你也不要。我賣回來的錢再印別的經不是蠻好？所以，當時就坐下來翻。翻完了，《楞嚴經》我看也不敢看，我現在自己的東西看也不敢看。假設我再投個胎來，我看到非罵他不可！一定罵這個姓南的這個傢伙：「你這個混蛋！這個東西可以把它翻的啊！」翻成白話完全變了樣了，所以我不敢看。現在我假設看看，我一定想重新翻過。但是我如果再把它翻譯完了，後天再一看，我又覺得昨天翻譯不對了！又要翻了。文字你看到是個小道，古人說文學是「雕蟲小技」，雕蟲就是雕刻家帶一個放大鏡，在那個核桃的核子裏刻一隻船，船裏頭還有人，那麼小、那麼細，小小的一個技術。你不要看文字是個雕蟲小技呦！你真在那個最細最小的藝術境界雕到最高明的，很難！非常難！難到不得了的難哦！

所以有時候把一個文言翻譯成白話，一句經典把你礙住了，沒有辦法，只好上去打坐了，什麼都不想了！求求佛菩薩幫忙，分一點智慧來。一下靈感一來，管他睡覺都要起來趕快寫下來。再躺下來就忘了！睡醒就不能考據了，那就要考古系去了！

所以這個文字啊，這一本經在這裏講過，當時講在開封街，我們這裏老朋友像蕭先生當時還在座的。蕭太太還不算在內，那個影子大概還反對的！現在最近有人提出來，我一算哪，三十年我沒有再講過這一本經了。所以三十年來，一世了，中國人三十年叫一世，十二年叫一紀，世紀兩個字在舊文化裏頭是這個道理。十二年叫做一紀，三十年叫做一世。你看我三十年再也沒有搞《楞嚴經》了，碰都不敢碰它了，自己碰到會臉紅！結果三十年後重講《楞嚴》，也是未免有隔世之感哪！拿古文來講——隔世之感，好像自己又投過一次胎了一樣，又換了一朝人了！今天有機緣向諸位報告研究這個《楞嚴經》的內義，先把我所想到的前面這些因緣講一下。

再我向諸位年輕同學推薦，《楞嚴經》好好研究！不一定爲了學佛，爲了學中國文學就值得研究了。那文學實在太高明！老實講，我自從讀了《楞嚴經》、《傳燈錄》、《指月錄》以後，我的文章才進步起來。這是真話，很坦然地告訴你。

所以我當年在峨嵋山閉關的時候看《大藏經》啊，有幾本經我不看的：《法華經》、《金剛經》、《楞嚴經》、《地藏經》這些我不看，把它抽出來。因爲我要很快的時間，一兩年當中，（我只預算閉關三年）一兩年當中要把全部《大藏經》都要看完。那麼時間就是很匆促，晝夜坐在這個位置上看，一個青油燈、三根燈草，點的油燈，燈下看；不是這個電燈下面看哦！晝夜在看，一天看二十卷經哦！二十卷經典要坐下，晝夜坐到，山上又冷，生着一個火盆，也就是青油燈底下這樣看，一天要看二十卷，要趕完哦！還要寫筆記呦！所以把這幾部經抽出來了，爲什麼？《大藏經》有些經看不到的呀！現在有錢可以買一部《大藏經》，當年全國也沒有幾部啊！峨嵋山、五臺山只有一部兩部啊！字當然大了，字是大一點了；那很稀奇啊！那麼我如果把《楞嚴經》、《法華經》就在閉關要閱藏的時候看，不是耽擱時間嗎？這些經典反正到處有流通、看得見的，下山以後再看。是這個心情。

所以下來以後《楞嚴經》始終帶在身邊的。因爲天天覺得要看它，就天天沒有時間翻了。人就是這樣，生在峨嵋山腳的人，一輩子沒有上過峨嵋山；生在杭州西湖邊上的老頭子、老太太，一輩子沒有玩過西湖。太多了！譬如人家說我在臺灣三十多年了，假設人家問我到過日月潭沒有？我說對不起！我到現在還沒有去過。有一個潭我去過，碧潭。那我去過。日月潭？因爲我也不想談了。這叫做什麼？倒不是懶，「五嶽歸來不看山」了！我說那是個洗腳盆一樣，有什麼看頭！硬是很多地方不想看了，就是五嶽歸來就不看山哦！不想看山了，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現在就講，這一本經典所以從開始講，我向大家特別推薦，好啊！那真好。那麼我說，閉關以後下來，翻開《楞嚴》一讀，文學境界提高了，自然會提高。尤其翻開禪宗的語錄，《傳燈錄》、《指月錄》一讀，那個心境空靈，文學的境界更提高了。所以要想提高文學境界，還是看空靈的東西，《楞嚴經》有如此的好處。

現在，我們首先介紹《楞嚴》，我們普通稱爲《楞嚴經》，今天首先我們介紹經題。但是經題，我們研究的方法，我不是法師啊！居士，居士也夠不上；連個佛教徒都不夠。佛教徒要很莊嚴、神聖的，行爲好；像我這個亂七八糟人啊，勉勉強強算是個讀書人，還不夠資格，讀書人都不夠資格！所以一定說會講經——不會！只是把我研究心得的報告，諸位都是考試委員，我在講的時候我的心情，我是被諸位考的學生，做一個心得的報告。不是謙虛話，的確如此！是這樣一個心情。我所研究到、所理解到的，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麼古人講經呢？尤其法師們講經（居士是很少講經的，居士講經，根本不能升座。不過今天我沒有升座，我不是法師。後有佛、前有佛，我夾在中間的；跟在佛屁股後面，替他當個傳話、翻譯的，如此而已！我不是升座啊！）法師們升座講經就很嚴重了！像我們現在到美國去了那位大法師——顯明法師，正統的受這個講經法師的教育出來的。不過，他老人家已經變了一下，因爲他講經不准我來聽，他就跟我講：不准你上來聽哦！我說師兄這爲什麼啊？「你一上來，我講不出來啊！」我說我講你也不要上來，你一上來我也講不出來！我說我們兩個有約。但是，你說我不上來，我在下面打開擴音器聽，這個總是我的自由了！他說那我就管不到你嘍！呵！我說我們各管各的。所以我一聽，好啊，叫好！我叫大家聽啊！你們好好去啊！我說他一過世了以後，就沒有人會講經了。

講經有一套規矩，而且講成——顯明法師已經現代化了——把傳統的規矩變成現代化。你不曉得那個老派的那個法師講經坐在那裏。我也以前年輕學佛，跟你們諸位一樣，到處趕廟子哦，凡是廟子有佛必跑哦！有山、有和尚、尼姑就磕頭哦！有法師講經就聽哦！因爲說聽經是功德，爲了求功德，所以聽得進、聽不進我總要聽啊！其實坐在那裏打嗑睡，一點都聽不進。不是經不好，也不是他講不好，我聽不進。爲什麼啊？都是很莊嚴了，唱啊、敲啊，「叮叮噹」，敲完了以後，拈香，然後：「大——佛頂——，如來——密因——」唱京戲一樣的；然後，「大——，何以謂之大？大者，大也；大小之大也！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此所謂大也！」我一聽，你下一句沒有講，下面我都曉得了，我還有心聽啊？只好閉起眼睛求功德呀！求功德就到昏沉那邊去了！只好睡覺。這是老套的講法。那真是！結果啊，那個聽經的人啊，都是老太太，有經必聽、有講必到。聽完了，老太太你聽懂了？講一點給我聽聽看？「唉喲！深得很耶！」當然深得很！她沒有聽懂，講些什麼她也不知道。這是講過去的法師們講經。

現在不同了，像顯明法師就合於現代了。他現在到美國去，這兩天大概開始在美國要去演講，好像五月二號大概有演講了。

可是我們今天研究呢，還不是這個路線。也可以做學術性的，也非學術（因爲我這個人就不是學術人，我是個普通人，不是學術人），那是專家。那麼我們把它變成一個極普通、極平凡。我們讀經的目的，就是爲喫飯一樣：肚子餓了，我要喫飯；營養不夠了，我要喫營養進來，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給自己學佛、修持，對身心是有利益的，這樣研究的方法。

那麼今天我們用這個方法研究，當然，還是要走一點老路子。《楞嚴經》是普通的叫法，所謂簡稱也，簡者簡也！就是簡單的簡。把它簡稱叫做《楞嚴經》。它的全稱不是這樣。經題全稱是《大佛頂（應該有句點，「大佛頂」是個句點）、如來（又是一個點）、密因（又是一點）、修證了義（又是一點）、諸菩薩萬行（又是一點）、首（一點）、楞嚴經》。那麼多的內容兜攏來，是這一本經的觀念、內容。所以這一本經的全稱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這樣就是叫《楞嚴經》。所以剛纔我提出來這個經題，每三個字、兩個字一個句點，都包括了全部佛法的內容。不是理上的；修證上與理上的內容都在其內。

那麼，古代、我們小的時候聽講小說，北方人叫說評書，茶館裏聽評書：聽我慢慢道來！慢慢地說。現在，我們首先研究介紹的「楞嚴」，什麼叫「楞嚴」？

譬如佛經有兩本經，我很有幸這一輩子做了兩件傻事，傻瓜北方人叫做「愣子」；笨一點，就是小孩子的傻瓜，叫「二愣子」。所以我的筆名就是自己叫自己「二愣子」，因爲我真是傻瓜，做了二愣子！《楞伽經》同《楞嚴經》這二楞，我都把它古文翻成白話翻過的，所以我有資格自稱是「二愣子」！ 「二愣子」是北方人罵人，就是傻瓜蛋！所以我是個二愣子。

所以這個佛經裏頭啊，「楞伽」是山名，梵音，楞伽山，在錫蘭，就是現在的錫蘭，印度南方的錫蘭、錫蘭島，錫蘭島中心那個山是楞伽山。據說佛說《楞伽經》，釋迦牟尼佛曾經到過南印度，在錫蘭島，在這個海島山頂上說的，所以記錄下來是《楞伽經》。「楞嚴」可不是島哦！楞者愣也，就是愣頭愣腦那個愣。嚴呢是莊嚴的嚴。一個愣頭愣腦還很莊嚴，這就講不通嘍！「楞嚴」的意思啊，一半是翻梵文的音的意義——楞；一半是把中文的意義湊上去。等於我們講「禪定」，這個翻譯現在變成佛教的術語了，這是翻譯過來的。「禪」，現在叫禪，我們國語的讀音；我小的時候不念禪哦！念「\*」 」（無曰切），日本人也叫「\*」（無曰切），唐音，「\*」（無曰切）。「\*」（無曰切）閩南話叫什麼？（同學答）哦，對！大概閩南話、客家話差不多啦！現在叫「禪」，我好幾十年把它彆扭過來，開始我很不習慣，我說我不「饞」哪，決不饞哪！饞個什麼？因爲誰要饞哪！現在也講慣了，禪就禪吧！積非爲是，大家都那麼說黑的是白的，你不要硬——那就變成二愣子了！所以我這個還不是真正的二愣子，是跟着時代走的二愣子！譬如「禪」是梵音，「\*」（無曰切）。那麼，原始的呢？「然諾」，也不是「然諾」——「耶落」。對不對還不知道哦！中古音「耶落」，這個「耶落」就是「禪那」，現在翻譯叫禪那。這個意思是梵文。你說打坐入定不是這個意思，有沒有打坐入定的意思？有。觀想、禪定、清淨、寂滅、圓滿，都有，這個境界叫做「\*」（無曰切），就是禪。那麼到了中國翻譯成這樣叫「然諾」，誰懂啊？什麼叫「然諾」啊？麻煩！嘿，把中國文化，孔子的學生曾子着的《大學》……

禪定，大家懂了。這就是翻譯的高明。所以中國的佛經翻譯得高明！譬如說，我們講現在你到外國去講佛學，他問你學小乘啊、大乘啊？「馬哈亞」（Mahayana ）是大乘。我說什麼是「馬哈亞」？——「布大」，我還聽成「布袋」了！「布大」就是佛陀了，我們原來叫「布大」，現在英文是「Buddha 」，是後期的梵文翻過去的，不是我們古代的佛經、古代的梵文翻過來的。印度分五個，中印度、南印度、北印度、東印度、西印度，音都不同，所以現代人說研究梵文，我覺得很好玩。拿現代的梵文來研究古代的佛經，也等於我們拿臭鞋子考證商朝周文王是穿的什麼鞋子、他那個腳丫子有沒有香港腳一樣的可笑！你曉得吧？有這樣的困難！

那麼，「馬哈亞」我們古代翻音是「摩訶衍」，就是「摩訶衍」。所以年輕人「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馬哈般若波羅蜜多」；那麼日本人唸的般若是「巴扎」。我們那邊唐代土音唸的接近的是「波惹」。哪個音相近？都不知道了。你去考證吧！慢慢去考據去吧！

「馬哈亞」（大乘）是什麼？大車。「馬哈」就是大，「亞」就是車子。大乘，佛經、佛法的原意是大車；小乘是小車、是羊車，《法華經》上形容是羊車，羊拖的拉的車，力量最小；中乘緣覺是鹿車，頭上有角那個鹿拖的，力氣大一點；大乘是大力白牛車，牛拖的，力氣大。那麼我們中國呢，大乘「馬哈亞」過來不像翻英文一樣翻成「大車」，大車是十輪卡車啊？還是福特車？還是觀光的遊覽車？還是火車啊？哪個車纔是大車？所以中國人不那麼翻，——笨蛋！翻譯得不好！中國人翻譯成什麼？「大乘」。車子的意思是幹什麼？車子是載人，把你這個東西裝載上去，到達一個很遠的里程、一個目標，這樣叫做乘車。所以我們中國人說，你有乘車證吧？就上去就乘。所以坐船過海叫乘船，坐車過海叫乘車；騎馬到了叫乘馬，騎牛到了叫乘牛；萬一我人把你背過去，也可以叫乘人——乘。所以「大乘」、「小乘」，就漂亮了，就美了！意義就對了。可是外國人呢？翻譯得很老實，根據梵文翻：「馬哈亞」——「大車」；現在我們在這裏是講大車的佛法。你注意啊，回去不要坐公共汽車了，大家都要「大車」走。——就是這麼老實！

所以真正佛的佛法到了中國，受了中國文化的洗煉以後，更高、光華了！所以，像「禪那」經過中國文化一翻譯「禪定」，就懂了。「楞嚴」，所以取它那個「楞」，這個翻音；莊嚴的。就是一個本來顛撲不破的那個境界，打不爛，水泡不化，火燒不掉，用力量撕也撕不開，就是顛撲不破的，怎麼樣它都不會毀壞的；永遠不會毀滅的、堅固的這個定力、定境。本來很堅固的，不是你造出來的，這個是「楞嚴」的境界，所以叫「楞嚴大定」。這個定不是你修得來的，你修行也修不來的。你不修，它少不了；你修了，它多不起來；可是一切衆生本來都在這個定境中，你不認得。這是「楞嚴大定」。

「楞嚴大定」光是定嗎？不是的，不是楞嚴大定。這個「楞嚴」是形容，一個佛法明心見性那個境界；真理是永遠顛撲不破的，萬世不變的；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心經》上這三句話十二個字是「楞嚴」這個道理，這個境界的形容。所以它是個顛撲不破的東西；定慧等持，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我們可以借用《心經》來形容它。本來如此，不假修證，不是借用你修證了所到達的。

「楞嚴」這個名稱先了解了。《楞嚴經》全部講的是永遠至高無上的。現在我們拿現在觀念也可以寫白話文章，假設我們現在人問你：哎，你是個青年學生，你也研究過《楞嚴經》，什麼是《楞嚴經》啊？那麼你爲了拍馬屁、對於現代人的觀念拍馬屁，說：那一本佛說的經典，是講一個至高無上、永遠不變的真理，它就叫做《楞嚴經》。「楞嚴」是個名稱。

「經」，所有我們的文化裏頭，對於古聖先賢的言語文字所記錄的文章，尊重它，稱它爲「經」，經典的經。經者，直到的，一直；經者，永遠是一條直路，凡是人要想做人，要想成佛，這一條路一直去、不彎曲的，這是「經」。「楞嚴經」是這個意思。

那麼，把「楞嚴經」這個問題我們先解決了，這是倒轉來解釋。

那麼現在先講全經的題目，叫「大佛頂」，這個「大佛頂」，這個不要解釋了。不過臺灣有沒有？哦，好像彰化有個大佛，好像大佛的頭頂！大家有沒有去過啊？那個裏頭我倒去過，裏面有個鐵的樓梯，到了那裏，摸不見他頭頂，因爲在裏面。呵，「大佛頂」就是大佛的頂——如果那麼一講啊，沒有道理了！

「大佛頂」就是佛法最偉大、至高無上的一個法門、佛法的頂尖的法門，就是「大佛頂」。佛法裏頭的佛法、修行裏頭的修行、佛學裏頭的佛學，偉大得很！就是佛法至高無上、頂尖的、第一等的佛法。所以用白話翻譯就是這樣。

這樣的意思、這樣白話翻了就懂了「大佛頂」啊？還是不懂，還是不夠的。什麼叫「大佛頂」呢？根據佛說，一個人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成了佛的人，本身不但證得修道的法身，這個肉體身、報身也轉了；所以得道成佛的人不是我們這個相貌，我們的相貌太不好了！每一個功德圓滿、智慧圓滿、得道的人，具備三十二相，三十二種同普通人（普通人在中文就叫凡夫，凡夫的意思是最平凡的人、最普通的人；「凡」這個意思就是最普通、最平凡，所以叫做凡夫。夫就是指一個人。凡夫是這個意思，就是一般普通人，中國的佛學佛教裏頭講的凡夫，翻譯成白話就是一般普通人。一般普通人所沒有的，佛有三十二種特別的相。

有八十種隨形好。跟着這三十二種特別相來，他有特別的好處。譬如因爲佛是成道的人，一天到晚面孔面門皮膚都放光的！因爲他皮膚細嫩，他自然就放光華了。因爲他光華，他光焰照人，使被他這個光所照到的人，自己心境都會得到特殊一種感受。這就是他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很多，講不完，這個將來慢慢說，以後會提到的。

那麼三十二相里有一個佛相就完了——「不見頂相」。佛經上說佛還有一相叫「不見頂相」。那麼我們當年看佛經就完了！世界上哪裏找這樣一個怪人啊？佛者，非人也，拿中國字講正好，人字旁邊加一個「弗」字，不是人；不是人，就是佛。當然不要搞錯了，不要認成英文一樣：人要拿到錢的標記（$），那個才叫佛，那就錯啦！那不是人，超人，叫做佛。佛有「不見頂相」，那不是個怪人啊？這個人在下面看他看不到頭頂的，你說這個人頭頂下雨來怎麼辦？雨不是落到腦髓裏頭去了？怎麼叫做「不見頂相」？看不到佛的頭頂。那麼我們曉得釋迦牟尼佛的頭頂，都看得見啊！你看我們塑的佛像頭上黑黑的，一個一個一點一點那是什麼東西知道嗎？所以大家出家人只好拿黑毛線編起來一點一點戴頭上，以爲是學佛。你們學不了的呀！佛不像你們，半個月剃一次頭，變成青鴨蛋一樣，不是的。他老人家修頭陀行，很難得剪髮，他的頭髮是右旋的；歐洲人、印度人頭髮都是右轉，不像我們中國人頭髮是青湯掛麪，新竹的米粉直直的——中國人的頭髮。他的頭髮是轉起來的、轉的。所以很久沒有剃，轉攏的一球一球。他打坐那很久，動都沒有動。還說半個月：哎呀！打坐，我快到了，出定了，要理髮了——那還叫修定啊！他一定了就不管了，不管了頭髮就長起來，轉成球了，所以頭上就是這樣。頭髮一點一點轉；不是頭上長包包。所以這也是佛的一相，是這個。他也看見頂啊，怎麼叫「不見頂」呢？這不是一個祕密嗎？

這個「大」，佛法的境界是非常大，無所不在！哪裏有佛？無所不在，到處都在。《楞嚴經》上說，十方虛空都不能容納，將來我們馬上講明心見性這一段就提到了。這個經典裏頭說：「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太清裏。」這是《楞嚴經》上的原文哦！我還幸而背得來，大概沒有錯。萬一錯了一個字，請諸位原諒，不要打我手心就好了！「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太清裏。」他說，我們一切人，不只佛哦！我們每一個人這個心量之大，大到包含了這個太空。整個的宇宙、太空在我們的心體以內，等於像我們看天上滿天青天裏頭一點白雲一樣。整個的十方虛空，包括銀河系統所有的外星球的外星球，整個天上的星星、明點都看得見的，那都是星星、都是一個世界。把那麼大的宇宙放在我們這個心的體裏頭，不過一點塵渣子而已！心量之大！我們現在沒有成佛，很可憐！都把自己這個身體守着，以爲這個就是心，搞錯了！

所以真正的佛法，大而無邊無際。你說大有多大？大得比虛空還大，那有邊了，虛空就有邊，虛空這個觀念就是「邊」了嘛！

所謂佛的「不見頂相」，就是「大佛頂」。「不見頂相」就是心之體，無量無邊。真正的佛法有沒有頂尖呢？有沒有邊際呢？沒有邊際。就是「大佛頂」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佛的頭沒有腦蓋、沒有天靈蓋的，那觀念就錯了。

「如來」，這是一個觀念。所謂佛學叫如來，所有十方三世一切成佛了的人一個總稱，都叫「如來」。比方我們讀歷史，「皇帝」這個名稱是統稱，「總統」這個名稱也是統稱，國家元首的一個代號、統稱。所以如來這個名詞，凡是悟道了、證得菩提成佛了，都稱「如來」。至於說「釋迦牟尼如來」，那是特稱。那是指釋迦牟尼這一位菩薩現在成佛了，叫做「釋迦牟尼如來」。釋迦牟尼是他本人的名字，「如來」是成就至高無上的大佛頂境界的統稱。所以如來兩個字，所有成佛都稱「如來」。假使我們在座的王先生、張先生將來成就了，就是「王某人如來」、「張某人如來」，等於是這個道理。如來者，成就佛法之中心 。

那麼，我們中文翻譯成「如來」就高明得很了！你要知道，這個「如來」怎麼樣解釋叫「如來」啊？我們平常唸的大般若部《金剛經》自己有解釋、佛有解釋，佛說什麼叫如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來從哪裏來？無所從來，來處你找不到。等於我們的思想念頭，譬如早晨睡醒了，你第一個念頭想什麼？自己都沒有把握，莫名其妙就來了，無所從來。我們再想，這個思想念頭跑了，到哪裏去了？跑了，找不到影子的，「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拿我們的思念、念頭來做比方，來無蹤、去無影，「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你說走了？沒有走，再一想又來了。我們這個思想前一個觀念、前一句話，我講的，沒有了；諸位聽到的，也沒有了。你說沒有了就不會再講了？我們不是唯物論者，不是斷見；我重複一道，又來了，你又聽見了。所以這個「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是」是古文，現在白話文這個「是」就是「這個、這樣」（白話文「是」這個字就要變成兩個字了），這樣叫做如來，如來就是「是名如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如果我們翻譯成白話：「來，莫名其妙地來，去是莫名其妙地跑掉，這個樣子叫做如來。」我就不信佛教了，一點意思都沒有！這個經我也決不會敲起木魚念：來，莫名其妙地來；邦邦邦！去，莫名其妙地滾蛋！邦邦邦！邦邦邦……這樣叫有個什麼意思啊？所以佛經這個東西叫什麼呢？叫「文字般若」，般若裏頭的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不好就沒有佛法了。所以我常常告訴同學們，釋迦牟尼佛在中國名稱叫「釋迦文佛」哦！所以釋迦牟尼佛的老師、過去七佛之師、這一生是釋迦牟尼佛大乘菩薩裏頭首座大弟子是「文殊師利菩薩」，處處離不開「文」的境界哦！文化、文學。沒有「文」，還談個什麼啊？！

你看這個《金剛經》佛學的文學，「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好啊！那個木魚我就敲得下去了，一個字一敲。是境界好！意思是這個意思啊，可是它到文字般若境界就高了！所以文字般若之重要。大家要注意啊！中國人本來是文章華國，我們過年時寫的對子：「文章華國，詩禮傳家。」中華民族家家認爲值得驕傲的地方。現在呢，文章「污」國，污染那個污；詩禮「穢」家，沒有詩禮了，而且這個詩還不能夠寫成作詩的詩，要撕雞腿那個「撕」、撕掉那個撕，撕掉了禮了，沒得禮義了！「撕禮穢家」了！

過去是「文章華國，詩禮傳家。」到每一個家裏呀，同學家裏一看，他的大廳上祖宗牌位前面，一看這八個字，哦！肅然起敬！曉得是世家，書香後代，他纔敢寫這八個字：「文章華國，詩禮傳家。」不是書香後代，普通人還不敢亂掛起來，不敢寫，謙虛嘛！所以這個文之重要。

再說如來呢？中文翻得好！「如來」呦！不曉得用了多少腦筋翻譯的。「如來」，你看看，怎麼說？好像來了。對不對？如來，「如」就是好像，好像來了。釋迦牟尼佛來過沒有？好像來過啊！現在呢？現在回去啦！現在跑了沒有？沒有啊！至少至少他的遺教還在這裏哦！他不來也不去、不生也不滅，所以「如來」。

你比如還有一個詞翻譯得好：「真如」。當然不是排骨蒸肉那個蒸肉。真如的意思就是倒轉來：「好像是真的」。沒有一個真的；有一個真的這個真的就變成妄念了、變成假的了。所以它是「真如」，是這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所以你再看，「如如不動」，這是佛經的文學文字，你再想一想看？「如如不動」，好像好像不動。動了沒有？動了！動了？沒有動！還在在入定了。你說定中完全是定嗎？不動嗎？只能說「如如不動」。動而不動，不動之動，是爲不動。那麼一般人讀不懂了。所以到了顧亭林在《日知錄》上講佛經，他說你們不要讀佛經，佛經沒有什麼讀的我告訴你！它像一桶水裝滿了，這邊一桶是空桶，把這一桶水「咚」倒到這一桶，等一下再把這一桶水「咚」又倒這一桶，倒來倒去還是這一桶。這個顧亭林講得好像是蠻高明，實際上他佛經都讀不懂的，他是個儒家。

當然了，所謂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所謂佛法者，什麼叫佛法？《金剛經》上說，「即非佛法（一切不是佛法），是名佛法（這就叫佛法）。」那麼顧亭林一看，這是一個空桶，一桶水「咕咚咚、咚咚咚」，倒來倒去，「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這個不要讀！不要讀！浪費時間！沒有錯。實際上呢？你懂得邏輯呢，因爲他當時不學邏輯。中國有沒有邏輯？你說是西洋傳過來的嗎？不是。中國佛學早就來了——因明，就是邏輯。所以菩薩要學五明，五明就有因明，因明就是學邏輯、學哲學，都要懂了，哲學、邏輯都懂。所以世界上的文化      
爭論說西洋的「邏輯」是印度的「因明」傳過去後的變化，演變成邏輯。站在西洋人的立場，他硬要硬爭，認爲是我們希臘的邏輯傳到印度去了，所以印度產生因明。哎呀，這兩家打官司爭來爭去啊！讓他了，愛怎麼爭。每一個人總要說自己的祖宗偉大，是沒有錯的，情有可原！絕不會罵自己的祖宗是混蛋的，對不對？人家都講自己：我這個祖宗文化好！這個應該。管他呢！你希臘傳過去印度也好、印度傳過去也好，反正我中國人很老實，沒有因明——中國人有！過去叫做「名學」。春秋戰國時候的名學，名學就是邏輯。諸子百家裏的名學，沒有印度因明、西洋邏輯那麼完備就是，也有。這個邏輯是必然。

所以你懂了邏輯，拿邏輯講呢，「所謂佛法者」，肯定一個題目；那麼佛法有個肯定，就不是畢竟空了，不能證到空；「即非佛法」，又把它推翻了。也就是正、反、合。也可以說是肯定、否定。永遠否定下去也不是佛法，永遠肯定下去都不是佛法。最後是即空即有、非空非有、不空不有；有也不有，空也不空；講了半天，到了中國的禪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準說話！就完了，就不能說了。

現在，我們曉得「如來」翻譯得好，是這個境界。注意呦！「大佛頂如來」就是我們現在學佛唸佛，念「南無阿彌陀佛」；或者是參禪、明心見性，求達到這個境界——「如如不動」，就在這裏。道在哪裏？道就在你那裏，不在佛那裏；更不在我這裏，我是個什麼也不懂的人。佛有道沒有？佛說在你那裏。等於禪宗的六祖，那個弟子惠明問他說：五祖傳給你了，你說這個以外，還有祕密沒有？六祖說有啊！他說「密在汝邊」。祕密在你自己那裏，不在我這裏。告訴你就是佛，你找不到這個；告訴你明心見性是佛，哪裏是心、哪裏是性自己不知道！所以祕密在你那裏。如來就在你心中。所以這個經典是「大佛頂如來」。

第三句講出來了，是「密因」。祕密裏頭的祕密、神妙裏頭的神妙、至高無上的祕密。那麼有人把它打進密宗去了，日本的《大正藏》的編輯，把《楞嚴經》放到密藏裏頭，也沒有錯。是真祕密。一切衆生每一個人都是佛，我就不曉得自己佛在哪裏！這個是真正的祕密。世界上的祕密在哪裏？有祕密的地方絕沒有祕密；一切都擺明在那裏，自己不知道，纔是大祕密。自己明明是佛，可是自己找不出來。自己心性在哪裏？找不出來。

我常常問人說，你有沒有把握明天睡醒、夜裏睡醒、明天第一個念頭、思想是什麼？現在曉不曉得有把握？沒有把握。這是大祕密！假設你有把握說，爲什麼我睡醒了怎麼先想這一個事呢？這個念頭怎麼來的？找不出來。這是「密因」。

所以，這一本經典是屬於「密因」的法門。不是「密果」哦！不是宜蘭的蜜果哦！它是密因哦！你把這個祕密的因素找出來你就成佛了，個個成佛了。所以它叫「大佛頂如來成佛的祕密的法門」。這個是「密因」。

下面一句注意呦！「修證了義」。真正大法不修不證，本來是佛，就不要修嘍？要修。不但要修行，還要證到。證哦！你光是理論到了，功夫不到，那不是證哦！你說我會得定，好，請你盤腿坐在這裏三天！不，三天條件太苛刻了，盤個腿坐在這裏一天都不動，也不喫、也不屙，就在這裏頭，做不做得到？你說我會得定，你定定看哪！要修證到的。說得到，要做得到的。修證什麼？修證到「了義」，不是不了義。了義、不了義是佛學的名詞。透頂、透底所以這一部經典的法門告訴我們怎麼樣修行成佛，徹頭徹尾的法門。「修證了義」。

所以這一部經典，你想學大乘道，一個凡夫修大乘道而成佛的。十方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萬行，一切修行法門在其內，「萬行」。我們普通守戒，三皈五戒。出了家，兩百多條戒、三百多條戒，那還是小乘戒。大乘戒、菩薩戒多少啊？「萬行」，菩薩戒八萬四千條戒，你怎麼去守啊？起心動念都是戒。佛說一切衆生一念之間（什麼叫一念？一呼一吸叫一念）—念之間有八萬四千個煩惱。因此，每一個煩惱就有一條戒。所以，學菩薩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也就是說，「勿以善小而不爲」，你不要認爲一點小善不肯做哦！大善大功德要造，小功德也做。「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叫萬行莊嚴，所以成了佛叫萬行莊嚴，他的思想、他的行爲、他的做人、他的說話，沒有一下不是利人家的，這是萬行莊嚴。所以這一部經典是諸菩薩的萬行。好！「首楞嚴經」。

好了，我們開始先介紹「楞嚴」是顛撲不破、不生不滅的大定，現在懂了吧？要想真正得大定，好！必須要做人做事、一切行爲具備了萬行莊嚴，修證到了義境界，知道成佛的祕密法門，才能達到如來境界，纔到達大佛頂。今天先到這裏，謝謝！

# 楞嚴經講座 第二集

---楞嚴經講座

|  |
| --- |
|  |

把經題已經向諸位報告過了，現在介紹這一本經翻譯過來的因緣。原書上面的記載，「唐天竺沙門般剌密諦譯」。這本經翻譯過來的時候是唐代武則天這個時代。所謂天竺、身毒，就是現在的印度。我們在歷史上的漢代稱呼印度的翻音，兩個字用得非常妙！身體的身、有毒的毒，是翻音。後來到唐代再糾正過來，稱爲「天竺」，天竺也是翻音。那麼現在確定是用「印度」。將來的時代還有變沒有？不知道。

那麼這一位所謂「沙門」在佛學的名稱，在印度的文化裏頭，凡是出家修道的人，統稱「沙門」。沙門是現在的讀音，古代稱「娑門」，那麼用閩南語、廣東語、客家話的發音，差不多接近當時的唐音。這是一位出家人，那麼以中文的翻音、中國的字，叫「般剌密諦」（這個「剌」不是「刺」），這個般剌密諦翻譯的。那麼這位出家人是佛教的，應該稱比丘。不過當時的習慣，佛教的出家人稱比丘，同凡是出家人稱沙門差不多，用習慣了還是叫「沙門」。他當時這個經典到中國來的時候，差不多有達摩祖師同樣的感想，他感覺到他自己的國家、在印度文化快要衰落了，那麼觀察東方、所謂中國有大乘氣象，達摩祖師當時來也是這樣一個心情，想找一個文化根基深厚的民族，弘揚這一個教義。那麼他當時來的時候，正好碰到印度的法令不準佛教的文化向外流傳，尤其是《楞嚴經》，屬於密教的祕密的修證的法門，禁止出國。所以第一次，他想航海到中國來帶這一部經，拿我們現在觀念說，在他本國海關就把他擋回去了；尤其不準帶這一部經出來。那麼他這個出家人——任何一個宗教家，不一定是佛教，傳道的精神都比世界一般人傳佈文化教育的熱情堅固，因此，他第二次把這部《楞嚴經》的原文用梵文濃縮下來，很小，把自己兩個膀子這裏、把這個地方（師示脅下）這個皮就撕開了，那當然很痛苦了！把這個經典用絹放到這個肉裏頭，把皮再縫好，使這個皮創口長好了再出國，那麼檢查不到了。所以到了中國廣州上岸，又把這個皮再重新割開，把經典拿出來。是這樣一個因緣。

根據我們歷史的記載，等他這部經翻譯完了，印度也追蹤來了，又在中國把他抓回去了；可是經典翻譯了。是這麼一個因緣來的。所以我們看到前人爲了文化，尤其是宗教徒、尤其是出家人，爲了文化的傳佈，慈悲的心念、所謂以精神思想救濟一切人，佛學稱爲度衆生，這種精神是了不起的！

同時，我們看到一本書，明代的一本也屬於地理學的重要的書籍，也是遊記最重要的書籍，叫《徐霞客遊記》。那麼他這個人拿現在講喜歡到處旅行，差不多在南方一帶這些五嶽名山都走過了。尤其他在明代的時候到雲南、到掖西、乃至到雞足山，很多的地方。危險的地方風景最好，他都去。他就有一個感嘆：凡是山明水秀、風景最好、風水最好的地方都有和尚。同時給他帶路的和尚，有些山上沒有路，都在樹頂上爬過去、很長一截，他都到達了。到了那裏又是一個小茅蓬，又有和尚住在那裏。所以我們古人形容中國的名山勝水，有這麼一個名聯：「世間好語佛說盡」，世間好語、好話佛經已經講完了；「天下名山僧佔多。」天下的名山到處都是和尚。這也對文化事業、觀光聖地呀，在古人尤其是過去的佛教徒，無形中做了最大的貢獻。所以「世間好語佛說盡，天下名山僧佔多。」

當然，到了我們幾十年前，我也到處跑，就有一個感想，這個字要改了：「世間好語佛說盡，天下名山兵佔多。」那些廟子都駐了部隊了。就是感慨無窮！

這個就是講到般剌密諦當時翻譯經典的情況。般剌密諦他這個名字的意義在中文來講，叫「極量」，到了極點，就是說他修道的功夫已經證到了最高的境界，所謂「極量」。不過中文「極量」兩個字不足以包括當時的這個原文。當時的原文究竟是梵文呢，還是什麼？這是一個問題。這是簡單地介紹他的歷史。

「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這也是一個當時印度來傳教的一位法師，也是出家人。那麼，這個是在當時的中印度邊境一個國家（烏萇國）。我們很感慨印度的文化，到現在並沒有真正一個統一的文字。由這個，也就是我們經常感想，有一次一位美國教授來訪問，我們談起過，他說：中國的文化歷史曾經遭遇很多次的危險，甚至於說永遠不會翻身的樣子；爲什麼能夠在歷史上屹然不動？這個原因？我說很簡單，就是統一。什麼是統一？尤其是文化的統一。因爲我們這個國家民族，同歐洲、同其它也是一樣的，走幾步路、隔一點，尤其像南方一帶、什麼浙江一帶，走幾步路、幾里路以後口音就不同、語言就不同。那麼多語言不同的這個民族，這個文化在東南亞各地到處都行得通。譬如我十幾年前到日本，跟一班日本老教授倆談話，那麼我的日語當然不行了，除了「阿里阿多」以外什麼都不會；他們國語也不行。可是我們兩個人談話談得很痛快。反正身上都帶的小本子，拿起筆來一寫，都通。可是有一點哦！不能寫白話文，（否則）他就不懂了；只要寫古文，全通。他寫的古文我也懂，我寫的古文他也懂；寫白話文啊，不是「阿里阿多」，就是「莫法度」，哈！一點都看不懂了。這一點值得我們要注意的！到韓國也是如此。當然現在是變了。當時翻譯語文是這一位法師幫忙翻譯語文。因爲他在中國久一點，懂得中國的文字。

那麼，由他翻譯語文以後，這個文章真正的這本經典翻譯啊，就是房融，「清河房融」，我們注意啊！山東清河房融。在唐代的文化，漢唐是我們歷史上鼎盛的時候，唐代這個時候差不多有句名言：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將、相。山西、山東，以太行山的東面、西面。尤其唐代開國的宰相房玄齡，唐太宗得力的助手，就是清河人。清河房家這一族當時是個大族。那麼這個房家的族同唐代的皇帝李家一樣的，血統都有外族的混血。這個在民族上、在我們這個中華民族上大概過不了幾百年，都有一次血統的混合的時代，那麼因此產生一個時代的不同。所以有些人站在民族學的觀點，是主張這個國家民族必須要有混血的一個時代，才刺激新的一代——這屬於優生學的範圍。

那麼，我們現在講的清河房家就是世家，那麼房融的本身並沒有當唐朝的宰相，拿現在來講等於行政院的委員兼一位部長，這麼一個職務。不過他的官職是中書門下，中書門下是兼皇帝武則天的祕書，管祕書的；那麼，兼皇帝的總務與祕書。但是門下「同平章事」，有時候參與行政工作的。就是重要的行政會議，他也是參與會議的，是這麼一個官職。所以他並不懂梵文，但是他下面「筆受」，文章是他寫的。語意是他們兩位翻譯的，實際上還不只兩位，翻譯的人在唐代譯經，上次我們報告過的，不會一兩個人翻譯一部經典的；都集中很多的人才，彼此商量、討論。房融這位先生（也可以說這位我們拿古代來稱就是「相爺」），他是主筆。

等於我們這一代的翻譯，西洋翻譯過來變成中文，在辜鴻銘那是本身懂外文；另一位林琴南，就是我們小的時候看林琴南（也是福建人）所翻譯的《茶花女》我們最喜歡看。他的文筆非常好！而且中國所謂舊的文筆、半新不舊的，那個時候我們幾十年前所謂叫做有名的這種文學的寫作，都屬於「鴛鴦蝴蝶派」的文筆。鴛鴦蝴蝶派的文筆很不錯，影響一個時代是很多。差不多我們老一輩子的這個年齡，這個文學的筆調都很受這一類的影響。林琴南不懂外文，可是翻譯了很多西洋人的詩、西洋文化的書。也是他要別人懂外文的念、講，然後，他抓住它的重要，所謂在翻譯裏頭屬於「意譯」。在這個「意譯」當中，有時候對於翻譯文字的忠實稍有問題了，不是一句盯一句的。

可是，翻譯的三個要點，我們上次講過，再提一下：「信」，就是忠實；「達」，意思要表達得很清楚，同原文沒有差；「雅」，很美，文字要很美。林琴南的翻譯同當時清末民初嚴幾道的翻譯，譬如嚴幾道的翻譯有名的一本社會學的書，現在我們重新拿後代的、最近的社會學來看，也許我們是習慣的關係，我重新再翻開看看嚴幾道的《羣學肄言》（「羣學」是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翻譯，就是現在所講的社會學，叫羣學），那麼，嚴幾道先生所翻譯的《羣學肄言》還是非常有價值。雖然從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這種語文、文言文的翻譯，意思深度比現在用白話的，在我看來，幾十年後再翻出來一看，還是他的好！這個就是講兩個文化交流，真正做好翻譯文化交流的工作，首先希望青年同學們特別注意，必須把兩邊的文字搞好。一邊文字通、一邊文字不大好，這個翻譯總是有問題，比古人翻譯差遠了！

所以，這一節我們講到房融先生筆受《楞嚴經》，我們順便地報告。不過後來因爲梁啓超等等的懷疑，認爲佛經從來沒有翻譯得那麼好，這種筆調、這種文學太美了！——假造的！認爲房融又不懂梵文，怎麼會翻譯得那麼好？最近幾年，很多學者從考據方面、從各方面批駁梁啓超的文章很多，中間最有力的就是羅香林先生的這一篇，認爲梁啓超所講的話很有問題。不過，羅先生到底是一個很有深度的學者，講話比較客氣；假使叫年輕人寫文章，一定把梁啓超罵死了！可是這一篇文章不曉得諸位有看到沒有。如果沒有看到，我們下一次或者想辦法找來，向大家送一下。

我想關於本經的翻譯，同到變成中文這個經過，簡單明瞭把它帶過去了。現在我們研究、向諸位報告的有兩個方案，我還是考慮了很久。本來想把前面一段，用佛經的慣例，所謂每一本佛經，第一，講時間，什麼時間釋迦牟尼佛說的；第二，講地點；第三，講當時參與的，等於我們會議記錄、哪些人，當然沒有像現在一樣簽了名，至少有記載。這是佛經翻譯一個慣例，時間、地點、參與的人，所以現在我們叫它是佛經。實際上是當時佛在世的時候師生之間、師徒之間的對話錄、討論；提問題問他，佛的解答；佛的當時所解答的記錄下來流傳的，就是稱爲經典——佛經。

尤其是中國所翻譯的，不管哪一種佛經，前面都加四個字：「如是我聞」。大家文學用慣了，一看這四個字，就曉得是佛經。這就是在我們文學史上稱它爲佛經文學。這是倒裝的文法、顛倒的文法，這個每一本經上有。因爲這一個記錄、佛經的記錄，它是佛過世以後有所成就的佛的弟子們集中開會，曾經有幾次的（在中國佛教史上記錄印度的佛教史數據最全備），所以有三次的結集。「結」就是大家集中開會，回憶過去佛在生的時候他所答覆問題講的話，這個是叫做結集。所以第一次結集是佛過世以後，馬上就集會了。有名的五百弟子、五百羅漢、有成就的佛的弟子們結集。因爲佛過世了，要把他平常所講的教法把它集中、記錄起來。

那麼這個裏頭呢，跟着佛最多年、關係最親的是阿難。阿難是佛的堂兄弟（堂房兄弟），也跟他出家了。而佛的弟子裏頭他「多聞第一」，所謂記憶力特別好，佛每一次講的東西、話他都記得。在我們中國呢，中文裏頭這一種人的有天生這種頭腦，就是四個字，我們常常看歷史、讀傳記就看到了：「博聞強記」。有這種人！所以讀書嘛，一目十行，眼睛看下來能夠快讀，一篇我們看了半天，他一下一頁、一看已經完了，而且記進來了、可以背得了。那麼因此讀書就多，記憶又特強。

那麼阿難這個人以中國文化來講，他的天才就是博聞強記。在中國佛教裏記載呢，阿難是佛的弟子裏頭「多聞第一」。所謂「多聞」的意思就是博聞強記，他記憶力特強。所以當時第一次結集，要把佛過世的話記錄下來變成佛經。這個時候，主席是佛的大弟子大迦葉。那麼在我們過去的佛教，中文這個「葉」字不念「夜」，念「協」，就是什麼協會這個「協」字同音。就是我們現在講多音字，稍稍有一點音不同，就是大迦葉（xi é），不是念成大迦葉（y è）。那麼，是他主席，他是佛的所謂得法弟子。

可是大迦葉等等這五百羅漢有道，所謂修持的功夫、見地，一個人學佛就是兩點：一個是功夫、定力；一個是見地，學問思想的見解、智慧。見地是智慧的成就，功夫是修證的成就、修持的成就，兩者缺一而不可。那麼五百羅漢這些人見地、功夫都有，可是有一項沒有——佛在哪裏說過的話不能完全記憶。大家記的有一點，必須要找一個博聞強記的人，那麼就找阿難來。阿難自己這個時候，因爲學問好了，修道就困難了。所以以學佛來講，知識越高，煩惱越多。博聞強記在世間法來說是個好事情，在修道來講是大障礙！學問越好，證道越難。又有學問，又能證道，那很難得了！非常非常難得！

那麼，學問好了，對於修道是障道的因緣，叫做「所知障」。我們之所以不能成道，兩種原因：一種是煩惱障，心裏的思想、雜念、情緒太混亂，不能證道；一種是所知障，學問越好、知識越多，對於成道是越困難。而阿難本身所障礙的就是這個多聞，知識越多不能成道。所以當時的主席就把會場關閉不准他進來，這是對阿難的教育法，這個故事在經典上，在禪宗裏頭最喜歡講他的，那麼阿難在外面哭，他說必須要我進來才能集結，主席迦葉尊者說，你不行你沒有資格進入會場，因爲你沒有得道，他說我們等你，除非你得道進來，所以阿難這個時候一發狠，當然趕快盤腿打坐啦，拚命用功，不到七天，他證道了，又來敲門，敲會場的門，他說我有資格進來了。主席迦葉尊者說：既然你悟了就進來，不須要開門了，阿難就進來了，因此就上臺了。因此說所有的佛經記錄都是「如是我聞」。

「如是我聞」變成了佛教的文學，每一本經典都是開始。就是說，後世追記釋迦牟尼佛、他的弟子們所說的話。在這個歷史故事我們瞭解了以後，我還平常有一個笑話；也不是笑話，是個很大的感想：最第一等人、學問最好的人、有道之士絕不寫文章，就是隻有一個人：釋迦牟尼佛。學問那麼好、道那麼高，一輩子自己沒有寫過一個文章，所有的經典都是弟子們的記錄，「如是我聞」。另一個人也不錯，後來看到耶穌也不錯，也沒有寫過一個字。可憐的就是我們孔子，我們這位萬古大師，真正是我們的老師，就是他要自己寫文章，你看他的弟子們沒有寫過書，都靠老師捧出弟子來。釋迦牟尼佛是靠弟子捧出來的，弟子的文章都好。但中間比較差一點是老子，一邊講不要寫，一邊還寫了五千言。所以，第一流人不寫文章，差一點的人才拼命寫文章。所以，孔子的命是沒有佛好，文章靠自己寫的，而且弟子們出名還靠老師捧出來的。孔子寫到子路啊、顏回啊，後世才知道；顏回、子路一個字都沒有寫過啊！都是靠老師把他捧出來。釋迦牟尼佛則不然了，一個字沒有動手，都是弟子們寫的。所以我們諸位讀書知識分子，會寫文章人，多找幾個好弟子，免得自己寫。這一點很值得效法的，就是佛了。

現在，我們向諸位報告了【如是我聞】，是每一個經的起點。也可以講「言有所據」，講自己都有所根據。

第二個，講時間，【一時】，這是個問題。所有的佛經都是這兩個字。那麼我們後世的研究，當然在過去，在印度的，我們這個民族跟印度民族幾千年來關係就是兄弟之邦，非常親切。但是我們最遺憾的，印度這個民族、我們這位朋友、這位好朋友、親密的朋友，它有兩個東西，在過去，第一，對於自己的歷史不注重。自己本國人過去沒有記過史，不像中國。中國在全世界的民族裏頭，從上古以來最注意是歷史。尤其周秦以前就注重歷史。再嚴重，到了我們萬古老師、我們大家的共有的大老師孔子着《春秋》以後，歷代的文人學者都是歷史學家。所以我經常給青年同學們說，給西方一般研究中國文化史或者中國哲學史的朋友們說，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非常難研究，爲什麼道理？中國過去的史學家，不是現在喲！不是十九世紀以後、十七世紀以後，什麼都是專家，專家就叫做博士，博士是專家的代號。過去不是哦！過去真正的通才，所以我們的過去每一位史學家都是哲學家，也都是文學家，也都是大政治家。所以文哲不分——文學同哲學不分家；文史不分——文學好的，史學一定很高明；文政也不分，雖然不從政，都有偉大崇高的政治的理想。

所以，要研究中國的哲學，單從哲學去看哲學，那可以說邊都沒有摸到！認爲諸子百家就是哲學，諸子百家以外沒有哲學——全錯了！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哲學，而且要在中國文學裏頭找哲學。文學的代表作：漢文（漢代是文）、唐詩、宋詞、元曲、明朝的小說、清朝的對子（對聯）。這個裏頭多少的哲學、尤其是人生的哲學觀點都含蓄在內。所以自己不懂中國的舊的文學、不懂史學，沒有辦法談哲學，也沒有辦法談整個的文化。換句話，講到文化，必須要通史學。我們不要認爲在中學、大學裏頭唸了一點歷史就懂得歷史，那影子都沒有！

中國歷史，譬如說繼孔子以後的司馬遷，寫一部《史記》，他歷史的精神並不在傳記上面哦！司馬遷寫《史記》的真正代表中國文化不是說《項羽本記》、《劉邦本記》、蕭何的世家、什麼韓信的列傳，這些是傳記而已！他真正把中國文化集中在史記裏頭的「八書」哦！所以有八篇大文章。譬如說《天官書》——中國的天文，從黃帝以來到了漢代這個演變；譬如說《平準書》，《平準書》是中國的經濟學、財政學，爲什麼也會發生的。譬如說《河渠書》，中國的地理環境與水利的關係、同整個的國家的大政。所謂《禮書》，這是中國文化。司馬遷《史記》有八書，我們普通念《史記》只要劉邦（漢高祖）怎麼樣打天下一讀，「哦，我懂了歷史了。」——影子都沒有！不懂中國歷史。

由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歷代的歷史，所謂二十五史，對於司馬遷八書的精神都保持。所以假設我們讀一個《唐史》或者《宋史》，你就要看它整個的文化演變。所謂一個文化，並不是故宮博物院那幾張畫，更不是上臺唱兩首歌跳個舞的哦！是包括了這樣多的。

所以我們講到歷史文化，把司馬遷「八書」能夠完全瞭解通了的，不曉得還有多少人？我們現在文化裏頭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那麼爲什麼我講這種話？希望我們現在在座青年的同學（我們來日無多，算不定要走就再見啦！再見就帶走啦！）你們都要努力，曉得文化的根在哪裏。讀歷史，由司馬遷的「八書」開始就要注意了，這才慢慢懂得自己的文化。不是說唐宋元明清我都懂，所以我懂中國歷史——你影子都沒有！這個要注意的。

尤其講中國文化離不開史。爲什麼講到這個話？我們替印度的我們幾千年來邦交很親密、親如兄弟的、尤其是文化親兄弟的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遺憾！本身不注重歷史。所以現在從十七世紀以後，英國人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換句話，西方人侵略了印度、騙了中國，這個以後，西方人才注重建立印度史，靠西方人。可是西方人研究建立所謂現在講的印度史，在我認爲大部分還靠不住。因爲保留在我們佛教《大藏經》佛教幾種經典裏頭有關印度歷史的資料，西方人有意不採用。歐美的學者、日本的學者有意的、故意的不採用，把它撇開了。其實不採用對中國文化沒有關係；對於印度的文化、印度歷史是個損失。

譬如我們舉一部書，唐代的玄奘法師在印度留學二十年，他走遍了五印（所謂五印：南印度、北印度、東印度、西印度、中印度，言語文字都不同），他走遍了那麼多國家，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風俗典故他都寫下來，寫下來回來出一部書（當然送給皇帝了），唐太宗在整個國家頒佈了的，叫《大唐西域記》。那麼再加上玄奘法師自己留學這個艱苦二十年當中所經過的道路，現在日本人拍的電影，就是所謂新疆這一帶叫絲路，絲路是很好走哦！玄奘法師當時走的不是那麼好的一條絲路哦！很辛苦地走，經過大戈壁、沙漠，經過天山南北，從北印度過去，是很痛苦哦！九死一生。去的時候不只他一個人哦！還有五六個人，在路上都死了。那麼他自己講自己求學的經過，所謂我們普通講唐僧取經的經過，有個叫《慈恩傳》（因爲唐太宗後來給他修一個廟子，就是翻譯院，叫慈恩寺）這個《慈恩傳》就是玄奘法師的真正的歷史傳記。並不是小說《西遊記》上面的，那個靠不住的哦！那是明朝人寫的小說，借玄奘法師到印度取經的這個故事另編了一部小說，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像這一些數據，還不只這兩種，我講很明顯的。西方人在十七世紀以後研究印度歷史，都沒有采用它，到現在還是如此。所以我向印度的朋友們，真正要研究自己的歷史，我替他遺憾！大部分好數據都保留在中文的《大藏經》裏頭。因爲印度真正的佛教到我們宋朝以後已經沒有了，阿拉伯回教一侵入印度以後，已經斷了、沒有了。到宋朝以後，保留佛教、保留印度文化，就是我們這裏的《大藏經》。可是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學術潮流，我們這個《大藏經》他們不理，不理是有意的。這個在世界的文化觀念裏頭是個大問題！我只能講到這裏，你們青年同學們自己去研究。

現在迴轉來講，印度的朋友們，第一，對於古代歷史觀念很缺乏，不大管；也可以說胸襟很擴大，無所謂，過去的事就過去，未來還沒有來，空的嘛，何必管它呢！這是第一。第二，印度人過去的文化，對於數字馬馬虎虎。對於數字講到多的時候，「十萬八千」、「八萬四千」，數過沒有？沒有數過。我說等於杭州人講話：那個地方人多得很！多少啊？「木老老！木老老！」這個「木老老」不曉得多少了！呵，印度人講話統統「木老老」了，十萬八千、八萬四千——當時如此。所以你看佛經上經常看到這個數字，「哎喲，聽衆有十萬八千哪！」甚至再擴大，是無量無邊。無量無邊就根本不要談了！這是我們當時在文化裏頭所看到的。這是實際講印度文化、講到佛經，又講到印度。

如果講到印度文化的這個哲學觀點，那就非常高明瞭，那要另一個立場看。拿哲學觀點來看，世界上的哲學觀點包括我們的文化，對不起，在形而上道，我始終說沒有辦法逃過釋迦牟尼佛！至少在我很淺薄的知識的範圍，我認爲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哲學，我也都去摸過，真正要談形而上道，逃不過釋迦牟尼佛的手心，這個是沒有辦法的！至於人文文化，對不起，沒有辦法可以跳過我們的萬世師表孔子的範圍。至於撥亂反正之道，也對不起，沒有辦法，誰也比不上道家老莊之道，撥亂反正之學，那是沒有辦法的。所以在我們唐宋以後，中國文化的三家（儒釋道三家）各有他的長處。

因此，我常告訴青年同學們，我們三位老師，現在時代不同了，你們搞什麼一貫、兩貫、三貫道啊、紅卍（音「萬」）字會呀，所有的教主都請來，排排坐，喫果果；我說我也不反對，不過你要搞清楚哦！我們過去有三位大老師，一位請來了、就是歸化中國了——佛，釋迦牟尼佛，形而上道；人文之學，所謂治平之學，治國齊家平天下，沒有辦法跟孔子兩個比；撥亂反正、救世濟危難之道，沒有辦法逃過道家、老莊之道。這三位都是我們的老師、根本教授。現在又聘了兩位外國來的耶穌、默罕默德客座教授，客座教授又加兩位，你們再給他——據說紐約已經有了，中國人搞的「五教同源」，還有教堂。我說，這就是中國人！所以有一個哈佛大學一個社會學教授：你們中國很奇怪啊！我說這就是中國文化啊！中國文化不排外啊！所以只要是好人，請上座，泡好茶；只要他不做壞事，當教主都可以，你哪個當教主都不錯！這也是中國文化的道理。

爲什麼講到這裏？就是說，講到形而上道的這個哲學的道理，釋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所以佛經只有「一時」。「一時」是什麼時間？沒有時間。這個宇宙本來就沒有時間。所謂過去、現在、未來是人爲的，是人爲的規定，昨天、今天、明天是人爲的。而且我們的認爲給一切衆生看去不認爲。人在痛苦中啊，一分一秒猶如萬年；在歡樂的時光，一天不過一剎那過了。而且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時間都沒有標準的。所以科學家愛因斯坦也知道時空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時空是人爲的。我們這裏的一月，月球裏頭就是一天；我們這裏一年，太陽裏頭就是一天。那麼根據佛經的三千世界 ，我們這個太陽系統裏的一年，在另一個恆星的系統裏頭就是一天。那麼這一個道理，將來我們在本經上後面有，會提到這個數據，慢慢地討論。這個宇宙的時間，地區不同、時間不同，沒有真正的時間。

再說，拿宇宙的生命來看人類文化史，幾千萬年一剎那之間，沒有時間。過去的也是現在，因爲過去的歷史，只要我們現在想起來，才懂了過去。未來，未來還沒有來；因爲我們現在心念想起來，才假定一個未來。所以站在佛學的哲學來講，宇宙萬年就是一時，沒有第二時。所以佛經在哲學的觀點來看不管哪個時間，就是那個時間。

如果拿白話文學來一看，「如是我聞」就是：我當時聽到佛這樣說。什麼時間？是那個時候。等於小孩子說故事的時候，「你曉得從前啊，有一次啊……」「從前」是什麼時候？不要去考據了，這一考據就沒有了！就是「一時」。這是佛經的文學，幾乎每一本經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把正、反兩面的觀點告訴諸位青年同學，研究佛經，不要看到「一時」，以我們的歷史觀點講他沒有根據。但是要拿哲學的觀點講，也是最高的道理。

那麼佛在什麼地方？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這兩句話我們順便帶到講到翻譯的文學。尤其是房融先生，這一位所謂武則天前面的副相，這個筆調翻譯的中國文學，這是唐代的文學哦！你要曉得，看我們的文章，宋代的文章、唐代的文章、漢代的文章絕對不同哦！都是中國字，情調、筆法、用詞不同。所以上一次講完了有位青年同學問，他說老師啊，我請問你啊，這個這個中國的古文有沒有文法？我說開玩笑！怎麼沒有文法呢？他說那請你告訴我。我說你一問我就講，那還講得完啊？！這要上文學課，要一個學年的課耶！文法講不完啊！尤其現在文法講古文文法，很難懂啊！不是很難懂，大家不習慣了！我們從小學古文出身的，老師並沒有教我們文法哦！讀多了就懂了。然後老師錯的地方一改，這個地方是什麼什麼，就已經懂了；那個時候還用不着教。後來接觸了西洋文化，我們現在往往把西洋文化那個文法拿來看中國文章、文化，這完全是兩回事！原因是什麼呢？中國字每一個字（個體字、方塊字）代表了一個觀念，甚至於好幾個觀念；西方的文字好幾個字、好幾個字母配攏來才代表了一個觀念。我們每一個字就是字母，而這個字母它本身就代表了一個思想。譬如「室羅筏城」，「室」就是房間，拿現在白話文就要寫兩個字，叫做房間。那麼在中國古文呢？房是房，間是間。我們假使說現在告訴年輕人，什麼叫室啊？室就是房間。這樣教古文對不對呢？不對！室不一定是房間。有嚴格的分別了！是可以，馬馬虎虎可以那麼講；嚴格講這個含義就有不同了。房是房，間是間。間是間隔，隔開的謂之「間」，這個中間這麼一個隔開。房是個屋子裏頭進去的裏面，一個大屋子裏面的一個小屋子，纔是「房」。「室」是內室，這個屋子假設分兩進，外室、內室。這幾個字都不同。——譬如說剛纔我們隨便眼睛裏看一個字。

所以啊，在中國古文，所以我常說，你們不要說現在反對古文，現在大家說「文學再革命」，我說你們有什麼資格革命啊？中國文學已經沒有命了嘛，沒有命了還革個什麼啊！你沒有資格再革命啊！你懂得了古文，認爲古文不對，那你有資格打倒它，你來革命。我說你不要上胡適之當啊！胡適之教人家寫白話，他自己教兒子多讀古文啊！自己也看古文出身的啊！所以白話寫得好啊！是真的嘛！你要懂這個道理。

所以我說我們你看幾千年的文字，因爲言語跟文字三十年一變化；現在更快了，十二年就變。我現在發現，不知道現在這個時代，兩三年就不懂了。你現在找中學生來，中學生講的那個黑話，你們大學畢業這個程度已經落伍了！真的聽不懂了。你不相信你去調查實驗看，我講的話一點都不錯哦！什麼「凱子」啊、「馬子」啊已經早落伍啦！「落翅仔」那已經也快要落伍了，新的名詞又要出來啦！恐怕我們老一點的，這些名詞也許沒有聽過的還很多啊！言語隨時變。

所以中國的老祖宗們曉得言語跟着時代變去的，照言語記載下來的文字啊，幾百年、千把年以後，後人不懂了。所以言語跟文字倆獨立起來，而且把每一個時代複雜的言語濃縮，變成中國的文字，方體國字，把它聚藏起來，我們五千年後懂了中國的言語文字的寫作方法，讀五千年以上的中國書，並沒有隔膜。像我們從古文入手，讀古文古書，一望而知就懂了。如果用言語來表達呢，完全兩回事了，就要講清楚了。

那麼現在我們還不到這個程度，先看他這個翻譯文章。在「室羅筏城」，「室羅筏」是翻音。室羅筏城是當時印度波斯匿王的國土的靠恆河北岸的（在恆河南面）一個國家，叫豐德城，以中國名稱來解釋，就是說當時釋迦牟尼佛所在的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首都室羅筏城，那個皇帝叫波斯匿王，（「波斯匿」是翻音，不是那個波斯，是翻音。）所以這個皇帝所管轄的範圍。所謂「豐德」，就是說，那個時候在印度的國內也是很多的幾百個國家分治，這個國家文化是中心、經濟是中心，所以稱爲「豐德」。文化高，經濟優厚。那麼這裏的所謂皇帝，我們拿中國觀念不能稱他爲皇帝——這位諸侯、一個諸侯（統一則稱皇帝，不統一隻能稱諸侯。這裏的諸侯在日本的文化裏講是「幕府」），這個幕府的這個諸侯，那麼給佛修了一個講堂，在「室羅筏城」（豐德城）。

「祇桓精舍」。這就是房融先生翻譯的筆法了。「祇桓精舍」包括了好多故事。那麼我們讀《金剛經》，在座很多念過佛學的《金剛經》，《金剛經》講「一時」，佛在哪裏？「祇樹給孤獨園」，《金剛經》記載佛講《金剛經》的時候在這個地點，也就是講《楞嚴經》這個地點。可是它這個地點叫「祇樹給孤獨園」，爲什麼叫「祇樹」呢？這是翻音。

「祇」，這個不念「只（只）」，這個字要注意！就是「祇（音齊）」。我們看古文，「天地上下神祇」是這個「祇」。這個「祇」代表形而上一切看不見的、值得我們恭敬的，一個「祇」字代表了，叫「神祇」。如果下面加一點呢，不對了，就唸「只（只）」了，這個只就是我們現在經常用的口字下面兩點「只」，「只有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只（只）」，這個念「只」了，不是念「祇」了。這一點之差，像現在有些青年人講：中國字好麻煩！我說你是中國人？因爲不懂中國字嘛，所以覺得麻煩。多一點有什麼麻煩？你願意寫那個英文，多畫好多圈你都覺得不麻煩！哎呀！我說你不要做中國人啦！我也常常罵學生。啊，這個字自己點一點就麻煩了？別的文字多畫了好多圈都不麻煩！我說你是中國人吧？

「祇」是翻音。「祇」是豐德城的一位太子的名字，叫「祇陀」。它的意思呢？翻譯成中文是「戰勝」，正是國王跟外國作戰得勝回來生了孩子很高興，就取了這個名字紀念，所以是「祇陀」。

這個「給孤獨園」，「給孤獨」是一個長者的名稱（所謂長者，怎麼稱長者？這個我們下一次補充），這位長者錢很多，大資本家，愛佈施，經常把自己錢拿來救濟社會，尤其是現在講的鰥寡孤獨。過去政治上沒有社會福利的專有思想，都是善人、一般有錢的人自己自動地在做。所以救濟鰥寡孤獨的，所以大家給他一個封號，稱他是「給孤獨者」。「給（gěi ）孤獨」拿現在唸法就是給出來的「給」了，我們過去不會那麼念，就是「給(j ǐ) 孤獨長者」，這位老先生。那麼他的本名翻音叫「須達多」，一般佛經上有。那麼他這位長者因爲對釋迦牟尼佛非常信仰，他想自己在這個首都找一個最好的地方修一個講堂，這個我們研究佛教史知道。所以我常常告訴出家的同學們，你不要寄望於人家給你修廟子啊！以釋迦牟尼佛的高明，在生只有兩處啊！他絕不是化緣，要自動給他修啊！你們靠化緣很難啦！世界上佈施，勸人出錢，如鈍刀割肉，慢慢地痛啊！所以你不要搞了。

那麼給孤獨長者呢，因爲要給佛修一個教堂，在首都的地方到處看，看不中意；後來看到祇陀太子屬於他的皇家的私有財產；這個皇室把這一塊土地歸祇陀太子了。大概風景很好、土地肥沃。給孤獨長者看準了，一打聽啊，是太子的地。太子不會窮，絕不肯賣。他就跟太子兩個商量，他說我要買這塊地。這個太子當然也曉得他，是國內的首富啊！太子聽聽就隨便跟他開玩笑，他說你要買我的那塊地呀？我那個花園建築得多好，你要買啊？他說，好！你把金葉子（黃金的一片一片）把這個地都鋪滿了，你鋪到多大，我給你多大！以這個代價賣。結果，給孤獨長者一聽，就說：一言爲定！他就把金片子拿來鋪地下，當然鋪了很多。這個太子下面人一報告，說你講了，他真在鋪啊！他說他是發瘋了？奇怪！他說我是開玩笑啊！他自己去看他了。他說你爲什麼那麼幹？他說有一個佛出世，就是說有一位得道的，他本身也是一個帝王世家的人，現在成道了——釋迦牟尼佛，我要給他建立一個講堂，所以要一塊好的地方。你說要黃金鋪地啊，就是我來鋪地買。這個太子一聽啊，他說你帶我去見他。

見了釋迦牟尼佛，非常佩服，他就跟他（孤獨長者）商量：這個地你不要鋪了，你就鋪這一點算了，就歸我出。這位老頭說：不行！話講過了，必須要鋪。你講的嘛！我一定要鋪。他說那你留一點嘛！我也出一點嘛！老頭子說：不行！你講過了嘛，叫我把這一塊地黃金鋪滿了就歸我買了！他說，我當時是說笑話。他說，你是未來繼承王位的太子、做領袖的人，不能講話不算數啊！中國老古話：君無戲言！你不要生我氣嘛！當皇帝、當領袖、當老闆的人不能說笑話，說了要有信用。那麼這一位太子沒有辦法了，他說，好！我告訴你啊，我的園林裏頭你黃金都鋪，那麼多樹、那麼多假山，你當然都鋪遍嘍！假山的根、樹的根你黃金鋪不起來呀！那個權還是屬於我的呀！哈，這個老頭子一聽，他說這個有道理！他說好，那出一半。那些平面都歸你鋪，算是你買的；那個樹那個地算是我出的。那麼因此他把那個大樹所佔有的根啊，建築了很多亭園。所以是他們兩位合作的，這樣給佛修了一個講堂。那麼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所謂我們後來中國文學上你經常看到，譬如我們看清代有一位女士（名作家）的一首詩，講她父親的，她父親是一個當年滿洲國來的將軍，成功了以後，自己蓋了一個廟子。後來父親過世了，這位小姐再到父親親手出錢蓋的一個和尚廟來一看，很荒涼，她中間有一句話：「題名曾記舊鋪金」。父親當時出錢修的這個廟子，這位小姐在幾十年以後過來一看，這位將軍也過世了，自己看父親當時……所以到廟子上很多的感想。這句文章、這句詩，像我們從中國文學古文學詩，一看就知道這個廟子他當時來過的。「題名」，廟子某某人出了多少功德、花了多少錢，記名在上面；「曾記」，當時還記得父親名字領頭的在上面；「舊（當時）鋪金」，就是以這個典故來表示這個廟子他出錢建設的，這位將軍出錢建的，所以「題名曾記舊鋪金」。那麼這種文學故事用處非常多，所以是把佛經的故事用活了，沒有一點佛學的氣息了。所以唐宋以後，許多的中國文化裏頭不管藝術的畫、音樂，各方面的東西，充滿了佛與禪的東西，都融化在整個的中國文化裏面。

現在，我們介紹了「祇桓精舍」這個佛的講堂以外，我們看房融先生翻譯的筆法。他說，「佛在室羅筏城祇桓」，「桓」，不用那個公園的園。這個「桓」是代表了一個偉大的園林、公園，形容它樹木很多的，就是「桓」。所以我們過去寫信給人家，請朋友來多玩幾天，「請你到我們這裏盤桓」，就是這個桓字，就是大家來玩玩。這個「盤桓」的意思，就是古人在路上碰到好朋友、同學了，好多年不見，大家在走路碰到了，「哎呀我們要多談一下」。也沒有板凳也沒有什麼，在石頭上坐着，草一鋪就坐下來，兩個人聊天，聊少年時候的故事；就是很快活地在一起玩。所以盤桓後來變成朋友之間彼此請你來玩玩的意思，互相盤桓。那麼現在這個「桓」字就代表了樹林很多，所以他把它用中文筆法來翻，把它變成文字，很美，四個字就完了。不像《金剛經》說「佛在祇樹給孤獨園」，文字還太多，他感覺到很多，那麼一部大的經典、那麼多文字，古人因爲沒有排版，珍惜那個紙張同文字，因爲認識中國字就懂了意思，就懂；那麼所以他儘量地簡化，他不是故意。

「祇桓精舍」，這個「精舍」是他開始用的，這個祇桓精舍講堂裏面很好的建築。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是多少人數？當時參加的人他說是「大比丘衆」，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現在我們要介紹佛學的常識，什麼叫「比丘」呢？剛纔講了沙門（就是「娑門」）在當時的印度、唐宋以後的印度，凡是稱出家的，不管是——印度還不只佛教，婆羅門教、其它教，現在所謂印度教、瑜珈教等，還很多——凡是專心獨身主義出家修持的，都稱沙門（娑門）。比丘是佛教出家的，剃了光頭，所謂剃去鬚髮，「鬚髮」鬍子剃了、頭髮落了。

有一點要注意呦！小乘佛經上經常有的，他說有些人聽佛說法以後「鬚髮自落」，鬍鬚、頭髮自己掉了，就出家了。好像見到佛就很高明，鬍鬚、頭髮都掉了——那是一種病哦！其實佛經這個翻譯、中文的翻譯不是很準確，「鬚髮自落」是自己自動願意去剃掉，不是佛叫你去剃掉的。偏要把四個字看成「鬚髮自落」，哦呦！真正信了佛啊，鬍子頭髮自己掉了。自己掉了，眉毛不掉了？身上毛孔都要光了！那變成倮蟲了，變成光光的啦！那叫做落毛症、掉毛病，那要喫藥的！

「鬚髮自落」者，自動願意出家，自己把頭髮鬍子剃了，這個叫「鬚髮自落」。所以看佛經佛學，文學要搞清楚，不要以一種迷信的觀念。佛教是絕對破除迷信的，更不作偶像的崇拜，你等一下看了《楞嚴經》，研究完了就知道了。

所以比丘是翻音。印度當時——我只能講當時，現在所謂研究的梵文，十七世紀以後的所提出來研究的梵文，不是唐宋以前的原來梵文的音。而且我們古文裏就講，五天的梵文、翻音不同（五天不是五天、六七天這個意思——天竺。就是南印度、北印度、東印度、西印度、中印度五天竺），古梵文同新梵文的發音、文體也不同。所以西方人拿現在的梵文，研究唐宋以前到中國翻譯的佛經，那我覺得很可笑，背道而馳！不能不說你是專家，絕對是專家；以此來考據、斷定當時的佛法佛學究竟是怎麼樣的，那是一個錯誤的觀點。

所以當時梵文的翻音，男的出家稱比丘，女的是「尼」，這個「尼」是當時的梵文，就是女性，女性都稱尼，所以女的出家叫比丘尼。那麼到了我們中國來，中國的文化「尼」字加一個「姑」，現在稱之叫「尼姑」，好像罵人，在中國文化當時是非常恭敬。因爲她出家了，獨身主義嘛，我們非常恭敬她。等於我們的姑媽一樣，所以稱「姑」，「尼姑」是很恭敬的。現在社會上變成罵人的話了；所以古代稱「姑」是很恭敬。「尼姑」，曉得是女性出家。等於我們天主教叫修女，都拿這個「嬤嬤」、「媽姆」，就叫她媽媽一樣的稱呼，過去如此。我們現在不懂了，好像尼姑、和尚變成罵人。

和尚不只代表比丘，「和尚」是比丘裏頭的年齡、資歷、地位、道德、學問最高的，稱爲和尚。那麼「和尚」也是翻音，我們現在這樣寫，過去的不是寫這個「尚」，上面的「上」也有。譬如大家到街上買一本字貼，顏柳歐書，柳公權的《玄祕塔》這一本字貼，你們拿來學寫中國字、練書法，柳公權的書法，這一本字貼上面你看第一行你們就看到了，「唐故左街僧」。唐代；「故」，已經死掉的；「左街」，今天有一位同學也問到，他正要懷疑，來問我，他說這個左街、右街就是我們講「信義路」、「仁愛路」啊？我說不是。「左街」是唐代政府的名稱，「左街」就是個衙門、就是個機構。「左右街」是什麼？宗教部，管宗教、管佛教的。「左街僧正」是和尚的，皇帝、政府發表他：天下佛教徒歸你管，佛教發生了問題問你宗教部、宗教司。道家呢？道教稱爲「道籙司」，就是唐代政府的組織。我們歷代對於宗教都有一個專門的機構管理的，也可以說輔導的，屬於禮部——中國文化部分。嘿！唯有我們這八十年來沒有，很稀奇！唐、宋、元、明、清統統有，唐代就是左街僧。所以柳公權《玄祕塔》上提到和尚兩個字，寫的不是這個「尚」字，是上面的上——「和上」，和上是翻音。

「和上」的意思就是大師、活佛，最尊敬的。所以過去像我們在大陸，像我們年輕的時候，跑廟上學佛教就很懂規矩了，碰到普通一般出家人不叫他「和尚」的。譬如普通人，他就是叫「從智」吧，我們看了年輕、同我們差不多，出家人，恭敬他：從智師，某某師。一個老師這個「師」字單純代表就很好；稱尼姑也是一樣，某某師，很恭敬。看到大方丈出來，「和尚！」這一聲；那麼大方丈：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他曉得「和尚」是很尊稱。當然我們不懂的在街上看到：「你這個和尚！」那就變成罵人了！時代不同。

和尚是很尊稱。所以像有幾位法師一來，到我們這裏來，我說：哎！老和尚、和尚。有許多人看看我：這個南老師很奇怪！怎麼隨便罵人家「和尚」？那就是小說上說「當着和尚罵禿驢」一樣，當着和尚罵光頭啊，一樣道理。其實我是絕對恭敬的意思。「和尚！」就是說很恭敬你這位大師。現在人反是不懂這個佛教文化，這也就是文化衰落的原因。所以你看看這些古書、字帖上面就看到了嘛。「唐故左街僧」，最後是「和尚某人」。

先由比丘講到這個道理，使我們對自己文化尤其對佛教文化多一個瞭解了，以後你們看到別的書啊，或者一翻到古書，就不要喫力了，就懂了嘛！不會搞了半天走黑弄的。

那麼，出家，佛的制度叫比丘，比個什麼？丘個什麼？還有人的解釋，「比丘啊，哈！你纔不懂！」我小的時候還碰到一個老先生，讀古書的，還不懂佛教，「你曉得吧？你這個孩子啊！」我還想起來那位老先生很有意思，「怎麼叫『比丘』啊？聽說你在研究佛學啊？哎呀！你怎麼去搞佛學啊？」我只好說：是啊！是啊！我沒有出息嘛！因爲我們當年不像你們啊，不是翹頭翹腦的啊！看到父親的朋友、老前輩啊，很有禮貌，講話要半個屁股歪轉來坐椅子上，還不敢大模大樣。所以我說：我沒有出息啊！因爲我心裏喜歡啦！「啊！嗯！這個孩子可惜了！怎麼去搞這個啊？」我很想問他這個有什麼不好！當然因爲他是老前輩，我就不好意思頂他，不像你們那麼衝；你們現在講話沒的分寸的，我們那時候很嚴格。「你曉得吧？佛的弟子爲什麼叫比丘？你懂不懂？」我說不懂。實際上我全懂，因爲他是老前輩啊，只好裝起不懂。嘿！那一天講話把我笑死了！他說：「比丘，丘是什麼意思？丘者，丘陵之丘也、山丘之丘也，我們大聖人之名也。」「哦！」我說，「孔……哦……」我就不敢說了，不敢講了！幾乎講出來——我們小時候還有老規矩，孔子的名字叫「丘」，不準講出來，只能講「孔某」，所以最好這個字要代號，講出來大不敬！孔子名字不準叫的，後來還罵他孔老二，那罪該萬死！寫孔丘這個「丘」字啊，還要少一筆，這一直不直的，要避開孔子的名字。所以這位老前輩那麼大聲告訴我：「丘者，丘山也、丘陵也！我們萬世師表、大聖人之名諱！」我說：「孔……是了！是了！」他說：「比丘啊，他想跟孔子倆比一比！」（衆鬨笑）這是當時的這種解釋！現在想起來真有意思，哎呀！真是叫做使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那肚子裏都笑痛了，臉上不敢表情，忍得好苦啊！他說，出家人自己不高明，想跟孔子倆比一比，所以叫做「比丘」！這是中國字的解釋方法。

那麼，真正的佛學所謂講出家人叫「比丘」，它是翻音，因爲無法翻它的意義。佛經的翻譯有五不翻，這是五不翻之一。所以印度文化裏頭有這個字、有這個意義；中國文字裏頭沒有這個字、沒有這個觀念，單個字、兩個字組織不攏來一個觀念，要好多字兜攏來說明、組織一個觀念，就很難辦了！所以像這一類的情形，內含的意義很多，而中文的字句一個、兩個字或者三個字不足以代表，寧可翻音加註解，就是五不翻之例。不像我們隨便翻譯啊！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風氣了，快到二十七八年、三十年前，那些美國同學來跟我說的，談到中國文化「氣（炁）」字，他說這怎麼翻？我說沒有辦法翻，你就照佛經翻譯五不翻之例，你就寫個「Qi 」，然後英文加註解。因爲這個「氣（炁）」不是空氣的氣，又不是電，又不是能，這個「氣（炁）」是生命之元，你只好叫做「Qi 」。

譬如有一個字，他們外國同學翻禪宗的，「境界」我說你不能翻了，你只好用翻音，中國叫「境界」。因爲「境界」你用英文「現象」那個意義一翻，完全兩樣了，那是科學上物理的這個現象很明顯擺在那裏；「境界」有時候不是明顯的現象。譬如說我們中文講「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意思懂得了，文字言語表達不出來。那麼那個美國同學就問我：「可以意會，不可言傳」這八個字文字聽懂了，那個意思我想了半天，我說意思很簡單嘛！你們西方人跟東方人男女講戀愛，不曉得有沒有這回事，我們中國人尤其我們小的時候看女同學啊，兩個人想看一眼，不敢哦！在大人前面，各把各的頭歪在一邊，偶然兩個人眼睛一瞟，都懂了，等一下出門一起去買紅薯去，兩個人都懂了。我說那個中間，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這也是境界呀！

等於人家講辛稼軒的詞：「衆裏尋他千百度」，你在大衆裏頭、都市裏頭到處找不到。所以人家講禪的境界，我說這個就是禪的境界啊！這是辛稼軒的詞：「衆裏尋他千百度」，都找不到，到處找不到；「驀然回首，那人只在燈火闌珊處。」就是這個，這個境界非常好！「衆裏尋他千百度」，哦，在大庭廣衆裏頭到處找，找不到；「驀然回首」，無意之間回頭一看，那個人站在那個燈火的那個影子裏頭。是他嗎？好像不是；不是他嗎？正是他。就是參禪參到那個——就是要悟道了；快要悟了、快要悟了，還沒有悟，快要悟了！像這個境界，這就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了。你要翻譯成「現象」，完了！現像是什麼？「某人手裏拿一個鐘」，這個就是現象，多粗魯啊！所以不能翻。

這個比丘也是這個道理，現在我們迴轉來講「比丘」了。「比丘」所以在五不翻之例，它在中文裏包含了三個意義：乞士、破惡、怖魔（殺賊）。乞士，是印度的規矩。現在有一位朋友前天來跟我講，泰國啊別的都好，就是和尚端個碗到處化緣。我說這是印度幾千年文化的留存、保存啊！中國佛教同印度原來（一樣），後來到了唐代以後，禪宗一興起，已經把它改革了，早就宗教革命了。禪宗宗教革命啊，不可以這樣。印度的照佛的規矩，出了家的時候不事生產，不能種地。也不要——「持銀錢戒」，手拿錢是犯戒的。那麼種地，自己種稻子自己喫怕殺生犯戒的，所以只好到處討飯——「乞士」，上乞法於佛，下乞食於人，向大家要飯喫，隨便化來的東西，吃了就修道。所以佛在世化緣不分葷素的。佛在當時的制度沒有完全喫素哦！但是並沒有提倡喫葷哦！隨緣而度，化來什麼喫什麼。所以當時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他的另外一個兄弟提婆達多反對釋迦牟尼佛第一條的罪狀就宣佈釋迦牟尼佛不喫素，他隨便化來什麼都喫。因爲他是乞士，他是隨緣的，他也並不是提倡喫葷。所以這個制度叫做「乞士」，就是討飯的。

那麼到了中國以後，佛教到了唐代，所以我們中國禪宗的祖師馬祖（不是這裏、不是福建的這位「媽祖」，是馬祖，姓馬的馬大師，馬祖道一禪師，他俗家姓馬）同他的大弟子百丈禪師，百丈禪師同我們臺灣關係很深了，福建人，尤其是福州人，這都是中國文化最了不起的大人物，一代革命家。馬祖、百丈師徒改革了佛教，建立了叢林制度，修大廟子，團結在一起修行；自己自作自食，自己耕地種田，不化緣，自己勞力賺來生活。馬祖、百丈師徒創立這個叢林制度。所以當時這樣一來，禪宗馬祖跟百丈師徒建立叢林制度以後，那個時候北方的佛教是大罵、大反對，叫他們師徒是破戒比丘，犯了佛的戒律。沒有錯，佛的戒律是不準，但是我們看中國的佛教史、中國的文化史，沒有他師徒二人建立叢林制度啊，在中國的佛教早沒有了——佛教沒有了，不是說佛學沒有了；佛學是佛學，佛法是佛法，佛教是佛教——這個宗教形態就不存在了。因爲中國的社會在儒家的教化之下，在中國文化制度之下，好逸惡勞，在所不齒。好逸惡勞，不從勞力、不從自己生產謀生的，在中國文化在古文講是在所不齒。（在所不齒不是羞恥的恥，是牙齒的齒，假設寫一個羞恥的恥啊，他今天下課以後就要打手心了！那就寫錯了中文了。）那你說怎麼叫牙齒？不齒應該拔了牙齒啊？就是說，不齒，這個嘴巴懶得開口、牙齒不要露了，講都懶得講了，這個人不值一談了；提都懶得提，嘴巴都不需要張開提他的名字了。所以說，「好逸惡勞，在所不齒。」

「齒」還有一個意義，不是嘴巴懶得講；我們過去講戶口人數叫「人丁」，有多少人、有多少丁；過去政治上用的戶口統計，男人稱「丁」，女人稱「口」，多少「口」。女口多少，男丁多少。有時候說整個的男丁女口「齒」多少？「齒」就代表人。

那麼同時我們要了解，年齡增加，我們像老一輩寫信給年輕人，謙虛一點，「馬齒徒增」，這個大家很多都知道，不過年輕同學不知道，順便介紹。爲什麼講「馬齒徒增」呢？「徒增」，就是空加多了。看馬幾歲了，看牙齒，一歲長一顆，兩歲兩顆，所以有幾顆牙齒就曉得這個馬幾歲了。那麼，拿這個馬的年齡、牙齒表達，就是形容人自己年齡雖然老了，學問道德毫不進步，所以叫做馬齒徒增——年齡老得沒有價值，自己謙虛的話，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比丘，我們剛纔講到叢林制度的創立，這是出家人，第一個意義。出家的和尚，包括比丘、比丘尼。

第二，「破惡」。怎麼叫「破惡」呢？出家爲了修道，簡單地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一切心中的惡念沒有了，只有善念，如此修行，是比丘的道理。破惡，第二個意義。

第三個意義呢？「殺賊」。殺什麼賊？難道叫我們出家人去做安全公司啊？還是做警備司令部去啊？「殺賊」不是這個意思——去掉心中煩惱之賊，去心中煩惱、妄想之賊。心中煩惱、妄想這些情緒，是妨礙我們的道業、妨礙我們道德的進修的，是煩惱之賊。所以，「比丘」不翻。

後來中國字這個「僧」不足以代表比丘。僧就是僧，僧是另外一個意義，下一次補。所以出家人稱爲是僧，這個念僧（sēng ）不是念「增」，我現在聽到許多青年提到和尚這個僧字啊，都念成「增」字。規規矩矩是念僧（sēng ）字，不念增。這個僧呢是另外一個意義，我們下一次再補充。今天只好講到比丘這裏，只好跟孔子倆比一下，到這裏爲止。

# 楞嚴經講座 第三集

---楞嚴經講座

|  |
| --- |
|  |

今天我們《楞嚴經》還在開始的時候。上一次有錯誤的筆記已經改正了。現在我們還是重複一道原文，尤其希望青年同學們更留意一下文字。我們生爲中國人，應該知道中國的文字；中國人不認識中國文字、還不會寫作中國文字，那是很可恥的事，不大好！現在正好藉此練習。這個原文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假設照現在寫作的方法，這應該是一小節。現在我們在經文裏頭第二節介紹佛學的常識與佛教的關係。上次解釋了比丘——出家人，那麼有錯誤，這一次作了更正。現在繼續這個觀念，比丘是指佛教的出家人，男性的出家就是比丘；女性的，根據印度梵文的習慣，加一個尾音「尼」，尼字的音聲代表是女性的，所以女性稱爲比丘尼。到中國來以後，我們這個習慣就尊稱男性的出家人爲「和尚」，和尚真正的意義就是大師、法師，也就是活佛這個意思。普通我們叫女性出家人「尼姑」，也是尊稱，「尼」就是由比丘尼來，「姑」就是由尊稱，我們稱自己的長輩「姑媽」，所以尼、姑合起來。原始的「和尚」、「尼姑」是尊稱，文化流傳久了，變成一個普遍的（稱呼）。

所以我們像中國文化秦漢以前三教、三家，總歸起來，儒、墨（墨家）、道家，儒墨道三家。唐宋以後變成儒家、釋家（就是佛家）、道家，儒釋道三家，中國文化三大的主流。文化流傳久了，有時候把很珍貴的話、重要的話變成普通、甚至有時候變成幽默話。譬如「南無阿彌陀佛」，「南無」是梵文的音，意思是皈依。「南」用閩南語、用廣東話來唸就是「那（na ）」，這個「無」字就是閩南語、廣東話的「摩」，這是用廣東話、唐代的發音。所以「南無」兩個字就是「那摩」，就是翻音、當時梵文的音。「那摩」的意思就是「皈依」，有些年輕人讀成「白依」了，不對的。「皈」字就是歸家的歸字相同，「南無（那摩）」就是「皈依」的意思。

所謂「皈依」就是歸命、依止，就是安身立命、專心一致；依止、從學，從佛的教理去修行、去學習。那麼中文、舊的古文就四個字把它包括了，就是「歸命、依止」。這就是「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佛號，那我們將來下面會有，再講。可是流傳了幾千年，有時候我們罵人也用「阿彌陀佛」，看到人家倒黴、跌了跤了：「阿彌陀佛！」那就變成壞意了。本來是一句好話，變成壞意了。等於和尚、尼姑一樣，本來是最尊稱的話，一個文化流傳久了、古老了，有時候變成幽默話了。可是我們不能夠錯誤太久，自己現在應該知道，所以把比丘的（意思）加以說明。

因此一個出家人、比丘，嚴格地說起來，不能單用一個「僧」字來代表。這個僧字不念「增」，念「僧（seng）」。有時候我的讀音也不準，我們中國人認識字啊，往往都是變成有邊的念邊，沒有邊的念中間，看看差不多，自己也不查字典就唸下去了。這不要念「增」，——「僧（seng）」。這個「僧」不是念「增」。「僧」也是由梵文的佛教文化裏頭來，「僧」這個字全稱是「僧伽（qi é）」，這個「伽」不念「加」。假設這個「加」字有個走之，應該念「迦（g ā）」。譬如釋迦牟尼佛我們念慣了，規規矩矩是念「釋迦（g ā）」。那麼，這個「僧伽」這個是「伽（qi é）」字，「僧伽」是梵文的翻音，後來把下面就節省了，一個「僧」字代表了。僧伽的意思就是僧團，所以我們常常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法所教育出來的真正有修持的這個僧團，就是說團體，女的出家的、男的出家的這個僧團。那麼這個僧團就是「僧伽」。

有些經典唸咒子、唸佛教的咒子常常會唸到「僧伽呀（耶）」，就是這個僧團。有修行的、有道的一個僧團。那麼僧伽的意思我們特別要注意，僧伽爲什麼叫「僧伽」呢？一個真正佛教的出家的弟子在一起，這是一個僧團。拿我們現在觀念用「僧團」，就是僧伽。不過古人不用這個「團」字，不能隨便用的。這個僧伽呢，在形式上是一個團體，但是它這個名稱的內義，所謂僧伽——出家、有修行的一羣人，這一羣、這一團、這一班都很有修行的人——僧伽。

普通佛學講，一個僧團在一起，有六和敬。六種和平相處、彼此尊重，所以真正的佛教徒就要了解這個精神。我覺得六和敬的精神不但是一個佛教出家人應該瞭解、應該知道，我們學佛的弟子、在家人也應該知道。而這個是釋迦牟尼佛真正的教化精神之所繫。所謂「六和敬」懂了以後，這才真正算是學佛的，不管你出家在家，家庭也用得上、社會也用得上，一個團體也用得上、一個國家民族也用得上。這六種精神——六和敬，比什麼責任、榮譽還要高明得多了！

所以一個僧團人與人之間，修行人相處在一起，六個條件：「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這六點特別特別注意！我們真正學佛，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了。這不能夠說只要求一個出家人哦，我們每一個人要求自己，尤其是家庭、社會、團體、國家、天下是一樣，這是佛的文化。所以佛的教化一到中國，跟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能夠普遍地變成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的主流，是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一個修道的人，尤其是出家，一個團體聚在一起，第一是「戒和同修」，戒律是什麼？我昨天跟出家同學正有事講到，所謂一切的戒律就是明辨是非；明辨什麼是非？明辨道德行爲的是非，這是戒律的精神。明辨——明白、辨別道德行爲的真正的是非；是就應該做，非就不能做。那麼這就是戒的精神，所以戒很多了，有小乘戒、大乘戒，這個《楞嚴經》裏會討論到，我們姑且簡單地說。所以人與人之間、團體之間相處，道德行爲，注意哦！道德行爲明辨是非，一個人是非的觀念太清楚了，不會和平相處的。尤其我們學宗教、學佛的人，學了三天佛，看看天下人都不是聖人，都是混帳！忘記了自己也是「帳混」之一。都拿一個聖賢的尺碼要求人家，他也不合規矩，那個也不合修行，搞了半天自己忘記了自己。所以是非利害分別得太清楚，犯了基本一個觀念：貪嗔癡；自然要求別人嚴格，對自己多原諒。——錯誤了！「戒和同修」是要求自己，彼此都以道德的行爲相處。「和」，和平、和愛相處。所以住在一起，共同爲一個道德的行爲來修持，這是一個僧團。就是我們普通做人也一樣，一個家庭也一樣。

「見和同解」，就更難了。見，就是思想觀念、見解。人與人之間相處，見解不相同，很痛苦的。見解相同，就是說大家文化觀點、修持的觀點要彼此研究、溝通了、相同，和平、和愛地相處在一起，見解相同。見解不相同，譬如說我們看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爲什麼處得不好？所以宋代、宋朝一個名儒陸象山講過兩句名言，因爲宋朝、唐朝都有在皇帝前面、中央政治有黨派的鬥爭、派系的鬥爭，所以陸象山很感慨，講了兩句名言，他說：「小人之爭在利害」。小人並不是說哪個個子小一點就是小人，或者地位低一點叫小人，就是普通人，所謂「升斗小民」；就是爲了生活、利害關係纔要爭。「君子（士大夫）之爭在意見」。所謂君子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意見反是多，「君子之爭在於意見」。思想不同，見解不同。所以意見彼此不同發生的爭論，比那個普通人利害之爭是一模一樣的可怕！所以人類的悲哀，不是利害之爭、就是意見的相諍。

所以修行人在一起，能夠做到見解相同，那麼就達到後面意識就溝通了，彼此都是高興的第六條，嘴裏沒有反感的言論，所以「口和無諍」了。學佛修到無諍的境界，「口和無諍」，那麼意識和平、合作，能夠互相相處，所以「身和（就）同住」。身體很和，第一無病痛，大家都是免除了病痛修行，情緒很穩定，那麼纔是身和了。都很健康，很健康一個人，沒有神經病，也沒有宗教心理病。這個身和才能同住。

「利和同均」，出家大家在一起利益均等，那就是普通所謂講，現在標榜的美國的政治思想：民有、民治、民享了。真正出家人，過去叢林大廟子幾千人，起碼三五百人在一起，來自於四面八方。而且在過去我們看到的出家人，也不曉得他是哪裏人，他什麼出身也不知道，反正出家了，都在一起。都很有禮貌，喫飯哪、出來都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平常看不到，過去我們所謂喜歡到大陸上看廟子，大的廟子進去了逛了半天，看不到一個影子，一個和尚也沒有看見。才曉得等到喫飯的時候吧，喫飯的時候雲板一響，就看到一個一個人排隊自然就出來了。我們那個年輕的時候就說：這些和尚哪裏鑽出來的啊？平時都看不到人。那麼幾百人出來，一點聲音都沒有。進了飯堂坐在那裏，規規矩矩坐着，不會像我們這樣架起來呀，或者把筷子拿到手上，調羹、碗敲敲啊，都沒有。喫完了飯，也沒有聲音，然後就進去了，看不見了。——利益均等，無爭的境界。

所以這六條叫「六和敬」。彼此和平相處，和愛、互相尊重地在一起。所以我經常發現佛教的偉大的精神、佛的教化，就懂了僧伽的六和敬。這個精神擴而充之，在家庭也一樣。我們幾個家庭能夠做到夫婦之間和敬？實際上我們中國文化的禮貌，所以家庭夫婦之間相敬如賓就不容易做到哦！相敬如賓，講戀愛的時候、追的時候啊，那大家都把自己那個壞毛病都蓋起來了，等於彼此對客人一樣，賓就是客人嘛！再生氣呢也悶住了，「你好！我好！」對客人嘛！相敬如賓。結了婚以後就不是對客人了，就是對仇人了，那就擺面孔啊！每個人玩自己的毛病，就不相敬如賓，要改一個字：「相視（看到你）如仇」，如仇人一樣可怕了！也不能做到和敬。所以其實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家庭的夫婦之間相敬如賓，也就是和敬的精神。所以特別講到比丘這個問題，特別介紹佛法的文化，這個六和敬，就在這一方面去學習、去了解，成佛就夠了。

佛教有一句話，「出家如初，成佛有餘」。「出家如初」，一個出家人、一個學佛的人，像第一個思想：「我要學佛了，我要出家了」，永遠保持那一下的真誠、誠懇；「成佛有餘」，一直到成佛就夠了。所以「出家如初」，就是開始那一念，成佛就有餘，還有多的。這個道理，所以我們瞭解了六和敬的道理，可以說成佛有餘。做人、做事、修行、成佛都在其中。

現在我們講到這裏，我給諸位做一個商量，也向諸位做一個要求，我們《楞嚴經》本來應該照原來一行一行講下來再說，不過我翻譯《楞嚴大義今釋》變成白話的時候，已經不照這個規矩了。因爲前面……將來我們可以再回頭來介紹，佛的哪些弟子，他的出身、關係、他的故事各有一套，這些要專門研究佛學的時候慢慢來。現在我們需要的是這一本經典真正的精神，那麼暫時這一兩頁這個故事的開始先做了報告，將來再研究這個文字，然後重點馬上接上《楞嚴經》的重點開始。所以我向大家先備案了，這樣不會喫虧。就是第一兩頁這個事情，我現在向諸位先用口頭報告了。

這個《楞嚴經》的開始，在佛教過去講經的法師們把它每一本經開始、爲什麼佛要說這一本經典、這個故事怎麼來的、這個歷史怎麼來的，那麼過去都把這個段叫做每一本經的序（序言），這個序言（序）我們後來研究用得妥當不妥當還是問題。倒是我們普通唸的《金剛經》，《金剛經》本來不分章的，後來是梁武帝的兒子梁昭明太子把它分章了。這位太子自己把它分段落，分成三十二品，就是三十二個段落。他第一品的標題就是「法會因由」，就是說佛爲什麼開始說《金剛經》這一本經典，因爲什麼事情來的。他不叫做序言。我認爲梁昭明太子這個觀念，他素來是一個大文豪，因爲他有一本書，像我們小的時候唸書很小就接觸了，叫做《昭明文選》，這一部書是很有名的。那麼，所以他的文章的觀點、文學的造詣非常高，我們現在把《楞嚴經》，所謂普通叫做「序品」的這個故事報告了一下，我們趕緊接上這個《楞嚴經》的重點。

這部經典開始，就是說，釋迦牟尼佛根據佛的制度，我們現在夏天到了，像我們這裏出家同學們明天就開始了，這個名稱叫做「結夏」，結夏安居，也叫做「結制」。明天四月十五就開始了。現在是叫國曆，過去叫陰曆。所謂結夏是佛的制度，「安居」，出家人（就是僧團）住在一起，照六和敬共同在修行了。爲什麼呢？過去的印度不像我們，同我們中國的南部、同臺灣臺中以南差不多，一年分三季，夏天是雨季，下雨特別多。雨水一多啊，草木就生長得快，那麼這個熱天來了，溼度很高、雨水很多、天氣很熱，或者是熱帶、至少是溫帶這個地區裏頭，除了人以外，各種蟲、各種生物的生命，甚至於細菌生長得特別快。那麼佛到這個時候叫出家的弟子們集中在一起，不準出門，沿門托鉢化緣不準了。第一，怕在地上走路討生活傷生、殺生太多了；第二，夏天雨水多，到處向每一個人家門口去化緣討飯喫啊，也很困難。氣候的影響，病痛也多了，都不方便。因此佛建立了這個僧團的制度，到了雨季這個夏天九十天不準出門；出家的弟子們招集攏來住在一起，共同修持、修行，所謂修禪、參禪、打坐（我們本省話就是坐禪），自己好好修行，共同在一起，就是六和敬這個生活。這個叫做「結夏安居」，團體在一起修持。

那麼同時是這樣，尤其是印度夏天天氣太熱了、要脫光了的，還有些熱帶的地方一天要泡三次水裏頭，不泡受不了， 有時候不免失去了威儀，這個衣服有時候穿不住了，尤其一個出家修行的人怕失去了威儀，所以在一起共同修持，管理很嚴謹。那麼我們這裏他們同學們明天就開始了、結夏了，要到了七月，九十天解夏。七月，就是這個結夏安居這一期，可以出去化緣了，各人走各人的地方了，各人隨便到哪裏去都可以了。在這個結夏中間是不準出去，團體生活。

因此佛教出家人的規矩，資歷以這個最重要。我們常常看到和尚的傳記「僧夏」，也叫做「僧臘」，我們普通一年十二月，冬天叫臘月，過年是冬天臘月十二月。出家人真正地過一年，就是以這個「結夏」計算，受了戒，有資格了。在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哦！這個時候結夏的，在家人要分開了，不準跟這個僧團在一起了。那麼，以這個真正結夏一次，纔夠得上說他真正是個出家人，出家的歲數算一年。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中國文化裏頭，看高僧、出家人的傳記，這個年輕人就要知道了，這個原因你們國文系不知道的，國文研究所也不知道，現在告訴你們。譬如說某某一個和尚死了，譬如說世壽九十，就是說這個人活了九十歲；「僧臘」（或者是「僧夏」都可以用，這個「臘」是採用中國人過年臘月那個意思，）「僧臘六十」就曉得他這個人活了九十歲，三十歲出家，受了戒以後做了和尚六十年。

不過有些寫得更清楚，假設說這個人九十歲，「僧臘六十」，就曉得他這個人出家六十年，應該是三十歲出家了；「戒臘」五十八，還加一個「戒臘」，就是說他出家雖然六十年，三十歲出家，三十一、三十二歲是出家沒有受戒，是做小和尚，叫沙彌、小沙彌。那麼到了三十三歲受了戒，尤其在中國，受了戒燒了戒疤（全世界沒有燒戒疤的，只有中國的出家人燒戒疤，這是清朝人搞的。因爲把你頭上燒了記號，到處這個身份證就可以查到你了，你不能造反了。）這個呢叫做「戒臘」。

那麼，將來你們懂了這個，看古文、看古書，不需要很辛苦去查數據了，寫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好辦了，不然啊要你的命！你要到處問，查到了好幾個月，文章都寫不下去了。這樣你一看《高僧傳》就懂了，哦，這個人是一共九十歲，「僧夏」、「僧臘」六十，哦，他出家六十年、當和尚六十年；「戒臘」譬如說五十八，哦，他前兩年是做沙彌，以後受了戒，正式當和尚，這個就懂了，所以講到「結夏安居」。

所以《楞嚴經》開始的這個故事注意呦！是夏天。佛有一年結夏安居，所有的和尚都在一起，他的弟子們都跟着他在一起，他自己等於現在說「暑期集訓」，暑期中間統統來，他一個都不放鬆的，他老人家自己在督導。到了最後一天，最後有三天叫做結夏安居的「自恣日」，這個《楞嚴經》上有。「自恣」是什麼呢？就是像我們這裏同學明天起四月十五結夏了、安居了，絕對不準在外面過夜的哦！那不準哦！一定要回到這個團體過夜。那還有一個嚴格的規定，出去了一個和尚也好、一個尼姑也好，不能一個人走路哦！至少至少要兩三個人一起，要五個人一路（就是你們居士家裏乃至回自己家裏看媽媽也要幾個人一路。）不行的，出家同學要一路。還很多規矩了，所以他們這兩天就做準備了，都自動地很嚴格地管理自己。這個同我沒有關係，我看到他們還要頂禮了！因爲他們是三寶。雖然叫我老師，不相干的；我要恭敬三寶。所以明天起他們偉大得很了；我就矮了大半截，看到他們要跪下了！因爲他們明天結夏。到了七月十四、十五、十六這三天，最後了，叫「自恣日」。自恣日干什麼？討論會、檢討會。就是說這個暑假下來，跟着在一起，大家共同修持的心得報告，甚至自己有錯誤、甚至犯了錯誤都在這個裏頭討論。這個是自恣。也可以比較放鬆一點，或者是半天討論，半天放你們假，反正要整個的大放假。這個《楞嚴經》的開始是這個時間開始。

那麼正碰到佛有一次結夏安居完了，佛的堂兄弟、跟佛出家的、相貌之好，佛有三十二相，阿難只差兩相，其它三十相同佛一樣。那當然非常莊嚴，拿佛來講。拿我們普通話講：漂亮！那個之漂亮。一個真正漂亮人剃了光頭還那麼漂亮，那才叫做漂亮。因爲我們頭上還加上這許多花樣給他加上去了；他是沒有辦法加花樣的啊！光光的，那當然是真漂亮、真莊嚴了！阿難就是碰到自恣日，整個的檢討會遲到了，沒有趕回來，他出去有事。

那一天因爲這個僧團可以放假了，所以這個舍衛國的波斯匿王（皇帝）請佛帶領一班弟子，統統請，大請客，喫素齋，供養佛及大弟子們。那麼，釋迦牟尼佛帶領一班弟子到皇宮去了，喫飯。

那麼同時那一天大家你譬如說我們在座的諸位居士啊，也都曉得這一班出家同學明天是自恣日，你家裏也請幾個、他家裏也請幾個，那個印度的規矩對於修道的人、出家人恭敬得很！現在你到泰國還看到一點點影子。都要請回家裏供養。所以所有的出家人啊，一個嘴巴已經來不及吃了，到處請；也沒有辦法多長兩個嘴巴，身子也沒有辦法變成三頭六臂。這個僧團裏頭都請光了！我們這位阿難老兄、這位大師兄啊、佛的堂弟他一個人在外面有事，這個經典裏頭沒有記詳細，也許佛派他出去有事，回來遲到了。一個人回來的。

佛的規矩「過午不食」，過了午時了，十一點零分起到一點鐘這個午時很重要！印度的規矩、印度文化，到了佛的時候更嚴格地規定了：早晨喫飯是天人飲食的時候；中午是人喫飯，最重要的，人道中，也可以說佛也是人也，現生肉體的佛是人也；晚上是鬼道的飲食。所以我們現在是鬼世界，半夜三更宵夜還要喫；不過宵夜可以吃了，到了夜裏一點鐘以後算是早晨了，你儘管喫好了，你還是天人。不過我們現在過的生活是鬼與天人之間，由十二點在酒家裏頭喫到兩三點、四五點還在喫耶！喫得昏頭昏腦，白天睡覺，晝夜顛倒，這個是叫做顛倒衆生！

所以那一天啊，阿難一個人回來，要趕到這個僧團裏，自恣日要到了，要趕到大會場。一個人回來，一看時間到了、喫飯的時間到了，再一曉得今天佛帶領一班修行人都出去了，這個大廟子出家的法師們都光了。他怎麼辦呢？他忘記了一個戒律——忙啊、匆忙，不是阿難故意的。因爲出家人這個時候出門要有上座、上座師，要有阿奢黎教授師。怎麼樣叫「上座」？怎麼樣叫「阿奢黎」？都有嚴格的條件，我們下一次補。現在怕耽擱時間。記住！這兩個名字都要了解的。什麼叫「上座」？就是說出家人出門起碼要三師同行，三位出家人一起走路。可是阿難只有一個人，這個就犯戒了。不過這種叫犯什麼戒？你不要聽到犯戒，哎喲！犯戒了！亂加批評，也不懂。這樣叫犯「律儀戒」，就是犯了規矩，不算嚴重的，不是罪過；行爲上破壞了一個團體的規矩，有一點錯誤。

那麼，他一個人回來了，到了喫飯時間了，他趕緊就託鉢了。出家人本來身上背一個袋的，袋裏頭飯碗、調羹都裝好。所謂鉢就是一個碗，出去化緣，門口一站，在家人每一家給你什麼喫什麼，湯啊、菜啊亂七八糟就裝在一起。印度人喫飯注意呦！你們大家沒有到過印度，那邊的人同新疆的人喫抓飯，用手抓的。不過這個手功夫好得很哦！等於我們中國人拿筷子，三個指頭抓得漂漂亮亮的，不像我們抓得滿嘴油、滿手都是油哦！這得有童子功，從小練起的。等於我們拿筷子也是童子功啊！不過佛早就把這個規矩改了，認爲用手抓飯不好。所以出家人用調羹，等於喫西餐一樣，你研究佛就懂了，可見佛的這個文化教育思想之高！喫手抓飯，印度到現在還如此，多少年、幾千年的規矩。可是佛在幾千年前已經把它改了，不合禮儀。所以，託鉢、用調羹舀着喫飯。那麼，阿難去化緣了。

他在化緣的這個時候，他動了一個念頭，這個念頭非常對。他說我這一次化緣，已經回到波斯匿王這個城裏頭來（就是那個都市裏頭來了），我不管碰到哪一家，一家一家都要結緣。因爲他想到佛罵過兩位同學、訓過兩位同學，一個是迦葉尊者，一個是須菩提。爲什麼呢？這兩位同學在那個時候比起來都比阿難的修行好，資格也老。可是這兩個人有個習慣、有他的習氣。迦葉尊者是印度的大資本家，祖上是大資本家，錢多得很，出家了，把錢都舍光了。他所以有一件祖傳的金縷衣，就是佛穿的那件袈裟，這一件袈裟都是黃金線編的，這一件最名貴的供養了佛。現在這一件袈裟還留着的哦！佛還指定他在佛涅盤以後不準死，他現在還活着，在雲南雞足山入定，要等到彌勒佛來把這個衣鉢交下去的。

那麼佛的這一件名貴的袈裟是迦葉尊者出家的時候供養的。那麼他的太太也出家，迦葉尊者兩夫妻叫金色頭陀，爲什麼呢？印度人，其實一個人長得黃金一樣，假設我們變成黃色的一個出家人，那算不定衛生司還要把他抓進去檢查呢！有肝病，怎麼一身發黃疸病啊？印度金色頭陀就漂亮了，這個人是棕色人，又黑又紅、紅得發亮，那纔好看呢！所以這種人你到香港人種博覽會去看看印度人，印度是白人也有、黑人也有、棕色人也有。那個棕色人有一種人像我們一樣，皮膚比我們還黃，黃得發亮，那一看才懂了什麼叫金色頭陀。這個人黃啊，黃得有精神，麪皮、身體都發亮，那多健康啊！黃得像黃疸病一樣，又胖胖的，那叫水腫，那是病人，那值不得恭敬了。

所以他兩夫妻是有名的金色頭陀。何以長得那麼漂亮的果報呢？他多生多世兩夫妻都是來金錢佈施供養佛的。前生有一次兩個人湊攏來的錢買金子供養佛，所以生生世世出來有這樣好的相貌、這樣好的精神。

迦葉尊者是大富出身，可是他出家以後修最苦出家人的修行，叫頭陀行——出家人裏頭的出家人，最苦行。因此他化緣，富貴人家不化，他非常同情窮苦的人，非常同情平民老百姓，他化緣一定要跑到窮人的地方去化。他寧肯化窮人，你給他臭的髒的他都要，他拿來喫；他給窮人培養福報，給他結一點緣。窮人那一點最苦、最臭、最髒的東西給他，對窮人還是了不起、是寶貝呦！拿出來，所以迦葉尊者對富貴人家不去化緣的。

須菩提呢？專門去到富貴人家化緣，窮人那裏不去。那麼他覺得這些富貴人太有錢了，應該化化他，給他出一點功德；窮人已經很窮了嘛，再去化緣化來，不好。

所以兩個人都給佛罵了！不但給佛罵，還有個在家佛也罵過他們，維摩居士也訓過他們，《維摩經》上有的。佛也訓過他們：你們這樣不對！心不平等。出家修道的人要平等，你心中不要管他窮也好、富貴也好，碰到誰就結緣，叫做「化緣」。你一定分開那麼嚴重，你心中已經有不對了。

阿難當時出來，喫飯時間到了，趕緊要化緣，喫飽了，不然下午不喫，到明天早晨纔有得喫啊！他肚子還是「北豆悠悠」，還是莫好耶！也是不對的啦！所以他趕緊就託鉢化緣，他心裏想：我不管富貴人家、什麼人家，我都要化緣。好！這樣一化緣，這個因緣來了，這一化緣就化到了綠燈戶去了。

這一家綠燈戶啊，有個小姐非常漂亮，叫摩登伽女，所謂有名的摩登伽女。所以你看我們現在講話：這個人好摩登啊！就是這個來的，「摩登」是這樣來的。摩登伽女這是綠燈戶裏這一位小姐。這個摩登伽女怎麼叫摩登呢？她根據媽媽，這是一個綽號，是媽媽叫摩登伽，這個等於說小家氣派，也可以說中文叫做小家碧玉，小家氣、小家子氣。實際上她這位女孩子的本名不叫摩登伽，所以四個字要連着起來用——「摩登伽女」，是她的女兒，摩登伽是她媽媽這一派，是個家族。印度這個階級非常森嚴，換句話，在印度的階級到現在也一樣，認爲是下賤的賤種、賤民，社會各階層看她不起的。注意哦！這個女孩的母親的家族下來都是走這一套路線，社會各階層看她不起的。你要注意呦！特別注意呦！而且佛是破除階級觀念哦！這個女的最後是成道的呦！到佛前面就變成平等了。所以佛法是平等的，沒有階級觀念。這個是後話，不過我提前來講了，也是顛倒講。

那麼，阿難就化到這裏。這一位媽媽呢，有法術的。所謂法術，幹這一行的都有一套本事，有迷人的咒語，印度很多。這個摩登伽學的是金頭法派（黃頭髮，有一派印度的外道，叫做黃髮、黃頭髮，也叫做金頭，就是現在我們有些人故意把頭髮燙成黃色的了，這就是金頭的意思），這一派人種、這個民族種性不同。這個金頭黃髮這一派在印度當時力量很大，是個修行的宗派，苦行外道之一，修苦行的。真的就同現在練瑜珈術一樣，又餓飯（叫做節食，實際上就是餓飯了），要睡覺又爲了做功夫偏偏不睡覺，我叫他叫做虐待自己。功夫到了自然不睡覺，硬要練到不睡覺，那不是虐待嗎？功夫到了自然闢穀不喫飯的，拼命練去不喫飯，那不是對自己腸胃對不起嗎？對自己媽媽也太對不起，媽媽餵你奶喂大的，結果把腸胃拿來餓。我倒反對，不合修行規矩。

這些苦行外道啊，爲什麼叫他苦行呢？有點勉強，認爲苦行是道。他們有法術，咒語很多，那麼等於中國現在本省也有了，等於說覡公啦！有一套畫符唸咒，摩登伽女的媽媽會這個咒語。這些男人經過門口眼睛都不歪過來看，她一念咒，你非進去不可！就迷糊了。就有這個本事。

那麼阿難託鉢，出家人託鉢的威儀我學給你們看啊！你們是沒有看過，這裏很少見，因爲臺灣，人家外國人笑我們沒有佛教耶！沒有一個叢林、沒有一個禪堂，你們也真沒有看到過啊！現在興起的什麼山啊、什麼廟啊，還不是啊！沒有受過…… 。那個和尚託鉢出來，那真嚴肅啊！那麼一擺，一個手端着這樣走，眼睛只能看前面五步，就是這樣，很莊嚴，笑眯眯地這樣走起來。這裏背個包袱，就是慢慢走起來，很莊嚴，尤其那個大衣服一穿啊，等於唱京戲一樣，那個是很莊嚴！

阿難又漂亮、又莊嚴，出來化緣，他也不曉得紅燈戶啊、綠燈戶，門口一站，引磬「叮」一敲，剛好摩登伽女一看：「哎喲！這個男人好漂亮！可惜出家了。管他呢，出家我也要！」那她就送了東西，可是阿難還是站在那裏，眼睛好像睡覺一樣的，不睜開看她。嘿！我們鄉下人講：漂亮的女孩子不看一眼，犯戒的，給雷公要打死你的！阿難也不怕雷公打死。

這個事情，這個女的就沒辦法，趕快跑到裏頭找媽媽：門口有一個人，漂亮得很！可惜出家了。她這個女孩子給媽媽撒嬌：我非要不可！媽媽出來一看，她說這不行耶！這是出家人啊！而且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弟。這個沒有辦法！這個摩登伽女撒嬌啊，當然那個經典沒有講得那麼明白，你說我好像當場看到一樣！我不是編的，在別的佛經上有，參考，不過沒有像我編得那麼好，我這個導演演得好而已哦！

那麼要求媽媽：你總要給我想辦法！女孩子一撒嬌啊，母愛，老實講……「好啊！」媽媽就給他念咒。唸咒啊，阿難就昏了頭了，就進去了，到了綠燈戶去。去了以後啊，這個經典上說，諸位拿的是不是《楞嚴大義》這本經啊？如果是《楞嚴大義》，第三頁第四行：【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剛纔我介紹過這個咒很厲害的，迷人的咒，會把你迷糊了，就是現在講什麼「探花黨」啊，我們大陸有，這裏叫什麼？「金剛黨」，把你身上一拍，就跟他走了，這個咒語。

【攝入淫席，】就到了綠燈戶的裏面去了；「淫席」，那就到了房間去嘍！下面的話就很黃了，佛經上有黃話的啊！【淫躬撫摩，將毀戒體。】躬就是身體。那當然阿難已經迷迷糊糊，吃了迷幻藥一樣的，進去了以後啊，出家人這個衣服自己都不曉得是怎麼脫掉的，就是裸體了——規規矩矩的話，這個文字；你看中國文字啊，那麼黃的話四個字寫得好美呦！看不出來黃，這就是文字的高明。「淫躬」，躬就是身體，兩個人都是裸體，兩條裸蟲躺在牀上了，「淫躬」。「撫摩」，那就很嚴重，不必形容啦！你看那兩個字就知道了。「將毀戒體」，危險到了萬分，就是那一下，快了！快了！危險極了！就是那個運動場上倒轉來報數：還有兩秒鐘、一秒鐘！就是那麼報了。

就是正在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皇宮裏，皇帝請到帶着一班弟子在喫飯，釋迦牟尼佛神通來了：完了！曉得阿難在那裏出事了。大概最後啊我看佛也慌了，那兩調羹飯就很快塞到嘴裏去，摸摸嘴，就給這個皇帝說：謝了！就叫弟子們：趕快集合，回去！連皇帝也看看不對了，佛是皇帝的老師啊！咦？今天佛怎麼搞的呀？那麼形色匆匆忙忙，好嚴肅！好像這個臉上本來笑眯眯的，就不大笑了，而且叫一班弟子快點跟我回去。全體大概有些連最後那幾口飯都沒有喫乾淨啊，佛下了命令趕快就跟着回去了。

這些大菩薩們，文殊菩薩、其它人等啊，都有神通，知道了，統統跟回來。一跟回來，佛就馬上上座，一盤腿兩個盤坐一打，兩個腿盤腿一坐好。注意啊！他這個花樣就來了。釋迦牟尼佛那一個真功夫也難得表演一次哦，這一次是真表演功夫了！《楞嚴經》上有三次真正嚴重，也可以講五次放光。佛的真正放光難得看到哦！他是個普通人，肉體。在這個時候他回來，趕緊上座，兩腿一盤，阿難那一邊危險得很哦！還有三秒鐘、三秒鐘，注意啊！佛已經趕回來了，兩個腿一盤、一坐，入定了，頭頂上出了光，光中有蓮花，蓮花裏頭有他自己，又打一個盤坐坐在蓮花上，也可以說佛的化身。注意呦！從頭頂出來哦！有光啊！頭頂出來有光；光裏頭有蓮花、蓮花寶座；蓮花寶座上又有一個釋迦牟尼佛。拿中國文化道家一個文學術語來講：身外之身；拿佛學來講就是化身；也可以叫做法身，也可以叫做化身，也可以叫做報身，很難嚴格地分別。放光，頭頂放光出來的。

那麼，佛這個肉體坐在這裏打坐，一定。當然我頭上沒有光的啊，我不是佛……

（第一卷）這時叫文殊過來。文殊菩薩、大菩薩、大乘菩薩，一定要文殊菩薩；彌勒菩薩、觀音菩薩這個時候都退在一邊去，不能用；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叫文殊菩薩過來。那個頭頂上蓮花寶座中間那個佛就趕緊教文殊菩薩：你聽着！我傳你一個咒子，就是後面的「楞嚴咒」，現在我們出家人晚上晚課都要念的那個咒子，早晚課唸的「楞嚴咒」，他說：你趕快學會《楞嚴咒》，立刻用你的神通，快快！還剩一秒鐘，你趕快去救阿難！

文殊菩薩本來是佛的老師，現在是扮成徒弟，老師扮徒弟當然懂啊！馬上把咒子一念，一個神通，就是那麼電影上「嗚」就飛過去了，到了那個綠燈戶去了。

這一下，就叫阿難：穿衣服！兩個都穿起來！唸咒子：跟我走！這兩個衣服穿上，就帶回來了。

帶回來，阿難還在迷迷糊糊的呦！不過衣服怎麼穿上也不知道。這個時候啊，連摩登伽女都跟來了，也不知道。跟到佛前面，阿難一見到佛，清醒了，跪下去大哭，他說我幾乎完了！只差一秒鐘。沒有完，還是完整的。這個故事特別注意呦！

注意啊！《楞嚴經》的開始就是，你看中國孔子講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個是喫飯，餓了要喫飯。飯喫飽了，嘿！中國人的老話：「飽暖思淫慾，飢寒發盜心。」人飯喫飽了，有錢、生活優裕了，所以說：「妻共貧賤難」，一個夫婦結合，這個窮人的太太不想離婚，這個太太很難了！「夫共富貴難」，所以男人們、做丈夫的到了中年以後發了財、不出花樣，那個是好丈夫、好男人！「夫共富貴難」。只要有辦法，就想花樣去了。回來時候嘛，「我公司忙」，或者是「我生意忙」。就是這樣。所以說「妻共貧賤難，夫共富貴難」。那麼剛纔也講到，這都是中國文化哦！簡簡單單兩句名言，人生做人做事道理在內。「飽暖（就）思淫慾，飢寒（就）發盜心。」餓極了、窮極了，一狠，搶人、偷人就都來了。

所以啊，大政治家管仲，我們中國古老的大政治家，比孔子還早，主張是社會經濟先求安定，每一家富有了，這個國民再用文化教育。生活基本要過去。那麼現在我們順便講到這些道理。

可是阿難這一次出事情，其實啊，人喫飽了、飽暖思淫慾那是自然得很。所以呀，還有個中國人，稱爲賢人（比聖人差一點點，管他鹹的、淡的，賢人不是在臺南鹹廠裏出來的哦！就是聖賢那個賢），跟孟子倆同時，叫告子。告子說：「食色，性也。」這句話不是孔子講的呦！告子講的。「食色，性也。」餓了要喫飯，口乾了要喝；男女關係——人性。那麼這個是不是人性？是人性，欲界的人性。我們是欲界呦！所以佛講三界，我們人、一切衆生、欲界的生命，什麼是「欲」呢？飲食、男女——欲界的生命。色界同我們（有所不同），沒有欲，但是還有「色」呦！還好色呦！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是色界呦！再過了這一界——無色界。

所以我常常（這個是方便，不是究竟的比方）做一個方便的比方，怎麼樣叫做佛說的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呢？拿我們人世間來講，欲就是「欲」，色就是「愛」，無色就是「情」；情、愛、欲，就是勉強的比方，就是這三界。所以真正修行是要跳出三界。怎麼跳？怎麼跳？

《楞嚴經》這一部戲的第一卷戲，今天向大家介紹這一部經的來源，就是阿難碰到了人生第一個問題：飲食、男女，出了問題了。

阿難學問很好，也有修持哦！佛的十大弟子裏頭「多聞第一」，學問好，佛法的道理全懂，佛學的道理全懂；就是沒有功夫——功夫不到。功夫不到、定力不夠，一碰到這個境界，尤其那個外道的咒語一來、迷幻藥一來呀，那個強力膠啊，加上那個迷幻藥叫什麼？我一下也記不得了，那個藥一喫啊，他全昏了。好！這一部經就從這裏開始、這個故事開始。

你注意呦！就是從「欲」這個故事開始。爲什麼呢？我們統統是慾念生的呦！我們父母生我們、我們來投胎就是這個「欲」，無明、欲這一念來的。欲界的生命，不但是人，哪怕是動物、哪怕是植物，都是男女、陰陽兩性結合，才能產生生命。所以這一部經典叫什麼？「大佛頂」，果然來個大佛頂！嘿！這是最高的境界！「密因」，有一個祕密在裏頭，祕密在這裏了，這也是祕密之一。

要想修行，第一關，這個東西不能昇華、不能了脫，情、愛、欲不能解脫，免談修行了！你就是多聞，佛學道理最高、再好，比阿難不會超過阿難，都沒有辦法，非垮不可！那麼這一關老實講誰能夠過得了啊？

所以我們宋代儒家、理學家朱熹先生。朱熹先生很多地方我都幽默他，其實我對他也很恭敬，學問道德都很高，所謂朱夫子；我們年輕小的時候讀的書都是讀他的註解，我現在看都不看他的註解，所以我對於四書的註解我有許多都同他兩樣的。他那個時候很古板的，朱熹之後明朝同清朝四五百年之間，那個時候你想考聯考、考取功名，不讀朱熹四書的註解，你休想考功名！到我們小的時候，老師教的還是這一套啊！

朱熹曾經爲了一個朋友（中丞）討了姨太太，他就寫了一首詩笑他：「十年浮（宦）海一身輕」，十年，一個人爲了忠貞愛國，流亡到外面，忠心不二，把自己生命都看得很輕。「乍睹梨渦倍有情」，乍睹一個梨渦，「梨渦」是什麼？就是女的那個漂亮，一笑起來就兩邊有個酒窩。好像哪一位電影明星有酒窩啊？我記不得了。哦！蝴蝶，蝴蝶以外到現在還沒有酒窩的啊？那應該挖兩顆啊！「乍睹梨渦倍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朱熹先生那麼笑他。

不過後人也有人批評朱熹先生過份了，這個是不對的。人家笑他：這個有什麼關係呢？不像你，連嶽飛被殺了，秦儈那麼亂搞你都不敢說一句話，那比看到酒窩還厲害嘛！所以沒有真膽子。那個不談了。

就是說我現在引用的他這兩句名言：「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多少修行到了最後啊，垮了！

像我小的時候聽到一個故事，我祖母講過，講給別人聽，因爲小的時候站在祖母旁邊、媽媽旁邊聽故事，祖母、媽媽以爲小孩子還懂什麼；其實我們都是人小鬼大，早就有一點、迷迷糊糊已經懂了。我記得祖母給人家講，她說有一個老和尚六歲出家修行，到了八十三，在這個山上修行啊，好得很啊！八十三了。快要成道了，就成功了。其實我現在想想其實我祖母也不懂什麼叫成道，她也聽老祖母說來的！快要成道那一天，觀音菩薩來試探了，就是這一關了；這一關過了以後，這個老和尚八十三歲啊，就成道了。

好，他一個人住在山上茅棚裏住着，有一天大風大雨就下來了，颱風來了、大風大雨，謔，突然來了一個最漂亮的女孩子，一身都淋得呀溼溼的，到了這個茅棚啊，在老和尚茅棚前面一跪，她說：老和尚啊，你把茅棚的門打開一下，風雨打雷那麼大，給我躲一下！老和尚說：不行！我們修行人不準女的進來。她說：老和尚你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嘛！這個時候還不做一點好事啊？！你也八十幾了，有什麼關係嘛！老和尚想想也對，自己打坐修行了幾十年，開門給她進來。一看這個女的一身淋得溼溼的，他說：你在門旁邊坐着吧！女的就坐着，哎喲凍的那個樣子，她說：老和尚，你看、看、看你把你那個破和尚衣給我換一換吧！我受不了了！跟老和尚後來東講西講。「不行！不行！這個男女授受不親，尤其我們出家人。」最後發抖，說：老和尚你在那裏打坐那個棉被旁邊給我挨一下總沒有關係啊！你八十幾了，修行幾十年了！最後就讓她上牀了。慈悲嘛！

上牀了，那個女的本來是屁股尖的啦。他又說：哎，你怎麼可以躺下來？「哎！我跟你講過的，屁股尖的，所以坐不住啊！只好躺下來了嘛！」躺下來以後啊，老和尚一看，這個很危險啊！犯戒呀！中間一個大木魚就隔着，他說：注意哦！我們這個是山，你在山這一邊、我在山這一邊。女的說：沒有關係啊，我沒有這個事，凍得要死了！

後來老和尚到了半夜過了，說了一個偈子不對了！「六歲修行到八十三，」就坐起來，「哎呀！我就一覺翻過了木魚山！」這一下完了！這一覺翻過木魚山要抱那個女的呀，抱不住了、沒有了，一看，觀音菩薩站在空中：「不行！打下去！來生再修一次！」

這是我小的時候聽來的一個故事。

這個「世上無如人慾險」。六歲（六歲還是八歲？我記不得了。差不多啦，多兩歲沒有關係啦！）「六歲修行到八十三」，到了最後還「一覺翻過了木魚山！」——你看多危險啊！這一關難過。研究《楞嚴經》注意呦！「密因」，這個祕密就在這裏！怎麼翻？

怎麼翻？怎麼樣化掉這一念？有時候不是你想亂哦！那個生理上到了那個時候起了變化，你怎麼辦？怎麼辦？修行第一個問這個怎麼辦。怎麼辦？所以道家要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請問你怎麼化？怎麼樣化？有時候人並不是心理要犯這個事哦！他生理的需要犯了這個事。現在叫做性問題，老年一樣的存在。據我所知道，翻過八十三不稀奇，九十多歲還有這個問題呢！我有些朋友八、九十歲了，最後還跟來給我講。我說，怎麼？木魚山又來了？他說：對！問題還是有。那是人性啊！不分男女老幼的啊！如果生理更健康，問題更大！當然病兮兮的呢？病兮兮也有。病到快要死的時候、人快要死的時候，第一個最嚴重就是慾念，所以輪迴中再來。這個怎麼了？

那麼勉強的小乘的戒律啊，斷欲。你斷不了哦！所以你看小乘的戒律給你受戒：「盡形壽——不犯淫戒。」你看看：盡形壽。老和尚受戒的時候在上面叫，譬如說你要出家了，出家了第一條：「盡形壽，不犯淫戒，能守否？」有些講「能持否」，其實用不着那麼唸的，因爲古文寫了，後來一班和尚就不曉得變通，「能持否——」唱京戲一樣。其實「能持否」就是說「第一條，不犯淫戒，你能夠守嗎？」就是這個話。可是現在人墨守陳規，就不肯變。如果照我這樣講，「這個南某人亂講佛法！」其實「能持否」是文言，翻譯過來就是說「你能守吧？」可是有個條件：盡形壽。怎麼叫「盡形壽」？「形」就是這個肉體；「壽」，這個肉體活六十歲就是你的壽；活一百歲，這個肉體活一百歲；這一條戒只管你這一生哦！如果你死了變鬼，沒有管你哦！懂了吧？這也是密因。

那麼，可見這個淫慾，殺、盜、淫就因爲有這個身體、肉體存在，這個問題發生。不是完全心理作用，還有生理作用。怎麼樣把它化掉？佛已經化給你們去看嘍！剛纔講過了，一開始佛已經化了、化了，去留意呦！但是不要去亂修哦！你說我也來一個坐在頂上，你坐坐看？血壓高起來變神經病我不管哦！可是這個裏頭是大密因。所以這一本經是《大佛頂如來（的）密因修證了義首楞嚴經》哦！要注意呦！就是從來這個密因大家都講到邊上，也許不講，也許講不出來這個意思，我就不對了啊！這個真正密因，要注意這個故事是這樣開始。

現在有些真正講修行的朋友，注意這個密因，剛纔我所報告的故事。如果你是阿難，你怎麼化？我們還不及阿難哦！第一，阿難同釋迦牟尼佛一樣，也是世子，相等於太子出身，那漂亮的宮女們接觸看得多了！他沒有出家以前犯過沒犯過這個戒律，查無證據；但是可想而知，他出家的時候，一個太子十幾歲都是在宮女手邊長大的，這又算什麼呢？！可是出家以後他沒有再犯哦！這已經很難了！爲什麼在這個時候，有過經驗，在這個形壽還在，這個形壽之間、這個肉體存在之間有這個經驗，而能夠守住戒，已經千難萬難；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他並沒有看上摩登伽女，而摩登伽女的媽媽用了咒語，他就入迷？但是他在迷迷糊糊中，他自己沒有主動哦！這個時候演這一幕戲的主角是那個女的（摩登伽女）呦！阿難是被動的呦！可見他那個時候昏迷到極點，那一點靈明還存在，沒有主動哦！不過快了、快了，只差一秒鐘、一秒鐘，文殊菩薩來了。大概就那麼：「起來！穿衣服！跟我走！」那個手就是吸引力就把他帶過來了。一邊是「楞嚴咒」哦！兩個就帶到佛前面來了。這一段，修行第一步，密因哦！密因哦！大家自己去研究了，因爲我不是阿難。我只能講到這裏。

那麼你說假設我也知道一點，爲什麼不透徹給大家講？因爲《楞嚴經》後面有啊，我現在講了，這個生意就做不成啦！後面還有一大堆，要大家自己去研究啊！

好了，現在開始我們看《楞嚴經》本文第三頁，那麼阿難跟佛兩個對話的時候，這一段故事記得了。阿難就跪在前面了，看到哥哥（也就是佛）就哭了。這個哭啊，又慚愧、又難受。而且我跟你那麼久、出家那麼久，最後我還不行！這一關還過不了！這個是……這個究竟鹹甜苦辣酸那個味道！或者有沒有氣這個文殊菩薩：「你遲一點到也好嘛！」有沒有這個作用我就不知道啦！對不起！阿難菩薩，我是故意開你玩笑的啊！現在，好了，看本經了，這個文字都好得很啊！

【爾時世尊在大衆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衆：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等諦聽！】

阿難跪在那裏哭了、懺悔。佛「爾時」這個時候（白話文說「這個時候」，古文叫「爾時」，就在這個時候），世尊（就是佛）舒金色臂，他坐在上面，把右邊的膀子（披着袈裟，人坐在這裏，右邊的膀子是光的，這一邊是衣服，就是現在我們穿的。）看着阿難跪在下面、在他前面哭了，佛的慈悲又來了，本來手在那裏打坐的，右手摸摸阿難的頭：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就是「舒金色臂」，金色就是黃得發亮，「摩阿難頂」，摸摸他的頭；在密宗嘛叫做灌頂。

當時很多西藏人，我幾十年前到西藏看到大家希望達賴、班禪活佛摩個頂啊，哦！這就是罪業消除了！每一個擠到前面，那個活佛一出來，那些女的呀頭髮鋪在地下，希望活佛在這個頭髮上走，不讓這個活佛的腳心沾到泥巴。那個班禪、達賴一出來，那怎麼辦呢？千千萬萬多少人跪在那裏要摩頂，那個班禪、達賴活佛那個臂啊、膀子啊同我差不多長，也沒有辦法舒金色臂每一個人頭上都摸一下，怎麼辦？好！前面有四大金剛，哪裏人呢？尼泊爾那一邊、錫金那邊人。有些個子高的，就是我們上海當年叫「印度阿三」，個子比我兩個那麼高，又粗、又壯，拿一個竹鞭子，竹鞭上吊的那個布很長、皮的一樣，那個大個子把那個鞭子「譁……」一打，下面不管你跪的幾千幾百人，每個頭上打得又腫又破的，好了！代表了佛摩頂了！所以我寧可不摸這些頂啊！我給他摸摸還差不多！

我這些、我不要灌頂都可以，我回來到理髮店還洗洗頭，不是灌了頂了！何必一定要這樣灌呢？這些都是叫做執古而不化，叫做被法執所障礙了。

佛的這個時候摩頂，是給你慈愛在前面，結果變成那麼迷信了，給活佛打得頭破血流；又不是活佛打，那些印度阿三「啪……啪……」亂打一頓，就代表他摩了頂了。回來還要擦那個達摩膏、萬金油，貼膏藥，這何苦來哉啊！天下之愚是無過於此者！這叫大智若愚！

佛就是舒這個金色臂，那是摩阿難頂，「告示阿難」，明白對阿難說；「及諸大衆」，這個話摸阿難的頭，不但給阿難講，也對大家講，就是以阿難這個做題目，阿難當了主角了。借這個機會，這個佛的教育法。你看，這件事情出在阿難身上；出在別人身上啊，不大好辦！因爲阿難是佛的堂兄弟，出在自己兄弟的身上，不出在其它的徒弟身上；出在其它弟子們身上人家還有別的話可講。佛的堂弟，隨時跟在身邊的，結果修行那麼久，第一關就通不過。所以佛呢借阿難這個題目，這就是佛的神通了！告訴大家，現在也告訴我們，「有三摩提」，三摩提是梵文翻音，有古代翻譯成「三昧」，三摩提、三昧是正受、正定這個意思，真正的得定，真正的受，感受，證到成佛那個境界，所以三摩提在教理上就是定慧等持，光曉得入定，什麼叫入定啊？入定什麼都不知道叫入定，那是大胡塗蛋，大昏沉，不是定哦，這是邪門哦！你說我清清醒醒的在亂想，那也不是定哦，那是散亂，有定有慧，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定慧等持這個叫三昧。

打坐唸佛就要注意了，不是說坐起來什麼都不知道以爲入定，那很危險哦，那個果報會墮入畜生中，會變豬哦，變成白癡了。所以佛告訴阿難，其實也告訴大家，你真要解脫了這一關，這一關要打得破，需要修行達到一個境界，這個境界叫三摩提，叫做什麼境界？「大佛頂」，非常偉大，一切成佛法門，頂巔的，最高的法門，「首楞嚴王」，最高最高，顛撲不動，不動搖，不動也不靜，不亂也不散，不邪也不正，反正就是，「楞嚴」的意思很難解釋，最勇敢，最堅固，顛僕不破的，打不破，火燒不了，水也淹不死，這麼一個首楞嚴王，最大的一個方法，所以有一個法門叫做真正佛最頂巔的法門，佛也表演了，所以修持到最後，這個腦部的頂輪一定開了、到頂了，不是西藏密宗所謂「破瓦」頭上插個草、落草爲寇那個樣子，就是我們在四川看到人家頭上插個草，叫做「賣野人頭」。我們年輕時抗戰剛起，到四川看到人頭上插個草（很少了），就是說這個人窮得沒有辦法自己要賣身，給你家裏做工都可以。四川人弄一個東西要賣的都插棵草。結果到了西藏學密宗頭頂上要插草，我說我不賣！這個決不賣！這個賣野人頭不幹的。但是，頂門開是真的——首楞嚴王。不是隻講理論，真功夫哦！

「具足萬行」。這一個功夫、這一門見地、這一門佛法具備了一切菩薩道的各種修行法門。這是第二點。

「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第三點，這一個法門，不但是一個佛哦，「十方如來」東南西北上下，凡是要成佛，必須要通過了這一關！只有這一條路，沒有第二條路。欲界來的生命就用欲上去了（liaǒ），怎麼了（liaǒ）是個大祕密！所以十方如來就是這一門；只有這一條路才超出、跳出三界外。這一關了不了，你說硬壓制、硬守戒，非常難！縱然沒有男女關係的犯戒，犯淫戒的方法很多很多。所以永明壽禪師罵這些人守戒，他說你以爲你守戒了？永明壽禪師怎麼說：「隔牆聞釵釧聲」，隔一個牆聽到女人頭上的釵，過去女人頭上叮鈴當郎掛了一大堆，走起路來叮叮噹噹的，就聽出來是女的來了。現在聽的什麼？「隔牆聞高跟皮鞋聲」，你只要曉得是高跟皮鞋：「女的過來了！」已經犯了淫戒了。因爲你有分別心嘛！所以真正不犯戒，男女沒有分別了，看女的就是男的、男的就是女的，一樣嘛！「隔牆聞釵釧聲」就是等於犯戒了，你已經知道是女的來了，雖然你還在那裏打坐。你看，講這一關之難！

要在分別中不分別。所以佛教的代表是蓮花，蓮花在最髒的泥巴，泥巴越髒，它出的蓮花越清白。這個道理就要去參悟了，這就是禪宗、這就是話頭，要參！乾淨的地方生不出蓮花來的哦！山頂上沒有哦！泥水越髒，蓮花越聖潔。這是什麼道理？

他說，所以他要傳法給阿難了。就是阿難這個問題發生的。阿難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大家的問題；不只我們，欲界中一切衆生都是這個問題。誰都討厭這個問題，誰也沒有辦法擺脫這個問題；做過了都後悔，到時間都受不了！這是真話，不要說假話了。

但是要把這個東西能夠昇華得了，變成大樂了，所謂定慧之樂，你成功了，你學佛的基礎就有了。不能得暖、得樂，化不掉這個，不能煉精化氣、不能煉氣化神，你說我在守戒——你不要欺騙自己了！我不能罵你欺騙人家。那個清朝的文人金聖嘆講一個話最妙了！「這一件事情啊，人人都在做，個個不肯說。」他說世界上有許多事啊，人人都在做，個個不肯說，表面上假道德。

其實現在你看，你仔細研究《楞嚴經》，這樣聖潔的佛經，你說它那麼黃，就提出這個問題來說法。這懂了吧？這本經典是那麼莊嚴、那麼神聖的！因爲他提出這個問題來說法，所以更覺得這本經典莊嚴而神聖！所有的生命基本的問題，修行從這裏開始。所以佛在這裏也講，他說我現在要告訴你，第一步佛法就在這裏起步，能夠超脫了，纔是解脫。這個法門有三個重點，叫做「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汝今諦聽！」嘴巴是對阿難講，就是打丫頭罵的是小姐、罵的是大家。叫阿難：「你現在要仔細地聽！」叫大家，「你們都要仔細地聽。」下面來了！

下面來了，硬要聽一個禮拜啊！到時間了？

# 楞嚴經講座 第四集

---楞嚴經講座

原文，老古出版的《楞嚴大義》是第四頁，假使是《楞嚴經》的原文就是頭上翻過來的第二頁。上一次我們把本經的序言，講佛說《楞嚴經》的這個原因、這一件事，沒有照原文來講，只是把這個大要提出來。這個故事完了，現在開始要照原文對照研究。不過，在這個中間有幾位同學提出來一些由上次來的問題，現在先做一個簡單的研究。

第一，說到阿難是佛的堂弟，跟着出家那麼多年修行，而且在佛的弟子裏頭「多聞第一」，所謂多聞，佛法聽的最多，學理方面知道的最多，記憶力很強，結果碰到這麼一件事情、摩登伽女這一件事情，所謂經典上講「阿難多聞，未全道力」。這個原文是「未全道力」，這個就是說理論清楚、佛學講得好，真正的功夫沒有到。那麼經典上所講功夫、這個道力，這裏提出來：究竟是定力、還是慧力？智慧的慧力、還是定力？所謂有人認爲只要定力夠了，這一件事情就沒有關係，就會過關了。這個不一定的。這是要定慧等持的力量，道力是定慧等持的力量，這個要注意的。那麼這總問題呢，現在佛馬上開始要答覆了，研究這個問題就來了。所以我們現在初步地研究到這個程度，跟着這個問題有解答的。

第二個，所謂比丘出家，所以戒律上我們出家人所謂有比丘戒，女的出家人有比丘尼戒，比丘尼戒比比丘戒更多。不管如何，出家人這個戒律在佛學裏頭屬於「別解脫戒」，專有名稱，所謂「別」——特別的、特殊的、快速修行的方法。提出來一種特別的，求得如何解脫三界，尤其是解脫欲界、跳出三界這個戒律。所以比丘、比丘尼戒，第一條首先就是男女關係這一條戒，所謂淫戒，就是第一條不可以犯。菩薩戒第一條「殺戒」，不可以犯殺戒。這兩個精神不同。那是屬於大乘菩薩戒。

戒律的道理很多，那麼在比丘戒這一條所謂淫戒（殺、盜、淫）這一種戒律，不止佛教大小乘都要戒，世界上一切的道德、哲學、教育，甚至一切的宗教共同的。這種戒在佛學的名稱屬於「性戒」，所謂性戒，一切萬物的本性都認爲這種行爲是惡的、是不對的，共同認爲是不對的，所以屬於性戒；有許多戒律是遮戒，遮戒的意思是因時間、地區、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特別制訂的，那一種屬於遮戒。

性戒是根本的道德。所以比丘出家求道、要求得解脫，上一次我們提到過，第一關此身（這個肉體、身體）這一條戒碰上，是一個大問題。這些問題呢，這位同學提出來問：其理由在什麼地方？全部《楞嚴經》下面都把這個祕密在泄露。這是我們大家念《楞嚴經》、研究《楞嚴經》，都是看了前面一節，忘記了前後的連貫。所以這個問題後面也會有答覆，請大家不要慌。

第二個，有一個同學問，譬如阿難這一次，他本身沒有去追求異性，因爲摩登伽女的母親有魔道、外道的一種咒術、有一種法術，會修煉一種咒法，用咒語把他迷住了，當然最後關頭他沒有犯戒。那麼這位同學說，假定阿難最後也犯了戒、也破了身，那麼算不算是犯戒呢？哎，戒律上是一個大問題。受他力的影響、受咒力的影響，或者因爲被對方吃了麻醉藥，自己沒有動犯意（等於我們法律上、刑法上的犯意），自己開始沒有動犯罪的、做這個事情的犯意，受他力的影響，別人給他吃了迷幻藥，包括這些咒語，唸咒啊、各種法術、畫符啊，本身不應該算是犯戒。可是呢，破了身是真的。他的動機上沒有犯戒，因爲他當時迷糊了。這個問題。

那麼有一個同學跟着就研究了，阿難當時被咒語迷糊了，清楚不清楚啊？另外一個同學講，阿難不壞，有定力，並沒有着迷；不過是被那個咒力迷糊了，跟着就進去了，心中有一點迷糊。這位同學大概是阿難的知己！哈！好像很懂阿難當時的心境。不過我也很同意這位同學的看法，阿難不能夠是完全沒有關係。

好！那麼另一個問題出來了。那可見佛當時救阿難的時候，馬上吃了飯回來就打坐了、入定了，頭頂上放百寶光明，所謂百寶光，不止一道光啊！拿我們中國文字、小說上寫：「霞光萬道」，就是頭頂上有彩色的光明。這是一個大祕密，他從頭頂上出來的。那麼這個光中有一個千葉蓮花上面坐着一個化身佛，同釋迦牟尼佛本人一樣，不過不是這個肉體；嘴裏講的咒語。所以由化身佛口說神咒。

那麼有人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咒語救了阿難呢？還是佛的神通救了阿難？假使說佛自己救阿難，何必頭上放光呢？佛不需要入定，手一招：「阿難，回來！」就回來了嘛！何必要打起坐來，裏頭還放個光，轟隆轟隆、阿拉阿拉、嘩啦淅瀝地搞了一大堆，念一個咒子才把阿難救回來，可見佛力還是有問題！

哎，你說不是佛力嘛，霞光萬道中這個化身佛也是佛哦！也是他本人哦！那麼爲什麼他要用化身去救呢？而且化身還要傳一個咒子給文殊菩薩：你去。他自己爲什麼不去啊？既然有這個本事，釋迦牟尼佛一邊喫飯，端着飯碗、端着飯鉢，手一揮已經到阿難房間了：「出來！兩個跟我回去！」就完了嘛！這個是什麼問題？

哎，我說這個問題問得好了！就值得研究。不能聽了不是問題。一切經典、一切講法處處是——這個學禪宗人叫參話頭。參話頭就是問號，這個重點關鍵是在什麼地方？這是一個重點嘛。是咒力嗎？還是佛力？那麼咒語的力量就有那麼大嗎？那你來咒咒我看，我經常說。有些人說，我給人家畫符啊把我迷住了。我說你叫他來畫畫我看、咒咒我看！我坐在這裏給他咒！當然他咒死我：「你要死了！你要死了！」咒得我煩了，那就給他一耳光！那煩了，不是怕咒力！哎，是咒力嗎？還是佛力？這個問題，現在沒有作解答。現在咒力這個問題沒有作解答，我們一點都沒有提，保留在那裏。要值得研究。

《楞嚴經》上提到佛有五處放光，第一次宣傳咒語是這裏放光；後來又這裏放光（眉間放光、面門放光）；胸口放光；全身放光，等等，慢慢經典上都有說明的。都是問題，所以問題很多。換句話人的生命修到成就的時候，因爲佛也是人修，何以有這幾部分放這個光明？是什麼意思？就是這個道理。現在我們大概討論了這個問題。現在看原經：

上次講到第一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佛吩咐阿難，他說你現在仔細聽。【阿難頂禮，俯受慈旨。】阿難聽了以後，那麼所謂尊師重道，對於佛（就是當時的老師）跪下來磕個頭，就跪在那裏聽這個問題。

【佛告阿難】，釋迦牟尼佛開始講話，佛告訴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他說，你跟我倆本來是堂兄弟，一個血統下來的，「同氣」。不是一個父母，阿難的父親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叔叔，所以還是堂房兄弟，很親，所以稱爲「同氣」。「情均天倫」，在情感上講，在我們過去堂兄弟很親的。曾祖父起，假設我們每一位自己的祖父有五個兒子，五個兒子都生了五個兒子，五五二十五位了，都算是兄弟，這是祖父輩的。再上一輩，祖父的父親——曾祖父輩，也算親的，就是很親。那麼中國的大家族制度，所以講中國文化家庭制度不是指我們現在的小家哦！都是指大家庭。所以你們青年人讀書看到唐代的文章、唐人寫的詩，譬如說像杜甫的杜詩裏頭啊、李白的詩集裏頭啊，很多唐人詩的裏頭：「送某某十一兄」，十一兄當然有啊！一個媽媽生十幾個孩子的，很少了；不是沒有，我們本省有啊！各地都有啊！但是那個十一兄或者十八兄（第十八個哥哥），那還是好幾個媽媽嗎？也有好幾個媽媽的道理——（主要是指）堂兄弟。所以堂兄弟很親。那麼我們順便把這個中國文化的道理給你們年輕同學（介紹），現在時代不同了，怕青年人不知道，本來同佛經沒有關係。所以啊，侄子呢，我們稱呼自己兄弟的兒子稱爲「猶子」，在學名稱爲「猶子」，這個「猶子」就是說等於我自己的兒子；或者哥哥的兒子、弟弟的兒子，稱爲猶子。

所以在這裏呀，佛告訴阿難，他說你跟我倆同根生的，情感上平等，是兄弟、親兄弟，很親嘛！「天倫」，本來是兄弟、屬於倫常。我們尤其在中國，所謂人的社會，這個就是社會。有人提倡五倫以外要加一倫，要加社會。他不曉得五倫這個本身的統名就是社會，用不着再加的；朋友一倫就是社會。朋友不是說你跟我倆好就叫朋友，朋友的意義整個的很廣泛，社會關係、公共關係都屬於朋友一倫。而且嚴格來講，五倫的本身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的社會關係，包括家庭關係。所以是這樣。

「天倫」，就是天然的，我們都是兄弟關係，這是佛告訴阿難，說你跟我倆本來是兄弟。換句話，還有一句話呢，如果你不出家、不叫你出家啊，他說我現在不當皇帝啊，王位應該是阿難接的。因爲釋迦牟尼佛本身出家了，他沒有親兄弟啊，所以這個皇帝的位置應該阿難接位的。結果阿難也跑來出家了。

他說：【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舍世間深重恩愛。】他說我問你，你當初開始來出家的時候。注意這個話啊！「發心」，我們現在經常講學佛的人你要發心。發心是佛經上的話，翻譯成中文叫發心。拿我們現在話叫動機，就是你的動機；就是第一個觀念，爲什麼來的？你動機爲什麼要來學佛？爲什麼要來出家？所以你當初發心，發心照文字的解釋、教理的解釋是開發、發明這個心地。發明心地、發心的解釋就兩樣了，要明心見性纔是發心，所以嚴重講「發心」兩個字，悟了道、明心見性、明心了才叫做真發心。普通所謂發心就是動機。

他說你跟我倆是堂兄弟，你當初發心（動機）來出家跟我學佛，「於我法中」，在我這個佛法裏面，「見何勝相」。釋迦牟尼佛講話故意在逗，拿個把柄給他抓；他說你看了什麼，才願意出家？注意這句話：「見何勝相」，你眼睛看到了什麼好的、特別的現狀、特別的相貌，你才肯來出家啊？你看到了什麼啊？

下面一句話，你看到了什麼地方好，這個「見」字注意！「頓舍世間深重恩愛」，頓就是立刻，立刻你拋棄了這個世間那麼深厚——你看，父母、兄弟姊妹、功名富貴這個親情，那麼深、那麼重，這個恩恩愛愛，他說你怎麼樣當時肯出家的？爲什麼？你看到了什麼？這一句話，佛拿一顆糖在前面逗，拿個把柄給他抓。

這是問這個問題：你看到了什麼出家？假如說我是灰心了出家，有些人：哎呀！我看看世界上什麼都沒有意思，所以我學佛學道。你這個發心是灰心了的動機，有問題！假設世間有意思你就不來嘍？就是這個話哦！有些人說：我看看哪，我年紀大了，想想啊，什麼都經過了。那你是爲了年紀大了來學佛，不是真的學佛哦！或者說：我過去做了很多的錯事啊！也對，但是那你爲了懺悔來學佛，也不是動機爲了來追求一個東西。佛法不一定屬於這個方面的哦！所以這個特別注意。

所以有些人，像我問有一位出家的同學（不是在我們這裏），我說：老兄啊，你爲什麼出家？當時排隊排錯了的。我說怎麼排隊排錯了？我在廟子上，那個師父講：你們要出家的站這一邊，不要出家的站那一邊。他說我就跑這邊來了，後來他說「哦，你也要出家？」那個剃頭刀就往我頭上一刮，他說就是這樣刮下來的！我說，你這個叫做……發心很正當！叫做莫名其「土地堂」！莫名其妙還有個妙（廟）嘛！他是莫名其土地堂啊！這個東西很糟糕！這就是發心的問題。

所以他說你爲什麼當時能夠拋棄了世間發心呢？這個重點來了。剛纔講持戒、阿難定力不定力。【阿難白佛】佛問了話，阿難答了，【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這些文字好得很哦！所以我又帶到了特別提起，幫助青年同學們自己注意啊！你把這個《楞嚴經》的中國文字啊，這一種可以說是古文，所謂古文實在古啊，當時也是白話文，大家都看得懂。現在人程度差了看不懂：這個古文好古啊！（其實）一點都不古，是我們自己腦子古了。當時大家都看得懂。所以要注意一下。這個文字你瞭解了、學會了，白話文啊一切都寫好了。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這四個字拿白話文來寫一大堆了，起碼幾十個字，古文簡單得很，「勝妙殊絕。」

【形體映徹，猶如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粗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就是答覆得那麼簡單，文字每一句話講得清清楚楚。假設白話寫啊，就要命了！起碼一大堆。

現在阿難答話，我們現在用普通討論，順便帶着研究研究國文。阿難告訴佛，他說我當時啊看到你出家修行以後，佛有三十二種相好同人家不同，相貌特別莊嚴。

你看看，阿難第一句話，他原來那麼好色！這就是好色啊！愛美就是好色，這一念就要你的命！

注意喲！好色不一定好人的色呦！鈔票是花的、眼睛是黑的，一看到就喜歡，那也是好色呦！看到一個畫面，有些人說愛美啊什麼，你愛看花，都是色呦！這個是有形的色。「哎，這個人好看！」她好看在哪裏？「三圍好看、這個人頭髮好看，」都是色喲！

所以你看佛經第一下，佛故意拿話問他，你爲什麼發心？現在阿難講，不錯，他原來動機是好色來的。他看哥哥修成功了，三十二相好那麼莊嚴，換句話說，我就是喜歡你嘛！我纔出家嘛！耍賴的就是這個話！這是喜歡，就是眼睛看到了喜歡。他說我看到你三十二種特別的相好，就是專門了。

「勝妙殊絕」，非常殊勝的。我們普通佛學把這四個字中的第三個拿到上面，叫「殊勝」。「勝」是超過了一切人，超過了一切人叫做「勝」，換句話就是勝利了。妙極了、好看極了！殊，特別；絕，沒有人做得到，別人做不到；就是我們現在青年人講話：「絕了！真絕了！」他就是講，「哥哥你漂亮得絕了！」就是這個話，「勝妙殊絕。」那麼怎麼樣好法呢？

他說你看，你的身體、形體四肢、整個的肉體皮膚「映徹」，放光的；像個玻璃一樣、玉做的人一樣，粉嫩、雪白。當然釋迦牟尼佛不是粉嫩雪白，紅得發紫、紫得發亮。因爲他是棕色人種又帶一種黃色的味道，特別好看。印度人種膚色很多的，這一種膚色我們在香港就看到了，有時候黃種人、所謂蒙古人種（我們的人種外國人叫蒙古人種、黃種人種），又帶一種棕色人種，特別漂亮，比白種人還漂亮！尤其修道、得道了，「形體映徹」，好像發亮光一樣。「猶如琉璃」，玻璃體。所以中國道家呢，我們中國道家講神仙、道修成功了四個字：「面如冠玉」。那個臉色看起來像一塊玉一樣，很潤，又光滑的。因爲得道了「面如冠玉」。冠就是我們以前頭上戴帽子，這個額頭這裏都放一塊很好的玉。所以你看道家的傳記上形容那些神仙修成了：色如冠玉。就是這樣，很乾淨。

所以這裏講到佛啊，阿難也是這樣。他說，因爲我看了你這個身體啊，變了；成佛以後變成那麼漂亮！放光、內外放光。「常自思惟」，我常常自己心裏想，「此相非是欲愛所生。」關鍵來了！絕不是普通男女關係生出來的肉體、普通的人肉體做不到。普通男女，我們這個生命就是男人女人父母愛（這個世間的愛）、慾念生出來的。他是講理由了，這個話講得很坦白。他說，我想一個人把身體修成功、轉變了，轉變了不是普通的肉體的身體了。

「何以故？」什麼理由？「欲氣粗濁」，男女之間的性慾的關係，兩性的交媾所發出來的精蟲卵髒、這個欲，欲就是精蟲卵髒這種「物」，不是氣喲！推動精蟲卵髒排泄，這個生命發動的，這是氣。那麼現在在西方醫學上對於氣啊，只還在講，還不敢承認，可是現在只好用中文名稱講氣，氣是個什麼東西？不是呼吸之氣，是一種生命能，它說欲界起愛慾之念，動的這一些欲氣啊，是粗糙的，是混濁的。「腥臊交媾」，交媾就是男女交媾這個話，性行爲謂之交媾，是有氣味的，難聞的氣味，腥味，臊味。「膿血雜亂」，不管你怎麼樣推崇，怎麼樣了不起，他總是身體上膿啊，血，排泄物排泄出來，他說我們這個普通人的生命，從父母的精蟲卵髒髮泄，形成胎兒，形成胎胞，配上我們的靈魂精神、神識，才生出來這個身體，這個身體沒有那麼漂亮，是一堆肉，普通的肉，膿血啊，肉啊，細胞啊，這一些東西湊攏來的。你把皮一剝開了很難看，又流血啊，裏頭很多的電纜，神經，一條一條的電纜，每個細胞這樣吊起來，並不漂亮，當然我們又洗了臉，又擦了一點東西，頭髮梳一梳，穿件衣服，滿像人樣的，實際上人脫了什麼都不象樣，就是這麼樣一個東西。

普通人這個生命，這個問題來了，假使從精蟲構成普通這個身體，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身體，不能發生勝淨，不能絕對的，勝。妙，那麼神妙，那麼光明。「紫金光聚」，紫金光聚是形容釋迦牟尼佛身體紫色的、棕色的人種，發亮的，那很好看！古銅色，不過比古銅色淡得多了，太古銅色了又近於一種黑色的人種了，還不是的。所以「紫金」，發紅，棕色人種，又帶一點點黑，又有黃種人的味道，發光，很好看。

他說，就因爲你的身體，這個身體這裏講得很明白，換句話說假設阿難土一點的話，耍賴一點：大哥啊！我認爲你這個身體現在這個氣質、成佛的這個樣子，整個的氣脈都變化了、脫胎換骨了，這個不是凡夫、普通一般人父母所生這個身體做得到的。就是因爲我看了你這個色相莊嚴，我就跑來跟你學佛出家了。這個動機多高尚啊！其實還是好色，還是好色來的，好這個昇華、清淨之色。不管你好哪一種色，好色是一樣。

他說：「是以渴仰」，所以我在宮廷也不想住了，來跟你出家。渴，口乾了想喝茶，茶要拿來喝叫「渴」；仰，仰望的，對上面的尊敬。口乾了希望茶喝，趕快跑來。「從佛剃落」，因此我來跟你學，剃了頭，做你（佛）的弟子，跟你來當和尚。他說我是這樣來的。

你看啊，注意這個經典，阿難跑去化緣，碰到摩登伽女，阿難化緣眼睛還不敢抬起來看人家哦！就在門口託鉢。其實不是阿難貪好色哦，這個是摩登伽女，所以你們年青人現在講倒追的，摩登伽女倒追的，看到阿難的漂亮倒追的，所以沒有辦法。因爲比丘化緣站在門口，眼睛只看前面五步，頭不抬，也沒有看人啦！所以摩登伽女沒有辦法了，所有的功夫用完了，跑來找媽媽：你趕快給我念個咒，把他迷糊住，才把他迷進來的。這一件事。

那麼現在呢，佛把他救出來了，佛就問他。他一見到佛，大哭一場：對不起啊！我一點定力都沒有啊！出了問題了。佛也沒有責備他這個事情。這個時候呢摩登伽女也跟來了，馬上也要剃頭出家當尼姑了，一起得度了的。不過佛沒有問他，就問：我問你當時爲什麼出家？

他說，因爲我看到你這個色相莊嚴，我想這個色相、人會變成這樣莊嚴啊，不是普通的肉體，必須要經過修持做到。就是這個動機嘛！所以我看了這個色相，我跟你出家。就是這件事，這個答案就很簡單，給這個文字一寫啊，很美了！

那麼這個問題來了，現在佛先抓住他的證據，一點一點問案。佛聽了阿難的答話，我們翻過第九頁的原文：【佛言善哉！】我們看，諸位青年同學你看中文文字的寫法，佛要講話、對阿難的問答，怎麼樣寫法呢？「佛告阿難」，佛就告訴他，同他講話，這個文字就表示要講話。這個時候呢？「佛言善哉！」不是告訴他。佛聽了阿難的答話，佛自己講：「善哉！」——「好！好！」就是這個話。那麼阿難答覆了嘛，什麼原因。佛說「善哉！」「善哉」怎麼講？就是白話「好的！好的！」「你講了，好！好！」這叫「善哉」。

【阿難】佛又叫他了，【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我們暫時切斷到這裏。佛聽了阿難的答覆以後，這個現場的情形，那麼我們如果表演的話，做個導演，佛坐在這裏：「好！好！」這時候他又接下來說話了，「阿難！」他說你們啊！「汝等」就是「你們」。他說，你們既然跟我學了，應該要了解一切衆生，不止人哦！衆生包括很多哦！我們人是衆生之一，不要忘記了，看到佛經衆生這個名稱，把其它的動物叫做衆生，把自己好像當成另外一種。我們就是衆生之一。衆生就是凡是有生命的東西、一切的生命。所以佛法講平等，是衆生平等；不止人類的平等。不但要愛人，要愛一切物哦！所以到中國來，跟中國文化一配合，結合了，中國文化的「親親、仁民、愛物」，愛物就是愛一切衆生，平等、一樣的。不過儒家同佛家的表達的層次不同，先由個人自我慢慢擴大來的，「親親」，親我親而及人之親、老我老而及人之老。「仁民」就是愛社會，擴大起來，愛世界。第三步到達「愛物」，等於佛說的愛一切衆生，衆生平等。

所以佛告訴阿難說，你們都應當知道，一切衆生，這個生命從哪裏來？就提出這個問題。「從無始來」，我們注意這個無始，佛學講「無始」，特別注意！這一節只好耽誤一點時間。世界上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哲學追求一個東西，到現在還沒有答案哦！你不要看人類東方西方文化思想吹的那個樣子，爬到太空去了，你爬到「空太」去了也沒有用！東西方的人類基本答案到現在都沒有找到哦！所以科學家拼命向太空走也在找這個答案，還在找。原來宗教家在找；宗教找出答案，哲學家認爲不滿意，在找；哲學家找了半天，科學家說：你兩方面找的都不對！要拿得到東西。

宗教、哲學、科學這三部曲到現在，我經常說，人類文化吹了半天，最切身的問題沒有答案，「人從哪裏來？」答不出來。先有雞啊先有蛋？先有月亮還是先有太陽？宗教家說人從哪裏來？上帝造的。上帝哪裏來？不要問，不準懷疑！信就得救。宗教就是這樣，門口掛一個招牌，「到此止步，謝絕參觀！」裏頭不要去了。

哲學家說：是啊，我信啊！就算是神造的也好、上帝造的也好，這個上帝又是誰造呢？上帝有沒有媽媽呢？上帝有媽媽的話，上帝的媽媽又是哪一個外婆造的呀？一路追下去，不得了啊！所以宗教說：「到此止步，信就得救！」哲學家說可以，你把門縫打開一點給我看一看，裏頭有個影子我就信。宗教家說：不行！你這樣不夠恭敬！不信不得救！哲學家說：那我不信，我自己去研究。

所以研究了半天，哲學有本體論，說這個人類不是神造的、不是上帝造的，人是水變的。有些另外一個唯物學家說：不是不是！人是四大地水火風變的。中國人說，人啊，開始一個雞蛋一樣，盤古老王一刀一砍，開天闢地出來。「那個盤古老王又是哪裏變出來的啊？」這就很麻煩！

所以說，宇宙有一萬年了，一萬年以前那個宇宙是什麼呢？這個時間的追究。這個問題是永遠無窮盡的。哲學就叫做探討本體論，追求那個「形而上」。我們都是有形的萬物，有形以上的最初最初的那個生命哪裏來的？那個本體在哪裏？哲學家不給你叫主宰，也不給你叫神，叫做本體。科學家呢不叫本體、也不叫神，叫做「能」，那個能——能夠變的是哪裏來的？哲學家找了半天，說那個本體啊，不是物的——不是東西；也不是精神。有些說東西啊，物跟精神兩個一元的，所謂二元論。有些說是一元、二元、多元，反正一塌糊塗，學哲學啊，把人學瘋了的！學宗教把人學迷了、學瘋了，學哲學是把人學瘋了，學科學把人學狂了，都一樣啊！反正啊，世界上的學問都在自欺欺人了。

那麼，搞了半天那個本體論，科學家說：「老兄啊！你怎麼曉得這個人類來源是這樣來的呢？」我的智慧發現啊！「智慧是你腦子裏想出來的啊！你的思想對不對啊？不對！先要研究研究你的思想有沒有問題；考慮你這個思想看。先研究這個工具對了，你找的東西對。」所以哲學裏頭產生一個知識論，叫「認識論」，你的思想對不對？你那個工具對不對？這個裏頭就產生邏輯了——你的思想推理準確不準確？邏輯是這樣來的。先解決了這個問題，才曉得你這個工具對了，你找的那個本體再對不對呢？搞了半天，哲學就有這個認識論。

認識論搞了半天，科學家跑出來了：搞了半天這個不對！這個不對！你統統用自己思想來的，世界上這個東西怎麼樣來源要摸得到啊！科學家跑到宗教那裏說：你把上帝天堂打開，你讓我進去看一看；只要我看到了有個上帝啊，我死都不找哲學家了，科學家我就信了！宗教家又把門關起來，不準看。哲學家說，哎呀你這個人啊不要亂摸啦！我說的差不多。科學家說你們兩家靠不住，等我、看我的！所以到現在弄個球啊到太空去摸，究竟有沒有？現在找了半天啊，原來太陽也不是上帝造的，月亮也不是上帝造的，問題大了！可是現在找出答案沒有？找不出。醫學講了半天，人從哪裏來的？最初第一個人是男的呀、是女的呀？達爾文說，猴子變的、從細菌變的；我說達爾文你的祖父是猴子變的，我的祖父是人變的！這個都在亂講。

佛學對於這些問題高明得很。宇宙哪一天開始？我們中國人有沒有哲學啊？中國人有，哲學不成專家。中國人哲學都在詩裏。所以唐人的詩《春江花月夜》上面有兩句名詩：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比西方人問的「先有雞呀先有蛋？」高明得多了！

這個世界上誰第一個人先看到月亮？這個世界上哪一個時間天上月亮出現呢？你看，中國人的哲學、宗教就在文學裏頭、詩裏頭，兩句話，把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的問題都放進去了。

「江上何人（哪一個人）初見月（剛剛開始看到月亮的是誰？第一個人是誰？）；江月（天上、江上這個月亮）何年（什麼時間）初照人（開始出來的）？」這些問題叫哲學問題、宗教問題。

我們注意喲！佛經裏頭追不追問？不追問這個問題還叫做學佛啊！學佛追問就是這個問題。「生從哪裏來？」尤其是禪宗參禪、參話頭，就參這個問題。這叫話頭，「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這就是話頭，話頭就是問題。所以禪宗叫參話頭，就是參這個問題：「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

還有一個問題（話頭），有一個祖師改了：「父母未生以前，主人公何在？」爸爸媽媽沒有生我以前，我在哪裏？就是這個。還有我們這裏最近老古出版一本禪宗最有名的書，《高峯妙禪師的語錄》，最有名的。當年我們在大陸學禪，第一個先看這一本，很有名的，高峯妙怎麼樣參禪。高峯妙禪師問人的問題，參禪話頭也不是兩個，看你一進來要學佛，向他一合掌，「老師！師父！」叫一聲就捱罵，他就問你了：誰叫你拖這個死屍來的？

我們這個肉體是個屍體啊！誰叫你拖來的啊？這個能夠使身體運動、能夠思想、能夠造業、能夠說話，這是誰啊？什麼東西呀？「誰叫你拖這個死屍來？」這就是話頭。所以學佛基本是解決這個生命問題。

好，我們瞭解了佛法就是爲了解決這些問題，這才叫學佛。不是說：「阿彌陀佛啊！我吃了三天素了，我念了一百萬聲佛了，我幾時往生極樂世界？」你也不是買股票，這不是學佛啊，這是投資啊！這是功利主義啊！好像我學了好久佛了，吃了好幾天素了，菩薩應該保佑我發財了，那不是佛法。真正佛法不是這一回事。——追究生命的根本。

那麼佛經呢，佛經裏頭對於這個生命根本啊，佛的教授法，這些問題在置答之列；不答覆你，要你自己找答案。你找到了答案，來找佛、找善知識、找明師印證，你說：我找到了答案了，這樣，對不對？那佛給你說：「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你的答案對了！你把生死問題解決了。這就是佛的教育法，就同現在的教育法，啓發性的，不做注入性；一切宗教啊什麼，教育是注入性的，硬把你灌進來，你要信！

佛法不叫你信，叫你懷疑，你要自己找出生命的答案來，他再給你印證，所以禪宗也叫「印證」。所以只要佛經上這些問題，他不給你灌入，不給你填鴨子一樣填進來的。他處處在啓發你，所以他不作答案，佛的教育法裏頭這個東西叫做「置答」。置答就是放在那裏，不是不答，中國文字「置答」完全寫成「不答」也不對了。「置答」就是：「這個問題，嗯！你這個是問題，先擺在這裏啊！你再去研究。」我沒有答覆你，可是我沒有拒絕答覆你；我也沒有否定你、沒有肯定你。你再去研究，再來。這樣叫「置答」，佛的教育法。

那麼「置答」中間就有「無始」這個問題。這個世界、宇宙是哪一天開始？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永遠解不了答案的。你說是幾千萬億年前，他說：是幾千萬億年？不要籠統！你說十二千萬億年；好！十二千萬億年的前一天還有沒有世界？你說有，那就不能講十二千萬億年了，要講十二千萬億零一年，科學就是這個道理。究竟哪一天開始呢？好了，佛把你切斷了：無始以來。就是這個「無始」。

他說宇宙這個生命，時間與空間是個圓圈，所以圓圈叫做輪迴。等於中國文化一個太極圖、一個圓圈。一個圓圈你說哪個地方是起點呢？哪個地方是終點呢？隨便哪裏都是起點，隨便哪裏就是終點；起點就在終點當中，終點就在起點裏面。無始也無終。這個空間與時間是相對的。不等愛因斯坦講相對論，佛早說了！這個宇宙，時、空兩個是相對的，它是無始、也無終。

所以這個問題你不要，暫時置答，等到你明心見性以後，你找到了生命的本體，你自己就懂了。佛沒有告訴你什麼。所以你懂了這個經典，你看，佛並沒有告訴你什麼。佛是一個大教育家，只是啓發人類的智慧：你就是佛！你的智慧自己會找出答案來。他沒有告訴你什麼，他不叫你信他，要我們相信自己生命的本來。現在爲了解釋「無始」這個名詞說到這裏。

所以佛告訴阿難，「汝等應知」，你們應當知道，「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無始之始，從生命開始以來；「生死相續」，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連續不斷。那麼別的佛經八個字連起來，「生死相續，如旋火輪。」怎麼叫旋火輪呢？譬如說點一支香，把它轉得很快，我們眼睛裏頭看到這個光圈，實際上就是那麼一點火光。因爲轉得太快了，看起來是個光圈。大的快轉是大光圈，小快就是小光圈，實際上只是一點火。所以這個生死死生，就是這一點東西，相續、連續在轉。「如旋火輪」，等於這一點火把它旋轉起來，像一個輪圈一樣、這個圈圈一樣，叫做輪迴。你看這個古文，「這一點火，把它轉得很快的速度轉起來，像一個很漂亮的圈圈一樣。」就是白話，好幾個字了。古文呢？「如旋火輪」，旋轉的這個火圈子。實際上就是這一點生命，要找到。把自己生命這一點根本找到了，才叫學佛。

他說，我們這個生死中間相續輪迴，「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爲什麼我們有生死？被生死的現狀困住了，所以我們生來會老，一個人生來一定會生病、會老了，老了一定會死了。爲什麼呢？我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生命，沒有辦法永遠叫它停留住，所以佛學叫做無常。無常的意思：不能永恆的、不能永遠把握、不能永遠停留住。它要變掉，生來一定變大了，嬰兒變大孩，大孩子變童年，童年變壯年，壯年了變老年，老年了變死亡，死亡了變泥巴。這個生命爲什麼那麼沒有道理呢？既然生了，何必死呢？乾脆死了不要生，也免得麻煩嘛！人在這個中間是誰在做主呢？學佛是找這個東西。

他說爲什麼人不能了了生死呢？統統「皆由不知常住真心」。自己有個永恆存在的這個東西，哲學家叫本體，宗教家叫他是上帝、叫他是神、叫他是道、叫他是如來。那麼我們推開了一切，你叫他是「哈不楞登」也可以。那麼，佛在《楞嚴經》提出一個名詞，叫「常住真心」，那麼有人、有些法師們反對，說《楞嚴經》是外道，因爲「常住真心」這個話是外道講的；此心不常住，一切無常，緣起性空，哪裏會常住呢？他不知道佛在說《楞嚴經》這也是形容啊！這就是說，我們除了這個生死、死生以外，有一個能夠生、能夠死那一個「能」，那個東西是不生不死、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那它起作用的時候是緣起，它的本體是不可見、不可知，性空的。因爲性空，所以能夠緣起；因爲緣起，所以能夠性空。那麼在《楞嚴經》換一個名稱，叫做「常住真心」。並不是說真有個東西，只是個名詞。所以，在《楞嚴經》裏同別的經典不同，這個名稱它用到人生階段來用了。就是你找的「心」，我們所以有禪宗明心見性；不是心臟這個心，也不是腦神經這個心；這個心是全體的心，宇宙萬有先有雞啊、先有蛋？這個心。這個心是個代號，千萬記住啊！聽到《楞嚴經》講明心見性，就在心臟裏頭找了、就在腦子裏頭想，你全錯了！所以它加了一個名號叫做「常住真心」。這個是永恆不變的。他說衆生所以受生死的拖累，因爲自己找不到這個真心。

這個心呢？「性淨明體」，佛又說，它這個本性、自性這個性能，我們現在能夠思想、能夠講話，活着能夠活着講話、思想，死了能夠死去、死的作用，這個就是我們心的作用。他說這個心、它的自性，乾淨的、不垢不淨。《心經》上說「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它不受染污的，染不上去。性淨光明，永遠是光明，沒的黑暗；它本身就是淨土——性淨；永遠是光明的；它就是一切生命一切衆生本來生命的本體，「性淨明體」。

他告訴阿難，他說我們爲什麼在生死中？先問他你爲什麼出家？他好色出家。佛沒有批評他講得對不對，「善哉！」你答得好！佛說阿難，我告訴你啊！另一個問題，好像同上面問的不相干，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爲什麼在生生死死裏頭，這個生命在顛倒滾來滾去呢？因爲大家認不到自己的心性是什麼東西。「用諸妄想」，所以大家認不到自己本心、本性，都拿現在腦子能夠思想、心裏能夠思想，認爲這個就是心——錯了！

我們現在能夠想的，能夠知覺、能夠感覺的，這個在佛學的名詞叫「妄想」，不是真心。這個能夠思想、能夠知覺、能夠感覺的，是我們的本心的一個投影、影子，不是真實的。是我們的投影，不是真實的；不是真心，是心的一個影子。所以呀，佛學叫它妄想，妄者就是虛妄不實。妄想這個妄就是虛的、假的，你看，現在我也是妄想在講話，講過了就沒有了，留不住的；諸位在聽、在思想，也在妄想在聽、在思想；想過了就沒有了，所以它是虛妄不實、不實在的。

你那個能夠思想、能夠聽的那個沒有動哦！要找那個東西去呦！佛說，一切衆生所以生死死生，不能跳出三界外，在輪迴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自己心性的本體，佛都形容了，它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可是呢，我們自己找不到。結果找不到，我們只把自己的妄想、生命的投影——這個妄想，拿來當成（現在我也在思想）這就是「我」。乃至西洋的大哲學家迪卡爾講：我思則我存（我思故我在），因爲我有思想，所以我就存在。思想就是我嗎？那這個話值得研究。不過迪卡爾的原文，我們順便提到，他原文變這一句話，中文翻譯是「我思則我存」，如果照中文這個字面意思，迪卡爾這一個哲學家沒有了不起！他在妄想中打滾。但是他的原文進一步，比這個高明一點，沒有達到大悟的境界。可是他講的「我思」，那個是很深一層的東西，那麼你們研究唯識就知道，這個慢慢講。

所以普通人都認爲我現在活着能夠思想的，這個纔是我的「心」，一旦到了太平間邊緣了，到了加護病房，「哎喲我要死了！我不曉得……什麼都不知道……」想不起來，以爲自己要死了。其實那個是現象哦！你知道自己要死那個東西沒有死哦！可是大家不知道。所以找不到。

所以佛說【此想不真。】我們認爲現在能夠知覺、感覺，這個就是自己的本性，這是大錯而特錯！這個不是真實的東西。【故有輪轉。】因爲一切衆生認不到自己本心、本性，都拿現在的思想、這個心認爲是真心，所以永遠在輪迴裏頭。

諸位同學聽了這個話我們要出一身冷汗！我們現在天天講學佛，你們拿什麼心來學的啊？我念佛啊！我拜佛啊！我有多少功德啦！還有些老太太，唸了佛、唸了一卷往生咒，還拿紅筆點一點，算投了資本一樣，哎喲！這一下我講了咒了，死了以後我這一條路走得通了。——都是妄想中！

通通用妄想心來學佛的正法，所以我常常說，很嚴重哦！你們覺得自己在學佛啊，以善因而得惡果！結果啊，以有所得心求一個無所得的果，那不是背道而馳嗎？嘴裏都曉得講：「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可是呢，到了廟子，專門惹塵埃！香灰都要抓一把，還不惹塵埃啊？！學了佛，我有多少功德了——都是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啊！佛說的哦，這話不是我說的哦，千萬不要搞錯了，我當然沒有這樣高明啊！現在佛告訴大家：你這個妄想不是真實的啊！所以錯認了妄想以爲真的，所以有輪迴生死。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他告訴阿難，他說你現在出了事的，「欲研無上菩提」，你想研究討論至高無上菩提（菩提者覺悟也、正覺，菩提是梵文，翻譯成中文是正覺。什麼是正覺？大徹大悟），找這個生命本來、這個大徹大悟。他說你現在這一回碰了釘子了吧？你現在想研究至高無上這個佛法、菩提，想大徹大悟，「真發明性」，你現在才曉得真正要想發明、明心見性，找到生命的本來。你如果這樣的話，「應當直心，酬我所問」，你應該直心，《維摩經》上說學佛的人「直心是道場」，不要歪曲、不要掩飾、不要作假。他說，我要問你的問題，你老老實實地答覆我。佛還沒有開始問，接下來警告了。阿難還跪在那裏，膝蓋頭蠻痛的哦！我們已經講了兩個禮拜了，他大概還跪在那裏。他說你要老老實實地直心答我的話。

【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他又吩咐，他首先說注意這個問題喲！現在佛要說法以前跟阿難兩個問案子，開始問答。法官在上面問案子，等於先告訴這個犯人：你要講誠實的話哦，不要說假話哦！老實告訴我！佛也是這個態度，他說你要直心。不過他又提出來「直心」這個答案，他說，「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十方就是四方加上東南西北四個角、上下，這樣就是十方。就是一切空間裏頭，不只我們這個世界有佛，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東方琉璃光世界有藥師佛，北方有不空如來，南方有寶生如來，到處上下都有佛耶！上方是上方佛，樓下是樓下佛，地下室下面還有佛，佛的下面還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還有佛。你不要看不起下方哦，下方的佛跟上方的佛都一樣的偉大。

他說，「十方如來」過去現在一切佛有一條共同的道路，共同成佛之路。這一條路都是要跳出生死，你要找到「生從哪裏來，死向哪裏去」，媽媽沒有生我以前我在哪裏？究竟有沒有我？唯物學家是不承認的哦！哪裏有個靈魂啊？人死了，死了同泥巴一樣燒了就是，沒有了，那是唯物哲學。唯心哲學不是的，人死了也有個東西的。共產主義是相信唯物哲學的，所以共產主義像我們是第一號敵人哦！講唯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號的敵人，那絕對唯物，唯物思想是絕對錯誤的！那當然辯論起來很多了。所以你要曉得，我們是承認這個生命有前生、現在、未來，它永恆在輪轉的。唯物思想認爲沒有，他說人生來是爸爸媽媽、男人女人兩個高興，把我生出來，沒有什麼值得感恩的；死了就是一坨東西，燒了就是；燒了還有剩餘價值，可以作肥料，這是唯物思想，共產黨就是走這個哲學。此所謂共產黨的唯物哲學，就走個路子。

我們這個唯心道理，實際上物、一切物質都是唯心所造的，這個是唯物哲學不懂了，他搞不通了。所以恩格斯啊、馬克思啊他們搞不通了，心怎麼樣能造出物來呢？《楞嚴經》後半部討論，就是說明心怎麼樣能夠造出物質世界來。這個問題在《楞嚴經》討論得很嚴重哦！

那麼他現在說，你要想成佛，十方諸佛有一條共同的道路，就要跳出了生死。要跳出生死，學佛的第一步，這個叫修行了，修行自己，直心是道場，直心就是道。這一句話很妙！世界上你要問一個人：「你的心是歪的！」他絕不承認。「你的心好彎曲呦！」他也不承認。每一個人說：我這個人啊，直話直說。真的啊？我們心臟本來就歪的！都歪在這一邊，沒有哪一個人心臟不歪的。不過，過去我有個朋友，認識、一面之交，他告訴我他的心臟長在中間的，不過我沒有看見。可是我們心臟都偏一邊的。這是有形的心臟。

所以心啊，「心言直故」。注意這句話，講話同心、思想，說得到的就是做得到的，做得到的才能去說，做不到的話不說。說空話：你有困難你儘管來找我啊！你真的困難找我，我不在家哦。那就靠不住啦！等於我以前有個朋友說是出了事情，他後來告訴我，坐了幾年牢。我說你坐牢啦？他說對呦！我說你坐在牢裏有什麼成績呀？有一首詩告訴你，我的成績向你報告。我說什麼詩啊？他過去的朋友很多，他自己講個笑話給你們岔過來講嚴重的。他說，我坐牢以後啊，別的哲學不懂，人生哲學懂了。他說我有四句詩，什麼四句詩啊？

「世態人情薄似紗」，這個世態人情薄啊，薄得像紗一樣。他的詩特別，叫「吊腳詩」，下面自己加註解：「——真不差！」就是自己問、自己答案：「真不差！」

「自己跌倒自己爬」，他的吊腳詩是：「——不靠拉！」不要靠人家拉你一把的。

「交了許多好朋友」，平常交了許多好朋友；下面吊一句：「——菸酒茶！」平常交朋友的時候——煙、酒、茶。

「一旦有事去找他」，自己出了事去找朋友；「——不在家！」他說這就是我坐牢畢業了得的結論。「交了許多好朋友」，平常都是好朋友，「——菸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這就是世態人情。

那麼我們把笑話也講完了，這就是說明什麼？人要做到「心言直故」，說得到的做得到，做不到的不要說。寧肯做到了不說，那叫還差不多。光吹牛，沒有用！換句話說，「心言直故」，我們大家學佛學道，「未得言得」，沒有得道以爲自己得到道了；「未證言證」，就是大妄語。你真的明心見性了嗎？真正明心見性了的人，自己不承認明心見性了。那有什麼承認的啊？明心見性有什麼稀奇啊？得道成佛也是普通嘛，很平凡，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嘛。不要傲慢，不要什麼，這就是「心言直故」，佛吩咐阿難。

【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他說你要曉得，「直道而行」，佛在這裏就吩咐我們修行一個路子哦，中文四個字「直道而行」，不要歪曲。這個道理很多了，你想盡辦法去修行，學了一切方法都是歪曲的。教你走的是直接明心見性之路。一切什麼方法都是假的，都是歪曲。他所以吩咐啊，你能夠「心言直故」，直道而行，直接找明心見性之路，「如是」這個樣子去修，「乃至終始地位」，開始修行以及到後來最後的證果，乃至在修行的中間，永遠沒有委曲相、沒有歪曲的。換一句話，學佛第一步要發心正，要目標認得清楚，學佛法是學什麼東西？不是說你傳我一個「楞嚴咒」啊！還有「楞扁咒」咧！楞嚴？！

「楞嚴咒」經上就有啊，你學了就成佛啦？你還是阿難啊？你倒不是阿難，你會念「楞嚴咒」，變成是阿難的兄弟——困難，越修越困難！佛法不在咒語上，要求直接了生死，明心見性，佛在這裏這個祕密就告訴你了。你要把目標認清楚；認不清楚，你走的路永遠是委曲相，歪曲事實。

「阿難」，佛又叫他名字；【阿難，我今問汝】，現在他開始正式問話，又來問他，【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爲愛樂？】

你看這一部佛經，文字之翻得好，那個節目之排得好！我們注意啊，第一次阿難跪着哭，佛：回來啦？「哥哥啊！……」又臉都紅了，脖子耳朵也紅了，眼淚也……佛也沒有叫他「你不要哭啊！」那麼婆婆媽媽不來，就問他：我問你，你我是兄弟（他沒有說他犯了罪，什麼都不管），你當初爲什麼出家的？他說我當時因爲看到你這個相貌、色相變得這樣莊嚴，因此出家。這個電視臺上節目、電影節目問答，佛一聽，微笑一下（我加上的，微笑一下）：「好！好！」點點頭，「好！」他說我要告訴你喲！你們都應該知道，一切衆生爲什麼生生死死呢？生死的根本啊，就是大家找不到生命的本來，不能找到明心見性，所以都在輪迴中生死。

他沒有答覆他前面的話哦！他說，看你這個可憐相，你現在才曉得嚴重了哈？要想研究大徹大悟、明心見性（此性同那性什麼相關啊？佛一句話都不提。有關聯的，就是王陽明的詩：「道是無關卻有關。」佛經裏頭沒有提到關聯），可是你現在要想明心見性，你要老老實實直接答我的話。我告訴你，過去現在一切想成佛，只有一條路，直心，直！直！不要歪曲！能夠直心一直求到明心見性之路呢，從開始修行一直到成佛，不會走歪路的。你要注意呦！我現在開始問你話嘍！

好！你剛纔講當時看到我（如來）成了佛，三十二種相好，看到我這樣放光，臉上、身體那麼……你纔來出家，好色。我問你，你這個好色。佛沒有罵他好色對不對，好色不是罪過啊！好色有什麼罪過呢？人人都好色，犯與不犯是你的罪過了。所以說，我們中國人有兩句話嘛：「萬惡淫爲首」，淫慾之念，我們中國文化講萬惡、一切罪惡，這個男女性的關係纔是最嚴重的，《楞嚴經》也是，「萬惡淫爲首」；「問跡不問心」，「跡」就是形態、這個行爲，就問你有沒有做了這個行爲，不問你說腦子、心裏有沒有想；「問心世上無完人」，男女之間你如果問心，說某人看到某人漂亮，當時動了一下心沒有？這個不要問了。誰的腦子想一想，這個事有嘛！你說要問這個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對的。所以上聯呢，「百善孝爲先」，一切要孝、孝順父母；「原心不原跡」，只問這個孩子心對父母孝不孝，不問說他給爸爸媽媽多少錢哪、是不是天天買什麼高麗蔘給他喫啊；「原跡貧家無孝子」，如果說一定要有表現，那窮人家裏就沒有孝子。那個窮人：我心裏想對父母好，可是我沒有錢哪！可是心孝了就孝了嘛，就是孝子了；所以「原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爲首」呢？那是「問跡不問心」，他做出這個事情沒有？「問心世上無完人」。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呀，他說你當時雖然好色，佛沒有說你好色對不對啊！這有什麼關係呀？愛漂亮，說愛美之心是人之天性嘛，哪個人不愛好看的啊？你買布也喜歡找一塊好看的，也是好色嘛！這個佛不問。只問兩點，你注意呦：「將何所見？誰爲愛樂？」你拿什麼看見漂亮的？第一個問題：你用什麼東西看見漂亮？「將」就是白話文「把」，「何」你把什麼來看到這個漂亮的？

「誰爲愛樂？」你看到了漂亮、你喜歡，對於好看的那麼喜歡、那麼愛，那麼舒服、快感，這是誰呢？這個中間是誰啊？你看到了：哎！這個東西好！好是什麼東西看到好？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你看到了好，誰——這個中間是什麼使你那麼愛、那麼喜歡呢？這兩個問題。

我們剛纔講犯戒不犯戒，哎，請問你守戒是什麼東西在守？使你犯戒的前面兩個傢伙是什麼東西？你說看到色相你動心了，這是什麼東西？它怎麼帶領你犯罪的？這個是什麼東西？這就是戒的問題了；也就是定的問題、慧的問題；也就是了生死根本問題。

【阿難白佛言。】佛開始問了，阿難答覆了，「世尊啊！」世尊是尊稱，拿我們現在來表演就是：「老師啊！」

【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阿難當時跪在下面，膝蓋頭又痛，又不好意思、又在哭，沒有笑。我想阿難是很規矩的，像我們這些調皮鬼呀，佛這麼一問啊一定笑了，說：你老人家這個還不懂啊？阿難沒有這樣。（他說：）世尊啊，「如是愛樂」，像我們看到東西喜歡、愛它、高興它，當然眼睛看見嘛！心裏想嘛！這不是很簡單？所以假設我們妄作聰明，一定笑了：「呵呵，佛啊！老師啊！你老人家這個還要問我？誰都知道眼睛看見、心裏想嘛。」就是那麼簡單的話。阿難也講，「如是愛樂，用我心目。」

你們大家聽了注意呦！所以你念佛啊、打坐啊、用功夫，就在這個問題上要研究了，這就是話頭。你把眼睛來拿掉來看看？《心經》上告訴我們「無眼耳鼻舌身意」，假設沒有眼睛的時候你還看不看得見呢？你愛不愛？你說我摸到還是喜歡啊！哈，那問題大了！那不摸的時候又怎麼樣呢？一樣一樣追下去，這就是學佛、明心見性。你說我想到他，「叫我如何不想他！」那一想，咦？誰在想啊？誰叫我如何不想他呢？這是哪裏來的呢？就是找這個問題。所以阿難答覆的，他說我眼睛看見的，心裏愛好；「由目觀見如來勝相」，眼睛看到你漂亮；「心生愛樂」，我心裏喜歡；「故我發心，願捨生死。」所以我發心來出家，想跳出生死。你看，阿難這個話該不該打嘴巴啊？你既然想跳出生死，原來還那麼好色！所以他出去化緣一定出了毛病啊！對不對？

他說我眼睛看到的，看到你漂亮，心裏喜歡，因此我要來出家、跳出生死。既然跳出生死，就沒有什麼看見和心來愛樂了。所以這個話矛盾之至！不止阿難一個人哦，我們大家學佛、修道、出家都有這個矛盾啊！哦，你爲什麼來學佛啊？「我要了生死。」爲什麼了生死？「老師啊，我因爲身體不好啊！」你既然要了生死，你管身體好不好乾嘛呢？「不是嘛！老師啊，身體雖然四大是假的，總要借假修真啦！總有一套理由，這叫做自己亂搞，所以真正問題研究，你看《楞嚴經》，阿難答的同我們也一樣啦，所以難怪，我們說我們錯了沒有關係，阿難也是這樣。

好！現在阿難答話也答了，【佛告阿難】，佛聽了阿難的答話就說了：【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爲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爲咎，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所以《楞嚴經》佛跟阿難的問答，問案子啊，抽絲剝繭，比法官問案還厲害，佛是抓住一句一句頂，這個時候審問阿難，比《西廂記》那個考紅娘厲害多了，你們年輕大概沒有看過《西廂記》，也不曉得考紅考綠的，搞不清楚。

佛告訴阿難說，「如汝所說」,他說好！照你的答話，你講了老實話，「真所愛樂，因於心目」，一個人看到眼睛前面好看的，喜歡的，第一個眼睛出毛病，第二個心出毛病，思想出毛病，這兩個傢伙最討厭，我們一切犯罪都是它來的，我們造業就是它在造，換句話說我們學佛成佛也是靠它，先要找這個根。他說根據你所說的，好色，喜歡，這個世間愛樂，因爲心跟眼。

好了，他說我告訴你，「若不識知心目所在」，他說你曉不曉得你眼睛在哪裏啊？心在哪裏啊？一個人假使不曉得自己眼睛在什麼地方，心在什麼地方？其實這個眼睛文字上叫做「心目」，就是說能看的在哪裏？不是指這個眼球。眼睛是個照相機一樣的，後面有個東西、那個能看見的那個在哪裏？心目是相嘛，能夠思想那個在哪裏？如果講心在哪裏、眼睛在哪裏，眼睛在這裏。佛問他說，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自己眼睛能夠看的、心能夠想的那個能夠想的心、目在什麼地方，那麼你在修行，永遠沒有用！修行第一個先找到來這個工具。如果你自己不能夠明心見性，不能夠知道眼睛能看的在哪裏，不能夠知道自己能夠思想的根本在哪裏，永遠不會把妄想、煩惱、思想寧靜下去，「則不能得降伏塵勞」。塵勞就是煩惱，佛經另外認爲世界上一切的煩惱都是心外之塵、法外之塵、塵渣子，染污我們的。灰塵能夠使我們清白被它染污了，所以叫做「塵」。勞者，使我們很勞苦，起煩惱，當然使我們勞苦；所以合起來也叫塵勞煩惱。塵，又叫做這個世界就是紅塵，能夠染污我們。

看佛經要注意啊！佛說，如果一個學佛的人，你不能夠先認識眼睛能夠看的那個能夠看的東西在哪裏；能夠想的、思想的、能夠想的那個心在哪裏；這個你如果認不清楚，你學佛永遠不能降伏了塵勞煩惱。就是《金剛經》上說「如何降伏其心」，你妄想心就降伏不下去。

佛又說，「譬如國王」，譬如一個國家裏頭，「爲賊所侵」，發生了叛徒了。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下面有了叛徒、有了壞人，「發兵討除」，你當然要找警察啦，憲兵要去抓這個賊。「是兵要當知賊所在。」我們要去抓一個賊，你要曉得這個叛徒、壞人躲在什麼地方嘛。我們修行要找煩惱，想把妄心降下去，什麼叫妄心你要搞清楚啊！你光想我要把自己妄想、煩惱空了，很多人說，老師啊！我們打坐就是妄想空不了。哪個是妄想、哪個是真想，你搞清楚沒有？自己都搞不清楚哪個叫做妄想，有些不是妄想、有些是妄想，你都認不清楚，一味說叫妄想，你怎麼降？不能降伏塵勞。等於你自己要抓賊，賊在哪裏呀？你先要認識賊啊！如果你不知道賊在哪裏，你去抓賊、你想去修行，問大家：你要修行，修個什麼啊？「我修個阿彌陀佛」，那是阿彌陀佛耶！不是你啊！所以你修行幹什麼？「我在唸佛。」你在唸佛，不錯，我們就不答你的話了。不錯嘛！你在唸你的佛嘛！你心中念你的佛，等於我在唸媽媽，我在唸我的爸爸，那可以呀！應該嘛，你很孝順嘛！所以，你現在唸什麼？「我在唸佛啊！」不錯，好好去修。那我們一定告訴你：好好去唸。

可是誰能夠、你那個唸佛的是誰呢？「唸佛是誰呀？」那就完了！你說我心在唸，心在哪裏呀？所以你要找這個。

他說你現在曉得，在生死中使你輪迴流轉，「心目爲咎」，就是這個眼睛能夠看的、心裏能夠想的出了毛病。

他說，「我現在問你，」這一問要問一個禮拜嘍！「阿難，你的眼睛跟你的心在什麼地方？」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下個禮拜。剛纔有位同學寫問題還是信？我現在沒有時間，先放在這裏，下個禮拜再看。

# 楞嚴經講座 第五集

---楞嚴經講座

開始一個主題，在一般討論《楞嚴經》的習慣，叫做「七處徵心」，就是我們的心在哪裏？關於這個「七處徵心」這個問題：心在哪裏？這就是學佛基本的道理。

學佛基本有兩個偈語我們需要知道的，一個是出在《華嚴經》上，那麼一般佛教同我們大家學佛都在唸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華嚴經》上說：「若人慾了知」，一般人想了解「三世一切佛」，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佛之所以成佛是什麼成佛？「應觀法界性」，法界就是佛學的名稱，包括了所謂宇宙的觀念，宇宙萬有都在法界以內；「一切唯心造」。這是一個偈子，我們需要知道的。所以，學佛、修行、成佛，一切唯心。

第二，是中國佛法禪宗祖師們所說的話：「佛說一切法」，佛講的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指一切衆生有各種不同的心性；「我無一切心」，假使真達到無心之位；「何用一切法？」那麼一切法也皆空。所以，「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這都說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但是，有兩本經典比較明顯的，一本就是我們現在研究的《楞嚴經》；一本也是大乘經論，各個宗派都很注重它，尤其是學淨土宗的更注重它，就是《大乘起信論》。《大乘起信論》把心的解釋分成兩部分：真心、妄心。所謂修行成佛，就證到了自己的真心，就成就了。一切凡夫衆生沒有成佛，因爲都在妄心，沒有證到真心。這是《大乘起信論》大要的說法。所謂把心分成了真妄兩個路線，而說明去掉妄心、真心現前，這是真正的淨土。

第二是《楞嚴經》，我們上次提到「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上一次就是我們講過的，佛告訴阿難，一切凡夫衆生不能成佛，因爲都把妄想當成自心——錯了！要證到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就對了。

因爲這兩本經明顯地提出來有真心、妄心的差別，所以在一般研究真正佛學的提出來反對，說這兩本經也是假的，《楞嚴經》是假的，《大乘起信論》也是假的。因爲根據佛法的道理，沒有說另外有個真心永恆地存在。如果說認爲有個真心永恆存在的話，（是）外道之見；印度婆羅門教、其它很多的教義教理認爲另有身心的存在。真正的佛法只有「緣起性空」，一切萬法因緣所生起，所以叫做緣起，因緣生起；緣盡、緣散則空。空並不是有個東西，「空」沒有什麼真、妄。所以這個心沒有什麼叫常住；非斷、非常；緣起性空、性空緣起。那麼，一切法非斷、非常，沒有什麼斷了；所以我們沒有了，沒有並不是真的沒有；再說，又有了；再想，又有了。

但是說有一個永恆的存在嗎？也沒有個永恆。假使有個永恆存在，應該不變去。可是一切都要變去、無常，所以它是無常，沒有永恆。因爲沒有永恆，就同唯物思想一樣就斷滅了、沒有嗎？也不對！起用就有。所以說緣起性空，因緣生起萬法，自性本空。因爲性空緣起。所以此心非斷、非常；既不是斷，也不是常在。

那麼《楞嚴經》提出有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像《大乘起信論》提出來有真妄二門，去了妄心，真心現前。他說這個是唯心，假的！靠不住！違反佛法。

研究學理，我們曉得，都在一個字一個字上摳，一句文章、一個經典、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分析。但是，就拿這兩個名詞斷定《楞嚴經》或者《大乘起信論》是假的，不盡然！這不成其理由。

不過，《楞嚴經》當時是房融先生翻譯、筆受（這位房先生在唐代所謂叫「相」，並不是首相；等於現在的官位部長之流，做過這麼一個官職；也做過皇帝的祕書。不過他做過女皇帝武則天的祕書，那麼，居相位；古代的官職同現在兩樣，稍有不同）。他並不通梵文，中文非常好，所以用字稍有問題。如果他小心一點，不用「常住真心」，（用）「緣起真如、性自空淨」，那不就是很妙了？！很圓滿了！這八個字就很圓滿！我們現在過後想，過後想都是諸葛亮的兄弟諸葛暗，事後方知。那麼，房融先生當時下筆的時候（如果這樣用），就把這個道理說得很清楚了。所以這一點我們特別今天補充上一次，提起注意！

第二點要注意，我們《楞嚴經》現在開始千古有名的一個論辯，也是我們學佛的最重要的一步，七處徵心，七次佛給阿難（阿難代表我們大家）辯論「心在哪裏」，七次研究心在哪裏；所謂「八還辨見」，八次再來討論什麼能夠看見這個「見性」。所以呀，後世就變成「明心見性」。但是《楞嚴經》講明心見性，我們現在一聽明心見性，有一個觀念千萬要弄清楚，不過很難！這個話很容易懂，非常難懂！我們現在認爲明心見性就得道了、成佛了，不錯。認爲明心，只要明白了我的心、真心，就見道了；見性，只要見到了我的本性，就成佛了，這個觀念解釋錯了的。

《楞嚴經》所講「七處徵心」是明心，就是研究明白心究竟在哪裏，是存在永恆的不變嗎？還是變去？明白這個理，才瞭解自己的心。見性，並不是眼睛看到一個東西，有些人打坐看到一個亮光、看到光：「我見性了。」那是相。光也好，這些都是相、心性所發生的現象；不是性。把心性的現象認爲是見性，全錯了！你看見了光、看見了各種境界，能夠看見那個是什麼？那個能見之性要去找清楚。所以「明心」，（是）找明白自己現在能想、能用這個心在哪裏；「見性」，研究自己眼睛能夠看見、能夠理解，這是什麼東西看見？並不是說你看見了自性。關鍵就在這裏。

我也講得不對，不是講的不對，我覺得蠻對了，就是我表達得不好，不曉得諸位瞭解了沒有？因爲這個話非常難瞭解！所以佛說到後來，只好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越說越胡塗！要自己去理解它。因爲我們現在就碰到了這個開始。

現在我們開始，就是以《楞嚴大義》這一本書來講是第十一頁，這個大字就是《楞嚴經》的本文。上一次講到我們一切世間造業，四個字（第十一頁裏頭），佛告訴我們，所謂「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使我們流轉，就是在生死輪迴中、不能跳出生死輪迴，什麼東西使我們生死？是我們自己。並不是上帝做主，也不是閻王做主，也不是佛菩薩在做主；是我們自己心、眼，「心目爲咎」，出了毛病。

所以他說，「我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他問阿難，他說我們的心，你不是說看到我，（是）眼睛看見、心知道嗎？佛說，我現在要問你，「唯心與目」，你的心、你的眼睛；「今何所在？」「今」就是「現在」；「何所在」就是倒過來，「何」就是「哪裏」——你現在的心同眼睛在哪裏？

首先，佛提出來第一個問題。

那麼，現在十一頁的佛經的原文：【阿難白佛言】，阿難就答覆佛的話；【世尊！】這一句話是稱呼，等於我們說：「佛啊！」

【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這是第一個問題的答覆。他說佛啊！一切世間上十種異生，什麼叫「異生」？各種不同的生命，佛的歸類。這裏我們要停下來討論，佛學歸類一切衆生，衆生不只是畜生，畜生是衆生之一；我們人也在衆生以內；天人、菩薩也在衆生以內。所謂「衆生」，很多很多的生命；那麼，籠總歸起來叫做衆生。佛學上衆生的分類，在《金剛經》上分四類：胎生、卵生、溼生、化生，這四種。譬如像我們人、馬這些生出來有胞衣的——胎生。雞、有些鳥，沒有胞衣的，蛋裏頭孵出來的——卵生。溼生：魚、很多細菌，就是溼生。化生，有許多生物是變化來的，綜合變化，各種很多了。現在像我們人的試管嬰兒，人的出生幾乎也相同於化生了，快要同於化生了。這是四類生。

四種以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若有色、非無色等等十種，實際上有十二種。有些生命有思想，有些生命我們看不見，譬如說我們普通講鬼，鬼是六道里一道，是鬼道。人剛剛死了以後那個是中陰身，不是鬼；這個人剛剛死，這個靈魂是中陰身，不叫做鬼。那麼這個中陰身如果生在非人（同人兩樣）這一道，那就是鬼道去了。鬼道看不見、摸不着，他同中陰身不同，與我們也不同。像這一類呢，其中有分別，有些「有想」、有思想；甚至於沒有思想；「有色」，看得見，有物質；沒有物質。這十種衆生是異生。所謂異生，衆生裏頭不同的分類。這一句話我們大概解決了，現在又回到原文，佛的答話。

他說，「世尊」，佛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這個世界上一切的衆生，十二種類的這些衆生都一樣，「同將識心，居在身內。」這個「同」就是「同樣的」，同樣的都把這個識心、我們能夠意識、思想，我們這個心在哪裏啊？他說就在我們這個身體裏頭。阿難當時同我們一樣，大概這樣拍拍胸脯：「心就在這兒！」他說大家都一樣，心就在這個裏頭。這是第一句話，佛問他心在哪裏。

第二句，【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這兩句話，我們又要解決一個佛學問題。所謂「青蓮華眼」，這隻有佛的眼睛叫做「青蓮華眼」，就是兩個眼睛漂亮得很，黑白分明，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當然我們也差不多啦，不過昏（渾）一點而已。佛眼睛又大、又細長、又漂亮，一張開是黑白分清。等於中國人講得道的神仙，所謂「碧眼方瞳」，眼睛是碧綠的，碧綠不是講眼白都發綠了，那變成什麼蛇呀？不是這個意思；指兩個眼神放出來都有電光的，「碧眼」。「方瞳」，我們這個瞳孔、瞳仁都是圓的，得了道的人看看他那個瞳孔形變成四方了。這個可不要亂看哦！有些人說有沒有功夫啊？你扒開眼睛看：哎呀，你瞳孔還圓的，沒有道！那你就糟了！真正神仙能夠到達了這個方瞳，他也不會讓你看。他也故意變成圓瞳了，給你看你也看不清楚。都給你認得了，那怎麼辦？！所以中國道家所講的「碧眼方瞳」這個道理，也就是佛經形容佛的眼睛「青蓮華眼」，那麼漂亮！這個解決了。好！再回轉來原文。

第二個問題阿難答覆：「縱觀如來青蓮華眼」，我們又研究一下古文的寫法。「縱」，白話「縱」字是什麼意思？「假使」，古文就是「縱」。假使大家來看佛，你的那麼漂亮、那麼莊嚴的這個眼睛，「亦在佛面」，他說也在臉上啊！同我們一樣。就是佛問他心跟眼睛在哪裏，換句話，阿難比我們規矩了，（如果）叫我們現在的年輕學生：這個老師！這個問題多餘嘛！心在這裏嘛，眼睛在這裏嘛，大家一樣嘛！就是這個話。可是給佛經一寫啊，很優美。他說，「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他說也在你的臉上啊！反面地答，阿難並沒有說「我的眼睛在我臉上」，講得很高明。他說：「你老人家那麼成佛了，你那個眼睛也在你的臉上啊！」這個證據確實啊！好，他說：你的眼睛也在臉上啊！

【我今觀此浮根四塵，只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好！現在我們又要解決佛學問題了。什麼叫「浮根」呢？佛學把我們身體整個的結構大略粗的分析，叫做六根（生理六種根根），就是六種機器：眼、耳（耳朵）、鼻、舌（嘴巴）、身（身體）、意（意識，也可以現在講「腦」、腦裏頭思想、意識），這是六根，六個根本。它同外面一接觸，發生「六塵」，六種影子就過來了：眼睛能夠見色、耳朵能夠聽聲、鼻子知道香臭、舌頭分別味道、身體發生感受、腦子意識有思想，所以叫做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都在身體外面浮着的，都看得見，所以叫浮在外面的「浮根」。那麼浮根的「四塵」，四種——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鼻子能夠聞香臭、嘴巴能夠講話，這四樣東西（眼、耳、鼻、舌）對色、聲、香、味；「只在我面」，大家一樣都在臉上；眼睛擺在這兒，耳朵在這兒，鼻子在這兒，嘴巴在這裏。他說這個眼睛能夠看的、鼻子能夠呼吸的、能夠說話的、能夠喫東西的、能夠聽的，這四種都在臉上。同樣的道理，「如是識心」，「如是」就是白話文「這樣」，由於這個道理，「識心」，我們意識能夠思想的心；「實居身內」，實實在在在身體裏頭。這是阿難第一次答覆佛的話。

「佛問阿難」，要學佛的第一步，他說你爲什麼會動念？爲什麼會思想？爲什麼會去做好事、做壞事？像你這一次碰到摩登伽女，就伽掉了，這個是什麼理由啊？就是你心目出了毛病，你要把心目找到。眼睛在哪裏？心在哪裏？

他（阿難）告訴他：心在裏頭，眼睛在臉上。並沒有錯。

那麼，這是第一問、第一次答。記住啊！心在內，同我們思想一樣的。現在人不同嘍，過去人像我們小的時候很少講「腦」，因爲我們讀老式的書出身的，心在哪裏？心在這裏，一定摸着這裏講話。後來接觸了（新知識），哦，心不是在這裏，中國人講錯了，（應該是）在腦；西方人、西洋人你問他：心在哪裏？在這裏——腦。

其實這個腦啊，我們現在附帶地討論，佛學講眼、耳、鼻、舌、身，腦是身根；不過腦神經可以歸到意根去，意識的根。現在我們所瞭解的。（哦，唯識也是那麼講，那個不討論它。）

【佛告阿難】，佛現在開始答話了、論辯了，告訴他，【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佛就講了，他說：好！你講眼睛在臉上，心在裏頭，我現在問你，你現在坐在這個講堂裏面，你回頭看窗子外面祇陀林（他在給孤獨園），外面的樹林，我們眼睛向窗子外面一看，他說「今何所在」，你看那個樹林在哪裏？現場表演，他就拿手一指，叫阿難：你看！他說你現在坐在房間裏頭，你看外面那個樹林在哪裏？

【世尊！】就是阿難答話，「佛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阿難答話，他說佛啊！他說你這個問題問得我，他不好意思跟佛兩個幽默一下，實在有點不服氣啊！他說你把我當孩子看，這也不懂啊？！「此大重閣」，他說這個「重閣」（重閣就是很偉大的建築，重樓迭閣），裏頭有這麼一個很清靜莊嚴的講堂，等於我們現在。「在給孤園」，它這個所在地就在給孤園這個地方，等於我們說這棟房子在信義路二段。「今祇陀林」，他說，你問外面這個公園、這個花園、這個樹林它在給孤獨園（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講過了，不反覆討論。）他說，外面的樹林，「實在堂外」，在這個房子的外面嘛！他說本來就是這樣嘛！好，他的答話沒有錯。

【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一句一句來喲！在法庭上問案一樣。他答了佛的話，佛就問他：阿難，好了，你講你現在坐在房間裏，抬頭向外面一看，看到樹林，樹林在房間的外面，對不對？他說我現在問你，你現在要看外面的時候，「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你坐在講堂裏，講堂裏頭的你先看到了什麼？

【世尊！】阿難就說了，「佛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衆。】第一點，「我在堂中，先見如來」；第二點，「次觀大衆」；第三點，【如是外望，方矚林園。】三個步驟。他說這個很明顯的嘛！我現在坐在講堂裏，抬頭一看，先看到你老人家——佛；再向旁邊一看呢，大家有那麼多人，都看到了；再眼睛向窗子外面、門外一看呢，就看到樹林。就是這樣。他說這個很明顯啊！他不好意思講你怎麼那麼囉嗦啊！這個還要這樣問法？！可是佛呢，這就是邏輯觀唸了，科學道理，非常仔細，不能馬虎。

【阿難！】佛就說了，【汝矚林園，因何有見？】這個話問得更奇怪！他說：阿難，那麼你看到房子外面的樹林，憑什麼、因爲什麼纔看得見？這一句話我們看原文，那麼翻譯的文章是好；如果拿科學書來講啊，那翻譯得還是不夠好。這是對不起了！文學是真好。我們現在青年同學們留意一下自己的中國文化、中國的古文，他這個中國的古文太美了！文學化很高。「汝矚林園，因何有見？」這八個字。「矚」，我們眼睛專門看外面叫「矚」。我們中國字有很多的字，譬如說，所謂「美目盼兮」，眄、盼、望、矚，都是眼睛看，爲什麼那麼多不同的中國字？它不同。這個「眄」就是我們現在講「瞄一下」，那是「眄」；那個眼睛那麼瞄一下。「盼」不是了，這個頭這樣子遠遠地那麼看、看不見了……那麼看。「望」就更厲害了，瞪着眼睛看。所以你看到中國字很多字都是目字旁，都可以代用——不能代用。「矚」就是坐在這裏，頭一轉，眼睛看到那邊去，就是「矚」。

他說，你看這個房子外面的林園，「因何有見？」因爲什麼有看得見？這個話聽了很矛盾，因爲我有眼睛就看見嘛！這不是很簡單？你說「因爲什麼看得見？」這四個字用得呢，如果拿科學來講、拿邏輯來講的話，這個文字用得不對了；「因何有見？」因爲什麼看得見？因爲我有眼睛看得見。這個問題前面講過了。

這個道理呢，佛問的是什麼道理？「因爲什麼條件，你纔看得見外面的園林？」上面講過，你有眼睛、一切都有，但是，你看外面是什麼條件之下你看見了？拿現在白話來講就是：「什麼條件之下你看見了？」纔有下面的文字。

阿難怎麼答？【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

什麼條件看見啊？阿難答覆：佛啊！因爲這個大講堂有戶，戶就是門。門是門哦！房子外面那個大門叫「門」，中國文字要搞清楚。戶，房子裏頭的門叫「戶」，等於我們這個，是戶。牖是窗子。這是中國文字的不同。現在馬馬虎虎了，門就是門，戶就是戶。所以中國人說作詩，我們小的時候說我也會做，你怎麼做啊？「關門閉戶掩柴扉」，聽起來很好，都是關門，呵！關門是關門，閉戶也是去關門，掩柴扉也是關門，哈！這個好像是一句詩，實際上一句話都沒有說，只說了一句話，「關門」就是了！聽起來很妙，「關門閉戶掩柴扉」，仄仄平平仄仄平，都對了，都沒有對！就是這個話。

他說，我們在這個大講堂，因爲門開着、房間開着，「開豁」，房門都打開、豁大，豁就是大，大大地打開了。「故我在堂」，因此我們坐在講堂裏頭，「得遠瞻見」，「瞻」就是眼睛盯起遠遠地看，所以很遠的樹林，我們這樣在窗子外面一望，統統看見了。條件就是這樣。窗子門如果關到了，看不見了。等於我們眼睛閉起來，看不見了。他說條件，佛問他你爲什麼看見呢？他說因爲門窗打開了嘛。所以我們遠望外面的樹林，看見了。

【佛告阿難】，佛說了，總結論，【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林園。】現在佛在抓他的把柄哦！好，現在都是你講的話，根據你所講的話，「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我們這個身體坐在這個講堂裏頭；「戶牖開豁」，因爲門窗大大地打開了；「遠矚林園」，因此我們坐在房子裏頭，眼睛遠遠地看到窗子外面的樹林，都看見了，是不是這樣？阿難一定說：是啦！當然是這樣講，我承認！是這樣講嘛！好了，佛問他：對了吧？沒有錯吧？你剛纔是那麼講吧？——是那麼講。

佛又問了，【亦有衆生，在此堂中，不見如來，見堂外者？】這個地方在白話文打一個問號。佛就問他了，說：那麼，好！我問你；「亦有衆生」，假定也有一個人，同我們一樣坐在一起，「在此堂中」；「不見如來」，眼睛抬起來，沒有看到我，也沒有看到人，也沒有看到大家，直接看外面；外面東西看得很清楚，裏面看不見，有沒有這回事呢？就問這個話。這個文字翻譯得很好，把我們搞胡塗了。

拿白話來講，如果推開經文都不管了，佛就問他：你講的，人坐在房子裏面，窗子開了，因此我們透過窗子看外面看得很清楚，對吧？——「對！」

好，佛說我問你，有沒有一個人，坐在房間裏頭，房間裏頭包括我在內他都看不見，看外面看得很清楚，有沒有這個可能？就問到這裏。

【阿難答言，】阿難就說了，【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阿難很肯定地否認。對呀！我們也一樣。他說佛啊！假定有一個人同我們一樣坐在房間裏，「在堂不見如來」，先沒有看到我們裏面環境，也沒有看到你，裏面什麼也看不見；只能夠看到外面的樹林，「能見林泉」；「無有是處」，絕沒有這個道理。人有眼睛嘛，抬起來一定先看裏面；裏面東西看不見，外面也看不見；說裏面東西看不見，外面的東西看見，沒有這個眼睛吧？不可能的嘛！眼睛在裏頭，就是這樣子嘛！我們眼睛要看都看見了，不過注意不注意那個不是眼睛的事；眼睛拿起來當然看見啦！然後看到外面。那麼，所以阿難說，沒有這個理由的呀！人坐在房間裏，先看不到房間裏頭的東西，只能夠看外面，沒有這個理由。

佛聽了，再說：【阿難！汝亦如是。】好，你這樣講的哦！同樣道理，你也是這個樣子；【汝之心靈一切明瞭。若汝現前所明瞭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他說，阿難，好了，你剛纔這樣答覆我；「汝亦如是」，同樣道理。這個「汝亦如是」也不對，文字翻得也不夠高明；文學很美，講邏輯交代不清楚了。不是說「你也是這樣」；就是說，佛說：好，你講的這個話對；同樣道理，你的心也是這個道理一樣。是講「你的心」，不是說「你」也是這樣——「你的心」也是這樣。他說爲什麼呢？

「汝之心靈，一切明瞭」，你認爲心在身體內部嘛！你看，我們現在心啊，人坐在這裏，自己的心在裏面的思想，自己很清楚啊！想些什麼，自己這個心靈明明瞭了。

那麼，第二句話，「若汝現前所明瞭心」，假定你現在開着眼睛也好、閉着眼睛也好，這個裏面明明白白這個心；「實在身內」，照你講的，在我們身體以內。那麼好了，「爾時」，當我們心同外界起了作用的時候；「先合了知內身」，應該同我們眼睛坐在這裏一樣，先了解了自己的內部，才瞭解到外部、外面哦！他說我們的心你說在裏面，自己哪裏痛、肚子哪裏難過還靠X光去照，自己在裏頭都看不清楚嘛！你說心在裏頭啊？我們這個心很靈光耶！外面看得清清楚楚，對自己內部糊裏胡塗！他說心在裏頭應該像我們坐在房間裏一樣，先應該看自己內部清清楚楚，然後看外界也是明明瞭了。事實上我們不是這樣啊！

「頗有衆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他說我問你，世界上有沒有一個衆生，說這個心在裏面先能夠看見了自己五臟六腑、身體哪一部分，比X光還要清楚、比胃鏡還要清楚、比切片還要老實，都看得清楚，那我們不會生病啦！就曉得哪裏不對，有一點什麼、長一個東西，指甲進去就把它抓掉就是了嘛！何必還要開刀呢？！

他說你說心在哪裏？「頗有衆生」，哪裏有一個衆生；「先見身中」，自己在內部先看到自己內部的身體；「後觀外物」，像我們坐在講堂裏一樣，先看到內部的情形，都瞭解了，（再）看外面；他說有沒有這個可能啊？當然不可能。

【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先停到這裏。這幾句話本來是個生理解剖的科學，給他的文學一描寫，幾個字。他說你講心不是在我們身體內部嗎？心假使在裏面，即使說不能夠看到我們自己心臟、不能看到我們的肝臟、也不能看到脾臟、胃都看不到；「爪生髮長」，他說我們指甲怎麼長出來的、頭髮怎麼樣長出來，心在裏頭應該都看得清楚啊！而自己不知道。「筋轉脈搖」，半夜抽筋了，「哎喲我的媽呀！抽筋了！」他說心在裏頭應該看到怎麼抽啊？！結果還叫人：哎喲幫忙啊，拉一拉啊！按摩一下啊！自己都不知道。說筋在轉動、這個氣脈在搖動、我們這個血液在裏頭循環都看不見啊！事實上看不見。

不過我告訴你啊，這裏我們先講，真有定力，譬如說修白骨觀的，或者修內明、修觀的修好了，看得見哦！真看見哦！後面《楞嚴經》上有五十種陰魔入了魔境的時候（也是魔境、也是佛境哦），自己定中看自己的內部，清清楚楚！哪個地方不對了，所以會曉得自己哪一天要走路，我的這個機器只用到那一天了，很清楚。當然要有本事，也可以治理得好。這是做過功夫以後的事。現在講的是不做功夫的事，普通人，他說怎麼樣內部看不見呢？

【誠合明瞭，】「誠合明瞭」中文講也是假設的話；誠然說、假使說有一個人（假定哦！不可能的）內部所有這些心肝脾肺腎都看得見；【如何不知】啊？他說爲什麼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啊？生病了自己不知道。我們說你感冒了，別人或者一個高明的醫生一看，就曉得你感冒了，看出來了，自己還不承認：「沒有沒有沒有！我剛剛只脫了一點衣服，沒有！沒有！」風進去了他也不知道；因爲風是什麼他也不知道，他以爲電風扇一樣的。所以傷風感冒並不是有個冷氣像空氣一樣進去呀！——內有風者，裏頭的四大不調，外面空氣一反應、一摩擦，發電了、發炎了，就是這個道理，就叫做風進去了。並不是真有個風、電風扇向你裏頭吹啊！那樣吹你的話，吹得你人都跑掉了。不是這個道理。

他說假使我們曉得心在裏頭，爲什麼一切病痛進來，如何不知啊？我們心在裏頭，心都不知道。

【必不內知，云何知外？】這是他的中文文學的筆調倒轉來寫。「必不內知」，必然的，我們可以斷定自己，你說心在裏面，自己心對於內部一點都看不清楚。它既然在身體裏面，身體內部的東西看不清楚，「云何知外？」「云何」是古文，就是「怎麼樣」，你怎麼樣說他能夠曉得外面呢？所以你不通嘛！這一段話我們先停留。

那麼佛的對阿難的論辯，就問他，第一次問他：你說心在哪裏？阿難給佛的答覆說心都在裏頭啊！眼睛在外面啊！佛的論辯：你認爲心在裏面啊？他說假設在裏面的東西，譬如我們在房間、在裏面要到外面去，必須經過門口啊！如果我們心到了、眼睛看東西，一定這個心先看到自己的眼睛；還檢查檢查今天眼睛有沒有發炎哪？好不好看、外面對不對呀？是不是近視眼又多了一度啊？或者進步一點？他說沒有看見啊！你說在裏面，跑出外面一定看得見嘛！既然在裏面，怎麼樣跑進跑出心都看不見；怎麼樣曉得它能夠看外面的作用是裏面跑出來的呢？換句話說，你心在裏面、在身體以內，錯了，不對的！

【是故應知，】「是故」就是「所以」，所以你應該知道；【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第一次批駁了阿難。據你所講，「覺了」，這個有感覺、有思想、有知覺這個心，能夠知道一切這個心；「住在身內」，在身體的內部，你這樣認爲；「無有是處。」不對！完全不準確！心不在內。

裏頭沒有心啊！現在來講，你說把我們身體內部，你說心在裏頭啊，他說這個裏頭是心臟，心臟等於人體的一個總開關，同發電廠一個泵一樣，在這個運輸血液，就是「咕咚咕咚」就是固定在跳，把血液運輸送到腦裏，它就是這麼一個東西啊！這個不是思想的心啊！所以現在把心臟割掉一半，另外裝一個假心臟，也活到啊！這個思想不在這裏哦！你說在這個身體的腦裏頭，過去認爲在腦，現在的科學進步了，腦也可以開刀有一部分把它去掉了，腦還是會思想啊！可見身體內部你找一個能夠思想這個心，不對啊！他說心不在內。

這一下我們注意了啊！所以大家唸佛、打坐，閉着眼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幹什麼？我入定啊！入定幹什麼？我在裏面入定——你在活見鬼呢！佛告訴我們心不在內啊！對不對？我們現在呢，心沒有在內啊！裏頭沒有一個心啊！心在哪裏？這是問題了。當然，心不會在菜場賣豬肉那裏呦！心究竟在哪裏？

這是「七處徵心」的第一次：心在內。佛說：「無有是處。」不對！你錯了！心不在內。

好！第一次阿難喫癟了。現在我們翻過來。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這是一句描寫的話、記錄的話。阿難聽了，第一次認爲百穩千當、穩當得很，心在裏頭嘛！我們也是那麼答法，眼睛在臉上嘛！結果給佛那麼東一說、西一說，又作比方；如果在裏面，應該自己看到門，再出去，結果他講心不在裏面。這是古代的答法，沒有經過生理解剖；現在加上醫學生理解剖，還加上很多（論據），心在裏面不成立。人體內在有心臟，思想的心不算是在裏面。所以阿難第一次喫癟了，本來以爲這個沒有錯，又錯了！

只好「稽首而白佛言。」「稽首」，就是我們見到佛，五體投地頂禮；只好磕頭：對不起！對不起！磕三個頭，「而白佛言」，起來跟佛講。

【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他又來了，他說我懂了，佛啊！我現在聽到你老人家（如來）「如是法音」，這樣的說法（法音是形容詞，佛說法的聲音），聽到你老人家這樣一講，「悟知我心，實居身外」，他說我悟了，悟到我的心啊，不在身體以內，在身體的外面。你看他同我們一樣很冒失，隨便就講話，他說在身體外面。

【所以者何？】他當然腦子也轉得很快，有理由啊！他說爲什麼呢？「所以者何？」阿難自己提出，爲什麼呢？【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他說爲什麼理由啊？他說剛纔你老人家講過，心假使在身體內部，譬如我們房間裏點一個燈，譬如點一盞燈光；「然於室中」，把這個燈光在房間裏頭點燃了，蠟燭點燃；「是燈必能先照室內」，這個燈光在房子裏一點燃了，當然這個光明先看到房間裏頭的東西。「從其室門，後及庭際。」先看到房間東西，都看到了，這個光透過窗子、門外面，再看外面的東西。

【一切衆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他說現在我瞭解了，「一切衆生，不見身中」，你看我們自己身體內部東西看不清楚；「獨見身外」，我們的眼睛看外面東西看得很清楚，我們瞭解外面的情形也很明白。他說這個心啊，等於一片光明，像燈光一樣。「居在室外」，都在我們身體外面，四周都是心。「不能照室」，所以對外界的東西搞得很清楚，反是對身體內部、房子裏頭的東西看不清楚。

下面他講兩句，很妙！阿難跟佛耍賴、跟哥哥倆耍賴：【是義必明，將無所惑！】他說，這個道理總歸對了吧？！這一下總不會錯了吧？！用臺語講啊，我講不好；你們用臺語那個耍賴的兩句話（跟哥哥兩個講話）很有意思：這一下就是「阿那誰」啦？總歸是對了嘛！總不錯了吧？就是這樣問。「將無所惑」，這總沒有講錯吧？

【同佛了義，得無妄耶！】他說我這個就是悟了！我悟了！心在外面啊！同你講的透透徹徹的了義經典，「得無妄耶！」這總不能說我講錯了吧？！所以阿難對佛是有點耍賴，你曉得吧？所以一切衆生好度，度自己親人就難度了。所以古人「易子而教」，我們中國的古禮，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教育，託給朋友教；寧肯把朋友的孩子接到家裏教。因爲自己孩子要打要罵也下不了手，因爲那個……不行啊！所以古人我們中國古禮是「易子而教」，親人沒有辦法；等於我們那個第五代達賴活佛講：「自嘆神通空具足，不能調伏枕邊人。」自己旁邊的人度不了的！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不要想度她（他）啦！她（他）不度你已經很乖了，你還想度她（他）？！永遠度不了！連我們這個活佛都那麼講，「自嘆神通空具足」，神通具足有什麼用啊？「不能調伏枕邊人」。都是沒有辦法！阿難你看跟佛倆講話就有點這個味道，兄弟嘛！

好了！這是第二次了。阿難現在提出來說，我懂了！心不在內。——在外。

【佛告阿難，】第二次開始辯論了，佛又要抓證據了，問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摶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

我們注意啊，佛給阿難這些論辯、答話，快到三千年的時代了，我們不要忘記！佛講這些經典的時候，距離我們倒退回去三千年，而且在印度那個社會講的，不是在中國的社會。這兩點（時間、空間）觀念必須要把握。所以有許多比方，不要離開那個歷史的時代，爲什麼呢？假定拿我們今天在臺灣、或者在美國，這個科學的時代，要論辯心在內、心在外，這個論辯的方法與證據不會照這樣講的，還有很多方法可以批駁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拿現在的觀念讀佛經、讀古人的書籍，要抓住他的重點。第一，他批駁心不在內；第二批駁心不在外。

他的批駁怎麼說呢？佛同阿難講：「是諸比丘」，他說你看這些出家的同學們（比丘我們不要解釋，解釋過了）；「是諸比丘」，「是諸」就是「這些」。「適來從我室羅筏城」，「適來」就是「剛剛」，跟到我從城裏頭化緣、去應供，到皇宮去被請，跟皇帝去、皇帝請他去喫飯。他說，有些呢在化緣，「循乞摶食」。「摶食」就是我們喫飯叫摶食，尤其是印度人拿三個指頭喫飯的，不用筷子，就是新疆人一樣喫抓飯。三個指頭喫飯很不容易呦！要抓得很好，還不掉飯下來、很乾淨。照我們兩個指頭，連臉上、嘴上都是油了。這還是童子功，嬰兒從小練出來，等於我們拿筷子一樣。所以佛的戒律，認爲這一種喫法不威儀、不禮貌，所以比丘喫飯三千年前佛就改了，用鉢（就是他的碗）、用調羹（湯匙）舀。這是佛的教義。爲什麼用調羹（湯匙）舀？到了中國來可以用筷子，可是一般守成規還是用調羹舀。你看西方人喫飯，多半是調羹、叉子。筷子只有中國人用，這個技術是很高明！用筷子也叫做「摶食」，需要兩個筷子這麼夾來的，也是摶食。

「循乞摶食」，他們大家跟着我，進城去應供。那麼，有些去化緣，化來吃了；「歸祇陀林，」大家一支隊伍一樣，跟着我回到這個講堂。「我已宿齋」，我已經喫過飯了，中午佛喫飯了，他說現在大家都喫過飯了；「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他說我問你，你看看，中午大家喫過飯，阿難這時候肚子還餓的呦！這個時候蠻慘哦！不能再吃了。他正好去化緣，給摩登伽女看上了，飯也沒有填給他喫，就把他請進去了；跟着文殊菩薩提將他回來。所以佛經上沒有記載，據我們瞭解，他現在餓飯的。而且佛規定的喫飯時間已經超過了，一來了以後佛還不大讓他喫飯，跟着就在講話，一路講下來，今天他總算慘了，這一下……但是佛偏偏拿喫飯來逗他。他說你看看——「一人食時，諸人飽不？」他說現在喫飯的時候那麼多人，找一個人代表我們大家喫飯，他這個人飯喫飽了，大家肚子會不會飽啊？

這個事情真的看起來在逗阿難，阿難不好意思講肚子里正在餓的呢！佛又偏逗他這個。

【阿難答言，不也，世尊。】這個阿難答得很清楚，這個不可能的呀！他不好意思講我還在餓呢！說這個不可能。他說一個人喫飯、大家飽了，不可能！【何以故？】他說什麼理由呢？【是諸比丘，雖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他說我們在座很多師兄弟，雖然有些得道了，得了道成爲大阿羅漢了，儘管他得了道，身體各人不同啊！每個人父母所生的肉體不同啊！各有一個房子啊！「軀命不同」，這個身軀、性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衆飽？」怎麼樣做得到一個人喫飯、大家不要喫飯就飽了？這個不可能的呀！他說這是不可能。

【佛告阿難。】佛就同阿難講，【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則心所知，身不能覺。】他說好了！佛這個問話開始是問喫飯，說一個人喫飯大家飽；然後轉到這裏來。所以過去在一個大學研究所有一位同學問我：他說老師啊！我們現在不講宗教。我說這裏是學術團體，不談佛教，沒有關係；我曉得他有……他說我看那個佛經啊，佛說的話不高明耶！我說怎麼呢？他說譬如《楞嚴經》，那個「心在外」，拿一個人喫飯大家飽（來說明），這個不合邏輯嘛！這個是喫飯的問題，同「心在外」的問題兩回事。我說你講的對！我說但是你要注意，那是三千年前，不是現在；你現在學過邏輯，也是佛學的幾千年訓練出來，你纔有這個頭腦。當時佛的論辯這些話，你不要認爲他引用轉彎抺角轉得並不高明——非常高明！這個就是我們看出來佛的教育法，他統統是誘導法；就是現在教育所講「誘導法」，都是啓發性的。（我們只要手招一下，這個「誘導法」，他就會寫黑板呵！啓發性的，這叫誘導法。）他說你看佛的講法都是這樣……你看他的比方好像同「心在外」不倫不類，我們仔細……等一下再討論啊！就是過去在研究所有一個同學提出過這個問題。

佛答覆阿難說，好了，他說你現在懂了，「若汝覺了知見之心」，他說那麼我現在問你，你說「覺了」能夠感覺的、明瞭的、知道的、能夠看東西這個心；「實在身外」，你剛纔認爲在身體外面。那麼「身心相外」，身體跟心是兩個東西喲！兩個分開了，「自不相干」，兩個沒有關係；「則心所知，身不能覺。」那麼心在外面所瞭解的，身體就沒有反應嘍？就沒有感覺嘍？

【覺在身際，心不能知。】假使你的感覺在身體上，你說心在外面，外面的心就不會知道哦！

【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注意啊！佛講到這裏在表演。這裏要了解一下，佛手軟、細、漂亮，太漂亮了！好處太多了！所以叫「兜羅綿手」，兜羅綿是印度一種植物，就是軟綿的一種東西，漂亮極了。就是佛手，「兜羅綿手」所謂講佛手。他說你自己講心在外面，佛就把手一舉，他說現在你看我的手，「汝眼見時」，你眼睛看到我的手；「心分別不？」你的心知道這是手嗎？

【阿難答言：如是！世尊！】阿難說當然啊，我眼睛一看到，心裏就曉得這是手啊！當然這樣啊！佛啊！他說我眼睛看到你，心裏知道是手啊！

【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好了，你看，我手在你的外面一舉，說：這是什麼？你看到了：這是手啊！你心裏就知道。可見你心不在外面嘍！你看，我這個手外面一比，你的裏面心就知道哦！他說你的心並不是在外面哦。

這個講法，佛說得還勉強一點。假使說我們做佛跟阿難論辨就不那麼講了。你說心在外面？也把兜羅綿手拿出來：阿難注意！現在我把你心擠掉！痛不痛啊？他說不痛，可見心不在外面了。這不是很簡單！可是佛當時又那麼柔和的比法。同樣的道理，不同的比法，就是這個道理。也可以這樣講，他說你講心在外面？阿難說對，心在外面。我現在打你一拳，我打你的心，阿難你痛不痛？他說不痛。可見你心不在外面。心怎麼在外面呢？

但是不然哦！你現在假使作科學研究，到外國去講佛學，有人會提出來，不然哦！譬如現在醫學、現在心理學有人研究心的問題，有人鋸掉了一隻腿，生病、把這個腿鋸掉，也曉得鋸掉了；鋸掉了以後，還感覺到這個腿痛。沒有腿哦！還感覺到痛哦！醫生還來在這個空的地方給他治療，譬如按摩啊、打針啊，他覺得摸了、治療一下，舒服得多了。沒有東西的地方還有心哦！這個問題現在科學上這些資料很多。所以「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的研究，這個問題不簡單哦！因此我們今天研究佛學，佛經固然很重要，還要加許多的理由。所以我剛纔講，佛當時說的，是那個時代。佛法告訴我們大道理、原則。所以往往討論到「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的時候，有些新時代知識的同學並不同意呦！不能說他提的「哎呀！狂妄！佛的話都不相信！」——不對的喲！佛就要你研究，要求證，「有疑不決直須爭」。這個地方講心在外這一段，我們岔進來討論這一點。

那麼現在佛的結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佛的結論，他說你說心在外面，沒有道理、不成立。心在內，不對；心在外，也不對。

第三次了，【阿難白佛言，】阿難就說了，【世尊！】他說：佛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他說，照你老人家剛纔所講的，心因爲看不到身體的內部，所以心不在內，「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心跟身體兩個彼此關係連帶那麼密切，這個感覺跟知覺關聯那麼密切；「不相離故」，身心是分不開的。因此斷定心不在外面。【我今思惟，知在一處。】叫我現在仔細想一想。阿難第三次的答案在哪裏？不是在中間，在一個地方。阿難講得蠻滑頭的，「在一處」，在一個地方。阿難兩次吃了癟啊，第三次有點滑頭了：「在一個地方。」

【佛言】佛就說了，【處今何在？】你講在一處，處在哪裏？你講出來啊！在哪個地方？「

【阿難言】阿難講，【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裏。】阿難說（可見阿難有點試探這個話，他不敢……在內也不對，在外也不對）這次是「在一個地方」。佛說在哪裏？也許在電影上來表示，他在想：「在……在……在……在眼根裏頭！」就是這個話，這一下就答出來了。那麼，他說，「此了知心」這個明明瞭了能夠知覺、感覺、能夠思想的心啊；「既不知內」，既然裏頭看不到自己裏頭；「而能見外」，能夠看到外面，他說剛纔我想一想（「思」就是想，「忖」猜猜看、忖忖看。我們南方話江浙一帶有講「忖」、「忖忖看」，臺語裏頭有沒有？也許有吧？恐怕要問年紀大一點會臺語；你們年輕人臺語都講不好的，我常常聽的是歪臺語）。「思忖」，他說叫我現在想想，這個心啊，潛伏在眼睛的根根裏頭、眼根。眼根這個根的意思，拿現在話等於說眼神經裏頭、眼神經的根根裏頭，它並不是指腦；在根根裏頭。

【猶如有人】，阿難又講理由了，比方有個人；【取琉璃碗】，古代沒有近視眼鏡、也沒有老花眼鏡。玻璃是有了，可惜沒有發明戴在眼睛上。他說譬如有人拿一個玻璃碗；【合其兩眼】，蓋到兩個眼睛上；【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雖然有個玻璃碗合在眼睛上面，並沒有妨礙了眼睛的視力；「彼根隨見」，當眼睛神經、視神經要看外面的時候；「隨即分別」，這個眼睛照樣看得見。拿現在講很簡單了，譬如我們戴眼鏡，現在加上科學的幫忙，眼鏡戴上，眼睛看外面還更清楚。

【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爲在根故。】因此啊，我認爲我能「覺了」感覺、明瞭，能夠知道、能夠思想這個心；「不見內者」，看不到裏面；「爲在根故」，因爲正好在眼睛根根這個地方，所以它看裏面看不進去。【分明矚外】，在外面看得很清楚；【無障礙者】， 潛根內，因爲它剛好在眼睛的後面、眼球的後面。這是阿難當時的研究，在當時看起來也蠻科學的了。

我們要曉得，幾千年哦！你翻開中國幾千年所有的書還沒有這樣的，還沒有《楞嚴經》那麼科學哦！就是到唐代爲止還沒有講到這個啊！所以就在這一本經，在武則天這個時候翻譯過來，很科學哦！當時的科學。不能認爲是不科學。不要拿現在的科學看哦！在當時所有世界上的這些文化辯論，這個根塵問題、心的問題、唯物唯心的問題，辯論到這樣細的記錄的書籍還沒有哦！所以我們退回去看古人，就瞭解了。

那麼我們進一步看佛答覆這個問題。【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佛說，「如汝所言」，照你所講的，白話文翻過來就是這個話，照你所講的；「潛根內者」，你認爲這個心潛伏在眼神經、眼睛根根的裏面；「猶如琉璃」，比方像那個玻璃碗放在眼睛上，你剛纔作這個比方，對不對？阿難說：對，我是那麼講。這個經典上文字裏頭沒有交代，古文用不着交代那麼清楚，現在我們再提出來給大家講。

【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他說我問你，阿難，當這個人拿玻璃碗放在眼睛上的時候，等於說我現在問大家戴眼鏡的朋友，當我們戴上眼鏡看外面的東西的時候，你是不是同時看到自己的眼鏡呢？就是這個話。他說當你玻璃碗遮在眼睛上，你看到外面的山河大地，這個人會不會同時看到了自己眼睛上這個玻璃碗呢？

【如是世尊。】阿難說：對的！佛啊，是這樣！這個人一個玻璃碗放在眼睛上，他能夠看外面的東西，同時也看到自己眼睛上面有個玻璃碗。他說是這樣子，「如是世尊。」

【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他說這個人像我們戴着眼鏡一樣，戴着眼鏡看外面東西很清楚，同時也看到自己的眼鏡，那是沒有錯。

【佛告阿難】，佛就說了，【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好了！那你剛纔說心在眼睛的根根裏頭，同玻璃罩在眼睛上面一樣。他說，那當你的眼睛、心裏頭想看外面的山哪、水呀，當你心裏想看，眼睛看外面看到山水的時候，你怎麼沒有同時看到自己的眼睛呢？我們眼睛看外面東西看得見，能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啊？你眼睛都看不見，你能不能同時看到我的心跑出來看，你看見沒有？也沒有嘛！

【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佛還說，假定我們眼睛看外面的東西，同時看到眼睛，他說那個不是我的眼睛了，你這個眼睛變成外面的照相機了，那一定這個眼睛掉在外面去了。現在科學進步，醫生把你麻醉藥一上、眼睛一挖出來，醫生拿在手裏，把你眼睛一條絲絲一樣吊着半天，還在那裏打結子、還在搞了半天，然後把你一放放進去，還是一樣哦！他說這個心，「眼即同境」。假使看得到眼睛，眼睛就同外面東西一樣了，就不是我們臉上的眼睛了；【不得成隨。】那就不能說這個心在眼睛的根上哦！（「隨」就是兩個跟隨在一起。）就不能講嘍！就不能成立了。

【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假使我們這個心想看外面、眼睛抬頭看外面的時候，同時看不到自己的眼睛，那麼你剛纔講心在眼睛根根上，用玻璃碗放眼睛上、用戴眼鏡這個比喻，都不成立啦！都不對啦！反正你中間也看不到一個東西嘛。

【是故應知】，所以你應該瞭解；【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注意啊！三次答話，有一句話，「覺了能知之心」在哪裏？就是我們能夠感覺、知覺、思想、能夠知道的這個心，究竟在哪裏？學佛參禪、明心見性就是找這個心，心在哪裏？

所以你說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像戴眼鏡一個玻璃碗障在眼睛上面，【無有是處！】不對！第三次了。

心在內。不對！心在外。不是！心在一個地方，在哪裏？在眼睛根上。佛說統統不是，三處了！統統不是了。

【阿難白佛言】，阿難又來了；【世尊！】他說，「佛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身，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爲見外；閉眼見暗，名爲見內。是義云何？】

阿難這一次更厲害了！呵，更學乖了！他三次跟佛辯論了。他說現在，佛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他說我現在又在想，我想了半天了；「是衆生身」，我們這一切衆生的身體；「腑臟在中」，身體內部有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都裝在裏頭；「竅穴居外」，在裏頭叫做「髒」，藏在裏面；眼睛有洞、耳朵有洞、鼻子有洞，這些漏氣的都在面孔上、都在外，竅穴都在外面。他說叫我想想，「有髒則暗」，在裏面有腑臟，在裏頭的、一塌糊塗藏在裏頭，就看不見了；「有竅則明」，凡是開了洞的地方就通氣的，雖然說漏氣還不錯啦，總算通氣的，「今我對佛」，他說我現在跟你面對面相對，「開眼見明」，眼睛一張開看的明明白白，「閉眼見暗」，眼睛一閉起來，什麼也看不見，就是黑暗的。他說：「開眼見明，名爲見外」，眼睛張開看得明明白白，叫做看見外面。「閉眼見暗」，眼睛閉攏來看見沒有？看到裏面黑洞洞的，「名爲見內」，一個見外，一個見內，「是義云何」？阿難這一下子滑頭了，他說你老人家看這個意思怎麼樣？他自己不作答案了，不敢作答案，在內也不對，在外也不對，在一處也不對，他現在說依我看來啊，心啊，裏頭看不見，外面看得見，開眼見明叫做看到外面，閉眼見暗叫做看到裏面，怎麼樣？這個意思怎麼樣？就問佛了，他沒有說開眼見明，閉眼見內，開眼見外閉眼見內。

「佛告阿難」，佛的答話，這是第四次啊，見內見外，明暗內外，有光明叫外面，黑暗的叫裏面，閉眼看到黑暗的，看到裏面，開眼就看到光明的外面，這是第四次答案。

【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這個很厲害了，佛問的邏輯，我們大家要注意哦，尤其那個學佛打坐的人。佛說當你閉眼，眼睛閉攏來，看到什麼？看到黑暗，這個黑暗的境界，「此暗境界」，這個黑暗的境界，「爲與眼對，爲不對眼」？是不是在你的眼睛前面啊？還是說不在你的眼睛前面，你眼睛閉攏來，開眼看到光明，看到人，閉眼看不到人，看不到光明，看到黑洞洞的，這個黑洞洞的境界，在你眼睛前面？還是不在你眼睛前面呢？

【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云何成內】？假定你說這個黑暗就在我的眼睛前面，好！你這個話注意喲！那麼前面跟我倆就相對叫前面，這個黑暗的境界就跟我相對、在我的前面；就不能叫做在你的裏面了。

【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汝焦府。】假定你認爲這個黑暗不是同我眼睛兩個相對，統統在我的內部。你把黑暗看不見的就認爲是內部，那麼我問你，當你晚上在一個房間，一點燈光、什麼亮光都沒有，沒有太陽、沒月亮、沒有星星、沒有燈光、什麼都沒有，統統黑的，這個房間裏頭，黑的就是黑的，全體是黑的；那麼，這個黑暗也是你的內臟嗎？假使一個境界不在你的前面，我們人類不在前面、眼睛看不見，如不是相對，【云何成見？】怎麼樣叫做看得見呢？所謂我們看見什麼？後面有個什麼？我不知道。現在有個什麼我看見了：帕子、毛巾，因爲這個毛巾跟我兩個眼睛相對嘛！所以一定是境界相對（才）看見啊！

【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假使離開了外面，沒有東西，我也能夠反過來看到內在，那纔能夠成立，叫做看到內在。所以你講的「閤眼見暗，名爲身中。」你說閉起眼睛來，黑洞洞的什麼都看不見，這就叫身體的內部。「開眼見明，何不見面？」那你張開來眼睛的時候，怎麼先不看到自己的面孔呢？你的本來面孔是什麼樣子呢？

所以禪宗祖師經常問、叫你參一個話頭：「如何是我的本來面目？」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看過自己的面孔。不曉得諸位如何？我這一輩子是沒有看到過我長成什麼樣。鏡子裏照的不對呦！鏡子裏是對面這樣的，我們照過去光是兩個焦點相反的，所以不是我啊！已經變了樣子。百分百地準確的鏡子也只有九十五分是我、九十九分是我，——還不是我。究竟我是一個什麼死相？我自己也不知道！再說自己那個睡相是什麼樣？所以人生沒有一個看見過自己的面孔是什麼樣子的，沒有看見過哦！佛在這裏也等於提到這個問題。

他說，【閤眼見暗，名爲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怎麼看不到面孔呢？【若不見面，內對不成。】所以內外之間這個相對，我們開眼看外面看得見，自己看不見面孔；這個中間的所謂內外中間的界限，他說你根據什麼成立這個界限呢？

【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假使我們開眼看外面的時候，先看到自己的臉，那麼這個心就在外面喲！等於在虛空中一樣。虛空看到我們的臉，我們也看見了虛空。「何成在內？」那就不能叫做在裏面了。

【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假使說你心在虛空，虛空不是我們心之體；那麼再說，現在我坐在你的前面；「即應如來」，佛說我看到你的臉；「亦是汝身」，那麼外面的我也是你的身體嗎？我是我，不是你的身體。

【汝眼已知，身合非覺。】你的眼睛看見了我，我也看見了你，身體感受同眼睛所見的這兩個作用是一個、兩個呢？當然你眼睛一看我、我一看你，你身體內部就有感覺，這個身所合、眼所合「非覺」，這個不是感覺的狀態哦！這是知覺的狀態哦！眼睛一看，心裏感到：嗯！蠻好！「身合非覺」。

【必汝執言，身眼兩覺】，如果你一定認爲說身體是感覺，眼睛看、思想是知覺，他說：好！那身體的感覺同眼睛所看思想的知覺有兩個覺性嘍？【應有二知】哦！那我們心就有兩個心嘍！再不然就唸成「多心經」嘍！【即汝一身，應成兩佛。】他說如果心有兩個心的話，將來我們開悟了成佛，一下就成兩個佛，行嗎？【是故應知】，他說所以你要知道，【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所以你認爲「開眼見明，叫做見外；閉着眼睛見暗，叫做心見內」，不對！

四次了，給佛說：沒有對！阿難同我們一樣在找心，心在哪裏？所以我們大家打起坐來閉着眼睛：「哎喲我在入定哦！這樣入定哦！好啊！好啊！」我說你在休息、睡覺！是真的！

你認爲這是道啊，你開開眼睛你道到哪裏去了？你說那我上了「一號」，道給尿道流走了，那還叫做道啊？！一個道，修得成功、證得到，就不會變動了。你說我打坐就有、不打坐沒有，用功就有、不用功沒有，那叫道啊？！這個佛你不要學哦！那是生滅法。真的道是不生不滅法。哦，我修定就有定，不修定就沒有定，何必修這個定呢？！那你拿個釘子釘在這個頭頂下去，那不是定得很，自己動都不動了，氣都斷了！呵，那有用嗎？

修得來的定，不修就不定了，那還叫定啊？那是小乘定，不錯；那是玩弄心法。所以王陽明乃至一般禪宗祖師，認爲一般道家、佛家這一種做功夫叫做「玩弄精神」，玩弄自己的精神，欺騙了自己。真正道是不生不滅。佛現在要阿難找這個心，就是找我們父母未生以前本來不生不滅的那個本心。

四次了，還欠三次，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現在辯論了四次。這個裏頭佛給阿難（講）就是因爲摩登伽女引起的。好！休息。

# 楞嚴經講座 第六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這個《楞嚴經》現在正在頭上，它的重點希望大家再注意一下。現在開始是有名的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所謂「辨見」，就是形成我們後世中國佛法所謂明心見性這個見。不過以《楞嚴經》的原則講明心見性，我們觀念裏頭就變成兩個階段了：第一，好像先要明心，心在哪裏？心是什麼？第二，好像明瞭心、再見性。因爲看了中文這四個字「明心見性」，意識當中、思想上自然就會形成這麼一個觀念。這個觀念並不一定準確，尤其在《楞嚴經》所講的明心見性不是這個意思。

現在我們正在見性方面在研究，所謂「八還辨見」。怎麼樣叫見性？就是我們眼睛、思想能夠看見東西的這個功能、這個是什麼作用？在哪裏？我們眼睛怎麼樣能夠看？看到什麼東西、能夠看、能夠思想的這一個性質，它的本質在什麼地方？這是見性。這個「性」代表能見的那個功能，在什麼地方？並不是說，「見性」見到有個東西叫做性。就是能見的這個功能，它究竟在哪裏？

那麼現在，我們在見性、辨見方面，所以有「八還辨見」；我們已經根據原經研究過的有四處辯論。首先，阿難提出來同我們觀念一樣，心（見的）在身體內部，佛說不是；後來阿難提出來在外面，還不是；第三次阿難提出來在眼睛的這個神經裏面（「一處」），佛說不是；第四次提出來，開眼看到光明、閉眼看到黑暗，阿難就是那麼來答覆，佛說不是。現在再開始，在《楞嚴大義》這一本書是二十四頁。

【阿難言，我嘗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們首先停留到這個階段。這個裏頭有一個佛學名詞先要解決了，這裏提到佛學名詞「四衆」，四衆就是佛的弟子。男的出家的是叫比丘，女的出家的是比丘尼；在家的（我們普通在中國的方便了）就是男居士、女居士。這個「居士」是中國方便的稱呼方法。實際上不止四衆，有些經典提到是七衆，四衆再加兩衆（兩個大部分）；「沙彌」，就是男孩子出家的、沒有受過戒的，就是沒有取得正式出家人的資格——沙彌；女的出家的，沒有取得正式出家人的資格的，叫「沙彌尼」。那麼這個沙彌，我們中國的文學根據佛學，過去還有個名稱叫「驅烏」，驅烏就是小孩子出家的，趕鳥的、趕趕鳥。農業的社會，曬東西啊怕鳥來喫掉，坐在那裏趕鳥，是這個（來的）。實際上，這是對年輕的出家來講。以佛的戒律，不管一百歲（或多大年紀），剛剛出家，沒有受比丘戒，或者沒有受比丘尼戒，那也是「沙彌」或是「沙彌尼」。這是加上兩衆。普通一般有信仰的，還沒有正式學佛，所謂「近事男」、「近事女」，就是說接近這個佛法的。那麼總合起來，七衆弟子。這個四衆同七衆的問題我們解決了。

現在阿難提出來，因爲聽了上面四種辯論，見性究竟在哪裏？阿難現在講，他說我曾經聽佛開示四衆；所謂「開示」也是個佛學名詞，就是我們長輩給我們講話，我們普通現在叫做訓話，或者老師告訴學生的開導。這個「開」有開導的意思；「示」，明白的表示。後來在佛教的儀式裏頭，那麼「開示」變成對長輩的尊稱，這是第一。第二，在《法華經》裏面的觀念，有「開佛知見，示佛知見」。實際上《法華經》裏頭構成了四個觀念：「開、示、悟、入」四個觀念。不過四個觀念各有各的說法，不一定。也有人把它變成四個程序，先是開佛知見，打開了；再第二是示佛知見，明白表示了；第三，悟佛知見，真的悟道了、證得了；第四，入佛知見，進入佛的真正的境界。也有人如此把它排一個次序：開、示、悟、入。《法華經》講的次序，並不是照「開示悟入」的次序，就是「入佛知見，開佛知見，悟佛知見，示佛知見」，程序有不同。現在我們講到四衆與開示，這兩句佛學的內涵先解決了，再回轉來研究原文。

阿難現在提出來向佛報告，他說「我嘗」，嘗就是曾經，過去聽過了；嘗是中文古文，用在這裏就是「曾經」，已經有過經驗的。我曾經聽到佛開示四衆，向一般學生弟子們開導、講話。佛怎麼樣說呢？他說「由心生故」，心動了；「種種法生」，一切法，「法」字的意思包括一切事、一切理，統統叫做「法」。並不是說念一個咒子啊、結一個手印啊，或者有個什麼花樣叫做「法」；真正這個「法」字包括一切事、一切理。他說我曾經聽到佛給四衆弟子們講過，由於我們人心生了、心動了，「種種法生」，各種現象就出來。相反的，「由法生故，種種心生」。上兩句話，一個是由內在心動了，就是我們觀念思想不同了，看外界一切東西、現象都兩樣了。下面兩句話是因爲外界的現象，「由法生故」、變更了，影響我們心理觀念兩樣了，「種種心生」。四句話，兩個層次。但是雖然兩個層次，（是）一個結論，就是一切唯心、三界唯心，一切都是唯心造的。阿難現在提出來，他說我曾經聽到佛說過，你給大家講：「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這四句話非常重要！是佛法的真正的中心、綱要。我們看了佛經，這個中心綱要就要把握住。阿難現在把握了這個綱要。

【我今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阿難說，他說我現在想一下；因爲他給佛批駁了，「心」內也不是、外也不是、一處也不是；開眼見明、閉眼見暗，也不是。他說因爲聽了你這個話，我現在想，我的心性「隨所合處」，被外境界一引動，啓發了作用；「心則隨有」，這個心馬上起了作用。所以心跟到外面配合而動的。他說「亦非」，不是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間「三處」。好了，這個原文就是這樣，我們都看清楚了。

在這裏我們做一個研究。第一點研究，我們剛纔提到，佛法的中心這四句話很重要，一切唯心造，佛說的「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一點沒有錯。可是佛那麼說的話，阿難也同時聽到，可是阿難的理解、對於這句話懂得的程度深淺完全兩樣，等於同佛說的這一句話相反。所以我們有一個心理學上測驗，同樣一句話講出來，十個人聽，十個人感覺都不一樣、理解的不一樣，都會聽錯了的；一百個人聽同樣一句話，一百種理解不一樣。所以等於在學校裏上課，老師的課一樣的教下來，五十個學生，每一個理解（都不同）；有些根本沒有聽見。聽到了，聽到了如秋風過驢耳，一點用處都沒有。有些聽進去了，聽進去了理解也不同。你看現在佛講的話那麼明白，阿難聽的、理解統統不同。這可見教育、宗教是非常困難！所以言教也好、身教也好，我常常懷疑，我說教育對人真的有用嗎？以我幾十年的經驗，好像沒有用！影響不了。

人都有個我見，自己的主觀的觀念在裏頭。把外來東西吸收進來，他不是丟空了吸，都是有我見去吸收。因此，同樣一個人看一樣東西，每一個觀點、思想統統不同，感想也不同。這就見人的心理之難辦！這是第一點研究。

第二點研究，阿難所講的，佛也講過，譬如研究唯識（我們禮拜三所研究唯識的），佛說的，我們現在活着這個作用、第六意識的作用，多半是「依他而起」。依他而起的意思，就是外面的環境影響內在的思想；外面有個東西，我們內心有這個思想。假使一個東西素來我們沒有看過的，沒有見過、沒有聽過、沒有經驗過的，我們意識思維上也就沒有這個東西。所以一切的心理作用都受外界的影響而起，所以叫做「依他起性」，依他而起，「他」就是外界。本來沒有東西，因爲外界引發，就有我們心理作用。例如我們研究佛學，本來沒有研究過，沒有佛的思想；因爲看了佛學、看了佛經，引起我們思想裏頭許多佛的道理、佛的觀念，這也是依他起性。這個依他而起，他本來憑空緣起的，所以依他起是緣起。「緣起」的意思是靠許多的因素，偶然的湊合攏來所發生的現象。

可是一切衆生，不知道自己的心性現在起的作用是依他而起的，因此就「遍計所執」。起來了這個作用以後，自己把自己心性的作用就抓得很牢。因爲我們思想裏頭想過一下，就認爲自己真實有，自己不知道；想過了「依他而起」，外界境界一引，起了作用。譬如像鏡子一樣，有個東西一照，就有這個影像；這個東西走開了，鏡子裏頭就沒有影像。可是我們人自己同這個鏡子作用一樣；沒有這個智慧，往往把照過了的東西、影子已經去了，把那個去掉的影子拼命自己在幻想，把它抓住在那裏「遍計所執」，自己執着得很厲害，普通就叫做執着了、抓住。「遍」，就是普遍的；「計」，自己的下意識在估計。沒有、本來是假的，硬把它當成真的，說有。「所執」，心理的意識上就把它抓得很牢。譬如大家打坐、做功夫，偶然有個境界，生理及心理引發的，沒有什麼了不起！然後過去了，「哎喲，我那個時候境界怎麼樣好、怎麼樣清淨、怎麼樣光明！」你總沒有電燈光亮吧？電燈光關了就沒有了，沒有了過去了，依他而起，就算了。在那裏感嘆啊，「現在我退步了！哎呀，像那個樣子……」那是瞎貓撞到死老鼠！死老鼠都臭了，你還在那裏想呢！「遍計所執」。

所以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假使我們懂了這個道理，不着相、不執着，依他起，隨用隨空。等於在水上寫字一樣，水上寫字還是寫出來字了；寫過了，字也沒有了，水也平了，意思也表達完了。等於鳥在空中飛一樣，飛過來、飛過去，鳥的確在飛着，飛過了，鳥也沒有留下痕跡，虛空還是虛空。等於那個白雲在空中在飄一樣，飄過來、飄過去；白雲過了，虛空還是虛空，一切不留。那麼這樣，知道依他起、隨緣而起、隨緣而空，不起遍計所執的作用，那麼當下就「圓成實性」，就自然圓滿。此心、我們的心如明鏡一樣，隨時隨地，把心保留像乾淨純潔的鏡子一樣；「物來則應」，有外界來的東西，鏡子裏就有影像、起作用；「過去不留」，一切過去了，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宋代這位詩人，他也學佛學禪的蘇東皮，哎，對不起！蘇東坡。因爲我們講笑話講慣了，經常給他認白字。蘇東坡有句名詩，所謂「事如春夢了無痕」。一切事情，猶如春天做的一個夢一樣；過後了，物來則應，過去就不留，「事如春夢了無痕。」那麼你說怎麼了？不要你去了它的。一切事它來了你，本來是「了無痕」的。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那麼現在我們第二個研究，就是阿難所提出來這個問題。他把佛所講的這個要法、綱要執着了。他說照我想一下，你說心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一個點上，開眼見明、閉眼見暗也不是。現在根據你老人家的話，我想了一下，我們這個心啊，「隨所合處」，外界一個東西來——譬如現在大家諸位眼睛前面沒有一個東西，現在有一個東西、有一個玻璃做的菸灰缸；那麼我們因爲有了這個菸灰缸，心裏頭就曉得有個菸灰缸。他說隨着有個東西一來，「隨所合處，心則隨有」，心就起來作用了。他只講到這裏，他下面沒有講。如果阿難說這個東西沒有了，此心也「事如春夢了無痕」，那麼佛就不會罵他了。可是他現在只講，他說心啊，外面有起了作用、就有一個作用，「心則隨有」；所以此心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間三處。那麼阿難現在這一句話，對不起！他老人家也很滑頭哦！不敢下定論。他想我沒有尾巴給佛抓住了，你總不會罵我了。他說我現在根據你的話，喏，外面有個東西，心就有了；那麼因此我懂了，根據你的話，心不在外、不在內、也不在中間。他沒有說「對不對啊？」他怕捱罵，捱了四次了，所以他不肯說。

佛很妙！【佛告阿難】，佛就說了；【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這個文字先到這裏一節，佛提出來問題。阿難想在佛前面耍滑頭，「我總沒有下定論吧？你老人家不要罵我。」嘿，佛來了，佛就問他，「汝今說言」，他說好，現在你講的話，根據我的話講的；「由法生故，種種心生」，講了一半；外面有一個東西來了，你心就起了作用了。「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有一個東西跟着，心就跟着起了作用，是不是這樣？

「是心無體，則無所合。」他說那麼我要問你了（佛要問他了），這個心如果沒有東西，本身沒有東西啊，它拿什麼去配合別的東西呢？你說合嘛，兩個東西都有嘛！譬如這個手，要這樣一來，一隻手拍不響，兩隻手就拍響了嘛！他說你說心啊，外面有個東西來，它跟它一配合就起了作用，可見心是有一個東西起作用哦！所以他說，「是心無體」（這個「是」古文，白話文就是「這個」），這個心假使沒有體的話，它自己沒有體段、沒有本體；「則無所合」，它用什麼去配合人家呢？譬如虛空，這個手再拍也拍不響，它配合不起來嘛！他本來想講到這裏爲止不要捱罵了，可是佛一點都不放過；他說那麼你這樣一講，心假使沒有體，就配不攏來了。

【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他說假使沒有體的東西能夠跟外界來兩方面配合起作用，那麼佛法裏頭只有十八界，沒有十九界。佛現在是用佛學裏頭配合，「眼耳鼻舌身意」這是六根，第一排；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們身體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體、意識神經；相對的，配合外面「色聲香味觸法」，眼睛能夠看顏色、耳朵聽聲音……這叫六塵。六根、六塵。這個中間，根、塵，外界跟我們身體接觸所發生的這個中間，有沒有作用？有作用；這個中間六種合起來，三六十八，叫「十八界」，沒有十九界。所以只有六根、六塵、十八界，沒有七根、七塵、十九界。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佛說，假使我們這個心沒有一個東西，而能同外界配合起作用；那麼虛無飄渺、抽象的東西也同實質可以配合囉？那麼我們說，肚子餓了，要喫東西了，肚子餓了是真的哦！說，你喫一個東西就會飽了，喫什麼？喫那個「哈不楞登」就飽了，「哈不楞登」沒有一個東西，再喫也不會飽 。幻想的東西不實際的。「是義不然」，中文這四個字翻譯成白話文，「是義」，「是」就是「這個」；「義」字是古文，「就是這個道理」；這個道理不然、不對！他說你這個道理不對。

【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挃其體。】這個古文念「挃」，實際上我們北方人講話「揪一下」，在你身體上揪一下、掐一下，把你身體這麼掐一下。他說，假使你說這個心有這個體，那麼，我們拿手自己在身體隨便哪個地方，大家試試看也可以，你的小腿、大腿、胸部，或者胳膊，隨便哪裏揪它一下。

【汝所知心，爲復內出，爲從外入？】你手揪一下身體，身體感覺就曉得痛。這個痛的感覺是身體內部出來？還是外面進來呢？

【若復內出，還見身中。】當我們拿手揪一下自己的身體，就感覺到有痛；這個能感覺的這個作用，從身體內部出來這個心的話，應該先看到自己內部的神經、再感覺到外面啊！「還見身中」，應該它能夠看到自己身體中間（就是內部）。

【若從外來，先合見面。】假使我手揪一下身體、身體就感覺到痛，假使這個作用從外界來的，等於外界一個香菸缸來了，先應該碰到自己的臉，他說你臉應該看得見哪！他就問阿難，他說你揪一下看，這個心從裏面出來？裏面出來的話，就應該自己先了解內部，才瞭解外面；假如從外面來，外面進來先應該看見有個東西進來，才曉得自己裏頭的內部嘛！這是問話、問阿難，佛就設了很多的圈套要他去跳，這就是禪宗的參話頭，你要去參、要去研究。阿難當然愣在那裏給他問啊！

【阿難言】，阿難大概還跪着的；或者站起來了，不知道。阿難搞了半天，他說：     
【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爲見非義】，阿難肚子裏有點不服氣了，他聽佛講了半天，好像我都不對，他說你老人家也說得不對！「見是其眼」，看得見的是眼睛耶！「心知非眼」。他說你說心從裏頭跑出來會看見；心裏頭的感覺，那不是眼睛看見哪！他說，「爲見非義」，你講心能看得見這個也不合理耶！你看，阿難有點不服氣了。他說你講得也不合理啊！眼睛看見是眼睛；心裏頭那個感覺是感覺。感覺看不見，你說看得見，也不合理啊！

【佛言】，佛又說，【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他說這樣啊，好！你認爲我們這個眼睛它能夠看得見東西啊？如果眼睛能夠看得見東西，他說眼睛像我們房子的門一樣，你在房間裏頭，我們人坐在房間裏頭，外面有個客人來，那個門能不能看到東西啊？客人來不來，門不知道哦！還是要裏面有個人纔看到門外有個人來；眼睛不過是人的門窗一樣，它是個窗子的門一樣，沒有作用的。能夠見的不是門、不是窗，是坐在房間裏那個東西、那個人。他說你認爲眼睛能夠看見，看見的是眼睛啊？那麼我們房子外面這個門，他就能夠看人囉！「門能見不？」你問問那個門看，它能夠看得見東西嗎？

再說，剛剛死了的人，眼睛還在，「則諸已死，尚有眼存」，他的眼睛還沒有壞，還在嘛；「應皆見物」，那死人眼睛也看得見東西啊？他眼睛還在啊！人死了，剛剛斷了氣眼睛就看不見了。可見這個眼睛看見東西不是這個眼睛啊！就找那個見性、能見之性。

【若見物者，云何名死？】假定這個人剛剛斷了氣，眼睛瞪得很大，他當時還能夠看得見東西的話，就不叫做死人了，那叫什麼？叫活人。嘿，那很簡單，那就還是活着的。死人也有眼睛啊，可見眼睛不是能見的道理。

他又說，【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現在我們注意哦，千萬注意啊！佛跟阿難兩個論辯，阿難站在那裏，態度儘管好、很恭敬，心裏頭也有點不服氣，同我們一樣，越笨越不服氣的啦！總覺得自己很聰明。但是我們也一樣。佛這個論辯中間啊，阿難是搞不清楚；我們也不容易搞清楚。他由眼睛的看見的性能來講到心性之體，所以有時候拿眼睛能見之性來講；有時候又拿內部的感覺之性來講，這個邏輯他沒有給它太分得清楚；所以阿難合掌站在那裏是蠻氣的，這樣也不對、那樣也不對，究竟什麼對嘛？我鼻子對到嘴啊？！說來說去都不對！然後你又什麼看見了、又感覺了、叫我揪一下，揪一下當然看不見啦！當然揪痛了以後，這裏發青了，看見啦！那不是痛啊，這是皮膚青了！那有的辯了。不過阿難到底還不是那麼笨。

可是佛呢，在這裏又向另外引了；看起來向另外引，（實際）是一個道理。他說「阿難」，「又」，再說；「汝覺了能知之心」，他說你現在，「覺」能夠感覺的，這個覺注意哦，是感覺的。感覺是個作用，感覺不靠身體起不了作用哦！他說「覺了」，「了」是什麼意思？了別，明明瞭了。有感覺，心裏頭就知道。這個「了」不是沒有的意思，（是）了別的意思，分別。了就是很清楚，很明瞭。他說你「覺了」，你現在感覺、明瞭，「能知」，能知是思想嘍！知、覺，「覺了」是感覺；「能知」是知覺、知道的這個思想。千萬搞清楚啊！

注意哦！大家學佛參禪，這兩部分搞清楚。我們人感覺、知覺兩部分的作用，一體的兩面，等於一隻手的手心、手背；是一隻手，兩面的作用。

所以我們有時候學佛打坐，你說身體氣脈動了，那是感覺狀態，不是道啊！你知道自己氣脈動了，那是知覺的作用，不是感覺。

所以大家有時候做功夫學道，自己光被感覺所困住了，是不對的啊！他（佛）現在再說，「又」，再說；「汝」，你；能夠感覺的「覺了」、「能知」能夠知道思想的心。感覺、知覺兩部分作用，合起來一個代名詞叫做「心」。他說我現在問你，你能夠感覺、知覺這個心，「若必有體，爲復一體，爲有多體？」是一個體呢？還是多個體？拿哲學來講，是一元的呢？還是多元的？這都是翻譯名稱了，學哲學的人喜歡用一元、二元、多元。反正要錢嘛，一元、兩元，呵！元者是元素意思了，一個元素、兩個元素、多個元素。他說你還是一體？還是兩體、多體的？佛又做比方了。

【今在汝身，爲復遍體，爲不遍體？】而現在這個心在你身體裏頭了（佛沒有講「裏頭」這個話，我講的，講錯了）他說現在這個心，在你身體上面，還是遍滿這個身體？每一個毛細孔裏頭都有你的心啊？「爲不遍體」，還是說只在身體某一部分，不是全身都有呢？

佛又說：【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挃一支時，四支應覺。】假使這個心在我們現在這個生命身體上是一體，他說，那麼，我們用手掐自己的身體的時候，掐一下大腿，大腿就痛哦！如果說心是遍體的話，我一掐大腿啊，頭應該痛哦！可頭沒有痛啊！可見這個心的作用它反應只是一邊哪！

【若鹹覺者，挃應無在。】假使說我手掐了一下大腿，全身都痛了，他說那麼大腿那個部分、給指頭掐的那個地方應該不痛囉！應該全身分擔了痛苦了嘛！他說那個地方就沒有了，散開、大家分擔一點嘍！

【若挃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假使說手掐大腿的時候只有大腿痛，頭不痛、胸部也不痛；若揪你一下，「有所」，有一個所在、有一個目的、有一個焦點、在某一個地方，「則汝一體，自不能成」。說心是一體就不成了，一體就是普遍的。

【若多體者】，假如心是多元性的在內部；【則成多人】，那麼我們一個人變成多人了，一個人就變成好幾個了。我們眼睛看東西、耳朵聽聲音，眼睛看一個好聽的時候，帶到孩子出門，孩子正在叫「媽媽媽媽！」「不要吵，我看完了來！我看完了這個電視就來給你炒飯喫。」你看耳朵又在聽，手又在動，眼睛又在看電視，變成三個人了。

【何體爲汝？】那麼哪個是你的心？手在動是你的心？還是耳朵聽到是你的心？還是眼睛看見是你的心？【若遍體者】，假使心充滿整個的身體；【同前所挃】，同前面所講，揪一個地方、全部應該感覺。

【若不遍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如果說心現在在我們生命的身體上並不普遍存在，當我們頭碰到東西、腳也碰到東西，頭也痛、腳也痛。可是事實呢，「頭有所覺」，如果不遍的話，頭痛了、腳就不應該痛了。因爲心在一個地方，痛了一處就好了嘛！當我們頭碰到、腳碰到、指頭也碰到、嘴脣也咬到，四個地方都痛，他說哪個地方是心呢？

【今汝不然。】他說你研究研究看，你的身體內部不是這個道理吧？      
【是故應知】，所以你要曉得，你說心「合處」，那個外界一碰攏來，心就有；他說那麼我頭碰到、手也碰到，來一個人（來兩個人），拿四個棍子（五個也可以、八個也可以），同時打你的頭、打你的腳、打你的臉，你全身都痛嘛！他說那這個心在哪裏啊？是一個還是多個呢？他說，你講的【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錯了！不對！心不是這個道理。

佛也怪，老是講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是，你乾脆給他一個是字好了嘛！他也不給他。叫阿難（這就叫做參禪）參。要你自己拿出來、找出來。

所以後世禪宗祖師所謂講學佛明心的道理，有幾句話：「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真正用功學佛、明心見性，比方，要研究到什麼？人站在懸崖上面、萬丈懸崖，掉下去就沒有命，這個時候自己一放手，準備跳下去死了，那麼一個勇氣！要懸崖撒手、自肯承當啊！自己硬是挑得起來的。「絕後再蘇，欺君不得。」所以真正的用功研究、研究，要研究到牛角尖裏去，研究到沒有路走了，等於都要研究到死了，死了、絕後再蘇；一下大死以後，大活轉來了，你纔能夠悟道、才能明心見性。所以「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這不能騙人的！騙人說你悟了，你自己也曉得沒有悟嘛！那怎麼說你悟了呢？你實在沒有悟。所以後來禪宗祖師講，「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這就是教育法，一定要你自己承認。等於一個學科學做試驗的，這個老師告訴你：你不要去試驗了，就是這樣！——不行，非要經過自己試驗。酒喝了會醉人的，你硬要去醉了才知道，不醉了你不曉得那個醉的味道。

所以佛現在的教育法教育阿難，他始終沒有告訴他是這樣、那樣；他只告訴他，你所講的都不對！你們注意哦，這就是最高的教育法，這叫做啓發性的教育法；這也叫做誘導性的教育法，引發你自己的智慧出來。不是老師告訴你說「就是這個」，那是迷信。老師的話也不能信，佛的話也不能信；要你自己拿出來問佛：「對了吧？」「對了！」這纔對了，這是學佛。

所以你看佛在《楞嚴經》上，他用的真方法教育，他沒有說「你信就得救了」，不講這個話。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是；這樣也不對、那樣也不對，哪樣對呢？他沒有教你結論。注意哦！教育孩子們也要這樣教育。人都有天性，沒有一個笨人，各有智慧的。現在我們教育拼命要他記、記住，記住有什麼用？！爲了考試，考過了屁用都沒有！所以每一個變得都沒有頭腦，一做事就不行了。「老師你沒有講！」我說都要我講的啊？！我沒有揍你，揍你你就懂了！還要等講的啊？！常常有許多同學：「老師，你沒有講。」哎呀，我說你都二、三十歲了，還要我講啊？！要聞一而知十，怎麼要講呢？你看佛的教育法，就那麼高明！那就是禪宗的臨濟祖師所謂「殺人之劍」，他到處把他殺死了。他不用活人之刀；他沒有把他救活。反正阿難很倒黴，來了以後，那邊已經碰到摩登伽女迷糊了一陣，在這裏給佛搞得更昏頭昏腦。現在五次了，都不對。

我們翻過來，佛這一次又把他貶了，五次不對了。

【阿難白佛言】，阿難又說了，【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

第六次了，他提出中間來。第三次，他不是提的中間，上文講到中間，這是翻譯的時候大意了。第三次他講潛伏在眼睛的根根裏頭，「中間」是第六次所提的。好了，現在我們看原經文，要解決這個問題。

阿難同佛說，第一，他拿出一個人來做背景，背出一個靠山來，「文殊師利菩薩」，佛的大乘弟子裏頭、大菩薩裏頭智慧第一。佛如果說是個大學校長，文殊菩薩是教務長、教授師，智慧第一。再說他的身份，過去七佛、包括釋迦牟尼佛，前生都是他的弟子，都是文殊菩薩的弟子，所謂「七佛之師」。大乘菩薩裏頭智慧第一。所以密宗塑的文殊菩薩像，手裏都有個寶劍。你以爲他真拿個寶劍去殺人啊？！這個是什麼劍？慧劍，就是智慧之劍；能夠斬斷一切疑情。智慧之劍斷一切疑、斷一切疑情，這是表法的；並不是文殊菩薩一天好拿劍，他也不是劍道理事會的理事長。他這個寶劍代表智慧之劍，斬斷一切疑。這是第一，文殊菩薩的身份要搞清楚；有時候代表佛教化一切衆生。

第二點，佛學裏頭有個叫法王子，法王子要十地菩薩、八地以後到了十地菩薩，所謂得灌頂位，灌頂就是洗禮了，密宗也用，印度來的。灌頂、洗個澡，熱帶的地方。後來流到歐洲，變成天主教、基督教的洗禮，實際上就是灌頂。佛法裏頭密宗也經常用。在印度那個熱帶地方，授一個大法，先洗好一個澡，等於中國文化就是齋戒沐浴。灌頂位，十地菩薩受了佛的灌頂，才稱爲法王之子。法王就是佛，佛的真的佛子，佛子等於普通世間皇帝的太子，可以紹隆佛種。拿佛學的名詞就是「紹隆」，「紹」就是繼承，「隆」就是發揚。繼承王位，發揚法王的教化，「紹隆佛種」，這個纔是法王子。像文殊菩薩當然夠得上是法王之子。什麼人是法王？凡是成佛了都稱「法王」。

所以有一次佛要說法，文殊菩薩來打鐘了。鍾一打以後，佛還沒有出來，文殊菩薩說：說法完了！佛就不出來了。文殊菩薩講兩句話，所謂「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叫你仔細看，佛法就是這樣，「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他等於說，你們聽着，我傳你們一個最高的佛法。大家統統站起來，很注意聽。他說要佛出來傳法。文殊菩薩就是「嘣！」（師拍一下桌子）他說：「傳完了！」大家給他弄得莫名其妙。嘿！他講兩句話：「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法王法就是佛法，就是這個樣子。所謂「我爲法王」，佛說的，「於法自在。」佛法沒有一個定法，不呆定的，應機設教，看是什麼人、該用什麼樣的教學法，使他能夠悟道。所以法王子的道理也瞭解了，這兩個名詞。

第三，要解決這個裏頭一個名詞，「實相般若」。般若是「智慧」，但是我們中文翻譯不翻成智慧，因爲中文的智慧不能包括般若的意義。梵文的般若不是普通的智慧。我們中文的智慧，往往把人的聰明當成智慧了；聰明是用腦筋想出來的，不是智慧。智慧——悟道、悟了一下，那一下不是腦筋想、不是思想來的、不是分別心來的，那個所以叫做「實相般若」。實相是般若之體、道體。所以真正學佛成佛，不是盲目迷信的哦！修道學佛是智慧的成就，千萬記住！不是盲目的崇拜。盲目崇拜，只是給你修功德，不是給你修般若哦！可以修福，不能修慧，那有功德。信佛、拜佛，都有功德；但是要想成佛，光有功德不行。必須要智慧成就。所以普通講般若分三種，嚴格的講五種。

第一，「實相般若」，實相無相，沒有境界的境界，悟道的智慧。第二是「文字般若」，得了道、實相般若的人，自然一切學問都通達了，文字般若。第三，「境界般若」，雖然悟了道的人實相無相，但是一切境界都是它的作用，所以境界般若。第四，「眷屬般若」，眷屬就是般若前面的五種：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真悟了道，前面五種完全會達到了、做到了，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這都屬於般若的眷屬，都成就了，第四種是眷屬般若。第五種是「方便般若」。方便般若者，就是說，真見到了道的人，悟到了實相般若，他一切法門都通達了，一切方便都具備了。所謂方便，就是等於《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講的觀世音菩薩「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這就是佛菩薩的方便。如果這個人一定要靠打牌纔能夠把他度了，菩薩就陪他打牌了；「應以打牌身、賭棍身得度者，即現賭棍身而爲說法。」也就是這個道理。這就是方便般若。

般若具備了五般若。現在阿難提的，四種般若不講，只講悟道的時候這個實相般若。

好！我們現在把佛法的術語、佛學的道理三個重點解決了，再回轉來看原文。

「阿難白佛言」，阿難跟佛說。因爲他第五次給他駁了嘛，現在第六次開始了。「世尊」，他說佛啊！「我亦聞佛」，聽到你老人家跟文殊師利菩薩、大菩薩們，諸法王子——普賢菩薩、彌勒菩薩、觀音菩薩，這都是大菩薩，都可以代表佛的法王子，談實相時，你們在談悟道的時候，見道、實相無相這個境界，他在旁邊聽的。他說我站在那裏聽聽到了，現在他想起來。「世尊亦言」，他說你當時也講過；「心不在內，心也不在外。」他說當時你跟文殊菩薩、你們大家討論這樣講。「如我思惟」，我現在來想想你們當時的談話；「內無所見」，閉着眼睛向我內部找心，找不出來。諸位也打坐閉眼睛找找看？找不出一個心來。

「外不相知」，心在外面的話，同我沒有相干啊！「內無知故，在內不成。」向裏面找心找不出來。閉到眼睛打坐，以爲我心在裏頭，裏頭有個什麼心啊？那不過是你閉着眼睛在感覺的狀態裏頭而已嘛！那不是心的體啊！所以內在是無知的，看不見，「在內不成」。所以在內是不對的。「身心相知，在外非義。」可是我們這個身體啊，生理影響了心理，身體有感覺、心理就知道，身心兩個又彼此有關聯。「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你一定講心在外面，他說也不合理啊！阿難第六次來了。

「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那麼，在裏面找不出來，在外面也不對；哎，但是身心兩個有關聯。他說現在——這是第六次了，他的答案——叫我想了一下，「復內無見」，裏面看不見，閉着眼睛找心也找不到；外面也看不見一個心，可是身心兩個也有關係。他說我想了一下：「在中間！」小孩子猜謎一樣，這一下他很大膽，「在中間！」我想阿難當時的態度很有勇氣，這一下「在中間！」

【佛言】，佛就說了。【     
汝言中間】，說中間有一點道理了，佛的態度又客氣一點了，他說你講在中間。

【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他說中間，中在哪裏啊？世間上大家都講有一箇中心點，他說中心點在哪裏？拿邏輯來講。他說我問你中心點在哪裏？「中必不迷」，所謂中間呢，四方八面都看得清楚叫做中間嘍！中間就沒有方向， 迷失不掉了。「非無所在」，中間當然有箇中啊！中在哪裏？

【今汝推中，中何爲在？爲覆在處？爲當在身？】他說現在你提出來在中間。我們先解決一個問題，中在哪裏？先找出來中在哪裏。「今汝推中」，你仔細研究一下中在哪裏？「中何爲在？」中間的重心在哪裏？「中何爲在」，「何」，就是「哪裏」；「中何爲在」這句話是古文，翻過來就是「哪裏是你的中？」「爲覆在處？」還是在有一個地點嗎？另外一個地方叫做中嗎？「爲當在身？」還是說你身體做中心，在你身體的中間呢？

【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如果你認爲這個中在你身體內部，那就不叫做中了，叫做邊了；因爲中跟邊兩個在邏輯上是相對的。譬如我們這個東西這兩邊叫做邊。中在哪裏？你說中在這裏，一說中，就跟這一邊相對；跟這邊相對，它又變成邊了，對不對？你說那這個中不在這裏，在這裏，在這裏又是邊了。中跟邊兩個是相對性的。他說你假使說認爲中在你身體的內部，那就「在身體的裏邊」，不應該叫做「在身體的中間」，就是這個話，我們就聽懂了。他說假使你認爲在身體的裏面的話，就叫做「在身體的裏邊」，邊嘛；不叫做中間。

【在中同內。】假使說，你認爲就在這個身體這個中間。那麼我們前面討論過，等於說在身體的內部，這個不要討論了嘛！內部不對嘛！他說不要講了，「在中同內。」

【若在處者，爲有所表，爲無所表？】假使說也不在身體內部，在一個地方。他問阿難，這個地方可以表示得出來嗎？在這裏啊？還是在這裏？還是在這裏？表示得出來嗎？「爲無所表」，還是表示不出來的呢？

【無表同無，表則無定。】假使你說（法官問案一樣，這個很厲害了！他把阿難要辯論的地方都把他封鎖了。）「無表同無」，你如果說表示不出來，表示不出來就沒有東西嘛！那是幻想了，那不要講夢話。「無表同無」，表示不出來，表示不出來就沒有東西。「表則無定」，而且沒有東西，你說我這裏也可以表示、那裏也可以表示、腳底心也可以表示，那沒有一個標準嘛，那是亂講。

【何以故？】什麼理由呢？【如人以表，表爲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何以故？」「何以故」是佛經的文學，拿現在白話講，「什麼原因呢？」加一個「呢」字，鼻音的。什麼原因呢？

他說」如人以表」，譬如說我們人站在中間做表示，拿這個做表示，你們看哦！譬如我拿這裏作中間，「表爲中時」，現在我把這個表再拿來作標準，表示這裏是中間，「東看則西」，在東麪人看來，這個表在你的西面；在西邊人看來，這個表在我的東面；南邊的人看來，這個表在北面；北邊人看來，這個表在南面。所以東南西北方向是人爲假定，世界上沒有一個真的東西是中心的，中心也是人爲的假定。所以，「東看則西，西看則東，南觀成北，北觀成南」。這兩句他就省了，寫古代中文就省了，白話文非要把它囉嗦出來不可的。他說「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那麼這個表啊，同江西人說「老表」一樣，一表三千里，搞不清楚了！湖南同江西都是老表，究竟湖南還是江西啊？「表體既混，心應雜亂。」那麼這個心是亂了的，沒有一個真正的標準。他說你講中間是哪裏叫中啊？又把阿難弄昏了。

【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阿難也火了，哈！他說，佛啊！我講的中間不是你這樣講的啊，不是你這個意思啊！

【如世尊言，眼色爲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爲心在。】這一段，他又把佛說唯識的道理又拿來了。阿難也很厲害哦！就要拿着婆婆的禮物向婆婆來拜年，一毛錢都不出，還是婆婆的！

他說，我講的中間不是你講的啊！你講了中間，跟我兩個談邏輯，我不是這個意思啊！他說你老人家講過唯識的，「眼色爲緣」，眼睛不能看東西。這個眼睛是色法，唯識叫色法；色法，這個眼睛是地水火風，就是固體的、液體的，有生命的活力、暖氣的地水火風兜攏來，這叫色塵。眼是色法。「眼色」，細胞啊、神經組織攏來一個眼球，眼識是個因緣，使我們能夠看見東西；眼睛是色法，是構成了眼睛這個因緣之一。所以唯識講眼睛看東西要九個因素才能看見：前面要有空、要有距離，也有對象，也有眼睛，沒有眼睛看不見的，也要這個眼睛（色法）等等。眼色作因緣。「生於眼識」，眼睛不能看東西，眼睛的後面有個東西、功能能夠看的，這個叫「眼識」。意識的前奏、意識的前鋒，前奏、前鋒，意識前面的這個作用。前奏、前鋒太古老了，你們現在青年人的話——意識的「投影」（只好跟着現在人搞了）。意識的投影，這個是眼識，才生出眼睛的投影能夠看東西。「眼有分別，色塵無知」。所以眼睛那個眼識，它本身才能夠看東西，是那個作用，叫眼識，有分別作用。分別的就叫做識（認識的識）。

「眼有分別」，眼識有分別。「色塵無知」，這個眼睛是物質的、肉體的，肉體它本身只能是個機能，能夠照相一樣照一下，它本身是不知道、沒有分別、不能看的。「識生其中」，所以眼睛跟外界的色相一接觸了以後，那個意識分別那個投影、這個眼識，這個作用在中間才生起來。他說這是你說的啊！我講是這個中啊！「則爲心在」。眼識在這個眼睛的同外界相對的中間起了作用、分別、意識的投影。我講的「中間」是你講過的這個「中間」啊！

【佛言】，佛聽了阿難的辯論。【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兼二，爲不兼二？】好，你認爲這個心在眼根（就是眼睛）、塵（就是外界的現象）。你認爲這個心啊，是外界的現象跟眼睛這個中間，能見之性在這個中間。他說我問你，這個能見之性、它的功能，是外界跟眼睛兩個一起一把抓，兼得到兩個；還是兩頭大、一頭小呢？還是兩頭都算大呢？「兼二，爲不兼二？」

【若兼二者，物體雜亂。】如果說連帶兩個，那好了，這個能知之心啊，同時這個、那個都要知道，這個物的物質性質就雜亂了，不能分別得清楚了。外界的玻璃是玻璃、眼睛是眼睛。那眼睛可以當玻璃、玻璃可以當眼睛啊？不對的嘍！

【物非體知，成敵兩立。】那麼外界的東西、這個玻璃的圈圈，假使不是我能知、身體知道，那麼變成兩個東西了，成立了敵對的兩個東西了。

【云何爲中？】那就叫兩邊了，不算是中間了。

【兼二不成。】所以啊，由此可知，這個心體在中間，連帶內外連在一起，這個是不通的，你的理由不成立啊！

【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爲相？】「非知不知」哦！我們眼睛看東西，當我們跟外界一接觸了以後，有一個知道自己現在看，而且知道自己現在看見了，這個知道的是什麼？「非知」不是這個知道；「不知」你就看不見嘍？

譬如我們思想想別的事情，哎呀！氣得要死，眼睛看到你，半天也沒有看見，因爲在生氣，那個知覺的東西去生氣了。所以「非知不知」，沒有那個知覺能知之心起作用，這個眼睛看東西等於看不見。「即無體性」，那麼，好了，離開了知覺的作用，心的體性沒有了，「中何爲相」？他說你說中間，中間是什麼樣子啊？

【是故應知】，所以你要知道；【當在中間】，你認爲能見之性在眼睛與外界中間【無有是處】。不對！

第六次了，又完了！阿難打官司打了六次了，又輸了。他說中間也不對啊！照我們一定啊，現在青年一氣就走了，「格老子，去你的！」再不然捅你一刀，就算了。「你不告訴我！」可是阿難的智慧到底同我們不同哦！阿難再來。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着，名之爲心。則我無着，名爲心不？】現在阿難提出來。第六次提的是大乘法門，弄了一個背景，把文殊師利菩薩的高帽子戴上，想佛總要買一點面子啊！結果佛還是不買面子，「不對啦！」現在他第七次，拉了幾個大師兄弟，你看「神通第一」目連尊者；「說空第一」須菩提尊者；「說法第一」富樓那尊者；舍利弗「智慧第一」，這四大弟子，都是第一、第一的；加上阿難這個「多聞第一」，五個第一了。他聯合起來小乘弟子衆、首座。他說我——阿難現在都在回想，我們講是那麼講啊！你看，阿難的確多聞，每一次佛說的什麼他都回憶得起來，記憶力很強。所謂「多聞」，記憶力強。他現在每一次的辯論不是亂辯哦，他根據佛說的道理來辯論的。大乘的，他根據佛跟文殊菩薩兩個說的；現在講到小乘的，他根據佛跟這個四大弟子說法的，他在旁邊加一個——五個，他回想起來。

「共轉法輪」。轉法輪就是說法，所謂轉法輪就是論辯了，你講過來、我答過去，你有問來、我有回答你，這樣講過來、轉過去。「常言」，他說那個時候你老人家常說；「覺知分別心性」，這是小乘法門的極果哦！你們要注意哦！

他說你告訴他們，我們能夠感覺的、能夠知覺的，「覺知」，我們思想裏頭能夠思想、分別心、這個心性的作用，他說你老人家告訴他們，「也不在內，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間」，本來空，一切沒有。依他起嘛，用過了就沒有。譬如我們講話，講了那麼多，「事如春夢了無痕」，過去了、拉不回來，都沒有痕跡。譬如大家聽的，聽過了也沒有；無蹤跡可覓，沒有一點蹤跡可留的；此心本空。他說「俱無所在」，他說你當時說法告訴大家，都沒有停留在哪個地方。「一切無着，名之爲心」。所以叫大家不要執着；物來則應，過去不留，過去了就沒有了。好像是「我現在什麼都不管！」就是說，「格老子什麼都不管！」那個不管的，「一切無着」，什麼都不管，喫飽了就睡、睡飽了就喫。他說我一切不着的、什麼都不管，那就叫做心嘛！

【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爲一切。】他說好！你現在講（第七次了），你認爲感覺、知覺，我們思想分別心，什麼過了就沒有了。這等於唯物主義的思想，用過了就算了；人死了，死了就死了，死了如燈滅（人死如燈滅），就把它燒了就算了。還可以做肥料，因爲這個沒有東西嘛。「俱無在者」，他說你認爲什麼都沒有，一切無着那個就是心。他說我問你，「一切」，佛現在叫他提起注意，什麼叫一切？這個世間上空中飛的、水裏遊的、陸地上跑的，所以「虛空水陸飛行」，所以虛空中、陸地上、海洋裏；「諸所物象」，所有的動物、生物、植物、礦物，所有的東西；「名爲一切」，一切就是一切，包括了一切。

【汝不著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即相。】他說，這個一切都叫做一切了，一切什麼都沒有，不管！什麼都虛無了；「爲在爲無」，什麼都沒有；沒有就是沒有，同烏龜的毛一樣。本來烏龜不生毛，過去的物理知識；現在不同囉！過去印度人沒有看過烏龜生毛，日本北海道的烏龜都生毛的。不過現在還沒有發現世界上兔子頭上有角的。古代所謂佛經裏頭經常引用「龜毛兔角」，這個意思就是說，「世界上本來沒有這樣的東西不要去幻想，沒有就是沒有。」他說「沒有就是沒有」，烏龜的毛一樣、兔子的角一樣；「云何不着」啊？既然沒有，怎麼樣去不着啊？那就是唯物論者。

「有不著者」，你有一個境界叫「我現在一切都不管」，這個境界就是心；「不可名無」哦！你有一個境界說「哦，我現在一切都不管！這個就是我的心。」那就不能叫做沒有嘍！你還有個「一切不管」的在哦！「無相則無」，沒有相，就沒有了，沒有就是唯物思想。「非無即相」，假使說不是同唯物思想一樣的，斷了就斷了，我這個講沒有，沒有就是沒有、糊裏胡塗，那個境界的，這個是什麼東西啊？這個肉一坨，有個什麼，不對的，他說你那個什麼都不管，無着放下那個就是心，錯誤的，不對的，也不是，七次了。第八次佛要正式告訴他了。

到時間了？有同學講一個禮拜一次《楞嚴經》，那麼厚一本不曉得講到哪一年啊？只要你們有時間，我們或者下個月起研究一下，大家共同方便，再增加一次，一個禮拜兩次，快一點把心找到，不然心吊在那裏，吊一個禮拜很難受啊。

# 楞嚴經講座 第七集

---楞嚴經講座

開始是最有名的，所謂七處徵心，這個七處徵心，所謂阿難向佛求教的，已經討論完了。爲了提起大家注意，所謂七處徵心，就是佛問阿難爲什麼要出家？爲什麼學佛？用什麼來修道？那麼當然是用心啦！他問他心在哪裏？那麼第一次他的答覆同我們大家一樣：心在我們的身體裏面。佛就把他辯了、批駁了，這個觀念錯了！

這一點，我們首先注意，我們現在唸佛、用心、修道等等，老實講，大家都是抱着在身體裏面做功夫（的觀念），基本上這個問題就很大了。佛說這個不是的。身體 [斷錄]……佛說：也不對！外面哪裏有個心？

那麼第三次阿難就說，也不在身體裏面、也不在外面，拿眼睛來講在眼根裏頭，就是說拿現在講「神經的組織」。那麼佛說也不是，也錯了。這是第三次。

第四次，阿難沒有辦法了，就拿眼睛來做比喻，說我張開眼睛看到東西、閉起眼睛看不到，張開眼睛看到光明、閉起眼睛看到胡塗、黑暗。他說那個張開看光明、閉起看到黑暗那個是心。佛說也不是。這個理由我們都聽過了。

那麼第五次阿難就講，他說我們能夠想的、能夠思想的這個是心。佛說，也錯了！不是。拿現在講，思想是腦子的反應、腦神經的活動，也不是。

所以我們大家學佛修道，這個道理自己要研究清楚了，我們並沒有離開阿難所講的那個範圍。中國的佛學禪宗把身體叫做色殼子，這一個殼殼、一個軀殼，都在一個軀殼子裏頭在做功夫。乃至我們這一代的禪宗大師虛雲老和尚，叫這個身體三個字：「老凍膿」。他年紀大了、老了，他說這個是膿血凍攏來的，等於在冰箱裏頭凍過的，凍攏來這麼一個身體。所以他自己叫自己這個肉身叫做「老凍膿」，一包膿血那麼凍攏來的在那裏。所以這個裏頭沒有心，能夠思想的是腦的神經作用。

那麼阿難沒有辦法，第六次就講了：這個心在中間、在內外這個中間。那麼佛說中間是什麼地方啊？也批駁了。

最後阿難就講，根據佛說的話，尤其注意啊！佛講過的：「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所以一切唯心。那麼，阿難根據佛自己過去說過的話「一切唯心」。所謂「心生種種法生」是講心起的作用，不是講心的體。

那麼阿難第七次說，一切不着、一切不執着就是心。佛說也不是。他說（如果）一切不執着就是心，空中飛的鳥啊、水上走的船啊、一切都不留痕跡的，哪裏有個心啊？七次都給佛批駁了。阿難所提出的，也就是我們所想到的。

所謂「七處徵心」，徵就是徵求、徵問、問答、辯論，都不是。這是第一個，所謂「七處徵心」，「心在哪裏」的問題。我們現在學佛也是這樣，學佛一切唯心，靠心去學。心究竟在哪裏？自己都沒有找到。然後閉起眼睛在那裏幻想，以爲裏頭能夠思想就是心，同阿難第五次所說的一樣，根本就錯誤！

所以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個成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要作工，想把這一件事情做好，必須要具備那個作工用的很好的工具。譬如要開鎖，必須要一把對的、好的鑰匙。我們修道也是這樣，修道一切唯心，心在哪裏？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這個工具都找不對，那搞了半天有什麼用啊？現在問題就出在這裏。

那麼因此我們再看《楞嚴經》的原文，《楞嚴大義》是三十四頁。不過有一位同學前天向我講，希望《楞嚴經》多討論內容；經文已經白話翻好了，他說希望我少一點解釋。我當時同這位同學講了，我說你講的一點都不錯！人的程度各有不同，尤其我們現在的青年同學們，從白話教育入手，自己要去看佛經，佛經都是用古文體的文字寫，所以自己對自己的國文程度不夠，佛經就看不懂。即使認識了中國字，因爲不曉得古文寫作的方法，把所有的經典誤解了很多。我說你的程度是如此，那麼還有許多年輕的同學們需要，所以只好耽誤時間。那麼因此我們今天也是一樣，先看一下原文。我們一路就順便等於做白話的翻譯。

【爾時阿難】，這是四個字一句。那麼，拿現在白話文的意思就是說「那個時候」，就是這個時候，阿難跟佛講話這個時候。

【阿難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所有佛經差不多，這是一個行文的規矩，印度的禮貌。就是說阿難在第七次給佛批駁了以後，第八次沒有話講、拿不出來了，沒的辦法。所以本來在大衆裏面，他單獨站起來了，「即從座起」，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了。「偏袒右肩」，印度的衣服，尤其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出家同學們穿的這個袈裟，現在出家同學們身上穿的這個衣服是便服，現在叫做和尚衣，實際上是我們中國真正中國人的衣服，是明朝時候的一般老百姓的便裝，就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滿清入關的時候，我們有個條件：「俗投，僧不投」，在家人投降，出了家不投降的。所以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就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們穿的這個海青啊、這個衣服啊，都是當年穿的普通人衣服。

那麼明朝的時候，出家人怎麼樣分別呢？有個護照——剃了頭髮就是大護照。因爲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有這個教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這出在中國文化的《孝經》上面，其實同菩薩戒律也是一樣的。所以我們這個文化是幾千年來不剃頭髮、不刮鬍子的，男女都一樣。所以古代的小說二十幾歲的人「五綹長鬚」，那麼關公一出來三十多歲就五綹長鬚，因爲中國人不刮鬍子的。這個頭髮是盤在頂上，所以都梳起來、插起來的，男女都一樣。就是根據中國文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

其實啊，佛教的菩薩戒也是如此。菩薩戒的道理，自己故意地把自己的身體搞傷害了、弄得不健康，或者故意把自己身上弄出血來——犯了菩薩戒。因爲你這個肉身、每一個人肉身都是因地上的菩薩，每一個人都是佛，等於你刺了、自己毀傷了佛的身體一樣。所以同一理由，道理是一樣。我們瞭解了這個。

那麼過去印度穿的衣服，我們還有個術語，所以文學上叫做「天衣無縫」。天衣並不是天上的衣服，印度古代的翻譯稱「天竺」。印度天氣是熱帶的氣候，印度人一塊布拿來在背上一搭，這麼一過來，一蓋就蓋住了。所以就是一塊布，隨便一個勾勾就勾住了，所以用不着像我們一樣一塊一塊縫起來。因此啊，古人的文學著作有「天衣無縫」這個說法。那麼現在我們這塊袈裟、這個布，是佛的制度，經過裁剪的，同印度原來衣服又不同；是一塊長條、一塊長條兜攏來的。那麼還有整方塊兜攏來，有受戒、沒有受戒的差別。不過，還是照印度的規矩，是一整塊這麼披上來。

印度人過去同我們現在西藏、過去的日本、蒙古，都一樣的規矩，我們過去的民族、我們祖宗也是一樣，沒有褲子的，不穿褲子、穿裙子的。那麼，所以一條裙子，這麼一塊衣服，所以三衣，並不是三件衣服啊！就是裙子一件，上裝便衣一件，外面禮服袈裟一件，就是這樣穿的。

印度的規矩，也就是我們由印度下來，西藏、蒙古這一路下來，我們歷史上所謂稱西域邊疆民族，都是露出來右膀子的，右面膀子露出來。其實現在西藏人穿的衣服也是這樣，不過西藏冷，裏面這個膀子並沒有露，還是穿了一個短袖。這一節膀子，穿袈裟的時候這個手是不蓋的，就是孔子所講「披髮左衽」。所以孔子讚歎我們比孔子還早的管仲，說管仲了不起。孔子在《論語》上有記錄提到管仲說，「微管仲」，假使過去歷史上沒有管仲這樣的人，我們文化早完了，他說我也就「披髮左衽矣」，我也要變成、我們後代都變成文化淪喪的民族了，變成外國的這一套穿着了。這是由「偏袒右肩」這一句話，就是講印度的禮儀。

所以阿難正式行禮，「右膝着地」，那麼我們東方文化的跪拜，在印度呢？「合十」，兩個手合掌叫合十，合掌就是合十。右膝先跪、左膝也跪下，五體投地。中國呢？不合十，是拱手，就是兩個手掌不攤開，握成拳。那麼跪下來也是右膝先着地，左膝再落地，三跪九叩首。那麼印度人就是三拜，五體投地，不是叩首了。反正東方的文化都是以跪拜爲最高的禮貌。所以「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向佛請求講話了。

他說：【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猶恃憍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毗羅咒】。就是這一段，我們先切到這裏講。阿難自己講的話，這就是翻成白話很懇切、現場的話。他說對不起，我嘛是你老人家最小的一個小兄弟，跟你來出家；「我是如來最小之弟」，他說我是你最小的小弟弟。佛有兩個堂兄弟，阿難是最小的一個。「蒙佛慈愛」，他說承蒙你老人家慈悲、愛護我，叫我來出家、我跟到你出家。「雖今出家」，我們注意這八個字啊！現在，我現在雖然形式上出了家了，「猶恃憍憐」。

我們出家的年輕同學們，常常我跟他們有時候很幽默講個笑話，我說你們在這裏出家，真好啊！基隆到高雄四個鐘頭，一不對，「我回家裏去看看！」我說我們當年在大陸看到出家了的呀，出家是不認家哦！叢林下幾百人，你說他是哪裏人？我隔好幾省。貴姓大名啊？不知道了，出家不認家了。有時候終身、一輩子都沒有回去過。我說你們這一班同學是真可愛啊！四個字：「猶恃憍憐」。還靠家裏的爸爸媽媽，不對，回去找媽媽！出了家回去媽媽看到心痛啊，豆腐啊、青菜蘿蔔吃了一大堆，還拿錢；然後不對還很關心，同阿難這四個字一樣。「猶恃」，還有個依賴性的，恃就是依賴性；「憍」，在佛前面還撒嬌，反正哥哥成佛了嘛，將來他上天的，我拉到他衣裳也可以走了嘛！何必修啊！有這個恃寵而驕。「憐」，總是哥哥啊！還靠佛的隨時憐憫他、關心他。他說我老實講還是這個心情！

「所以多聞，未得無漏」。因此什麼課都要聽，聽不到、聽錄音帶！總管聽。聽完了以後啊，講些什麼？「莫知啊！」聽到了、聽過了，過了就過了。那真是啊，「無着就是道」，一切不執着！哈！變成這樣了！阿難也是一樣。他說「所以多聞，未得無漏」，沒有證得無漏之果。

無漏是個果位。無漏，簡單地說，「心無滲漏」。一切念頭、心裏沒有滲漏。沒有雜念、沒有煩惱，一切都沒有；沒有是非、沒有善惡。整個的身心變成了無縫塔，比方形容它整個的身心，成了好像沒有縫的一個水晶的塔一樣，內外透明、纖塵不染。我們用現在的話簡單明瞭地解釋無漏。

真到了無漏境界，照佛學的術語解釋很麻煩的，阿羅漢果。換句話，心中的見思惑（見惑、思惑：思惑——貪瞋癡慢疑；見惑——邪見、身見、邊見、見取見、禁戒取見。）三界的見思惑、所有一切起心動念、所有一切的習氣乾淨了、鎮伏下去，才證得無漏果。換句話說，無漏就很圓滿了，等於尼龍袋裝冰水一樣，一點都不掉出來纔是無漏啊！我們只要有一點毛病、有一點煩惱、一點什麼道理不懂，那就有點滲漏，就有漏洞。所以無漏這個道理我們簡單地講，不照佛學那麼講，不然「無漏」就要打過兩個鐘頭了，這兩個鐘頭專門要討論無漏了。現在我們還是照簡單明瞭的意思。

所以阿難說，我多聞，多聞什麼？聽的佛法很多，一肚子、一腦子的佛法、一嘴巴的佛話，會跟到佛所說的照樣地說，自己沒有證到，「未得無漏」。因此，他說我剛剛——我們講了好幾個禮拜，在阿難跟佛兩個是當場的事，他說剛剛化緣的時候就碰到摩登伽女，唸了這一個外道的咒語，一念就給我迷糊了、吃了迷幻藥一樣了。這一件事情我們不需要再提了。他說，「不能折伏娑毗羅咒」。

【爲彼所轉】，因此，幾乎使我着迷了。 【溺於淫舍。】所以，他說在摩登伽女那裏，自己都覺得好像失神了、變成白癡了，他說莫名其妙。他說爲什麼呢？

【當由不知真際所詣。】他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應當是因爲什麼來呢？「不知真際所詣」。「真際」是佛學一個名稱。真際，真理的、那個真正的道的那個本體，有邊際作用；邊際後來就叫做量了——有這個境界。他說我不曉得道是個什麼境界啊！天天在學佛修道，不曉得道是個什麼境界；不知道真正的道是什麼，搞不清楚，所以纔有這個結果。「所詣」，「詣」就是到達，他說因這個原因纔到達這個不好的結果。

【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諸闡提，隳彌戾車。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衆，傾渴翹佇，欽聞示誨。】那麼這些文字我們簡單地把它跳過去了。中間就是講，希望佛的大慈大悲，就是這一句是重要的：「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他所提出來的兩個問題，第一，他說我爲什麼碰到魔障過不去呢？我們煩惱也是魔障，念頭不能清淨也是魔障，財色名食睡都是魔障。他說爲什麼？大概——他還是大概講的話，因爲我不曉得道的真體是什麼。他說現在希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告訴我們真修行；「奢摩他」是什麼？得止，先把心能夠寧靜下來。「奢摩他」是止、得止，心能夠得止、得定。

得止、得定並不是佛法的究竟哦！只是入門的初步。譬如我們唸佛的人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心不亂都做不到，沒有得止。其它雜念妄想沒有止，基本都沒有做到，所以沒有得到唸佛的「奢摩他路」，一心不亂做不到。至少唸佛得到「奢摩他路」，就是說得止了，一念清淨了，一念萬年、萬年一念，這條大路一直去。他現在提出來的是這兩個重點問題。我們還是採用那位同學的意見，其它的文字大家一看就懂了，我下面白話的也翻了，你可以參考一下。

他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注意，七處徵心討論完了，阿難等於代表了我們向佛要求兩個方向：一個，指示我們大家，所謂修道、學佛，道在哪裏？什麼叫道？這是第一個目標。第二個目標，你至少要告訴我，這個心怎麼能夠定得住？我們這個心怎麼樣能夠定得住？免得心裏頭雜亂思想煩惱太多了。怎麼能夠定得住？所謂打坐啊、唸佛啊，都是求定，怎麼樣定得住？就是這兩個。這個很重要哦！《楞嚴經》就從這裏開始了。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種震動。】阿難提出這個問題，佛又玩了一個神通了，第二次放光。《楞嚴經》上佛有六次放光，所代表的意義都不同。第一次，阿難遭遇這個魔障，佛喫完了飯，匆匆就跑回來，馬上就入定，從頂上放光，出來一個化身佛，他自己的身外之身，講出一個「楞嚴咒」，教文殊菩薩趕快去救阿難。這是第一次放光，從頂上來。現在阿難提出來，要他告訴學佛第一步真正的道理，認到心；怎麼樣用心？開始在哪裏學？而且要佛講出來怎麼樣纔能夠使心得定？定者是寧靜。那麼佛不從頭頂上——面門，就是從面門、臉上這裏，整個臉上呈現一種光華。那麼，照經典上形容不得了了！太陽都無光了。因爲佛這裏、他這個電廠一開了以後，如來電廠，第一塊招牌一打開了，「其光晃耀」，啊！那個亮光之大！等於一百個、一千個太陽的亮光那麼大。那當然我們眼睛都張不開了，只好閉着眼睛，已經很刺眼了！

「普佛世界」，所有佛的世界都照到了，不止我們這個世界。地都跳動，「六種震動」。那不得了，大地震！東倒、西歪，下跳、上蹦，所謂東湧、西沒，這六種震動。假使我們坐在這裏不曉得怎麼辦啊！就是這樣，大地是六種震動。可是你要曉得，我們普通碰到地震是坐不住的哦！碰到佛法境界、得道，在這裏放六種震動，我們一樣安然無事哦！這是佛的、佛法的六種震動，同普通的地震絕對兩樣。這個道理，也代表了本身——我們大家諸位到達那個境界，自己身體內部整個的都會六種震動，左、右、上、下，所以由左通到右、由右通到左，都會一樣；面門也會放光。

當時佛現了這個神通以後，【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這個很嚴重了。佛現了這個神通以後，所有十方（十方就是東南西北，再加四個角、上下，這樣十方，十方虛空。下方也有佛哦！等於我們現在的建築，樓下還有樓下、地下室還有地下室、上面還有上面，重重無盡的世界），十方世界都看到釋迦牟尼佛面門放光，現這個神通。而這樣一來，光光相互——這個地方就是密宗了啊！這一本經典是「大佛頂如來密因」，祕密就在這裏！光光相互、每個光都透了，不但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放光，東方、西方、南方、上方，一切諸佛同時放光，每一個方透過了，所有的十方世界變成一個世界了。這是一個祕密。

這個世界，一切有阻礙，有時空的阻礙；有一個沒有阻礙——光、自性的光明，哪裏都是光。所以《阿彌陀經》告訴你，白色白光、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紅色就紅光。換一句話，你加一句「黑色也是黑光」，都是光。光是無量無邊的，所以叫「阿彌陀」——無量壽，無量的，沒有時間限制、沒有壽命的限制；無量光。這個地方佛也顯示了這個祕密。

這個經典可沒有把祕密像《阿彌陀經》那麼告訴你清楚。「令諸世界合成一界」，這一界是什麼？在《華嚴經》叫做「一真法界」。十方三世只有這一界，沒有三界，也沒有他方世界；十方世界就是這一界；也就是我們唯心心界。當你明心見性了，就到這一界。

【其世界中】，他說這個世界裏頭、這個一真法界裏；【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所有十方佛國，連阿彌陀的西方極樂世界的大菩薩們都看到了。東方藥師如來世界都一樣，大菩薩們等於說透視，我們現在叫國際電視臺，這個叫「佛際電視臺」打開了！所有大菩薩們在他的本佛國土都看到了，向佛頂禮，要聽佛說法，坐在他的本位上「合掌承聽」。就是最重要一段開始了！

注意哦，這是從面門放光的啊！也不是從後腦放光，不是像《濟公傳》那麼講，濟顛和尚要放光了，頭上後腦一拍「嗡嘛呢叭咪吽！」就放光了。他這個不是這個放光，他從前面。

【佛告阿難。】佛開始講話了。這個我們注意啊！ 【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佛首先講的話。我們這個時候每一個文字都要注意了！佛放光以後對阿難答覆他的問題。這個世界上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無始我們講過，不要再講了，無始的觀念，這個佛學名詞不要再解釋了，對不對？已經講過了，就是從很遠很遠開始），「種種顛倒」，這四個字注意哦！所以我們現在坐着，覺得我是一個人，這個觀念對不對，沒有悟道以前搞不清楚哦！究竟我是人還是狗？還是什麼？不清楚哦！我是人？是螞蟻？還是人是人啊？還是我是神經病啊？還是神經病的人是正常人啊？都是衆生顛倒！搞不清楚哦！「顛倒」兩個字佛學用得妙極了！

注意哦！他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種種的顛倒，不止一樣顛倒，顛倒的事情多得很耶！譬如說，我們兩個手多重要啊！一天到晚把它用到晚，喫飯也是它、洗菜也是它、上廁所清潔做工作也是它，燒香也是它。兩個腳有什麼了不起啊？襪子包了還要拿鞋子包，結果裏頭還是香港腳，臭得不得了！哎，那個臭的東西包得那麼厲害；這個手那麼好，你看鼻子眼睛那麼重要，擺在外面。那個不重要的地方又遮、又蓋、又捆起來——衆生顛倒！

你看那個鈔票一點用沒有啊，做柴燒也點不燃、做草紙用太硬，一點用都沒有；大家要把它包起來，還要拿一個箱子裝起來，還要拿保險櫃裝起來，還要用人拿一把槍站在門口看着；那個田地裏米啊、麥子啊做麪粉給我們喫的，那個多重要！水果啊擺在外面，隨便、沒有關係。你看衆生顛倒！顛倒的事情多得很，講不完啦！種種顛倒，也包括這些顛倒。因此衆生自己顛倒了，真的當假的、假的當真的，佛已經講了。所以我們現在能夠講話、能夠聽話，這個不一定是真的耶！你認爲懂得這個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的喲！注意喲！「一切衆生，無始以來，種種顛倒。」

這個很嚴重！他說因爲大家顛倒了，把正的當歪的、把歪的當正的；真的當假的，假的當真的，「種種顛倒」。

「業種自然」。因此啊，變成心理上形成一股力量，這股力量、生命的力量叫做「業力」，這個業。業有三種（歸納性的）：「善業」，我們做好事是善業；做壞事是「惡業」；不好不壞的，莫名其妙做了，自己好像下意識無心做了的，那個是「無記業」，也是一種業。三業，即善、惡、無記。歸納性的，分析起來就多了。業是一種力量。他說我們自己顛倒了，所以這個生命輪迴，生了死、死了生，這個業力的種子（也叫種性），自己不知道，這一股力量、生命自然而然就來了。

「如惡叉聚」。惡叉是什麼呢？三樣東西。等於我們拿三個棍子，兩個棍子搭起來會倒下來；三腳架子一搭，它就立住了。「業種自然，如惡叉聚」，就是說，這個三架子很多了，善緣、惡緣、無記的因緣；善業、惡業、無記的業，湊攏來變這個人身。換句話說，都在顛倒，因爲顛倒構成的業力。這是講一切衆生（普通人）。

【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這個文字都很好，翻譯得非常美。他說一般修行人，覺得自己想跳出三界去修行，或者出家，不出家也要走修行；爲什麼不能成無上菩提？菩提者，就是覺悟。爲什麼不能直接成佛呢？一切衆生個個成佛，爲什麼修行不能成佛？這是總目標。不能成佛，就走了岔路了。大路只有一條——證得菩提，大徹大悟成佛。菩提就是覺悟，大徹大悟成佛。因爲大家顛倒了，認不清楚修行的那個根本。所以，走小路的，比較第一步岔的走小路成了聲聞緣覺。聲聞緣覺是小乘，也非究竟。佛在《楞嚴經》最後自己訓罵聲聞緣覺的弟子——「外道」。不是我說的，這個《楞嚴經》上最後有的。那麼，他說因爲他沒有大徹大悟，沒有明心見性悟道，不能成佛，所以變成聲聞緣覺，什麼初果羅漢、二果羅漢、三果、四果羅漢——聲聞乘。乃至辟支佛、緣覺佛，這是緣覺乘。他說這些是小乘道，因爲走岔了路，不能成佛。

那麼，再第三等岔了變成外道。什麼叫外道？外道的意義：「心外求法」（一切衆生都有心，向心外面依賴他人、依賴他力，求一個主宰——心外求法），這是外道，變成了外道。再第四等岔的，變成了比外道還差一等，天魔，變成天魔。第五等岔的，變天魔的部下、魔王的眷屬。他說爲什麼？我們注意哦！他說修行人沒有認識真正心地法門、搞不清楚，不能成佛，歸納起來，一層一層有五條大的岔路。一條岔路，比較好的，成爲佛弟子的聲聞緣覺小乘道；再差呢，變成外道；再差就變天魔，下面《楞嚴經》中間講五十種陰魔，天魔幾乎神通跟佛兩個差不多一樣哦！等於我們那個小說《西遊記》上講的，那個魔王變個假雷音寺、變成假的釋迦牟尼佛，把孫悟空都騙過去了，本事就有這樣大！再差一點啊，你覺得在修行啊？變成魔王眷屬。他說五條岔路。

爲什麼呢？他說：第一，衆生顛倒；第二，修行人認不清楚明心見性，也是顛倒。他說爲什麼會顛倒呢？都因爲不知「二種根本」。注意這個話！因此啊，隨便來修行，「錯亂修習」，自己搞錯了，自己亂搞，以爲自己是修行，他說整個搞錯了！他說等於拿一碗沙子來煮飯，你煮了半天，把沙子放電飯鍋裏頭，永遠煮不成飯的。他說蒸沙成飯，想把它變成飯、變成好的菜啊，千生萬劫永遠修不成，不能成佛。我們學佛的要立大志，就要求佛道，要成佛、求得菩提，而且這兩種根本顛倒要搞清楚。那麼這是佛的開頭、序言。現在他講正文。

【云何二種？】佛自己提出來反問，告訴阿難。他說哪兩種錯誤呢？ 【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第一種錯誤，就是我們這個生命中，無始以來，我們生來又死、跳不出輪迴，就是這個東西。什麼東西呢？「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就像你一樣。佛告訴阿難（當時哦！阿難現在早成佛了，他說的是當時），像你一樣；「與諸衆生」，同我們大家一樣；「用攀緣心」，我們現在這個能夠思想、能夠有感覺、能夠有知覺、能夠起煩惱、能夠讀書、能夠思想這個心，叫攀緣心。「攀」，這個手像猴子抓東西一樣，一路這樣抓，一個思想一個思想抓過來；「緣」，就是抓到一個東西，總想抓一個東西。睡覺呢，還怕「阿彌陀佛」掉了，多念兩句，然後再睡。「我昨天唸了五千句哦！」昨天是昨天啦，五千句已經到了極樂世界去了，他在這裏還在抓呢！——攀緣心。攀緣心，就是手那麼抓。我們現在呢，「哎，你爲什麼打坐啊？」譬如有兩位同學，我說這兩天怎麼樣？「哎喲，這兩天少做功夫啊，所以不行了！因爲少打一點坐。」以爲好像打坐做功夫就對了。也是攀緣心，顛倒！當然不是顛倒，「倒顛」，倒顛、顛倒差不多，一樣！

「用攀緣心，爲自性者」，認爲這個能夠思想知覺這個、以爲這個纔是自己的心。佛這樣一說好嚴重啊！你看我們想想看，我們呢？那些人一天「老師啊！怎麼教我一個功夫啊？我的氣又給人家拉動了！又什麼……」他自己都用自己裏頭的攀緣心、用這個心來修道。而且做了一點功夫，「好啊！剛纔一堂坐下來，呵！好清淨啊！氣脈又動了……」那個氣脈動了，你上午動了，下午呢？下午沒有了。沒有了又在「哎呀，後悔啊！假使我下午不下座多好呢！」下午你不下座嘛！「哎呀，我的腿受不了啊！」都是攀緣心。「一切唯心造」，心是什麼東西你都認不清楚嘛！你講修行，他說你不是全錯了？！

一切衆生第一個錯，「用攀緣心」，認爲這個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性。問到你心在哪裏？「心在裏面啊！我在想啊！我在講話啊！」這個是攀緣心哦！就是我們今天大家聽《楞嚴經》聽進去的、我能夠講出來的，也是攀緣心。攀緣是一個連一個，一句話講了就過了，過了後第二句就上來，這個就是攀緣心、凡夫的攀緣心。這個攀緣心就是無始以來生死的根本。佛說的啊！他說第一點大家錯了。

第二點，【二者，無始菩提涅盤，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很重要哦！這幾句話你當咒子念，念它三年，包你會成道！這個話我負責說話，說錯了我要下地獄的。地獄很可怕，並不好受哦！地下室都很難過，不要說地獄！從哪裏念起？

「無始菩提涅盤，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就把這幾句話當咒子念，你揹來了，參透進去，你就悟道了！

佛怎麼樣說啊？第二個顛倒，我們天天要求道，道有個代名詞，悟了道叫「菩提」，菩提就是一悟：「啊，悟了！」這個時候是菩提。菩提是梵文，中文就是覺悟、大徹大悟。「涅盤」，悟了以後證得那個境界，那個證量、那個境界，就是涅盤，叫做涅盤。這個涅盤境界是什麼？「常樂我淨」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是「常」；「樂」，它沒有苦，只有清淨之樂。那個是生命的無我中間的真我，那就是淨土，就是涅盤。

那麼我們現在學佛修道，就是修到這個。要想覺悟、開悟，證得菩提、證得涅盤。菩提涅盤他說怎麼樣去求證到呢？注意哦，「元清淨體」，不要你去修的，每一個人都有，原來就有；本來很清淨、本來就清淨，你不要去找一個清淨。把兩腿盤起、眼睛閉攏來找清淨，你在幹什麼？！你在裏頭開運動會啊！閉起眼睛在裏頭想東想西，又找菩提、又找涅盤、又找無明、又找煩惱、又找佛，這是幹什麼啊？！他說本來原來清淨的。

可是衆生啊，認不得我們原來就是清淨體，偏要在那個攀緣心上轉。看到一個思想來了，又怕，又想去了妄念。妄念你要去它幹什麼？！它既然叫妄念，它自然就跑了嘛！你們哪一位能夠把妄念抓得住啊？我們在座哪一位能把自己的思想抓得住哦？如果有人抓得住，我就皈依你！雖然是魔王，也沒有關係，就皈依。你抓不住的啊！

一個思想、一個思想，它自己本來空，不要你去空它的啊！你說我現在能夠把念頭空了，你那個空掉那個念頭那不是一個念頭嗎？！那也是個攀緣心嘛！告訴你，攀緣心它自然緣過了就空了嘛！所謂空者，它自性本來空，不是你去空它的啊！所以他說衆生顛倒。

講了一個空、說了一個空，佛說一切皆空，偏偏打起坐來「我要空啊！空啊！」你那個打坐不在一切以內啊？！一切皆空嘛！你坐起來也空，空也空嘛！所以佛說衆生顛倒。他說因爲認不到「無始菩提涅盤元清淨體」。我們自性本來清淨的，一切不留。所以禪宗的六祖悟了道，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本來沒有個東西嘛，哪裏粘住了？

譬如我們從八點鐘開始，講「佛說阿難……」，講過了就沒有了，你聽過了也完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要清淨，本來清淨的嘛！

那麼下面佛更慈悲。他說這個「元清淨體」、「道」本來在這裏，你不懂。「則汝今者」，他告訴阿難，「識精元明，能生諸緣」，就是你現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識，這六種，在外面起分別作用，意識攀緣、這個六識攀緣，「能生諸緣」。我們眼睛一看就看到了、耳朵一聽就聽到了，六根六識起攀緣心作用的，他說你哪裏去找「道」哦？

現在他告訴阿難，道在哪裏？「則汝今者」，就是你現在；「識精元明」，這個六根、六識，「能生諸緣」，你一看東，東面就看見；一看西，西面又看見；轉過頭來，都看不見。當你面對現實的時候、那個境象來的時候，就有；過去了，就空。「緣所遺者」，緣聚就有、緣過了就沒有，沒有你去找它幹什麼？

「緣所遺者」。因緣聚散，如浮雲的去來。譬如我們每一個禮拜一的晚上，大家在十一樓，一堂人坐在這裏，樓下樓上都是人，因爲《楞嚴經》這個因緣，這兩個鐘頭聚在一起。兩個鐘頭時間一過了，各人回家，這個境界就散了；這個境界散了，十一樓還有《楞嚴經》講座沒有？沒有了。你那個能夠聽經、能夠想的那個還有沒有？有啊！沒有離開過你啊！一切因緣能聚、能散，一切因緣散完了，我知道「因緣散了」，散了你不要哭啊！因緣散了，「哦喲！好空哦！」哭起來了！又上一個當。當然你也不要笑，笑也上一個當；不哭不笑好不好呢？也上當。

那麼怎麼叫不上當啊？喜怒哀樂一切自在，喜怒哀樂也是外緣。「緣所遺者」，一切緣過了，那個能起因緣的那一心，本來「遺」還遺留在這裏哦！《楞嚴經》翻得最好是這個「遺」字，「緣所遺者」，譬如我們現在坐在十一樓，大家這個因緣聚會；等一下大家都回家，我們都是緣，緣散了，這個地方呢？空的，這個地方沒有變，「緣所遺者」。所以我們大家做了幾十年人思想、感覺、經過都很多，這都是因緣聚散。昨天的事、昨天的因緣過了，現在講一句話也是因緣。因緣講了，也聽到了；我講過了，不講了；不講了，有人打噴嚏你也聽見了，這也是緣。緣也過了、噴嚏也過了，一切都過了，你能知道這個本來清淨在這裏，「緣所遺者」。他說你本來清淨的啊！

【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因爲一切衆生，本來丟下了一切因緣、空完了，那個空不掉的那個就在你那裏啊！那個用不着空，也用不着不空啊！所以佛教裏頭有五方佛，北方的那一位佛叫什麼啊？我們出家同學都曉得——「不空如來」，空、不空，不空如來嘛！南方寶生佛、北方不空佛，佛都告訴你了嘛！

所以你一切因緣空完了，你能夠知道空與不空的那個；「遺此本明」，你本來明白，你幾時胡塗過啊？！你從來也沒有胡塗過啊！你胡塗就不會到這裏搞《楞嚴經》了，可見你一點都不胡塗！還曉得來「愣」一下呢，愣頭愣腦的就是會愣，這個就不胡塗啊！

「遺此本明」，他說因爲一切衆生自己不能自己覺悟到這個；「枉入諸趣」，所以很冤枉的在六道里頭滾來滾去，「枉入諸趣」。

好，現在我們曉得兩種顛倒，搞清楚了。（師笑寫板書的同學：呵！陸先生顛倒，不該寫的拼命寫、該寫的不寫，哎呀，真顛倒。）

現在佛說兩種顛倒，一種顛倒是拿攀緣心、自己這個思想、這個念頭，把這個當成自性。第二種顛倒注意哦！他說我們這個清淨之念頭、這個心啊，自性本來很清淨，都在這裏。一切萬緣過了，不去攀緣，所留下來能夠知道的；緣過了我們知道空了，緣來了知道有了，他說這一個。不要搞錯了！搞錯了就會永遠無法修行。

現在我們再繼續下去。佛先提出來兩種顛倒，答覆了第一個問題了。阿難問的第一個問題，他說我們修道，因爲不曉得「真際」真正道路是什麼？佛現在答覆了真正道路是什麼。真正的道路就是我們本來的、原來的清淨心。不要用這個思想的、感覺的心去修、去做功夫，這是第一問題答覆了。等於我常告訴大家，你要盤腿學打坐，想修禪定，兩腿一盤、手一放，已經對了。如果你把兩腿一盤，手一放好，然後「哼！哈！不要吵啊！我修道了啊！」空念頭、脖子不對……搞了半天都是多餘的。

當你說清淨，不要盤腿，你看，放下就清淨了；說過了就清淨了，聽過了也就清淨啊！不要另外去找一個清淨的。你如果說「哎，對了！這句我聽懂了！現在我要找一個原來清淨的心……」完了！又在顛倒！那是攀緣心。這個要注意！

好！現在阿難提出來要求的第二個問題佛要答覆了，他告訴我們怎麼樣能夠得定。雖然道理懂了，我心定不住啊！怎麼樣能夠得定？佛說了，「阿難」（就是三十八頁這個原文），【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現在開始「八還辨見」了。這是八次往返討論了，阿難要修道、打坐，怎麼樣得定？注意哦！很多人想得定，你怎麼樣能夠得定？佛說，你想知道奢摩他路，得大止觀、大止；「願出生死」，想得真正最偉大的止觀的正路，想跳出生死。

【我今問汝。】他說我現在問你。佛怎麼樣問啊？佛在表演，他說現在我要問你了，就把膀子這樣一拿；【實時如來舉金色臂】，就把他自己身上這個黃的、發光的膀子一拿。【屈五輪指】，就是五個指頭啦！不過佛的相貌（手）比我們的手漂亮，那個指頭、十個指頭都是螺旋紋的，都是螺、十個螺。我們講的「十螺生兒做狀元」，什麼「一螺窮，二螺富，三螺開當鋪」啊什麼的，搞不清楚，啊！（衆笑）十螺就是這個五輪，尤其這個指頭；而且很漂亮。「屈」，佛就這樣膀子一拿，然後把這個手掌一攤開，手握拳。佛經描寫的文學那麼漂亮！實際上啊，佛就是說，「我問你，你看！」就是這一下，給他佛經文學形容得漂亮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佛把手一拿、拳一擺，就問阿難。【汝今見不？】他說你看見吧？

【阿難言：見。】阿難說，「見！」當然看見了。手一拿、拳一拿，怎麼看不見？所以阿難答覆話只有一個字「見」，看見了。

【佛言】，佛就問他，【汝何所見？】你看到了什麼？這就是禪宗！你看到了什麼啊？

【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爲光明拳，耀我心目。】他說我看到你老人家拿起膀子，把指頭一拿變成拳。「舉臂屈指」，把五個指頭一抓攏來；「爲光明拳」，你那個手嘛發亮、發光的，他說好像電燈泡一樣，在我眼睛前面晃來晃去，就是這樣嘛！阿難講得很老實，「是這樣啊！」

【佛言：汝將誰見？】佛說你拿什麼看見的啊？你看佛一步一步逼人吧？把手一拿：阿難，看見了嗎？阿難說看見了。他說你拿什麼看見啊？他說你拿拳頭、一拿我就看見了。佛說不是啊，我問你用什麼東西看見我拿拳頭的啊？所以「汝將誰見？」

【阿難言：我與大衆，同將眼見。】阿難也有點不服氣了，他說這個……你老人家！我同大家一樣，都是用眼睛看見的啊！都是眼睛看見你這個手啊！

【佛告阿難】，佛就說了，【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爲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爲心，當我拳耀？】他說，照你現在答覆我的話，說我拿個膀子起來，把手指握攏來變成一個拳頭，「耀汝心目」，在你眼睛前面一晃。「汝目可見」，你的眼睛如果可以看見的話。「汝目可見」四個字是古文，這個很難懂了。「汝目可見」，換一句話就是說，佛在說眼睛不能看東西的。「汝目可見」，假定你認爲「汝目」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見東西的話；「以何爲心」啊？他說你心在哪裏？

看東西不是眼睛看哦！心看哦！「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哦！所以阿難又在顛倒了。所以佛說你看見沒有？他說我看見了。「看見什麼啊？」第一次錯了，看見你的拳頭。佛說「你拿什麼看見的？」他說我眼睛看見，他說我同大家一樣都是眼睛看。又錯了！

佛說你如果認爲人的眼睛可以看見東西，「以何爲心」啊？我問你，心在哪裏？心不見、心不動能夠看見東西？那個死人剛剛斷了氣，眼睛就看不見了，他心沒有了嘛，以何爲心啊？「當我拳耀」我的拳頭在這裏，你的心在哪裏？

【阿難言】，阿難又說，【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爲心。】上面有七次了，佛都把他說了不對。這一次佛又來了，拿個拳頭逗一下、他又逗出來，最後問他心在哪裏？「阿難言」，阿難說，「如來現今徵心所在」，他說你現在徵求（問我）心在哪裏，而我現在用我的心來找這個心。「用我心」，他又錯了，顛倒了，用攀緣心。他說我以心「推窮尋逐」，我用我的心仔細找我心在哪裏；「即能推者」，就是那個我現在能夠想、要找的！就是我現在，你問我心在哪裏，我給你問愣住了，我現在找找找……找了半天，心在哪裏找不到。「哦！」他說我懂了，「就是我要找我心的這個東西、這個思想，這個！」「我將爲心」，這個就是心。

你看，釋迦牟尼佛發不發脾氣啊？也發脾氣。這一下釋迦牟尼佛發脾氣了。【佛言：咄！】文字很好聽，就是佛說「嗐！你怎麼搞的啊？！」就是這個話。佛也拍桌子了！這個「咄」字你看到很輕鬆，就是威嚴很……「咄！你怎麼搞的？！上次跟你講了七次了，不是心！你現在還講這個是心！」所以佛都發了脾氣了。

他說阿難啊！【此非汝心。】他說這個不是你的心啊！我們注意哦，我們現在能夠思想的，他說這個不是你的心啊！你把這個當成心，錯了！他說「此非汝心」啊！

【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佛發了脾氣，阿難也嚇住了。阿難倒不是給佛發脾氣嚇住；佛說你現在能夠想的不是你的心啊！這一句話把阿難嚇住了，「矍然」，就跳起一下。這個「矍」字是中文字形容人那麼跳一下，就是我們人緊張一下，趕快就站起來了，「合掌，起立白佛」，站起來問佛。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他說我現在能夠思想的、我們能夠聽話的、能夠坐在這裏有感覺的，這個不是心，這叫什麼東西啊？！那換句話，我們人白活了一輩子，沒的心了嘛！難道到東門菜場賣掉了？！哎，還是到哪裏去了？還是灌香腸灌掉了？這個心到哪裏去了呢？他說這個不是我的心，那叫什麼呢？！所以阿難也急了。

所以這個經典都是話劇耶！電影銀幕上一樣的。佛說，「咄！那麼笨！這不是你的心。」他一聽就一跳跳起來，他說這不是我的心，我心在哪裏啊？這個思想的不是心，心在哪裏？

【佛告阿難。】注意哦！這句話特別注意哦！你們真正修行、年輕同學要揹來哦！要揹來。什麼叫揹來？不是記住。你們現在讀書啊，不會背書的。拼命記、應付考試，考試完了就丟掉了。「揹來」不是「記」哦！背到像唱戲一樣、唱歌一樣，不用腦筋就唱出來的，腦子就出來，那個叫「背」。我們當年背書是這樣的，揹來。所以你看那個電影上背書的時候是搖頭，亂搖、亂背，不用腦筋的，所以到年紀大了，一背就出來了。現在這句話要揹來：

【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他說你認爲「現在能夠思想」這是你的心啊？這個不是啊！這是影像，就是現在的話「意識形態」，意識的形態所構成的影子、概念。哲學上常用意識形態，你的意識構成了一個觀念。意識形態也好、觀念也好，都是名稱的不同了，都是顛倒話，不要受騙！他說你認爲這個思想，我們所有的思想來來往往，都受我們過去經驗意識心理自己的支配；「前塵相」，經驗上，我們生來以後，由父母教育開始，一直到受外界接觸的影像接觸進來，這個現象；現象來以後，變成我們的思想習慣、意識形態了，變成一個觀念，所以一想就是這個觀念出來了。他說這個不是你的心啊！這個是「前塵虛妄相的思想」，意識形態。

「惑汝真性」，你自己被自己欺騙了。換一句話，這是「心態」、心的作用的姿態，不是真心的「體」。佛要阿難、要我們找的是「心的體」，那個是什麼？阿難拼命就在「用」上去找。釋迦牟尼佛說：阿難，你去到廚房給我把麪粉拿來！阿難看看廚房裏有餃子，餃子上找麪粉；又在麪條上找麪粉，他都在用上去找了，同我們一樣。這些作用啊，「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他說你受了欺騙！誰欺騙我們啊？自己欺騙自己！都把能思想這個……思想是個習慣性的，所以思想你也用不着去空它，它本來空的，它是個習慣性的。

他說，【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這都由於你無始以來，一直到現在這一生，你把自己的東西忘了；把到你家裏來的土匪、小偷認錯了當成兒子。我們的思想感情在裏頭，都是我們的小偷。可是我們把這個能夠思想、能夠感覺的這個當成是自己的心，用這個心去修止觀，他說你怎麼修得成啊？！所以「認賊爲子，失汝元常」啊！喪失了你那個本來的真性；「故受輪轉」，你永遠在那裏輪迴。

所以你在唸佛，想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句一句，「阿－彌－陀－佛」，四個妄想兜攏來的。「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妄想兜攏來。你說《華嚴經》、《清淨經》、《法華經》，都是妄想兜攏來；這個妄想馬上過了，都是前塵分別影事啊！你想把這一個觀念、或者你的觀想永遠停留住、叫「奢摩他」，就是第五種成就了；最高也不過第二種成就——聲聞緣覺。第三種是什麼？外道；第四種是天魔；第五種是魔子魔孫了；你不是入魔了嗎？他說「故受輪轉」。好了，阿難一聽，給佛又訓了，罵了。

【阿難白佛言】：阿難還是不服氣哦！聽到這裏跟佛倆論辯起來了。 【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遍歷恆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衆，無不疑惑。惟垂大悲，開示未悟。】這是一口氣下來，所以斷不了。阿難也給佛逼急了。「人急懸樑，狗急跳牆。」同我們一樣、逼急了，他所以跟佛兩個辯論了，毫不客氣！

阿難就跟佛說，「世尊！」他說佛啊，「我佛寵弟」，他說對不起！我是你最愛的你的弟弟啊！你平常最愛我的啊！他說我也愛哥哥、愛你啊！「心愛佛故，令我出家。」你說要我來出家。所以他的出家多幸福啊！不對就去找哥哥哭一場。他說我出家了以後很乖哦，聽你的教化。我的心「何獨供養如來」，豈止供養你啊？叫你每一天早晚功課，觀想遍歷恆沙國土、西方極樂世界、哪裏天上天下……我在那裏觀想，都去了、都去了；晚上施食，什麼地方都有了，你們都有飯喫、都有飯喫，一個錢不花，心裏想想就是了嘛。一顆米多大、多大、多大，你們喫啊、喫啊，變成麪包啊！這樣當然肯做嘛，這都是你想的嘛！他說我也是「遍歷恆沙國土，承事諸佛」，每一個佛前面我都去供養的。不但供養一切佛，（還）供養一切善知識。

他說就是我今天發很勇猛心走菩薩道的。菩薩道是八個字哦！什麼是菩薩道？「行人所不能行」，走人家不能走的路，就是做人家不能做的；「忍人所不能忍」，大家忍不下來的忍得下來，喫不下來的苦我給你喫下來，這是菩薩道。簡單地說，「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這是菩薩要發大勇猛心，就是走這個路子。「行諸一切難行法忍」，這就叫「難行法忍」。他說就是修菩薩的苦行，菩薩修苦行哦！不願意做也要做，不願意講的話也要講，不願意見的事也要見，不願意看的人也要看，他說這個是菩薩道。不管如何苦、不管如何修行，他說也是我們這個心啊！「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就是罵佛了、反對佛了，罵人家、造惡業的，也是這個心啊！

他說剛纔你老人家說這個不是心，照你這樣一講，「若此發明不是心者」，他說我們就沒有心啊！等於木頭啊！除了這個能夠思想以外、能夠感覺以外，還有個什麼叫做心呢？他說你老人家說這個不是心，那我們不是人了！人除了這個心以外，這個不是的話，就等於一塊泥巴，等於一個木頭啊！

「離此覺知」，離開了這個知覺的。上面這個「覺」是感覺，下面這個「知」是知覺，倒轉來用的。「離此覺知」，他說我們這個人離了這個感覺、離了知覺以外；「更無所有」，哪裏有一個什麼作用呢？這個身體是個軀殼嘛！心在哪裏？

「云何如來說此非心？」他說爲什麼你老人家講這個不是我的心？！他在叫了！如果演電影的話，他要大叫！假使你這一幕把他拍成電影的話，阿難一定臉脹得通紅。他說你現在講我們這個不是心，如果做電影表演他就要這樣叫了。他說我們這個心到哪裏去了？你要還我一個心來啊！他說「云何如來說此非心？」他說爲什麼？「云何」是「爲什麼」，爲什麼你要講現在我們用的這個不是我們的心？

他說「我實驚怖！」他說佛啊，你講了（這個話）實在把我毛孔都立起來了！假使我們這個不是心，我這個人是瘋子活在這個世界上啊？！他說我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實在害怕了！「我實驚怖！」他說不但我在害怕；「兼此大衆」，在座的大家「無不疑惑」，沒有一個人不懷疑的哦！這個能感覺、能思想的不是我的心，我心在哪裏啊？「惟垂大慈，開示未悟。」他說希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再說清楚一點，使我們瞭解。

那麼我們翻過一頁，現在開始「八還辨見」了，見道這個心。哦，「八還辨見」要一氣呵成，恐怕這一下講不完，怕中間免得都耽誤了。我們回去，先不要急，這要等一個禮拜。下個月我們研究一下、加重一點。一個禮拜一次啊，這個心不曉得到哪一天才找回來，很麻煩！

# 楞嚴經講座 第八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上次講到佛告訴阿難的話，就是說眼前所見的、我們眼睛所見的一切等等，都不是道。那個心的體、這個「道」，那麼——外緣都去掉了以後，所剩餘下來的。

這句話，也就是說在我們《楞嚴大義》這本書上三十九頁，最重要的地方。那麼阿難提出來問的問題重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怎麼樣能夠得到一個真正的止定的境界？由能夠得到止定的境界就能夠發慧。如何證道？那麼討論這個心的問題。現在佛開始答覆的話。

另外一點我們要注意，我們研究佛經千萬不要把它研究死了。我們普通研究佛經，把它當佛學來講，那就變成一個死的佛學。我們研究佛學，要把它研究活的，就是說會之於心，同現實的生活、同自己現在所要求的要配合在一起的。不要書本是書本、經典是經典、我是我，那就白研究了。這一點請大家特別注意！因爲《楞嚴經》的文字太美了，往往會被這個文字牽走了的。

現在我們開始是《楞嚴大義》這一本書的四十一頁最後的大字，經典的原文，佛開始答話。「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衆，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這一段。

這一段裏頭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第一行「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衆」。「爾時」就是「這個時候」，佛準備開導、明白地表示佛法的大要，告訴阿難以及大家，要使大家心證入什麼境界呢？有名的佛法大乘菩薩要得「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佛學的專有名詞，這個名詞我們也不要看死了，要讓它變成活的佛法。就是說我們這個心性、身心躁動不定、浮躁不定，那麼一般人所謂修行、打坐，就是把這個身心如何能夠寧定得下來；普通叫做入定。在中國文化，後來宋明的理學家就叫它「習靜」，練習如何靜下來。不管是入定也好、習靜也好，就是使我們煩躁、波動的心情、身心（生理和心理）如何寧靜得下來。這是普通的。

那麼這一種方法呢，就是修止的方法——「奢摩他」有很多；或者靠生理的作用來，或者靠心理的作用來，各種方法很多。但是證入佛法大乘道理呢，有一個最高的原則，所謂大乘菩薩道要真正證入定慧等持的境界，必須得到「無生法忍」。那麼什麼叫「無生」呢？

我們這個心理的作用在佛法裏頭認爲是生滅法。我們一個思想來了，一個思想又過去了；一個感覺來了，一個感覺又過去了。一生、一滅，起伏不定，不會永恆變成一個的。那麼，以生滅心來修這一個不生不滅的道，——衆生顛倒！我們現在用心去做功夫，都是生滅心來修一個不生不滅的道，那是顛倒！錯誤的！永遠搞不好的。

要真正得到一個不生不滅的道，要想它不死，除非不生；開頭就沒有動過，那永遠也沒有毀壞，永恆的，如此所以叫做「無生」。因爲要修到不滅，不滅還是後果，你不如修前因不動。例如我們做生意怕蝕本，那麼不做，也不賺錢、也不蝕本，永遠保持，所以是「無生」。「法」，這個法門；「忍」，形容那個境界切斷了。拿現在觀念解釋這個佛學名稱叫「無生法忍」，那麼就是阿難所要求的我們怎麼樣得到真正的奢摩他——止、定了，真正的定。大乘佛法最基本的，菩薩要得無生法忍。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佛現在開始要告訴阿難，要使他「欲令心入無生法忍」，要想領導阿難同大家，使你這個心境證入到無生法忍這個境界。大乘道的第一步，所謂得定；普通小乘叫得定，大乘無所謂得定——無生法忍，連定都不需要了，超越了這個定。因此，佛表示的特別重要！

所以這裏如果我們把這個經典看活了——並不是不恭敬；你很恭敬地把它當一個現場的描寫，寫一個劇本一樣。「於師子座」，佛坐在他那個位置上。「師子」並不是獅子、老虎那個獅子，指老師的那個座位，大師的座位佛經裏稱它爲「師子座」。因爲古代相傳，我們中國講老虎是百獸之王，獅子比老虎還厲害！所以獅子一叫，百獸腦裂。所以獅子一出來一叫，其他的百獸頭都昏了，有這樣威嚴。因此比方佛的那個座位、老師的座位，稱它爲「師子座」。那麼後來佛教塑佛像，只好把它變成一個形式代表，這個佛像的下面雕一個獅子揹着那個座位。

「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前面上次講到佛發了脾氣，剛剛罵了阿難，「咄！那麼笨！」——這個意思。然後這一下很慈悲，阿難還跪在那裏，他就摸摸他的頭，大人摸小孩一樣摸摸他的頭。那麼在西藏後來密宗碰到活佛啊、什麼大師給你摸摸頭、摸摸頂、灌頂，什麼災難都消了。結果嘛大家都想摸頂，往往那些像達賴啊、班禪啊一出來，成千上萬的人，你看那個頂怎麼摸啊！結果就弄幾個大力士走來拿個竹杆，竹杆前面掛着皮鞭，老遠就「啪」這樣打過去，所有人的頭頂都打得噼裏啪拉的響，代表這個手摸了頂了。我一看，我也不想摸頂、也不想捱打！還是對我的「無生法忍」吧！忍一忍算了！（一笑）這是講到摸頂的這個故事。

那麼摸頂是佛在這裏開始，摸阿難頂，就是表示很親切、慈愛，告訴他重要的話。

「而告之言」，佛說話了；「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這裏這一段經典的文字把佛法的總綱重提一下。這個文字是古文了，寫得很優美的。「如來」，這裏沒有講「世尊」，這是佛的一個別稱，凡是一切人成了佛的，一個總稱都叫做「如來」。所以像「釋迦牟尼如來」，那是總稱上面加一個特稱，他是特別這個名號。「阿彌陀如來」，那是代表阿彌陀佛；譬如「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那是代表東方的藥師佛。所以「如來」是個總稱，所有成佛的人都稱「如來」。注意這個文字，這裏沒有講哪一個特稱、單獨哪一個佛；所有十方成佛，佛佛道同，所得的道是一樣的，所以他用總稱。他說，佛教、佛法「常說」常常告訴大家，「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法」就代表了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作用，動、靜等等，都叫做法。「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事物、一切的作用說起來都是心造的，沒有其他的；沒有另外一個東西作主的。什麼鬼啊、神啊、上帝啊，菩薩也作不了你主，佛也作不了你主，一切唯心。真正的佛法是講一切唯心。拿哲學的一個名稱來講：純粹的、徹底的唯心哲學，包括了心物一元道理的唯心。當然沒有他力的存在了，也否定了一切物質的存在；物質也是唯心所造，所以是純粹的唯心。佛法的道理是告訴我們，「諸法所生」，一切萬有的現象、能夠成長在這個世界的現象，「唯心所現」，純粹是唯心所呈現出來的。

甚至於物理世界、一切世界，因爲佛說的世界不只講我們這個世界。我們都曉得佛學有個名詞——三千大千世界。怕有些青年同學不知道，再簡單地重提一下。佛法的道理，像我們這一個地球，不過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名稱根據什麼呢？根據一個太陽系統所帶領的有關的星球，這樣是一個世界。那麼，這個太空裏面像我們這個世界太陽系統一樣的，很多太陽。所以，一千個太陽系統的那個世界叫做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累積起來，總說叫做一個「中千世界」；再累積起來，一千個「中千世界」叫做一個「大千世界」。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觀念就是這樣來的。三個千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合攏來就是一個世界，這麼一個世界算是一佛國土。一個佛成佛了，他的影響力到達那麼多。那麼，每一個佛都有他的三千大千世界。

換一句話說，佛法的宇宙觀是無量無邊擴大的、很偉大的宇宙觀。所以看這麼一個人類的世界是非常渺小的，不要認爲自己了不起。這個宇宙像這樣的世界很多。

同時，另一個世界的觀念，佛法的歸納性的分類，那麼又不同，世界也叫做「世間」（人世間）。人世間這個名稱在中國文化是出於《莊子》的「人間世」。這個世間包含了三個觀念，我們好像上一次提到過吧？「器世間」，就是物質世界；「衆生世間」，就是有一切生命存在的；「有情世間」，衆生裏頭有生命、有思想的。這三個合攏來，物質世界、精神世界，合攏來叫做一個世間。那麼，有些佛學還加一個，第四個：聖賢世間。聖賢世間就是一切佛菩薩、得道了的人，他所成立的這個世間，譬如阿彌陀佛有他成立了的西方極樂世界。那麼這個世間觀念同世界觀念差不多是同類的（類同的）思想。

現在我們迴轉來看《楞嚴經》的原文，「一切世界」，這個一切就包括了三千大千世界，不可數、不可知、不可量，這個太空裏頭不曉得有多少世界。「一切因果，世界微塵」，一切世界所成立的，像我們這個世界是這樣，到現在兩百多萬年，人類永遠在打打殺殺、你爭我奪、生生死死，很痛苦地過下來，已經到現在兩百多萬年了。像我們的歷史文化，講少一點是三千年；規規矩矩是五千年，還是客氣的話。剛剛有位同學告訴我，一個外國美國同學在這裏（臺北）講演，他就站起來講，他說我們這是在臺灣，我只看了一個月，他說我覺得你們中國的這些同學，中國的文化至少是八千年，爲什麼自己對自己的文化你們那麼看不起，（卻）相信我們那個可口可樂的文化？哈，這個是美國同學在這裏演講講的，今天剛剛有位同學告訴我，我覺得蠻好玩，很有道理！尤其是在外國的同學嘴裏講出來的。他用的名詞很滑稽，美國的文化是「可口可樂的文化」。（一笑）

所以說，這個世間爲什麼形成這麼一個世間呢？其間都是一切衆生業力果報所造成的，有它的遠因、有它的近果（遠因，很遠的因；所發生現實、面前的果報）。所以他說一切因果所形成的各個不同的世界；「微塵」，微塵是指物質、物質世界。他說這個物理世界的形成，「因心成體。」也因爲心所構造，才變成這個物質世界。所謂物質世界在佛法裏頭四個物質的大元素，叫做四大：地、水、火、風。固體的物質就是「地大」；液體的物質就是「水大」；那個熱能就是「火大」（不是發脾氣叫火大——熱能叫火大）；那個大氣層就叫「風大」。那麼，還加一個「空大」——五大。四大以外加一個空大，空大就是整個有相的、我們抬頭看得見的太空、虛空。這個有相的虛空看得見，這也是物理世界的一種。

所以他說，這個世界、物質世界物理作用的四大（或者五大）也是唯心所造的。這是佛法的綱要。所以這幾句話諸位同學要學中國文字、學中國文學，不管你學古文或者白話，好好把它揹來，慢慢你不管寫古文或者寫白話，你的文筆就會進步了。我們再念一道：「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這是佛法的大綱。佛重說一道，告訴阿難。

那麼我們懂了這個文字以後，推開了文字，就是佛摸摸阿難的頭頂，他說你應該記得，真正的佛法的中心道理——一切唯心，物理世界也是唯心所現的。這是第一句話。

「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鹹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

他先摸摸阿難的頭頂是安慰，因爲上面搞得阿難很恐慌，他說照你這樣講來，我這個心在哪裏？大家心找不到啊！既然找不到，我們就沒有心啦！恐慌。所以佛發了脾氣、又摸摸他頭頂：「不要害怕！」那麼，告訴這個道理。他說，「若諸世界一切所有」，這個「若」就是「例如」，他說這個物質世界上一切所有、萬有的東西，這個萬有的東西其中就包括了乃至一根草，乃至「草葉」一根樹葉；「縷結」，那個草拿來打一個結，就是臺灣的席子那個草，拿來曬乾了，把它編出來做席子，就是「縷結」。乃至一根絲，「縷」就是絲，這個絲把它紡織了變成衣服、打一個結。「詰其根元」，如果我們作科學的研究，追查它的遠因，「詰其根元」就是追查它的遠因；「詰」就是詰問它，詰問它的根源；「鹹有體性。」鹹就是統統；統統有它根源、有它的體。臺灣席子是什麼做的？臺灣那種席子草編的；席子草是怎麼樣種的？是一顆種子怎麼樣肥料、怎麼長大……作科學的研究，萬事都可以追出一個根來，都可以找到它的本體，都可以找到它的性能，所以「鹹有體性」——佛說的話。

「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他說譬如我們手指到天空指一指，你看上面什麼都沒有，這個叫虛空，我們看到：「哦！對了！這個叫虛空。」因爲我們看到了，「什麼都沒有」叫虛空。他說，虛空也有個相貌啊！因爲我們眼睛看到什麼都沒有，「哦，這個是空的。」所以虛空也有個相貌。「縱令虛空」，「縱令」是古文，白話文是「假使」。就是說這個虛空嘛，他說虛空也有個名稱、也有個樣子，什麼樣子？「什麼都沒有」這個樣子，「亦有名貌。」他說物理世界是這個樣子啊！「何況清淨妙淨明心」呢？何況我們這個心呢？這個心可以成佛的、成道的。那麼佛形容這個能夠成佛、成道的心，給它加上幾個好的名詞了：「清淨」，本來清淨，不要你去修的；本來很「妙」，不是不妙——妙得很！妙不可言！講不出來了（不可言就是講不出來），所以妙；「淨」——它本來就是個淨土，是不垢不淨的、乾乾淨淨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乾淨的；這個心本來是光明的。這幾個名詞就是形容我們這個本來心，不止佛，每一個衆生——不止人哦！每一個衆生這個心之體本來就是「清、淨、妙、淨、明」心。

「性一切心」，爲什麼這個文字裏頭把「性」擺在前面？就是我們現在一切的思想、用心這個心、這個性能，都是靠那個本心的功能來的。所以這個「性」字在這個文字、在這個古文體的寫作方法（四個字一句），這一句把這個「性」字放在上面，這個「性」不是名詞了，變成動詞了——「性一切心」，他說這一個本來清淨光明的我們心的體，能夠爲我們後天、現在起心動念，能夠思想、能夠知覺、能夠感覺的一切的根本性能，是從哪裏來的？所以是「性一切心」；「而執無體」啊？

他說照你這樣一驚慌，好像我們這個心性找不到，找不到就是沒有，沒有就沒有。他說世界上一切物質的東西，乃至虛空都有一個、最後都可以找到答案那個樣子啊！何況我們那麼一個靈妙的心性作用、這個心的體，還沒有東西的啊？！

佛是安慰他了，同時也給他講道理。

「若汝執吝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 斷錄] ……現在能夠思想、能夠感覺、能夠起作用的、能夠自己知道的，認爲這個了知的這個性能、性質、這個作用，「必爲心者」，你認爲這個就叫做心。對不對？阿難同我們大家一樣，你說這些都不是心，我心到哪裏去了？那就找不到一個心啦？！現在我們能夠聽、能夠感覺，就是這個心嘛。佛說這個不是，不是（的話）阿難同我們一樣是要驚慌啊！這個不是，那我心在哪裏呢？那麼佛說，如果你認爲你現在感覺知覺這個就是心，他說我告訴你啊，他說你要聽着！

「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那麼，你這個心的體、這個全能（完全的能力）、你這個心的體這個全能（這個心的全能），應該要離開了現在一切色（眼睛看到的顏色）、耳朵聽到的聲音、鼻子呼吸到的氣味、嘴巴知道甜不甜鹹不鹹、觸（就是身體的感受）；換句話，你現在離開了生理心理的知覺、有感覺；「諸塵事業」，「塵」就是物質世界、物理世界一切的作用；「別有全性」，你把心的體再拿來，應該拿得出來，特別有一個完全的功能。這個心在哪裏呢？他說應該拿得出來啊！假使你認爲這樣是心、這個心的體，換句話，佛說我們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思想能夠想、感覺能夠感覺，這是心的投影作用啊！心體的反射的一種投影作用，不是你的本心。他說你不要抓住這個影子當成真實啊！就是這個意思。他說這個不是啊！這是影子。

他說，你離開了眼前的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這個能夠感覺的，像我們大家打坐起來，閉着眼睛自己很清靜，以爲這就是我的心了——那個是你意識假造出來的啊！也是前塵影事啊！那也是生理的作用啊！你睡着了，那個就沒有了，靠不住了嘛！你說我睡醒了，再來作功夫把它恢復，那又是你意識造出來的嘛！他說這是「諸塵影事」，前面那個影子，同灰塵一樣，是個影子。他說離開了這個，應該「別有全性」，特別地有一個心的體啊！

「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佛又說，譬如現在我講話、我在說法——佛法叫做「說法」，那我們把佛學的外衣把它剝掉了，就是說佛說我在講話、你聽到了，「如汝今者」，就像你現在；「承聽我法」，在承受、聽我在講話；「此則因聲，而有分別。」因爲外面有一個我發了聲音，刺激你心理、腦神經的反應，心理起了作用，所以你纔有思想嘛！也是靠我外面這個聲音引出來的啊！他說這個也不是你的心啊！我不講話了，你那個能聽、能思想、能分別的就沒有啦！他說這也是一個投影啊！不是真的啊！這個不是心啊！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注意呦！大家修道的、學佛打坐的人特別注意這個話！他說就是你盤腿打起坐來，滅掉了一切見聞覺知——眼睛閉着，什麼也看不到；耳朵打雷也聽不見了；好像入定了一樣。打雷也聽不見了、眼睛什麼也沒有看到了——「見、聞」。「覺」，感覺，身體也沒有感覺；「知」，也沒有思想了——你以爲這個叫入定啊？譬如人睡着了就是這個樣子，見、聞、覺、知你滅掉了，眼睛也不看了、耳朵也聽不見了、感覺也沒有了、知道也不知道了。「內守幽閒」，你閉着眼睛，盤兩個腿，「哦，裏面有一個……嗯！你不能說我不知道啊！我在入定啊！嗯——嗯——！都知道啊！」那個內守，內面守着一個「幽」，清清幽幽，好像念頭都沒有動、這個清閒的，以爲這個是道嗎？嘿！他說「猶爲法塵分別影事。」什麼叫「法塵」？還是「意識思想留下來的一個影像」而已！因爲你意識想：只要我這麼一清淨，哦！這個叫清淨。——你清淨個屁！你在裏頭很忙！忙什麼？忙着：「呦！我這個東西不能掉，不要吵我！唉呀！好討厭啊，這些衆生！」你不是很忙嗎？！他說這個境界還是「法塵」。就是意識平常聽得多了，「意」跟「法」兩個相對，「法」就是思維，「意」是意識、思想。「法塵分別影事」，那個清清淨淨什麼都不知道，乃至你的睡眠完全睡着了，還是意識的投影。睡眠還是個現象、是個境界，人的睡眠還是個習氣造成的，是個境界。睡眠並不是沒有東西呦！睡眠有個東西，什麼境界呢？——睡眠那個境界。這個境界也是意識造成的。

很注意呦！所以大家用功，認爲這樣打起坐來一坐好多時間，「嗯！這一下修道了！」那你修個什麼道啊？佛說啊，「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內」閉着眼睛裏面守着一個空空洞洞、守着一個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這還是意根上的，意根——意識的根根那個習氣。尤爲法塵分別心，思想上的這個觀念所造成的。這不是道，不是明心見性。所以呢，在後來流傳到日本的禪宗裏頭的曹洞宗，閉起眼睛冥想，以爲叫做禪。冥想，閉着眼睛冥想；什麼超覺靜坐啊，坐在那裏唸咒子、冥想，傳一個咒子五千塊；再要進步，再傳一個咒子，又是三千、八千。那我說我可以傳你八百個咒子！各出一千，那我可以大發財！那個怎麼是道啊？！有些閉着（眼睛）冥想、假想，那是你開着的……所以腦筋都不得休息，就要變腦神經了；然後聽到外面有個菩薩跟我講話了、什麼聲音……那都是「法塵分別影事」。注意這句話、這個文字：都是你心理意識自我造作起來幻想的投影，不是真的。不是我說的哦！佛說的哦！我說的不算了，佛說的啊！「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啊！不是啊！他說那個還不是心啊！

「我非敕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注意這一段！他說你閉着眼睛在那裏黑洞洞的、清清淨淨的，那也不是哦！那個是法塵分別影事啊！不是哦！你不要認爲這個是道。拿我們現在的話來講，我們現在盤起腳，什麼都不想，坐在那裏清清淨淨認爲修道；換句話說，我們現在不講佛法，講科學的道理，你把自己平常能夠思想、能夠動腦筋那個放射出來活動的功能把它收回來，硬把它注意力集中在身體的內部，那個黑洞洞的什麼都沒有的那個認爲是道，「道！道！嗯！這是道！」——這是「十貫道」！還不只「一貫」呢！那還不是你心造的啊？！對不對？你不過是把它注意力集中到裏頭一點，雖然你覺得「我沒有注意、我沒有注意」，你沒有注意你坐在那裏幹什麼啊？可見你在注意了。

像有些同學來問：「老師啊，我那個時候好清淨！」我說你知道清淨？「對啊！好清淨！」「知道清淨」可見不清淨啊！這個邏輯他都不知道。那麼你說我不知道清淨——那你怎麼講清淨啊？！他說這不是很簡單！這兩頭一打就沒有啦！中間就昏過去了！（衆笑）

對不對？你知道清淨，可見你在有心；你說我到那個時候清淨得都不知道清淨——你睡着了。那究竟什麼是道？所以這個地方就要搞清楚了。所以佛法是個科學的道理。佛在這一本經典是講的非常清楚。

但是你注意佛下面的話：「我非敕汝執爲非心」，他說阿難啊，我並不是強迫命令你承認說這個境界就不叫做是心，我並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我並不是說完全把你否認了，這個不是的。老實講這個境界也是心造的，不過是你心造出來這麼一個境界；你認爲這個叫「心」，還是你意識造的。所以他說我並不是勉強要你承認這個不是心；他說我是要你研究清楚，「但汝於心，微細揣摩」，我叫你對自己心性之體要很細微、很小心、很仔細反省研究（揣摩就是研究，就是摸摸它看、摩摩它看、捏捏它看），究竟摸一下，這個究竟是什麼東西？他說我要你仔細摸一摸、研究，「微細揣摩。」

「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如果離開了前面眼、耳、鼻、舌、身、意，離開了外面的經驗、影像；拿現在話來講，離開了人生外面物理世界所有的經驗、影像，都把它離開了。我們打起坐來清清淨淨，也是我們的思想上的經驗，覺得清淨纔是道；還有些說「哦呦！我都看到光了！」看到光怎麼樣？！「哦，有個亮光啊！」以爲得了道了。你總還沒有一百支光的電燈泡好吧？！而且亮一下又沒有了——那個也是前塵分別影事！所以你看到亮光、看到什麼境界，那是你靜坐在這裏，心臟的氣血、心臟在打這個血在流通，氣在走，氣跟血到了後腦這一部分一摩擦發電，所以你坐起來覺得境界裏有亮光。這是生命的電能發動的一個作用，不是道！不要上當了。覺得「哎呀！我看到鬼呀！看到什麼……」其實就是氣血走到這裏，後腦這裏走不通、轉不通，刺激了腦神經，那個下意識就認爲「唔唔唔！菩薩！菩薩來了！唔唔唔……」不是神經了嗎？！都是前塵分別影事！記住哦！佛說的哦，不是我說的哦，不要搞錯了！這些都是前塵分別影事。

他說你要仔細曉得，離開了前塵這些經驗的影像，爲什麼你看到光呢？光是平常你有經驗的嘛。聽到講經說「自性光明」，所以看到一個亮光：「哎！來了，來了！自性光明來了！」——等一下就找精神科去了。來了？來要掛號！（衆笑。）就糟了！

他說這一些……你要離開了前塵，有分別心；現在這個前塵的道理，我用現在話告訴你們，離開了前面一切經驗（生活經驗、思想經驗）所有的影像，離開了這些；假使這個時候你找出一個心來，佛說我承認，你就對了，「即真汝心。」你找到了明心見性。你不要拿着雞毛當令箭了——「令箭」大家現在沒有看過，現在應當不用這個話。——你不要拿着草紙當公文啊！那是衛生紙耶！不是公文啊！他說你不要搞錯了。他說你不要把這個影像當真心啊！離開了這一些影像以外，他說你找出一個，你指出來、你信得過，那個是你真心；「即真汝心」，佛說那我就承認你。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假使我們靜中、動中，能夠思想、能夠分別的這個作用、這個性能；「若分別性」（這個是講性能的性，不是明心見性的性。）這個分別心的性能「離塵無體」，「塵」就是前面經驗的影像；人世間、物理世間這一切經驗的影像都叫做「塵」。離開塵世間這一切經驗影像，你找不出自己一個本體的話，「斯則前塵分別影事。」「斯」就是「這個」，那麼好了，那麼你這些境界統統是你生活、思想觀念裏頭的經驗的影像而已，都不是真的境界。那個境界都靠不住的。

「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他說我告訴你，「塵非常住。」塵，這一些境界，你們大概學唸佛、打坐都有個經驗，「哎喲！非常好！非常好！」好個什麼啊？最多不到二十分鐘，掉了！幾十年找不轉來。說我當年有一次啊，好哦！好得怎麼樣？「哦喲！」——好得不過「哦喲」而已！（衆笑）掉了嘛！

「塵非常住」，他說這些影像啊，它不會永遠存在的。同我們現在的環境一樣，同時間、空間一樣，一分一秒變去了；「塵非常住」，不是永恆存在在這裏，所以不是常常住在這裏。「若變滅時」，當你那個清淨的境界，你覺得今天修得很好、很清淨；明天呢？不清淨了。剛剛修得好，有個人逗你一下、罵你一句，一氣起來：「老子不修行了！打一架再說！」你那個清淨統統掉了，可見你那個清淨沒有用啊！「塵非常住」啊！「若變滅時」，一變去了，那個境界沒有了；他說好，那麼你認爲那個是心啊？這個心同烏龜身上的毛一樣、兔子身上的角一樣，就「莫得了」！就「冇了」！「冇了」就空啦？那就是斷見了；那同唯物思想是一樣的；那就沒有了。

那麼那個境界既然一過了就掉了，掉了以後沒有了；沒有了，他說你認爲那個清淨，清淨也是假的啊！「則汝法身同於斷滅」，沒有了，你說我那個境界找不回來；找不回來，心的體等於是斷見，等於唯物一樣，一個東西用完了就沒有啦？就斷滅啦？

「其誰修證？」那麼，你的修行都白修啦？你說我也一天念十萬聲咒子，有人很努力，一天念一萬聲、五千句咒子，還有人念一百聲、五千聲佛；現在正在講《楞嚴經》的時候，你那些咒子跟佛到哪裏去啦？那不是斷滅啦？你說我修了放在哪裏……哪裏呀？還是十二樓？還是底樓啊？你找出來啊！找不出來，你說「我放的那個地方你不知道！」——誰知道啊？他說你不是欺騙了自己嗎？他說你這樣的佛法的觀念認不清楚，那等於是斷滅之見，是外道的邪見啊！「其誰修證」啊？那真正修行的、那個能夠修的靠不住嘍！那誰在修行呢？你說得無生法忍，哪個在得無生法忍啊？你說我那一次得到過，後來掉了——掉臺南還是掉高雄了呢？掉了登個報嘛，招領一下，算不定在警察局呢！掉到哪裏去了呢？他說你要仔細研究啊！

好！佛又在批駁他，這一回不是罵他；用邏輯的方法正面告訴你，反面把你駁掉：你的觀念錯了。再提出來一個意見，你仔細去研究，想一想：心性之體究竟在哪裏？這次講話，所以摸摸他的頭頂，那麼慈悲。阿難這個頭上很重了，這一下摸得喫不消！

「即時阿難與諸大衆，默然自失。」佛這三番兩次這麼一辯哪，阿難跪在那裏動不了了！跟大家都「默然」沒得話講了，變啞巴了；「自失」，自己都愣住了：對呀！佛講的沒有錯啊！這個道理很對！當然有許多做功夫做了半天的半羅漢也不羅了，變「蘿蔔」了；不做羅漢，就變蘿蔔了——那我的功夫都沒有啦！一切唯心，是啊！你一講心變了、境界沒有了，到哪裏去了呢？所以「默然自失」，自己好像失落了東西，掉了、沒有了、都靠不住了。當然，這個要演成話劇、演成電視劇，這個時候啊，就要輕音樂來一下了——大家就愣在那裏了。佛嘛用眼睛到處看看，大家這個傻瓜，都好像哈蜜瓜一樣，很可憐！呵！

佛又來了：「佛告阿難，」他又說話了。

「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

佛看大家愣在那裏，這一下他老人家很不慈悲呀，大家已經愣得不得了，他又在頂門上給大家錐了一針，這一針錐得更嚴重！「佛告阿難」，怎麼樣說啊？他說世間上一切——一切就很多了，學佛的、修道的、修顯教的、修密宗的，不管你修哪一宗了，乃至端午糉都可以了，隨便你什麼道，——一切的修行人，「現前」目前現生，哪怕你立刻得到四禪八定，都給你修到了；還不只四禪八定，最後一定、大阿羅漢最高的定、第九定「滅盡定」，他說現前即使給你得到了九次第定（九次第定：四禪、四空定，加最後的滅盡定），達到大阿羅漢的滅盡定這個境界。「不得漏盡，成阿羅漢。」智慧沒有開發，一切還是有漏之因；你的思想、你的觀念、你的見道與修道都還有滲漏，都還不圓滿。所謂「漏」，就是不圓滿，等於一個尼龍袋一樣有洞，水漏掉了；假使圓滿的，就無漏。他說「不得漏盡，成阿羅漢」，雖然得到滅盡定，但是沒有證到阿羅漢果。他說爲什麼道理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

他說你們大家的修行做功夫，都是拿這個思想、妄想來修行的，拿這個思想：「哎喲！我要打坐了、做功夫了！」「嗬！我今天做了功夫了！」好像賺錢一樣，賺了兩塊，後天又蝕本了三塊……都是那麼在搞。他說這個是生死輪迴根本是妄想作用，「誤爲真實。」大家真是誤了！這個誤，耽誤的誤。自己以爲是真的，自己以爲修行。所以，他說真可憐哪！「是故汝今雖得多聞」，所以他說阿難像你一樣，像你這一輩子學問好、知識淵博——多聞就是博聞強記叫做多聞，學識很淵博，博聞強記，什麼都記得住——「雖得多聞，不成聖果。」但是你永遠不能得道。就講阿難、當時罵那個阿難，是講那個時候的永遠哦，那一剎那之間哦！所以「汝今雖得多聞」，學問是好，道理懂得多，方法也懂得多，有什麼用啊？「不成聖果。」你不會證果，不會得阿羅漢道。智慧不會圓融無礙，定慧圓滿做不到。

好！現在這一段佛也罵得很厲害了，訓得很厲害！也告訴我們修行一個要點，重點如何要找到心性之體，才能好修行。

翻過四十六頁。這一下比上一次給佛罵了還難過。「阿難聞已，重複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阿難這一下，這個軟棒子；前面打的、上一個禮拜講「咄！阿難！」那個是罵的硬棒，硬棒有時候打了還不服氣——怎麼樣？！你打就打，我不怕！犟起來了。這個軟棒，摸摸頭頂：都很對，你講的對！你看佛的這個教育法，開始講「你講的很對」，「不過呢……」下面一「不過」，統統完了！完了以後啊，阿難這個軟棒打下來喫不消了！所以「阿難聞已」，跟大家聽到的；「重複悲淚」，「哇……！」大哭起來了，哭了。「五體投地」，就跪下來；「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又跪下來請求。

「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他老哥子講了老實話。他跟佛一邊哭一邊講：自從我發心跟着你來出家（因爲他是哥哥嘛，跟大哥來出家）。自己哥哥成了佛，「冇問題！」「恃佛威神」，他說我認爲都靠着你，總有辦法；「常自思惟」，講句老實話，我平常想啊，「無勞我修」，我不需要修啊！我哥哥成了佛了嘛！「將謂如來惠我三昧」，我哥哥哪一天高興，指頭在我頭頂弄一下，我就會得道了。

你看阿難都有這種想法！這個老師對我好、師父對我好，沒有問題！哦，某一個活佛又給我灌頂了，灌了頂就成佛——來來來！我的茶杯統統往你頭上倒！那個都是水耶！有時候加一點白糖、放一點酒，叫做灌頂甘露。我告訴你，真甘露你哪裏喫得到呢？！不知道甘露是什麼，還不懂呢！他說一般人都是這個思想的。

下面阿難講，「不知身心本不相代。」他說我想不到，身體跟心理兩個都不相干，何況哥哥你是你、我是我，他說當然你不能幫我修道啊！身心是兩個，本不相代嘛！「失我本心。」因此啊，他說我一天到黑等着，悠哉遊哉好玩；沒有自己好好用功，把自己的本來心搞掉了。

「雖身出家，心不入道。」這八個字很重要哦！雖然看到我身體出了家了，或者看到我身體在修道，這個心啊，同世俗的人一樣、同普通人一樣，心不能證入道，有什麼用？就叫做有「菠蘿用」了！心不入道，這個一點用都沒有！有什麼用啊？

「譬如窮子，舍父逃逝。今日乃知，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他說譬如《法華經》上講的，有錢人家的一個獨子做太保、不聽話，跑出家裏做了太保，最後自己忘記了回家之路，在外面流浪、討飯了。他說現在我等於你講這個窮子，「舍父逃逝」違背了父母，逃出家裏，自己不曉得歸家穩坐。阿難講，我到現在今天才知道，「雖有多聞」，學問最好、方法最多、功夫再有辦法；「若不修行」，不真懂得明心見性修行之路的話；「與不聞等。」學問有什麼用？等於一個白紙、等於白癡。學佛，有的人說「我學佛三十年了。」三十年有什麼用？那個佛像刻了也大概有五十年了，他還是木頭的。它是個佛像，不是真佛，那有什麼用？

「如人說食，終不能飽。」就等於人家一天到黑念菜單，今天喫麪、哪一天喫揚州菜、今天又四川菜、哪一天又臺灣菜，講了許多菜；菜單唸完了，肚子還越念越餓。他說學問、佛學好了有什麼用？沒有用。所以講經說法，同我一樣的，講完了以後肚子講餓了還是要喫飯——沒有用！說食不飽。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他就告訴佛，我們現在大家，佛學裏頭提出兩個東西，我們爲什麼不能成道？兩種最大的障礙，哪兩種啊？二障：煩惱障、所知障。煩惱障就是我們心中的思想、煩惱、分別；所知障，懂得道理越多，修起來越難！就給這些染污蓋住了。所以前塵影事把你蓋住了；道理越懂得多、方法越學得多，修起來越難。所以阿難就犯了這個毛病，他多聞，一切修行的方法都懂，一切修持的道理都懂，他都曉得。所以「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他說，因爲我不知道、沒有見到自己真正寂滅清淨、永遠不生不滅不變的這個心性之體沒有見到。

「唯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這幾個字文學都很妙了！他要求佛，「唯願如來（佛）哀（可憐）愍（悲憫我們）」，你可憐我們大家；「窮露」，我們都是窮人、可憐，像那個《法華經》上窮小子；「露」就是暴露、赤裸裸的、什麼都沒有、光蛋；窮露就是窮光蛋，這兩個字就是這個意思，一點沒有錯。翻譯成白話，你乾脆一起地講，阿難就說：佛啊！你就可憐我們這一班知識上的窮光蛋；「發妙明心」，他說你開發那個玄妙、不可思議、光明清淨那個一切衆生本來心，什麼？「開我道眼」，打開我修道這個眼睛看一看。

阿難又犯了錯誤！哭盡管哭，求也儘管求，他還在那裏觀望。他只叫佛，等於小孩子說：「媽媽！你讓我打開電視看一看哪！——」他還是這個味道！你看，「開我道眼」，那個道的真正眼睛在哪裏？他說道在哪裏？

好！現在重要的來了。佛放了兩次光了，第一次頭頂放光救阿難，把他救回來；第二次哪裏放光啊？哦，面門（因爲我好像忘記了，呵！）面門放光。那爲什麼面門放光，是什麼啊？是兩個重要的事，一個是怎麼樣修定，一個是怎麼樣開悟。那麼重要，佛法就是兩路：定與慧。你沒有見道，無法修道、無法得定；沒有見道，無法修行。所以很重要——面門放光。現在第三次了——胸口放光。胸口，一般塑的佛像這裏有個「卍」字。據說佛生下來，胸口有這麼一條紋路、一個影子。實際上這個「卍」字是輪轉的、旋轉的，永遠在旋轉。不過有人堅執向這一邊旋、向那一邊旋，那個圓圈，天道左旋、地道右旋，這樣旋、這樣旋都可以（師比劃），看你愛怎麼分頭就怎麼去旋！（一笑）佛現在在胸口放光，第三次啊！

「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湧出寶光。」湧出就是蹦出來光明。這三個地方都很重要哦！你真開悟得定了，都有象徵性的哦！那不是偶然的哦！那所謂「脈解心開」，真開悟了，這個「脈解心開」，那這個心光湧出啊……那是誰看到？開悟了的人就看到；開悟了的人看開悟了的人都看到。所以我們看不到。

「其光晃昱，有百千色。」亮晃晃的，各種顏色、彩色的光明。

「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時周遍。」這個光一下就由佛的胸口衝出來，十方世界每一個佛土、每一個世界上都被這個光的光芒投射過去了。

「遍灌十方所有寶剎諸如來頂。」釋迦牟尼佛放光出來，包括阿彌陀佛都在內，佛這個光芒出來，給那些佛灌頂，從他們的頭頂進去。你看我們這個世界的本土的釋迦牟尼佛的功力之偉大！你們念「阿彌陀佛」也是他介紹來的啊！我所以常常說，你們念「阿彌陀佛」唸完了，或者開頭也念兩三聲「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忘記了自己老師介紹，等於世俗講的「新娘一進房，媒人拋過牆」，那沒得良心！光想往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也是釋迦牟尼介紹出來的呀！你看現在看到本師放光，遍給十方諸佛灌頂。

「旋至阿難」，這個「卍」字是旋圈轉的，這個光放開，然後迴轉來給阿難灌頂，這叫灌頂。我們現在學灌頂啊、學密宗啊，弄點水頭上倒倒；天主教學會了，叫做洗禮。洗禮、灌頂，就是一個東西，這是印度的文化。在恆河裏頭洗個澡，因爲印度（對不起！現在沒有印度朋友在吧？不過我老實話講啊）又窮又髒！是這個樣子，比我們還不如了。又好殺、又好猜疑，所以貪嗔癡慢疑，佛在那一個印度講的文化，就是代表了一個民族性，很嚴重！你們到印度研究研究就知道了。他迴轉來給阿難灌頂；「及諸大衆」，同時也給大家灌頂，他要說最嚴重的大法。

「告阿難言」，就開始對阿難講；「吾今爲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衆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他告訴阿難，他說我現在爲你建立真正——我們拿現在話講，修一個真正佛法的燈塔給你，照亮了十方。「大法幢」，法幢這個幢，印度有，現在中國也有，這是一種建築物，代表崇高、偉大。那麼我們中國呢？這個建築、這個「幢」不大喜歡用。——「塔」，是建築了，變成中國的「塔」。所以到東南亞、泰國就看到了，圓圓的一個建築，一個柱頭一樣立起來表在那裏。我們過去有，中國文化叫做什麼呢？——「華表」。那麼日本人呢，把華表同印度的塔兩種文化精神綜合起來，日本人叫做「神社」；就是那個四個圓洞、一個頂，那個東西日本到處都有，那個「神社」就是這個東西。這個「幢」叫做「法幢」。

換句話說，我現在給你建築一個最高的標杆、最偉大的一個目標、一個燈塔；同時，也使十方世界一切衆生「獲」（得到了）最「妙」——這三個字注意呦：最妙、最微細、最祕密的（「獲妙微密」）「性、淨、明心。」這個東西的「性」，這個性不要作名詞看，還是作動詞看；「性」，它能夠使你真正明心，這個法幢、這個性能是能夠使你真正明心見性；「得清淨眼。」那麼你懂了這個道理，你修行（就會）法眼清淨，學佛法的法眼就清淨了。哪個是正法、哪個是邪法、哪個是什麼，這個法眼就清淨了。

佛講了很嚴重的話！他現在要說法以前而且還特別放光，第三次從胸口亮相、放光。

他說，「阿難！」叫他名字。「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他問阿難三個問題。他說你剛剛在我們講這一段話以先（是上個禮拜我們講的，佛把這個拳頭那麼拿起來叫他看。）他說你現在先回答我，這個拳頭你看到了；「此拳光明」，這個拳發的亮你看到了；「因何所有？」你眼睛前面怎麼有這個拳呢？——第一個問題。

「云何成拳？」第二，這個拳是怎麼樣會變成功的啊？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汝將誰見？」你拿什麼來看到這個拳哪？三個問題。

「阿難言」，阿難聽他一問，答覆了。「由佛全體閻浮檀金，赩如寶山，清淨所生。」他說這個光明，因爲你的身體「閻浮檀金」（「閻浮提」是佛學上講的這個世界的名稱，叫閻浮提。）「金」就是黃金。他描寫佛的這個身體就像這個世界金色（黃金的顏色）一樣，他說你「赩如寶山」，什麼金呢？不是黃金哦！釋迦牟尼佛是棕色人種，帶一點黃色、帶一點黑色、帶一點紫色；換一句話說，紅得發亮、紫得發亮光，很好看。「赩如寶山。」清淨色。他說你問我那個拳頭的顏色呢，——不要照傳經講的那麼好聽啦！就是你那個皮膚這種顏色發出來，他說就是這個亮光嘛！「故有光明。」所以嘛，我眼睛看見了。

「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他說老老實實講，我拿眼睛看見，你那個手五個指頭這麼攥下來，變成了拳頭。所以這個拳頭哪裏來？他說那個亮光是你的皮膚髮的嘛！拳頭嘛，是你的手那麼揪攏來的嘛！「故有拳相。」誰看見呢？他說我的眼睛看見的。阿難就是那麼答覆，一點沒有錯！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佛告訴阿難，他說我今天老老實實告訴你。我們年輕時候讀經典，我讀到這一句話笑起來了：佛怎麼這樣講啊？「如來今日實言告汝。」他說我今天老實告訴你——可見佛前幾下都是說的不老實話！哈！（一笑）這個是說話的方便，他加重語氣，他說我今天老老實實告訴你！「諸有智者」，這個世界上的人笨得很，不管你智慧怎麼高，「要以譬喻而得開悟。」直接告訴講的話懂不進去，要比方一下、轉個彎，他就懂進去了。「譬喻」是比方。譬如有時候講唯識學講，我們這個心啊像大海一樣——那是個比喻啊！心如果是真的同大海一樣，那我們裏頭都鹹的，多難受啊！而且大海很大嘛，也裝不下來。那是個比喻啊！因此有許多人拿着比喻這個影像經驗來，打起坐來：「嗯！我現在在大海里頭啊……」就來了。——「前塵分別影事」。

所以呀，一切有智慧的人，要透過比喻，佛說的話，「譬喻」就是比喻，比喻懂了就懂了。比如我們中國人常常講一個比喻，「和尚不喫葷——」，嘿！大家就懂了，「肚子裏有素（數）。」這就懂了嘛！那一句話就是比喻。比喻得好就容易懂；你老實告訴他不容易懂。這個世界上的人很怪的！「外甥打燈籠——照舅（舊）」，他就懂了；不是那麼講就不懂了。當然還有些更土的話，那個土的話講了，比佛經都清楚，一講他就悟了。他說這個世界上衆生是這樣的。

「阿難！」他說我現在也比喻給你聽。「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他說譬如現在這個拳頭，我假使沒有一隻手、沒有五個指頭，就捏不起來變成一個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他說這個拳頭捏好了，拿到你的面前；你如果沒有眼睛呢，你也看不見。這是當然的道理。

「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他說因爲你有肉做的神經構成的這一個眼睛能夠看，我有個拳頭被你看見，以你的眼睛相對我的拳頭，「其義均不？」這個道理很公平吧？

「阿難言：唯然！世尊！」怎麼叫「唯然」？「嗯！佛啊！」——就是這個話，就是表示是答覆：「嗯！對！」你們現在青年人問什麼對不對，就是這樣「嗯，對！答對了！」就是「答對了！」他說，「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他說對！阿難說假使沒有我的眼睛，當然看不見東西；所以，你沒有手也不能夠變成拳，這個都懂了；「事義相類」，這個道理是一樣的，他說這個邏輯是對的。

那麼，佛同阿難講，「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佛又給他講邏輯了。「相類」的意思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就差很多哦！他說「汝言相類」，你講的是「差不多」，「是義不然。」這個道理不一樣。差不多？——差很多！

「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他說你說差不多嗎？所以你看佛的教育法——佛好在成佛了，如果做法官的話，或者當辯護律師，不得了啊！他打官司沒有打不贏的，他的邏輯高得很！他先把你的話都抓住，他拿個拳頭晃啊晃，他說：阿難，這個道理對不對啊？阿難說對啊！他說你覺得道理公平不公平啊？阿難一句話講錯了，「兩個道理差不多。」——哎，他就抓住了，「差不多？——差很多！」他說假使沒有我的手，當然變不出來一個拳頭，我手都沒有嘛，沒有五個指頭，那麼怎麼變得出來拳呢？可是假使沒有你的眼睛，不能說看不見哦！這個道理來了。

一個人沒有手了，這個手如果砍斷了，就沒得拳頭，根本沒有這個東西；如果沒有這一雙眼睛都挖掉了，你說看不看得見呢？他說你認爲眼睛挖掉就看不見，不對喲！你看，這就是佛的佛法，《楞嚴經》是很科學的呦！「彼無眼者，非見全無」哦！他說那一些沒有眼睛的人，你不能說他看不見哦！

「所以者何？」什麼理由呢？「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矚。」他說什麼理由呢？他告訴阿難，你不相信，你出去試驗。「汝試於途」，你到路上找來一個瞎子（沒得眼睛），你把他抓到，你問他「你看見什麼？」他說，「彼諸盲人」，他那個瞎子一定告訴你；「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什麼都沒有，只看到黑洞洞的。「唯見黑暗，更無他矚。」除了眼睛前面有黑洞洞的、或者白茫茫的，什麼都看不見。因爲他沒有亮光，太陽反應也看不見了，黑洞洞的；他說我什麼都沒有看見。「以是義觀」，他說你要懂這個道理哦！這也是科學，也是邏輯。「以是義觀」，以這個道理、義理觀，你看，「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斷錄。原文：「阿難言，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見？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觀黑暗。」]

……瞎子因爲沒有看的工具、沒有眼睛，所以他能看的只看到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爲無有別？」他說我問你，你不懂這個道理啊？譬如我們有眼睛的人，現在跑到一個絕對黑暗的房間裏頭，你看到什麼？看到前面是一片黑暗。他說這個有眼睛的人跑到黑暗房間裏頭，看到前面什麼都沒有，只有一片黑暗；這個黑暗同瞎子那個所見的黑暗，有差別還是沒有差別？他問阿難。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羣盲，二黑校量，曾無有異。」阿難說「這個、這個……」那個跑到黑暗那個房間，一點亮光都沒有，前面看到黑洞洞的、只有一片黑洞洞，同那個瞎子看到前面黑洞洞一樣，沒有兩樣。

佛說，「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他說好了！你講到這裏，我問你：那個沒有眼睛的瞎子「全見前黑」，他看到前面完全是一片黑暗；「忽得眼光」，假使這個瞎子忽然有了眼睛了，我們把一個好的眼睛移植給他了，他有了眼睛了；那麼有了眼睛以後，他就看到：「前面有人！有亮光！」見到種種的顏色；「名眼見者」，他說我問你：那是這個眼睛看見啊？還是什麼看見呢？假使認爲裝了眼睛就看見，「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他說，那麼好了，我們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見，忽然來了一個燈一亮，都看見了，他說我們能不能叫「不是我看見，是燈看見了」？加了一個東西（燈光）就看見嘛！是不是光看見呢？

「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如果燈的亮光它自己能夠看東西的話，那叫做亮光看見；那就不要叫做亮光了；它這個名字就叫「看見」好了嘛！就不要叫做「燈」了嘛！

「又則燈觀，何關汝事？」再說，燈的本身能夠看見東西，燈去看，同你什麼相干呢？

「是故當知，燈能顯色。」這個燈啊、光啊，只是呈顯一切東西的色相。「如是見者」，我們能夠看見那個色相的，「是眼非燈。」是你的眼睛，不是燈。

再進一步呢，這裏要進一步，「眼能顯色」，眼睛同黑暗中那個燈光一樣，眼睛也不是真實看見的功能；它等於在黑暗中的一個明燈，它是個工具。「如是見性，是心非眼。」至於我能夠看到黑暗、能夠看到光明——能見之性是你的本心本性，不是眼睛！

本心本性幾時看見呢？下一個禮拜。

我們下一個月七月份開始，一個禮拜兩次，禮拜一晚上同禮拜三的晚上，多加一次。

（第8 集完。玉樹臨風錄入、二校完。妙音三校。）

# 楞嚴經講座 第九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正式要講到「八還辨見」。就是佛說到我們能夠看見的不是眼睛，眼睛是能見所起的一個作用。現在原文是在《楞嚴大義》這本書上的第五十一頁：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衆，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那麼這一段我們就簡單過去了。這個時候阿難雖然聽到佛講了這個比喻，同大家一樣，嘴巴不講，所謂沒有心服口服。嘴巴好像表示不講了，也沒有表示懂了，就是不講；心裏頭實在是悶起來，不懂！還希望佛再講清楚。因此，就是一個動作表示，把兩手合攏來，規規矩矩坐在那裏，一聲不響，就等着佛說。

【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敕阿難及諸大衆。】這個也是描寫當時的情況。就是「爾時」這個時候，佛「舒」就張開他的手，「兜羅綿」就是佛的所謂成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有三十二種相貌跟我們一般不同，就是這個手是軟的、非常軟，「兜羅綿手」就是佛手，就是很軟、很豐滿，指尖細長。所謂「光手」，手心都發亮，不像我們有些手白白的，血不夠、貧血，或者是發黃，表示有病；佛是很漂亮的手。把五個指頭張開，我們現在看到佛像，有些塑起來一隻手這樣、一隻手這樣，在佛法這就叫手印。手印就是「說法手印」，也叫做「施印」，實際上就是演講的時候這樣一個手勢。也就是那麼一個手勢，在佛學一說，這個妙不可言了！這叫手印。這是什麼印？不是大手印、小手印了，這是「施印」、佈施印、法施，就是這個。

就告訴阿難說，他怎麼講？現在佛說了，【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衆言，一切衆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他說我開始成道（佛在三十二歲菩提樹下開悟）以後，首先出來說法，先度五比丘。這五個人，就是釋迦牟尼佛當太子的時候逃出宮廷，入山修道，那麼他的父親不放心，選了五位大臣的世子，叫他們追蹤這個太子。如果他不肯下山呢，在旁邊陪着，這五個人就是阿若多、憍陳那等。這個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不講了，這五個人的名字、歷史都不介紹了。我們主要的是研究《楞嚴經》的佛法的原文。那麼這五位後來真正倒是修道了、出家了。等到佛下了雪山（六年苦行，認爲苦行不是道，下山了。）後來接受一個牛場裏頭一位老闆的小姐供養他牛奶、恢復喫飯等等，身體恢復了，所以到菩提樹下坐着，自己認爲：這一下不悟道，坐死在這裏！那麼，七天中間，開悟了，證得菩提。是這一段故事。

開始佛悟了以後，根據大乘的經典報導、記錄，佛是不想說法，悟道以後想入涅盤了。是感動到玉皇大帝（我們中國人稱的），所謂帝釋天子等天人下來給他跪着，說你老人家成道了、成佛了，不能不教化別人，你當年多生累世都有這個誓願。佛所以講（《法華經》也提到、《華嚴經》也牽涉到）「止！止！我法妙難思！」就叫這些天人、玉皇大帝，他說你不要勸我了、不要講了，「止！止！」算了！不要講話了！他說這個佛法、真正佛法沒的話講！不好弘法，一般人不懂，不可思議。一般人總喜歡用思想、用推理、用想象去追求佛法，所以叫「我法妙難思」，不肯弘法了。後來再經他們的請求，答應了，開始弘法，因此有四十九年的說法。

那麼第一步他想到先去教誰呀？那個時候他還很年輕哦！釋迦牟尼佛是三十二歲，譬如他後來的弟子舍利弗這些，都是當老師、大師了，當時一代大師，年紀比他大。所以他三十二歲出來，還很年輕，教誰呢？先去找這五個人。所以去鹿野苑中先去度這五位比丘。

那麼，這五個人已經對釋迦牟尼佛不歡迎了，失去了信心。當年那麼苦行，在山上餓得呀肚子都餓扁了，認爲那個是道；現在又喫牛奶、又喫營養、又喫補品，一白二胖的，沒的道了！所以人啊修道的不能胖。不過中國神仙都是胖的，把肚子畫得大大的，都像彌勒菩薩那個樣子。那麼當時五個人不大信他。他還是把他度化了，給他說法。

所以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根據佛學的名稱，第一次說法是講的小乘四諦法門。所謂叫「四諦法門」，佛學的術語，就是四個大綱要：苦、集、滅、道，四大綱要，就是四諦法門。世界一切皆苦，世界上沒有不苦的，這個世界上純苦、沒有樂，沒有真正的快樂。所謂一般人認爲是快樂，是比較性的、相對性的輕微的痛苦，一般人認爲是快樂。所以那麼佛說的苦就很多種了，後來佛學的歸納，大概我們都曉得八種苦，叫「八苦」。

這個世界是八種苦把它歸納完了：生苦、老苦（老了當然很苦啊！眼睛也老花了，高血壓、心臟病、關節風溼痛都來了）、病苦、死苦，這是四種苦。

愛別離苦：喜歡的東西、喜歡的人跑掉了。當然我們大家最喜歡是錢，都沒有錢，賺一點錢都用掉了，就是愛別離，最愛的這些都沒有了。

怨憎會苦：不願意碰的人、不願意碰到的環境、不願意遭遇的事偏偏碰上，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聚頭幾時休？」那麼就是「怨憎會苦」。所喜歡的人或者死掉了、或者分開了、或者走遠了；不喜歡的都在前面，一天到晚的事情！這是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怨憎會」包括一切事情不如意，人生沒有一件事情如意的，都在痛苦中。

求不得苦：所要求的事情達不到目的。人生希望健康，偏偏生病；希望長壽，要短命；希望樣樣好，做不到，所求都是不如意。七種苦，都是很明顯，歸納的。

第八種苦就深刻了：五陰熾盛苦。這個意思講這個生命活着就是痛苦的。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這五陰，我們念《心經》經常提到。色就是地水火風物質世界，我們身體、這個肉體就是色法做的，地水火風構成的。肉啊、骨頭啊、液體啊這些兜攏來的，就是色法。我們爲了有這個肉體，一天到晚很多的痛苦。

受：感受、感覺上。氣候的不舒服、生病的痛苦、心理上受的難過，不願意受的事情都要受。尤其是這個世界，佛學的名稱叫「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就是「可忍」、「堪忍」，不能忍受；可是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忍力很大、耐力很大，總算把它忍下來，一天到晚那麼苦的一個世界，這個生命能夠忍得住。所以這個都是受陰的自性。「陰」就是蓋住了、遮住了、看不見了。

想：思想的痛苦。我們這個思想腦筋，叫它休息，它停不了。

行：生命的自動的、本能的活動，它永遠在轉動。像這個太陽一樣，你叫它慢一點下山，不行；你叫它遲一點出來，也不行；它永遠在那裏轉動，這個生命本能的活動、行陰的痛苦。

識：識陰，就是心理意識。

這叫「五陰熾盛」。換句話說，一天到晚受生理的煎熬的痛苦、心理的煎熬的痛苦，簡單歸納叫八苦，所以叫「苦諦」。人生純苦無樂，沒有一個樂的事情。

所謂樂是比較性的、相對性的，輕一點、薄一點、軟一點的痛苦，我們認爲很舒服。比如按摩，按摩有什麼好啊？就是那麼「重一點、重一點……哎喲！痛！輕一點、輕一點……哎喲！好舒服！」你這個人就是花了錢在那裏捱揍！願意受刺激。那個按摩就叫做「刺激治療」嘛！刺激就本來是痛苦的。不過輕一點刺激呀，就等於說我們普通話：「打是親、罵是愛。」捱打就是捱打，什麼親不親啊？！他覺得打輕了，「哎！這好愛我！哎喲！打得那麼輕哦！」 這個人就是迷糊的，顛倒衆生！所以佛前面說過「顛倒」。所以純苦，叫做苦諦。

集：什麼集？哎，可是這個世界上一切衆生思想觀念沒有智慧，顛倒了，集苦爲樂。把一般痛苦集起來叫快樂。我也常常感覺，譬如我們愛買書，哎呀有時候看到自己真顛倒啊！爲了書花那麼大的時間，這一本要整理一下，要房間放起來，也是集苦爲樂。自己還覺得很……你看收買古董的花那麼多錢，放起來這裏擺、那裏擺，都是集苦爲樂。所以這個世界上的衆生是集苦爲樂。這是集諦。

要如何無苦呢？要修道。所以「苦、集、滅、道」。滅掉了一切苦，滅除了一切感受的痛苦、思想的痛苦、生理的痛苦、心理的痛苦，什麼時候才滅得掉呢？除非得道。所以呀，「苦、集、滅、道」，講這個四諦法門。

當然這個四諦法門，不只我們這個世界哦！講世界不只人生哦！連三界的天人還沒有跳出來。「跳出三界外」纔是無苦。無苦要得道，道的境界是什麼？「寂滅最樂」。所以佛在戒律上說的這個偈語，在小乘法門常用的： 「諸行無常，爲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最樂。」

所以真正的樂、得禪定之樂並不是你本身的普通發起的欲樂，或者色界的樂、無色界的樂都還不是。真正道的樂是寂、滅，了不可得、空了，那個纔是至樂。所以這幾句話就是佛法的要領。

「諸行無常」，「行」就是一切作爲、行動都是靠不住的，不永恆存在的。生命也好、一切事情也好，過了就沒有了，做夢一樣的，「諸行無常。」「爲生滅法」，有生就有滅，滅就是死了，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要求得不死，還是不究竟，最好是開頭那裏就停掉，不生。既不生，永遠不死。你說不生我在哪裏？後面：「寂滅」境界，不生不死。所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就是涅盤、「道」的境界。

所以「生滅滅已」，生死都了斷了，不生也不死，寂滅境界，那是涅盤至樂，這個就是「道諦」。

現在我們簡單明瞭順便介紹佛第一次出來說法，告訴鹿野苑中五比丘，初轉法輪說的法是「苦、集、滅、道」。那麼，這個道理我們研究過佛學都懂。你說誰能夠證得、真正達到這個境界呢？那麼佛當時有沒有傳修定、打坐的方法？有，在我的看法——白骨觀、不淨觀。這是修大小乘佛法的基礎，是一切小乘修法走入大乘的基礎。這一段介紹完了。

那麼現在佛說，他說我當時（三十二歲的時候）第一次出來說法，告訴阿若多等五位比丘（佛的最基本、最初的弟子，也是少年時候的玩伴。這幾位出家的他的弟子們，是他少年當太子的時候的玩伴。）他說告訴你們聽着，最初的開示告訴你們，一切衆生不能悟道，「不成菩提」，不能開悟；乃至不能證果、證得大阿羅漢果，不能得道，都由什麼來的呢？他說我當時告訴你們，「皆由客塵煩惱所誤。」

注意啊！「客塵煩惱」這四個字，翻譯成中文翻得妙極了，而且很美！文學化的最高的哲學。中國字「客塵煩惱」四個字是分開的，我們學中文，現在諸位年輕同學是白話教育入手，沒有學過中文哦！學中文先學認字，「客」字怎麼寫啊？頭上戴個帽，下面是各別的「各」，這個字是屬於哪一部？我們當年讀書就曉得這種字屬於哪一部、屬於哪一個部首。部首就是歸類法。譬如我們經常講一個笑話，中國字的「家」，上面一個蓋子，下面是豬，所以成了家就變成豬了哈！另外我們古人搭高樓，那個時候野蠻的社會進入到文明的社會，同邊疆那些落後民族一樣，就是搭一個棚棚，上面人住在樓上，下面豬啊、牛啊、狗啊都睡在下面。這是個象形，一個棚帳一樣，下面一個豬。當然我們人也是豬啦！有了家就蓋起來，永遠跳不出這個範圍。就是衆苦所集的地方，就是「家」，衆苦所集。那麼「客」字也是屬於這個寶蓋部的，「寶蓋部」是我們現在隨便講的，「寶蓋部」這個字單獨有個讀音的。

「客」，我們曉得「客」就不是主人了。現在不講古文這個字法。

「塵」，外面的灰，外面一層蒙着的灰，所以灰叫做塵。連起來呢，「客塵」這個意義，外來這一層灰，同我們本身沒有關係，所以叫客塵。

「煩」，心裏很煩。屬火旁，心裏發炎、思想發炎、神經發炎，是「火」旁的，煩。

「惱」，豎心旁，心裏的苦惱、痛苦。煩是煩、惱是惱。經常頭都脹了，這兩天聯考，加上我們陪考的人，那真是又煩又惱。坐在那裏，大人也不考，坐在那裏扇扇子，那烤得要命！那個又煩、又惱，深悔當年爲什麼生孩子，現在還來陪考！因爲這個味道我也過過的。現在沒有這個災難了，已經脫開了這一個災難了，所以說風涼話——那真是煩惱！所以煩是煩、惱是惱。

我們的煩惱哪裏來的？客塵來的。是外面的，外面一層。拿唯識的道理，是「依他起」，外面的環境影響了自己的心理，受外面環境、外界的啓發。外界來的一切東西都是客塵，不停留的，生滅來往不停的謂之「客」；主人坐在那裏不同，不動的。這個注意啊！所以，「客塵煩惱」四個字用的妙得很！

佛說，我當時開始告訴大家：我們之所以不能得道、開悟，我們之所以修道不能證果、證大阿羅漢，因爲我們被外面的現象騙了。他說「皆由」統統由於客塵煩惱所致。我們不能成道，都是受外面的欺騙；受外面的現象欺騙，當成真實。他說當時我告訴你們是這樣。佛講到這裏。那麼把它歸成中文的原文就是一句話，「皆由客塵煩惱所誤」。這個不是開悟的悟，是耽誤了的誤；都被它耽誤了。譬如我們打坐修道，眼睛看到什麼亮光了、耳朵聽到聲音了，有些人生活不正常的、瘋來瘋去的、飲食不正常，大家認爲這個是有道。自己都是神經了，都被客塵煩惱所耽誤了。生活要正常嘛！不正常的人叫做有道，這個不是客塵煩惱嗎？笨到極點！

所以打坐看到什麼、耳朵聽到什麼，「哎喲！這是菩薩跟我講！」誰說的呀？！都是自己的客塵煩惱所耽誤了。他講到這裏。

佛又說，【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那麼他一邊講，一邊這個手在擺，就指着開始的這五位得道的弟子，所謂憍陳如等。他說你們自己報告，你們當時在鹿野苑裏頭聽我給你講話，這個時候你們就悟道了。現在你們得道了，證成羅漢果位。他說你們自己報告，當時怎麼樣悟道？怎麼樣證果的？

【時】，這個「時」字照著作的方法應該打一個逗點，「當時」；【憍陳那起立白佛。】五位裏領頭的這位同學，站起來「白佛」報告。【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他說我現在佛說在一班同學裏頭資格最老，年紀大一點，稱「長老」。佛在講《楞嚴經》的時候不是三十幾歲了，是六、七十歲了，所以憍陳那這五個比丘是他少年時候的玩伴，比佛年輕一點點，也是幾十歲的人，所以資格說起來變成老和尚、長輩。他說我現在在大衆裏頭算是長老，年紀大一點，修道資格也久一點；因此，在大家一班跟佛在一起的同學們，公衆推崇他是佛的弟子裏頭「見解第一」，對於修道的見解第一等。「獨得解名」，解不是「證」哦！理解上、理論上、見解上。所以以禪宗、以修持來講，解悟、悟道這個悟，到我們中國禪宗後世還分成解悟跟證悟的不同。理解上「哎呀！我悟到了！啊！是這個樣子。」功夫沒有到，這個是解悟。功夫到了，理解沒有到，也不叫做悟；那叫做功夫、那叫做禪定，不是禪宗的悟。

所以禪宗的真正的大徹大悟，解、行同時。功夫也到了、智慧也開了、見解也到了。這個叫做證悟。

那麼，他這裏這位憍陳那的謙虛，他說我算是見解方面到了，老實講這是他的謙虛。他親自跟佛，因爲佛出家了，修道幾十年在旁邊，他己經證羅漢果了，不過當時在大衆前面他還很謙虛，他說我因爲見解而悟道，【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他說佛現在要我報告，他起來的報告，我當時之所以悟道證果，拿中國文字來講，他就是悟到了客、塵，這兩個字，這兩個觀念，現在經典上的文字叫做「二字」，實際上是兩個觀念，他說我因爲悟到了一切外面的境界，所謂身外之物，身外的事情都是假的，沒有一點真的，都是客，不是做主的。塵：都是外面障礙清淨的灰塵。他說我就理解到，因爲客塵二個字，觀念，我就悟道了，成果了，這是憍陳如起來報告的，古文就是白話，白話古文沒有什麼差別。

他說佛啊，什麼叫客塵呢？【譬如行客】，譬如我們在走路，等一下諸位就變成行客，現在你們諸位坐在這裏，還是客啊，只有一個半鐘頭以後就回家了，所以這一個地方是臨時坐坐的，行客都在走路，趕公共汽車，到美國去，都在行客啊，人生活到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旅館，我們是住旅館的，住一百年也只一百年，住七十年就是七十年，這個世界不屬於我們的。所以呢，古人悟道了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就是這個道理，佛學的觀念拿來寫成古文，這個古文是哪一篇啊？《春夜宴桃園序》，「李太黑」的哥哥李太白（哈），李白的文章，很有名的，「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是什麼？旅館。旅館怎麼叫「逆旅」呢？逆是倒轉，你來了，我去接你，剛好碰頭，叫做「逆」。逆就是剛剛在你頭上截住了，謂之逆，倒轉來的。旅，「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這個宇宙就是我們的旅館，就是客塵的道理。「光陰者」，活了一百歲，「百代之過客。」活一百年不過是在這個世界上做客人做了一百年；活二十年，做了二十年，如此而已！所以下面：「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啊！這個人生就是做了一個夢，沒有什麼高興、快樂的，都在痛苦中，覺得是苦悶。這是我們李太白先生李白了，那麼因爲太白了就加一個太白了！這是他的名著作，那麼你在《古文觀止》上就找得到的。

那麼李白這個文章思想，你如果沒有研究佛學時，李白的詩啊、文啊真高啊！我看也沒有什麼高，因爲他是學佛的，他也學道的，這些觀念看到了。當時是這些人看到佛經哦！普通像我們每人手裏拿本佛經，在唐朝做不到的喲！佛經很少，宮廷裏頭、大廟子上纔有。民間不像我們現在那麼流行哦！所以千古文章一大偷，李太黑的哥哥李太白他這個觀念是偷了「客塵煩惱」四個字。他偷得好！文章不怕你抄，千古文章都是偷的，沒有人不偷來；就是「客塵煩惱」四個字也是偷出來的，偷得非常高明！

所以他講到人生一切都是「行客」，在走動的客人。【投寄旅亭】，一切事情、做法，都在住旅館一樣，旅就是逆旅。「投寄旅亭」四個字注意啊！爲了青年同學們多瞭解自己的文字。「旅」就是旅，「亭」是遊亭，是另外寄放東西一樣的那個亭。古代不叫遊亭，叫「驛亭」，驛站一樣分開，趕着送東西那個叫驛站。所以旅是旅，亭是亭。

「投寄旅亭」，【或宿或食】，或者住一晚上叫「宿」，在這裏過夜。所以我們假使回到大陸到北方，現在大概還是那麼講，北方人過了黃昏，「你就在我這裏宿一夜。」就是在這裏住一夜、過一夜。「宿」者代表夜裏。天上的星座有二十八宿，就是太陽在哪個星座那裏下山，月亮在哪個地方出來，所以叫二十八宿。晚上纔出現的星座，有二十八個星座，這個所以叫二十八宿了。不然你們將來中國文化、文字越來越不懂，什麼二十八宿呀？叫二十八狗不可以呀？就會亂改，改了就會丟人。一丟丟到大西洋去，變成西洋文化了，不大好！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哦！

他說「或宿」客人住到旅館或者過一夜，「或食」或者喫一餐就走了。【食宿事畢】，住旅館嘛，先休息一下，喫一餐飯，或者住一夜，第二天就走了。【俶裝前途】，還是打一個包袱，把行李一提，趕快前面要趕路。這個人生六道輪迴，一輩子、一輩子就是那麼在趕路，「俶裝前途」。像我們頭髮白了、老了，就要準備打行李走路了。不過我們人很可憐，結果要走路，行李要人家打，自己這個肉體變成別人、活着的人一個臭的行李了。所以人這個客塵不大高明！

所以「俶裝前途」，【不遑安住】。客人沒有辦法像主人一樣規規矩矩坐在家裏休息的喲！「不遑」，沒有空、沒有安詳、安住得下來。他說我就懂得客塵兩個字。所謂「客」，這個經典上的文字瞭解了。

他就向佛報告，他說我爲什麼懂得客塵呢？當時他並沒有用《楞嚴經》文字那麼講，還是講的白話；他說我聽你老人家講了客塵，他說我就懂了、開悟了。這個人生一切啊，就像住旅館一樣，一切過來過去，前天、昨天、今天、明天，住旅館，一天一天過去了，一幕一幕過去了；過去了就沒有了，拉不回來的，江水東流就去不回了！再也拉不回來的。十歲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很年輕，二十歲就老了，把十歲拉不回來了；過去了就是永遠過去了。就跟旅館一樣，他說我就悟到了這個道理。這個時間、空間永遠向前面去。我們在這個時間、空間裏頭，時間、空間本身也是客；我們的生命也是客；都在做客。不會永恆長久停留住的。這個道理就是別的佛學講的「無常」，就是不永恆、不會常在，終歸要變去了。他解釋到「客塵」。這是佛的老弟子憍陳那的報告，先報告「客塵」這個觀念。

那麼他說，【若實主人，自無攸往。】他說如果是主人家呢？主人家坐在家裏接客，他不會出門的。所以客人來了，「哎，你請！」今天我們請客，準備請二十個人，「請請請！」結果忙了三個鐘頭，酒醉飯飽，我們主人就站到門口，「謝謝！勞步！」。這個你們都不知道了，你們要懂，現在我看青年都不懂。有時候我這樣跟年輕人講，我看他愣住了。後來我一想，我在顛倒！他本來沒有受過這個教育，他怎麼懂嘛！我們講，「謝謝賜步！」對長輩來講，今天我請你喫飯，你肯來到我這裏喫一餐，長輩來，「賜步」。平輩就是「謝謝！勞駕！勞駕！」或者「謝謝光臨！」還要這樣的。不是套個手套站在那裏：「再見啊，快滾吧！」不是那個樣子的。還要謝謝客人，在家裏吃了飯：「謝謝賜步！」「謝謝勞駕！」在江湖上，以前跑江湖的：「謝謝老兄賞光！」也都很文化哦！現在中國文化，文也不文、化也不化。現在我跟他講這些話，他愣住了。「賜步、勞駕」，他大概回去比禪宗的話頭還難參！參不出，參不通。現在告訴你們，關於這個「賜步」、「勞駕」。

假使這個主人家呢，當然是站着送，客人來了，「歡迎！請進來、請坐！」走了，「不送！」或者「不遠送！」當然不送已經送了，送到門口了，就是不遠送。那麼我們過去的禮貌，譬如像我現在送客，送你到電梯邊上，「抱歉啊！不遠送了！」就表示不下樓了，不送到大門口了。當然因爲長輩不在了；假使有長輩在，我也不敢，一定跟到送到電梯處。或者是老朋友好久不見了，有時候也下樓送到大門口。「哦！不必不必！」「哎！好久不見，不行！」還是要遠送一下。所謂不遠送就表示不送到大門口了，那就是依老賣老，有點擺架子了，就是主人家。他說主人家不動的嘛！

「若實主人，自無攸往。」變成中文八個字。如果真是主人家呢？他用不着出門的，一天坐在家裏。尤其是家庭主婦，學佛就要學成家庭主婦一樣的，不出去，就坐在家裏，「自無攸往」。「攸往」就是「所往」，自無所往，沒有什麼往。他說所以呀，我們的思想來來去去，這個情緒感覺一下境界好、一下不好，都是客塵煩惱。這一下覺得「今天難過！」難過，去睡一下嘛！睡醒了舒服了，那個難過是客塵，跑掉了。那麼你現在舒服了，這個也是客塵哦！等一下累了，又來難過了。就是老張走了，老李又來了，都是客塵。你那個知道難過、舒服的，那個是主人家，沒有動過。這一段注意呦！

所以憍陳那講【如是思惟】，佛講了客塵煩惱，我照這個道理仔細研究。思惟就要思想哦！學佛是要思惟。不思惟，打起坐來以爲什麼都不想是道，那是修不成的！要思惟修。所以禪定、禪那是「思惟修」。要參透（參就是研究）、參悟透了。他說我「如是思惟」，我這樣正思惟去想；【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所以我當時聽了你老人家講什麼叫「客塵」，我們的煩惱因爲客塵來的。他說我當時想到，不會停留、一切無常、不永恆，叫做客，不住的名「客」。

「住名主人」，旅館的老闆一樣，他永遠在旅館裏頭，要做生意，他不動的、不出門的。所以他說我懂了，「以不住者，名爲客義。」這一個思想、感情、痛苦、煩惱、歡樂、是非、喜惡等等的心理狀況，都是不會停留的、無常的，這就是「客塵」。他說我當時懂了。

【又如新霽，清暘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他說同時我又進一步一想；「又如新霽」，下雨天，夏天雷雨已經過了，天晴了。因爲多雨，我們窗子關着的（當然不是玻璃窗，玻璃窗也差不多），天一晴了，剛剛把窗子一打開；他說天上剛剛新霽，烏雲散掉，青天出來了，剛剛新的天、新的一個面孔、藍天白雲出來了，「新霽」。「清暘昇天」，雨後的太陽，我們抬頭一看，那個太陽更漂亮。平常沒有下雨，我們看這個太陽曚曚的，那就是客塵。太陽光被地面上的灰塵、空氣中的染污遮住了，所以不漂亮了。下過一陣雨以後，把灰塵、地面上的染污把它洗刷掉了，看這個太陽月亮，那真是「清暘昇天」，面孔很清新，特別好看，看到太陽在天上。這就是古文的筆法。現在白話文要形容這個漂亮，「啊呀！雨後的太陽啊！清新的面孔啊！像少女的什麼什麼……」想不出來，還要想一想，白話文我寫得不大好。你們就會想了，像少女的鼻子也可以，嘴巴也可以，隨便你，有時候寫古怪的，「像少女的耳朵」那麼頭髮遮起來，一下一拉開，「清暘昇天」，呵！就是這個道理。

「光入隙中」，他說那個陽光照到窗孔裏頭進來了。不曉得你們大家有沒有經驗，我們在農村社會出身、小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下雨過後門窗一打開，太陽光一進來，看那個太陽光照到，那個裏頭的灰塵飛得呀，很好玩的！「發明空中諸有塵相。」一道光照過來，那個空氣裏頭的灰塵在飛動就看見了。尤其下雨過後，看得很清楚。因爲空氣裏頭沒有染污了，所以有一點灰塵一飛起來，就看得清楚了。所以呀，他說一道光照過來這個比方，新的太陽光透過窗孔裏、透過門縫照過來，然後看到陽光所照到裏頭，那些灰塵有多少在飛動的都看得清楚。

所以因此「塵質搖動」，此外面染污來的客塵、物質的東西，它是動態的。

「虛空寂然。」有一個不動的、靜態的是什麼？這個虛空，它永遠是虛空，它不動的。他比方的，你們注意！做個試驗，那個光線一照過來，灰塵照到，灰塵在光線裏頭是飛揚的；那麼光線所照到這個虛空的境界，這是物理的虛空哦！物理的虛空，注意！虛空是靜態不動的。

注意喲！憍陳那這位長老現在還是大菩薩哦，他是大菩薩，大菩薩現小乘相的比丘身，他在說菩薩道。當我們一寧靜下來，你那個想靜下來，那個已經等於太陽、這一道智慧的靈光已經照住了，所以你覺得：哎呀，心裏怎麼不打坐還好，越打坐、越唸佛啊，怎麼心裏頭越煩呢？不是煩哦，那個就是客塵煩惱哦！因爲你不寧靜下來不知道哦。寧靜下來，你才發現原來裏頭有那麼多的思想。並不是你打坐以後多出來的思想啊！本來有那麼多，因爲你寧靜下來纔看得出來。身體也一樣哦！譬如有些人說，打坐唸佛反是生病了。不是打坐唸佛生病，本來就有病。因爲你不靜態下來，沒有發現；一靜下來，這個病爆發出來了。並不是打坐出來的哦！寧靜下來你感覺到了。

所以這一段憍陳那講得很科學喲！要注意！我們再念一道。這個文字是很文學的；道理是科學的；思想是智慧的、哲學的；懂進去了可以悟道了！他說： 「又如新霽，清暘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

《楞嚴經》的文字都是六朝文體。講中國文學史給你們瞭解，這是六朝的文體，兩晉（西晉、東晉）、宋、齊、梁、陳、隋這個六朝，這個時候的文體差不多都是這種文章的體裁。我們現在的中華民國這一段的文體是白話，將來歷史怎麼批評不知道，過五百年後我們大家再來，再坐在這裏我們再來研究。至少現在這個文體是白話，在歷史上好看不好看不知道。

過去六朝文體是駢文體，所以當唐朝的時候最好的還是駢文體。到了韓愈就文學革命，推翻了，就講用「語體文」（「語體」現在我們叫它是古文），用古文體；韓愈不喜歡用這些文章。這些文章，文學修養程度差一點，看不懂。美得很哦！我告訴你。我們讀這些文章啊，啊呀！比那個故宮博物院看畫還美！當然這個是習氣，從小有這個嗜好。這個文章如果給木魚「波波波，波波波」敲來唸，沒得味道了！就要照我們老的讀法：「又如——新霽，清暘啊——昇天。光入——隙中啊……」爲什麼「啊……」拉起來呀？在想，腦子裏在想：「光入——隙中」所以又搖頭、手又動，不是發神經，他在畫、把這個句子把它畫出來了，就是畫面。「塵質——搖動，」飛起來這個灰塵是搖動的；「虛空——寂然啊……」那個「啊……」在幹什麼？就是「虛空——寂然啊……」他就空了！所以這個東西啊，不是「波波波，波波波」這樣敲，就空不了了。「哆哆哆，哆哆哆」都是客塵煩惱。

所以你看這八個字：「塵質搖動，虛空寂然。」虛空不動的。這還是憍陳那在講話，變成中文這個佛經，多美啊！所以佛教在中國的文學這個力量大得很，文人沒有不着迷的。就像現在吃了強力膠一樣，一讀了這些就着迷了。所以古人就有「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就是文學境界加了很重要的地位。

如果用白話一翻哪，有什麼意思啊？一點意思也沒有。「灰塵在隆隆隆響的、動的、搖動的；虛空是一點都不動的、死的。」那還有什麼意思啊？那就沒得唸的了！那這個佛經就完蛋了！

憍陳那的話還沒有講完。【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他說因此啊，我從這個物理的現象，再進一步想佛法的道理；「澄寂名空」。佛法講空，什麼叫「空」？空是一個代號，沒有一個空的境界。你有一個空的境界，就不空了嘛！對不對？空是個代號。所以他說「澄寂」，乾乾淨淨的，心裏頭沒有事。「寂」，很淨。這個境界就叫做空，「澄寂名空」。

「搖動名塵。」心裏頭思想、生理上心理上還在動搖的，你們說氣脈轉動，「哎喲！到了背上！到頭頂了！」那不是在搖動嗎？客塵煩惱。是啊，氣脈也是客塵煩惱。那是生理上，你用功纔有，不用功沒有嘛！無常嘛！所以是客塵煩惱。所以搖動的名「塵」。因此他說的我的觀念、下一個定義，「以搖動者，名爲塵義。」凡是動搖來去、生滅不停的，都是客塵煩惱，不是究竟。

他說的文字我們現在就解釋完了。你看，也很邏輯。佛只叫他起來報告，佛說你們要知道，我成道以後當初出來說法，第一次告訴你們我講的是什麼？客塵煩惱。什麼叫客塵煩惱啊？手一指憍陳那：你起來報告！憍陳那起來答覆：我當時理解到，佛講了客塵煩惱，我就悟道了。因此我照這個修去，就成果了。什麼叫客塵？他就把這個定義講完了，下面不講了。你看憍陳那好像講話報告沒有結果。他非常邏輯！佛只叫他報告，什麼叫客塵？你的理解。他把客塵的意思理解報告完了就好，其它是他老人家的事、老闆的事，不是我的了！他可以坐下來了，那是主席的事。

所以佛就接着說了，【佛言：如是。】佛說：對！就是這樣。就獎勵他：你講得好！對！「如是」是古文，翻譯成白話：「對！就是這樣。」

【實時如來於大衆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這個文字寫得那麼美。實際上幾句話講完了。他講了一句話，說憍陳那你報告的對、你講的對，說「對了！」佛沒有繼續說話，就在大家前面把這個手一拿，「屈五輪指」，就把五個指頭變成拳，這樣一捏、這樣一放，再到這邊一捏、又一放，就在那裏表演、作手勢，盲啞學校的教育法，就拿手來教育。

這樣手比了，把它變成拳，又放掉；放掉、又變成拳。搞了一陣，回過頭來，【問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還在前面合掌，他這樣比了一下，他說你現在看到什麼？

【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衆中開合。】阿難講的老實話，不是恭維一番。講佛的那個手掌、寶貝的手掌，世界上珍珠瑪瑙金剛鑽比起來都沒有這樣好看的！當然這個肉做的只有這一隻手，第二隻都沒有，佛的手就是佛的手。他說「百寶輪掌」，他說我看到你那個寶貝的手掌啊，就在裏頭一抓、一開。就是講的老實話了。

【佛告阿難。】阿難答話完了，佛又說了；【汝見我手衆中開合，爲是我手有開有合？爲復汝見有開有合？】注意！這一段就是有名的《楞嚴經》的「八還辨見」來了！

他說：好！阿難，你看到我的手在大衆前面，一下變成拳，一下放開，又開又合。剛纔阿難答覆的我看你手一開一放，佛就問他：好！你剛纔說的啊，你看到我的手一開、一放，我問你，還是我的手有開、有放；還是你的見（看見的見）有開有合呢？

這是個邏輯觀念問題，所以要正思維，要辨清楚。比方，我們假使現在看見這個書本子一下開、合，我們看到了；書本子在開、合？還是我的所見的、能見的在開在合？不過佛沒有講的那麼清楚，「還是你眼睛有開有合呢？」

【阿難言：世尊寶手衆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自開自合。】這一下很高明瞭，他說好，「佛啊！」他說你老人家的手當着大衆一下開、一下合，我看到你的手自己一下開、一下合。但是，不是我的能見那個見性也有開、也有合。阿難這次講話很小心，上面給佛罵怕了，一路罵下來的。他說不是我的見性有開有合，只是我看到你的手有開有合。這句話講得很對，有點含糊，所以佛又抓到了。

【佛言：誰動？誰靜？】他說好，你看到我的手，那麼看。我們大家一邊研究《楞嚴經》，一邊自己那麼來一下，試試看！不過不要給別人看到，不然回家去那麼搞，說你神經了，對吧？他說，那麼你看到我這個手這樣開、合，根據阿難的答話，他說我問你：哪個在動？哪個在靜？換句話說，「哪樣是動？哪樣是靜？」也可以那麼講。

【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爲無住？】阿難又被佛逗迷糊了！他說你老人家這個手一下這樣、一下那樣，你的手不停，因此我的跟着你的這個手看到的這個現象，一下看到這樣、一下看到那樣，我能夠看的這個作用跟着這個現象在轉，我這個見性就停不了了，也沒有靜下來。所以，你手也在動，我的看的跟着你手動在動，他說沒有一個靜態，都在動態中。都是動態的話，永遠就沒有停住的哦！「無住」，無住就是動態啊！都是動態，沒有停留住啊！

【佛言】，佛就說，【如是。】嗯！你說的對！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實時阿難回首右盼。】那麼佛在這個時候玩神通了，少林拳來了！他就把這個手掌一來，武俠小說寫的一樣，這個手這樣一打出去，那個大手印啊！一道電光啊！就向這邊就去了。阿難看到這邊一亮，馬上回頭一看。佛就收回手來，到這邊一打，他（阿難）就跟着這個光向這邊看，兩邊轉。這個拍成電影就很好看了。

【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回首左盼。】這個文字我們懂了。佛表演了這一下。

【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他說你的頭髮瘋啦？爲什麼那麼搖擺不定啊？【阿難言】，阿難說；【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他說剛纔是你手那麼玩花樣，左一邊一道光、右一邊一道光；我要看你的光嘛，頭就跟着轉動了嘛！他心裏有點不服氣了：這個你還要問啊！這是你誘導我動的嘛！你這個那麼轉嘛，我頭就擺動了。

佛說，【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爲汝頭動？爲復見動？】佛又來了，他說那我問你。你看佛的教育方法非常科學！第一步是把手一開一合，他問阿難，是手動啊？還是你的看見的東西在動？這個好了，阿難答的沒有錯。跟着佛又玩一個花樣，你頭這麼動、身體動，你那個能見的有沒有動？他在一步步地引導。

阿難的答覆：【世尊！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爲搖動？】他說，這個是我頭在轉動，我想象我的這個能夠看的見性也跟着在動啊！「誰爲搖動」啊？「誰爲搖動」這四個字文字上寫得稍有一點問題。換句話說，我這個見性也跟着在動，沒有停止過啊！他說我不曉得誰在動；就是我頭在動、見性也跟着動，中間有個誰在動啊？大概就是見性動啊！

【佛言：如是。】佛說，你講的也對。第三步又來了！

【於是如來普告大衆：若復衆生，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捲。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這一段是佛說的。他說，阿難你講的對！動搖的、有來去、有轉動的叫做客塵，是外面的表層，不相干。「以不住者，名之爲客。」不停留的都是不實在的。所以我們注意呀！這個地方要參究了。你說我打坐有功夫，坐起來那個境界，「哎呀！定了！明心見性了！靜得很啊！好啊！」那你不打坐呢？不打坐就沒有了。睡着了呢？先不問你睡着了，做夢還有沒有？做夢就兩樣了。那麼睡着了呢？睡着了就沒了！可見你那個清淨境界、你那個得定的境界是自己造出來的，心理作用變出來的客塵煩惱。再好的境界，心意識造出來的，客塵煩惱。不是道體。只是境界、只是作用、只是現象，不是明心見性見道之體。所以都叫做「客塵」。

他說阿難你們看，他告訴大家。阿難剛纔自己承認，這個頭在搖擺，見無所動。他左邊看、右邊看，能夠看的這個東西沒有動搖過。看的不同，你說我這樣搖得快，看到是昏的。昏是現象耶！你看到昏的那個沒有昏。你說我頭會發暈了，暈是頭的生理的現象。你知道那個頭髮暈了，那個沒有動搖過。佛是引導向這裏轉。

他說，再說你們看我的手，有開、有合，手的現象、這個作用有開有合。「見無舒捲。」你看見我的手能夠合攏來、能夠開了那個也沒有合、也沒有開。譬如我們現在冒充，我當演員，假使我來演那個釋迦牟尼佛的樣子，這個手合攏來，大家看到合攏來；放開，看到放開。這個手放、合，合、放，這是手的現象。我看到合、看到放，這個都在這裏，他說沒有動搖過。

「云何汝今以動爲身？」又進一步來了。他說可是你們現在都搞錯了，把那個動態的現象當成了本身。「以動爲境」，而把動態、變化不定的境界當成實在。所以呀，從開始、從生下來、從無始以來，一直到最後死亡，乃至到未來；「念念生滅」，跟着這個思想，能夠動、變化的心理在變化。「遺失真性」，你知道自己變了的那個本性不管了，反是把這個知道的本性丟掉，只跟着現象在轉。所以遺失了真性，這叫做衆生顛倒，「顛倒行事」。

「性心失真」，所以真正自己的本性、本心認不清楚，就把一切的現象、境界當成真實，喪失了那個真理的一面。「認物爲己」，而且只把物理的境界當成自己。這個身體也是物理的哦！這個身體隨時在老。今天就比昨天老，明天比今天更老，新陳代謝，這個一定變去了，這個不是我。所以「認物爲己，輪迴是中」，所以跳不出生死；「自取流轉」，自己在輪迴裏頭流浪。這是佛說的一段，就要「八還辨見」來了。

現在我們再翻兩頁，再到五十七頁的原文。

佛好像把明心見性的道理講得很切實、很明白，這一段我們去想一想。所以它叫做「密因」，有許多的修法，都還認爲是這樣。一切思想、感受、一切的境界，這個有動搖。能知道境界的變化、苦樂的感受，他說這個沒有動搖。這個沒有動搖就是自己的主人，就在這裏。換一句話，你坐在硬板凳上，覺着有點難過、背上有點酸、空氣有點不舒服，這是客塵，外界變化，你的感受就兩樣。你知道自己現在舒服不舒服的，那個沒有動過。要在這個地方認清楚！佛這一段話很要緊！要在這個地方認清楚。

【爾時阿難及諸大衆，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卻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這個時候，「爾時阿難」，阿難聽了佛拿這個手這麼比劃一下這一段話，以及大家一聽了佛講的以後，「身心泰然。」心裏安定了，懂了。不一定講大徹大悟哦！懂了。一個人心安理得就是道。中國人的俗語，心安理得就是道。心安理得的這個道的境界呢？心平氣和了。心安理得了，一定會達到心平氣和。心平氣和是現象、是境界、是客塵；心安理得是道。所以，到這個心安理得是「身心泰然」，身體也安祥下來，心理也平和了，身心泰然。那麼，泰然就是很舒服；「泰」就是很安祥。古文這個泰、泰山這個泰，是安祥、平安，這兩種意義都歸納起來就是一個字。「泰然」，很自然的。

那麼，認爲無始以來，大家忘記了這個本心。現在沒有講明心見性哦！佛只講能見之性這個作用。這個作用還是外表一層哦！大家懂了自己現象上這個心性的作用。他說只恨自己失卻了本來心。本來這個心態就是這樣。

失卻了本來心呢，就是忘記了自己能夠作主的，動來知道動、靜來知道靜，忘記了這個作用的本來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自己搞錯了，跟着外界的現象在轉。「妄認緣（外緣）塵（一切客塵）」，冤枉的跟着外緣、外面的現象在轉，跟着客塵煩惱在轉。然後都把自己意識經驗，所謂「分別」，分別就是意識，現在就是意識習慣的這些意識形態、意識這些現象。我們打起坐來覺得自己空了，那不是你真的空了，那是你意識裏有個空的境界。所以把眼睛一閉，前面黑黑的，「哦！這就是空！」那個也是分別影事，是心理意識的一種投影。他說認錯了！

「今日開悟」，阿難當時認爲大家悟到了，等於這個正在喫奶的小孩、嬰兒，媽媽走開了，離開了媽媽半天一天，所以拼命在哭、找媽媽。忽然看到媽媽來了，還是這個奶水，還是很甜的，找到自己的本來心了。「如失乳兒，忽遇慈母。」這樣一語雙關，形容見到這個道理的高興，也形容釋迦牟尼佛是我們大衆的媽媽、佛母，使我們找到自己的本來。所以大家「合掌禮佛」，然後再拜佛。沒有真正開悟哦！合掌禮佛在要求哦，要求什麼？

「願聞如來顯出身心。」這個身體（生理）跟心理（思想），身心兩個怎麼樣可以分開？怎麼樣能夠解脫？像我們普通的人，生理不舒服，心理就煩惱；心裏頭、思想裏頭有煩惱，身體就不對了。身心解脫不了，分不開。所以他要佛明白地告訴身、心這兩方面的情形，它的關聯。「真妄虛實」，哪個是真正的道、真正的明心見性那個道、真實的道（道心）？哪一種是假的（妄想心）？

現在我們都會思想哦！哪一個纔是我的真心？哪一個是妄心？所以「真、妄、虛、實」；「現前」，我們現在；「生滅（心）」，一個思想來去，有生有滅，同那個不生不滅的道；「二發明性」，這兩邊的事情，請你老人家給我講清楚一點。

當老師、當佛很困難哦！所以爲人千萬莫成佛哦！成了佛受不了那個囉嗦啊！那個阿難一步一步地囉嗦。先要身心泰然，很高興、很舒服：「哈呀！高興啊！我的媽媽！」「啊！我的老母啊，你總算慈悲啊，我懂了！」懂了好了，下座了，該給佛去休息休息了，他又來了。他要他講身心怎麼樣分開的？真心、妄心的差別在哪裏？身心是一個問題；真心、妄心的差別在哪裏？兩個問題。第三個，現在心理狀況同生理的作用，有生、有滅，這是現象，現象是有生有死，那個不生不死的道在哪裏？「二發明性」，他說這兩種，那個本心、本性根本的道理，要你老人家徹底地給我「發明」。我們現在科學上用的中國文化「發明」兩個字，就是佛經開始用的，尤其是《楞嚴經》用的很厲害。「發明」，發就是開發，明就是明白地表示，所以叫「發明」，開發、明示。

那麼講到這裏，阿難還來個幫手。我們知道《楞嚴經》的故事，當時印度（中印度，比較靠北印度）有個國王（皇帝）叫「波斯匿王」，來請佛喫飯。那一天也等於我們這裏結夏，快要結夏期滿了，請佛到他皇宮喫飯。佛剛吃了一半飯，那個神通靈感曉得阿難出毛病，所以把飯趕快喫完，就回來了。大家看到佛那個神態匆匆忙忙，跟着回來；回來以後就把阿難救回來，救回來就辯論，辯論到現在還在那裏辯論。所以這時回來，波斯匿王也跟着回來，他來看鬧熱。主人家也跟來了，他說這是怎麼回事啊？所以這時這位波斯匿王皇帝站在旁邊。實際上是個諸侯，我們叫他是皇帝了。

【波斯匿王起立白佛。】他就站起來，他說，【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毗羅胝子，鹹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盤。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衆，諸有漏者，鹹皆願聞。】波斯匿王這一段插進來，很有道理，才引起下面的「八還辨見」。

印度宗教哲學，尤其講追究修行的、找人生究竟的，世界所有民族文化，拿這一行來講，印度是第一。所以釋迦牟尼佛以前，宗教出家修道早就流行了，非常流行。那個老教就叫「婆羅門教」。釋迦牟尼佛出來，佛教是對於婆羅門教的革命、改良的。印度的文化傳統宗教是婆羅門教。其它的，婆羅門教以外，各種教派還有很多很多，有各種外道、各種哲學家。

可是印度這個文化、這個民族有一個特別的，同我們中國不同，同世界各國也不同；不管什麼外道，乃至於唯物的、唯心的，有個共同的，都喜歡出家修道。他們所謂出家修道，並不是永久的。所以印度人上古時代，我覺得很好玩，很有道理。年輕一定要去修道，二十幾歲一定出家、入山，修道一段時間。現在泰國還流行這個制度，年輕人一定要當三年和尚，回來才取得了國民資格，泰國還如此的。所以世界各國要了解國情，這就是印度文化的遺留。印度過去年輕人一定入山修道，到了二十七、八歲回來成家，結婚、生子。等到兒女一二十歲，走了，正式入山修道去。他人生是三個階段，普遍是如此的。

所以波斯匿王當時他最後是皈依了佛，他開始也是學印度教、學其它的外道。他說我開始沒有皈依佛以前，他也跟着迦旃延毗羅胝子（黃髮外道們，這是個派系，我們這一本書上白話註解裏頭都有了。我們這些地方把它很快地跳過去了，重要找佛法的重點。）他說這些人、各個學派「鹹言此身死後斷滅」，他們認爲人死了就算了；等於現在唯物哲學一樣，死了就沒有了，人死如燈滅，沒有靈魂，也沒有前生、也沒有來生，是斷滅見，所以佛學認爲是「斷見」。他認爲人死了，沒有了就是沒有了，什麼都沒有，那個境界叫做「涅盤」。「涅盤」不是佛學的創造，是印度舊有的文化。得道最高的那個境界，不生不死的常樂我淨的境界叫涅盤。他說這一派的外道（唯物學派的），認爲死了就沒有了，沒有了就沒有了，那就叫涅盤。

波斯匿王的報告，他說我現在呢不信他們那一套了，不對！跟着佛學，學佛了。但是老實講，他說雖然我是學佛啊，心裏頭還在懷疑，說明心見性就成佛，「云何發揮證知此心？」這個心怎麼明啊？性怎麼見啊？他說「云何」怎麼樣、用什麼方法才能「發揮證知此心」，證明明心見性這個法門？以什麼方法說明、修持，可以修到不生不滅的地步？

這位皇帝提出來的問題，他說不但是我一個人的要求，他說我可以代表大家，「今此大衆，諸有漏者」，沒有得道的，都稱爲有漏衆生。不是說你流口水漏了，或者是大小便漏了，心有滲漏，心裏頭道德的沒有完整，貪瞋癡慢疑，見思惑都在，心有貪瞋癡慢疑一切習氣，沒有了斷，都是有漏之因。這個中國的外道啊，講所謂有漏無漏，只講生理方面，只講一條戒，那個不對的，那個解釋有漏是錯誤的，所謂有漏，身心無漏，生理心理只有清淨圓明，絕對的清淨圓明就是無漏之果，失去了清淨圓明，起心動念還有貪瞋癡慢的習氣，都叫做有漏之因。所以波斯匿王提出來，他說我現在同在會聽佛說法的大家們，「諸有漏者」，凡夫境界有漏之因，「鹹皆願聞」，他要求佛，你明白告訴我們，怎麼樣明心，怎麼樣見性。

# 楞嚴經講座 第十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現在《楞嚴經》是五十七頁，正講到波斯匿王提出來問的問題，如何找這個真心、正見。這一段，是有名的《楞嚴經》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的開始。那麼現在五十七頁的原文：

【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文字都很好，意義很簡單，用喻體的翻譯過來，因爲波斯匿王提出問題，說如何證明自己的此心是不生不死的？那麼佛同他講，「汝身現在」，他說你現在這個肉體這個身體正在這裏，我現在反問，提出一個問題問你，你現在這個肉體之身是永遠不死嗎？「爲同金剛常住不朽」，有如世界上金剛石、金剛鑽一樣很堅固，永遠存在不壞嗎？「爲復變壞？」還是這個肉身將來會死亡？他說，究竟是死還是不死的？那麼下面波斯匿王答覆問題的原文：

【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他說，現在我站在你前面這個肉體，這個將來終歸變去了，要死掉的。下面就是佛又說話的原文：

【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他說你還沒有死掉，你怎麼曉得、斷定你將來一定會死呢？那麼下面再是答話。

【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他的答話都是文學境界了，爲了青年同學們研究中國文化的文學寫作。記載得非常美！實際上幾句話。他說，「我此無常變壞之身」，我們大家都一樣，這個身體就是佛學講無常，不永恆的，隨時在變，變去了。其實不但我們的身體，中國文化《易經》也是這個道理，佛學也是，天地間宇宙間的事、宇宙間的東西，隨時在變、隨地在變，沒有不變的東西。我們中國文化這個易經講一個原則——變，所以叫做「變易」，永遠都是變去了、變化。佛學講現象，無常。所以佛學的無常就是中國文化易經的變易。變易是講它的原則，無常是講這個現象，這個現象是不能永遠存在的，不常在。實際上是一樣的一個東西。所以佛學一到中國，與中國文化就結合在一起，因爲他們最高的哲學原理是相同的。

那麼這個身體、我們這個肉身的變壞，至少大家在中學都學過生理的，我們曉得我們這個生理一切是新陳代謝。今天營養吸收進來了，變成汗、變成什麼大小便就排泄了，吸收了營養，渣子就不要，這個皮膚細胞隨時在死亡。所以我們這個生死不要看得那麼大，天天在死亡，天天在變。十歲的小孩看自己嬰兒、小的時候的照片，已經兩樣了，已經變成老頭子了；二十歲看十歲，自己都認不得了。

這就是說，「我此無常（不永遠存在的）變壞之身，雖未曾滅」，雖然我並沒有經過死亡的經驗。「我觀」，但是我們看得到，「現前」，就是目前、現在的，在我們前面的，「念念遷謝」，這個注意了，尤其是學佛的人。所以我們的思想念頭，「念念」，一呼一吸叫一念，一呼一吸之間叫一念，一呼一吸謂之一念，這一呼一吸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這一念之間依佛說的有八萬四千煩惱。「念」這個定義是「一呼一吸之間」，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念念遷謝」，我們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思想不停留的，過去了。你留也留不住啊！所以大家用不着怕妄想，妄想不要你去它。假使有一個人說妄想留得住，那大概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妖怪也不可能，神仙也不可能，留不住的啊！這個世間的宇宙的法則。他說我觀察現前我們的生理狀況，「念念遷謝」，要變去，花一樣要落了。「新新不住」，每一個思想，前面思想過了、感覺過了，後面一個又起來，隨時都是新的，「不住」，永遠不停的，「如火成灰。」

這一段要很注意喲！大家所謂唸佛用功，要求得一心不亂，你怎麼樣唸到一心不亂？所以要把理搞清楚啊！「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是六個字、六個念，「南」唸完了，沒有了，「無」，第二念來了，「阿」，第三念來了，前面過去了。「念念遷謝，新新不住。」你怎麼樣做到一心不亂？你認爲把「阿彌陀佛」這一句永遠留在這裏——不可能！一心不亂究竟是什麼一心不亂？需要在這裏搞清楚了。不但是念佛，作任何功夫也要知道，所以你打坐啊、修行啊、做什麼功夫，一下又不對了，盤腿就有，放腿就沒有，你是修腿，不是修道啊！有腿就有道，沒有腿就沒有道啦？那還不如去買金華火腿買兩隻架在那裏，永遠打坐在那裏多好啊！那不是道啊，道在心念。

但是心念你知道，「念念遷謝，新新不住。」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每一個思想、心念感受，「如火成灰」，這個念頭一燒過了就沒有了，灰永遠不會再燒起來了。前念過了，譬如我們講過的話，再說一次是第二念，不是前面那個唸了，「新新不住」的，「如火成灰。」

「漸漸銷殞。」他說我們身體也是這樣，生理思想也是這樣，慢慢慢慢消失了。「銷」是消失了；「殞」，殞亡了、沒有了。慢慢地消失了，慢慢地沒有了，也不是一下的。我們講一句話：「阿彌陀佛」，要經過四個唸的階段，就沒有了，「漸漸銷殞。」

「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他說我們觀察自己生命的現象，它一個一個過去了，流水一樣，一個一個過去了，昨天的日子今天決不回來；今天的日子過去了，明天是明天，「新新不住」，決不回頭。他說因此觀察證明，現在我這個身體由生出來到現在衰老了，「當從滅盡」，最後是死亡，變成灰塵了，沒有了。這是波斯匿王的答話。因爲佛問他你怎麼知道？他說我現前看得到的。

那麼下面是佛說的話：【佛言：如是！大王。】他說對，就是這個樣子。古文叫「如是」，白話「就是這樣」。「對！就是這樣！大王。」

【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佛又提出第二個問題。他說你講的對，就是這樣，生命就是這個道理。但是我現在問你，你現在活到這個年齡，「已從衰老」，已經年紀很大了。尤其是古人，二、三千年前的農業時代，不像現在的營養，不是現在醫學的進步，波斯匿王也不過六十多歲，很老，「已從衰老。」他說，你的「顏貌（顏色、臉貌）何如童子之時？」比你十一二歲的時候怎麼樣？他說你現在也很老了，你自己想想，你的臉貌身體跟你當小孩子十一二歲的時候比一下，怎麼樣？這是佛問話。

下面又是波斯匿王答話，他說：【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發白麪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

這個文學，所以《楞嚴經》的文學境界都是很好的。那麼這一段描寫人生的過程，在中國的古文講起來每一句都很美。而且方塊字一個一個把它組織起來形容一個生命的過程，這一段是很美麗的。

他答覆話，他說：「世尊！」「我昔孩孺」，他說當年我小的時候，「孩」就是孩子，「孺」是孺子。孩子是孩子，是通稱。「孺子」在中文裏頭等於是特稱，十幾歲才叫做孺子，不是十幾歲不能稱孺子。所以「孩子」是個通稱，「孺子」等於是個特稱，這兩個字連起來用。他說我當年小的時候、做孩子的時候到十幾歲，「膚腠潤澤」，「膚」就是皮膚；「腠」是什麼呢？你們學中醫看中醫書就知道了，叫做「腠理」，皮膚的每一個毛孔叫腠理。所以一個人容易流汗，或者是夏天容易感冒——皮膚粗糙，腠理有毛病。拿西醫的道理——皮膚病、表層的毛病，所謂「腠理」。「膚腠潤澤」，他說皮膚同每一個毛細孔都是潤滑的、軟的、很滑，有光澤的，很亮。

「年至長成」，後來慢慢長大了，十七、八歲了，成長了；那麼我們中國文化所謂叫「弱冠」，二十歲纔算成人。所以「冠」，中國的古禮，孩子到了二十歲宣佈成人了，頭髮梳起來了。因爲我們幾千來到清朝才剃頭髮，明朝以前男孩子「身體髮膚」鬍子都不能剃的。那麼本來是披頭散髮，是那麼箍起來的；到了二十歲梳頭了，叫做「冠禮」，二十歲成人了。所以現在的法令，二十歲成年了，要負國民法律的責任，這是根據古禮來的。所以你看古文「弱冠之時」，講少年時代，就是頭髮梳起來的那個戴帽子的時候。女孩子要出嫁的時候，這個鬢髮才剃掉。那麼古代不用剃刀的，拿一個線，女的咬到，在這裏夾。我們年紀大一點都玩過這一套，你們年輕的什麼都不懂了，很可憐！中國文化是什麼樣子不知道了，將來你們也不曉得米長在哪一棵樹上了，也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長成」是講少年的時代，他說那個時候「血氣充滿」，就是成長的時候，血氣方剛。孔子講人生階段，少年時「戒之在鬥」，喜歡打架；中年同老年就不同，老年是「戒之在得」，人越到老了越貪心，因爲覺得我沒有好久活了，至少也要抓到錢了；或者是抓到自己女兒不要出嫁了，或者抓到兒子不要結婚了。老年人戒之在得，抓得很牢，因爲覺得靠不住了，什麼都沒的靠了。少年是「戒之在鬥」，中間是「戒之在色」，就是去講愛情啦！

他說到了少壯的時候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講到這裏寫白話文啊，就中間來一個字：「唉！」波斯匿王講話，「唉！現在嘛，老嘍！」「頹」就是這個頭都撐不住了。年輕是這個樣子看人的，老了就這樣看了，眼睛放在這裏，是這個樣子啊，「頹」就是倒下來。他說現在是「頹齡」， 老了這個年齡。

「迫於衰耄。」這個生命的壓迫感來了，好像閻王隨時要招呼去報到的，衰了。眼睛也老花了，耳朵也聾了，衰了、老了。

「形色枯悴。」他說那個臉就不能看了！乾枯了、癟了、乾癟了，有一個四川菜乾煸四季豆那個樣子，枯了；「悴」，裏面一塊一塊都不成樣，肉都掉下來了。

「精神昏昧。」就是老態。這幾個字形容的非常對！就是精神昏昏昧昧，老年人坐着了就想睡覺，躺下來睡不着；一天頭腦昏昏的，你告訴他現在事，「啊？忘了！」就是昏昧，昏就是昏頭昏腦。「昧」就是天快要黑了，一天到晚……你們沒有老的境界，不知道，老了就是這麼一個境界。

「發白」，頭髮白了；「面皺」，臉上火車道，環貫公路啊、快速鐵路都來了！整個臉上火車道都來了。「發白麪皺。」

「逮將不久。」「哎呀！」他說，「佛啊！你問到我現在……現在……活不了多久嘍！快了！快了！」，「逮將不久。」

「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他說你問我跟年輕兩個比，那還能夠比呀？！不能比啦！這都講的老實話。

你看佛的說法，你們看佛經那麼嚴重，佛經最有意思啊！小說一樣，它就是對話嘛。佛在現場問他，他現場講，記錄下來就是佛經。所以你仔細一看，就把佛經讀活了。木魚一敲，「波波波！波波波！發—白—面—皺，咚、咚、咚……」就毫無意思了！它是個活的佛經、對話。

那麼，佛聽了他的報告以後，【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他說對呀！大王，那麼你講現在老了很難看，你這個面貌這個樣子，它絕不是一天之間老了的吧？

這倒是真的。我也常常告訴老朋友，我說你們注意喲！你們年輕不知道，據我的經驗，人的衰老、身體壞了不是這樣壞的，不是這樣、這樣、這樣壞的。你看到這一陣很好很好，一下「嘟！」掉下去了，這一掉下去上不來嘍！就走低了。又走一點，「咚！」又下去了。一步一步來的。所以你不要認爲我這兩天很好，你看到這兩天很健康，明天來個感冒，「咚！」就下來一點。再過幾天又好，好得不得了，精神百倍，忽然來個腸胃拉稀，「咚！」又掉下來一點。就是那麼掉的！他說，你衰老「應不頓朽」，你應該不是說「咚！」一下老下來吧？老朽，朽壞了，木頭爛了叫做朽。

【王言】，那麼這又是波斯匿王的答話了。【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這個文字都很好哦！你們要學中國文章哦！學會了，白話就會寫了，聯考就第一名。

【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年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你看這一段，同樣講話，在中國文字會寫文章的人，三個轉折的文字，給白話一寫一點意思都沒有了。它的文字要三個轉彎，轉得很美。他怎麼講呢？

「王言：世尊！」波斯匿王又講話，他說佛啊！「變化密移」，四個字。這個人體的衰老、生命的衰老那很神妙！很祕密，很奧祕！慢慢地在變。「變化密移」，慢慢地在改變。這四個字用的就是這樣，「變化密移」。

「我誠不覺。」他說當我身體衰老的時候啊，自己都不覺得自己老了。這個話講的都是經驗之談，每個人都這樣的。你們年輕人現在二十幾歲，已經很老了；你不相信，找媽媽拿生你那個照片拿給你看看，你不曉得老到什麼樣子了！但是你不覺得自己怎麼樣老去的。他說「我誠不覺」。那麼他下面講人怎麼樣老了？物理世界的影響。

「寒暑遷流。」寒來暑往，冬天來了，夏天過了；夏天過了，冬天冷天又來了。這個時間的變化、影響慢慢地變遷，流走了，生命跟着時間，水流一樣走了。所以古人的詩：「水流花謝兩無情。」那就是形容時間，人事物理的變遷；「送盡東風過楚城。」生命同物理世界，水流走了一樣；花掉在水面上，一下就流走了，花也無情、水也無情，一切無情，流過去了再也不回頭。「送盡東風過楚城。」這是唐詩，你們《千家詩》上都有的。現在不講文學，一下引用到這兩句。東風就是春天的風，春天代表了年輕，年輕過了就過了，永遠不會回來。所以「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那麼，文章上用，就是「寒暑遷流」，就這樣過去了。

「漸至於此。」慢慢到這個程度。那麼下面申述理由。

「何以故？」什麼理由呢？他說「我年」我青年的時候、二十歲，雖然說還年輕，「顏貌已老初十年時。」二十歲看看十歲的時候啊，已經覺得自己老得不得了啦！再過十年（他拿十年來計算），「三十之年，又衰二十。」到了三十歲，看看自己二十歲，回頭羨慕自己當年二十歲：那個時候喫飯喫八碗、喫三碗，現在只吃半碗、一碗，都不對了。那個時候近視眼只有兩百度，現在五百度、六百度，度也多起來了。年紀也大了，書也讀好了，眼睛也近視更厲害了。

他說，「於今六十」，今年六十；「又過於二」，六十二歲。你看你講六十二歲多好啊！哎，他偏要來個轉彎，「於今六十，又過於二。」這不是玩文章的筆調麼？這個文章這麼一玩哪，就美了！「今年六十二。」又不是法官問案，「你幾歲了？」「六十二。」那不是很簡單，一點文學氣味都沒有了。給他文章一變，八個字：「於今六十，又過於二。」這就美了！這就是文字的騙人，這叫文字波羅密，真的哦！六波羅密裏頭的文字波羅密。

「觀五十時」，他說現在我六十二歲了，回想自己當年五十歲的時候，「宛然強壯」啊！嗨呀！覺得我現在如果還是五十就好了，那多健康啊！那個老了就那麼可憐！他講的老實話。

【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爲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

這一段翻譯的，就是房融先生這位宰相文人玩筆桿了，就是文學的境界。所以佛經經過文學的一組合就更美了。

這一段他還在講，「世尊！」他說佛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他說剛纔報告的生命的奧祕，慢慢地衰老，雖然看到「殂」沒有了、衰落下去了。「其間流易」，但是這六十年中間，「且限十年」，他說我剛纔報告拿十年做一個階段。事實上，他說人生要自己觀察清楚，不是十年階段哦！「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實波斯匿王替我們講話，「若復」就是「假定」，假定我們自己反省自己，仔細地想一想，「其變寧唯一紀二紀？他的變化豈止一紀，中國叫一紀是十二年，十二年叫一紀，一世是三十年，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幾千年的習慣，一紀十二年，一世三十年，現在綜合起來世紀是代表一百年，這是另外一個觀念，所以我們要新的文化，舊的文化觀念要搞清楚。

他說時間的變更啊，豈止拿十二年來計算，其實年年都在衰老，何必拿十年，今年就比去年老，「一回相見一回老」，所以老年人的詩。這個古人的詩，最好的文學境界，「年年歲歲春依舊」，開的花到明年一樣的開，「歲歲年年人不同」，這是唐人的名詩，「年年歲歲花依舊，歲歲年年人不同」，所以我們佛門的濟公和尚，愛喝酒的，他臨去以前，譬如明年要死了，有個徒弟要他寫詩給他，他十幾年都不給人家寫，這個徒弟對他很好，明年他要死了，今年突然叫徒弟，你拿紙來，我給你寫詩，他中間就寫了最後兩句：「明年今日（明年的今天）人何在？把酒問花花點頭。」自己拿着酒問花，問那個荷花，他說你看，明年今天我人在哪裏呀？「把酒問花花點頭。」他就暗中告訴這個徒弟，明年我就要涅盤了、走了。可是徒弟不懂啊，都是諸葛亮的兄弟諸葛暗，過後了，「哎喲！師父給我講了的，明年要走了！」「明年今日人何在？把酒問花花點頭。」濟公和尚是宋朝人，他這個詩還是偷來的，千古文章一大偷，偷唐人這兩句：「年年歲歲春依舊，歲歲年年人不同。」就是這個道理。

這就是講「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人的生命每一個月，一個月就衰老一個月，你不要認爲自己還年輕。「何直月化」，又進一步，豈止一個月、一個月地衰老。「兼又日遷。」一天一天都在死亡。

他說，「沈思諦觀」，再仔細想，他說不要搞錯了，天天在變哦！剎那、剎那之間在變。剎那是梵文，（師彈指），這麼一彈指六十個剎那，剎那代表很快的時間，我們一彈指之間六十個剎那，剎那所以沒有辦法作標準的。他說這個生命剎那剎那之間都在變化，都在死亡，「念念之間不得停住。」這是波斯匿王的報告。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他說因此就可以瞭解人的生命總歸要死亡的，他說我這個肉體終歸要衰老，到死亡。

這一段報告文字很長，但是文學境界很美。多去學學練習一下，就會寫文章了。寫文章啊，我常常告訴學生，你們這個論文好幾年都寫不出來，怎麼搞的啊？「哎呀老師！好難做的題目！」我說笨蛋，這個大題小作、小題大作。你看釋迦牟尼佛問他是小題目，波斯匿王小題大作，在那裏作文章。他問你怎麼曉得你老了？他就說了這麼一大堆，就是小題大作，說了那個長文，王大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的說一大堆。老了就是老了嘛！你說不是天天老，慢慢老、快快老，就好了嘛！他偏要……，這就是文學的筆調。大題就要小作哦！大文章有時候，哦呦，「宇宙是怎麼來的？」這個很難說啊！你說宇宙怎麼來的？一想就來了！就很簡單，大題就小作。這個是原則。

那麼，【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這一段注意喲！學佛的人要注意喲！佛法就來了！真的佛法來了。釋迦牟尼佛是一步一步出籠的。你看釋迦牟尼佛跟這位皇帝兩個問答對話，非常妙。你們學教育的看，他的教育法非常妙，慢慢地逗。教育法就是誘導，一點一點把你思想引出來。所以禪宗祖師的教育法常常這樣，一條蛇一樣在洞裏不出來，他要想辦法，老鼠不出洞，硬要把它逗出來。或者逗你生氣，或者逗你喜歡，或者逗你怎麼樣，都要把你引出來。他跟波斯匿王這一段答話，一點一點在引。

佛又說；「佛告大王，汝見變化」，對！你很高明，看到生命在變化。「遷改不停」，你也瞭解這個肉體的生命靠不住，隨時在變遷，隨時在新陳代謝、在改進自己，不停留的。但是，有個「但是」來了，「悟知汝滅」，你因此懂了你將來會死。

「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你要知道，當我們一口氣不來、這個肉體死了以後，現在那個不生不死的那個東西就在你身體裏頭，你知道不知道？

你們注意喲！這一段《楞嚴經》的祕密就來了，所以叫做大佛頂的密因哦！這就是大密宗，祕密法門。他說你不要認爲這個身體一定死掉哦！現在你還沒有死，那個不生不死的東西就在你這個身體裏頭，你知道不知道？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你看，波斯匿王這個皇帝非常聰明！他一聽這個話很嚴重，曉得佛要傳法了。本來兩個還在對話的，隨便講，到這個時候他就趕快合掌，很恭敬，向佛講：「我實不知！」他說我笨！我很笨！我真不懂有一個不生不死的就在我這個生命上，我不知道。

【佛言】，佛就說了。【我今示汝不生滅性。】佛說：好！我告訴你喲！那個不生不滅的，就在你這個能生滅的這個生命裏頭。這一段要特別注意哦！不要打嗑睡喲！（師囑：把空氣交換一下，使他們精神好一點，算不定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了，明心見性就有辦法了！）他說我現在要告訴你喲！那個不生不滅的那個性能、自性。

【大王！】釋迦牟尼佛就講話問他了，【汝年幾時見恆河水？】我問你，中國的大河是黃河，印度那一條大河是恆河。我問你，你這一輩子幾歲的時候第一次看到恆河裏頭的水？等於你們去看碧潭、日月潭，或者是大肚溪，第一次你什麼年齡看到的？

【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這個皇帝就答覆，他說佛啊！我三歲的時候，我的媽媽，拿我們老百姓講，在古代皇帝講「皇太后」，皇帝媽媽皇帝一樣要稱皇太后。不然皇帝說「我的媽媽」，就不行了，就犯了法哦！犯了宮廷的家法也不得了，皇帝還是要捱打屁股的。要稱「皇太后」。帶我去拜上帝（婆羅門教的耆婆天、天神，下面有註解。）印度當時是婆羅門教，那個時候佛還沒有開始弘法呢。他說我三歲的時候媽媽帶我去拜天神，要渡過恆河。他說皇太后帶我去的時候，我只三歲，第一次看到恆河裏頭的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這一段我們不要一句一句來了，要快一點了，唱戲一樣，這個要快了，鑼鼓要打得快一點。佛說，好，照你講的，那麼二十歲比十歲老一點了，現在你六十歲了，天天日月在變遷。我問你，你三歲時候看過這一條河水，到了十三歲再來看的時候，看河水怎麼樣？

【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波斯匿王這一段也答的快了，不作文章了。他說那一樣的啊！我三歲時候看到河水，就是這個眼睛這樣看到，十三歲當然也是這樣看到；就是現在六十二歲，雖然眼睛老花了，看到那條河流還是那麼在流。「年年歲歲春依舊，歲歲年年人不同。」還是那麼看到。

【佛言】，佛就說了；【汝今自傷發白麪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他說我問你，你三歲時候看的恆河水是這樣；你現在頭髮白了，麪皮也老了皺攏來，人也老了、背也駝了，再去看恆河的水，張開眼睛還是看到河水還是那條這樣地流，你說眼睛張開所看到，那個能夠看的那個東西有沒有老？

我們大家想想看。眼睛張開看東西、看花，年輕時候我們是這樣看，老了是不是還這樣看？能夠看見的那個東西不是眼睛哦！有沒有老？

【王言】，波斯匿王說；「不也！」這個裏頭要演電影的話，波斯匿王給佛一問，一定：「嗯！」要這個樣子，「我懂了！這個東西沒有衰老。」「不也」，沒有衰老。三歲看東西的看，同六十歲看東西的看，都是那個看東西，這個見性的作用是一樣的。【不也，世尊！】他說這個沒有變動。你說怎麼沒有變動啊？現在老花，老花是眼球老花，那個能夠看東西那個沒有變動。

【佛言：大王！】這就是釋迦牟尼佛傳法哦！在密宗就叫大手印哦！你以爲大手印還是武俠小說一樣，「嘿！」這樣來一下啊？那不是的。手印、心印是代號，佛就傳心印給他了。你們要自己體會喲！我們這個眼睛有衰老、身體有病，你那個知道自己病痛的時候，那個東西沒有病痛哦！佛法要從那個地方找哦！現在在聽話，聽話有變動，你那個知道現在自己在聽話的，這個東西沒有變動哦！注意喲！千萬注意哦！！不是我說的哦，佛說的喲！你看看。他說那個沒有變動。

波斯匿王說：對！「不也」，那個沒有變動。「世尊！」「世尊」還是波斯匿王嘴裏叫：「佛！」那麼下面又是佛的話。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佛說，好了！那你懂了！你頭髮也白了，面也皺了、老了，有皺紋了；你那個眼睛能夠看東西那個功能，沒有衰老，也沒有變化。外表現象的變化，身體是有衰老、要變去了。有一個不變的，小的時候看東西也是這個能看的這個東西，老了看東西也是這個能看的這個東西。你要找到「能看」這個東西，它沒有衰老、沒有生死。所變的、能夠變的就有生滅；那個不變的就沒有生死。因爲不變的本來在這裏嘛！

你說那我現在腰痠背痛，你那個知道痛、知道快樂的那個是一樣的。學佛先要找到這個！找到了這個纔好修行。沒有找到這個，都是盲修瞎煉！第一步先要找到這個。他說，這個沒有變哦！他說在這個裏頭沒的生死啊！生死現象是外表，那個東西沒有死。那麼死的時候呢？死也是個現象，知道「哎喲！嗯，再見！」那個還是不再見，那個還在，不過不在這裏了，在哪裏？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他說那個沒有變過啊！他說，那你爲什麼相信外道的話「死了就算了」？

那麼，這個地方注意喲！要見道就在這裏見。譬如你們打坐坐起來，開着眼睛能看得見，閉起眼睛看不見；再開眼睛又看見，閉起來又看不見；看不見嘛？看得見！閉起眼睛看什麼？看見一個看不見的那個境界，對不對？那也在見啊！這個「見」沒有變動。所以佛說，告訴他這個是不變的。

【王聞是言，】波斯匿王聽了佛這個話；【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衆踊躍歡喜，得未曾有。】他一下就了了生死，抓到這個不變的東西，他深信不疑。這個肉體壞了，再來一個就是了，這個房子不住了，現在國民住宅多得很，另外去找一個媽媽就對了嘛！再去住十個月旅館，就再來一個，又新，又蹦又跳的，那更好！免得現在跟人家生氣，那個時候大家都不生氣，個個看到：「喲！乖！乖！」多好呢！

他說，「捨生趣生」，這個趣就是趣向的趣，舍掉這個生命，另外再來一個生命，那個是不變的。能生死的這個肉體是現象，那個不是現象。

所以，我在《楞嚴大義》這本書的頭上有一首詩就露了這個消息：「觀河不改當年見，猶是童年去後心。」在《楞嚴大義》這本書上面有，我也不曉得在第幾頁、第幾行。「白頭霧裏觀河見，猶是童年過後心。」（師曰：我自己都忘了，我早忘了「白頭」了！）這裏關於波斯匿王觀河之見，我自己在這本書最前面的「楞嚴大義指要」那個第六頁，最後是「白頭霧裏」，爲什麼我這個文字上加一個「霧裏」呀？老年人老花了，看東西都是霧裏看一樣；「白頭霧裏觀河見」，「觀河」觀什麼河？就是波斯匿王看這個恆河。「猶是童年過後心。」年齡是有衰老，那個能見之性、這個心性沒有變過。就是這個道理。這一段要特別注意！這一段很重要哦！諸位要去體會一下。現在波斯匿王這一段對話很重要，這一段最重要！

能見之性沒有變過，本來在這裏，沒有跟着年齡……。而且還有哦，我們現在離開佛經討論一下看。大家都有個能見之性，有沒有男女老幼的差別呀？（同學答。）哎對了！所以什麼女人不能成佛，照樣在成佛！你放心！我保證！我說錯了我下地獄。而且不要下十八層，二十幾層我都敢。此「性」是沒有男女相的哦！平等的哦！也沒有老幼相的哦！沒有男女老幼相。佛說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是指這個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平等平等，個個都有，趕快找到啊！

那麼下面跟着，我們這位大師兄阿難又來了，又插話了。【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波斯匿王懂了，很高興，所以「踊躍歡喜」，踊躍兩個字注意喲！這位皇帝同朱元璋當了皇帝一樣，到這裏歡喜跳起來了，跳了一下：「啊！」懂了！就是這樣踊躍歡喜。可是我們這位大師兄阿難還愣在那邊。這個電影演起來很妙！所以阿難看看，「怎麼搞的？他懂我沒有懂啊！」其實阿難尊者也懂了，故意代表我們的，他是慈悲，代表我們，他又來了，裝起來不懂。

「阿難即從座起」，又從他那個打坐的位置上起來了，「合掌長跪」，又跪下來，「白佛」，向佛講。「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他說你老人家剛纔說，眼睛有衰老，能見的這個沒有老、不生不死；這個聽聲音的聽過了，有生死；能聽的那個沒有生死。所以「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他說那你老人家剛纔爲什麼罵我們，掉了東西一樣顛顛倒倒呢？他自己不問自己，來問佛。他說既然大家都在，我們誰也沒有顛倒啊！你怎麼又講我們是顛倒呢？「願興慈悲。」他說我又搞胡塗了、不懂了，你老人家要慈悲。「洗我塵垢。」他說我又矇住了，頭腦又矇住了，你要幫我清爽一下。

【實時如來垂金色臂。】這個時候你看，佛的教育法又來了，佛也婆婆媽媽的啊！這個時候佛啊，「如來垂金色臂。」看阿難這樣一問，他把這個手本來在這樣在說法：你們聽到哦！也是這樣。這個時候他把手就放下來，這樣掛下來了。【輪手下指】，把這個手就指到下面去了。【示阿難言】，一邊叫阿難看。【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爲正？爲倒？】母陀羅就是法印、總印，就是手印了，就是手的這個姿態了。學密宗講手印，講句老實話，什麼叫印？就是這個姿態，就是盲啞學校的手勢教育，就叫做手語。什麼叫手印？就是手語。說這個叫供養印、這個叫曼達印、這個叫獻花印，其實啊，就是盲啞學校的手語。真的哦！我把這個祕密都告訴你們。因爲這個世間語言，不單是世間語言，法界語言，你碰到佛，這樣一合掌，他也曉得你對他恭敬，對不對？就是世間語言嘛。你就不會這樣，你這樣（師做動作），他也曉得呀，就是世間語言。所以這個手印就是世間語言。所以你跟啞巴這樣，他也曉得是上面、他也曉得是下面。所以他叫「母陀羅手」，這樣的手印，向下指，他就問阿難。

他本來在說法，跟波斯匿王這樣在說，說到這裏，阿難一問，佛就把手這樣一來，就問阿難，他說你看我的手剛剛這樣，現在這樣，哪個是正的？哪個是倒的？你注意喲，拿心理學來講、邏輯來講，佛心理學、邏輯學這個誘導的教育方法都很高明。他說你看，剛纔這樣，哪個是正的？哪個是倒的？

【阿難言】，阿難就說，【世間衆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阿難也滑頭起來了。他說這一個問題，社會上一般人認爲你手這樣是正的、這樣是倒的，這是照一般的觀念，阿難說你老人家不要怪我啊，老實講我啊，不曉得哪樣是正的、哪樣是倒的。他不下定義。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爲倒，即世間人將何爲正？】佛也很高明，好了，你避開責任，我也不要你負責任。你說社會上一般人認爲這個是倒的，那麼我就問你嘛，你就代表了社會上一般人，哪個樣子叫正的呢？

【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爲正。】他說這個大家都一樣，你老人家把手一舉起來，向上面一指，大家叫做正的。

【佛即豎臂】，佛現在聽阿難指揮，好，那我就舉起來，【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根據大家的觀念，這樣叫正的，佛就把手也舉起來，一邊舉起來一邊同阿難講：你看，這樣你們講正的，這樣叫倒的，上面、下面，一正、一倒。一般的世間人，換句話說執着了自己的成見，五見裏頭就叫做「見取見」，自己的主觀觀念形成了。也叫做「邊見」，有限度的，認爲我這樣是對的：我從小曉得這樣是正的，這樣是倒的，也是邊見，也是我見，也是邪見，顛倒見就是邪見；也是禁戒取見，認爲這樣纔是正的，你怎麼倒轉來拿呢？所以，任何一見就概括了統統的萬見。一個錯了，一切都錯了。

所以佛手就表演了，他說以世間的人，我手這樣你們叫正的、這樣就叫倒的，照你們一般的習慣都是這樣認爲，對不對？沒有人答對不對。

佛就說：你要知道。所以成了佛的人還是這個身體、還是這個肉身，因爲他悟到了裏面那個能見能聽能說能動作那個東西沒有動過的，所以這個肉體的身啊，變成清淨法身了。一切衆生同佛一樣，也是這個肉體，因爲你找不到自己生命裏頭的那個真東西。佛的肉身智慧、這個妄想就改了一個名字，叫「正遍知」。大家的正遍知矇住了，就叫做顛倒妄想。他說顛倒就是這樣來的。換句話，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就是認不到自己是佛的那個本性，所以就顛倒了。

因此後來的中國禪宗的臨濟祖師講：人人有一位無位真人，天天從汝面門出入。雲門祖師講：「我有一寶」，每一個人的我，有一個真正的不生不死的寶貝，「祕在形山。」所以《西遊記》上被這個五行（地水火風空，就是金木水火土）壓住了在那裏，自己給自己壓住了。「我有一寶」，不生不滅的法身之寶，「祕在形山。」「人人有個無位真人，天天從汝面門出入。」也就是同佛說的這個道理，一樣。

那麼，【隨汝諦觀】，佛又說了，告訴阿難，你要仔細來看。【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顛倒？】他說你仔細找一找，你們的身體同我的身體都是肉做的啊，都是父母生的啊！爲什麼我這個身體稱「正遍知」，稱爲法身。你們這個身體沒有悟道的，稱爲凡夫顛倒妄想之身？這個名字根據什麼叫做顛倒呢？

那麼，【於時阿難與諸大衆，瞪瞢瞻佛，目精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阿難聽了，跟大家瞪起個大眼睛看着佛，愣住了，看了半天。「瞪」就是眼睛瞪；「瞢」，就是眼睛都看花了——找不出來啊！你看看佛的臉上也有鼻子，同我們鼻子一樣，也有眼睛，不過你那個鼻子好看一點，我這個鼻子難看一點，差不多嘛，難看好看都是通氣的嘛，那都是煙囪嘛，嘴巴都是便當嘛，講穿了都沒有什麼意思啊，都是一樣。他說，「不知身心顛倒所在。」找不出來，愣住了。

佛也看到大家愣住了，瞪着眼睛，【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衆。】可憐大家，【發海潮音】，佛就另外用很響亮的聲音就講話了。等於海水的浪潮一樣，轟啊轟的聲音很大，「海潮音」是形容詞，很好聽，觀音啦、海潮音啦，真的海潮音你到海邊聽聽，「轟！轟！」那個浪打來，講話都聽不見。佛如果這樣說法，我都怕聽的。可佛經的形容詞多妙啊！所謂「海潮音」，佛用很嚴重的大聲講話，要大家注意，引起大家的注意。

【遍告同會諸善男子】，不但只對阿難講，同時告訴在會的大家。他說，【我常說言】。這一段很重要哦！要悟道的地方來了！又是密宗，就是大佛頂祕密經教。他說我常常告訴大家。【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四句話。你們諸位學佛的，這四句話就要圈起來要揹來喲！他說我常常告訴你們。「色心諸緣」，什麼是色法？色（色法），就是四大地水火風。當然詳細的分析，有表色、無表色，這個都不講了。所謂色法就是四大，也可以說五大：地水火風空，就是物理的、肉體的就是色法。「色心」兩個字注意，我們裏面肉做的這個心臟也叫色心。但是兩個字分開呢，色是色，肉體這個心臟是「色」字。後來禪宗把它改一個名字，免得兩個名稱混淆起來，肉體的心臟，我們中國的佛法禪宗叫做「肉團心」。那麼我們這個思想的心呢，這個就是「意識心」，這個能夠思想。所以現在這一句話「色、心」是講兩個東西，這個心臟部分同四大身體、同意識思想的關係，「色心諸緣」，靠因緣聚會，緣起性空的。

「色心諸緣」，靠一切緣。假使沒有心臟了，沒有腦神經了、死亡了，這個思想意識心起不了作用了。如果只有心臟、頭腦，別個部分壞了死掉了，心臟還好、這個色身還在，意識心離開了，這個生命還是死的。所以色心一切，因緣和合。

「色心諸緣，及心所使」，第二句話這個「心」講意識心所起的作用，所使用的，貪嗔癡慢疑，能夠思想、能夠知覺、能夠感覺的。這個「使」也就是「結使」，一切凡夫衆生的結使。離開佛學的名稱，也可以講就是我們現在思想能夠使用它、能夠感覺得到、能夠思想得到，「及心所使。」

「諸所緣法」。心一動，外面我們身體就起作用。譬如我手要動，不是手要動，我心想手動，所以手是心所使的一緣。外面進來一個人，我心裏頭知道有一個人進來，外緣引起我心裏頭的作用，緣起性空的。這個性空緣起、緣起性空的作用統統叫做唯心的作用，「唯心所現」，都是心起的作用。這是第一原則。

這一段很重要哦！你們真正學佛啊，年輕同學要把它揹來，背得滾瓜爛熟，你將來總有一天會悟道，會成道的。你念什麼咒子，不如念這個咒子好，你把它當咒子念，揹來：「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下面還有：【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注意喲！你們研究哲學，心物一元的根本在這裏。佛說的，「汝身」你的身體，物質世界的，包括你的身體、肉體；「汝心」，包括你意識思想這個心理的作用。心理、生理，心物一元，兩個合攏來，統統是那個真心。這個真心也是假名哦！「妙明真精」，《楞嚴經》上面的形容：很妙，本來微妙，光明，真實不虛的，這個精靈、這個精神。這個精神又加一個形容「妙心」，這個心啊，妙不可言！你說它有啊？它是空的、性空的。你說它空的啊？它起作用就有，妙有。緣起、性空。

他說整個的宇宙同你的身心統統是這一個真心本性裏頭一樣東西。這個「物」就是講「東西」，這個物不是物質的物，就是「這個東西」。所以中國禪宗禪師後來講，禪師說「就是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呀？哦！「東西精華協會」那個東西。那是什麼東西啊？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那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這幾句都要揹來。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他說你們這一切衆生好可憐啊！爲什麼你們「遺失」自己把自己本來有的丟掉，下面都是形容詞：本來很玄妙、很圓滿、很妙很光明的心性之體，這個是真正的無價之寶啊！「寶明」，明明白白的、非常妙的本性，自己丟掉了。

「認悟中迷。」誰迷啦？誰都沒有迷啊，大家都有啊，哪裏求個悟啊？你不需要求悟啊！說悟道，悟個什麼道啊？自己東西、鑰匙掉了，找了半天。我的鑰匙在哪裏？到處問人。最後，「嘿嘿！在這裏！」還是自己裏頭拿出來。就在你那裏，你不要向外面找的。所以他說你們上哪裏去找一個心、找一個性、找一個道、找一個菩提啊？「認悟中迷」啊！可憐哪，大家自己在妄認「悟中迷」，因此就錯了。

【晦昧爲空。】所以大家搞不清楚，都閉起眼睛打坐。眼睛閉着了，什麼都看不見，晦了、暗了；昧，什麼都不知道。認爲「哦喲！這個就是本來，很清淨。」這個是境界呀！晦昧爲空。這個空不是真的空哦，是你六根閉起來以後，意識上面形成一個空，這就是上面所講的「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影事啊！是意識的影事啊！這個在《楞嚴經》前一次講過的，「內守幽閒」，認爲自己這個是，「晦昧爲空」。所以在這一個空的境界裏頭自己認爲，閉着眼睛打坐，這個是空的，「哦，我的空，哦，好清淨啊。」都是自己在那裏搗鬼，騙自己。

【空晦暗中，結暗爲色。】把這個無明黑暗的境界抓得很牢，執着，凝結攏來變成一個色陰的境界。

【色雜妄想，想相爲身。】我們生命也是這樣來的。當投胎來的時候，也同我們閉起眼睛那個時候，莫名其妙就鑽進來了。看到一點吸引力、有一點亮光就鑽，鑽進來了就被孃胎那個吸引力、業力就吸住了。吸住了以後，「結暗爲色，色雜妄想」，然後跟着那個胎、那個精蟲卵髒、那個物理的作用、生理的作用，一個豆漿一樣在攪，一攪就把你那一點靈光就攪進去了。「色雜妄想，想相爲身。」然後在那裏等於我們在打坐一樣，「哦喲！」這一下，嗯，這一堂坐得很好，都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唉喲，啊！我已經出來了，出陽神了。嗯，這個就是我啊。」都是你的想象，自己妄想想出來一個現象、一個境界。「爲身」，以爲自己那個是真身。

【聚緣內搖】，這個裏頭地水火風，有了身體以後啊，裏頭「內搖」。你看，有些人：「嗯，氣脈動了，嗯，奇經八脈、三脈七輪都動了。」佛說四個字：「聚緣內搖。」是你的無始以來妄想境界在那裏動搖，四大的變化，氣、血脈的流行。

然後「哎喲，氣脈走到後腦了。」「哎喲放光。」「你看，菩薩，菩薩來了。」「哎喲，耳朵裏菩薩跟我講話。」——神經！那是「聚緣內搖」，氣的反應，你的意識境界，法塵分別影事。你聽到的聲音、看到的相，都是法塵分別影事。不是我們這裏這個「法程」（比丘尼師）哦！是每人自己心裏頭那個法塵，分別的影事，「聚緣內搖」。

【趣外奔逸。】然後「唔，我得道了，有神通了。」亂說一頓，裝瘋賣傻的。「趣外」，向外；「奔逸」。

【昏擾擾相以爲心性。】然後現在活着，把自己閉着眼睛在那裏昏頭昏腦打坐起來那個境界，「哎，我已經悟了，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把這個叫做心性。佛都罵你，昏頭昏腦，自己以爲是心性。

【一迷爲心。】把這個境界一直當成是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所以認爲，哦呦，心在哪裏？心就在這個裏頭。你看，一打起坐來：「哎呀，這個……哦，這個好啊，妙不可言。」你境界講給我聽，「哦，你們不懂，不可思議啊。」實際上啊，活見鬼。「決定惑爲色身之內。」

注意喲！【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這一句話千萬記住哦！佛在這裏把大祕密都告訴你了。釋迦牟尼佛真傳了密法了，這一本經是大佛頂祕密法門哦。他說，你不知道，「不知色身」，這個叫色身。他說你忘記了，不知道自己這個色身開始，以這個作基點，「外」，由這個外面，外面一直到「山河」這個地球，地球外面到太空，乃至整個的地球、整個的太空、三千大千世界。由我們這裏開始，由你閉到眼睛開始，到外面、到身體、到……整個的虛空，就是一體，這個叫真心，不要守着裏面這個。這個是啥東西？！守到裏面死東西幹什麼！佛告訴你，你所以「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這叫一真法界，就是這個。整個宇宙物理世界心物一元。

他說所以你們可憐啊！學佛啊、打坐啊，閉着眼睛在那裏叫做幹什麼？以爲做工夫，在裏頭瞎摸。這個瞎摸是什麼瞎摸？佛說四個字：「聚緣內搖」。等於莊子說「坐馳」，坐到裏頭開運動會。你覺得，「咦喲，我在打坐，」實際上在裏頭開運動會，「哦，氣通到這裏了。」「嗯，快了快了。」「哦，前三關、後三關，打通了。」打通了怎麼樣？打通了還是「莫名關」。最後呢，還是發白麪皺，最後還是這個樣子。那個有什麼相干？這個是肉身啊！你要認清那個真心啊！

他說所以你們一切衆生，【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他說所以一切衆生很可憐哪！譬如自己的生命像這個大西洋、太平洋、整個的太空合起來就是我們一個生命，就是一個真心（心物一元的真心）。自己不承認、拋棄了，只認爲等於大海里頭一個水泡。看到了水泡，什麼是大海？「那那那，這個水泡就是大海。」光看一個泡沫當成本心，多可憐哪！「一浮」就是一個水泡。這個「浮」字也可以寫成三點水那個「漚」，那個也讀「浮」。所以我們有位老前輩，也是我忘年之交的老朋友，師友之間的馬一浮先生，他的名字爲什麼叫馬一浮啊？他就取《楞嚴經》的這個地方，他是儒釋道三教的大師，所以叫馬一浮。他號叫「捐守」，捐就是一切丟掉、放下。「一浮」就是這個道理。

他說爲什麼我們人，這個生命整個的大海一樣。整個的大海是比方哦！你不要又打起坐來想一個大海：嗯，這個就是我。這就同《楞嚴經》一樣，又糟糕了。他是比方給你聽，一切衆生自己那麼偉大一個生命的本體不承認，光是閉着眼睛在這個裏頭。這個身體這個生命不過是大海里頭的一個水泡而已啊！可是呢，衆生忘了、迷了路了，自己的本家大海不承認，就抓到水泡當自己。「目爲全潮，窮盡瀛渤。」認爲閉着眼睛這個我啊，不曉得多偉大。每個人都覺得這個身體很偉大。尤其回到自己公寓的那個房間裏頭；我叫現在的建築像一個白鴿籠，你爬到圓山哪，或者觀音山，看看臺北這些建築，高樓大廈，一個窗子，一個白鴿籠一個白鴿籠。白鴿籠裏頭還有人在那裏像我一樣，在那裏當了不起，還在講經說法。站在山頂你看看這些衆生，多可憐哪，你看多可憐哪，就是這樣。還有些回到家裏對孩子太太發脾氣：「我是家長，怎麼樣啊？！」你站在外面看看，多可憐哪那個窗子裏頭那個衆生，那個衆生就是那麼顛倒。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所以他說，你們啊！佛講阿難，他說你們啊，本來大家都開悟，用不着求開悟。不懂這個理呀！本來是開悟，自己變成迷人了。他說你們還在迷，迷了以後，「唉喲。」現在我幹什麼？「我要學佛，打坐、明心見性啊。」——他說迷上加迷，瘋子裏頭的瘋子！「迷中倍人」，就是神經病裏頭的神經王，叫做「迷中倍人」，加倍的迷，加兩倍的迷人。

【如我垂手】，等於我的手一放下來，【等無差別。】這個手是一樣的手，放下來就叫不對了，拿起來就叫對了，奇怪！手抓了別的東西，「髒了！髒了！趕快洗了！哎乾淨了，可以燒香了！」還不是這個手？——顛倒衆生。

【如來說爲可憐愍者。】所以用佛的眼光看來，他告訴阿難，世界上最可憐的是你們。當然不是我們啊！是阿難他們啊！學佛的人啊！今天到這裏。

# 楞嚴經講座 十一集

---楞嚴經講座

上一次禮拜三我們講到六十頁，六十頁這一段非常重要，也可以說最重要的，就是佛要我們不要執着這個色身，不要執着這個身體爲整個的生命。就是說，我們的本心本性的自體，盡法界、遍虛空，整個是一體的。現有這個肉體這個生命，大海上一個小水泡而已，不要以這個小水泡當成了全體，這就是大顛倒。

今天我們開始繼續下去，現在是六十七頁原文的開始。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

這一段，述說的文字與請求的要點歸合在一起的。那麼其他的零碎文字，諸位青年同學們多讀一下，學習寫作的能力、寫文章的能力。那麼這個文字很美，述說的很清楚。但是我們關於文學方面簡單地過去了，要諸位自己去留意。

就是說，阿難聽了佛跟波斯匿王講到，不要顛倒、不要認這個小生命爲整體這個道理，所以自己感覺到很悲痛，過去的錯誤。現在聽到佛的教誨，一邊在哭，一邊合掌，「垂泣叉手」，一邊在哭，一邊合掌。這個哭不是痛苦的哭；高興的哭。那麼，向佛提出來請求，他說我現在雖然聽了佛說這樣好的妙音，這是讚歎之辭；悟到了，理上悟到了「妙明心」，我們這個心性之體那麼玄妙、那麼明白——不一定是光明——那麼明白這個心；「元所圓滿」，本來就圓滿的，不要你去造一個圓滿，元所圓滿的。「常住心地」，這個心本來就在這裏，沒有變動過，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所以常常永恆在此地，這個心地。他說這個道理我悟到了，是理上悟到了。

「而我悟佛現說法音」，但是我怎麼樣悟到呢？他說我現在悟到佛所講的，「現說」現在所講的說法的聲音，我懂了這個理。所以因佛說法，因聲而懂理，稱爲「聲聞衆」。聲聞就靠由善知識的引導而進來的，不是大乘菩薩靠自己的智慧上證悟的。他說我現在雖然悟到佛現在「現說法音」，現在說法我懂了。但是（古文裏頭沒有「但是」哦，以白話就要加「但是」，把它這個觀念理路搞清楚），「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

他說，但是啊，我現在聽懂了這一個作用是攀緣心，佛學有個名詞「緣心」，就是攀緣心，妄想、思想。這個心是一下想這樣、想那樣，想東、想西，像猴子一樣的在變動，總要抓一個東西，所以佛學名詞叫做「攀緣心」，總要抓一樣東西。就是同我們現在思想一樣的，所謂妄想、攀緣心。他說我現在雖然懂了，是推理來的，拿現在觀念講；推理在唯識的道理就是意識的比量，比較上、思想上推理來；不是現量，不是現證量，不是身心投進那一個光明清淨的境界，沒有現在證到。證到了，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那是現證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這些理、這些道理都不需要了，這些經典都不需要了。

他說我現在聽啊，你看這一句話，「現以緣心」，拿現在文法來寫清楚：但是我現在聽懂這個道理，這個心理作用是攀緣心的作用，還是分別、比量來的。「允所瞻仰」，思想分別這個心也沒有錯，它是起的作用、心的用。所以，他說我用攀緣心來看到你，聽到你講的，懂了這個理；「徒獲此心」，有什麼用？「徒」就是白白地、空的，沒有用啊！他說「徒獲此心」，理懂了這個心本來在這裏，悟了這個心；但是，「未敢認爲本元心地。」同我們大家一樣，他說我不敢！認爲現在這個講話的思想的心就是我的本來心，他說我不敢。

阿難講的老實話。懂是懂了，懂了這個，懂了是攀緣心啊，思想來的啊！思想是不定的啊！他說我不敢認爲現在懂了道理、認爲自己是真正悟道了，他說我不敢。沒有現證量，沒有證入進去，所謂沒有現證的那個量，沒有那個境界。他說「未敢認爲本元心地」，他說我不敢！他說理是懂了，我沒有證到，沒有悟道。

「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他說我希望佛再慈悲慈悲可憐我們，再明白地講一講。「宣示圓音」，這是讚歎之詞；「拔我疑根。」注意哦！我們之所以不能成道，一切衆生根本以來，從生命來，所謂見思惑上五個根本煩惱：貪、嗔、癡、慢、疑。理上不能認識自己，信不過。這個多疑的心理，是無始以來的習氣。就是偶然到達了某一個境界，等一下你又覺得自己不對了，很多問題就來了，這就是懷疑的心理。懷疑的心理是無始以來與生命俱來的一個根本的習氣，這個根根沒有去掉，無法成道。所以他提出來，要求佛「拔我疑根，歸無上道」。把我那個多疑信不過自己的這一個根根拿掉，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菩提，無上大覺，大徹大悟），歸到無上道。這是他的要求。那麼下面就是佛答覆的話：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那麼下面我們暫時切斷，在文章氣勢上沒有切斷；我們怕多了，大家看了後面忘記了前面，就接不上了。

現在佛開始答話。他說你講的對（等於我們加一句），「汝等尚以緣心聽法」，如果你們學佛法，以攀緣心來聽佛法，就是用我們這個思想、妄想心：哎呀，這個對、這個不對！嗯，這個差不多，佛說的同我的意思差不多了！很多人：「嗯，你說的很合我的意思。」好像我們說的還要他認證一番。很多人都是以主觀的心理來跟人家學的。所以，學佛第一個條件，自己要構成爲法器。所謂法器是空器，空的一個東西，等於我們這個杯子要裝水的時候，必須要把它原來的水要把它倒光，去承受它。至於裝滿了以後，你說不對，我再把它倒了，可以。千萬不要以自己半罐水來接受人家的東西。那麼，不變成法器，你新的水就加不進去了。所以，自己先要構成法器，把自己的主觀成見先要把它統統拿掉。換句話說，在我們中國文字裏頭有一個習慣的成語，不要「先入爲主」。譬如我們學了別的東西先學過了，那個觀念攀緣心已經很牢固了，然後拿那個立場來聽另外一種東西，接受不了了，因爲同我原來的相反。這就是先入爲主，這個毛病，自己不變成法器。

其實，學任何的東西，不但是學佛法，都是一樣，聽人家的話也一樣，當我開始接受，自己腦子心裏頭先要把它清理乾淨，才把人家的意見聽進來了。不要一邊想——我們常常發現跟人家談話，你跟他講「你聽到沒有？」「聽到了、聽到了。」他沒有聽，他還是想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見；你講了半天，他都沒有聽。這是我們一般人做事也好、求學也好，都有這個毛病。尤其是學佛法，這個毛病是根本不可以的。這就是佛說的：「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他說你假使用攀緣心、分別心來聽學佛法，那麼好，真正的佛法也變成妄想了、變成攀緣了，這個佛法也不過是思想而已了。佛法不是思想，要求證的。所以說，換句話說，你假使用現在能思想的普通這個心理狀況來聽這個佛法，那麼你所接受的佛法變成一種另外的思想而已，沒有用；他說「此法亦緣」，最好的佛法也變成攀緣心了。「非得法性」，換句話說，你永遠得不到那個真正佛法後面所講的形而上道，那個根根你抓不住了。你只曉得抓現象，不曉得抓根本了。

佛作了一個比方，他說等於一個人用手，你問人家月亮在哪裏？「月亮在那邊。」以前有個老歌的，「月亮在哪裏？月亮在那邊。」那麼把手一指，「月亮在那裏。」他說「如人以手，指月示人。」

「彼人因指，當應看月。」他說那你就不要看指頭，跟着指頭的方向去看月亮就對了。假使「若復觀指以爲月體」，你只看指頭當月亮了；「此人豈唯亡失月輪」，那麼這個人不但看不見月亮，同時也搞錯了這個指頭。這幾句話文字非常美！這是出在佛經《楞嚴經》上，因此禪宗有一本語錄，總集的語錄，根據這個道理，書名叫做《指月錄》，就是《楞嚴經》上這個地方來的。《指月錄》就是叫你不要看指頭，要看月亮。可是自從《指月錄》出來以後，一般人學禪的，專看指頭，不看月亮了，拿到《指月錄》讀熟了，「我會禪了」，那就是專看指頭，不看月亮了。

佛作了這個比方，下面，佛要申述理由。

「何以故？」他說什麼道理呢？「以所標指爲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他說假使拿指頭當月亮的話，「豈唯亡指」，不但搞錯了這個指頭，同時也根本忘記了月亮本身，黑暗與光明都搞不清楚了。

「何以故？」這就是佛經的文學了，中國文學的另外一種。那麼「何以故」三個字佛經裏頭最多了，就是我們現在講「什麼理由？」他說，什麼理由呢？

「即以指體爲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他說什麼理由呢？等於指頭指月亮給你看，你不照指頭的方向去看月亮，抓到那個指頭當月亮；「即以指體爲月明性」，以爲月亮的光明，指頭上有光明、月亮的光明出來。所以，你對於光明與黑暗的一體的兩面，根本搞不清楚了，「無所了故」，你就不明瞭了。

「汝亦如是。」所以他說你聽佛法也是這樣，聽了那麼多年，都是拿到指頭當月亮。

「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爲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這個「分別」注意了，就是分別心，就是我們能夠思想、能夠起感覺知覺這個作用的是分別心。他說你假使拿這個分別心來聽我的說法，你覺得「嗯！我現在懂了。」你認爲這樣叫明心見性，絕對錯了！

他說你要了解，分別心只是它的用，不是它的體，要你去找那個體。假定你認爲分別心就是這個心的話，分別心是意識作用，不是心的體。如果你認爲分別心就是心的體，「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應該離開我們現在思想作用，另外有它的性能，有它的本性擺在那裏。

佛又作了個比方，「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爲亭主。」上面上兩次已經講過，佛給憍陳那五個人就講到客塵煩惱，因此他們悟道，現在他又提起來。他說譬如在外面旅行的客人，「寄宿旅亭」，住旅館。亭，古代所謂「驛亭」，「亭」我們講過的，旅館、驛站。他說這個外面旅行的人偶然到旅館住一下，「暫止便去」，暫時住一下，住一天也只一天、半個月也只半個月，他就走掉了。「終不常住。」因爲是旅館，不是我的家，他不會常住的。「而掌亭人」，旅館的老闆呢，「都無所去」，他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在這個旅館裏頭，他要管事，他不會離開這個本位。那麼，這個老闆所以叫做旅館的主人。

換句話說，「此亦如是。」我們心性能夠思想、能夠知覺、能夠感覺這個分別心也是這個道理。「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如果我們現在聽說話這個能夠感覺、能夠知覺這個作用，如果你認爲就是真心的話，那麼這個真心就不會變動了，「則無所去」。譬如我現在說話，說了一句話，你心裏頭聽了有這句話；不說了，說過了沒有啊，也沒有了。爲什麼？離開這個聲音，那個能分別之性好像就沒有了。

所以因明的道理告訴你，聲是無常的，一切音聲是無常的，不永恆、變去了，聲是無常的。所以一切法如音聲一樣，說過了就沒有。譬如我們大家現在聽話這個作用，每一句話都聽到，就是分別心，所以這個無常的。那麼對方沒有聲音發出來，你聽到的這個作用就沒有了，就是分別心。

「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斯則」是古文，拿白話講「斯則」的意思就是「這個」。我現在這個講到聲音，豈但是能聽聲音是一個分別心的作用；再進一步說，「分別我容」，因爲上一次跟波斯匿王倆講到身體這個生命衰老的問題，「分別我容」，他說你拿思想來看看我們自己的相貌，這個肉體，這個容貌；「離諸色相」，離開物質生理作用以外，離開「色」，色就是地水火風四大、有形相的東西，「無分別性。」假使沒有肉體、沒有形相了，我那個分別心也沒有作用。

譬如你現在能夠思想的，靠有肉體啊，靠有腦神經活着的，心臟還在、腦神經還在，腦神經氧氣還沒有停掉，腦的細胞還在活動、腦的電波還在動，所以你有思想；腦電波、這個細胞是因爲有這個肉體在呀！沒有肉體呢，你那個思想也沒有了，這個分別心也沒有了。所以你認爲現在這個心「哎呀清清淨淨，這個就是我的道！」你個什麼道啊？這個一停擺了以後，你「道」到哪裏去了？一停擺了就沒有道了，那何必修道啊？！那不是很冤枉！每一天還來《楞嚴經》，那叫做「愣頭經」，愣頭愣腦了！這個學他幹嘛啊？這個《楞嚴經》把它改一個字叫「愣頭經」了嘛！所以這個他說不是。

「如是」，「如是」是古文，白話就是「這樣」；「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剛纔講到，佛說你不要認爲自己閉着眼睛，在那裏清清淨淨打坐，「你講的話我都聽見，嗯！這個好清淨，就是我的心，得道了！」沒有這個腦神經、沒有這個肉體，你什麼聽見啊？你「道」到哪裏去啦？他說這個是大大的錯誤。他說，「如是」再進一步說，乃至外道（印度的外道）「分別都無」，等於得了無想定，就是活着，思想一切停掉了，眼睛看東西見而不見，耳朵聽聲音聽到都沒有分別了，一切分別、感覺、蚊子咬也不知道，你就是拿刀來割我也沒有關係，我入定了，分別心不起了；「非色非空」，到達了最高的境界，非想非非想定；也不是生理、物質的作用，也不是完全沒有。

「拘舍離」，印度這一個外道一派的祖師們；「昧爲冥諦。」就是有些印度來的，現在還存在，所謂超覺靜坐啊，所謂靠一個咒語就進入那個「冥諦」，空空靈靈，叫做超越這個身體了、超越物理了，「超覺靜坐」，名稱很好聽。哎，你怎麼會唸咒子的啊？「我感覺到啊！」那可見沒有超覺嘛！然後唸到後來什麼都不知道了，認爲自己是超覺了、超越「冥諦」；乃至日本有些學禪的，叫做「默照」，認爲就是禪，「默照」就是「冥諦」；眼睛閉着，心裏照到，清清淨淨的，以爲這個是禪——這是默照邪禪！不是我講的哦，這都是禪宗祖師們、佛說的哦！他說乃至進一步有些外道，把分別心都停止了，「非色非空」，也沒有境界，也不是空的，也知道。像外道祖師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認爲是最高的境界，這個叫「冥諦」。印度的哲學名詞，這個不多加解釋了，免得耽誤了《楞嚴經》。要解釋這個又要講印度哲學，又要拖一大節的時間了。

他說，「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其實你那個清淨也好、冥諦也好、默照也好，默默然的、很清淨，這還是意識境界、攀緣心。所以，離開了意識這個法塵緣影[ 錄音中斷。下面一段原文：「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爲主？」]

……那個信仰是你的分別心、意識來的啊！信仰心是糊塗可土啊！你糊裏糊塗去信仰可以呀！

你要真找我那個信仰心是怎麼來的，你要找出來啊！

這一段他答覆阿難，阿難又捱了一頓罵了。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爲我宣說。」你看阿難捱罵，他替我們，阿難的境界很慈悲！尤其他對於女性很慈悲，所以你們比丘尼要供阿難尊者了。佛本來不準女的出家的，後來還是阿難死死哀求，拿佛的姨媽（佛是姨媽帶大的）來威脅、壓迫了佛，說：哥哥啊！姨媽要出家，你不準女人出家不行啊！後來佛給他搞得沒有辦法，才準女人出家。他說：阿難，都是你造的業，使佛教早五百年滅掉。呵，有那麼嚴重！所以女性比丘尼應該對阿難……

阿難並不是真的不懂哦！在這裏假裝的，都是替我們問啊。他現在說，他抓到一點了，佛剛纔說到，照科學的分析，我們心理、思想、每一個作用，照分析起來，各有本位可以歸還的，不是真正能夠做主的全體。

阿難就講了，「若我心性各有所還」，他說假使我們本心本性也有一個也有個本位可以歸還的；「則如來說」，那麼佛你現在講，「妙明元心，云何無還？」這個明心見性、我們這個本心本性，也總要有一個本位可以歸還的啊！爲什麼自己這個心性之體我看不見呢，悟不到？這個「還」在什麼地方呢？這個話問得很中肯、很厲害呦，問到中心去了。你說一切東西可以還，牆壁嘛還給水泥、還給磚頭；我們現在房間裏這個燈啊，還給電力公司，只要把那個開關一閉就看不見了，沒有亮光了，它有個來處可以歸還的。他說生我們這個生命的本心本性，應該也有所歸還的啊！這個「妙明元心云何無還」呢？怎麼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着，沒有個歸還之處呢？「惟垂哀愍，爲我宣說。」他打蛇一樣，跟着棍子就纏上來了，他把佛又纏住了，他說你老人家要大慈大悲，給我們講清楚。

「佛告阿難」，佛答覆了。「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

特別要注意呦！現在就是八還辨見來了，是明心見性的重點，特別注意這個經典原文！

佛同阿難講，「且汝見我」，第一句話，他說你現在看到我，就是你現在眼睛張開不是看到我嗎？等於我們眼睛張開看到書上的字啊，這個能夠看的。「且汝見我」，他說你現在能夠張開眼睛就看到我這個看見的，這個看見的「見精」，眼睛張開能夠看東西，這個是精神作用哦！這個「見精明元」，這個精神作用、眼睛張開，只要眼睛好，看東西是明白的；這個根根、這個功能哪裏來？

他說你現在眼睛張開能夠看到我，張開能看到書，這個是什麼字就看見了。「此見雖非妙精明心」，這個眼睛張開能夠看見這個見的作用，眼見這個見的作用，雖然不是根本上最玄妙、最精純的那個本來的心；但是你要知道，我們能夠思想、能夠眼睛張開看東西、耳朵能夠聽聲音，這個六根的作用，都是我們自己本心本性第二重的投影，「如第二月。」

第二月我們看到過沒有？諸位都有經驗了，天上一個月亮照到水裏頭，看看水裏也有個月亮；這個月亮同天上月亮一模一樣哦！水裏的月影就是第二月，是那一個月亮的投影。

豈止第二月！天上有一個月亮，照到人世間，古人的詩：「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這是我們中國唐人的名詩、名句子，同佛經佛的境界也一樣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月亮一出來，有一個水塘，你拿個洗臉盆擺在月亮下面，洗臉盆裏邊也有個月亮。所以，第二月是千千萬萬、妙用無窮啊！這個月亮出來，你打一個洗臉盆擺在月亮下面，洗臉盆裏頭有個月亮；你拿個杯子來，在洗臉盆舀出來一杯水，再看看杯子裏也有一個月亮。大家要悟道哦，從這裏悟去哦！所以你們打坐，這樣境界、那樣境界，以爲得道了；尤其是學道家、學密宗的，最喜歡說夢話：昨天做個夢，菩薩有感應！就是……一聽就懶得聽了！昨天做個夢，你今天還在說；你究竟在做夢說夢話還是說醒話？以夢爲真，「第二月」。所有的東西都是第二月。

注意呦！佛法明心見性，找那一個月亮，不要看第二月，第二月多得很哦！「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呦！「千江有水千江月」，那萬江有水就萬江月呢！這都是它的投影，我們的本心本性就有這樣妙！佛在這裏說祕密呦！你不要認爲這個不是祕密呦！好像佛把阿難批駁了，第二月就不對，那你就糊塗哩！第二月雖然是影子，縱然是影也不錯啊！「縱然是夢也風流」啊！這是古人的詩哦，這個古詩你知道嗎？你們恐怕有些人聽過，我們現在插過來。

我們道家講呂純陽（指南宮那位老兄，有鬍子的呂純陽），去考功名、聯考，就是暑假去聯考，忽然把準考證丟了，在酒店喝醉了，看到一個老頭子在那裏做飯，他就靠着睡覺。老頭子米下鍋，他在睡覺，他就做夢了。夢到聯考考取了，從此出去留學，得博士回來，一下就出將入相，當了宰相。然後皇帝女兒（公主）還下嫁給他，然後啊生了兒子，孫子都有了，四十年來功名富貴，最後犯了罪拉出去殺頭，一刀「呯」一砍，醒了。醒了一看老頭子啊，旁邊飯還沒有熟。那個老頭子做什麼飯？「黃粱飯」，不是蓬萊米的，不是蓬萊米，不算數——黃粱飯，沒有熟。

這個老頭子看到他醒了，就對他笑笑：「四十年功名富貴，味道不錯吧？」

呂純陽一聽：哎呀！這個怪了！我夢中這四十年，他怎麼知道？是神仙！就跪下來拜了，跟着他走了。這個就是他師父，八仙裏頭那個鍾離權，漢朝人，得道了。

呂純陽這個故事，中國文化叫做「黃粱一夢」。我們文學上常常形容人生，四十年功名富貴；你們二十歲大學畢業，四十年功名富貴，六十幾歲退休了，然後在這裏《楞嚴經》啊……這個也是黃粱一夢。所以叫「黃粱夢」，講人生是空的，夢是空的。

到了清朝有一個人，一個青年，很聰明。每次聯考考不取，很氣，所以作了一首詩，他說：

「四十年來功與侯，」呂純陽做一個夢，四十年來富貴功名那麼高。

「縱然是夢也風流」哦！格老子做這樣一個夢也好嘛，他說我夢都沒有。「四十年來功與侯，縱然是夢也風流！」

「我今落魄邯鄲道」，呂純陽做這個夢在邯鄲，河南、山西那邊。他說我現在落魄了，功名也考不取，沒有臉回家去，在這裏流浪、打工，「我今落魄邯鄲道。」

「要向先生借枕頭。」要向呂純陽借那個枕頭：給我做一個夢也好嘛！（一笑）哈哈，這個人生！

你說啊，呂純陽拿「黃粱夢」勸世界上人，做夢要醒。哎，但是這個人也更比呂純陽還要聰明，夢又何必醒呢？去做一個夢也好嘛！

所以剛纔引用到這一句，第二月並不壞呦！「縱然是夢也風流」哦！哎，這是《楞嚴經》的密宗就在這裏呦！你們去參參看哦！果然要明心見性，你抓到月影也差不多了嘿，就怕你月影還抓不住。

抓不到真的了，月影也不錯嘛，月影也很亮哦！有一千個月影把它集中攏來，是個大亮光哦，臺灣電力公司就不要用了，你就有亮光了。這個裏頭是個祕密！《楞嚴經》很多都是祕密。祕密我已經交代完了，「縱然是夢也風流」。

現在再回轉來原文，佛說的：「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你看佛比我說的還清楚了，你不要認爲第二個月亮是影子哦！影子也是它的化身作用。沒有那個本身的東西，哪裏有影子呢？況且我們現在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的，他說雖然是第二月、第二重作用，但是，不是虛無飄渺的影子哦！

注意佛的這個話！所以剛纔說請你們留意《楞嚴經》的原文。他說這個作用，「非是月影」哦！

佛講到這裏爲止，下文沒有了，只告訴你「非是月影」。什麼理由？你去找了。

下面佛說，「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他說好！他（阿難）叫佛拿出證據來。世界上有形象的東西都可以歸還的，譬如說這一杯茶，我們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把它歸還了，用藥物下去，水歸水、茶的成分歸茶，茶葉歸茶葉、茶杯歸茶杯，每個東西都是可以歸還的。你說我們自己生命的本心本性歸還到哪裏呢？

阿難問的這個問題很厲害哦！佛這一次沒有罵他，他問的太厲害了！

佛首先告訴他，我們大家注意這一段原文，就是諸位自己的，「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雖然不是那個體，但是等於（就是月亮的比方）這是第二月，不是月亮的影子哦！他說你現在要問我自己本心本性這個作用；「諦聽」，佛經經常用：你仔細呦！就是說你精神意志集中哦，仔細研究、仔細聽哦！「諦聽」就是很小心、很仔細，不要亂想了。「汝應諦聽，今當示汝（我告訴你）無所還地。」本心本性無所在、無所不在，到處都在，沒有辦法還得了的。只要你生命在這裏，它就在你那裏，你還都還不掉。

我們的骨頭可以還給爸爸，我們的血肉可以還給媽媽；換句話，我們死了以後，這個身體可以還給這個物質世界，化成灰了。血幹了變成膿，膿也幹了，還給液體還給水大；骨頭化成灰了，這些還給地大；呼吸不來了，死了停掉了，這個呼吸還給風大；身體死了就冰了，熱能也沒有了，熱能還給太陽火大；地水火風都可以歸還了，你那個自性功能到哪裏去呢？自性功能還在哦！沒有變動過。

他說我現在告訴你「無所還地」，無所在、無所不在，都在；盡法界、遍虛空。這叫「八還辨見」。那麼他現在論辯了，「八還辨見」來了。

「阿難」，他說，「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他說你看這個講堂，這個講堂同我們樓上一樣啊，「洞開東方」，你把東方的窗子門都打開。「洞」不是挖一個洞，這就要認得中文字了，「洞」，大打開叫洞開，就是大開。你以爲「洞開」是挖一個圓洞打開，可見中國人都不曉得中國字的用法。所以「洞開」就是大開，空空洞洞，這樣的「洞」，在這種文句裏頭不是作一個小眼的洞看；空空洞洞的意思。就是我們中國人講：這個地方有什麼？空空洞洞的。所以「洞開東方」，你把它打空。等到太陽一起來的時候，「則有明耀。」這個講堂裏東方早晨起來陽光進來，這個講堂就亮了，光明來了。

「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他說你看，到了夜裏（中夜，半夜），「黑月」是陰曆的月底、月尾，就是陰曆的二十五以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幾天，一點月影都沒有，黑得很，黑月的時候。「雲霧晦暝」，不但沒有月亮，還加上虛空中還有云、還有霧，夜裏那麼黑。「則復昏暗」，這個講堂裏就是全體黑的。電燈也不開，什麼都沒有，黑的。

兩種了，白天來光明，夜裏是黑暗的。

「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戶，房子裏頭的小門謂之「戶」。牖，就是窗子。有門，有窗，「隙」就是空隙的地方。「則復見通」，那麼同外面有交通的。窗子門一打開呢，這個房間同那個房間交通的，等於我們的眼睛跟耳朵倆都通的。我們看醫生，耳、鼻、喉是一科的，它這幾個洞都是通的。就同我們這個裏頭一樣，通的。

「牆宇之間，則復觀壅。」這個地方打了一道牆，或者隔一個壁頭，這個本來的空間就隔起了，就不空了。

四個了，注意呦！光明、黑暗，內外交通的，給牆壁一打就隔住了、堵住了的，通與塞（閉塞）。

「分別之處，則復見緣。空性之中，遍是頑虛。」拿我們意識思想、分別心來一看，前面有些什麼？「則復見緣」，就看到這個房間裏面各種東西，有桌子、有板凳、有人，有各種東西，「則復見緣」。「空性之中，遍是頑虛。」你看看這個虛空，房間裏虛空裏頭呢，虛空裏頭我們眼睛看到是什麼？是虛空。這個虛空是物理的虛空，叫做「頑虛」。

「昏塵之象，則紆鬱[ 土+ 孛] 。」空氣有染污的話，那麼眼睛抬頭一看，哦！空氣裏頭昏昏的。就是剛纔我同他們講，感覺到你們頭腦有點昏昏了，空氣趕緊叫他交換。「則紆鬱[ 土+ 孛] 」，空氣一不清新了，頭腦又昏起來，看在眼睛裏也不亮了。

「澄霽斂氛，又觀清淨。」到了天氣好了以後，晴天來了，天一晴了，把空氣上升了、散開了，空氣裏頭澄清了，天也散開了。「斂氛」，空氣裏頭的灰塵染污收斂了。「又觀清淨」，我們整個看眼睛前面這個虛空，是乾乾淨淨。佛形容，拿這個講堂來比，你注意喲，佛的比方非常高明哦！其實我們的頭腦，前面這個（眼睛）是窗子，（耳朵）這是收音機，（鼻子）這個是冷氣機、通風的；這個呢，飯鍋（指嘴），也是製造大便的工具，不過在前頭的工具；裏頭是亂七八糟一大堆。他比方的，注意呦，他就拿自己這個講堂來比方。我們現在自己這個講堂，這裏頭鬧熱得很，你們大家你看裏頭好多人在裏頭開會。看懂？沒有看懂？這個文字是什麼意思？裏頭很多人在會議。

佛形容完了，他又說了，「阿難，汝鹹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

前面我給你講過，他說這個講堂裏有那麼多現象，各種現象。有牆壁，看不通了；牆壁一打開就看到外面了；要是你不打開，手給你一擋就看不見了。太陽出來有亮光，就看到了；沒有太陽，黑夜就看不見了。他講了這個講堂裏各種現象，這個現象用不着你起的，自然的。他告訴阿難：你注意喲！你看到這個講堂裏。佛一樣一樣在帶領。這許多變化的現象，「吾今各還本所因處。」我現在都把你一樣一樣回到它的本位、本來來因，有因纔有果嘛，我們在這個電燈下面能夠看書，因爲電燈開了嘛，這個是它的果哦，電能夠發亮的果。那麼爲什麼我們能夠看到書？因爲電燈光開了照到看到書，它的來因在那個開關哦！那裏把它一按。因一沒有了，這個果就不出來了。就是它的根源。他說我現在「各還本所因處」，我給你樣樣還回去。所以八還辨見，就在這裏。

「云何本因？」注意這一段，很重要哦！他說，什麼地方是它的來源呢？

「阿難。」特別加重他的語氣，叫他名字，阿難！你注意！「此諸變化」，剛纔我給你提這個房間裏各種變化。「明還日輪」，光明是因爲太陽來的。換句話拿我們現在講，光明是電燈來的。把電燈開關關了，光明就沒有了，所以光明還給太陽。「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他說什麼理由呢？光明沒有太陽不亮嘛，「明因屬日」，所以我們眼睛看到東西，靠這個光明。這個光明因緣怎麼來的？靠太陽放射光明來的。光明是歸於太陽，我們還給了太陽。八還辨見，第一樣還去了。「是故還日」，這個還給太陽了。

「暗還黑月。」夜裏沒有亮光的時候，我們進來這個房間裏，什麼都看不見；不是我們眼睛看不見哦，是沒有亮光了。這個黑暗呢，還給夜裏。黑暗因爲夜的關係，還給夜裏，所以「暗還黑月」。

「通還戶牖。」這個房間能不能同外界、自然界交通呢？靠開門、開窗子，所以內外交通是靠門與窗，這個作用是門窗的作用。假使把我們門窗關起來，我們就同外界通不了。所以他說這個還給門窗。

「壅還牆宇。」他說至於我們抬頭看不見外面，因爲牆擋住了。所以並不是我們的眼睛看不出去啊，這個可惡的是牆，還給牆。把牆打了，就看通了。所以擋住我們，不是我們見精的關係，是牆的關係，這個作用歸牆。

「緣還分別。」我們到這個房間裏，什麼都看得見，這個因緣作用——攀緣，是我們意識思想、分別心。如果我們到這裏不想的話，睡着了，管你太陽照來，我還睡了。黑了我也……[ 斷錄] 所以因緣是還給意識分別。

「頑虛還空。」對於房間裏說有九十平，都是空空的，這個虛空歸到物理世界的虛空，也還給虛空。

「鬱[ 土+ 孛] 還塵。」至於這個房間裏覺得空氣很悶，那是空氣的染污。染污很簡單，還給染污。我們弄一點化學的藥粉，或者來一個空氣的調節器，就把那個灰塵把它吸收了。那個還給灰塵了。

「清明還霽。」這個空間裏頭，哦！很亮光，空氣新鮮，這個是氣候的關係，是空氣的作用，還給氣象。

這八個地方，這就是八點、八還，這八種都還完了，這叫「八還辨見」。見還沒有來哦！注意啊！剛纔講到八還。下面佛說：

「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他說你不但要看一個房間，你看整個的社會上，整個世界萬有的現象，離不開這八個現象。等於中國易經講八卦，天還天、地還地，太陽是離卦，還給太陽；月亮是坎卦，還給月亮；空氣摩擦變雷電，雷電散開了就是空氣；高山下面是海洋，海洋上面是高山——八卦。它這裏也是「八還」，都把它還完了。他說這個，「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不出這八樣現象。

「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他說我問你，光明來了你看到是光明，黑暗來了你看到是黑暗；窗子來了你看到窗子外面，窗子關起來你馬上看不見，你看到自己的看不見；空氣不乾淨你就看到不乾淨，空氣乾淨你看到乾淨；什麼都沒有，你看到什麼都沒有；看到什麼有的，又看到什麼有。你那個能夠，「汝見八種見精明性」，這個能看見的這個精魂的作用、這個明亮光明的自性，當欲誰還呀？你還給什麼人？你自己能夠見的那個地方還給哪裏去？

佛都給你講嘍，我們看看，我們把眼睛張開、閉着看看！他說一切現象都歸還完了，你那個自性能夠看見那個作用，他說你幫我還還看！還給誰？還是還給華南銀行啊，還是還給中央銀行呢？你還到哪裏去？

注意這個話，「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他沒有說「還誰」哦！「當欲誰還？」看這個中文之妙！你把它翻譯成白話，他並沒有說「你準備還給誰？」那就不是佛經的意思了。它這個中文之妙，一顛倒，「當欲誰還？」你交給誰呀？你去還到哪裏去呀？哎，你要懂得寫中文哦，這就懂得古文、白話之差別了。白話假使一翻譯，「當欲誰還」，你準備還給誰？——狗屁了！中文說「當欲誰還」，兩重意義。這個是什麼東西？誰？這是誰？你還到哪裏去？此所謂中文之妙！

佛經許多的妙文。現在拼命啊，還有些人發起要把佛經翻譯成白話，都是大專學生來翻，我的外婆啊！我喊「我的媽」都不夠啊！太輕了。所以我有時候喊外婆啊！現在更要加重，我要喊「我的外外婆啊！」那怎麼得了哦！你古文都不會寫嘛，你還會翻白話？所以你現在看到，他說這個東西你們大家還還看，「當欲誰還」哪？這個你準備還給誰呀？

他沒有告訴你明心見性怎麼見哦，可是都在其中了，你自己去體會呦！所以這一本經是講得很明白啊！

下面佛又說，「何以故？」他說什麼理由呢？

「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你要把看見這個作用，他說因爲光明，你把你自己能夠看的這個東西還給光明啊！你還給光明瞭，好，「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那黑暗來的時候你就看不到黑暗了，因爲你把你能夠看的還給光明帶走了嘛。事實上我們沒有給它帶走啊，黑暗來的時候我們看見是黑暗。

「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注意喲！雖然光明、黑暗上面八種現象「種種差別」，這個有差別的，明是明、暗是暗，阻礙是阻礙、交通是交通，這個絕對相對的、不同。現象有差別，你能夠看見這個「見」沒有差別的，而且這個東西還不了。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千萬揹來喲！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喲！真的喲，比什麼咒語都厲害哦！佛都告訴我們了。這叫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就在這一段。你們聽《楞嚴經》，這一段最重要！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他說，「諸可還者，自然非汝。」那些光明還給光明，黑暗還給黑暗。你說身上痛，還給痛，頭痛還給頭。你知道頭痛那個沒有痛啊！你說我大便痾不出來，「嗯！嗯！」，那個還給那個「嗯！嗯！」；你知道自己在「嗯！」那個東西並沒有痾不出來喲！就是這個道理哦，不是給你說笑哦！你說我老了、身上很痠痛，那還給老、還給痠痛；你知道痠痛的那個沒有老哦！「諸可還者，自然非汝。」每一個可以歸還的，當然不是你自己。

「不汝還者」，哈！這個又是古文的妙了。「不汝還者」，請問你們諸位同學高手很多，翻譯成白話怎麼翻？你們哪一位同學翻一翻？「不汝還者」，怎麼翻？你怎麼翻？

——「不是你可以歸還誰的。」不是你能夠可以歸還給誰的。換句話，都歸還不了的，沒有歸還之處。「不汝還者」，那個不是你的本性是什麼啊？！

你看，佛講得那麼明白！「不汝還者」，那個就是你的見性，能夠眼睛看見那個見性，眼睛看見那個見性的作用。不是說明心見性，眼睛看見那個見性。那個不是你的見性，「非汝而誰？」佛講這個時候一定拍桌子的，他說這個不是你，還是什麼東西啊？！他說你怎麼那麼笨啊，還不認得！

什麼都可以歸還完了，這個不能歸還的。你從媽媽生你下來、懷胎就懂了；到現在，一直到死。我要死了，那個東西到哪裏去？死是這個死耶！你那個「唉喲！我這……」那個沒有死啊！那個「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呀？他說那個不是你是誰呀？！

阿難要他，你把我的本心本性你給我還出來看；就叫佛，吃了西瓜，你總要還給我西瓜子嘛！佛就還給他西瓜子了。「西瓜我吃了，西瓜子還給你！」他說那個不是你，是什麼啊？

所以有一個禪宗祖師讀《楞嚴經》到這裏悟了，讀《楞嚴經》大徹大悟，在這裏寫了一個偈子：

不汝還兮復是誰 殘紅落滿釣魚磯

四下風動無人掃 燕子銜將水際飛

你看這就是中國的佛法了。到了禪宗祖師裏頭，用中國的文學，那麼美一首詩，把見性這個道理用佛的話，就把它用文學境界說出來了。

他說，「不汝還兮復是誰？」佛說的，那個沒有可以歸還之處的，非汝而誰？「殘紅落滿釣魚磯。」然後我們看看這一首詩的文學境界，一幅畫面。第一句我們不管，千古文章一大抄，抄了《楞嚴經》上佛說的話「不汝還兮」，他說那個就是我，本來。

第二句話，一幅畫面出來，「殘紅落滿釣魚磯。」江南的山水，或者南投縣的風景，臺灣的風景最美是南投，山明水秀的\*\* ，春天到了，那個花開落了，下面是流水，一個小山、流水，這裏是稻田，釣魚的地方、那塊石頭上。這個落花，四月間那個落花落滿釣魚磯、這塊石頭上面。這個畫面很好看。

那麼到了晚間了，這裏有個太陽快要下山了。當然還有個人站在那裏看風景也可以、沒有人也可以。太陽下山了，春天那個燕子飛來飛去，晚上那個燕子要歸窩了，要回家裏休息了，在那裏做體操、打太極拳運動。這個燕子飛來飛去，嘴裏無聊，到了這個釣魚磯上，把那個落的花嘴裏銜一顆，飛到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又飛過來，把花又丟下來，在那裏玩。還來還去，還到哪裏去呀？還是這個地方，「殘紅落滿釣魚磯」。

「四下風動無人掃。」自然的境界，都擺在這裏。嘿，只有跑來跑去那幾個燕子，就是我們這個思想。把自己思想啊，燕子銜那顆花一樣，飛過來還是它，飛過去又是它，飛來飛去總是它。

「燕子銜將水際飛。」燕子銜到哪裏去？銜來銜去還在原位不動，「不汝還兮復是誰？」

你看中國禪師很高明啊！這就叫做禪師了。當然不是嘴饞那個饞哦！不要搞錯了啊。

所以他說，「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啊？能知一切、還不了的，那個不是你的本來，是什麼？那麼如果我們把它寫成劇本，佛一定瞪起眼睛問阿難：「現在你懂了沒有？」阿難一定講臺語：「莫宰樣啊！」呵！所以佛下面講：

「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佛說到這裏。

他說，現在我不是八還辨見，把這都還給你了？那麼你就可以瞭解，知道你的心，你的本心啊「本妙明淨」，本來很玄妙、本來光明、本來清淨，不要你去修它的；修它多不出來，不修也少不了，不增不減的，本妙明淨。「汝自迷悶」，爲什麼要去求一個悟啊？你本來也沒有迷過啊！迷也是你自己迷啊！自己悶住了。所以因爲大家這個生命本來有的，自己悶住了；佛在哪裏？佛明明就在你那裏，不在西方。你偏要去找一個佛、去找一個道，爲什麼跑到這個十一樓來？已經上了大當了！不是我給你上，你要上，我也跟着你們上當啊！因爲你們要聽《楞嚴經》，我只好講哎，我也是被你們迷糊了！你也被我迷糊了。所以都是自己在騙自己，所以在生死輪迴中，跳不出來的。所以佛說，看來一切衆生真可憐哪！

誰迷了你了？爲什麼要求悟呢？

好，這一段，「八還辨見」最重要！我們有個討論了。

現在講到這裏，《楞嚴經》第一卷的最精彩地方講過了，七處徵心、八還辨見。那麼，佛提出來講的本心本性，心性的作用，很明白給我們指出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你的心在哪裏？就在這裏。你打起坐來何必找自己的心呢？你那個想打坐、想找的，他說那個你就在這裏嘛！還去找一個道，「哦呦！我的心在哪裏？」你瘋了你！你想找心的那個不是你的心嗎？

所以你坐起來這裏很舒服嘛，坐到就坐到了，坐就是坐嘛！坐到了想成佛——你是瘋子！那你說坐起來不成佛——你是笨蛋！那你說我坐起來既不成佛、又要成佛——那你是「嗡倫」！（反正我臺語講不好，也差不多了。）那究竟是什麼東西？那個東西不叫東西，也不叫做道、也不叫做佛；你叫它是佛也可以、叫它是道也可以。所以古來祖師告訴你，這個東西在哪裏？西方極樂淨土就在這裏，唯心淨土。所以古人說：「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西方在眼前。」就在這裏嘛！淨土就在這裏。心淨則國土淨，《維摩經》上佛告訴你，心淨，你的國土就淨了，淨土在你自己心中啊！

所以，你看道家的（我們隨便引用他家，沒有關係，我這裏沒有忌諱的，管他哪一家，張家李家都可以，只要合於真理的），道家的經上有兩句話：「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中國人講就是心。「靈山只在汝心頭」，靈山在哪裏？靈山就在你心中啊！所以「人人有個靈山塔，只向靈山塔下修。」你自己找自己的心就是真修行了。「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只向靈山塔下修。」修行就是這樣。佛也告訴你，你自己找自己。

好了！我們曉得七處徵心、八還辨見。可是很嚴重哦，佛這樣一講，明心見性那麼容易呀？

好，我們現在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要討論。

照《楞嚴經》上這樣一講，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你看我們多容易啊！但是有一點，所以人家有許多法師、有許多什麼研究佛學，攻擊《楞嚴經》是假的、外道思想。佛說「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是中觀般若境界，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沒有說一個常住真心。所以這種常住真心在佛學裏頭就叫做「真常唯心論」。「真常唯心論」是印度外道的一種理論。但是佛在《楞嚴經》裏頭所講的「常住真心」，他說我們這個心本來是不生不滅、不生不死的。他說這個是「真常唯心論」的說法、是外道的說法，他根據《楞嚴經》的上面什麼「妙真圓明、圓淨明妙、圓妙湛淨、淨妙湛然……」，（認爲）統統的這個是外道。這個著作很多哦。那麼，你整個佛法系統講起來，這個有沒有道理？有道理。他不知道，佛講的「不汝還者」（不是「不可還者」，這個字一個字都不能錯的；「不汝還者」），不是你可以還得了的。

譬如我們這個心，自己想還給誰呀？還給眼睛啊、還給耳朵啊？還不了的。他說這就是你的常住真心。佛自己也講啊，常住真心，這個是外道之見。

其實啊，你把《楞嚴經》「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看清楚了，他完全講是緣起性空啊！那個「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那就是你自己。他沒有講這個就是心的體呦！你注意呦！這個就是空性，緣起性空的；空者，無相、無爲、無住，這三大法印。你要真有個相、有個境界就不是嘍！無住，住而不住，它自性本空的，無住。那麼這是第一點所要注意的。

第二點，大家今天特別要注意的，我報頁數，我們研究幾次《楞嚴經》，最大的寶貝不要丟了，你趕緊把它自己書上勾起來，最重要的地方。

首先，四十二頁第六行，佛告訴我們，修行第一步，先要懂得這個理，先要見到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都不瞭解，修行是心去修啊！心不瞭解，光是去唸佛、光是去修道、打坐、做工夫沒有用哦！那就是走外道了。所以第六行告訴你，「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啊！就是剛纔講到「冥諦」，閉起眼睛在那裏打坐，他說你就是修到了九次第定，四禪八定修成功了，沒有悟道啊！那還是外道境界啊！你裏頭閉着眼睛，守着這個。

那麼最後我們剛纔講「不汝還者」，除了還不了那個就是我，那閉起眼睛那個空空洞洞是還不了，「內守幽閒」，好不好呢？大家研究研究看，參參看！

這就是個大問題，這就是佛的一大祕密。把這個地方搞通了，諸位啊！你的學問馬上進步了，真的呦！我的經驗告訴你，書不要讀哦！這個地方你搞通了，你看什麼書都看懂了。絕對真的哦！我說了假話，將來下拔舌地獄。真的呦！可是你真要悟道哦！一切學問豁然而貫通。可是你沒有悟道不要怪我，我的舌頭比牛舌頭還可貴喲！不是隨便賣的哦！這是第一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五十三頁，《楞嚴經》的原文，佛告訴我們，他說一切衆生顛倒啊！五十三頁的第二行，「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性心失真，顛倒行事，認物爲己，認悟中迷，輪迴是中，自取流轉。」我們千萬注意呦！不要「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哦！一切境界不可以取呦！認爲境界就是道，你搞錯了！所以古人說「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西方在目前，頂後有光猶是幻，」你坐在那裏頭頂上放光，還是幻境，那還是以動爲境呢！「雲生足下未爲仙」哪！你就是說身體得了神足通，在虛空中可以走路，還不是得道哦！那隻能算你有通、有神通，不是道哦！你沒有得道哦！神通不是道哦！「頂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哪！這兩句跟上兩句連起來的哦！「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西方在目前。頂後有光猶是幻，雲生足下未爲仙。」你沒有得道哦！

所以，千萬不要「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如果這樣的話，你學佛修道永遠沒有希望，終歸在輪迴中跳不出來。這是第二個地方要大家注意的。

那麼第三個地方，就是六十頁這一段，六十頁倒數第四行開始，這一段我們再念一道……[ 斷錄]

到最後死的時候斷氣，想它一下，絕不再墮輪迴！天上人間任意寄居！我開支票給你，不兌現，將來你碰到我，都把我擰刀碎剮。我發的咒語很大哦！擰刀碎剮，很痛苦的啊！慢慢來割我的肉，擰刀碎剮。這一段很重要啊！「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衆，發海潮音，遍告同會諸善男子：（佛說：）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色心諸緣」就是說我們有肉體的生命，乃至心裏頭思想。「諸所緣法，唯心所現。」都是唯心所現。「汝身汝心」，你的身體、你的心、思想的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就是那個東西；這個「物」不是指物質哦！心物一元。「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啊！個個本來悟了，爲什麼自己迷了？因爲迷了，「晦昧爲空。」閉起眼睛來，自己裏頭空空洞洞，把這個當成空，錯了！「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這個空空洞洞是陰面，把陰的面搞久了，所以五陰就變成物質世界了，「結暗爲色」，心物一元是這樣來的。「色雜妄想」，有了物質構成以後，加上自己分別妄想。「想相爲身。」那麼就有思想在這個肉體裏頭。「聚緣內搖。」這就是上一個禮拜三講的，那麼有了思想、有個肉體，在這個裏頭以後，腦筋啊、血液的循環哪，所以你們講的任督二脈、奇經八脈、血液循環轉來轉去，就是「聚緣內搖」，打豆漿機一樣在裏頭搖，做豆漿，在裏頭搖，「聚緣內搖」。「趣外奔逸。」裏面像一個豆漿機器一樣在攪，血液流通；外邊，眼睛看外面、耳朵聽聲音。「昏擾擾相，以爲心性。」閉起眼睛在那裏打坐，昏頭昏腦，「哦呦，我在修禪哦！」他以爲自己這個是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所以閉到眼睛，空洞洞的，以爲這個是自己在做工夫明心見性，把這個認爲是自己心的話，好，被這個肉體限制了，守到這個色殼子了。

下面，佛的最重要的話來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他說你們不曉得要拋掉這個身體不管哪！我們這個真心啊，整個的宇宙世界，上自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層地獄，盡法界、遍虛空，整個的就是我們的一心！不要認這個，不要守着這個（色身）以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統統是）妙明真心中（的）物。」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他說你們可憐哪！我們心性之大，整個的宇宙，無量無邊，都在我們心的體以內；他說爲什麼自己不承認，把它拋掉？「唯認一浮漚體」，「浮漚」是海面上的一個水泡。我們整個的生命是大海水，現在這個肉體顯的生命現象是大海水上一個小水泡，爲什麼你把自己這個水泡拼命地抓到當自己啊？「目爲全潮，窮盡瀛渤。」你爲什麼抓到這個小水泡這個生命，以爲自己這個就是全體，以爲自己這個就是同大海的邊緣，他說完全搞錯了！所以叫「顛倒」。你只要放開了這個身體，跳出三界外。此心包含了三界哦！三界都在我們心中哦！

所以呀，「汝等即是迷中倍人。」他說所以你們顛倒，不認識自己，已經迷了，又加上昏頭，迷中的倍人，迷了還加一倍。「如我垂手等無差別。」等於我手拿上、拿下，顛倒衆生。「如來說爲可憐愍者。」所以佛認爲你們一切衆生不懂這個道理，真正的可憐！冤枉地學佛！這是這一段。

那麼這個重要完了，就是今天這個重要了：「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就是這一段。這幾個都是要點，千萬記到！「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我們今天到這裏。

（第11 集完。玉樹臨風錄，二校完。妙音校三稿）

# 楞嚴經講座 十二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楞嚴經》上次講到「八還辨見」。能見的、看得見的這個見，我們眼睛能夠看得見的這個作用、它的性質。那麼，最重要的幾句話，八還：明暗、通塞、分別、虛空等等，都有所來源的。每個來源找到了以後，我們生命中自己有個東西，還不掉、無所歸的，就在這個本位上。這個道理，佛跟阿難辯論得很清楚了。那麼後世都習慣性認爲「七處徵心、八還辨見」就是明心見性最重要的關鍵。可是有一個搞錯了，把現在佛說的眼睛看見、能見的這個性質，當成見道證得菩提那個見。這個中間有個關鍵的，上一次我們也沒有說明，留到現在大家要注意的。現在阿難再提出來這個問題。那麼這個原文在七十四頁，接下就是七十四頁本文：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我們表面上看這個文字，好像看到阿難尊者比我們都還要笨，佛說了那麼多了，他還有問題。但是你仔細研究他的問題，是問得非常正確的。那麼這個文字上告訴我們，阿難對佛說，我現在雖然認識了，「此」這個，我們眼睛能夠看東西這個見性、能夠看的這個作用，「無還」，沒有地方可以歸還，只有歸還給我自己，所以我們自己能夠抬起來看見的。

那麼這個道理他說我認識了，認識「見性無還」。但是，（下面就是有個「但是」了，）「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他說我眼睛張開能夠看見、閉到也能夠看見、看到自己裏頭空洞的，這個當然屬於我自己了，他說這個道理我知道了。「云何得知」，現在我怎麼樣可以瞭解、自己知道「是我真性」，我這個生命的本來，我生從哪裏來？這個是生來以後纔有的啊！那個真正的能夠見性、那個基本的功能在哪裏？換句話說，我們父母沒有生我以前，我怎麼來的？這個宇宙是哪一天開始的？人類幾時纔有人？幾時纔有東西？這個「見性」，如何得知是我真性？

所以，這個「見性」同這個「真性」，因爲中國的文字上都是「性」、都是「心」，看了兩個字認爲認得了——這兩個觀念不同。他上面所講的「見性」是眼睛看見東西的那個作用的「見性」。現在講的「真性」，宇宙萬有生命根本的那個真性。是這個道理。

【佛告阿難】，佛的答話了，【吾今問汝，今汝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娑婆界，如觀掌中庵摩羅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分寸。】這幾點，佛提的問他，他說我現在告訴你，他說像你，「今汝未得無漏清淨」，你沒有證果，沒有證到無漏果、阿羅漢果。無漏清淨是證果的境界，小乘極果這個境界，一無滲漏、一無缺點了，圓滿了，周詳了，清淨圓滿，他說你沒有達到這個境界。換句話，你沒有功力、見地，智慧上功夫上都沒有到。但是，「承佛神力」，因爲他跟在佛的旁邊，他說以我神通的功力加持你，可以看到初禪的境界。

初禪是修禪定大小乘基本的見地，所謂初禪境界，繫心一緣，「離生喜樂」，這是講心理上那個境界。一切精神不散亂、專一了，又不昏沉、又不散亂，有出離之感、跳出物理世界的感覺，生理發生無比的快感、快樂；心理上是一心不亂的，有無比的喜悅，這是功夫的境界，初禪。這裏講的初禪是初禪的果位，初禪天果是欲界天，這個天人境界比我們人高。比如說太陽、月球、其它星球四天王天，這些超過我們這個地球以外的其它星球世界，如果這個人得了初禪天的果位、定境，都看得見。我們很簡單，坐在這裏，尤其戴了近視眼鏡，沒有眼鏡，書本都看不見的。得了初禪天的境界，可以看到超越太陽、月亮、外星球的境界。不需要那麼閉眼，也不需要這個樣子纔看見（師示範），他在禪定境界上自然就看見了。不是這個肉眼，但是也離不開這個肉眼的作用，自然的。那個說有些人有眼通，要這樣看，或者這樣看（師示範），那都不是。是很自然的，這個初禪天境界。

現在佛告訴阿難，他說你現在沒有達到禪定的果位，因爲我的神通力量加持你（加持，加上去、加工；持，使他的功力增強。）那麼你可以看到初禪天的境界。這是講阿難本人，講眼睛的作用，這個眼睛看到了，「得無障礙」，他說我幫助你，你可以看到初禪天沒有障礙。等於我們坐在這裏打開電視機，可以看到「華視臺」、「臺視臺」裏頭搞些什麼，但是靠電視機幫忙的，電視機對我們的加持，我們纔看見。他是講阿難。

「而阿那律見娑婆界，如觀掌中庵摩羅果。」可是佛有個弟子叫阿那律，眼睛瞎了，那麼佛叫他修天眼通。天眼通比受加持的初禪天境界還要高，他說你看阿那律（當然現場還都那裏），像他眼睛看不見，肉眼看不見了。所以阿那律有一天衣服破了要縫衣服，線穿不進去，眼睛看不見，他就在那裏叫，他說哪一位同學幫幫忙啊，幫忙我穿個針線，我好補衣服。沒有人答應，大家都入定了。佛聽到了，下座了，趕緊來幫他穿上。他（阿那律）不知道他說「是哪一位啊？謝謝你。」佛說是我。他說世尊啊，佛啊，你怎麼樣……你老人家聽到我穿針線，還要來？他說你不要管嘛，各人培各人的功德。他說你都成了佛還要做功德啊？他（佛）說做功德啊，「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永遠沒有停止的事。所以誰都應該幫人忙的，不要認爲我是爸爸，不幫兒子的忙；不要認爲丈夫不幫太太的忙，沒有這回事。佛所謂大慈悲。

那麼這個道理就是說阿那律有天眼通，但是你注意喲，他這個肉眼還是照樣看不見，天眼通不是這個地方。所以現在有些人，「唔，他有天眼通。」我說眼睛發紅對不對？那是眼睛充血了，有神經病。你懂得這個道理就曉得，天眼通不是這個眼睛，當然也離不開看見這個功能。他說譬如阿那律他看整個的娑婆世界，如「掌中」手掌心裏看一個橄欖一樣。庵摩羅果不是橄欖，但是橄欖一樣大，臺灣有，就是叫「餘甘子」，是庵摩羅果。他看整個世界好像我們手掌心裏看一個鈕釦那麼清楚，可見阿那律天眼通比禪定初禪的境界這個看的功能（不能講「視野」了，視野是指這個肉眼的。就是看的功能，）比這個還要大。這兩個，阿難跟阿那律都是小乘的境界。

第三個，「諸菩薩等」，他說那些大乘道的大菩薩們，他不只看一個世界，看百個、千個世界，乃至看十方虛空，東西南北四個角、上下，十方虛空，一切佛的境界，「窮盡微塵」，都看得見；乃至世界上每一顆小灰塵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大菩薩的境界。「清淨國土，無所不矚。」乃至世界各個國家、每一個地方，在大菩薩的大禪定境界裏頭，整個都看見了。這是三個比例。

第四個比例呢，就是我們普通一個人、我們大家，「衆生洞視，不過分寸。」至於我們這一班普通的人、衆生，「洞視」，空空洞洞的，張開眼睛拼命地看，不過前面充其量幾丈遠。有近視眼把近視眼鏡拿掉，前面還看不見，這很可憐。他說不過是如此。

先講眼睛看的作用。這個眼睛看的作用，所以有人眼睛特別明瞭，譬如我們要拿十個人照醫學上來測驗，十個人看東西，沒有一個視力是真正標準的。有人左眼近視、右眼散光，什麼這隻眼這樣、那隻眼有人老花，看到每一個東西都是這個東西，大家都覺得看到了。真的做科學儀器測驗研究下來，大家看的都沒有看對。這就是衆生的視力，看的是這樣，佛作這兩個說明。

那麼，他再說了，【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遍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這個很重要了，我們大家千萬注意，佛說的。

佛說：「阿難！」叫他的名字，提起他的注意，他說阿難哪，你要知道啊，「且吾與汝」，佛現在離開他那個神通的立場，離開神通立場同我們一樣，他說我跟你倆一樣，這一雙肉眼。「觀四天王所住宮殿」，四天王天在太陽系統以內，就是說像我們這個地球以喜瑪拉雅山爲最高了、爲中心，四天王天就是太陽、月亮這個系統範圍，拿現在來講，地球所帶領的九大行星這個範圍，其實我們還看不見，要到天文臺上要很好的望遠鏡纔看見，這是大概的比方。他說我跟你倆眼睛最好，只能夠看到太陽系統以內。中間在太陽系統這個以內，「遍覽」你仔細地看，所有的「水陸空行」，中文古文四個字就解決了。白話呢，「陸地上跑的、水裏頭遊的、空中飛的、地上走的」，就那麼多字，都要把它說清楚。中文古文呢，那些文章寫了，紙都浪費了，印刷起來堆起一大堆。古文所謂「遍覽水陸空行」就完了嘛，都解決了，一讀到這裏就知道了，水裏頭遊的、陸地上跑的、空中飛的、地上爬的，都清楚了，何必說那麼多。可是寫白話的人沒有辦法，不會把四個字組織攏來，就要寫多了。

他說，「雖有昏明種種形像」，雖然說白天是亮的，看得很清楚。我們到晚上看不清楚。所以有人就問佛，他說那個狗爲什麼看得清楚啊？佛就答覆，很科學，他說狗的眼球啊，它的業報不同，所以狗的眼球一圈發紅的。換句話說有紅外光，所以它能夠黑夜看東西。黑夜裏頭的衆生生命比我們白天還多啊！但是要透過紅外光，黑夜裏頭看東西，看的像我們白天看東西一樣亮。所以有些生物夜裏看東西，它那個眼球組織的色素，同我們就不同。

佛說，雖然空中飛的、陸上走的，各種現象，「雖有昏明」，雖然有黃昏，黃昏就是晚上，明就是白天，種種形像不同。不是我們大家都看到哦，注意喲，尤其是我們學佛的人要講修行，「無非前塵分別留礙」。你不要相信自己眼睛看的是真的哦。我們的眼睛剛纔講，拿科學道理也是講看得都是不準確的呀，都是大概的形象啊，迷迷糊糊一種形象。「無非前塵」，因爲眼睛看的功能留下那個影子，我們覺得「哎呀，這個人我認識。」你心裏想想某人、認識那個人什麼樣子，你在你那個腦子意識裏境界，只有分別留礙的前塵影像而已，絕不清楚的，對不對？不相信，大家想想你的爸爸媽媽那個面孔坐在這裏，或者想你最愛的人、你最喜歡的，你說她好漂亮，你怎麼想，想起來還是模糊的影像，意識境界、腦子模糊影像，不是真的。要注意，乃至你打坐中間看到那些境界怎麼起來，因爲你下意識裏看過了東西，「哦喲！這是看到鬼了。」「哦喲，有個菩薩好光明啊。」那也是你意識的前塵留礙，分別影像而已。你看佛說的非常科學哦，叫你們把自己搞清楚哦。

【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他說你應該在各種現象當中仔細分別，分別就要思維了，研究、思想，什麼是自己看見的能看的功能？什麼是前面看見的影像？拿佛學來講，前面的影像各種看見的是所看的「所」，自己看到東西的功能就是能看的「能」，所以佛學用兩個字的差別：「所見」與「能見」。那麼拿現在的觀念，就是我們眼睛張開，前面看到的東西，都是我們眼睛這個工具、加上我們生命中間能看的功能，所看到前面的影像，這是影像。

你不要認爲說「哎，你看見東西在哪裏？」「我看見東西，哎，就在那裏。」錯了，那是影像，你的功能不在那個上面。譬如現在我舉一個手，大家看到我的手，你所見的東西不在我手上。如果在我手上，我手那麼一戳，把你眼睛不是戳壞啦？你那個能見的在你那裏。這個所見的影像上面沒有，這是個影像。喏，手這樣擺動，是個影像。「能見」在你那個本位，沒有動過。學佛要從這個地方開始哦，所以佛講的非常科學的哦。

他說，這八個字我們再講一道，「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你應該在這各種現象上，哪些是他，外面所看見的他、它們；「自」，我自己能見是什麼？你要搞清楚。所以，能見、所見，能看的、所看的現象搞清楚，不要把所看的現象就當成自己能看的功能，那就搞錯了。

那麼佛再說，【今吾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爲物象？】他說阿難，我再分析給你聽，「今吾將汝」，他說我現在替你分析給你聽。「擇於見中」，在這個能看的與所看的中間，「誰是我體？」哪個是我們能夠看的功能的那個自體？這個體不是指本體喲，能看的自體。「誰爲物象？」哪一個是我們所看外面物質世界的現象？他說我給你分析清楚。

他說阿難啊！【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汝。】你看他古文寫得很美。「極汝見源」，他說你用眼睛，用你的能看的能力拼命抬頭看，「極汝」極力地用你的能看見的力量，「見源」，能看多遠就看多遠。「從日月宮」，我們抬頭看遠方，看到太陽，看到月亮，「是物非汝」，那是物理世界，太陽也是東西，是個物質的，月亮也是個物質，天上的雲也是個物質的。你說我看到個虛空，這個虛空也是物理的，這個虛空有形狀的，大家都看過虛空，前面空空的。佛講的空不是這個虛空。我們看到前面空，這是物理世界的虛空，所以虛空是個物理的，佛說的空不是這個虛空。所以「極汝見源」，用你的能力，能夠看多遠你看多遠，縱然你看到太陽月亮等等，都是物質，都是所看的現象，「是物」，它都是物質，「非汝」，不是你明心見性那個能見的本源。

【至七金山，周遍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第二個。第一下叫他抬頭看天上太陽、月亮。第二下平面看，看這個世界。佛說的，我們這個世界的邊緣、地球，這個世界講國土世界，不是講娑婆世界了。國土世界，我們這個地球，佛說每一個地球的邊緣都有七金山，都有礦。所以我們這個大陸的邊緣就是臺東，臺東那一邊就有各種石，石頭啊這種礦產。這種礦產，地球越邊緣產金礦啊、銀礦啊這些礦藏，佛叫做「七金山」，這個國土地球的邊緣都是由堅固的礦藏所構成，使這個地球不會塌方了，這個地球的構成是這樣。

他說你平面看這個物理世界的地球、國土世界，乃至看七金山，「周遍諦觀」，你用地質學的眼光來考察這個地球。「雖種種光」，上面有各種各樣的光怪陸離的東西，乃至我們到了北極，沒有看到像現在我們這裏的太陽月亮，它有半年的亮光、半年的黑夜，那個叫極光，乃至北極的極光也是物理的作用。「亦物非汝」，那個也不是我們見性的作用。很神妙的，都是物理世界的作用。

【漸漸更觀】，下面文學好句子來了，【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鹹物非汝。】這些文字青年同學注意了，都是很美的四言的詩句，四個字的一句一句詩。他說「漸漸更觀」，你慢慢地再看這個地球國土世界的東西。「雲騰」，那個雲啊，我們天上的雲哪裏來？地下起來的。地下的蒸氣一點一點冒上去，慢慢擴充了，碰到冷氣團了就散開了，我們看到就是白雲。所以我告訴你們經驗，我們年輕時候想做菩薩、想做神仙，人站在雲裏頭飛呀，飛得多舒服啊。那我住了兩三年那個雪山的頂上，一天都泡在雲裏頭，討厭死了雲。雲一來就關窗子，那就是溼氣團來了，那個衣服都是溼的，都是水，泡在水裏頭，所以千萬別做神仙了，做神仙還不如去做魚，泡在水裏頭有什麼好玩嘛！我們這裏看到白雲飄啊飄的，那是在這裏乾燥地方看它啊，你到了雲端裏頭去，唉呀！那才痛苦啊，一天討厭這個雲啊，所以雲是地下起來的，雲騰。鳥飛，這個形容得很好，那個風吹得快，那個雲也像鳥飛一樣，所以雲在騰起，鳥在飛翔。

「風動塵起」，形容得多妙啊，地下的灰塵沒有風沒有事，風一來了，灰塵就揚起來了。

「樹木山川」，木是大木，樹是小樹，樹跟木有分別，所以大木頭叫神木，小的叫樹，樹林可以稱木……。

「草芥人畜」，是菜，我們喫的菜，草芥，人是人，畜生是畜生，畜生包括很多，牛啊，狗啊，馬啊，等等，他說這一些，一切一切等等，都是物質，世界裏生物、植物、礦物，動物等等，都是物質，你都看到了，這個上面都沒有我們能夠看見的生命本源，那個見精，現象都有了，見在哪裏？那都是他們，不是我們能夠看見的，能看的這個「能」。

【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有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他說阿難現在我指給你看，這些分析給你聽。「諸」，那麼多，近的、遠的，所有這個物質世界各種形態，形象各有差別。同樣看一個人羣，人羣裏頭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黃的白的，各種各樣，牙齒掉了的、沒有牙齒的，都差不多啦，他說各有各的差別。「雖有差殊」，他說這個都是看到的現象。「同汝見精」，看到的現象，我們這個精神作用。「清淨所矚」，當然眼睛前面清淨的，假使眼睛生病了包個紗布，什麼都看不見，眼睛不清淨看不見了。

【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但是你要知道，他說我剛纔帶領你看了那麼多東西，我們都看見了。物質世界各種形象、各種種類有它的差別，但是，我們能看見這個功能沒有差別，無分別。譬如，還不要說看見的功能，我們眼睛也沒有分別呢，同樣是這個眼睛，這邊看，看到出家同學；這邊看，也有一個。雖然男女有差殊，這個能看的，他說這個沒有動過。眼睛也是這樣。當然眼睛還是物理的哦，還不是「他」哦，「能夠看」那個沒有差別。

【此精妙明，誠汝見性。】他說你要注意喲，你不要認錯了，眼睛能夠看的這個就是明心見性的見性。所以有些人修道、打坐坐着看到前面「哦喲，出現一個亮光，啊。」道家說結丹了，「這個就是丹。」學佛的：「哦喲，我已經看到明點了，這個是自性亮光。」那是你的影像哎，前塵分別影事啊，不是啊。你能看見那個亮光的不是那個亮光啊！（若）你的見性是亮光，我把光關掉了，你的見性不是死掉了？那怎麼叫不生不滅呢？

所以他說你要知道啊，「此精妙明」，我們能看見、所看見這個精神作用也很神妙的哦，也很好哦。「誠汝見性。」佛說的並不是說這個就是你的見性，「誠汝」，假定你認爲眼睛能夠看得見、這個所見的，你當成就是能見的見性的話，他說那糟了。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那麼，我們這個能見的這個東西也是同物理一樣哦。同物理一樣的話，喏，這個是物質做的，同物質一樣的話，我現在拿這個小鐘，大家看見，如果能見的東西、明心見性說有一坨亮光、有一個明點，這個就是自性，那就是個東西了。「若見是物」，能見的東西是個東西的話，「則汝亦可見吾之見。」那麼，同七處徵心的時候講的一樣，當我們眼睛能夠看見外面，自己那個見的作用自己也看見了。當我們手裏拿一個手電筒，把它一捏，那個亮光出來，同時自己也看到手電筒的影子了。「則汝亦可見吾之見」，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自己能見的這個東西了，因爲你認爲是個物質的作用了嘛。

【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好，假定你那麼認爲，「若同見者」，你說這個自性、明心見性這個見性這個見啊，我們是可以眼睛肉眼、或者是你定中看得見的。「若同見者」，也同於一般物質一樣可以看得見的，「名爲見吾」。那麼，就是「唔，我已經看到我的本性了、」假定你這樣認爲的話，明心見性這個本心是可以抓得着、摸得着、看得見的話，有許多人都「唔，我看到光啦，老師啊，我這個見到性差不多啦。」我只好對他笑。你說差不多，我說不對了，你不是睡不着了？讓你空歡喜一場再說嘛，只好騙騙你。因爲我不騙他，他要騙自己啊。你不騙他，他會埋怨我的，騙死人有時候不要本錢的啊，而且騙死人不犯法的，沒得證據，哈，所以人啊，尤其是自己騙自己，都把自己騙死了。所以佛在這裏不騙你，講真話。

「若同見者」，見性如果像一個東西一樣看得見，「名爲見吾」，如果你這樣認爲「我見到我的本性了。」佛說，那麼我就要問你，【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啊？你完全睡着了，我心都不動，沒有有意去看東西的時候，你那個功能（能見之性）到哪裏去了呢？還是放在抽屜嗎？還是放在枕頭下面呢？還是放到鞋子裏頭去了呢？他說「吾不見時」，當我不起看的作用的時候，「何不見吾不見之處？」他說你那個能看見的是不是在口袋裏呀？還是在胸口啊？摸一摸看！你那個明點、亮光在哪裏去了？你要找到它的來源啊。你說我打起坐來都有，你天天坐到看，都有啊？沒有啊。那我告訴你，你這樣揉幾下，眼睛閉着就有亮光了。那麼你說怎麼樣是見性？「哼，這個就是見性。」那不是神經了嗎？他說你不用它的時候，當我們睡着了，也不聽，眼睛也看不到，你那個生命的根本，「何不見我不見之處？」那個什麼都看不見那是什麼東西？在哪裏？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你說睡着了，什麼都沒有，那個我也看到空洞洞的。你既然看到了空洞洞的，可見你沒有睡着嘛。「若見不見」，你假定說我看到了，那個什麼都看不見的我看到了，那個是「黑黑的」了，什麼都沒了。他說有個「黑黑的」就不對囉，那就是我們媽媽拍小孩，叫「嗷嗷困」，那還是有個東西了。「若見不見呢，自然非彼不見之相。」那已經看見有個東西了，看見什麼？「黑黑的」，那也不對了，那就是東西了。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注意喲。你要明心見性啊，嘿，他說你怎麼樣見？怎麼樣找都找不到。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在也不在。那是什麼？算了，睡覺去。哎，你真放下了萬緣，睡覺也把它睡着了，把睡覺也空掉。「若（假定）不見吾不見之地」，你說我那個看得見、看不見那個來源在什麼地方？根本不是這個肉眼之見。所謂明心見性見道之見，不是這個肉眼看得見一個形象的。假定你完全看不見，六根大定，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切都放下，放下的也放下，放下把你身體也不管了。你說我打坐在這裏，哦放下，「哦喲，我放下了好舒服哦，都有定。」可見你不放下嘛，身體還在嘛。你守在身體有什麼用啊？身體是物啊，不是性啊。所以你真見到「不見吾不見之地」，了不可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那個東西就不是物理作用了，「自然非物」，那個自然不是物理作用了。那個屬於《楞嚴經》後面有，現在我們出家人學佛的，早晚做功課首先念的：「妙湛總持不動尊」，無所不在，不需要你去用心去找的。「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那個不是物理的作用。「云何非汝」啊？他說那個不是你自己是什麼啊？！佛問阿難，他說那個不是你自己是什麼？所以佛法講空是空到這個樣子，一切都放。

我們大家現在學東西學佛是抓「有」的。而且在那裏拼命抓一個「見性」，抓到身體、抓到空。都不是。他說「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那個當然不是物理的，「云何非汝」啊！佛說，阿難啊，那個不是你自己的東西是什麼啊？！佛沒有給他做答案哦，他問他，他說你研究研究看，那個不是你，是什麼啊？

【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他再進一步分析給你聽。他說當你，我們手拿起這個東西，你們大家眼睛看到是這個東西，這個是物。他說阿難，「又則汝今見物之時」，你看到這個東西、你們看到這個書本上這個字，這個也是物嘛，你看到它的時候，「汝既見物」，你看它，書本也在看你哦，這個字也在看你哦，你也在看它哦！「物亦見汝」，那個外面的物質也在看你，兩個是相對的能看見嘛！

【體性紛雜】，那麼這樣一來啊，哪個是主體？哪個是客體？哪個是主觀的？哪個是客觀的？我們覺得我看了書了，如果書會說話的話，書一定說看了我們了。尤其我們讀書啊，看了半天都看不進去，實在不在讀書，書在讀我們，是它來看我們。他說我們在看書的時候，書也在看我，究竟誰看誰呢？「體性紛雜」，這個邏輯觀念上他說你搞清楚了，哪個是主體？哪個是客觀呢？如果這樣一研究啊，【則汝與我，並諸世間，不成安立。】我們眼睛看東西看得到，都是相對的作用看得到，這個中間如果你要用邏輯來分別，哪個是主觀？哪個是客觀？

譬如說我們小的時候玩的時候說：「哎，你不要看我啊，哎，你怎麼看我啊？」「咦，你不看我怎麼樣知道我看你啊？」這一樣的。尤其我們小的時候說：哎，你看你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裏頭有個神仙，你的眼睛裏頭有個狗。兩個瞳孔裏頭都有兩個人對面的影像嘛。他說這個，哪個是主觀，哪個是客觀呢？「則諸世間不成安立」，如果你用邏輯的分析來研究見性的道理，用思想去搞明心見性，完了！世間的物理世界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東西，他說你要搞清楚。

【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再說你看東西的時候，佛說譬如你看我的時候，「是汝非我」，是你看我，不是我看你。【見性周遍，非汝而誰？】我們能見之性，我看你也看到了，看他也看到了，看上面看到了，看下面也看到了，這個能見之性不在這些現象上。所以能見之性周遍圓滿，無所不在。你不要去找它的，這個生命本能就擺在這裏，那個就是你的本性，見性的本性。「非汝而誰？」那不是你還是什麼？

【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他說阿難你爲什麼自疑汝之真性，你自己對自己相信不過呢？相信不過自己生命的自性。「性汝不真」，這個「性」字做動詞用了。它能夠使你有生命，這個本性的功能使你纔有這個生命。他說這個生命，我們這個生命能看、能聽、能見、能起作用、能思想、能感覺的，就是那個功能來的。他說你爲什麼有懷疑啊？「性汝不真，取我求實」，佛說你到我這裏找個「道」，找個什麼道啊？道在你那裏啊。大家都有啊！講了半天，怎麼樣看見啊？不曉得怎麼看見。他說那個看不見的。

那怎麼樣明心見性呢？這個理一定要搞通哦。所以《華嚴經》先也提「信爲道源功德母」。自己一信得來，信了這個理、佛說的理，你就進去了，進到明心見性境界了，不需要去用心的。你用心找出來的所有的境象都不是。他說「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啊！他在感嘆，他說你爲什麼在我這裏求一個道、要找一個東西啊？你假使有個境界有個道，那都是意識分別心所起的啊。你自性的功能無修無證，是無修無證的。所以《心經》上告訴你，「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怎麼樣做到呢？本來如是。當然無修無證以學密宗來講，非成了佛、到了家的才做得到。不需要再修了，你證個什麼？無證，無證之證纔是證道。那麼，《心經》上告訴你，「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是無修無證。你修也多不出來，不修也少不了，所以不增不減的，自性的功能，佛說這一段。

那麼講了很重要了，佛法的精要，所謂明心見性、眼睛能見這個辯論到這裏最重要。阿難同我們一樣，幫忙我們，我們還是不懂。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遍閻浮提。退歸精舍，只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檐廡。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遍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爲復此見縮大爲小？爲當牆宇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爲我敷演。】

那麼，阿難又提出問題了。他當時比我們高明多了。他問佛，他說你說的，這個眼睛能見這個見性（能見之性）那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真我。他說那麼我現在有個現象，「我與如來」，因爲佛加被他、加持他，所以他眼睛能夠看到太陽、月亮、天宮的境界（欲界天的天宮，色界天他看不到的，要到大阿羅漢的境界，二禪、三禪以上纔看得見，佛現在用功力加持他在初禪的境界。）他說那好，我跟着你的功力加持，「觀四天王勝藏寶殿」，看到太陽系統的天人境界，所住的宮殿都看見了。「居日月宮」，他們在這個太陽系統的中間，地球跟其它星球的中間，換句話說，這個時候他眼睛看到了外層空間，不是太遠的，不是銀河系統的那一面，是銀河系統的這一邊，我們這個太陽系統裏頭的。

「此見周圓」，佛的功力收回了一點，他說我能夠看的這個東西啊，當然很大了，這個眼睛的功能放得很大。「遍閻浮提」，南閻浮提就是我們這個地球世界國土名稱，尤其是印度、中國這一帶。換句話說，亞洲地帶，南閻浮提。在佛學的名詞，這個世界叫「南閻浮提」。閻浮提就是由金色的世界，產生黃金礦產比較多的，「遍閻浮提」，就是這個世界，我們眼睛都看見了。換句話說，這個地球，我們坐在飛機上，你們大家現在找個機會坐坐飛機看，買個機票半個鐘頭嘛，到高雄，你看上到臺灣上空一看，哦喲，整個臺灣下面蠻好看的，整個臺灣就看見了。他這個天眼到那個境界就是這樣。再高空一點看這個地球，太平洋啊、大西洋啊，洗澡盆一樣，沒有什麼了不起。月球上的照片看這個地球，我看看……很好玩。我們這些人在這個上面還自己認爲什麼了不起，其實都是起不了的衆生。你把衛星裏頭照的看地球世界拿來一看，沒有什麼道理。他說我們看到這樣多。

「退歸精舍」，他說現在佛把手拿開了，大概佛啊手放在他這裏，他看見了，佛把手一收回了，「精舍」就是這個講堂裏頭。「只見伽藍」，伽藍就是寺廟，我們現在講寺廟，伽藍是清淨道場，伽藍也就是清淨道場，這個寺廟。他說我們就看到了，這個清淨道場，換句話說只看到這個講堂。他說當你把功力一收回了，我的眼睛視線也退回來。「清心戶堂，但瞻檐廡。」他說我再把眼睛抬着，窗子外面看看，只看到房子的檐頭啊，「廡」就是走廊，看見了。他說世尊啊，佛啊，「此見如是。」他說你把我帶領眼睛看了，由外層空間看到自己講堂裏頭。「其體本來周遍一界」，他說原來你看你這個神通加持我，整個的世界、這個太陽系統看得見了，等於我們在飛機上看那麼高空，看臺灣阿里山頂啊，好像小孩子擺家家酒一樣，我們爬上去要三、四天。他說現在回到房間裏頭啊，「唯滿一室」，這個眼睛看的作用，就是看到窗子、門，到這個地方。

「爲復此見縮大爲小？爲當牆宇夾令斷絕？」他說這個我能見的功能，他說這個是不是像橡皮筋一樣、像橡皮糖一樣，可以那麼放大，可以那麼縮小？還是那個能看見的給牆壁這麼一切，就把它切斷了？

阿難問的這個問題啊，替我們問的，蠻好玩的，現在學科學的人也不會問出這個問題來。可是阿難當時問了這個問題，替我們這些衆生問的。他說這個道理我不懂，希望佛大慈大悲，「爲我敷演」，這個敷演啊，不是我們講「這個人敷衍我」，「敷演」的演不是那個衍。「敷衍」是這個「敷」，說我去問他借錢，他說哎呀，今天沒有啊，過兩天我給你想辦法啊。那個是敷衍，本來也不給你想辦法。這個「演」呢就是開發的意思，敷演。那麼阿難提出這個問題。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注意喲。）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這一點要注意喲，特別注意，學佛的。佛同阿難講，一切世間上，大的、小的，裏面的、外面的，所有所做的事情，所有這些影像，「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什麼前塵？都是外面的影像。我們人生你看，我們在座的最年輕的也活了二十歲了吧，老的活到八、九十都有了，我們一生所經過的都是前塵。自己是演員，昨天的事就是昨天的電影，過了就沒有了，都是前塵，前面的影子。「不應說言見有舒縮」，所以當你看到大的境界，那個現象就是大的；一回頭啊，前面就看不見了；看到小的時候，大的就沒有了。大的、小的，都是前面的影像。這個影像過了就沒有了，空了。我們自己能見之性沒有變過啊！你說大的看完了來看小的，沒有大的；你再回頭看大的呢，它又起來作用，又看得見了。所以大小內外等等，都是前塵的影像。我們能見之性，你不應該認爲有「舒」（就是擴充）、「縮」（濃縮來的），他說你不能夠這樣想。

【譬如方器，中見方空。】譬如這個方的東西，譬如我們現在這裏有個菸灰缸，又圓又方，裏面圓的、外面方的。他說你看拿一個方的東西來，我們眼睛一看，這個中間空空、方的，「中見方空」。【吾復問汝】，那麼我問你，【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爲復定方，爲不定方？】他說這個空空裏頭方的形象，是一定的是方的，還是不一定？

【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他說你認爲這個四方的空間是呆定的，他說那我們中間把它弄一個小的、圓的東西在中間一套，我眼睛看的這個裏頭就是圓的，不是方的。所以它是個無定的東西。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爲在？】所以你問說，我們看的現象大的時候看的就那麼大；看的小的時候，這個所見的這個見性就縮成那麼小。你說你這個道理你不懂。「汝言（你講）不知斯義所在」，不懂這個道理在哪裏。「義性如是」，他說我現在不是比方給你聽？這個道理就是這個樣子。什麼樣子？形象有變化，這個能見之性沒有變化。所以不要把變化的形象留下來當成自己的見性，就錯了。他說你問這個道理在哪裏？「義性如是」，這個邏輯道理如是，就是這樣。「云何爲在？」哪裏另外有個道理啊？所以道理就在這個地方嘛。道理就是道理，他說哪裏還另外有個東西呢。

【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他說你假使證到看一個東西，也沒有方、也沒有圓，他說那你只要把物質的東西、方的形象拿掉，圓的形象也拿掉。虛空，虛空呢也不方也不圓。「空體無方」，就是有相的虛空哦。所以你不應該講，離開虛空以外，另外有個方的固定形象在什麼地方。他說那個固定影像是你腦筋不清，思想裏頭留着的影像，把影像當成真實了，你是給自己欺騙了。千萬不要留這個影像。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他說假定照你剛纔那麼問我的，進到房間裏頭了，「縮見令小」，那個能見的東西縮小、濃縮了，他說那如果說照你這樣講啊，當我們抬頭看太陽的時候，難道你把那個眼睛拉長、橡皮筋一樣拉到太陽那裏去啦？他說「汝豈挽見齊於日面」，你哪裏能夠把看見的作用拉到太陽的平面上去呢？

【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爲小竇，寧無竇跡？】他說你說我們這個見、看見的功能被牆夾斷了，那你把牆上再挖個洞嘛，那個小洞裏頭又透明、又看見了。那個虛空沒有跡象的啊。【是義不然。】他說所以你講的道理是不對的。

【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失於本心，爲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注意喲，這是佛法重要的地方又來了。他說一切衆生啊，從無始以來這個生命，「迷己爲物」，可憐哪，都把自己本性忘記了，都跟到物理的作用在走。所以你們大家許多修行，昨天講一個同學一樣，始終在身上轉，身上氣脈。我們這個身體肉體也是東西哎、物理哎。你只要放下這個肉體不管了，哎，你的見性之理差不多了。可是大家放不下，他坐在那裏，我講了半天。昨天一個同學修持，然後還瞪起眼睛，嘴巴要開口跟我來辯。我說不準辯。他也只好咽回去。咽回去，我說把身體放下。你看他放下沒有？還在身體上轉，就是放不開。你把身體真一丟開了，見性現前。所以他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己爲物」，真正不認識自己的本來，被物質物理的作用迷惑了，「失於本心」，因此不能明心見性。「爲物所轉」，結果呢，活到這個世界上，都被物質的影響你，我們跟着物質作用在跑。尤其作一個現代人，科學文明的發達促進物質文明的發展，我們的精神文明都沒有了，跟到物質在跑，「爲物所轉」。

「故於是中觀大觀小。」他說所以你這個觀念不對了。你拿物理的有形世界大小內外來研究這個自性本來虛空的，他說完全錯了。

下面又是佛的最重要的名言：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學佛注意喲，假使能夠把生理丟開了，一念放下。不過講起容易了，吹牛容易的啦！你一念就放不下，一念就包括五陰哦，色、受、想……感覺、知覺一切都擺脫掉了。「若能轉物」，我們現在被物理世界所轉。如果真禪定、佛法到了以後，可以轉物理世界，我不被它所轉，那叫佛的大神通了。「若能轉物」，所以你們打坐坐起來給氣脈所轉，多可憐呢，那個氣脈都轉動了你。你要它氣脈轉就轉，你做到做不到啊？做不到啊？不能轉物，即同如去，去你的！「若能轉物，則同如來。」就來我的。「如來」跟「如去」倆很好吧？如去者就是滾蛋；如來者就成佛。

他說「若能轉物」，注意喲，「若能轉物」還沒有成佛哦，注意一個字。不要說我能夠轉變物質，那個科學家能夠操縱物質，他就是如來啦？不是。假定能夠心能轉物，「則同如來」，見地上到達佛的見地，功力上不一定到。假使功力跟見地一齊到了，哈，那就是下面「身心圓明」，你生理也轉了、身體也轉變了。所以真見道的人所謂氣脈通不通，那一剎那之間所有的氣脈都打開了。是有氣脈的作用，不能不承認沒有——有；但是不是你這樣一點一點：「督脈呀，通這裏呀，這裏痛啊，那裏要扎個針啊。」有個指頭在下面一頂，「哦喲，打通了。」明天又閉掉了，又大便氣脈祕結了，那就不成話了。

所以真到了那個境界，身、心圓滿清淨、明白的，自然如如不動。所以剛纔說的「妙湛總持不動尊」，所以禪宗講開悟是這個境界。注意啊，「身心圓明，不動道場。」這個時候你的本事，「於一毛端」，你手上拔一根汗毛下來（不拔也可以，並不一定叫你拔掉，拔掉犯殺生之戒。佛身上毛都不能拔。因爲你悟道了你就是佛，所以你拔了自己的一根毛，也犯了「出佛身血」的戒律。）他說只要在一根「毛端」，毛的頭髮的尖尖上，「遍能含受十方國土。」一切世界就把它裝進來了，就有這個神通了。所謂芥子納須彌，那麼佛經上有，須彌山那麼大。

所以禪宗裏頭有個祖師答覆這個公案很有意思：有一個讀書人學問很好，所謂讀書萬卷，古人形容「學富五車」，讀書人書讀的多得很，學問很好。他研究佛學佛經，有一天去問這個禪師，他說師父啊，佛經上說「須彌納芥子」，他說這個理由不要問了。須彌山，不要講須彌山，阿里山放一顆青菜籽上面，青菜籽放在阿里山上那當然很現成，他說這個道理不需要問你。佛經上說「芥子納須彌」，就是一毛端上含受十方國土，以小容大，這個怎麼可能呢？他說這個道理我不懂。這個禪師說，「不是人家都講你學富五車，讀書萬卷，真的假的啊？」他說「那……師父啊，那豈敢，豈敢，書是我讀的不少啊。」「你都記得？」「我都記得。」他說「你的心臟雞蛋那麼大，五車的書怎麼裝得下呢？」「哦，」他說「我懂了。」就是這個道理。「芥子納須彌」。所以真悟道了以後啊，「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

佛在這裏又走漏了消息了，他又把祕密告訴我們，就是這樣。你全體真放下了以後，要轉物，不被物轉。所以你打坐氣脈來呀，不要管氣脈，要轉氣脈，我叫你不動，就不動。哪裏還「哦，哦，任脈、督脈，這裏通不過。」還屁股搖兩下，腿扭一扭，都不是的。若能轉腿呀，即同如來。你腿都降伏不了嘛，打坐起來痠痛麻癢脹，叫做學佛？我說你把腿先修好再來學佛嘛。連個腿子、心都不能轉物，怎麼「即同如來」啊？這個地方都切實告訴你了。

那麼，阿難悟了沒有？還沒有。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

這一段話問的邏輯高得很哦，很嚴謹哦。所以阿難有時候裝小孩子問的話，小兒一樣的、小孩一樣隨便問，這個地方他又來了。

他問佛，世尊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好！他說你講的，這一個我們拿眼睛看東西來講，能見這個「見精」，你看注意啊，《楞嚴經》上佛講我們這個肉眼能看東西這個是「見精」。「必我妙性」，能夠看的這個見精所看這個作用，是我們生命的本性發出的功能，他說「今此妙性現在我前」。我們大家都有眼睛，都能夠看見啊，可見我們這個本性就在我們的前面了。

「見必我真」，假定這個本性，你老人家講無所不在呀。無所不在，就在我的前面也有、後面也有啊。「見必我真」，能見之性，那個是我們生命的真正本來，他說那我們現在這個身（身體）、這個心、這個思想，身心是兩種事哦。一個是生理的，一個心理的。他說那麼我們現在活到這個現象、這個生命，「身心復是何物？」這兩個是什麼東西呢？哪裏來的啊？佛說是見性變出來的，怎麼變成兩樣呢？一個是思想的，那個思想的在肉體上找不出來，肉體上可是又有思想的作用。他說「我今身心復是何物」？這兩個東西（生理跟心理）、感覺跟知覺兩個是什麼東西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而今身心分別有實」，而且現在，他說我坐在你前面，身體跟心裏的思想，這是兩回事哦。這兩個用我們的意識思想把它分得開哦，分別起來，實實在在有這個東西。我身體坐在這裏，屁股坐在凳子上，自己感覺到有個屁股有個身體坐在凳子；腦子在看書，我曉得現在自己在思想，這是兩樣東西呀！是「分別有實」啊。

「彼見無別，分辨我身。」他說那個見性啊，譬如剛纔我們講，現實一點講，我們大家坐在椅子上坐了一個多鐘頭了，這個冷板凳啊，雖然現在是冷氣機熱板凳，下面屁股上還流汗，不大舒服的，這是身體的感覺。思想看到前面，這是兩個東西。那麼你說這個都是見性來的，「彼見（這個見性、能見之性）無別，分辨我身。」他說找不出來在哪裏耶，在這個身體上也找不到，身體上不是啊。這是第二個問題。

「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第三個問題，「若實我心，令我今見」，照你老人家說，我們這個本心本性，使我們這個生命能夠看得見東西、聽得見聲音，「令我今見」，使我們現在起看見的作用。那麼，「見性實我」，現在我眼睛張開能夠看到字、看到書，也能看到你，這個見性應該說就是我的本有生命哦。那麼這個見性不在眼睛上哦，當我們眼睛休息了不看它時，「而身非我」，這個肉體難道就不是我啊？換句話，心跟物兩個怎麼樣是一體的呢？這兩個是怎麼樣分成二重的呢、變成二元的呢？怎麼樣又是一體的二元呢？他說這個道理在哪裏我不懂。他說如果照你那麼講，同樣犯一個邏輯的錯誤，「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他說那麼等於你剛剛罵我的，這個話請你老人家收回去。「先所難言」，你困難我、使我答不出來的，「物能見我」，外面東西你看它，它也看你啊。見性如果無所不在，那麼見性就在我的前面，它也看到我啊。我也看不到它，它怎麼看到我？而且我現在裏頭有個思想能夠想、身體能夠動作，他說這變成好多樣東西啦，怎麼叫一體呢？就是這個話。他說你老人家的話那也不合邏輯呀。

「惟垂大慈開發未悟。」他說我實在悟不了啊。同我們一樣，再也悟不了啦！他說我實在悟不了，你還要慈悲慈悲，再跟我們講。他耍賴，替我們耍賴，一步一步來。

【佛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佛第一個，這個論辯的邏輯很清楚，先把前提、主題先要解決了。他告訴阿難，他說你剛纔講「見在汝前」，那個見性就在你的前面，前面就是我們面孔這個前面。他說你這句話犯了邏輯上的錯誤。「見在汝前，是義非實。」這個道理就錯了！他說我沒有講過說見性在你的前面。本來嘛，佛的話上面原文裏頭都沒有，這是阿難自己又編了一套，吵架一樣，又抓到雞毛當令箭。他說你說無所不在，我認爲一定在我的前面，等於這個樣子。他說你講見性在你的前面，「是義非實」，這個「義」（這個道理）不對，不是真實的，你錯了。

【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有方所，非無指示。】你說這個我們眼睛張開看，能見的這個見精就在我的前面。如果真在你的前面，「汝實見者」，你當然看見嘍。那麼這個能見的見精「既有方所」，在我的前面，前面就有個目的了，有個地方、有個所在地。有個方向、有個所在地啊，「非無指示」，就可以指得出來，它在這裏、它在那裏，就應該可以指得出來啊。

【且今與汝坐祇陀林，遍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恆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着。】

這一段文字，我們現在簡略地不一句一句說了，這個文字很美的，要各位自己研究。他說，你說在我們的前面，眼睛張開看。現在你跟我倆坐在這個林園裏頭，祇陀園裏頭，在外面看看這個講堂外面，有樹林、有河流、乃至有宮殿，乃至上面外面看到太陽月亮，而且講堂前面對到恆河。你現在坐在我講臺的前面，他說你看看外面這些東西，種種的現象，暗的是樹林，發亮光的是太陽，擋住的是牆壁，看得通是前面的虛空。乃至前面一棵草、一棵樹，乃至一顆灰塵，大小現象不同，都有形象的。一指，都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形象。

【若必有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你剛纔講錯了。你說這個見精就在我們的前面，那麼同前面這些東西一樣，你應該手指給我看，哪個是你的見精在哪裏呀？能夠看見的見精在哪裏？那這就活見鬼呢，一個東西都沒有。他說你指出來看。

他說阿難你應當知道，【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注意喲！你們打坐有時候看到空空洞洞，「哎呀，我見到道了。」你見到道了，那就不叫做空了，那就沒有空了。等於有些人來說：「哎呀，我這幾天坐得非常好哇，清清淨淨啊，一念不生啊。」我說真的呀？真的一念都不生。你知道啊？「我知道一念不生。」你看，知道了一念不生，這不是一念了？！就是犯邏輯這個錯誤。他說你講空，既然看到了空，能夠看到空，那就不叫做空了，那就是有嘍！「何者是空？」哪裏還有個空呢？

【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何者爲物？】假使說前面物質的東西，就在這個玻璃缸上；既然變成玻璃缸，上面就沒有看見的精神。物質上面沒有精神，精神裏頭怎麼樣找物質？就是精神跟物質這二元，「何者爲物？」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他說你應該很仔細地解剖各種現象，分析出來這個精神、我們所見的這個作用、精神。這個眼睛能夠看得見東西，光明乾淨微妙，再講能見見性的見元、這個功能，他說你給我找出來。「指陳示我」，你說在前面，在哪裏？他說你帶領我去找。佛逗阿難玩，他說你帶我，我去找找看，是哪裏？是在哪個地方？「指陳示我。」

「同彼諸物」，你要同外面的這些物質一樣，你明白告訴我。「分明無惑」，你要很明白地告訴我哦，哪個是看見的精神？

這個地方只好留到了，我們時間到了。因爲我講累了，我看你沒有敲（磬），你閉着眼睛你不累，我累了，啊！

# 楞嚴經講座 十三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今天《楞嚴經》七十八頁原文，是繼續上一次阿難所問，佛說的見性（能見之性）究竟在什麼地方？那麼上一次原文，佛說的話我們已經講過了，現在是阿難再提出來。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洎恆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

阿難的答覆，他說現在我們坐在這個講堂裏頭，所謂重閣是文學的形容詞，是修建得非常好，建築非常好，重樓迭閣。這個講堂裏頭向外面看，「遠洎恆河」，平視、遠望這個平野裏頭，前面是恆河；抬頭看，上到太陽月亮；乃至手所指示，找一個目標，「縱目所觀」，「縱目」 把眼睛極力地向前面看。「指皆是物」，所指得出來、看得見的，都是物理世界物質的東西。「無是見者」， 這個裏頭找不到自己（見精）。我們眼睛看到一個東西，所有都是東西，換句話說哪一個是精神東西呢？精神跟物質是兩個東西，這個見精是精神的，精神是什麼？他說不像別的物質一樣能夠看得見。「無是見者」， 這個「是」啊，是指沒有這一個所謂真正的見。古文這個「是」是當「這個」。但是這一句話由古文變成白話，偶然讀錯了也沒有關係，意思一樣，「無是見者」，沒有一個東西不是東西，樣樣都是物質的東西，實在找不到一個精神能見的作用在哪裏。這是阿難的答話。

【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

這個話同我們的意見一樣。他說，「世尊！」就是加重語氣又叫了一聲，他說佛啊！照你老人家剛纔所講的，他說何況我們沒有成道的人，是有漏凡夫之身。所謂有漏，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有滲漏，並不是圓滿的，並不圓滿清淨，都有滲漏的。他說凡夫是有漏之身。他說何況我們有漏的「初學 」，我們剛剛來學的跟佛的這些弟子們，專門出家修道的稱爲「聲聞衆」，依佛的教化，因聞聲而悟道，所以稱爲聲聞衆。也就是說，有一個好老師跟到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所謂墨子的話，等於素絲染色一樣，跟到什麼人，跟好人就會學好，跟壞人也會學壞了。聲聞就是跟到好人跟到佛，因佛的音聲教化而修道的。但是沒有證道，沒有證到無漏果位。他說我們不懂，就是說何況有漏初學的身份，剛剛初學的人。他說擴大一點講，乃至在座的菩薩們，我相信他們也不能夠「於萬物象前」， 也不可能在萬有的物理世界這個物質的前面「剖出精見 」，他說他來分析一下看，大菩薩們智慧很大，他也不能夠剖析分析得清楚。

譬如我們看到這一個小鐘，鍾是東西，我們看到了。除了鍾以外，你的精神（看見的這個東西）不在鐘上面，可是在眼睛裏頭也沒有。他說大菩薩也找不出來，也不能夠「於萬物象前」，萬物的現象的前面，剖析出來這個精神、能見的作用。他們也不能夠「離一切物別有自性 」啊！他說大菩薩們也不能夠離開宇宙萬有以外、所看得到以外，他輕易把自己這個人這個生命能見的見性、這個自性拿得出來嗎？他說他們也做不到，不要說我們。這是阿難拉了這些大人、大菩薩們給自己壯膽的，他說不相信問他們。他們也做不到，不要說我們剛剛學的。

那麼，我們看佛的答話，【佛言：如是。如是。】你看，佛這裏整個地承認，他說是這樣，是這樣。佛承認阿難這一階段講的話，他說對，是這樣，是這樣。但是這是講，也就是等於我們眼睛看物理世界的東西，當我們看到一切的時候，找不到自己能見的這個自性，找不出來。因此唯物學者（認爲），除了物質世界以外，沒有生命的存在。這是阿難當時，我們曉得佛在世的時候那個時代的哲學。拿現在來講，如果有人說看到現像是現象，我腦子的反應知道東西，那也是物，這個裏頭腦神經也是物（細胞），也是物質的，除了物質以外沒有一個精神的東西。這個物質毀掉，這個功能毀掉了，就看不見了。所以都是物啊。沒有一個什麼叫精神的，更沒有個什麼叫自性的，講這一面。佛說：對的，你講的對。就是這一段話你講的對。

現在佛又轉過來，【佛復告阿難。】我們看佛經的邏輯，正面、反面，分析得很清楚，現在反一面來講的，佛再說了：

【如汝所言，無有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重複一道。他說你剛纔講的對，就像你講的一樣。實際上，在你們認爲，沒有一個能見的這個精神、這個非物質的見性這個作用，離開了一切物質世界別有自性，實在找不出來一個特別的、能夠單獨成立的這個自性，沒有，他說照你剛纔講的。這幾句話是重複阿難那個重點，等於我們說民主時候當主席的，這個人提出意見報告了，講了一大堆理由，然後你當主席在上面，已經很冷靜地聽完了，把他的中心扼要的幾句話就複述出來：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這個就是這個。把阿難的意思整個地濃縮攏來，佛就再講了，「如汝所言」，照你剛纔講的，「無有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找不出來一個能見的這個精神的作用，離開一切物質以外，沒有一個自性單獨地存在，是不是這樣？

那麼，【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好，阿難應該沒有答話，至少點點頭：是這個意思。他說那麼照你這個意思啊，「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所有一切，我們眼睛看萬物當中，這個看過了就沒有了，這個看的時候就沒有一個能見的精神這個東西了。他說照你這樣講，這個所謂能看見這個東西就沒有，空洞的嘛。當我們眼睛看這一面，有這一面；轉過來看這一邊就看這一邊，那一邊就沒有了。他說就沒有一個東西嘍。

他說好，我現在【今復告汝】，我再給你講。【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

佛馬上提出來一個反問的問題，這就是很高明的邏輯，你們諸位青年同學做教育的，他這個教育誘導法一點一點教得很清楚。他說現在我再問你，你同我（如來，佛的自稱），「坐祇陀林」，我們今天坐在這個林園當中這個講堂裏頭，在講堂裏頭透過窗子看外面，看一切的整個的園林、花園，乃至抬頭看天上的太陽月亮，「種種象殊」，我們眼睛看到各種現象各有差別。「殊」，特別的。人是人，人不是狗；狗是狗，狗不是牛；每一個現象都有它一個特殊的象徵，「種種象殊」，看萬物的現象，各有特殊的一個樣子。「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我們看東西的時候，看到人，這是我看到人。他這個人身上並沒有我的見精到他那裏去，我眼睛裏頭也沒有一個東西跑出來。他說「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我們指不出來的。假使指出來：我看到了這個佛像了，這指得出來；一指：這是一個佛像。但是佛像身上並沒有我能夠看見的這個作用的功能，精神並沒有在這個上面。當我們不看佛像了，佛像還是佛像，我們看別個地方又是別種現象了。所以「必無見精受汝所指」，可以接受我們把它指得出來的。他說你剛纔的意思。那麼我要反問你了，「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呢）？」

問題在這裏，注意喲，這個邏輯不是嘴巴上辯論，我們要談明心見性就要知道。他說剛纔講的，我們眼睛看一切東西，現象有那麼多的不同，在對方物理世界裏頭、現象界裏頭，看不出有我們精神能見的作用留在它那面。就在自己這裏也找不出來。因此我們可以承認，這個世界都是物理的世界，除了唯物以外，沒有個精神的作用。所以我們講精神作用是人爲的、假想的，唯物學家這個學派他是那麼講，我們這個生理能夠思想的，這也是唯物的作用出來的。假使這個物質死了，身體也是物質，思想都沒有了；除了唯物以外，沒的一個唯心的東西。那麼他說，現在你也認爲是這樣看，除了東西以外，找不出一個「見精」、能見的東西哦。哎呀，他說有一個道理擺在你前面你就不懂。佛沒有那麼說，如果我們把它變成白話說得清楚要加上，佛還要感嘆：哎呀，真是，有一個很明顯的道理，再告訴你，你還是不懂。「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啊）？」他說你想想看，當我們看到佛像，你眼睛看到佛像的時候，你這個見性的作用就在這裏。這個裏頭，當我們轉過來看一條牛的時候，見性就在這個牛上，我們就知道這個有牛了，看一個人就知道人，他說哪一樣又不是能見起的作用呢？你說沒有，哪個地方又沒有呢？沒有它，死人看東西他就不知道了。

當我們活的見性透過這個機能，腦子啊、眼睛啊，透過這個工具，「發明此諸物中」，所有的物象裏頭，「何者非見？」哪一樣東西沒有我們的見性在啊？都有啊。當你看見的時候它就在那一邊起作用，何者非見呢？他說你找找看。

那麼阿難答話了：【阿難言。我實遍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爲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

阿難的話沒有完，我們先把它切斷，因爲這個文字翻譯得太美了，也組織得太嚴謹了，大家讀多了就會記不得，讀了下半句，忘記了上半句，就糟了，所以把它切斷。阿難說，對，我老實說「遍見此祇陀林」。對呀，我眼睛一提，整個的公園建築，外面的佛像統統都看見了。「不知是中何者非見？」看到的東西，就用我的精神活着就能夠看見啊。他說哪一樣沒有我的能見的在呢？處處有我能見的在啊、「何者非見」啊？「何以故」呢？他說，什麼理由啊？

「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當我們看到樹的時候，知道是樹，可見我們這個見性到樹那兒，跟樹兩個一相對：哦喲，這是一棵樹。當我們知道它是樹，我們的見性已經起了作用。所以「若樹非見」，看到樹的時候，說這個上面沒有我們見性啊，「云何見樹？」我們怎麼能夠看得到樹呢？「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果說樹就是我的見性，那還叫做樹啊？那就叫做我了。樹是樹，我是我。

這個文字你看，我們諸位同學學科學的，我常常說，所以現在教科書的化學物理這些課本啊，翻得學生讀科學都沒得興趣，文字沒得文學化。有本事啊，把教科書自然科學的變成文學化，嘿，那中國青年人個個都是科學家了，因爲中國民族喜歡文學。不過現在的文學也沒有了。像這些是文學境界。你看一個文學的筆法寫出來，那麼高深邏輯的東西，哲學科學的東西。

「若樹非見，云何見樹？」當我們看到樹的時候，這個上面沒有我見性作用，怎麼知道它是樹呢？「若樹即見，復云何樹？」如果說樹上面看到樹，樹就有我的見性，那還叫做樹？叫做「我」了嘛。那就叫做見性了，那不叫做樹了。樹是樹，見是見。

「如是乃至」，照這個邏輯，「如是」是這樣，推理下去，「乃至」擴充下去，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乃至若空非見，云何爲空？」當我們抬頭一看虛空的時候，就看到了這個虛空，虛空就是我們的見性所發現的作用。他說虛空假使沒有見性啊，「云何爲空？」那我們怎麼樣看得到虛空呢？「若空即見，復云何空？」假使虛空就是見性，那還叫做虛空？那不叫做虛空了，那就叫做是我的東西在那裏了，不叫做空了。

【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他說佛啊，你剛纔說對了。所以我又想、想、想，想了半天，這個萬有世界所有的現象裏頭，你仔細、很細微地去研究、去找、去開發、去明白它，「無非見者」，當我們眼睛看到那裏，這個見性就起作用了。他說沒有哪一樣不是見性的作用，處處都在。

上一段，上一個禮拜起我們停留住的，佛把阿難帶領，他說你去找明心見性，見在哪裏？到處都沒有。阿難說對對對，沒有，什麼地方都沒有。現在他又把他帶一圈帶回來，他又說哪裏都有。他說對對對，哪裏都有。就是那麼一套。哎，這是什麼道理？上一次講的是無所在，現在講的是無所不在。注意。

阿難答覆了這個話，就是簡單一句話：「對對對，哪裏都有。」「佛言：如是如是。」 嗯，對，對，你說的對了。

這一下佛不講話了，他說「如是如是」，對了，你說對了。大概佛也講累了，把嘴就閉着了。

【於是大衆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所守。】

這樣一來，好了，「於是大衆（在座的）非無學者」，沒有達到無學地，修行沒有達到無心地，所以唐代那位詩僧貫休說的：「修行不到無心地，萬種千般如水流。」做有爲工夫都是空事。「修行不到無心地，萬種千般如水流。」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無學位是佛學的最高的果位，大阿羅漢們已經修行到達無心之地，這就叫無學位，不需要學了。不然，乃至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等等，沒有證大阿羅漢以前，都還在有學位。這個學位不是我們的學位了。

所以佛講了這個話以後，「於是大衆非無學者」，一般沒有證果位的這些人，聽了佛這樣一來，「茫然不知是義終始。」白聽了。

你看佛在現場說法哦！不像我們，我們是根據經典來，在這裏摳文字。佛現場說法，沒有文字，就是講話哦，記錄下來的東西叫做經典。經典就是當時的對話記錄下來的，也可以說是個對話錄，佛的說法一個對話記錄。

你看佛跟阿難討論到現在，當時了不起的人，沒有證果位，聽了都不懂。一下說什麼萬象裏頭沒有見，一下說萬象裏頭何處非見呢，處處皆有我們的見性。阿難一下跟着「對對對。」這一下又「是是是。」搞得莫名其妙，所以大家聽得也莫名其妙。「不知是義終始。」不懂得佛（所謂「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個道理是講些什麼啊？究竟萬象裏頭有見性、無見性？物質裏頭有沒有精神作用？精神跟物質這兩元是不是一體的？搞不清楚了。「一時惶悚」，大家聽佛講了半天啊，慌了，心慌了。爲什麼慌啊？因爲他們都出了家學佛的，那我還學了半天，那還學個什麼啊？！你講的話我都不懂嘛！「惶悚」就白乾了，這個事情很嚴重啊，所以「一時惶悚。」「失其所守。」自己平常用工夫的這個成績，自己認爲了不起的，拿到雞毛當令箭，有一點境界的，這一點境界都掉了，給佛這樣一講都不是嘛，那都是你心意識自己的假設嘛。都是你的假設有什麼用？就搞不清楚了。

【如來知其魂慮變懾，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衆：諸善男子！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妄，非末伽梨四種不死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哀慕。】

這個大家聽了，佛也不說話啊，大家也傻了。大概如果演成電影啊，滿場的那些修道的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這樣的表情：怎麼辦啊？這個東西危險啊，這跟了半天，跟了那麼多年，我們都白玩了，跟到他玩個什麼啊？！所以如來（佛）知道了，「知其魂慮變懾」，曉得大家心裏頭很驚慌，魂都掉了一樣。本來以爲自己有功夫了，氣脈也打通了的，頭頂也發光的，覺得了不起，這一下都完了，那些都是假相。大家都慌了。

那麼，「心生憐愍」，佛起慈悲心，因此他又開口了。「安慰阿難及諸大衆」，佛說，「諸善男子」，他說你們諸位，「善男子」是佛的謙虛，你們大家諸位善男子，大家好人，全體好人。他說，「無上法王」，是佛，佛稱法王，一切萬法裏頭是最高的，所以佛稱「法王」。等於我們中國文化裏頭稱孔子爲素王，是一樣的。素王，沒有土地、沒有權力的，萬古千秋，永遠受人崇拜的，不是利害關係的，所以孔子稱「素王」，白紙一張，一個人頂天立地，同佛稱「空王」一樣的。佛也稱「空王」，也叫做法王。他說，「無上法王」，一個成佛的人，絕沒有打妄語，他說你們不要聽不懂，以爲我上面亂講。

「如所如說。」四個字注意。一切佛，「如所」，照那個實在的是怎麼樣，就講怎麼樣。「所」，所講的、所看的、所指的，是茶杯就是茶杯，是毛巾就是毛巾，這就是「如所」，是什麼就是什麼。「如說」，實實在在地看到什麼講什麼，自己沒有證到的事情絕不吹牛，絕不講假話。如所如說，老老實實，不誑不妄，不騙人，不講假話。

佛法不是一般末伽梨等外道的法門。印度各種外道很多的辯論，這個地方我們跳過去了，那麼要介紹起來，等於在講印度哲學的課，那一講沒有完了，起碼要一年了。他說不像其它外道們，都是有很高的邏輯、論辯，沒有真實的東西。他說我講的話「汝諦思惟，無忝哀慕。」叫大家好好用功，你想一想，參！就是後世禪宗所謂講「參」，你們好好參一參去。你們仔細想一想，「無忝哀慕」，用不着在那裏難過，掉下眼淚呀，掛着一個臉哪，好像掉了東西一樣。他說你仔細想一想。

這個時候引出了一個人，另外一位主角出來了。本來是阿難的事，這一下大乘菩薩、首座菩薩，是七佛之師，佛的老師文殊菩薩出來了。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衆，在大衆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衆，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那麼先切到這裏。

這個時候文殊菩薩到底是大教授師，在佛的弟子裏頭的身份，大乘菩薩裏頭的阿闍黎、大教授師。在大乘菩薩裏頭，他另一個身份是法王子，除了佛以外，他可以繼承佛說法的，等於世間的國王、皇帝的長子、太子，是一樣的，法王的太子，所謂稱爲「法王子」。那麼其它的經典也稱他爲「文殊童子」。童子並不是他年輕哦，因爲大乘菩薩修學到達八地菩薩以上的，都稱「童真菩薩」，到達第八不動地以上的菩薩，都稱爲童真菩薩，都可以稱童子，因此觀音菩薩也可以稱觀音童子，普賢菩薩也可以稱普賢童子。不過一般習慣都稱「文殊童子」，其它的諸大菩薩不大喜歡用這個名稱。

所以文殊菩薩是大乘菩薩裏智慧第一，他當然懂了，他是故意代表我們不懂的人。他一看這個冷場了嘛，像演戲一樣不對了，這一班人傻了，他只好站出來代表大家。「愍諸四衆」，他可憐大家不懂。這四衆弟子：出家的男的比丘，女的比丘尼，在家的居士、女居士等。「在大衆中，即從座起。」他站起來了，到佛前面磕個頭，以禮貌要請問、請法。「合掌恭敬」，自己合掌，很恭敬站在一邊而向佛說。

「世尊。此諸大衆」，注意他的話，「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他說你老人家慈悲，他們大家不懂一個道理，不懂你講的那麼清楚，開發、說明兩種道理，正面、反面：「精、見、色、空」。不是四個字兩組哦，不是「精見」一組、「色空」一組哦！是一個字一組哦！精對見、色對空。可以說四個字一組。也可以說兩個字一組，「精見」，就是我們看見這個作用，我們這個見性，人爲什麼睡覺了、死了就不能看見了，看不見了？這個見性究竟唯物啊、唯心呢？再進一步說，媽媽沒有生我以前，我們看見看不見呢？在孃胎裏頭看不看得見呢？告訴你，看得見。胎兒也在看，看自己裏頭的境界。所以，叫做內觀、內視，見性還在看。人在做夢還在看呢，在夢中還是看見東西。這個見性生前、死後。這個精魂、這個精神作用，能夠同物質的關係，「精見」；「色空」，色就是一切物質，色法；空，物質沒有了，空的境界，虛空。他說大家不懂這個道理。換句話，一個空的一面、同有的一面，怎麼樣是精神作用？怎麼樣是物質作用？精神跟物質作用兩個二元一體，空跟有也是二元一體。不是說離開有以外才得一個空，空就在有中。所以大家求空並不需要離開有，離開有求一個空，那個空也是有啊，要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他說你老人家講了半天，大家不懂你開發明白二種（正反兩面）「精見色空，是非、是義。」是的；非，不是的；不是的、就是的，他說這個不懂。這個話是難懂，是的，「非」不是的，「是、非」；「是義」，不是的、就是的。他說他是不懂，哈哈。

你看這個中國文字啊，寫佛經，哎呀，看了真佩服啊，這個中國文學方塊字，這個文學玩得確實……我這個口頭語啊，這個「玩」字講慣了，因爲我看世界一切都在玩，遊戲三昧，所以我「玩」字是講得，這個文字真正是到了最高明。「是非、是義」，換句話說你這樣讀法也可以，「是非、是義」，是的、非的，究竟哪個對呢？他說他們搞不清楚了。照這樣一解釋呢，白話你這樣一翻嘛就明白一點。如果照真的古文一個字一個字來，「是」是的，「非」不是的；「是」是的，不是的這個就是是的——不曉得講些什麼。文殊菩薩講到這，沒有完。

【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非是疇昔善根輕鮮。唯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好！文殊菩薩果然大慈悲。他說佛啊，剛纔你對阿難講的，把他辯的昏頭昏腦，不但阿難昏頭了，大家都昏頭了。文殊菩薩出來說，世尊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正如你老人家講的，我們眼睛前面看到物理世界一切的東西，前面所有所看到的前緣。緣是緣，不是因哦，所有萬物皆是緣。我們看見、或者我們去想它，因在這裏。所以因、緣是兩回事，這個因緣，講到因緣時候再來解釋，下面馬上到達因緣的作用了。他說所有前緣，擺在我們前面的，「色空等象」，一切的物質（就是色法），我們現在叫物質，佛學叫色法。他說一切的物質乃至於空（虛空）。虛空也有現象啊，我們抬頭看到虛空什麼都沒有。他說，前面這一切的現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你說物質世界裏頭，哪裏都有我的見性在內。他說，當我們看到什麼，見性是什麼，應該指得出來啊。應該我們找得出來，喏，這個不是你的見性嗎？譬如現在看這個杯子，這個是杯子、是物質，大家看見了，那麼多人都看見了，這個上面沒有那麼多見性啊！假使有，我這樣一抓，把大家的見性都抓扁了。他說指不出來呀！就是物象上面，有我們的見性，「應有所指」，應該指得出來。拿現在的觀念，拿科學來講，拿證據出來。應該可以證明的呀，「應有所指」。

但是，話又說回來，「若非見者，應無所矚」啊！你說萬物的前面沒有我們看見這個能夠見性這個精神作用的話，那就看不見啦！我們精神不去看的話，那個物象擺在那裏，青的是山，綠的是水，同我什麼相干啊？我沒有看見啊。我沒有注意它，就看不見嘛，對不對？他說如果沒有我們的見的話，「應無所矚」，那就看不見啦。所以你說有啊？還是沒有呢？

「而今不知是義所歸」，他們大家同我們一樣，他說我們現在就是不知道，這個佛法這個最精要的道理，是義，這個最精要的道理，「所歸」，究竟在哪裏？「故有驚怖。」因此大家害怕了，覺得我學佛都學不對了，都白學了嘛！

他說這個道理啊，「非是疇昔善根輕鮮。」文殊菩薩給大家講一句臉上貼金的話，他說這不能怪他們前生根器不好啊。他說實在是道理太高了，他們都很乖啊，智慧都很高的啊，只是你這個道理講的太高了，不能怪他們多生多世沒有修持，善根太輕了，他說不是吧。實際上文殊菩薩也罵了人，他會講話。就是說，他們爲什麼聽不懂呢？前生沒有修，沒有智慧，所以嘛蠢蠢的……不過他也轉一個彎，就變成不罵人了，這個叫做罵人的藝術。他說你不需要怪他們前生善根輕薄啊！你還是要講。哈！

「唯願如來大慈發明」，他說希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再進一步給大家說明。

「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物理世界的各種物象、各種東西，同我們能看見的這個見性，這裏沒有講見性——見精，這個精神的作用，物理跟精神的作用。「元是何物？」它的根根，物質跟精神兩個的根根，原來是個什麼東西？這個「物」不能作現在的文字，不是現在看到「物」字就當物質的世界、物質這個觀念來看。這個文章是唐朝翻的，那個時候物就是講「這個東西」。是個什麼東西呢？

「於其中間無是、非是。」在精神跟物質的中間，這二元一體的中間，「無是」，沒有對；精神裏頭沒有物質，物質裏頭沒有精神。「非是」，都是，精神裏頭也有物質，物質裏頭有精神。「無是」，沒有哪一樣東西不是，沒有哪一樣東西是。這「無是非是」，哎呀我的外婆啊，這個中文給他這樣一應用啊，所以後人讀《楞嚴經》叫做「愣嚴經」，愣住了，腦子越讀越愣。其實文章是真的好啊。你把它讀懂了，會讚歎自己民族的文章，「無是非是」。不過你不要輕視了外文哦，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它的文藝境界都有很高明的哦。你不要認爲「YES」「NO」那就叫做文學，那是講話，那叫做「宰羊」、「莫宰羊」、「相同的」！「趕快」也可以把它變成文學，就是看你的，這就叫什麼了？文章寫不寫得好，要修行來的哦！叫做「文字般若」，五般若裏頭的一種。實相般若，明心見性；文字般若，真明心見性了，他的文章境界自然就會好，智慧開了，自然的，真的不要你學的，不會寫的東西會寫，即使科學不懂的你看了也會懂，那就是文字般若開發了。境界般若；方便般若；眷屬般若。那麼真悟道了，智慧成就了，這五般若一時都來了的，不是次序而來的哦，就有那麼厲害。所以般若波羅密多的法門，就是見性、成佛。

現在，文殊菩薩替我們大家講了話了，提出來要求了，他還爲我們跪在那裏、站到等的。

【佛告文殊及諸大衆：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並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這個明心見性在這一段文字寫得清清楚楚哦，要大家真的要諦聽哦，諦觀哦，仔細去想。

佛答覆文殊，佛告訴文殊菩薩及諸大衆，當然目標是跟文殊菩薩在對答、在對話，對到文殊菩薩講話，實際上精神是照顧到大家的。我們引一句不恭敬的話，等於《西廂記》上說的，「打丫頭，罵的是小姐」。他指着文殊菩薩講，實際上對着大家講。所以這個文字的精神在這個經典也描寫了。「佛告文殊及諸大衆」，他怎麼說？

「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並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 」

這一段要注意喲，這幾句話特別勾起來哦，要揹來哦，揹來一生受用不盡。假使揹來當咒子念，死後決不墮落，我可以保證。你們如果墮落了，下十二層，我下十九層，你們下十八層，我下三十六層，不能隨便說的哦，說笑都不可以喲，所以真的。記住啊，這是佛的精要。你要真正當咒子一樣念，你一定會成就的。

怎麼樣說法？「十方如來及大菩薩」，十方三世一切佛，以及一切諸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在他自己成就、成佛、成菩薩，自己永遠住在——那已經不叫定了，我們普通人想修定，普通人打坐不算入定哦，打坐是練習習定哦，打坐的目的是先求止哦，把這個念頭求止。止了以後再來起觀。也可以說止中再來起觀，觀中有止，止觀到達了纔是定境，那個才稱定。還不稱「住」。不需要去定它，不要用力用功了，不用心了，自然而然，隨時隨地都在這個境界裏，那叫做「住地」，比定還要超一層了。你不要認爲盤個腿打坐，我也在住在三摩地中，你那個什麼地呀？你那個「莫得」地。

「十方如來及大菩薩」，這個自住三摩地是什麼？自性住，住在自性的，一切衆生皆有，自性本來是佛，住在自性的（自己的本性）三摩地。「三摩地」是翻音，梵文的翻音，我們漢代初期的佛學翻譯不叫三摩地，叫三昧，簡稱，就是三摩地。三摩地的意思是定慧等持。密宗呢，叫做悉地，也叫悉曇。悉地、悉曇，都是這個東西，沒有兩樣東西。不過宗派不同，地區不同，應用不同。你看你們念準提咒啊，「稽首皈依蘇悉地」，就是本性自性地中。他說一切佛明心見性了，住在自性三摩地中。後來我們禪宗祖師們不採用梵文的名稱，叫什麼？禪宗術語四個字：本地風光。大家都有，個個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所以叫本地風光。他說，住在自性三摩地中。

注意啊，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住在自性的本地風光三昧中。「見與見緣」，見：能見的，這個能見的；見緣是所見的。能見的與所見的。譬如你們打坐唸佛，唸到閉着眼睛來講，我們講小一點，講大的聽不懂了。你們有些打坐唸佛，「阿彌陀佛」念得昏頭昏腦也好，三摩地也好、「兩畝地」也好，不管了，反正念到「哦……」有時候滿清淨的。清淨也是緣哦，你自己感覺到「哦，現在空空洞洞。」這個裏頭就有見與見緣，你能見的見到現在這個清淨、空洞這個境相，這就是見緣。或者，你看到佛菩薩的像，這也是見緣。你那個能見的見到，「嗯，我看到佛菩薩了。」兩個東西。懂吧？必須要搞清楚哦。所以我叫你們自己眼睛閉起來，比較容易懂。因爲再一看外面，境界大了，你自己又變成「愣嚴經」愣住了，看不懂了。「見與見緣」，他說我們能見的，以及所見的，在佛的境界裏頭。

「並所想相」，也是兩樣哦，也用眼睛的。你觀想一下，我觀想「阿彌陀佛」，你不要觀想佛像，觀不出來的。四個字總會寫吧：「阿彌陀佛」。你腦子裏想一想，「阿」，你看：耳朵，一個口字，就寫出來嘛。這就叫想，想出來這一個字叫想。想一個字，在我們把它定住了，「阿」字放在這裏，也叫修止啊！定不住哦。「阿彌陀佛」四個字，想出來都擺在這裏，你定住了也行嘍。但是這個想出來觀出來的，一切觀想起來，這個是想，思想出來的。既然思想得出來，就有我們思想出來這個境界，這個境界就是相，所以「想」、「相」，兩回事。想是思想，相是現象，就是境界。這幾句話要揹來喲，現在我一點一點解釋完了。

「如虛空花，本無所有。」他說在佛菩薩的境界裏、見道的人的境界裏，能見與所見都是虛空中的花朵一樣，了不可得，本來都是空的。本來空哦，不是你去空它哦。你不要上座：「哦喲，我現在把它空了。」那個空不是你去空它哦。「我現在把它空了。」已經不空了，有個我在了，不叫做空嘍，空是來空你的哦。你看我們大家活了二十幾歲也有，六七十歲也有，在坐大概還沒有九十歲的，活了幾十年了，你看，你所有的思想感覺，你空不空啊？你想拉都拉不回來啊，它來空你的，不是你去空它的。自性本空。

所以他說「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並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本來就沒有。所以禪宗六祖悟道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它沾不住的。「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本來就沒有。就是這個道理。

下面，最重要的一句。上面這個講的很清楚了，佛在這裏指示的非常明白了。這不是我說的，是佛說的，你們注意喲，尊重佛說的話。下面：「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

他說你要知道，能見的（「此見」，能見的），「及緣」以及外面所見的對象；能見的自性以及所見的對象，本來都是一體，心物一元，本來就是菩提妙淨明體。菩提是自性、自悟、自覺。誰都沒有迷過，本來就是菩提，每一個都清淨、都悟了的。他說本來就是菩提的本身；本來是妙不可思議；本來就是乾淨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沒有染污的；本來就是淨土；本來就是光明之體，心物一元。「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你要懂，心物本來一元的，空有也是一體，本來就是這個東西。所以《金剛經》上說：「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來也無所從來，死了沒有真死，來了沒有真來，所以叫做如來。所以在這個中間，你們爲什麼還要找一個哪一樣又是的？哪一樣纔是對的？哪一個又是不對的？換句話，爲什麼在這個中間，還要起分別心的作用呢？如果當下不起分別，就是了嘛！愣頭愣腦就是楞嚴了，一愣就過去了嘛。

你說有些人還問我：老師啊，我用功有時候到達很愣頭愣腦的，不曉得愣頭愣腦那個對不對？我當然說不對嘛，爲什麼呢？等於你要走私，到海關的時候嘛，過關已經過去了，官員又沒有檢查你，過了關了，自己裏頭又夾帶有一點走私貨，回來就問我這個看海關的事：你給我檢查看哦，剛纔我拿過去了，我沒有偷帶東西，不相信你再看看。我倒要檢查檢查。所以你這個愣頭愣腦不要問了，一愣就過去啦。

「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不要起分別嘛。

【文殊！】佛說，叫文殊的名字。【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佛舉一個例子，他說文殊啊，他叫文殊菩薩名字。我們現在問你，你名字叫文殊，對不對？——對。你就是文殊，我叫「文殊」就是你？——是。再沒有第二個人叫文殊了。他說是，就是我，文殊就是我，我就是文殊。就是這個道理嘛。你說是兩樣嗎？是兩樣，「文殊」是兩個字，同我不相干啊。可是這個東西后來變成我的名字，「文殊。」「哎。」就來了，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所以「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啊，你不要起分別嘛。

那麼，佛說了，你就叫文殊，文殊這名字就是你，再沒有第二個文殊。所謂自性，自性本來在這裏嘛。除了這個以外，再沒有另外。大家打起坐來，拼命把兩腿一盤，還要問：這個腿呀，這一隻在上啊，哪一隻在下？哪一個纔好，功德大一點？管他呢，兩個都是肉腿，道也不在腿上、這個手印好啊，那個手印好？都是手。你沒有手，兩隻手如果剁掉了就不能成佛啦？！那是手嘛，那同你什麼相干啊？！所以打起坐來盤好腿，「嗯，不要吵，我現在求空。」那已經不空了嘛。他說你自性自住三摩地啊，本來沒有動搖過，你何必於中求有是非是？等於你是文殊，再沒有第二個文殊。

文殊菩薩一聽，他說【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文殊菩薩說「對。」我就是文殊，除了我以外，沒有第二個叫文殊。文殊就是我，我就是文殊。「何以故？」什麼理由？

【若有是者，則二文殊。】文殊是名字啊，我是我啊，另外還有個文殊啊？好了，那變成有第二個東西，出來三樣了。

【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但是文殊菩薩說，我現在站在這裏，你叫「文殊」，我就會答應，這就是我，我就是文殊。他說中間沒有哪個是、哪個非，就是這個。這是文殊菩薩出來證明。

注意喲，這一段，那麼我亂七八糟這個人，我是教書的，同這些都不相干。不過可以給你補充一下。

上面佛說的，自性在哪裏？無所在，無所不在。就在你自己那裏。分別的也是他，不分別也是他。

那麼，古人禪宗有個公案，有一位禪師，你們去注意注意啊，這叫參禪了，參參這個公案看。有一個人，問這一位禪師，你把佛法修行的捷路（徑），就是走捷路的大要，明心見性的大要告訴我，好不好？這個禪師說好，他說那也很容易。他說那請你說。這個禪師怎麼說啊？他說有一個房間，有六個窗子，眼、耳、鼻、舌、身、意，六個窗子。中間有一個猴子，這個猴子關在這個房子裏頭，這個房子有一個窗子。他說外面啊，你在那一個窗子來叫猴子，猴子在裏頭「哦！」就會答應了，隨便你哪個窗子來一叫，它都會答應。你在六個窗子一起叫，猴子「哦！——」這樣轉過來，它也會起作用。你懂不懂？這個人說：好，我懂了，悟了。

我們這個心就是這樣，眼睛要看的時候，所以《西遊記》把心變成孫悟空變成猴子，眼睛就起作用了；耳朵要聽的時候，耳朵就起作用了；腳要走的時候，兩腿就起作用了。心一動，一個房子裏有六個窗子，中間關一個猴子，哪個窗子裏叫這個猴子，猴子裏頭都會答應了，起反應作用。六個窗子一起叫，這個猴子在六個窗口都答應了，「哦！——」轉一圈就是了嘛，轉得很快。懂了。但是懂啦？哎呀，他說我問你，裏面猴子睡着了，外面猴子還要叫，這個時候怎麼辦？問題來了。

裏面的猴子睡着了，譬如我們等一下回去，十二點以後，天氣熱，至少兩點鐘以後一定睡覺了嘛。裏面猴子睡着了，外面猴子還在叫，他說這個時候怎麼辦？這位禪師說：「哦。」這個時候啊，此事啊，這一件事啊，我告訴你，等於什麼？你們注意啊，等於蒼蠅在蚊子的眼睫毛上做個窩。你聽哦，等於蒼蠅（蒼蠅那麼大，蚊子比蒼蠅更小哦）在蚊子的眼睫毛上。蚊子的眼睫毛我是沒有看過了，哈！那要顯微鏡來看。蒼蠅在蚊子眼睫毛上做一個窩，然後在十字街頭大叫。你注喲，然後它這個蒼蠅還在十字街頭大叫：「土曠人稀啊！」這個土地太廣了，像巴西一樣，像美國那些沒有開發的，土太廣了；人稀，人太少了。「土曠人稀。」這就是禪宗。

一個房子裏頭六個窗戶我們容易懂，一個猴子在裏頭，我們的心。哪個窗子一叫，猴子在裏頭答應。睡着了，猴子睡着了，即睡着了無夢無想時，我到哪裏去了？就是這個。你這個做主的到哪裏去了？這個要參了！

等於蒼蠅在蚊子的眼睫毛上做一個窩，在十字街頭大叫：「土曠人稀」。誰能夠答得出來嘛，可以說通關，海關的第一關通過！只是通過第一關哦，後面還有好幾關。

現在我們迴轉《楞嚴經》的原文。剛纔文殊菩薩答覆了，「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他說在這個中間，文殊就是我，我就是文殊，沒有哪個叫是，沒有哪個叫不是。沒有這個分別作用。

【佛言。】佛說了。【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

佛在這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講的很清楚。文殊菩薩答覆了以後，佛說，「此見妙明。」你們不是要求自己明心見性，眼睛是看的作用，那個能看的見精是什麼啊？這個見精就是心的作用。此見極妙，極光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但是，它是本來空的。空並不是有一個相，有一個空相就是不空了。他說本來就空的，「亦復如是」，一樣的，同空一樣。「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叫我們自己要了解自己此心哦。你這個本心本來就是妙不可言；就是光明；就是自己有覺性的；就是本來乾淨、本來圓滿的真心。你不要被自己妄想矇蔽了。

「妄爲色空。」一有妄想起來啊，它就變成兩層作用了。「色空」，物理的、同精神的。色與空，兩層作用的。

「及與聞見。」再擴大的呢，這個猴子等於六個窗子一叫啊，耳朵這個窗子叫它，它就聽見，眼睛又看見。見、聞、覺、知，《楞嚴經》始終有四個字「見聞覺知」，眼睛看見，耳朵聽見；覺就是感覺，身體上生理有反應，感覺；知是知道，思想。他說我們這個自性一起了作用以後，就有見聞覺知。見聞覺知同那個本體的功能有沒有關係呢？見聞覺知如第二月。

上次《楞嚴經》 佛說過，第二月並非月影哦，是分化出來的，不是影像哦。是精魂、精神的分化出來，「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你不能夠說不是月亮，不是第一個月亮本來來的，它就是月亮，第二月也是個月亮。「又誰非月？」都是月亮。所以凡夫的心光同聖人的心光，以及我們對面的心光，光光相照，都通的哦！如第二月，並非月影。上一次講過了。

【文殊！】他又告訴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裏無雲萬裏天。」就是這樣。所以只有一個月，這個月亮，千江有水千江月，都是第二月，不是月影，也是月影；也可以叫它是第二月。這個中間只有一個月亮是真的。等於我們一個電燈泡，放在一個四面八方的玻璃鏡子裏頭，再一看四面八方鏡子裏都有電燈泡、電燈的亮光，這個裏頭只有一個是真的。可是你不能夠說那個玻璃鏡子裏的亮光不起作用哦，它反照出去一樣的透亮的哦。照光的力量、反射作用也很大的。要研究研究我們自己生命就是這樣。他說只有中間這一個。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你不要認爲這個是月，那個不是月啊，都是月影。但是同一個月，一個本源的功能，本源只有一個。

【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爲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是以」，所以，你現在能夠看見物理世界一切現象，「與塵」，與一切物理世界物質的作用。「種種發明」，各種智慧的開發、明白，他說我說都叫你們是妄想。實際上這個妄想也是真性發的作用啊，不要佛說這個是妄想，你們一聽，把妄想看成仇人一樣，就把它丟了。佛沒有妄想他能夠說法嗎？不過，在悟了道的人不叫妄想了，那叫般若，方便般若。沒有悟道的人啊，般若也叫做妄想。就在這裏，就在這中間的差別。

所以他說，你現在給大家所建的種種發明，名字叫做妄想。既然在妄想，就是分別妄想，不能夠在這個中間說這個對、那個不對。

所以你要懂，「由是精真妙覺明性」，我們這個本體心，明心見性成佛的本體，「精真」，這個最妙的，使我們能夠成佛的、自己證得菩提覺悟的，這個本妙明性，也都是這個作用、這個本體的作用。所以，才使你們（故能令汝）「出指、非指」，指出來：這個肯定這樣是對的；「非指」：否定哪一樣是不對的。你的肯定、主觀成見，與客觀的肯定，其實都是妄想。不過，如果懂得妄想也是自性所發生起的作用，那就不能說你不對了。是這一段。

這一段佛說的，很直指的，現在我們要翻過來四、五章，要到九十頁了。那麼講到這裏，阿難就提出來了。這一段上面特別要注意啊，我們《楞嚴經》開頭到剛纔講完這一段，諸位啊，要百讀不厭，讀一百次一千次。不光要敲木魚念過去，不算哦，硬是一句一句要把它讀懂。敲木魚的作用是警覺你不要昏頭昏腦，不要愣頭愣腦，使你腦筋清醒。所以「啵！啵！啵！」那個魚啊是不睡覺的，據說，眼睛永遠是瞪着的，叫我們不要昏頭昏腦，所以佛教採用木魚「啵！啵！啵！」。結果我們敲木魚念成「啵！啵！啵！啵！阿彌陀、陀、陀、陀」，腦子都沒有思想啊，已經在睡覺啦，失去了木魚的作用。

所以你要念這個經啊，要用你的智慧，百讀不厭，不要隨便念過去。成佛有餘。太多了，可以一個人成十個佛了。上面最重要。不過每一句都重要。下面是開始分析了。（引磬響）

# 楞嚴經講座 十四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這個《楞嚴經》是九十頁，接着上一次討論的這個見性、能見之性，就是我們這個生命的本體這個問題。那麼上一次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所講的，就是一個現象界同本體關係的論辨。一般人錯認了，把所有的現象、作用當成了本體了。甚至於說有一點清淨，清淨也是一個現象。那麼，佛所討論的就在這個地方。這個重點現在再繼續下去。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與先梵志娑毗迦羅所談冥諦，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遍滿十方，有何差別？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爲大慧等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彼境界。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羣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

這是阿難提出來的一段要問的問題，三個問題，中間有許多是申述理由的。阿難對佛講，他說：「世尊。」這是尊稱。「誠如法王所說」，誠然，照你（佛）前面所講的話，「覺緣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他說照你這樣講，我們這個本覺、自己的覺性，能夠一切見聞覺知，眼睛看得見、耳朵聽得見，身體有感覺、能夠知道思想的，這一切根本的作用，本來無所不在，遍滿十方，本來是不變的。雖然有萬象的變化，它本體是不變的。「湛然常住。」「湛然」是形容，清清淨淨的，隨時都在那裏。現象儘管有變化，它不動。那麼，所謂見性，這個覺性是不生不滅的。他說剛纔你所講的是這個意思。先把佛上面講的，我們上禮拜一所討論的到這裏爲止，他把它歸納起來，這幾句話。

他說根據你所講的這個道理，那麼同印度過去所有的外道。印度很多宗教，婆羅門教，現在所謂印度教，（是）婆羅門教的演變起來。這各種的哲學的學派，所謂「先梵志」，是婆羅門教的一派；裟毗迦羅這一派（這是他們一個祖師爺的名字）所談冥諦，宇宙生命同我們生命最後那一個是什麼都沒有，空空的，什麼都看不見，那一個所謂「冥諦」，靜默的。這是婆羅門教一派所講的。這是一個，所謂叫做總名（中國翻譯）叫冥諦。就是說什麼都沒有，一切都空完了，那個默然不動的，那個就是，就是道。他說，你所講的同他講的，一樣嘛。

還有，「及投灰等諸外道種」，印度還有些外道，修苦行的，所謂「投灰」，不洗澡，不洗臉，而且把人搞得很髒。中國道家也有這一派，一輩子不洗澡，說洗了澡啊，是傷了元氣了，把元氣就弄掉了。那麼印度也有這一派，「投灰外道」。那麼我當年在大陸，還真實看到一個修道家的，每一天還要跳到廁所裏洗澡，他說「道在屎溺」，這句話是莊子說的，道在大便、尿裏頭，所以每天跳進去洗一趟澡，一天兩次。所以這個世界上的人類很有趣，各種各樣修道的法門。目的都追求一個道，所謂真諦，可是方法就產生了千差萬別。所以這些，所謂「心外求法」，佛法講外道，指他們都在心外求法。他說你所講的那一個不生不滅的體性，同一般投灰外道他們所說的，他們怎麼講？他們的理論，說有一個真我。我們這個身體我是假我，所以髒一點乾淨一點都不相干，這是外相。那個真我啊，是不垢不淨的。他說同那個真我，遍滿十方，那個真我也叫做「大梵」，遍滿十方。現在譬如說瑜珈，修yoga 的，它的基本理論也如此：有一個真我，這個身體是假我，那個真我也是遍滿十方，無所不在。

他說佛啊，你所講的同他們這些所講的，「有何差別？」這樣看起來是一樣啊。你說這個東西也無所不在的啊，他說沒有什麼兩樣啊。這是第一點，第一個問題，他提出來，你所講的我們這個自性湛然常住，遍滿十方，同他們講的這個最高的哲學，他說沒有什麼兩樣。

第二點，他說你老人家（講佛自己），也曾在楞伽山（楞伽山就是現在在錫蘭，在錫蘭島山頂上，講過一次說法，那麼記載下來，現在我們就叫做《楞伽經》，佛教裏有一本《楞伽經》，是唯識宗、法相宗、禪宗最重要的。）他說你曾經也在楞伽山頂爲大慧菩薩們敷演斯義，也講過這個道理，這個本心本性無所不在，常住不變的。他說你當時在楞伽山上說《楞伽經》的時候，也講過這個道理。而且你講的，一切心外求法的外道們常常說這個生命是自然來的，由一個自然的體來的。那麼佛說非自然，不是自然的，一切萬有現象變化是因緣所生。他說你也常說，批駁外道們說自然，不是自然來的，一切萬有是因緣所生。「非彼境界」，你講一切萬有的構成是因緣所生，不是外道們所講的那個自然來的那個境界。那麼，這幾句話，是阿難引用佛在楞伽山上說《楞伽經》這個階段，要點。

「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他說照剛纔你講的話，講到這個本體問題，據我的瞭解，我們一切生命一切衆生，本覺自性覺性自然，也是很自然的啊，無所不在啊，因此它是不生不滅的啊。只要不作顛倒妄想，所謂常住真心，現在就在這裏啊，「常住真心」。只要不作顛倒妄想啊，那麼此心本來如此嘛，常住真心。

那麼這樣一來啊，好像同你老人家自己在楞伽山頂講的話又不同嘍？又不是因緣，又不是自然的，他說我越搞越胡塗了！「云何開示？」請你怎麼樣開解明白地告訴我們，使我們不走岔路，不要走到邪道上去。真正能夠明心見性，獲得自己的生命真實真心，得到「妙覺明性」，使我們真正能夠見到真心，見到本心。那麼，三個問題。

現在佛的答話：【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爲自然。】

佛說，我不是跟你兩個講得那麼清楚啊，「如是」這個樣子，很開明地明白指示給你。他說我講的話都是方便（方便是教育的方法），明白告訴你了，已經直接告訴你了。他說你還是沒有懂。「惑爲自然」，又生出懷疑，又牽扯到同其它外道哲學，這個宇宙生命是自然來的，你怎麼又有這個懷疑呢？

【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他說你假使認爲宇宙萬有這個生命是自然來的，自然代表一個什麼東西啊？自然是個名詞。他說，總有一個真正存在的一個功能、一個體。所謂「自」，現在經典上用中文這個「自」，它自己本身，有甄別、可以能夠分析、找得出來的，有一個自己來的、當然的本體的功能。【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爲自？】你現在仔細自己研究研究（研究不要叫我們看外面），我們自己反省自己，眼睛張開能夠看見、思想能夠懂得一切，這個作用。他說，你觀察自己，這個非常玄妙、非常明白這個能見的自性中，「以何爲自？」它的體在哪裏呢？你所謂自然這個「自」在哪裏來呢？

【此見爲復以明爲自？以暗爲自？以空爲自？以塞爲自？】譬如我們眼睛張開看東西，前面有光明才能看見了，這是要光明。假使沒有光明，我們也看見了，看見了黑暗。光明過去了就是黑暗，黑暗的反面就是光明。他說那麼你說自然會看見，這個自然是在光明那裏來？還是在黑暗那一邊來？還是以空來的呢？還是以阻礙來的？四種：明、暗、空、塞，這四種。哪一方面來的？

【阿難，若明爲自，應不見暗。】假使說我們看到東西是靠光明看見，靠自然光明看見，那麼光明走了，黑暗來了，光明跑了，那麼這個本身看的功能屬於光明的，光明跑了，我們就看不見黑暗了。事實上黑暗我們還看得見，不是屬於物理自然來的，是我們自己的作用。

【若復以空爲自體者，應不見塞。】同樣的理由，假使以虛空爲自然的自體，那麼障礙的時候我們就看不見障礙了。

【如是（像這樣）乃至諸暗等相以爲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同樣的理由，當我們看見黑暗的時候，你認爲黑暗的本身是一個自然的功能，那麼黑暗跑了的時候光明來，我們怎麼樣又看到光明呢？

那麼這是反問阿難。阿難的答話：【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性，心猶未明。諮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阿難說，對呀，阿難的問題本來在這裏嘛。他說現在你老人家講的，我們這個能見之性不是自然來的，「性非自然」，不是屬於物理的自然。那麼據我現在所瞭解的，我們看東西是因緣所生。但是因緣生，看東西有東西、有虛空、有光明、有眼睛、有各個作用，很多的原因兜攏來，纔看見一個東西，就是因緣所生，有因、有緣。「心猶未明」，但是，他說我心裏還不明白，所以再提出來問你老人家，「諮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所以我再請問你，既然不是自然，怎麼樣合於因緣所生的道理呢？佛法本來講一切萬有是因緣所生，怎麼樣合於因緣的道理？

【佛言】佛就說了。【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爲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佛又在因緣上面跟阿難論辯，所謂論辯就是解剖分析給他聽。他說你所講的因緣，我們現在把它加一句話，他說你又執着了這個因緣的道理了。他說我現在問你，譬如「汝今因見見性現前」，你張開眼睛看東西，就看到東西，譬如我們張開眼睛看這個本子上的字，就看見了。「因見見性現前」，那麼我們生命中能見的自性這個功用就出來。他說你假使認爲是因緣所生，「此見」這個能見之性啊，還是因爲光明才能看見呢？還是因爲黑暗才能看見？還是因爲有空、有空間才能看見？還是因爲有阻礙才能看見？就是明、暗、空、塞四個方面。

【阿難！】佛又說了。【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譬如我們眼睛看東西，因爲光明而看見。那黑暗來了，我們也看見黑暗啊。可見能見的不是屬於物理自然光明的作用哦，那個明暗是個現象，空（空間）同阻礙也是個現象，我們能見之性不屬於這個現象上。

【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所以由這個道理，不管是有空間的關係、阻礙的關係，同明暗的道理是一樣的。這一段我們比較講得快一點，因爲我們中國一般人的個性，對於這個邏輯的論辯不大歡迎的。簡單明瞭，一看回來，都懂了。

【複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同上面一段是一樣，不過把明、暗、空、阻礙，分開來一層一層地講，道理是一個道理。他說你看我們這個能見之性，不屬於這個現象界的。「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我們眼睛張開能夠看東西，因爲前面有虛空有空間纔看得見。那麼閉起來的時候，眼睛受了眼皮的阻礙，我們就看不見了。事實也看見啊，看見眼睛受了眼皮的阻礙，前面是胡塗、黑暗的。「若緣塞有，應不見空」，那麼張開眼睛，同時又看到空了。可見空、塞，同我們見性沒有關係。「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這裏有個重要的問題來了，佛的直說來了，直話直說來了。所以你應該瞭解，「如是」，這個推理下來，我們的本性，能夠看東西的、能夠起思想的，見聞覺知這個本體。「精覺妙明」，這是形容詞，這個本心本性有這個功能，不是因緣來的，不是因緣所生的；也不是自然而來的。但是，因緣、自然是兩個名詞，你不要執着了。你說絕對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緣，你又給名詞騙了。所以，「非不自然」，也不能講它不是自然。它本來自性功能本來是這個作用。「無非不非」，否定了一切，都不是，「無非不非」。

那麼，你說那個能夠否定，也是你的思想出來的，這個東西也是主觀的作用，也不對，「無是非是」。換句話說，你說哪裏不對啊？哪裏都對。

現在一個結論，只有兩句重要話，包括上面七處徵心、八還辨見，非常重要的來了，千萬記住哦。【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佛在這裏直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都說完了。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一切現象界都不是它。所以阿難講了七處徵心呢，心在內，不是；在外，不是；在中間，也不是；在眼皮合攏來，也不是。佛說哪樣都不是。看光明也不是，黑暗也不是。你不要給佛瞞過去了，佛沒有騙你哦，都不是，執着了的都不是，阿難都在執着，顛倒妄見。實際上啊，內外中間統統是，沒有哪樣不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所以叫不即不離。

因爲宇宙萬象就是這個本體變出來的一個投影。所以「是第二月，非是月影」，佛在前面都講過了。所以他的話處處都是直講的。佛說，我是實語者、不誑語者，所以明心見性的道理，他給你講的清清楚楚。尤其這八個字，注意喲，「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它。那麼再回轉來說，妄想是不是它呢？「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妄想不是。不是呢，不是本體的功能，它哪裏起得了妄想呢？也靠這個功能起來的。等於說，我們點一支蠟燭，點一個煤油燈點起來，有亮光、有黑煙，黑煙不是亮光，亮光絶不是黑煙。但是黑煙不是油燃燒的功能、這個能源出來的嗎？也是它出來的。所以，「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佛給我們說完了，明明白白指給我們。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他說你啊，他講阿難，你怎麼搞的啊？他說你都被自己的思想觀念、學過的主觀成見，或者你是學宗教，或者你是學科學，或者你是學哲學，或者你是學什麼東西，先學的那一套成見、主觀的觀念名詞，自己給自己騙了。他說你爲什麼在這個中間，用心抓住自己的東西，「以諸世間戲論名相」，以世間一切的學問說明這個東西，都是戲論，戲論都是笑話，都是說的笑話。「而得分別。」你拿那個笑話當真實。

【如以手掌撮摩虛空，只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他說等於拿這個手掌啊，拿這個手去抓這個虛空一樣，你怎麼樣抓也抓不到。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所以，「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就是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的另一個說法，同一個道理。

所以在這裏，我們插進來中國禪宗祖師一個故事，在禪宗最有名的。因爲《楞嚴經》，大家素來把《楞伽》、《楞嚴》，尤其是學禪的人，所謂「《法華》《楞嚴》」，一本《法華經》、一本《楞嚴經》，「抱本參禪」，離不開這兩本經典的。尤其是《楞伽經》。後來五祖、六祖他們兩位師徒，以《金剛經》，加上四本，最重要的經典。

那麼我們曉得禪宗最有名的百丈禪師，唐代百丈禪師，中國的叢林，所謂禪宗，是百丈師徒所開創的。百丈禪師是馬祖的弟子，得法的大弟子。不是我們這裏這位媽祖，這位媽祖是姓林的，不是姓馬，不是禪宗，這位媽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那個禪宗的馬祖姓馬，他的法名（出家的名字）叫道一禪師，四川人。那麼，是六祖下面非常有名的。百丈，所以講到禪宗啊，我們特別注意，統計下來，禪宗的大部分祖師啊，福建特別多，臺灣、福建特別多。你像百丈，是那麼了不起，影響一千多年的這一位大師，哪裏人啊？福州人，就是福建人。這位百丈禪師去跟馬祖參禪，很久了，做侍者、做小沙彌，師父上堂啊，他端茶啦、拿毛巾啦，就跟在旁邊，叫小和尚的。那麼他當然參禪哦，那個時候參禪，並沒有什麼參話頭啊，就是怎麼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心在哪裏？性在哪裏？一切經典都是話頭，並不要另外有個話頭。那麼他跟馬祖很多年沒有悟道。

馬祖是在江西，江西所謂在中國的地區都作爲南方，三江地帶，有名的，所謂江南，江南包括了這三江的地帶。馬祖在江西有一天晚上啊，晚邊了，出去廟子外面散步一下，因爲跟他的學生太多了，這些出家人、徒弟。百丈啊，侍者就跟在後面。師父出去了跟着，算不定還拿着柺棍啊，要什麼用的東西都帶着。那麼我們可以想象：馬祖慢慢在前面散步，他就跟在後面走，一邊走一邊心理在參究這個問題。

等一下馬祖走到水邊，看到一羣野鴨飛過來了。野鴨你們在臺灣海邊，大概中歷一帶、桃園一帶海邊上就看到了。在江西，我們浙江、江蘇都蠻多的。野鴨，就是「滕王閣序」上所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那個孤鶩，鶩就是野鴨子。那野鴨子啊，當然我們喫素的人不要談了，喫葷的人特別好喫那個野鴨子，野鴨子晚上啊，有時候住在田邊哪、水邊呀，自然歇到。馬祖在前面走，有人過來，野鴨子就「噗——」這樣飛過去，一羣「噗——」這樣就飛起來了。馬祖就回頭看看這個百丈。不過如果我們要把它演成一個電視啊，百丈一定低個頭，很專心在想一個問題，比方：「怎麼樣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馬祖看到他那個樣子，他就問他：哎，這是什麼啊？飛過去了那個。這個百丈大概看到師父那麼一問啊，心裏頭正想「怎麼樣是離一切相……」這個師父莫名其妙，野鴨子他都不知道啊？他問他「這是什麼啊？」百丈說：「野鴨子。」「到哪裏去了？」他說：「飛過去了嘛。」這一句話答得很不禮貌，野鴨子嘛，飛過去了，這你還要多問。

那麼他講了這一句話以後啊，百丈這個當老師的就拿這兩個指頭把他鼻子一轉過來一夾住，這個鼻子這樣抓住，你們自己試試看！一扭。以前老師們處罰學生常常這樣，再不然就拿這個在頭上一敲：怎麼那麼笨，所以經常喫這個\* 了。他就這樣把這個指頭啊，把他鼻子一扭。他本來問「這是什麼啊？」 「野鴨子。」他就把他鼻子一扭。這一扭啊，鼻子連頭都歪過來，「哎喲。」好痛哦，就叫了，硬是好痛。馬祖就放掉了，他說你怎麼不說飛過去了呢？你懂了吧？鼻子一扭。他先問他，這是什麼啊？「野鴨子。」哪裏去了？「飛過去了。」大概這個態度有一點：飛過去了嘛。好像老師很囉嗦，飛過去了還要問。所以他把鼻子一扭。一扭了以後，「哎喲。」他就放掉了，他說你怎麼不說飛過去了呢？

百丈回頭就跑，跑到房間裏來了，跑到那裏大哭。那麼這些師兄弟就跑攏來了：師弟啊，怎麼搞的啊？想家啦？想回福建哪？想回去看媽啊？就是像我們同學們，用功用得不好就想回家去看看媽媽去了。「不是想家。」那是什麼啊？他說「你去問師父。」這些師兄弟們就跑來問馬祖，說百丈怎麼剛纔跑到房間裏呢，大哭哎，什麼事啊？馬祖說：他會了。就是他悟道了。所以我們大家回去夜裏多扭幾下，一扭就悟道。他會了，他悟了。那麼這些同學都「啊，悟道了。」大家又跑回來，說師父我們問了，你哭個什麼啊？師父講你會啦。百丈就哈哈大笑。所以同學們又怪他了，說你這是神經了，一下哭、一下笑，什麼意思啊？他說這個意思很簡單啊，剛纔哭，現在笑嘛。就是那麼一回事。所以有名的百丈悟道的公案，「野鴨子飛過去了。」

到了第二天他還是做侍者哦，馬祖上堂說法，等於說要上來講《楞嚴經》。那麼過去那個大叢林，他們師徒興的，當時改革是佛教革命，本來佛教是出家人不準種菜、不準種地，到處化緣；也不準大家住在一起。他兩師徒不管，就蓋大叢林，大家共修在一起，可以種地，自謀生產，不靠化緣。所以當時很痛苦哦，大家罵他們是破戒比丘，都在罵他。他兩師徒不管。所以他變成一個共修的大叢林。

那麼他上堂說法，等於皇帝上殿一樣。你們沒有看過叢林，那個說法堂很高啊，和尚說法的那個座位，就是皇帝上來朝見一樣，大和尚出來說法，那威風大得很啊。要人到方丈裏頭請，請了以後大和尚出來了，上堂說法，前面一個小和尚端着一個茶盤，裏頭還放着個香爐，檀香燒的香菸繚繞；這邊還有個和尚拿着拂塵，馬尾做的；這一邊還拿着錫杖；這一邊……哦，大家一排喲，兩邊一二十個，慢慢把他擁護出來，然後登臺坐在上面。前面還有個簾子，一個維摩龕一樣，前面一個簾子，侍者把簾子拉起來，看到他很端莊坐在那裏。大家都磕頭膜拜，他再開口說法。說法不講經哦，隨便他怎麼說，罵人也可以，什麼也可以，這叫開堂說法。說法不是講經，所以叢林下說法有說法堂，講經有講經堂，課堂是講經的，那是兩樣。

他第二天出來說法，百丈還是做侍者哦。把簾子一拉上去，師父已經坐好。還沒有開口呢，馬祖準備：「今天——」「今天」還沒有講出來，嘴巴動了一下，百丈「呯」把簾子就放下了，這個好不禮貌。把簾子一拉，師父要開口了，他「呯！」把簾子放下。表示電影閉幕了，已經說完啦，馬祖只好穿個鞋子也下座了。也沒有說，也沒有罵他。

回到自己方丈，馬祖就打個盤坐在禪牀上一坐，百丈這個侍者他就過來站在旁邊。這個中間還有些過節，我們大概講。後來啊，馬祖看看他，又看看旁邊那個牆角里頭和尚用那個拂塵，那個拂塵我們唱戲也看到，掛的很長的馬尾巴的那個毛做的拂塵，馬祖看了這個東西一下。百丈就把這個拂塵拿起來。這個不是開玩笑的哦，這裏都是傳法哦，所以禪宗在這個地方不用言語文字了。百丈就懂了，把這個拂塵一拿起來，說：「即此用，離此用。」馬祖（師父）就是那麼看那個東西一下，哎，他就懂了，跑過去把拂塵在師父前面一拿：「即此用，離此用。」

馬祖呢，在古代的語錄上記載啊，就給他振威一喝，這四個字要注意，「振威一喝」。「振威」兩個字。因爲馬祖的相貌啊，馬祖畫的像這個是真像，不是假的，所以歷史上記載他很威嚴，相貌如帝王，威風很大啊。「振威」，那個眼睛一瞪，大叫一聲，就是喝他一下。百丈又把這個拂塵放回去。等他把拂塵一放回去了，馬祖就說：「即此用，離此用。」這麼一段。這叫做禪宗。

你們學禪宗的所謂參公案，所謂公案，就是故事。百丈禪師怎麼悟道這個故事，這個歷史的故事。所以後來到了百丈禪師出來說法的時候了不起了，那下面的黃檗啊、臨濟啊，那是禪宗鼎盛的時候啊。我們上面這個「百丈清規」就是他所建立的。那麼，他常常告訴後輩的弟子們，他說我當時給馬祖這樣振威一喝啊，「三日耳聾。」三天耳朵都聽不見聲音了。並不是他聲音大把他耳朵真的震聾了。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他一拿起拂塵，這一點我可以給你們講了，免得你們去參了，你們也不會去參。拂塵拿起來；他悟了道了，悟了道還修不修啊？再說啊！給你們講明白一點。野鴨子飛過去了，對不對？野鴨子是飛過去了。我們現在上課到現在，講的《楞嚴經》都是野鴨子，你們還有沒有？哪一句還記到的啊？——飛過去了。都空了嘛！一切現象過來，都是飛過去。

所以他就把他鼻子一扭，「哎喲。」這是真痛哦，他馬上放了，他說你怎麼不講飛過去了？你說痛過了，是不是飛過去了？舒服過了呢？也飛過去了。高興過了，飛過去了；痛苦過了，飛過去了。那一個知道喜怒哀樂、知道痛苦、知道飛過去了那個沒有動過哦。所以他悟道了，回去大哭，高興的哭。所以師兄弟們問他，你爲什麼哭啊？「你去問師父。」他也很調皮，他也不好講我懂了，自吹自擂也不幹。師父告訴他，「他懂了。」他就哈哈大笑。師兄弟們問他，你怎麼剛纔哭現在笑呢？他說對呀，剛纔哭，現在笑。沒有錯嘛，是剛纔哭、現在笑，都飛過去了嘛。但飛過去了，還修不修呢？所以他也在逗師父了，他也不請問師父，不像阿難問佛一樣，一點一點問。禪宗歸禪宗之徒，不問了，等到師父上臺了：你還說個什麼法啊？！就「呯」把它放下了。假使是平常，他要捱揍哦，那不得了哦。這一下他會了，這兩個在打機鋒，所以他也不罵他，回來師父在打坐。

他心裏還不穩當哦，不曉得這一下做對了沒有哦，所以站在師父前面看着師父。那麼師父看看他，就眼睛歪過來看看那個拂塵。不能說沒有錯哦，這種做法不對哦，他也懂了，拿起拂塵，拂塵是打灰塵的啊。「錯了。」即此用，離此用。那麼馬祖就喝他一下：「沒有對。」沒有對，他就歸還原位。歸還原位，馬祖告訴他，還是他那兩句話：「即此用，離此用啊。」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這個道理。

那麼，我們現在拿這一段公案說明這個事情，大家比較有味道一點。一切用，一切法。那麼你知道了「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修行不修行呢？更要修行。所以即此用，離此用，執着了一點都不對。上面七處徵心、八還辨見，那麼辨了半天，所以佛說阿難這樣不對、那樣不對。因爲阿難認爲這個是道吧？那個是道吧？他說都是顛倒妄見。顛倒妄見一拿掉了，就對了。所以「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那麼我們現在再繼續下去。

【阿難白佛言（向佛講）：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

阿難又問，他說你剛纔講的，我們能見之性既然不屬於因緣，那麼你平常爲什麼同一般比丘們說法、出家人說法，你說一切都是因緣所生？你說眼睛能夠看東西，必須要有空間、有距離才能看，必須要光明才能看，必須要心動才能看，必須要眼根才能看。只講四緣，這是這裏講的。在法相唯識上嚴格地講，眼睛看東西是九個因緣，才能看東西，缺一不可。耳朵聽聲音只要八個因緣。眼睛必須要光明、有距離、有眼睛，眼睛壞了也不能看哦，還有視覺神經，種種作用，九個因緣。耳朵聽聲音並不需要光明瞭，但是要空間，要空；沒有空，耳朵也聽不見。所以有九個因緣、八個因緣的差別。那麼在這裏只講四緣。

他說你平常跟一些比丘們講，眼睛看東西是因空、因明、因心、因眼；剛剛你也說不是那個因緣的道理。這是什麼道理啊？

佛說阿難啊，【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啊！他說我講因緣沒有錯啊，是講世間萬有現象的構成，世間一切作用，都靠因緣而生。一切的有法、一切有，都靠因緣而生。「第一義」，就是哲學所講形而上的道體，這個就不是因緣來的了。所以我講的因緣法是世間法，非第一義。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他說阿難你還沒有懂啊，我現在再問你。就憑世間一般人，都說我能夠看見，我問你，「云何名見？」怎麼樣叫做看見？「云何不見？」怎麼樣叫做看不見？

【阿難言。（阿難答覆，）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爲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

阿難說，世間人看見東西是太陽的光、月亮星星的光，或者是電燈的燈光。因爲有這三種光明的關係，就看到一切現象，就叫做看見了。假使沒有光明呢，就叫做看不見了。他說這很簡單，這是阿難的答話。

佛說，【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他說假使照世間的觀念，沒有光明的時候就叫做看不見，他說這是世間人的粗心大意。沒有光明的時候也看見，看見什麼？看見了黑暗，他不能叫看不見。假使對於黑暗的境界裏，就叫它看不見呢，那麼黑暗境界只是沒有光明，我們眼睛還是看見哪，看見什麼？看見前面都是黑暗，還是叫做看見。

【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爲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他說假使在黑暗中間，沒有光明，我們隨便就叫它看不見。那麼同樣的道理，我們現在在光明中，看見一件東西，但是看不見一個東西哦——看不見黑暗。他說那也可以叫做看不見嗎？這個是不對的啊。

【如是二相俱名不見。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所以照世間人習慣，粗心大意，只是把光明來叫做看見，黑暗就叫做看不見。「如是二相」，光明跟黑暗兩個現象，「俱名不見」，那麼我們也可以講，黑暗的時候看不見光明，光明的時候看不見黑暗，隨便籠統地叫做看不見。「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所以只有光明跟黑暗兩個現象彼此的變化。我們看見光明、看見黑暗，這個見性的作用沒有變動過。這是這個道理。

【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所以（如是）由這個道理你要知道，「二俱名見」，當我們在黑暗裏頭，看見黑暗，在光明裏頭看見光明。他說在這兩個現象裏頭，我們那個見性都叫做看見，不能叫做看不見。

【是故阿難，】由這個道理，阿難你要知道。【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四義成就。】

所以由這個道理，你就要了解，當我們看見光明的時候，光明是個現象哦，我們能看見那個東西不在光明上面。「見明之時，見非是明。」那個能見光明的，並不在光明上面。「見暗之時，見非是暗。」當我們把燈都關了，夜裏看到黑暗的時候，我們能見暗的，不在黑暗的上面。同樣的道理，看見虛空的時候，我們能見虛空的那個能見，不在虛空上面。當我們受了阻礙，受了牆壁的阻礙，或者手掌把眼睛蒙到看不見的時候，我們那個手掌蒙到看不見，我們還是看見了，看見我們現在看不見，所以也不在那個阻礙的上面。這個道理你懂了，「四義成就。」明、暗、空、塞，因緣所生的，同能見之性沒有關係。下面重要的來了，最重要的要你們記住，要背得來，就受用不盡了，「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現在更重要的來了。【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這叫我的外婆啊，見啊、見啊、見，我的媽都不夠，他不曉得講些什麼。這四句除非當成咒語念，當成止血咒也可以，流血流出來，你把它畫一個符，再念一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這個血就止掉了，哈哈，這個是講些什麼東西呢？

注意喲，你要明心見性啊——他說阿難啊，你現在懂了沒有？「汝復應知」，你現在應該知道。「見見之時」，第一個「見」，見道的見。「見見之時」，當我們見道的時候，見到現在所見的那個後面、那個本性——明心。換句話說，明心見性的時候，那個見道這個見，「見非是見。」不是眼睛看見這個見哦，所以你們注意喲，打坐起來有一點亮光了，閉着眼睛，看到一點亮光了，看了道家的書，圓陀陀、光灼灼，哎呦，這是本性。

道家有些書上說的，打坐看到亮光了，「圓陀陀、光灼灼」，形容詞，然後一般學道的人，打起坐來看到眼睛啊、眼角膜啦，或者眼睛發炎啦、肝經發炎了，看到一個亮光來，腦神經發炎，「哎喲，見道了，你看，發亮，發亮，圓陀陀，光灼灼。」那是相啊，那是你心裏頭起見的作用了。那不是見性耶。「見見之時」，當你見道的時候，「見非是見。」那個見道的能見之見，不是眼睛看見的這個所見的見耶。那麼見道的時候、明心見性的時候，能見的見有個見嗎？那個能見的見，能所雙亡，所見的現象一切皆空了，沒有了，能見的作用也不動了。「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啊，那個能見的本能所達不到的。換句話就叫做，能見所見是能所雙亡。

所以見性、明心見性，你說我見道了，見到空空洞洞，哦喲我見道了，見到法界自在喲，圓融法界喲。我不是眼睛看到，是心見到的也不對哦，心見就是能見哦。

名詞，這個理論，都無實義，沒有真正有一個東西。有一個東西有一個境界就不是了。所以我們學佛做功夫的，要想明心見性，千萬記住哦，今天有幾句《楞嚴經》的要點哦，不要白聽了，要揹來哦，青年同學們。像我們學佛啊，老實告訴你，比你們年輕多了，二十一二歲，這些要緊的地方都揹來了。現在老了，想都不要想，一講到就背出來。「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就要揹來。那麼你用工夫啊，你念佛也好，參禪也好，修止觀也好，修密宗也好，顯教……到哪個境界自己就清楚了，就不是者，不要被他騙了。什麼叫做魔境界來也不怕了，佛境界來也不喜歡了。因爲真見道的時候，「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啊，放下的更要放下。

所以，百丈拿起這個拂子，「即此用，離此用。」馬祖就給他「喝。」他就趕快放下了。振威一喝，一放下了，他就告訴他：「即此用，離此用。」見不能及，不能抓一個東西。

因此佛說，【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所以在這個道理上，他說你怎麼樣還迷糊啊？還在那裏講什麼因緣生法；還在講自然的道理；還是講因緣和合才生出一切。他說這個不是第一義啊，第一義講見道，最高的境界是一切相皆離。所以我們唸的《心經》，觀自在菩薩告訴舍利子是「是諸法空相」，一切空啊，「是諸法空相」，一切相空完了。你有個清淨、有個光明、有個自在，還是相嘛。所以是「諸法空相」，真得到諸法空相以後嘛，纔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一路無到底，「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是大乘菩薩道。《楞嚴經》也是這樣告訴你啊，所以他告訴你不要執着因緣與自然。

【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他說你們啊，一班跟我學的聲聞衆，依到我的嘴巴上在轉，依到佛的嘴巴在轉，聞聲而入道，永遠不能通達自性本來清淨的這個實相般若。實相無相，本來無相。這是第一義。

他說你們不能瞭解這個大乘的義理，所以我現在嚴重地教誨你，你要好好去思惟哦。思惟就是禪，就是禪那，叫思惟修，你要仔細去研究。不要「哎呀，反正我沒有用啦，參不通了，我再用功也沒有用了！」不精進，容易退悔，就不行哦！「無得疲怠」，不要放逸，不要懶惰。大道、妙菩提路，只要一味地精進，總有成就處。他是勉勵阿難的話。這一段。

那麼這個講完了，阿難開悟沒有呢？阿難到底難，蠻困難的，阿難又來了。我們翻過來，九十七頁。

阿難聽到這裏，【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爲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

阿難同我們一樣，聽了佛的話，他又提出來說，他說佛啊，「如佛世尊爲我等輩」，現在你替我們大慈大悲講了那麼久，講了因緣也不是，自然也不是，和合所生因緣道理不對，不和合也不對。他說老實講我聽了心裏頭沒有開悟耶。阿難講的很老實，他說我沒有開悟耶。最後尤其聽到你什麼見啊見啊、不見啊、又見哪，他說我今更聞見見非見，見道的時候、明心見性的時候是沒有可見的，那我還學個什麼啊！換句話他早應該去留頭髮去了，他說我何必跟你出家呢。他說你來一個什麼「見見非見」，「重增迷悶。」他說越來越胡塗。他說你使我越來越胡塗，希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施大慧目」，把我們智慧的眼睛打開。「開示我等覺心明淨」，怎麼樣能夠明心見性。講到這裏他自己也很痛苦，怎麼那麼笨啊！所以話講完了，他又站在那裏「悲淚頂禮」，一邊哭一邊磕頭，他說你再慈悲講一講，我在這裏等着聽。

【爾時世尊（這個時候）憐愍阿難及諸大衆，將欲敷演大陀羅尼。】陀羅尼是密宗經常用的，總持法門，翻譯的意思「陀羅尼」，總綱要，「大陀羅尼」，大的大綱要、要點。所以有些咒語也叫做陀羅尼，這一切大綱要。佛要講一個大綱要了。這個大綱要是什麼東西？我們要注意。

【諸三摩提妙修行路。】這個我們要特別注意了。一切修行的法門，最高的三昧、這個境界，最妙的修行的道路。現在不講明心見性嘍，講我們怎麼樣修行。修行跟明心見性，修行是有爲法，有所爲，要去做功夫的哦。上面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哦，不修而修，頓悟法門。現在講漸修法門。漸修到了就會頓悟了。他說現在要講一個「諸三摩提妙修行路。」

【告阿難言，（佛同阿難講，）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注意喲，修止觀哦，這是大乘的止觀。佛告訴阿難，他說你呀。阿難是多聞第一，所謂我們中國文化裏頭就叫博聞強記，學問淵博得很。阿難頭腦好得很，佛講的什麼他都記得，淵博得很。換一句話記憶力特別強，悟力並不那麼高。有人，我們普通教育也知道，有些學生啊，悟性特別高，一講什麼，還沒有講完，他已經懂得了。你說「有沒有水啊？」「哦，老師啊，你要喝茶啊？」他就那麼聰明。有時候說：「要不要水啊？」「水有啊，我們這裏自來水素來沒有斷。」然後講了半天，說我要喝茶，「哦，老師要喝茶，那我再去買茶葉吧。」那……有些人是這個樣子啊。阿難是博聞強記，佛說「但益多聞」，多聞也有個難處，修行有兩個障礙，所知越多啊，障礙越大。道理懂得越多了，方法懂得越多了，修行越困難。

所以我常說，真的修行人兩種人，一個大字不認識，也不問道理，信就得救，「阿彌陀佛」，好了，他就成功了。要麼絕頂聰明，「見非是見，見不能及。」乾脆就不見了，「野鴨子飛過去了」，那也行。可是飛過去了又想把它抓回來，抓也抓不回來，半吊子的都很可憐。所以越學得多了，成道越難，佛也講這個道理。「汝雖強記，但益多聞。」

「於奢摩他微密觀照。」你對於修止觀、修止這一條路，尤其是修心地法門修止的，這個最微細、最奧祕，如何起觀照法門，「心猶未了。」他說你心不知道，我現在要告訴你。

【汝今諦聽，吾今爲汝分別開示。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他當時同阿難講，你現在仔細聽，我爲你分別的、一點一點慢慢來，分析給你聽。他說我不是光爲你哦，也流傳後代，使將來修道的人，一般有漏衆生，能夠大徹大悟，得菩提道大果。這是佛說的，這是佛要講這個法門了。

【阿難。一切衆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注意喲，還在明心見性這個見的作用。我們不要忘記了，因爲我們現在重述佛的話，時間過的久。如果我們大家有阿難的頭腦一點點哪，應該還記得佛在說明心見性以前做了這個表示，他說你們看，這樣……他說大家看到我的手啊！大家說看到了。你說現在，這個手你說哪個是正的啊？哪個是倒的啊？阿難的答覆說：依世間一般人的觀念，這樣叫做正的，這樣叫做倒的。佛沒有說哪一樣是正、哪一樣是倒哦，佛只說世間一切人都在顛倒。本來是這個手，你說究竟哪一樣叫正的，哪一樣叫倒的？人爲的觀念嘛。我們躺在地下的人，一定說這個手是正的；啊呀這樣倒起來了。究竟哪個是正哪個是倒？一切衆生都是顛倒妄見。去掉了顛倒妄見了，不顛倒，就得正見，就成佛了。

那麼佛在前面拿手錶達了以後，然後講一切都是顛倒妄見，都是你的主觀成見擋住了，不能成佛。佛講了一個空，你又抓一個空；講一個清淨，你又抓一個清淨；講一個菩提，你又抓到「鼻涕」； 講一個波羅蜜，你又抓到「菠蘿」， 講一個菠蘿，你又抓到那個菠菜；抓一個真如，你又「粉蒸」真如去了。他講一個名詞，你抓一樣。衆生，世間人，講一個道，抓一個「道」；說有一個外教講一個上帝，就抓一個上帝，那個上帝哦喲，又可以這個樣子、那個樣子……那都是代名詞，顛倒妄見。所以不能見道，自己被顛倒妄見困住了。佛說有個三摩提，就講一個「四摩提」了。現在，佛又退而求第二義。他說所以啊，你因此不但不能悟道，你得定得止都不能得。爲什麼呢？他說都因爲顛倒妄見。

佛說，「阿難。一切衆生輪迴世間，由二（兩種）顛倒，分別（心所生的）見妄。」見，就是觀念上、見地上、觀點上所產生的，虛妄分別。「當處發生，當業輪轉。」怎麼講呢這八個字？在你本身在那個地方動機、出發點，就在那個上面受果報。「當處發生，當業輪轉。」就在它轉動、被業力所轉去了。當你在那個地方一動念，着在某一點，你就某一點困擾了。當我們一個人說，「哎呀，那個東西，今天想看電影了。」哎呀想的要命啊，這個電影不看哪，夜裏都睡不着覺，一個禮拜以後都在後悔。「當處發生，當業輪轉。」真的看了電影以後啊，那才上當了，那一次哎呀我不去看就好了。就是當處發生、當業輪轉。我舉看電影這個例子，隨便舉了。任何我們起心動念，都是當處發生、當業輪轉。你自己認爲怎麼樣纔對，自己被它轉。誰困擾你呢？沒有人困擾你。都是你自己。

那麼，現在佛分析，哪兩種妄見呢？【一者衆生別業妄見。二者衆生同分妄見。】

第一個，一切衆生個別業力，譬如我們，我們都是人，我們人都受人的果報。譬如今天我們都是臺北人，下一場雨，大家涼快了，這是我們同業，共同的業力。但是啊，有人還覺得還不夠涼快，還流汗呢。有人體質弱一點，要加衣服了。那個是別業，業力。業從哪裏來啊？業由心造。所以病從哪裏來？病由業生。輪迴果報。病由業生，業從哪裏來？業由心造。所以要找到明心見性，找到本來，心空業也空，就可以轉業了，就轉這個輪迴，就把它倒轉來轉了。倒轉輪迴，就倒駕慈航，就成菩提妙道了。所以他說業分兩種，別業妄見、同分妄見。你們學唯識的知道，別業妄見，異熟果；同分妄見是等流果。這兩種妄見。

那麼佛說了，【云何名爲別業妄見？】個別的業力不同，所產生的虛妄，自己妄見、虛妄觀念，自己的妄想。

【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迭。】他比方，世間人眼睛生了病了，得了角膜炎眼睛發紅了，那麼，厲害了，眼睛發炎了，眼睛看到夜裏的燈光，光上都有圓圈。眼睛有病了，這個燈光並沒有圓圈，但是因爲眼睛有病，看到燈光纔有圓圈。乃至有顏色，看到燈光上面有彩色，紅、黃、藍、白的，其實燈光沒有彩色，是眼睛的病態，反影。

【於意云何？此夜燈明所現圓光，爲是燈色？爲當見色？】他說我問你，有病的眼睛看燈光上面，有彩色有圓圈，你的意思怎麼樣？夜裏看這個燈光有這種現象，還是燈光出了毛病呢？還是我們自己的眼睛能看見的這個作用出了毛病呢？

【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他說，你假使說是燈光本有這個顏色的，是燈光的病態。那麼，我們眼睛沒有角膜炎、沒有發炎的人啊，何不同見呢？他就看這個燈光很正常啊，並沒有圓圈，也並沒有彩色。爲什麼這個燈光上的圓影，只有有病眼的人才看得見呢？

【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爲何等？】假使你認爲這個是我們能見的那個作用出了毛病，「見已成色」，那麼，這個能見的東西已經構成了有彩色有圓圈了。那麼，「則彼眚人（一個眼病）見圓影者，名爲何等？」那個眼病的再看到圓影，是什麼東西呢？這個意思，這一段大家覺得搞得難懂一點了。「若是見色，見已成色。」能見的、所見的這個東西，已經變成色相了、光影了，那麼，有病眼的人，這個光影是病眼來的，並不是這個能見來的。就是這個道理。

【複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他說假使認爲燈光上那個幻影、圓影，離開燈光，它本身是存在的。那麼好了，不要燈光，隨便看桌子上啊、看椅子上啊，都有這個幻影出來嘍？事實上沒有。

【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他說，假使離開了我們眼睛能見所見作用，另外有個幻影，應該不是眼睛看得見。它本身像一個茶杯一樣，它本身永遠存在的，那個幻影應該存在的。其實幻影不存在，只有有病眼睛的人才看得到，叫做幻覺。

【是故當知】，所以你要知道，【色實在燈，見病爲影。】對方，物理世界這個光明，是燈發出來的，那個色相是這個燈光發出來的，我們看了這個光，反影過來，產生了一個反影，有個幻影的影像，是眼睛生病了。「見病爲影。」

【影見俱眚，見眚非病。】那個幻影，幻想的，譬如一個神經病了，看到鬼、看到什麼，他看到是……他腦子有了問題，纔看到這個景象。「影見俱眚。」那麼因爲腦子有了問題看到這個幻影，那個幻影存在，更加引起這個神經問題了，它兩個都是病態。「見眚非病。」可是就是神經病的人，背後有一個不病的。他那個能想能知的那個沒有病。可惜精神病的人他自己好不了，他沒有迴轉來找自己那一個沒有病的。他只跟現象跑了，沒有找自己那個。「哎呀，我不舒服啊。」不舒服是感覺，那一個能感覺的那個沒有不舒服的。

所以，【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所以不應該說是燈光看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如第二月，非體非影。】所以，他說你不應該說，看見幻影，或者屬於燈光，或者屬於我們這個眼睛的那個能見的作用；也不能夠說是燈啊、或者是見啊、能見的本性啊。他說等於這個幻影是第二月，「非體非影。」幻影就是幻影，不是本體上出來。你說沒有啊，但是也靠本體，也靠那個本身的起了一個病態的功能，纔有這個幻影。

【何以故？】什麼理由呢？【第二之觀，捏所成故。】一切幻影，幻影，注意喲！譬如我們人的幻想，幻想靠在你的思想過去有這個影像，纔出來一個幻想。所以幻想是第二月，還是靠你那個本質來的。因爲你意識上面聽過有鬼，纔有鬼。外國人那個鬼跟中國人那個鬼兩樣，他那個意識從小的教育，他所燻習的影像就兩樣。所以這個第二月影是兩樣的。所以，一切的幻影，所以你打坐起來，哎呀，我的境界、我的工夫，也是你的第二月。因爲你學了那一個法門，受了那一個主觀的影響，就在意識的影像出現這個作用。「捏所成故。」等於我們把眼睛拼命地揉，揉一陣，眼睛張開就看到眼睛前面有一點一點，這個是自己造出來的。我們心理狀態也是這樣。

所以【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所以有智慧的人永遠不會認爲，所有的幻相，你說它是真的嗎？它是假的。但是你認爲幻想是假的，也錯嘍。哎，它也是因爲你本身的影像裏頭所變化出來的。所以呀，他說「諸有智者」，不要講這個捏出來這個影像「是形、非形，離見、非見」，離開了這個幻像以外，另外有一個別見。【此亦如是】，這個道理也是這樣。這是講別業的妄見。

【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所以啊，他說，剛纔舉這個例子、比方，也是這個道理。我們眼睛有病，看一切，等於我們戴一個有色的眼鏡，看一切東西都會變色了。這個變色了的，你不能夠說這個變色是燈光變的，或者是眼睛變的。這個中間這個差別啊，那個能見、能看、能變的，始終沒有動過，我們沒有錯啊，時間來不及了，他就講等於我們眼睛有病所看的影像、觀點都不同。同樣的道理，我們的心理，我們的智慧程度有差別，也是心理的病態，智慧的病態，各人的病態不同，觀念思想差別就不同了，這個屬於別業妄見的範圍之一，還沒有完，時間到了。

# 楞嚴經講座 十五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正式講到我們這個後天生命的形成，所謂都從個別業力所起的作用，同本體現在講的並不相干，講它的用，那麼這個用分兩個，這個業力所產生的虛妄所見，業力產生的妄見，虛妄的見解。這個見包括了兩個意義：一個是我們現有生命活着的，這個自己的智力、智慧的能力；所瞭解的事物一切事、一切東西；乃至我們個別的生理不同，業力因緣所生的虛妄的見地，就是有主觀的成見。每個人有不同的業力不同的觀點，所以叫做別業妄見。那麼在佛的指示認爲別業妄見，因爲一切衆生不瞭解自己的心性之體所產生的病態，業力是一種病態，這個病不是我們普通講生病這個病了，基本的所謂見眚。我們也要了解所謂佛在《阿彌陀經》上講我們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五種都是受染污了很髒，見濁：觀念、思想、智慧方面的不夠。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見都是髒的，不對，不清淨光明。所謂五濁是見濁、命濁、劫濁、衆生濁、煩惱燭，叫五濁惡世就是指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別業妄見、同分妄見，也可以指到世間法上，我們世間社會上乃至人類衆生個人不同的見解，你認爲好的他認爲壞的，你認爲對的他偏要說不對，別業妄見的不同。同分妄見，有共同觀點的、相同的這個業力也是後天生命起的作用，在《楞嚴經》叫做同分妄見，相同、同業所感。別業妄見交待好了，現在講同分妄見，共有的。

云何名爲同分妄見。怎麼樣叫同分妄見呢？同分妄見我們拿人類來講，一個時代的歷史有共同的觀點，爭這個是非的，世間法上。每一個地區、每個國家、每個家庭，一個家庭有四個孩子，四個兄弟姐妹個人觀點不同，但是也有相同之處，是他的同分妄見，共業所感。同分妄見是共業所感，別業妄見是別業所感，各有各的因緣來的。現在講的同分妄見。

「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

那麼這個講到這個地球上分幾大洲。大洲裏頭的內陸裏頭又有小洲。各個小洲譬如日本有三個島，日本有三個島，中間隔個海叫小洲，這些很多，世界上。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只有兩國。惟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

在古代歷史上很重視這個，假使在一個小洲裏頭或者分成一個國家或者兩個國家，那麼這一個國家或者兩個國家的人共同命運（命運就是業力所感），那麼在這個小洲上發生災變。譬如我們說海山煤礦的災變，是這一般人同業的力量，其他人還有些人享福唱歌、跳舞呢，他的業力又不同。各有各的痛苦，各有各的業報，就是說同業所感的不同。同業裏頭還有別業，同一個劫難裏頭還有人很幸運的呢！所以別業中間有同業，同業裏頭有別業。

那麼尤其東方古代包括印度、埃及、中國、日本差不多，古代就是所謂天人治世。認爲天變的災難，天變譬如說掃把星出來了，太陽變成兩個太陽了，又多一個圈圈了。災異在中國的文化裏頭這個叫做災祥，也就是災異。那麼看我們中國歷史上，我們從古代就非常重視這個事。哪一個星座出了問題，天文，就有關地球上人事。中國的歷史記載得最祥細了，最多，差不多每次都是有校驗的，他這個地方就是講這個災祥的東西，也就是災異。象煤礦這些是人禍還不算是天災。天災、人禍不同。他說一個國家裏頭共業所感，「當土衆生」在那個裏頭共有的，「睹諸一切不詳境界」大家都看見了。

「或見二日。或見兩月。」或者看到太陽變兩個，或者看到兩個月亮出來，那麼這個中間天文臺上看到不算數。

古代象讀中國的歷史，這個災祥以肉眼睹見，出現在哪個方位哪一省。那麼有一個方法推算的，就知道某一個地區某一個時間會發生事情。譬如說我們常常看到太白昇天，太白是個星座的名稱，太白也叫做長庚星，很多的名稱。太白昇天或者晚上看到這個星座一道白光出來、很長一個帶子拉出來，就有兵變、就有戰爭。但是看這個光線向哪一方面走，指着哪個方向，這個災變戰爭起在哪個地方，那是在歷史上的統計，屢次屢驗，很多，這是個專門的學問，災異方面。那麼現在這裏提到：

「其中乃至。暈蝕佩玦。彗孛飛流。」這是講星座的問題了，暈就是月亮外面多了彩色圈圈，月亮發暈了，等於人酒喝醉了，那麼如果我們夜裏看到月亮難得碰到的。碰到這個境界講風景很美麗，在月亮旁邊七彩的光明一圈一圈的，可是是個災變。那麼懂得古天文的，就很擔心了，就要一算了，掐指一算，在什麼地方、什麼地區會大概會出什麼事情，那不是說一個煤礦的事啊，那是小事啊，整個國家整個什麼，暈蝕就是這個東西。「佩玦」太陽旁邊或者早晨晚上這個雲彩，有玉佩的形態，或者是個半圓的形態包起來，象科學儀器一樣，這些都屬於災異方面。所謂「示」，我們中國字這個「示」告示的示，這個天垂象，天象上表明有關於人事的。

「彗孛飛流」，彗孛就是剛纔講過掃把星，就象我們掃地上那個掃把一樣，出來了。那麼天文臺上報告掃把星經常看到，以天文儀器，與我們不相干。我們講在地面上當場看到的，也不要望遠鏡，這就關聯大了，接近這個地球近了。天文臺上用幾千倍的望遠鏡，看外星球外太空外面很多很多隨時發生這種問題，那同我們這個地球沒有關係。「飛流」就是流星，現在掉下來的石頭就叫做隕石。因爲是天上掉下來。就是說以天文的觀念，某一個星球壞了，經過這個太空不曉得旋轉了多少幾十萬億年，落到地球上來變成小小一塊石頭，這就屬於隕石，這就是屬於飛流。

「負耳虹霓。」負耳，就是太陽月亮旁邊那個雲彩，好象多出一個耳朵的贅瘤一樣生瘡一樣，就是有這個災變。「虹霓」就是虹彩了，虹霓就是公的母的，公的是虹，早晨的謂之虹，晚上的謂之霓，雌性的、陰性的，這個是虹霓。我們小的時候讀書，讀一本書，你們中間同學大概也背過，叫做《幼學瓊林》，象我們是十一二歲要背的，不是正式課本，課外的，可是要背。所謂「虹霓地中乃日月之暈氣」，太陽月亮的一種怪氣，所謂陰陽怪氣所變的。現在曉得這個氣象太陽照下來，氣候冷氣與熱氣的接觸，經過日光的反照所變的，以科學的解釋沒有錯。但是又有個問題來了，爲什麼天天都有這個事，天天有太陽照到冷熱氣團會撞的，但是沒有天天有彩虹啊？爲什麼某一個時候某一個地區會有啊，這個問題就不規律了，不是科學可以推測了，那個這個是認爲天象人事有關。種種惡相。在佛經上只提了這些，我們這幾句也是帶過去了。如果詳細做研究啊，尤其拿中國史來研究，幾千年這個資料就太多了，象我們現在老古出一本《天文大乘》裏頭收集歷代的資料就很多了。這些災變的資料，

「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他說這種現象出現在某一個國家只有這個國家的人看見，其實全國還看不到。某一個地區，其他的地區人聽也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這個現象，因爲不相干。譬如說我們現在坐在這裏，很舒服啊，冷氣開着，在研究《楞嚴經》，阿彌陀佛啊。在中東在打仗啊，要死人啊，晝夜不安，很痛苦在那裏。可是我們坐在這裏，甚至有人報紙也沒有看，啊？外面還在打仗啊？不知道吧？恐怕很多還不知道，不問不聞。這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坐人共業，同中東地區那個地方的共業不同。實際上全地球人類沒有一、兩年太平過，每年都鬧事，不是東邊冒火就是西邊冒煙。大家也不看電視也不看報紙，只覺得我們坐在這裏一天啊，不聽聽《楞嚴經》、不打打麻將這個日子很難過啊。在別的地區人家一天都活不下去，很痛苦。就是別業妄見業力的不同，同分妄見這個業力的不同。叫同分妄見是共業，注意這是佛學的名詞，別業妄見叫別業，同分妄見還有個名稱叫共業不同。

那麼小而言之譬如說我們最近發生的煤礦的災禍，在這個煤礦一百多人包括他的家屬，同業妄見，共業裏頭髮生的災。但是他也有別業妄見啊，有一個礦工到現在好象究竟是出去玩還找不到呢，他溜出去，他沒有上班，他大概知道都不知道，也有這種人啊。還有人一發生災變，不止一個，爲了救人家，自己就拼命跑進去還不逃出來。跑到裏面拼命叫趕快逃命啊，出去啊，自己向裏頭鑽。結果他倒第一個救出來了，因爲他鑽到最深的地方去了，火在上面燒，當然也痛苦了，可是他先得活了，所以多肯救人還救了自己。象這種就是同業與別業的不同，這是說明這個。

阿難。吾今爲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阿難。剛纔我們解釋上一次，佛解釋我們眼睛能夠看東西，就是說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覺每個人不同，同樣一個東西的觀點，對一件事大家意見不同，普通叫意見，在佛學就是見---見解不同，在禪宗叫做見地，所見的不同。同樣一件東西，說觀點，你看我們到百貨公司看買東西，每一件衣服，有人穿衣服，哎這個好難看，丟開了，可是它永遠都賣完了的。就是我經常引用啊，我們那邊鄉下人講，鄉下不認識的人，說臭豬頭，賣豬肉攤上的臭豬頭沒有關係，臭豬頭還有爛鼻子的菩薩要喫呢，還可以買去拜佛呢，有臭鼻子的菩薩要喫呢。這就是說明什麼？說明每一樣東西，你所喜歡的他不一定喜歡，他喜歡的你不一定喜歡，各人的別業妄見不同。

但是現在穿這個露背裝的時候，你看現在我們大家這樣穿無所謂。我現在想想退回去，象我們小的時候讀書，叫我們那些父親母親叫我們那個老祖母叫我那些老師看見，一定馬上要把她送進精神病院，她瘋了，他覺得到了妖怪的世界了。那個時候袖子這樣轉，我這樣轉一定要捱罵了，那不行，夏天還要這樣轉攏來，還要做得規規矩矩。說這個扣不扣上來就要喫這個了，就要捱打了，手這樣轉一下，他說你幹什麼？你是流氓啊？就要捱罵了，這是流氓打架的辦法，就不行。現在覺得無所謂了，這就是每個時代見解不同，見就是觀點不同。現在光講見，這個觀點見解都是心的作用。現在佛解釋了，因爲阿難問到因緣生法，因緣自然的道理現在甩開了，由這個問題在中間還告訴他別的，比方，比方再歸元，現在還在講這個問題。

「阿難。吾今爲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他說我現在爲了你，說了兩個東西：一個別業妄見，一個同分共業妄見。別業妄見象每一個人都有眼睛，可是這個人眼睛生病了，或者角膜炎了或者嚴重的發炎了，或者生了別的眼病，他看一個燈光變成一兩個了。等於一個人帶了一個有色的眼鏡，看東西都變色了。可是他變色了我們沒有變啊，是他的別業妄見不同，同分妄見的差別。我現在給你說明瞭共業、別業的不同。「以此二事，。進退合明」正的、反的分析給你聽，說完了。如彼衆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他說假使拿別業來講，上面講過，一個眼睛有病的人，病由業生，有病就有業力。業從哪裏來？業由心造。他說那他因爲病眼看一個燈光外面多了一個圓圈，那一個圓圈雖然好象看到---生病眼睛發炎了看起真有個圓圈。

「雖現似境」雖然呈現出來象一個圓圈的境界。

「終彼見者。目眚所成」。實際上那是個幻影，沒有真的圓圈了，講句老實話那個有病人看到那個圓圈是目眚所成，因爲眼睛有了毛病纔看成了一個圓圈。眚即見勞。非色所造。他說那一個眼睛有毛病看這個圓圈，所以呀，使我們的觀念就不同了，而影像不同。眚：眼睛毛病，見勞，使我們能見的透過眼睛所見的呀，變成一個幻像了。這個幻像在佛學叫塵勞，上面講過的，塵世間、物質世界的一種作用叫塵勞。

「眚即見勞。非色所造」實實在在並不是父母所生眼睛不是它出來的，它發炎了纔出來，不發炎沒有出來，有病態纔出來。也不是「色」---也不是物質的，也不是燈光自己爆出來的一個圓圈，也不是的。除非這個燈光要爆炸了，它多出來一個圓圈我們看到，那個也是塵勞。所以眚即見勞，非色所造。

「然見眚者。終無見咎」。可你要知道，我們眼睛有毛病看東西觀點就兩樣了，有一個沒有毛病的。

「然見眚者」這個見不是眼睛看見的見啊，上次講過啊，「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是見道的見喲，用這個「見」字是講明心見性。我們心裏頭知道我現在眼睛發炎看東西都兩個影子啊，就是眼睛有毛病了現象兩樣，你那個心裏頭知道眼睛有毛病，我看到這個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個「然見眚者」能夠見到眼睛有病態的那個東西，就是我們心性的自體。

「終無見咎」那個沒有毛病，毛病是現象有毛病，自體心性之體沒有毛病。譬如說一個打坐唸佛的人，念念哎喲，我着魔了，我發抖了，我害怕了，我不打坐了，趕快下坐了，不念佛了。不念佛還有沒有？沒有。所以我不敢唸佛了，所以不敢打坐了。你看他那個打坐坐出來的偶然的現象，不一定是不對，也不是魔障，是一種變化的過程，結果他的心理配合，哎呀，我着魔了，害怕了。你那個知道自己我現在發抖了的那個沒有抖啊。那個抖就讓他抖，格老子看你抖到幾時去啊。它抖抖不抖了，哎喲，得定了，又看它定到幾時去啊。這個心性之體沒有動過。「終無見咎」是這個道理。所謂找那個能見的本相、本性，不要被相所轉了。所以《心經》、《金剛經》都叫你不着相，你着在相上被現象轉了，就糟糕了。修道是找你那個本、根本，不是着這個相。相儘管怎麼變，有了神通了，我飛起來，飛起來怎麼樣？飛起來莊子說的還是很辛苦了，飛一陣還是要回來的呀。多辛苦啊，還不如不飛還坐在這裏蠻好的。以莊子的觀點很對啊，你有神通怎麼樣？玩一陣還是靠不住的呀，神通也是變相。佛又說下去。

「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再進一步，佛告訴阿難，你懂了這個道理吧！眼睛有病看的東西都變色了，這是眼病，現象界的病，那個是因緣所生的。你那個能知道自己現在眼睛不對了、看東西都變色，那一個心性的知性沒有變過，第一步給他講這裏。第二步，佛說例汝今日，你要注意喲，拿這個道理來給你比方，現在「以目觀見山河國土」你眼睛看到這個世界，看到山，看到天，看到雲，看到電燈，靠得住嗎？「及諸衆生」，你也看到那麼多人，都靠不住啊。「皆是無始見病所成」。你不要認爲我現在看的世界很真實，這個不是真實，假的呀，這個世界。那你看前面坐了那麼多人，你們每個人後面大家都看到後麪人家的後腦，你把眼睛閉起來看看，一個都沒有，這個都是假的。這個世界如夢，你活了一百年，你覺得我哪裏都看過，有些老朋友，我都勸人家，沒有事，你出國去遊一趟看看啊。有些老朋友問我「老師啊，我何必出去啊」。「沒有事啊，你出去看看嘛，活了一輩子也沒有出去看看，你去看看」。夢是人生，夢比人生還真實一點。而且夢裏很好玩哪，夢裏比現在好玩啊，現在玩得很累哪。夢裏玩，玩了又不負責，管他媽的那是個夢。我們現在這個夢要到殯儀館的時候想到了，幾十年也是個夢，可是沒有辦法。我問你是不是夢啊？你講我也聽不見，我講你也聽不見了。其實現在就是活的夢。醒、夢是一樣的。

「見與見緣。似現前境」。見與見緣都是個幻像。

「元我覺明見所緣眚」。實際上都是我們現在的心性的病態，所看的現實世界，是個夢境，夢境是個病態。

「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複名覺聞知見」。這個馬上麻煩的又來了，這個文字啊。他說現在「元我覺明見所緣眚」就是看見的現實世界你不要以爲是真實的，也是心理的病態。

「覺見即眚，」就是我們這個本覺，能覺成佛的本覺之性。我們這個本覺之性---根本，個個衆生本來成佛那個本性，生命本來，現在變成了病態了。本性能明心見性的本覺自性，現在我們活着，搞慣了，衆生顛倒嘛！把這個顛倒的當成真實了，是個病態，等於眼睛生了病。

「本覺明心，」但是你要注意喲，我們那個本覺本有自己的心性本來很明白，

「覺緣非眚「那個能覺到一切皆是因緣、一切世間如夢如幻，那一個東西沒有病態喲。那個本性本覺之性沒有病態喲。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所以叫我們自己反省找自己的心性，把六根眼睛所看見，耳朵所聽見……一切如夢如幻。所以《金剛經》佛告訴你簡單幾句話：一切有爲法（世間一切有爲法，有爲法就是因緣所生），如夢幻泡影（都是病態），如露亦如電（世間上露水一樣，一下就過去了，亦如電，閃一下就沒有了，一百年一下就沒有了），應作如是觀（你要這樣去觀察）。你就找到了自己的般若的實相，般若實相就是本性。這裏所講「覺非眚中「，那個般若實相、那個本覺之性，那個本身能觀的那個沒有毛病，自己很明白，」此實見見「。就是那個東西嘛，那個就是見道之見。他說見道之見的時候啊，

上面所以佛講過了，見非是見。不是眼睛看見這個見啊，無相的呀，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啊，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呀，一切放下了，都放開了，連你所有的境界都放掉了，那個就是。

「云何復明覺聞知見」呢？爲什麼你在這裏還要在這裏分析，把它分開哪一個是感覺、哪個是聽覺、哪個知覺、哪個是看見的見性呢？他說爲什麼你還要在這裏老是那麼抓到雞毛當令箭，給這些名詞所困，一個一個去找？佛的話還沒有完啊，告訴阿難的。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並諸世間十類衆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所以你懂了這個道理，「汝今見我及汝」你現在張開眼睛看到我，釋迦牟尼講自己，乃至你低着頭還看看自己的身體。「並諸世間十類衆生」抬起眼睛可以看社會上世間一切的衆生，你都看到。你不要認爲你眼睛很高明、明頭腦聰明啊，你所看到的，你以爲是真實的啊？佛說「皆是見眚」，都是自性所起的病態作用。「非見眚者」，那個不是病態的，能見道那個見，我們明心見性要想見道，注意喲，那個能見到的見不是病態喲。「彼見真精」那個能見道的是真正的本心的精魂。「性非眚者」它不是病態，「故不名見」，沒有一個見。

你說我現在看見一個圓的了，噢，發亮。還有人說我打坐見到自己在打坐，老師啊，我明心見性了，我已經看到自己了，那是第三個病態，你趕快去看精神分裂科吧，真的喲。但是懂了道理也沒有關係，懂了道理打坐有時候有這個境界，因爲用心太緊，坐到好的時候，馬上看見自己坐在這裏，看自己很清楚啊，還很端正坐在這裏。自己坐歪了也看得很清楚，你要轉來就轉來，這等於道家所講的出陰神。出陰神也好，出陽神也好，第三重病態，不是第二月、第三月啦！這個就是這個道理。要懂這個道理呢，你知道它是第二月第三月那也無妨，就怕你不知，知道了你玩玩沒有關係，可以回來的。

所以佛說真見道那個見沒有一個見，能見、所見都空了，沒有真正見。人家說我明心見性了，你見鬼了，佛告訴你「故不名見」能見、所見皆亡。等於說莊子有個比方，有一句話：忘腳履之適也。一個人買一個鞋子，新鞋子穿得很痛苦，新鞋子總有鞋子的感覺。鞋子穿到什麼時候最舒服啊？快要破掉的時候，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那個鞋底都漏洞了。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的鞋底漏洞了，所以我知。這個時候那雙鞋子最舒服，「忘腳」也忘記了鞋子也忘記了腳了，「履之適也」這個鞋子的使用的價值，邊際效用到了最高的時候。所以新鞋子並不高明，舊鞋子是好穿。真見道的時候，什麼功夫啊，什麼境界呀，都沒有了，放下還要放下，空--連空都沒有了，有個空它還是病態，連空都不空了，不空就是有嗎？既然空都不空了，還有個什麼？那差不多談見道了，佛說這個時候叫「故名不見」，這個時候不叫見與不見了。

「阿難。如彼衆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衆同分所現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俱是無始見妄所生。」

這一小節我們把它快點過去，佛說阿難，上面我給你講過。譬如一個衆生同分妄見，我們共業所感，共同所看到。比如現在我們全堂人，我們現在這個時候的共業所感，善業來研究《楞嚴經》，在共同在研究這一部，這是我們同分所見。別業妄見：同坐在這個講堂裏的人，有人覺得冷氣不夠涼，有人覺得可惜沒有帶背心太寒了，有人覺得吹得我左邊頭痛，有人最好這個老兄給我換一個最好了，我在那邊好涼快。同業裏頭有別業的妄見，個人身體不同、感受不同、觀念就不同。他說不管你別業妄見不同，或者是共業的妄見不同，「俱是無始見妄所生」這都是心理上的一種變態，這個心理是拿菩提心來講啊，悟道的心、本覺之心來講，都是個變態。

「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並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衆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

他說由這個別業妄見同共業的妄見你懂了以後，以個例子看這個閻浮提我們這個世界，這個三千洲，小洲了。大洲四大洋洲，四大洲。那麼中洲也分八九個，中洲。小洲就更多了，譬如馬拿馬新開的過河後人開的也算是一洲了。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四大洲，乃至整個的娑婆世界這個太陽系統，以及十方「諸有漏國」包括了外太空的星球，「有諸衆生」以及每一個世界上的衆生。都是，這個是共業，「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沒有成道沒有自己明心見性成佛以前，不管你怎麼智慧高明、學問怎麼好，不管你怎麼笨，怎麼好（怎麼笨和怎麼好兩頭是一樣的，最後是平等的，笨到極點就是聰明，聰明到極點就是笨。兩個很平等的）都是病態。所以以神經病例講這個人天才兒童---精神病，因爲他精神特別聰明也是病態；白癡也是精神病；脾氣壞的---精神病；脾氣特別內向的也是精神病。所以以精神病科的醫生看這個世界上基乎沒有一個不是精神病的。以佛眼看來所有衆生皆是病態，除了一個人不生病，證得菩提成佛。所以啊，我們趕快成佛，才脫離了這個精神病。

所以佛在這裏講整個世界上見聞覺知，我們眼睛能夠看見的、耳朵能夠聽、能夠感覺的、能夠知道的，都是虛妄病源，都是個病態的心理。下面佛的結論，八個字。和合妄生。和合妄死。生死也是個病態---假相，我們不要被生死困住了。所以我今天和幾個朋友在頂樓說笑話，我說我老了，有個同學看到很悲哀的樣子，好象老師走了就沒有老師了。哎呀，我說我總歸要死的呀，我假使沒有死啊，我還不會得中陰身，還沒有投胎的機會呢。難得有個死的機會，再有個機會才能投胎嘛，死都害怕還有什麼出息呢！死同吃乾飯一樣，生同吃稀飯差不多，生死平等都是兩頭，生死也是騙人的一個虛妄境界，悟道的。所以佛在這裏告訴你。

「合和妄生、和合妄死」，你那個能生能死的那個沒有生死啊。所以輪迴六道，在佛學叫做分段生死。人死了因爲業報變牛啊，變狗啊，或者人死了再來變人啊，一段一段分了，凡夫是分段生死。你那個能使你生能使你死那個本體，就是本覺妙明，這個東西沒有生死，它也不是病態。所以要了生死是要找到這個本來面目纔能夠了生死。不是說我打坐，坐好了，阿彌陀佛再見，這叫了生死？這不過很會死，死得滿不錯，會盤起兩個腿死，如此而已呀，和躺下來死也一樣的。

禪宗有個禪師叫鄧隱峯，馬祖的弟子，比百丈的輩份還高。他要死的時候問大家，他說古人啊，得道的人坐脫立亡，打起坐來走，再見，說法完了就走了，叫坐脫立亡。站到起就走，有些祖師合個掌，謝謝，人就站在那裏就死掉了，坐脫立亡。鄧隱峯問大家古人坐脫立亡都有，他說這個太沒有意思了，有沒有倒轉來死的呀？大家說沒有沒有，這個沒有見過。他說好，拿頂在地下就來個倒栽蔥，兩手、頭頂在地下兩個腳朝上就死了。死掉了怪呀，穿個長袍和尚衣嘛，這個人倒轉來衣服要倒轉來，他衣服還貼在身上的，就那麼死掉了，你看怪吧。他的一個姐姐出了家的也悟道了，一個尼姑。大家告訴他你弟弟涅磐了圓寂了，好怪呀，倒在地上死，衣服還貼在上面，抬也抬不動，拿不走啊，別人搬不動他。這個姐姐說討厭，她也得道了，她來在鄧雲峯身上一拍，「你呀，從小到現在喜歡做怪，要死還要做怪呀。」姐姐罵他一句。他又翻過來說「哎呀，這樣做怪呀，就站着去死吧。」就走了。這樣才叫做了脫生死，因爲自身生死自由。

所以凡夫是分段生死，證得了阿羅漢得道了的人叫做變易生死。坐脫立亡功夫最高不過是分段生死捱到變易生死的邊緣了，還不算了生死。了了生死，菩薩成佛了生死，了生死怎麼樣呢？不生也不死，不生也不死怎麼辦？又生又死，都在六道輪迴中，所以涅磐生死等空花，所以諸佛菩薩都是再來人，因爲他了了生死，因此就不畏生死。凡夫因爲不了生死叫分段生死，所以害怕，他覺得我死了沒有我了，這一段又沒有了。羅漢得道了的變易生死，他還是有點害怕生死，生死倒底很麻煩。

我常說再來投個胎啊，再揀哪一位女士的肚子住十個月就變成我的媽媽，然後這十個月的旅館賬啊，一輩子都還不掉的。世界上觀光飯店啊，呵，只有這個肚皮這個觀光飯店這個價錢無比。你一輩子實在欠了這個賬還不了的，所以最好啊，這個了了生死的人啊，有些人啊就是另外一種生死來了，他不肯經母胎，譬如密教的祖師蓮花生大師，因爲弘揚密教，他可以不入孃胎了，從蓮花中心，蓮花這個耦蓮花籽裏頭啊蹦出一個小孩了，那從蓮化化生，所以叫蓮花生。我們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都是這樣生的，蓮花生。

還有一種呢，那就怪了，那是祕密，有許多人怎麼來的你也不知道，你看到是個孤兒，不一定是個孤兒，他怎麼來的也不知道，這個都是了了生死。

所以凡夫的衆生一切的生死，佛的結論兩句話，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和合：和合是因緣自然，一半因緣一半自然。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覆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所以什麼叫悟道？悟道就是了生死。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不著一切因緣法。「及不和合」：但是也不要怕這個因緣生法，該有這個緣的嘛，就去給他當兒子也沒有關係，叫他幾十年媽媽就算了。再輪迴轉回來算不定她又變成你的外甥女了，真的喲，這個因爲輪迴轉得很厲害喲。

所以彌勒菩薩有一次看一個女孩子抱着一個小孩，大概一歲多吧。抱在懷裏，這個小孩玩一個撥浪鼓，牛皮做的蹦蹦跳。彌勒菩薩出來化緣，就看到這個女的抱這樣一個孩子他站在這裏就笑，別一個同參的說他，「你怎麼搞的，不正經。人家一個婦人家抱一個孩子在玩，你怎麼看人家婦人家？」他說「你不要亂講，他說我看到他們的三世因果，我在這裏忍不住笑了。」他說「怎麼？」他說：「你曉得這個女孩子抱的是什麼人？是這個女孩子的外公，他這個外公死了以後做了一次牛，這個撥浪鼓上的牛皮就是他前生自己的牛皮。這個孩子這一生呢，又變這個外甥女的孩子，你看多有趣了，自己還搖自己撥浪鼓，嘿嘿還在玩還在笑，所以我看到了就忘記了化緣，我就笑了嘛。」這個因緣就是這麼一個道理。和合因緣，這就叫輪迴。得道的人呢，就怕這個和合因緣。所以父母跟孩子啊，兄弟姐妹，不管你這一生的善報惡報，都是前生自己造的，多生累世的因緣所生。有因緣和合才能投生，不然就不能生。他說遠離一切因緣。

所以那個張拙秀才，宋朝一個讀書人學禪宗悟道的時候，他後來他的偈子，「隨順世緣無掛礙」，這一句詩就是《楞嚴經》上「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雖然跟着因緣裏頭隨波逐流，但是不給因緣騙起走了。所以「隨順世緣無掛礙，涅磐生死等空花」。這個纔是了了生死。

佛在《楞嚴經》上在這裏說假使能做到「遠離諸和合緣，以及不和合」，象羅漢我得了道，我絕不來了，抗拒，「不和合」，那也不究竟，那沒有了生死。羅漢出定的時候，那個業力照樣把你吸住了，還是要轉生的，你沒有辦法。你入定住了八萬四千劫，一動念一樣給因緣業力吸住了，沒有了生死。了了生死的人就是這兩句話：隨順世緣無掛礙，涅磐生死等空花。那麼就是可以離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到達這個境界呢。

「則覆滅除諸生死因」，那才叫了生死，那才叫做跳出三界外，到哪一界去啊？還在這裏，可是三界不受拘束，隨順世緣無掛礙。

那麼這個人修行到如此才說是圓滿菩提，大徹大悟。菩提就是覺悟。菩提是梵文的音，翻譯成中文就是覺悟，大徹大悟。圓滿菩提是大成就、大圓滿，不生滅性，真正明心見性了。明心見性了它的形容詞。

見到自己「清淨本心，本覺常住」，這個時候自己曉得了，我們一切衆生無始以來自己這個本心本來清淨，清淨的本心，我們的心並沒有受過染污，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清淨本心，本覺常住」沒有生死、沒有變壞的。所以《心經》告訴我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同樣的道理，這個時候纔是明心見性。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你在這以前，剛剛以前，你已經悟到，不是禪宗講的悟，理解上悟到了本覺妙明，自己本來覺性本來很妙的，很光明。你已經瞭解了，自己的本心本性啊並不屬於因緣所生，也不是物理自然的作用。但是你還沒有明白，「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這個能夠本覺的本性啊，不屬於因緣和合、自然所生，但是也離不開因緣與自然的作用。用上離不開這個作用，他說你還沒有懂。

「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

阿難，我現在「以前塵問汝」，就是用你眼前看得到的事情問你，可是你老是聽不懂。「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你總是拿世間心拿世間的妄想思想來推測這個佛法的道理。「諸因緣性，而自疑惑」那麼你看世間法都是因緣所生，這個現象你矇住了，他說你學了一點佛學，又被佛學騙了，佛學的名詞把你困住了，你又不懂。所以你不懂自己證到菩提的境界，證到菩提就是大徹大悟那一剎那的境界。這個此心此性是「和合起者」，你認爲這個要怎麼因緣碰得好，我一下子悟道了呢？你還認爲是因緣和合所生嗎？

「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和。爲與暗和。爲與通和。爲與塞和。」

現在你這個眼睛能夠看東西的，佛叫它是妙淨見精，佛講的妙淨見精，我們並不妙啊，我們沒有明心見性啊，明心見性了曉得自己這個能見東西、這個作用這個心的作用就是妙淨見精，能見的精源。「爲與明和。爲與暗和。」你看見外面的光明你才能看東西嗎？你在黑暗裏頭看到黑暗，這個我們能看東西和黑暗捏在一起嗎？還是和光明捏在一起嗎？「爲與通和。爲與塞和」，還是水泥沙和土一樣合攏來了，還是水泥一樣，給這個門打開內外交通和空間兩個湊合在一起嗎？或者說我們拿水泥做一個牆壁就看不見了，難道我們的見精就和到水泥裏嗎？

「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

假定你說光明來了，我們能看的東西就在光明裏頭，如果你這樣認定啊，現在你眼睛張開看這個光明，「當明現前，」這個光明在你眼睛的前面，就是你看見東西了。「何處雜見」？你在光明裏頭找一找，哪個有一個明心見性的這個見在光明裏頭啊。譬如我們打坐，哎喲，我看到光明，哎呀，我見道了，你光明裏頭有一個你呀，你找找看？是你看到光明不是光明看到你啊，那個都是幻像啊。光明裏頭你找找看？「何處雜見」這個中間哪裏有一個你能見的作用在呀？

「見相可辨。雜何形像。」如果說光明裏頭有我能見的精神在，可以找得出來，他叫阿難你拿出來我看看是什麼樣子的呀？

「若非見者。云何見明。」但話又說回來了，當我看見的光明裏頭沒有我能見的作用在，那怎麼樣看得見光明啊？譬如我死了，那個能見的離開了這個身體，眼睛還是張開的，眼睛看見不曉得什麼東西了。「若非見者，云何見明」你說這裏頭沒有能見的精神在，那怎麼樣看到光明啊？

「若即見者。云何見見。」你說光明裏就有我能見的這個精神在，如果你這樣認定對。「云何見見」那我問你怎麼樣在這個光明中怎麼樣明心見性啊？

「必見圓滿。何處和明。」你說我那個能見之性啊，圓滿無所不在的，那麼它怎麼樣同光明融合在一起的呀？

「若明圓滿。不合見和。」即然光明、能見兩個作用圓滿了，用不着兩樣配合攏來才能看東西嘍。

「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能見之性同這個有相的光明是兩回事。你說佛啊，你不要亂講亂辯了，能見之性同光明的現象是兩回事「見必異明」，兩回事。「雜則失彼性明名字」你把它混合起來一談，那也需要辯論清楚啊。就是你思維清楚、研究清楚。

有許多人研究不清楚，打坐啊唸佛唸到有光了，閉起眼睛一陀光，啊，我得道了，他就搞錯了嘛。所以這一段佛叫你要研究清楚啊。光明是相，那不是見道的性。能見光明是自性，那個相有什麼關係啊？你坐久了以後，那個氣通過後腦這個地方自然看到各種現象，乃至看到佛菩薩了，你曉得那不過是氣通過，講一個生理作用氣血在裏頭，我們雖然外面在打坐啊，你裏面氣血在活動啊，你曉得吧？所以前天我到一個館子喫飯，跟幾個同學坐在那裏，看到鏡子裏頭那個水池養的活魚。那個水裏頭不是要把水噴出來嗎？實際上那個水不動，死水就養不了魚了。所以要把水要電動把它噴動，噴到了這個水就起波浪了，就是產生了空氣有氧氣，那個魚就活得了，活的水才能養魚。什麼叫活水？水要動啊，不動就是死東西。你以爲打坐唸佛坐着入定不動，你以爲真的不動啊，外表不動，它那個自性在裏頭血液循環規律的動，比那個普通的動得規律呀，動得更大啊。所以可以長生不老啊，所以能夠產生各種神通啊，那麼動動動，動到這個地方，氣血動到後腦，眼睛閉着也可以看到東西，那有什麼稀奇啊！哎喲，我得道了，你神經了，神通的兄弟二號叫神經。你過了這一部分他又什麼都看不見了，上了頂以後，萬念皆空---無唸了，那什麼相都空掉了。所以最容易在這裏，道家就叫做走火入魔。火也沒有，魔也沒有，是你唯心所造。所以佛在這裏告訴你見啊、不見啊要搞清楚。

你說在那個時候看到光明看到佛像，你看到佛像還是佛像看到你？當然是我看到佛像了。你哪裏看到佛像？張開眼睛有沒有？有啊，在前面。那就是說你目有見眚，也不是眼睛，氣剛好走到後腦，視覺神經這裏沒有通過，它就發生這個現象，配合你意識裏有這個佛像的境界，佛像境界就出現了，就這麼一回事。

有些人就動起來，動起來因爲身體上有風溼呀，現在要通過了，通過了要動，有些人頭腦清楚一點來問我，我說讓它動讓它動，你動大一點吧，讓它吧，它動得很規律的。這樣搖幾下，前面一二三，這裏一二三一定很規律的，爲什麼？它身體內部自然的法則，這沒有什麼稀奇，你不要認爲是道，也不要認爲是魔，一點問題都沒有。它動完了，它等一下不動了，你叫它再動，它還懶得動呢。這是生理自然法則，不要認爲是道，這是過程的現象，認爲這是功夫啊，夫功差不多，都是自欺欺人，要把這一段搞清楚。

所以佛經告訴你，這個能見中間「見必異明」，譬如我看到這個境界，你知道這個境界這個能見的就不是這個境界上。你知道光明的它不是光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如果你認爲光明那個境界就是道，你雜亂了，你就糊塗了搞不清楚，你不但是着魔了，你對於什麼叫能見之性，什麼叫所見之相，你都搞不清楚了。所以《金剛經》上告訴你，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那個相是因緣所生，所以氣脈通過這裏這個因緣就變了。

你比如說有一個修道的人，我們這個道友裏頭，朋友啦，他是個大醫生，最近去年到現在幾次夜裏長途電話打過來。前兩個禮拜打來，他們同學接到，老師啊某某醫生電話來了，我以爲是別的普通事。我說什麼事啊？「老師啊，我恐怕四月快要了了」。我一聽他向我暴斃。我說你媽媽八十幾了，還在呀？我說孩子這兩天美國快要回來了，你爲什麼？「不是啊，我快要了了，所以我和老師講一聲啊」。他是醫生，我說怎麼了？「心臟跳得不規律」。 我說你自己心電圖檢查了嗎？他是西醫。檢查了，這裏發脹。這個發脹很嚴重啊，算不定是肝發炎，所以會脹起來，難過。我說你都檢查了？消炎的打一針抗生素下去。老師試過了沒有用。我說中藥的抗壓片給它六顆一起下。「也試過了」。我說「幾時發生的呀？」「昨天前天」。「怎麼不早一點電話問我？」我說告訴你餓兩天，然後教你個方法，就是氣通過這裏食道管進去通到胃裏頭。胃這裏下去了這裏有一節腸子叫空腸，空的，這個腸子一節，這個通過去，胃的消化通過這個空腸通過去了變成彎彎腸了，九曲腸彎來彎去，最後就變大便了，變大便就是內伏的那個垃圾堆了，變成垃圾以後通過直腸的咚就下來了，那叫做肛門出大便。我說你現在是空腸這裏氣走不通。告訴你個方法，這樣做，那樣做，聽懂吧？電話裏頭講，然後天天不喫飯，光喝水去打坐，死不了的。我牛吹了第二天還不放心啊，打個電話一問，他四月了了，算不定走了。我打電話一問怎麼樣？好了。我說是不是照我那個樣子？對對對，哎呀老師啊，我幾次都把我嚇昏了。我說因爲你學醫的，太注意醫學了。修道做功夫境界有時候九死一生啊，有時候同死去了一樣啊，你沒有死的勇氣，你還要來修道？所以道家有一句話，你要修長生不老之道：若要人不死，除非死個人。你有死的決心纔可以修一個不死之道。哎喲一打坐，就怕這樣那樣，哎喲，腿發麻，該不要把神經壓斷了吧？哎呀，頭疼，該不要血壓高了？去你的，你還修個什麼道啊。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你這個見猶離見，見不是道，呵呵，這樣把它改一句，這些人就免談這個了。

所以這一段要你研究清楚，所以「雜則失彼性明名字」，你思想搞雜亂了，你那個什麼叫見性，什麼叫見相，你都搞錯了嘛，連名相都搞錯了，所以雜失明性。合明非義。所以這一雜亂，什麼叫光明的現象？什麼叫能見之性？這個中間你都分析不清楚啊。「合明非義」那麼你說光明跟我的見性兩個配合才能看出東西來，不合邏輯，不合理。他舉了這個例子，眼睛看光明你就懂了。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我不給你多講了，下面通塞他說都是一個道理。

「複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爲與明合。爲與暗合。爲與通合。爲與塞合。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

假使你能見之性在光明裏頭能夠見東西，跟光明配合能夠看東西，那黑暗來的時候你就看不見黑暗了，因爲能見之性跟着光明跑了嘛。此見即不與諸暗合。那這個能見之性就不會看見黑暗了，事實不然哪，光明是現象跑了，黑暗來了我看到黑暗。云何見暗。他說那跟着光明跑了，你還會看得到黑暗哪？

「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

假使看黑暗的時候，你說我這個能見並沒有跟黑暗兩個結合，那麼只有跟光明兩個結合。「應非見明」，這個理論就錯了。明來能夠見明，暗來能夠見暗。

「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

也是一樣的道理。這一段論辯的問題我簡單的講到這裏，大家自己研究一下，這不是隨便講理論啊，同修道見性有關。那麼阿難聽到這裏怎麼辦呢？阿難又起來問話了，同我們一樣，又舉個手起要問話了。阿難起來，又磕個頭，頂禮合掌。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阿難跟佛講，好，照我現在聽，他一邊聽一邊自己在做功夫，在思想。他說照我現在想想：

「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

他說照佛你老人家剛纔講我有點懂了，現在照我這樣想想，「此妙覺元」我們這個本性很玄妙的，本覺之性這個生命的根源，「與諸緣塵」同世間的（身體也是外塵了）這些因緣，同我這個能夠思想的想東想西就是心裏所起的思念作用了，譬如我們大家眼睛閉到看，心理都在想，你也知道想。阿難現在說我那個知道在想的同這個思想不相干啊，「非和合耶」好象它兩個分開的喲，對不對？你沒有分開呀？那糟糕，那要喫點化學藥品把它分化分化。你看看，你現在聽話的，不是有一個能聽話知道自己在聽話的對不對？這個聽話的和知道的不是分開了嗎？分不開呀？分不開有問題。

大家就是沒有經過好好的靜坐，靜坐了你就曉得有時候分得很清楚，這是妄想沒有關係，知道妄想這個沒有動過。阿難這句話你懂了，用功的人看這個經典就曉得不是講理論了，你功夫不到這裏，象阿難這個話就講不出來。他一邊他在聽佛說法，當場就在習定就在試驗。他說這個很妙能知覺的這個生命本源「與諸塵緣」同外面攀緣的這些塵勞煩惱及心念慮和我裏頭這個思想好象是分開的，不在一起啊。佛說：

「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佛又抓住他一句話了，阿難並不是不對喲，不過是一點點進步。佛又一步一步把他帶領向前面上進。佛又抓住他，說你現在又講 「覺非和合」 認爲這個本覺，自己能夠知覺感覺這個本性不是因緣和合的作用。和合就是身體和思想這兩個都是塵緣和合。

「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和。爲非暗和。爲非通和。爲非塞和。」

同上面辯論一樣，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你說兩個不和合，那麼你感覺到自己，這是妄想，哎呀，我現在看到它，這個妄想它自己亂跑，我不理它，沒有關係，那麼那個妄想和你所知所見的它有一個邊際了？必有邊畔哪。汝且諦觀。這個諦觀不是眼睛看書啊，阿難還坐在那裏聽，用功啊。他說你仔細看，就是反觀了。《心經》上說，照見五蘊皆空，內觀，反轉來看。

「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哪裏是光明，哪裏是見啊？我們張開眼睛看到光明，他說哪個是光明？我們看到光明的時候，我能看光明的在這裏？還在腦裏？還在光裏那裏？還在中間？

「在見在明。自何爲畔。」光明那邊是光明到這裏爲止，眼睛到這裏出來兩個才配合，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總有一個邊際在。兩個手合攏來也有個邊啊，有邊嘛，不是沒有邊。他說總有邊畔的，自何爲畔。

「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

他說阿難在光明裏頭你認爲當我們看到光明的時候，說沒有能見的精神在光明之內。「則不相及」，光明同我們的精神沒有關係了。那麼這種現象「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即然同我不相干，我看光明的時候就不知道有光明啊。等於孔子講過一句話：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所以一個人害了相思病的時候，或者是支票不兌現要坐牢的時候同害相思病一樣，那個時候喝茶也不曉得茶味，喫菜不知道菜味。因爲心性不在這裏，同樣的道理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那中間怎麼有個邊際呢？

「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也是同一個道理。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爲非明合。爲非暗合。爲非通合。爲非塞合。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

假使說光明跟見性不相合，能見之性跟光明的現象乖角，兩個是相反的，等於牛角一樣一邊向東一邊向西，兩個配不攏來，我們就看不見東西了。如耳與明。了不相觸。等於耳朵與光明不相干，耳朵不需要光明的，眼睛需要光線，耳朵並不需要光線，他兩個可以不相干。

「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

所以能見之性同光明境界裏頭，你都搞不清楚，這個裏頭「甄明」你怎麼樣選擇分析清楚光明跟我們見性的關係合理不合理？他說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彼暗與通。及諸羣塞。亦復如是。」

下面有一段我們今天把它講完，阿難。下面是結論很重要。

「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這要圈起來要揹來啊。

「幻妄稱相。其性真爲妙覺明體。」這是佛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路。他上面給阿難的分析，用邏輯的方法把他圍剿一翻，頭都把他搞昏了，他頭腦搞不清楚，沒有那麼高的智慧。下面一直來了，單刀直入。他說阿難，你還不懂啊，你還不明白，

「一切浮塵」世界上一切這些物理世界的現象，都是幻化的，都不實在的。你看這個建築，水泥鋼筋的建築實在嗎？不實在的，幻化的、人爲的，一個夢一樣做出來的。三十年前，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我們從這裏來，誰到這個地方？勝義路這一帶是荒地，都是泥巴地，田地。那個時候我記得那個時候人家拿一點地，二十幾塊錢一平要不要？說瘋了？拿這些話來我們談。現在你看就不同，水泥鋼筋，做夢一樣起來，千萬年以後算不定這裏又是空的。一切都是幻化，

「一切浮塵，諸幻化相」，世間一切皆是幻。

「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譬如我們眼睛嘛，抬頭看見前面現在有個東西，哎，回去看書，前面這個東西沒有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當下即生即死。「幻妄稱相」，這個幻境裏頭的妄相叫做現象，那個看見幻象這個本性真爲妙覺明體。無體無謂這個叫做妙覺明體。

「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生。了無所得。」

進一步，叫我們分析自己，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六入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十二處（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十八界（六根六塵中間叫十八界）。換句話現在佛在分析我們心理的作用生理的作用同五陰，這個不詳細講了，大家都知道。六根十二根塵十八界都是因緣和合所生，虛妄有生：幻相。

「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活幾十年在這裏，人生真是啊，我們想想好象幾十年的事就在眼前。最近常常看到別人的小孩玩，我想我的小時候也是那麼動的啊。哎，已經不知道了，算不定明天就告假了，再見了。幾十年就是虛妄有生，「因緣別離」因緣分離了，「虛妄名滅」，你覺得死亡了，也沒有真的死亡，不過這個幻相變去了。所以現在的電視電影你就看到了，打開一看就有，看完了一關了沒有，再打開倒轉來一看又有，「虛妄有生，虛妄名滅」。

「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生。了無所得」。

你不知道，可惜你不懂啊，沒有悟道，不知道這些現象界的生生死死，生滅就是生死；去來：昨天、今天、明天，去年、今年、明年，過去、現在、未來，這是時間上的，都沒有，即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也沒有現在，因爲說一聲現在就過去了，說未來已經變現在，又過去了。但是你說那麼空嗎？不空啊，它都在這裏。所以「生滅去來，」。自體、自性沒有動過。「本如來藏」，如來藏是本性。「常住妙明」：它緣起性空的，因爲緣起性空它沒有動過，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如如不動，所以在密宗呢，北方叫不空如來。如如不動。「不動周圓，妙真如性。周遍圓滿」，自己的本性無所不在，可惜你忘記了自己的本性。所以自己的本性使我們的生命能生死來去的自性的真如妙性，無所謂無常也無所謂常。「性真常中」（真如妙性），這個真常中求它生死來去，說幾時開悟？本來都沒有迷過悟個什麼？誰迷了？本來沒有悟嘛，你不要求悟啊，自然就不迷了。你本來都很好，你看那一邊叫門外，等一下出這個門下電梯都回家，大家都曉得，可見都沒有迷過嘛，都清楚得很。妙真常性，本未曾迷何曾有悟啊！「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所以六祖悟到道時：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本來空，所謂空不是沒有，那個是本性。那麼佛在告訴阿難這一段，因緣自然和合境界講到這裏，下一次開始他是詳細分析生理和心理作用爲什麼是本性的功能。那是下一次開始。

# 楞嚴經講座 十六集

---楞嚴經講座

上一次講到佛告訴阿難，一切作用不是因緣，因緣是一個現象，不要執著因緣。它的作用生起當然是因緣組合攏來的，本體的功能並非屬於因緣，因緣是個用。也非自然，自然是個物理的現象，能生起因緣、自然的作用那個自性不在因緣生法，也不在自然上。所以上次提到和合，和合的作用，譬如我們現在的生命活着是因緣所生，那麼今天我們有一個身體、生理，有一個思想、思維的作用，生理這個作用也是物理，生理和精神結合兩個和合構成了我們現在一個生命，看到是活在這裏。但是一切無常，性空，所以是說明性空緣起、緣起性空的道理。

那麼在般若學系裏頭，這個自性叫做空性，其實說明瞭一個空性，空性是一個名稱，並沒有一個空的存在，假使有一個空，這個空又變成一個東西了。所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後來補救這個般若道理，所以叫做中道。其實說一箇中，《楞嚴經》也討論到上面，也是一個假相的名詞，有一箇中，就屬於邊了，就是一着名相都不對。那麼《楞嚴經》的本身它着了名相沒有？它也着了名相，爲了表達，它叫做妙真如性，或者叫如來藏。如來藏也好，妙真如性也好，《楞嚴經》佛有個基本的名言，兩句話馬上就要提到了：但有名言，都有名詞而已；都無實義，並沒有個真正的東西，抓到一個東西就錯了。但有名言，都無實義，自性本空。那麼上次講到和合，就是《金剛經》所謂講一合相，身和心兩個綜合攏來現在假相，叫一個我，叫做我這個生命，其實其中是無我的，那麼說明這個道理，現在講到非因緣非自然性說明無我，自性空相。

現在討論五陰，佛給阿難所指示的，五陰大部分同學應該都知道，不過我們再提起注意：五陰又一個古代的翻譯也稱爲五蘊，蘊就是含藏在裏頭的意思。陰是看不見，也是含藏。陽面是看得見的，所以五陰也好、五蘊也好，同義同一個意義，不同的中國字，含義。所謂五陰，色、受、想、行、識。

色：四大謂之色法---地、水、火、風。就是說液體的、固體的、熱能、同氣流、氣體的運動，這四大四種的大類，物理世界的四種大類。等於說太陽的熱能是火大類，冷凍起來水大類，氣流的運動風大類，這個地球物質的存在地大一類，四大都屬於色法。由於這個色法的世界，上面有表色：可以表示的青、黃、赤、白、紅、黃、藍、白、黑，長短、方圓，高矮、大小等等可以表示的；還有無表色：看不見的，比如我們大家曉得應用，科學上的原子核子，你看見過啊？除了專門的科學家在儀器上、在實驗室裏瞭解這個東西，普通以爲原子還同雞蛋差不多呢，不曉得是個什麼東西，只曉得知道這個名詞。這些現在科學研究物理快要接近到無表色的境界。譬如前兩天在美國一位同學寄一篇論文給我看，他在外國看到的一個物理學家寫的，物質世界的研究分析快要接近到佛法了，最後是空的，電子啊、核子啊空的。那麼他看了這篇論文很高興，馬上把原文寄過來。剛剛有位同學講，他說老師我來翻譯，我說我沒有叫你翻啊，既然有同學叫你翻，你就試試看了，那不是佛法的問題，牽扯到科學問題。所以講到色法的道理，有表色，無表色，還有一種色，意境上我們思想理想境界所產生的，意境所生的。譬如做夢裏頭也有顏色，當然一般人做夢很難得做到有彩色的夢。以前我常講做夢都是做灰暗的，很難得夢到出大太陽，更夢到夢裏頭有彩色很少。不過當時我們有位大畫家來茵頂先生（音譯，網上沒找到具體名字怎麼寫），他說南老師那個話不對，他說我專門夢到彩色的夢，因爲他是畫家，一天到晚想那個彩色想慣了的，他說我的夢中都有彩色的，普通人很難做一個彩色的夢，這個是意境上所生的色法。所以五陰第一個色法，做一個提前的瞭解。色法是講這個身體四大，我們這個身體就是色陰，看不見的，裏頭曉得有心、肝、脾、肺、腎，你自己沒有看見過，這屬於色陰。

受，就是感受，這個氣候、這個冷氣、天氣的冷暖、身體的舒服不舒服。受分五種，苦（受苦）、樂（舒服）、憂（心裏很憂悶，愁）、喜（很高興）、舍（一切都沒有）。前兩種偏向於生理，影響心理；後面兩種偏重於心理，影響生理。第五種舍受，一切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譬如我們要死的時候，手也不曉得，拿不動了，腳也拿不動了，眼睛也看不見了，一切都丟開了。得道的人空的時候，也有舍受，這個色身可以拋開了，乃至不拋開色身把色身空了化掉。所以受有五種，換一句話是生理、心理。

想：思想，思想這個東西獨立一個系統，它是很厲害的，我們一天到晚困擾自己就是這個思想。所以形容這個思想，佛學叫它煩惱，煩惱不是痛苦，煩擾了我們，擾亂了、苦惱。這個思想想寧靜，譬如失眠的人想不想，不要想了---睡，做不到，它可以煩惱你，我們一切造業想（思想）很嚴重。所以色、受、想我們容易懂。

第四個就更難懂了---行。行陰就是生命本能的活動。譬如我們睡着了，只要沒有死沒有斷氣，身上的血液還在流行，呼吸還在往來，你意識所謂心不相應行法，時間、空間，它不聽你管理的，它自己存在。這個宇宙的萬有生命是個運動，行就是一個運動、轉動、旋轉，是生命的本能，行陰。

識陰：識就是精神狀態，是我們能起思想、意識思想作用。

綜合攏來，佛學歸納起來，釋迦牟尼佛的歸納法，把印度過去的許多宗教哲學家所講的東西歸納成五陰，說明瞭我們這個人的生命，生理的身體的、心理的綜合就是五陰。現在《楞嚴經》佛給阿難就分析這個五陰，自性空的道理。那麼我們現在看原文。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他告訴阿難，這個五陰在《楞嚴經》上提出，不講它是空，也沒講它有。這個五陰這個物理世界、精神世界之所以形成，它都是宇宙本有的，就是我們本有生命的功能所形成的。本有生命這一句話，也是個代名詞，這個東西妙不可言，就是自性的作用。所以它說五陰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它的本來就是如來，如來是自性成佛悟道的代號。如來藏，一切衆生每個人都是佛，只要找到自己這個本來、生命的本來。所以本來是我們自性如來藏的妙真如性。真如也是一個佛學的名稱，指一切現象的後面個生生不已、生滅的功能叫真如自性。這是一個總綱，他下面分析給阿難聽。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晴虛，迥無所有。」阿難，比方有一個人，眼睛很好，拿這個眼睛瞪着看虛空，這個眼睛清淨啊，沒有生病，沒有發炎，也沒有角膜炎，也沒有近視，也沒有遠視，很好。「觀晴明空」看這個萬裏無雲的晴空，這個時候眼睛裏看到的整個的虛空，「唯一晴虛」萬裏無雲萬裏天，就是一片藍天，虛空。「迥無所有」迥：一點什麼都沒有，乾乾淨淨的。那麼我們普通文學形容它一片蔚藍色的晴空，迥無所有，一點絲一片雲也沒有。

「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這個人眼睛瞪着看虛空，沒有原因的，他眼睛也不轉、也不眨，瞪着兩個大眼睛看虛空，眼神經看久了疲勞了，瞪着眼睛看久了，眼神經看疲勞了，那麼就發現眼睛前面虛空裏頭好象有些亮光啊，或者一條一條，或者看到虛空裏一圈哪，變動了，這個狂華---沒有東西看成了有。華並不是開的什麼木蓮花，牧丹花，不是這個意思，就是亂來的很多的亂相。甚至於有一切狂亂非相，好象神經了，看這個前面有些人啊，有些東西啊。你看天上看久了，尤其有云的時候，這個雲啊好象天上的門打開了一樣，哎喲，上面還有天神啊，都是你想象，它是眼睛疲勞，一切狂亂非相。

「色陰當知亦復如是。」他說我們這個色陰，看一切世界上一切東西，我們眼睛先講看見有顏色的這個色陰。他說我們看東西，比如這個杯子，我們看到是咖啡色的。不一定，這個顏色不一定是咖啡色的。你如果拿一個科學儀器，以科學家來講這個不是，也不一定是這樣圓的，這是專學科學的人可以瞭解了。我們看一個畫，比如說我們這裏有個佛像，你看久了看，把眼睛瞪着這個佛像，不是這個樣子，佛像這個邊上好象有圈圈了，慢慢頭也看不見了，什麼都沒有了。所以我們看人世間眼睛看到一切的顏色，好看不好看，對與不對，假相，沒有一個真的。所以色陰也是這樣，換句話是我們心理上一個病態的作用。再進一步說比如我們心裏有毛病，看任何人看我，這個人假使有自卑感的，到哪裏人家看他笑笑，這個人笑我。人家好意對他笑笑，這個人在笑我，不對了。心理有毛病看什麼顏色一切都變了，等於我們帶一個有色眼鏡看東西，整個變了。所以「色陰虛妄，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是諸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其實眼睛疲勞了看虛空看到那些幻象，這種幻相併不是虛空裏頭來的，虛空本來是虛空嘛，沒有東西，本來沒有。但是也不是眼睛裏頭生出來的，就是因爲眼神經的疲勞變相，加上我們心理的觀念，噢，這個是鬼，這個是神，其實都沒有。「非從空來」。不是虛空裏頭出來的。「非從目出」，也不是眼睛裏頭生出來的一個東西，是幻相，假有。

「如是阿難。」同樣的道理。「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譬如我們眼睛看虛空裏看久了，有一種幻相、幻影出來，當然不是虛空裏頭生出來的。假使它是從虛空裏頭出來，從它那邊來回到虛空裏去。那麼虛空如果有個東西可以出來可以進去的話，那就不叫虛空了。虛空本來就是虛空，沒有東西。

「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假使虛空不是虛空，那就是這個實體。實體的東西，沒有人開關沒有人做主不會出來幻相的。

「如阿難體，不容阿難。」虛空如果是個實體的話，等於阿難你這個身體，我就是我，我這裏有兩個膀子，我沒有辦法這兩個膀子外面再生出兩個膀子來，除非你觀想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這裏沒有兩個膀子。等於你的身體，不會變成第二個身體，虛空就是虛空。

「若目出者，既從目出，還從目入。即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若從眼睛裏頭出來這個幻象，即然從眼睛裏頭出來，最後沒有了應該進到眼睛裏頭回去啊，事實上不是這樣。所以眼睛前面看到的幻像，「即此華性」這個狂華幻相自己的性質從眼睛裏頭出來的話，那麼我們眼睛先要有感覺了，它跑出來我們眼睛自己先有感覺，它還是應該先看到眼睛啊，事實上不是這樣。

「若有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假定幻像從自己的眼睛裏頭出來的話，那個應該先看到自己的眼睛，或者自己的眼睛先看到有個東西跑出去。那麼即然離開了眼睛到了虛空裏頭去了，眼睛裏頭就空了。再從前面虛空回來的時候，進到眼球裏頭旋合見眼，旋就是迴轉來，應該先看到眼睛，事實上不是這樣。

「若無見者，出即翳空，旋當翳眼。」假如說看不見，當我們眼睛看到前面有個幻影，一個幻影一起來的話，整個虛空就看不清楚了。「出即翳空」等於虛空裏頭有個障礙，翳就是一片雲霧一樣把它遮住了。「旋當翳眼」它迴轉來的時候應該先把睛睛遮住了，這是說幻影這些現象。

「又見華時，目應無翳。」再說當我們眼睛看虛空看久了的時候看到這個幻相，那麼爲什麼會看到？要眼睛沒有毛病纔看到啊，眼睛沒有障礙的時候纔看到啊。

「云何睛空，號清明眼。」本來是個虛空，虛空它本身不是一隻眼睛，眼睛是眼睛，虛空就是虛空，兩個觀念不要搞錯了。那麼這一段，好象他兩邊的分析，拿眼睛和虛空兩個講色相，眼睛裏頭疲勞了，看久了東西看到許多的幻相、幻影。幻影的本身既然叫做幻影，它是空的沒有。譬如我們夜裏到一個半明半暗的地方，忽然看到一個影子，哎喲，有鬼，沒有鬼，有什麼鬼？那是幻影，是眼睛眼花了，眼睛偶然的花。那麼你覺得有鬼，鬼在哪裏？「鬼還看得見啊？」這句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鬼看不見你有什麼可怕呢？說鬼很可怕，怎麼可怕？比你兇還是比我兇啊？鬼如果比人能幹的話，那我們這個世界早應該屬於鬼了，不屬於我們的。鬼是什麼變來的？鬼是人死了變的，人死了可以變鬼呢，你用不着怕，它把你弄死了你也好做鬼，跟他倆一樣平等，還可以打一架，看誰打得贏，所以一點沒有可怕，那都是幻相，沒有真的，影子。那個影子是偶然眼睛的疲勞，尤其夜裏看影子，在佛學講都是假帶質境。偶然看到一個角落裏有個茶几，因爲燈光不對，呀，那裏有個人，一身冷汗就跑了，其實你進去看看，那裏沒有東西，一摸是個茶几，或者是擴音器擺在黑暗裏頭。你一看哎喲，一個長頭髮，舌頭那麼伸出來的很可怕，一點事都沒有，都是幻相。所以世界上的色相靠不住的。再進一步說，這個漂亮，那個不漂亮，這個顏色好看，那個顏色不好看，都是你心裏的假相。比如我們去看一張畫，你說這張畫（當然比張大千小一點，張中千畫的，不過同張大千差不多）好啊，怎麼好？你看，這個山裏頭，山上還有個房子有個人，你把它分析了看，一個平面的紙就是那麼這樣畫上去。你一看，嗯，山、水、紙，上面什麼都沒有。這個畫面是個幻相，是你的看嘛。同樣的道理，人世間一切的苦受、哀樂、悲歡、喜愛、美醜、好壞，一切皆是幻相。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所以你應該曉得，這一切的色陰都是假相，空的，因爲自性本空。非因緣所生。它的現象是因緣來的，但是因緣一散就沒有了。非自然性，也不是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它存在幾千萬億年，這個世界也要變去了。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復如是。」他說這個人啊，喫飽了飯沒有事了，要玩玩。喫飽了飯平安沒有病很無聊啊，無聊就要找一點聊一聊了。拿兩隻手自己搓，沒的玩，電視也沒得看，就要自己搓起來了。「以二手掌，於空相摩」這樣摩擦，摩擦就發電了，那麼就感到這兩個手掌裏搓幹了，汗也沒有了，發乾，澀了。剛開始手心有水分有汗是滑的。本來不搓它沒有事，涼的。一搓燙了發熱很難過，發電，有澀、滑、冷、熱，這就是現象出來了，那麼就產生了感覺。本來舒服沒有事，無聊的就沒有事，沒有事就叫做無事，無事就是無事。你說我現在很清淨，你們打坐起來有個清淨，有個清淨就有事。真正的清淨是無事，無事你說我還知道無事，那可見你很多事，對不對？所以真空了以後就是空，空了還有個空相，那就不叫做空，同一理由，你就懂了。所以兩手一擦，就有感覺了，感覺冷啊、熱啊、舒服不舒服，感覺就這樣來的。感受在佛學就是色受想行識，觸法裏頭來的，有觸就有受，兩個一接觸。譬如說我們冷氣開了，有了冷氣就感覺到這個冷氣舒服不舒服，沒有冷氣呢，大家在流汗，氣候熱的。因爲假設春秋二季，溫度剛好，我們坐在這裏很舒服，也沒有涼爽的感覺，也沒有熱的感覺，這是最平靜的時候，所以感受是感出來的。「受陰當知亦復如是」感受是靠外界接觸來的、發生的，自性本空。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出。」我們兩個手那麼一搓就有冷熱的感覺了，或者兩手一打，自己又舒服又痛、又好玩、又打痛了手也打紅了，所以這個感觸這還是幻的，假的、偶然暫時的暫有。並不是虛空裏頭來的，虛空裏頭沒有東西。但是也不是手掌裏頭來的，我們手掌跟虛空兩個動，沒有感覺，不過有感覺，有風的感覺。因爲這個空中有氣流嘛，我們手這樣一碰它就有風了嘛，這是觸的來的。手掌的本身沒有東西出來，要兩個手掌摩擦，他纔有感覺出來。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譬如兩個手這樣搓，我們手上發生感覺。他說這個不是虛空中來的。假使是虛空中來，我們手心兩個手搓這個感覺，這個地方沒有感覺啊？頭上也沒有啊？爲什麼這裏來啊？假使虛空來，我們全身都有手心這個感覺了？沒有啊。只有手心搓它纔有這一下的感覺，其他的部分沒有啊。如果它從虛空來，其他部分都同手心一樣有同樣的感覺，可事實上其他身體部分沒有。那麼它在虛空裏頭來，這個感覺的作用如果從虛空裏頭來，難道它是有頭腦選擇一定要到手掌心裏頭來嗎？這就是說明這個東西不是虛空中來，是我們自己的兩個手掌自己把它磨擦出來的。

「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如果你說這個感覺是從手心裏頭出來，那麼好，我們一隻手心啊，絕沒有感覺，一定要兩個手心合攏來搓纔有這個感覺。如果說我們內部就有這個感覺，那麼一隻手心的時候，不碰它不摩擦它這沒有，不應該等到兩掌合攏摩擦它纔有啊。

「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如果說是手掌裏頭出來。兩個手掌合起來，那麼右邊手出來，左邊手出來，兩個合起來纔有，所以感覺從手掌裏頭出來。「離則觸入」把兩個手掌不搓了、分開了，那麼這個感覺應該回到身體裏頭去了。離：兩個手掌分開了，分離了。觸入：那個接觸的作用就回到身體裏面去了。那麼回到身體裏去了，好了，要透過手腕這個地方、臂膀、骨頭、關節地方都應該曉得啊。可是我們覺觸不出啊，這裏迴轉來我們不知道啊。「亦應覺知入時蹤跡」那麼整個的膀子觸迴轉來的時候應該曉得進來的現象，事實不是這樣。

「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爲觸。」說假使兩個手掌裏頭有這個東西的話，合攏來它這一搓發生摩擦的感覺，兩手掌分開了，應該從兩個手掌回到身體裏頭來啊，應該看得見呀。如果有一個能夠感覺的這個東西。現在你看啊，我這個手心裏頭出來兩個東西，它會燙、會涼、會熱、會幹。「必有覺心」有這個感覺心理作用，如果認爲是存在的話，它能夠知道這個作用在手掌心出來，知道這個作用在手掌心進來。「自有一物身中往來」那麼身體上就另外有個會感覺的東西在裏頭跑來跑去了，那就身上有鬼了，沒有鬼啊，沒有一個東西呀。「何待合知」自己有個東西跑來跑去知道的話，就不需要兩個東西相對湊合一搓才知道啊，可是要搓起來才知道。這是舉一個例子說明。那麼有觸才發生感受，身體的感覺狀態，感覺狀態必須同外界相對接觸了才發生。譬如我們穿一件衣服，試着說這件衣服舒服不舒服，要接觸了纔有感受。接觸與感受之間是因緣啊，怎麼不是因緣？但是這個因緣不會永遠，隨起隨空，緣起性空，它就散了，就沒有了，那個能感覺能起因緣的那個不屬於因緣上面。

「是故當知，受陰虛妄，」這個感覺的作用它自性本空。所以「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自然就是一天到晚都有這個感覺了，沒有這個感覺了。是因緣所生，但因緣自性本空。所以佛說受陰本非因緣非自然。佛只講到這裏，同時我們懂了這個道理就要理解了，你們用功啊，唸佛啊，打坐啊，到達什麼境界，哎喲，我感覺到氣脈通了，你不打坐有沒有？那是你坐出來的，你坐到了某一個程度啊，它身體內部必然起這個作用，叫你是功夫可以，你認爲這個是道，那你才昏了頭了，那你受騙了，那個是感覺的狀態。身體什麼感覺那不是道。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但是不能說你沒有功夫，你坐久了纔出來，不坐久了這個氣脈功夫還不出來呢。這個問題後面還有討論的，現在先了解到這一步。這是解決了兩個問題，色陰、受陰。第三佛說的想陰。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這是心理作用了，思想是心理作用。他說比如有一個人嘴裏講口乾了，我們歷史上有一個故事望梅止渴，三國時曹操帶兵打仗的時候，夏天部隊打仗打得沒有水喝了，打得口乾得要命，又在跑，後面追兵來了，逃不動了，不得了了。曹操這個頭腦很聰明，他說快走幾步，我曉得前面有梅子林，有梅子酸梅，快走幾步，馬上到了，其實沒有。大家一想有酸梅可以喫啊，口水就流出來了，再幹也不怕了，就拼命跑，這是望梅止渴。這裏也提到我們嘴裏講到酸梅，口水、酸水就流出來。你心裏想現在坐在這裏，下面是懸崖，萬丈懸崖，你現在坐在喜瑪拉雅山的山頂上，掉下去就不得了，假使在那裏幻想，自己就會發抖。「思踏懸崖」懸崖是萬丈懸崖，掉下去就沒命，你的腳心就會酸了。所以爬山的時候啊，不要想，兩邊一看那麼高，完了，你要跌下去了。你把它看成平地嘛，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充其量跌下去，跌下去什麼？跌下去叫做死，不過如此而已嘛，你膽子就大了。你越想那個懸崖啊，腳心就酸酸的，爬都爬不動了，就會跌下去了，足心酸澀。所以這裏我有一個朋友講他帶孩子，他有一天告訴我，他說我懂了一個道理，他說我剛聽經回去啊，哎喲，看到這個孩子啊一兩歲，在那個頂樓上，就看到我在下面，他叫要爬下來。我想這一下完了。他說我怎麼辦呢？站在那不動，「哎，你看你後面，後面過去有個東西你去拿，我馬上上來。」這個孩子一聽回頭了，一回頭慢慢下來找那個東西去了。他說我趕緊跑上樓就把他抱下來。這個時候你說，你不能跳啊，他咚跳下來了，就完了，你一慌就完了。所以想陰虛妄就是這樣，「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所以他說想陰這個思想東西本來自性體空，所以你打坐起來說是怕妄想，妄想，你都知道它名字叫妄想，你還怕？那好笨啊。曉得是妄想還怕它什麼？它也不留住的。你看我們的思想，常常許多人坐起來都怕自己思想空不掉，我們大家想想看，哪一個思想你能夠把它留住？你把自己思想留住看？做不到的，留不住啊。有一樣東西你天天想，想我明天就有一千萬，一千萬、一千萬你想想看？兩個鐘頭都想這一句話，而且都沒有其他的雜想，如果你做到，我給你磕一百個頭。決定做不到的啊，因爲思想本身是靠不住的，它本來不停留的、虛妄的，所以叫做妄想。所以想陰當知亦復如是。想陰也是自己構成的一個假想，是個幻相。

「阿難。如是酢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所以講到酸梅我們嘴裏就流口水了，那個口水酸味的哪裏來呀？嘴裏並沒有酸啊，都是自己虛妄想出來的。

「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同一道理，佛給他分析論辯了，我們嘴裏講梅酸嘴裏就流口水了，當然不是那個梅子來的，我們嘴裏講一個梅子沒有一個真的梅子。所以這個酸味不從梅子那裏來。

「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假定說這個酸味不是梅那裏來，是我們嘴巴里出來的。那不講梅子的時候你嘴裏怎麼不流酸水？除了胃酸過多，你嘴裏不會流酸水。因爲耳朵一聽，聽到了「酸梅」，那個味道很酸嘴裏出酸水，他說假使那個酸味是從嘴裏出來的，何必等到耳朵聽到了纔有那個構想呢？

「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假使因爲耳朵聽到了酸，所以這個口水啊就有酸味出來，他說那個酸水就從耳朵裏流出來多好。這個佛也說了一句笑話，也是說了一句真話。

「想蹋懸崖，與說相類。」我們想高山下面是深潭，掉下去就會死，自己就會害怕起來。這個道理也是一樣，這裏他就簡略過去不多說了。

總而言之。這一段在說明「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個想陰啊虛妄的。不過有一點再三聲明啊。佛經《楞嚴經》講虛妄，並不講沒有啊，非空非有啊。你說絕對沒有，你想想那個酸味口水就出來，可見是有，不空。你說是有嗎？不想它就沒有，可見是空。所以呀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佛在《楞嚴經》換一個話說非因緣，非自然。你不要執著一定是因緣能夠生出來，因緣生法是偶然的暫時有，不是永恆不變的，它是無常的。思想、我們的妄想也是無常，所以妄想本來無常，爲什麼你要念佛學佛打坐用功夫拼命在去妄想？這好笨，多費力氣啊。妄想就是妄想，它本來空，要你去去它幹什麼？它纔不留在你這裏呢，它是自性空的。所以他說這些都要叫你清楚，非空非有的道理。這是講了想。行陰，這個宇宙間物理、生理、心理運動的這個動能。

「阿難。譬如瀑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行陰，爲什麼我們妄想不能斷？在這一段裏頭就要深入瞭解了，所以佛在講唯識的時候提到這個。什麼叫行陰？生命的動能。譬如一股流水，瀑流水一個波浪一個波浪來的，不只瀑流水，我們常講這個燈光也是一樣，我們開關一打開，看到永遠是亮的，不是永遠亮啊。這個看到是亮光，那個電能在消耗，一亮了以後就沒有了，不過很密集的接上來，我們表面上看永遠是一個亮光，實際上前面一點亮已經散開了，沒有了；流水也一樣，我們看到一股流水在流，眼睛看到那個流水的時候，那個浪花已經過去了、沒有了。那麼我們永遠看到在前面流，後面不斷的接上來。你比如點一個蠟燭，燈也一樣，蠟燭這個亮光一點它黑煙一冒就沒有了，就跟到黑煙就沒有了，但我們看到永遠有一個亮光在那裏跳，是下面的油抽上來一個一個在冒。所以我們的思想也是這樣，我們的精神覺得昨天的事情想得起來，昨天、今天、明天，實際上每一個思想都同流水一樣過去了。我們肉體也是這樣，中午的我已經不是上午的我，晚上的我已經不是中午的我了。那一餐飯喫下去的營養已經沒有了，等一下回去還要宵夜，不喫宵夜要等明天了，等八個鐘頭再吃了。這個生命就是流水一樣一個一個接上來的，這是行陰如瀑流水一樣。「波浪相續，」前波後浪一個一個連接上來的。「前際後際」前面後面中間，不需要提中間，前後就自然有個中間。「不相逾越」，中間沒有辦法的，明天沒有辦法現在變成明天，一秒一秒慢慢的一秒一秒過去，連接起就是行陰，逾越就是不能越等。所以我們這個行陰，生命存在就是運動，在中國的易經上所謂講乾卦，天行健，這個天體永遠在轉，太陽月亮行健，它很強健永遠在生生不已的轉，就是這個道理，不相逾越。行陰就是天行健的道理。「行陰當知亦復如是」同樣你們要知道啊，昨天打坐的境界好，今天沒有了，行陰當知亦復如是，沒有什麼稀奇呀。有些人過去一個好境界，現在還做夢一樣，瘋了一樣，哎呀，我現在再也回不來了，你怎麼不想明天有個更好的境界呢？好笨啊，笨到這個樣子，怎麼可以學佛呢？那隻能學糊塗客塗，不能學佛，學糊塗可以，所以要懂得這個道理。

「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所以，他說拿那個瀑布的流水來比方，你看到一股流水在流，這個流水的這個現象這個性能並不是虛空來的，也不是流水自己有的。水平就不流，所以中國我們小的時候唸的那些課外讀物，所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人一平了滿足了就沒的話講了，人平不語；水平了就不流了。所以它不是虛空裏頭生，也不是水性自己要動，亦非水性。但是離開了水、離開了虛空空間哪裏有一股流水呢？所以它這個現象不是空也不是有，自性的功能。

「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淪溺。」當然流水的這個作用不是虛空中來的，你們想想這個道理，這個地球上面有四大洋，對不對？太平洋大西洋，你說海還有底沒有？沒有底的話不是一個茶杯一樣盛到，這個水到哪裏去了？地球是個圓球啊，而且地球還倒轉來，這個水有個地心吸力吸住了。海洋的下面就是地心，地心的上面就是海洋。這個東西也很玄妙，假使有一天地球毀滅了，這些水又到哪裏去了，曬乾了？還是到太陽那裏去了，還是到哪裏去了？同樣的道理，自性是非空非有。所以這裏也提到並不是虛空裏頭有水性，假使虛空裏頭本來有水性的話，十方世界整個是流水的，那麼整個的世界都淹在水裏頭。某一個地方有，某一個地方沒有。你看我們研究地球物理，這個地球也很妙，到了最後科學歸到哲學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可以解釋了，就很神妙，怎麼樣會變成這樣一個東西？

「若因水有，則此瀑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假使說這股流水是因爲水有，那麼這個瀑布這股流水「性應非水」，瀑布是瀑布啊，不是一滴水構成的。它是由多種水每一個水分子構成的，那麼瀑布的本身是個什麼形象呢？但是瀑布是個假相。有相的，由高到低，有承接的地方纔變成瀑布。

「若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瀑布固然是水做的，水平不流的時候就沒有瀑布了。

「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所以你說瀑布的這個流水的現象不能說它是虛空自己有的，不是自然來的，也不是水構成的，但是也離不開虛空也離不開水。「空非有外，」所謂虛空是整個的，沒有內外。「水外無流」離開了水沒有一個流動性的叫做瀑布，因此這個水的動能，這個瀑布的流動，非空非有，即非因緣，也非自然，是自性功能來的，宇宙萬有有一個東西看不見摸不着那個的如來藏性的功能。

「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性空緣起的。現在講了第四個行陰。第五個識陰，就是我們的思想，心意識的作用。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我們讀到這一點佛經啊，現在我都想笑，佛說了一個故事，現在果然有人在幹，在美國很多人做這個生意。佛說譬如有一人拿一個頻伽瓶（好的，寶貝的瓶子，空瓶子），在這個地方，空瓶子拿來把它蓋起來，兩頭都把它塞了，把它帶到美國去。把這個空瓶子在這裏臺北我們一裝，到了美國你掛一個招牌：出賣臺北空氣。美國人馬上來買，美國人就好奇得很。現在美國因爲空氣染污，有人出賣山上帶一瓶空氣下來，一賣五塊錢美金。山上的空氣，趕緊買來，把瓶子一打開，鼻子對上去。美國人會玩這一套，我們不曉得是笨還是聰明，所以不玩這個。佛說譬如一個空瓶子把它兩頭一塞住，「滿中擎空」這個裏頭都是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把它一帶帶到外國去，歐洲去、或者美國去了。這就講我們這個身體是個空瓶。你說思想，現在西方這一兩百年來根據西方的文化唯物思想解剖，這個腦子不過現在心理學、醫學也不大承認的，思想不一定腦子出來的。我們東方人過去思想心，指到這裏，不是心臟啊，這裏，也不是這裏。那麼西方人知道腦子，所以東方人跟西方人，哎，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曉得痛苦啊？心裏難過，東方人一定這樣。西方人你怎麼痛苦啊，他一定指指這裏（師示）。其實啊這個裏頭也沒有東西，喜、怒、哀、樂、悲、愁、歡喜，空中生有，這個身體就象空瓶子一樣，兩頭通氣的。識陰虛妄，所以這個意識思想，我們感覺到在身體內部啊，本來就沒有。「識陰當知亦復如是。」是個空瓶子，裏頭沒有個東西的。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這個人帶來一個空瓶子兩頭塞了，把它從臺北帶到美國，下了飛機打開還是裏頭虛空，這個虛空不是臺北帶過來，也不是美國裝進去。虛空就是虛空。

「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假使虛空可以帶得動的話，我們現在一個空瓶子把它裝起馬上上飛機，到了美國下飛機，我們臺北虛空就少了一瓶了，可是沒有少一瓶。

「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而且到了美國把虛空瓶子打開這一倒，應該看到哎呀，臺北虛空來了，也沒有看到虛空出來啊。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所以我們這個思想身體，你看死了的時候，一口氣不來，就不會講話了。你說從哪裏跑出來？有些說從這裏出來，從這裏出來。有些學密宗的，一定這裏走。哎呀，我說我告訴你真的得了道的人，管他上面下面，足底心都可以一樣走。不得道的人只好告訴他，這裏走，那裏走，東邊走，西邊走，隨便你往生哪一方都可以。此身這個身體以內本來是個空瓶一樣。識陰虛妄。一切心意識的作用，自性本空，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是佛給阿難分析五陰不是因緣自然的道理。

有人說《楞嚴經》很科學性的，一點一點幫我們分析剝開了，把五陰這個觀念先把你拿掉，即非空也非有，五陰。那麼我們念《心經》都曉得，照見五蘊皆空，怎麼樣去照啊？有人打起坐來，就把眼睛迴轉來照裏頭，你越照越不空，那個眼睛啊，本來是個空的嘛。你還回轉來照？智慧去照，所以正思維修，理上去分析，那是慧照，智慧的慧照見五蘊皆空。現在佛講五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是慧照的道理。

現在講六入。六入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這完全從人體上分析了。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思想。

「複次。阿難。云何六入。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其次，他說這個六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對色聲香味觸法，所謂根塵的作用。

「阿難。即彼目精瞪發勞者。兼目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這個注意喲，拿眼睛來講，首先講眼根，眼入，這個色相。「即彼目精瞪發勞相」，就是剛纔講過眼睛瞪起來看虛空，剛纔說過的，拿眼睛看虛空，眼睛不動看久了，眼神經視覺疲勞了，引發心理的幻影，變相。勞並不一定是眼神經的疲勞啊。佛學我們在《楞嚴經》有個名詞要記得啊：塵勞煩惱。整個的世界一切是個虛幻的世界，整個的總稱叫做塵勞。塵：是我們物理世界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現象。勞：勞苦的勞，就是電風扇一樣轉得太多了。現在我們曉得用機械，現在都曉得了，機器用過度了，要保養它，不保養它，機器發生了疲勞要出問題的。同樣的道理，人的自性也會發疲勞。所以爲什麼你打坐入定，到某一個時候非出定不可呢？定久了定的疲勞，它也要出定玩玩的喲。「目精瞪發勞相」你看眼睛看虛空看久了，「兼目與勞「你的眼睛同外面那個幻相，眼睛、虛空、同眼睛看虛空中間的這個幻影、假相，同是菩提瞪發勞相。三樣東西，整個合起來就是自性的一個病態，所以有物理世界、精神世界。精神的生命與物理的生命這二元是一體的，《楞嚴經》是二元一體的，這個體也無體，是個假稱，這個名稱叫做菩提自性如來藏性。所以他說由眼睛看虛空看疲勞所發生的色相，這些幻像（都是包括眼睛在內，包括外面的幻像在內）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都是自己自性本來都是大徹大悟的，每一個衆生都是佛，自己要搞，自己把自己迷住了。所以真正佛法只有兩句話，最踏實：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人不要庸人自擾就對了，他說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因於明暗二種妄塵。發見居中。吸此塵象。名爲見性。」眼睛看這個虛空，看久了有這個幻像，因爲虛空裏的光線有光明有黑暗，由於光明、黑暗兩種現象，黑暗過了就是光明，光明過了就是黑暗。「二種妄塵」，所謂妄塵，佛學的名稱，就是物理的現象。光明與黑暗是物理世界的現象。因爲物理世界有光明與黑暗，譬如我們把電燈一關了，馬上就變出一個黑暗了，一開了就是光明瞭。這個電燈本身發見有光明黑暗兩種現象。「發見居中」有明、有暗、我們看得見光明黑暗三樣東西，一明、一暗、我們看見了，「發見居中」在這個中間發見。「吸此塵象」因爲我們看見了有光明有黑暗，人啊，就把那個光明黑暗那個現象、下意識就把那個影子留到了，所以人啊看慣了光明，一看到黑暗怕死了。世界上有些生物、有些生命喜歡黑暗不喜歡光明啊，黑暗裏頭它活得很，一到光明它就看不見了。譬如貓頭鷹，看到光明它就很慘了，它等於我們到了黑夜，就不敢動了，這是習慣的問題。他說我們因爲看慣了黑暗、光明，這個能夠看見這個作用「吸此塵相」自己被它迷住了吸住了，這個現象下意識就在心裏頭「名爲見性」，不是悟道的明心見性的性啊，」就是這種作用我們叫做眼睛能夠看得見這個性質，眼睛看得見這個性能這個性質。注意喲，這個地方這個性：看見的性能，看見的性質，這個是看得見這個性能。不要看到見性兩個字，喲，因爲看到光明看到黑暗，有個能見的在中間，把這個中間拿到了叫明心見性。你不要昏了，不要解釋錯了，解釋錯了你會着魔了。這個叫做能見，看見的性能。

「此見離彼明暗二塵。畢竟無體。」你要知道，眼睛看光明、看黑暗這個作用這個所見的這個性質，如果離開了黑暗與光明這兩邊的現象畢竟無體，你自己找找看，也沒有在腦子，也沒有在身體內部，什麼都沒有，它是個空的，「畢竟無體」另外沒有一個見的東西存在。「如是。阿難。當知是見。非明暗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所以阿難你應該知道，能看見東西這個性質這個能見所見的這個作用，不屬於光明，也不屬於黑暗，也不屬於眼睛，也不屬於虛空來的，總而言之，自性的功能，是我們如來藏性的功能。佛在這裏不過沒有說明，這裏都是否定了不屬於黑暗不屬於光明也不屬於眼睛也不屬於虛空中來。

「何以故。若從明來。暗即隨滅。應非見暗。」如果屬於光明的話，黑暗來的話光明已經沒有了，那能見的功能也沒有了。

「若從暗來。明即隨滅。應無見明。」如果從黑暗來的，那麼黑暗過了光明現象來的時候，我們能見所見的作用跟着黑暗跑了，應該看不見光明瞭。

「若從空生。必無明暗。」如果說這個能見所見的作用是虛空裏頭來的，既然虛空裏頭來的，「必無明暗」這個虛空不管明暗啊，虛空就是虛空，現在電燈開了，這個虛空啊，整個亮了同虛空沒有關係。等一下電燈關了，虛空前面整個是暗的，同虛空沒有關係，這個虛空都不管，它不染的。不給光明污染也不給黑暗污染，同樣，虛空就是虛空。

「如是見精。本無自性。」由這個道理你自己去參，所謂參就是研究正思惟分析。我們眼睛能看見東西這個見的作用，「本無自性」並沒有個固定自己能看所看的作用存在。

「若於空出。前矚塵象。歸當見根。」當然也不是虛空裏頭來的，假定從面前的虛空來，他說那從眼睛出來，同上面的辯論一樣，回到身體裏頭來應該先看到眼睛，

「又空自觀。何關汝入。」再說虛空能夠看，同你的眼睛有什麼相干啊？

「是故。當知眼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所以應該知道，眼睛能夠看東西這個作用，本來空的，不要你去空它。非因緣所生，因爲它的作用不是因緣所生，也非自然，他的功能是如此。那麼佛在這裏都是批駁否定否定，否定了以後你在中間如何找出自性，要我們自己去找了。

# 楞嚴經講座 十七集

---楞嚴經講座

上次講到六入根塵相對，所起的作用，那麼佛現在說到六入等等非因緣非自然，那麼過去也有人提出來一個疑問，現在也有同學提出來這個問題，佛說的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這是佛說的，都是因緣所生。那麼這裏批駁了，非因緣，非自然。

有一年我在一個廟裏正好吃了飯經過那裏，聽到有兩位出家人正在吵正在爭論，一個說我講錯了，非因緣非自然講錯了，一個人說沒有講錯，兩人在吵，我經過那裏，聽到很有趣，聽了一下我就過去了，我沒有管。不過我後來告訴另外一個人，我說他們倆個在爭啊，非因緣非自然性不是我講的，佛說的呀，那麼佛也說錯了？現在同樣有一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個問題啊。佛法講緣生，

所謂在後世般若宗的，經常提到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因此有中道觀，中道就是不落於有，也不執著於空，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是名中道。那麼這也是般若的中觀正見。中是個名稱了，因爲空是一邊，有也是一邊，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所謂不落在一邊就稱中道。這是佛過世以後六七百年龍樹菩薩創立的中觀。

象我們普通的《金剛經》也是般若。那麼龍樹菩薩同時著一本書叫《中論》，有人比方我們中國文化《大學》《中庸》，《中論》我們中文也有翻譯的，翻譯成偈子。譬如，中論一個偈子很重要。「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名爲無生」這是《中論》的一個偈子，一個綱要，我們先了解這個文字。因緣講因緣緣生的，諸法不自生，宇宙萬有的現象：一切事、一切物、一切理綜合攏來叫法，佛學的名詞。就是一切事情、一切東西，一切理論、邏輯的思考綜合起來謂之法。那我們現在觀念簡單明瞭就叫它宇宙萬有並不是自己來的，不是自然來的。

譬如人，我要生一個兒子，生不出來。這個雞自己莫明其妙生個蛋可以孵小雞的，生不出來，都有因緣，都有原因的。 一顆種子不種在地下，不會發芽，不會抽枝，再不會結果，要土壤、日光、空氣、水、泥巴種種因緣湊合。所以一切法不是自生。也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菩薩造的，所以也不從他生。我的生命，人生人，我們小的時候講笑話，我們鄉下小的時候，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不是自生的，各有所來的，不是他生的，也不是共生。所謂因緣自然和合而做，不是共生的。但是也不是無因而來的，都有前因後果的，所以佛法叫做無生法忍，生而不生，一切萬有生而不生所以叫無生。你看宇宙幾千萬年，我們看歷史啊，看人類歷史看到那個興衰成敗，可以看到人喜怒哀樂，很難過、很高興，但是歷史都過去了，都沒有了；宇宙萬有鬧了幾千萬億年幾百萬億年，佛經一句話猶如昨夢，猶如昨天做的夢一樣都過去了，了不可得，沒有一點痕跡留下來，所以生而無生。但是要注意啊，龍樹菩薩講一切法都是緣生的，無生就是性空的，因緣所生都不牢固的，偶然暫時的存在，過後就沒有了。「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名爲無生」。

《中論》的開始，你們找龍樹菩薩的中論看，非空非有，緣起性空。但是注意喲，他是講諸法一切萬有的現象，但是本體形而上這個本體，能生萬有那個東西啊，生而不生，等於說沒有動過。一切萬有的變化，它沒有變化，變來變去他自性空的，現在《楞嚴經》討論的也是這個。因爲這本經啊，雖然不是大經。象《大般若經》一共一部經六百卷，《華嚴經》一部八十卷，還是小的，整個的沒有翻譯過來，現在也沒有了。要翻譯出來不曉得一萬兩萬卷不一定。

這個《楞嚴經》十卷，我們現在剛剛開始還是在第二卷第二部分，雖然不算很大的經典。千萬注意啊，中國的書叫卷？順便告訴你們年青同學爲什麼叫卷？我們從秦漢時代發明瞭紙張，以前是雕刻，我們中國的文字用筆雕刻在骨頭上，後來發明瞭筆、紙，把這個文字用筆寫在紙上，一條很長，最後寫完把它捲起來，叫一卷。譬如說假使畫關公關老爺看兵書，也拿着我們精裝的書，拉着鬍子這樣看，這張畫畫得再好一毛錢都不值，關公要看兵書那個時候還是用卷，捲攏來的，還是這個樣子拉起來看，捲攏來。或者一隻手拿着個圓筒也可以，結果有些畫關公畫，還裝釘得很好啊，這樣翻過來，那個時候沒有這樣裝釘，所以書叫卷。後來我們用了這個名詞，所以寫一篇論文一樣，到一個相當的階段一個段落叫做一卷。

那麼現在第二捲了，因爲這個經典太多了，我們讀書讀經往往看很多的書啊，看了後面已經忘記了前面了，等於我們走路爬山一樣，從哪裏入口忘記了，最後在山上迷路了，讀書也會是這樣。不相信，我想你們讀書啊，一本書讀完了，整個的全書的由頭到尾的精華統統抓住了，這個系統在哪裏就很難了，要一點讀書的頭腦。《楞嚴經》同樣的，佛問阿難要他明心見性追求生命本來那個形而上道，阿難有沒有犯了戒，佛沒有責備他，問都不問，就問他你爲什麼出家？爲什麼看色還動心，臨事還會動心。動心的那個能在哪裏？不問你動心不動心，動心、不動心兩個都是現象，等於有和空，他不管你現象，叫你追出那個生命最高的根本---形而上道，這一點要注意。

因爲討論了形而上道，所以告訴他本非因緣，那個本體第一義諦，本體---明心見性那個生命的功能能生萬有的那個，它不屬於因緣。因緣是個現象，現象是因緣生的，並不是否認了因緣生，因緣生是對的，現象界都是因緣生的。

現在不講現象界，講最根本的，那個不屬於因緣，也非自然，這個道理。他從開始起講形而上明心見性，對於心起的作用他不管，這個經典的重點在這裏。現在我們拿到這個重點，上次六入講到眼睛了，現在講耳朵。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六根和外界的接觸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六塵進入，我們眼睛一看了好的，今天上街看了一個好的東西，錢不夠，可惜很想買，現在坐在這裏還是想到那個東西，因爲眼睛看到了、喜歡了、進入了。耳朵聽到了人家恭維我的話很高興，罵我很氣，進入了，所謂六入，根塵進入這個作用。現在講六入，上次講到眼入。現在講耳入，要耳根聽進來，我們聽了人家講話，社會人類事非就是這樣來的呀，他講我不好，我生氣，我要報復他，就是這樣，其實那個話講過了都空了，都沒有事。現在說明這個問題，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譬如，這是比喻，比喻限定爲比喻啊，不要把喻當成真事啊。我說比喻啊，那個燒餅啊有月亮那麼大，燒餅是燒餅，月亮是月亮，不要把月亮當燒餅啊，那就把比喻用錯了。所以我們要知道，你看你們讀國文的或者中國現在有沒有這個課本不知道了，幾十年都沒有看了。過去諸葛亮的《出師表》，好象在初中高中都有。《出師表》你看諸葛亮對劉備的兒子講得很不客氣啊，因爲他是乾爹的身份，雖然是宰相，他是乾爹。他講劉備的兒子不可引喻失意，可見劉備的兒子有思想很滑頭很會講話，引喻失義就是就是用的意義不對，燒餅有月亮那麼大，不要把月亮拿來當燒餅啊。可見這個皇帝乾兒子不大乖，跟這個乾爹倆經常辯論，辯論經常引喻失意，喜歡用邏輯講比喻，結果把原意喪失了，這個你們看啊。現在講比如，就是這個比方，「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這個是重點，大家馬上可以試驗，現場也可以試驗，你們平常回去試試也沒有關係，不好意思回去試，好意思現在來。比如有一個人拿兩個指頭把耳朵矇住，就是這樣矇住。把耳朵矇住了，「耳根勞故」，耳根氣給它矇住了，矇住了疲勞了，就是緊張了，這裏用「勞」字。拿現在醫學說，緊張了，氣不通了嘛。「頭中作聲」我們把手一蒙到耳朵裏頭嗡嗡就有聲音了，因爲氣不通了嘛。身體這九個洞都要通氣的，不只九個洞了，每個毛細孔都是洞，要跟空氣倆個通的呀。他說這樣一來呀，耳朵裏有聲音了。「兼耳與勞」包括你的耳朵、包括耳朵矇住裏頭那個嗡嗡的聲音，「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那個聲音本來沒有，因爲我們拿手把它矇住了，氣走不通了。等於我們這個太平洋上，就是上面空氣的熱力、太陽的熱能太高了，那麼高空有冷氣，熱氣上去了，被氣壓住了，有了颱風了，嗡嗡這個聲音一樣的。「兼耳與勞」，這個耳朵本來就是假的了，何況耳朵裏頭這個器官聽覺發生這個緊張疲勞的現象，他說這兩樣東西並不是承認這個聲音沒有啊，有啊。當我們耳朵矇住了，嗡嗡嗡有這個聲音啊，但是這個聲音是幻像，偶然的，暫時的，是塵勞的現象，是宇宙間偶發的現象。能聽到聲音的，能知道現在耳朵塞了的，那一個沒有聲音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菩提代表自性，菩提者梵文發音，中文叫覺也，自覺自悟出的自性。「同是菩提瞪發勞相」，瞪：等於眼睛瞪久了就發生一種幻覺了，耳朵蒙久產生幻覺。等於你們有些打坐的坐到後面。耳朵裏好象本省那個夜裏那個賣茶的，那個叫的那個聲音發出來了。

不管你修外道、佛法、密宗，顯教都不管，只要你打坐久了，會有這個境界，不稀奇，因這那個氣機通過後腦通過視覺神經的時候，你那個神經氣脈有障礙，有閉塞了，它要鑽通以前，發這個聲音，你根本不要理它。修道家的人，噢，這是功夫啊，道家書上你看看叫腦後鷲鳴，「吱」尖的聲音。那麼有些人認爲功夫來了，還有道家認爲氣脈陽氣通了，管它陽也好陰也好，那是說後腦部分氣脈沒有走通。你們現在的要懂得科學啊，眼、耳、鼻是一科啊，你看看醫生眼耳鼻喉科，眼科現在把它分開了，耳鼻喉是連着的，耳同喉嚨鼻子那是通的，中間的通道，這個通道走不通了，那個自來水管一樣，水不通，有一點點空，那個水要通過去「哧」這樣的聲音，裏頭也是一樣。所以這是偶發的現象，不要理它，噢 這個功夫啊，不過你耳朵會做鬼叫而已嘛，有什麼了不起，功夫如果說是這樣。過了這一關就沒有了，那個耳朵更清淨了，更好了。耳聾了，耳朵老年聾了都會恢復不聾了，那就是氣通了。所以佛在這裏講「兼耳與勞」，勞就是發這些怪的聲音，「同是菩提瞪發勞相」，換句話都是假相、幻相。所謂幻相併不是完全否認，有這個現象，不過你不要把它當成是真實，就是這個意思。

「因於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聽聞性。」他說我們這個耳朵聽覺的作用，佛把聲音在古代二三千年以前很科學了，佛講得很科學了。他把所有的聲音歸納兩個現象，我們現在聽到冷氣機響，聽到的這個聲音叫做聽到動相，相就是現象，動的現象；假使冷氣機都關掉了，這裏一點聲音都沒有，街上馬路上車子什麼聲音都沒有，你說我們還聽到聽不到啊？聽到啊，聽到什麼？聽到靜相，什麼都沒有，那個時候很可怕啊，因爲我們的耳朵聽有聲的聽慣了，到一個地方聽到完全沒有聲音，一個人把你丟到那個高山頂上，喜馬拉雅山頂上或者把你丟到山洞裏頭去，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你會嚇死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那個是靜態，我們聽到是動態，相就是態。所以我們耳朵他歸納起來，「因於動靜兩種妄塵」我們不聽動態的時候，聽的是靜態，中間沒有休息過。所以一動一靜兩種妄塵，所謂妄塵就是萬有物理世界的假相，聽到有聲音叫做動態，聽不到聲音的時候叫做靜態，這兩種是物理世界所發生的假相，「發聞居中」他說聽有聲音叫動態，聽不到沒有聲音叫靜態，那個能聽動態的能聽靜態的那一個功能，「發聞」發生聽的作用的那個也不在動上也不在靜上，「居中」在這個中間起的作用，「發聞居中，吸此塵相」可是我們習慣了，我們這個生命、人生生命習慣了，把這個聽進聲音來，聲音過了把那個觀念還留着。

譬如說今天有個人，假使尤其男女青年碰到，哎呀，你好英俊，好漂亮啊，那個動相那一句話狗屁一樣早放過了。他坐在這裏聽《楞嚴經》還想到在笑啊，真講得好，講我漂亮英俊。就是「吸此塵相」吸鐵石一樣把那個現象吸牢了，心理作用，吸此塵相。那麼「名聽聞性，」是後天的作用，心理作用把那個聲音的作用這個人講我好講我壞，心理還在懷念那一句話，那句話是聽聞。說你怎麼曉得他講你好？我聽到的嘛。你現在聽聽看，他算不定背後在罵你呢。可是當場他聽到，他就自己意識上就吸進來了，這個就叫聽動聽靜這個作用。

聽聞性不是講明心見性，不是形而上那個性，是聽覺的性能，在唯識學就叫耳識的作用，唯識所以不取用什麼性啊，這些都很少用，這個就是眼識，耳識，這是耳識發生的作用。聲音聽進來了，當然我想到他恭維我，他對我很好，已經不是耳識，不是聽聞的作用，意識起的作用了，等一下佛會講到意識的。

「此聞離彼動靜二塵。畢竟無體。」阿難你要知道，能聽到動態的，能聽到靜態的，那個能聽的那個性能「此聞」，它不屬於動，也不屬於靜，離開了動、靜兩種現象畢竟無體，它無自性。同唯識講的一樣，無自性，那麼般若呢叫做性空。

「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來。非於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

有一個動態它就聽到了，它沒有死亡，不生也不死，同時也不是耳根裏頭出的，因爲耳朵的本身是一個細胞神經構成的，這個耳朵同木耳一樣，它這個上面沒有裝的發音器啊，只有吸收的那個功能，這三個上面都不是。「如是聞體，本無自性」所以能聽的作用最高的自性空的，空性。所以空性你不要去守一個空嘛，所以你修觀世音法門你拼命要聽聲音，「南無阿彌陀佛」，那麼你陀了半天陀到哪裏去了？管你佛陀啊還是陀佛啊，聲音沒有了，它就聽不見了，就空了，靜態來就守在靜態上，靜態過了動態上。他說能聞之體，本無自性。無自性不是講明心見性啊，他講聽覺的功能，緣起性空，無自性。

「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又空自聞。何關汝入。」但是佛又關照一下，你不要抓到，那我懂了，這個自性，明心見性這個性是空的，空是個名詞，不是這個虛空，這個虛空是物理的虛空。你假使認爲聽聲音作用從虛空中出來，「有聞成性，即非虛空」那個空既然能夠聽了有作用了，就不叫做空了，它叫做有了，它只要起了作用就不叫空了，叫做有了。「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只要有聽夠有聽到它就變成一個功能了，是個性能了，就不叫做虛空了。再說「又空自聞」再說虛空能夠聽聲音的話，虛空自己聽這套。「何關汝入」那同你耳朵有什麼相關呢？

「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阿難，你要清楚，這就是參話頭啊，叫你打起坐來一個一個分析自己喲，正思維，把自己觀察清楚就這個就是叫做正觀，止觀的般若正觀，你要把自己觀察清楚。下面他就教你正觀，「是故，當知」所以你應該知道，「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耳朵聽一切聲音本來空的，即非屬於因緣的作用，也非屬於自然而來。最後最高的原則都是自性的功能，就是這一段。所以我們聽了這一段注意喲，你們將來唸佛打坐聽到，呀，菩薩跟我講話，還有些坐到，有個鬼呀跟着我天天跟我講話。你趕快去扎兩針就好了，那是腦神經聽覺神經這裏有一點毛病，稍稍調整一下就好了，千萬不要信菩薩跟你講，你等一下就變薩菩了。就糟糕了，神通的第二號老弟就來找你了，神通的二號神經啊，千萬不要信。你記住佛的話，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所以佛在《金剛經》也提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就是這個道理。自性如來不是在色相上，不在音聲上。這是《金剛經》上佛說的，這是講到耳入虛妄，跟下來佛說鼻子了，鼻入，呼吸。做氣功的、講止觀的、修安那般那的做出入息的，要注意了。

「阿難。譬如有人。急畜其鼻。」譬如有人把鼻子很緊急的用氣功的方法抽氣。

「畜久成勞。聞有冷觸。」把鼻子拼命倒抽冷氣，這樣抽，你鼻子有冷氣進來、涼氣進來，同體溫兩樣的，新的空氣給你吸進來就涼的感覺。

「則於鼻中。因觸分別。通塞虛實。如是乃至諸香臭氣。兼鼻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你要注意喲，那個練氣功的人把鼻子拼命，嗯，氣進來了，呵--我的氣好長啊。然後把鼻子抽進來，你看我的氣已經到了丹田，嗯，到了足底心。其實啊氣沒有到那裏，那個裏頭的感覺是意識的感覺作用。氣歸氣，兩回事，氣有沒有進來？有進來，不是你那裏氣都通到那一邊去了，後面有個感覺的作用，這個要研究過再講了。他說把鼻子吸氣進來就有涼氣的感覺。新的空氣進來，因觸的分別，鼻子進來接觸了空氣就有感覺了。有了感覺這個空氣我們意識上有了這個分別：覺得鼻子嗯，我今天感冒了不通，現在我鼻子通了，通和塞、虛和實。鼻子很通的感覺到氣進來很大，很虛的。鼻子有了鼻涕，或者有了感冒了不通，覺得實在，糟糕了我感冒傷風了。如是就有這種現象。「乃至諸香臭氣」鼻子吸進來聞到香的、臭的、辣的各種味道，這些是現象界的作用，這是因緣生的。「兼鼻與勞」但是這種現象，因緣所生的鼻子這個神經的敏感，「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都是我們覺性自性菩提發生的一種變相，所發生的一種現象。

「因於通塞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嗅聞性。」因爲鼻子通、不通這兩個生理的作用，這樣生理的作用二種妄塵。通與不通是假相，感冒了就不通，鼻子有了其他的毛病也不通，醫好了就通，所以這兩種現象的妄相，虛妄不實。但是我們感覺到鼻子通不通，發生這個作用的那個自性，「發聞居中」在這個中間在通不通中間，「吸此塵象，名嗅聞性」知道通與不通，那個是鼻子能呼吸的那個性能，那個作用。

「此聞離彼通塞二塵。畢竟無體。」他說你看這是偶然的感覺狀態啊，鼻子空氣一吸進來，通、不通有了現象纔有感覺，沒有現象它沒有作用，離了通與塞這兩種現象，「畢竟無體」它無自性，自性空的，它無自體。

「當知是聞。非通塞來。」所以能夠知道鼻子呼吸的通與不通，也不屬於通也不屬於鼻子塞，

「非於根出。」不是鼻子的作用，「不於空生。」也不是空中來的。下面同上面同樣的道理，

「何以故」，什麼理由？「若從通來。塞自隨滅。云何知塞。」假使從鼻子通的時候來，鼻子閉着的時候就沒有作用了，他怎麼曉得自己現在鼻子塞到了？

「如因塞有。通則無聞。」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云何發明香臭等觸。」如果因鼻子塞了起這個作用，那麼鼻子通達的時候它就不起作用了？同樣道理，佛就一句話帶過去了，聞各種香味臭味這個理論也是一樣，

「若從根生。必無通塞。」假使說鼻子就是鼻子，就是兩個洞，這兩個洞都是自然會有通氣的作用，他說爲什麼有時候並沒有生個鼻瘤啊，感冒了就會縮緊了，就會閉塞了呢？

「如是聞體。本無自性。」聞：能夠鼻子能夠呼吸的那個機關那個作用，它沒有固定獨立自己的作用，整體都是整體的生命功能這個自體所起的作用。

「若從空出。是聞自當回嗅汝鼻。」假使虛空中來，那個虛空的作用會碰到自己的鼻子，同以前所講的都一樣。

「空自有聞。何關汝入。」假使虛空有能呼吸的作用，那麼同你的鼻子有什麼相關呢？

「是故。當知鼻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也是一樣道理，我徵求一下大家的意見，都是一樣，我們是否要跳過去。多數同意吧，我們把它跳過去了，我們討論一下意。

「阿難。譬如有人。以舌舐吻。熟舐令勞。其人若病。則有苦味。無病之人。微有甜觸。由甜與苦。顯此舌根。不動之時。淡性常在。兼舌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甜苦淡二種妄塵。發知居中。吸此塵象。名知味性。此知味性。離彼甜苦。及淡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如是嘗苦淡知。非甜苦來。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於空生。何以故。若甜苦來。淡即知滅。云何知淡。若從淡出。甜即知亡。復云何知甜苦二相。若從舌生。必無甜淡。及與苦塵。斯知味根。本無自性。若於空出。虛空自味。非汝口知。又空自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舌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觸於熱手。若冷勢多。熱者從冷。若熱功勝。冷者成熱。如是以此合覺之觸。顯於離知。涉勢若成。因於勞觸。兼身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因於離合二種妄塵。發覺居中。吸此塵象。名知覺性。此知覺體。離彼離合違順二塵。畢竟無體。如是。阿難。當知是覺。非離合來。非違順有。不於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合時來。離當已滅。云何覺離。違順二相。亦復如是。若從根出。必無離合違順四相。則汝身知。元無自性。必於空出。空自知覺。何關汝入。是故。當知身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勞倦則眠。睡熟便寤。覽塵斯憶。失憶爲忘。是其顛倒生住異滅。吸習中歸。不相逾越。稱意之根。兼意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這一節我們研究一下，有用處的。講我們的思想，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前面管它耳鼻喉科都不要了，我們現在學心理科。他說人的現象，「勞倦則眠」疲勞了睡覺。「睡熟便寤」，覺睡飽了睡夠了就醒了。「寤」不是完全醒，有一點將醒未醒，頭腦清楚了。疲勞睡覺，睡夠就醒了，這是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現在醫學講腦神經作用了。

「覽塵斯憶。失憶爲忘。」覽塵，看了前面，看書啊，接觸了事情，跟外界一接觸，外界的一切現象在佛學的名詞，注意一個名詞叫塵勞，這個現象注意啊，這個塵就是代表塵勞，那麼拿我們現在來講外界一切的現象。「覽塵斯憶」眼睛接觸外界一切了，就有記憶力，我看過某人，哎，我認識啊，很多年前哪裏見過的。「失記爲忘」失去了記憶就叫做忘記，記不住了叫忘記。見過的東西記得住啊叫記憶，記不住叫忘記，這個忘記，記得到、記不到。一下要睡，睡夠了就醒，沒有談到做夢啊，這裏不談，兩頭，做夢在中間不談了，專門討論。

「是其顛倒生住異滅，」怎麼講法呢？先解決四個字，佛學講人生境界四個過程，我們這個人的生，生、老、病、死。人的生命叫生老病死，物理世界不叫生老病死叫生、住、異、滅。生就是形成了，這個現象形成；住就是存在；異就是變化，現在人文科學理論上有個新名詞，叫做異化，哪一種思想的異化，其實啊亂造名詞，就是古人的變化，現在的新名詞叫做異化。生出來存在，異就變化了，異化。滅：最後沒有，四種現象。人生呢就是生老病死，物理世界是生住異滅，我們這個生命變化就是這樣，一天到晚生老病死。我們每一個人心裏的思想、感受、感情也好、思想也好，也離不開這四個現象，生住異滅，所以感情都是靠不住的，思想也是靠不住的。一下有了感情慢慢會變去了，永遠有那個感情多沒有意思啊？它非變了不可，變了以後又有一個意思，意思以後沒有意思，沒有意思又有意思，就是那麼在亂變叫做顛倒衆生。顛倒衆生明明曉得他「我愛你」那是我害你呀，他講錯了一個聲音，你聽見我愛你而已啊，可是你愛呀，愛者就是害。所以愛有多深翻過來恨就有多深，愛得熱得快，冷得也快，那靠不住的，什麼愛呀愛啊，我愛你啊，是顛倒衆生有騙人的話，不是騙人喲，是自欺的話。所以世上人只做了三件事，做一輩子自欺，欺人，被人欺。就是自騙，騙人，給人家騙，就這樣活了一輩子，一輩子是誰都做了這三件事，這就叫顛倒衆生，都在生住異滅中。

「吸習中歸」把這個習慣性的，疲勞了睡覺，睡了醒，醒了就亂想，把這個習慣性的變成真實，假的當成真的，顛倒衆生，吸習中歸。

「不相逾越，」自己還很有次序，你說你不要睡嘛，這個疲勞了不睡，噢，那違反衛生原則啊，那有人永遠不睡也死不了啊！衆生顛倒。那個習慣了很可怕，心理作用。

「稱意之根」這種習慣我們普通就叫它意識，佛學這裏叫意之根，現在新的名詞叫意識形態了。哲學上就叫形成一個思想觀念，也叫觀念，也叫觀點，也叫思想，名稱多得很，講來講去都是那個東西，現在廣告學的招牌，講一個新名稱就把你們騙到了，稱意之根。

「兼意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實際上我們這個能夠思想的意識作用，同意識所起的各種心理事相的心理狀態都是個假相，都是虛妄的、不真實的，自己欺騙自己，都是自性所起的，菩提瞪發勞相，塵勞煩惱的作用，自找煩惱。爲什麼原因呢？

「因於生滅二種妄塵。集知居中。吸撮內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由於生滅二種妄塵，我們意識思想只有兩種現象，一下這個思想來生出來了，一下沒有了，這個思等於想一下就沒有了，生同滅。所以在意識上看很清楚，剛剛這個思想一來，等一下沒有了，生滅兩種現象、妄塵。

「集知居中」那麼這兩種現象累積起來這個習氣，我們意識覺得知道有這個作用。

「吸撮內塵」慢慢累積起來，吸鐵石一樣，累積久了變成腦筋內在的一種思想，牢固的思想。

「見聞逆流」所以眼睛看見耳朵聽來，都歸到思想的上面，意識上來，倒轉來流，回到心裏頭。其實你找找看，把我們能夠思想的，現在我講話就是我的意識起作用，在思想透過這個喉嚨、牙齒、聲帶作用講出來給大家聽到。你們諸位現在思想是六根不起作用，就是腦神經思想，我講的話你的思想都一樣，生滅，一下就沒有了。你迴轉來找那個能夠思想那個意識的根，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逆流」倒轉來找一下，那個來源在哪裏？這個意識思想的來源，逆流而上，從它根根找一下，找不出來，統統是空的。這個意識思想等於天上的浮雲一樣，偶然起一下就散掉了，就沒有了，雲散了一點影子都沒有。所以我們那個宋代的詩人蘇東坡，他的名詩「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一件事情過了，春天裏做夢一下，過了一點影子都沒有，再也找不回來了。就是這個樣子。「見聞逆流」你找一下它，「事如春夢了無痕。」那麼這個地方呢？什麼都沒有。

「流不及地」，你把意識之流，意識象一股瀑流水一樣，一個思想接一個思想，你找一下它的來根啊，找找找，所謂禪宗止觀參話頭，就向這裏參，結果把意識根參斷了，切斷了，所謂三際託空。三際託空就是前際前一個思想過去了，後一個思想沒有起來，中間沒有，一片空靈，這個時候定住啊，那是比較大一點的止了，止觀的止，不用任何方法就從意識根止住了，就是「見聞逆流，流不及地」。流不及地這個時候所謂三際託空，前念已滅前面思想過了，後念未生後面思想沒有來。中間這一段「見聞逆流，流不及地」，那麼這一段你說空了，你知不知道呢？知道，知道自己這個時候沒有妄想，三際託空了，這叫做「名覺知性」，這就是意識的功能。

那麼這個道理你們學過唯識的就懂了，這是意識清明的現量境，叫明瞭意識的現量境，這個境界很好，你定在這個境界上，久定啊，那可以會發他心通，久定會發他心通。也可以發宿命通，也可以知道過去很多的前生，也可以知道未來，可是要久定住啊，三際託空。所謂靈明不昧，惺惺寂寂，寂寂惺惺這個境界，但是還不算是明心見性啊。注意喲，這還是意識的功夫啊，不過也不壞呀，許多大阿羅漢由此證果的喲，由此證果的喲，沒有這個不能證果啊，就是說這一段很重要。佛的祕密是放在這一包藥裏頭他沒有賣喲。我把釋迦牟尼佛把它賣掉了，你們一毛錢都不花就拿到了，不過我相信你拿不去，拿去了我就恭喜你。你們哪一位拿到了，我先皈依你，你們隨便哪一位，拿到了我就來拜你，拜你爲師，你是我的老師，只要拿到了這個境界。但是你要注意不算大徹大悟啊。

下面佛說「此覺知性。離彼寤寐生滅二塵。畢竟無體。」進一步了，他說你要知道，三際託空的時候，這個意識很清明，明瞭意識，意識很清明這個境界，有感覺有知覺，都知道可是不動心了，這不是壓制的不動心，空靈的，這個覺知之性。他說這個覺知離開了「寤」：清醒， 「寐」昏沉，睡着了。離開了睡覺、清醒，離開了意識生起，意識的空了這四個相對的現象，離開了生滅寤寐兩種現象以外，畢竟無體，它沒有個體喲。你說我打坐起來清醒精神很好，一念不生，哎呀我很清楚，那是你沒有睡着啊，當然這個意識明瞭境界現前，當然如此啊。那麼你睡着了就糊塗了，那叫做呼圖克圖啊，就糊塗了，對不對？能糊塗的能清醒的那個不在這上面啊，所以還要進一步參究了，那就可以直達明心見性。佛處處領導阿難立刻要頓悟，明心見性。

「如是。阿難。當知如是覺知之根。非寤寐來。非生滅有。不於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從寤來。寐即隨滅。將何爲寐。必生時有。滅即同無。令誰受滅。若從滅有。生即滅無。孰知生者。」

下面道理都一樣。「若從根出。寤寐二相隨身開合。」注意這一句話，你假使認爲這個意識能夠思想是從腦筋來的，現在西醫認爲從腦神經來的，腦神經就是根嘛，腦根身根。你認爲感覺知覺這個意識作用而從腦神經身體的反應來的。「寤寐二相隨身開合」，睡覺同清醒那不是意識的作用啊，那是因身體的關係，身體疲勞了，頭腦需要休息，氧氣不夠了需要睡覺了，身體疲勞，不是意識疲勞了。那麼睡着了，人躺在那裏睡，意識去幹什麼去了？意識跑去觀光去了，做夢去了，意識還在玩呢。如果我們睡醒了，每一個人都不承認自己，我沒有做夢，實際上沒有一個人真睡眠，都在做夢啊，醒了就忘了。完全達到無夢，兩種人：白癡沒有夢，得道的人沒有夢。所以莊子也說，至人無夢，愚人無夢。

一切聖人還有夢啊，孔子還做夢啊，釋迦牟尼佛也做夢啊，莊子也在做夢啊，老子有沒有做，他騎了一頭牛啊，除了城牆以外，我沒有問他，好象也做過夢啊，道家華胥夢。聖人無夢，愚人無夢，所以你說一輩子沒有做過夢，你要自己考慮考慮，你不是佛、神仙，你就是笨蛋，只有神仙和笨蛋倆纔不做夢。普通人都在做夢，但是你沒有覺得做夢，是什麼？你醒了就忘了，人一醒就忘了。所謂夢境不忘還要有修持的人才做到啊，所以修行有個功夫叫修夢成就，做夢不忘，那麼要什麼呢？你白天能夠清醒念念不忘，不落在無記不落在昏沉，修持久了夢境就不會忘，夢中也會做主。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個同學學佛的問我，一個出家的同學，大概你自己聽到，叫做和尚不喫葷，肚子裏有數。你前幾個月問我，我不答覆你罵你一頓，現在告訴你，因爲我告訴你沒有用啊，要你自己參出來。這位同學問我，老師，我最近比較用功，很得力呀。他說我夢中能夠做主，夢中譬如碰到害怕的也不怕，反是醒了不能做主，這是什麼理由？我說混蛋，羅嗦，去參去啊，這也不懂。他給我罵得愣頭愣腦，反正我這一班同學啊，曉得我那個混賬啊，等於送你阿彌陀佛一樣，並不難聽，等於恭維的話，不是罵人的，他聽了笑笑走了。

他現在也沒有問我，我也沒有答覆。你們聽聽看，夢中能夠做主，這個修行很不錯了，你們夢中都迷糊了，夢中曉得自己在做夢，這是做主啊。第二還可以轉變夢境，夢見火燒了，哎，我把它放出水來，馬上變出水來。夢到老虎，我把它變成哈巴狗，那就是夢中可以做主了。夢到害怕的，我把它變成菩薩相不害怕，那夢中做主。

他說爲什麼白天不能做主？這個問題問得好啊，答覆不答覆啊？要答覆啊？你給我十塊錢。他忘記了白天是瞪眼睛在做夢啊，可見你白天念念不能做主。懂了吧？清醒的時候念念能夠做主，白天是白日夢，夜裏是閉着眼睛黑夜夢啊。他還把白天當成真的，你說他學佛我怎麼不罵他混賬呢？罵得沒有錯吧？這是一個混賬嘛，賬搞不清楚叫做混賬嘛。晝夜顛倒，他顛倒了嘛，我當然罵他是混賬。

白天你看幾個修行人能夠白天做主，你發脾氣來你能夠做主嗎？馬上不發了，做不做得到？生氣的時候，馬上笑了，做到吧？這個都做不了主，生死來還做得了主啊？就是這個道理，很簡單，修行。白天做得了主，夢中做得了主，夢中還能夠轉夢，修行差不多了，行不行啊？不行。不做夢的時候你在哪裏？不隨身開合的，無夢無想主人公何在？所以前天我問一個同學講，你很對了，我說我現在死了，你還活到，你跟我哪裏碰面？他就楞住了。我說你不能說做鬼碰面，我不做鬼的喲。你說我成佛碰面也是鬼話，這裏要悟出來。無夢無想時主人公何在，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一節佛說的「不從根出」 你如果認爲意識作用從根就是腦筋、身體上來的。「寤寐二相」睡覺和清醒這兩種現象，「隨身開合」它跟着肉體來的，沒有肉體，你說要不要睡覺啊？人死了那個靈魂要不要睡覺啊？靈魂不叫做睡覺叫昏沉，有昏迷的現象。所以我們白天修行容易昏沉打坐唸佛容易昏沉是很危險的事，你要注意啊。「離斯二體。此覺知者。同於空花。」所以離開了這個作用，我們能感覺能知覺的這個意識作用啊，也同虛空中的花朵一樣不實在的，夢幻空花。「畢竟無性。」所以意識思想無自性。所以前五識第六識都無自性，是這個道理。

「若從空生。自是空知。何關汝入。是故。當知意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複次。」第二點。「阿難。云何十二處。」十二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他要阿難悟這個道，明心見性見這個本體，明心見性的作用---本體呢在《楞嚴經》又一個名稱叫做如來藏，叫做妙真如，叫做自性。在《華嚴經》叫做一真法界，名稱不同。在唯識宗也就是如來藏識或者叫做真如。在禪宗呢，叫做明心見性這個性。在我們中國禪宗叫什麼？---「這個」，這個就是那個，那個就是這個。那麼後來有些祖師連這個那個都懶得講，什麼是佛？幹狗屎，一點都沒有錯，複次，阿難，幹狗屎，本如來藏，真如自性，也是它，一點沒有錯。那麼他分析了。

「阿難。汝且觀此祇陀樹林。及諸泉池。於意云何。此等爲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這些我們初初開始研究兩段，後面把它跳過。阿難，你現在坐在祇陀樹林這個花園裏頭，「及諸泉池」，你看看門窗子的外面，風景很好，佛的講堂，外面風景很好。有清泉樹木，你看到外面的風景。「於意云何」我問你，你的意思怎麼說？「此等爲是色生眼見。眼生色相」。譬如我們看前面那個佛像，看那個畫，看那個山水，是外面的色相生起了你眼睛能夠看的作用，「色生」外面的顏色、物理的作用引起你眼睛能夠看見？還是你「眼生色相」，還是你眼睛裏頭有了外面的顏色？有了外面的現象？還是色生眼見？還是眼生色見？他先提這個問題。

「阿難。若複眼根。生色相者。見空非色。色性應銷。銷則顯發一切都無。色相既無。誰明空質。」這一段要注意了，他說阿難，「若複眼根，生色相者」，假定你認爲我們眼睛能夠看到外面的色相，那不是色相的關係，是我眼睛的關係，眼睛眼根，這個眼睛上生出來的。他說阿難如果你認爲我們看見外面的色相是眼根生出來的作用，「見空非色」他說你眼睛看看這個虛空看，爬到山頂上看看，看前面的虛空什麼都沒有，前面的空，你看見沒有？我們一定說看見，看見個什麼？空的，可見空也是個現象啊。「見空非色」，你看到虛空就並沒有色相啊，虛空就是虛空。「色性應銷」。那個色相的作用就沒有了。「銷則顯發一切都無」。如果說沒有，沒有就是沒了，沒有了什麼都沒有。「色相既無，誰明空質」眼睛看虛空看到了虛空什麼都沒有，換句話說你沒有看見。如果我們看見一個什麼都沒有，這個是個現象啊，不是虛空啊。你說我看見那個虛空是空空洞洞的，那是你比較的，在唯識學講是比量，不是虛空的現量，比較來的。因這我比較那個虛空，比較那個顏色，比較臺北市的高樓，比較那個紅黃藍白黑的現象，它沒有了所以我叫它虛空，其實那個也是個現象，並沒有看到真的虛空，真的虛空沒有顏色你怎麼看得到？你說我看到了一個虛空，這個虛空啊，「色相俱無，誰名空質」，那你怎麼曉得有個空呢？譬如說我們晴天爬到山頂上，或者買一個飛機票到上空去看這個虛空，不要看臺北市，上空仰頭一看，噢，空的。什麼顏色？藍的。那是天色還是色相啊，並不叫做虛空啊，那叫做藍天的色相啊，並沒有看到虛空啊，虛空無相。

「空亦如是。若複色塵。生眼見者。觀空非色。見即銷亡。亡則都無。誰明空色。」相反的，你如果認爲外面的色相反影過來到我眼睛，我眼睛所以能夠看見，「生眼見者， 觀空非色」那我能夠看到虛空的作用，虛空是沒有色相啊，「見即銷亡」即然沒有色相你真看見了，就無所見了，就什麼都沒有看見了。譬如我們睡着了眼睛閉着睡着了，什麼也看不見了。睡着了你看見什麼？什麼也沒有了，色相都銷亡了。「亡則都無」沒有了就是沒有了，「誰明空色」等於我們睡着了，誰管他空不空，有顏色沒有顏色啊？睡着了還管它，我睡得好啊，看到一個空我才睡着了，你神經了？睡着了就是睡着了，「誰明空色」沒有了就是沒有了，也沒有空也沒有色。

「是故。當知見與色空。俱無處所。即色與見。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所見的、能見的同這個顏色同這個虛空根本就沒有一個自體的，諸法無自性。「既色與見，二處虛妄」所以外面的一切色相也虛，我們看的作用也是空。「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就可以悟道了。所以這個樣子，你還在那裏意識在觀想，觀想起來這個菩薩，喲，嘴脣口紅不大紅，我給菩薩擦一點口紅紅一點啊。這個地方不大亮，我把他觀想亮一點，當然你慢慢去玩吧，三大阿僧祗劫慢慢打坐修去吧，給你去畫畫去吧。好，這一段。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於意云何。此等爲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在室羅城。則無有我。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鐘聲齊出。應不俱聞。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若無來往。亦復無聞。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即聽與聲。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又嗅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燃於一銖。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栴檀木。生於汝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栴檀。云何鼻中有栴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恆。香應常在。何藉爐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爇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常二時。衆中持鉢。其間或遇酥酪醍醐。名爲上味。於意云何。此味爲復生於空中。生於舌中。爲生食中。阿難。若復此味。生於汝舌。在汝口中。只有一舌。其舌爾時已成酥味。遇黑石蜜。應不推移。若不變移。不名知味。若變移者。舌非多體。云何多味。一舌之知。若生於食。食非有識云何自知。又食自知。即同他食。何預於汝。名味之知。若生於空。汝啖虛空。當作何味。必其虛空。若作鹹味。既鹹汝舌。亦鹹汝面。則此界人。同於海魚。既常受鹹。了不知淡。若不識淡。亦不覺鹹。必無所知。云何名味。是故。當知味舌與嘗。俱無處所。即嘗與味。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誰爲能觸。能爲在手。爲覆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云何成觸。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各各有。則汝阿難。應有二身。若頭與手一觸所生。則手與頭。當爲一體。若一體者。觸則無成。若二體者。觸誰爲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應虛空。與汝成觸。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即身與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常意中。所緣善惡無記三性。生成法則。此法爲復即心所生。爲當離心。別有方所。」這個注意，佛問阿難就是問我們，叫我們學禪就是參話頭自己要參哪。佛問阿難說，「汝常意中」，你所謂腦筋裏思想、心裏頭能夠思想這個意識，意識佛的歸納我們思想分三性，善、惡、無記三性。我們思想的分類是分這三性，我今天天天在唸佛屬於善念，意念---善性。我今天光想害人家，占人家的便宜---惡性，我什麼都沒有想，昏頭昏腦過一天---無記性，就是昏頭。但大致我們普通人教育受多的了的思想啊，不屬於善就屬於惡，那麼無記比較少。平常啊懶的人無記多，不要把無記當成空啊，腦子裏什麼都不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那是什麼？他是姓黑的，就是豬老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喫飽了一天沒有事睡覺，所以他落入無記性的果報，他生來世容易變豬。所以打坐起來昏沉也會遭這個果報啊，不修還好啊，把昏沉當成定啊，就他生來世就修行這一道去了，這一道就到中央市場的，要注意。所以意識是分三性，善、惡、無記。

「生成法則，」象後世我們邏輯，現代這個邏輯翻譯也叫法則也叫理則，那麼科學用的法則，這個人文科學這個名詞是佛經先創造的，《楞嚴經》這裏創造的。一切法是講有爲法。他說我們這個思想有一定的規律，形成一個法則，思想有一定習慣的，有一定的法則。

「此法爲復即心所生。爲當離心。別有方所」。阿難我問你，我們這個思想啊，這個法則啊，想慣了一樣東西。譬如我們喝慣了的茶，一想到我那個茶，喝人家的那個茶不好喝，爲什麼？沒有我那個茶好喝，因爲意識上有這個法則了，有個標準。譬如說這個人好看不好看？我不喜歡。爲什麼不喜歡？因爲我喜歡那一種人，他的意識有這個法則。說這塊衣料你喜歡不喜歡？我不喜歡，我喜歡藍的，他喜歡黃的，每個人思想有他的標準，習慣習性一個法則。他說這種思想意識的法則，「爲復即心所生」我問你是自心所生出來？「爲當離心，別有方所」還是離開這個全心的作用以外，另外有一個地方呢？還是在腦子裏啊，還是在什麼地方？你說是習慣、慣性，慣性在哪裏？慣性在什麼地方？那麼不是我提過的，

現在心理學的研究更有趣了，人有這個慣性。有個人一隻腿鋸斷了，這裏生病鋸斷了。他自己也曉得啊，下面這一隻腿裏腳沒有了，兩個 走路，可是醫生還要給他看病啊。他過幾天休息一陣，鋸斷了腿的那一節，他說我那裏痛啊、又痛了，醫生還要到那個鋸掉了腿（那也叫它腿啊）的半隻腿，在那個空的地方，噢，我給你打針，真的給他打針。好一點吧？嗯，好一點了，好一點了。這個習氣有這樣厲害喲。現在心理學上很多地方證明，那麼你說他那個沒有這個肉體了，它還有這個作用，難道心啊「別有方所」另外有個地方嗎？你說在腦子裏頭在間腦啊、前腦啊、後腦啊，還是在外面？

「阿難。若即心者。法則非塵。非心所緣。云何成處。」他說阿難你認爲意識這個思想是唯心所造，心理的作用，我們現在講是心理作用。他說那麼我問你，這個心理作用，「法則非塵」這個心理作用是個習慣性的，習慣性的是沒有一個東西的呀，心臟裏頭沒有個東西，腦裏頭沒有個東西的呀。「法則非塵」，不象外面的東西有一個影像啊。「非心非緣」而且心找不到在哪裏啊，「云何成處」可見它沒有個東西啊。它也不在腦裏，也不在什麼地方。

「若離於心。別有方所。則法自性。爲知非知。」再問你假使說不是心裏作用，離開心的作用另外有個別的東西反應的。「則法自性」那麼這個反應的作用，意識的作用，「爲知非知」是物質的還是唯心的精神的？物質的是無知的東西非知的，不是物質的它是有知性的，有知性的它的心在哪裏呢？

「知則名心。異汝非塵。同他心量。」「知則名心」，能夠知道。能夠知道是心的作用，你說這個意識反應的作用啊，不是我們心的作用那是物理的作用，他說我這裏一個物質上面沒有個心啊？沒有精神啊？「異汝非塵」同我們不同的，它不能起我們思想的作用啊。「同他心量」而且它的作用，它會思想影響我，那麼我們科學到現在機械人都出來了，機械人它到底自己不會思想，使用機械人還是要人來指揮啊，他說那個機器人倒底沒有感情沒有思想啊。

「即汝即心。云何汝心。更二於汝。」你說心就是我，我就是心，「即汝即心」。他說那好了，那你的心就變成兩個了，有個我、有個心了。

「若非知者。此塵既非色聲香味。離合冷暖。及虛空相。當於何在。」假使說這個心的作用不是知性，是物質的。這個物質的世間，他說我們這個思想啊，又不屬於顏色，又不屬於聲音，又不屬於香，又不屬於味道，香臭離開合攏，冷的熱的都是相對的作用，「及虛空相」也沒有個虛空的現象。他說我問你，你的心，意識作用到底在哪裏呢？

「今於色空。都無表示。不應人間。更有空外。心非所緣。處從誰立。」所以呀，你仔細去分析，在身體的色相上找不到意識的作用，在虛空也找不到，「都無表示」，找不出來它一個作用在哪裏。離開人世間這個生命以外在虛空中「心非所緣」另外沒有一個心啊，「處從誰立」你說這個意處，這個意識思想究竟從哪裏來的？他說你去研究研究，參究是一回事，佛要他參話頭以前把他兩面堵住了。

「是故。當知法則與心。俱無處所。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不是心的作用，也不是物質。「是故，當知法則與心」意識思想的法則同普通的心理作用，並沒有個固定的地點，也沒有個固定的作用。「則意與法，二俱虛妄」所以意識形態思想的構成，同一切思維的法則是人類文化的空話，沒的東西，空的，「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完全是空的，不屬於因緣不屬於自然。

# 楞嚴經講座 十八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楞嚴經》講十八界，這是我們學佛的基本觀念，所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這兩種合攏來稱爲十二根塵。那麼中間眼睛看這個色，耳朵聽這個聲，中間的作用，六個作用中間三六稱十八界。十八界所謂界限，就是說眼睛看前面的色相，耳朵聽現實的聲音，中間的作用是識的作用，那麼在唯識學眼耳鼻舌身意前面六個稱爲六識前六識，後面還有兩位，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這八識的道理說明全體是一心的作用，所謂八識心王，一個心王，不是有八個心王，不要搞錯了。這個心王統領前面八個識，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識，前面六個識。

識，我們現在認識這個中國字，「認識」，我認識你，就是認識，中國文字認識這個作用。佛學關於這個識的意思---分別心、分別爲識，分別我們看顏色能夠知道大小、方圓、長短、好看不好看等等，是識的分別作用。第六意識也有分別的作用，我們能夠思想的這個就是第六意識分別的作用。有時我們不思想，比如說我們靜坐，不管你修顯教、密教、唸佛各種靜坐下來心裏頭的妄想分別不動了，你還知道很清淨，這是第七識思量，思量的作用，不是思想，想是想，想是第六意識粗的分別作用。思量不是思想，能思是很細，好象自己已經不動心了，可是還知道，那個境界是第七識，是第六識的意根思量的作用。

《楞嚴經》現在討論十八界不討論這個問題，而討論六根六塵中間十八識怎麼起來的，誰做主的。以佛學的道理，我們由眼睛開始六根能夠看相對的六識這個作用，《楞嚴經》有句名言，我們上面好幾次以前提到過「前塵分別影事」，這是現前的，我們現實的由第六意識分別而知道各種影像，能夠思想、能夠有感覺、能夠有感情、能夠痛苦、能夠知道歡喜高興，這一切作用因緣所生，不是有個主宰的也不是自然來的，都是因緣所生。

可是在《楞嚴經》這裏呢？否定了，非因緣、非自然性，這是直指本體，就是說那個能起因緣的作用的那個功能不屬於因緣也不屬於自然。因爲現在我們上次提到過，佛講的是第一義，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同時，討論到這個問題，佛說明非因緣非自然性正是阿難要問的兩個重點，一個重點他問怎麼能得定修止，得奢摩他，不動心，因爲阿難這次動了心了，怎麼不動心得止。第二問題問怎麼能夠開悟明心見性成佛？佛一路答下來，還沒有答覆完，佛一路給他分析，分析到十二根塵，都是非因緣非自然，要抓住那個生命本來那個東西，換句話說你才真正得了定，得到了止，所謂楞嚴大定，也就是法界大定，不要你去定它，本來就定的，本來得定的，真的止。那麼現在分析非因緣非自然性，修定過程中間的止觀，觀就是分析清楚，觀察清楚，那麼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完，今天再開始討論十八界的問題。在這個十八界裏頭例子都是一樣，重點我們或者討論到兩三個重點，我們首先先討論眼與色這個關係，中間我們研究看佛分析我們的感覺狀態---這個受陰，身和觸就是發生感受的作用，譬如我們唸佛做功夫，最重要打坐起來都困在這個感覺狀態上，所以在感覺狀態上要止觀清楚，非因緣非自然，第三我們大概討論意，思想的問題。抽三個要點，下面再跟着討論下去。

「複次。阿難。云何十八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十八界所發生的作用完全是本體的功能、自性功能所起的作用。它的現象是緣起性空，性空緣起，都歸到本體的功能上來。本體的功能是我們現在的話，是自性，佛在這裏有一個名稱叫如來藏，就是心所轉了，歸到心王，圓明清淨自性，如來藏性，妙真如性，真如也就是本體的代名詞，自性的代名稱。他說這個十八界的作用，不管是物理的、精神的，生理的、思想的，都是這個自性功能所發生的妙用。說明這一點，下面分條的討論。

「阿難。如汝所明。眼色爲緣。生於眼識」。阿難，照你們學佛的，跟着佛很多年了，跟了很久。「如汝所明」象你一樣，你所瞭解明白了眼睛看外面的色，假使眼睛是主體的因，外面的現象就是緣，因與緣，「眼色爲緣」互相爲因緣。「生於眼識」眼睛看外面的現象相對外面的現象，外面的現象就是色，互相爲因緣就有眼識的作用，眼睛能夠看東西了。眼睛是個肉體的、物理的，在我們人來講是個生理的作用，它並不是能夠看，是個照相機一樣是個工具，能夠看東西的那個眼睛的功能是眼識，眼識大家已經很難瞭解了。譬如我們眼睛看東西，你看到東西曉得那是什麼東西那不是眼識的作用，一看東西，我們看這這個手巾就看到了，手巾是色眼睛看到了，你知道這是手巾已經不是眼識的作用，是意識，意識知道了。那麼什麼是眼識呢？那麼諸位把眼睛一直向前面看不動，我一直把手巾這麼一晃，你眼睛看到沒有？看到那個影子了，可你注意力呢，你的思想在看前面，這個眼睛能夠知道了，這一點是眼識的作用，我再給大家講明。什麼是耳識呢？譬如我心理思想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在想或者很痛苦的事在想，想得都昏了頭了，旁邊有人呼架聽到沒有？聽到。可是我還在想，那個想是意識作用。聲音聽到沒有？聽到了，那個聽到的是耳識的作用，不曉得他吵些什麼東西。如果我們的意識啊，耳識聽到人家吵架，哎，他吵什麼？這已經耳識和意識倆個結合了，起了作用。那麼人死了那個眼睛剛剛死了還瞪在那裏，耳朵聲音也沒有壞擺在那裏，那個眼識、耳識暫時休息了，關閉作用，可是還是有一點影像的喲，剛剛斷氣的人還有點影像，不過呢，看前面的人站得很近的人看得很遠，站得好遠好遠，好象臺北的那一邊了。他那個眼識的功能作用衰弱了。現在說明就是眼識，眼睛相對的是色相，眼色互相爲因緣，「生於眼識」，生出眼識的作用，這道理你是清楚的。佛講唯識都說過。「如汝所明」這個道理你是明白的。

「此識爲復因眼所生。以眼爲界。因色所生。以色爲界」。我現在問你，這個眼識起了作用的時候，是因爲眼睛來的嗎？「以眼爲界」它的作用是不是眼睛的作用啊？他沒有叫阿難答。假使叫我們答，假使有個同學答覆是的。那麼佛就要問了，譬如我們現在一隻眼睛壞了、瞎了，你看見沒有？眼識還有啊，看見什麼？看見一個什麼看不見的，那還是看，那還有眼識的作用，眼根壞了，眼睛瞎了，那個眼識能夠看的作用還在，因爲看到是黑洞洞的。所以《楞嚴經》上面佛也說過，瞎子能不能看見？能看見，他看見同我們兩樣，他看到前面黑洞洞的，所以還有眼識。佛說當我們眼睛看見東西，此識，這個眼識，你說「因眼所生」因爲眼睛的關係而產生，「以眼爲界」它的功能到眼睛爲止嗎？是個界限嗎？還是說「因色所生」或者說不是眼睛的關係，外面的色相進來，我們眼神經起了反影的作用，現在醫學說眼睛有視覺神經起了反應的作用，是神經反應的作用嗎？佛問阿難，沒有讓阿難答覆。佛又自問自答。

「若因眼生。既無色空。無可分別。縱有汝識。欲將何用」。阿難，假定你搞錯了，認爲我們眼識能夠看東西是因爲眼睛作用而來的話，那麼「既無色空」，如果眼睛前面也沒有色相，也沒有空間，也沒有虛空，前面沒有一個現象可以分析的，那麼這個時候，「縱有汝識」你的眼識的功能假使還是有用的話，「又將何用」那等於沒有用了。我們眼識的作用就是能分別，喲，這是人，這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是這個作用，前面什麼都沒有，這個眼識沒有用了。

「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從何立界」。況且眼識能夠看見那個見的作用，我們看見你說我們普通人說我眼睛看得見啊？在佛學說你講錯了，看見的是現象，現象有黑的、白的、紅的、藍的，你能夠看見的那個作用不是黑的不是白的，也不是黃的也不是紅的，所以「汝見又非青黃赤白」。「無所表示」它沒有辦法表示這是個什麼樣子，因爲我們心的作用心是什麼樣子，心沒有色相的喲。胖的呀，瘦的呀，象我這個瘦子心就是瘦心嗎？那個胖的人就是胖心嗎？他說這個心是沒有色相的。「云何界立」這個界限從哪裏建立呢？

「若因色生。空無色時。汝識應滅。云何識知是虛空性」。你假使搞錯了，認爲這個眼睛看東西這個眼識的作用是因爲外界的色相反射過來起的作用。「空無色時」當外界的色相什麼都沒有完全空了，一點影像都沒有了，你眼識也跟着什麼沒有了，那麼怎麼樣曉得是虛空呢？既然曉得是虛空眼識就有作用啊。佛在一邊自問自答，就替阿難說了。同時，

「若色變時。汝亦識其色相遷變。汝識不遷。界從何立」。再說當我們眼睛看亮光，現在假使馬上把燈一關了，這個色相變了，我們看的不是亮光就是黑暗了，就是色相變了。色相變了以後，我們眼睛馬上知道，亮光一關了黑暗來了，我們曉得現在看到黑了，「汝識不遷」你那個能看光的能看黑暗的那個沒有動過。「如何界立」呢？這個界限你說是在光明上面？還是在黑暗上面呢？界限怎麼立呢？那麼他在文字上，尤其是翻譯成中文，用字很高明。

「從變則變。界相自無。不變則恆」。如果說這個眼識跟着色相變了，它的作用也變了，「從變」它跟到外面景象變了，它也會變了，那麼它本身是個變動的東西。「界相自無，不變則恆」那麼所謂十八界，眼界和色界中間這個界限在哪裏呢？沒有界了嘛，都跟着隨時在變，沒有界限了。

「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跟到變它就變的，我們普通形容的話，牆頭的草，風吹兩邊倒，沒有風吹當然不動了，他那有什麼用啊？「從變則變，既從色生，應不識知虛空所在」它變去了，它隨時變去了，沒有自主的，沒有自主，它也認識不到什麼叫虛空。

「若兼二種。眼色共生。合則中離。離則兩合。體性雜亂。云何成界」。如果說我們眼識（眼睛看東西這個眼識的作用）兼兩邊的，內外都帶到關係，同時兼到自己的眼根也看外面的色相，兩方面都有，內外都有，他說那麼眼睛同外面的色相是共生的。我們上面提到龍樹菩薩也講過，諸法不是共生的。眼色是共同建立的，共生就是三樣東西合攏來，那麼眼睛看到色相，這兩樣一結合，中間就沒有了。等於兩個人一結婚了，媒人就要滾開了，中間做媒的這個眼識就沒有了。「合則中離，離則兩合」中間沒有了，它兩邊就自己歸成一體了，那麼什麼是眼睛？什麼是色相？什麼是眼識？這個中間哪個是體？哪個是用？哪個是主？哪個是客？主客雜亂了，體性就雜亂了。「云何成界」所以眼識界怎麼成立呢？眼識界我們很重要。我們念《心經》上面這個都有啊，無眼界乃至無有意識界。不過是鳩摩羅什麼法師把十八界就兩句話就帶過去了，無眼界就是沒有眼界，十八界裏頭眼界，乃至一路下去，無眼界也沒有意識界。這是鳩摩羅什法師照中國古文寫文章的寫法，叫做簡練，很簡化。如果規規矩矩照印度原來的翻法，無眼界無耳界無鼻界無舌界，無味界無香界，一路無到底無意識界，那很多，很羅嗦，所以他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就完了，這裏分析開來那麼些。

「是故。當知眼色爲緣。生眼識界。三處都無。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所以，由於這個分析，「當知眼識爲緣，」當知眼識看色相，互相爲因緣，「生眼識界」中間生出眼識的作用。那麼眼睛看色相，中間知道了，這是什麼東西---眼識界，三種，佛說三樣都是空的，緣起性空，「三處都無，」都是空的，只有偶然暫時的存在。譬如我們眼睛抬頭一看看前面，當然你們諸位抬頭正面一看看到什麼，看到前面人的後腦同他的頭髮，那麼前面眼識就是後腦、頭髮，你眼睛一閉呢，也沒有了。眼識過了這個境界就沒有了，眼睛看一切東西過後就沒有了，當場不加註意也沒有了，三處都無。眼上沒有東西，色界上也沒有東西，眼識緣起性空也沒有東西。「則眼與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都是自性空的，緣起性空。所以不要打坐唸佛看到什麼境界，哎喲我得道了，你得了什麼道？食道，沒有用，什麼道？自性本空，那些都是假相。所以佛在《金剛經》上告訴你：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都是假相；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就是正止觀，般若正觀，這些都把它看到透。所以眼緣起性空，色相也緣起性空，所以我們講懂了這個佛學道理用在做人也一樣，哎呀這個小孩子好漂亮啊，你看七十年以後，你也說這個小孩子變成老頭好漂亮，漂亮不起來了，一切色相皆空，靠不住的，能知色相的那個也空，所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眼識這一段我們討論過去了。

「阿難。又汝所明。耳聲爲緣。生於耳識。此識爲復因耳所生。以耳爲界。因聲所生。以聲爲界。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既不現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知尚無成。識何形貌。若取耳聞。無動靜故。聞無所成。云何耳形。雜色觸塵。名爲識界。則耳識界。復從誰立。若生於聲。識因聲有。則不關聞。無聞則亡聲相所在。識從聲生。許聲因聞而有聲相。聞應聞識。不聞非界。聞則同聲。識已被聞。誰知聞識。若無知者。終如草木。不應聲聞雜成中界。界無中位。則內外相。復從何成。是故。當知耳聲爲緣。生耳識界。三處都無。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鼻香爲緣。生於鼻識。此識爲復因鼻所生。以鼻爲界。因香所生。以香爲界。阿難。若因鼻生。則汝心中。以何爲鼻。爲取肉形雙爪之相。爲取嗅知動搖之性。若取肉形。肉質乃身。身知即觸。名身非鼻。名觸即塵。鼻尚無名。云何立界。若取嗅知。又汝心中以何爲知。以肉爲知。則肉之知。元觸非鼻。以空爲知。空則自知。肉應非覺。如是則應虛空是汝。汝身非知。今日阿難。應無所在。以香爲知。知自屬香。何預於汝。若香臭氣。必生汝鼻。則彼香臭二種流氣。不生伊蘭。及栴檀木。二物不來。汝自嗅鼻。爲香爲臭。臭則非香。香應非臭。若香臭二俱能聞者。則汝一人。應有兩鼻。對我問道。有二阿難。誰爲汝體。若鼻是一。香臭無二。臭既爲香。香覆成臭。二性不有。界從誰立。若因香生。識因香有。如眼有見。不能觀眼。因香有故。應不知香。知則非生。不知非識。香非知有。香界不成。識不知香。因界則非從香建立。既無中間。不成內外。彼諸聞性。畢竟虛妄。是故。當知鼻香爲緣。生鼻識界。三處都無。則鼻與香。及香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又汝所明。舌味爲緣。生於舌識。此識爲復因舌所生。以舌爲界。因味所生。以味爲界。阿難。若因舌生。則諸世間甘蔗烏梅。黃蓮石鹽。細辛薑桂。都無有味。汝自嘗舌。爲甜爲苦。若舌性苦。誰來嘗舌。舌不自嘗。孰爲知覺。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立界。若因味生。識自爲味。同於舌根。應不自嘗。云何識知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識應多體。識體若一。體必味生。鹹淡甘辛。和合俱生。諸變異相。同爲一味。應無分別。分別既無。則不名識。云何複名舌味識界。不應虛空。生汝心識。舌味和合。即於是中。元無自性。云何界生。是故。當知舌味爲緣。生舌識界。三處都無。則舌與味。及舌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耳識不要討論了，鼻子也不管了，舌頭也不管了，我們看看身觸，看佛的講法，當然這個辯論的方式都一樣，不過我們提這個使自己多一個體會，尤其大家學佛做功夫，最容易被身體的感覺困擾，現在看這個道理。

「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爲緣。生於身識」。身：我們這個身體，整個的身體，這是個總名稱，拿現在話講叫色身。

「此識爲復因身所生。以身爲界。因觸所生。以觸爲界」。 「因觸所生，以觸爲界」以外界的刺激爲界限呢？

「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緣。身何所識」。注意這句話，那麼大家修行、打坐、唸佛都用得上了，佛說阿難，你要研究啊，「若因身生」所以你們覺得打坐氣脈通了，任督二脈通了，你要根據《楞嚴經》這一段問問自己了，任督二脈是生理的作用啊，生理作用哪裏來的？它根本功能那裏來的？「如因身生」如果你認爲身體、生理自然的作用。「必無合離，二覺觀緣」，「必無」是假設，假使徹底沒有兩個東西，哪兩個東西？合與離，合就是接觸，離就是分開，沒有接觸。假使我們沒有接觸就輕鬆了，譬如一個東西重量給你壓到身上、肩膀上，就有觸接觸了我們曉得受不了；拿開了哎呀好輕鬆，離開。這是觸受，身體的觸受。他說假使沒有合、離兩個作用，兩個作用叫什麼---覺觀，覺：感覺，觀：觀察，哎喲，拿來打開了，好這一下舒服了。假設沒有這個因緣，「身何所識」身體是物質的傢伙、死的嘛，一堆細胞嘛，它沒有感覺嘛。譬如我們你說氣脈通了，你睡着了還通不通啊？睡着了說我感覺到氣脈也在通，那麼可見你沒有睡着，那意識跟身體在內部在接觸配合。那麼你說睡着了我不知道，不知道這個氣脈通了有什麼用啊？說明天起來再打坐重新做功夫，那多麻煩，那不叫做道。得了道不生不滅，就不動了；做功夫纔有，不做功夫沒有，不叫做道，那叫做功夫。功夫就是功夫沒有功夫就沒有用，是這樣一個東西，所以他說你要研究清楚啊，「心無合離，二種觀緣，身何所識」，身體的身識哪裏來呢？

「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你說不是啦，身體感覺到這樣、那樣是刺激反應的作用、接觸的作用，等於電的插頭一樣，插對了就亮了，這個電就有反應了。「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那麼這是感覺的作用，等於你的身體是個廢物，同你身體沒有關係了。你的身體沒有什麼作用，這完全是接觸的關係，那我不用你身體接觸也是一樣。「誰有非身知合離者」他說我們這個人類啊都靠身體作用，哪一個離開身體不是身體而感覺知道有接觸、有分開的作用呢？ 這是不可能的嘛。

「阿難。物不觸知」。物理作用同我們思想感覺精神作用兩回事，

「身知有觸」。我們身體知道，碰到外面一刺激，譬如手一打就曉得痛，一接觸身體就感覺到了。「身知」裏頭有知覺，曉得這是痛了。

「知身即觸」。現在我們坐在這裏，你們也沒有人打也不知道痛，也不知道難過坐在這裏，坐在這裏我知道我有身體坐在這裏，知道我有身體坐在這裏這個就是觸的作用，就是接觸東西，物理世界自然接觸的作用。

「知觸即身」。知道我現在身體現在坐在椅子上，知道我現在眼睛張開，知道眼睛開開這個知覺，就是身體有了生理作用，有這個身體。

「即觸非身。即身非觸」。但是你仔細觀察、分析、正觀，「即觸非身」那個感覺作用不在你身體上面，靠身體才起作用。等於我們一個電的插頭，靠這個插頭插到電的開關上電流通過啊，這個插頭不是電，「即觸非身」插頭插進那個開關電就來了，插頭不是電，「即身非觸」沒有插頭電不會通的，就是這個道理。

「身觸二相。元無處所」。所以身體接觸內外的感覺作用，沒有一個固定的位置。你說在丹田，丹田在哪裏啊？肚臍下面一寸三分，英尺啊，還是臺尺啊？還是度量衡，標準局那個尺啊，一寸三分怎麼量啊？況且我矮，我的一寸三分和那個胖子怎麼量啊？空話，所以丹田在哪裏？真正的丹田道家所講的玄關與丹田，也是無所在無所不在的啊，並不一定在肚臍眼下面一寸三分，那裏有大便，你不信信挖進去看看，那裏有個什麼丹田啊？腸子，沒有什麼，可是它有這個作用。所以佛說「身觸二相。元無處所」，沒有固定一個位置。

「合身即爲身自體性。離身即是虛空等相」。所以兩種作用一接觸合攏來，我們身體生命還活着，一口氣沒有斷了，還活着。「合身即爲身自體性」自己有個活人的身體有這個作用。「離身即是虛空等相」一口氣不來，這個生死的作用，心意識分別意識思量作用一離開了就沒有了，整個是虛空的現象。所以我們大家打坐搞了半天，你身見不能空啊，身體感受空不了啊，嗯，我腿發麻了，我的功夫差不多了，再熬一下，再熬一下這不是在那裏活受罪嘛，還叫修道？你看大家都在那裏自欺欺人，這叫做修腿，不叫做修道啊，道在腿上了嘛。但是離開了打坐還是不能成道啊，雖然如此，這個也同這一段一樣，離觸即身，離身即觸。打坐不是道，道也不離打坐，坐非是道，道非是坐，道即是坐，坐即是道。就要在這裏觀察清楚，不是在玩弄文字，這是最高一個觀察，因爲你界限分不清楚，你覺得這個很含糊，非常清楚。所以「離身即是虛空等相，內外不成」因此我們假使唸佛、學佛、修道，沒有達到可以離身的境界，感覺不能分離。換句話你坐起來感覺分不開的話，你身體不夠健康，絕對健康的人，忘記了身體。就是我提到過莊子說的，「忘者履之適也」。那個鞋子穿得很舒服啊，忘記了鞋子也忘記了腳了，對不對？所以你打坐坐起來唸佛坐在那裏還覺得有個身體在這裏唸佛，還很苦的熬這個身體，可見身體很多毛病，絕對健康忘記了身體，那舒服得很。那你思想《楞嚴經》佛說的如鳥之出籠啊，那個思想自由飛翔了，很痛快，可是我們做不到，因爲身體不健康，這是順便講到感觸方面。所以他說

「內外不成。中雲何立。內中不復立」。你感覺同生理作用、內在外在都沒有，你說十八界在中間，內在外在都沒有，中間在哪裏啊？

「內外性空。即汝識生」。所以啊性空緣起，裏面我們找這個感覺的作用，空的，沒有一個東西。內在找不到，外在也找不到。內外性空，因爲空，空得越厲害，感覺越靈敏。

「從誰立界」。中間所謂身界，十八界的身界，身界他說在哪裏啊？沒有一個固定的身界。

「是故。當知身觸爲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身體和接觸互相爲因緣，緣起生出來身體同身的感覺的界限的作用，三處都無，性空的。

「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換一句話說我們身體的感覺的作用，以及身體的反應接觸的關係，乃至心意識的瞭解自己身體的反應的作用，都是自性本體的功能。所以你們學佛修道，先要找到那個本體功能在哪裏，就是這個道理。佛沒有叫我們找在哪裏，他只先否定了，他不給你建立，不做一個肯定的，在哪裏？因爲那個哪裏是假說的，把一切否定完了，你自己去找，哪裏都不是。這就是《楞嚴經》講非因緣、非自然性，就是禪宗的手法，釋迦牟尼佛禪宗手法就是這樣傳。

所以在我們中國過去唐末一位禪師五祖演，五祖寺的廟子，湖北省黃梅縣，五祖演的道場，後來五祖過世了，蓋了一個廟子叫五祖寺。後來這位大和尚眼本禪師（法眼），五祖演禪師就是大禪師啊，那在唐代不得了的，成就之高啊，可是他也不大讀書了，雖然不讀書，一悟道了什麼都懂了，他的說法很妙。這個故事就是他先說的，有人問他，學佛要求解脫了，我們說修道人要得解脫啊，尤其參禪要得解脫。他說：師父啊，有什麼簡單的方法？他說有啊，這個學佛修道啊，他說我告訴你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小偷很高手，當然不是我們臺北市報紙上登的小偷給抓住了，那些小偷不是，當然很高很高，等於我們本省有個什麼蓋的一個廟子叫江漓呀，什麼了天津的，比他還要高，這個小偷本事很高。小偷的兒子，小偷有了兒子了，兒子說爸爸把那那套本事教給。他說好，我教你，晚上跟我去教你去偷。這個小偷就帶兒子去偷這個人家，進去了把裏頭房子啊，管你什麼櫃呀，他一弄就打開了。打開了櫃子，讓兒子爬進去。兒子一爬進去這個小偷把櫃子一蓋，就蓋住了，就叫有小偷啊，自己就跑掉了。這個兒子在櫃子裏這個氣啊，這還得了，父親把兒子關在裏頭，自己跑掉了。這個跑掉當然抓住還不算數，會餓死啊，在這裏頭出不來啊！這個主人怎麼曉得這裏有小偷呢？他又生氣又痛苦，在裏面動腦筋。這戶人家聽見有人叫小偷，全家人都起來，小偷在哪裏？小偷在哪裏，以前沒有電燈啊，到處點着燈啊，全家人都找，沒有啊。他在櫃裏面聽到外面有腳步聲音來了，講話，沒有啊，沒有啊，這個房間也沒有啊，櫃子都好好的。這個兒子在裏面想辦法了，臨時急了要出來啊，抓住不抓住不考慮了，先要出來啊，悶死了，他就在櫃子裏學老鼠叫，老鼠打架，嘰嘰喳喳嘰嘰喳喳，這個丫頭到了這個房間，哎喲，不得了，衣櫃裏有老鼠啊，沒有小偷啊。快點快點把衣櫃打開，把衣櫃門打開啊，這個小孩在裏頭一放出來，第一口氣把蠟燭吹滅了，就跑掉了。跑掉了，這丫頭又叫，真的有小偷啊在衣櫃裏出來，那不管他怎麼叫，有小偷沒有小偷不管了，反正出來了。跑回來了，到家找這個老子啊，大小偷，到房間一看爸爸躺在牀上睡覺，還睡得很舒服。他就把小偷爸爸叫醒，你怎麼搞的呀，教我，你是帶去教我，你把我。這個爸爸說你回來了？對。他說你怎麼樣出來的呢？他說我就這樣亂搞。他說好了，你畢業了。他說學佛就是這樣的，你們看學佛就要學小偷，跳出三界外沒有固定的方法，不管你密宗也好，淨土唸佛也好，止觀也好，參禪也好，怎麼樣跳得出來你就成佛，你學小偷也可以，你學老鼠叫也行，你念咒子也可以，唸佛也可以，打坐也可以，拜佛也可以，不定的。現在佛就在這裏，把我們帶到房間裏，他說這個也不是，因緣不是，自然不是，靜坐不是，三昧不是，說你老人家的佛法在哪裏？他不說，就要我們跳出來。你看到吧，他說非因緣非自然性，一切否定，都不是，你去找在哪裏。但是他已經告訴我們了，有個東西，這個東西找到了一了百了就成佛了，此所謂《楞嚴經》的密法。好了。我們看他在意識方面再給我們分析。

「阿難。又汝所明。意法爲緣。生於意識」。他說你瞭解的我們人有個意識。法：外面一切事物、物理世界、人類世界一切事、一切物、一切理，合起來就叫做法。因爲有意識思想，外面有一切物、一切理、一切事，意和法互相爲因緣，「生於意識」，一生意識就有我們意識的思想。

「此識爲復因意所生。以意爲界。因法所生。以法爲界」。這個同上面一樣，反問阿難，你說這個意識究竟在哪裏？等於現在的人問這個意識在腦神經裏起作用啊？當然不是心臟起作用，是前腦？還是後腦？還是唯物還是唯心的？現在的問題是討論這個了。當時三千年前沒有這些學識，人類沒有那麼複雜。所以佛只從現狀來講，他說你那個意識思想以什麼爲界限呢？

「阿難。若因意生。於汝意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這一段我們注意啊，他說我們的思想感情是意識自己生出來的嗎？「於汝意中」在你的意識作用中，「必有所思，發明汝意」一定有你的思想引起纔有意識作用。這話怎麼講？我們大家都坐在這裏啊，諸位，你們想不想家裏啊？我這樣一講都上當了。你看大家都想到家裏那個影像了，因爲有個家，有這個思想這個思量的作用，現在一提到家裏，馬上我的家裏電燈關了沒有？出來門鎖好沒有？「於汝意中，必有所思」。這個思量作用「發明汝意」才起了意識作用，有思想才能發起了意識的作用。所以西洋哲學家比格爾（笛卡爾）就講我思則我存，我有思想所以有我，那是意識境界，我思則我存。換句話說比格爾的境界我剛纔把他的價錢講得太低了，他不只懂到第六識，第七識他懂了，思量意識他懂了，他只懂到第七識。等於王陽明，我們中國的理學家王陽明，叫良知良能，也是第七識這個思量作用。第七識是第六識的意根，有思想就有我，就有意識，「必有所思，發明汝意」。「若無前法。意無所生。離緣無形。識將何用」。如果沒有前面一個依他起，唯識講依他起，沒有前面一個思想作用引發，那個意識形態就不會構成了，「若無前法，意無所生」意識形態不會構成。「離緣無形」離開了思想因緣，我們的意識狀態沒有了。「識將何用」這個意識沒有用。所以我說講意識很有趣的。

我們講一個宗教意識，在這裏可以談了，有些地方不能講，講了人家要打死我。呵呵。這個世界上帝、菩薩、宗教很好玩，都是人類的意識造成的。你看我們也有上帝喲，中國人的上帝玉皇大帝，什麼樣子？中國人的樣子，五縷長鬚，那個眼睛、眉毛也都是中國人的樣子，當然也象我這個樣子，立起來很兇相。然後頭戴中國人的帽子平冠，穿的中國道袍是玉皇大帝，我們一看噢這是上帝，欲界的。西方人那個上帝高鼻子，藍眼睛，那個就是歐洲人的樣子，白種人的樣子。東方人阿拉伯人的上帝啊，一塊大布纏在頭上，鬍子是那麼彎彎的、翹起來，像印度人髒兮兮的那個樣子。西方人的天堂是西方人的樣子，中國人的天堂是中國人的樣子，中國的地獄是中國人樣子，西方人地獄是西方人的樣子。西方有神通的人有很多啊，美國也很多呀，那些女的會算命，你去問她，你呀是印度人投胎的呀，你那個丈夫呀是前生你的太太。她從來沒有講過你是中國人投胎的，因爲她從沒有到過中國，她那個意識形態裏頭沒有個這個形象，她就起不來。所以人類的一切宗教家每一個上帝畫的都不同，不相信，你想的鬼呀的同我想的鬼兩樣，因爲我見的鬼呀不是你見的那個鬼，所以你的活見鬼不是我的活見鬼。哈，每一個人意識形態都是自己搗鬼，懂了吧？

所以意識思想，所以你看到的菩薩不是我看到的，我看到你們諸位都是菩薩，活的菩薩，你們看到的他薩菩，他菩薩也兩樣啊，我們這裏這個面孔圓的，有些地方方的、長的，你看那個佛像啊，泰國人塑的就是那個泰國臉，馬尼拉那些地方塑的佛像就是他那個樣子，中國人塑的就象中國人的樣子，不過都笨笨的，大肚子，好象豬肉喫多了，到了五十多歲的樣子，就象他一樣（指彌勒菩薩像），中國樣子，彌勒菩薩是印度人是不是這個樣子？這些就是「意法爲緣，生於意識」由你思想形態引發了意識的思想，所以佛學是很科學的呀，它是破除迷信啊，真正信一個如來，菩提真理啊，找你生命的本來，那個纔是真佛啊。所以你懂了這個道理。

「又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爲同爲異」。再說你的意識心理，「與諸思量」以及你能夠思想的，思想是思想啊，思量是思，不是想啊。我們現在這個傢伙講得對，不對，這是想啊。什麼是思啊？你回去了想想這個傢伙坐在那裏亂七八糟亂吹，閉着眼睛亂吹，那個樣子你沒有去想它，那個影像是思，所以想和思倆兩樣。現在又出來一個心理上有個叫了別，那不是思啊。現在大家在想，如果回去了想到，那個影像很好玩那個是思。那麼你曉得自己，現在我怎麼去想那個南懷瑾那個傢伙，是啊，我怎麼想到那邊去了，那個是了別，明明瞭了。了別的意思中文：明明瞭了，分別得清清楚楚，綜合起來叫做了別。這些中文要搞清楚了，這是中國文化，不要一天中國文化，你懂什麼中國文化？所以想、思量、了別不同。不然你說我都認得中國字，這是中國文化，那不行，你對於每一個名字觀唸的邏輯範圍沒有了解。現在我們瞭解了，「汝識心。與諸思量。兼了別性。爲同爲異」。譬如我們現在自己在思想，知道自己想什麼那個了別的作用，「爲同爲異」你自己反省觀察一下看，這是止觀哪，你自己馬上正觀一下，是一個還是三個，還是兩個？是同一樣還是兩樣？

「同意即意」。如果你觀察出來說這個就是意識作用，那就叫做意識嘛。何必叫思量？何必叫了別？它的作用怎麼有那麼多不同呢？

「云何所生」。如果你籠籠統統認爲這是意識作用，他問意識哪裏來呢？哪裏生出來的？是上帝生嗎，菩薩給你的？有許多人說，哎呀老師啊，我這個不是我的智慧啊，是菩薩給我的靈感哪，平常跟我倆講話，我總說好好好，你真了不起啊，有感應，有感應，菩薩給你靈感。那叫我的方便般若，那是姓方的。菩薩給你靈感，沒有你靈感菩薩要給也給不上啊，所以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名爲無生，這是講空。但是講有呢，自他不二，菩薩就是你，你就是菩薩，自他不二，所以你念佛必定往生西方，唸佛必定成佛，自他不二，沒有兩樣一體的。可是你講一體嗎？要分別起來作用絕對兩樣，一切衆生一體都是佛，可是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個體又不同，要了解這個道理。所以「同意即意，云何所生」你要追問觀察自己這個意識思想，他第一念，不是現在的第一念，最初有我生命的第一念怎麼來的？

「異意不同。應無所識」。如果你說那個了別那個思量那個作用，同第六意識兩樣，「異意不同」，既然兩樣，就另外有個東西了，你要找出來。「應無所識」那個就沒有意識作用，意識作用在哪裏呢？

「若無所識。云何意生」。如果說真的沒有意識這個作用，它怎麼來的？就是參話頭了，父母沒有生我以前，我究竟在哪裏？假定我現在就死了，死了我要到哪裏去？天地沒有以前，先有雞先有蛋？先有外公還是先有外婆？哪裏來的？找出這個纔是學佛。

「若有所識。云何識意」。假使有一個意識分別的作用，這句話佛問得更厲害。「云何是意」你怎麼樣自己反觀追究一下認識這個意識的作用怎麼來？怎麼樣認識這個意識的作用？怎麼來的？

「惟同與異。二性無成。界云何立」。不相信，你自己打起坐來，打起坐來已經是止了嘛，至少身體不活動是止了嘛。你再觀察這個道理，已經是止了嘛，念頭不亂想，專門觀察道理，止觀同時的，這是大止觀。那麼這個止觀「二性無成」兩邊同異都沒有，找不到，都空掉了，「界云何立」所以意識中間有個意識界，這個界是假設的有這個名詞，沒有這個事，邏輯的說法上有這個名詞，邏輯是爲了思考論辯，有這個名詞，實體上沒有這個東西，本來無一物。

「若因法生。世間諸法。不離五塵。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以對五根。非意所攝」。意識裏頭討論多一點了，「若因法生「你認爲意識思想是外界引起的，如果唯識所講的依他起。現在教育學的理論這個人性是可塑性的，可以塑造的。換一句話說也是可以染污性的，可污性的，你把它染成什麼顏色就變成什麼顏色，思想就變了。其實，我們講到教育學，這是教育博士，你博了半天，中國幾千年都說過了，墨子就講過這個話嘛。你說中國墨子講的不科學，不是高鼻子藍眼睛講的沒有價值，現在中國人的悲衰，外國人說了就對，其實中國早有。墨子說「素絲染色」人性無所謂善無所謂惡，象一個絲一樣，一個蠶做的絲，一塊白布一樣，你把它染成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但是墨子、荀子講人性是後天的，現在佛所討論的明心見性不是後天的，後天就是有了生命以後，佛所討論的明心見性是最初那個生命哪裏來的？討論這個地方，界限要搞清楚。所以依唯識學講我們意識思想是後天依他起性，靠外界的染污，外界所引發的。「世間諸法，不離五塵，」如果你認爲外界引發，外界的東西不離五塵啊，什麼五塵啊？色、聲、香、味、觸這五塵，外界的佛學的歸納。「汝觀色法。及諸聲法。香法味法。及與觸法。相狀分明」。你看這個色聲香味觸，「相狀分別」每個感覺每個現象都不同啊，你看色法，眼睛只能看顏色，眼睛不能聽。耳朵不能看顏色只能聽聲音，所以五塵不同啊。「以對五根」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都是相對的作用。「非意所攝」，前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不是意識能夠包含的，譬如我們的嘴巴喫到好喫的，哎呀，真好喫啊，意識說少喫一點吧，喫多了會血壓高啊，那個嘴巴實在好喫，我再喫一點點吧，它意識控制不了，意識對它沒辦法。你說這個地方不要去了，不好看啊，自己喜歡好看的地方，不好看看了出毛病，偷偷看一眼總可以吧，意識控制不了，所以它前面五根五法相對。非意所攝。

「汝識決定依於法生。汝今諦觀」。你如果認爲這個意識境界是依他起，靠外面一切法相所引起的，他說那麼好了。你再來觀察參究分析，不要向內觀，向外觀，汝今諦觀，你仔細觀察，觀察就是般若啊。所以《心經》要你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這個行就是觀察得深深的，智慧的觀察。「汝今諦觀」，你仔細觀察，

「法法何狀」。每個外法---色聲香味觸法，它的本身，拿物理的本身你去分析研究它是個什麼樣子？現在科學已經分析到物理的後面還是空的啊，同佛說的一樣緣起性空，是個空相。

「若離色空。動靜通塞。合離生滅。越此諸相。終無所得」。所以整個的物理世界的作用以及我們生命、身體同這個思想感覺作用，「若離色空」，開了色法、離開了生理物理作用；離開了虛空；離開了動相動的作用、靜的作用；離開了通塞的作用（鼻子冒了不通，感冒好了通。）；離開了配合攏來離開了離開；離開了生、離開了滅，這都是相對了。換句話離開色空動靜合離生滅相對的這些現象都把它拿到了，「越此諸相」超過了相對的現象以外，你把那個自性的作用在哪裏你找出來？「終無所得」，所以六祖在這裏悟道：本來無一物，何處若塵埃呀。離開這些外界的現象，你們注意喲，打坐腿痛、麻，那是腿坐累了，氣不通；背上發脹，氣不通了，那是神經反應疲勞，瞪發勞相，都不是道。離開了這些以外，你曉得有個了不可得，那個差不多了。離此諸相，終無所得。

「生則色空諸法等生。滅則色空諸法等滅」。所以啊這個生滅法，要有的時候一切都有，要空的時候一切皆空。

「所因既無」。所以你找它最初的來因，自性空的。

「因生有識」。因爲身體作用纔有意識的思想。

「作何形相」。這個意識沒有形相，用過了就是空的。

「相狀不有。界云何生」。意識形態現在哲學上經常用，以我們拿佛學來看意識就沒有形態，屁的形態，形態是人爲的假造的。所以我常常講，講到哲學問題，思想有問題這是講錯了的話，思想本身就是問題。人生來就有問題，有問題所以會思想，有思想就有問題，思想誰沒有問題啊？個個都有問題，我說你講錯了的。這個話不能隨便給人家帽子戴的呀。世界上只有兩個人思想沒有問題，那個是死掉的殯儀館的那個沒有問題，一個是沒有投胎的，就是一個白癡都有問題，白癡「啊啊，」那個也是思想問題。你麼講這個人政治思想有問題，這個人文化思想有問題，這個話通了，上面要加上一個範圍啊，不要隨便講思想有問題，思想就是問題。所以現在哲學名稱什麼意識形態，我說意識就沒的形態，你拿來一個意識形態我頭都給你，我兩個頭都割掉，當然我三個也有啊，再出來一個。所以這些都是人爲假造的，本來空的。「相狀不有，界從何生」所以意識無界，因此你懂了《楞嚴經》，也懂了《心經》了，觀自在菩薩告訴你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下面一路無到底，無智亦無得，真到了一切空了，無智亦無得。那叫什麼？你就是菩薩，菩提薩多，那就是成了菩薩境界了。你真空到了底你就是菩薩了，那麼空到了底就是菩薩了？還沒有，剛剛入門。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般若波羅密多故，空了以後再起修，那纔可以成菩薩。以般若般羅密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磐，同樣道理。講《楞嚴經》怎麼把《心經》也說了？

「是故。當知意法爲緣。生意識界」。意和法互相爲因緣互相爲因果生出來意識界，三處都無。你仔細觀察自性本空，

「則意與法。及意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及意識界本非因緣非自然性。佛把十八界也駁完了。不過意這一段我們修止觀的修行人好好參一下。十二根塵不是因緣不是自然，兩面佛都否定了，但是佛沒有告訴阿難，不是因緣不是自然，是個什麼？他開始就講了，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都是它起的作用，都是自己的這個東西自性起的作用，那麼他的結論佛講出一個東西，就是那個小偷啊教兒子跳出來就是。你怎麼跳出來不管，你打出來也行。那麼現在阿難又搞糊塗了。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云何如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屬。惟垂哀愍。開示衆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阿難聽到這裏代表我們出來講話了，他是我們的代言人，「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他說你老人家平常說法都告訴我們世間一切萬法都是因緣所生，你平常講的因緣合和攏來纔有萬法。「一切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你告訴我們世間種種變化，都是因爲地、水、火、風這四大湊和攏來、因緣和合纔有這個物理世界啊。是啊，佛說四大，不過《般若經》講四大皆空啊，都是這個四大湊攏來。「云何如來。二俱排擯」爲什麼你老人家今天說話，這麼奇怪啊，他不好意思講他顛倒。他說你怎麼那麼奇怪啊，講到今天了，你告訴我要注意呀，這是因緣哪，這是和合啊。他說你現在因緣也不對，自然也不對，兩邊都不對，「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屬」我越聽越顛倒越糊塗了，本來已經成糊了，現在成了乎圖克圖了，很糊塗了，搞糊塗了。希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開示衆生不但開導顯示這個佛法，乃至給將來的衆生。「中道了義」，所謂中道不屬於空也不屬於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不落在一邊謂之中道。緣起性空、性空緣起，要走中觀、中道觀、中觀正見。所以修黃教的密宗，主要的大法不是什麼唸咒子，不是觀想，就是這個智慧的觀察，所謂《菩提道次遞論》的重點不在修止修觀，尤其修大乘觀的那個重點。所以中道觀的了義法門，徹底一了百了。「無戲論法「他不好意思講佛，他說你不要給我開玩笑好不好？講了那麼多年都是因緣，現在說又不是因緣，哄了我們半天，稀飯說是乾飯，等到我們拿到來喫稀飯，你說那不是，那是廣東豬，那不是高梁米飯，他說你究竟叫我們喫什麼呢？所謂戲論法，戲論是佛學的名詞。什麼叫戲論？空，有，即空即有，非空非有，落邊際的都叫做戲論，戲論就是小孩子說笑話的，小孩子玩的，戲論。所以《金剛經》上叫你離四句絕百非，四句，哪四句？空，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都空掉了，這同見性差不多，離四句偈，這個無戲論法，這要搞清楚。阿難現在要求了。現在注意喲，講到物理世界的來了。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先厭離聲聞緣覺。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故我今時。爲汝開示第一義諦」。他說阿難你怎麼那麼昏頭啊？你先跟我剃了光頭出家修的是小乘聲聞、緣覺，小乘法門特別一路，所以戒律比丘戒比丘尼戒叫別解脫，特別走一路，專走解脫的一路，解脫世間。你先跟我修小乘法門出家，你後來中間發心勤求無上菩提，回小乘心向大乘道里走，要求走大徹大悟成佛之道，至高無上的菩提大道，大徹大悟的道路---菩薩道、大乘道。那麼我才轉來告訴你大乘道的法門啊。「故我今日，爲汝開示第一義諦」。我給你講的至高無上最高的那一個啊，你在下面還在摸什麼啊？等於小孩子在地上摸到來爬，這個媽媽和爸爸在上面，說「在這裏，在這裏」，小孩子還在地下摸，他說你在下面瞎摸嘛，他說我告訴你第一義是至高無上的啊，我上面講的非因緣非自然都是第一義諦啊。他說你怎麼搞錯了呢？

「如何復將世間戲論。妄想因緣。而自纏繞」。你怎麼那麼可憐啊，你還拿世間的智慧、人世間的戲論，普通一般知識的智慧，妄想都靠思想出來的，因緣啊自然啊，把自己的思想困擾了。

「汝雖多聞。如說藥人。真藥現前。不能分別。如來說爲真可憐愍」。你呀，記憶力很好，學問很好，記性很高，知識很多。你等於藥店裏頭的藥劑師啊，給人家會報藥的，說了半天，自己不會看病，換句話你是賣藥的，自己還不懂得醫理，又不曉得喫藥。我現在告訴你那個靈丹妙藥啊，喫下去立地成佛啊，可是你就喫不下，真藥現前不能分別，你搞不清了。所以我認爲你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一個可憐人了，不好意思講是可憐蟲了，你是最可憐的人。學問越好，成道越難，你真不懂。尤其學佛修道的，方法越學多了，成道是永遠無希望，因爲不能專心一致了。這個不對，要學止觀嘛；不對，要念佛，糟糕，不聽話，唸佛念念又懷疑；學密宗好，那咒子力量大，咒了半天頭痛了，我不能咒；我看我還是拜佛吧，一輩子在那裏顛倒妄想，兒戲其間，如來說爲真可憐憫。最可憐的人，什麼是可憐者？不懂的人不可憐啊，越認爲自己越懂越聰明認爲自己懂得多，世界上最可憐的笨蛋，佛說的不要說是我說的，不要說我在罵人啊，我沒有罵人啊，佛說的。

「汝今諦聽。吾當爲汝。分別開示」。你現在認真聽，我給你好好講。我不但爲你們講，

「亦令當來修大乘者。通達實相」。爲將來世界上包括我們願意修大乘佛法的人，通達實相般若，什麼是實相？實相無相，本體實相無相，無相不是沒有啊，實相空相。所以《心經》上觀自在菩薩告訴你是諸法空相。

「阿難默然。承佛聖旨」。

「阿難。如汝所言。四大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物質，地就是固體，水就是液體，火是熱能，風大是大氣氣流，物理世界這叫四大，四大類，你剛纔說明說的四大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物理世界纔有這個變化。

「阿難。若彼大性。體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空。不和諸色」。佛現在講物理的哲學，我們注意啊，首先他已經提出來了物理的哲學。他說阿難「若彼大性」，什麼大？四大本身最初最初那個本能那個性能，「體非和合」它不是和合攏來的。譬如一塊木頭，木頭是固體的，有沒有液體啊？把木頭用高壓一壓還有漿流出來就是液體了；把木頭一摩擦就生火，它有熱能；把木頭碾成灰了，散開了，空氣變成風了。每一樣物理，我們身上也一樣，四大里頭地水火風都有，合和而成。但是它的體性、第一義根本的功能體非和合而來，「不能與諸大雜合，猶如虛空」。四大最初那個功能不是物質了，不是物質他沒有說是什麼。比方象虛空一樣「不合諸色」，虛空同一切物理世界的色相不相融合，

「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假使四大彼此是融合不可以分離，「同於變化」那同物質世界的變化是一樣的，物質，我們也是變化的，我們怎麼變化？每天啊早上起來，媽媽太太上菜場，青菜蘿蔔豆腐辣椒鹽巴白糖，和合攏來把我們維持下來。然後我們夏天流汗，每天上幾次大號，大概一次大號吧，有些便祕還三天一次呢，上大號上一號都變化排泄出去了。排泄出去了，又變成東西我們喫進來了，你以爲我們喫進來是那麼精華？都是大便尿變的，大尿不壞呀，很香啊。香水是最臭的東西做的，四大就是這樣變化的，始終相成。臭到極點變香了，香到極點變臭了。垃圾堆裏提練的，變成最好的尼龍，給我們穿在身上好漂亮，都是拿垃圾渣子化學鍋爐裏提煉出來的。「生滅相續」，所以有物理世界的現象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如旋火輪，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沒有物理，沒有物質世界也沒有精神，只有一點東西，我們點一個香頭，只是一點香頭啊，把它那麼一轉轉得很快，我們看的不是一點亮光喲，就是一個火圈圓的，叫旋火輪。旋轉的太快了，這個輪圈子實際上只有一點火光而已，這個物理世界同精神世界是這樣，如旋火輪。你知道啊，現在不要光去看那個火輪啊，看火輪的最初的那一點，原來這個圓圈是個假相，輪迴是假相啊「未有休息」。阿難啊，這個物理世界同精神世界究竟哪個是主哪個是賓？哪個是客觀？哪個是主觀？

「如水成冰。冰還成水」。你說冰塊是水變的吧？我說水是冰塊變的，究竟哪個是老闆？哪個是夥計？還是冰先變成水呢，還是水變成冰啊，回去參一參看。下個禮拜一帶冰來，免得熱到了。

# 楞嚴經講座 十九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有一個重點要記住的。《楞嚴經》的開始非常有名的，是佛要阿難學佛修行，先有準確的見地。所謂見地，普通一般所講的先要見到道體，所謂修道成佛是以什麼成佛的？不是以妄想心去成佛，要見到自性真如。那麼以我們中國普通的說話講，先要求明心見性，見性才能好修，修行。所謂悟後起修，見道以後正好修道。不然道是個什麼東西也沒有見到，在盲修瞎煉，一切做功夫方法那是屬於功夫，屬於現象與作用，不是道體。佛要求的是見到道體以後，那麼你修一切法都對了，是這個道理。所以此經開始有七處徵心，心在哪裏？心是個什麼東西？八還辯見，如何去見道？自性在哪裏見？因此與阿難反覆的討論，阿難越來越搞不清楚了，同我們一樣。

那麼阿難又提出來要求，如何才能真正得止得定？止是定的因，定是止的果，如何才能得止？然後如何由定發慧，怎麼樣能夠見道？可以說阿難第二次所問的主題也是倒因爲果的，那麼佛一路答下來就告訴他由身心、生理的身體的物理的到心理的，這個分析這些現象，相和用，而道體、自性之體不屬於因緣、非自然性。因此分析了六根六塵就是十二根塵十八界，非因緣非自然性，是講那個體，如來自性不屬於因緣不屬於自然，清淨本然這個道理。那麼把這個分析完了，就是也可以說是屬於我們一切衆生個體的部分，由這個人身體生理、心理的兩部分。

那麼進一步現在阿難進一步問屬於物理部分，也就是我們肉體部分同整個的物質世界這一部分，那麼上一次的名言，經典上的名句很多。同學聽到這一段回來對於文學哲學的，也可以說是科學的名句非常讚歎，都要記得。

「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續。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這是已經講到物理作用這個世界，所以一切物質能量的互變，不能說它是空也不能說它是有，一切有的現象都是假有，即使我們這個肉體現在存在，假相說是一個人，由生來變壯年到老年變成死亡，之後又另一道的輪迴輪轉過來，如旋火輪，這是輪迴道理，冰還成水，水還成冰，都是它的變化。這一切變化的現象都是靠不住的，這幾句是個原則，是物理世界的原則。那麼這一個重要的它是說明心物一元，物理物質的東西的能量互變，現在科學所講的接於佛法了，能量互變，自性本空，性空緣起，緣起性空，物理部分也是如此。

所以下面我們翻過來164頁今天開始，他把物質世界用佛學的歸類，歸成了四大地、水、火、風，他加以分析，地大就是物質世界固體的東西謂之地大，地大類就是這一大部分。在我們身體上的地大就是骨頭、肉這些等等，這是地大；血啊、精液這是水大；生命的熱能這是火大，並不是發脾氣叫火大；呼吸我們這個自然的生命的元氣叫風大。四大，普通所講四大就是這個。《楞嚴經》講到七大，四大以外空（虛空，第五大）、覺（感覺的作用）、識（意識的狀態）合起來是七大。地水火風空屬於物理的，覺與識啊屬於是精神的，心物一元的。

現在分析七大的作用，那麼我們舉這幾段列子以後，不想拖時間耽誤下去，其他的後面的就是隻講重點了。把這一部分，見道部分在理上先要弄清楚。那麼現在佛的分析也就是參究，所謂分析就是參究，也就是修止觀所講的正修止觀，正修止觀要勉強分析參究起正思維的作用，不是盲目坐在那裏什麼都不想叫修行，那是修的無想定，外道定了，最高不過是無想定，況且你還做不到真正的無想，現在要你起正思維。所以他叫阿難。

「汝觀地性。粗爲大地。細爲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即實空性」。先原文注意到這一段，必須要了解原文，《楞嚴經》不是說聽過、看過一道算數的，那不行，你一輩子看，假使你沒有悟道以前，多讀一次多瞭解一次，多深入一次。所以我們中國古人講讀書，好書不厭百回讀，真的好的書、經典那不是看一次完了的，要反覆去研究。現在他說「汝觀地性，」佛叫阿難觀察這個地大，物質不管是礦物質什麼東西，「粗爲大地」物質堆起來就叫做大地，譬如我們看這個山，山很大。假使佛學跟科學倆看山，你說山在不在長大？它同人一樣也在長大，灰塵慢慢累積起來變成高山。不過我們人呢，看不到山的長大，是山看到人的死亡。死了以後又歸到山上，山又長多了一點，多了一點灰塵，多了一點骨頭變成了灰塵。幾萬億年看這個大地慢慢都在變動，有些地方長大了，有些地方銷燬了，空了。所以他說你觀察這個地球，整個的地大，「粗爲大地」 表面看很抽象，所有物質的世界這個地球就叫做大地。「細爲微塵」這一塊泥巴你把它打碎了，詳細的分析，是一顆一顆很小的灰塵。灰塵還不是最後，灰塵再把它破壞了、分析了，佛學叫鄰虛塵。鄰虛塵差不多看不見了，要物理科學儀器上來分析了，等於原子啊、電子分析到最後---鄰虛，接近於空了，沒有了。灰塵還是看得見啊，灰塵再分析，再變成灰了，沒的形象了那個叫鄰虛塵，接近空了，一顆原子啊，電子啊核子啊。「析彼微色邊際相」，鄰虛塵等於現在物理講的原子、電子、核子有沒有形象啊？在物理學家實驗室裏還是有形象的，還是有顏色。析比：把那個空相那個灰塵空的境界如果再分析，到了最高沒有辦法分析快要接近於空了，還有微色的邊際相，還有光色的。黑嘛，黑也是顏色呀，是一種色相，還有形相。物理世界就是到達了空，原子最後還是空的，空的這個功能力量才大，所以佛早在幾千年知道。一個空的東西，「七分所成」，分析到最後一個物質的東西分析到鄰虛塵，鄰虛塵再分析，分析到極微，極微是個佛學的名詞叫極微色，它還有色相呢。它包含了空了，還有七種成分，這個物理空的東西有七種成分。所以譬如說空的東西什麼七種成份？這是佛學講的啊，現在科學有些接近了。空到極點了，物質的東西有七種成分，還有「色、聲、香、味、觸、法、空」，極微色，空的東西不要看成沒有東西，物質世界。譬如一個電燈泡裏頭是真空的，空的，你把它打破了以後，很劇烈的打破，發光有色有聲音，「啪一響」，甚至於有味道，有氣味。所以一個原子下來真空的暴破那個力量非常大，又發光、有聲音、有氣味，所以人一感覺，殺傷的力量死亡的的力量非常大，殺生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同樣的一個空的東西，它殺生的力量有多大，它成物的力量也有多大，反過來。所以宇宙一切生命是空的，緣起性空空的力量所形成的，因此他說極微色的邊際相還有七分所成呢。

這就要注意了，不要光聽佛說的這個理論，我們要修持要求證啊，所以你們修定也好、唸佛也好、修密也好、顯教也好，你把色身四大能不能空得了？空掉了以後，這個色身是真的可以轉化了，是真的，不假啊。轉化了也可以使色身長存，此身不死；也可以使它馬上死掉，自己可以，還不要外來的力量，要它化掉就化掉。這個色身小乘是丟開四大不管了，四大本空丟了不管了。大乘道心物一元啊，色身能空也能成有，在這裏佛在這裏祕密就在這個地方。所以《楞嚴經》是大乘密教。那麼他再一步說，「更析鄰虛。即實空性」，你把物質的最後那個空的，最後一個原子核子，再把它分析了，破除了最後---空的，所以空不是沒有啊。空能夠破一切法，空也能生一切法。所以說中國禪宗六祖、五祖師徒創一句的密咒，只叫你念一句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就行了，空性的功能有如此了不起，這是一個原理。那麼佛又分析，

「阿難。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所以即空即有啊，這個世界的物質。佛告訴阿難，「若此鄰虛」，若此是古文啊，翻成白話就是假使。把這個最後物質空的那個原子的空性，再把它分析破除了就變成虛空了，虛空不是死的東西喲，虛空不是個死亡的東西，「當知虛空。出生色相」一切有爲的物質世界都靠虛空而存在啊。譬如我們這個房子、我們這個世界都建立在這個虛空，沒有虛空就沒有利用價值，至少退一萬步我們想，我們現代的社會主張經濟開發，說你有一塊空地沒有賣，哎喲那會發財呀，因爲有無比的利用價值啊，空的價值高得很啊。「當知虛空。出生色相」，一切萬有的形相基本從空而來啊。

「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你現在反而問我物理世間、精神世間一切的現象都由因緣和合來生出這個世間的各種變化的現象。

「汝且觀此一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他告訴阿難，你應該分析觀察，這個物質的最後等於現在講這個原子的空，等於啊，我並不是講這個鄰虛塵就是原子啊！---借用。倒底佛學的範圍同它兩個相距幾千年名詞的意義稍有不同。他說你分析這個物質最後這個鄰虛塵接近於空的，他說用多少虛空，他說用真虛空嗎？由一丈的虛空把它壓縮攏來，我們曉得現在的科學氧氣、空氣可以把它壓縮攏來變成很小。我們曉得現在的科學，可以把十一樓那麼一個一百平房間的空氣、氧氣，把它用科學的方法壓縮攏來變成這麼一小塊還要小，帶到身邊可以到太空上去。碰到沒有氧氣的時候馬上把這個管子接到鼻子上不會死亡，因爲有還有那麼多一個房間的氧氣可以用呢。佛現在問阿難的問題，他說你提出來這個世間的一切是因緣和合所成，我問你最高的分析到了鄰虛塵，接近了原子的階段了，這個原子的東西用多少虛空合攏來的？這是假設的問題。那麼他說，

「不應鄰虛。合成鄰虛。又鄰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他說你把這個鄰虛塵分析了看，一個空的東西，它中間又要多少色相呢？色就是光色，相就是相，光是光色是色，這個相狀。這個物理的形象是怎麼構成？然後才變成一個虛空呢？這裏佛的意思告訴你，虛空不是沒有東西啊，尤其我們現在講物理界的虛空，我們肉眼看起來是空的沒有東西，那你錯了，觀察錯了。上面告訴你了虛空出生一切色相啊，所以你不研究《楞嚴經》，往往你把佛學的見解都走上錯誤的路。空的，我們一般學佛的人來講，好象把這個空做成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一個代號，這是個基本的錯誤，那是同唯物哲學的思想是一樣的，唯物主義的哲學是空的什麼最後都沒有，沒有就是沒有。佛說的空不是沒有啊，你看物理的虛空你眼睛看到是沒有，是有的喲。所以佛這裏給阿難講。

「若色合時。合色非空」。那麼進一步分析，他說你觀念不要搞錯了，你聽我這麼一講，你思想跟着我走了，認爲虛空裏頭的確有東西，有多少光色，有多少分量，用科學的儀器把它統計得出來，那你也錯了。假使光色合成了虛空，合色就非空了，一變成物理的東西就不叫虛空了，物理就變成光了，光就是個東西喲，不叫做空了，那就叫做有了。

「若空合時。合空非色」。你說不然，這個物理的虛空是靠虛空的組合而構成物質的，佛學講緣起性空，真空生出來的妙有。他說那你的觀念也不要錯了，假使靠虛空組合而變成物質的話，「若空合時，合空非色」即然叫做總合爲空，空就不是有，就沒有光色了。他說你觀念要搞清楚。

「色猶可析。空云何合」。物質世界的一切的色相，色就包括相，相就是現在名詞所講的現象，一切看得見的光色同現象都可以分析，分析到最後是空的，色猶可析，分析到最後是空的。「空云何合」既然是空，空就是空，沒有辦法把它組合攏來，一組合攏來不叫做空了，你要把它搞清楚啊，這是講物理世界。這一段以理論科學分析物理世界的作用，先由地大講起，整個的大地、整個的地球、星球，一切的組合是空的，是偶然的、暫時的存在，不過所謂講這個世界、這個地球偶然暫時的存在，那不曉得幾千萬億年呢。

照佛學的觀念，我們這個地球世界的存在成、住、壞、空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多少時間呢？沒有辦法計算了，大劫二十個。所謂空了，這個地球假使有一天毀掉的時候，一定毀掉的，太陽系統。空劫：沒有這個世界的時候二十劫。這個二十劫以後，是一個階段又來了---成劫。空然後慢慢慢慢形成了一個世界，這個宇宙永遠在運動、在轉動在輪轉，等於一個虛空東西旋轉二十大劫形成這個世界；這個二十大劫形成---住世，象我們現在地球存在，這個太陽系統這叫住。成，住，又是二十大劫。又相當時間又毀了，然後是火災來了，火劫來了太陽爆炸，這是火劫；到了風劫來，整個的地球太陽系統都吹掉了、化掉了。你不要擔心啊，不要說世界末日還早得很，我們還看不見，沒有那麼好的福氣，還碰不到看那麼偉大一個時代啊，還早。所以以我們的文化中國儒家、道家，譬如像邵康節的文化這個世界的形成十二萬億年，這是講我們這個世界的小劫裏頭的小劫。十二萬億年做一個劫數，所以算中國歷史的命運，以唐堯登位甲寅年那一年登位，六十花甲來計算，那已經過了好幾個劫數了。十二萬億年拿十二個時辰做代表，子醜寅，堯登位是甲寅年，這個地球這個壽命人類的壽命已經過了兩萬多億年過去了，纔有人類文化開始，堯登位甲寅年。因爲以中國文化計算這個道理，天開於子，地闢於醜，人生於寅。這個地球有人類是第三個劫數的事。第三個劫數---人生於寅，有了人類以後經過幾百萬年纔有中國文化，唐堯登位。那麼這個時候這算是一個小劫，這個裏頭，中國分了六十花甲是一個單元，六十年是一個單元，象我們今年是甲子年，甲子年是下元甲子。六十年是一個單元，三六一百八十是一個大單元，所以我們是這個大單元裏頭的下元甲子，再過了六十年又開始上元甲子，中元甲子，下元甲子，反正不算這個賬了，活着很麻煩，一天都算不清楚，管它呢。

現在講到劫數，劫數這個道理啊，是這個地球總歸形成這個世界，成、住、壞、空是這樣，這個色相。所以說我們這個生命、地球的生命、宇宙的生命，以宇宙的眼光看這個人類的歷史與地球，剎那之間，這麼一彈指六十個剎那。剎那是梵文翻譯成中文，我們人這麼一彈指有六十個剎那，所以剎那之快，所以在宇宙的觀念看這個地球人類的歷史，十二萬億年，幾千萬億年，剎那之間的事。由有總歸回到空，空了不怕，成、住、壞、空，這個生命新的生命又開始。那麼佛大概不講得那麼清楚這個裏頭，只分析到空、有的道理，然後告訴我們形而上的自性道理。那麼這個物質世界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由有變空、由空變有。

我們特別注意喲，年青同學，中國我們這個民族不同啊，不大喜歡科學的分析，也不大喜歡哲學的分析。所以我們佛學到了中國，很多科學的東西把它變成文學化，那麼你說空怎麼樣是有？有怎麼樣是空？我們中國民族的個性不大喜歡很討厭、囉嗦。變成文學的境界，變成哪裏啊？小說，哀情小說《紅樓夢》上面就講了：無從有處有還無。無從有處，空從有裏頭來，有嘛最後也歸到空，所以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所有的愛情啊都是太虛幻境，騙你的，不要自己騙。太虛幻境的十二金釵，所以《紅樓夢》的開始，所以有人說《紅樓夢》是一部佛經是一部禪。它的開始：滿紙荒唐言（滿紙說的空話、騙人的話也是真話），一把辛酸淚。都言作者癡（大家看到寫《紅樓夢》的人好癡情啊），誰解其中味（哪個曉得當中的味道）。你們注意喲。你看你們要搞中國文化，你看我們小說都揹來，對不對？這是童子功啊，不是開玩笑的喲。你們現在讀書啊，光曉得聯考又不背，考完了什麼書都丟光了，所以沒的學也沒的問，問你答不出來了，揹來了就唸出來了。

那麼在歷史小說呢，把空有的道理放到哪裏？《三國演義》裏頭，《三國演義》「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完了。跟西洋人學哲學啊，學了十幾年弄個博士回來，什麼蘇格拉底的，格蘇比拉的哎喲搞了半天，本體啊、形而上啊，中國人在小說裏頭說完了，「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歷史哲學。那個共產黨推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震動了兩個世紀，我說那有什麼稀奇啊，中國人《三國演義》八個字說完了，是邏輯正反合，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不是邏輯嗎？很清楚，你看我們的民族性那麼不同。

所以佛經佛學那麼高深科學、哲學，到了我們文化國土裏頭啊，這個土在這裏不念土了，這個土念成度。現在大家都念土，老土就老土算了吧，規規矩矩叫國度。古文打個記號，右上角打個記號第四聲。所以唸佛經西方極樂國土，錯了，西方極樂國度。現在把這些問題講了，討論過了，我們再注意本經。現在他說這個世界、物理世界的成住壞空啊，都是我們自性本性如來藏性的本體功能所構成的。所以佛說：

「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尤其你們修禪的、打坐的、學密宗的、修道家的、學淨土的，注意喲，你說念一句阿彌陀佛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對，你記住：如來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一念至誠，精神會構成了物質世界，心物一元的。佛告訴阿難，他說你根本不知道，如來藏中，對不起了，對釋迦牟尼佛暫時對不起，把它的名稱拿掉。如來藏就是形而上的本體，這個宇宙原始本體這個功能---真空妙有，緣起性空。「性色真空」一切萬有現象有形的世界自性是空的，性色真空。空不是沒有啊，下一句，「性空真色」，你們注意啊，修行的，你真達到了自性空了的時候，呵，百千萬億化身就起來了，真空妙有就來了。所以《楞嚴經》這幾句話不得了的喲，千萬要記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

至於你們講戀愛萬一失敗了，你用這兩句話也是很好自己的安慰咒，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什麼叫漂亮不漂亮？性情真空，性空真情，空了纔是情感呢，空了更好，就是這個道理，不是說笑啊，哪裏有真感情？本來空的啊，不要騙了自己了。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所以他說宇宙世界萬有的現象，這個宇宙世界，

我們注意啊，所有世界上的宗教、所有世界上的哲學、所有世界上的學問，對於這個宇宙是悲觀的看法，尤其是文學，看人生是悲觀的，宇宙是灰色的、悲慘的。上帝很可憐，爲什麼造了人？造了他又要死掉？爲什麼有今天？有了今天永遠今天多好呢？它又變成黑夜又有明天多麻煩呢？喫飽了爲什麼又要餓呢？生來就喫一餐多好呢？這個世界你看顛顛倒倒多可憐啊？所以宗教家都認爲，哎呀這個世界是痛苦的呀，每一個宗教啊，包括我們佛教也在內啊。不要怕死，死了到我那個觀光飯店永生的、不生不死的，都是這樣對不對？你看看檢查一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哲學都那麼講。

真正的佛學對於這個宇宙是樂觀的，空與有、死亡與生滅，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同早晨和晚上一樣都是很美呀，這個世界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佛在《華嚴經》特別講這個世界是至真至善至美，缺陷--缺陷也是圓滿的，圓滿固然叫圓滿，缺點也是圓滿，因爲缺點有缺陷美啊，對不對？藝術家坐在這裏，缺陷更美啊。等於我有一個朋友，一位太太一顆牙齒一輩子幾十年都不鑲，我們就叫她鑲啊鑲啊，你鑲去啊。這位太太總是笑，現在人還在嘛，現在老太太了。他的先生幾十年後來告訴我，老師啊，你不要叫我太太鑲那一顆牙齒。我說這是什麼意思啊？我之所以喜歡她討她就是爲了沒有這一顆牙齒。我說我又講錯了，才悟到了，就是這一點缺陷美啊，看你怎麼看法。所以佛說性色真空，性空真色。

這個宇宙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沒有什麼叫煩惱的，沒有什麼叫亂的，清淨固然是清淨、不清淨也是清淨，在於一心，不在於他的清淨，要環境清淨你才清淨，你不要學佛了。有許多人說我要找個地方住茅蓬閉關啊，清淨的地方纔好修道啊，你還修個屁的道？可見你心不清淨嘛，心清淨了哪裏都清淨。所以《維摩詰經》佛告訴你，心淨則國土淨，心一淨了哪裏都清淨。什麼叫環境不好，你心不好了環境就不好，心好了環境樣樣好。你說這個地方吵死了，還有人要聽那個最吵的音樂呢，越開得大聲越好，那有什麼辦法？就是你一念之間，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所以佛告訴阿難，「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無所在，無所不在，處處都是道，沒有哪裏選擇的。「周遍法界」，等於虛空一樣，虛空遍滿這個虛空，虛空有多大？沒有辦法測量虛空有多大，現在你叫任何一個科學家也講不出來這個宇宙究竟有多大，這個虛空沒有辦法。

但是虛空有沒有大小呢？有，佛告訴我們一個測量的辦法，非常容易知道，佛告訴我們，十二個字：「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虛空你不知道，自性在哪裏？阿難天天要明心見性，他說你到哪裏見啊？「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到處都是啊，自性本來在這裏。但是你要見嗎？見不到。可是你真想見，可以了，「隨衆生心」看你的心有多大，「應所知量」你所知的量有多大。你智慧大、心量大的人，就曉得這個自性就有多大。譬如有些人看到一毛錢那個眼睛瞪得比桂圓還要大，有些人撒手千金，你拿一億美鈔堆在前面他眼睛斜都不斜，各人心量不同。鈔票也一樣，飲食也一樣，男女之間也一樣。你說這個人好漂亮，有人看到，啊？他就那麼愣一下而已，有人看到，美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覺。

「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看你的業力有多大發現多大。所以羅漢的境界看到自性的虛空就是個空；菩薩境界不是空就是有即空即有；佛的境界空也不是---空話，有也是空話，一切有爲法，皆如昨夢，彼此都在說夢話，沒有什麼叫空，沒有什麼叫有。所以佛在這裏說了老實話，自性在哪裏見？「性色真空（物理世界裏可以見）。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寧有方所。」你的善業成就了，功德成就了，一下就明心見性了。你的業力善業沒有成就，你見個什麼性啊？自己的貴姓都忘了還見性？就是這樣一件事。現在佛把老實話說完了，老實話記得揹來呀。以文學的境界也很高啊，「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這個心是不是本體的心，是後天的妄想心）。應所知量（應就是感應，你所知的範圍有多大，那個量就多大，它是無量無邊的，可是你所知的範圍多大它就多大叫應所知量）。循業發現（跟着你的業力，這股力量、心力發現的）」。所以有些人打坐坐了一下發抖了，發抖有什麼了不起啊，性抖真空，性空真抖。你讓它抖一下嘛，你看空了有什麼了不起啊。哎喲我看到光了，光有什麼了不起啊，那總沒有幾百隻原子彈的發光亮嘛，光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啊，這都是循業發現，你知道。所以下面佛的評論。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可是這個世間的人知識不夠、智慧不夠。知識是聰明來的，什麼叫聰明？中國字耳聰目明就是腦筋好，腦神經健康一點才聰明，知識是聰明來的，學問是知識。悟道是智慧不是聰明來的喲，所以佛學把世間的學問智慧叫世智辯聰，這是世間的智慧、知識，會說、會寫、會講這是世智辯聰，聰明。這個智慧般若不是世智辯聰來的，一切妄想空了。他所以說啊，佛說這個世間人無知，沒有真正的智慧，因此惑爲因緣及自然性，或者抓住了一切萬象是因緣所生，或者認爲物理世界是自然而有，他說都是「識心」自己妄想知識的心理作用，「分別計度」都是意識思想的自己加以分別，計就是估計、自己推測，估計一下，度：測量一下，自己猜想的。所以哲學啊、思想啊都是你自己猜想的，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一切學問、一切哲學，一切佛學佛經的道理都是空話。不是我說啊，釋迦牟尼佛說，但有言說，只有嘴巴上吹吹的，都是蓋的，大白傘蓋都是蓋的，沒有個真東西。真理在哪裏？真理無相。真理就無理，有理就是假理了。「世間無知啊，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你看佛的眼睛看世間的學問那麼差勁，只有空洞的理論，沒有實義，空話一大堆，所以天下的書都可以燒了。所以明人說「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明朝一位大理學家，我始終想不起來了，記不得他的名字了，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人世間的知識都是渣子，因爲佛也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這是佛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在物理世界而見道的，說了實在的話。所以你們修氣脈的，離開四大還有氣脈啊？什麼任督二脈、十二經脈、三脈七輪。佛說啊，性脈真空，性空真脈，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你就要悟進去了，如果悟不了呢，就是英國倫敦的大霧，你永遠看不清楚，那也是誤。這是先講地大，跟着講火大，不是發脾氣是熱能。

「阿難。火性無我。寄於諸緣。汝觀城中未食之家。欲炊爨時。手執陽燧。日前求火」。他說阿難啊，這個火、太陽的熱能同電能最後是空的。空，佛法叫做無我，無主宰、非自然，並不是上帝造的，沒有個上帝，上帝自性也是空的，假設的，所謂上帝啊，大帝啊包括如來一樣啊，包括菩薩一樣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金剛經》上說。並不是上帝是空的，佛是有的，一樣一樣啊，這個要注意喲。所以他說這個火、熱能、電這一切等等無我的無主宰的，真空，「寄於因緣」因緣所生。說本體不是因緣，用時有因緣。他說火，現在是打火機了，我們曉得古代，恐怕你們年青，我們在坐有些年紀大的應該看過。我們小的時候也玩過，那個時候已經不需要，不過還玩。

抗戰的時候，我們在大後方到了西藏邊境，四川邊鏡，沒有辦法抗戰，我們打了八年戰爭，最後打的，到了高山鄉下去，洋火打火機不要談了，看到一個打火機稀奇了，從來沒有看到過。洋火鄉下人，我們在重慶請來鄉下人做飯的，晚上叫他開電燈，那個做飯的還拿起個洋火在電燈上搞半天，先生你們這個燈點不亮啊，還是那個階段啊。那麼生火是兩塊石頭啪嗒一下打火的，打火石是人類石器時代的東西。如果你要是野外求生、當兵打仗啊，如果到了野外求生還是需要懂這個常識啊，哪種石頭，不是每一塊石頭可以劃得出來火的喲。假使野外求生，一個人漂零在孤島上，要生火了沒有這個洋火怎麼辦？就要這個常識，要認識石頭，哪一種石頭一看有火的，兩個石頭拿來一打就冒火了，就可以把草燒起來，你就死不了了，就要有這個常識啊。

他說你現在觀察城裏頭的人沒有做飯，還沒有到喫飯的時候，他們要做飯。「手執陽燧。日前求火」。什麼叫陽燧？透鏡，現在是玻璃鏡，透鏡。古代是要礦物質、自然的。那麼有太陽的時候，把這個透鏡帶到太陽的焦點，就是太陽日光能的焦點，然後手裏拿根草在旁邊，乾的，等那個草在旁邊焦點，草在玻璃的焦點裏頭火引出來了，就引發了做飯的火，手執陽燧就是這個道理。「日前求火」在太陽裏頭點火，這是有太陽，沒有太陽用不到了。所以你說人類會利用太陽能，早知道了。不過現在是要求得科學的進步，如何把它沒有太陽也能夠用得來，現在等待科學發明，過若干年以後決定是用太陽能，不要用這些發電了。我們原始人類都知道用太陽能。他說一個火光點起來不是偶然的喲，許多因緣湊攏來，必須有太陽，有這個玻璃，有燃燒的東西放在中間，然後把這個火點燃，點燃再回來來做飯那。

「阿難。若和合者。如我與汝。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今爲一衆。衆雖爲一。詰其根本。各各有身。皆有所生氏族名字。如舍利弗。婆羅門種。優盧頻螺。迦葉波種。乃至阿難。瞿曇種姓」。他說，這一段，佛又走了因明邏輯裏頭，用比喻的方法來解釋了，他做比喻。他說阿難，這個火光的爆發發電的火力的功能是因緣所生，並不是上帝做主，也沒有誰做得了誰的主，這個物理。但是什麼叫和合呢？因緣所生啊，因緣所生是很多湊攏來叫因緣，名和合者。什麼叫和合？我們大家湊攏來一起，就是我們普通講湊合。我們閩南語在一起的搭夥，大家在一起做生意叫什麼？合夥生意。「如我與汝」他說象我和你兩個。佛的基本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叫做常隨衆，佛到哪裏講學都跟到哪裏的，一步不離開，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都是出家的，這是常隨衆，而且都是出家的男衆---和尚，基本信衆，一千二百五十人。所以我說他比我們孔子少一半，孔子三千弟子，當然有些不經常跟，經常跟着還沒有七十二個，只有十幾個，佛呢，常隨衆有一千二百五。佛說我們這一千二百五十人合攏來是個團體叫一衆，這個大衆這個團體在一起啊，「詰其根本」每一個人各有各的父母，各有個的身體，而且每一個人家裏出身啊，每一個姓氏不同名字不同。佛的弟子年紀最大，比佛大---舍利弗。佛三十二歲出來說法，舍利子皈依他做弟子時，舍利子已經五六十了，眉毛都白的。所以第一次出來說法的時候，舍利子，有神通的目連尊者呀，都比佛的年齡大，徒弟都比師父年齡大。所以佛出來三十二歲，還很漂亮，開始一進來說法的時候，佛經有記載，大家說你看那個師父來了，旁邊有個徒弟好漂亮啊。最後登臺，噢，原是這個是釋迦牟尼佛，那個是徒弟。舍利子是佛的大徒弟，婆羅門種，印度是種族觀念很重啊。優盧頻螺，迦葉波種。阿難你和我兩個是兄弟，瞿曇種，就是剎地利，武士，帝王種族，英雄後代。阿難，所謂一個和合攏來，因緣湊和，有許多人不同的分子團結在一起，堅固的湊合，叫做因緣結合。

「阿難。若此火性。因和合有。彼手執鏡於日求火。此火爲從鏡中而出。爲從艾出。爲於日來」。他說好了，這個因緣生法，我問你，譬如這個人拿塊玻璃透鏡對着太陽的焦點，手裏拿個艾草，三樣東西，太陽的熱能，對着玻璃的焦點，把它焦點引到這個玻璃裏頭，使這個焦點發出來的火力，拿這個艾草或者一張紙把它點燃。手裏頭拿個鏡子對着太陽取這個火，我問你這個火當時點起來，它是從鏡子裏出來呢？還是從太陽出來直接傳到艾草上呢？還是從艾草本身出來呢？假使從艾草的本身出來，不需要洋火點，不需要太陽、玻璃光照，艾草自己會燃燒了？不可能啊！那麼鏡子，鏡子裏頭自己有火不要日光，它自己應該生火，不可能啊！那麼太陽直接有火，艾草給太陽曬曬，那當然曬得太焦了也不一定起火啊，也不過曬成變成幹了變成灰了，火也生不起來呀。必須要一個鏡子、一個太陽日光能對着一照，必須要一棵艾草三緣和合纔能夠生出這個火。

佛用這個比喻，這同你們用功都有關係喲，打坐用功你們學密宗的，很多學密宗的常常問我，老師啊，海底生起拙火啊？我怎麼樣也生不起來啊？我說什麼火啊？你拿個洋火打火機拿肚皮上一燒不就起來了？那就完蛋了，把你燒死了。你以爲拙火還是真的有火啊？有些人說老師啊，我這個丹田以下發燙啊，我說趕快喫消炎藥，那不是拙火啊，那是發炎啊，我說腸子發炎。拙火是什麼東西呀？你這一段聽了就要注意啊，後面會告訴你的。現在講三元和合的，火光起來同拙火有關哪，真的喲，拙火是性空真火，性火真空。你以爲拙火還身上發燒，哎呀，我拙火起來，你非發瘋了不可，你會得神通的第二號，第二號就是神經，第一號叫神通。要注意啊，所以他說這個火光哪裏來的？

「阿難。若日來者。自能燒汝手中之艾。來處林木。皆應受焚」。假使這個熱能火光是太陽裏頭來的，那麼好了，到了你手中，手裏頭拿一棵艾，有個鏡子這樣燒起來。如果是太陽來，你手對着太陽，手應該被燒着了，平常手應該燒了。而且太陽裏頭這個熱能來，樹啊山上應該都起火了嘛，怎麼唯獨只有你對着鏡子這棵草才起火呢？可見這個火光不從太陽來的。第二度點起的火光啊，是靠熱能啊，但是並不是從這個熱能裏頭出來的，是它的分化。《楞嚴經》上第二月，這個道理在這裏你要悟進去了。

「若鏡中出。自能於鏡。出燃於艾。鏡何不熔。紆汝手執。尚無熱相。云何融泮」。假使這個火光是玻璃鏡裏出來，這個火能熱能，玻璃鏡自然有發電的功能，它自己就把玻璃燒化了嘛，何必要你的手拿着對着太陽才起了作用呢？而且當這塊玻璃窗你手拿着對着太陽，兩個對着起火的時候，那個艾草點燃，你手裏拿的玻璃鏡還不會發燙呢？可見鏡裏頭沒有火。

「若生於艾。何藉日鏡光明相接。然後火生」。如果說這個火光、這個火力是從艾草本身出來，何必用太陽？何必用鏡子來引一下，那個艾草本身才能燃燒呢？這三個問題分析給阿難聽。是因緣的道理。

「汝又諦觀。鏡因手執。日從天來。艾本地生。火從何方遊歷於此」。他說你仔細觀察一下，玻璃鏡拿在你手裏，「日從天來」太陽在天上，艾草地上一個植物，「火從何方遊歷於此」三樣湊攏來才燃燒變成火。這個火它放在哪裏？它從哪裏來的？它從美國來的？還是加拿大來的？從何方遊歷於此。

「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太陽是太陽日是日，玻璃鏡是玻璃鏡，這兩個距離太遠了，不相干了。在地球上我們拿一個玻璃鏡，跟太陽距離，太空梭到太陽放上去，還不曉得走多少年纔到啊，你這個玻璃鏡不會靠到它身邊嘛，「非和非合」沒有靠攏來呀。「不應火光無從自有」可是一照火就出來了，但是你不能說這個火啊是無中生有。無中生有啊，你現在想想看，想得出火嗎？不可能無中生有的呀。

「汝猶不知」。分析完了，你永遠也搞不清楚在哪裏，他就說明這些精神作用、物理作用、生命的功能都是自性所起的功能。所以真正得道的人，密宗現在翻譯得不好，叫拙火。給你們解釋清楚嘛，最近有些學瑜伽的也問，爲什麼翻譯成中文叫拙火呢？拙是什麼意思啊？拙者笨也。所以有些密宗啊、瑜伽術法本也翻譯成叫笨火。笨火太難聽了，修道還修個笨火，格老子不修了，所以把它變一個名字好聽一點叫拙火，拙就是笨笨就是拙。那麼有些密宗呢？瑜伽呢？翻譯成中文，不從這個拙火直接翻，從意義翻叫靈蛇。好了，有些人執著了，在身體裏頭找條蛇，完蛋了，身體裏有條蛇，你不死掉就糟了。中國道家有表示沒有？有啊，也用蛇來表示。中國道家南方朱雀，北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北方是玄武大帝，武當山的那個玄武大帝，湖北中國的武當山上玄武大帝，北方的大帝那麼他腳裏踏的龜蛇二相，一個烏龜一條蛇，那個蛇就是瑜伽密宗講的拙火也叫靈蛇。那麼有許多英文再給它翻呢，不叫拙火，也不叫靈蛇，也叫靈能，也叫做靈力，也叫做靈熱，就對了。我們叫拙火就有個火了，那就笨了，太笨了，哎呀，做人都不夠，何必來學佛呢，把人都沒學好，怎麼來學佛啊。佛是從人學起的，人乘道沒有修好，真的沒有辦法學佛，不要智慧那麼差。所以靈力靈能，那麼在中國舊的翻譯經典上就叫三昧真火，就是拙火。什麼叫三昧，三昧就是正受。正得定了，得到空了，空的境界裏頭一念一動這個陽能就起來。道家就稱爲陽能，就是這個東西。一陽來複就是拙火，很簡單的東西。現在外面密宗、瑜珈了，珈裏珈氣的，哎喲超什麼的呀超你超我的多得很了。

最近是密宗大師啊，二十一世紀這個劫數裏頭千佛出世啊，個個都出籠了，大師出籠都有密傳，講穿了就是那麼一件事。看你得到空的境界到什麼程度了，不要傻了，拙火就是這個東西，所以一分空性到達，氣脈的陽氣，真陽來複就起來了，中國文化就是《易經》的一陽來複，就是復卦，就是這個東西，三昧有火性的功能。好，現在佛也說三昧真火、靈熱、靈火的功能哪裏來？同物質世界的火光熱能是一樣，都是自性本體如來藏的功能。所以佛告訴阿難：

「汝猶不知，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這揹來下面都一樣啊，所以你真空掉了，三昧真火自然起來了，並不是發燙啊，三昧真火起來了發燙，那不是燒死你！那個三昧真火起來無所謂熱，但是有一點，碰到熱它就發涼了，夏天可以穿個皮袍站在大太陽裏頭曬打坐不出汗了，那是真的聖火，三昧真火來了。冬天可以脫光了丟在冰塊裏頭啊，把冰塊融化了，那才叫三昧真火，你以爲老是發燙，不是把你燒死了?那我們碰到三昧真火的人不要跟他作朋友，他那個熱情我們也受不了，不是把我們燙死了?不要傻了。所以佛告訴你性火真空，性空真火。

「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三昧真火在哪裏呢？你說一定在海底嗎？在肚臍發起嗎？拙火沒有這回事，記住啊，「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注意啊，所以有些人打坐偶然氣脈動發動，哎呀老師啊，他抖起來從丹田哪，我怎麼從這個地方先動啊？這叫循業發現，你這個膀子有風溼，它先從這裏抖起，你性抖真空，性空真抖，你格老子不理它就算了嘛，這個是假相嘛，你以爲是道啊，沒有關係的，它是給你治病嘛。身體好了最後就寂然不動了，就是這個道理，你懂了就不要害怕了。所以一定在丹田？丹田在肚臍下三分，肚臍下三分是什麼？你打開，不相信找醫生解剖來看看，有腸子有大便，什麼都沒有，可是功能是在這裏，哪裏都會發動。千萬記住啊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

「阿難。當知。世人一處執鏡。一處火生。遍法界執。滿世間起。起遍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這個就叫做循業發現，個人業力共業不同。他說阿難，你要了解世間的人，有一人在印度拿一個鏡引太陽的火會燒，有一個人在美國拿鏡它也會燒啊。所以「一處執鏡，一處火生，遍法界執，滿世間起。」全世界人對着太陽拿鏡，每個人手裏拿塊鏡火都燒起來。「起遍世間」這個火力它在虛空中並沒有個固定的地方的。所以我們曉得電源哪裏來？虛空裏頭來，虛空到處都有電啊，可是我現在你看沒有觸電啊，我在這裏這樣亂比都沒有觸電啊，因爲我沒有去兩個摩擦，不循業發現。循業發現就起來了，「寧有方所」沒有固定的時間，沒有固定的空間。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都是空話，不要受了自己的欺騙。性空真火，性火真空，換句話說，性佛真空，性空真佛。回去好好自己學佛。

# 楞嚴經講座 二十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現在《楞嚴經》正講四大物理世界這個物質的作用，也就是我們色身，身體這個四大與自性的這個關係。上次講到地大，火大，現在再說明一個---水大。

「阿難。水性不定。流息無恆。如室羅城。迦毗羅仙。斫迦羅仙。及鉢頭摩。訶薩多等。諸大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諸師等。於白月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方諸是一個礦物的寶物，就是水晶頭一類的）

那麼中間提到這個水性不定，水性不定他稱爲流息無恆，這個流水啊，無恆就是無常。我們眼睛裏頭看到河流看到海洋永遠是這個流水，實際上這個流水它是無常的，流過了就沒有，那個水流過去就沒有了，後面不斷的接上來，一個波浪接一個波浪，細的講，一個水分子接一個水分子這樣連起來，表面看到現象界有水，水的自性最後幹了就是沒有。

他說比如象印度這四大幻師，四大幻師在釋迦牟尼佛的時候都在世的，所謂修外道，心外求法謂之外道，佛法講外道意思是不明心見性，向心外去求法，這四大幻師的名字同它的意義，我們本書的後面的註解都有了，我們不再說每一個名字與人。所謂大幻師大魔術師，可以變出水來，一個空的東西可以把它變出水來。世界上的魔術，有許多外道借用的神通，多半是用藥，多半靠物質變的，只是大家不知道。乃至說把火放在嘴裏不會燒到舌頭也是有藥的，乃至隱身，身體上塗上抹一種藥也看不見的，當然很難找，所以這一類就是大幻師，大幻師現在的名稱大魔術師。現在講他們空罐子裏可以變出水來，空的地方。

那麼佛的說明，求太陰精，太陰：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日光---太陽，月亮叫太陰。用和幻藥，就是我們道家也用的，就是所謂採取日精月華，那麼太陽的精，太陰的這個精華。當然道家的修練，採取日精月華也很難辦，太陽的精神只有陰曆的初一初二初三三天可以用，其他不能用，假使三天碰到陰雨下雨什麼也沒有了。太陰是每個月陰曆的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可以用，其他不能用，這是採日月的精華這一類的修持方法。他說這些魔術師求這個月亮的精華配一種藥。那麼「是諸師等」這些魔術師們，「於白月晝」佛學講白月就是上半個月，月亮圓的時候，十四十五十六，這個晝不是白天，而是在這三天月亮當頂的時候，在子時時間才採煉的。「手持方諸」，方諸是一個圓球也是一個珠寶。在東方有時候練要很好的海本的珍珠、真的珍珠對着月亮一照，要把這個焦點集中好，那麼這個珠放在一個盆子裏，慢慢旁邊水就滿出來了。換句話說這種魔術啊，不是魔術還是物理的作用。「承月中水」方珠是個名字，珠寶，我們現在珍珠這一類。不過它是礦物質的。它接到水裏頭，隨着月亮的焦點一照，這個旁邊就出水了。

「此水爲復從珠中出。空中自有。爲從月來」。他就問阿難這個魔術師玩的，這個水把它引出來，你說從寶珠裏頭流出水嗎？還是虛空裏頭空中掉下來的？還是真正從月亮來一直流把這個水流流到這裏啊？那麼佛沒有要阿難答覆，自己答覆。

「阿難。若從月來。尚能遠方令珠出水。所經林木。皆應吐流。流則何待方珠所出。不流。明水非從月降」。他說假使你認爲這個水是因爲月亮裏頭來，月球裏頭來，那麼月亮裏頭有水流出來，先應該流過了這個虛空，而且流過了我們大地上所有的山頂乃至樹林上面都是水了，「所經林木，緣應吐流」它所經過的樹木應該同人的嘴巴一樣，經過月亮一照樹木自己都吐出水了。「流則何待方珠所出」假使月亮有這個功能，何必要人類拿個珠寶去引這個水呢？樹木假使給月亮一照能夠流水的話，我們就不需要怕天干了，不下雨也沒有關係了，只要月亮出來就行了。水能夠從月亮流到地面上，「流則何待」何必等待「方諸所出」這個寶珠一照就有水呢？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不流。明水非從月降」。事實上月亮出來，在山林裏頭樹上沒有水吐出來，可見不是從月亮裏頭來的。「不流，明水非從月降」這個水並不是從月亮裏頭來的。

「若從珠出。則此珠中。常應流水。何待中宵承白月晝」。他說假使說這個寶珠裏頭自己有流出水的功能。「則此珠中，常應流水」那麼這個寶珠放在家裏應該常常出水了？放在那個地方就會潮溼了。「何待中宵承白月晝」那麼何必等到正半夜太時子時之間十二點之間對着月亮一照，「白月晝」就是沒有黑雲的，月亮當頂的時候一照纔有水出來呢？

「若從空生。空性無邊。水當無際。從人洎天。皆同滔溺」。假使這個水性是虛空中本來有的，所謂虛空是無量無邊的，大得很，「空性無邊」。那麼空中有水的話，「水當無際」，水也是無量無邊，我們人就變成魚了，統統變成魚了，他說水當無際。「從人洎天」從人類一直到天頂，「皆同滔溺」就是洪水滔滔都把我們淹死了，事實上虛空沒有水。

「云何復有水陸空行」。他說那麼這樣人就泡在水裏了，哪裏還有可能有陸地，還有海洋水面，空中飛的呢？整個都是水了。

「汝更諦觀。月從天陟。珠因手持。承珠水盤。本人敷設。水從何方流注於此」。你仔細觀察研究。月亮在天頂上這個光芒是上面天頂上照下來，「珠因手持」這個寶珠是人手裏拿着的，那麼因爲這個珠跟月亮一對照焦點上，用個盤子，那個叫盛水盤。象我們中國古代道家的方士，所謂修丹道的神仙，漢武帝的時候，漢武帝跟秦始皇一樣都喜歡當了皇帝就想不死啊。那麼這些學道家的神仙有一種丹藥，但是要天露才能夠和這種藥，天露就是半空中的露水。所以漢武帝在西安建築了一個高臺高塔叫做承露壇，上面有個盤叫承露盤，半夜裏承那個露水接下來和藥。當然後來可惜啊，這些每一代戰爭都把它毀了，不毀了我們歷史上現在觀光發達，不曉得有多少錢可以賺，好看的東西太多了。「承珠水盤」，象這個承露盤一樣，「本人敷設」本來是由於人做的、人造的，（「本人」不要讀錯了，是我這個人搞的，本人：本來是人。）本來是人大家想辦法自制的，他說你看這個水「從何方流至於此」究竟從哪裏來？

「月珠相遠。非和非合。不應水精無從自有」。月亮在天上，這個引發了水性的這顆珠寶在人的手裏，月亮和珠寶距離太遠，現在要太空梭到了月亮還要很久的時間呢，何況月亮裏的水怎麼會到這裏？所以它兩個不是簡單的結合，物理自然功能的作用，這個自然功能在哪裏呢？

「汝尚不知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四大都是這幾句話，反覆千萬要記住，諸位要修行用功講哲學的道理、科學的道理，都在其內了。性水真空，性空真水，

「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他說真正的形而上道，水性自空，同念頭一樣、同精神世界，它本體最初的第一義自然是空的。所以水性真空，性空緣起，因爲性空所以發生緣起的作用。那麼在般若中觀就叫做性空緣起，緣起性空。在唯識是依他而起。那麼《楞嚴經》換個名稱，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不是承認地、水、火、風物理世界一切都是存在的，但是有空非有，有有還是歸空，這是自性本體功能，這是水的作用也是這樣。

那麼下面我們二十五位圓通講到的時候，每一個修行方法，下面就有修水大觀的，譬如修白骨觀的修到最後就要修水大觀。修水大觀的人，過去有一個比丘尼有個尼姑，水觀成就，打起坐來做水觀，這個徒弟一看這個房間裏整個都是水，沒有人。徒弟來找她喫飯，看到一個人都沒有，統統是水。師父到哪裏去了？房間怎麼有水呢？漲滿了水，而且水也不流出來，不流出門外。徒弟好玩就拿一個瓦片，咚一丟，真有水咕咚一聲，他就走開了，以爲師父出去了。等到師父一出定了以後，這個地方痛，她就把這個徒弟叫來問，他說我剛纔入定的時候你來做什麼？他說我來叫你喫飯啊。你看到什麼？他說我沒有看見你，看到房間都是水。她說你做了什麼事啊？他說我想是假的還是真的啊，我拿一塊瓦片丟了一下。她說你丟了怎麼樣？他說水也響了，咚咚。她說糟糕怪不得我這裏發痛。她說好了，我也不喫飯再入定，我在做水觀你不懂，你看到水的時候想辦法把這個瓦片撿出來。這個徒弟曉得了，把瓦片一撿來，她再一出定，她就不痛了。這是水觀，也就是說心能轉物。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將來講到水觀這個修法再詳細講。所以水性等等也是隨衆生的心量，應所知量。下面還有啊。

「一處執珠。一處水出」。別業不同，有一個人動念專門研究水，或者拿這個珠寶做實驗，這個地方流出水來，我們沒有做試驗就沒有。

「遍法界執。滿法界生」。全世界人都做這個流水的實驗，就統統充滿了，全世界的水性。

「生滿世間。寧有方所」。所以他說世間上的生命，四大海洋比我們陸地上的生命還多啊，陸地上有的東西海底裏頭都有啊，有海人有海馬，有海狗、海里頭有樹、也有花、也有草什麼都有啊。我們整個的地球，差不多六分的海洋，三分的高山，一分的土地。人類這個大陸平地沒有多少，人類用的。海洋佔多數啊，海洋裏頭是另外一個世界呀，而海洋裏頭也分很多層的世界，上面一層，下面分很多層，所以深海的生物那些生命是根本不會到中層水面上來，上層更不來，都很龐大，而且深海里頭是黑的呀，不是有這個亮光，它們本身帶電的，所發生亮的。所以六道輪迴這個世間，不在另外他方世界，都在這個世界上。那麼這個海洋裏頭的衆生，他的共業不同，所以生滿世間，這個水性寧有方所，它本體的功能無量無邊無際。

「循業發現」。這個裏頭是兩種業，一個人修持的就是別業，全體的就是共業，共業、別業，上次我們提到過。因此佛的結論：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都是自己的妄想在估計，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有這些理論沒有真實的事情。那麼我想地、水、火、風四大是不是跳過去， 一個一個都是重複的原文，意義差不多，這樣節省時間。諸位沒有反對就算同意。那麼我們只跳一個，風大空大跳過去了，把五大跳過去了。

「阿難。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常整衣入於大衆。僧伽梨角。動及傍人。則有微風拂彼人面。此風爲復出袈裟角。發於虛空。生彼人面。阿難。此風若復出袈裟角。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說法。會中垂衣。汝看我衣。風何所在。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名爲虛空。云何風出。若風自生彼拂之面。從彼面生。當應拂汝。自汝整衣。云何倒拂。汝審諦觀。整衣在汝。面屬彼人。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不應風性。無從自有。汝宛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遍法界拂。滿國土生。周遍世間。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阿難。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剎利種。及婆羅門。毗舍首陀。兼頗羅墮。旃陀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空。空虛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爲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前。何不無礙。惟見大地。迥無通達。若因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若因鑿出。則鑿出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云何見空。汝更審諦。諦審諦觀。鑿從人手。隨方運轉。土因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鑿空虛實。不相爲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若此虛空。性圓周遍。本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來藏。當觀虛空。爲出爲入，爲非出入。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我們普通講四大，地水火風；再進一步講五大，地水火風空；《楞嚴經》講到七大，下面兩大是精神方面的，精神與生命身體之間的，一個是見覺就是覺性，感覺知覺這個作用，我們現在活着有知覺有感覺。一個是識。地、水、火、風、空、覺、識七大。那麼現在我們討論覺，就是我們現在活着有思想、有感覺、有知覺這個作用，這個是第六大，這一大類。那麼以現在我們的醫學知道，人類的思想，過去是講心了，現在靠腦子啊，都是神經反應啦，精神的作用啦。

以今天我們到現在爲止，多半這個科學的進步，基本上是西洋文化的，由研究物、物理的作用基本的立場來的，此所以西方文化同東方文化基本上不同。西方文化基本來的都是從物方面來，也可以說最後歸到唯物哲學的成分比較多、比較重。東方固有的文化是偏重於唯心的、偏重於精神比較多、比較重。那麼現在佛所學講的見、聞、覺、知啊，這個作用不是形而上的，也就是我們現在活着，以西方現代心理學所講的腦神經反應感覺、知覺、能夠思想的這個作用，在討論這個。這個覺是知道，要明白這個道理。並不是說同明心見性那個本覺、知覺這個覺字在一起，都是這個字。

所以我們中國的佛學由梵文翻成中文討厭在這裏，這是隋唐之間中國文字很多字是借用字，因爲我們文字裏頭一箇中國方塊字有六種意義，所以借用，在過去六書叫做轉註。譬如一個考字，考者老也，老者考也，轉來轉去，那麼有些是借用的。所以因爲這個樣子，所以對於佛經的「心」，有些佛經上某一段講的心是妄想心，凡夫的心理作用；有時候這個心代表本體，都用這個「心」字，所以你就搞不清楚了。這個「覺」字也是一樣，菩提梵文叫菩提，翻成中文覺也，佛陀是阿彌陀佛陀，佛陀覺也，都是這個覺。那麼古代爲什麼又不肯用這個覺字呢？如果用這個覺字啊，我們南無阿彌陀覺就不好了，念得不對了，沒有意義了，南無阿彌陀佛這一佛佛得非常好，佛是佛陀的翻音。那麼我們現在外文的翻音budda，那是後世的南印度的梵文的音轉音的，古代的就是佛陀。那個北印度上古的梵文的音，印度分五方，南印度，中印度，西印度，北印度，東印度，方言不同讀音也不同，所以研究梵文也非常困難的，而且古代梵文、現代梵文、地區梵文不同，到了中國的發音又不同，又變了。因爲大家學的口音等於我們學英文一樣的，臺灣發音的英文，日本人講英文啊就是日本音的，英國人講的同美國人又兩樣的，就是這樣變的很多，那麼這個我們不討論。所以這個「覺」字讀到就要注意了，這個覺不是講大徹大悟的覺，因此我們在華嚴宗裏頭大徹大悟把「覺」字還是分成兩半截，本覺：我們大家一切衆生都是佛，本來應該成佛的，現在迷了變成凡夫，沒有見性。

那麼明心見性見到什麼呢？見到我本來我本有的那一個，悟到了就成佛了，叫本覺。可是今天我開悟了，剛剛悟到我那個本有的呢？今天這個叫知覺剛剛覺到了，本覺、知覺其實一個覺。等於說這個小鐘是我的，本鍾我忘了，找了半天我的鐘在哪裏啊？剛剛找到，剛剛找到時鐘，這個時鐘是什麼鍾啊？就是我的本鍾啊，所以本覺、知覺就是這個道理，那個是講見性成佛的道理。現在這個見聞覺知，開始講感覺知覺的狀態，第二月，就是《楞嚴經》第二重意義，我們看原文。

「阿難。見覺無知。因色空有。如汝今者在祇陀林。朝明夕昏」。我們這個講堂這個公園白天亮了，光明來了，晚上看到黃昏了，象我們的家鄉話還有，晚上不叫晚上叫黃昏，這是唐代的音，晚上就黑了。

「設居中宵」。中宵就是半夜，半夜十二點，所以我們夜裏喫東西叫宵夜，這裏這個宵。「白月則光」。上半個月叫白月，有月亮的，我們看到這個夜裏還是有亮光的。「黑月便暗」。下半個月沒有月亮，那麼我們半夜走路也是看到很黑的。他拿現實和阿難講，他說象我們在這個房間裏就是這樣。

「則明暗等。因見分析」。他說我們能夠白天看到光明，晚上看到黑暗，因爲我們有個眼睛能夠看見，有腦神經、視覺神經的反應，有眼睛纔看見有光明黑暗。一個瞎子的話，白天也是夜裏，夜裏也是夜裏，他永遠看到夜裏。他說我們能夠看到這個物理世界光明與黑暗，「因見分析，」這四個字，因爲我們有眼睛能夠看見，所以分析得很清楚，這是白天這是夜裏，這是紅的這是白的。

「此見爲復與明暗相。並太虛空。爲同一體。爲非一體」。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問話，問阿難，當然他沒有要他答覆，他自己答覆了。這是他假設的問話，假設的，這是他的教育法的一種。他說阿難，假設啊，我問你，「此見爲復與明暗相」我們人眼睛能夠看到東西，知道這是白的、黑的、長的、短的，這個見精作用，你說跟光明、黑暗這此些現象「並太虛空」以及物理世界這個虛空「爲同一體」是一個功能嗎？「爲非一體」還是不是一個功能呢？他是假設問阿難，是一體的呢？還是不一體的呢？就是說我們這個眼睛看東西的作用跟白天光明、夜裏的黑暗乃至我們前面的虛空這幾個作用是不是同一個體？還是不同體？世界上東西都有三樣作用，我們拿哲學來分析，體，相，用，譬如水，水是體，水的體這還不是真體啊，我們假設說水是體，它的相呢，水泡成茶，它的相是茶，泡成紅茶紅色的；泡成綠茶是綠色；做成酒呢，那是酒的顏色不同；做成冰凍啊，那是凍凍果，也是水做的；做成冰激淋啊，它又不同，相不同。相不同，用也不同，體是一個都是水做的。宇宙萬事萬物都有它的體、它的相、它的用，體相用是三位一體喲。

所以我常常說有些象基督教天主教的朋友，你們講上帝呀三位一體沒有錯啊，不過給你們講錯了而已啊，宇宙間真理就是一個，沒有兩個。給你一講啊，上帝跟？？（聽不清）一樣，又兇又討厭人，信你的就得救，不信你就不得救，這上帝是愛紅包的嘛，很小氣嘛；菩薩呢，信我的得救，不信我的更要救，信我的可愛，不信我的更可憐更應該愛他，那你的上帝就不是？？（聽不清）了，就對了，三位一體。三位一體，什麼上帝啊主啊，我啊，不是的，就是體、相、用。佛法也是的，法身、報身、化身，法身就是體，報身就是相，千百萬億化身就是用。萬物有它的體相用，所以我們把這個體搞清楚。那麼現在佛呢，問阿難一個問題，我們能見看到東西這個精神同光明、同黑暗同虛空是同一體還是不同一體？這個問話，不要阿難答覆的，自己答覆。

「或同非同。或異非異」。「或同非同」或者你認爲同中有不同，體是同的但是又有不同的。譬如我們都是人，在邏輯上我們滿堂都是人，不錯，我是老人，你是年輕人，同中有不同；我是男人，她是女人，這也不同；我們都是男人，也是女人，可是他是光頭的男人，那個是光頭的女人，他一個叫法師，一個叫比丘尼又不同，所以同中又不同。「或異非異」假設你認爲不同裏頭有更不同，相同裏頭有小不同，你認爲怎麼樣？這都是佛假設的問答題，不過他沒有聯考，不叫他做答案，放心，大家不要聯考的。

「阿難。此見若復與明與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則明與暗。二體相亡。暗時無明。明時無暗。若與暗一。明則見亡。必一於明。暗時當滅。滅則云何見明見暗」。這一段，你看我們自己的中國的古代文字，現在大家因爲學白話文出生，哎喲，這是古文啊，笑話，我們小的時候看起就是白話，因爲受這種教育出身的嘛，懂了中國字，不過這個白話寫得很好，簡略。假使一翻成白話，下面我把它翻成白話了，翻了好羅嗦啊，現在我不敢看我翻的東西啊，如果要我看的話，這本書我要花很多的錢，所有諸位買的我兩倍的錢都把它收回，整個的燒掉，因爲不想看，看了很討厭，因爲覺得沒有翻出那個味道來，中國文字它本身有味道。你看它簡單這個字的組合，味道變了，你翻成白話文啊，就不行了。「這是我的媽媽，媽媽多好呢」！你說媽媽是女人變的，一點沒有味道了，這就不好了，等於這是一個翻法，所以呀中國文字的道理。

現在我們看佛說的，「此見若復於明於暗，及與虛空，元一體者。」阿難，你如果認爲我們這個人能夠看見東西，這個見的作用，假使白天看到光明夜裏看到黑暗以及物理世界這個虛空，「元一體者」你如果認爲原來是同體的一個體的。「則明與暗，二體相亡」你要注意喲，光明跟黑暗是分別兩種個體的話，「二體相亡」那也沒有光明的體了，也沒有黑暗的體了，光明和黑暗變成一樣了。而且光明與黑暗兩個，「暗時無明，明時無暗。」黑暗來的時候沒有光明啊，對不對？不錯吧？大家都有這個經驗吧，這個經驗沒有就很糟糕了。「暗時無明」黑暗裏頭沒有光明，「明時無暗」光明裏頭當然沒有黑暗。「若於暗一，明則見亡」他說假定你認爲我們能夠看見的東西與黑暗有關聯，「若於暗一，明則見亡」那光明來我們就看不見光明瞭，這個能見的就丟掉了、就沒有了。「必一於明。暗時當滅」。 你假使必然認爲說我們那個能見的必須要靠光明，跟光明兩個是合作的，一體的。那麼「暗時當滅」黑暗來的時候我們那個看見的就看不見黑暗了，它就滅亡了，也沒有了。「滅則云何見明見暗」。如果是這樣啊，我們怎麼光明來的時候能看見光明？黑暗來的時候我們又看見黑暗？可見我們這個能見的東西與光明、黑暗都不相干了。現在先講到這一段，

「若暗明殊。見無生滅。一云何成」。如果你認爲光明與黑暗是兩種現象，「殊」特殊。各有不同，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這兩個有差別。「見無生滅」能看見光明能看見黑暗的這個是不生不滅的，他說那麼好了，如果你這樣認爲啊，「一云何成，」那麼可見我們能見的與光明和黑暗不是一體的了，這個理由就不成立了。

「若此見精。與暗與明。非一體者。汝離明暗。及與虛空。分析見元。作何形相」。假使你認爲我們能夠看見東西這個精神作用，「若此見精，與明與暗」與光明黑暗「非一體者」，光明與黑暗是物理作用，我們能夠看見是精神作用，兩個不是一體的。他說那麼「汝離明暗」我們人離開了光明與黑暗以及離開了虛空，「分析見元」請你找找看，那個精神作用，精神在哪裏啊？能夠見的那個根本「作何形相」呢？他可以說阿難先生你指出來給我看看，離開了物理作用那個精神作用在哪裏呢？是個什麼樣子的？

「離明離暗。及離虛空。是見元同。龜毛兔角」。事實上我們人類的經驗，離開了明暗、「及離虛空」離開了物理虛空以外，「是見無同，龜毛兔角」我們說看見這個精神作用，精神是個空洞的東西，同烏龜身上的毛、兔子頭上的角一樣，有這個幻想的名稱沒有這個東西。當然烏龜身上的毛，佛在印度三千年以前講的，因爲他沒有到過日本北海道，日本北海道的烏龜綠毛的，也有長毛的，那個相距太遠了，世界上其他烏龜生毛的很少。他說離開了這個物理作用以外，你們注意喲，見緣同歸嘛，你們打坐也一樣啊，你們打坐修道說哎呀，我感覺到氣脈動了，我又看到什麼，你還活到的呀？所以這個見元哪，這個精神作用。我看到菩薩了，我看到活鬼了，不管你看到什麼，那是你還活着的，請問你睡着了以後這一點作用到哪裏去了？這個如果你沒有找到，你說我得道了，你得到了龜毛兔角，哪裏有個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有空洞的理論亂蓋可以，什麼都沒有。這個注意喲，這個見道之見，明心見性的道理也在這裏初步的分析。

「明暗虛空。三事俱異。從何立見」。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兩個現象不一樣，虛空是虛空，這是三樣東西。譬如我們這個房間這個虛空，現在夜裏了，把電燈都關了，充滿了黑暗。你到了白天虛空充滿了光明，光明黑暗兩種現象在交換，虛空還是虛空，虛空不跟光明合作也沒有跟黑暗兩個合作啊。所以佛說啊，明、暗、虛空「三事俱異」這三樣東西各有獨立的性能，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虛空是虛空，「從何立見」他叫阿難你找，這個中間我們能夠看見能夠明心見性的，能夠看到東西的這個精神作用在什麼地方？你在虛空裏找，在光明裏頭找，你找找看，「從何立見」從哪裏建立這個見啊？

「明暗相背。云何或同」。他說再進一步說光明與黑暗兩個是矛盾的、互相違背的，光明與黑暗兩個不是一樣的，互相違背的。「云何或同」你說是同體這個同是從哪裏建立啊？你說那麼以科學家解釋都是光波的變化排列不同，紅黃藍白黑，光波的排列不同我們這個反應看起來就兩樣、形象就不同，也是一樣啊，相用不同，云何或同。

「離三元無。云何或異」。再進一步說離開光明、黑暗、虛空以後，本來是空的嘛，什麼東西都沒有。那麼你說有個不同，不同是人類的假設，思想的領域、邏輯的領域給他假設一個界限。你死掉了沒的思想了，什麼邏輯什麼邏都邏不上去了，什麼哲學宗教都不是了。「云何或異」中間同和異都是人類世界的知識領域的空話。

「分空分見。本無邊畔。云何非同」。佛的邏輯，是很會辯論的，你們要做法師的趕快要學一學，這就是因明，你們不是買一本《因明量論》要我講嗎？你懂了這個，《因明量論》自己也看懂了，中因喻。你看佛講的，同：世界上沒有一個叫同的，換句話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是與非、善與惡、美與醜，這是人類假有的。在形而上道體來講一道平等，都沒有。哪裏叫同？哪裏叫異啊？「分空邊畔，本無邊畔」換句話說你翻過來分析虛空你再分析精神能見的沒有邊際，沒有邊際就是一樣，一樣就是同體，也可以建立相同的一面。

「見暗見明。性非遷改。云何非異」。光明來了我們能夠看到光明，光明跑走了黑暗來了，我們也能夠看見黑暗，這個能見之性沒有變動過。「云何非異」怎麼不可以叫它不同呢？當然也有不同，看光明就是這樣亮，看黑暗就是看不見，當然兩樣啊。

「汝更細審。微細審詳。審諦審觀」。非常仔細喲，這是修止觀正思維，禪宗就叫做參。那麼一般教理就叫做正觀，觀察。那麼《瑜伽師地論》叫周遍尋思，周遍觀察，學佛是如此啊，智慧之學。學佛要注意喲，學佛做功夫不是盲目的迷信，哪個菩薩靈光啊，哪個咒語靈啊，哪個人給我摸一摸畫個符啊，病就好了，沒有這回事。不要迷信，也不是功夫。周遍尋思，周遍觀察，所以《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再三強調，任何法---正觀。那麼佛在《楞嚴經》也告訴你，告訴阿難，他分析到這裏，「汝更細審」你要仔細察，觀察、研究，「微細審詳」仔細還要仔細，仔細想，你把思想先要搞通。「審諦審觀」，重複了好幾句。審察，仔細的審察，仔細的觀想。

「明從太陽。暗隨黑月」。我們人類白天看到光明因爲太陽能照到；「暗隨黑月」 我們夜裏沒有看到光明看到是黑暗，黑暗因爲下半月月球到太陽那一邊去了，下半個月更黑。「通屬虛空」。這個沒有障礙我們眼前沒有障礙，眼睛所看到的境界就是物理虛空的作用，「擁歸大地」。我們低頭一看就看不下去了，因爲給泥巴擋住了，大地把我們擋住了，下方世界我們就看不通了，所以閉塞了。那麼這是明暗通塞四種。

「如是見精。因何所出」。你要仔細去研究啊，我們眼睛張開能夠看的作用從哪裏來？「如是見精，因何所出」，從哪裏來？所以你們修道想修天眼通，真的天眼通不是這個肉眼上來的，告訴你們真話。我沒有，不過我是理論上知道，真正天眼通，你先把《心經》上懂了，無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六根肉眼這個眼根的作用先關閉了，天眼才起得來。你以爲有時候，哎喲，我看到什麼，你是什麼變的？我說你是鬼變的，那是眼發炎了，神經有毛病了，真的喲，所以你們一般青年人不要亂搞了。所以我常說十九世紀威脅人類的是肺病，二十世紀是癌症，二十一世紀是精神病的世界了，現在不得了了，所以不要搞錯了，不要亂搞。所以說這個能見的見精「因何所出」哪裏來？

「見覺空頑。非和非合。不應見精。無從自出」。能夠瞧看見東西的精神作用、能夠知覺感覺這個作用，空的，冥頑不靈。空頑兩個字倒轉來就是頑空，頑就是無知的意思。所以有些人學打坐說我該不要頑空嘛，我說你就頑空就好了，就怕你頑空還頑不了呢，現在的人，等你頑空了我再把你拉回來，頑就是冥頑不靈就是無知。見覺本身是空頑，「非和非合」它也不是什麼和合攏來。「不應見精」但是你要注意喲，這裏有個但是了。「不應見精，無從自出」你也不應該認爲我們能夠看見的作用是莫名其妙的，把腦子解剖完了也找不出一個東西。不過現在生物學家在懷疑，間腦。前腦後腦中間是間腦一點點，認爲人的智慧、神通是這個作用，還在研究，不知道。我常常和這些學科學的同學們講，你們最後研究完了還是落空，一定還不是間腦，不是這個東西，間腦有關聯。所以說總有個地方來源，你不能認爲沒有個地方來的呀，那麼

「若見聞知。性圓周遍。本不動搖。當知無邊。不動虛空。並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差不多佛捱到邊上說出來了，你要曉得，佛學歸納人的精神作用，見、聞、覺、知四個字在《楞嚴經》上，眼睛能夠看見的、耳朵能夠聽的、身體能夠感覺的，頭腦能夠思想的。書上只寫了三個字：見聞知。佛給阿難假定的問題，假使你瞭解了見聞知這個作用。「性圓周遍，」它的自性的功能圓滿，無所不在。注意喲，無所不在，不是光是在你的身體上啊，無所不在。「本不動搖」：本來沒有動過，所以不動如來。「當知」你應該瞭解「無邊，不動虛空」，這個無量無邊整個的宇宙不動的虛空包括了所有外星球等等這個空間。「並其動搖」虛空是不動的喲，虛空裏頭東西能夠變化能夠動搖的是物質世界地、水、火、風這四大啊，「並其動搖，地水火風，同見聞知，均名六大」同見聞知和起來叫六大，這就叫六大不是四大了。「性真圓融，皆如來藏」，精神、物理的綜合起來就是一個體，所以真正的佛法是這個唯心，三界唯心是這個心，「本無生滅」，這個心是自己本身本來沒有生死過，不要你去了的。所以自己吹牛說了生死，你了不了的，因爲自性上面本無生死，本無生滅。

「阿難。汝性沉淪。不悟汝之見聞覺知。本如來藏」。你自己迷了，沒有悟道，所以你變成凡夫了沒有成佛。「不悟汝之見聞覺知」你現在能夠看得見、能夠聽得到、能夠感覺能夠思想的，這是個現象啊。我們能夠看、能夠聽、能夠感覺、能夠思想的、能夠吵架、能夠寫文章、能夠看這一切都是相跟用啊，道不是這個，相與用是有生滅的，那個能使你看、以使你想、能使你用的這個體是道，這個體呀，本如來藏是一體的，是自性。可惜你忘記了自己的本來。「汝當觀此見聞覺知。爲生爲滅。爲同爲異。爲非生滅。爲非同異」。你應該好好觀察，我們這個能看見、能夠聽的、見聞覺知這四樣作用。在眼睛能夠看見，在耳朵能夠聽，譬如我們在看一個東西很注意看的時候，旁邊有一個人突然叫你一下，哎，你怎麼搞的呀？那個時候你什麼都看不見就到耳朵上來了。如果後面又有人打你一拳呢，這裏又聽不見了，馬上過來了，感覺又來了。你要觀察這個見聞覺知，「爲同爲異」，是一體的還是不同體的？還是「生」永遠生生不已的？還是「滅」用過了就沒有呢？還是非生非滅？

「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注意啊，千萬注意，諸位青年同學，上面地、水、火、風、空怎麼講呢？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物理世界。現在呢？「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我們自性裏頭能夠看見、能夠思想能夠感覺這個作用，所以悟到自心本來就清醒的，沒有迷過啊，性見覺明。覺精明見：因爲我知覺性高、警覺性高、智慧高的人，道理就懂得多，學問成就就大，本事也大，悟道的功能也大。但是它的體呢?

「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無所不在喲。現在很可憐啊，自從我們有發這個肉體的身體以後啊，這個東西就陷在這個肉體裏頭了。那麼中國的道家就比方了，陷在五行山裏頭了。我們有一部名小說寫這個東西的，孫悟空就是這個心，孫悟空給釋迦牟尼佛這個手這麼一弄，孫悟空就伸出一個頭，就陷在這個五行山裏頭跳不來。山頂上佛貼了一個條子，這個條子你們都會寫的，嗡嘛呢叭咪哞，就把它封住了，所以孫悟空在那裏永遠跳不出來，跳不出五行山。後來到了唐僧來取經了，想救它，它跳不出來，他說和尚，你到山頂上把觀音那個老太婆的那一個條子拿掉，佛的那個老和尚的「嗡嗎呢叭咪哞」頂上一拿開我就跳出來了，這個頂上很難拿開啊。所以嬰兒生下來，這個地方嘣嘣還在跳，還沒有封好的，他不會講話的。等它一封好了，就開始說話，就是不知道了，前面的事都不知道了，就是這個道理，陷在這個身體裏面。但是你說真在我們身體裏面？不然，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如一見根。見周法界」。譬如在我們這個身體上的作用，眼睛作用它就看得見了。「聽嗅嘗觸。覺觸覺知」。他說在我們這個生命上，眼睛看見，「見周法界」看見的作用整個的宇宙我們一眼都可以看得到。在耳朵呢是聽的作用，在鼻子是嗅聞這個味道，在舌頭嘴巴是嘗味道，觸在身體是感觸就是曉得舒服不舒服。下面這四個字不同啊，注意啊這個中文，再念一道，「若一見根，」見根就是我們的眼睛，「見周法界」這個眼睛抬起來一看，整個宇宙都看完了。那以下面耳朵中啊等四個作用講完了，聽嗅嘗觸觸是身體：就是眼耳鼻舌身都講了。下面四個字不同了，「覺觸覺知」有了身體的感受反應回來，到了心理頭有思想，這個覺知是知覺的覺了。就是這幾個中國字，翻過來翻過去所以大家就越看佛經就越不能懂了，因爲是借用一個字。覺觸是感覺，生理上；覺知是思想上精神上。因爲有生理的反應引發了腦子裏頭思想的作用，觸覺覺知。

「妙德瑩然」。把我們凡夫這個人思想同感覺作用，形容得了不得了，好得很啊，這個也是很好的東西。你看聰明人那麼聰明啊，尤其我們現在講有倆個朋友說家裏被偷了，我說真是現在人越來越聰明，我說偷得好，偷得真高明啊。他們也說真高明啊。所以我們出門家裏多少要放一百兩百塊錢，放在桌子上，賊不空過，讓他帶一點走啊，免得東西弄破了，麻煩，這個實在都很高明。所以不管我們人類的這個感覺、知覺用得好啊，「妙德瑩然」尤其是你修行，真正努力的修行，它自己本身的功能就是那麼好，妙德瑩然，瑩然是形容詞，象一塊白玉一樣發亮的寧定的。

「遍周法界。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無所不在的。它也沒有定位的，也是循業發現。所以有些人說修密宗好啊，還是學禪宗好啊，還是學道家好啊，還是學超級靜坐嗎，還是學瑜伽術啊，對不起，你不要問我了，循業發現，各歸自然，你愛怎麼樣修就怎麼樣修，都是個人的業力，循業發現。都是你自己造的什麼業得的什麼因。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好了，現在把我們這個現有的思想感覺的狀態一概否定了，自性空的。所以性空緣起，那麼唯識就是說一切都是依他起，我們現在的知覺感覺都是依他而起的。好，下面再進一步討論識性。

「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這個識是講第六意識這個識啊，唯識這個識啊。你們學過唯識上面講的見聞覺知第六意識的作用啊。第六意識依他起，都無自性。現在講識性第七識，意根了。他說識性無源，這個意識的根源你說他從哪裏來？沒有根源。「因於六利根塵妄出」因外界依他起而引發了意識思想的作用。

「汝今遍觀此會聖衆。用目循歷。其目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汝識於中次第標指。此是文殊。此富樓那。此目犍連。此須菩提。此舍利弗。此識了知。爲生於見。爲生於相。爲生虛空。爲無所因。突然而出」。他首先告訴阿難，我們這個意識狀態所起的作用，識性是沒有一個根源來的，無根的，緣起性空。因爲我們有生理的作用，有外界的誘惑、引誘染污而起的，根塵妄想知見。他叫阿難，他說我們做一個試驗、實際的觀察，我們現在在講堂裏頭，「遍觀此會聖衆」，仔細看大家，在我們一起在這個法會上的大家。「用目循歷」你拿眼睛一路看過來，一行一行看過去，一路一路看。「以目周視」你用眼睛看遍了，「但如鏡中。無別分析」。我們這個眼睛就是鏡子一樣，照見每一個面孔，我們這樣看一圈這個眼睛就是鏡子一樣照了一圈了。這個頭歪過這一邊這一邊就沒有了，歪過那一面這邊你不看就沒有了。「但如鏡中，無別分析」你不要加特別的作用，但是當我們的眼睛那麼看大家這一轉的時候，這是這個人，那是那個人都看到了。「汝識」我們的意識跟着眼睛的看到作用在這個中間標指，「次遞標指」一個一個來。這是誰，這是誰，第一位是文殊，第二位我的師弟富樓那，這一個是師兄目健，這是老師兄須菩提，這是大師兄舍利弗，在佛當場給他帶領表演一圈。「此識了知，爲生於見」，他說你看，我們說這個誰，那是個誰，這個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我們這個意識在這個中間了知、明瞭、心裏頭明白了知道了。「爲生於見，爲生於相」他說你心裏知道，這是老張這是老李，這個了知的意識作用是眼睛看見所發生腦神經起來？還是人家的面孔上電感過來呢？「爲生虛空」還是虛空出來的？「爲無所因」或者你也可以說這是沒有道理的、莫名其妙就有這個作用，沒有來因的，或者你說沒有來因的突然而出。那麼這是佛自己提的假設上的考卷，自己做答案。

「阿難。若汝識性。生於見中。如無明暗。及與色空。四種必無。元無汝見。見性尚無。從何發識」。假定你認爲我們意識思想這個觀念識性「生於見中」，因爲眼睛對着外面的境界現象看見了引發我們的意識的思想。他說那麼好了，如果你認爲這樣，我告訴你啊，如果現象世界裏頭沒有光明、也沒有黑暗、也沒有色相、也沒有物理的虛空，所謂明暗色空這四種，「四種非無」四種現象假設都沒有在你的前面，那你所謂看見的觀念本來沒有起作用啊？也沒有本來的看見的作用啊。「見性尚無，從何發識」那麼前面如果沒有光明黑暗，也沒有色相，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那個能看見的作用還沒有，怎麼樣會生出意識來呢？這個話怎麼說法？就是說，我們這樣講吧，當我們閉起眼睛睡眠的時候什麼都不看，你說因爲眼不見心不煩嘛對不對，那麼你眼睛閉起來煩不煩嘛？你爲什麼還要煩啊？我們什麼都沒有看見，可是那個意識思想還是在裏頭想，這個是怎麼來的？

「若汝識性。生於相中。不從見生。既不見明。亦不見暗。明暗不矚。即無色空。彼相尚無。識從何發」。他說你認爲意識狀態，因爲外界現象而引出來，是外界引發的。象唯物學家講心理學的，受物理的、機械性的、刻板的、呆定的作用，都受唯物的影響。那麼，他說好，沒有明、暗，也沒有色相、沒有虛空，那麼可見物理世界物質都沒有，那麼這個人就完全沒有思想了？不會喲，人的意識思想還在想啊，那麼這個意識從哪裏來？他在問問題，自問自答。他曉得阿難也問不出來，答不出來。

「若生於空。非相非見。非見無辨。自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處此二非。空非同無。有非同物。縱發汝識。欲何分別」。這一段就更難懂了。他說假使說我們意識思想是空中來的，從空自然來的，生於空。那麼既然是個空可見是無相了,「非相」沒有相，「非見，」也不是一個看得見的作用啊。「非見無辯」看不見的東西沒有辦法辯別呀，是長的？是短的？方的？扁的？因爲看不見你亂說，沒有辦法分辯，非見就無辯哪。「自不能知」既然沒有相、看不見沒有辦法辯別當然是無知了。「明暗色空。非相滅緣。見聞覺知。無處安立。」那麼假使說看不見，沒有辦法辯別、自然不知道，哪個是光明，哪個是黑暗，哪個是萬相，哪個是虛空？假使說是無相的，既然是無相的根本就沒有，那麼我們能夠看見能夠聽能夠感覺能夠思想的「無處安立」，沒有就是沒有，那裏立？從哪裏來呀？等於我們說你學佛打坐起來要空的，如果我要跟你倆強辯，那你何必教我呢？我教你空啊。空何必要你教啊？空就是沒有啊。可惜沒有一個人問過我這句話，講一句空，就被空的名詞把他騙住了，拼命在那裏造一個空，不過他那個空造出來就是那麼大。現在空了，空了，就是那麼大，他不曉得空有多大。空就是空，空是無量無邊的，不是隻有你那麼小心眼那麼一點點大。同樣一個道理，「處此二非」兩樣都離開了，正面反面。「空非同無」空就是沒有，沒有就是沒有。「有非同物」如果說有，有也不象黃金，泥巴，也不象茶，也不象水，不同東西一樣。「」縱發汝識，欲何分別」那麼這個意識究竟從哪裏來呢？空就是沒有，「有」你找找看，這個意識思想找不出來一個形象，它哪裏來？

「若無所因。突然而出」。假使世界上不管是物理的也好，精神的也好，「若無所因，突然而出」突然會生出來東西。他說那好，他跟阿難倆講，「何不日中。別識明月」。那你能不能在太陽底下同時再看一個月亮啊，這是不可能的。太陽當頂中午的時候，透過這個太陽看這個月亮呢？當然肉眼做不到，科學儀器是做得到的。

「汝更細詳。微細詳審。見託汝睛。相推前境」。所以他叫阿難你要仔細參一參，汝更細詳，微細好好仔細的參究。「見託汝睛」我們人之所以能夠看見東西，假託靠有這個眼睛，其實啊，真正悟了道明白了，沒有眼睛，眼睛瞎了看不見就看不見，照樣的會有作用。譬如，我常常給大家講一個經驗，有些同學看到我玩過的，有時候黑夜關了燈了，同學來講告訴我什麼事，我說拿張紙來我要記一下。老師開燈啊，我就不要不要啊。就這寫嘛，寫了也差不多，雖然沒有白天得那麼好，也差不多。有同學問我，老師怎麼有這個本事？你看到亮的？我說黑的。你怎麼會寫？我說我這個眼睛啊，對我功勞太大了，幾十年幫我看書看得太多了，它該退休了。現在沒有退休，這個老朋友我要愛護它，萬一瞎了以後我不寫字了，我不走路了？所以先練習瞎了以後拿到紙也能夠寫啊，你看我寫得對不對？沒有燈光，沒有錯。有沒有二字橫在一起啊？沒有。自己心中有見精嘛。現在我們人類的習慣，靠這個眼睛，佛這個字用得非常好，「見託汝睛」我們人類習慣了，這個看見靠你這個眼睛，寄託它。「相推前境，」外面這種現象堆在你眼睛的前面。

「可狀成有」。可以畫得出來，可以照相照得出來的，可以用光影把它反影的，可以描寫的就是有。「不相成無」。構不成、抽象的，抽象就是沒有。「如是識緣。因何所出」。所以你那個能夠思想意識的這個作用從哪裏來？你就要參了。你們同學裏頭修觀心法門，這個就是觀心，真正觀心啊，不是光觀前念，前念走了去哪裏，後念沒來怎麼樣？三際託空，那就是橫觀啊，橫的在玩啊。這個是全面的觀察就是觀心啊。

「識動見澄。非和非合。聞聽覺知。亦復如是」。佛告訴我們，我們的意識能夠想、能夠在肚子裏頭哭、心裏哭、心裏頭笑、心裏頭會講話能夠思想這個意識作用，「識動」意識一動。我問大家諸位啊，你心裏在想什麼你知道不知道啊？每個人自己想自己知道吧？都知道吧？對不對。識一動，自己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這個就是「見澄」，自己看得清清楚楚。「識動見澄」你看古文用四個字，任何一個人起心動念心裏怎麼動？自己一定知道，哪怕是酒喝醉了，「你走開啊，我酒喝醉了要打你。」假的，他決定曉得自己酒喝醉了嘛。「識動見澄」自己意識一動自己一定清楚。這個東西，能夠知道自己意識動的那個東西，「非和非合」愴然而獨立，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是因緣和合的。「聞聽覺知亦復如是」同樣的道理，耳朵能聽聲音的，感覺狀態我們的感覺、知覺也是一樣。你說我這兩天身上長痱子發癢，呀好癢啊，你知道自己曉得自己癢的那個是不癢的那個它不癢的，那個是見澄。所以癢的有一個不癢的，痛的有一個是不痛的，哎呀哎呀好痛啊。真的痛啊？痛啊，痛到什麼程度？痛到好痛好痛啊，那個知道好痛好痛的那個沒有在痛，觀心要觀到這裏來，就差不多了，就可以得止了。

「不應識緣。無從自出」。那麼反過來說，這個意識作用從哪裏來？你不能說它絕對沒有來根的啊。「若此識心。本無所從。當知了別見聞覺知。圓滿湛然。性非從所」。注意這八個字啊，「若此識心」因此你反觀自心，觀心，追這個意識，「本無所從」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它無根的嘛。佛在《金剛經》上明明白白告訴你嘛，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是名如來。

「兼彼虛空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粗浮。不悟見聞。發明瞭知。本如來藏。汝應觀此六處識心。爲同爲異。爲空爲有。爲非同異。爲非空有。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你仔細觀察清楚，你不知道。「如來藏中。性識明知。覺明真識。」這個自性起的作用，後天的意識。後來王陽明由禪修到儒家，就把它叫做良知良能，就是這個東西，「性識明知」。王陽明講良知良能，只是一半，後不一半他不懂了。「覺明真識」王陽明沒有到。他說就是你凡夫境界能夠感覺能夠知覺的，這個就生起意識等等作用。

「妙覺湛然。遍周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你悟了自性悟到觀察到這裏，這個妙不可思議本覺之性，本來就清淨，不要你去求清淨。「周遍法界，含吐十虛」這個心包含了，注意兩個字啊，含：嘴巴含一塊糖一樣。吐：要吐出來就吐了一個梅子的核一樣啊，整個的虛空世界就在你這裏，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可是一切衆生自己把心量搞小了，你業力不同。

「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那麼今天就講到七大的自性空，關於這個四大，物質的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同後面的性識明知，覺明真識這幾個不同的轉折，希望諸位留意。

# 楞嚴經講座 二十一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楞嚴經》上次講到是關於佛分析七大，就是四大、地、水、火、風這個物質性的，也就是在我們的生命上是生理部分的，以及精神同我們心性本體三大，地、水、火、風、空、覺、識，三樣加起叫七大，這三種屬於我們這個生命精神性的、知覺性的。那麼上面四大的，譬如說性風真空，性空真風，四大都一樣，性水真空，性空真水。關於空大，我們《楞嚴經》的翻譯從中文轉變了，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最後總是有一句循業發現。那麼這個空就是代表物理世界的虛空的空，但是同我們平常講佛學的空---一切過後皆空聯帶性的作用，道理是非常難懂，要千萬注意，這個真瞭解進去了，纔好修行了。

《楞嚴經》現在沒有講到，最後佛的結論：

「理須頓悟」，這個道理是頓悟的，一下懂了就懂了。

「乘悟並銷」，悟了以後這個要擺開了，銷除了。

「事需漸修」，理懂了正好修行，這個功夫是一步一步來的。

「因次遞進」，一步一步的功夫、一步一步的解脫。這是《楞嚴經》最後的名言，事需漸修，因次遞進。所以我們需要了解性覺真空，性空真覺。這個空性就是能起一切覺受、感覺、知覺的作用，那麼這是講到五大---地、水、火、風、空。覺：感覺與知覺這個作用，那麼《楞嚴經》翻過來的名稱，中文的「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我們這個自性，現在我們妄想知道的，一切眼睛能夠看見、能夠思想到，雖然叫它是妄想，妄想也是自己自性的功能起的作用。這個自性的功能它有能見一切法的作用。

所謂性見，自己本來覺明，本來是清楚的，本來是並沒有迷、悟道的、清醒的、明白的，「性見覺明」。這個明白的能夠知道的、能夠感覺到、知覺到這個最高最精密的覺精明見，它本身能起一切見的功能。能起見到，在凡夫能夠眼睛看見東西，乃至在入定的時候不用這個肉眼，也能夠見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事物，都是自性的功能。所以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凡夫因爲我們有了這個生命以後，把這個肉體把現有這個生命看得太重要了，忘記了本來。換句話我們現在這個肉體這個生命，是總公司分化中間的一個極小極小的小攤位，不算什麼。我們自己本有的資本公司大得很---自性，要找到自己這個本來。那麼跟到地、水、火、風、空、覺、識，第七個就是識的作用了。

「性識明知，覺明真識」，我們意識能夠思想、能夠知道一切法，所謂三界唯心所造，這個心識的作用，它本來是清楚的，沒有迷過，本來不迷。這個覺明真識，我們能夠知覺一切法，了道的也就是這個東西的作用。迷住了謂之妄心、凡夫的識心，叫識心，後來中國的道家也借用這個名稱叫它爲識神，翻過來這個識心就是自性天真佛，那麼中國的禪宗後來明心叫做天真佛。換句話這個七大，物理世界、精神世界都是我們的本性一念動搖，一念的妄動所變化出來的第二重、第三重的投影，影子。這個物理世界同現在的精神世界本來是一元的，一念妄動，動久動得久了則迷，被動態迷住了，自己着迷了，沒有人迷住你，你自己着迷了。所以動久則亂，因此找不到來時的路。那麼這個物理世界同現有的生命等等都是它一念迷中的第二重、第三重的投影，要了解到這一段，我們上面所講的。

今天繼續的是七處徵心、八還辯見，說明怎麼樣是明心見性？心性之體究竟是怎麼樣？這一段的結論。那麼我們翻原文，佛說到這裏，這裏有個名偈子要做結論，

「爾時」。爾時中文的意思就是現在這個時候。那麼我們現在講那個時候，就是佛說法當堂告訴阿難那個時候。

「阿難及諸大衆。蒙佛如來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掛礙」。那麼這個時候講到這裏，七大都是自性的變化、投影。所以阿難以及當時在場的大家，因爲佛智慧能力的加庇，加起來的加，就是臺語所講的保庇，庇佑的庇，房子一樣蓋着，保庇、加庇，我們講臺語說菩薩保庇就是這個庇。剛纔開講告訴明白的說，當時經典上記錄的描寫，阿難和大家身心蕩然，中文形容詞是非常開朗，象水一樣，活潑開朗高興得不得了。「得無掛礙」，心裏頭沒有什麼掛礙的，一切自在，這是真的自在自由。那麼當時佛講到這裏。

「是諸大衆。各各自知。心遍十方」。在坐的大衆同樣的有阿難同等的感受，聽了佛當時所講的開導，每一個人都瞭解了自己，我們現在思想的心、頭腦的心不要管這個。我們的本心遍滿十方虛空，無所不在。即無生死可了，也無菩提可求，此心本來無所不在，「心遍十方「，遍滿這個虛空。那麼同時因此，

「見十方空。如觀掌中所持葉物」。看整個的世界，在這當時一念之間所瞭解了以後，看整個的世界與整個的宇宙，好象我們手裏拿一片樹葉子一樣，很渺小，沒有什麼。我們是這個宇宙世界裏一個最渺小的一個生命，沒有什麼，就是自己的本心、生命的本能有那麼偉大。

「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大家瞭解了，這個世間，我們曾經提過，佛學講世間的觀念包括了三個意思。世間這個名稱在中文，在我們過去佛法沒有進入中國，在諸子百家裏面莊子先提出來的，名稱叫人世間，那麼這在《莊子》上面，人類活動的這個人世間。佛學對於世間名稱，包括了莊子所講的人世間，還有三個意義，世間三個意義：器世間就是物質世間；有情世間，有情世間就等於莊子所講的人世間，不過莊子的範圍限制於人，佛學講有情，有生命、有感覺、有知覺的這些生命，人類以外的其它動物一切之類都是這個世間裏頭，有情世間；第三個觀念是國土世間，譬如歐洲、美國、中國、世界各國有國土的界限就稱爲國土世間，這三世間。也同時和大家說過的，後來中國的佛學又加一個名稱，另外一個超越的世間觀念，叫做聖賢世間，一切成了道的、得了道的、成佛的，譬如阿彌陀佛、我們這個世間的本師釋迦牟尼佛等已經成道的稱爲聖賢世間，合起來也叫做四世間，世間有這個觀念。現在我們回到經典的原文，他說大家悟到了一切的世間，這個一切世間，因爲這個國土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不只我們這個地球，太空中很多的星球，很多的世界、世間。所以「一切世間，諸所有物」，諸：包括了很多，萬有萬類的東西，物理這些物質的東西。「皆即菩提妙明元心」，都是心物一元這個心一念動所演變出來的，都是這個作用，整個物理世界是自心的本體功能一個投影。那麼下面千萬要記住《楞嚴經》的重點，講到我們這個心性之用，此心這個本有之心，當然大家找到了就很好，本來沒有掉過，自己找找看，不需要找就會在的。

「心精遍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這一段是《楞嚴經》的重點了，千萬記得，最好揹來，纔好修行。本經告訴我們自己的本心本性看不見、摸不着，確有此事。象我們在場大家都活在這裏，這個心起的作用，這個心精這個精密機器，看不見、摸不到，遍滿整個的虛空，無所不在的。圓：圓滿的、沒有缺點、沒有缺陷的。以西方哲學來講這個圓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我們這個本心。遍：就是普遍的意思。「含裹十方」，含：包含。下面這個裹字不是裏面的裏，裹就是裹起來，一個包袱一樣裹起來。象我們喫一個西瓜，西瓜皮裹住了西瓜的肉、籽等等，這個裹。所以我們打一個包袱，在中國中原地帶乃至長江流域的上游各省的話，就是打包裹，打一個包裹不叫包袱，就是這個裹，打一個包裹吧，把一個東西包糉子一樣包起來、裹起來。

「心精遍圓，含裹十方」，所以我們自心本性用不着你去用心，普遍充滿一切處，圓滿至真至善至美，整個的虛空都在我們心體以內，我們心體包含了虛空。地、水、火、風、空，第五大的虛空，空大不過是我們心體的一部分，心的體不是身體，我的身心兩個字口音不清，不要搞錯了。他說當場聽佛講了以後，這一般人都悟到了，因此在那個境界裏，一個理論有它的境界，把自己坐在這裏，這個身體觀念身心一丟開了，立刻到達心精遍圓含裹十方，這是般若正觀。由此反觀迴轉來看自己這個肉體，反觀父母所生之身，我們這個肉體是父母所生這個身體。「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在這個定---楞嚴大定，不要你去求定，此心一念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着力自然到達，這個時候迴轉來看自己這個肉體，不是眼睛看，也不是定中什麼看到光影，智慧的正觀。看自己這個父母所生這個肉體等於十方世界虛空裏頭一點灰塵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此所謂楞嚴大定，境界大了。象我們大家打坐啊、唸佛啊、修道，閉起眼睛就守着灰塵裏頭，這個裏頭啊五臟六腑，還在那裏練氣功啊，搞氣脈啊，咕嚕咕嚕通了，上面打嗝，下面「撲」放個屁，嗯，功夫到了，那不是灰塵裏頭搞灰塵嗎？所以呀，到這個境界。第二個比方：

「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尤比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這個吹字用得特別好，象我們搞文學境界，翻譯經典，房融先生這位宰相執筆翻譯動手這個文章。這個吹字由莊子那裏來的，莊子在《齊物論》，吹萬不同，就用這個吹。我們大家吹牛也是這個吹，吹出來的，一口氣吹出來的。我們這個肉體在孃胎裏也是一口氣吹出來的。「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尤比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現在活着雖然坐在這裏。「若存若亡」，好象是有，也好象沒有，因爲我們現在有是假有。假有：小乘的佛弟子們看這個世界、看我們肉體看這個生命是假有，不真實，總歸生出來要老、要死、要過去了，假的。大乘菩薩境界不看成假的，幻有，幻不是沒有。譬如夢中，我們做夢的裏頭，在夢當中這個我，你說是真的嗎？不是真的；假的嗎？不假。的確在夢中是真的，夢中你碰到了要痛也痛，要哭也哭，不假；你說是真的嗎？醒了以後枕頭上一大泡眼淚，哎呀，糟糕，做一個夢，假的，可是不假。所以當我們身體存在的時候是幻有，這個世界存在是幻有，電影一樣、電視裏頭的影像一樣，「若存若亡」，這是幻有，你不能說它沒有。現在有的時候，痛苦還是痛苦，快樂還是快樂，但是很短暫，活一百年、兩百年、五百年，一彈指之間過去了，「若存若亡」。分段生死，這個肉體不是真我，是我自己的心性的一個投影而已，他們悟到了這個。第二個比方。

「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悟到了自己的本心以後，迴轉來看自己父母所生這個身體，現在活在世界上不過是大海里頭一個小水泡而已，這個有什麼了不起？小水泡還在那裏稱英雄，我了不起，沒有了不起，小水泡一下就沒有了。「如湛巨海」，湛就是很清淨的大海，我們自己的本有的生命，那個本心本性清清淨淨，清湛，湛就是清，那個水一清到底，從面上就看到底，碧綠碧清的叫湛、清湛。我們這個自性本來清淨，湛然的一個大海，我們自己不認。現在迷住了，只把自己這個肉體生命當成自己的生命，自己悟到了本性是那麼偉大的時候，迴轉來看自己父母所生的身體，「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了一個水泡而已。「起滅無從」，這個水泡從哪裏來？水上變的，水的動力一撞擊了，「撲」就出了一個水泡，它消滅了，水泡沒有了、死亡了到哪裏去了？沒到哪裏去啊，回到大海那裏去了。水泡就是水變的，所以泡沫也是水，可是起了泡沫以後迷住了，就在泡沫的小圈子裏頭玩，忘記了自己生命那麼偉大。這是第二個比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 。你說幾時起來的這個生命？我們西洋哲學拼命的問，這個宇宙幾時起來？先有雞先有蛋？先有男的先有女的？由上帝造的，誰造了上帝？上帝有個爸爸造的？還是媽媽造的？聖母生的呀？聖母哪裏來的？聖母還有個外婆呢？那個最初的外外外外婆又是誰？永遠問下去，無止。所以佛說無始輪迴，這個問題是旋轉的，起處就是滅處，開始的時候就是結束的時候，起點就是終點。因爲這個宇宙是圓圈的，這個圓圈「如旋火輪」。等於我們點一柱香，那個香頭一轉，就看到有光圈。（斷錄）

那麼《金剛經》所講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就是《楞嚴經》四個字：起滅無從。你懂了這個經典會寫文章了，文章反正幾個中國字，怎麼玩過來怎麼玩過去都可以。詳細講一點《金剛經》上無所從來，也無所去；那麼《心經》怎麼講呢？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四個字一句，三句十二個字；《金剛經》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八個字；《楞嚴經》更濃縮四個字，起滅無從。本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到哪裏去了？沒有到哪裏，本來在這裏。同我們這個物理世界一樣，物理世界在這個地球上看不到，你看太空船到了太空，丟一個東西出去它轉一個圈子就回到這裏來，太空沒有地心吸力。我們在地面上丟一個東西會落到地上，因爲給地球這個地心吸力阻礙住了，給這個地面阻礙了。假使沒有這個地面，真的空了，那是旋轉的。你們也懂了《易經》上所講的復：回來。老子說天道好還，因果報應，旋轉的。天道就是本體的道理，它是永遠旋轉的，你在這裏丟出去，就在這裏迴轉來。你害別人，將來被人家害。天道好還，你怎麼樣對付人家，人家怎麼對付你，一樣的，還報你，這就是因果的道理。作用上是因果，事實上呢？本來不動，起滅無從。那麼下面，

「瞭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大家全體同阿難瞭然，心中明明瞭了。在古文很明白的是瞭然，用這個「了」字，現在的文字喜歡用那個「明瞭」那個「了」，看清楚那個，其實這兩個字在中文看清楚了，眼睛可以要了解了，看清楚可以用那個「了」，心中明白了不能用那個「了」，明明瞭了這個「了」。不過現在中國文化是沒有文化的時候，沒有關係了，此「了」同那「了」都了了，差不多了，了就是了了。真正要注意自己文化，一個字不能用錯的。

瞭然，這個然是個形容詞，心裏頭明明白白悟到，自己都明白了。「獲本妙心」大家都明心見性，已經抓到了本來自己很妙的這個生命的本心。他們啊，不是我們。爾時就是那個時候，阿難他們。也許我們這個時候有一位朋友也到了這個境界，你馬上就感覺到，什麼一個道理？楞嚴一會儼然未散，現在好象就和佛坐在一起在談論一樣，就會到達這個境界。就覺得楞嚴一會，這一會就是和佛倆一起談話、聽法的時候，儼然未散，到現在還沒有分散，還在一起一樣，和佛倆都在一起，隨時在一起。假定我們在坐沒有獲本妙心嘛，我們現在是此時。那麼佛經上這些人悟道的人是爾時，那個時候，他們，所以他們當時「禮佛合掌。得未曾有」。大家全體非常感激佛的教育開示，站起來拜佛，大家合掌拜佛。「得未曾有」，得到過去沒有經驗過，沒有得到過，佛經經常用這四個字。或者是沒有看到過的，見未曾有，過去經驗上沒有見過的現在看到了。得未曾有，過去從來沒有得到過，現在得到了，就是這個意思。得到未曾有，過去從來沒有得到過的，現在拿到了。

「於如來前。說偈贊佛」。大家共同合作，這個所謂贊，佛經的文學三樣東西：偈、頌、贊。這都是魏晉以後三國以後，中國文學裏專有一種佛教文學的創作文學，譬如我們的文學，開始文章有韻文，可以唱得出來的，用唱歌的方式唱得出來的那個叫賦。詩、詞、歌、賦，詩我們很早，幾千年前有，詩是可以唱的，詩和歌是一個東西。那麼後來文章、長詩叫賦，但是那要韻文，這些都是屬於韻文，有平仄要諧調，叫做平仄諧調。諧要諧音要配合樂器的。比如我們唱京戲，常常有，我也不會唱啊，不過曉得有些道理。大小的大，假使照國語唱成「大」，唱不出來了，不行，唱的不對。那麼一定要照湖北口音，就是我們長江中部中原一帶「代」，「大王」京戲上唱的時候念「代王」，這個「代」實際上客家音，廣東話，那麼我們閩南話稍稍不同一點「抓」。 「抓」字就唱得出來大小，假使大王唱出來就兩樣，「大」和「抓」兩個音不同。所以廣東話九個音，閩南語有七個音，我們現在國語是三個音，平上去仄的音都沒有了，跟平字音差不多。那麼這種翻譯在印度過去，把許多重要的結論用歌詞唱出來，印度文化。那麼到了中國來再翻成中文，好了，照我們的詩的體裁、歌的體裁、照中文詞的體裁啊，那糟糕了，翻譯不出來，平仄音韻不能諧調。因此創了一種佛教的文學，不講究平仄，也不一定要壓韻，同中國詩詞差不多又不同，差不多倒底差一點，不是哪個好，哪個壞，因此產生了一種頌，偈子。所謂頌，偈，贊。贊同中國宋代的詞差不多，宋詞，我們的文學是長詩，宋代最發達的是詞，詞這個東西叫做詩喻，在長篇詩叫長短句。可是再發展下來，後來叫歌，我們後世的歌。其實歌，古代不叫歌，古代叫樂鼓。那麼現在韓國、日本保持的有些音樂，就是中國古代的樂鼓，歌這一類東西，這是我們東方文化。所以我在日本講，你們不要胡扯自己什麼東方文化，除了中國文化以外，你們沒有東方文化，我是老實那麼講，那是真話。不過後來日本人，本來是中國文化，他們自己又創造了一種體，叫和歌，就是日本歌，我們聽起很悲調的，那個東西叫和歌，大和民族，這也是一種日本在中國文學變出來的歌詞體，這些我們順便介紹了。現在《楞嚴經》這個贊子，也就是偈頌，很有名的，我們出家的同學們每個廟子上每天早晚課都要念到的，首先念的。

妙湛總持不動尊 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 不歷僧祇獲法身

四句是一組。這是阿難領頭和大家拜佛以後感謝佛，同時報告自己的心得。就是心得報告，濃縮變成韻文。妙湛就是自己本心，我們大家的本有的自心本性妙不可言，本來清淨，清清湛湛。湛是形容詞，象海水那麼澄清明瞭叫做湛，一清到底，所謂妙湛。總持：一切法門的總綱，總持梵文稱爲陀羅尼，咒語。念一個咒也叫陀羅尼。陀羅尼的意思翻過來就是總持、總綱，濃縮的，高度的濃縮攏來。妙湛總持：綱要。「不動尊」，在理上，分事、理兩方面。理上就是我們自然的本性，我們每一位大家自己的本有心性從古到今沒有變動過。等於中國易經講三易：不易：沒有變動過，永遠沒有變。所以我們唸的《心經》告訴你：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沒有動過，你不要認爲我現在妄想動，沒有動過啊，動而不動。講了那麼多，聽了那麼多，都沒有了、空了，自性本空這個空沒有動搖，加不上去，也減少不了。理上講自性本自不動，本不動搖、本不生滅，本來沒有生死。

事上呢？有一個佛代表了它：北方不空如來，密宗有不動尊，佛像就是表示這個理，表法表示這個理，自性之理。所以學東密，密宗所謂東密，現在我們自己不大采用，流傳在日本高遠山，密宗的道場，到明朝以後我們就不保留，散了，不喜歡，中國文化裏。那麼在日本的高遠山到現在還比較保留一部分，日本的高遠山是密宗的道場，過去是不準女人上山的，女的絕不準上山，出家在家的。現在高遠山女的也可以去燒香了，給一個女的、一個日本女的給破掉了。怎麼破掉了？我忘記了，前幾年的事，有個女的要上高遠山，高遠山是密宗道場，一千多年來不準女人上山，不準。這個女的說爲什麼？女的不能成佛？好，我不上，搭一個茅棚在山腳下我自己修，修成功了，好了吧，女人也可以成佛。好好，開禁了，可以上了，所以女同志們多努力努力照樣可以成佛。所以高遠山現在日本也開禁了，女性也可以上山拜拜了。不動尊就是講密宗有這位不動尊明王，密宗稱爲明王，明王不分在家出家，這個意義很深，出家可以成佛，在家一樣可以成佛。換句話說也不分男女，寂然不動，沒有男女相，沒有生死法相。所以不動，那麼那個是事上，

所以每一個佛像，人家說你們佛教崇拜偶像，佛教不崇拜偶像，佛教絕對不崇拜偶像。但是爲什麼佛教那麼多偶像啊？因他禮我，我拜它不是拜它，它是個木頭泥巴做的。因爲雖然是木頭泥巴做的，我把它當成一個表示，恭敬它就是恭敬我自己。所以有一位祖師人家向他拜，他馬上回拜，人家說師父你不要回拜了。「哎，因我禮汝。」就翻過來講，因爲你拜我我也拜你啊，自性相同，這是佛教真正的平等，一切衆生平等，不但是人類的平等。所以真平等，一切衆生平等，不但我們看人是平等的，看一個螞蟻、看一個細菌跟我們一樣的價值、一樣的要尊重它，尊重任何一個生命，衆生平等不動尊，所以北方有不空如來，密宗有不動尊明王，明就是大徹大悟成佛了，王就是主。那麼這句話整個的歸納起來：

「妙湛總持不動尊」就是形容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性本心就在這裏，到哪裏求個道？道就在你那裏。在你哪裏？在你心中。所以後世的道家、中國道家們，把這個道理現在是什麼二貫道、三貫道、五、六貫道都用上了，這個道理是對的，並沒有錯，你不要管它什麼一貫、兩貫，沒有關係。中國文化佛在心中莫遠求就是這個道理來的。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只向靈山塔下修。修行不在廟裏，也不在講堂裏。佛在哪裏？在你的心中，在每個人自己的心中。心在哪裏？妙湛總持不動尊，尊者是最尊貴的，天上天下，佛一生出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講了兩句話，我們的老師釋迦牟尼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並不是傲慢啊，他就告訴我們每一個人自性都是佛，不管你男的女的，不要自己看到，哎啊我，哎呀，怎麼樣？哎呀，唯我獨尊，這就是咒語，嗡，哎呀，唯我獨尊，就好了，是無等等咒。妙湛總持不動尊，這句話懂了就可以直接明心見性，要信得過。

「首楞嚴王世稀有」，這部經典佛叫《楞嚴經》，懂了這個楞嚴大定，現在好象聽說外面有人傳密宗還專門傳楞嚴大定，我說楞嚴大定還有個法的呀？有個法已經不定了，沒有法，自性本定。所以本不動搖，本無生滅，各各是佛，首：萬法之頭，就是這一本經典所講，萬法之頭，楞嚴王，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自心就是佛，自心就是不動，妙湛，不要你修到不動。譬如我們儒家孟子，講四十而不動心，我看孟夫子蠻可憐的，年輕開始做學問修道，修到四十歲纔不動心啊。其實啊，我們還有一位聖人孔子也是四十不動心啊，孟子跟着他走的路一樣。你看孔子說自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十五歲開始立志做學問修道；三十而立，到三十歲纔得到一點定力，不變動了。三十而立不要解釋錯了，孔子大概小兒麻痹，三十歲才站起來呀。三十而立，你看好難哪，由少年立志，十五年以後才確定了是這個東西。拿我們《楞嚴經》道理來講才確定了自心本來就是道。再加十年修養，四十而不惑啊，纔不受騙了，四十歲纔不受騙了。我們世上人都受騙的，都喜歡人家騙他的，嘿，你了不起，他就高興了，受騙了。所以古人說，我不是常講明朝一個人講，人生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一輩子只做三件事，每一個人都如此。愛情啊，先生啊，兒女啊，都是自欺，欺人，被人家騙。兒女也是人家，太太、先生都是別人啊，他騙你，你騙他。我愛你喲，我真的愛你喲，他也那麼說，倆個互相對騙，然後叫做愛。然後騙了結果嘛，給兒女欺，孝子要回轉來孝順兒女。孝完了以後啊，兒女等你走了以後，孝子哈哈大笑啊，這一下解脫了，沒有牽掛了，就是如此。所以楞嚴的道理，顛撲不破的，自性本來成佛。「世稀有」他說佛啊，你這一次講，這個世界上再聽不到有第二次了，本來不動的，不要四十而不動心。

「銷我億劫顛倒想」，我們又出家又想修道，阿難他們講。那麼佛平常在一般教理上講，要三大阿僧祗劫修行才能成道啊，那多少劫數修啊？前生前生到現在不曉得修到哪一生啊，現在開始修行要三大阿僧劫，什麼叫阿僧劫？不可知數叫一個阿僧劫。不曉得多少生修行，要三個大阿僧劫才能成佛、才能得道。所以我當年年輕學佛開始的時候，人家告訴我三大阿僧祗劫修，我說我不幹，我不學，因爲我來不及啊，我怎麼曉得來生還有沒有啊？我來生萬一迷住了，這一生白修了？不幹。後來聽說有一個什麼禪宗、密宗，即生成佛，我說這還馬馬虎虎，還可以投資一下，要三大阿僧祗劫，不幹，太可怕了，那真是前路茫茫。《楞嚴經》現在講了，他說佛啊，現在我懂了。「銷我億劫顛倒想」，阿難帶領大家非常感謝佛，總算你取消了我百千萬億劫數多生累世癡心想得道，想成佛那個妄想觀念，一下在楞嚴會上給佛一罵統統打破了，沒有了，消就是消滅，沒有懷疑了，無疑之地。貪、嗔、癡、慢、疑是人性的根本，天生就有疑，現在無疑，直到不疑之地。銷我億劫顛倒妄想不起來。

「不歷僧祗獲法身」，原來立地可以成佛，不要經歷三大阿僧祗劫，他說我現在已經得到法身了，明心見性就得到法身。成了佛有三身，本體自性叫法身，法身就是體。報身是相，我們現在是報身，受報應來的，業報來的身。化身，千百萬億化身是用，體、相、用。佛告訴他這個自性本不動搖，性覺真空，性空真覺。因此他說不怕了，不歷僧祗獲法身。現在我們懂了，可以頓悟成佛，可以即生成就，這一輩子修成功，用不着怕三生或者多生累世才能成佛，這是首先一段。

願今得果成寶王 還度如是恆沙衆

將此深心奉塵剎 是則名爲報佛恩

他說現在我們大家因佛的教化，當場開悟了，得道、悟道了，證果了，也得到了佛果了，到這個苦難的人世間來不怕這個痛苦。菩薩是不怕痛苦的啊，生生世世還到這個世間來度一切衆生。你們都說度人，什麼叫度啊？你拿兩個鈔票供養我口袋裏就叫度啊？要解除別人的痛苦煩惱，要使人家學佛明白這個道理。明白道理不是說我跟到老師學，不行啊，得跟着佛學，我沒有道，照《楞嚴經》修行，自己修行，不要在這裏找，是法平等。所以阿難和大家發願：我現在得到了好處，我要把這個好處還報給大家一切衆生，並不是還報給佛。你們天天唸佛，我要報佛恩啊，佛要你報他什麼恩啊？不要說佛，你要報我恩我都懶得給你報，你真報還是抱啊？我都受不了啊。老師，感謝！我收了那麼多感謝幹什麼？又不能蓋房子，討厭吧。所以有許多同學說老師我將來怎麼辦呢？受了你那麼多好處。我說你還報給社會嘛，笨蛋，還要問我。不要還給我，我快要死了，還有什麼用啊。所以這就是佛法大乘精神，他說我現在得果成寶王，還轉來要還報給一切衆生。還度如是大家恆河沙數沒有得度的衆生在痛苦中，都象我們今天一樣要得到開悟。所以我們現在跟佛發願，到這個苦難的人世間來不怕這個痛苦，菩薩是不怕痛苦的，生生世世還到這個世間來度一切衆生。所以阿難講還度如是恆沙衆。

「將此身心奉塵剎」，這就是願力，大乘道的願力。我不但把這個身體一點一點佈施貢獻給這個社會，給一切衆生，把我的心把我的心力最深的心力每一點都貢獻出來。奉就是奉獻、貢獻，塵就是這個世間、塵土，剎就是剎土，無盡的世間、無盡的衆生。所以我常告訴你們學佛第一步先要讀普賢行願品，先要學普賢行，先要發願：虛空有盡我願無窮。虛空有盡的話我的願力都無盡，以虛空無盡故我願也無窮。所以地藏菩薩王菩薩精神，那是普賢菩薩的願力一小部分，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有什麼了不起啊？該下就要下啊，那比地獄更苦的都要來，這是大乘菩薩道的精神。所以將此身心奉獻給層層剎土，給這個世界上，就是我們講貢獻這個社會。

「是則名爲報佛恩」，這個樣子纔是學佛的人，才叫做報佛恩。哎呀，老師你早你好啊，我當然早好啊，我哪裏不好啊？沒有死總歸好。所以有些老朋友看到我，說你好嗎？我說沒有死啊，我沒有死當然叫好啊，就是如此。你要還報給社會纔是報佛恩，光是對自己人不行，學佛是這個精神。「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是就是這樣，這樣才叫做學佛的人，這是真報了佛的大恩。佛不要你報恩啊，你要救那個苦難中人，這就是報了佛的大恩。

伏請世尊爲證明 五濁惡世誓先入

如一衆生未成佛 終不於此取泥洹

大家發願，當場跪下來請佛，都跪下來，說佛你現在在世，給我們做一個證明人。將來，阿難和大衆發願最苦難的世界我們決定要來。清淨地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當然好啊，要你去幹嘛？菩薩還要你去度啊？那邊都是菩薩，你去沾光啊。所以呀，我說想往生西方阿彌陀佛世界是對的，偷懶就到那邊去，放你一馬。而且不過你們不要忘記了中間介紹人是我們的老師釋迦牟尼佛啊，你們光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自己老師都不念，介紹人不給你簽證去不了喔，注意喲，不要忘本啊。阿彌陀佛極樂世界都是菩薩，要你去的？

真正大乘的，五濁惡世，這個世界末劫時候叫五濁，髒得很啊。什麼叫五濁？再說一道，命濁，見濁，衆生濁，煩惱濁，劫濁。這五個我們上兩次解釋過的，五濁惡世就代表了最苦難，末劫的時候大乘菩薩都來的喲。所以常常有人問起說上帝耶穌都要替世人贖罪，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這個苦難的世界怎麼不來？我說你怎麼說不來？他早都來了，你自己不知道啊。他以各種不同的姿態來，算不定他變一個豬，算不定變一個牛，算不定變一個人，算不定變一個最痛苦的人，就在你前面，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一切大乘道是入世的。所以剛纔我們下午從智法師跟我講，入世是真痛苦啊，世法真痛苦。發大乘願力是擔當一切痛苦。什麼叫大乘願力？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這是菩薩道八個字。你光想跑到廟子上萬事不管，出家學佛，打坐修行，你還學什麼菩薩道啊？你學薩菩差不多，還學菩薩呢！菩薩是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所以人家問我，你學佛？我說我不學，爲什麼？我沒有資格當佛教徒。嘴裏吹沒有用，要做到啊，修行要行到啊。光勸人家，勸人家好勸，你不要煩惱，我也知道，你不煩惱叫我不要煩惱我知道。你不要哭啊，你不哭的時候叫我不哭啊？你肚子飽了不曉得我的餓啊，我電鍋都沒有，那麼容易啊！修行就要做到，行就要做到。所以阿難他們發大乘願力，五濁惡世，還不是善世，善世好辦，現在我們的社會多富有啊，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告訴大家，都沒有錯，這個很好辦。苦難的時候看你是修道的不？等到大家沒有飯喫，我有一碗，你先喫，那叫菩薩道。大家沒有衣服穿，我只有一件汗背心了，脫下來，只有一條褲子，你拿去，那叫菩薩道，我們做不到啊。不要吹牛了，蓋人可以啊，不要自蓋啊，蓋完了只好蓋到那個方盒子裏去了，長方盒子裏，沒有用的。五濁惡世誓先入，發了願，我們最痛苦的地方我們決定到，必定先到，還不後到呢！後到災難都過了有什麼用？我去看看，災難過了要你去看什麼？五濁惡世誓先入。這個痛苦纔是菩薩道。

「若一衆生未成佛」世界上有一個衆生沒有得度，沒有得到解脫痛苦，有一個衆生沒有成佛。

「終不於此取泥洹」，泥洹是古代的翻譯，翻音就是涅磐。證入佛果叫證得涅磐，漢代的翻音叫泥洹。所以道家把那個頭頂這個穴道，密宗叫梵穴輪，瑜伽也叫梵穴輪，頂輪這個地方，道家叫泥洹宮，泥洹宮就是這個地方。他說終不於此取涅磐啊，有一個衆生沒有成佛，我們決不成佛。阿難的願力好大啊，所以尼姑廟上都要塑一個阿難像，女人能夠出家是靠阿難所請來的啊。他的願力在這裏看到非常大，他是未來的佛。

大雄大力大慈悲 希更審除微細惑

令我早登無上覺 於十方界坐道場

舜若多性可銷亡 爍迦囉心無動轉

下面連起來。大雄，什麼是大英雄？成佛的人、得道的人才夠得上稱大英雄。道家譬如說我們看道家，中國道家宋朝那位得道的南宋張紫陽真人，道家南宗的七祖，你看他寫的道書啊，五經篇那個道書上講得道的時候，下面有一句話，在文學上我非常欣賞他：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得道的這個才構得上稱一個大丈夫，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這個時間得道的那一下，這一句話。所以征服了天下成了英雄，當了皇帝沒有什麼了不起，你逃不過生死這一關，誰都免不了，除了成佛。所以我們中國文化對於廟子，佛的那個殿寫四個字：大雄寶殿。英雄可以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得道的人不想征服天下，征服自己。征服自己比征服天下難喔，統一天下固然很難，還容易喲，那是把痛苦煩惱建築在別人的頭上啊。當聖人、得道的人，把世上衆生的痛苦煩惱我挑起來，所以難了。聖人---大英雄，所以中國文化在佛的殿叫做大雄寶殿，就是這樣來的。他讚歎佛大英雄，大權力，這個力量大了，度一切衆生，大慈悲，只有佛才做得到，夠資格稱大英雄，成了佛纔夠資格稱大權力，纔夠資格稱大慈大悲。話說回來，馬屁拍到了家。下面還有要求。

「希更審除微細惑」，你老人家還是要給我們再講，講清楚。所以天下人不要受人家馬屁，拍不得的呀。這個受不了啊，大雄大力大慈悲，佛啊，你老人家好啊，不過你還是不要死喔，要多給我們講一點啊，不要走開啊。下面希望你更要審除把我們所不懂的，還是要給我們講。審，很仔細，微細：很細，有些細節、功夫我們還不到達，還有懷疑，你要講，還是要告訴我們，所以《楞嚴經》還是要他講下去。

「令我早登無上覺」使我們快快大徹大悟，《金剛經》上就是得阿耨多羅三緲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大徹大悟。希望你老人家領導我們，解除我們微細不懂的，告訴我們，使我們早一點大徹大悟。

「於十方界做道場」，然後我們成就了，同你老人家一樣，你可以退休休息了，我們到各個國土去成佛、教化衆生。成佛不是好玩的，成佛更辛苦啊，所以佛教有一句話，披上袈裟事更多。披上袈裟事更多，你以爲我剃了光頭，以爲剃了光頭不要洗、不要梳，剃了光頭好處多啊？那不是。披上袈裟事更多啊，不是剃了光頭好處多啊。披了袈裟專心修道成佛，成佛更忙啊。世界上哪個人最多情？佛，他要度盡一切衆生，是大衆的情人，這個多痛苦啊？很痛苦啊，所以你們要搞清楚啊，以爲我要，你們是逃避現實來學佛啊。佛是面對現實，他不但是面對現實，深入現實，痛苦都挑起來，真的喲。所以他說使我早早成佛，於十方界做道場。

「舜若多性可銷亡」，舜若多性是梵文的音，翻譯過來中文是空性，虛空這個本性，虛空是消滅不了的，虛空永遠是虛空，這是假想，假使虛空有一天可以毀壞的話。

「爍迦囉心無動轉」。爍迦羅心也是梵文，我們那個最堅固的道心不變，虛空可以變壞，我們那個堅固的道心，這個發願要成佛度衆生的堅固的道心不動搖，在佛面前賭咒，永遠不變動。所以這個讚語、這個偈子我們中國的佛教把它抽出來，《楞嚴經》拿出來放在早晚課中，早晨做早課使我們每個學佛每一個出家人隨時提醒自己注意，千萬不可以卜卜卜、卜卜卜，可銷亡，早成道，喫稀飯，好睡覺，那就糟了。要念到這個偈子的時候是無比的心情，無比的莊重，無比的反省，無比的痛苦，要有這個纔算是做早課了。不要木魚趕快敲完，菜恐怕涼了，就不對了，千萬千萬要注意啊！這一段明心見性的道理，乃至於說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都在上面我們講過了，很重要。諸位要反覆回去研究不要聽完了，舜若多性可消亡，就消亡了，同虛空一樣就過去了，那就完了。這個經典聽講沒有用，我講是騙騙你們的，吹牛啊。怎麼樣有用？要你們自己千讀百讀萬讀，深深的研究，自己會找出來道理了，有希望了。

下面另起一個問題了，接着上面來，雖然是另起同上面接起來。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阿難這一個主角把這個問題講了，到這裏休息休息，坐在旁邊去了。佛的十大弟子、阿難的同學富樓那出來了，他在佛的十大弟子翻譯過來中文名字叫滿慈子，他是說法第一，善於說法，換句話他是很會講經說法，很會傳道的，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那麼梁啓超他們講《楞嚴經》是僞經，有一個外道名字同他相同的，他說你看佛的弟子當時怎麼講些外道也是他的弟子啊？所以《楞嚴經》假的，因爲梁啓超沒有研究，那是同名人兩樣。那麼他在大衆裏頭在同學裏頭，即從座起，從他座位上站起來。「偏袒右肩」，袈裟把右膀子亮出來。印度人穿那個袈裟，我們現在西藏也是亮出右膀子，有時候不一定啊，打坐的時候那個袈裟可以兩邊披着打坐。正式變成禮服的時候天衣無縫，就是向右邊搭上了，這個膀子一定要亮出來，在平常的時候袈裟還可以打開，整個的披身上掛着。這些是古禮大家不知道，我是尊重古人說一說。彌多羅尼子跪下來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向佛提出問題。

「大威德世尊。善爲衆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這個地方，在我們滿清時候考功名學八股文，這一句話全部經的叫做點題。古代寫文章考八股文，這個題目很難啊，等於現在聯考猜題很容易，那個很難啊。要四書、五經完全背熟了，不曉得出在哪一句上，而且有時候完全只拿兩個字就代表了這一句的意義，譬如講我們「學而時習之」，大家都念過，算不定考官就出一個「學而時」三個字就是一篇文章題目，那你就要接下去了。所以文章啓承轉合，開始起來中間亂七八糟說到天花亂墜說到別的地方，但是要有個重點從那個根根來，這個起承轉變，本來說問你鹽巴賣多少錢一斤啊，你說地中海在鼓雷啊，這個不曉得轉到哪裏，最後轉一圈要收回來，啓承轉合，開始起來就要點題。這個題目把它破出來，中心重點在哪裏？這一句是《楞嚴經》點題啊，富樓那出來點題喲，注意喲，學會了古文就懂了，這個地方點題。上面講的是第一義諦，第一義是至高無上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第一義：沒有相對，絕對性的，講本體論。本體論絕對性的，沒有相對的。相和用，起用的話那就是第二義、第三義了。他說，讚歎佛，善爲衆生敷演如來第一義諦，剛纔你和阿難同學倆已經講完了。

「世尊常推說法人中。我爲第一」。他說佛啊，承蒙你老人家慈悲，在同學裏頭，哪一個教書、弘揚佛法講經講得最好？你老人家慈悲常常當衆推選我算第一位。

「今聞如來微妙法音。猶如聾人。逾百步外。聆於蚊蚋」。他說好了，這一下完蛋了，我的第一啊，剛纔垮了。你剛纔和阿難談了，給大家講了直指人心見性法門，我在旁邊都在聽啊。他說對不起，全體聽不懂。他說我等於，比方自己象一個聾子聽一百公尺以外的蚊子叫，叫聾子去聽一百公尺以外的蚊子怎麼叫，我的媽，我的外婆，叫媽是不夠的呀，我的外外婆啊，那怎麼做得到啊？我也聽到你講啊，聽完了，聽了以後呢？都空了，我根本就沒有聽懂。

「本所不見。何況得聞」。那根本不可能嘛，叫聾子聽一百公尺以外的蚊子叫，他說根本不可能。「何況得聞」，怎麼聽得見呢？你老人家聲音我都聽到了，道理我一點不懂。等於大家有許多同學，《楞嚴經》都聽到了，他以爲自己懂了，那變成青蛙跳井，不懂不懂，就這樣過去了，好象懂，但是那個第一義諦，這很難怪的喲。你看我們不要慚愧喲，這是大阿羅漢，大師兄滿慈子跟佛講對不起，我全體不懂，他代表了我們。

「佛雖宣明。令我除惑。今猶未詳。斯義究竟無疑惑地」。他說你老人家宣佈，明白的張開告訴我們叫我們解除了這些懷疑，老實講我聽了半天，「今猶未詳。斯義究竟無疑惑地」。老實講我不懂這個究竟啊，怎麼樣是我的心能夠包含整個的宇宙？實在我現在坐在宇宙裏還很緲小啊？怎麼樣是心精圓明，含裹十方，我的媽媽，那個牛多大啊。他說我實在裹不了，我現在心臟病都沒辦法，高血壓都降下不去，感冒打噴涕都沒有法子啊。還說心精圓明含裹十方，裹不了啊！想買一塊土地蓋一個小房子都做不到。心精還含裹十方？我實在不懂。你說這個心有那麼大，叫我「無疑惑地」不懷疑我做不到。老實講我還在懷疑，佛講的什麼啊！

「世尊。如阿難輩。雖則開悟。習漏未除」。他說佛啊，你老人家不要見怪，對不起，像阿難他們，滿慈子也老實不客氣，對這位同學啊，阿難學問很好，沒有證果啊，在這個時候沒有得道啊。阿難他們「輩」是這一般人，道理上講我今開悟了，上面剛剛講過了，那是理悟啊，道理上、嘴巴上懂了。「習漏未除」心裏頭那個妄想思想，貪嗔癡慢疑這一切的習氣無始以來一點都沒有動搖啊，脾氣大的照大不誤，心眼小照小沒有錯，歪哥還是歪哥，這個習氣沒有改呀？天天修行，毛病一點沒有動搖，習漏未盡。所以爲什麼不能證果？習氣改不轉來，心行同外面的行爲改不轉來，理論再高一概無用，就是這個話，佛法再高無用。所以阿難他們雖得多聞，習漏未除。他說勉談了，滿慈子很不客氣啊，老人家你不要見怪啊，象阿難師兄他們雖然學問好，道理也懂了，剛纔讚歎了一大堆，唱歌一樣唸了一大堆。老實講，他們不算證果的人，我不相信。

「我等會中登無漏者。雖盡諸漏。今聞如來所說法音。尚紆疑悔」。再說迴轉來看看，迦葉尊者這些大師兄們，舍利子都在座啊，他們得了果證了果的羅漢，他們得道了，已經得到無漏地了。漏者，他們心中思想的滲漏，煩惱習氣的滲漏，他們雖然煩惱習氣好象表面上清淨一點。「今聞如來所說法音」老實講象我們大師兄們都在這裏，他們得了道的，問問他們，他們心裏頭還是沒有懂啊！「尚紆疑悔」，紆：那個繩子轉一個彎一蘿筐，轉起來一蘿筐，那個繩子一長條，沒有剪斷哪。他那個牽掛、那個信念還有懷疑之處啊。

「世尊。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這個問題我們到時間了，留給下一次講，不過稍稍提一下。他說佛啊，你在上面講了半天，四大也是心造的，地、水、火、風、六根、六塵、生理、心理都是自己的本心本性變出來的，纔有這個世界纔有這個人生，都是幻化的。而且你講自己的本心、本性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你講了多少次啊！他說那麼請問你，本體即然本來清淨，爲什麼有這個世界？有那麼多衆生啊？假使沒有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衆生，沒有你我，就沒有是非，沒有是非，就沒有煩惱，大家都成佛多好呢？爲什麼要有衆生啊？換句話說啊，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喫飽了飯沒有事啊？你爲什麼要造一個世界呢？造出來你、造出來我，造出來人？那麼多事情？你吵過來我吵過去，還要打高爾夫了？還要開奧運會了？還要打仗了？還要做生意？買股票了？明天要哭今天要笑？他說爲什麼？這個世界生命哪裏來的呀？最初的生命從哪裏來的呀？這個世界最初是怎麼造出來的呀？你說本來清淨啊，本來覺明啊？富樓那問的問題是世界上宗教家、哲學家都要問的。所以他很大膽，你不要認爲阿難他們說悟了，悟個什麼？他問得很嚴重啊。怎麼辦呢？我們給釋迦牟尼佛給老師休息兩天，後天。

# 楞嚴經講座 二十二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必須要了解上面兩次所講的，最有名的《楞嚴經》的本意，也就是佛法的重點：七處徵心、八還辯見。心眼，這個能夠思想的心、能夠看見、見聞覺知、能夠看見東西、能夠感覺、知覺到的，這個東西的自性，以我們中文講自性，它的根源從什麼地方來的？既不是生理的，又不是心理的，它的本體是怎麼樣？就是根根。

重點有幾句話，那麼阿難所提出來心在內、外、中間，或者是眼睛看見、頭腦思想到，佛說都不是。但是最後佛說了兩句重點，《楞嚴經》的重點：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要把相、一切現象空了，一切現象、作用都是本體所起的功能，本體功能所起的作用，這個功能自體無相的，緣起性空的，這個是重點。所謂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七處徵心、八還辯見，內、外、中間、明、暗、通、塞等等這一切現象都不是，不是道，明白了以後這一切現象都是，都是它的作用，都是它的相。可是這個體呢？就在相上去體會它，這個重點要把握住。那麼最後佛在前面說到我們心性自體這個根源，心精遍圓。

上次我們正講到這裏，原文：心精遍圓，含裹十方。包括了整個的宇宙萬有都是這個心性自體根源所變現出的，這是上面的重點。所謂頓悟法門也就在上面這個道理。那麼阿難所提的怎麼樣能夠得定？怎麼能夠悟道？他做了總答覆。換句話，定與慧也是一個相，離一切相，即一切法，纔能夠證得。而現在講到這裏，富樓那插進來就問了，他說佛講的第一義不懂。那麼第一義不懂，第二義，由形而上的本體怎麼樣生起來形而下的萬有這個世界、各種現象、萬有變化。同時也包含這個身心身體、心性身心這個性命這個關係，是怎麼來的？我們這個生命。那麼他提的問題，他所問的既然自性本來清淨，怎麼樣生出宇宙萬有？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這個本體本來清淨的，就是上次我們提到這個宇宙萬有的自性本來是清淨的，個個是佛，爲什麼變成凡夫了？我們大家都是佛多好啊？爲什麼會變成現在這麼一個世界？怎麼樣突然生出來山河大地這個物質世界？「諸有爲相」一切萬有的現象怎麼來的？這個生命。那麼下面是富羅那的話，這個生命生出來以後生了又要死，死了又要生，次第遷流，生死不已。

「次第遷流。終而復始」。遷遞是變化，次遞就是前天、昨天、今天叫次遞。前生、這一生、來生，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現在、未來，祖父、父母、自己、兒子、孫子，次遞。生死不已，他說爲什麼這個宇宙萬有次遞遷流？遷就是變化，遷動象流水一樣，看到生命存在就過去了，不存在；你說不存在嗎？它又是有，後一代又來了。「終而復始」死了又來，來了又要死，他說這是幹什麼呢？第一個問題。他又提出來一個問題。

「又如來說。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他說你講到物理世界的這些物質，地、水、火、風四大，它的本性也是不能說它是有，今天這個世界存在是假有，它最後有歸於空。但是有真空又能生這個妙有，所以本性是圓滿的，融就是互相融匯的，空、有混合的，不能絕對說是空也不能講是有，就是圓融沒有障礙。你說的地、水、火、風四大，本性圓融，周遍法界。物質方面的自性同我們精神心性這個自性是一樣，充滿了在整個的宇宙之間。「湛然常住」。它沒有變動過、沒有生死，清清淨淨的，本來都在這裏。沒有生死，沒有變化，這是重複佛說的話。那麼下面富樓那提出自己的問題、意見。

「世尊。若地性遍。云何容水。水性周遍。火則不生。復云何明水火二性。俱遍虛空。不相陵滅」。他說那就很奇怪了，物質世界假使固體的這個土地、礦物質、泥巴土地，你說它原來的功能普遍於這個宇宙之間，那怎麼會生出水來呢？都給地佔住了，就不能有水了？就沒有空間容這個水。同樣道理，這都是佛在上面講過，地自性空的，水也一樣，性空真水，性水真空，性地真空，性空真地，佛的名言。那麼他說假定這個水的性能，這個性就講根本的那個本來的功能，它是普遍存在在這個宇宙之間，那就不會有火了？這個宇宙之間都有水性，火就燃燒不起來了？那怎麼相反的呢？它怎麼來的？「云何名水火二性周遍」水多了火起不來呀？火多了水就幹了？而你老人家在上面講的：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又說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還是做成糕一樣一層層堆上來做燒餅一樣的呀？你說圓融這兩個矛盾的呀？云何水火這兩種根本相對立的東西，它的功能怎麼樣俱遍虛空，同時存在充滿在整個宇宙？「不相陵滅」這個是什麼道理？他們怎麼彼此沒有關係「不相凌滅」不衝突不矛盾？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是富樓那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第三，他又補充理由:

「世尊。地性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遍法界。而我不知是義攸往」。他又補充理由說「地性障礙」，土地固體的東西，它是物質的，物質就有障礙。「空性虛通」，虛空就沒有障礙的，四通八達的，「云何二俱，周遍法界」怎麼說呢這個理由？一個有障礙、同虛空、空的？你又講到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實在不懂。這個世界的東西都是矛盾的，一個手固體一擋住就看不見，你說這個東西也是周遍法界的，這是什麼道理？老實講我不曉得你這個道理講的是什麼？莫知羊就是莫知羊，真的莫知羊｛聽錄注：莫知羊是方言，不知道的意思｝，就是不曉得你講的什麼？「是義」：你這個道理「攸往」你講到哪裏去了，我實在不懂。

「惟願如來。宣流大慈。開我迷雲。及諸大衆」。希望您老人家佛如來「宣流大慈」再大慈大悲，不要怕麻煩。「開我迷雲」這個地方我迷糊極了，一點都不懂，你怎麼樣告訴我。不但我不懂，大家也不懂，聽佛講。那麼下面是禮貌上的，古代尊師重道，提出問題以後開始頂禮，現在再頂禮。

「作是語已」。話說完了。「五體投地」。跪下來拜。「欽渴如來。無上慈誨」。拜完了，退到一邊去，渴就象口乾了一樣，張開嘴巴等到佛說話，至高無上慈悲教誨，這是一段，下面是描寫現場的情況。

「爾時。世尊告富樓那。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這個時候佛聽富樓那提出問題，「爾時」就是那個時候。佛就對富樓那講話了，不過面對富樓那答覆他這個問題，事實他的對象是給高級班講的，還不是給普通人講。「及諸會中」對當時參加《楞嚴經》所講的這個法會，「漏盡無學。諸阿羅漢」已經證果了的，得道了。小乘得到極果，所謂無漏果，得到大阿羅漢的境界。羅漢有四果，最高的四果羅漢稱爲大阿羅漢。所謂漏盡：心念已經清淨了。那麼拿我們中國古人來講，象唐代那位和尚貫修禪師的詩「修行不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他已經證得無心、空的境界，到達無心境界就是漏盡、無漏，沒有滲漏沒有缺點。因此把這個道理，漏盡就無學就不需要再學了，這才稱爲大阿羅漢。因此唐代這位貫修禪師明師說修行不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都是空事，這個就是道理。這次不能說是高級班，高級班是大菩薩，中級班，不過拿現在講比特種博士還要高了，修行到達無心之地，佛是對他們講的，爲什麼對他們講？低年級的實在不懂，注意這一點。所以啊，「及諸會中。漏盡無學。諸阿羅漢」。我們也是阿羅漢，專門喫般羅密的，那當然成功了。佛怎麼樣說呢？

「如來今日。普爲此會。宣勝義中。真勝義性」。每一句話都要解釋，很麻煩了，解釋佛學的常識了。他說我今天如來代表自己了，拿我們現在講本人今天，「普爲此會」對你們大家，我要講一個道理。勝義：這是一個佛經的名詞，義就是中文「理」。所以我們中國文化簡單的講起來，大約中國這個文化思想方面過去有人分類，三種：辭章、義理、考據。什麼是辭章呢？譬如中國的文學，漢文，唐詩、宋詞、元曲、明小說、清對聯（都代表一代一代）。現在呢各種歌，中華民族這一代究竟有些什麼貢獻我不知道，將來歷史看後人評論我們，我認爲這一代是空白的時代，沒有東西可以交卷的，交了白卷。所以只好說你看中國文化在哪裏？在故宮博物院，我們祖宗那麼偉大。你的呢，我啊，沒有，我在堂前翹起腿，我們祖宗好就好了。

這個是辭章；漢文，唐詩，宋詞，元曲，名小說，清對聯。義理：戰國時候諸子百家，義理就是哲學，南北朝兩晉的玄學三玄之學《易經》、《老子》、《莊子》。宋、元、明、清理學，儒家的理學，就是義理之學，義理之學的人不一定會辭章，文學不一定高，文學高的人學問不一定高，學問是思想。等於會科學的人不一定會文學，會文學的人連個水籠管都不會修的，電線插頭怎麼插都不知道的，他不會的。考據（考據之學）包括很多，現在我們大概提一下，現在我們不講中國文化。就是解釋義這個字是義理，是哲學性的，最高的哲學。所以佛學到了中國，用中國文化來翻譯。

什麼叫做第一義？就是搞形而上那個道。這個宇宙啊，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先有月亮還是先有太陽還是先有地球？先有男的還是先有女的？人類究竟從哪裏來？人種從哪裏來？這個東西，摸到最初最初萬有最初那個生命哪裏來？這個東西你說它有嗎？沒有，找不出來。沒有嗎？確有個來源，這個第一義叫做勝義，勝義是沒有辦法講的。那麼在佛學裏頭又分兩個系統，在佛經裏頭譬如龍樹菩薩般若系統，你們大家唸的《金剛經》啊就屬於般若系統，般若就是智慧的成就，大徹大悟而成佛，般若是性宗，追根的，本體根---性空，所以般若就是講空的。你看《金剛經》也講空，《心經》上一切空，本體自性是空。後來彌勒菩薩，比龍樹菩薩後一點，無著、天親菩薩兩弟兄兩位大乘菩薩弘揚的法相宗唯識，他講勝義有。般若講畢竟空，唯識法相講勝義有，這兩個一直幾千年的爭論一直到現在。所以你們學顯教、密宗啊，尤其現在你們流行密宗，念個咒子，灌個頂，弄點水頭上滴一滴，就是灌了頂了，就懂得密宗，影子都沒有。

你必須把勝義有，性宗與相宗的教理通了，纔好學密宗了。究竟是勝義有？還是畢竟空？實際上兩方面都是一樣，也許我是站在調和論者。我說你們講般若談空，我看般若一點都沒有講空，譬如你們唸到《心經》到最後，「真實不虛。」---勝義有，不是空。《金剛經》到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勝義有，那並不是空啊。倒是你看法相唯識講有的最後是畢竟空，一切皆是幻化，如夢如幻。這些道理討論下去嚴重得很，牽扯到最高的哲學，最高的理論科學。最高的上面還有兩個字，那麼一般人普通的科學基礎還不夠啊，或者哲學基礎還沒有，那麼就有兩個字，免談。不過介紹一下，勝義有是這個道理。就是說宇宙的根本，萬有最高最初。好了，勝義我們懂了，勝義兩個字懂了，所以《楞嚴經》包括的內容太多了。

佛說我今天要同你們已經有所成就的大阿羅漢們，宣就是講得明白，宣說勝義中最高的第一義至高無上那個真理裏頭的真勝義性，真理裏頭的真理，最高裏頭的最高，哲學裏頭的哲學，科學裏頭的科學，就是這個意思。這個時候我們聽了叫媽都不夠了，叫外婆啊，不曉得怎麼辦。他說我今天給你們講這個問題。

「令汝會中定性聲聞」。什麼叫定性？佛認爲一切衆生，人生來的本性，因爲每一個人過去生多生累世自己培養個性，習慣的養成變成一種力量，這種力量過去生帶來到現在。譬如一個孩子生下來，各有各的個性，現在所謂新的名詞，各有各的性相。這個性相、個性的問題不是父母的遺傳，父母的遺傳是四分之一的一個因素而已，遺傳不能影響全體。每個人生來的個性是自己前生多生多世的習性帶來的種性，所以唯識學叫做種子生現行，變成現在的行爲，性相、個性。現在我們一生思想所作所爲的累積起來又變成一個新的習慣，這個習慣跟原來的前生帶來習慣堆起來變成未來的，所謂現行生種子。所以同一個父母所生的孩子，他幾個兄弟姐妹個性絕對不同，完全一樣？沒有一樣的，因爲他的種性不同。那麼種性的道理講起來很嚴重了。那麼我們中國文化儒道、道家、佛家把它一貫起來一貫道，儒道、道家、佛家加上耶穌加上回教五大教，五教同源。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偉大，人家問我反對不反對？我說不反對啊，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偉大。

我們中國人素來這樣，荷葉荷花蓮蓬藕，以前跑江湖的送紅包來講，你看荷葉荷花的葉子，荷花蓮蓬藕。糯米糯谷老糟酒，糯米大家曉得喫過沒有？糯谷，糯米是糯谷做的，老糟就是甜酒釀，酒都是一個東西變的。所以五教一家，我們中國人現在偉大得很。在紐約還有一箇中國人開五教一家，上面老子、孔子、耶穌、穆罕莫德、釋迦牟尼佛，五教排排座喫果果。外國人問到中國人沒有宗教，我說中國人最有宗教，好人都請上座，泡好茶，你都叫人做好事嘛，這就是中國人的宗教精神，肚量大，包容一切。所以佛學裏頭呢？道家、儒家把佛學引用了，經常講到一個修行人，你根器好不好？有沒有修道的根器，就是根據這個來的，來根種性。器就是這個東西，換句話說你這個東西質量對不對？

譬如大家都想打坐修氣脈，打通任督二脈，修道家的神仙啊，修密宗練到氣脈打通一身放光啊，你不要妄想了，看你有沒有這個根器，方法可以教你，你修不修得成功啊？中國古人有句老話。「此身無有神仙骨，縱遇真仙莫浪求。」那個骨頭長的筋骨都不同，容易修成功的人。一天都是病兮兮的，百病叢生，骨頭頂苛苛硬的，筋骨都硬的。所謂神仙骨骼，古人講什麼神仙骨骼呢？唐朝歷史上有一位神仙宰相，名字叫李泌，這位宰相神仙宰相，歷史上形容他骨節翩然。就是他的骨節平常動作啊，都是軟得不得了，骨節都響的有音樂聲音的。所以相師也講他，年青你還是很多病，但是有個看相的一看這個孩子不得了，不是神仙就是大富大貴。爲什麼？睡覺沒有呼吸，沒有呼吸怎麼？不是死掉了，看到同嬰兒一樣肚臍那裏呼進呼出，胎息，這就是胎息。這個不是神仙就是大富大貴，睡覺會打呼的是胖子，那是普通人，睡覺沒有呼吸了，大富大貴，骨節翩然。因此道家任何人要修道要有這個根骨，道家叫有這個根骨，這是真的喲。所以有些人修練功夫，摸摸你的骨頭那個份量，不是那塊材料，這一生修修可以了，氣脈通不通都行，不過培養根本，準備來生的本錢啦。也等於讀書的一樣，「書到今生讀已遲啊。」這是根器的道理。當然你說因此有些懶人，所以我就不要讀書了，前生沒有讀過啊，可是你這一生再不讀，來生更笨了。「書到今生讀已遲」，這些都是中國文化講的根器。那麼根器、根骨、種性，這三個名詞都懂了。

那麼佛又說，一切人學佛修道，沒有辦法，業力帶來五乘種性，佛在《楞伽經》上講了，五乘種性，小乘的種性就是小乘，天生做個小氣鬼就是小氣。我教育也有幾十年了，頭髮白了，我的經驗就是我現在懷疑教育真的對人有用嗎？我到現在自己還提不出答案，我認爲教育對人沒有用，教了半天白教的。他是那個東西就是那個東西，臭東西就是臭的，香東西就是香的，是那個根器人一提他就懂了，你把他壓都壓不住，他就會蹦出來的。不是那個東西，你要他跳高啊，他跳一下當然骨頭跌傷了，變成在地下爬了。所以教育有用嗎？照佛這樣講起來也沒有用了，定性聲聞。所以中國過去道傢什麼始終在找那個傳人找弟子，不象我們隨便講龍的傳人，龍的傳人都在地下爬了，那個不行。那個真正的傳人就難找了，他要找那個根性好的，這一條很難。所以佛也提出過小乘根器只能學羅漢道，大乘根器纔是大乘道。所以這種小乘根器呢，在這裏叫做定性聲聞，前生的業力定了，這一生學到一點佛法，自己用用已經差不多了。等於你看我們辦教育的，你們在座的一定很多當老師的，你們一班上教出多少學生來，你看每一個班畢業多少啊？一個學校你看每一年學生那麼多，幾個成功的？一個了不起的都沒有。那個舉重拿金牌的呀，原來都不曉得他，他就會拿金牌。那個拼命練體育系的呀，一把牌都沒有拿到，對不對？

我經常說你看民國以來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第一名的，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社會上做出了什麼事？名字都不知道了。歷代多少狀元，那個狀個什麼？元個什麼？沒有用啊，能夠成大功立大業不一定是狀元啊，沒有讀書的，他要出來就是出來了，你包都包不住，壓都壓不住的。所以由此看來人生何必讀書啊？真的呀。這個話不是我講的，孔子的學生子路就講過，有人名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而後爲政。給孔子罵一頓，他也講有國家有土地我有力量，讀書幹什麼？當然大概老師不在吹一下，剛好孔子進來，一聽他就傻了，給孔子罵一頓。但是中國文化講，功名畢竟屬書生啊，還是要讀書的。有天才沒有力學不成器，有了天才沒有學問不行的；有了學問沒有天才白讀書。所以我認爲現在的教育在浪費，浪費了那麼多幹什麼呢？

據我所知，我也在教育上混了幾十年，所以我說我可以吹牛，文的教育，武的教育，社會亂七八糟的教育樣樣我都在行。本身也受過、自己也教過，我認爲到現在我找不出一個學生，找一個學生象我一樣亂七八糟的，還找不出一個八糟七亂的。這個很痛苦啊，有時候覺得很痛苦啊，也覺得自己有滿腹經綸的，死了以後不曉得經綸滿腹怎麼辦呢，只好帶到棺材裏頭啊，自己就是那麼翩然而去啊，只好如此。這是講到定性聲聞，定性聲聞註定的只能走小乘路子，包小腳的，得一個大阿羅漢的果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是佛今天很慈悲，他說我啊，今天要給你們講，不但是爲你們講到哲學裏的哲學，同時來告訴你們這些定性，個性確定了，聲聞衆，自己不能走大乘入世之道，只敢走出世之路的，做自了漢的，羅漢就是自了漢，只管自己的。那麼中國禪宗叫擔板漢，背一塊板走路，只看到這一面，空的一面看到，有的一面看不到，叫做擔板漢，背起板子走路。中國禪宗很會罵人，罵人都不帶髒字的，就是有偏見的人，你看他罵得多好啊，講你有偏見你受不了，擔板漢，你自己聽聽，還蠻有意思的。所以中國禪宗祖師罵人真會罵，哎你不要鼻子給人家牽起走啊，那是牛啊，牛的鼻子牽在人家手裏。說這個人皮下無血，皮下無血是涼血動物，沒有感情的，刺激他都不曉得痛嘛，叫做皮下無血。呵，要罵人的藝術，我們中國禪宗祖師第一等，都可以拿獎牌，奧運獎牌都可以拿的。定性聲聞是這樣的人，走小乘的路子。

他說我今天令汝會中，定性的聲聞，定性聲聞很了不起啊，就是中國儒家講的什麼呢？做個好人善人而已，對，就是個善人，善人就是善人，善人者不敢爲惡，那並沒有叫你爲惡，惡都不敢做嘛，做善也有限度。所以常常你看中國形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不好聽啊？好啊，我說你們不要講了，你們刀都沒拿過，拿起刀來都發抖，水果刀拿着都抖得要命，所以不要想成佛了。放下屠刀，殺人的刀，英雄不當了，放下成佛了，那當然容易呀。常常說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廚房裏一個泥鰍都不敢宰的，你還放下個什麼屠刀啊，開水果店差不多，西瓜敢切，除了西瓜敢切以外沒有屠刀可拿，用不着放下。所以定性聲聞就是這一類人。不但如此。

「及諸一切未得二空。迴向上乘阿羅漢等」。這嚴重了，大阿羅漢，功夫到了成阿羅漢，漏盡，心中不敢動念，一個念頭都不敢動，不但惡念不敢動，善念也不動了，完全住在空上，一點起心動念善念不動，惡念當然也不動了，就是那麼坐在那裏入定，這叫做阿羅漢道，聲聞衆。勉勉強強呢，身空了沒有？這個身體空了沒有？還沒有。小一點身都空不了。大阿羅漢呢，身也空了，念頭不敢起了，一味保持，一念不敢動。惡念不動，善念當然也不敢動，就是空在那裏，這樣的人世界上已經找不到了，找到這是阿羅漢，可以受人供養了。可以說是有道，不過這個道呢？就是阿羅漢道，定性聲聞道，不是佛道。因爲他未得二空，二空之人空、法空，他把空的境界丟不掉，他不敢動念，一動念他就垮了，他的道就沒有了，所以這是阿羅漢道。所以身也沒有空，人、我也沒有空，人、我沒有空。人、我真空了，空了以後呢，最後還沒有到，那還是小乘聲聞道阿羅漢道，還是隻管自己，不敢起心動念，不敢入世。所以阿羅漢道，等一下講個故事給你聽啊。阿羅漢道，他入定了，你前面死了人也不管，死了人也沒關係啊，死了也是空，活着也是空嘛，空就是空嘛，不敢動念，動唸了道就垮了，法沒有空。空不敢丟掉，清淨、空的境界道不敢丟開，丟開了就可以入世。所以到了人空以後還要法空，這個法還要空。所以《金剛經》上說佛告訴你「佛所說法，如筏喻者。」法就是過河的木船那個木筏，交通工具是給你到達目的，佛說的法都是交通工具，所以你說淨土宗好啊，禪宗好啊，管你啊一宗啊，到達目的的，哪一宗都不要，沒的宗了。「過河須用船，到岸不需舟」。靠了岸了還要把船背在身上幹什麼？你汽車開了半天，達到目的，你還要把車掛在腰帶上到人家客廳去啊？總不會吧？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法也要空，這叫二空。

人空、法空纔敢來轉身入世，入世這是大菩薩道。所以你們學大乘，中國文化講大乘入世的喲，入世很痛苦的。什麼是菩薩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別人做不到的我做到了，救這個社會、救這個世間，我做到了。忍人所不能忍，別人忍不下來我忍得下來，一切痛苦我來忍受。

所以說人家講耶穌，我說耶穌是聖人啊，你說那釘在十字架上，釘進去，這五顆釘子很難受啊，心窩子釘一顆，這裏釘一顆，兩個手心和心腳釘兩顆，然後釘了沒有恨人家，說我替你們贖罪呀。那個流出來的血是紅的喲，不是白的喲。阿羅漢流也來的血氣脈變化了，可以流白漿了，那可以沒有痛苦了。他流出來的血紅的同我們是一樣，肉體喲，肉體是痛的，痛的時候不恨人不生氣說：哎，算了，我願意替你們贖罪。這個就是忍人所不能忍，那是入世菩薩道，是不得了啊，不要輕視人家啊。至於說他的教義高不高，那個再說嘛，你行爲上你受受看，就做不到啊，所以也是難得啊。照佛教的記載，他是在印度學了佛法以後，回到中東去，到了以色列再去傳道。

現在證據慢慢都出來了，在佛教過去經典上就講到我們有一位道友到歐洲那一面去傳道，據說給他們釘到十字架上去了，將來人家還會找出來的。那麼你看他穿的衣服啊，就是佛教的那個袈裟都是一樣的，搭上去啊。所以天主教的受洗就是灌頂，灌頂就是受洗，等於我們孩子生下來第三天要洗個澡一樣的，洗個頭，同一道理。他說我今天要講的「及諸會上未得二空」，還沒有把心迴轉來向上層最高無上的大乘阿羅漢們，阿羅漢還不是究竟啊。阿羅漢得了定一定八萬四千劫，這個地球形成、毀壞不曉得多少次了，他還在入定啊。

那麼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了，過去那個玄奘到印度取經在路上就碰到一個羅漢入定，後來投胎到中國來就變成他的徒弟叫窺基法師，唯識宗的大師。那是玄奘法師到印度取經的時候經過天山，就是喜瑪拉雅山的邊上。大雪，下雪他看到每一個山頂上都有雪，有一個小山頭上怎麼沒有雪呢？下雪天一個山頂上這個雪下來不會積雪，那很奇怪的事啊。除非這個山頂下面有火山，否則雪下來堆不住。玄奘法師這個常識很豐富，學問很高的，他就奇怪了，這個山上有溫泉啊？還是有個什麼？他就過去看，一看啊，這個山頂上看到人的頭髮，當然那個頭是很大很大。他就奇怪了，他就挖，挖出人的一個頭來，這個頭他一看，當然不怕了，大頭很大了。結果他就再挖。玄奘法師唐代的人比我們個子大啊，我們後代越來越小了。玄奘法師站在他的肩膀上，嘴巴剛好到他的耳朵，你說他那個頭多大。他一看糟糕這個人入定了，那麼一個大人在這裏打坐入定，玄奘法師很內行，就把身上揹包裏頭的我們現在的揹包，就是他當年出門背在後面，把引馨拿出來站在他肩膀在他耳邊上敲，入定的人叫他沒有用，要敲那個小引馨。這個羅漢出定了，他閉着眼睛打坐，眼睛慢慢張開，上眼皮當然要動一下，動一下那上面的泥巴掉下來，轟隆轟隆打雷一樣，你說那個眼睛有多大！他那個眼睛張開說誰叫我啊？不曉得講巴黎文啊，梵文啊，還是中文啊，西藏文啊，哪一種文字了。他看看這裏有一個小人在這裏，他說你是誰呀？怎麼那麼小一個小人？玄奘法師說你是誰啊？他說我是迦葉佛上一個劫數裏頭上一個地球冰河時期，地球毀壞那個最後的佛叫迦葉佛，末法時代。我們現在佛法還沒有到末法時代，再過個千百年，也許佛學就沒有了，那個時候叫末法時代的比丘，出家人。他說因爲我找不到明師找不到佛啊，我在這裏打坐入定等釋迦牟尼佛下生，我要向他老人家求道。玄奘法師說，我的媽呀，你不能再等了，釋迦牟尼佛已經出世又涅磐了他又走了。啊，他走了？哎呀，他又走了，那我只好再入定，下一劫末法時候彌勒佛出世，叫做彌勒佛，他說我再等吧。眼睛還要閉上入定了，玄奘法師把他耳朵拉住，哎，老兄你慢一點，你這不是辦法呀，你在這裏入定下去，誰通知你呀？彌勒佛來成佛也沒有人來告訴你。他一想也對呀，他說你說呢？玄奘法師說我告訴你釋迦牟尼佛過世了，涅磐走了，教法沒有衰呀，你當時末法時連佛的經典都沒有了。我們現在是釋迦牟尼佛像法時代，佛的像、經教、佛像都還在，就是說後來能夠弘揚佛的教義的。我就是像法時代，我現在到印度去找那個佛在世的時候說的經典、記錄回到中國來。你能不能出定到中國投胎，你跟我學？能不能出定呢？這也是問題呀，有些可以入定出不來呀。他說我可以出定。他說那好，你到東方去投胎，到中國去。中國怎麼走啊？他說向這邊東方走。他說那我投胎到哪一家呢？玄奘法師打如意算盤，他希望他來中國投生做太子，他回來度他出家。走佛的路線，他說你到了那個中國有個首都長安，你出竅了這個靈魂一走很快了，到了長安他就告訴他那個形態，看那個最大的房子重重疊疊的宮殿你進去投胎，二十年後迴轉來我來找你。那麼這個和尚說好，一言爲定，他入定眼睛也閉上了，玄奘法師就把雪把他捂起來了，當然活埋了，他就走了。

所以到玄奘法師二十年後回中國，這裏有個故事啊，他離開自己的廟子，所以文學上經常你看古人的詩，他廟子門口有棵松樹，這顆松樹的枝啊是向西邊長的。他離開自己的本廟時師兄弟們問他，那麼危險，因爲在中國玄奘以前，中國到印度取經的不止他一個啊，跟玄奘法師一起偷跑出去的，他們是沒有拿到護照偷跑的喲，結果抓住了的。那麼一起偷跑出關的人和尚有五六個啊，都在路上死掉了。所以過去這樣留學的不成功的很多了，玄奘法師總算是成功了的。大家說你這樣危險幾時回來？他說你們記住啊，松枝---我們廟門口這顆松樹，如果枝杈向東邊向的時候我就回來了，這句話賭得很厲害了。是賭啊，那個時候他也沒有神通的，那是賭啊，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了，我就回來了。結果玄奘法師那一年在印度要回來的時候，他廟門口松枝的確向東邊轉過來了，大概我看給颱風啊刮轉身了，不然不可能，但是颱風也好，那就是那麼一個巧妙啊，這就是神通嘍，就是颱風也是神通啊，物理的變化。所以我們中國文學上你們將來年青人看到一句詩，松枝記年，就是這個故事，就是玄奘法師松枝記年。

他出去留學二十年回來。回來以後，翻譯經典，我們講《楞嚴經》啊，還是講故事啊，故事說完了再說。唐太宗幾度請他當宰相，要求他還俗。他說我從小出家，何苦呢？找我幹這個事，所以幾次推辭，這些文字記載都有，他那個辭宰相的表。那麼唐太宗對玄奘法師很恭敬，他翻譯的經典，唐太宗親自寫序文。唐太宗的文學高得很啊，所以你們曉得一個時代的成就啊，那些歷代的帝王都是一路領先的呀。風氣的轉移在於一二人，都是他們轉的。唐朝的詩爲什麼那麼好？唐太宗的詩就好。我們寫書法中國字那麼好，唐代開始的提倡的，唐太宗的字就好，好得很，文好武好。所以歷史上稱唐太宗是文武聖王，有這麼一個稱呼啊，文好，武也好。那麼唐太宗給他寫的序言，你看那個形容玄奘法師，那個文學境界，這篇文章他自己寫的喲，他的祕書長祕書男都不敢寫的喲。「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你看那個韻文讀起來好美啊，他說玄奘法師啊相貌的莊嚴，智慧的高。風松，這個風景一片畫面，松樹林那個風吹過來。水月，那個風景多清雅。那一幅畫面這樣清雅的境界比起玄奘法師的思想頭腦修養，那個畫面都很差。你看把玄奘法師捧的呀，那才叫做高帽子，只好帶在和尚沒有頭髮的頭上，有頭髮的受不了，皇帝那麼捧。仙露，仙露我們看都沒有看到，空中的露水，比珍珠還透明漂亮。仙露明珠哪裏能夠比上玄奘法師那個頭腦之清楚、相貌之清揚，潤，笑眯眯的很慈詳。我的媽，有人給我說這兩句話做輓聯，死了都在笑。（師笑）你看唐太宗捧玄奘法師這樣捧，你們好好念那篇《聖教序》，唐太宗自己寫給玄奘法師。玄奘法師謝謝他，上一個報告，現在叫報告，就是回奏奏本。對不起，玄奘法師的那篇文章不及唐太宗，那講文學啊，玄奘法師不及唐太宗，唐太宗之所謂太，太就是太，太太總是好的，總是高的，太高了。

這一下玄奘法師就問了，唐太宗對他那麼好，他說皇帝啊，他說某年某月你宮裏的人生太子沒有？當皇帝太太都是很多的呀，自己有幾個孩子也搞不清楚，他說我查查看。是要查啊，尤其滿清當皇帝，跟哪個妃子有了關係，正宮娘娘那個記錄薄上都能查得到的啊，都要向正宮娘娘報告的。哪個妃子那裏多幾次了，正宮娘娘就說話了：「皇上，第三號太多一點吧，我看第五號那裏要去一去了吧。」是這個樣子啊，皇帝也很難辦啊，所以有時候皇帝偷情啊，偷偷摸摸就會幹出來的呀，要避開正宮干涉呀。皇后權還是蠻大的，不過雖然阻礙不住啊，總是討厭嘛。所以他要查查，他查完了，登記薄上，他說沒有啊，你講的那個日子那一年裏沒有生過兒子啊。他說那就奇怪了。這個唐太宗說什麼事呢？我路上碰到這件事，我叫他來投胎，我是想他來投你宮庭裏做太子，我度他出家。他說這個傢伙迷路了。中國沒有來過的，跑錯了，入境證不曉得哪個松山機場、桃源機場搞不清楚了。唐太宗一聽這個事情也有意思，查，馬上查，王侯裏頭查，他們李家同宗裏頭查沒有。那麼他們封王的，當時一起打天下將相里頭查，封王的，結果一查，尉遲恭：我們畫小說裏鬍子巴查的，號叫尉遲敬德，武功很高拿一個斧頭的，跟着唐太宗打天下，跟着李世民。尉遲恭也是封王啊，他那一年那一月生了一個侄子。啊，這個玄奘法師說一定是，結果啊，叫來一看那個相貌大耳朵，他說就是他，這就叫根器定性，所以人的相貌前生業力帶來的，多供養佛花香啊，來生長得漂亮，多佈施藥啊，招呼人家的病啊來生少病，多同情人家的來生少煩惱，這是都有果報的。他看了肥頭大耳朵的，他說就是他。所以佛說阿羅漢有隔陰之迷，菩薩也有隔陰之迷，投一個胎就迷糊了。定力那麼高，菩薩有隔陰之迷，陰就是隔一箇中陰身，轉一個孃胎就迷糊了，就記不住前生事了。所以說羅漢菩薩有隔陰之迷。

要記住啊。所以呀這個定力不是你打坐得止得定沒有用啊，這是要慧力纔不迷啊，不是定力不迷呀，要慧的定纔不迷呀。注意呀，把祕決都告訴你們了，真的喲，不要搞錯了，以爲打坐入定，抬胎一樣迷。定力越好，迷得越快，慧力越高才不迷。要慧中之定纔不迷呀，講清楚。定中有慧也不迷，光是定沒有慧，迷的更快，不過轉生很聰明就是了。

玄奘法師要他出家，他也二十歲了嘛，二十年回來，他不幹，犟起來不幹。大將軍之後代，那威風得很啊，現在講大太保，他真是個太保了，他不幹。最後啊，唐太宗下命令啊，你代表我出家，皇帝下命令代表他出家，他只好跪下了。但是起來說皇上，我有三個條件，說什麼條件啊？第一齣家以後我要喝酒喫肉不喫素，唐太宗說我答應你。看看和尚玄奘法師，玄奘法師也只好點頭。第二齣了家不能讀在家的書，什麼書什麼學問我都要研究，書不能廢，我出門是一車我要帶起走，出家同一般出家人不同。唐太宗看看玄奘法師這個也同意。第三我的宮女都要帶着走，當了和尚還帶了宮女，就是男女、飲食他樣樣都要。唐太宗看看玄奘法師，兩個人也只好同意了。所以呀，窺基法師的號叫三車法師。三車兩種意義。佛法小乘聲聞叫羊車，緣覺叫鹿車，菩薩大乘叫牛車，《法華經》上三車，小乘、中乘、大乘三乘道叫三乘。但是窺基法師的三車呢？酒肉一車，出門的時候這位法師，他的宮女、美女一車，書一車，所以叫三車法師。可是大菩薩啊，後來有神通啊，你不要看他亂搞，他不亂來的呀。那麼這個故事只好講完，不講完你們要想去做三車不行啊，沒有資格。

那麼那個時候唐代律宗道宣法師講戒律的，在青源，中國律宗的祖師啊，道宣法師，那很莊嚴，在終南山山頂住茅蓬，終南山頂在陝西。因爲他戒律精嚴，那些護法神都現身站出來看得見，象韋馱菩薩就是他畫的，這個像是他造出來的，韋馱菩薩每天給他站班。韋馱菩薩就來給他站班，他說你是哪一位天神啊？他說我是韋馱，四大天王前面的天將，是這個世間的護法神，因爲你修行好，給你護法。韋馱菩薩就是他畫的，他把他記下來畫的，那麼大的威風。他聽到窺基法師那麼一個和尚啊，真是給佛教丟人，男女、飲食樣樣都免不了，雖然代表皇帝出家，這個很討厭，他要教訓他。因爲唐代的法師地位很高，看到皇帝不拜的，合個掌就行了。出了家王法都不管了，那個地位很高啊，唐代的法令。那麼他想辦法帶信給窺基法師要見面，窺基法師說好嘛，我去看他。因爲他在那裏住茅蓬也很威風啊，守戒的人過午不食，十二點鐘以後不喫飯。他一個人住茅棚也沒有做飯啊，天女送食，天人送食，到時間天上一個天女下來送飯給他喫，那個便當啊我們喫不到的。當然不是香菇、木耳啊，什麼竹筍啊，好喫得很啊，營養好啊。他想修行人的纔有天人送食，你這樣亂七八糟又喝酒又喫肉，所以他請他上山。窺基法師好嘛，上山看你，三車就帶不上去了，那時候也沒有開馬路，他只好把三車都擺在那，一個人爬上去了，他很胖啊。他說我請你喫中飯。他說你也沒有人做飯。對呀，天人送食啊。窺基法師說好啊天飯我還沒有喫過啊，皇帝的飯吃了很多。結果過了一點鐘也沒有來，那一天下午就餓飯了，兩個人沒有喫的了，實在茅棚裏沒有東西。窺基法師那個人酒肉喫慣了，又牛排沒有喫，只好餓了又不好下山，夜裏。終南山你們不知道上去下來很麻煩，現在還是一樣的痛苦啊。結果到了晚上只好在茅棚裏睡覺了，那個道宣律師啊，不倒褡的，守戒律的修行人，過午不食，一年到頭打坐坐在那裏不會躺下來睡覺，坐着。窺基法師又胖，你打你的坐吧，我肚子又餓，我要睡覺了，他就睡，睡覺胖的就打呼。那個道宣律師氣死了，這個不守戒律，出家人不可以這樣亂睡的，睡法都要守規矩的，這樣打呼亂睡不對的，又胖不曉得怎麼睡法，那已經睡相難看了。到了早上醒起來，道宣法師就和他講了，哎呀，法師啊，你雖然代表皇帝出家，你總是個出家人嘛，總要講一點出家人的規矩，你看你那個睡覺，平常我也不好意思說你了，你有皇帝的準許你的了。你這個睡覺都不成樣子！他說睡覺我怎麼不成樣子啊？他說你看你睡覺都沒有個睡相？他說我很好啊。他說你很好？你打呼，你那個亂睡，也沒有說右協而臥，出家人有一定的嘛，坐如鐘（坐下來那個屁股坐下來就象那個鍾很穩當，大鐘啊，不是那個馨尖屁股的，屁股大上面小嘛），立如松（站着就象一顆樹一樣，規規矩矩，端正），睡如弓（睡起來象弓一樣，彎一點點兩個腿這樣彎起來），行如風（走起路來仙風道骨那個樣子），有一定的規矩，他說你亂睡，那兩個腳不曉得怎麼岔開啊，打呼吵了我一夜。他說什麼啊？我吵了你一夜？哎呀，你這個老和尚亂講，你昨天吵了我一夜沒睡好。道宣律師說你看你又犯戒了。他說我犯什麼戒了？打妄語，講謊話，你打呼吵了一夜，我給你吵一夜，你怎麼說我吵你一夜？他說我沒有打妄語啊，你昨天夜裏打坐坐到半夜，你這個褲腰帶上有一個蝨子咬你一口，你給它咬痛了不能打坐，你手伸進衣服把這個蝨子抓出來想把它掐死，哎喲，殺生，阿彌陀佛，你怕殺生把它地下一丟，這一丟啊，它那個腿給你跌斷了一隻，跌斷一隻腿那個蝨子它那個痛啊，哎呀哎呀叫了一夜，我給那個蝨子叫了一夜，吵得睡不着覺啊。這個道宣法師一聽臉都變綠了，真的，有這一件事，你看他還在打呼啊，他怎麼曉得？蝨子叫、螞蟻叫他聽得見，這是什麼定啊？你們想想看，還在打呼啊，所以他說你把那個蝨子跌掉了一隻腿，吵了我一夜，他說你犯戒，你還說我呢！他說好了好了，你不要羅嗦了，肚子也餓我要下山哪，趕快去喝我的酒喫我的肉，他下山了。下山到中午天女來送飯來了，天女來了，他說昨天怎麼不送飯來呢？那麼重要。天女說昨天我找不到你這個地方了，她說我曉得你這裏有大菩薩，山頂啊一片彩色的祥光照住了，看不到山頭了，找不到地點了，而且這個祥光的外面四大天王在那裏站班啊，她說我還敢進來呀！我那個階級太小了，不敢進來。四大天王在那裏站班，他說我不敢進來了。他說法師啊，你這裏昨天是不是有大菩薩在這裏啊？有大乘菩薩在這裏纔有這個場面，我這個階級太小，昨天對不起啊，我進不來啊，沒有出境證，沒有掛那個通行證，所以進不來呀。所以大乘菩薩、小乘聲聞就差那麼多。但是不要亂聽啊，聽完了以後你們每個人說我是窺基法師就糟了，那就危險得很，要下地獄喲，沒有這個本事不要亂吹了。

這是講阿羅漢剛纔爲什麼講起來的記得吧？阿羅漢一定八萬四千大劫，由這句話引起來的對不對？不能無記喲，要記住啊，但是還是要出定啊，沒有用，心不迴轉來走大乘，不能了道，不能證得菩提，不迴心向大乘，不力求大徹大悟，修到阿羅漢境界也沒有用啊，不是佛法的大乘。所以佛在《楞嚴經》最後罵這些聲聞緣覺都是外道，佛親口罵的，不是我說的，聲聞、緣覺、阿羅漢還是個外道啊，心外求法，謂之外道。因此佛在這一段，說我這一次不止爲你們講，還要爲「及諸一切未得二空」還沒有迴向上乘阿羅漢等，真正的佛法沒有什麼分，也沒有什麼根器不根器的，只有一乘道。《法華經》也只講一乘道，沒有三乘。換句話說真理只有一個沒有兩個，有兩種就不叫做真理了，世界上真理只有一種。

「皆獲一乘寂滅場地」。皆獲一乘只有一個真的，大乘、真乘。只有一條路修道，「寂滅場地」，寂滅就是涅磐，畢竟涅磐。只有這一條路。「真阿練若」。真阿練若也叫阿蘭若，古文翻譯有的音稍稍不同，漢朝的翻譯阿蘭若，你看到詩詞裏頭，蘭若兩個字代表什麼？清淨修道的地方，道場就是蘭若。所以清淨的佛廟子也叫蘭若。文學家詩詞裏頭有時候蘭若兩個字你就曉得這是個廟子，修道的地方，你不懂呢，你們年青人看到古文裏頭蘭若，噢，那個蘭花，若好象是蘭花，那就完蛋了，完全錯了。這是阿蘭若變來的，漢代叫蘭若，蘭花的蘭。這裏用練若，就是唐代梵文的音，時代不同，發音不同。什麼是茅棚修道的地方呢？你懂了這個隨時隨地就是你的茅棚，這個就是真正的清淨修行的道場，真正的阿蘭若。要明心見性，隨處都是道場，不明心見性啊，道場都是煩惱的紅塵。明心見性了，紅塵煩惱處即是清淨道場，阿蘭若。這個是「正修行處」。真正修行的一條大路。

「汝今諦聽」。我要告訴你，你現在仔細的好好聽。「當爲汝說」。我現在要告訴你。

「富樓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大家在那聽。

# 楞嚴經講座 二十三集

---楞嚴經講座

《楞嚴經》所提的問題就是阿難提出來問，怎麼樣能夠修止得定？怎麼樣夠明心見性證得菩提？在這個以前，佛跟阿難論辯，如何是明心見性？心是什麼？所謂能見之性是怎麼樣？換句話說討論宇宙萬有生命的本體問題，這個本體在人的立場代名詞就是心性，心性問題。那麼這個心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重點，佛告訴我們，本心很大，不要自己認爲這個身心我們現在生命這個身心，自己把大反而認小，以小爲大。本有的自性非常偉大的，不要把現有這個生命縮在這個小範圍裏。

那麼講到這裏以後，現在富樓那提出的問題，就是說佛說的既然我們本有的自性本然清淨本來清淨,周遍法界無所不在，本來是很妙的，微妙不可思議，明:明白的，光明的，妙明清淨。爲什麼有了這個物質世界與我們大家這個生命？爲什麼自性本來圓明清淨，爲什麼會生出來這個物理世界萬有的現象與我們個別的這些生命？現在答覆是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卷三以前，本體問題。其實本體在哪裏？並沒有離開我們身心以外，內、外、中間無所不是，七處徵心佛說都不是，八還辯見也說都不是，最後佛的結論都是，無是無非。這個現在答覆這個問題要特別注意的，那麼我們再重複一下這個原文，佛開始答話。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照你剛纔提出來問我的話。「清淨本然」。你剛纔問我自性、自體本來是清淨。要注意，本然：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注意這個話，本然,本來就是這個樣子,自性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本來就清淨，沒有另外求一個清淨，我們現在也很清淨。清淨本然，本然就很清淨。佛是那麼說的，我們這個心性自體本來很清淨，中文古文倒裝的文化，清淨本然。既然自性本來清淨，「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爲什麼有宇宙萬有、物理世界同我們個體生命那麼多的差別存在？佛重複這句話，這兩句。

那麼佛再說。「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注意喲，這八個字。「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這八個字特別注意。我們研究《楞嚴經》，這是由第一義形而上本體怎麼樣生起形而下宇宙萬有精神世界同物理世界同我們的生命怎麼來的？這是個大問題。由形而上第三卷以上都講形而上本體，本體怎麼會起用的？那麼這裏重要有八個字。佛講富樓那你常常不是聽到我講過嗎？佛說的「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這八個字，兩句話這是重點啊，《楞嚴經》在這裏重點。原文佛提到這個問題，你不是常常聽到我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你不是常常聽我講嗎？

「富樓那言。唯然」。富樓那答覆，唯然。唯然現在中文兩個字的翻譯，實際上應該真正念成，唯：就是現在我們講話哎。然：是的。你不是常常聽我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你還記得嗎？富樓那說，唯然，是的，是的。兩個意思，中文一合攏來唯然，是的，就是答話。

「世尊」。他說佛啊「我常聞佛宣說斯義」。對呀，我常常聽你說法就是那麼講啊。講什麼呢？「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這中文四個字玩來玩去，妙啊、明啊、性啊、覺啊，四個字倒過來倒轉去。這等於清朝那個大儒顧亭林講，佛學不能研究啊，兩個水桶，一桶有水，一桶空的，倒過來倒過去，就是這一桶水，因爲他一看象這種經典是象這個樣子。「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怎麼妙？叫做莫名其妙，再加四個字，變成這樣了。注意喲，這八個字，佛在第三卷以前，《楞嚴經》開始七處徵心，八還辯見，形而上自體一直都說了，就是說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沒有祕密，但是最大的祕密。他說富樓那我經常講性覺妙明，我們這個自性本來就很清楚的，本來就是覺性的，自性本來就覺悟的，沒有迷掉過，誰都沒有迷掉，一切衆生自性是本來就有覺性的。而且是妙，妙就是妙，妙是很妙，妙就是沒有辦法解釋，有也是妙的作用，空也是妙的作用；空也是妙空，有也是妙有。怎麼樣會空得掉呢？非常妙，怎麼樣會「有」生出來？非常妙。妙就是妙，所以性覺妙明，本來就很明白沒有糊塗，也就是很光明的。在物理世界是很光明，在精神世界明就是很明白。所以等於大家修禪、學佛、修顯教、修密宗，你打坐靜坐看到光明，這個光明是生理作用、物理作用，你把這個有相的光明看成是自性的作用---相，是可以，認爲是自性之體就錯了，這要特別注意！

所以自性他說就是沒有迷過呀，這個性本身自己就是明白的，非常妙，就是明白的就是光明的，自己就有覺性。比如我們人，哪一個沒有覺性啊？誰要打你都曉得躲，你疲勞了都曉得睡覺，餓了都曉得喫，這個靈覺之性本來有的。性覺本來就很妙，這個作用多妙啊，你自己的思想自己知道思想，自己現在聽得對不對，我聽懂了我聽不懂了，你本來這個性很覺嘛，自己很清楚啊！非常妙的，「性覺妙明」。所以真明白了自性啊，它本來就是覺的，本覺：沒有迷過，誰也沒有迷過。你說哪裏還求一個悟啊，你求個什麼悟幹什麼？你從來也沒有不悟啊，你哪一天不悟啊？哪一天迷掉過？本來靈覺自性清楚得很，你看到人曉得看，看到書曉得這個是「本」字，這個是「覺」字，都很清楚啊。本覺就是非常明妙，它本來如此，不要認爲你修出來才光明，你修出來才清楚，就是這八個字。所以本覺明妙。後來我們佛學把它分類了，中國的佛學，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每個人自性本來是佛這個叫本覺。但是我們覺得自己迷掉了。

現在所以修道學佛想求開悟，那麼你學禪也好，學密也好，修淨土也好，有一天修到那裏忽然悟了，嗯，就是這個本來，那個叫知覺，剛剛開始悟了，就是知覺開始悟了，悟到個什麼？悟到個本覺。悟到個什麼？悟到個「本覺明妙」。那麼如果拿教理的分類，「性覺妙明」可以講是知覺的境界，你現在開悟了的，才覺得自己的自性覺悟了，哈，那麼妙，哈，那麼明白現成。那悟了什麼呢？悟到我們自性的本來，「本覺明妙」。本來嘛，你說悟了的，所以禪宗祖師講，悟了同未悟，一樣。那麼有個祖師，黃檗禪師也講，所謂大徹大悟了的人怎麼樣？不異舊時人：我還是我，你還是你，他還是他，鼻子還是鼻子，眼睛還是眼睛。只異舊時行履處：做人做事講話言行舉動都不同了。怎麼不同呢？你看他還是一樣啊，就是他自己啊---性覺妙明。所以這八個字是前面三卷結論的要點。

第四捲開始富樓那問，自性本來就是清淨的，既然清淨爲什麼亂七八糟生會出這個山河大地？會生出萬有現象，生出人類的世界？這個富樓那應該問，阿難也是沒有懂，大家也不懂。那麼這個地方連接，就是華嚴境界，實際上我們認爲這個世界不好，萬有不好，還是妄見。這個萬有世間是妙空妙有，無所謂好，無所謂不好，一切皆是至真至善至美。所以在中國文化來講，颶風雷雨，颱風來了，吹倒了一切東西，我們覺得不好，在天地沒有什麼不好，等於嘆了一口氣，疲勞動一下，也沒有什麼不好。山還是山，地還是地。有時風一過，象掃地一樣，掃得乾淨一點、清明一點。所以一切本然都是清淨的，這是我們要交待的。同時要了解在卷三富樓那這個問題提出來問以前，等於佛拿唯識法相來講，把真如阿賴耶識的作用同第七識第六識等等的作用，同物理世界作用說明瞭。現在說這個阿賴耶識怎麼樣興風作浪，會變出這個世界萬有的這個差別的現象，那麼佛說的問的非常妙。現在大家要求悟道，佛就問富樓那，你不是經常聽我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嗎？富樓那說是的，我們是經常聽佛你老人家這樣講。

「佛言。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這是要了命了，這個中文，大家《楞嚴經》覺得難懂，就困在這個中文文字的古文寫法應用上面。「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注意喲，大家年青同學們學中文，這個地方中文學好了，你懂得文字的邏輯，寫哲學性的、邏輯性的文章就會寫了。他說好，你既然曉得自性，「本覺」本來妙不可言，妙不可思議。「妙」別的經典換一個名稱叫做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就是妙。明：物理世界叫做光明，精神世界叫做明白的，等一下有交待的。光明和明白怎麼是它的相，佛在這個裏頭有交待。他說那麼你本來都知道了，因此你們聲聞衆聽了我說，就要求明白了，明道悟道，想覺悟想求得菩提了，想自己悟。「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他說那你瞭解的你所講的「覺」：悟了。「明」：明白了，對不對？悟了就明白了，你所認爲悟了就明白了。「爲復性明。稱名爲覺」。還是說我們人的自性本來是明白的，所以叫它是覺性，所以叫它悟了？這是問話。再講一道啊，「汝稱覺明」你認爲能夠覺悟的明白這個作用，還是「爲復性明」自性本來明白、本來覺悟，因此稱名爲覺？所以叫它是悟了？還是說「爲覺不明，稱爲明覺」因爲我們這個覺性啊，現在不明無明，糊裏湖塗的，所以我想明白它，想悟它；還是說這個覺性啊，自己現在本來是不明白糊塗的，「稱爲明覺」因此我現在要明白它、要悟它。這個反覆的邏輯搞清楚。

這一段我們停留一下，大家多用心，多對着經典想一想，千萬不要看我，多想一想，不然自己白費了精神聽這個經典，我們學了一個東西一樣，浪費了一點時間總要有點用嘛，不然白聽了，諸位對着這個佛經再想一想。我們再提起大家注意，佛說的「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他說你不是常聽我講嗎？富樓那說是的，我常常聽佛這樣說的。佛說好，你既然講常聽我說，你認爲本性本來這個覺性本來是明白光明的，「稱名爲覺」因此叫它悟了證得菩提。還是說「爲覺不明，稱名爲覺」認爲我們現在這個覺性啊，因爲現在是糊塗的，所以我必須要明白它求得悟。究竟是哪一樣呢？就問富樓那，要富樓那答覆。所以我們大家在坐的朋友們，今天自己把自己當成富樓那，想一想，佛那麼問他。你看我們這位尊者富樓那，當然是我們的大老師了，前輩老師了。

「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他說是啊，富樓那認爲自己現在沒有悟道沒有明心見性。假使我現在找不到這個心性道理，我現在沒有悟道啊。可是照你老人家的意思，「本覺」本來在此。現在我這個感覺、知覺的東西恐怕不是道吧？假使我現在沒有明白的（若此不明，在無明中嘍）名爲覺者，這個能知道自己無明這個就是覺性的話，「則無所明」那我們的覺性本來在這裏，我何必求一個悟啊？注意喲，富樓那答的話。你看文字啊，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明。」他說你老人家對呀對呀，你問得對呀。我現在你說沒有覺嗎？我們每一個人都很聰明，不但人、一切衆生很聰明，一個螞蟻在爬，我們手在旁邊一敲它馬上感覺了，向旁邊爬了，走了，它的覺性也很靈敏，可是你說螞蟻悟道了嗎？這是螞蟻佛嗎？不是吧？哎，所以說這個無明境界，這個裏頭就是覺性在這裏頭，「則無所明」就用不着再求一個悟了，大家都有這個覺性啊，要明個什麼呢？悟個什麼道呢？這是個懷疑的問題。佛講的他好象是懂了，理好象懂了，懂了，自己信不過啊，就是這樣嗎？我這個人性就是佛性嗎？就是這樣嗎？則無所明瞭？這是個懷疑問了。

「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佛說如果你這樣講，悟道悟個什麼？本來現在我們大家人性就是佛性，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我們人性就是佛性，何必再另外求一個明心見性啊。現在感覺的知覺的這個就是很玄妙的東西了，所以還明個什麼？還悟個什麼？佛說假使說悟道，沒有一個東西可悟到的話，「則無明覺」，用不着去求明白了，也用不着有個悟道成佛的境界了，這是講原則。跟着講「則無所明」這樣還要悟個什麼？我何必求呢？「若無所明」佛說假使一個悟道的人，找到自性的人，沒有一個所明的境界，「則無明覺。」那就沒有什麼叫明白了悟道了，覺悟了，這個不是多餘的話嗎？

「有所非覺。無所非明」。注意喲，我們求修行悟道，不管你修淨土，止觀、天台、密宗、禪宗、華嚴，管你什麼宗啊，乃至於外道、內道，不管你什麼道。「有所非覺。」，我們有所覺的，譬如我們打坐坐到，嗯，我有這個境界，這個時候我是空的，哎呀，我一個念頭都沒有動啊，好啊，跟虛空合一啊，有所：有這麼一個境界，心所起的，都是第六意識妄念的境界、妄心的境界。有所覺的，有所就非覺了，有心所起的作用，不管你多偉大的境界、多了不起，你坐在這裏自己都放光別人也看得到了，有所起的境界非本覺自性，不是自性，不是形而上的道體。有所覺、有所悟，有所非覺，所以有境界的都不是。所以覺得我悟了道的，你悟了沒有？悟了---誤了。有所就非覺，不是真悟，就是耽誤的誤。

佛又說「無所非明」，如果說沒有境界，那你睡覺多好呢？糊裏糊塗，「無所就非明」。所以你說有境界不是菩提，無境界也不是菩提呀。既然悟了，一切皆悟，一切心所都轉過來。所以有所呢？有所見、有所悟、有所明境界不是真悟，不是本覺的境界，這個本覺、知覺搞清楚。「無所非明」那麼你認爲無所覺，等於有些外道修無想定，無想定很難喲，以釋迦牟尼佛的福德智慧學了三年才達到成功啊，完全無想。那無想境界無所就非明，就是個糊塗境界，這也不是道。

「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既然沒有覺悟的境界，那麼無明的境界呢？譬如說有些人認爲打坐入定了，什麼都不知道就是入定。譬如我們經常提到那伽定，那伽大定，心伽。拿伽大定有兩重意義，一種說行住坐臥成了佛的人無時無地不在定中的，叫拿伽大定。另一道理那伽大定就是龍象的大定，龍的身體很龐大，象的身體很龐大，站在那裏不動，你看那個大象那個腳很大走路都很慢，很定的樣子，這個外形。內心拿伽大定就是說末法有些阿羅漢。（斷錄）自己把本身變成龍了，因願力變成龍，到海底入那伽定。佛經上說，龍象的定。定在那裏幹什麼？等彌勒佛下來來聽法，因爲覺得世界上沒有明師，找不到，只好等這個大明師來。所以入那伽大定。

實際上那伽大定是什麼呢？就是龍象的冬眠定，這就是冬眠，動物的冬眠，大冬眠定，一靈不昧。有許多人他在那伽大定，或者入了昏沉定，當成是定境，那是一種定境，不是明心見性的定，不是那個行住坐臥佛的定。行住坐臥皆在定中那個是佛的那伽大定。所以不要把無明「無所非明」，一無境界，你說我本無境界、一念不生，不要把一念不生當成道。「無明又非覺湛明性」，無明的境界。無明是佛學一個名詞，這個名詞也代表了心裏糊塗不明白，也代表了沒有光明的境界。這個無明的境界並不是那個本性本覺的湛。清湛，一清到底，象這個鏡子擦亮了，象這個水一點混濁沒有一樣叫湛。並不是本覺清湛、明白、光明的自性。你要注意喲，這句話再重複一下，這一段，我希望我不要耽誤了大家，因此特別提出注意啊。

那麼佛告訴富樓那說：對呀，你講無所明，則無明覺。說悟了道「無所明」，無所悟，「則無明覺」，那還明白個什麼？那怎麼叫明白了？叫悟道了？但是你要注意啊，有所覺有所悟，不是本覺自性的境界啊。有所就非覺，那不是大徹大悟啊，還有個境界的呀，還保持一個清淨的境界，不能動，一動變了沒有了，那是有所，這是心意識四大所變得一個臨時偶然暫有的境界啊。有所定、有所得、有所就非覺，不是覺性，不是本覺自性境界。那麼你說一切境界都沒有的，「無所非明」，那還悟個什麼？說悟道有沒有境界啊？沒有境界。沒有境界怎麼叫悟道啊？那個沒有境界的悟那個就是境界，所以「無所非明」。因此說「無明又非覺湛明性」。如果什麼都沒有那個就是，那個就是錯了，那個不是本覺清清湛湛本有光明的自性。佛反覆的告訴富樓那，正面反面講了，正反合，再來。

「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

這一段要命的，非常重要，可是不要怕要命，很重要。做科學也好，自修也好，學哲學研究做思想也好研究科學也好，非常重要。我們要記住佛在這裏講，「性覺妙明，本覺明妙」，這一段很重要的。上面第一、二、三卷，上面講過的，阿難覺得理上也悟到了，「妙湛總持不動尊，」這個自性本來沒有動過，從始到終我們這個自性沒有動搖。哪怕物質世界滄海桑田，變來變去，成、住、壞、空、生、老、病、死變來變去，我們自性沒有動過。「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是不是？這做結論的。這個自性的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我們宇宙萬有與我們的生命同源的那個本體，這個本覺，注意喲，「明妙」。怎麼明法呢？在精神世界就是我們這個生命裏頭，它隨時都是明白的。這個明白的功能，它的功能反影---第二月，就是物理世界的光明。光明注意喲，亮的也是光明，黑暗的也是光明。我們這些衆生喜歡亮的光明，有很多超過我們不曉得多少億倍的衆生，喜歡夜裏那個黑暗的光明，所以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生物夜裏纔出來活動的，這個光明它受不了的。所以，物理世界的光明，等於我們打坐起來，所發生定中的光明，那個光明是什麼？氣脈的變化是好的。所以剛纔有位同學告訴我，開刀了，眼網膜破了，自己也不覺得，我說那是什麼？他說因爲我打起坐來有光影，自己還以爲打坐氣脈動了。結果醫生一檢查，眼網膜破了，所以坐起來前面有亮光閃動，趕快動個手術就會好了，佛菩薩保佑平安無事了。所以那個有相的光明是物理世界、生理世界的變動啊，是這個自性明白的功能的反影，第二月。

「物非是月」佛在《楞嚴經》上告訴你。所以這個「明」，自性本明的，所以佛在這裏他問世界宇宙萬有怎麼起來的？「性覺必明」宇宙萬有跟我們同源的、同根的這個自性、本性，他說本覺之性，本來沒有迷過，本來就明白的。它的明白的反面，「反面」這兩個字是我們人類中文的一個形容詞，它的附着的性能自然就有光明，所以我們曉得，譬如成了佛的，我們也一樣，凡夫也一樣。

我們的法身，明心見性這個心性法身，同這個身體，都是正報，山河大地是依報，物質。什麼叫正報依報？譬如我們法身是正報，心裏思想，這個思想精神能夠想、能夠感覺、知覺這個是正報，這個身體是我們的依報，這個身體不好的人天天受痛苦，誰痛苦？心裏上受它的痛苦。心理的報應是正報，肉體的痛苦啊，四大這個是依報，所以肉體這個身體也是報身，清淨是法身。成了佛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滿清淨，生、老、病、死都了了，那是正報，功德的正報。我們是業力的報應，是業報。它自身就是連帶這個，有正也有反。

那麼拿身體來講呢，我們身體是正報，你有多少財產、你的家庭、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兒子、你的財產、你的桌子、你的板凳、你的牀鋪、你的手錶……歸你所有的都是依報。正報、依報業報的差別。所以正報、依報，乃至一切衆生萬有與我同根的這個自性，「性」：本覺之性必明。注意喲，性覺必明，當然必然的無可否認，本來清淨湛然明澄，清淨本然，不要你去明它的，「性覺」這個本覺自性必然明白。那你說我現在不明白，不要問我，我是個凡夫。我們假定問佛啊，你說性覺必明，一定會悟啊、明白？那我現在沒有悟啊？佛就答你：

「妄爲明覺。覺非所明」。你的妄想認爲自己：我現在沒有悟啊，我要妄想要求一個明白它，求一個悟它。「妄爲明覺」，你就是自信不過。自信本覺自性，本來自性明：覺悟，信得過。所以八十卷《華嚴經》開始只講一個字「信」。「信爲道源功德母」，一信就過了。性覺必明，那麼性覺怎麼必明？因爲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性覺必明。換一句話說我們再回轉來講，自性本覺本來是明白的、本來是光明的，爲什麼變成妄想了呢，變成反動的妄想了呢？「妄爲明覺」，都是你妄想所起的，要求明。因爲剛纔說過啊，性覺必明：本來清淨本來光明，大家不要忘記了，以爲一聲不響，你看，這叫做清淨，你不曉得那個吵鬧也是清淨啊！所以大家都有個錯誤的觀念---妄想，你總以爲燈開到亮這個是光明，你不曉得閉了燈的黑暗那個也是光明。這個地方注意，關鍵在這裏。一切衆生都是自己妄想困擾了自己，不曉得「性覺必明」。明久了忘記了，「妄爲明覺」，妄想要找，哎呀，我怎麼樣找到明啊？怎麼去悟啊？怎麼樣求個光明啊？都是妄想作用。

所以我經常說佛說的這一段要想把它弄清楚，你必須要把中國的易理搞清楚，就補充這一點說明。陰極就陽生，陽極陰生。陰陽是兩頭的現象，那個能陰能陽的自性，不在陰陽上面；明極暗生，暗極明生，明暗是兩頭的現象，能明能暗的不在明暗中啊，那個是自性。所謂一切衆生不瞭解自性這個作用，所以「妄爲明覺」。因此迷了，誰迷你啊？沒有人迷你，自己迷了自己。這就叫做妄心了，妄心也是真心變的啊。妄想心求一個明道、求一個覺悟。好，這樣一來，等於一個物理，這個光明存在，蠻好的光明。等於一潭水，這一池澄清的水，水波不興，清明如鏡。這一池的水本來很平靜，我們問它，幾時它纔開始攪亂呢？固然因風吹來水動波浪就亂了，其實也不是因風動，水性自亂，妄爲明覺，是自動。所以覺非所明。因明立所。因此他告訴富樓那，本覺自性不要你去悟它的，不要你去跟它求一個光明，它本來明白的，本來現成明白的，本來是光明的，不要你去求它的。如果你要求它，有所明，我要悟，「要明」，我要求自性一片光明。

「因明立所」，因爲你求道之心切，反而不悟道啊。反是你要求一個明、求一個空，所以你不空了；求一個清淨所以你不清淨了；求一個我與法界圓融，因此你更不圓融了。法界圓融本來圓融的，不是你去圓融它的。你去圓融它，那不叫做法界了，那叫做你的法界。所以楞嚴大定，說有人傳楞嚴大定的法門，那還叫楞嚴大定？楞嚴自性本定啊，不是你去定它啊，它本來定你。本覺明妙，不要妄爲明覺。所以本覺自性：覺非所明。如果你要求一個明、求一個悟，「因明立所」，因爲求明、求悟立了心所的作用，「所」就是有的現象，就建立了一個東西了。一動了以後，建立一個東西啊。

「所既妄立。生汝妄能」。就是精神世界，這個精神心念動怎麼樣生出物理世界的道理。因爲你本來在光明中-----自性。光明久了，等於我們普通的話，比方了，打一個盹迷糊一下，這一下迷糊就掉了，哎呀，我迷糊了，糟糕，就開始找了。其實你迷糊一下已經醒了就不要找了，那個迷糊也是它變的呀。所以「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所既妄立就生出你的妄能，這個能，物理世界的能同我們生命能是一個的。所以物理世界現在科學所講的能，能量互變這個能（自然物理所講的能）與我們哲學的範疇所講的能夠思想的唯心的能，這個名稱都叫能，就是自性的功能。但是注意喲，下面這幾句翻過來、翻過去，差別就在這。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什麼叫同異呢？這個能，什麼能呢？同業、別業。宇宙萬有、物理世界山河大地跟我們生命一起生命本來這是同業，這是上面所講的同業。那麼我們這個人類同宇宙萬有講起來，同中之異，人類是別業。這個別業人類裏頭啊，白種人，黃種人，同中也有異，異中也有同。同業裏頭有別業，別業裏頭有同業，都是妄能起的作用。

好，我們再回轉來看這一段經文再研究：「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宇宙萬有本來這個生命自性的本體，本來清淨光明，清淨本然，本來就是如此，它本來就是光明的、本來就是清淨的。因爲光明清淨它自己開玩笑，忽然一念之間，哎呀，譬如亮光一樣，我本來亮的，我想再開亮一點吧，哎呀這個就是我的亮啊，自己玩亮光玩久了，起懷疑了，這個就是嗎？起了懷疑了。好了，因此啊，求明瞭，要求另外自己的光明。所以誰迷了你？自己迷了自己，這是第二重。因爲要求光明，變成第三重這個能。所以我們在《楞嚴經》上如果照物理學所講的，物理學上現在到今天爲止，自然科學上的這個能量互變這個功能哪裏來源的？照佛學啊，（這兩個本來配不攏來，我們現在勉強在說，將來待科學家的證明。），這個能還不是宇宙最初的東西，還是第三重的東西，第三重的投影。上面這裏有二層的東西啊，

「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這由本性變成這個能，中間有個過程，心所所建立。「所即妄立，生汝妄能」。這個妄能，所謂「能」一開始以後，好了，多元的世界第三重的世界精神世界、物理世界來了。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本來沒有差別，也無所謂大同，也無所謂不同，沒有同異當中有了一個能：能動的、能悟的；有了一個所：所悟的境界，能悟的功能，一來以後啊，「熾然成異」，變成有差別來了。

「異彼所異」。那麼到了第四層了，我們站在一起看看，我是矮子，他是高子，你站這一邊，矮子過來我們站在一起，我是瘦子，瘦子過來，他是胖子到那一邊去。「異彼所異」你與我不同，我與你不同。

「因異立同」。不同裏頭，我們倆個一樣瘦一樣矮，一組，你們倆個一樣胖一樣高，一組。本來無同無異，妄想所生，「因異立同」。

「同異發明」。同：本體同的，第三重功能也相同的，現象、境界兩樣了。同和異互相發明，在這個裏頭研究，嗨喲，各個有各人的觀點。

「因此復立無同無異」。最後的推論回到本體境界，本體在理論上我們曉得是一體的，萬物一體，不同也不異的。一切衆生、物理世界就是這樣。這一段很討厭，最難懂的，比上面七處徵心、八還辯見難搞得多了。我想我們今天還是第一道，下一次還要重複它一次。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所以變成這個有形世界以後，物理世界、精神世界這個生命都一樣，互相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因此這個物理世界同精神世界「相待」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相待都是相待矛盾的。矛盾生勞，就是動，勞就是動力。《易經》呢？用動的觀念，不用動中國文化用行。五行，中國文化，所以天行健。那麼佛學呢？不用這個字，行是講它的原理。佛學是講它的現象，勞動久了生勞，動久了生勞，這個勞裏頭又生了變態了，所以物理世界、心裏世界重重變態，那麼這一節裏頭佛說的五重變態的世界。相待生勞，互相對待矛盾生勞。

「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這個物理世界是轉動的，都是轉動，那個功能都在動亂。轉動---佛學的形容是輪迴，輪子一樣永遠在轉。「相待成勞」永遠在轉，這個輪子停不下來。「勞久發塵」，發生了我們這個塵世界，這個物理世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個現象，「自相渾濁」自己越搞越亂了，因此引起塵煩惱，生起這個世界。這一段非常囉嗦，非常麻煩，也是非常重要。

佛答覆富樓羅，這個生命，精神世界與物理世界心物一元的，心物一元這個元是個哲學的名稱了，就是一體的。體也是個代號，那麼在佛學就是自性，是自性功能所變出來的。自性功能怎麼樣會變呢？這個本覺「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妙怎麼變成不妙了？明怎麼變成不明瞭？所以上面佛講這個東西非因緣之所變，非自然之所變，自性自變。但是變了以後呢！第二重道理才談到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所以纔有五重變化在裏面，非常麻煩。我想我們再討論啊，大家會昏頭的，會變成塵勞煩惱的，聽佛經就不清淨了，我們先提一下。下次再留着迴轉來我們再提一道，這樣不會變成塵勞煩惱，使它清淨本然。因爲下面一段也不大好懂的，但是下面一段和大家修行用功打坐學佛有必然的相關之處了。

佛說精神世界、物理世界心物一元的，是本覺明妙所變化發生的，那麼你現在想求悟道，你就從根本理上來，既然叫做本覺，你不要去求一個境界了，不要去求一個什麼東西了，你理上清楚信得過認得清楚，就自然會清楚了。你有所求，求一個境界，凡有境界都不是它，都是它第二重、第三重的變化。當然你修行打坐用功久了，一定有境界出來的喲。你念佛也好、修定也好、修密宗觀想也好、不觀想也好、你參禪也好、不參禪也好，你反正要做一件事，拿心意識去做，你隨便做了一件事，練久了一定有境界出來，這個境界是什麼？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混濁啊！沒有什麼稀奇的呀！因此你懂了，你就走大路了，不會走小路。不會被什麼境界、這一個法門、那一個法門，這個境界那個境界迷糊了。所以禪宗祖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方寸中文的形容就是心，恆沙妙德總在心源哪。這是禪宗的五祖傳法給他的弟子牛頭融（六祖的師兄弟），所以一切的定門、慧門，戒定慧門都在你心中，你都有了，你何必向外求呢？下面一連串就說下去了，開頭這幾句話，「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恆沙妙德這一切功德哪裏來？總在心源，就是這個道理。要注意啊，因此下面這一段，因爲精神世界、物理世界，本覺妙明，自尋煩惱、庸人自擾而動了。這一動，講動的妄能的一開始，這個能（功能），物理世界的所起，

「靜成虛空」。那個靜態，注意啊，這四個字特別注意啊，物理世界等於我們身體四大也是生理、物理的，身體這個物理世界那個靜態，動和靜都是心這個本體所變的兩面現象啊，等於手一拿出來就兩面啊，手心、手背，一陰一陽。任何東西一動就分陰陽，相待生勞。不動呢，不動也有陰陽，不動也是動。你說動的陰陽我容易懂，不動的陰陽我難懂了，不難懂啊，陰陽在其中。所以我們現在認爲打坐的清靜，或者物理世界，哎呀，譬如我們到了高山，到了一個山洞，一個人一點聲音都沒有，哎呀，好靜啊。給科學家看來並不是靜啊，這個裏頭還是有東西啊。我們到某一個時候覺得我心理好靜，還是沒有靜啊，這個靜是你的感覺狀態是妄能，「生汝妄能」。所以這個妄能的靜態變成物理世界，就是物理世界這個虛空，這個太空，這個虛空是物理的太空。太空就是物理世界的，我們粗看很粗淺的粗，粗看就是個靜態。其實太空也是個動態，宇宙本來是個動態，不是靜態。所以中國《易經》也知道，天行健，宇宙永遠是動態，沒有靜態的，永遠在動。這個靜態的現象，它的表相（法相）佛學叫做法相，易經叫做象（相），這個形象、形態，它現出來這個物理世界的虛空，物理世界第一個就是虛空啊。

「虛空爲同。世界爲異」。我們這個世界啊，十方虛空都相同的，都是靜態。所以，注意喲，佛在第三卷以上告訴我們，十方的虛空在我們心體心的本體裏頭啊，如片雲點太清裏喲。「心精圓明，含裹十方」，第三卷剛剛講過的，心體有那麼大啊，自己的自性之體，所以物理世界的十方虛空爲同，十方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物質世界呢？就有差別了，物質世間那分得很多，象我們現在曉得月球啦，太陽啦，各個星球啦，我們地球了，各個世界。佛學的分類，欲界、色界、無色界，所以常常有許多人、朋友問我說欲界，假定我們這個地球是個欲界的話，哎，我說你不要搞錯了，地球是欲界的一小部分呀。真的大乘經典《華嚴經》，這是我說的啊，我的註解。真正的須彌山就是爲中心，這個宇宙這個須彌山是講銀河系統啊，不是這個喜瑪拉雅山，不要亂講啊，那是小乘的不懂這個道理解釋的。你看《華嚴經》你就懂了，所以《華嚴經》一個世界中間隔的是香水海。這個無量無邊的世界，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一朵花代表一個世界，花上有葉子，葉子裏頭又有花，重重無盡，這個世界締網重重無盡，一個大網一樣，一個洞眼就是一個世界，一個世界裏頭有一個洞眼，一個洞眼裏頭一個世界，這個宇宙裏頭的虛空不曉得有多少世界，佛說不可說不可說，如恆河沙數，現在科學證明佛說的對啦。那麼這許多的世界，《華嚴經》說世界與世界中間隔一個香水海。香水海，好了，我們趕快去發現，到太空去，發現了以後法國人不要去賣香水了，我們到香水海里舀來就對了，那是中國文字翻譯的形容詞啊，香水海是什麼？就是一個星球到一個星球之間的太空，叫做香水海。不要真以爲到了香水了，我們還有臭水海呢！海水都受了染污，所以這個要知道。所以虛空爲同，世界爲異，每個世界不同，同中有異。

「彼無同異。真有爲法」。這要注意了，這個物理世界富樓那問佛這個世界怎麼起來呢？世界的緣起還沒有到達地質學。他說這個虛空中本來沒有世界。我們講過，四大以外，《楞嚴經》講到七大，地、水、火、風四大，空---就是這個虛空第五大，這個虛空有了，彼無同異之中，無同無異，自性的功能，真有爲法，這個有爲緣起有爲，這個宇宙萬有怎麼起來的？無爲起來的，自體本來無爲。有爲和無爲在名詞上是相對、在邏輯上是相對是差別，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功能，有和無、空與有一體兩面的功能而已。所以在自己本體「無同異中，真有爲法」，所以有爲沒有錯啊。這裏佛又露了一個祕密了，世界是有爲的喲，物理世界變成物質世界是有爲的功用起來的。注意喲，本體是無爲的，要想修道做功夫，即生成佛，是要修喔，要做功夫，修證一切。有爲須極到無爲喲。你不要說只走無爲之路，不一定修得成功哦。所以《楞嚴經》是大祕密宗。所以「彼無同異，真有爲法」，這個真不是真假的意思啊，是真如自性自己有這個功能，起這個有爲功能。本體中本來無同無異本體中，它自然有一面這個功能，真如自性的有爲的功能。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他說物理世界是空的，當我們這個地球這個世界沒有形成以前。那麼這個空的中間怎麼樣會形成這個地球呢？那麼佛經也講過，這個太空裏頭，我們地球沒有形成以前這個時候叫空劫，空劫二十大劫，時間問題，時空的問題來了。二十大劫過了，就是成劫了，形成這個世界，地球形成，成劫也要二十個大劫。怎麼樣形成？它由空劫到成劫，世界的形成，「真有爲法」，這個自然的功能來了，就是性覺妙明來了。「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我們那個本體自性本來靈明靈覺，本來有知覺有感覺的這個作用，本來明白的、光明的，空昧---因爲在空空洞洞的境界裏頭，昧：昧不一定光明喲，中文字昧者昏昧也，昏昏暗暗的。又是光明又是空昧，一陰一陽相對待，相待，這兩個力量，所以物理世界、物質世界，愛因斯坦所以發明瞭這個世界同那個世界都是相對的，這個相對地球有地心的吸力，脫開了地球另外的。「相待」互相對待成搖，搖就是動態，宇宙儘管動，本來是個空的喲，注意。「靜成虛空」靜成虛空，虛空擱久了，這一段講起來慢慢接近到現在地質學了。這個虛空本來空的喲，空不是沒有東西喲，空是生命一種現象，所以注意，死亡不是沒有東西，也是生命一種現象，睡覺、黑暗沒有什麼害怕，也是生命一種現象。所以這個空的境界裏久了，這個不曉得在轉啊，不曉得這個空轉了多久，「相待」越久，動態越大，「相待成搖」起了風輪，有氣流了，大氣層起來。《易經》呢就是震卦，震爲雷，震卦的對面就是巽卦，巽爲風，風雷就異。物理世界空的當中，空劫轉成物質形成這個世界，這個空劫，成劫，二十劫。成劫怎麼形成？先是有空氣，大氣層，大氣層的外面還是空啊，所以地球氣層外面還是太空，太空裏頭轉，不曉得那個老太太在廚房裏沒有事啊開着電風扇亂轉，轉得把麪粉一樣揉成一陀了，「執持世界」所以這個地球地殼外面就是一層空氣包圍。

「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空和風，虛空和大氣兩個發瘋了在轉，轉了半天啊，裏頭啊不曉得這個轉的動力啊，就有了雜質，就構成固體的東西。「因空生搖」外面是空，物理世界也是這樣。現在已經到太空，證明不錯，佛說的裏面是風輪大氣層，大氣層裏面纔是地球，這個世界三大「湖」啊｛聽錄注：湖這個字聽不清，應該不是湖字，錄音第23集82分鐘處｝。「堅明」，都是動態來的，這個宇宙永遠在動，堅固明白，立了障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因此有了地質的形成，堅硬的地質形成，這個地質是什麼？是自性功能那個明覺，我們自性能夠明白的、有覺性的那個功能投影變出來的。明覺就立堅，立了堅固這個大地，立了這個地質。這個地質還在轉，那個風還在轉，因爲一轉呢，大氣層一轉呢，磨擦就發熱，所以地球裏頭有火山。因爲磨擦有液體，有水有海洋，能動起來了，高的就是高山，低的就是海洋水流。「故有金輪保持國土」什麼是金輪？佛經講的，這個世界的周圍，金輪山、七寶輪山。所以我們臺灣花蓮哪，臺中邊緣哪，都有寶石，其實不要挖它，挖不得的呀。你挖了，把邊緣挖塌了，地基挖了這個地球就垮了。可是現在衆生貪財呀，硬要自己毀它呀，世界各地你看都在毀呀。那個邊緣的。你看那個石油啊，石油等於人體裏的骨髓嘛，天天骨髓抽了，那還不萎縮了？慢慢來，總會把它弄完了。弄完了不要緊啊，它「堅明立搖，搖動發勞，勞動發堅」，管它呢，總有第二次再來呀。所以這個搖動有金輪保持國土，世界的邊緣土地都是很堅硬的，固體的，寶石的。那麼這種堅石寶石世界上這些寶石啊、白玉啊、金剛鑽哪，這個就是我們人性自己本性裏頭有明亮的，現在在我們的感覺上頭腦是清楚的明的，明白覺性這個功能的投影。我常常比方，蠟燭點起來發亮，那個黑煙就在冒，亮的就是我們精神世界心的作用，那個黑煙那個冒的就是物理世界的作用，它結成一陀了。

「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這是講地球內部，象我們這個地球，內部地球形成了。地球也在轉喔，堅覺寶成。「搖明」，一下太陽來，白天亮的，晚上黑的，這個地球永遠在轉哪，太陽、月亮三個圈圈永遠在轉。「搖明風出」所以地球上面也有氣流。

「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地球這個地殼外面有空氣，固體的地球到處有高山，這個互相在轉動永遠在動，互相磨擦，摩擦就發熱有氣流，起火了，所以有火光有熱能。注意喲，大家打坐用功你身體內部變化也是這樣來的喲，你不要認爲是功夫，夫功啊不是功夫，四大本有的變化不足爲奇，你懂了這個好修行了。你曉得氣脈變化，你不要去追求它的，你只要真靜得下來，它自然每個人會起氣脈變化，同這個四大變化是一樣的喲。這一段佛把祕密都告訴你了，修氣脈的原理喲。「堅覺寶成，搖明風出」，氣流又動。「風金相摩」，風就是氣，金就是固體的，身體上就是骨頭啊，這些氣脈的流動啊，「故有火光爲變化性」，所以發生內部有光明的境界了，各種現象，都不要理它。

「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熱氣向上來了，這個地球物理，所以我們地球爲什麼下雨呢？雨是地上下的，這個地球的蒸氣向上去，熱極了向上面發揮，碰到上面，上面空的嘛，空的就涼，與涼的一接觸，譁！雨就下回來了，就是這樣，他也告訴你就是這樣。那麼我們自性功能，本來自性就是活寶啊，我們就是仁波切啊，仁波切藏文就是寶貝了。自性就是寶明自性，自性就光明，這個附功能有潤澤的作用。你看，一顆金剛鑽一塊玉，乾淨透明的，摸起來好潤澤、好舒服啊，自性也是這樣。所以「寶明生潤」，這個寶不是珠寶的寶，形容自性本來就有這個寶貝一樣可貴，有潤澤的作用。因此火光上升，熱能上面一蒸發呢，蒸發以後就變成液體的了，「故有水輪含十方界」，所以地質學曉得，這個地球的形成，水同泥漿一樣，這個麪粉陀一樣，在轉，轉了以後一冷凍，下來了以後，突出的是高山平地，低窪下去的就是海洋，有水有火。

「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爲巨海。幹爲洲灘」。因此這個地球世界形成了以後，熱能、火光向上面蒸發，上面的雨就下來---水降。「交發立堅」所以好久不下雨了，熱氣就上來受不了；上面太熱了，又變成雨下來又涼快了，自己在變化。物理世界，火騰水降， 「交發」互相交發， 「立堅」建立這個堅固的這個地球世界，就是成劫。成、住、壞、空，空了以後又成。我們現在地球的形成，現在是我們的住劫，住劫就是存在，存在多久呢？將來地球還是要壞的呀，每一個都二十大劫，時間來講。所以這樣一來，這個地面上「溼爲巨海」水流彙集的變成海洋，「幹爲洲灘」乾的地方變成陸地，人可以住了。人種還沒有來喲。

至於這個世界人種哪裏來？其他宗教叫上帝造的，佛經上人種來源不是的，我們的祖先是天人下來的，光音天色界中間來的。本來祖先們到這裏啊，等於現在人發現源頭這個太空，哎呀，這個世界沒有人類啊，很好玩啊，飛來玩的，飛過來一下又飛回自己光音天上去了。後來呀，在這裏飛久了，覺得很好玩，大家喜歡抓那個地味喫。人家問我地味是什麼？地味是鹽巴，鹽巴喫多了，飛不動了，毛也掉了，人也飛不動了，就留在這裏，慾念就起來了。不是亞當夏娃兩個人搗亂開始的，我們老祖宗本來就不乖。不過你問光音天的人種又從哪裏來呢？還要問啊，還要問下去，所以你們研究佛學，好的博士論文題很多啊，這個世界人種是怎麼來的？光音天上來的，所以我們祖先就是天人境界。達爾文說人類祖先是猴子變的，我說他的祖先是猴子，我們的祖先是神。「溼爲巨海，幹爲洲灘」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形成的，他講物理世界是這樣形成的，我們身體世界也是這樣形成的，注意喲，下面要講人怎麼生出來的，他來源不講了，我們這個人父親母親怎麼會生我們的？

「以是義故」，這個道理。「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灘中。江河常注」。所以由這個道理由你看這個物質世界，海水的中心海洋裏有火山呢，「火光常起」，海底心還有火山呢。江河裏頭也有什麼一個島了又來了，這個世界就是重重無盡的呀。

「水勢劣火。結爲高山」。因爲這個物質世界有熱能就是火，水的勢力碰到熱能，這個地球也隨時在變化，你不要看到我們地球沒有變化，這個地球也是個活的生命，隨時在變動，天天在變，同我們身體一樣的，也是慢慢在衰老，它也是新陳代謝。「水勢劣火，結爲高山，」就是這樣凍籠來，一下火山爆發了。所以大地爲什麼震動呢？要佛學的道理同地質學的，地下那些火山在地下爆發，震動燒鬆了，上面震動下去了，一層一層的，所以結爲高山，所以突出變高山。地球震動裂開了連我們下去就完了。

「是故。山石擊則成炎。融則成水」。所以他說你把山上的石頭抓一塊，山上的石頭你看那麼硬，你把它拿來一打可以打出石火。我們古人，中國人開始沒有火的，發明兩個石頭打出來點火。「融則成水」把泥漿磨了石頭磨了變成漿了，所以水泥公司就發財了，把石頭拿來磨了成漿了。

「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土和水兩個結合，大地上就有草木發生。「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所以你看樹啊，草木啊，用火一燒燒成灰了，變成土了。如果不燒拿來一絞，把它一絞那個水就嗒嗒滴就滴出來了。變成什麼蘆順子（諧音，具體是什麼沒查到）啊，可以賣錢了。就是這樣來的。

「交互發生。遞相爲種」。所以哪個是種子？水是種啊？火是種啊？不一定，相對的，「遞相」互相爲因果，熱極了變冷，冷極了變熱。所以我們常常學過物理就知道，那個茶壺燒開水，燒燙了，開到極點的茶壺，你一提手儘管端到茶壺下面，你說我的武功多好，你看那麼滾的水我不怕燙。那當然屁股下面不燙的呀，燒開的水熱能都在上面，上面手一放上去就燙腫了的，屁股下面涼的。等到它水不開了溫度慢慢下降了，那屁股摸不得喲，所以一個熱情下降的人不能拍屁股啊，他就要打你的呀，所以不要亂拍。

「以是因緣。世界相續」。這個物理世界，佛講了的結論，物理世界是個什麼世界？也是個變化的世界，不是死的。 你不要看物質沒有生命，照佛在這一段上告訴我們物質同樣是有生命的，不過它這一部分叫做物質的生命，它是互相變化。所以我們中國文化，《易經》、道家儒道不分家這個一貫的下來，我們叫這個世界，我們的文化，佛學還沒有來叫造化，這個世界是個大造化，是個化學的鍋爐。我們生命我們人類生命以中國文化道家的觀念就是化學鍋爐裏頭變化出來的細菌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要找那個大生命纔是道。

# 楞嚴經講座 二十四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今天《楞嚴經》還在卷四，上次正式提到這個世界怎麼起來的？這個宇宙萬有怎麼樣生起的？那麼精神世界與物理世界的關係，它是一個怎麼樣關聯？上一次佛做了一個總答覆。那麼這一段文字很簡略，在古文來講簡練，簡單而明白很透徹的。以現在我們從白話教育入手的看這個中文就困難了，反是覺得它講不清楚，如果對舊文學寫作的方法有修養，覺得它說得很簡練很清楚了，而且因爲濃縮了好記得、好背。我們舊的文字和語言兩個脫開了，要認得中國字，這個思想幾千年懂了這個文字的結構。時代語言有變、有差別，這個觀念思想沒有差別，這就是我們舊文字的高明之處。不過我不主張復古了，復古太難了。復古除非整個的教育根本上不是這個辦法，還是老的辦法。老的辦法把自己的文字弄清楚了，其他的學科跟着會了，當然不會英文跟着會了，法文也不是跟着會了，大致上譬如懂得音韻學學外文就很容易了，懂得中國的音韻學，那麼學外文也是容易的，這個問題我們不牽扯多了。

上次總論重點再向大家提一下，講人性的本來，一切衆生每一個都是佛，平等的。不是哪一個可以做上帝，人人本身就是上帝，也就是佛，也就普通人，也就是狗，也就是螞蟻，也就是細菌，此性平等。

那麼爲什麼有衆生與萬類的不同呢？這是在同業裏頭有別業所感，這個力量，生命的力量佛學叫做業力。業力這個業包括三個意義，善業（好的），惡業（壞的），無記業（不善不惡的），三種業力各別形成的不同。那麼它的重點就是「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我們一切衆生自性、佛性平等，個個是佛，這個平等的佛性就是本覺，本來沒有迷過都是清醒的，它本來就是光明的，本來是妙不可思議的。所以這八個字要倒轉來瞭解，我們今天如果悟到自性，這個悟不是說理解上，是證悟，求證到自性本來是光明、妙不可思議，那就是「性覺妙明」。我們悟到了自性，覺悟到妙不可言，本來光明。這個哪裏來呢？「本覺妙明」，並不是你的本事，我們的自性本來就沒有迷過，它就是那麼光明、那麼妙不可思議，這個是重點。

那麼富樓那答覆佛，他說這個話你老人家常說，我是聽到過。那麼佛就問他，你聽到過，等於我們現在對話你懂了嗎？你所認爲我講的「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他說你一定有誤解，一般人學佛在這裏誤解。你認爲本來光明的、本來妙覺的自性。是說一切衆生本性就是這樣，叫做菩提叫做悟道。還是說你現在認爲自己糊塗---無明不明白，現在我悟了，這樣叫做明妙呢？他說你這觀念要搞清楚啊，這個邏輯觀念搞不清楚呀，你一切學佛都是糊塗的。

那麼下面佛不等他答覆自己一套假設的問答就分辯下去，然後把這個本性的功能講完了，萬有的世界這個宇宙萬有包括虛空是一切衆生共有的這個心性之體一種變態。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講某一個人心理變態，我說一切衆生都是心理變態，佛眼看來一切衆生都是變態心理，不變的除非成佛大徹大悟了，找到本來了。所以跟着他說宇宙萬有與這個世界，乃至一切衆生精神的、生理的都是一個變態的投影，自性變態的投影而已。

因此說明到物理世界，譬如我們認爲靜，靜和動兩個相對的物理現象。我們普通認爲靜很高明，佛在這個地方講到宇宙萬有，靜態不過是本體的功能之一面，等於這個手是手心，動態等於是手背，一體有兩用。因爲大家對於動、靜二相兩種現象，有心理上迷恍，自我的差別，總認爲靜態是了不起、偉大的，同物理世界上所謂靜成虛空。那麼先有空，有虛空以後，虛空裏面這個太空裏面，物理的作用發生了地、水、火、風互相的變化。那麼變態當中第三層的投影，永遠是旋轉在變下去，這個旋轉性在佛法沒有進入中國以前，我們自己老祖宗的文化《易經》叫做循環往復，就是旋轉的現象，循環就是一個圓圈在轉動，往復就是在這一點上開始轉一圈又回到這一點上來。往：去了，復：迴轉來。那麼佛學形容它呢，講現象叫做輪迴，一個輪子一樣在轉動。所以他說這個物理世界互相爲因故互相變化，那麼物理世界提出的變化他只講到五重，地、水、火、風、空。那麼我們的老祖宗在佛學沒有進入中國以前也提到五行，金、木、水、火、土，行就是永遠在轉動，互相在變化，在生克，所以五行相生相剋。當生命來的時候就已經是死亡的開始，所以後世的莊子說到譬如人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當我們今天剛剛這個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以爲是生下來，是死亡的開始，活了兩百年是在那裏等了兩百年在等死而已；你覺得現在是死亡了，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所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同早晨、同白天、同晚上一樣，是兩邊的現象。那個使這個宇宙能夠變成白天能夠變成黑夜那個功能，沒有生死、沒有黑暗，也沒有亮光，它是本覺妙明。上次大概討論到這裏，比較很難瞭解，但是非常重要這一段。

如果現在同學們要研究這一段，要配合太空、物理、化學、地質、生物等等，反正你要多方面的常識再來瞭解，然後覺得佛的說法非常的偉大，他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啊，不是今天的科學時代，那個時候，拿現代自然科學來比，那不曉得落後，究竟那個時候文明啊，現在是文明啊，這個定義很難下。不過至少自然科學是沒有現在發達，可是佛說的到今天爲止，自然科學並沒有超過他的範疇。只是時代不同，表達不同，一個是現在分析得精禪精細、詳細，過去是比較籠統。跟着現在開始講到人的生命，他把其他的生物生命這一段不談了，那個再討論下去很麻煩，其它的經典裏有，這裏不談。那麼現在我們開始，原文我們注意它，尤其青年同學應該學習自己中國的文字，簡練的文字是怎麼寫法，簡練的文字很重要。

「複次」。就是我們現在講再說，第二個問題。「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爲咎」。現在同我們有關了，大家要想學佛明心見性、悟道、求道。那麼一般佛學講我們之所以不能夠明心見性，因爲被妄想阻礙了，有這個妄想。妄：這個是中國字喲，先把這個字瞭解了，就是假的、虛妄的、不實在的、隨便亂來的、胡鬧的。所以我們古文說，有時候我們古文假使罵一個人，這個年青人或者這個人亂搞的，我們當年不象現在說亂蓋啊什麼，很多新的名詞，不是這樣罵的。說某某人怎麼樣？那是個妄人。妄人就是這個妄，狂妄、虛妄、不實在的、言過其實、吹得太厲害了，事實做不到，是妄人、妄語，這是妄的意思。但是妄不是沒有，也並不是不好，不管你說謊話叫做妄語，可是在說話啊，不過這個話是不真實的，要了解這個妄。所以妄想就是我們的思想、感覺、知覺。爲什麼叫它妄呢？它虛妄不實在的，它永遠不會停留在這裏。所以大家怕妄想。

妄想沒有什麼可怕的，你要給它叫停它也做不到。一個妄想過了就過了，你想再抓回來也抓不回來的，既然是妄想，何必要去它呢？對不對？大家都想去妄想而成道，好笨啊。明明叫它是妄想，你怎麼去它？去它幹什麼？妄就是假的嘛。假的你不要弄假成真啊，就好了嘛，知道妄想，你說這個人騙我的，知道他騙我不受騙就好了嘛，妄就是這麼一個東西。至於說妄想它從哪裏來？它從真來的呀，有真就有假，有陰面就有陽面，妄想是虛妄不實的，它永遠不會停留的。所以它叫無常，不永恆，要變去了，妄是這個東西。那麼我們現在一般學佛啊，聽了佛說妄想不好，然後打坐啊、唸佛啊、修行啊，拼命想去妄想，修了一輩子就跟妄想倆在做對，妄想又害了你什麼呢？真正害你的東西不是妄想，當然同妄想有關，你去了一輩子妄想，妄想去不了，因爲你想去掉妄想那個觀念就是妄想，它本身就是妄想。我打坐不要吵，我坐了，學佛入定，不要哭啊，你們乖乖看書，爸爸打坐啊。本來蠻好的，沒有事，做起來很有事，因爲要修道、去妄想。哎，怎麼還有妄想啊？當然有妄想，你那個樣子就在那裏妄想啊，又想練氣、又想打通任督二脈，又想放光、又想放屁，這個亂來一頓，你通通在妄想中間亂搞嘛。

平常就是道，所以禪宗祖師講平常心就是道，這句話很容易懂啊，最難懂的話。什麼叫做平常你做不到，你就是做不到平常，世界上有一個人真做到了很平常心，這個人成功了。出世得道了，入世是個大英雄、大聖人。英雄並不是說殺人殺的多叫英雄，就是自己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就是不能平常，譬如我們學佛啊什麼都是拿妄想心來。所以佛在這裏給我們講一個很嚴重，一切生死的根源是這個思想、妄想，我要發財、我要打主意、我要動腦筋都是妄想。妄想一開了以後就停不了了，它就循環往復，這個思想永遠不斷的，這個妄想斷不了。妄想不起呢？那怎麼樣？青年同學們注意喲，用《楞嚴經》答案，現在我們聯考口試，妄想不起，一個人假使做到很平常，你說怎麼樣？我替大家答。《楞嚴經》本文：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好不好？這個答案八十分，不會錯，還不夠一百。所以平常心就是道，妄想不起，清淨本然，本覺明妙就來了。

可是我們到了那個境界，我相信有些人打坐唸佛偶然瞎貓撞到死老鼠的時候，有時候也碰上這個境界啊，想想，不對、不對，沒有那麼容易，我怎麼一搞就會呀？大家修了那麼多年，自己信不過。信不過是什麼理由啊？覺明爲咎。自己總想求一個大徹大悟，尤其聽說禪宗祖師說大徹大悟時「嘣」的一下，哎呀，我沒有嘣啊。那你買個鞭炮放一放多好呢？他「嘣」的一下，你不「嘣」的一下也有啊，爲什麼一定要「嘣」一下呢？人家說大徹大悟了以後，那象冷灰爆豆一樣，我沒有冷，好不好呢？都要求一個覺、求一個明，爲咎---出了毛病了。咎就是毛病、過錯。

所以佛說開頭就告訴富樓那。「明妄非他」。進一步說你要明白這個妄想哪裏來呢？妄想不是另外一個妄想啊，妄想是你自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覺明爲咎。你總想喲我不要妄想，我要保持清淨這是道，就是自己覺得很聰明，這一點聰明出了毛病，覺明爲咎。所以妄想誰變的？就是它變的。等於水上的波浪是誰變的？水變的。水動了變成波浪就渾了，波浪不起呢？就是水嘛，水就是水，水怎麼樣？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所以佛告訴你妄想哪裏來？你去妄想幹什麼？「明妄非它」，妄想不是它，不是另外的，它就是你變的，就是我自己變的。爲什麼變成妄想那麼多？「覺明爲咎」。第一個總想自己悟道，另外一個境界，好奇。總有個境界，有個境界那個境界就是妄想，沒有妄想怎麼出來一個境界呢？你說我絕對一點妄想都沒有，噢，那，好啊，那我現在就曉得明妙啊，明妙，什麼廟？土地公廟？你有個妙就不妙了，那就是覺明爲咎，重點要做到。

「所妄即立。明理不逾」。但是一切衆生，忘掉了自己清淨本然，平常就是道，不敢認。不敢認爲平常心就是道，總是好奇。好奇呢，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妄想中轉。所妄（心所）：這個心能這個本能變成所起這個現象，所起是個什麼現象？一天到晚在妄想中。「所妄即立，」，建立了一個東西，「明理不逾」，但是你那個自己明白的那個本覺之性沒有變啊，不逾：沒有超越啊。這兩句話意思懂了吧？懂了，你說我和文字兩個兜不起來。好象我對學生一樣，我在學校裏上課學生多得很，所以許多學生曉得我老毛病，打電話來：老師我是你學生。我說知道知道，叫什麼名字啊？不知道，因爲我不點名的，名字和人兩個永遠兜不起來。他告訴我了，我知道知道，等一下我又忘了，我的腦子裏頭不想裝這個妄想，因爲記得你的名字，怕你將來發了財了官做大了，呀，他是我的學生，有此一念。「所妄既立」呀，就太痛苦了，就乾脆不記，我只曉得他是個人，他是個人我也是個人就好了嘛，人就是人。認識嗎？認識，其實認識前生就認識，來生也認識，現在忘記了，沒有關係。所以妄想建立了以後，雖然是妄想，你那個本來妙明的這一個明白的「明理不逾」，沒有跑掉。你們現在這兩句話，等於我剛纔講的一樣，等於我對學生一樣，認識嗎？中文都認識。叫什麼名字啊？兜不籠來，意思兜不籠來。怎麼講呢？我們現在一切衆生自己這個本性一動，妄念永遠在轉。

「所妄既立」，妄想在這裏轉，所以你要去妄想求本性，你修三大阿僧祗劫、九大阿僧祗劫也修不成功。妄想有什麼妨礙啊？換一句話妄想也不錯啊！它也是本性功能一個投影，是第二月，並非月影啊，這個話還記得吧？佛說的，不是我說的，叫你們揹來。上面《楞嚴經》講過，妄想也是第二月啊，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呀，那個自性就有這個功能。爲什麼呢？明理不逾呢？當我們打妄想的時候，心裏曉得，討厭，我老是這個思想停不了，你那個明白得很哪，那個沒有迷啊，這下懂了吧？這下再不懂，我就沒法子了，我的本事只能講到這個程度了。「所妄既立，明理不逾」，譬如我們一個人做壞事的時候，你說他有善良的心沒有？一邊在動手打你，一邊心裏想算了格老子，看他已經很痛苦，打兩拳，再打一拳，算了吧，你走吧。那一點還是善心啊，因爲我覺得再打下去，他就要死掉了，一念慈悲呀，明理不逾。我們一邊在打妄想，就是意識裏頭那個警覺心，也可以叫它監察心，監察意識警覺自性這個警覺那個沒有跑掉。譬如我們讀書的時候，曉得自己在讀書；看書的時候，自己有個思想知道自己在看書；我們一邊唱歌的時候，自己曉得自己在唱，哎呀，這個字唱得不好了，嘴巴沒有改，臉上這裏冒煙，擦口紅紅---臉紅了，因爲明理不逾，自己明白的那個沒有變過。注意喲，學佛這個道理、這幾句話搞清楚啊，也就是告訴你修行基本的道理 。「明妄非它，覺明爲咎」。一切衆生呢，因爲不懂這個道理啊，「所妄既立。明理不逾」，但是你自己明白自己這一念沒有動過啊，也沒有老過啊。眼睛老花了，我們人頭髮白了，臉皺了，我們從小懂得現在自己，哎喲我身體現在老了，我當年怎麼樣怎麼樣，那個曉得自己當年、曉得現在這個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變過。「明理不逾」，這個明白的，本覺明妙，這個沒有變動過，你要找這個，不要管妄想。

「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覺聞知」。一念動，生命是一念啊，不是這個肉體，肉體是生命的工具而已。所以由這個因緣關係就變成一念無明瞭，自己不明白，明理不逾就變成無明瞭。因此變成我們現在的生命，因爲沒有悟到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本性什麼樣？悟到了心精圓明，含裹十方，《楞嚴經》上卷講過的。十方虛空生汝心中，整個的虛空在你心的體裏頭，如片雲點太清裏，這個心的體有那麼大。可是一切衆生呢？把自己本有極偉大的生命，這個平常得很，忘記了不認，偏要好奇，去找一個奇的，找一個玄妙，因此跟着妄想在追求。「以是因緣」，大的不認認小的，以爲自己現有這個身心、生命，所以搞得呀，「聽不出聲」，耳朵聽的功能只有那麼大，「見不超色」，眼睛力量只有那麼多。結果大家現在還靠玻璃加上，戴個近視眼鏡還比較看得清楚。其實啊，我經常有時想想，對生理很討厭，眼睛疲勞時我對於眼睛就有點抱怨，不要你多好呢，我自己看。自己看就是肉眼拿掉，你那個心眼自己會看到書，你就差不多了，你說這個功夫我都要修，妄想！沒有這個妄想就會到了。所以衆生啊，大的不認認小的，因此這個生命變成聽不出聲，聽覺跳不出現在聲音的範圍。見不超色：眼睛看見的功能變成有限度了，超不出這個物理世界的光、色。只講了兩樣，聲色兩樣。我們世界的衆生尤其我們欲界的衆生，最喜歡的是哪兩樣？聲、色：好看的，好聽的，聲色最難辦了。那麼跟着下來，香（鼻子聞的味道）、味（嘴巴喫的）、觸（觸就是感受、享受，我們肉體貪圖享受。這個肉體啊生理非常貪圖享受，所以要好的觸，觸就包括了很多。一個衣服好穿的，穿到身體上舒服，好的觸；各方面，觸就很多了，人與人之間接觸，這個人好可愛啊，心理上的觸，感受上的觸。因此色、聲、香、味、觸，六種妄想就形成了。所以我們的生命一天就在六種妄想中，眼睛要看好的，耳朵要聽好的，當然包括很多了，聽好的話，喜歡人家恭維，那就是這樣，加上意識作用；身體要好的享受；嘴巴要好的喫。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六妄就是六根的妄想，色聲香味觸法，法就是意識的思維，「六妄成就」六種妄想成就了。

佛學的六根，相對的六塵就是分析前五個都是生理的，色、聲、香、味、觸，偏向於生理的。法：這個意，心理的。那麼這個叫做六根六塵這六種都是妄想來的，六妄成就。「由是」現在因此我們的生命分開見、覺、聞、知，歸納性的，經典上講是分開，實際上歸納。這六根六塵歸所接觸的歸納起來四個：見：看見東西，覺：感覺、知覺到東西、現象，聽到東西，所以見、覺、聞、知，那麼後有四個挑起來用見聞覺知都可以。見是看見，覺：這個覺是指感覺狀態，聞是聽到，知是知道、知覺狀態。再把它濃縮下來，我們的生命身體身心兩方面就是兩個作用，一個感覺狀態一個知覺狀態。所以你們打坐啊，修道啊，修氣功啊，打通什麼脈呀，搞了半天都在感覺狀態在搞，那都在妄想搞。再不然唸佛啊，搞思想啊都在知覺狀態裏頭走。所以見、聞、覺、知，歸納起來四個字就是人的生命，其它衆生生命也是這樣。不過以人呢，我們自己講的中國文化說人爲萬物之靈，比其他萬物高明一點。見、聞、覺、知、六根、六塵功用都俱全，有些衆生不俱全，都有偏差，只有人得天獨厚，這六樣都很俱全，這是講這個生命。因此下面來了，

「同業相纏。合離成化」。八個字，由此以後，共同的業力，譬如說兩夫妻呀，兩個愛情結合，你愛我我愛你---同業，這兩個就糾纏不清了。《紅樓夢》上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聚頭幾時休」，休不了的，同業相纏，永遠纏下去。合：結合攏來，兩個結合。分化，就成了變化萬象的世界。那麼這個社會的形態、人類的形態也就是這樣，同業、別業所感，社會、家庭、個人各種變化。合離：或者合攏來，或者分開，形成了一個變相的、變化的社會、變化的人生、變化的世界。這是上面的結論，八個字。

「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因此，拿人來講，就講現有的生命，前生不談。由現有的生命講起啊，前生還有進一層道理，後面會說到。因此「見明色發」，我們人還活到嘛，眼睛看到光明裏頭，看這個人好漂亮好可愛啊，那麼多人，你愛哪一個？我愛他。爲什麼你愛他別人不愛他呢？因爲你和他倆同業相纏，有個冤債沒有了。人與人之間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解釋，就是佛說的因緣。你說這兩個人不大配嘛，就是不配，所以他才配。理由呢？理由沒有解說的、沒的解說的。那叫什麼？只有佛可以解釋：因緣。因緣意義包括多了，好的是善緣，不好的是惡緣，那說你這個人不好也不壞那是無記緣，不善又不惡，同業相感。所以「見明色發」，有了光明一看，哎呀，好漂亮，看人一樣。看東西，你看街上掛的，百貨店裏那麼多東西，沒有一樣不賣完的，因爲我覺得這個不好，剛剛丟下來你包好走了，下一個人來就選這個又包起走了。所以我們那邊鄉下人賣豬肉的講沒有關係，這個臭豬頭有爛鼻孔的菩薩要喫的，它是同業相感，沒有理由講不出來，所以「見明色發」。明見就想成，因爲人有思想有靈光光明，「見」看見了，看見就想。我們上街買東西也一樣，哎呀，昨天我看到某一個地方那一樣東西，一萬快，我就是帶了八千九，還差一千一，真可惜。今天再趕一個記程車去，上午賣掉了，就給你想死你。所以「明見想成」，在光明看見了，想成：有這個思想就來。發財也一樣啊，做官、發財、求名、求富貴、聯考都是一樣，明見就想成，這個妄見。「異見成憎」，你和我倆個意見不對就變成冤家，所以意識啊，兩夫妻啊意見不對就吵架了，最後是合離成化了，意見對了，哎喲，那愛得要死。同想就成愛，因爲共同目的相同，這個人世間。

「流愛爲種。納想爲胎」。彼此的愛，愛以後，愛的結合，得未來生命的種子，又生了一個。所以流愛爲種，怎麼樣來投生的？不是男人的精蟲、女人的卵髒兩個結合，不能生成的，生不出來的。試管嬰兒也是一樣啊，有人家問我，必須要三緣和合。精蟲、卵髒加上要來投胎的那一個識神（識神就是中陰身了）結合。「流愛爲種」，變種子，「納想爲胎，」男女成胎結胎要三緣和合才能生，只有精蟲和卵髒不成胎的，一定要三緣和合，缺一不可。你說有這個識神有這個靈魂來投胎了，但是孤陰不生，孤陽不長，也不行，必須要三緣和合。所以《楞嚴經》佛說啊這個生命如惡叉聚，象三個棍啊，打籠一個叉叉，三個棍、三根筷子把它捆籠來就站住了，兩個筷子站不住的。「流愛爲種，納想爲胎。」

「交遘發生。吸引同業」。佛經這個地方講得很明白，這個交遘的「遘」啊，我們印佛經的人避免那些髒字，避免髒話，把這個「遘」字換了，加一個走之，規規矩矩就是一個女人女字旁---「交媾」，就是男女性愛。他說所以兩個想相同、動念相同，那個靈魂剛剛來投胎，如果你同他沒有緣，不是善緣就是惡緣，沒有緣不會成胎的。所以這個呢，我講過好幾次了，人怎麼樣投胎怎麼樣入胎，怎麼樣出生，簡單的講過好幾次了。男女遘精，就講人道生的時候，這個跟你有緣的就來了，這個沒有空間、時間阻礙的，也沒有山河牆壁阻礙的。所以你們注意喲，自己男女兩個在做愛，你以爲旁邊不曉得多少人買票在那裏等着在參觀啊，真的喲，真的，它都要找機會來投胎呀。所以佛比方這個生命之難得呀，如大海之有盲龜呀，他說這個生命的難得，我們這個生命不要輕視了它，很難得。他說這個大海上有個車子，古代的車子，這個車子在地球上四大海水在走，這個大海有多大啊！有個瞎了眼的烏龜想鑽到車子上變車子上一個螺絲釘，做不到啊。這個車子不曉得在大海里走了不曉得幾千萬年了，剛好掉了一個螺絲釘，這個瞎了眼睛的烏龜剛剛「砰」頭一鑽，鑽到那個螺絲釘的洞裏去了，他說人身之難得如大海盲龜想變那個車輪子的釘子一樣。是嘛，我們男女遘精，一次排泄的精蟲起碼是六億多以上啊，我們兄弟姐妹跟我們一起來搶的，都買了票啊，最後是給我們總算一搶搶到了，所以人生難得啊，不要輕視了自己這個生命。所以道家、佛家說，此身不向今生度，（就是讚歎這個人生命之難得），更向何生度此身？（恐怕你他生來世能夠變人嗎？還能夠碰到《楞嚴經》，楞來楞去的還不容易呀）。但是呀，這個兒女呀夫妻呀，我也常常引用的，都是因緣所生的啊。所以我常常引用的，再報告一道了，杭州城隍廟前面那一付對子，不曉得是明代哪一個人作的，查不出來了，在杭州，真好。「夫婦是前緣」，人只要變成夫妻是前生的緣哪，善緣、惡緣，好的夫妻是前生的善緣，不好的是前生的惡緣。有緣方合，善緣也好、惡緣也好，沒有這個緣打不攏來的，這是夫妻，夫妻是前緣，善緣惡緣有緣方合。兒女原宿債，兒女父子之間是前生欠的賬，欠債還債無債不來，不討債不來的。這個觀念，佛家裏頭觀念來的，所以有時候是孝子還父母前生愛你的賬，有時候是壞的孩子啊，就氣死你，那是來討賬。討賬最好辦法做你兒女，把你氣死了你還不敢講，氣死了都沒辦法，別人把你氣死你還會告他，然後做你的兒女調皮，氣得呀，愛的呀，愛死了你，那個賬就討完了。所以兒女原宿債，前生的賬，欠債還債無債不來。那麼說男女兩個性愛的時候，三緣和合。「交遘發生，吸引同業」，就象那個磁鐵吸那個鐵一樣，那個靈魂該投胎的來了。那麼投胎的時候，這個要專題告訴你們了，佛經上講遠遠就看見兩個人，一到了旁邊，沒有看到人，不分男女，所以投胎該變成女性的，那個時候他自己覺得是一個女性，跟這個男性這麼愛一下入胎了。該投生男的呀，自己覺得當時就變成男生了，那麼就是這樣一愛就入胎了。入胎的時候就是從那個高山頂上滾下來，咕嚕一下昏了頭進去了，這股吸力就進去了，就成胎了。不是成胎了每一個都生得出來啊，你前生的果報，有時候做胎兒七天就死了，有時候你形成了半路死了，有時候生出孃胎產門就死了，有時候生下來一兩歲死了，有時候七八歲死了，所以生命不容易啊，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佛經這裏都講得非常明白，你用不着忌諱的。交遘發生，吸引同業，

「故有因緣。生羯囉藍。遏蒱曇等」。這兩個梵文名稱，佛叫一個人生命入胎的時候，七天一個變化，一個週期，四十多個七天，慢慢滿了九個多月就會出生了。所以第一個七天這個名稱叫做羯囉藍，這個梵文翻音，羯囉藍意思那個就是象液體，精蟲卵髒結構象一堆鼻涕一樣很小一點。第二個七天，慢慢兜攏來，七天一個變化，七天一個變化，所以胎兒這個精蟲鑽到卵髒裏頭去，一鑽進去，靈魂跟着去了以後，這個中間已經開始變化了。第一條脈，生的是中脈，就是背脊骨的中心這個地方，先生這裏分開兩個眼睛先有了。你不相信，到婦產科，那些嬰兒七天的也有，一個月的也有，你拿來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現在還有專門的這種醫學的書。那麼胎兒在裏邊第一個七天就是象一條尾巴一樣，前面兩個眼睛，所以在這裏分開的中間一條線，這個是什麼？背脊骨。所以我們中國人最初的祖宗叫做鼻祖，師祖、鼻祖由這個來的。人開始發生就是這裏開始。所以有些道家呢，你們有些學過一貫道沒有？應該也要了解了解，管它一貫二貫三貫五貫都一樣的，沒有關係。他們點道告訴你守竅守這裏，他們的理由，人生命開始是這裏發生的呀。其實這是一個竅，不能長守這裏喲，他們只曉得一點就搞錯了，尤其是剛剛初學的、血壓高的人不可以守這裏喲，女性初步打坐不能守下丹田，不可以呀，不過現在不是教打坐的時候，先講這個。所以他說這個入胎的時候，因緣生出來，這個胎兒等等下面就不講了，這個人講到兩個七就夠了，因爲《楞嚴經》重點不在這裏。生命來的，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的生命叫欲界，不管是動物、牛、馬，乃至細菌，乃至植物都是兩性愛發生的，所以叫做欲界。色界就不是欲喲，色界就是好色喲，哎呀，好看，好喜歡，兩個男的女的兩個眼睛對一對，完了，就懷胎了。同什麼結胎一樣？同水裏的魚一樣，魚和魚的交遘，你看兩個魚游泳游到一起，對着的兩個眼睛瞪着不動的時候，它就是同我們人類一樣的在交，那個魚就肚子大了，那等於色界。色界的男女不象我們的欲界喲，欲界要肉體，五欲俱全哪，色、聲、香、味、觸，又要好看又要好聽，我好，你好，你愛我，我愛你，嘴裏還要講，還要擦香水，色聲香味，還要觸、法，意識六樣都俱全叫做大欲。色界的衆生不是欲了，是色。無色界的衆生怎麼生啊？沒有欲了，情，一念不能忘情就生了。所以情、愛、欲三樣都很可怕的呀！所以你說了欲還容易喲，了愛就難了，了情最難最難。你說這個人無慾，無慾容易呀，你說他不多情啊做不到，這個廣義的情，所以了情最難，他說生命道理講到人的生命。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的生命都是欲界來的，他拿人這一段，其他的佛經更詳細。他跟着就是：

「胎卵溼化」。胎：我們人是胎生的，馬、貓也是胎生的，有些不是胎生的。人其實啊，四生的，有胎胞衣；當然有精蟲、女性的卵髒（有蛋），也可以說卵；溼：有水分，化生一個月七天七天慢慢變化長大。那麼分類開來人、馬這些都是胎生的，雞呀鳥啊鵝呀鴨，卵生、蛋生的。魚溼生的，有些生物啊，變化而生的，蚊子啊，蒼蠅啊，很多都變化生的。所以佛學的分類欲界的生命粗淺的只分四樣胎、卵、溼、化。實際上《楞嚴經》後來分到十二類生，十二種類，將來再補充。十二種類：有想（有些生命有思想），無想（有些生命沒有思想，可是它是個生物），有色（有些生命看得見），象鬼呀有些生命是看不見的叫做無色，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等等十二種類這個生命，簡單的胎卵溼化四生。《金剛經》也講到四生。

「隨其所應」。怎麼叫隨其所應啊，現在我們做考試啊，拿《楞嚴經》來考《楞嚴經》，這個應是感應，電感來的。怎麼電感來的？《楞嚴經》本身佛怎麼講的？記不記得啊，我給你答案，我給你做槍手，好不好？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所以叫你們揹來呀，所以我背得來就可以在這裏蓋，你沒有揹來只好聽我蓋，你揹來我就聽你上來蓋，我在下面被你蓋，就對了，所以要揹來，揹來應用無窮。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就這樣感應來的，心念、業力的不同。所以同業相感，有些人啊兄弟姐妹特別好，我說你們也沒有宿命通不知道，他倆兄弟過去前生是夫婦呀，在這一生啊，好得不得了啊。有時候兩兄弟姐妹前生是冤家啊，所以現在就是爲了報仇啊，生在一起，天天氣死你，恨死你，給你痛苦死，這個報冤的最好辦法。所以我以前講過我們那邊家鄉有一個人，欠人家的錢，好朋友，欠他的錢實在太多了，這個朋友太好了，什麼都幫忙他。這是我還很小的時候聽到，幾十年前的事了。然後兩個朋友年紀也大了，說某人啊（講笑話），「我看啊我這一生啊，很對得起你了，假使還有來生啊，我看你對我怎麼辦」？這個朋友一聽他那麼講，很慎重的，想了半天，他說「我想到，我來生做你爸爸」。呵，這個朋友氣的呀「格老子我跟你倆說笑，又不是真的問你要，你怎麼這麼說」。他說：「你不要生氣，我是真話，你這個賬我這一生還不了，我來生做你父親啊，白手成家給你掙一大堆的財產，等你長大我就死了，賬就還完了」。是這個道理，那一點沒有錯。所以摩達祖師說報冤行，就是這個道理，人生到這個世界上就是還賬，真正學佛的人痛快的還，善業也要還，惡業也要還，痛快的還，無我的，這就是佈施，沒有自己只有貢獻。還什麼人的賬？不只還親人，還天下人，還社會、還人類、還國家，都應該施出來，這個是學佛的精神，只有奉獻沒有收回，這是菩薩道，不要放債，只還債。所以呀隨其所應。

「卵唯想生」。卵生、蛋生的生命---妄想所生，但是你懂了這個就會懂了修道了，真的喲，祕密就在這裏。你們沒有看過老母雞抱蛋，我看你們年輕的很可憐，現代化的人啊，米長在哪一顆樹上都不知道。那個雞抱蛋很好玩啊，我也在鄉下長大，老母雞抱蛋那個臉都紅了，一天到晚，你打它它也不動，酒喝醉了一樣，你放這個蛋在下面，他一天伏在那裏，你拿腳踢它一下，它平常咕咕咕咕咕，這個時候它動都不動，你欺負它都不動，一身在發燒，伏在這個蛋上面，它那個精神啊，六根精神完全下降就在這個蛋上。所以生命那個妄想的生命的暖力孵這個蛋，好象二十天，快要成了以後，有時小雞也不會出來喲，這也是它的業報，在蛋殼裏頭生命形成了，當時就死亡。所以禪宗祖師形容它，怎麼樣纔出得來？要因緣相合，要指、爪、目睢，小雞在裏面要出來了、形成了，那個身體長大了，就是生命形成了，就是外面一層那個軟蛋，那個蛋殼已經變軟化了，給母親那個熱體燻的，那一層很薄的力量，小雞在裏頭嘴殼軟的，它自己想辦法想破開，那麼老母雞啊有感應，它那個嘴在外面對着，等到它這個小嘴在裏頭要啄那個蛋殼，那個老母雞外面那個嘴巴，咚，裂開了，小雞出來了。如果這樣不合實一下，一秒鐘小雞生命沒有了，小雞就出不來了。出不來在哪裏啊？在我們肚子裏，人就把那個出不來那個蛋拿酒糟淹起來，酒糟淹是最補的了，據說。我們小的時候也喫過，所以肚子裏很多雞。所以卵生的生命是精神貫注而生，卵因想生。其實你曉得人的生命也是想生啊，所以中國人注重胎教，中國的古理，女性一懷胎，就男女夫妻分開了，開始教育了，這個時候不能看壞的東西，要看好的書，看好的畫，聽好的聲音。那麼鄉下人迷信，家裏頭不要蓋房子啊，打個釘子啊會難產嘍，頭髮白一點就白毛了，看白的羊都不能看，孕婦看了白的羊啊，生了這個孩子就會一身白毛。實際上故意哄你的，因爲古代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你懂道理太難了，只好拿迷信你做就是了。胎教問題，思想要純淨，這個胎兒生出來就不同了。所以中國的教育講胎教開始，這是古理啊，現在天天講中國文化、西洋文化，外國人沒有講，外國人講了，對了，就好了。我鼻子又不高，眼睛又不藍，講了幾十年沒有用，所以很生氣啊，當年把鼻子長高一點，眼睛一藍就有辦法了，講話就有人聽了，卵生啊精神的作用大。其實我們人胎教也有想。

「胎因情有」。胎生的生命是男女感情來的，這個生命本源。那麼這個裏頭都是科學，這幾句話很簡單，你要做一個生物學的博士論文啊，那我可以告訴你要參考很多書找很多資料。

「溼以合感」。溼就象魚啊、蝦啊，那就是精神感合。所以剛纔給你講過了，魚兩個游泳在水裏停在那裏不動兩個眼睛對看那個時候。其實魚沒有閉過眼睛啊，魚始終眼睛張開的。所以廟子上要敲木魚就是告訴我們出家修行，晝夜頭腦要清醒，象魚一樣不要閉眼睛，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溼以合感，溼生的動物彼此交感的作用發生這個生命。

「化以離應」。還有些生命是變化來的，這個要學博物了。中國這一方面很多，你要找古代的，古代的資料告訴你，譬如唐朝有本道家的書，一個神仙譚峭，唐代有名的才子，他的父親是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古代只有一個大學，皇帝辦的。譚峭是唐代這位大學校長的獨生子，他不要功名修道去了，年青就溜跑了，等於當太保離家出走，父母很難過找不到，他也不是去做壞事，修道。過了十幾年回來勸父母修道，父親罵他不聽，不聽他也不管，笑一笑。是後來有名的神仙，可是他的學問好得不得了。著一部書叫《化書》，很有名的叫《譚子化書》，講生物的變化，生命是變化而來的，這個宇宙生命是個化學的世界，但是《化書》還有大政治領導的道理，政治、社會、歷史的問題不是鬥爭來的，要彼此互相感化，化生。他的這個化書有這樣高，由科學而到哲學又到政治哲學，《譚子化書》那都是道家有名的著作。加上和佛家倆配合就說明，「化以離應」，很多的生命是化生、變化來的。比如說我們桔子在那裏放久了會爛；一個藥會發黴，發黴了就出細菌，細菌就變成生命，都是化生。其實我們這個生命肉體的，胎、卵、溼、化生都有，我們身上有很多寄生蟲，細胞也是新陳代謝變化不已，所以人這個生命裏頭比較俱全。

「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以是因緣。衆生相續」。佛在這個地方都很簡略的告訴你，因爲專題有別的經典上討論生命怎麼來。所以他說我們這個世界的生命，人與人之間是感情妄想的結合。有時候互相的結合，業力的感應；有時候互相的分化，這個離就是分化。「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整個的宇宙生命是個變化的世界，所以中國過去，佛學沒有進入中國以前，我們道家上次提到過，稱這個世界宇宙造化，能夠造出一切變化的生命。所以古人認爲死了，死了沒有什麼，道家認爲萎蛻。人死了這個軀殼丟在這裏，象那個蟬、蛇一樣，脫一層殼，另外一個生命到別一個輪迴轉動去了，變成萎蛻，生死這個肉體丟在這裏，就這麼一件事，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說，「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沉」，所以這個人，這個世界上的生命就是這一點妄想，妄想產生感覺、知覺，因爲有感覺、知覺、有情、有欲、有愛，情想分合變化，所有受業產生這種感受。受有五種，佛學的名詞，這個受陰。樂受：善業來的；苦受：惡業來的；舍受：感受離開了，另外一種感受又來了。詳細是五受，苦、樂、憂、喜、舍。我們經常心理上，一天生意做不好了，或者事情不如意啊，天天煩惱憂愁；哎呀一滿意了高興的呀------喜，不苦即樂，沒有中間的沒有不苦不樂的，非苦即樂，不憂則喜；再不然舍，這個生命感受舍受了。那麼我們所謂講業啊、業啊，我們生命活着是這股力量，叫做業。業就是有善業、惡業、無記業這三種，那麼業力這個生命活到這個世界上受報，受是什麼？受是感受。所以我今天下午還在和幾個同學說笑話，有幾個同學身體經常不好的，常常生病，我說你這個身體是違章建築的身體了，所以常常生病。這位同學身體好，他是鋼筋水泥的了，不過你們現在有一樣都不好，雷達都沒有選好，都近視，都戴眼鏡。受，感受，受業，都有苦受，受苦受難。所以啊，我們這個生命在世間受這個業報，「所有受業，逐其飛沉」哪，飛就是昇華、上升，沉就是墮落。這個生命的昇華與墮落，沒有上帝做主的，也不是佛菩薩給你做主，自己自我作主------心，就是這個業力，自造的業。所有受業逐其飛沉，「逐」，注意啊，中文一個「逐」：跟着在跑，追呀，追呀，我看我們工商業發達的時候分秒必爭，追了半天都在造業，造了半天的業，還賬還給那個冤家，兒子拿到了、孫子拿到了拼命花，花光了，那個孫子的孫子又可憐，又來慢慢白手成家，再後面又把它趕快花光。這就是「所有受業，逐其飛沉」，逐就是追求，都在追。「以是因緣，衆生相續」。這個世界的生命就是這麼一個因緣。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講到人的社會、人類的社會，他說富樓那，佛叫他名字，富樓那，你注意啊，這個人類的社會呀，人的生命，妄想，就從妄想開始，因爲有思想有感情。愛，我愛，這個愛的心理發生，所以愛名愛利愛什麼，廣義的愛就多了。這個人說我功名富貴都不要，我說你少吹了，功名富貴永遠不會來找你，你何必不要呢？哎呀我啊，我這個人從來不看這些。你看你到哪裏去看？你影子都沒有。功名富貴到你前面了，眼睛看都不看，還真的，看到等於沒看見那才叫做有功夫、有修養。功名富貴我不要，誰給你呀？那麼你說你功名富貴不要，你要什麼？我就要清淨。清淨也是愛呀。哎呀，我只想到山裏修道，修道也是愛呀。我什麼都不愛，我只愛看書，看書也是愛呀，也是繩上的結啊，也是拖累呀，真的呀，這個話不是講笑話。象我就深深感覺到這個業力很重，看到書就愛，好啊好啊，自己有時候看到書都討厭，你就害了我，把我拖住了，所以討厭啊。所以廣義的愛，你愛清高也是愛呀，狹義的愛男女之愛，所以妄想、愛心同結，業力相同打了一個結一樣，永遠解不開。所以舊小說，哪一本小說我看了忘記了，「勸君莫打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不是《紅樓夢》，好象是《花月痕》，一個名仕和妓女兩個講戀愛的，裏頭好的材料很多。勸君莫打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古代講戀愛拿個繩子來編，編個同心結，男女之間。「想愛同結」，互相想愛，愛的最後愛有多深恨有多大，你不愛我殺了你，就來了，冤家的。「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因爲愛這個業力，它吸引住了不能分解了，所以形成人類世界就是一個愛的世界。「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這個人類社會的形成就靠這一點愛的力量下去。要想了生死成道嘛，所謂道家講「順爲凡」，這條順路走起來就是凡夫、普通人。「逆爲仙」，倒轉來走，就是仙佛之道，這是道家。「順爲凡，逆爲仙，只在中間顛倒顛」。這是張三豐祖師的道家的《無根樹》詩。《無根樹》的詩，很好的，中間所謂講人類的生命，順爲凡，順路走，去走這個愛慾這條路---凡夫，倒轉來走，還是用這個方法，還是同愛慾這個方法倒轉來走了「逆爲仙」。巧妙，功夫在那裏？只在中間顛倒顛，《無根樹》這個詞是非常妙的。所以這個人類的社會之所以形成呢？「是等則以欲貪爲本」。所以佛說這個世界叫欲界。這個欲同愛，廣義的欲，我想修道，我想到廟子上拜拜，這也是欲啊。狹義的欲是講男女之間兩性性慾的欲。那麼這裏指的呢？---性慾。人類社會是等則以欲貪這個貪心（根本煩惱）爲根本纔有愛情，纔有妄想的愛情形成了人類這個世界。

「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溼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由人類的社會到達了整個的生物世界，由人類社會放大圈子，實際上狗也好，老虎也好，動物也好，飛的也好，水裏遊的也好，這個欲界衆生，總是兩性的愛。貪，這個貪念不止，心裏的貪；愛：生理的需要，一半是心理的需要。「貪愛同滋」，互相象這個肥料一樣，互相做肥料，心理的貪心、妄想來的，貪心，有了一萬想一億，有了一億想十億，有了十億想百億；有了這一步想那一步，活到八十，想活到八十五，八十五還最好九十，都是貪愛同滋，貪不能止。所以貪心不能轉化，不能成道。廣義的貪多得很啊，你貪圖清淨，貪圖修行，貪圖自了，也是貪啊。「貪不能止」，心理上轉化不了不能成道，生理上愛、欲轉化不了，不能顛倒過來不能成道。所以「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因此這個世界上胎、卵、溼、化，那麼變成一個達爾文的進化論：弱肉強食。強有力的欺侮弱小的，人可以喫動物，動物看到一個人也把你喫掉了，看哪個強，喫掉那一個。所以這個世間鬥爭、戰爭永遠不能斷的。「隨力強弱，遞相吞食。」彼此都把別人的生命拿來用，殺掉、殘害了，爲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貪愛爲本，是等則以殺貪爲本，殺生，所以形成世界的戰爭。所以人類越到後來，末劫的時代戰爭越來越厲害是什麼原因呢？就是殺貪爲本。所以我們中國古人說，欲知世上刀兵劫，世上的戰爭跟着時代越向進步了，戰爭越來越厲害。怎麼來的呀？且聽屠門夜半聲，你到屠宰廠去看看，電動殺牛，到電動屠宰廠去看看就知道了。「欲知世上刀兵劫」這個社會爲什麼那麼亂呢？人類的殺生殺的，稀奇古怪的都出來了。那個鴿子啊，好好的，烤鴿子啊，烤乳豬啊，烤什麼，反正你什麼能夠喫的都喫啊。我們講笑話的，只有三樣不喫啊，飛的不喫飛機啊，水裏不喫潛水艇啊，陸地不喫火車啊，除了這個以外都喫啊。殺貪爲本。欲知世上刀兵劫，戰爭怎麼來的？且聽屠門夜半聲，叫大家到那個屠宰廠看看，比《楞嚴經》還好看。

# 楞嚴經講座 二十五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楞嚴經》是卷四，現在所討論的問題，是富樓那提出來問佛萬有生命的來源與個人生命我們人生命的來源。那麼上次講到已經討論到個人生命的來源，是愛慾所生。佛所提出來的，講欲界的生命，愛和欲。這個問題也就是接到上面佛提的一個問題的兩面，這個宇宙萬有這個世界的形成是一股動力。力：那麼我們現在自然物理方面，所謂動力能量的問題。在佛法叫做業力，這個業包括善業、惡業、無記業三種。那麼萬有共有的業力是共業，形成這個世界。那麼人同其他的生命各有各的別業，個別的。以人來講，人的業力，人類整個的業力變成人----共業。每一個人生的時代不同、國土不同、家庭環境不同、一個人命運遭遇不同------別業。共業：全體的，共有的。別業：單獨的。現在講到人，人類這個生命也是這個別業，這個欲界的生命是從愛慾所生。那麼這個問題我們不討論下去，討論下去，《楞嚴經》比較是精要，講原始的。

如果說要詳細瞭解必須要懂得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等等。觸緣受，受緣取，取緣愛，愛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是個圓圈的，輪迴。一念無明，沒有悟道，自性本有的光明找不到，才受恆動力的支配。一念無明，自己沒有悟，清淨本然找不到了，無明才緣行（就是恆動），才受業力這個恆動力的支配，因此發生這個識神，這是前因。無明緣行，無明動了才動，行緣識，這是前因。識神就是中陰身，我們這個靈魂入胎，入了胎以後，名色就叫做胎了，入胎了由胎兒變成人。那麼有這個名色，就有這個生理肉體的形成---四大，有名色就有六入，慢慢生長成這個氣脈血脈，跟着就有眼、耳、鼻、舌、身、腦神經思想，有了六入就有了觸，內外的交感，一切同外界的交感作用，有了交感作用就有感受了。有感受就抓住，人都喜歡抓一個東西。我們經常講這個人生下來手就抓着的，死了到殯儀館去了才放開了。那他都是抓着---取，越取越覺得取不到，實際上我們一輩子做人，想抓這樣抓那樣哪樣都沒有抓到，結果一樣都沒有抓到。可是因爲抓不到更貪，就有愛，有愛就有生，就是現有的這一段生命。有生就有老，老了必然死了。死了又來，無明，老死是未來的果。現在他這裏只講愛，這一段現有的生命。那麼我們現在討論繼續下去。佛告訴富樓那：

「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上次我們講過的。「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溼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是等」這是古文了，白話文就是這些等等現象。因爲一切衆生生來就有這個欲愛，欲貪，貪慾，倒轉來就是現在我們普通人的生命來源就是這個貪慾來的，欲界這個生命，貪圖這個欲。什麼叫欲呢？五欲，色聲香味觸，要好的看，好的聽，好的喫、好的觸、好的享受，這是大的五欲。小的五欲，欲界的兩性之間尤其人男女之間，笑、視、交、抱、觸，這是五欲。這個你看佛分析歸納得都很清楚了，所謂講戀愛談情說愛離不開這五個範圍：笑、視、交、抱、觸。這個衆生的生命就是以五欲的貪慾爲本來。即然有了生命以後，這個世界的生命都是殘害人家自己活着的，父母生孩子，子女就殘害了，殘害了父母的生命自己活到的，一代一代都是相生相剋。所以人類的天性有貪慾，也有殺生。爲什麼有殺生啊？因爲自己要活着傷害人家，妨礙別人的生命而活着。所以佛家不喫肉，喫素，喫素的原因培養這個慈悲心，戒這個殺生，不殺這個生命，不傷害其它的。當然，雖然不殺了命也妨礙生了，菜啊，草木它有生，但是我們不得已，只能妨礙一點，妨礙生而不妨礙命。有靈知性有感情有痛苦感受嚴重的那有生有命，青菜草木有生非命，所以不能說是殺一條命，動物就不同。所以他說這個世界以欲貪、殺貪爲本，二種了。欲貪、殺貪，人性天生就來了，沒有悟道，忘記了本來就有這種習氣、業力。那麼下面：

「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啖。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上次我們正講到古人說到這個世界的戰爭，人與人之間爲什麼都要殺人、殺害別人，那麼嚴重，越到末世的時候越厲害？古人說的兩句話「欲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屠門夜半聲。」上次我們提到過，現在再恢復記憶。彼此都是傷害人家而活着，譬如象我們臺北市的統計，一天要殺多少頭牛，多少條羊，多少個雞，多少個鴨子，吃了多少魚，多少蝦子，象這些欠的賬不能不還哪，都要還的。那麼就是講殺生的果報，所以人越到末世的時代，殺害的心理越嚴重。那麼譬如人死了因爲輪迴果報變羊，羊死了變人，這個生生死死，「如是」象這樣這叫輪迴，殺人抵命、欠賬還錢，這是呆板的，都必須要還這個果報。如是乃至十類之生，胎生、卵生、溼生、化生、有形、有色、無形、無色等等，十種種類衆生，生生死死啊，彼此都在喫人家，當然我們活着也給喫人家，我們也喫那些小魚呀，小蝦啊，我們身上的細菌也在喫我們，一樣的，都在喫，互來相啖，這就是殺生的惡業果報。所以「惡業俱生」，什麼叫俱生？與生命同在的，與生命俱來的，有命就有這個現象。「窮未來際」，不但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是等」這種現象這些等等怎麼來的？因爲人類、一切衆生的心理，人類、包括了一切衆生，則以盜貪爲本，都是偷人家的，搶人家的。

所以佛法學佛三皈五戒，任何一個宗教哲學道德的戒律差不多都相同，全人類都相同，不管佛教，基督教。戒殺，戒盜，殺盜淫都是相同。所以講戒律這三種是性戒，因爲人性天生的不管是哪種人、哪種生命認爲這個都是可怕的，都要戒。有些戒律不同了，有些戒律是遮戒，什麼叫遮戒呢？因地區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不同必須要建立這一種道德的形爲，那一類是遮戒。遮戒可以有時候變通的，性戒是共同認爲是罪過的，都是害怕的，殺、盜、淫。所以講到不盜戒。

我們經常也提到你說人不殺生做得到嗎？佛在二、三千年前就提到過，佛的戒律，他喝一點水都要過濾了，拿個紗布過濾了，過濾了以後把這個紗布還要放到水裏去。因爲佛觀一碗水，八萬四千蟲，有八萬四千條生命、細菌，所以不濾水不喝的，佛的戒律。那個時候出家人手裏拿的一個瓶子，帶着自己要喝要用的水，每天都要濾過的，用紗巾濾過的。這個瓶子呢，現在我們畫觀音菩薩手裏有個淨瓶，叫淨瓶，有些經典上這個瓶子叫軍持。等於部隊打仗啊，都要帶一個喝水的東西。你們要是看到古文唐詩啊，宋詞啊，有些文章寫到室內唯一軍持，如果你不懂啊，噢，這個房間裏只有一個打仗的武器，剛剛錯了，只有一個軍持，這個房間就是有個淨水瓶。翻譯出來叫軍持，那麼爲什麼呢？怕殺生。其實我們喝一口水，說真不殺生做得到嗎？我們呼吸都在殺生。除非你得了禪定，不呼、不吸了，不喫飯了，飲食都不需要了，停止了呼吸了，勉強說做到了不殺生。

偷盜也一樣，說我們偷盜就是侵佔別人的利益變成自己的。世界上都是大盜啊，都是偷人家的，父母偷了兒女的，兒女偷了父母的，彼此互相在偷。所以我經常告訴有些朋友，教孩子啊好好教，但是犯了一個錯誤，把自己一生沒有完成的希望都寄託在兒女的身上，那是侵略啊，不能幹的。自己讀書讀不好，因爲我沒有讀好，所以你要給我讀好，這個多殘忍啊，自己失敗的希望就寄託在兒女的身上，不應該。有些朋友我說你買一點書吧，我看不懂，你看不懂，你孫子就看不懂啊？你不要輕視了自己的後一代啊。但是兒女呢，侵蝕了父母的幸福利益使他長大，盜戒。所以盜，一切都在偷，妨礙別人。說我靠薪水過生活，你一定值這個錢啊？你所工作的範圍真的值這個代價嗎？能夠偷懶還不是偷懶？那麼你拿了人家的待遇偷懶一分鐘也是盜戒啊。嚴格講盜的心理，大盜小盜而已，都在偷盜。所以佛家講盜戒，什麼叫不犯盜戒呢？不予取。世界上一個東西，沒有得到別人的同意拿來就是犯了盜戒。佛學所謂講盜戒是不予取就是盜。譬如說我們到山上到空地去乃至地上抓一塊泥巴，看看旁邊有沒有人，要講一聲，我要在這塊空地上挖一塊泥巴，那麼有人知道，就沒有犯盜戒。假使沒有人，也要講一聲告訴，哎，對不起啊，我要挖一塊泥巴啊，至少告訴土地公吧，管他有沒有啊。土地公，土地是公有的，這個很簡單嘛。你要說對不起啊，土地公，我要挖一塊泥巴，講一聲不犯盜戒，不講就是盜戒。所以我們真看懂了佛經以後，我說糟糕了，要做到不偷盜這個戒啊，要不妨礙別人，自己活着這個戒律啊，只有什麼呢？我們說沒有飯喫，喝西北風，除了喝西北風不犯盜戒。說你現在做事不做事啊？不做事。那你靠什麼生活？我回家啊，家裏爸爸媽媽還有飯給你喫啊，盜戒，那是父母的辛勞啊，你坐在家裏喫空飯，你不靠自己維持自己，這是盜戒。所以懂了佛學的盜啊，我們想來不犯盜戒啊，唯江上之清風啊，如山間之明月啊，古人的這個文字啊，只有在江上喝喝西北風，山裏頭躺在那裏看看明月，這個不買票不要緊，否則還是犯盜戒。

現在佛講了三條，殺、盜、淫這個心理，一切衆生與生命俱來的，這個生命的惡業根本，每個人都有。聖人沒有悟道以前，生來還是一樣，欲貪，貪慾、貪殺、貪盜，就是貪心貪圖。貪者自己要佔有人家，自己佔有來的，所以人性的佔有性是天然的。所以有些年輕同學經常問愛的哲學，愛是什麼東西？愛我不懂啊。真要講愛，就是我愛你，有我，我愛你才愛你啊，我不愛你就不愛你，還不是爲我？爲什麼我有愛的心理？佔有心，這東西是屬於我的，你們不能碰，你就不能碰，我的，我要佔有的，佔有的心理，貪心。有人說那我是不敢殺生啊，一輩子沒有犯殺生啊，你有佔有之心這個生命屬於你的，都是犯了這個戒。所以不殺，不殺很難。哎呀我不敢殺，你拿到菜場殺了回來好不好？這就是殺。什麼叫做不殺？這個是不自殺，沒有自己動手殺。教他殺，自己沒有殺他，可是去拿到菜場殺它，是教他殺，這個罪更重啊，等於現在刑法教唆罪，犯罪是你指揮他的。那麼說不要拿菜場殺，剛剛有一個人他碰到已經殺好了，哎喲，真好，我就是怕殺，這叫見殺隨喜，看到人家殺害別的生命，好，這個好，那這個肉給我喫，是貪殺爲本。所以這個別業的惡業，殺、盜、淫，注意喲，殺、盜、淫，這是天生的，與生命俱來的。悟了道的人、得了道的人，《楞嚴經》上面不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嗎？假使我們提一個問題啊，真正現在大徹大悟了的人，馬上殺、盜、淫這個心理就沒有了嗎？做不到，除非悟得很徹底。不然道是悟了，本體自性見到了，餘習未斷，剩餘的習氣斷不了。所以我常常跟同學們講笑話，不喫飯還容易，現在很多同學們都學習不喫飯，我說那容易呀，我告訴你經驗，我也可以很久不喫飯。但是我曉得喫不喫啊？早就犯了喫的意，意識在犯罪。看到你們在喫，哎，我告訴你這個好喫喲，多喫一點，好喫得很啊，不過我今天不喫啊，真好，多喫。意喫啊，意在貪，這就是餘習不斷。所以，你說這個人不犯淫戒，那個意淫，這情況很嚴重啊。你說不殺生，那個意殺，這個傢伙我恨不得殺了他，不過我沒有辦法打不過他，那不是你的慈悲喲，你那個殺生很重啊。象這些餘習，即使見道的還要修才能斷，很難哪，所以修道很難。修道就是修什麼？修行，轉心理行爲的習氣喲，餘習是最難斷除的。這個習氣就是業力，這個業力中文翻譯叫習氣，習慣了變成一種力量。那麼這三種我們瞭解了，下面再分析講。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唯殺盜淫。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佛說個別的人生命來，不但是一個人啊，一切動物、生物都是有這三種。你看生物，你們有時看看電影啊，打開電視上看看動物世界，你就看到，看到整個的世界，都是傷害人家的生命自己活着的。我們人並沒有比人家文明啊，說人類自己是萬物之靈，那是人類自吹的。那給我們豬哥啊，豬啊，那個黑的，有毛的，給豬哥來看我們這個人，是所有生命中最壞的。你看一天要喫多少豬啊，它的毛還要用到，它的骨頭還要熬湯，那人類是萬物之惡，惡之惡者，自稱萬物之靈，人類自己吹呀，臉上擦金啊、貼粉啊。所以這個世界的生命都是業果輪迴報應，汝負我命，負者欠也，學過會計就曉得了，負就是欠的欠方，你欠了我的命。我這一生來，或者做你的太太、做你的丈夫，愛死你，都要服侍你，那都是還賬啊；或者做你的兒女，或者做你的父親、母親，那個母親爲了兒女那真是欠債啊，兒子、女兒遲一點回來放學，那個心痛啊，你心痛啊，他還正在那裏高興呢，這正是欠賬。所以「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殺業的果報。

「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愛情的果報，欲的果報，這個文字美得很啊，你們看寫愛情小說，釋迦牟尼佛最會寫了。你看，「汝愛我心」，你愛我的心，「我憐汝色」，真可愛啊。以是因緣，就是一切衆生，這個是淫慾的業力，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永遠解不開的，實在解不開。所以殺、盜、淫這三業交互爲果報。因此我們大家持戒，戒律的根本不管小乘戒、大乘戒就是要你明白一個關係：因果關係---業力。所以佛在戒律部分再三提到：縱使經百劫，所做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中間斷錄）尤其寫文章的人，你以爲我很痛快寫一篇罵人的文章，罵得好痛快呀，果報喲，你今生或者來生，坐在家裏外面人家造你的謠言，就是自己前生這樣搞過人家的，就會來了，無妄之災就會到你身上，這就是因果喲，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行爲。所以說「縱使經百劫，所做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所以要持戒，戒是什麼？戒掉你的行爲，轉變你的行爲叫做戒律。爲什麼講戒律？所以我常常告訴你們青年同學們，你們不要談戒律，你把儒家的書，四書五經學好了，那個就是戒律，做人的戒律，人乘道的四書五經人乘道的戒律做好了，再來看佛家的小乘戒律，小乘戒律學好了，小乘戒律難學了，佛家的，那是人天乘的。孔孟之道這個行爲是人乘道的，佛家的小乘戒律是天乘道的，大乘的戒律是菩薩道的，太難了。你看大乘菩薩道有多少條戒啊？沒有條文的，要講條文啊，有八萬四千條戒你去守吧，你怎麼守戒？菩薩大戒是八萬四千條，八萬四千還是小的喲，還沒有完全講啊，因爲起心動念都是戒。一切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起心動念就是戒，所以它沒有條文更難守。所以心理行爲構成了因果報應，象我們小的時候受的教育，不象你們這一代啊，小的時候先受這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我們從小都會，那個時候教育是根據這些講的。所以他說一切衆生個別的形成生命行爲，殺盜淫來的。

那麼在這裏我也插過來，現在世界上有個問題，人口越來越增加，所以人類學者、經濟學者、科學家們怕人類生產出的糧食不夠分配，所以儘量節制人口，節育人口。這個事情鬧了幾十年了，十幾年前，美國有一位教授美國人研究這個問題，一個同學介紹來跟我談，我說這個呀對是對了，人口是越來越增加的。中國文化道家曉得人口到末劫時代越來越多，你節育都沒有辦法的，將來越來越多。他說那是個什麼道理呢？我說這不是怕土地不夠分配，糧食不夠分配，如果那麼講的話，將來自然科學的發達，人不需要喫飯了，以後的世界一百年、二百年以後，只要喫一顆藥就夠了，現在已經差不多了，或者打一針就好久可以不喫飯，不是糧食不夠分配的問題。但是人口越來越增加，在我們中國文化道家、佛家早就知道，這個地球是活的生命。他說那是什麼？我說是人心造的呀，人類人心越來越壞，越會生人，壞蛋越生越多，人並不是好東西啊。什麼道理？地球象個水果一樣，那個水果擺在桌子上，那個桔子裏面爛了，蟲子就越長越多，蟲從哪裏來呢？外面細菌進來了。可是那個水果好的時候啊，不會長蟲啊。這就叫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是我們中國的古訓先賢的名言。一個東西自己內部爛了，外面的蟲越來越多，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侮」一個人自己侮辱自己，欺侮了自己，別人再來欺侮你，自己不自強不自立別人纔來欺侮你，必然的道理。所以世界越到後來，這個地球這個水果越來越爛了，我們人是什麼東西？就是那個地球水果上面的蟲，所以臭蟲越來越多，我說你節制不了。

那麼也有學佛的同學問了，他說照佛家來說，人啊生來因果報應，因爲殺生纔有生了死、死了生。爲什麼這個地球人口越來越多？這個人的因果報應在這裏報完了，多出來的哪裏來的呀？所以佛說三千大千世界，其它的世界毀壞了，業果報應，這個地方沒有毀壞還是到這裏再受報。假使我們地球毀壞那一天，你說有些因果報應沒有完就那麼結束了？那不是唯物論啊。那麼這個地球的衆生的因果報應沒有完的，到其它的星球一樣受這個報應，換一個監獄而已。所以三界如牢獄，欲界、色界、無色界就是個大監牢，要跳出這個監牢啊、監獄嘛，纔算成佛了。跳不出三界的監獄啊，不算得道，你們什麼任督二脈打通，打通了又有什麼用？打通了還在欲界中，色界還沒有跳上去，要跳出三界。不過並不是說你打通氣脈沒有用，也好啊，真的，只怕不是真的，是真的慢慢可以斷除了欲，氣脈打通是爲了轉化了欲，沒有男女愛慾的那一股衝動的力量，變化了，迴轉來就變化了，色界的光明，變成光了，所以還是有用的。現在佛講到殺、盜、淫這三業爲根本，他說以是因緣，業果相續，只講到人，欲界的別業個別業力生命的來源。

「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瞭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這一下嚴重了，我們曉得上面聽的都容易，諸位不要忘記了，佛答覆富樓那，假使我們在學校裏教書的時候那很嚴重了，現在馬上要把本子合起來的考試，就發紙要答案就馬上答上來。佛在說這個《楞嚴經》告訴富樓那答覆這個問題。富樓那問萬有山河大地宇宙萬有衆生生命怎麼來源的？佛有一句話重要的。富樓那說既然本性本來是清淨的光明的，個個是佛，爲什麼會變出來這個世界？爲什麼有這個世界上的衆生？怎麼來的？本來是清淨，本來光明，爲什麼變成不清淨不光明瞭呢？本來一切衆生都是佛，爲什麼我們今天迷了呢？這是富樓那提出的問題喲。大家聽《楞嚴經》不要覺得好玩哪，這是根本問題。不要聽到我懂了人喫羊羊喫人，那還是次要問題，你喫牛肉的問題都是第三、第四了。

那佛答覆一句話是什麼話呢，重點。光明怎麼樣變成無明瞭，變成迷了呢？假使考試現在發條子下來馬上做答案，聯考要打分數。所以聽了《楞嚴經》，佛說的一句重要的：覺明爲咎。無明從哪裏來？無明從明來的。從哪一個明來？從一切衆生自求明來的，自己在求明來的，因此生命啊自己迷糊了。最難懂的《楞嚴經》的要點喲，你們要悟道啊就在這裏喲。所以了生脫死就在這個地方，覺明爲咎。自性本明，我們再提出來注意。

《楞嚴經》重點，佛說的，分物理世界同生命的靈性精神的世界兩面講，物理世界的重點《楞嚴經》上佛所說的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四大到五大，性空真覺，性覺真空到五大，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對不對？我背得沒有錯吧？好，大家給我通過了，那我這個學位也拿到了，沒有錯，希望大家要這樣背的。你要修行就要用到啊，不要聽了《楞嚴經》經歸經，楞歸楞啊，嚴歸嚴的那就沒有用了。那麼這是講物理世界還是清淨本然，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真善美，沒有善惡，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呢？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圓融無礙的，也是這樣。既然是我們自性本來是佛，本來清淨，爲什麼會迷了？爲什麼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認爲自己就是佛啊？的確沒有明心見性啊！性在哪裏？心在哪裏啊？這是《楞嚴經》要追尋的。爲什麼這個生命來要變成我們？我們有了肉體以後始終受這個肉體的生命、物質的世界限制呀，我們跳不出這個根本的業力呀。佛也說了，現在總答覆又歸到這個本性問題。富樓那，這個殺、盜、淫三種的人性。

你看這個地方又產生一個問題哲學，你說佛說人性本來是善的呀，還是惡的呀？這是幾千年的中國外國哲學都在討論的。我們人性本來善還是本來是惡的？換句話說在中國有三派，孔子、孟子這一派認爲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是善的。跟孟子同時的荀子也是儒家，他說人性是惡的，善是僞裝的，後天的教育硬把它變過來。所以主張要教育，人不教育人性天生是惡的，天生沒有善。一個嬰兒生下來，譬如一對雙胞胎，兩個肚子餓了，都喫奶奶，兩個就會搶。自己肚子餓了我重要，那個我是天生帶來的，惡業，人性本來是惡的，這是荀子這一派。那麼告子這一派認爲人性不善不惡，這是中國的文化，佛還沒有來。那麼我們看看世界上宗教家，基督教的教義講人性天生是善的，壞就壞在亞當和夏娃亂喫蘋果喫壞了，所以蘋果不可以亂喫啊。我經常說笑話，西方文化兩個半蘋果，一個是亞當夏娃吃了伊甸園裏的一個蘋果，一個是牛頓看到蘋果掉在地下，發明瞭地心吸力，還有一部小說裏的《木馬屠城記》裏的半個蘋果，西方文化兩個半蘋果。那麼可見人性本善了，就是蘋果喫壞了，但是追起來爲什麼他要喫蘋果？貪喫，可見人性還是惡的呀。對呀，貪慾爲本，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很難講啊。那麼佛法認爲清淨圓融、周遍法界，人性本善，惡是後天附上去的，那麼這個惡是什麼來源呢？他說惡從善來的，很嚴重嘍，這就很嚴重了，翻過面來就變成這樣了。那就很妙了。

那就是我們淨土宗有位蓮池大師的悟道的詩，所以他一生提倡淨土，唸佛。「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蓮池大師悟道的，淨土宗這位祖師。他當然修行很辛苦了，有一天坐到入定，他看到啊所有的佛、菩薩都來了，每一個佛、菩薩手裏頭都燒的香，拿一枝香點燃。等一下這個境界變了，看到很多的魔鬼來，很多惡魔殺人的、喫人的站在他前面，他佛來也沒有動心，魔來也沒有動心。忽然境界變了，那些魔啊變成都是佛了，那些點一枝香的佛菩薩們，阿彌陀佛天天拜拜的變成都是魔了。啊，他恍然大悟，魔佛都在一念之間，所以焚香擲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魔佛空爭是與非。魔與佛、善與惡一念之間，一體的兩面，有陰就有陽，我們先把這些零碎的故事瞭解了，再來瞭解佛所說的。

人性究竟是善的惡的？所以這個裏頭討論就很多了，東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學，尤其政治哲學所領導、所爭的都在這個地方立足的，基礎都在這裏，那麼我們學佛爭的、所求的也是這個呀。普通一般研究佛學，起碼有一個前提，總認爲人性是善的，人性究竟是善的是惡的？這個形上、形下這個層序要分清楚。所以佛的答覆，「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殺盜淫是人性的後天，非第一義，本體的人性就是佛性。如果拿佛來講啊，認爲討論人類的人性是善是惡是空話，那是空話叫做戲論，佛學叫戲論。戲論就是兩個小孩子在那裏吵架無聊，因爲什麼呢？這個本體上面不但無惡也無善，自性本空，清淨本然，不但無惡也無善哪，有一個善就有惡相對立。所以佛法講人性非善非惡，即空即有，非有非空。善惡是後天對立的行爲，有陽就有陰，有陰就有陽，有了一個善念，相對就有惡念，那是第二義非第一義。所以第一義啊，佛學是非是非，非善惡，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動念有「是」就有「非」，有非也就有是，有善就有惡，那是第二義，這個道理就在此。

所以根據西方文化《聖經》，上帝要創造萬物第一天，上帝已經錯了，他已經動了念，他已經非第一義了，所以上帝不足以代表本體啊，那不是啊。他爲什麼動此一念？當然那是上帝也好，鼻涕也好，那是個代號不相干。一念動就分善惡，你說那無動、靜呢？也有善惡啊，靜是因啊，清淨就是果啊。動靜、是非、善惡都是兩邊相對的，都不是的。所以自性非動也非靜啊，你不要認爲我求靜纔是道，你全錯了，動也是道啊。這個觀念要搞清楚啊，不然佛法你修持第一步就搞錯了，以爲靜就對，錯了。動靜是本體起用的二相，兩頭啊。生死、是非、動靜、善惡、來去、明暗都是相對的，那都是「相」與「用」不是「體」。體這些名稱都沒有，緣起性空的。所以佛告訴富樓那，殺盜淫這三種業力根本的來源，哪裏來的？「皆是覺明。明瞭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他說殺盜淫這三種。

佛這一句話《楞嚴經》在這個地方很麻煩了，大家必須要仔細喲。他說都是自己本性覺明爲咎來的，換句話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自己要求一個悟，求一個光明清淨的境界。他不曉得，當你開始要求清淨求成佛，那個開始那一下就對了，不要另外加上，加上去就「明瞭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了。加了一點，有增有減，加了一點呢，這個本來明明白白瞭然的這個能夠自知的這個自性啊，「因了法相」自己說這個不對，要把它丟掉，要把它空掉，丟也丟不掉，空也空不掉，越來越着相，妄想越來越大，想成佛就是大妄想，真正的佛並不想成佛，當然也不想做凡夫啊，更不會想做魔啊，一切無求、無想就到了。有所求想呢，從妄見而發生，因此就有業力。我是講不清楚了，只講到這裏爲止，我相信大家聽了很茫然，不是你們不對喲，是我講的沒有清楚，但是我的本事只能講到這裏了，其他嘛，當然我學得高明一點再來講。注意喲，這幾句要揹來多參一參。你們學禪要參話頭，這就是話頭，話頭就是大問題。

爲什麼佛說生死輪迴「皆是覺明，明瞭之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就是從你明性自來的，明極自生煩惱。所以剛纔我們提過真正學佛，佛法在哪裏？普通一句話到了家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都是自擾出來的。自性本來清淨，因爲你要求覺求明，忘記了自性本來就本明，本來就了，我要了，了個什麼？了了了時無可了啊，沒有可了之處，不能了的了現在正是了，這個了知性。因爲人要想，我現在哎呀好痛苦啊，這個事業家庭纏得我好痛苦啊，今天到廟子上總算了了一下。你了了？了了。了了那一邊家裏的事跑到這裏來又搞這個事了。有些人也一樣，哎呀，好麻煩，所以我要搞一個佛堂啊，給人家修行啊，講課給人家聽啊，然後搞得不好啊，還跟法師倆起煩惱啊。「因了法相，從妄見生」。以爲自己在修行、修道，就是越來越造業，從妄見所生，就是這樣，庸人自擾。「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因此由別業結合構成了共業，這個世界物質的世界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念念在變化，這個世界也是虛妄的，業力也是虛妄的，都是庸人自擾之。所以終而復始，纔有輪迴，這一段答話。

「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富樓那聽到這裏，也搞得滿頭霧水，不過他不是滿頭霧水，他聽懂了，我們沒有懂。富樓那懂了就問了，那問得很嚴重，「若此妙覺本妙覺明」他懂了說佛啊：「你講的這個妙覺之性，我們一切衆生共有的，這個自性本來就是很妙、妙不可思議的、本來就是光明的、本有的、妙有的這個自性。那麼同佛你老人家今天悟了道了，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大徹大悟證了道。你明心見性成了道，就是見到了這個本體了，這個本體一切衆生都相同啊，你今天悟了道，那麼佛的心是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那麼我剛纔問爲什麼有了這個世界呢」？佛的答覆。富樓那把佛的答話歸納起來「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你不要問這個世界爲什麼要動？你不問就懂了，多此一問，庸人自擾，他說這個就叫做妙。無狀：沒有來由的，不要再追問第二個原因了。換一句話這個世界並沒有壞呀！你說世界很悲哀呀，世界哪裏值得悲哀呀？青的是山，綠的是水。清涼的是月亮，胖胖的是太陽，樣樣都不錯啊。喜怒哀樂，高興固然值得喜歡，痛苦一陣也不錯啊，天天高興啊，沒有嘗過流眼淚的味道，也不舒服啊。這個世界山河大地都很現成啊！沒有什麼厭惡的，也沒什麼值得羨慕的。他說佛你的意思我懂了。他第二個問題又妙了，那麼「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他說你老人家悟了道明心見性了，你說物質的世界跟心性同一體，你現在悟了道成佛了，爲什麼這個世界還是那麼壞、不清淨？爲什麼我們這些衆生還迷呢？你都成了佛了，應該有一個人成佛，大家都行了，因爲我們股東嘛，都有份，共業裏頭都有份。你老人家成佛了，爲什麼這個世界壞還是那麼壞？衆生迷還是迷的呢？就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問得很妙。

「佛告富樓那。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爲北。此迷爲復因迷而有。因悟所出」。佛就反問了，沒有正面答覆這個問題，正面答覆很討厭，反問這是教育法。你問這個問題他要使你瞭解，只有用反問的方法。他說我問你，比方有一個人走路迷路了。「於一聚落」，聚落是古文，拿現在白話文一個村莊裏頭、鄉村裏頭。他說有一個人走在這個村莊迷路了，把南方當北方。你說這個人走迷路了，我們有時候鑰匙放在口袋裏到處找鑰匙，哎，我的鑰匙在哪裏？找了半天在這裏。那一下忘記了這個迷呀「因迷而有」，因爲迷糊來的？上帝給你迷糊啊，鬼使你迷糊啊，你是自己迷糊啊，怎麼迷糊了？「因悟所出」或者說因爲這個人太明白了，所以會迷呢？我們想想看有時候手裏拿着茶杯找茶杯的事情常有，大家人生活了一輩子應該有這個經驗，如果這個經驗沒有的話，白活了一輩子，很可惜，應該有的，自己拿着東西找東西，打着燈籠找燈籠。他說我問你，那個迷了的人，這個東西哪裏來？怎麼叫做迷？迷是怎麼叫迷？這個問題。

「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不因悟。何以故。迷本無根。云何因迷。悟非生迷。云何因悟」。他說佛啊，你問的這個問題，他是他徒弟不好意思講了，不然要是朋友就不對了，你這個問題太滑稽嘛。你這個問題啊，這個迷掉方向的人啊，他爲什麼迷掉？講不出道理。他不能說因爲迷掉所以迷掉，「亦不因迷」；也不能說他悟到了，所以叫做迷掉，都不對。「何以故」什麼理由啊？「迷本無根」，迷掉是莫名其妙的嘛，我手裏拿着手巾找手巾，那一下是莫明其妙昏了頭嘛。昏了頭就叫做昏了頭，沒有理由說什麼理由叫昏了頭的。「迷本無根，云何因迷」，迷是莫名其妙的，莫明其妙就叫做莫名其妙，妙就是妙，莫明其妙不可以叫做莫名其菩提糖啊。他說那是沒有理由啊，所以「云何因迷」，不是從迷來的，「悟非生迷」假使清醒的人就不會迷了，當然不會清楚的人迷掉了。所以他說你老人家問的這個問題，下面富樓那沒有講了，假使我們現在的青年人，尤其做小孩子說，你老人家說的問題呀，真鮮哪，這還要問啊，好鮮哪。迷掉的人，迷就是莫名其妙叫做迷，怎麼由莫明其妙來的嘛，清醒的人就不會迷了。所以你問的問題，他沒有講出來沒有講出鮮，我們補一句。

「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倏有悟人指示令悟」。那麼佛聽了富樓那講了就問了，好，他說你講得對，我問你剛纔講的那個迷了路的人，正在他迷路的時候，假使有個清醒的人告訴他，你怎麼把南北方向自己搞糊塗了？「指示令悟」，指給他看，這就是南、這就是北。等於昨天我在東市喫中飯，我們有位同學坐在一起，因爲我們到山上看一個地方，這位同學坐在我對面，我們正在喫飯，他拿出指南針羅盤在那裏看，因爲菜還沒有上來。我說你看什麼？嘿嘿，他對我笑。我說你看這個房子的方向啊？我就看看門外，我說向東南西南對不對？他說對，我說那還要用羅盤看的呀？他就瞪我眼睛了，他不好象富樓那麼說我好鮮哪，我也還沒有罵他鮮呢。我說這你都不懂啊？還用羅盤？你坐在一個地方看一下太陽從哪邊出來嘛。現在還正好在中午，你看這個太陽東方出來，這邊就是東，這邊就是南，這邊就是西，這邊就是北。換一句話東在這邊，西一定在這邊，南是那一邊，北一定在這邊。所以你坐在那個地方看看太陽在哪裏，已經知道東南西北了，還拿個羅盤？搞了半天，還不懂啊！我說你這個笨蛋，這樣這樣講了。哎喲，這一下他悟了，當然沒有大徹大悟，我懂了我懂了，就那麼簡單嘛。就是說迷人，爲什麼迷了？他不問方向就不迷了，「因方故迷」，不問方向到處都是圓的有個什麼迷呀？所以這是昨天故事，現在拿來用到。「倏有悟人指示令悟」，告訴他這是南這是北這是東這是西，他就懂了。

「富樓那。於意云何。此人縱迷。於此聚落。更生迷否」。有一個迷了方向的人，在這個地方，這個村莊裏，有人告訴他，這邊就是南，這邊就是北，你給他講清楚了，這個人還迷了方向不？

「否也。世尊」。不是的。佛啊。這個人受了指示以後永遠不會迷了。

「富樓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你們青年同學多注意佛經的原文，把中文的底子學好。那麼，佛講到這裏，他就告訴富樓那，「十方如來。亦復如是」。他說對了，你方向一清楚再不會迷了。所以迷跟悟就是這樣，迷糊了，一點，哎呀就在這裏，就在這裏，笑一笑，就找到了，就不會再找不到了。他說十方一切佛悟道了，也就是這個樣子。爲什麼？我們現在講迷掉了沒有悟，這個迷這個心理也是沒有根本的。

「此迷無本」。迷跟悟兩個相對，善跟惡兩個相對，是跟非兩個相對，我不求悟哪裏有個迷呀？象你們如果不研究佛，哪裏會上這個當來聽《楞嚴經》呢？因爲你本來也不求這個東西嘛。我還管你楞個什麼，我本來就不楞，還聽你在這說個楞啊。因迷所以求悟，換一句話說爲什麼求悟啊？因爲求悟，你所以迷了，迷了方向了。自性本來清淨，所以此迷無本，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佛說的。

「性畢竟空」，所以佛法告訴你緣起性空，空就是空，結果還問老師怎麼空啊？你不是空空嗎？空就是空嘛，空還有個什麼樣的空法？有個什麼樣子空的樣子啊那就不空了，所以空是畢竟空。此迷本來無本，它的自性是畢竟空、徹底空的。

「昔本無迷。似有迷覺」。我們一切衆生從生到現在本來就沒有迷掉過，所以現在因爲學佛修道，好象悟了，《楞嚴經》佛用一個字用得太好了，「似有迷覺」，似：好象。好象悟了道，悟個什麼？沒有悟。你說沒有悟啊？似有迷覺，好象有迷了、悟了那個樣子。所以如來，如來者沒有來過啊，釋迦牟尼佛來過沒有？你看到還是我看到？看到的是他的影子啊。他來了沒有？來了，現在呢？走了。所以如來：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好象來過。但是也可以叫如去喲，好象走了，沒有走啊。自性、佛永遠都在這裏，無所不在。所以「似有迷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沒有一個真正迷掉。你說假使人性迷掉了，假使這位法師修道修到若干年說哎呀我開悟了，假使你自性真迷掉了，你今天就不可能有開悟的一天，你有開悟的一天，悟個什麼？就悟到，哎呀就是這個嘛，可見你本來沒有迷過呀。你悟的也不過悟到我本來沒有迷過的，所以昔本無迷，似有迷覺。

「覺迷迷滅」。悟到了以後覺得哎呀我好笨啊，過去爲什麼迷掉了？就覺得現在我太笨被騙了，曉得被騙了嘛，禮拜三不來就好了。覺迷就迷滅了嘛，覺到是迷掉了，迷就沒有了。曉得被騙，騙就沒有了。覺迷迷滅。

「覺不生迷」。即然曉得了，悟了，悟了再不會重迷的呀。悟了再不會重迷。佛在答覆什麼話？富樓那問佛你老人家成佛了，應該也帶大家也成佛，悟了道的人，就是問這個問題開始。佛所以答覆這個話。

「亦如翳人。見空中花」。他說也譬如眼睛有毛病有內障或者是眼睛上面有障礙，因此眼睛上面有毛病看虛空中就有花朵有光亮，看到虛空中啊有些花朵有些光彩。

「翳病若除。花於空滅」。所以眼睛病好了嘛，前面紅的白的這些花朵或者光啊都沒有了嘛。

「忽有愚人」。譬如有個笨人。「於彼空花所滅空地。待花更生。汝觀是人。爲愚爲慧」。假使有個笨人，自己眼睛已經好了，從前打眼花那個事情，就曉得眼睛出毛病。結果還跑，哎呀我在國安路的時候，那一天眼花了看到一個什麼東西，結果眼睛好了還跑那裏去找，你說這個人是笨人還是聰明人呢？

「富樓那言。空元無花。妄見生滅。見花滅空。已是顛倒。敕令更出。斯實狂癡。云何更名如是狂人。爲愚爲慧」。富樓那說眼睛有病嘛，纔看到虛空裏頭有些光影，虛空本來就是虛空，沒有光影的。「見花空滅」眼睛病好了，虛空看不到光影了，那麼還要跑去那個虛空地方找，我原來看到的，現在眼睛好了反是看不到，他說這個就是瘋子嘛。世界上既然是這樣的瘋子啊，就不要問他是聰明還是笨，已經是瘋了嘛，那還要問是聰明還是笨，那是笨到透頂了嘛！

「佛言。如汝所解」。佛說照你這樣見解。「云何問言。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他說好了，講了半天，你現在懂了。那麼你還爲什麼要問，你老人家成了佛怎麼這個世界還存在呀？你不是空話嗎？你不是瘋子嗎？這句話講了半天，恐怕我們更糊塗了，對不對？佛的答覆就是說一個人他成佛了，他的別業他個人的業力解脫了，跳出三界輪迴，沒有辦法幫助你也跳出來。只能告訴你怎麼樣跳出來，可是沒有辦法拖你過去，所以佛只能教化你。所以佛是什麼人呢？成了佛得了道是過來人而已，這條路他走過了，他告訴你，你要走這條路，要跳出三界外，走某一個方向怎麼走、怎麼走，你照他走的去做，他沒有辦法帶領你。你說我拉着佛的衣服角，就可以成佛了，你是瘋子，你不是學佛。所以佛告訴富樓那，好了，你既然懂了這個道理，你爲什麼還要問我，「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爲什麼這個世界空不了，還能存在呢？你這個話不是問得多餘嗎？佛又說：

「又如金礦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不成雜」。比方給你聽，這個世界上一個人成佛了，其他的衆生，換句話說諸位學佛要注意喲，自性自度。你不要認爲我拜這個老師成佛了，成佛的了老師也代你度不了，他只能夠告訴你我怎麼樣修行，你照此路修行可以成佛，沒有辦法帶領你。譬如阿難是佛的堂兄弟，佛沒有辦法代他成佛。換句話成道的人六親不認的，因爲六親不認所以成道，成了道所以六親不認。但是他既然六親不認，何以能夠度衆生呢？因爲天下爲公，他講的教法度一切人。所以佛是什麼？始終站在一個師道，所以本師。佛走過的路，他所修持的方法，你照他依教奉行，他所教的，你照他來修持就成功了。象《楞嚴經》後面教的都是修行的方法。但是你說因爲我信佛，我念了多少經，吃了多少年素，我又拜了多少佛，佛應該度我，這個不是佛教徒，這是大迷信者。所以佛在這裏他說一個人成佛，佛怎麼講呢？他說譬如金礦，譬如我們去挖金礦，「雜於精金」，一塊黃金剛剛在礦裏頭挖出來，又有泥巴，沙子，石頭，都是雜的嘛。要經過鍛鍊，我們本性等於金礦，每個人都是金礦，自性都是佛，但是你這個都是佛，不錯啊，你現在爲什麼不能悟道呢？無始以來的染污，這些泥巴、沙子、石頭把你遮住了，所以你要用方法去修煉它，修煉到其金一純，把黃金的本性鍛煉出來歸成黃金了，那個泥巴沙子都剔掉了，就是我們那位同學啊，會練金的會練銀的，把雜質拿掉了，銀子還是乾淨的、白淨的、光亮的。「更不成雜」那麼煉成金子了以後，它當然不會加進泥巴，也沒有沙子了。有了泥巴有一點泥巴、沙子就不叫純金了，純金就是純金。等於說一個人在大衆中，假使我們大衆中有一位同學，因此修行成佛了，他成佛了，我們還是隻好瞪着眼睛他成佛啊。但是我們把他修過的路子照樣的修，我們也可以成功。你說他成佛了，因爲是我的同學關係，也想去拉一把，拿一個名片給佛，我是你同學，沒有用啊，他不帶你的，帶不走的呀。所以象那個金礦一樣，同樣金在礦裏頭挖出來，它鍛鍊成純金以後，它也不會跟泥巴兩在一起，雜不攏來了。再佛有個比方。

「如木成灰。不重爲木」。等於一個樹木燒成了灰以後，灰就是灰，再也不會重新成爲一個木頭了。

「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如是」。所以一切佛成道了，悟道就是菩提，覺悟了。涅槃就是菩提的果位、悟後的果位，什麼叫涅槃？不是端盤子啊，涅磐是翻音，圓滿清淨。就是《楞嚴經》上面本然清淨，周遍法界，就是涅磐的境界，本然清淨，周遍法界。所以一切佛得到菩提涅槃的道理，亦復如是，就是這個樣子。

「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遍法界。疑水火性不相陵滅。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這裏佛就提出來，富樓那你還要問我這個物質世界四大，地、水、火、風本來自性也是清淨的，周遍法界，那麼你又懷疑物理世界一切是矛盾的，水與火兩個互相矛盾，矛盾的東西怎麼會共同的存在？同時你又懷疑問我，虛空，整個的虛空和這個物質的地球，都是周遍法界，這個矛盾的問題你解決不了，佛要答覆他的，那麼答覆完了這個問題，下面才提出來修行的方法的報告。今天先到這裏。

# 楞嚴經講座 二十六集

---楞嚴經講座

富樓那提出來，認爲一切衆生同一體性，爲什麼一人成佛，其他人沒有連帶到好處？就是這個。那麼這個重點呢？就是共業中間有別業，某一人成佛是他的別業成就，脫開了這個共業的關係，拿我們現在話就是現在這個道理。那麼第二個問題現在答覆的，又汝問言，這個汝就是指富樓那，佛說的你問我地水火風就是物質世界，既然上面提到地、水、火、風自性空，那麼心物一元的自性那個體同，同的都是空，本性圓融。既然物質世界那個原始的自性，也是圓滿融通的，周遍法界。他說爲什麼---他懷疑水火性不相凌滅？水和火兩個不相同嘛，這兩個發生矛盾的，現象、作用都矛盾的，他說爲什麼？

「又徵虛空。及諸大地。俱遍法界。不合相容」。譬如說空，我們眼睛前面看到這個物理世界的虛空，這個空間同我們身體腳踏到實在的這個山河大地物質，那麼照佛說的地性也本空，俱遍法界，都是充滿的，他說這個完全矛盾的。前面的空，物理世界的空是沒有，物質的世界土地、山河、石頭那是真實的嘛，這兩個現象和作用矛盾的，怎麼樣說自性同一呢？這是富樓那提出問題。佛現在答覆。

「富樓那」。就叫他名字，首先你瞭解一個道理啊。「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你注意這兩個字：譬如，譬如什麼？我們物質世界所感覺到的空間、虛空，其實物質世界的虛空還是一個東西啊，是物理的作用啊。我們眼睛前面看到空，乃至到高山頂上看到一切空，這還是物理的作用啊，這個虛空不是沒有東西啊。譬如，所以拿來做個比方，自性空不是這個虛空、空間的空，這一點要搞清楚。所以佛在這裏用譬如虛空，拿我們物理世界這個虛空來比方自性的空，所以假定我們學佛把自性的空當成同物理世界的虛空一樣，這樣就叫空，那完全錯了。物理世界的虛空是地、水、火、風不同而已，可是它也是個物理的作用，所以特別提出大家注意。所以我們假使學佛靜坐或者打坐求證的人，自己感覺到有個空空洞洞的空，那個同物理世界的虛空的空性是一樣的，不是真的空。真的空，真空無相，它沒有境界、沒有現象，有個境界、有個現象已經不是空了，真空無相。所以這個禪宗祖師，譬如夾山禪師答覆人家的問題。人家問法身？法身是得了道、悟到那個自性空叫做法身。法身無相，如何是法身？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法眼無暇，一點沒有錯。所以假定我們有個空相存在，一個求證的人那已經不是了，不是自性的道理，不過着了一個空相。法身無相，法眼無睱，這是夾山禪師的法語。那麼現在我們講到這裏還是說明《楞嚴經》本文翻譯的用「譬如」，特別注意啊，象我們目前這個虛空、物理世界的虛空，體非羣相。虛空什麼都沒有，一個空間裏頭什麼都沒有。象我們樓上這個房間現在不空，因爲大家坐在這裏有那麼多人，統統走了，東西都沒有了，這個房間是空這個房間的虛空。虛空的自體沒有一切現象，空就是空，這個空間裏頭如果堆了很多的椅子啊，那已經是有相了，所以虛空的本身體非羣相。但是因爲它是虛空而「不拒彼羣相發揮」，它不拒絕任何的有相，因爲它是空嘛。你譬如我們這個樓上，今天把它做講堂也可以，這個是空的；你把它做舞廳也可以，做歌廳也可以。不拒諸相發揮，一切現象一切作用，你看在虛空中發揮作用都可以，這是佛講的比方。

「所以者何」。什麼理由？「富樓那。彼太虛空。日照則明。雲屯則暗。風搖則動。霽澄則清。氣凝則濁。土積成霾。水澄成映」。那麼這幾句話，《楞嚴經》它用的四六句子的文字，很文學化的，不過是古文，四六體的文字。現代拿白話文來描寫如果這一段做文學境界描寫很多了。他說譬如所謂虛空上面加個太虛空，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太空。這個太空中間，這也是個比方啊。太陽一照太空裏頭就有光明；雲屯則暗，如果雲霧一起來，堆積在那裏不動了，我們抬頭一看這個虛空裏頭看不見的、黑暗的現象；風一吹，今天有風，我們感覺到物理的太虛空在動搖，其實虛空沒有動搖，只是我們感覺，風在動搖，氣流的關係；「霽澄則清」：天好了，風也不吹了，雨也不下了，霧也沒有了，霽就是雲霧等等的湊合謂之霽，散開了，澄清，這個太空非常澄清，那麼我們感覺到眼前這個太虛空乾淨的；「氣凝則濁」：如果大氣層凝結了，我們感覺到這個太空很髒了，所謂空氣染污了。「土積成霾」：霾就是霧，霧裏頭黑的霧，叫做陰霾，我們文學上經常用，陰霾之氣。譬如說象有幾天，我們溼度非常低，這個氣壓又非常低，溼度也低，自己呼吸都覺得尤其在臺北，在空氣裏頭都覺得一股黑氣，就是空氣的染污，都是霧，就叫陰霾。這個裏頭有染污有灰塵，所以土積成霾，這個土不是說大塊的泥巴，塵土累積起來；「水澄成映」，假使虛空，我們看到一個大海里頭，在海里頭看虛空很簡單了，或者在那個乾淨的水潭裏頭不需要仰頭看，只要看清水裏頭就看到天空上面它反影過來，水的澄清，虛空就在水的裏頭影像反影出來。這幾句話，釋迦牟尼佛把這個虛空界晴、下雨、陰天、颳風天，各種氣象的變化以文學的景像都說完了。然後他提出問題。

「於意云何。如是殊方諸有爲相。爲因彼生。爲復空有」。於意云何，是中文佛經的翻譯文學。拿現在話就是說，你的意思認爲怎麼樣？他先講了各種現象，他說你的意思認爲怎麼樣？「如是殊方諸有爲相」，象太虛空裏頭這些現象，「殊方」不同的方向，氣候就不同了。譬如我們南部也許進入颱風的境界了，範圍了，我們北部呢？還是有一點邊緣，氣象不同。殊方：方位不同，譬如說象我們現在在這裏，金門也許還沒有事呢，還是好天呢，或者有一點點陰天，比方。「如是」象這些現象，「殊方」各個方位不同，那麼「諸有爲相」太虛空裏頭各種有爲這個現象，所謂「有爲」「無爲」是佛法裏兩個名稱。無爲是沒有作爲、什麼都沒有，安靜的。有爲是一切有動作，有現象的，有作用的。他說這一些等等的方位不同，各方的有爲相，現象就不同了。那麼尤其在中國禪宗，譬如夾山禪師素來這一派的禪師們文學程度都很高，他們的說法句子用的就不同了，八個字：「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那就用得在文學境界哲學境界是說得最高最高了，天上的雲、月這個風景是一樣的，溪山各異，地區不同。你說阿里山好不好？真好！峨嵋山好不好？真好！什麼好？山水好，山水是個總稱啊。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這個山水的佈置局式擺法各兩樣了。他說所以呀，各個地方不同的現象，「爲因彼生，爲復空有」，他說我問你這個虛空的情況是一樣，太陽、空氣、水、土地、樹木所形成的這種畫面的境界，因每個方位不同氣象不同、風景也不同。我問你這些不同地區的風景變化「爲因彼生」是物質的自己的變化？「爲復空有」，還是說物理的虛空它起的變化？物質的自身起的變化呢？還是虛空起的變化？

「若彼所生。富樓那。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爲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他說你假使認爲虛空中各種的景像，每天的氣候、境界的不同，是因爲物質的本身其它的所生，因爲太陽的關係來的，「若彼所生」。那麼富樓那我要問你，太陽出來，這個太陽在太空中，不止照一個地球，照得很多，這個光照的面很大。譬如就照這個地球吧，既然是太陽的光明，那麼十方世界，這個地球上所有地方應該都是同一個太陽的光明，爲什麼在虛空裏頭，看了光明以後，光明看到了，因爲這個光明是太陽本身發出來的。同時我們也還可以看到太陽本身是個圓體的呢？它是個圓體它發出來光，我們因光而看到地球上各種東西，同時還看到太陽，他說是什麼道理？

「若是空明。空應自照。云何中宵雲霧之時。不生光耀」。假使說這個虛空中的光線不是因爲太陽的關係，是這個物理世界的虛空本身會放射光明的。那麼虛空本來就自己能夠照見一切色像了，自己有光不需要依賴太陽的光，「空應自照」。云何就是白話文怎麼樣？那麼爲什麼到了「中宵」，宵就是半夜，到了半夜天黑了，太陽到了地球的那一邊。「不生光耀」虛空本身爲什麼沒有亮光呢？他提了很多問題啊。富樓那問的，佛在這個地方的教育法，他沒有直接的答覆你，都是啓發性的，提問題反問你，要你自己悟到，反問你這個道理。

「當知是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觀相元妄。無可指陳。猶邀空花。結爲空果。云何詰其相陵滅義」。佛提了很多的反問問題，問富樓那，我們現在大家看了文字也懂了，瞭解了他的反問。那麼佛在反問問過了，他沒有要他答覆，跟着就是追擊他的啓發性，使他自己能悟到。他說你應該「當知是明，非日非空」。我們每天看到這個物理世界的光明並不一定是靠太陽，這個要求證了。很多學物理的就懂了，有些地方太陽照不到自身本身也有光的。那麼尤其象修道的人、學佛的人，有時候修證到了某一步功夫，他要特別修持，進了黑關了，完全一點亮光不準透的關房進去了。那麼在這裏一入定以後，一點光都沒有，象牆壁都要雙層、三層封了都沒有光亮。在這裏一定就自性發光，我們人的身心自性發光，然後裏頭東西看得清清楚楚，比太陽光還亮。這說明虛空自性，「非日」：不是靠太陽，「非空」：也不是物理世界的空間。但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東西呢？「不異空日」同時也靠這個虛空，也靠這個太陽。所以注意兩句話，當知是明，這個物理世界的光明，非日非空，不異空日。

「觀相原妄，無可指陳」。注意嘍，由此你可以瞭解物理世界一切的現象，各種現象都是假象，沒有一個真實的。因爲虛空、因爲光的反影、因爲時間、因爲空間，種種的關係湊籠來偶然的暫時的現象，所以叫做無常，靠不住的，不永恆的。所以一切的世界上物質世界的現象它的根本---妄，妄不是沒有啊，假相。等於我們看到一切世界，乃至於這個房屋建築。你看十年當中變了多少，隨時變去，一切皆是假相。「觀相原妄，無可指陳」，你在這個裏頭，一切假象裏頭你能夠指得出來哪一樣是真的嗎？哪一個是自性真的？你指不出來。當你指出來你說這個是月亮，月亮已經跑了一步了，早變去了，變過去了。所以觀相原妄，無可指陳，沒有辦法你指得出來，陳就是陳列那裏擺給你看的。所以物質世界一切的現象。

「猶邀空花，結爲空果」，一切衆生不瞭解，把這個物理世界當成真實了，物質世界不真實，虛幻的。他說這是人我們大家自己迷糊了，因爲自己這個壽命活不過山，譬如我們天天看山，這個山總是那麼高，你說山總是那麼高嗎？山也在長大，也在生死，灰塵慢慢堆上去，它又長了，長厚了一層皮了，有的地方也塌下去了。當然現在東挖西挖更快了，那個怪手推土機啊，一個地方高山上三天以後就平了，它就變了。物質世界就是人爲的，不是人爲的物質世界本身它都在變化，你要想求物質世界一個固定物質不變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的，所以衆生自己不懂，迷糊了，猶邀空花，結爲空果，等於虛空的花朵、假相，幻想一朵花你要求幻想的花能夠結一個蘋果，或者生一個梨子給你喫，那不是自找煩惱嗎？我們注意喲，佛說這個話，所以大家學佛修行，以妄想心，不管你修哪一種法門，修有爲的法門，做什麼功夫、修什麼氣脈、觀想什麼境界，以妄想心來修啊，想求到證果，都是「猶邀空花，結爲空果」。所以白居易唐代那個詩人，寫的那首禪詩講禪的境界，空花哪得成空果，空花哪裏能夠結果呢？沒有。我們以妄想心來修道，空花哪得成空果。陽焰如何更覓魚，太陽的光影裏頭象這個水一樣，我們看錯了在水裏頭想找魚找不到，那都是假相，陽焰如何更覓魚就是根據這個道理來的。因此他這裏已經說明物理世界一切的現象，剎那剎那之間都在變化，都是偶然、暫時存在的有。那麼現在自然科學進步了，也有學科學的人到達佛法的境界，跟佛法非常接近了，曉得物理世界這些電子、原子，這個自性的變化都不能永恆，剎那剎那變去了，變去了就不實在，所以叫做空。

佛說「云何詰其相凌滅義」？物理世界地、水、火、風這些現象，它的本身就是不能永恆存在。譬如水吧，每一個水分子消散了蒸發了，它就空了、沒有了。譬如一個火吧，一個蠟燭一點起來，你看到亮光的時候，這個亮光那個燃燒的功能已經揮發了，沒有了，空了。譬如這個電燈吧，開開覺得亮，實際上一剎那每一秒種很快的都消耗了、沒有了，我們永遠看到不動的亮，那是我們錯誤的觀念。實際上它每一點亮光一剎那一嘣一嘣，連接起來太快了，這個無常、不永恆，太快了，消散得太快了，我們反是把這個假相認爲真，認爲這個亮光是永遠這樣亮，就錯了。所以你瞭解了這個道理，物理世界一切都是空相，不實在的。你爲什麼還要詰問我相凌滅義？水和火兩個矛盾的，它怎麼同時可以存在呢？陵滅就是矛盾的，凌就是超過了，滅：我超過你就把你滅掉了，凌滅就是這個意思。水多了就把火澆熄了，火多了就把水燒開了。互相凌滅，佛說那是當然的。那麼再進一步，佛沒有說出來，爲什麼會凌滅？因爲物質的本身自性空嘛，當然容易消滅了，這個要我們去研究了。所以佛的結論。

「觀性元真。唯妙覺明。妙覺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復問不相容者」。同時你又很糊塗問我，心物兩個怎麼是一元呢？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兩個不同的東西，一個是有一個是虛的，他說怎麼是一體呢？他說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同時存在。（中間錄音中斷）佛說我給你講的是本體，你問的都是現象，就是這樣。一個是講的形而上第一義，講自性本體；富樓那、阿難所問的都是在現象界找，沒有錯，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真妙覺明。亦復如是」。所以自性本體這個至真、至妙、最妙，它能夠有感覺的作用、知覺的作用，本來就是清明自在的，這就叫自性。實際上我們經典上所講「真妙覺明」也爲了佛的方便法門，這四個字都是多餘的。因爲加了這四個字大家就求個真、求個妙、求個覺、求個明，自性永遠悟不到了。所以佛說自性本體如何去見？「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沒有辦法用一個文字言語能夠講，象《楞嚴經》啊一切經典，講出來已經不是了。所以佛在《華嚴經》裏頭表示悟道以後不肯說法了。《法華經》上也提到「止、止，」算了你們不要要求我講了。我法妙難思：佛法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所謂言語道斷，不是文字言語能夠表達的，心行處滅：你心裏頭有一個妄想、有一個境界已經不是它了。所以「真妙覺明」這四個字我們注意啊，不要抓得牢，佛說了就懂了過去了，硬求個真、求個妙、求個覺、求個明，已經不是了，「亦復如是」，也是這個道理，自性本空。那麼佛又申訴這個理由。

「汝以空明。則有空現。地水火風。各各發明。則各各現。若俱發明。則有俱現」。這一點我們特別注意啊，宇宙萬有同我們同體的這個自性，那麼我們可以引用莊子的話「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這個自性，這是莊子的，我們固有文化。莊子這個時候，佛法還沒有進入中國，所以莊子也可以說，以佛教的立場上講這些都是東方的應化聖賢，也都悟了道了。他的著作我們讀過《莊子》，好象也講過吧？過去講過上過這個課「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這個自性心物一元。現在說明這個道理啊，因爲心物一元同體的。

「汝以空明，則有空現。」所以人的思想觀念裏頭，一切衆生思想有一個空的境界，想到一個空這個意識境界裏自然有這個現象，哎喲好空好大，物理世界就會產生一個空的現象。那麼你想到水，就有水現，想到火就有火現，想到風就有風現，這是理論。那麼我們學佛修道的呢，所以各種法門求證，那麼真正修到的，現在當然很少了，修禪定的人譬如修火觀的人修成功了，他人在那裏入定，入火光定的時候，我們大家看不到一個人，只看到這裏一個火光、一團火。入水觀定的人，只看到這裏一灘水，看不到人。所以一切唯心所造。所以入了空定的人，你到這個地方找這個人找不到了，到這裏一看也沒有人啊，這裏空的，實際上他在這。所以你要找諸佛菩薩真有沒有？你找不到，他就在你前面你都找不到。他一進入空定你就看不見，他看你很清楚，你看他看不見。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心物一元，不過這個是要求證。理論這個經典說得清楚，求證要去修持。但是明白了這個理，你相信一切唯心所造，佛法是真正一切唯心。所以「汝以空明則有空現」，你用空的境界來瞭解它，那麼你的心理精神境界同現象的世界就出現了一個空，那麼換一句話說，你要用地或者用水、火、風，地、水、火、風、空這五大，「各各發明，則各各現」。隨便你用哪一種，心力堅強的人那個現象就出來。不過我這個話有毛病，不是心力堅強，心力堅強同不堅強一樣，心理着迷了的人譬如神經病的人，他心力還不堅強啊？你說你不要亂想就好了嘛，可他做不到啊，就是喜歡亂想嘛，那個亂想中間他很堅強啊。他想迷了，他硬說這裏有個鬼呀。我們說沒有，有啊，他一定講有。你說那個神經病境界裏頭有沒有鬼？他有，他的世界裏頭有，心理狀況裏頭有。你不能說他神經，究竟我們神經，他神經搞不清楚啊！世界上哪個是瘋子很難講啊，罵人家是瘋子，小心一點啊，剛好罵錯了，他不一定瘋，我們瘋了。象我們坐在這裏研究經典也是瘋子，人家看我們都是瘋子，外面很好玩嘛，跑到這裏來受這個活罪，這是觀點不同了，也就是心力的不同，所以一切唯心所現。「各各發明則各各現」。

但是所謂得道的人，也就是唯心定，定是堅固心力謂之定，這個心力堅固了。這也是造業啊，修行也是造業呀。諸佛菩薩也在造業，他造的什麼業？止於至善之業，純善善業，所以要心力堅固的人他就定了。所謂定，大家不要搞錯了，以爲打起坐來在那裏死不楞登的傻裏瓜唧的那叫做定，當然也是定喲，也要很堅強的，兩個腿第一步就要熬得住啊，這個很堅強，到了後來不要熬腿了，身體都空了嘛，無所謂坐在這裏、定在這裏，心力極堅強就是定。那麼你站着也是定啊，所以心力堅強的人「一時可以」同一個時間一心多用，所以一念之間俱備了八萬四千法門，一念之間要心力極強，成就的人。

所以佛說「若俱發明則有俱現」，在同一個時間之間一念一動，一起來、統統來。所以我以前幾十年常常給你們講，有許多朋友學密宗的，密宗先要學觀想。我說你學密宗，你觀想起來嗎？他說差不多。我說不要騙我了，我說你也不是騙我，在自欺。密宗什麼觀想？譬如修大威德金剛，菩薩的頭三個頭，一個頭上三隻眼睛、兩隻腳、三十六隻手，每個手上拿的東西不同，端的茶杯啊、拿的棍子啊、拿的寶劍；十八隻腳；身上戴的戒指啊、玉圈子啊掛滿了一大堆；拿着寶劍、刀、斧頭什麼都有；每一個十八隻腳下面踩的野獸也有、屍體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外面還有很多的護法神一大堆，那麼法本上告訴你，剎那之間，你上坐修的時候，一剎（一彈指六十個剎那）那之間自己就觀起了大威德金剛，你想死了想一輩子也想不起來。你想你的媽媽的面孔想想看，自己的媽媽哪一個人馬上想得起來？你想起來不過是個空的影子，還不清楚。你要把菩薩這樣一剎那之間觀清楚了，才叫觀想成就，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觀想成就這個影子到了身子上來了，然後我進來一看這個裏頭沒有你了，就看到一尊大威德金剛坐在這裏，我說你觀想起來啊？不要自欺、欺人又被人家欺，何苦呢！但是絕對觀想得起來喲，當然有巧妙，心力要堅強。所以你們唸佛的觀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經》全本就是叫你觀哪，觀極樂世界七寶行樹，什麼青的白的黃的綠的，鳥兒這樣叫，不是我們這樣叫，唸的阿彌陀佛，樹上風吹的阿彌陀佛，一切那個聲音嘰裏呱拉的都是阿彌陀佛，你一剎那之間觀得起來嗎？觀起來你往生西方百分百的把握，不要往生已經來了，西方到你這裏來了，你不要去了，這是心力問題。修行就在心力，所以佛說「若俱發明，則有俱現」。這一段要注意了，大家不要說不看經典，光在耳朵那裏聽。很多同學，我一去問他，老師啊，我聽過你講經真好聽啊。我說我又不是唱歌的，很好聽。我說你聽了些什麼？「我當時都懂」。我現在問你，屁都放不出來，這有什麼用啊？那不如到歌廳來比我好聽得多了嘛！何必聽這個，所以要注意呀！

「云何俱現」。同一個時間一心呈現，注意喲，心力堅強。這個道理在這裏，佛告訴你。這就是佛法真正的祕密，其實佛都明白告訴你法門。

「富樓那。如一水中。現於日影。兩人同觀水中之日。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一東一西。先無準的。不應難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雙。云何現一。宛轉虛妄。無可憑據」。這一段特別注意喲。你不要光把經文懂了，懂了佛說的經文，翻過來一參究，你學佛不管你修密宗，修禪宗，修淨土，什麼宗都不管你，那你學佛決定有成就了。所謂密宗、禪宗，淨土宗什麼宗那是方法不同，等於說入門的不同，我從這個門來，他從那個門來。你不要說我的門纔是正門，你那是歪哥，那是你主觀錯了。邪門進來同樣可以成道，因爲邪門是小門嘛，小門你不能說它不是門啊，狗洞也是門啊，只要你鑽得進來就行了嘛，懂了吧？所以不要隨便拿有色的眼睛去批評人家，學佛有些觀念就錯了，你把這個道理參通你就懂了。佛說可以同時俱現。佛怎麼講？

「如一水中，各有日影」，我們看這個水，大家站在水潭旁邊，我們白天看水裏有個太陽，我們都看到了啊！然後「兩人同觀」我們一起看到，然後下一個命令，太陽看清楚了，好，右邊的向左邊，左邊的向右轉，各走各的分開了，背道而馳，都挨着這條河來走。

「東西各行，則各有日」，你都看到這個太陽跟着我走的，向哪一邊走都看到太陽跟着我走，對不對？這個經驗都有過啊，如果這個經驗沒有過呀，你們在城裏長大都沒有過，你拿個洗臉盆照一照嘛，鄉下河裏頭這個境界很多的。「東西各行。則各有日。隨二人去」，每個人身邊都跟着太陽在一起，回頭看看水裏的太陽跟着我來了。

那麼這「一東一西，先無準的」，究竟中間這個太陽跟哪一面走呢？

「不應難言。」。你不能夠隨便出一個問題說，「此日是一。云何各行」，你不應該說太陽只有一個啊，這個人左右背道而馳，怎麼太陽分成兩個，個人旁邊都有一個太陽啊？那你是瘋子，這個道理還不懂啊？「不應難言」你不應該再提出這個問題了，他怕富樓那再開謊腔就不大有意思了。

「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太陽是一個，現在佛只講兩個人啊，相對的。假使有四個人四個方向走，都在河裏頭看這個太陽，每個人旁邊都有個太陽在走嘛。

「各日既雙，云何現一」他說這個裏頭你不要糊塗了，不要問兩個人每個人旁邊有個太陽，太陽可以分成兩個嗎？也不應該說太陽既然是成雙做對的，爲什麼上面天頂上只有一個太陽呢？因爲水裏頭是太陽的影子啊！所以佛說「不應難言」你不要搞糊塗了。

「宛轉虛妄。無可憑據」，每個人旁邊那個太陽，你認爲是真的嗎？那都是投影，不是真的；你說不是真的嗎？都是真的。譬如我們現在坐在電燈光下面，我們每一個人看看這個電燈還不錯，都能夠把我書上照得很清楚。這個亮光是真的嗎？它不但照你也照我啊，也照他，也照她，它是放射的，這個放射的亮光隨放射隨空啊，就沒有了，沒有了後面又照上來，又照到又沒有。即有即空，所以宛轉虛妄，不是真實的，都是投影。「無可憑據」那是太陽的影，真太陽只有一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那個自性只是一不是二。所以見聞覺知，我們能夠看、能夠聽、能夠感覺、能夠知道的已經是第二月、第二日，非第一義。

「富樓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遍法界」。所以他說你呀，富樓那，你根本搞錯了，你把物理世界這個色相、現象同物理世界的虛空認爲是矛盾的、相傾的，精神跟心理作用是矛盾的，相傾相奪於如來藏。如來藏是本性，一切衆生自性的代名詞。那麼你要知道，只有如來藏這個自性能生起精神作用，也能生起物理的作用。「如來藏隨爲色空」，不是色法與空法在自體裏頭有所矛盾。所以自性，物理世界的根源那個本空的自體，同我們見聞覺知的本空的自性，同樣周遍法界，無所不在，也無所在。因爲它無形無相的，但是哪裏要起用，它哪裏就起用。

「是故於中」。所以我們看這個物理的世界裏頭。

「風動空澄。日明雲暗」。這八個字都是文學境界很高了。所以你看物理世界裏的現象，風一吹過來風一動，「空澄」這個虛空給風一吹，雲霧就散了，啊，太陽出來，乾乾淨淨，澄清得很。「風動空澄，日明雲暗」，太陽出來有光明，如果雲霧一起來把太陽一遮住了，我們就看不見了，看見這個物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日明雲暗。

「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所以你懂了這個道理，這是比方啊，這八個字。「風動空澄」，風一吹一散掉，空間裏頭什麼東西都吹跑了，這個虛空乾乾淨淨就出現了，出現了那個虛空的現象不是風吹出來的喲，自性本來空的，是借這個風力把髒的東西拿掉了，自性就空澄現出來了。同樣的，我們練氣功也好、修止觀也好、修什麼也好、唸佛也好也是風啊，妄想修妄想，拼命修啊，哎呀修得一身冷汗哪，最後嘣放下了，風動空澄，自性的空出現了，就是這個道理。「日明雲暗」，有太陽時候就是光明，我們有一個妄想起來心中就遮住了。

所以上次講到丘長春的話，我們修道怎麼修？那是道家的，借用一下。「青天莫起浮雲障，修道人的境界，雲起青天障萬象」，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到宋元以後啊，中國文化佛家、儒家、道家已經融匯了，叫做中國文化一個大戲了，分不開了。這是道家丘長春祖師（北派的祖師）的《青天歌》的兩句，實際上用的都是佛法的道理，不過是用道家的觀念、中國的文字表達。所謂明心見性要怎麼樣？青天莫起浮雲障，就是一念不要亂動念；雲起青天障萬象，譬如一個人心理本來很乾淨，只要有一點事情一來了，這一片雲一來了遮住了，一切都迷糊了，什麼都亂了。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障萬象。所以他說衆生自己迷了，一切衆生我們每一個人自性就是佛，自性本來清淨，你不要去求清淨了，所以佛告訴我們《楞嚴經》重點：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你的清淨本來在啊，我們偏要去求清淨。還有些人回到山上才覺得清淨，到了都市裏不清淨了。真的山上比都市清淨嗎？是你的心臟，心清淨了，周遍法界，地獄裏頭也清淨啊，廁所裏頭也清淨。不然不叫做法界了，法界是不垢不淨的呀，沒有清淨不清淨的分別呀。所以都是你自己起的障礙，所以衆生自己在迷悶，大家自己迷了。所以他問爲什麼迷了？迷了你問我幹什麼？你迷了。譬如我們問你：我爲什麼迷了？這個人來問你的話是不是瘋子啊？他既然問你我爲什麼迷了？

還有一些學生啊真有問題，說老師啊他們都說我神經啊！老師你說奇怪不奇怪？我一定答覆他：「不奇怪，你一點都沒有神經，很清楚」。「是嗎？可是我覺得不對呀！」這種事情現在青年很多，現在青年很多，我們臺灣，三十幾萬人精神病，尤其是知識青年特別多。常常碰到這些問題，幾乎把我都逼成迷悶了,我本來清醒啊，和他一談話我都迷了，我就搞得糊裏糊塗，究竟是他清楚還是我清楚？

所以衆生的迷悶啊，衆生自己迷了。「背覺合塵」，自己違背了清淨本覺的自性，自己願意追求物質去了，給這個物理世界迷住了。「合塵」，配合那個塵勞煩惱。這個塵代表物質世界，違背了自己的本覺清淨本然的自性，違背了自性也可以說違背了人性。

現在尤其是你看整個的世界、整個地球上，科學文明越發展、工商業越發達，機械物質越來越高明啊，將來人統統變成瘋子了，不過瘋子是我們說的，他們看我們是瘋子啊，人沒有精神思想了。現在社會已經到這樣，你看我經常說現在教育儘管提高了，這個士，什麼大學畢業了學士了，研究所畢業了碩士了，再就是博士了，再進一步都不是了，都不是，我看越來越沒有思想了，越沒有知識了。他是有學位，沒有學問了，真學問一點都沒有，光是拿到一個學位，學位是牛角尖裏頭小題大作啊，寫一篇論文通過了。你的論文研究什麼？我研究物理。你研究哪一種物理？茶。你研究龍景茶還是鐵觀音啊？我研究鐵觀音。鐵觀音的哪一點啊？鐵觀音的種子。種子的哪一個？福建的那個種子，就是這樣一個題目，博士論文。我的媽媽，那個博士，然後人情世故什麼都不通，所以學位越高學問越沒有。這世界越來越是這樣，都是衆生自生迷悶，「背覺合塵」，越到後來世界越向物質文明追了，他叫做現實，象我們這些人他早看成不合現實啊，落伍了。衆生就是這樣背覺合塵。

「故發塵勞，有世間相」，因爲追求這個物質世界，塵：代表塵勞。因爲物質世界越追求啊，人的生活越忙碌越痛苦，所以叫塵勞，紅塵中就勞，煩惱。所以我們中國文化就叫紅塵滾滾。對不對？我們老師們大概也很少知道，至少告訴你，他能夠答覆你紅塵代表這個世間、代表這個社會，已經很高明瞭。如果我們學科學再要追問這個世間（文學裏頭都是科學）爲什麼要稱爲紅塵呢？你告訴他這是中原文化，唐朝時候用的，唐朝的首都在長安，文化的中心在長安，黃河的南北，所以每一天風一吹啊，地下灰塵起來呀，那個黃泥土太陽一照一看紅的。臺北就不同了，現在你在觀音山一看，風一吹起來是黑塵滾滾啦。所以紅塵滾滾是黃河一帶唐代的文化，在高山頂上看這個社會的現象，那個空氣的染污一團紅色的，紅黃紅黃的，所以叫紅塵。現在在臺北你爬高一看臺北是黑塵滾滾，鼻子裏你看每一天吸吸鼻子看，你走一圈回去都是黑的，這個空氣染污。那麼不管它是黑塵、紅塵啊，這個世界都是叫塵，塵代表了這個世界。所以在這個世界物質文明越發達的世界，越追求現實，越追求現實分秒必爭，勞苦，所以叫塵勞，有塵勞就有煩惱。所以佛經的文學之美啊，塵勞煩惱，就是美得很。有些學科學的人說這是文學，文學裏頭都是科學，不科學哪裏來的文學啊？只是你不懂不去追問。現在的讀書光曉得死記，記了會聯考考取了就對了，沒的思想了，那個頭腦不曉得什麼做的。所以一切衆生「背覺合塵，故發塵勞」，因此「有世間相」。佛經稱爲世間相，我們現在話就是有社會的形象，現在的觀念這個世間就是人世間，人世間呢，新觀念就是社會的形象。

「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佛說，成佛的人怎麼叫悟道呢？悟道了很簡單---證得菩提，什麼叫證得菩提？找回了我的本來，找回了我本來的自性就叫成道。拿中國的文化的禪宗，中國佛教的祖師們把佛經都丟開了，就叫做本來面目。這個本來面目這句話用得妙極了，這是中國禪師們用的最高明。我已經講過很多道了，不過不斷看到有些新面孔新青年的同學來，再說明一道。這就是中國禪師最高明，不用佛經這些術語。什麼叫本來面目呢？我們人活了一輩子，沒有一個人看過自己面孔是什麼，不曉得你們諸位有看過沒有？我是沒有看過自己面孔是什麼？你說鏡子裏頭，鏡子裏頭不是我的面孔啊，鏡子裏頭我這個面孔光線是這樣去的，光線是這樣來的左右相反進來的，而且世界上很少有一個鏡子完全準確的，即使百分百準確，那光線是交叉來的，是顛倒來的，所以鏡子的面孔不是我的面孔，差不多而已了。我真正面孔是什麼？從媽媽生我出來一直到死沒有看到過。所以禪宗祖師要找我們本來面目，這個名稱用得妙極了。所以人活了一輩子啊，只有我認識你的面孔，你認識的我面孔，沒有辦法我們認識自己的面孔。

所以禪宗祖師還有許多妙詞，悟了道，悟了道說，啊，鼻孔原來向下。鼻孔本來向下，誰向上？這個代名詞之用得妙，用得好極了。《楞嚴經》用的代名詞，這個本體的代名詞：妙覺圓明，圓明覺妙啊，用得已經夠美了，到中國來這些悟了道的人，覺得哎喲，困在這個名稱上很不容易悟道。所以如何求道？找我本來面目。本來面目這個代號多好呢！悟了道的人如何啊？鼻孔原來向下的，那還要你講！所以有一個和尚在禪堂裏悟了道大笑，說悟了、我悟了。那個師父就說你悟了什麼？他說尼姑原來是女人做的。還要他講？誰都知道。但是你說他說的笑話嗎？真話，就是很平凡的。我們所謂修道離開道，爲什麼不能得道？自己都把這個道假想成很稀奇、很玄妙，講一個空啊，坐在那裏就想一個空，喲，空空，好象我今天空得大一點了，明天空得又大一點了，都在那裏幻想。所謂空，就空了嘛，你還有個空相啊？有一個空的現象、境界已經不是空了嘛，這不是很明顯！所以這些祖師看看這些人笨嘛，用空也不對，鼻孔原來向下，尼姑就是女人做的，這個很清楚，知道了，知道便算了嘛。你天天說尼姑都是女人做的，尼姑都是女人做的，那是瘋子了嘛，那不叫做悟了。

所以佛說衆生，注意『凡夫衆生』四個字，要考試就是重點，爲什麼一切衆生本來是佛，變成了凡夫呢？四個字「背覺合塵」。就是背了覺，自己違背自己的覺性，追求外面的塵勞發生煩惱，所以有世間相。「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佛自己說我今天爲什麼成佛啊？我不過找回了我的本來。本來就很妙、本來就明白的、我沒有迷過。本來沒有滅過，也沒有生過，不生不死。所以自然跟道體，一切十方諸佛道體---如來藏性相合了。如來藏能夠含藏一切萬法，這是一個名稱。「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但是要明白了以後，就返本還原，回到本來去了，回到原有，原有這個名稱叫如來藏，自性。如來藏的自性裏頭啊妙：不可思議；覺：本來是覺性的，本來是明白的，本來是圓滿的，本來能觀能照。不是你打起坐來，我要起個心把這個念頭守住，不要動心啊，死死的罩住。結果啊，瞎貓要罩死老鼠一樣，死老鼠要爛了的，罩不住，白忙一場。自性本空，你不要用力啊，自然是圓照法界，圓滿的，清淨本然，一點不要用力，所以真到無心境界就可以明心見性了。所以修行不到無心地呀，萬種千般如水流。你有心用一個法門，有一點著力去修的都不是喲。都與如來藏性背覺合塵。所以自性的境界千萬記住，佛說唯妙覺明，圓照法界。因此：

「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注意喲，尤其你們求證修道做功夫的人，所以你懂了這個自性的作用，「一爲無量」，一就包括無量數，數理的道理。你們其中有沒有在大學研究數理的？學數理就懂了，一爲無量。天地一切這個數，有多少數？只有一，一加一就是二，再加一就是三。所以多少數、無數億不過是一。一以前呢---零，零是無量數、不可知數、無盡數，包含很多。零並不代表什麼都沒有，包含很多很多，太多了。所以天下萬數始於一，一就是無量，以數理哲學就懂了。無量數就是一。小，小到極點就是大，小到極點就空了嘛。所以莊子說：大而無外，這樣大、這樣大不算大，大到世界那麼大，不大，太空那麼大，不大，無量無邊勉勉強強叫它大，無量無邊是最小。大到大而無外，大到最大就不大了。小而無內，小到裏頭電子、原子、核子、量子小小到最後最後就是空，小而無內就是大。所以莊子也懂，佛也說小中就可以見大，這就是神通境界。你以爲神通是變把戲啊，耍魔術啊，神通---智慧的境界是大神通。不到智慧的境界是小神通，那沒有用的。至於說降魔呀、捉鬼啊，我看見什麼了，那是神通的二號叫神經，它的老弟。真到了大神通大智慧的成就，所以「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自己本身坐在這裏一念不生不動，十方世界就到你這裏來了，就是本來父母所生這個肉體坐在這裏，你真的一念空下，「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你這個本身同十方無盡虛空就包進來了，在你的範圍，天地在我的範圍。所以道家我們中國固有文化那個《陰符經》所講，這個時候是很早了，距離佛法來還有七八百年以後纔來。《陰符經》最早了，道家認爲懂了以後啊，「宇宙在手，變化由心」。整個宇宙在我的手裏，變化由自心，就同佛說的這個道理是同一個道理。那麼中間佛說兩句名言。到了這個境界。

「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是最好一幅對子。

「滅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性」。所以一到這個境界，於一毛端裏，一個毛孔尖上，我們身上一個毛孔最小，我們身上的毫毛，毛的尖尖叫毛端，「現寶王剎」，可以呈現整個的世界，西方極樂世界就在一根頭髮尖上就有了。所以要談密宗觀想，你有這個智慧境界一下就觀想起來了。一根毫毛頭髮的尖上，一個西方極樂世界把它容納進來了，「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坐一顆灰塵裏頭「轉大法輪」，這兩句話是最有名了，佛學的文學境界最有名的，做微塵裏轉大法輪，不要動，動都不要動，不動道場。那麼這個道理是什麼？「滅塵合覺」。因爲滅了一切塵勞煩惱，世間相，「故發真如妙覺明性」，因此就悟了，心理頭我們只要滅了世間的塵勞煩惱、一切的妄想，恢復到人性自性的本來。如嬰兒出生以前那個樣子，心裏頭乾乾淨淨合於覺性，沒有不悟的。自然開發了真如妙覺明性。所以成佛之道他說就是這樣成的。

# 楞嚴經講座 二十七集

---楞嚴經講座

這一個問題就是富樓那提出一個問題問佛，一切衆生本體自性是同體的，爲什麼你成佛了，這個世界苦惱還是照樣的苦惱？物質世界照樣的存在？就不能夠帶領別人得平安嗎？等於是這個道理，這是大家要問的。任何一個宗教大概都有這個問題，佛菩薩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上帝也是救人，這個世界都沒有救得了，越來越糟，這些佛菩薩大概喫飽了昏頭了，究竟是什麼道理啊？他說爲什麼一人成佛，不能連帶其他的人都有好處呢？關鍵在這裏。

上次提到佛做了一個最好的比方，這個比方也是個大祕密，也是自己真正修持的人要參究的。比方天上只有一個太陽，太陽照在水中，我們兩個人同時在這個立足點上看到太陽，然後沿着水邊左右分開背道而馳，兩個人背對揹走開了，每個人都感覺到這個太陽是跟在自己的身邊的。這是做兩個人的比方，假使有一百個人圍着這個太陽向一百個方向不同走，每個人都覺得太陽在自己的身邊的，這個比方。那麼這個比方我上次請大家特別要注意，而說明體同（本體相同）用異（共業、別業的不同），所以一人成佛不能帶領大家。等於我們中國過去道家所講的話，一人成佛，雞犬飛昇。但是儘管是雞犬飛昇，雞還是雞，狗還是狗，不過普通的狗變成天狗了，普通的雞變成天雞了。那麼我們現在科學時代一個老鼠把它看準了選上，送到太空上變成一個太空老鼠，可是隨便你太空也好、地上也好，老鼠還是老鼠，這個道理我們要參一下。

所以一切法，佛說的法，所謂度人。佛：一切成道成就的人就是一個過來人，這條路走過了，他把走過這條路什麼方向，怎麼走的方法告訴我們，修持還是要自己。因此我們中國的社會幾千年相傳的一句老話：師父帶進門，修行在個人，就是這個道理。那麼以前的社會尤其是所謂江湖社會經常用這個術語，這是一個道理。所以佛說了這個道理，由體同用異，用：作用不同，體是一個，同一太陽，而個人走的方向不同，這個太陽都跟在身邊的，而沿途看到太陽所照的景物、風景、人事、物理看的完全兩樣。一切衆生與佛同體，但是我們所在的今天都是這個日影，第二月，佛上面也用過比方，在這裏用的比方是日影。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色身這個生命，自性同佛都是一樣同體的，但是這個色身生命中間，所發生的每個人別業不同，這個日影的風光各異。因此上一次引用夾山禪師的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上一次我們引用過的，太陽月亮是一個，地區不同、氣象不同，景物不同、感受不同。我們現在同體每人所遭遇的業力不同，所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體同用異的道理。那麼佛重要在這裏做一個結論，至於說衆生爲什麼不能自己找到明心見性這個本體而成佛啊？就是背覺合塵，上次請大家注意，自己違背了本覺自性，追求外面的境界，剛纔這個太陽的比方，跟着這個日影在轉了。那麼佛就是背塵同世間一切走的路是兩樣，合於覺性合於本覺的自性就是佛，就是那麼簡單。世間的道理他講了，他說悟了道的人。

「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這個我是佛的自稱，假說有我，說我現在悟道了，證得菩提覺悟了。本來任何一個衆生這個自性本妙不可思議，妙就是不可思議。本妙：本來是明白的、也是光明的，本來不滅不生的，不是你去修到的，你去修出來一個不生不滅，那個修得到的那個法門也是生滅的。隨便你哪一個法門，只要你修得成功都是生滅法，修就成功，不修就沒有了，這是很顯然的它是個生滅法。所謂自性是不要你修的，我以妙明不滅不生，注意：它的文字、經文，「合」於如來藏，注意這個文字，合於如來藏，歸一了，相同了。而如來藏，如來藏就是自性的代名詞了。

「而如來藏爲妙覺明。圓照法界」。這個上面一直第四卷以前七處徵心，八還辯見，講到心物不二，就是物質世界、精神世界一體的心物不二都說明瞭，現在重複的說。我們一切的衆生自性是如來藏性，它是妙不可思議，不要你去悟它，它本來沒有迷，本覺自性「爲妙覺明」，本來明白的。譬如象我們大家今天坐在這裏沒有一個人糊塗過，有人講話，耳朵聲音聽到，眼睛抬起來前面色相看得清楚，身體坐在這裏冷暖感覺都很清楚，沒有哪一個糊塗過。所謂自性的功能起的作用爲妙覺明，那麼這個功能千萬不要在身體上找啊，它無所不在，「圓照法界」，圓滿：上面拿太陽做個比方普遍都在那裏。不但在我們身體內在、外面、乃至於這個物理世界、乃至於太空、乃至整個的宇宙任何法界無所不在，你說在哪裏啊，它不是物質東西你找不到。不找自然是圓照法界，起心動念一找它都不是了，用生滅法找它都不是，所以現在又轉過來說明自性本體形而上第一義的功能。

「是故於中」（在自性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所以自性本體功能，先叫我們用功的人求證的人破除了數字的觀念，譬如我們唸佛：我念滿了一百萬了，我磕了十萬個長頭了，你短頭磕了一千個也沒有用啊，那個是數量的問題，一提到數字的問題是形而下的用，不是體。這個體呢？沒有數字問題，一就具備了無數。所以上次我講到數理觀念、數理哲學，天下的數字開始於一，一以前是零，零代表沒有數，沒有，也代表了無限的數，不曉得包含了多少，太多了就是零，無限、無數、不可知、不可量，所以零不是沒有啊。那麼一起用，就是一，天下只有一個數，一千一萬一百萬，隨便你怎麼加，加到無量數還是一，一加上去加上去。所以一就包括了無量，所謂無量就是一。

所以上次有一次我給你們講笑話，不是笑話，我說從前我們小的時候看佛經，年青的時候不算小，說悟了道以後，佛啊，天上今天下了幾滴雨都會知道。我想我雖然沒有悟道，假裝悟道嘛，我就不知道，很急呀，就不曉得哪一天能夠知道。有一天我曉得了，我說我也知道。有個同學問我，「你知道雨下多少」？一滴，永遠就是一滴水，就是這一滴雨，沒有第二滴，分開來千千萬萬，凝起來就是一滴。所以修行要求證先把數字觀念拿掉，一爲無量，我打了幾堂坐了，唸了幾聲佛了，做了多少功德了，乃至象我們老頭子的這一輩，我常常勸老頭子朋友，說你幾歲了？我說我忘了，不是真裝的，真的忘了。有些同學跟我做事就曉得，我常常問，日曆都擺在前面，到處都是日曆，房間也是、牀頭也是、辦公桌也是、再有個桌子也是，因爲我容易忘記它，別的都記得，這個數字觀念、時間觀念很不容易記。所以拿起筆來就問今天幾號？中華民國七十三年經常寫成三十七年，隨便寫，都搞錯了，等我信寄出去，哎呀，那個信上大概又寫錯了，不喜歡記。自己幾歲記它幹什麼？命長也要死，命短也要死，你擔心，我活了多少年了？八十，明年八十一。我說我明年還七十九呢，後年七十八，慢慢倒轉來數多好喲？何必喫飽了飯記這個數字呀？當然電話號碼有人給你記纔行啊，不然家裏都打錯了的，我都玩過這個事，有一天自己拿起電話，我們這裏兩個電話，真打了半天，對方接，接了半天還是自己的電話，我還以爲電話壞了很討厭，自己打自己接，結果覺得電話壞了，搞了半天我開悟了，原來如此。

所以數字觀念修行人大可不必要，減少了一種麻煩。大小觀念不能要，「小中見大，大中見小」，在物理道理上次也提到過，沒有絕對的大，也沒有絕對的小。所以莊子上次講過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小到了最小就是大，大到了最大就是小。你看家裏嘛，你生最小那個兒子他在家裏最大，你們家裏都要寵愛他，所以小就是大大就是小，一點沒有錯。當然越小的越可愛，這個道理包括得很多了，所以小就是大，大就是小。用物理的道理來解釋呢，很多理由，我們不加上講了，一講離開了《楞嚴經》本題太遠了。要講物理學的道理，懂了物理學，也曉得這個物理世界一切沒大小的，大小觀念也是人爲的，所以學佛修證的人這個觀念不要有。

還有你們打坐起來不要有方位觀念，哎喲東方是生氣方，南方是長壽南極仙翁，北方不能住啊，也不能睡啊，北方就沒有人了？北極冰川那裏還有人類活在那裏，還長壽得很呢，方方大吉大利，不要有方位的觀念，不要有時間觀念。現在佛告訴我們不要有數字觀念，不要我已經坐了三十分鐘了，呵，再坐五分種對得起師傅了，再坐三分鐘三十八分鐘，連祖宗八代都對得起了，這就是自欺，這些數字觀念不能有。這個放下了，自性本來沒有動過，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方位，這一切放下。

「不動道場，遍十方界」。我們爲什麼不能覺得自己遍十方界？就是給後天的習慣、數字、時間觀念、空間觀念、方位的觀念、前後際的觀念等等把自己障礙了，這一切放下，自性本體不動道場遍十方界。不動是怎麼不動呢？想坐到雜念不要起來，打起坐來在這裏一切都不動。那不是很簡單，你喫點安眠藥，把繩子一捆兩個腿綁在那裏永遠不動，過幾天就臭了，爛了。不動是自性本來不動，動而不動，一切現象在變化，能變之自性本來不動，不要你去用心的，這個就是不動道場遍十方界。我爲什麼停在這裏啊？下面佛有一句最重要的話吩咐大家。

「身含十方無盡虛空」。這句話跟着上文連着的，故意把它切斷，這一節。「是故於中。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注意喲，這是身體的身啊，這裏佛經並沒有講心含哪，硬是用這個「身」字。當然你們講佛學的教理就不敢看這個「身」字了，把這個身解釋成法身，法身無相。不敢直接承認我們現在凡夫的業報之身，成了佛的是正報。我們這個業報之身，你絕不敢承認自己的身體含十方無盡虛空，我們這個身體，就是這個身體。其實還不是，講穿了，至少有一點我們可以瞭解，譬如我們坐在這裏，人的呼吸並不專靠鼻子啊，一個人的呼吸毛孔都在呼吸呀。所以有些做功夫啊打坐的練功夫的人呼吸可以關閉了，鼻子關閉了不呼吸一樣活着。道家譬如到達了胎息，學密宗的人，胎息不是鼻子在呼吸了，自己內部在呼吸，開始還是丹田肚臍那裏下面在呼吸，慢慢那裏都不動了。那麼實際是什麼呼吸？胎息一般人以爲胎息是小肚子那裏裏面在呼吸叫胎息，不是的，十萬八千個毛孔自然都在呼吸，這個就是胎息，我們也在胎息了。假使一個人活埋在泥巴里，你不要把他全部埋了就會死啊，只在心臟以上心窩子以上把他一埋住了就死掉了，上半身這樣露出來還是死掉，靠鼻子呼吸不夠的馬上死掉。因爲皮膚呼吸，不是皮膚在呼吸。前天有位老朋友講得對：「細胞在呼吸，老師啊」。我說「對。我說是細胞在呼吸。我說完全準確。」人的細胞本來在呼吸，那麼人的細胞在呼吸，等於人與天地空間自然、地水火風，這個氣是通的呀。由此你進去，由這個道理第一步你進去，你真修持定慧成功了，證得自性不動道場遍十方界的時候，你自然可以瞭解了身含十方無盡虛空，就是你這個本身，這個肉體本身就包含了虛空。「身含十方無盡虛空」這個含不能做包含解釋，「含銜」，就是嘴對嘴那麼接起來那個意思。身含十方無盡虛空，你都要證得了。那麼假使能夠證得自性，所以講禪宗證悟不是理解啊，硬是一念放下自然就到的。那在這個時候你就曉得，這是佛經最有名的佛教的文學，你看這個神通大了。

「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一根毛的頭髮尖尖上，頭髮還很粗不算毛啊，身上的細毛，嬰兒身上的軟毛、胎毛「端」頂尖上你看有多大，現寶王剎，整個十方世界、極樂世界都在內，就那麼大，大就可以修到那麼小。坐在一顆灰塵裏就轉大法輪，整個法界都在內了，另外沒有一個法界定的境界，有個法界怎麼定怎麼放大怎麼出去，那還是第六意識的境界啊，還是生滅法。至少你第六意識不動，你第七識根動，那個境界還不是，這是自然的。所謂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這是有名的這兩句話是佛教文學的名言。那麼就是說要了解自己身含十方無盡虛空的時候，就瞭解了自己每一個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因爲這個宇宙之間絕對沒有大小時空的觀念。現在科學大小、時空、上下這些觀念，愛因斯坦都知道了這都是人爲相對的，都是物理界的現象，那個本體功能不是這樣，所以這個時候就叫做悟了，不是現在一般講禪學的隨便參個話頭，嘣一下悟了，我還咚一下又糊塗了呢。這個樣子才叫悟了，滅塵合覺，一切塵勞煩惱休息下來，大休息下來，歸到本覺的自性上。

「故發真如妙覺明性」，因此這個時候，所以自己發明瞭（發明就是悟，我們現在科學的發明原來是借用佛經的名詞。發就是開發、發心，發起了自己的心。等於一個麪粉啊，放一點水鬆了，把它發起來了這樣我們叫發麪。明：明白了。這叫發明。）這個時候就開發了自性它是本有的，真如是自性的代名詞，「妙覺明性」知道自性本來妙不可言，本來自性是明白的、光明的，這個自性現前。本來現在也現前啊，不要另外去找啊。換句話你說你先不管，你說我的毛孔還沒有做到那麼大，我的心還沒有那麼大，你先做到它的根本，你把它倒因爲果，爲什麼你會得到神通智慧呢？佛告訴你滅塵合覺。你把心中的一切的妄想、塵勞煩惱滅除了，滅除了就放下了，放下了自然合於本覺自性，就相合了就對了，合了就對了，就兜攏來了。那麼你真達到了滅塵合覺的境界，至於上面什麼一中現多啊，多中現少啊，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呢，你也懶得去想它，管它動不動道場都是動，那麼你自然會覺得了解了「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就知道這是本因上的功能，也是果位上的成就。以華嚴境界來講：因賅果海，果徹因源，因的當中「賅」就包含了果的作用，這個果上就包含了因在這裏因的功能在這裏，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現在有個問題，佛講到這裏，在上面告一個段落。等於我們講到這裏，佛對於富樓那的答覆，怎麼明心見性怎麼樣成佛，講到了這個原理。下面講到如來藏性我們這個自性究竟怎麼樣的？大家注意喲，他在這裏這四卷裏頭這裏等於做了一個總結論。大家固然要注意，更要注意現在是講自性的本體功能，開始了：

「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哎喲，要把身體氣脈調整好啊，筋骨強健啊，打坐口水多了，灌頂了，甘露灌頂啊，嗯，這就是道，道不是水啊，不是水做的呀，礦泉水也沒有用啊。

「非風非火」。風就是氣嘛，練氣功啊練到什麼，以爲有道。你做功夫練練身體健康，對呀，你說這個就是道，不是。

「非眼非耳鼻舌身意」。所以大家說以光來練，以眼根來修，耳根唸佛聽觀世音法門都不是啊。

「非色」。看到光了，看到一個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那是形容詞啊，並沒有個光啊，有光你一天到晚買一個兩百度的電燈炮放頭頂上都發亮，你不是得道了？

「非聲香味觸法」。觸就是感受，不是身上，哎呀我有了什麼感受是道，都不是。法就是意識的思維，我懂了，我這一下我都懂了，對不起，還不是。這是佛說的啊，我們只是幫忙大家解釋。

「非眼識界。如是乃至非意識界」。十八界都不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都不是。「如是乃至」就把十八界啊不一個一個說，統統說。非意識界，我們任何的功夫，任何的境界，百千三昧離不開意識界，都不是道，不是道體。

「非明無明」。那麼你說道悟了纔是，「非明」悟了也不是，你覺得有個悟了也不是了；那麼我糊塗就對了？無明：無明也不是。

「明無明盡」。我悟也不悟，無明也沒有，對不對？還是沒有對。明無明也不對。

「如是乃至非老非死。非老死盡」。所以自性本體上本來沒有生沒有老也沒有病沒有死，非老死盡。說我了了生死才得道，空話，諸佛菩薩都再來，誰說不再來啊？譬如象宋朝當年，我前天晚上還看了一箇舊的記錄，現在才發現，小的時候聽過。我說這個書在哪裏呀？幾十年也沒有看到，最近纔看到一本書，看到了，出在一本《西湖辭林》（諧音，沒有查到）古書上。宋朝的時候，五代到宋朝，永明壽禪師在杭州，悟了道專修淨土法門教人唸佛。那麼當時永明壽禪師名氣很大了，他是專門放生的。原來是錢王，杭州五代的時候有個諸侯販鹽的，就是小流氓出身，後來稱王了，叫錢疇，吳越王錢疇，那非常有名的。永明壽禪師是他下面的公務員，給他管倉庫，曉得他很好。結果啊，他拼命的放生，喜歡放生，天生的，最後沒的錢放生，把倉庫裏的錢抽一點也拿來放生。有人密報了給錢王，錢王說不會啊，這個人很老實啊。但是公家的錢，所以這樣把他關起來，他犯了罪，要殺他。殺了他，他也無所謂，殺就殺嘛，他承認我要放生嘛，沒有錢了把公家的拿一點放生了。錢王也同情他，但是依法不能不殺，要殺他，夜裏錢王睡覺就看到海龍王帶了很多魚兵蟹魚蝦將來了，給錢王做揖，他說我是海龍王啊，你是錢塘江東南一王啊，我求你一件事。那個錢王很清醒，說你有什麼事情求我呢？他說你下面某人啊，不應該殺的，我們這些都是他放生再來的，向你求命。錢王就答應了，好。那麼夢醒了好奇怪，他也曉得這個永明壽禪師這個人做好事愛放生。但是他吩咐那個監獄裏頭還是拉到殺場上殺，他說這個真修行人應該拉到法場上去啊，你看他嚇不嚇？還告饒吧？還是哭啼啼的？照樣拉去殺。不過你要知道、小心啊，不要真砍下去，我要放他的。就是拉去殺場，永明壽禪師很坦然，他高興，不過跟大家都是同事啊，你刀砍快一點啊，我們都再見了，臉色都不變，談笑風生很高興。他說我本來放生啊，要這一些衆生都要往生西方嘛，我所以放了它，等到我自己年紀大了要往生西方還要等好幾年，不知道活幾歲，現在一刀砍下去，我也往生西方和他們就在一起了，快一點，拜託。馬上報告，錢疇說放，立刻放，放了你要幹什麼？我看你也不要再做我的官了，乾脆你出家去修行，所以他供養他修行，就是永明壽禪師，那麼後來一直勸人唸佛。杭州另外一個和尚，我們小的時候看到畫上也有，叫長耳和尚，長眉毛和尚你們沒有看到過，這裏有一張畫相羅漢相，長眉毛。有一個羅漢在杭州出現，宋朝，耳朵長得不得了，耳朵拿來幹什麼？一般女居士們皈依他的，一般小孩，喜歡把他耳朵拿來在鼻子前面打一個結。你說那個耳朵垂有多長？耳朵拉過來在他鼻子前面可以打一個結，他也不生氣。就勸大家去你都去皈依永明壽啊，後來人家問他，這個永明壽怎麼樣？哎，他有道。講多了，有些徒弟就跑來，就跟永明壽禪師講，這個長耳和尚究竟是個什麼人？好怪呀，這個人，也不大喫東西，耳朵那麼長，一天怎麼逗他也不生氣。他說他是定光佛定光如來轉生的、應化生，到這裏度你們。這個話一下，大家說：噢，他是古佛再來啊，怪不得來個怪相，那麼一個長耳朵在鼻子前面可以打一個結，原來是定光如來，所以諸佛菩薩都再到人間來。那麼這個長耳和尚一聽到，哎，真討厭，彌陀多嘴。兩個都說漏了，他也說出來，永明壽禪師是阿彌陀佛再來的，所謂彌陀繞舌，就是多嘴。所以一切諸佛都是再來的，就是說畢竟怎麼樣是了生死，這個地方搞清楚，我們插過來一段。這是念到非老死盡，老死盡就是了生死。

「非苦非集。非滅非道」。不是四諦法門，四諦法門如果拿形而上道第一義諦講這些都是助道品，不是正修行之路。

「非智非得」。等於我們唸的《心經》，觀自在菩薩也告訴我們，真正的般若實相，無智也無得。

「非檀那」。不是佈施。「非屍羅」。不是持戒。「非毗黎耶」。非忍辱，「非羼提」。不是精進。

「非禪那」。不是禪定，「非鉢剌若」。不是般若，「非波羅蜜多」。不是到彼岸，

「如是乃至非怛闥阿竭」。「怛闥阿竭」翻音。如來的意思，「非阿羅漢」。不是阿羅漢。

「三耶三菩」。大徹大悟，無上正等正覺。「非大涅槃」。沒有個大涅磐。

「非常非樂」。也不是常，不是永恆存在的，所以有人大罵《楞嚴經》是僞經，是真常唯心論，那是學者們講講的，根本不懂，中國經沒有讀懂，儘管認識中國字，沒有讀懂。

「非我非淨」。因爲《涅磐經》佛所說的成了道以後常樂我淨，這一概都否定了，都不是。還沒有說完，佛法你看，把我們瞭解的什麼根啊、塵啊、這些名詞大要的都不是。六度萬行都不是道。一句結論很重要。上面你也可以不管下面要揹來，

「以是俱非世出世故」。真正的道體，不在世間法，世間法的都不是道，那麼跳出紅塵修道那是佛法嗎？也不是。世：入世。出世：跳出。「以是俱非世出世故」世法不是，出世法也不是。你懂了這個：

「即如來藏元明心妙」。他說都不是，你看佛會說話吧？下面翻過來都是。這一段我們念下去，「即如來藏圓覺妙心」你懂了那些都不是，都放下，你用什麼方法、什麼功夫修行都不是，換一句話，你念佛也是，拜拜也是，喫青菜蘿蔔當然是，喫大蔥大蒜也差不多，都是。所以即如來藏圓明心妙，

「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眼銜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即眼識界。如是乃至即意識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即死。即老死盡」。老也是道，死也是道。即老死盡，了了生死當然也是道。

「即苦即集。即滅即道。即智即得。即檀那。即屍羅。即毗黎耶。即羼提。即禪那。即鉢剌若。即波羅蜜多。如是乃至即怛闥阿竭。即阿羅訶。三耶三菩。即大涅槃。即常即樂。即我即淨。以是俱即世出世故」。世間一切法都是道，出世間一切法也是道。

「即如來藏妙明心元」。你要明心見性向哪裏找啊？你找的都不是。那你說不找就是嗎？不找更不對；你說我倒找不找對不對？那要挨嘴巴。都是都不是，下面八個字結論：

「離即離非。是即非即」。注意喲，就是上面我們提過我再三提過我再三要大家注意，七處徵心，八還辯見以後，佛在《楞嚴經》上提到最重要如何見道？「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不過這裏重複，用不同的名詞分析的講出來，不着一切相，乃至你功夫的成就、功夫的境界都是相，離一切相，那麼你說不是嗎？功夫的境界不是嗎？功夫的境界也是它的功用啊，也是它的功能啊，也對。所以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那麼注意喲，所以我常常告訴青年同學們，學佛啊第一步把胸襟心量先學大，不要象其他的宗教徒，信了這個教，哎喲我的對，你的是外道、魔道。看到他同我倆個宗派不同、教不同，一臉那個仇人的面孔，這還叫修道啊？這不是學鬼嗎？胸襟那麼狹小，哎喲他的不對，我的對，你對什麼？你當然鼻子對到嘴，哪裏不對啊，誰都對，沒有一個人鼻子倒轉來講嘛，所以第一學胸襟擴大。「離即離非，是即非即」：一切世間法都是道。什麼儒家了、道家了、基督教、天主教勸人爲善都對，沒有錯嘛，基本立場都是教人做好。如果教你做壞的嘛，那當然不是道。那也是道啊，那是魔道，可你不能叫它不是道啊，道字上面多一個字那是鬼道那是邪道，但是邪道鬼道魔道那也是道，道盡管是道，它是歪道，不對的，所以胸襟要學大，你就懂了這個「離即離非，是即非即」。

佛講到這裏這一段我們要了解了，不要光聽過去，尤其在修證的同學們，唸佛也好，參禪也好，學密宗也好，修止觀也好，你處處給法困住了，學佛法學了一個法門，懂了一點佛學，你就被它綁住了，那你太可憐了。學了以後趕快丟開，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佛法也是相啊。所以離即離非，即就是是，你說這個就是道，這個就是真功夫，趕快拋掉，離即。你說這個不是，不是也要丟掉，離非。「是即非即」。是即：就是這個，就是它。你認爲就是它你早錯了，非即，不是他。所以一切不執著，無所不自在。佛講到這裏他就感嘆，這一段話是對富樓那做結論。

「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語言。入佛知見」。他說佛法是這樣一個東西，廣大幽深、博大精深，什麼都是，什麼都不是。他說因此一般人學佛怎麼懂啊？世間三有衆生，欲界、色界（煩惱）、無色界（無明）所有衆生，「如何世間三有衆生」，三界衆生就是我們了，比我們高一層的就是他們出家的這些同學，以及出世間跳出來出家的求聲聞果的，做自了漢，緣覺果的，他沒有提大乘道。他說專走小路的，以自己有限的所知的心量，沒有求到，「測度」，都拿自己，大概佛法都自己認爲是這樣纔對，哎呀，他這個法不對了，我想不是這樣，搞搞搞搞又離開了，搞搞搞搞又不對了。所以「以所知心」，自己的所知有限的，「測度」：猜燈迷一樣猜佛法，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間的文字言語想走到佛的境界，都是你自己亂解釋，都不是。這個佛有個比方。

「譬如琴瑟箜篌琵琶」。琴瑟都是中國古代的樂器，我們現在彈的琴是琴，瑟大概你們到中國文化那個音樂繫有這個古樂器的樣子擺在那裏，其他故宮博物院有吧，好象歷史博物館裏也有。什麼叫箜篌？箜篌很大。琵琶，琵琶總喫過吧？彈的琵琶不是喫的那一個，就是抱在懷中彈的。

「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佛又比方妙極了，你們講佛法講的都沒有對的，你要曉得佛法象最好的樂器一樣。樂器是好啊，沒有一個高手天才的音樂家，那個好的樂器到你手上來，彈的呀都是不好聽的。當然也有知音啊，不好聽也有知音啊。

我又插一個笑話給你們聽嘍，說有個音樂家，學了一輩子學箜篌，你沒有看到箜篌，那個很個大，在背上這樣彈。有個人學了一輩子箜篌，彈起來都沒有人聽，沒有知音人，可憐得很。有一次他開了一個大音樂會，歡迎大家聽古樂器箜篌演奏，當然有些名人好名的呀，有些資本家也派到只好買票也去聽聽。實際上啊，同我一樣，我是對音樂啊，我是號稱姓牛的，我不會聽，對牛彈琴，我聽不懂嘛。那麼只好去聽啊，彈了一半，全場走光了，就是有個老太太坐在下面一直在聽，而且一邊聽還在哭，擦眼淚，他那個調子很悲。這個音樂家在臺上高興了，全場子跑光滾蛋都沒有關係，總算找到一個知音了，這個老太太。彈完了下來問，老太太，謝謝你啊。老太太說不要客氣了。他說你懂啊？她說我懂啊，很懂啊。噢，你懂箜篌真了不起，你跟誰學的？跟我的丈夫，過去。你的先生現在呢？過世了，所以看你彈啊，我就想到他就哭了。你先生也彈箜篌？彈哪，一家人就靠它維持生活。怎麼靠他生活？原來是個彈棉花的。你看這個音樂家音樂的高明，她丈夫彈棉花的，所以看到他背上背這個咚咚她想到丈夫彈棉花那個樣子，這個知音。這個故事也很妙，這就是禪。

所以佛這裏說的也是禪，世界有最好的音樂、好的樂器，沒有天才彈不出來好的音樂，「終不能發」。注意喲，佛法隨時有，說弘法、乃至你怎麼樣去悟道，當然我們去聽佛法都變成那個老太太了，當然我也是彈棉花的一個了，呵呵。他說這個佛法是這樣，換一句話就是中國人：非其人而不知，非其人而不傳，並不是祕密。你不是那個天才沒有辦法。所以我們看到這裏，不過佛的說法同儒家同道家說的不同，如果照老子、莊子、孔子來說啊，固有才難之嘆，人才難得。所以成仙成佛的也有仙佛之才呀，不是仙佛之才呀，所以莊子說有聖人之道無聖人之纔不行，有聖人之道還要聖人之才；有聖人之才無聖人之道也不行。難哪，所以佛在這裏，你看透過這個經典的文學，瞭解了有才難之嘆。有最好的樂器沒有這個妙指彈不出來。終不能發。

「汝與衆生。亦復如是」。釋迦牟尼佛對阿難和富樓那大概也沒有辦法了，不好意思罵他你是愚才，也彈不出來了，佛也本事完了。他說你同一切衆生也是這個道理，自性本來就是佛，但是你非其人，功德沒有圓滿，所以不能悟到自性是佛，你非其才。

「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所以呀，佛說啊，真正自性這個寶貝，我們本有的寶貝，本覺的自性這個真心每一個人都圓滿，每一個衆生都具備。他說比如，佛做個比喻啊，比如我這個指頭一按，佛的神通，氣功到了，海印發光，這個手並不是按地，這個手那麼一動亮光就起來了。海印其實也不是真亮光，海印發光我常常叫你們參考憨山大師的年譜，憨山大師在山東青島嶗山上一個人住茅蓬，夜裏經行，夜裏打坐起來在外面散步，聽到嶗山靠海。那個月亮一出來，海水一叫，嶗山風影也好，一個人在嶗山山頂上散步的時候，海水海邊山頂上，月亮一照，這個心境的光明和那個境界合一了。所以憨山大師自己在嶗山頂上夜裏打坐起來經行，自己記載證得海印發光三昧，這是真的。那麼有一個三昧二昧不去管它了，三昧者正受也，就有那麼一個感覺的境界，就是講心地光明坦然那個境界。海印是形容詞啊，大印，所以禪宗叫做傳心印，密宗叫做大手印就是這個心印，就是海印。結果武俠小說上寫的那個密宗大手印，一練出來那個手一打出來，電視裏頭把它一放空檔，那個手好大啊，叫大手印，那不是滑稽嗎？這是個形容詞。海印就是心印，形容之詞，自身就發光了。佛說象我現在悟得了的人一按指手一動，海印發光，大家的心境平靜了證入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象你們小乘的人修行，不管你用什麼功夫，只要起心動一個念都是煩惱、都是妄想，塵勞煩惱，都是做空的。爲什麼你會到達這個程度？

「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爲足」。你沒有發心，爲什麼你不能大徹大悟？都由於自私自利，哎呀我不行啊，我的智慧不夠啊，功德不夠啊，能力負擔不了啊，我先求自修啊，我修成功了將來度衆生啊，等你修成功了我都看不到你了。我也是一個衆生，等你來度我啊，等你修成功了，慢慢等，等你來度，我不會等他度啊！心小，自己不發大乘心。講起理由充足得很，自度度人，我自還度不了，我不能夠耽誤你啊，你說多好聽啊，實際上自己想偷懶管自己，自己也欺騙了自己，一方面這麼講，心裏頭也在欺騙自己。他說你「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貪戀小乘。入山住茅棚，自私，茅棚，你就是茅棚，你本來心中就是茅棚，莊子說：夫子之心其蓬也夫。莊子有句話，他說你沒有明白你的心裏頭都是茅草棚，亂的。住茅棚，住個什麼茅蓬啊？你早就住了茅棚了，夫子之心其蓬也夫，你的心頭都是茅草棚啊，你還住個什麼茅棚啊？你的心裏都是茅草，亂草一堆。「愛念小乘。得少爲足」，然後有一點境界，哎呀，我還要進修，好象修得海印發光。你發光，你頭頂上發光啊，總沒有這個電燈泡亮吧？假使亮了，臺灣不要電力公司，要你就是了嘛，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對不對？所以弘法度衆生，多行功德才能成道，千萬不要犯了這個錯誤。不勤求無上覺道無上菩提，愛念小乘，得少爲足，拿到一點當寶貝，拿到雞毛當令箭，那麼這一段。現在富樓那聽到這裏，雖然捱了罵，沒有生氣，馬上又問一個問題。

「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明。真妙淨心。無二圓滿」。換句話富樓那說，師父啊，你講了半天我懂一點了，不過我有問題有懷疑，照佛你老人家講的，我與如來寶覺圓明，真妙淨心，注意這些字啊，不要當成形容詞念過去了，這就是《楞嚴經》所謂祕密就在這裏，這些文字你很容易把它念過去，不會加以思想的，你就完了。寶貝都在這裏，妙詞也在這裏，這是《楞嚴經》，所以無上祕密密宗。我們一切凡夫衆生跟如來成佛的人，這個寶貝，我們都是活寶啊，自己心中有個寶貝，本覺自性，本來圓滿、本來光明。凡夫是這樣，佛也是這樣，悟了道的也是這樣。所以「我與如來寶覺圓明」，這個使我們從生到死，無始以來這個真如自性妙不可言，妙不可言是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所以謂之妙，它的用緣起性空、性空緣起講它的現象和用。「真妙淨心」此心本來是乾淨的。「無二圓滿」，什麼叫無二？衆生和佛兩一樣，是不二，叫做不二法門，不二就是一個。所以我們商店上掛一個不二價，就是一個價沒有兩樣。「不二圓滿」衆生和佛兩一樣，本來應該一樣，對不起，實在兩樣。

「而我昔遭無始妄想。久在輪迴」。道理上我也曉得和你老人家一樣和十方諸佛一樣，可是我從無始以來墮在妄想中，這個妄想放不下、停不了，因此在六道輪迴裏打滾，久在輪迴。

「今得聖乘。猶未究竟」。現在跟你出家，你教我們修禪定，小乘得道的法門。他也證果了的喲，證得不高，地位不高，雖然得到聖乘，聲聞乘高位的境界。「猶未究竟」，證果是功夫的境界呀，見地沒有透啊。小乘聲聞緣覺是四禪八定，當然功夫到了一點都有一點見地，不是圓滿的見地。所以「今得聖乘，猶未究竟」，沒有透徹透頂的大徹大悟。他說世尊，你說一樣？我看是兩樣。

「世尊。諸妄一切圓滅。獨妙真常」。佛也上面講過，你講了半天，這個妄想本來空，諸妄：一切妄想。一切圓滅，本來是空的呀，妄想不要你去停止它呀。你看大家坐在這裏，沒有一個妄想停留住的呀，不要你去滅掉妄想，妄想來滅你的呀，你不要放掉嘛。你再想每一個思想它自己跑掉了，本來是滅的，我還要用功打坐把妄想滅下去，你不是多餘嗎？大妄想。滅掉了本來圓滿的，所以「諸妄一切圓滅」，最後都是空的嘛。「獨妙真常」，但是我曉得那個妄想不要動它它也是空，怎麼樣會起妄想？妄想從哪裏來？格老子要它不來它它硬來呀，我不想做夢夢偏來。這是怎麼搞的呢？他說道理我也懂了。

「敢問如來」。敢問是古人的謙虛不敢問，不敢問還是問了。敢問的意思就是不敢問。等於有些同學來看你啊，老師啊，我不好意思打擾你啊，不過已經打擾了。敢問也是這個意思。

「一切衆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一切衆生第一個妄想它怎麼樣會起來的嘛？大家都是清淨光明的自性，清淨光明上怎麼樣會起來？這個很難辦了。你說這一池水本來清淨的，因爲風一吹嘛，浮水上就起波浪了。那我們曉得此水平靜的水爲什麼起波浪呢？或者因風吹動，或者因地震的搖動，或者丟一塊石頭的震動，因動而來的。石頭是他丟的，風是他吹的，依他而起，唯識也講到這裏。但是要問了，學唯識的要注意了，風從哪裏來？它爲什麼要吹風？問題在這裏！你說這個境風吹識浪，境界的風吹動了心識的波浪，那麼心、物兩元是分開了，境界是境界，心波是心波啊，所以依他而起。那唯識這個是講作用的現象，但是能起作用那個根本從哪裏來？這個風爲什麼要吹嘛？富樓那問的問題也是這個，境界的風它爲什麼要動嘛？也是我們要問的問題。衆生的心本來很平靜的，譬如我們大家坐在這裏現在研究《楞嚴經》很平靜啊，這個時候大家都是佛啊。等一下回家或者你看到先生看到太太埋怨說：「聽個什麼鬼經啊，那麼遲迴來」。呵，你那個無明就來了，「你吵個什麼嘛」，楞嚴你就楞住了。境風吹了識浪，那我們也曉得這個脾氣因爲太太或者因爲丈夫來的啊。可我們平常坐着剛剛睡醒妄想就來了，誰叫他來的呀？是閻羅王要他來的？還是上帝要他來？菩薩要他來？「衆生何因有妄」妄想哪裏來？「自蔽妙明」，妄想起來把自己本來清淨光明的自性遮蓋了，受此淪溺，所以受這個輪迴之苦。這個問題我們拿現在話來講，妄想第一個妄念怎麼來的？這個很難答覆，很難答。

「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這是有名的一個故事來了，佛對富樓那答覆了。富樓那、阿難到這裏，自性的影子清淨光明面見到一點沒有？見到了。同我們一樣，也曉得現在懂了，根本不要追了，自性這個就是。你不要以爲這個就是啊，你不過是窗子捅破了看到一點亮光的影子，沒有全體看到。所以佛告訴他你雖然悟到了一點，滅除了目前的疑惑，你不要認爲自己就信得過了，你的習氣煩惱根本沒有斷掉，餘習未除，餘惑未盡。所以阿難在上次的要求，要佛「令我更除微細惑」就是這個道理。餘惑沒有去，自性沒有透徹、大徹大悟。佛說你問這個問題啊。

佛答覆了，佛的答覆教育法，往往是用比喻的。所以我們要注意，世界上最會講比喻講得最好的是宗教家。《新舊約》聖經基督教十分之六七都是比喻，最多的比喻是佛經。每一句話都是比喻，如夢是比喻，如幻是比喻，水月比喻，空花比喻，東一個故事西一個故事都是比喻，因爲世界上有許多真理沒有辦法講，只有比喻才懂。所以這個比喻的邏輯，這個是邏輯，西洋邏輯很少用的，佛法佛學的邏輯拼命用這個東西。所以佛學的邏輯，因明裏的中因喻，這個邏輯的三大綱要，比喻很重要。因爲人世間有些理說不清楚的。

譬如我們講一個比喻，說這個人很偉大，偉大怎麼？好偉大，就比喻了。這個人好偉大，這個比喻就不對了。所以我經常說你看那個天主教的神父說法，不象我們法師們，他說法受過訓練的，「啊，我們的上帝啊」，那是好啊，你說「啊，我們的上帝呀」，就完了。你說那個偉大真偉大，你說那個偉大，就不偉大了。比喻是有許多道理講不出來，喻是最上的一個方法。佛說法善於用比喻，很難直接答覆。

可是有一點我們聽法的人注意喲，比喻它的本身限制於比喻，結果我們不會聽話的人呀，把比喻拿來當成真實了。譬如說那個如來自性象個大海一樣，有些人拿着大海去想了，哎喲海水裏有魚啊，海水是鹹的，我們的自性還是鹹的呀！就完了，那個聰明到笨到透頂了，因爲聰明到笨。自性象海水一樣是個比喻，比喻過了就要丟。說你那個鼻子上長一個東西，象什麼？黃豆那麼大，可是你鼻子上的那個東西畢竟不是黃豆啊。你說我鼻子上長一個東西象黃豆一樣大，今天家裏少買一樣菜，已經有黃豆了，那不對了嘛，所以比喻限於比喻，這個注意。現在佛講比喻了。

「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他說你問這個問題，我打個比喻給你講。他說不要講別的地方，就是佛當天在那裏，那個現場那個城裏頭，他在那個講堂裏說法他在廟子上說法，外面有這麼一個人，瘋子。

「今復問汝」。我拿這個比喻問你。

「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嗔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爲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就是講一個瘋子，佛說你一問這個問題，我拿一個現成的比喻問你。他說就是我們現在，佛當時在的說法的地方，室羅筏城，《楞嚴經》就是在這裏講的，在中國的翻譯呀，逢洛城。就是尼泊爾的南邊一點，現在沒有這個地方，有這個土地，土地還有沒有這個城了，佛在那裏邊說法。演若達多這是個人名，瘋子。他這個人啊，早晨起來自己看鏡子，看鏡子一看啊，鏡子裏頭這個人很漂亮，蠻好，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長得很象樣子，當然象樣子，鼻子象鼻子，嘴巴象嘴巴的，很不錯，看了很歡喜。他就恨自己，我的頭到哪裏去了？鏡裏頭有個頭啊，這個人頭很漂亮，換句話說找不到看不見自己面孔就瘋了，我的頭到哪裏去了？不見了，因此就瘋了。

等於金庸寫的武俠小說就是你們現在電視在演，那個什麼西毒歐陽鋒，武功很高的，一個人叫他參話頭參瘋了，誰是我，唸佛是誰，他就說我是誰？找不到我了，所以參我是誰參瘋了，金庸真會想，瞎想真會想，他就覺得我在哪裏？

實際上這個比喻很妙，我究竟是誰啊？鏡子裏頭有個我，我在這裏。我在哪裏呢？這個頭是我嗎？還是手是我？身體是我？我究竟在哪裏？說話的是我嗎？感情是我嗎？思想的是我嗎？每一樣用過了都沒有，我究竟在哪裏？我是誰？誰是我？所以演若達多在鏡中看頭自己瘋了。

「以爲魑魅，」那不對我的頭大概給它拿走了，認爲是鬼餓鬼魑魅，

「無狀狂走：，發瘋了，沒有理由。自己看鏡子看久了發瘋了。人看鏡子看久了真會發瘋的，你看自己在鏡子裏多看一下，不要去試驗啊，看看看越看自己越眼睛不象眼睛，耳朵不象耳朵，鼻子不象鼻子，就沒有了的，所以家裏有小孩子不準多用鏡子，看看這個嬰兒算不定靈魂出竅就走了的呀，是這個樣子啊。那麼這是個事實，佛當時在。所以你們注意啊，有些時候精神病瘋了，寫信來找我醫一醫，我也不是精神科的醫生，佛都當時醫不好這個病人，在他前面，這個人就瘋了。

「與意云何「，他問富樓那。

「此人何因無故狂走」。這個人瘋了，佛問富樓那你說說看，他是什麼原因瘋了的？「何因」怎麼來的？

「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富樓那說瘋了他自己瘋了，自己心裏頭觀念一個念頭錯誤就瘋了嘛，自己的念頭想不開嘛，注意喲，想不開就會瘋了的喲。是心狂嘛，沒有其它的理由，所以瘋了，精神病來了，自己瘋了。所以畫符唸咒那是心求解脫，自心求自己解脫。這個比喻妙極了，這又是《楞嚴經》的祕密喲，你們要知道我們有時候拼命求道，何嘗不同這個照鏡子的人一樣啊！等到你真悟道了以後，才曉得以前拼命的修行，那些做的功夫，都是同照鏡子演若達多一樣，都是自己給自己找圈子套喔。富樓那答覆這個人自己心狂了，沒有其它原因的。

「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爲妄。云何有因」。佛說好了，你既然這樣講，這個問題我不要答覆你了。所以我上面給你講自性本來妙不可言、不可思議，本來覺悟、本來明白的、本來圓滿的，既然本來圓滿本來光明本來明白本來妙不可思議，那麼還有個什麼叫妄想呢？那妄想有個什麼原因發的？那麼你這個本來不妙了嘛，不妙從哪裏來的？就從那個妙上來的，一下就不妙了。「云何有因」，就是一念的反覆之間怎麼另有原因呢？

「若有所因。云何名妄」。假使有個原因來才發生妄想，那麼就不必管這個妄想了，先追那個原因，妄想的本身就是第一因，注意這個話，妄想的本身就是第一因。所以拿宗教來講，現在世界上宗教，過去講上帝，哲學家叫本體。現在講宗教哲學時代不同嘍，因爲怕有宗教的色彩，又怕完全變成哲學就不是宗教了，但是又要跟科學倆搭個邊，現在叫宇宙生命最初來源叫什麼？第一因，第一個原因怎麼來的？那麼我們學佛的人就問到了，宇宙萬有第一因怎麼來的？以其了不可得，何嘗有第一因呢？要想有第一因，第一因就是這個妄想，妄想本身就是因，更無另外一個因。

「自諸妄想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所以一切衆生不能悟道，悟道不要求佛菩薩幫你悟啊，佛法是自度啊。所以六祖的你們在禪門課誦唸到六祖的：自性衆生誓願度，自性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誓願成，這是六祖講的，沒有錯啊。佛法一切都是自度啊，不是依賴他人。所以一切的妄想輾轉相因，它本身互相做因果，它就是因，它也就是果，妄想的本身。從迷積迷，就是這樣迷戀下來，以歷塵劫，所以無始以來，不曉得多少劫數，雖然佛出示總總的教化，雖然開發開示明白的講，「猶不能返」，可是你們大家一切衆生還不能返本還源，不會找到自己的本來。

「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爲滅」。所以，你說幾時開始妄想迷掉？幾時開始着迷啊？這個迷的第一因，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幾時開始墮落迷掉了？沒有時間、也沒有數字、也沒有空間，念念之間可以悟，念念之間又着迷。「因迷自有」，你只要認識到自己迷掉這個妄想根本是無根的，妄想是無根的，它本來就是個生滅法，無根的。

「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所以悟了的人，等於醒了的人在說夢話。悟了道的人說空話不是，他也在說話，也在弘法，也在喫飯，好象做夢一樣。「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所以醒了的人心裏已經明白了，你還會留戀那個夢境？那就是傻瓜了，絕不會留戀夢境的。所以真悟了的人不會留戀夢境。

「況復無因。本無所有」。況且一切世間都如妄想一樣，本來沒有第一因，本來自性空的。空：注意喲，佛叫你們空，不是你去空他的，我打坐了，我現在要空把它放下了空掉，那已經是個妄想了，空，它來空你，妄想自空，不是你去空他的啊，自性本空。所以本無所有。

「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他比方城裏這個瘋子叫演若達多爲什麼瘋了？「豈有因緣自怖頭走」。那麼他幾時好了呢？佛講兩句重要的話。「忽然狂歇，頭非外得」，假使自己把狂心、瘋了的心一放下來，有一天再來照照，啊，我的頭原來還在這裏，就好了嘛，只有自己把它放下，本來沒有動過。所以有名的佛學就講鏡中頭。栯堂禪師講的，悟迷一旦鏡中頭。

# 楞嚴經講座 二十八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楞嚴經》很重要一個問題，富樓那問佛這個妄想什麼原因起來的？就是我們這個思想，它是什麼原因起來的？佛的答覆有名一個故事，就用當時佛在世的時候，當地在那個城市裏頭有個人叫演若達多，早晨起來照鏡子，看到鏡子有一個頭，這個人覺得自己怎麼沒有頭了？就是這樣瘋了。佛做了這個比方，他說這樣一個人自己照鏡子看自己覺得鏡子裏頭有個人，我到哪裏去了？就是這個話，所以就瘋了。他問富樓那這個怎麼樣治得好啊？現在是個大問題，精神科、神經科、心理醫生很值得研究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現在的醫學上的毛病宗教心理病，就是精神病的一種，很難治療，醫藥沒有辦法的，佛也是沒有辦法，只有他自己有一旦再來照鏡子，啊，我的頭還在這裏，就不瘋了，所以我們都是瘋子，這個是有名的故事。那麼佛的偈語，頭不是外來的，忽然狂歇，頭非外得，這是上一次講到這裏。等到他狂心休息了，這個頭不是外面拿來的，就是本頭，我們本有的頭就在這裏。這個故事我們先停留在這裏，這非常有名的構成了佛教禪宗乃至整個的佛教的文學，所謂鏡中之頭。瘋了就是這樣瘋了，沒有理由的。

明代栯堂禪師很有名的，尤其他的詩，他的禪有名還不算數，他的文字般若更好，非常有名的。關於這一段公案，他有一首偈子很好的詩：

「心心心已歇馳求」，三個心字，注意啊，他爲什麼用三個心啊？難道中國字他只認得三個字啊？我們普通講三心二意，對不對？你這個人三心兩意，哪三個心？普通所講這個心分成三段，前一秒鐘的想的過去心，還沒有來想的未來心，現在正在思想的現在心，這也叫三心，這是三心的道理，把這個心、思想分成三個階段。另外說三個心，心、意、識，佛學用的都是心的代名詞，我們現在用的思想腦筋會思想、會感覺、會知覺，看見、聽到、感覺到、思想到、見聞覺知：意識作用，也就是妄想心，這個叫妄想心。就是意識的作用，意是意，識是識，識就是阿賴耶識，這個問題不多講，所以叫三心。兩意：第六意識我們這個意識分兩面，第一個解釋，白天清醒的明瞭意識，夜裏做夢的那個叫獨影意識，這是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第六意識還是我們現在所應用，隨時有見聞覺知都是它發揮出來的作用，它的根根在第七識，末那識，所以末那識第七識也叫做意根，所以意分兩層了，因此我們普通有三心兩意。所以講中國古人做詩，很深的學問、很多的知識把它濃縮攏來，變成一個非常優美的文字出來。所以叫心心心，不但是妄想心停止了，求道的心、求佛的心也休息了，都放空了；心心心已歇弛求，不向外跑了，不向心外求法，心外求法都叫做外道，不向心外去求法，自己本心本來在這裏，所以他悟道了。心心心已歇馳求，誰能做到這一句，這一句就是《楞嚴經》上「忽然狂歇，頭非外得」，心心心已歇馳求，道不是外來的，本來大家都有。

「紙帳捲雲眠石樓」。這是我們大家做不到啊，真的出家人在高山上，沒有錢，也不需要錢了，蚊帳也沒有，拿紙來糊一糊當蚊帳，有時候白天把紙捲起來，這個蚊帳就是這麼一張紙，把紙這樣捲起來就是蚊帳拉起來了，連着雲，房間裏都是雲，石頭落在高樓上，山洞裏。

「生死百年花上露」，了了生死了，就是活一百歲啊，象你們年輕的不覺得啊，我們年紀大一點的人，常常感覺到好象自己還是小孩子，當年的事情都在眼前，一想啊幾十年了。所以一生一死就是活一百年花上之露，這個時間太快了。沒有什麼，生跟死都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了了生死了。

「悟迷一旦鏡中頭」。就是用這個典故，所以誰悟了？誰悟了道了？誰又迷了？這是用《楞嚴經》的鏡中看頭，自己本頭就在這裏，悟迷一旦鏡中頭。那麼下面一般人認爲：

「人言見道方修道」，先要悟到理再來修，悟後起修那是空話，多餘的。

「我笑騎牛又覓牛」。本來騎在牛背上，還要找一條牛到哪裏去了？道本來在自己這裏，還向哪裏去找啊？所以我笑騎牛更覓牛，如果懂了這個道理，

「舉足便超千聖去」，還沒有開步走，還沒有開始修道，已經佛啊道啊這些聖人都過去了，不在話下，講難聽的話都滾蛋沒有事了，我就是佛，佛也就是人，人也就是狗，狗也就是道，道也就是佛，空名詞。

「百川昨夜向西流」。水，中國的水大陸上大部分都是向東流，因爲中國是西北高原，東南，所以流到海里來，他說水倒轉來流。那麼學密宗道家的所以要轉河車啊，倒轉來流啊，鬼話一大篇都來了，

下面一句它就倒轉來的鬼話。其實就是說道在哪裏？就在此心中間顛倒顛，倒轉來就是，一念不起。我們心都是向外面轉，你停了，就好了嘛。「忽然狂歇，頭非外得」。那麼這個我們瞭解了。

這所謂禪宗的這些大師偈語，中國禪宗是離不開禪定功夫，要功夫到達，第一句就是功夫，心心心已歇馳求，做到了就行了。那麼到達了以後一定文字般若很高明，文學境界自然會高了，這是一首文學境界非常高的詩。生死百年花上露，悟迷一旦鏡中頭就是這一件故事，但是我們先要了解，鏡中頭所提出來的故事非常有名，震撼了我們一千多年的佛法的作用，也震撼了一千多年的文學界，各種文學上經常用到鏡中之頭這個典故。

我們現在大家看《楞嚴經》需要注意呀，這個故事很美，人家發瘋我們不發瘋，就不管他了，其實我們也是發瘋。鏡中看頭他就悟了，佛沒有正面答覆，這個問題在哪裏？就講妄想怎麼起來的。上次我們提到過啊，《楞嚴經》的祕密就在這裏，我們現在都是瘋子啊，都在找頭啊，找道找生死的根本，其實我們現在整個的生命就是這個肉體生命存在，包括外境界山河大地都是真如自性一個投影，是個影像不是真的，第二月，並非是真月。所以這個地方也是，一個太陽照下來，幾個人向不同的方向走都覺得太陽跟着自己。這個地方要注意喲，所以禪宗聽《楞嚴經》就是參禪哪，這個理要搞透啊，所以現有的世界與現有的生命我們自己已經在瘋了，忘掉本來的根本，認影，認這個影子，這個四大這個身心是影子啊，所以有一旦我們照鏡子忘記了本頭已經很可笑了，其實我們天天現在忘記了本頭，本心就是道。卻不知道，另外去追求一個東西，而且本身就是一個幻有的，這個身心啊存在會講話、會聽話這個就是假的，這個就是鏡中的影像，已經不是真的了。放棄了這個，忽然狂歇，一切妄想休息了，求道、修道、求空、求妙都放掉了，那麼本頭就在這裏，不在這個身上。所以這一層是《楞嚴經》的祕密，要參透。

我這樣表達不清楚啊，我講話只有這個本事了。大家仔細去參，不要認爲這個故事看懂了，噢，照鏡子瘋了，再照鏡子，啊，頭原來在這裏，好了，那你完全搞錯了。現在我們有個鏡子擺在這裏，自己在照，自己照照這個鏡子曉得這個都不是，我們現在這個生命就是幻影，包括這個世界，幻影並不是說它沒有啊，是有啊，但是不是真實的，象鏡中之頭一樣，鏡中的頭你不能說不是頭啊，你只能說它是幻影，幻影不是沒有啊，有啊，有，不實在的。所以悟迷一旦鏡中頭，要把這個地方參透了，可以說是真瞭解了《楞嚴經》了，懂了。現在我們再看佛自己講的原文：

「縱未歇狂，亦何遺失」。注意，你們大家要注意，我們現在等於一個狂夫，凡夫。至於這個「狂」字，佛經爲什麼用這個狂？有來源的。我經常講，今天喫晚飯也正和幾位青年才俊正在談話，現在天天講中國文化，你們懂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什麼東西叫中國文化？誰能做出來一個答案？「狂」這個字佛經後來叫妄，狂夫出自《尚書》，《書經》很早了，孔子整理過的我們上古的文化文告。狂就是我們普通人，狂的意思就是瘋子，我們這些人都是瘋子，如果把自己心念一回轉來，就是聖人，得道了。謂聖妄念即狂，就是聖人境界一念起了，自己警覺性不懂了、迷住了，跟這個妄心亂走了這就是凡夫了。所以狂夫也叫做凡夫，普通人，「狂」也是妄想，佛學叫妄，所以《楞嚴經》的用字，你懂了中國的文化，他用這個狂，狂不一定是瘋子，有來源的，我們上古文化這個時候佛法還沒有來稱爲狂夫，瘋子，莫明其妙的。所以他說象我們這些狂夫、凡人，「縱未歇狂」，妄想心，注意這兩句話啊，雖然沒有停止沒有休息。「云何遺失」，這個頭也在這裏啊，也沒有掉了？換句話說你總認爲把妄想停了，才求得真心才能得道，不曉得這個妄想心也是第二個月影啊，月亮的影子啊。妄想心不歇不休息，你的本心也沒有掉啊？也是本來心啊，也就是它。所以「我笑騎牛更覓牛」。處處想明心見性，你現在你拿什麼東西去明心見性呢？我的心要去明心見性，好了，你的心本來在這裏嘛，不要向外找，「縱未歇狂，云何遺失」，你本來沒有掉過啊。

「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爲在」。所以你問這個妄想心怎麼起來，哪裏來，哪裏去的？妄本無根哪，它根本無因而來的，妄性它本身的無自性，唯識叫做無自性，沒有固定自己的永恆存在的可能，它都是偶然暫時的起來，沒有了，這個思想，「妄性如是」：如是翻成白話文是這樣，它本身就是這樣。「因何爲在」？你爲什麼問妄想在哪裏？它在哪裏？在你外婆家裏，你去找吧，在哪裏？在外婆家裏你還會發瘋。所以古人問妄想在哪裏？在你的嘴巴上，你自己去找吧，你問的這句話就是妄想。所以「妄性如是，因何爲在」，這要懂得古文的寫作啊，四個字解決了，拿白話就一大堆。「因何爲在」他說你爲什麼還要問在什麼地方？

「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你心休息下來就悟道了，你不要求道，求個什麼道？你本身就是道嘛。「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很重要的喲，要揹來啊，不是我說的喲，我會說我就成佛了，我是教書的呀。他所以告訴富樓那，他說「妄性如是，因何爲在」，因此告訴他一個方法，「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衆生三種相續」，你不要跟着自己的思想在轉，不要跟着分別世間。分別世間你看現在我們坐在這裏分別世間啊，這個人好討厭，坐在我的前面把我擋住了；冷氣又不對；椅子也不舒服；分別世間心都不要，舉一個小例子。不要分別業果，爲什麼他身體那麼好？我怎麼那麼差？他老了都不大容易老？我怎麼那麼容易老？這些是分別心，分別心都是妄想。不分別世間、不分別業果、不分別衆生，平等心看世界。「這三種相續」，換句話說，這三樣啊。

什麼叫世間？分析起來很多了，我們再提，三世間，諸位聽過佛學的，如果以後口頭考試，馬上答覆出來。器世間，就是物質世間；有情世間，這個世間就是情與愛延續下來連鎖的，有情世間包括有靈之性的生命存在的這個世間；國土世間，中國、外國、日本國，南半球、東半球、西半球，這是國土世間；那麼如果再加一個得了道的，佛菩薩西方極樂世界-----那是聖賢世間，四個。我們普通用三個，器世間，物質世界；有情世間拿現在西方哲學觀念是精神世界，有情世間；國土世間就是普通的國家的界限，就是這三個東西。

我們的人一切思想都在這三個裏頭轉，看哪個房子便宜一點，房子跌價啊，哪個公寓好一點呀，追求器世間的物質，妄想分別追求，哪裏便宜一點、哪裏好一點啊？這就是分別這個世間，詳細講就很多了。分別業果，怨命不好，他的命運怎麼這麼好？乃至找人看風水啊，算命啊，求人打卦，分別業果。分別衆生，怨恨衆生，衆生就是這個社會，現在觀念就是社會，這個社會怎麼亂哪，比較性啊，這些。只要不隨這三個大要，詳細講這三樣東西可以講它好幾個月了，可以發揮了，我們現在簡化。

他說你只要不追隨分別心，思想心就是分別，這個好那個好，善惡、是非、好壞、你我、一切相對就是分別心，不起相對妄想分別，不隨世間、不隨業果、不隨衆生，這三種相續把它切斷了，心切斷了。「三緣斷故」，三緣有兩個說法，一個說法殺盜淫三種緣不來了，不殺、不盜、不淫；那麼還有一個說法，三緣就是你貪我愛，男女之間，加上我們的識神靈魂的作用加進去，這個人生來就是男精女血，貪愛就是精蟲卵髒結合，但是精蟲卵髒結合不會生人，必須靈魂加入，這個叫中陰加入，三緣合和才能生人，所以把三緣一切斷，一念不生，三因不生啊。殺、盜、淫是三緣，三種行爲它從哪裏來呢？貪嗔癡來，三業的根本來。所以瞭解了這些，不跟着物質世間、不跟着業果、不跟着社會的演變，這個心就放下來，真正放下。「三緣斷故」，不做壞的行爲，殺、盜、淫不來，貪、嗔、癡不動。

那麼你自己心裏頭那個瘋子，妄想就是演若達多，拿這個瘋子的名字來（表示），你自己亂想的心啊，「狂性自歇」。用不着求哪個法門、哪個功夫來修的呀。你說修哪個法門？哎呀唸佛對我好，修密宗觀想對我好，參禪對我好，對你什麼好？你那個是狂心啊。你覺得對我很好，我這個功夫上路啊，那正是分別業果的狂心。把這些狂心，狂性自歇，不是他力，不是佛菩薩保佑你的。你自己有一天，所以修法都是這樣叫你自己學，不過佛菩薩沒有辦法，還是想一些辦法。所以我經常說你看學密宗的人，最好的辦法。所以有許多人問我學密宗好不好？我說好啊，不過你要學真密宗。你們沒有看到，現在什麼灌個頂啊、摸一摸、弄個咒子那不是真的。

密宗一堂法門，自己每一個人修法，任何一堂法給你修下來一次總要三四個鐘頭，一天修三堂法，我的媽媽，喫飯都沒有時間了。這個修法很麻煩，上座這樣一修，然後各種各樣，密宗要富貴法啊，很好的佛像，很好的供養，象這個桌子一天要擦好多次，擦了以後，乃至起碼供它七杯水吧，乾淨的水，這一杯供養給佛做洗臉水，這一杯供養給佛洗腳水，這一杯供養給佛的是瀨口水，你想到的都要了，或者佛這兩天眼睛不好，還要眼藥水，都可以供養，還可以供養一千杯；燈也可以供養一千盞，現在拿電燈來一點算什麼？那都是甚好的奶油燈供養，然後做供養。然後每天要做供養品，三百三疊芝麻糯米饅頭都要自己親手來喲，做好了以後都供養上去，上座修法，然後這邊是鈴，那邊是鼓搖動的，我們以前大陸上到門口來賣花那些人搖的小鼓，這樣上座修法，打坐了半天，然後觀想三個頭，每個頭上三個眼睛。（斷錄）

一切方法，道家也好，各種法門八萬四千法門啊，都是使你心停下來就是道，所以禪宗祖師說，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人有一切狂心嘛，所以你要想健康長壽，叫你練氣功啊，叫你修內丹外丹啊，各種氣脈，你要什麼有什麼，就是山東話要什麼有什麼。佛法裏頭八萬四千法門，很多的，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問題就是你有沒有一切心？你真到沒有一切心啊，都放下了，「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佛的老實話都告訴你。那麼中國人就是放下，真放下了就成了。狂性自歇，歇即菩提。我看《楞嚴經》可以停掉了，我們講《楞嚴經》也是狂心。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楞嚴經》就講完了，所以很重要啊。

「勝淨明心，本週法界。不從人得」。「不從人得」四個字注意啊，後來達摩祖師也用上。他說我們本來「勝」的這個意思，勝：中文的意思超過了一切。我們的心本來是乾淨的，我們的心本來是不生來滅不垢不淨，本來很乾淨的。有人罵我們你這個人心好髒，你一定氣死了，心本來個個乾淨的，當早上起來一念未生以前，所以孟子也提到養足夜氣。人剛剛睡醒，任何思想沒有來的時候，此心本淨啊，保持這個心境就是孟子講的養足夜氣。夜裏剛剛睡醒，此心寂然不動，都很乾淨啊，只要過半秒鐘還不到，有一個念頭來已經不淨了，哎呀，我趕快起來今天要上股票市場，不乾淨就來了。

所以「勝淨明心」本來光明的這個自性。

「本週法界」，它在哪裏？你不要有個境界，呀我現在這一堂坐得很好、好象心給你抓住了，錯了，那是意識見聞覺知感覺的境界啊，那是心的用啊。你坐好了打坐好了當然有各種境界，等於水擺在那裏，把它寧靜久了，它自然有許多變化，這沒有什麼稀奇，但是認爲這是道是心，你就錯了。本心不在一切用、一切相上，所以勝淨明心是「本週法界」，無所不在，哪裏都有它，哪裏都沒有。

「不從人得」，不是說找個善知識、好老師傳我一個，他傳什麼給你呀？不從人家那裏得呀！所以還有些年輕人外面有些人寫信來呀，哎呀，我要拜你爲師，搞得我真頭大。我說我一輩子也沒有收過徒弟，真的嘛，很多人他們都叫我老師，我有時也叫他們你老兄你老弟，你老哥，你老師，這個老師一個代號啊。他不叫我老師，叫我老南也可以啊，不過他們客氣不叫老南那麼就叫老師好了嘛，老師同我有什麼相干嘛。我的朋友還有兩三代連孫子帶來了怎麼叫？我說老師嘛。「我都叫老師，孫子也叫老師啊」？我說我這個人大家的老師，沒有關係，那是個代號，我從來也沒說哪個是我的學生，哪個是我的徒弟，都是朋友。何苦呢？那個老師就傳你一個法了？那你皈依佛你就成佛了？道不從人得，不是別人那裏，都在自己這裏啊，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呀。拜個好老師有什麼？好像我有個好老師很有招牌一樣，這個狂心不是要送瘋人病院了？你拜一個活佛又什麼樣？他是活佛啊，你還是佛活啊，沒有用啊。所以道注意啊，要「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週法界，不從人得」。不是別人給你的，不從別人那裏得，就是你自己就有，千萬搞清楚。不然把這個經讀錯了，不從人得，難道要去變狗才得道啊？不從別人那裏，自己本來在道中。

「何藉劬勞。肯綮修證」。何必要你喫苦修苦行啊，這樣辛苦，苦苦忙忙的，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去修道。「肯綮修證」要你怎麼去修才修得出來的道，修出來不修就壞了這就不叫道了，道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是什麼呢？本來心，自己的本來心。

「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覺知」。佛再做一個比喻，譬如有一個人，自己衣服裏頭有一顆明珠，價值萬金，不是我們臺幣啊，美金，貴一點。一顆寶石掛在衣服裏頭，自己忘記了，自己不知道。

「窮露他方」，結是身上有珠寶不知道到外面討飯。

「乞食馳走」。到處討飯還討不到。

「雖實貧窮，珠不曾失」。你說這個人雖然在外面討飯看到很窮，他窮不窮呢？他沒有窮啊，他那個寶珠還在衣服裏頭沒有掉啊，只是偶然忘記了，找不出來。

「忽有智者指示其珠」。忽然找到這個叫善知識了，管他善不善，反正把你那個珠告訴你找出來了，惡知識也是善知識，哎呀你討什麼飯嘛，你自己是個富人啊。你衣服裏頭本來有一顆如意寶珠，如意寶珠不止一萬金啊，如意寶珠我也沒有看到過，不曉得諸位家裏有沒有？你們回去把衣服翻一翻看，算不定都有。如意寶珠是拿來要什麼就有什麼，拿到這顆珠子，我要麪包，麪包就出來了，你要美金，美金也來了。不過人生啊，我告訴你，現在我們講講可以。真有那顆珠子啊，這個活得也一點不舒服。人之所以活得有意思啊，因爲有許多許多求不到的，坐在那裏幻想，我要如何我要如何纔有意思。你統統滿意了，只好自殺，活着沒有道理了，所以如意珠就是這樣。有一個人忽然指示你，如意珠就在心裏。

「所願從心」。你所願、想希望什麼它都來了。

「致大饒富」。因此他大富大貴。

「方悟神珠非從外得」。這個時候才悟到了，原來富貴不從外面來。我們曉得以此道理佛做的比方，所以我們中國文學上經常有寫到貧子衣中珠，就出在這個地方，貧子衣中之珠無價之寶，自己不知道。那麼佛這個比方，第二個比喻，這一節裏頭第一個比喻鏡子裏頭看頭。第二個比喻衣服裏頭找寶珠。寶珠不在外面，就在你本來衣服裏，你不要忘掉，換句話說道不需要向外求啊，你本身就有。你說我們本身這件衣服有沒有啊？諸位不要忘記了，回到衣服裏摸摸看？不是這件衣服啊，這件衣服佛說是我們媽媽給我們的衣服，就是媽媽生下來那一件衣服，皮包骨頭就在裏頭，道在哪裏？就在裏頭，你去找。所以雲門祖師告訴你「我有一寶，密在形山」，這個生命四大固然是假的，假的這一件衣服，自從爸爸做的，透過媽媽那個工廠，爸和媽兩個做的，給我們這件衣服。此中自有寶珠，這又是一大祕密，這個祕密。所以我有一寶，這個祕密在哪裏？就是你這個形體這件衣服裏頭，你去找，密在形山，就在這裏。所以佛的這一個比喻你不要輕易放過啊。所以我上次給大家講，比喻的本身止於比喻，但是透過比喻以後它所指的目標，你要把它參透。那麼這一段佛答覆富樓那妄想從哪裏來？說完了。這一下他們兩兄弟一吹一唱。富樓那的問題正講到這裏，阿難起來了。

「即時阿難在大衆中。頂禮佛足。起立白佛」。這個原文都一樣，不講了，阿難就站起來行個禮，要提出問題了。

「世尊現說殺盜淫業，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心中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斯則因緣皎然明白。云何如來頓棄因緣。我從因緣心得開悟。世尊。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今此會中大目犍連及舍利弗須菩提等，從老梵志聞佛因緣，發心開悟得成無漏。今說菩提不從因緣。則王舍城拘舍梨等，所說自然成第一義。惟垂大悲，開發迷悶」。

立法院的諮詢案原文，阿難提出諮詢了，這一段我們簡化一點。阿難在大衆中站起來問佛，聽到佛給富樓那講到這個地方。他說那麼：

「殺盜淫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心中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這個菩提不靠外面來的，本身就有，道本身就有。照你這樣講，好了，悟道也是因緣所生啊，也要因緣恰到好處的時候，他就會悟道了嘛。

「斯則因緣皎然明白」，這句話提得很有力量啊，根據你說的邏輯，那麼悟道也是因緣來的，靠因緣成就了就會悟道，皎然明白，這個道理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云何如來頓棄因緣」，爲什麼你前面剛纔跟富樓講你講道不屬於因緣？這是什麼道理？爲什麼你要批駁了這個因緣？下面有一句話：

「我從因緣心」，我當年來跟你出家，皇帝也不要當，因爲釋迦牟尼佛出家了，王位應該是他接的，他當皇帝，結果釋迦牟尼佛把這個弟弟也弄來出家。他說我出家跟你來修道也從因緣心得開悟啊，懂了世間法都是因緣，因緣聚了就有，散了就沒有，他說我心裏開悟纔出家的。你現在講因緣不是道，那我不是上了你的當了，不白搞了？他說這個道理呀，

「世尊。此義何獨我等年少有學聲聞」，豈當我們年輕這一輩的同學心裏聽了你的話有疑問。

「今此會中」我們現在同學們老一輩子的長老，就是那個有神通的目連尊者舍利弗須菩提都比釋迦牟尼佛大二十幾歲還不止，他們都鬍子頭髮白了。釋迦牟尼佛三十二歲出來說法，他們已經五十幾了，他說他們這些長老，老前輩的同學們，乃至最老最老的老梵志原來是婆羅門的跟你出家的，已經是大師教主。

「聞佛因緣」他們也是聽了你的因緣生法緣起性空而悟道的，現在你把因緣道理一批駁了，他說：

「今說菩提不從因緣」，那麼好了，王舍城就是印度現在的一般外道拘舍梨，他認爲道是什麼？自然的，道，自然就是道。他說假使因緣不存在，那這些外道所講自然就有道，只要合於自然就對了，所以自然就是第一義，最高無上的道，那麼外道說的道就對了！不是因緣就是自然來的了？他說我越搞越糊塗，就是這個話。

「唯垂大慈，開發未悟」，希望你大慈大悲。我越來越糊塗、迷掉了。本來還清醒，給你老人家一說法說得我糊塗了，越來越蒙了。那麼佛答覆這個問題，阿難提出諮詢了。

「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佛的答覆很簡單，最高的邏輯。他說你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答案，本身就是答案嘛，不需要問我的。佛沒有那麼講啊，我們幫忙他。那個時候他沒有這些話了，我們說這些話來表達。他說我不是和你講過了嗎？就象那個瘋子演若達多，他因爲看鏡子一下瘋了，我的頭到哪裏？再一看鏡子，呵，我的頭原來在這裏，不瘋了。譬如這個演若達多，「狂性因緣」：無因而來，「若得滅除」：自己再一看鏡子，這個妄想沒有了，自己分別沒有了，我的頭不在我的身上，這個觀念沒有了。「則不狂性自然而出」，那就不瘋了嘛。不瘋了，人本來不瘋了嘛，所以你說因緣的道理，同自然，因緣和自然兩個相對，因緣的道理不承認自然啊，各種因緣湊攏來而發生的。但是這兩種在印度的哲學啊，我們現在這裏不講哲學，假使講哲學的學理，因緣、自然都是唯物論者，兩種都是唯物論。唯物論一切是講因緣，譬如人的心理起的作用，因受物質的影響起來的，說你怎麼會想？因爲我有腦神經。有腦神經，腦神經也是物啊，你那個唯心的心在哪裏拿來給我看？自然，自然在就是這樣，這個自然界的自然，就是科學的自然。所以因緣、自然兩種如果講起來宗教哲學的道理，還是基本上屬於唯物論的。那麼佛在這個地方對於因緣自然，他說這個道不屬於因緣所生，也不是自然而有，「理窮如是」。這個邏輯的道理，你本身所問的問題就是你的答案嘛，你何必還要問呢？不過佛很慈悲了，怕阿難不懂。

「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這個文字，在中文在文學的句子寫邏輯哲學的道理這就很難了，我很佩服這位房融先生，公然拿文學境界能夠寫那麼好的科學的理論邏輯和哲學。佛告訴阿難，演若達多「頭本自然」，他的頭本來在這裏，從媽媽生下來就有這個頭，很自然的。

「本自其然」，他本來有個頭，他自己本來有個頭，這是當然的嘛，「本自其然」。

「無然非自」。所謂當然就是自己本來有的嘛，就是這個道理。你看這個文字到這裏一寫很美。再講一道，不然會讀昏了的。因爲你們的教育從白話入手，我們從古文入手讀這個書啊，讀到這覺得這個文字用得好，技巧用得好。會讀到怎麼樣？我們讀到好的時候，這個樣子念「本自其然，無然非自。」這個搖頭幹什麼？寫得好，寫得好，這個意思。所以古人讀書讀到好的時候就搖起來，有時候還拍起掌來，好，好，就象一個作文做得好，所以這裏面八個字中國字翻來翻去。他說「頭本自然」，這個頭本來自己在這裏，自然。「本自其然」本來的頭自己就在這裏，這是當然的道理呀。「無然非自」所謂當然就是自己本來有的嘛，沒有哪一個所謂當然不是自己有的，自己有所以叫自然嘛。「無然非自」然就是對、是。這個是自己有的就對了嘛。你有沒有？有。無然非自。

「何因緣故，怖頭狂走」。你假使講因緣，他什麼原因看鏡子裏頭看自己的頭會瘋了呢？會到外面找頭呢？這是什麼因緣？頭本來在這裏，我問你他是什麼因緣瘋了呢？

「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自己本來有的頭因爲某一個因緣、因素所刺激瘋了。「因緣故狂」，不過這個裏頭你注意啊，拿現在人思想有辯論的呀，如果照佛經「若自然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他說那麼爲什麼自然會把這個頭掉了？你看世界上有個人自然把頭掉下來，有沒有？沒有啊。你要注意喲，你們尤其年輕做法師做居士的將來注意喲，未來時代象我離開了佛學的立場，我就要提出來問佛了。不然，有，佛說的若自然頭因緣故狂，外界因緣而來，外界因緣的刺激所以瘋了；「何不自然因緣故失」，何以不自自然然因爲因緣的關係就掉了頭呢？好，我就要斷章取義了，叫斷章取義，有時候和別人講話我最怕這一主題沒有講完中間抓一點就斷章取義了。因緣故狂：人瘋了並不是自然瘋了，因緣來的喲，我受了戀愛失敗的剌激，或者我頭受車子腦震盪一下，所以瘋了，很多啊，是因緣來的呀。假使這樣問你，你這位佛，請問你這個佛、現代佛，你怎麼答覆？那麼可見你這個話不對呀，世界上有因緣故狂啊？由因緣的關係所以瘋了，如果照心理學測驗下來，這個人瘋了都是有原因的，受了某一種刺激，或者因某一種藥喫錯了藥也可能，無故自瘋的人很多，無故自瘋的人有多少呢？全世界有多少人口？那些都是。至於在瘋子裏頭瘋得厲害的呀，這個可能是別一種因緣來的。所以你們將來注意喲，現代人要懂得現在的科學啊，現在醫學上可以問你。你說不可能有因緣故狂，世界上有許多人發瘋是因緣來的，此理怎麼說？你要把它講清楚了。那麼佛說的道理呀，他的邏輯不在這裏。他說自然頭因緣故狂，自然頭就是我們自己本有的頭，「因緣故狂，何不自然因緣故失」他說如果是因緣所起的狂，那爲什麼不自自然然有個因緣來，失去了這個狂性呢？

「本頭不失，狂怖妄出。曾無變易，何藉因緣」。他說本來的頭沒有掉了，「狂怖妄出」，因爲他看鏡子一下迷糊了，哎呀，我怎麼沒有頭了呢？鏡子裏頭有這個人，我到哪裏去了呢？他一下神經了，狂怖：害怕的心理，「妄出」就是妄想。「曾無變易」，他的頭還自然在他的腦袋上啊，沒有變動過啊。「何籍因緣」呢？當然不需要靠別的原因啊，他的頭本來在這裏。所謂頭本來在這裏，頭沒有掉啊！所謂覺得現象，他自己瘋了掉了，他自己也覺得我沒有頭了，這個是他自己心理上的瘋啊，這個身體這個頭沒有掉。

「本狂自然，本有狂怖。未狂之際，狂何所潛」。再說你說這個人瘋子「本狂自然」，這個人啊天生就有點神經的，本來就是有點狂，有點神經，自然來的，既然本來有神經。不狂的時候狂的心理又在哪裏呢？

「不狂自然，頭本無妄，何爲狂走」。其實啊，發神經的人你知道啊，它有一個東西絕沒有神經啊，所以神經的人，你講他你有神經他絕不承認，我沒有。他那個沒有啊，沒有瘋啊，他那個知性並沒有變啊。你注意，這樣你們可以去做心理醫生了，只是很難把他現象變了。所以他說這個頭啊，

「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爲戲論」。如果一個人一旦悟到了我這個頭本來在這裏，剛纔是我心理迷糊了、一個觀念錯誤了，所以認爲發瘋、不發瘋、有頭、沒有頭，這許多思想觀念，加以許多解釋，落在因緣所生的解釋，或者自然之有的解釋，這一段我們比較講得濃縮很短，如果用哲學邏輯的分析很麻煩了，因爲我們中國一般人不大喜歡搞邏輯的，這要專門搞，假設對邏輯哲學有興趣研究的人另外再研究。「因緣自然，俱爲戲論」，佛法跟你講一切因緣所生，或者外道講自然而來，這些是笑話。換句話我們再進一步說，所謂因緣所生也是佛說的法啊，《楞嚴經》號稱是了義教，徹底的，我們經題就叫了義。因緣所生法那是不了義教，自然而有這是外道教，當然是不了義。所謂了義教，因緣所生講現象講作用，不是因緣不是自然講本體，就是這個道理我們要搞清楚。不然一般人說《楞嚴經》也是外道啊，講常住真心啊，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是講作用講現象，現象作用是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沒有錯。講本體是如如不動，所謂因緣乃至佛在上一節講到，所謂空，連空他都批駁了，空也不是，空也是個名詞。那麼佛講到這裏。

「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所以他說我告訴你，自己只要心中三緣貪、嗔、癡、慢也好，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三心兩意三緣一斷，即菩提心，自己就醒悟了，就覺了。

「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注意喲，這又是重點要背的地方。所以怎麼叫得道開悟了，你曉得，真開悟了菩提就是覺悟，真正開悟了，菩提心就是本心明心見性。真正明心見性了，「生滅心滅」，妄想自己斷了，注意喲，你們諸位想學佛想求道，想開悟的，不要倒因爲果啊，佛把這個祕密告訴你了。「菩提心生，生滅心滅」，妄想自然頓斷，歇即菩提。你理沒有悟透，光想想把妄想心做功夫壓，不需要用功的，狂性自歇歇即菩提，那麼你說要不要打坐啊，打坐歸打坐啊，坐怎麼樣？坐就坐啊，坐起來兩腿一盤坐在這裏是很好嘛，無功用道蠻好嘛。結果坐在這裏，不要吵啊，我要修道，這一下要證菩提了，那個死相，你怎麼樣會得道嘛，那都是生滅心嘛。然後坐在這裏聽呼吸啊、聽聲音啊、看光、做觀想啊，嗯，差不多，我長得好高啊、好大啊，你快要瘋了。所以「生滅心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無功之功，心心心已歇馳求，紙賬捲雲眠石樓。你打坐也好，睡也好，打坐固然是好，睡也是啊。你睡在那裏三天三夜不動，我就送你個匾給你，證得涅磐。你看你做不做得到，當然不是死了，人還活着的，死了三天三夜不動不算數，右協而臥。有很多祖師睡到的，行住坐臥都是功夫，道家這個叫睡功啊。你看人能夠睡到三個鐘頭你不翻身，動都不動，拿一杯水放在你屁股上，稍稍擺一下就倒出來了不算數。那就得定了，也一樣啊，無功用道，那叫證到。下去會悟道，那你九輩子也悟不了，三大阿僧祗劫也悟不了，九大阿僧祗劫也悟不了，真把理透了，「菩提心生」，一悟了，清醒了就清醒了，「生滅心滅」，妄想自己停了。

「此但生滅」。所以你講因緣啊講自然啊，都困在這個名詞這個現象上，這些都是生滅心、妄想。

「滅生俱盡」。你不要去妄想，把生滅心都忘了，「滅生俱盡」就是說你想把自己心裏頭，哎呀，我妄想太多了，就是念佛也好什麼也好，就是妄想停不了，一般人學佛都是這個樣子。「狂」，你要停它幹什麼，妄想本來空啊，它空你的呀，哪個妄想留住了？所以你把想滅掉生滅心的這個念頭丟掉都放下來，自然「無功用道」。

「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爲自然」。假使你是自然外道，佛叫它外道，心外求法，認爲道不要我們修自然來的。比如有些宗教，乃至我們信宗教，哎呀，只要求菩薩，菩薩就會保佑我，只要求上帝，上帝就會給我靈感，這也等於自然來的。都從人得，從他力來的。「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生滅心滅」，那麼你也可瞭解，那個自然心一明白了嗎？自然，嗨，這個自然來了，生滅心也停了，「此亦生滅」。如果也這樣認爲，我自然，這一下好自然，呵這個是道，這個還是意識作用，還是生滅心。有生滅，有生就有滅，不修它就沒有了嘛。「無生滅者，名爲自然」。真正叫自然，就是沒有生也沒有滅這個才叫自然，自己本來有的，另外如果有一個東西叫自然，都不是了。

「猶如世間諸相雜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他說我給你做個比方，猶如世間一個東西，「諸相雜合」比如這個菩薩，是木頭、顏色、人工把它兜籠來刻起來一個佛像，諸相：人工，材料，顏色把它膠攏來一看，好莊嚴的菩薩，諸相雜合，兜攏來這叫因緣，「成一體者名和合性」，彼此和合構成，這就是因緣。「非和合者」，不靠很多因素構成的呢，就叫做本然，本來就如此的。

「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可是所謂自然、本然、因緣和合，這些都是名詞的觀念。所謂本然並沒有一個東西什麼叫做然。所謂叫和合，這是一個觀念，真和合攏來，也看不到一個和合的作用，作用過了，現在沒有什麼和合，也不叫做顏色，這個就是叫做佛像了｛聽錄注：錄音73分鐘處此句突然談到佛像，似乎不通，有心者可幫聽聽｝。

「合然俱離。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好，佛法在哪裏？說因緣湊合就得道，錯了；說自然會得的也錯了。因緣和合的觀念丟掉，自然來的丟掉，「俱離」：一切都放下，「合然」因緣自然這些觀念都放下，「俱離」。你說放下了就是道了嗎？「離合俱非」有個放下觀念也錯了，有個做功夫觀念更錯了，「離合」都不是。所謂「空、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這四個角都不對都拿掉，無功用之用這一句才叫做無戲論法，究竟的，不是兒戲不是笑話。佛法就是這樣，講個空還是戲論，所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如果以了義教來看這兩句話是戲論。緣起性就不空，如果一個懂得邏輯的人，你這兩句話就錯誤，緣起，既然緣起了，可見性不空啊，性空那就不會緣起啊，在邏輯上不對呀。所以此句拿邏輯來一批駁都可以批駁得了的。所以講到道啊，歇即菩提呀，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落在任何觀念上都不是，有一個名詞有一個觀念都不是道。注意啊，到了這個境界很高了，空也空了。

「菩提涅磐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你縱然把這些邏輯觀念論辯清楚，你的教理可以做大師了，說得很通了，真正的悟道，覺性證得涅磐，他告訴阿難，你呀還早得很呢。真正要怎麼樣求證到道？還是要用功來的呀！不是一翻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這兩句話有些人寫日記寫錯了，還是要辛苦來的。他告訴阿難不是你歷劫辛勤修證，要多生累劫修道來的呀，勤苦來的。

「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沙，只益戲論」。他告訴阿難，象你那麼聰明記憶力那麼強，多生累劫也有修持過。阿難是多聞第一，博聞強記，一切佛說的法，在哪裏所講些什麼，他都記得。他說你能夠知道十方佛的十二部經典，十二部不是十二部經啊，就是長句短句，這些很多啊，因緣，這些出世的因緣，都記得。你邏輯的頭腦佛學的道理，清淨的妙理你都懂，「如恆河沙」，你記的學問太淵博了有什麼用？學問越好修道越難。「只宜戲論」，吹吹牛可以呀，賣鐘點費也可以啊，「戲論」，騙騙人的呀，沒有用。只益戲論，戲論就是兒戲、笑話。

「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瞭。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劫多聞燻習，不能免離摩登伽難」。他說就象你，就揭阿難的傷疤了，象你一樣，佛學講得那麼好，頭腦那麼好，剛剛出去化緣你看碰到摩登伽女，那個眼睛給你一勾，他說你完了，你的魂都掉了，結果你還不能離開摩登伽女這個災難。

「何須待我佛頂神咒，摩登伽心淫火頓歇，得阿那含，於我法中，成精進林。愛河干枯，令汝解脫」。他說你看，你學問有什麼用？佛學有什麼用？結果還靠我念一個咒子，文殊菩薩去救你。結果你還不如摩登伽女呢，結果她一聽了這個咒語後，她立刻得了三果羅漢，阿難還在那裏賣蘋果呢。摩登伽女當場就得阿那含果了，她比你還快，所以佛法不是理論來的，學識多了，理論多了有什麼用啊？這個道理。「於我法中。成精進林」，這個摩登伽女後來就在佛那裏出家了，當尼姑了，比丘尼，最精進一個人，最用功一個人。「愛河干枯」，情愛之慾都沒有了，因爲她對方沒有這個心，使你得解脫了。如果摩登伽還要纏阿難啊，那個因緣上，阿難還脫不了手啊。佛的祕密也說出來，好在摩登伽對方解脫了，她成道了，她沒有成道啊，阿難就靠不住了，就是說你不真做功夫不修行是不行了。

「是故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遠離世間憎愛二苦」。注意喲，學佛的基本。你雖然多生累劫記憶力強、學問好，「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任何一種祕密理論你都懂，他說有什麼用？不如一天放下來真修持，證得菩提，「不如一日修無漏業」，無漏之果，一念不生。怎麼樣做到一念不生呢？就是放下，遠離世間憎、愛，憎就是討厭，愛就是愛得要死。譬如我們常常看到兩夫妻呀，朋友中間老朋友，愛的時候愛得要死，愛其實就是恨了，你討厭，你不要管我，就是憎愛心了。愛得太過了，他就討厭了，所以有時候啊，最好的愛你就多給她討厭 ，她就會轉來愛你了，你拼命愛她，她就會討厭你，注意啊，不過這是世間法。要真正的得道的人憎愛平等，沒有怨恨、沒有討厭、也沒有愛，平等心，就是放下，隨時修平等心，慢慢慈悲就來了。憎愛是最基本啊，我們人隨時，討厭這個東西，我討厭這個時間，我討厭這個東西，我討厭聽不懂，這個東西真好可是我氣死了聽不懂，這就是憎，哎呀，聽是聽不懂了，可是我還愛聽，這就是愛。所以你看那個蘇曼殊有一首詩做得很好，蘇曼殊並沒有達到這個境界，是詩的境界，蘇曼殊，你們知道啊，那位老同學，「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憎。」就是這個憎，所以他出家去了，當和尚了，最後還放棄了他的表妹這個愛情。「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雨笠煙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憎。」這個愛憎之念就是最起碼修道，所以佛告訴阿難遠離世間憎愛二苦，注意喲，愛人是苦，愛別人追不到很苦啊。追到了愛他，譬如愛兒女啊，兒女不聽話，那個氣得好苦啊，因愛就有憎嘛，兒女不聽話嘛，愛丈夫、太太都一樣的。有愛有憎就有苦，愛憎二苦，被愛的是苦，愛人的也是苦，討厭也是苦啊，我們討厭那個人偏要碰到，我被你討厭我也苦啊，這都是苦。「遠離世間憎愛二苦」。

「如摩登伽宿爲淫女，由神咒力銷其愛慾，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侯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她在佛當場出家了，就得了三果羅漢，與羅侯羅母，羅侯羅母是什麼人啊？釋加牟尼佛的兒子羅侯羅，他的太太叫耶輸陀羅，就是釋加牟尼佛的太太也出家了。他說你看，佛法是平等喔，雖然這一邊是皇妃，釋迦牟尼佛的太太是皇妃嘛，跟他的丈夫來出家了耶輸陀羅。這一邊是最下等的淫女，它平等，「與羅侯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平等平等，他們都悟到了前生、今生一切宿因。

「知歷世因貪愛爲苦」。她們兩位都證道了，知道多生累世爲什麼變女性呢？當然男性也一樣，不過女性抓得牢一點，抓得牢啊，因爲抓得太牢啊，所以多掉了一點就變成女的了，貪愛抓得很牢，貪愛爲苦。

「一念燻修無漏善故」，只要一念之間，迴轉來怎麼解脫男女之慾，「一念之間燻修無漏善故」。

「或得出纏」，不過注意喲，或得出纏哪，不是說一定得道啊，看你修啊，或者可以跳出愛與苦的纏縛。

「或蒙授記」。或者可以得到佛的授記，授記就是將來成佛，

「如何自欺，尚留觀聽」。注意八個字啊，他說你啊，爲什麼還自欺欺人的，光想聽聽看看，「觀聽」光想聽，很好聽，很有意思，多看看，還不肯去真實放下用功。放下就是道，歇即菩提。

# 楞嚴經講座 二十九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今天是《楞嚴經》卷四，上一次佛和阿難對話，阿難所提出的因緣生法與自然的道理，那麼佛告訴他大要。我們推開《楞嚴經》，把這個大要向諸位再報告。就是說因緣、自然這是現象，是本體（自性）所起的作用，在作用上，一切的有法，世界萬有因緣所生成，沒有誰能夠主宰的，即非上帝的主宰，也不是佛菩薩主宰，也不是自己做得了主宰的，都由因緣所生。因緣就是自己自性的業力所形成的。

所謂自然，也是現象界一個靜態，靜成虛空。《楞嚴經》有一句話，我們這個萬有現象都在動態中，偶然碰到一個靜態的就形成了虛空的作用。我們一般人認爲虛空就是自然，這個觀念也是錯的，虛空與自然也不過是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它也是因緣所生，什麼因緣？靜態的因緣形成了自然的虛空，動態的作用形成了萬有的現象，一個是因緣，自然。現在講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菩提道的自體，它本身自性不在因緣也不在自然上。

那麼講到這裏，佛就講阿難，你頭腦好、記憶力強、學問好對於修道沒有用，知識越多、道理越多，障礙越大，所以你懂了那麼多，這些道理不能融會貫通，因爲你自己沒有證到，沒有求證，道理都懂了，求證做不到。那麼阿難聽到這裏，上一次做一個結論。現在原文，阿難提出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開始。《楞嚴經》已經到快要講方法。理，自性之理、心性體這個道理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我們大家聽了也懂了。「心包太虛」這個心性自身本來是清淨，本來是圓明的。但是這個道理懂了沒有用啊，我們又不清淨又不圓明，心啊不但包不了太虛，還包不了雞蛋呢。那要怎麼樣去求證它，心何以能夠包容太虛？何以能夠求證到成道？乃至何以能夠明心見性？大家更喜歡的何以纔有神通？當然也需要帶一點神經啦，如何去掉了神經求得真正的神通。真神通是大智慧的成就，現在開始講這個道理。那麼我們迴轉來再看經典的原文。有些經典上照例的文章我們就唸過去了不重複，重要的提一下。

「阿難及諸大衆」，阿難同當時在坐的大家。

「聞佛示誨。疑惑銷除。心悟實相」。聽到佛的開示教誨，心中的問題懷疑的沒有懷疑，消除了。「心悟實相」在心裏上悟到實相，就是心性的本體這個作用，這個現象是本來空的，這個道理懂了。

「身意輕安，得未曾有」。馬上覺得身體也輕鬆了，這個思想意識心裏也輕鬆了，叫身意輕安，輕：輕鬆，安：安詳了。從來沒有經驗過的這個舒服，現在覺得身體輕鬆了，意識思想輕鬆了，「得未曾有」從來沒有經驗過的，這一次心裏上有特殊的感應。

「重複悲淚，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因爲太舒服了，想想很難爲情又哭了，人到高興的時候就哭了，哭了以後，「重複悲泣」又來第三場哭，阿難好象孩子見到娘無事哭三場，他已經哭了兩三場了，這一下又哭了。「頂禮佛足」，就跪下來求佛，長跪跪在那裏合掌，長跪就是老老實實跪在那裏不動，耍賴就是長跪了。磕個頭馬上起來，那就是短跪了，那就不是長跪。長跪就是賴在地上不起來，要注意，所以叫長跪。不然你想學佛我要長跪我就不會跪，等於拜佛一樣大拜、小拜就搞不清楚，就是這個道理。「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他又講，現在他又提問題了。

「無上大悲清淨寶王」。這是阿難恭維的話，讚歎佛。所謂我們學佛好聽叫讚歎，難聽一點就是恭維，再難聽一點送佛的高帽子。佛也用不着戴高帽子，他拼命送，當徒弟的都有這個心情了，自己要想掏老師的東西啊，就拼命的拍馬屁，就是這樣。所以呀，無上至高無上啊，你是大慈大悲啊，你是大清淨的大寶王啊，仁波切，就是西藏話大寶王，那是活寶啊，就是那麼一句話。

「善開我心」。你的教育方法真好啊，總是把我的這個癡心妄想心都打開了。其實他還沒有開悟呢，就是那裏吹，他哪裏開了呢！這是讚歎之辭。

「能以如是種種因緣。方便提獎」。就是讚歎佛的教育手法之高明，他說，你能夠用佛、自性佛的各種各種的因緣，各種各種的機會。「方便提獎」，機會教育，方便是各種方法提拔我們、鼓勵我們，就是我們現在教育，希望人家拍拍掌啊，鼓勵鼓勵，就是這個意思。提就是提拔，獎就是鼓勵。

「引諸沉冥出於苦海」。墮落在糊裏糊塗的境界頭腦昏昏就叫沉冥。你引導一般糊裏糊塗頭腦昏昏的人「出於苦海」，跳出了苦海，還在讚歎。讚歎完了。他要求來了，所以好話不能聽，聽了恭維呀，下面一定有問題的。

「世尊。我今雖承如是法音。知如來藏妙覺明心遍十方界」。這幾句話，雖然是恭維詞，有意思了。他說佛啊，我們現在雖然承蒙「如是法音」，你這樣好的說法，教誨的音聲教導我們，我們已經知道了如來藏這個自性，我們自己的本性就是妙不可言、本來是覺悟的，沒有昏迷---妙覺，明心本來是光明的一片心地，這個心吶，遍滿十方虛空世界，不一定在我們裏面、外面、中間，無所不遍滿。

「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剎」。這個心，就是有形的宇宙、太空、一切的星球、一切的銀河系統包括萬有的世界，都是這個心性的本體的功能所包含，「育」培養出來，都是唯心所造的。所以佛法是在西方哲學觀念就是真正純粹的唯心論者。一切物質世界都是這個心包含的，含：包含的，這個功能它包含的，育：是它培養出來的。十方國土，十方：東、南、西、北、上、下、左、右，四方是四個角。整個的太空萬象都是它出來的，這個心啊清淨本來清淨、本來就是妙不可思議的寶貝，非常莊嚴的，這個心本來就是佛性。妙：不可思議。覺：就是大徹大悟了。王：至高無上。剎：這麼一個心的自土、剎土。剎是代表土這個意思：這個「土」字我們講過的，上面加一點，剎度，這個度並不是有形的國土、土地，就包括那麼一個範圍，一個境界。但是

「如來複責多聞無功，不逮修習」。他說這個道理我們也懂了，可是您老人家現在又責備我們罵我們多聞無功，聽經啊，研究佛學啊，學的最多沒有用，沒的功勞。「不逮修習。」還不如好好放下來修證、做功夫。修證到要明心見性，他說這個話我也聽懂了。

「我今猶如旅泊之人，忽蒙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因門入」。他說對呀，你叫我們修，怎麼修啊？他說我們現在等於在外面流浪，旅行在外，飄泊、飄零在外面好可憐哪。等於飄零在外面流浪在外面的人忽然等於碰到皇帝，說你沒有房子住啊？給你一棟最上等的國民住宅，當然比什麼什麼大廈了什麼都好。遠山飯店賜給你住了，「賜與華屋」很漂亮的一幢房子。他說不錯啊，你說這個趕快明心見性就成佛，等於你知道了說這個房子就是你的，可是你光是這樣下個命令房子歸我，房證都沒有拿到，開門的鑰匙都沒有，進不去呀！「雖獲大宅」，雖然得到這棟房子啊。「要因門入」，門在哪裏啊？我怎麼樣入門啊？你要給我一把鑰匙嘛。所以阿難替我們大家的耍賴，他是功夫第一。

「惟願如來不捨大悲，示我在會諸蒙暗者，捐舍小乘，畢獲如來無餘涅槃本發心路」。他說現在要求佛你不要忘記了你本來是大慈大悲了，先把帽子給人家扣上。你本來很慈悲的了，一定會說的。你再開示開示告訴我們在會大家參加那麼多人，「諸蒙暗者」，我們這些都是頭腦昏昏的、暗暗的、矇住了、黑暗的，沒有智慧，怎麼樣拋棄了走這個小乘修行之路，使我們徹底畢竟獲得成佛無餘依涅磐成佛之路，無餘就是徹底，涅磐就是清淨莊嚴、常、樂、我、淨，畢竟圓明清淨，這是翻音，自性之體的形容詞。得到成佛的境界，「本發心路」明白了本來心、我們本來的自性，就可以成佛了，這是第一。第二：

「令有學者，從何攝伏疇昔攀緣，得陀羅尼，入佛知見」。第二個要求是替我們要求的，不但是我們啊。上面是爲同學們，已經走了一半路修行之路這些羅漢們已經有功夫的同學講話。現在爲我們這些衆生沒有入門的講話，「令有學者」使這一般新學的同學們、正在修行求學的階段，還在有學位、並沒有達到無學境界的人。「從何攝伏疇昔攀緣」，用什麼方法攝服。注意喲,「攝」：攝就是收。伏：降伏下去，收心，攝服，就是我們講你這個人收心吧，不要亂放，要收個心，把狂心收回來。使初學的人怎麼把這個亂心收攏來。「疇昔攀緣」過去的攀緣心。攀緣心：我們的心啊，凡夫的心就是妄想，又叫做攀緣心。一個思想過了，又想一個。剛剛想到蘋果又想到梨子，想到梨子又想到月餅，想到家裏冰箱裏還有幾個，回去的時候十二點鐘啊，圓明清淨，喫月餅，又圓又清淨，這個就叫攀緣心，一樣一樣亂去想，所以叫攀緣心。攀：象猴子一樣抓東西，一個連到一個來攀；緣就是因緣，連鎖的關係。我們這個凡夫的心就是攀緣心，大家所以唸佛、打坐、修禪定，心不能定下來，還不要說明心見性，就是因爲無始以來這個攀緣心定不了，阿難講的老實話。本來想打坐清淨啊，不打坐還好，坐起來唸佛，哈，那個亂想更歷害。人家欠你當年一塊錢，三十年前都想起來了，三十年前人家講你一句難聽的話，現在一邊唸佛一邊越想越氣，就想自己成佛了打他兩個耳光，這就是攀緣心。此心不能收，降伏不下來，這是實際的事。所以修行第一步，「從何」從什麼方法攝服收心，疇昔攀緣，無始以來習慣性的這個攀緣心怎麼把它寧靜下來，寧靜下來這是第一步喔。

第二步「得陀羅尼」，陀羅尼不是街上那個小孩子玩轉陀螺啊，轉陀螺，一個繩子一拉，突一轉，不是那個陀螺啊，那個陀螺就是攀緣心了，這個心永遠在轉。陀羅尼，梵文：總持。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就是陀羅尼。前面在《楞嚴經》上佛也說過的，大中含小，大里頭包含了小，小中含大，就是陀羅尼。所以我們修淨土，真的唸佛的人，念阿彌陀佛四個字，就是大陀羅尼，真達到這四個字，再加兩個字，南無，皈依阿彌陀佛，此心就定了收了，攀緣心妄想都不動了，一心不亂。陀羅尼，這就是陀羅尼的意思，總持法門。所以有些密宗教你念咒，這個咒語也叫做陀羅尼。真正的咒語是「嗡（ONG，不是念AN，那是後來搞錯了的音）阿（A）哞（HONG）」阿彌陀佛是「啊」，不是（WO），（WO）是另外一個音，是墮落的向下走的音，「啊」是開發的音。嗡啊哞這三個音，一切的咒語都是這三個音出發的。那麼基本上所謂華嚴字母，一個音聲就可以入道，這是陀羅尼。你們學了超級靜坐，一個咒子五千塊，也是陀羅尼，是不是陀羅尼呢？不管他。隨便什麼尼都可以，山上的泥巴，地上的泥巴都差不多，都叫陀羅尼。所以一個音聲總持也叫陀羅尼，所以一切咒語，譬如你們顯教，實際上沒有顯教，顯教早晚功課的都是密教。所謂十小咒，楞嚴咒等等，都是密教的咒語，都是陀羅尼。十小咒裏頭一個小咒抓住了你就行了，就是大家不能得陀羅尼。所以他說。

注意喲，阿難已經把修行之路都講出來了，先告訴我們怎麼收心，收心收好了，把過去攀緣心妄想停止了，停止了就住在一念。所以佛說修定的人，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就是專一，一念專一就成功了，得定了。大家道理都懂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甚至你們說守竅，你真守竅也行，你一邊守竅一邊噢，守到這裏，然後屁股動了，肚臍動了，腸子動了，那就不是陀羅尼了，你竅在這裏呀，你怎麼守到丹田去呢？又守到背上去了呢？可見還是不能專一。那也是個方法啊，並不反對呀，那就是佛說的十念裏頭念身，守竅啊等於修白骨觀，就是念身。修氣脈也好啊，你說修明點就是一個明點呀，修拙火，你做不到啊，都在那裏亂搞，都是攀緣心，因此不能得陀羅尼。所以阿難已經講完了，已經是告訴我們一條明路了。所以把攀緣心先求收心、攝伏，然後把攀緣心停了，得到陀羅尼，專一，由專一以後慢慢開悟，所以由定生慧入佛知見。證入佛所知道的、所見到的，知是知見是見，證入佛的所知，我們知道了；證入佛的所見，我們見到了，這叫入佛知見。這是他三步要求，這三步要求已經把修證功夫講完了。你先要收心，收到心了以後，把過去攀緣心妄想停掉了，得專一陀羅尼。專一以後，心打開了，由定生慧，進入佛的境界，什麼境界？佛-----心也，證入自心清淨圓明境界，入佛知見，這三步講得很清楚了。阿難理論上都懂，就是功夫還沒法子，所以他現在要求做功夫。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在會一心，佇佛慈旨」。把這個話要求說完了，他還跪在那裏，長跪喲，不是現在我們長住在那裏，他是長跪在那裏，爲我們跪着的。然後五體投地，磕了一個頭，再行了一個禮。「在會一心」站起來退到他的本位上，在這個楞嚴法會上坐着。合掌一心很清淨，「佇佛慈旨」佇就是等，等佛開口慈悲講出來佛法的旨意旨要。這一段敘述，這個文章叫敘述體，要注意喲，學中文，敘述把一件事實的經過敘述一翻，講清楚了，這就是敘述，描寫這個經過，當時什麼現場，這就是當時的錄影，現場怎麼經過。那麼，現在佛要開始講法了。

「爾時世尊，哀愍會中緣覺聲聞，於菩提心未自在者」。佛當時聽阿難說了以後，要求了以後，佛真是有些可憐，跟他學的這一般人，在會的這些人，包括大阿羅漢，已經有成就的；緣覺辟支佛，緣覺叫辟支佛，中乘的辟支佛；聲聞，羅漢分好幾等得道的、走了一半路的，中國的禪宗祖師們叫他們擔板漢，走路啊背一個板看一面，空的看到了，這一面有的還沒有看到，所以叫擔板漢，背板走路的。聲聞、緣覺這些擔板漢，中國佛法也叫做自了漢，只管自己一個人打坐清淨就好了，因爲世界太苦了，我趕快要走要跳出來。只管求解脫，只求自己的解脫，沒有發菩提慈悲心，不敢入世的，只敢出世的，是半吊子，擔板漢還是客氣的。所以佛當時同情可憐與會的這些緣覺聲聞們，對於菩提心、大徹大悟這個心未自在者，沒有得到大自在的境界，大自在豈止解脫而已，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雖然入世，此心早就出世了，不出也不入，一切自在。

「及爲當來佛滅度後，末法衆生髮菩提心，開無上乘妙修行路」。佛當時說《楞嚴經》這個法門，已經顧慮到我們了，我們都在他慈悲的籠罩中。所謂我們佛教經常說，你要發心啊，發心就是發明自己的心地，要發明心地就是發心。所以我們要懺悔也是發心，那叫做發露懺悔。我們要注意這個發字，什麼叫發心？發就是你本來有的，可是你自己沒有把它開發出來，要你自己把它開發出來，所以叫做發心。等於麪粉一樣，本來它就會發面的，你放一點酸味呀，它就發了，這個面就鬆動了，叫發心。他說，你們現在決定了，不走小路了，發菩提心，發無上菩提徹底的覺悟，明心見性。菩提心，真的明心見性了以後，他的行爲自然發起了大慈大悲，就是菩提心。一個體，一個相，一個用，用就是悲心大悲心，也是菩提心。

「宣示阿難及諸大衆。汝等決定發菩提心」。他說你們現在決定發菩提心了。真的嗎？

「於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你們對於學佛這條路，那麼你們對學佛之路，如來的自性之道，妙不可言的三摩地，三摩地是梵文的音，翻過來三就是正，我們中文「正」的音。三摩地就是正受，定慧，怎麼得定，怎麼樣定中發心開了智慧，也可以講真正得定真正得智慧的那個正受的境界，叫做三摩地。所以佛學的名稱，也有解釋三摩地者，什麼叫三摩地？定慧等持，定和慧兩個平等。光定，打坐定來什麼都不知道，那就沒有慧。慧：還有智慧的境界來，光有智慧容易散亂了也不行。光有定容易昏沉也不行，昏沉太過了就墮落了也不行，智慧思想太高了散亂了也不行。所以定也半斤慧也八兩，八兩是不是半斤啊？一樣，這樣兩個合攏，半斤對八兩剛好一斤十六兩，丈六金身，十六是圓滿的，二八就十六，是圓滿的，所以叫做三摩地者定慧等持。但是這條修行之路很困難啊，佛說你們不生疲倦，你不要半路後悔倒退吧？多得很哪。說我決不會，啊，我寧可下地獄，我到死都不會，你罵他兩句他就滾了，向後轉了，就生了疲倦了。所以這句話注意喲，說你們真的嗎？不生疲倦？沒有後悔？決不倒退？一路修下去？好，那麼你要修啊，我告訴你修行之路，佛很嚴重提出來喲。

「應當先明發覺初心二決定義」。你要開始修行求證佛法之路，打坐容易呀，打坐有什麼難？兩個腿一盤，那個死相一裝很容易呀，這個沒有什麼稀奇了。坐起來在幹什麼這個難了，你坐起來我要念佛，唸佛怎麼唸啊？唸佛何必打坐？阿彌陀佛誰也曉得念，你真唸到一心不亂做不到啊，專一這一念就不動做不到啊，對不對？打坐盤腿也容易啊，盤起腿也不發麻，心也不亂，而且很舒服，越坐越想坐，永遠不起來，哎喲，那個妙不可言不容易呀，妙不可言做不到的啊，真做到妙不可言那個境界是妙修行路，那才妙了，神妙而不可思議你做不到。所以他說啊，你要修行等於我們做工一樣，做生意一樣，先看清楚了，投資要向哪裏投資啊？你要知道啊，要做工一樣，你先要把工具選擇好啊，外形打坐容易，內心在幹什麼？他說你應當「先明」先要明白「初心二決定義」剛剛發起要修行，剛剛要開始求覺悟，他說有兩個東西，兩個方向，兩個方面兩種決定性的，那沒有還價的呀，不二價，決定性的你要搞清楚。

「云何初心二義決定義」。什麼叫初心啊？剛剛開始第一步，開始做功夫學佛就是求證。「云何初心二決定義」，這怎麼講呢，這兩種初初發心剛開始要用功，這兩個目標需要認清楚。

「阿難。第一義者」。講到這裏要慎重，又叫他名字。阿難，你注意，就是這個話，你要注意。這個不是形而上的第一義，就是我們現在的話話，第一點。他說兩種你要認清楚。第一點是什麼呢？

「汝等若欲捐舍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落爲同爲異」。注意喲，大家真要注意嘍，《楞嚴經》講到這裏，完全講方法論了。就是修行的方法學佛，現在開始都很嚴重。他說你們啊，想拋棄了不走小乘的路線，「捐舍聲聞」捐就是丟掉，捨去了、拋掉。聲聞乘、小乘羅漢的路不走了。「修菩薩乘」菩薩就是梵文的菩提薩埵，我們中文把它簡稱菩薩。菩提就是悟道、覺悟，悟道了不象羅漢們悟道了自己就開溜，離開世間不管了。菩薩不是，大乘，自己悟道了，自立立人，自度度人。所以薩多就是有情，對於這個世界是有情。佛和菩薩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情人，我們可以說什麼是佛、菩薩？------大衆的情人。因爲他不捨離任何一個衆生，由於衆生不成佛啊，自己不願意成佛，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厚的有情人，所以誰是多情人啊？佛與菩薩。所以叫做菩提薩埵，覺悟有情。也可以說他是負責了師道的莊嚴的人，自己悟道了，負責師道的莊嚴，不做皇帝也不做老百姓，專門以教化人以智慧教育人家，幫助人家成就，走的師道的路線。

我們講中國文化三道，君道：領導人，領導天下老百姓走上康樂安定的社會，君道。臣道：幫助領導人使社會富有、康樂、安定。另一道就是師道：釋迦牟尼佛、孔子、老子，甚至於東方的（不是西方的）耶穌教化了西方，穆罕默德，五大教主都是東方人呀。這個要注意了，西方朋友們請原諒，這是老實話，五大教主都是東方人。這些人教主們走的就是師道的路線教化衆生，不捨離任何一個衆生，所以叫做菩提薩埵。

走大乘之路是很痛苦的，犧牲自我入世的。所以多情是很痛苦的喲，多情要愛一切人，大衆的情人，很難做啊，愛了這個受那個埋怨，愛了他她埋怨，愛了她他又埋怨，那很痛苦的，你要受得了，所以叫菩提薩埵。他說你要修菩薩乘就是大乘，走大路的，然後進入佛的境界成佛，佛的所知所見。

你想學佛啊，應當審觀，第一步，你仔細反省自己、檢查自己，審觀：反省自己檢查自己一個問題，什麼問題？

「因地發心，與果地覺落爲同爲異」，什麼叫因地發心？我們沒有成佛的人，我們大家都是佛，因爲我們本性就是佛，所以在因地上講一切衆生都是佛，你可以稱每一位朋友叫他是某某佛，他姓張，張老大佛喔，姓王，王老大佛，王大姐佛，男的是公佛，女的是母佛。在密宗稱呼不同，公佛稱勇父，女性的佛稱勇母，那麼密宗還有呢，男性的東密稱明王，孔雀明王，譬如說，女性成佛稱明妃，這是東密。密宗到了大乘密宗之道就承認女性同樣可以成佛，一切明妃佛母都可以成的，因爲人性自性平等，此中無男女相，爲什麼女性不能成佛啊？那是顯教半吊子的話，非了義的話，了義的話，一切衆生本來是佛，自性平等。

這就同別的宗教不同嘍，別的宗教講上帝只有一個，他可以做上帝，我們只能做鼻涕，不能做上帝。佛教是佛與衆生心、佛、衆生三性平等，只有佛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文化，這個就是佛最偉大。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三樣一樣，自性是平等平等。不但你可以做上帝，我也可以做上帝，上帝做錯了就要下臺，他的功德圓滿他就去做上帝，天地也可以明選的喲，你功德錯了就要下來了，天人也要墮落，所以佛教最平等。那麼所以我們大家都是因地上的佛，也可以說都是因地上的菩薩。所以有些同學們我們這裏有一位姓隸的同學連我都叫她隸菩薩，她說老師怎麼可以啊，我說你本來是菩薩嘛，因地菩薩嘛，沒有錯。我也可以叫你是朱皇帝李皇帝嘛，張皇帝都可以啊，因爲凡是中華民族的國民年滿二十歲以上，都有當皇帝的資格，不過你功德沒有圓滿，所以你還是老百姓而已嘛。皇帝和老百姓人格是平等的呀，職業不同啊，沒有說當皇帝長多一個頭啊，都是一樣的，此法平等，只有佛法纔是平等。所以呀，稱一切衆生都可以稱菩薩。象我們當年學佛啊，寫信寫給朋友同學的信，稱他菩薩某某大士，大士開士就是菩薩的意思，梵文叫菩提薩埵，中文就是開士，開悟了的人，觀音大士了不起最偉大的成就的人，也可以寫啊。那說哪一位錯了？因爲每一個都是因地上的菩薩，這是第一個因。第二個因，就是說我現在打坐要學佛。

所以有些人經常來，要來學打坐，我說你爲什麼？我爲了身體健康。我說你到樓上去，我找一個同學教你，那當然不是學佛的嘛，他是自私自利，爲了身體健康長命百歲，他不是來學佛的。如果說我爲了身體健康，氣脈打通，那也叫做學佛？那我就得學哭了。你倒學佛，我倒學哭了，我的媽，這個目標，因地發心都不對嘛 ，動機不準確。 動機就是「你爲什麼學佛？」我要了解我的生命本來，我爲什麼做人？我從哪裏來做人？爸爸媽媽沒有生我以前我在哪裏？我死了到哪裏去？究竟有沒有前生？有沒有後世？我要大徹大悟。」這個嘛，閣下如果那麼說啊，我兄弟就很高興了，此人還有點人味，可以教一教了。不然說你爲什麼學打坐？哎喲，我念佛念不好啊，我身體不大好啊，我好象情緒不安哪，我說你等着，我給你找一個人，因爲我不是明師，我給你另找明師來教你。所以我幾十年，現在講了你們學樣我就知道了，在沒有講以前幾十年來碰到多少人來問道學佛的，一問啊，十個，不多，總有五雙都是這樣的答話，一問動因就錯了，就下去了，在考試捲上打了零分了，沒有用。說你爲什麼想到這裏來呀？我想到這裏修修。這裏修個什麼？我還不知道呢。那何必到這裏呀？你們注意啊，這樣來的，所以在我的影像上已經啊，聲聞都不聞了，就下去了。所以要審察自己，你要審察觀察你的因地發心，你動機爲什麼來學佛，這是第二重的因地。

第三重，你要審察自己現在要動心、動機要學佛，要明心見性要成道，是不是這個心起用的？這個心同將來你證果了成了佛或者成了菩薩那個果地，有因必有果呀，這個心同將來成佛那個心是一個還是兩個？這個問題你先要搞清楚啊。所以你要成道，你要修道，你要學佛，拿什麼來修？當然我的答覆，拿心來修。那麼佛說我要問你，你現在這個初因剛剛動機，要修道要學打坐這個動因是這個心嗎？這個心，成了佛也是這個心嗎？是不是這個心？是的，就狠一點嘛，不要又想說又不敢說，就是這個心。那麼佛說你何必學佛啊？你已經成佛了嘛。你怕？下一句，不要怕，佛說你要先搞清楚啊。換句話佛講的這個問題以邏輯來說問題本身答案已經在裏頭指示我們了。這個指示是什麼呢？因地發心即果地覺，因地的發心就是證果的那個東西。就是果地的覺性，因地發心即果地覺性。要注意喲，我們先答在前頭，那麼佛沒有講出來。這個祕密是我現在指出來。我給他加兩句，我這樣一講如果佛老人家在場，他老人家就笑笑，就閉口你講吧他就不講了。他問阿難你要想修行，你們要注意啊，開始審察、觀察、反省你自己因地的發心，這個發心動機這個心，與將來證果得道的時候證果，與果地覺大徹大悟那個心是一個，同樣的？還是兩個，還是不同的？

「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注意喲，大家，這是佛說的。什麼是生滅心？就是我們現在講話的，聽話的，思想的、感覺的，知覺的都是生滅心。所謂見、聞、覺、知，我們眼睛張開看得見的，耳朵注意能夠聽得到聲音，身體注意能夠有感覺，我們不看也不聽也不感覺，閉起眼睛思想那個是知。見聞覺知，簡單的，這個四種作用都是生滅心。怎麼叫生滅心啊？就是攀緣的，一個連一個一個連一個的，我們講「現在」，就是生滅心，現在就過去了，所以我說你們注意喲，你們唸佛怎麼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是六個字，六個生滅心，唸了南字，「無」字，「南」字過了，「南」生了，一生了就滅了，過了，「無」又生又滅，「阿」生了滅了，它象那個電一樣，它象水上的花紋一樣，它象一切的花開花落一樣，它象水泡一樣，一滴下來就消了，生滅心。我們現在的見、聞、覺、知、思想都是生滅心，等於你們要打坐，不要吵，我要打坐，我要修道，噢，不要吵啊，我要修道，嗯，坐好了不要動，自己也告訴不要動，嗯，這下對了，嗯，糟糕，又在亂想，噢，好好，又亂想了，這都是生滅心。你在生滅心上轉來轉去，他說世界上的人，學佛基本就錯了。

「若於因地」一開始修以生滅心爲本修因，都在這個生滅心上，想我把這個心定住不動，或者我這個心想一個佛，想一個光，我的心想一個白衣觀音，噢，跑了，跑了，白衣觀音沒有了，又來了，哎呀，影子不大清楚，想她的眉毛，怎麼沒有嘴巴沒有看見啊？都是生滅心，所以佛像都觀不起來，不是念佛法門。你想得定這個心是生滅心，它說世界上人學佛就基本錯了，這個工具，方向錯了，因地上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認爲這個是修行的根本，

「而求佛乘不生不滅」，佛法到了最後所謂大徹大悟，是不生又不滅，怎麼叫不生？怎麼叫不滅？這個道理都沒有搞清楚。自性是本來不生不滅的呀，你現在拿這個妄想的心來修行，求那個不生不滅之果，佛講了四個嚴重的字「無有是處」，沒有一樣對的，你們修行的方法都錯了。不是我說的，我是假裝的，佛說的啊，這句話很嚴重啊，四個字「無有是處「，你們統統沒有對的，都錯了。世界上哪個人不用生滅心來修道啊，唸佛也是生滅心，觀想也是生滅心，修止觀也是生滅心，修禪定也是生滅心，不管你什麼境界，有個境界也是生滅心，都是意識上的起動，所謂生滅心是有起有滅，有生就有滅，修它做做功夫就有，不做功夫就沒有了，這就是生滅心。道是一個不生不滅，它永恆不變的，那叫做道啊。認爲道還是修得來的話，不修就沒有了，那還叫道？那道不值價，因爲這個道真正的菩提不生不滅，修它也多不起來，不修它也沒有少，等於這個虛空它永遠在這裏。你蓋了房子虛空並沒有減少，拆掉房子以後虛空也沒有多出來一塊，它本來就是虛空，是不生不滅的。他說你動機先把這個道理先搞清楚纔好修行啊，如果這個動機搞不清楚，一切由生滅心來修啊，無有是處，全錯了。

諸位那我們怎麼辦？那我們只有嚎了，只有哭了，那你說叫我怎麼辦？怎麼辦？涼拌，真的是涼拌，你就是上座也好，下座也好，放下就放下，佛在前面講過啊，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我把求道的心、成佛的心、昇天的心、功德的心一切都放下就很對了，就歸到不生不滅去了，它上面和下面兜起來的呀。佛在前面上次不是講過狂心自歇，歇即菩提。大概廣東話，閩南話有這個字，象我們家鄉土話叫你休息一下不叫我休息，歇一下，歇一下，歇就是休息。狂性自歇，就是放下休息，歇即菩提，真一切心休息下來就是那個境界了。所以呀，佛說你不可以用生滅心來修啊，用妄想攀緣生滅心來修不對呀，第一個很嚴重講四個字，「無有是處」，都錯了。「以是義故」以這個道理，他首先下來一個前提，原則告訴告訴我們了，大前提不可以生滅心來修，不可以用妄想攀緣心來修，放下一切妄想攀緣，不生滅處纔可以入道。「以是義故」，以這個大前提、大原則之下這個道理。

「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這是一段非常邏輯的，大前提大原則講了。下面引申這個理由，發揮分析這個理由，他說你，告訴阿難你應該「照明」你要看清楚看明白，「諸器世間」器世間這個名稱我們講了很多道啊，這個地球上這個物質世界裏頭的東西，我們現在這個生命活在這個物質世間裏頭嘛，物質世間 「可作之法」，這個物質世間是有形有相啊，我們這個茶杯，茶就是茶，水就是水，茶葉泡上開水就變成茶水，物質世界都是可做之法，茶葉泡開水，就叫做茶。茶嘛，就可以喝，就可以飲了，都是可作之法，這是物質世間。他說你看清楚啊，這個世間上有爲「可作之法，皆從變滅」。沒有一個東西永遠不變的呀。譬如我們喝茶，哎喲，真好喝呀，這個茶真香啊，等你將它咕嘟嚥下去了就變尿了，到了喉嚨以下腸子已經到膀胱變成尿了。世間一切東西沒有不變去的，這都是生滅法。他說你要注意觀察，世間一切都是生滅法，換句話說你的思想、你的感覺、你打坐做功夫，昨天那個境界有沒有？今天掉了。今天做得不好啊，沒有昨天好啊。老師啊，我有一次那個三年前啊，那個真好啊。我說現在呢？現在再也不能來了，我說慢慢回到三年前去找吧。這不是笨字下面加個蛋？有什麼辦法呢？那一切世間可作之法，有爲，皆從變滅，一定變去了，變去了就沒有就沒了，這是當然的呀，生滅法就是這樣，物質世界有爲的東西啊。

「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他說阿難哪，你看這個世間，凡是可做之法，要發財，發財幹什麼？一定會用完了嘛。所以我不是常告訴你，有許多人做生意來和我談，老師啊，你給我看看這個生意可不可以做啊？我說可以啊。怎麼樣？不賺錢就蝕本啊，沒有第二條路的呀。你說我中間停留不賺錢又不蝕本，停留又不賺錢又不蝕本已經蝕本了，精神、時間、力氣都耗進去了。所以世間的事情來問問運氣，不成功就失敗；生病來問我，不活起來就死掉；那還問個什麼？其他都是騙你的話。世間事情都是生滅法，變壞的，對不對？有些朋友說我再有三年，我把事情了了，我就好了。我說好了怎麼樣？就來跟你修道。我說跟我的人多得很，講了幾十年，我後面看看半個都沒有，我自己也不跟人走，我也不跟自己呀，今天活着明天還在不在都不知道啊，這是生滅法不相干嘛，你不生不死不是這個形象啊。昨天在一起喫飯的，有個同學好幾個月沒有看到，他說老師你怎麼精神越來越好？我說真的啊，算不定你明天就看不見我啦。他說「不會不會」，沒有這回事的，這個肉體啊生滅法，靠不住，真的呀，要看清楚這個世界的生命。所以你說三年以後我要了，你永遠沒有了的事。所以佛法有一句話：汝今休去便休去，算了現在就算了，我還等明天再算了，你算不定夜裏就沒有你了，若覓了時無了時。汝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要有這個氣派才能學佛，不然就免聽楞嚴了，越聽越楞，楞頭楞腦的愣，就是這個道理。「世間之法誰爲不壞」，你看世間的法哪樣東西不變去了？都是無常的、不永恆的。但是佛說，你要注意喲，你看看這個虛空會不會變壞了？會不會爛哪？只有這個虛空沒有變了，什麼都在虛空裏頭。你說一個原子彈假使下來，整個的地球就毀了一半，人類就完了，一顆原子彈就完了。但是會不會毀了虛空啊，乃至把地球整個的炸平粉碎了，會不會毀了虛空啊？佛法在這裏，注意喲。所以他說阿難你要先認清楚。他說一切都會壞的，都會變去了，所以沒有叫做成功的，人世間人看不清楚，哎，我成功了，你成功了？下一句啊，你就沒得戲了。走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帶走，都要變壞了，都不是你的。所以講到人生境界，古人的詩啊，是羅隱的「採得百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講蜂子，人就象蜜蜂一樣，一天忙忙碌碌。世界上生物最勤勞的就是蜜蜂，一天到晚飛出去採花，結果做成蜂蜜以後，你看可憐吧，蜂蜜誰喫啊？我們在喫，蜜峯自己都喫不到，人生都是如此。採得百花釀蜜後，爲誰辛苦爲誰忙？這個人生境界就是這樣，說我爲兒女忙，兒女纔不管你呢！當然，最好還是愛愛兒女不錯的了，話不能那麼講啊，要講回來。佛說這世間一切東西都會爛壞了，但是你看你總沒有聽說虛空哪一天爛了、發黴了吧？總沒有吧？

「何以故」。什麼理由呢？這是佛自答自問，

「空非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因爲虛空不是人造出來的啊，本來就是虛空啊，因爲它本來空，所以永遠不會變壞，只要人爲造出來的東西，乃至神爲，不但人力的東西會變壞，不管是人力或者神力，由生滅法造出來的都會變壞的。虛空不是人爲也不是神造的，自性本來是空的，它不會變壞的，「空非可作」。我們注意喲，大家注意喲，因爲你們打起坐來，我要空，我要空，我有個空的境界。老師啊，這一堂非常好，我說怎麼好？「我覺得有個空啊，」你那個空我知道，不過那麼大，那是意識境界造出來的啊。感覺到，四面八方，嗯，空空洞洞，好舒服啊。你的就那麼大，我都量過的，還用工程尺來量過，這還是意識境界，下意識想象的虛空的投影。告訴你們，真的啊，要注意啊，不是真的虛空。所謂真的虛空，虛空無相啊！哪裏有個形象，哪裏有個境界呢？所以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放下就放下，放下還有個樣子啊！如果說我放下打起坐來，啊，我好放下啊，這樣叫弓腰駝背，不叫做放下，放下就放下。所以虛空無相，空非可作，你瞭解了這個道理呢？「由是」你由這個道理就懂了，這個虛空啊，從開始到後來，它沒有變掉。那麼佛說，佛又進一層分析，佛說你懂了這個了，懂了虛空了。他就露消息給我們了，叫我們修行第一步，上來就是空，不用生滅心。他沒有講啊，我在出賣釋迦牟尼佛，叫稗販如來，我現在稗販當小販子出賣他。他這句話沒有講，所以密因。換句話他告訴你方法，你用生滅心來，不對的。我把生滅心一放，上來就虛空，虛空就是虛空，虛空沒有理由，就好了。要注意啊，不過佛沒有說。佛在這裏又再分析，他說那麼你懂了。

「則汝身中，堅相爲地」。他說現在大家我們注意啊，不只告訴阿難，這就是我們大家的毛病，他說我們這個身體啊，我們摸摸看這個身體呀，那個地方硬一點的，叫什麼？骨頭啊，骨頭就是四大的地大。

「潤溼爲水」。口水啊，眼淚啊，心裏頭血啊，這些是水大。

「暖觸爲火」。我們身體有溫度，有生命存在就有溫度，這就是火大，不是脾氣大。

「動搖爲風」。我們身體很靈便，身體很靈敏，這就是氣，風就是氣，叫做風大。所以我們中醫叫身體不能動、麻痹了叫中風，就是風大，氣不能動了。氣不能動了，所以血壓就不對了嘛，水大也不對了。四大，地水火風，他說你這個身體就是四大地、水、火（暖氣）、同生命之氣元氣在動，四大。這四大普通叫做四大，變成我們的身體以後，這個生命，佛叫什麼名？叫做四纏。四種這麼纏起來，把我們纏得很牢，所以我們的生命的那個精神的生命一到了孃胎裏頭，給那個一轉轉進去入胎了，父母兩個在那裏工作，然後那個生命在動搖，一動搖我們靈魂在旁邊「啪搭」給它一吸，吸進去了就轉，做豆漿一樣做出來這個身體，然後哇，哭着生出來，活到現在還沒有解脫。就給它纏住，這四大。你們修氣脈的你研究研究看，佛在《楞嚴經》裏講得很清楚喲，氣脈之說就是四纏。

「由此四纏，分汝湛圓妙覺明心，爲視爲聽爲覺爲察」。他說這四大，我們這個生命，血液在循環血液在走，這個心臟在跳動，細胞在新陳代謝，人體裏頭工作忙得很哪。你們看過生理衛生吧？至少看看那個電臺有廣播，有播這個電視的，身體裏頭的功能一天到晚忙得很哪，是個大工程，這叫身體工程。象我們打坐坐在這裏，它四大在裏頭忙得很呢，心臟還是在咚咚打得很好，細胞也在新陳代謝，呼吸在裏頭呼啊吸呀，都很忙啊。我們覺得我在修道很清淨，你清淨個屁，它這個四大在裏頭才忙得厲害呢。注意喲，佛在這裏講得很清楚，這叫做四纏。你就解脫不了這個身體作用，我告訴你，把你都困住的。他說所以這個四大這個生命活在這裏這個肉體生命這個假相活在這裏，這是媽媽的蛋和爸爸的那一顆蟲，兩個細菌跑進去，然後把我們一攪攪住了。然後我們對這兩個老人家幾十年的恩情也報不完好可憐啊，所以這個事情不能幹。我想想來生絕不經過孃胎，這十個月旅館當時以爲玩玩的，住進去不要緊，結果住了十個月旅館，又是二十年輔助，他們兩位輔導員老人家，現在越想越難過，一點都沒有還他們帳，這也不好受啊。所以下次大家投生來，蓮花化生，絕對不要經過孃胎，受不了，這個租金太貴了，你曉得，還不起這個賬。而且有了這個肉身就給它纏住了，不得解脫啊。所以修道要跳出這個肉體很不容易喲。這個肉體你就跳不了，四纏，那麼這個四纏纏着了，「分汝」把你那個本性本來清淨的、本來是圓滿的、本來是妙不可言的、本來是覺悟的、本來是光明的那個心哪，給這個裏頭，這個四大的物質的作用在纏繞在轉動，把你分散了那個作用。分到眼睛上所以它會看，分到耳朵上會聽，分開那個功能到皮膚細胞它會感覺，分到思想裏頭它會思想。「分汝湛圓妙覺明心」，所以變成我們眼睛會看，耳朵會聽，身體會感覺，思想會觀察，就把你分散了，本來一個圓滿的東西分散了。

「從始入終，五疊渾濁」。從父母未生以前到生下來，一直到現在到死到未來。五疊：地、水、火、風、空。空：虛空啊，身體裏有空啊，有五大中了，地水火風摸得到啊。地水火風摸得到，鼻子有空大，耳朵有空大，後面下面兩個有空大，腸子裏有空大，身體細胞與細胞之間也有空隙的喲，所以我們講鍼灸的扎得下去啊，空大。我們覺得皮膚怎麼那麼緊啊？你再緊再緊，拿到化驗臺上一看，這個細胞與細胞之間這個空間還很大啊。地水火風空，有相的。這個五疊，五種疊攏來在纏在繞在攪起來，攪豆漿那麼在攪，越攪越髒，所以我們思想越不能清淨，身體也不能清淨，所以你想打坐求到腦神經清淨，你沒有那個定力，你休想！佛沒有這樣說啊，所以我們可以想一想。

「云何爲濁」。怎麼越來越髒？

「阿難。譬如清水，清潔本然」。我們的自心本來清水一樣，它本來是清淨的呀。

「即彼塵土灰沙之倫，本質留礙」。佛在這裏祕密都講了，我們心本來清淨啊。你兩腿一盤，坐起來，曉得我想求清淨，心本來清淨。你清淨不了是什麼東西呀？現在知道了，你後天這個生命這股業力在轉動，你這個業力停止不下來，你就清淨不了，你就沒有辦法。看你用什麼辦法轉它？所以他說阿難哪，我們的自性本來象清水一樣，本來這個水這個自性是清潔的呀，水沒有髒的啊，水之所以看到髒，不是水的本性啊，對不對？是那些泥渣、垃圾污染這個水的現象，所以水變成髒了。水的自性它本來是清潔的，對不對？是不是這樣？我們的自性、人的本性本來是乾淨的，所以我們中國文化孔子啊，這些聖人「人之初，性本善」。拿佛法來講，人之初，性本淨。所以淨土，哪裏是淨土啊？自性就是淨土。可是我們現在後天淨不淨呢？善不善呢？即不善也不淨。那是後天的習氣，包括了生命、生理的這個作用，五大的作用。「即彼塵土，灰渣之倫。」，倫就是這些等等。「本質留礙」這些物質的東西把水性的本來的清潔啊，攪成一個亂的現象。但是你注意這一點啊，佛的比喻高明得很啊。水給灰塵攪成渾了，你說水渾了沒有？水性沒有渾啊，還是清潔的喲。只是水那個現象變成渾了，你只要不亂攪呢，那個澄清慢慢一靜下來，那個物質的染污一澄清下來，水性它還是本來清潔的，對不對？是不是這樣？所以在灰土中水性也本來清潔，因此你們修行不要怕自己昏亂，你只要久定久清淨久坐必有禪，就是清淨來了。他老人家祕密都泄露了，不過我把它挖來的，販賣他，因爲他是開公司中了，我是做小生意的，在這裏賣賣，如此而已。

「二體法爾，性不相循」。注意這八個字啊，「二體法爾」首先解決一個名詞，什麼叫法爾？中國的佛學自己造的名稱，不是翻譯，因爲我們中國有一個自己本有的文化老子，老子講「自然。」不是現在科學的自然，自然也不是印度外道的自然。老子講的是自己本身當然如此，所以稱爲自然。自然這個名稱中國有。那麼佛經翻譯如果借用了老子這個自然就不對了，第一印度有一種外道叫自然外道，佛經如果用自然變自然外道了，所以佛經不用。第二到了中國來，如果說自然一用變成了老子變成道家了，也不好，不用，因此另起個名叫法爾。法爾，法，就是佛法。爾：就是這個樣子的。所謂就是這個樣子，就是自然的了。所以這是名稱上變來變去，如果你講自然，哎喲這是外道，那是道家的，如果你講法爾，噢，佛法好高明啊。實際上都是受人家騙，這些都是名相，不相干，與自性不相干，不過要說明。說「二體法爾」，哪二體啊？生滅與不生滅，清淨與渾濁，都是二體相對的，不管是清淨，不管是散亂、混亂，不管是生滅或者是不生滅，「二體法爾」，起用就亂，靜下就清淨。所以動則易亂，靜則易淨。一動就易亂，多靜，所以必須要練習禪定，靜下來就自然清淨。所以生滅與不生滅，二體法爾，一動它就亂，你看到亂其實亂也有清淨，亂中就是清淨；你說清淨呢，清靜本身就有動能，動能從清淨來。所以這個二體自然如此，「性不相循」哪，他兩個作用這個性能，這個性是講動靜、生滅與不生滅、清淨與混亂它本身的性能，彼此不相因循。

「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淨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容貌汩然，名之爲濁。汝濁五重，亦復如是」。泥巴在這裏可以障礙別人的呀，一碰到水啊，泥巴溶解了，不能障礙了，因此泥巴就溜開了，化學起作用沉澱到底下去了，泥巴失去了留礙，把泥巴放下去。那麼水呢，也給你害了，丟了一把泥巴下去以後啊，這個水本來乾淨的，因爲泥巴一下去，水就看起來渾了不清潔了。不得了喔，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所謂，太陽所照之下，一切聖人他是第一聖人就是佛。什麼人說法都沒有他說得高明，他把我們修道做功夫都告訴你了。這兩句話你們去想想看，要去參哪，要去悟啊。你的自性清水一樣，他說有人自己把泥巴一丟下去，泥巴一丟下去，好，泥巴不是泥巴水不是水了。「容貌汩然」，水不稱水、泥巴不稱泥巴，這叫什麼？髒水，對不對？注意喲，佛在這裏面頭祕密喲，髒水裏頭有沒有清淨啊？它清淨自性喪失了沒有？對，要抓住這個，就差不多了，你快要成佛了，快了，我沒講你現在成佛啊。這樣那個水就叫做髒水、濁水。他說可憐啊，你們這一般人學佛啊，你先要把這個髒的水清理了再說，你現在地水火風，身上這個生命中間，地、水、火、風、空「汝濁五重」。所以你打坐也好，唸佛也好，修行也好，你不能得定，你沒有找到自己那個本來不生不滅清淨地方下手，你用這個妄想心來下手，你全盤錯了。他說這個是你第一個要把自己弄清楚的地方，所以《楞嚴經》我經常說它是個科學性的東西喲，要特別注意喲。至少它是個理論科學，絕對要搞清楚啊，包括物理的，包括哲學的，這個要非常注意，因此我在寫《楞嚴大義今釋》以前，我說《楞嚴經》佛法什麼？佛法是宗教、哲學、科學，但是它又不是宗教，又不是哲學又不是科學，它又是哲學又是宗教又是科學，這樣高明的一個東西。我們特別要注意，現在他講兩種原因只講了一種。

# 楞嚴經講座 三十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再重複一下上次的重點，上次是佛快要講到如何修證，修行證果，就是說我們學佛修行修道，什麼是道？什麼是菩提道？佛道？那麼上面一路下來，是說「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就是回到本來自性的真佛。那麼這個自性本來就在，我們沒有掉了，就是現在被染污了，被髒的東西沾的太多了，如何把它洗煉乾淨，恢復本來的自性。現在正提到這裏。那麼，他說要修行有兩個先決的條件，上次就講到第一個先決的條件，下手修行認清楚一個目標，什麼目標？我們自性本來清淨，本自清淨，周遍十方，本來是不生不滅的，那麼爲什麼我們現在要去修它呢？而且怎麼樣去修呢？所以這個動機這個動因第一因非常重要，動機錯了，那它的後果完全錯了。所謂「因地不真，果遭迂曲。」這個動因不對，譬如我們要修理一個電線，把電接上，結果我們拿個咖啡壺去熬咖啡，那完全不對的，永遠接不好電線的。那麼這個道理，上次講到一切衆生之所以錯誤求佛法，平常我用我的話來說，一般人都是以有所得之心，做生意一樣，拜個菩薩要菩薩保佑，趕快保佑我發財，保佑我長命，保佑我什麼，那保佑得多了，以有所得心求了無所得的果，是背道而馳，這就是背道而馳，與佛道菩提道是違反的。所以佛提出來，第一因不要錯。那麼上一次的結論，我們看到原文的這一頁就知道了。上一次的結論，瞭解了自性本來清淨，比方一杯水一樣，水性本自清淨，之所以動亂是因爲水裏頭加了、接受了很多的染污的東西，泥巴啦，塵渣。只要把塵渣泥土澄清下去，那麼恢復的是自性的清淨，上次就是講這個道理。

現在開始講時間、空間的問題，我們學佛不管你顯教、密宗，哪一個宗派哪一種方法，大家在修持的人都脫離不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這個觀念忘不掉，甚至打坐還選一個方向，面對東方，東方是甲乙木是生氣方，會長生不老，那北方就沒有人住了？都會死人啊？把這些方位忘掉，把時間忘掉，不要坐坐看看錶，打坐三十分鐘了，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菩薩，那很夠本一樣，這些觀念都不行的，都要忘掉，現在開始這個。那麼佛再說。就是下面第二個問題來了。

現在解釋我們這個時代，這個世間。我們現在講佛學的時代，是像法到末法的交換的階段，因爲佛過世了，留下來佛的遺像、經教還在，所以叫做像法時代。將來到末法時代什麼都沒有了，連佛經都會淹沒了的，那麼剩下的只有淨土宗、密宗，其它的沒有了。經文象《楞嚴經》，照佛的遺言最開始沒有了，第一部經典將來世界上沒有了是《楞嚴經》，最後來先走。所以我們還有緣看得到，今天在這裏還可以看它，應該自己對自己很慶幸。現在他講末法像法這個世界叫五濁的惡世。我們修淨土宗，《阿彌陀經》上經常提到，髒的，這個世界太髒了，有五種的髒，劫濁，命濁，煩惱濁等等，下面都有，現在不一個一個說了，注意大家，自己在本子上講到哪一個濁要點把它畫好。

所謂劫，我們普通講劫數，中國貫用的名稱稱爲劫數。這個劫同樣包括我們一年十二個月，二十四個氣節，那個節字同樣的意義，就是說宇宙在旋轉，宇宙這個旋轉到某一個階段，等於說只能夠轉圓圈，一劫又轉，又是一劫再轉，就是過節的地方、轉彎的地方，謂之劫。那麼我們的文化，滿一年的時間，五天叫一候，三侯一氣，六候一節，一年十二個月，七十二個侯，二十四個節氣，這是二十四氣節，十二個氣，十二個節。譬如我們過幾天是秋分了，秋天這個到一個階段了，這個是一年的氣節。那麼現在佛所講的劫數就大了，有大劫、小劫之分。我們已經講過的啊，大劫那就很嚴重了，風劫，火劫，水劫，地球毀滅與形成，這是最大劫，水火風三大劫。小劫：在這個地球存在這個人類歷史的演變有小劫，刀兵劫：戰爭；瘟疫：各種怪病都來了；水火，這是小劫。那麼這個劫數啊，嚴格講起很難說了，劫數無定，要我們中國傳統的看法，人類的文明以十二萬年爲一個階段，那麼現在還是正在中間的階段，快要走下坡路的時候，將來人類的物質文明越發達，精神文明越衰落，文化越低落。修道將來是個笑話，人爲什麼要修道啊？那是神經病。以後是這個時代，這個是見濁，見就是思想觀念很髒的。現在他提到時間的問題，劫數。這個地方要注意啊，尤其是我們學佛修道求證的，佛說你看到整個的虛空遍十方界，

「阿難。汝見虛空遍十方界。空見不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相織妄成。是第一重，名爲劫濁」。「汝見虛空遍十方界」：空間的問題。虛空就是虛空，虛空無所不在。譬如我們牆，現在擋了好象看不見空間，你把牆挖開一個洞，空又來了，空並沒有喪失，牆也擋不住。所以虛空遍滿十方世界，十方，是東、南、西、北加四個角，上、下，就是十方，整個的都是空間。

「空見不分。」注意啊，我們自己古文字翻得太好了，很簡化。空：上面空是指虛空，見：就是我們能夠心理上看得見，抬頭一看，噢，這是空啊，虛空啊，今天天上空中這個月亮好啊。空和見：虛空是物理作用啊，見是精神作用，「空見不分」注意喲，我們抬頭眼睛一張，這裏有空、沒有空就看見了，那麼見還不只眼睛看見，心也看見，我心裏空空洞洞的，空、見他兩個不分的，心物一體的。注意這一句話。我們把原文重複一道，「汝見虛空遍滿十方界」，他說你看到虛空遍滿十方世界，一講虛空，心物一元的，空與見幾乎不可分離。

「有空無體，有見無覺」，這麻煩了，這八個字，空與見不可以分開喲，首先一個原則抓牢啊。但是注意啊，大家覺得《楞嚴經》所以難辦啊，第一它是個科學性的求證的佛法，所以這個時代啊科學文明越進步，《楞嚴經》的價值越高，它分析得很清楚；但是它又是個文學性非常高的，一個科學性的求證的方法-----佛道變成文學化，這太難辦了。尤其現在我們這個教育啊，從老師好、老師早、老師不得了開始的，就是什麼都看不懂了，自己不懂自己的文化。「有空無體」怎麼講呢？有空怎麼叫無體啊？你說我看到了，有個空就沒有體，沒有體有個什麼？沒有體不能洗澡了。「有空無體，有見無覺」怎麼講呢？我看見了沒有感覺了，假使照現在的白話入手，就是這麼看法了，對不對？依文轉義嘛，中國人都會認得中國字啊，有邊的認邊，沒有邊的認中間都差不多了，那麼解釋就糟了。「有空無體」：你真覺到已經我空了，我現在在空的境界，有一個空不是空了，喪失了空的體。注意呀，有空無體。「有見無覺」：當我們看見東西的時候，那個自性本能那個功能啊，在看見作用上，那個體找不到了，本覺自體找不到了，大家都曉得在用上找一個道的體，道的根本，不知道那個根本道體起了作用的時候只有現象只有作用，體在哪裏？在作用中。譬如現在我這個是手，手比方是體，現在我手在幹什麼？手在拿一個毛巾，那麼這個手在哪裏呀？手在用中。你手在幹什麼？拿毛巾。你手到哪裏去？手在握拳拿毛巾這個現象上，所以體中就是用，用中就是體，不曉得我講清楚沒有？不懂的話，不是大家的錯，是我的混蛋。注意，就是你們多用心研究一下。「有空無體」，空也不守啊，有個空的境界已經不是道了。有見無覺，你說我看到了，看一亮晃晃，打起坐來，哦，放光啊，差不多了，神通的第二號要來了，神通的第二號就是神經。注意啊，那就是有見，喪失了本覺的自性。

「相織妄成」，我們自己不能明心見性，就是把現象界的東西抓得太牢了，物理世界影響你心理，心理又影響物理，這兩個相織，織布一樣交叉攏來，已經分不開了，妄想構成這個世界。相織：注意這個「織」字，古人用的一個字都不能亂用，好象織布一樣，密密麻麻把它織得很緊變成一塊布，每一塊布都是一條絲構成的，那麼多絲把它織緊了變成一塊布拉不開了，所以我們不能解脫。時間、空間的觀念把我們的心意識捆綁住了，不得解脫，佛說的妙得很啊，文字也妙，所以「相織妄成」互相交織交互的變化，妄想境界成立了，這個是第一重，是第一重的關係。我們所以不能成道是這個關係，這個關係是什麼呢？第一個名爲劫濁。這個世界時間與空間綜合攏來叫做劫數，所以劫數難逃，在劫難逃，就是這個劫。那麼佛在這裏解釋得很清楚，這個劫數的道理就是時空的觀念。尤其注意我們現代人，現代人不管講人文科學、物理科學、自然科學等等，自然科學包括物理科學，最要注意時空問題，時間與空間。同樣的修道的人也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得解脫，你沒有辦法。哎呀，我今天唸佛唸了五千聲啦，我修法念了多少咒子啦，好象在銀行存款一樣，不談證道。只能夠說你在學佛的，不錯，那就是給你培養一點善根，不能說你不在學佛，是在學，培養善根而已，叫做燻習善根。那麼真談見菩提自覺之道，距離得太遠了，所以要注意，這是第一重，時空觀念你不能解脫，第一重名爲劫濁。第二點：

「汝身現摶四大爲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相織妄成。是第二重，名爲見濁」。見濁就是說我們思想觀念。見濁，就是你這個人沒有見解，現在很少用這個話，我們年青時候聽到老輩說你這個孩子毫無見地，用佛家的話就是見地。後來慢慢就是見解，現在又是說沒有思想，再到現在沒有頭腦，將來大概沒有腦頂骨，不曉得怎麼講了，反正時代言語會變的，見地就是見解。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學佛第一個道理要具見，見解思想高了，下手就高。等於象你想發財，發到一億美金以目的，賺不到或者賺一塊錢美金了；你說思想是十塊錢目標嘛，永遠就是那個小兒科，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具見要高，具備這個見地。他說現在我們先要留意自己啊，第二重見地的錯誤，所以不能成佛。他告訴阿難我們現在這個肉體呀，肉身，你注意他中文用「現摶」，我們這個肉體啊爸爸媽媽合作攏來的，什麼做的？揉麪粉一樣揉攏來的，骨頭啊是地大；血呀、口水呀水大；身上的熱能火大，氣風大，四大，現摶，搓麪粉包餃子那麼包攏來的，摶攏來的一陀。胎兒在孃胎裏頭就是那麼一陀。剛剛生出來，小貓那麼大，軟的兩個指頭都不敢抱，那很軟比豆腐還軟，就那麼搓攏來的一個肉體。「汝身現摶四大爲體」，是生理作用也是物理，那麼中間有個精神作用，見聞覺知這四樣。能夠看見東西、耳朵能夠聽聲音，覺：感覺，身體能夠感覺內部舒服不舒服，外面空氣好不好，有感覺，知：知道，有思想。生理跟心理兩種結合攏來，現在叫做一個人，或者一條狗，一個生命。他說你的身體，

「汝身現摶四大爲體。見聞覺知，壅令留礙」，因爲有實質的身體嘛，所以「壅」就把你堵住了，「留礙」留在這個身體，所以我們的思想只能在這個身體內部想，我們看一個高山頂，好美呀，上去？不能一想就上去呀，因爲我們有阻礙，思想馬上到了那個山頂，可是肉體到了很困難，要慢慢準備了登山工具登山鞋，爬個五天六天才到頂，有障礙，身不得自由。所以心想高飛呀，飛不起來，心可以飛得起來，身體留住，這個就是身體的業力把你牽掛住了，「壅令留礙」。「水、火、風、土，旋令覺知，」有了這個肉體後，每一天在這個痛苦中。水多了，生病了，四大地水火風，大者大類，每一大類可以生一百一十種死亡的病，所以我們身體四大構成，大體有四百四十種立刻可以死亡的病，由四百四十種加演繹病更多了。

比如我們覺得感冒、流鼻涕沒有什麼了不起，那照樣可以死人啊，人的生命很脆弱的。流鼻涕就是水大出了問題，水多了嘛，石門水庫放水了，堵住了，裏頭感冒涼着了。牙根痛，火大、風大。我們以前小的時候鄉下，現在你們沒有看過，有一種女的拿一個筷子捉牙蟲嘍，拿個筷子在嘴裏，牙蟲一大堆都出來，實際上牙齒真有那麼多蟲嗎？可是你說她玩假的啊？牙齒弄了是會舒服一點，這一套本事現在沒有，失傳了，中國莫名其妙的科學，所以有它的藥，所以以前講牙齒痛是風火蟲牙，蟲蛀了牙，牙周病，或者發炎了。身體內部隨時在水火風，譬如說中風了，或者血壓高了，這是風大的作用；土：就是風癱了，走不動了，腳都抬不起來，土大生病了，越老了骨頭硬了，土大不靈光了。這四種，以中國醫學來講，受外界的影響，寒溫暑溼，天氣太冷、太熱，夏天是暑天了，春秋是溫天溫和的天，水邊溼度太高溼氣太重了，都影響我們的身體。「地水火風旋令覺知」，因爲外界的影響，與裏面地水火風物理的變化，生理的變化，使我們自己會感覺到，覺：感覺。知：知道。嗯，我這個膝蓋頭髮酸哪，哎呀，我背痛呀，腰痠哪，鼻子不通啊，耳朵發癢啊，都知道，香港腳發癢啊，越捏越舒服啊，那個就是這個道理，地、水、火、風，氣不通。「旋令覺知」。旋：是圓周性的，旋轉，它不定的，不定，它在轉動，這個生命隨時在變化。「相織妄成」因此互相組織互相交換，妄想成立，就是第二點叫見濁。這講什麼呢？見濁，所以我們打坐，哎喲，氣脈通了，哪一部分氣脈動通了，噢，我已經到哪裏了，那個穴道打通了，噢，三脈動七輪啊------見濁。這是生理的變化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即使做到放光動地，修到了頭頂上放光人家都不要買電燈泡了，你也不算成佛，所以古代的祖師告訴我們：頭頂有光猶爲幻，雲生足下未爲仙。

「又汝心中憶識誦習。性發知見。容現六塵。離塵無相。離覺無性。相織妄成。是第三重，名煩惱濁」。我們這個意識思想範圍，你的心中「憶識誦習」，注意喲這四個字。憶：我們人能夠思想，回憶，回憶種種。昨天的好菜今天還在想，過去的事情現在還在想，當然好事在想，壞事也在想，某人罵你一句，你一輩子都恨他，意造惡業，好的在回憶，壞的也在回憶。識：意識裏頭種種的分別的作用，分別是非、善惡、好壞、美醜等等。誦：連考啊都要揹來的，嘴裏要念得出來，尤其我們讀書啊，過去都要念，背得出來，背得出來叫誦。習：習慣。我們後天這個生命生下來，經過各種環境的教育、家庭的教育、社會的教育、人生的經驗，加上各種的習慣等等。

「性發知見，」那麼由這個習慣性的作用，發出來所知，這個知：知識的範圍。見：看到或經歷過的經驗。知識的範圍或者人生的經驗。

「容現六塵」注意呀，爲什麼用這個「容」，相貌就叫容，面孔叫做面容。在中文在這個地方，就不同了，容作虛詞用：或者、也許，假設的，乃至說假使。「容現六塵」，六塵就是色、聲、香、味、觸（感觸）、法（意識思維的法則），我們因爲這個生命生下來習慣性養成了，隨時隨地包含自己偶然的偶發性的各種境界。譬如某一個地方山水看過很好看。聲色，人生都在聲色裏。你說某一個朋友好不好？漂亮不漂亮？真漂亮，漂亮是色，講話又好聽，她又講些好聽話給我聽，很多迷湯給你灌，聲色場中。所以我們人生你看，大家我們在這裏沒有什麼玩的，你到夜總會去呀，好的看，好的歌聽，聲色，所以聲色就是玩弄人家的。色、聲、香、味、觸、法叫六塵，就是外境的景象，我們習慣性會記憶起來，所以經過某一件事情永遠忘不了，這就是貪嗔癡的癡，癡迷，永遠忘不了，這六塵境界。

「離塵無相，離覺無性。」八個字，換句話離開外境界以外還有什麼現象呢？我們覺得聲色場中乃至一切物質的環境，這個就是現在乃至西方的心理學所講的，人的心理都是受物質的影響而來的。我們喫慣了梅子，曉得梅子是酸的，所以想到梅子嘴裏口水就出來了，唯物的心理作用，這就是離塵無相，離開外界了，沒有這個現象。所以有許多人，譬如說有毛病的時候，看到人家流鼻涕了，自己慢慢越小心自己也會流起來了，因爲他心理上有這個觀念。受外界的影響依他而起的，所以離塵無相，離開外塵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相。「空」空的地方沒有相，空是無相，沒有一個境界，沒有個現象。「離覺無性」離開四大所構成的習慣性的心理的反應以外，沒有另外一種現象可以存在的性能。這不是講明心見性的性，沒有它的性能，也沒有其它的性質存在，所以諸法無自性，一切有爲現象都沒有自己永恆存在的可能，所以叫諸法無自性，所以「離塵無相，離覺無性」。可是凡夫衆生並不瞭解這個道理。

「相織妄成，」心理作用和物理外界作用互相結合構成了妄想的思想、妄念。這個第三個重點就是我們的煩惱濁。那麼大家現在學佛打坐，之所以覺得很煩惱，妄想停不了，沒有追根。現在佛替我們在說明，幫我們在追根，這個煩惱妄想怎麼來的呢？就是由於你憶識誦習來的，你不曉得它自性本空，所以老是留戀過去。尤其我們老年人在一起講話，老年人沒辦法談話的，真沒辦法，一提我當年如何如何，哈，一講，我講了你聽到吧，講一百次還是那一句話。學那個小孩講話，你逗小孩子：「伯伯，講個故事給你聽，有一個警察，」，明天又是「伯伯，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有一個警察，」永遠如此，跟老年人也是如此，只講過去，過去還有什麼講頭啊？過去已經過去的嘛，你當年怎麼樣，你當年狗屎，你當年是個鼻涕，當年媽媽抱你豆腐一樣，這沒有什麼可講的，可是人很留戀過去。青年人呢？幻想未來，我將來怎麼樣，你將來怎麼樣我現在看不見哪，空話。所以人都在那裏自己騙自己。青年人追求一個幻想，幻想會不會變成事實啊？也許你變成事實我已經死掉了，我也看不見，所以也不要吹了。老年人講我的過去，你的過去有什麼意思啊？過去已經過去了嘛，由此看人都在欺騙自己。所以妄想本空，煩惱本來空的，煩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就是這個話，用不着你去空它的，如果你再不站起來更是庸人自擾之，對不對？就是這個道理。

「又汝朝夕生滅不停。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這是一幅好對子）。「相織妄成，是第四重，名衆生濁」。什麼叫衆生呢，就是我們講現實世界，就是社會，現在觀念叫社會、世界。那麼佛經是衆生世界就代表了這個社會，人類社會一切，乃至其他生物的範圍，生物的社會，也就是衆生。他告訴阿難什麼叫衆生濁？他說你看：

「汝朝夕生滅不停」。我們這個思想，見聞覺知，看見的、感覺的、知道的這個思想感情，早晨起來到晚上不曉得變了多少，生滅：這個思想生起，那個思想來了，前面過去就滅掉了。生滅：豈止朝夕啊，一剎那之間這個思想的生生死死變了多少？生滅不停，所以叫我們注意喲，象我們剛剛《楞嚴經》開始講到現在，前面講過的都忘了，丟掉了，生滅，滅掉了過去了，聽了，知道了，生了滅了，現在第二句話來又生又滅。所以他說你要了解自己朝夕之間生滅不停，這個妄念境界。那麼下面兩句最美的文學：

「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業運每常遷於國土。」我們所知道的知識範圍，所看到的所能夠思想的，都想把握這個世間的話，今天賺了一百萬，明天想一百二，後天一百四，而且賺了都屬於我的財產，都屬於我的，什麼都是我的，都想留到，這個人的慾望都想抓住。「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抓得住嗎？世間一切本來空。「業運每常遷於國土，」業力、果報，運就是劫數。我們講命運這個運就是這個運，也叫命運也叫氣運。什麼叫命運呢？運就是轉動的，運就是動、行動。昨天、今天、明天，所以叫運，所以算命的叫免災。一年當中今年運氣好不好？這叫運。你要真算命的話，年有年運，月有月運，那麼一天呢，每一天也有日運啊，一天還有時運啊，這個時間好那個時間不好，這樣一來呀，你不要活了，真懂了算命你不要活了，下一個時間不好，這個時間好，不好你去睡覺啊？你不喫飯啊？所以這個就是業運的道理。這個世間一切本空抓不住的，但是一切衆生啊，「知見每欲留於世間」，只想抓住，只想停留，只想不要變去，可是天下事都變去了。「業運每常遷於國土」，國家也在變，時代也在變，社會也在變，天天在變，沒有不變的事，變掉就是無常。我們說這個人這個朋友好久不見，一問他已經走了，所以「業運每常遷於國土」，它遷流不息。可是呢，一般凡夫衆生不知道，就在這個環境的變化中啊，命運的變化，命運就是業力，業力的變化不知道。

「相織妄成」自己抓到想要求有的留住，所以知見理想和命運剛好衝突。所以有財無命、有命就無財那必然的。所以我們經常說有些同學們會算命，算什麼命啊？呆定了的，你書讀得好不一定會發財，他財發得多不一定學問好。他比你長得漂亮他就命苦一點，你比他長得醜鈔票多兩個，都拉得很平，沒有什麼了不起，各有前因莫羨人。所以古人這幅對子我常講的，很好。欲除煩惱須無我，人怎麼樣除了煩惱？真做到無我空了就沒有煩惱了。你說他怎麼比我好？各有前因莫羨人，不要羨慕人家、也不要嫉妒人家，只希望別人好，這就是學佛的心腸。我不好，苦一點沒有關係，你們大家好就好了，那纔是可以學佛了。所以人都看不通這一點，因此相織妄成，彼此矛盾構成妄想，這是第四重，名衆生濁。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一切衆生，這個生命染污都是很髒的。

「汝等見聞元無異性。衆塵隔越，無狀異生。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異失準。相織妄成。是第五重，名爲命濁」。這是命，個人生命這個命，你們要去算命，現在釋迦牟尼佛在給我們講算命的大原理了。他告訴阿難，你們自己不瞭解，「見聞元無異性」眼睛看見的、耳朵能夠聽的、鼻子能夠呼吸、身體能夠感覺的作用絕對不同。感覺不能聽啊，我們這裏有感覺啊可是不能聽聲音，眼睛能夠看見可是不能聽，有差別。沒有差別，是一個東西，它接受了眼睛的反應就是看，接受了耳朵的的反應就是聽，接受了身體的反應就是感覺，接受了意識的反應就是思想。所以你們自己不瞭解，「見聞元無異性」作用不同，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叫做心，也叫做性，「元無異性」，本來是一個。

「衆塵隔越，無狀異生。」塵就代表物質，在肉體的生命上代表生理，因爲生理的機能不同，眼睛是看的，耳朵是有個洞洞聽的，眼睛有個玻璃體的能看的。「衆塵隔越」，腳是這樣，手是那樣，不一樣，生理機能不同，所發的作用不同。譬如這個電一樣，電是一種，電通過了這個燈泡是發亮光，通了擴音器它就發聲音，通過了電風扇它就吹的是風，通過了冷熱器它是冷熱的感覺，電源是一個。學佛修道就找這個電源。「汝等見聞元無異性，衆塵隔越，無狀異生。」無狀就是沒有理由的，狀就是狀況，各種情形。他告訴你沒有什麼兩樣，它的根本電源是一個，因爲透過的機器不同，我們有六根，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腦子，腦子是意識作用。「無狀異生」因此你搞不清楚根本的道理，你被六根六塵所困了，你覺得眼睛的看見同耳朵的聽見好象是兩個東西，實際上都是一個，根根是一個電源。

「性中相知，用中相背」，性中：理論知道它的本性。一般研究佛學的人啊，佛經讀得好，把佛學講得好，講得頭頭是道，那就是口頭佛，那麼禪宗就叫口頭禪，講的都對，在理性上知道。那你把眼睛當耳朵用行不行啊？如果真經過修持，經過修練的時候就會做到啊，六根可以互用啊，那鼻子也可以當眼睛看啊，是可以做到啊。有些人天生的也做到，世界上很多，有些人天生做到啊。譬如現在有一種科學來試驗，有許多人把眼睛蒙起，統統把它蒙起，用牛皮蒙起，布還靠不住，用牛皮統統蒙好，黑板上寫字叫他認，他拿手認字，一認沒有錯。乃至換了顏色的筆，這個是綠色的筆紅色的筆寫也看得出來，這很多啊，不少啊，那是天生。那麼你說這個是神通啊？那種叫報通，就是說前生這個人修持過，修過定，在某一種定力發起過的，這一生會這個東西，報通。修道修成功的叫神通，那叫修通了。這就是神通的一種，其實人神通並不稀奇呀，人的精神本來通的。爲什麼不能有神通呢？注意啊「衆塵隔越」不得神通了，本來一個東西嘛，「無狀異生」。所以懂了道理了，學識高，理論高的人，「性中相知」在理性上都知道，啊，這都是一心的作用啊，然後學了佛，阿彌陀佛，不要生氣啊，這是業報啊，業報啊，不要生氣，空的啊。你打他一拳，格老子，你空不空？哎喲，你怎麼打我啊，你這個人沒有道理啊，我告訴你那是好事，到他那裏就不空了，勸人家容易啊。「性中相知，用中相背」，一起作用的時候完全不能用了，講起來滿口佛話，我是最怕的，一臉佛氣，一身的佛相，一看人就合掌了。一開口滿口的佛話，那很可怕，那比真佛來可怕得多了，所以性中相知，用中就相背了。「同異失準，相織妄成」，該在同處去了解一體的地方他不能瞭解。所以我們大家說度衆生要無緣之慈，同體之悲，要無我相啊，要慈悲人家。講起來比唱都好聽，做起來哎喲那就免談了，說起來下面話就不好聽了。所以這樣矛盾相織妄成這就是第五濁，叫做命濁，這個生命不正，不是正命而生，就是八正道的正命，是邪命而生。換句話不能順自性之自然。他說這還是屬於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的第二點就是修行要搞清楚；第一點不要認錯了，以有所求的心求一個空果，證得自性空的果，以生滅心來開始修，拿妄念、妄想生滅心來修，他說根本就錯了。這個道理呢？爲什麼構成這樣錯呢？因爲被時間空間觀念影響了，無始以來受這個影響了，而且時間空間的觀念加起來，互相綜合就變成了五濁的生命，世間就是物質世間同精神生命五重的障礙了，有五重叫五濁惡世。世就是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界就是東、南、西、北四個角上、下方位，合攏來叫世界，他說這個世界五濁的把你障礙了。

「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圓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這一段很重要啊，佛告訴阿難你們修行都錯了，都是用平常我們這個分別思想的妄想生滅心來修，唸佛還記數，一個佛一念又想求到往生西方求生淨土，又想這樣、那樣，妄想多了，以爲自己，我念佛了，沒有其他的妄想，一肚子的妄想，都是生意經。然後唸了幾天，哎呀沒的效果，我還不如學密宗吧，密宗沒有效果，還是禪宗好，搞幾天不對不對，我看看回來還是淨土好，再搞搞搞搞幾天，淨土哎呀又不對了，又去搞別樣了，永遠都是生滅心。

他告訴阿難，你現在要想，一個普通人使自己生命上能夠看見能夠見聞覺知這個心理的作用「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想得道，證得一個菩提道，菩提道就是涅磐之果。涅磐之果，悟了就是叫菩提，悟到了以後進入這個境界就叫涅磐。這個涅磐是什麼意思？我們普通翻成寂滅，好象什麼都沒有。那麼中文有許多簡稱也叫老和尚圓寂了，死了就叫涅磐了，那完全錯了，人死了那是生滅法，涅磐是不生不滅之法，自性本來不生不滅這個叫涅磐。所以得了道的人，常樂我淨，不生不滅謂之常，它本來沒有生過，當然也沒有滅，但是並沒有個東西啊，不是物質的東西；它纔是極樂的；它可以說無我之我是爲真我；它是真正的淨土，唯心淨土，所以常樂我淨。但是常樂我淨，你說所以我要修道啊，現在又錯了，知見錯了：常它是長生不老的，它是永遠快樂的；那纔有個我呢，那個我是不死的我；那是乾乾淨淨的、白白淨淨的，臉上都不要洗，身上都很乾淨，那完了。樂也不是世間的樂，這個我不是世間的我，這個淨也超越於世間，它比你想象中的更妙、更美也可以，他說這個是道之果。那麼你們現在就想拿見聞覺知：念個佛，或者打個坐，練個氣功，觀個安那般那，聽出入息一進一出，修個白骨觀，或者念個咒子等等各個法門多得很，想進入道的境界，他說告訴你呀，你先把方法弄清楚啊，你想要快快的成就啊，先把目標弄清楚。

「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你要研究一下，我們這個生死的根本是什麼？大家現在認爲我們現在是活人，其實啊，再過幾個鐘頭我們都是死人，今天已經死了，一睡覺的時候這一天死掉了。我們念念也在生死，晝夜是個小生死，一晝一夜，晝夜就是白天黑夜之間了，一念之間生滅就是一個生死。我們坐在這裏身體上這個細胞新陳代謝，隨時都在新陳代謝都在生死中，所以生死在一念。普通認爲了生死，哎呀，打坐坐得好啊，走的時候還會說偈子喲，還會耍花樣，叫了了生死，了生死就是了現在當下一念，最重要，這是根本。你把現在的生滅心，不管它，並不是停止它，

「依不生滅」，我們的自性本來是不生滅的，這個是重點了，我再給大家講講清楚一點啊。不過我沒有本事講得清楚，因爲我沒有得道，亂講，你們要真聽啊，因爲我亂講你真聽你會悟道。我可沒有道，真的喲，我這個話真語者，實語者，我絕對沒有道，你們有道。所以好好聽，現在不要看我也不要聽我，把眼睛閉上聽。真的，現在我在講話，你眼睛閉着不是聽清楚了嗎？這是生滅心。你知道自己「我現在他講什麼聽得很清楚」那個是不生滅的，不曉得你懂不懂？不懂我就收回，等於我沒有講。你坐在這裏，你看我在講話，你眼睛閉着都聽得很清楚啊，聽得清楚這個是生滅心啊，但是在這個生滅心聽清楚這個中間的作用，有一個知道自己現在聽得很清楚，他講的什麼，那個沒有動過，那個是不生滅的自體，你注意喲，你抓住這個就恭喜你了。我沒有道，你不要認爲我懂這個啊，我是亂講的，可我亂講，你不要亂聽啊，你真聽就有辦法了。他說你要學佛第一步，抓住這個以不生滅「圓湛性成」，剛纔我講的那個作用，你聽也聽到，閉着眼睛，聽到是生滅心，你也同時知道自己聽到，那個沒有動搖過，那個東西是圓滿的，無所不在。「湛」乾乾淨淨，象清水一樣清極了，所以講話聲音它都聽得見，它自己一點都沒有動過清淨的。「圓湛性成，」那個自性就是這個樣子的，那個聽聲音的自性啊，觀音法門那個自性它本來就是圓成實相，圓滿性澄。

「以圓湛旋其虛妄滅生」你注意喲，你保持這個境界清清湛湛，「湛」很清淨，你就是這樣保持，你也不要用個心去保持，哎喲，我現在懂了一點，哎呀，糟糕，等一下下課不要掉了，就糟了，這又是妄想生滅心，不要起這個生滅心，你就很自然，隨時都有，乃至你坐車也有，走路也有，做生意的時候，賣豬肉一邊剁下去一刀，然後多少錢，三塊錢，趕快拿來，那個還是清楚的。那個湛，湛然自性，清清湛湛，所以《楞嚴經》阿難不是第一句話，「妙湛總持不動尊，」清湛的，那麼你保持自己這個清湛的自性，「旋」注意這個旋哪，它會倒轉來，迴轉來了「旋其虛妄滅生」，倒轉、逆轉，倒轉把這個虛妄生滅，你只要保持這個清淨，等於一杯水一樣，你擺在那裏不動嘛，慢慢那個泥巴沙子都沉澱下去了嘛，佛告訴你就那麼簡單，他是傳法給你喲。也不要你念咒子，也不要你念佛，也不要你練氣功，他說你就那麼保持這個，「旋其虛妄滅生」慢慢慢慢這個心又亂，亂就比較靜一點，靜一點慢慢慢慢減小一點，水一樣慢慢「伏還元覺」，注意四個字喲。慢慢慢慢那個泥巴沉澱伏下去了，沉下去了，都沒有了，妄想煩惱都沒有。你不要歪起個眼睛在想，這一想又是煩惱了，見濁。哎你不要想嘛，叫你不要妄想偏要去想，「嗯，這是什麼道理呀，」完了，見濁。又把你攪亂了，叫你不要濁啊，不要髒啊，湛是乾淨，清清淨淨。「伏還元覺」這個沉渣子煩惱一伏下去以後，本來自性、本覺自性就現前了，就會明心見性了。

「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注意喲，佛在這裏完全傳給你了的喲，釋迦牟尼佛親傳的喲，你不管密宗啊，顯教啊任何的宗教，我們本師是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上佛法的本師是釋迦牟尼佛。所以「得元明覺」，那麼你把這個沉渣子，煩惱沉澱，這個清淨下去了以後，慢慢就明心見性了，你可以得到元明覺。元：是本來的自性，光明的、本覺的，那個是不生不滅自性，那麼你基本啊，初步學好了，學佛的第一步，「爲因地心」，你先要認清這個，入手纔沒有錯。這個因地心拿到了，你慢慢天天練習，行住坐臥，也照樣做人做事喲，並不是叫你不要做人，哎喲，我拿到了這個，好象抱到了個金娃娃一樣，一天到晚抱，抱緊了會抱死了的，放鬆了會飛掉的，這個東西很怪喲。你就也不抱緊也不放鬆很自然的，做人還是做人，喫飯還是喫飯，此心永遠保持清明。然後嘛，這個是功夫了，功夫，什麼叫功夫？以這個因地，第一步加上時間加上練習，加上慢慢慢慢修行到家了，「圓成果地修證」，可以證果了，證佛的果。低一點證個菩薩果，再差一點也得個羅漢果，再沒有得個梨山的蘋果也可以呀，總有一個果喫嘛，你不要搞了半天沒的果，這是圓成果地修證。下面告訴你這個方法是什麼？所以你什麼都不要用心，什麼法本師釋迦牟尼佛已經把法教給我們了。

「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注意喲，這一段諸位好好自己參去。將來不要找別人了，要修道找本師釋迦牟尼佛沒有錯。翻開這裏把它揹來。這個道理是什麼？「如澄濁水」我們現在心中凡夫都是煩惱，等於這杯水髒了嘛，你要使這個水澄清下去，你不要另外用一個方法。你說我要打坐入定，打坐就打坐了，不要打坐那個死相，還有個什麼方法啦，還有什麼任督二脈嘛，你不在那裏打坐喲，你在那裏打妄想，哦，通了通了，背脊骨有一點點，那個死相討厭吧，那個煩惱加痛苦。你就清清湛湛，氣脈有沒有？有啊，氣脈自然會通你不要管，那是覺，見聞覺知，你要被氣脈困擾了，你就是落於見濁，煩惱濁，命濁，現在給你講得很清楚喲，不是我講得清楚啊，佛講得很清楚啊。所以你不要求一個法門，你靜就是靜，你覺得我要靜，我靜坐已經靜了嘛，不要再加上一個靜，頭上加一個頭，糟糕了，頭重了，頭痛了，所以打坐坐到後來都頭痛，因爲你頭上加頭嘛。你說我頭頭就是頭啊，定已經定下，你說我兩腿一盤，兩腿一盤就好了，兩腿一盤然後不要吵，我打坐啊，還要扣扣齒呀，扣扣牙齒啊，咽口水呀，你在那裏又不是喫酒席，搞這些鬼明堂幹嘛呢？靜就是靜了嘛。

「如澄濁水，貯於靜器」你把髒水放在杯子裏，就是把它擺在這裏，怎麼樣等它乾淨？你就擺在這裏不動，那個水久了不是沉下去了嗎？就那麼簡單嘛。

「靜深不動」，你把它擺在這裏不碰它，你說我腿發脹，腰痠，酸就酸它的，那是腰痠同我什麼關係呀，對不對？你說我腰痠了，你那個知道我腰痠了那個東西不酸的呀，對不對？那個也酸啊，那你就酸透頂了，那就糟了，那是不酸的呀。腰在酸，你不要去配合它，不要見聞覺知，你不要去感它，有感就應。所以病啊，那裏痛苦只有三分，你說哎喲，我鼻子流鼻涕呀，我剛纔流鼻涕，現在因爲《楞嚴經》門硬把它堵住啊，楞也不講了，啊欠又來了，那是心理作用。病只有三分，心加上七分，十分病，感應，這就是感應，你不要去感它的。「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這一杯水擺在這裏不動它，它慢慢泥巴沙土沉下去，那麼一沉下去了，

「清水現前」，那個清淨自然就出來了。清淨不是你修來的喲，自己本來的清淨就出來了，把所有修持的道理都告訴你了。那麼你們要念咒也可以，因爲你們煩惱多，做生意的心裏，我念了一千遍咒，唸完了累死了，那也是清淨啊，也是這個方法啊，對啊。做氣功嘛，做了半天，到了後來也累到了，你說哎呀，好定啊，好清淨啊，我修了有功夫，屁的功夫，你累了嘛，你當然自性現前嘛，是真話喲。亂講要負責任啊，這個地方不好坐的呀，坐下坐不對了就下去了，這個真話注意啊，他說你這樣一來，佛拿物理的道理來比方你清淨就現前，等到清淨現前，這個清淨不是你外來的喲，等於水一樣本身就清淨，你自己清淨。這個時候啊，第一步功夫，「名爲初伏客塵煩惱」。這個學佛有點上路了，他告訴你不要走錯了路。不要用別種方法，換句話佛講到這裏，一直告訴我們你要求佛成佛，沒有什麼方法，你求自己。你求自己，自性清靜就清淨了，不要外求的，不要好奇，不要迷信，信自性，你對於自己真恭敬了，就是對佛菩薩也恭敬了。換句話你對佛菩薩恭敬，對自己就要恭敬，你不尊重自己，不重視自己，也就是輕視佛菩薩，因爲你就是佛菩薩，每一個人都是因地上菩薩，爲什麼看不起自己呀？所以要斷就斷，要空就空，一切在我，你這個樣了，清水現前清淨，名爲初伏，初步，「伏」你注意這個伏啊，就是伏下去，客塵煩惱初步這個煩惱清淨了，清淨現前了。注意喲佛的比方好極了，清淨現前了。這個水裏的泥巴沉下去了，清淨現前了，可是這個底子裏頭還有泥巴，對不對？根根沒有去。所以你很清淨坐在這裏，逗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你最愛的小女兒啊兒子，放學一回來一按門鈴，「媽」，嘿，你呀，再清淨？噢，回來了，哎喲，腿麻呀，好痛啊，兒子啊女兒啊等一等啊，媽媽在打坐啊腿麻啊，原諒原諒啊，一點都不清了。因爲那個根根還在。這個泥巴是伏下去，泥巴底子還在。

「去泥純水」。這是講到後面修持了，佛在這裏沒有多講了，你先做到第一步差不多了，慢慢再加修持，等於把這個杯子裏的泥巴渣子拿出來了，都化掉了，去掉泥巴完全清水了。

「名爲永斷根本無明」。永遠斷除了根本無明，不會有搗亂了，根本的無明煩惱斷了。

「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爲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到了後來，這一步就是果上的事了，永遠斷除了根本無明，隨時都是明心見性，明白這個階段，一片光明中，內外都是光明，不是有相之光，無相之光。「明相精純」精：透徹，純：沒有一點渣子。那麼你這個時候只好在那裏打坐不下來了？不，照樣做人做事，當然你不要表現我有道，那已經沒有道了。真正有道的人沒有道的，同普通人一樣，照樣的喫飯，照樣的喝茶，一切都照樣，可是他心境不同。「一切變現，不爲煩惱」他心中真無煩惱，空了的，那麼你說這個人還會笑不會笑？照樣笑啊，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這是我們儒家道理出來了。清淨的時候喜怒哀樂不動；那麼當喜怒哀樂的時候，他也有啊，可是他沒有真的，它無根的。所以「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這個境界。不過你們年輕人現在有沒有讀過《中庸》？恐怕《中庸》讀過大家吧。這個時候一切的所作所爲，你照樣的做人，你學科學的照樣做工作啊，修電腦的照樣修電腦啊，做工的照樣做啊，看不出來你是個有道的人，但是你心境不同啊。「一切變現。不爲煩惱」，不是真的煩惱。「皆合涅磐清淨妙德」，那麼你的所作所爲處處都是菩薩的功德，第二步很深啊，不過你暫時不要希望第二步，第一步先回去把水搞搞清楚。這一段很重要，佛講了第一個問題分三節答覆，就是要我們不要以生滅心開始，不要以有所求心開始，就是以自性本不生滅的，那麼你說我沒有找到，沒有找到沒關係呀，你就那麼靜下去，換句話你怎麼靜啊，傻不愣登的就這樣下去就好了。這就是第一個問題，佛現在講第二個問題。

「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菩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爲相。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潤生誰作誰受」。注意喲，《楞嚴經》的祕密又來了，剛纔我講佛傳了一個法門，初步的功夫都告訴我們了，初伏客塵煩惱，對不對？他說依這一步，你再進一步可以證果了，對不對？證果裏頭講得很馬虎，是不是？證果裏頭再去泥純水就是一句話就完了。這個泥巴怎麼去呀？在下一節裏頭，第二個問題裏頭就有第一個，注意啊，不然說我講了又不說，說了等於不講了，注意啊。所以他說你要注意，阿難，第二個道理，修行人。你們畢竟要想發菩提心，菩提者覺也，覺就是大徹大悟，求覺悟的心悟道的心，你們一定要想發心求佛道嗎？

「於菩薩乘生大勇猛，」你硬生出來很勇敢的非要成佛不可嗎？大勇猛很難哪，大勇猛也不容易喲，所以後來佛家有一句話，佛門裏一句話「勇猛心易發」 ，一股作氣牙齒一咬，頭髮剃了出家，一股作氣很容易；或者我今天打坐，非要閉關，坐死在這裏算了，這個很容易。「常遠心難求」，搞個三天兩天累了，心裏想想不對了，我還是要下坐，這個地方不行，這個因緣不順，自己對自己很會原諒，各種解釋的話就來了。他說你要真發勇猛心。

「決定棄捐諸有爲相」，你決定心裏頭決定了嗎？棄是拋棄，捐就是丟開了，你決定丟開了一切有爲的法門有爲的現象，世間相都不管了。他說那你要進一步，上面講五種煩惱都講了，

你「應當審祥煩惱根本」，就是我們這個妄想思想、這個煩惱它的根本從哪裏來？人怎麼有思想？怎麼有感情？怎麼有痛苦？這個煩惱思想根本哪裏來的？「詳審，審詳」就是後來禪宗講「參」，就是審查自己，仔細的審查自己，觀察、審察、詳審、思維等等合攏來，在中文一個名字就叫參，就包括了思維，詳審觀察等等。他說你應該參究這個煩惱根本從哪裏來？爲什麼我們一睡醒了就有思想，睡着了還會做夢？這個根本煩惱從哪裏來？

「此無始來發業」，構成生命業力，纔有我活在這個世間，就是由業來的。

「潤身」象麻油一樣象營養品一樣滋潤現有的生命叫潤身。

「誰做誰受」他說你要找出我在痛的時候，誰在痛啊？腦子在痛？心在痛？哎喲，說我好心痛啊，你心臟真痛了？心臟不會痛的喲，心臟真感覺到痛了很嚴重了，那心痛在哪裏呢？說我現在笑，誰在笑啊，牙齒在笑？嘴巴在笑？思想在笑？我是誰啊？誰是我？當然不要變成那個西毒歐陽鋒一樣，「我是誰呀？」真瘋了。我究竟是誰呢？說我老了，心沒有老啊，老的是誰啊？老的是這個，那我在哪裏呢？說我現在能夠痛能夠笑、有感情有痛苦，我在哪裏？喫飯，誰在喫飯？他在喫飯嗎？它沒有喫啊，它喫下去又屙出來了，它也沒有要，究竟爲誰而喫呢？這個煩惱思想的根根在哪裏？這就是禪宗參究了，「誰作誰受？「你說我在做，你做了什麼？做了幾十年事一點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做過一樣，本來沒有做過。你說哎喲，我過去受過好大痛苦啊，現在呢？我昨天好快樂啊，現在呢？誰在受啊，所以你要找這個。

「阿難。汝修菩提，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則不能知虛妄根塵何處顛倒」。阿難，我告訴你，你想求證佛道，證得菩提，你如果不好好參究、觀察煩惱根本是哪裏來的，這個地方搞不清楚，你永遠不能夠知道這個妄想虛妄（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塵：外面物理所發生的境界 ）你永遠不知道虛妄根塵何處顛倒啊？它顛倒因果在哪裏啊？你永遠找不出來，那個所在關鍵你就找不出來。

「處尚不知，云何降伏取如來位」。那個關鍵你都沒有找到，「處尚不知」你還不知道，怎麼樣能夠降伏一切的妄想能夠成佛呢？能夠得道呢？那是不可能的嘛，你在亂搞嘛，那怎麼可能？你總要把工具認到嘛，你自己這個心念都沒有搞清楚，你叫做修行，你不是自欺欺人嗎？「處尚不知」在哪裏來你都搞不清楚，「云何降伏取如來位」那麼你把煩惱妄想怎麼空得掉呢？你口口講空，你空得掉嗎？那麼你說我口口講「有」好不好？那你有得起來嗎？有，你有有看，叫你念佛，觀想阿彌陀佛就站在前面，你想想看你不神經了纔怪呢！你如果真看到了你神經了，不看到也不對了，那真的觀想起來，那個得了道的人觀想阿彌陀佛在前就現前喲，自己的境界上清清楚楚，就站在這裏，他不會神經。是和諸佛菩薩可以通的，可是你做不到。

「阿難。汝觀世間解結之人，不見所結，云何知解。不聞虛空被汝隳裂」。虛空它也沒有打結，但是你也沒有辦法把它破裂，因爲虛空沒有辦法把它破成一畫一畫，它是個圓形體，所以空性不是分解可以修的。譬如說我修行已經到幾步了，我現在好象最近好一點啦，自性本空嘛。「不聞虛空被汝隳裂」。你在輪迴中，它也沒有動搖，你成了佛，它也沒有多出來。

「何以故。空無形相，無結解故」。虛空自身本來無相，沒的形也無相，有個形相就不叫做虛空，那是物理世界的虛空有空相。真正的空無相，所以《心經》告訴你：觀自在菩薩告訴舍利子：舍利子，是諸法空相，就是這個道理。這個空無形象無結解。它沒有打成結也用不着解脫。

「汝現前眼耳鼻舌，及與身心，六爲賊媒，自劫家寶」。所以他說你爲什麼不能成佛不能得道？不能得解脫煩惱？你曉得呀，你家裏自己有六個賊呀，有六個壞蛋跟着你，你跟六個壞蛋倆跟在一起走，你還是個好人啊？當然是臭蛋了，跟着壞蛋走一定是臭蛋了。他說所以你現在眼耳鼻舌，我們大家修行都靠這個，眼睛閉好觀想佛，；耳朵聽聲音啊，聽啊，不要亂聽啊，佛啊；鼻子啊，練氣啊，搞什麼，唸佛好好唸啊，都是眼耳鼻舌那裏搞，在身體上再不然搞氣功啊，任督二脈打通啊，三脈七輪起來啊，拙火啊，那給你一把洋火多好呢！沒有洋火我送你個打火機，馬上有拙火了，放在肚上一燒就出來了。拙火，什麼叫拙火他也不懂，只曉得那個名字，所以都在身心上亂摸，都在耳鼻舌上亂摸。眼耳鼻舌身意六爲賊媒。我們生命本來是圓覺的，這個肉身也就是佛身，悟了道。這個心性自性就是法身，這個肉身就是報身，但是因爲我們自己跟着這六個壞蛋走，眼耳鼻舌身意走，自己跟着它走，「自劫」自己偷了自己家裏的東西，監守自盜，你自己把自己偷掉了。

「由此無始衆生世界，生纏縛故，於器世間不能超越」。自己把自己這個寶貝偷了，本來我們這個生命，你不要看上面講四大合成不重要。現在也告訴你四大很重要啊，這個生命，心物一元的喲。本來是個寶貝，也是給你自己糟蹋了，都是自己糟蹋了，沒有別人害你，所以你要把這個道理搞清楚。他說你搞不清楚啊，因此，無始衆生世界生纏縛，煩惱不能解脫，於器世間就是物質世間跳不出去。所以不能超越了物質的限制，這是佛講第二個修行的關鍵，開始來了，還沒有完。

# 楞嚴經講座 三十一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是卷四，現在是說到佛解釋求證修證佛法第二個問題的第一個要點，上一次講過了。上次提到的重點就是我們修行是求解脫。大小乘佛法，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學佛的目的就是這個程序。我們普通講悟道成道，就是爲了達到解脫的目的。解就是解開一切的結使，譬如說我們身心，生理的心理的這些疙瘩，怎麼解脫了，恢復到本來的平靜，脫開了世間的煩惱粘着，就是解脫。因此我們上一次佛提到有兩句最好的佛經的文學，也是最高的哲學。我們人常常喜歡「知見每欲留於世間」。我們所瞭解的總想抓得很牢，把世間的東西，這個肉體也好，物質的東西也好，一切都抓得很牢。「業運每常遷於國土」，事實上，一切東西變去了。因此佛說解脫的中心，比方他做了一個比喻一個人打了一個繩子，繩子的結子，怎麼樣把繩子這個結子中心抓得住才能解得開？那麼他說這個結子的中心，我們現在很重要的我們有六個結子，眼、耳、鼻、舌、身、意。所謂六根、六塵，這個結子身心不能放下，一切修行跳不出這個物理世界，這是上一次講的，這個重點要注意。現在這個問題的第二點，我們開始了，原文我們注意。佛告訴阿難：

「阿難。云何名爲衆生世界。世爲遷流。界爲方位」。下面兩句是答案，第一句是問題。他告訴阿難，他說你要曉得怎麼叫衆生世界呢？我們普通也用這個世界，這個地球上這個世界。世是時間，世爲遷流。所以時間呢，佛經叫它三世，歸納起來。過去世：昨天；現在世：今天；未來世：明天。縮小範圍就是我們前一秒種，現在一秒，一秒種現在馬上過去了，再來一秒鐘，是三世，時間。什麼叫世呢？「世爲遷流」，這個時間象一股流水一樣永遠過去，你看過去的時間，所以中國的文學家常常把中國的哲學佛法經常用在文學方面，比如有名的唐人的詩「江水東流去不回。」這個時間過去了的，青春過去了，老了就是老了，你想再挽回來不可能。遷流：變動。界：什麼叫界呢？空間、方位。東、南、西、北、上、下這就是界。所以這兩句假設聯考答案注意喲，答案就在問題上，假設我們比方這是佛學的聯考，怎麼樣叫衆生世界？答案：世爲遷流，界爲方位，時間空間問題。

「汝今當知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界」（這是空間，方位）。「過去、未來、現在、爲世」（時間）。「方位有十」。注意喲，我們普通講四方。在佛經沒有來到中國以前，我們的固有文化叫做六虛，只講六樣，四方上下，六虛。那麼多一點講八方，東南西北加四個角。佛學講十方，十方就是東南西北、四個角、上下，這個就是界。時間有三世，方位有十。

「流數有三」。三就是過去、未來、現在在變遷。

「一切衆生織妄相成。身中貿遷，世界相涉」。我們生在這個時代世界上的人一切衆生，「織妄相成」，心裏頭有很多的慾望、妄想，象織布一樣，亂七八糟這一條線穿過那一條線；心裏頭這個觀念打到那個觀念。「身中貿遷」：不知道自己這個生命自從媽媽生下來以後，身體內部這個細胞新陳代謝，天天都在衰老，天天都在過去。貿遷：都在遷流不息，彼此在變化，等於做生意一樣啊，交換，貿就是交換，都在交換，遷就是變去了。那麼這個變去了呢，我們活在物質世間這個生命同時間、空間都有密切的關係，離不開時空，尤其學科學的更瞭解時空的嚴重性，離不開時空的關係。

「而此界性設雖十方，定位可明。世間只目東西南北，上下無位，中無定方，四數必明。與世相涉」。可是這個世界上的人，我們生下來長大，下意識被一個東西困住了，時間與空間把我們困得很死解脫不開。所以大家學佛打坐坐起來呀，沒有用的，你這個時間觀念跳不出來、空間觀念跳不出來，所以有人打坐坐習慣了，只能坐一個鐘頭，他到一個鐘頭非起來不可，其實能不能再坐下去？可以，可是他下意識的被時間的習慣性已經牽走了，所以「相涉」。

「此界性設雖十方」講到方位，東南西北四方，「雖設十方」但方位是人爲的假設，因爲虛空是個圓體，它沒有方位的，方位是人類自己的觀念，把它假定起來，變成一個習慣了，所以「雖設十方」分成十方。

「定位可明」說南半球北半球，南方東方，這個我們瞭解。但是一般世間的人只曉得東南西北，其實啊，已經很難了。你看我們常常看當兵的人，有時候左右都分不開，右手舉起，把這個手舉起了；向左轉，他向右轉了。我常常出去，有些同學們到山上，我說你同我來看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東南西北在哪裏不曉得。你既然出來看地方，我說太陽哪邊出來的？太陽這邊。我說那這邊就是東方。有一個同學在那裏想了半天，太陽這邊，早上這裏出來東方，這邊西方，前面南方，後面北方，就很清楚嘛。哎，他搞不清楚，很多人搞不清楚，不相信我們現在馬上做試驗，同學們你家住的地方大門向哪裏搞不清楚了，這個門又向哪裏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人被它迷糊了。他說世間人只曉得東南西北，有些東南西北搞不清楚了。

「上下無位」，「上」這個是上面，我們頭頂上是上面，現在講我們十一樓，十二樓是我們上面，上面還有個上面呢。下面，你說十八層地獄，有一次問同學們一個問題現在還沒有答覆我？地獄怎麼只有十八層啊，也許現在很時髦的現代化，地獄又挖深一點，挖成三十六層，怎麼辦啊？爲什麼只有十八層？問題答不出來，諸位參參看。地獄怎麼只有十八層？我們牛融大廈還有六十幾層的呢！比地獄還高明一點，所以上下沒有定位。

「中無定方」至於說哪個地方是中央啊，中心點是沒有一定的，人決定的呀，譬如說我們這個講堂，你說哪個地方是中心點？每個人坐在那裏看，他在我左邊，他在我右邊，我是中心，結果究竟中心在哪裏沒有一定，這都是人爲的假定。

「四數必明」你瞭解了這個道理，空間簡單的四位，是東南西北，時間：昨天、今天、明天，時間是三位，上面講空間的關係。

「與世相涉」，同這個時間聯起來的關係，我們一天到晚被時間困住了，尤其做現在人更可憐，手錶，隨時被它困住了，一邊講話，快一點啊，我沒有幾分鐘了，要趕路了。現在人的生活聽手錶指揮的，很可憐，我們小的時候讀書，手錶、老表都沒有，管他呢。問鄉下人啊，到鄉下地方我們老輩子的，「老伯呀，現在大概什麼時間了」？鄉下人手錶在哪裏啊，---「鼻子」中午了，快要喫飯了，人的兩個鼻子就是手錶，什麼時辰哪個鼻子哪一部分通有一定的，同貓的眼睛一樣，什麼時候是方的？什麼時候一條線？什麼時候是圓的？都有一定的，可是人忘記了自己的手錶。我們老輩子鄉下人知道，象我們小的時候就問他：「老伯現在幾時了？早一點走，回去喫飯。」他就知道，習慣性的。空氣大自然跟時間、空間的變化形成一個氣流，感受的變化不同，這是非常科學的，可是我們現在科學時代，工具都忘了，當然了，大家掛兩個眼鏡那麼把它壓住了，這個地方就不大通了，所以時間空間是困擾我們這樣厲害。

「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時間空間困擾我們非常厲害，時間歸納起來佛法是三位，過去、現在、未來。空間是四位，三四十二，三四四三，「宛轉」加減乘除，所以一天當中有十二個時辰，一年有十二個月，宛轉十二，所以人的身體上啊，也是十二根塵，六根六塵，眼睛看光線看東西，耳朵聽聲音，眼耳鼻舌身意，外對色聲香味觸法，六根六塵，身體上的變化，每一秒種都是呆定的。這個呢，佛在這裏簡單的講，你們要詳細瞭解就看中國自己的《易經》啊，道家這一方面講得更清楚了。人沒有辦法脫離時間的，秋天到就要加衣服，夏天就要脫掉。所以「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所以在空間、時間裏呀，那不是哲學性的，科學性的，一秒就是一秒，兩秒就是兩秒，二不能是一，到一的時候不曉得了解二，二不能瞭解三，困擾你沒有辦法，所以修行是一步一步的。因爲你在這個物理世界時空裏頭被它困住了，所以「流變三疊，」，三四這樣一加，所以人世間被數理這個作用、數目這個作用把你困住了，今天就是今天，明天就是明天，所以你剛生下來馬上想長鬍子變成老頭子，你也休想，這也是真的。我們年輕的時候，人家介紹我們，象我們出面就很早了，別人介紹我們這是某某先生，介紹我們年輕的時候這是某某先生，都很不願意，所以故意我就把鬍子留起來。人家問我四十幾了？實際上二十幾。到老了又把鬍子刮掉了，你多少歲了？還只三十了，只三十，明年二十八了，都想倒退，所以人就是這樣，這個時間所謂三疊流變，一十個百個千個慢慢加上。

「總括始終」。所以呀時空包圍了我們，因此你們唸佛也好，修行打坐也好，脫離不了方位、時空的觀念。上面叫我們忘記了身體，現在告訴我們把時空也丟掉、放下，你成道就快了。

「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注意喲，現在佛把時間、空間分析完了，這都是很科學的。現在分析身體了，我們身體佛學的歸納六根，眼睛、耳朵、鼻子（管呼吸），嘴巴同舌頭（管味道喫東西），身體（整個的身體機能），腦子（管意識）。眼耳鼻舌身意，感覺狀況整個身體，六根當中眼睛耳朵鼻子等等，每一樣東西這個詳細數字就難辦了，那要慢慢計算了，現在有電腦好辦。每一樣官能臉上各有功德一千二百。這個功德講什麼呢？鼻子有什麼功德？鼻子有功德，所謂功德就是功效，功用，它有它的的作用。佛的分析有一千兩百，每一樣東西啊。

「阿難。汝復於中，克定優劣」。阿難啊，可是世界上的人啊對於自己身上的東西呀，還在那裏不平等呢。自己有時候眼睛好，我的耳朵重要。譬如你們修行大家知道，有些人說拜佛纔好啊，多拜啊，身體就好啊，那是用身根來修。打坐重要啊，打坐是練腿呀，也是身根的功德。那麼坐起來怎辦呢？坐起來聽呼吸，鼻根的功德，呼吸鼻子裏進的。哎呀不行不行，觀音法門，耳根功德。不行，要觀想，學密宗的，觀想得好才能快成佛，意根的功德。有些人說不行，眼睛啊半開半閉，或者是要張開，或者是看個光，眼根的功德，那麼一切衆生修行上在這個六根上「克定優劣」，你那個法門你那個老師傳的沒有我這個好啊，我這個用眼睛一下就得定了。哎喲，觀音法門纔好，耳朵一聽，安那般那，聽呼吸纔好。都在這個身上玩，所以你們修的什麼行啊？那麼佛的分析：

「如眼觀見，後暗前明。前方全明。後方全暗。左右旁觀三分之二。統論所作，功德不全。三分言功。一分無德。當知眼唯八百功德」。佛在批評眼睛了，這個眼睛很可憐了，被佛這一批評啊，跌價了，一千兩百跌價了四百。他說「如眼觀見」，他說譬如我們身上這個眼睛，「後暗前明」看前面很明白，後邊都不知道，所以車子來會撞到你。後面不知道，眼睛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後面。「前方全明，後方全暗」，看不見。「左右旁觀，」，我們眼眼看左右呢，兩邊只能看這樣一個角度，「左右旁觀，三分之二」這兩邊後面就看不見了，這個眼睛只有這樣大的本事。所以整個統計下來，眼睛功德不全。眼睛功德不全啊，眼睛近視，老了有老花，再加上角膜炎，晚上也要睡覺，他老兄雖然很忙啊，也沒有多大了不起，就是這個話。所以「三分言功，一分無德」，這個眼睛的功效，眼睛左右前後能夠看，不是眼睛的本事，要靠頭腦這個睛珠骨頭，要幫他轉來才能看，他本事就是那麼大的本事。所以眼睛功德不全，他說每一個官能有一千二百功德，眼睛給佛一分析啊，扣了四百分，只剩八百分功德。

「如耳周聽，十方無遺。動若邇遙。靜無邊際。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所以呀，這個世界佛極力提倡叫我們修觀世音菩薩的法門，這個世界的耳根耳朵最重要，觀世音的法門。他說這個耳朵周聽，四方，四個角，上下，隔壁，廁所，廚房，哪裏有聲音都聽得見，它沒有阻礙的。「十方無遺」，整個的空間的聲音都聽得見。「動若爾遙」，邇就是很近，遙就是很遠。近的聲音聽得見，遠的聲音也聽得見。「靜無邊際」靜下來啊，如果得定的人啊，那個耳朵的功能發起更厲害了，天耳通，鬼、神、天人講話都聽得見，所以真正入定了，螞蟻叫都聽得見，螞蟻打架聽到打雷一樣。所以達摩祖師嵩山入定的時候，聞階下蟻鬥如雷鳴，聽到石頭下面臺階下面螞蟻打架，那個聲音吵得呀，等於原子彈下來那麼重，都聽見了，就是說這個道理。動若邇搖，聞階下蟻鬥如雷鳴。「靜無邊際」耳朵真到靜下來的時候，真入了定，老實講十方諸佛說法的聲音你都聽得見，不過不要亂聽啊，神經病人也聽得見，說有一個菩薩和我講話，那就不對了，不是這個道理。「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佛在這裏指示我們了，修行最好是修觀音法門，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

「如鼻嗅聞，通出入息。有出有入，而闕中交。驗於鼻根，三分闕一。當知鼻唯八百功德」。鼻子也被佛駁掉了，真是刮臉，沒得臉，割鼻子。這個鼻子「嗅」聞空氣了，呼吸，通出入息，這個鼻子是通氣筒嘛，一進一出，裝氧氣的東西。「而闕中交」，所以一進一出是生滅法，中間沒有停留的。所以練氣功的人說把氣吸來，丹田閉住，哪裏閉得住啊？鼻子閉不住的，你說我肚子裏真有這個東西，那是你意識硬把這個肌肉神經拉起來緊張，好象有個東西。所以常常有些做氣功的人來問我，老師啊，氣究竟放在哪裏啊？我說氣不需要放在哪裏嘛。丹田在哪裏啊？丹田在你嘴上，你問的就是丹田，囉嗦。丹田上丹田、下丹田、中丹田整個都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那個就是竅，守丹田。我說你的身體象個皮袋一樣，那個皮袋你把空氣打進去，這個皮袋裏頭叫空氣只能夠停留在皮袋的中間，其他不要動，行不行啊？這是不行的嘛。空氣一進來整個的充滿，它進來空氣沒有用，鼻子吸進來，它在身體裏面它要起變化的作用，吸收氧氣纔有用。這個空氣有什麼用？進來還要變化，身體內部還要變化，吸收了氧氣了纔有用。所以鼻子練呼吸練氣功，一進一出一生一滅沒得中間，「驗於鼻根」所以你用鼻子試驗，三分之一。要是加上鼻竇炎呢，臭味都聞不到，就是四分之三了，更糟糕。因此鼻子的功能也是八百分。扣了四百。

「如舌宣揚，盡諸世間出世間智。言有方分，理無窮盡。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舌頭了不起，舌頭又變成一千二百功德。所以叫你念佛好，儘管念。這個舌頭重要啊，人舌頭比嘴巴重要啊。嘴巴割了一點，只要舌頭在還行啊。所以我們中國歷史小說，張儀給人蒙害得打得半死，張儀還沒有當宰相，書生張儀打得半死了，那個太太就罵他，「你看你學問好有什麼用，亂寫文章亂講話，結果窮的這個樣子，還被人打個半死還有罪。」張儀就笑了，問太太：「我的舌頭還在不在？」太太告訴他：「你還會說話還問舌頭在不在。」張儀說：「不要怕，只要有三寸不爛之舌還在，取卿相之位如探囊取物。」要拿功名富貴當宰相象口袋裏摸東西一樣，你看我病好了以後，馬上一道呈過去就當了宰相。三寸不爛之舌，又可以唱歌、唱戲、讀書、說話，出世間講經傳法都靠這個舌頭表達，而且這個舌頭本事大得很，圓一下就不是這個話了，口音就變了，英文、中文、法文隨便你變都是它。「言有方分」言語固然有英文啊，法文啊不同，可是我們一學都會，這個舌頭功德大了。「理無窮盡」那個舌頭會說話，正理只有一條，歪理有千條，都是它說的，這個舌頭功德大了。所以「當知舌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因此淨土宗啊，叫你念佛、唸咒子功德大。我們記住啊，這個身上佛在分析耳根舌根功德大。

「如身覺觸，識於違順。合時能覺。離中不知。離一合雙。驗於身根，三分闕一。當知身唯八百功德」。我們這個身體，他分析，有感覺，觸，同外面碰到了纔有感覺。我現在打你一拳才曉得痛，冷氣一開曉得涼快，冷氣關了曉得熱，打你一下曉得痛，觸纔有覺，接觸到纔有感覺。「識於違順」因爲身體有感覺的作用，舒服的就是順，好對，不舒服的就是痛苦難受，你拿開，違就是違背，順就是舒服了。「合時能覺」可是這個身體要接觸到東西才發生感觸的作用。「離中不知」這個物質的東西，或者氣候和你不接觸的時候，這個身體沒有感覺了。所以「離一合雙」離開了身體變成單獨的作用，它必須同物理的作用合起來了，這兩面發生作用離一合雙。所以「驗於身根」你把身體拿來做修行實驗「三分闕一」。你們修氣脈的注意呀，哎喲，今天打坐做功夫任督二脈通了，通個什麼？本來就通的呀，哪個人不通啊？不通就死亡了，一條脈不通就不那麼痛快了，你說我特別感覺，你小心啊，算不定是病態啊。所以身體的作用，也扣了四百分。只有八百功德。我們這個思想意根：

「如意默容，十方三世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唯聖與凡，無不包容，盡其涯際。當知意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思想也很厲害，腦子思想，「默容」看不見的，這個思想作用是看不見的，默默然，包容萬象，空間的十方，時間的三世乃至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不管聖人得道的佛菩薩聖賢也靠意識完成，凡就是普通人一般人都離不開意識的作用，乃至修道也靠意識，所以世間出世間都靠這個意識的思想，「盡其涯際」。所以意識圓滿一千二百功德。現在經過佛的一分析選了以後啊，耳根，舌根、意識這三種，在我們要開始修證佛法，特別注意這三部分的功效。那麼他現在再詳細進一步分析。

「阿難。汝今欲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當驗此等六受用根，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爲圓通，誰不圓滿。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逆彼無始織妄業流，得循圓通，與不圓根，日劫相倍」。他分析完了，告訴阿難，你要開始修行，修行的目的，現在講「欲逆生死欲流」，你想跳出生死的圈子，所以中國禪宗叫了生死。有生就有死，不被我們生死的拘束，這就是修道的目的，學佛的目的，跳出了生死。他說你現在想開始學佛修道，你「逆」倒轉來走，不跟生死啊。現在我們這個生命自己做不了主啊，順流而去，跟着一股力量業識之流。那麼現在要倒轉來返回自己本來的生命功能，跳出現象界的生死的現象。欲流，生死有個根本啊，就是我們的慾望。剛纔我請陸先生黑板上寫上一次講的話，我們人有個基本的慾望啊，知見每欲留於世間，留戀這個世間，留戀這個身體，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捨不得呀，丟不掉啊，這就是順慾望之流向前面越滾越大越滾越大，慾望是越來越大，沒有休息的時候。要想成道是解脫這個慾望，逆轉來倒轉來走，才能跳出生死的欲流。

「汝今欲逆生死欲流，反窮流根」你想回轉來追，追我們這股生命的力量象流水一樣，誰叫我們這股力量永恆的存在呢？倒回去一步一步的追。

「返窮流根」這個流浪生死的根本，誰叫我在這裏流浪？

「至不生滅」到達了回到本來自性那個不生不滅的境界。你想達到這個目的呀。

「當驗此等六受用根，誰合誰離，誰深誰淺，誰爲圓通，誰不圓滿」。佛說剛纔我給你分析了，你想做到這個成就嗎，想做工嘛就要工具嘛，修行的工具在哪裏呀？還不是靠這個六根。不過這六樣工具裏頭你要選一下，有三樣特別好，耳朵，舌頭、意識，這三樣重點。其它三樣也不錯，不過佛每一樣扣了四百分，不是沒有用。修行的工具都靠六根來的，「當驗此六受用根，誰合誰離」這六根哪個是有依賴性的，靠人家起作用？哪一個是獨立站起來的？「誰深誰淺」哪一樣東西深哪一樣東西淺？哪一樣東西最圓通，譬如耳根是圓通，圓滿通達一切。「誰不圓滿」哪一樣工具是不圓滿，他說要搞清楚喲，你要把自己研究清楚。所以一個人學佛不是叫你盲目的迷信啊，你看這個話不是我講的，佛講的在兩三千年前啊，多科學啊。他不是要你燒個香，拜拜呀，給我十塊錢，功德無量，你要成道了，沒有這回事啊，他要你分析清楚不要迷信啊，他說你要絕對把自己搞清楚。

「若能於此悟圓通根」那麼你在自己的身體生理的功能與心理的狀況反省、研究，把自己看清楚。佛只是指導你這樣做，佛沒有辦法幫你成道，幫你的人要站得起來呀，你躺在地下，我拉你一把可以呀，你要站住啊，拉你你又躺下去，佛也不拉了，那乾脆你躺在那裏睡睡吧，所以必須要自己把自己找清楚。

那麼你找清楚了，你可以「逆彼無始織妄業流」，你可以倒轉生命之流，不被這個生命的業力力量所支配。「得循圓通」你慢慢證入自性圓滿通達神通的境界，乃至於說爲什麼我不能圓滿得到通達，你就瞭解了。如果你懂了這個道理下手，你要把自己這個生命的道理研究清楚了，下手修行。佛告訴你四個字「日劫相倍」，日就是一天，你修行一天比那個不懂道理修行一萬劫來得快。「日劫相倍」你道理明白了修行啊，事半而功倍，道理不明白認爲自己在修行啊，事倍而功半，沒有用，你一萬劫修行還是叫做盲修瞎練。他說你不懂，你必須要把自己研究清楚，研究清楚了下手修行日劫相倍，你修行一天等於不懂的人修行一劫。

「我今備顯六湛圓明，本所功德，數量如是。隨汝詳擇其可入者」。「我今備顯六湛圓明」我剛剛很詳細的把我們人的身體六根清清楚楚「六湛圓明」都給你分析了，眼睛只能這樣作用，耳朵有多大作用都說完了。「本所功德，數量如是」功效就是這樣，我剛纔給你講過了。那麼你要修行嗎？「隨汝詳擇其可入者」沒有關係，靠你個人對於自己這個生命功能眼睛啊、耳朵啊、靠身體啊、或者是意識思想啊或者聽呼吸，都沒有關係，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對你最相應、最合適的。「詳擇其可入者」你可以用哪一種方法去修，那就快速，可你要分析清楚由你自己決定，佛不給你做決定。因爲你喜歡鼻子，我喜歡眼睛啊，你喜歡看那個畫觀想，我喜歡唸經啊，說唸經不好唸佛好，唸佛不好唸咒子好，那個人喜歡個人的，沒有關係，成功是一樣的。所以佛在這裏說我把六根分析清楚，「隨汝」隨便你「詳擇其可入者」詳細選擇自己認爲哪一種對你的修持法門最合適的，你用那一種。你說他老弟喜歡打拳的，打拳身根入手啊，照樣可以成道啊，成功了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也對啊，所以有些人說，練拳學會了打人，我告訴你，武功學高了的人決不動手打人，寧可願意給你殺一刀，因爲他不敢動手，他一動手你就死，他不願意人家死。就怕半吊子學個兩天功夫就想打人，自己給人家一個指頭都叉死了，他以爲力氣大得很，所以任何的修養越高了它越不動了，越謙虛了。運動也可以成佛，沒有錯，身根也可以成佛，叫阿難自己選。然後佛又幫忙了，佛很慈悲。

「吾當發明。令汝增進。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於其中間，亦無優劣。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佛又說回來了，他的舌頭是最會說話的，所謂廣長舌相。成了佛的這個相啊，三十二相里頭有一個相啊，叫做廣長舌相，他的舌頭又寬又長，佛的舌頭吐出來啊，可以把臉遮住，到這裏，所以叫廣長舌。但是我曉得高加索的女人每一個人舌頭吐出來都到這裏，她從小生下來就練吐舌頭，高加索的女人，哪個女人漂亮不漂亮，那個舌頭長舌婦叫做漂亮，舌頭長的就漂亮，這個各個民族愛好不同，這個舌頭練得長的。照佛經上所說的廣長舌相，佛的舌頭一伸出來遍履三千大千世界，他那個舌頭一伸出來，三千大千世界都蓋得住。我小的時候唸經看到這裏，我說他老人家最好不要吐舌頭，如果他吐出舌頭，我們衣服都曬不幹了，太陽都被他遮住了，他廣長舌相，三千大千世界一個舌頭都蓋住了，但是這是形容。爲什麼佛這個相有這個相啊？廣長舌相，多生累世不說一句謊話，不挑撥是非的人才做得到。所以舌音清亮，我們發音不清亮，講話結結巴巴的，前生犯了口過的人，要反省。真的呀，不學佛則已，佛是處處是因果啊，所以音色好的人，那前生都是修來的，唸佛念多了的，不象我們這個公鴨嗓子了，五音不全，那不好，所以這個道理要懂。他這個舌頭好啊，又倒轉來說了，阿難我給你們分析完了，不過我看你們不懂。

「吾當發明」我再進一步，給你們開發明白的講。「令汝精進」幫助你上進。「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上面講六根啊，你要選定哪個方法修行。現在又講真正的佛法沒的界限的，「十方如來」，這個空間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如來，南方寶生佛，北方不空如來，上方有香積世界，多得很了重重無盡，有千萬億佛，每一個佛都不限制十八界（六根六塵加上根塵的中間三六一十八）一一修行，凡是成佛的人每個法門他都試驗過、都修過，他都懂。「皆得圓滿無上菩提」沒有哪一個法門好，哪一個法門不好，哎你修的是外道不好啊，我那個師傅纔好，沒有這回事，真正的佛法是平等的。米也好，面也好，高梁也好，喫得飽的都可以喫。喫東西就是爲了肚子飽，哪個法門使我能夠成功的？就行，「十方如來，於十八界一一修行，皆得圓滿無上菩提」，你不要迷信了。

「與其中間亦無優劣」說哪個法門好，哪個法門差，這就不平等了，佛法平等，他說這個中間沒有說哪個好，哪個壞。「但汝下劣，未能於中圓自在慧」可憐就是可憐你本人，每一個人的本人，頭腦不夠。 所以對這個修證的方法上在選擇，所以在這個選擇當中不能夠達到自在發起的智慧境界，成佛解脫是智慧的解脫不是功夫。他說因爲你們自己智慧差了，所以對哪個法門好，哪個法門壞有個差別性。

「故我宣揚，令汝但於一門深入」所以我再三吩咐你，你選定了一個法門，你就這個法門一路到底下去，一門深入。那麼我們中國文化有一句話等於一個人挖十口井不到底，你不如集中全力光挖一口井，挖到一二百公尺深這個水就出來了。你挖一下，不行，換一個土地再挖，你永遠個三十尺二十尺永遠不到底有什麼用啊，挖一百口井也沒有用。又學淨土，又學禪，又學密，又學華嚴，又學什麼，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永遠你不希望成功。

這裏有一個故事，當年禪宗的馬祖道一禪師的故事，不是我們這裏這位林媚娘，不是這位女佛，那個是禪宗的男佛男和尚，馬祖道一禪師，四川人，因爲他的出身啊，他家裏父母啊，身世不太高明，在成都北門外（不曉得你們這裏有沒有成都的朋友？）有個街（我們那時經常到新都去常常經過那裏）叫簸箕街，簸箕就是那個篩米的呀，臺灣叫篩子，箕米的，到鄉下就看到了，簸箕圓的，竹子編的圓圓的那個簸箕。他爸爸是專門編這個東西賣的，所以現在還有，爲了記念馬祖當時這個街叫簸箕街。那麼他出家了，後來四川人也聽到，中國有一個大師出來叫馬大師，我們四川人啊，大家很高興，想辦法叫他回家鄉來，聲望很大，那個時候國際知名啊。結果馬祖家回去了，回去了一看，馬大師是什麼人？哎呀，他啊，馬簸箕的兒子嘛，他怎麼得道了呢！馬簸箕的兒子嘛，大家就笑起來。所以馬祖就講了一句話：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這個人啊，是這樣的，象你們啊，你將來再了不起到了老輩子前，你這個小孩，這個真了不起，我當年看你喫屎長大的呀，什麼地位都給他垮了，所以沒有辦法，人情世故。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這是馬祖講的話，回到四川去反是沒有人相信他。只有他的一個大嫂，大嫂相信他。馬祖要離開家鄉了，大嫂說叔叔啊，法師啊，你沒有傳我的道啊。她也不認得字，一天在家裏做廚房。他就說你要學道成佛啊，她說是啊。你都成道了，叔叔得道了，你要傳我。他說好，你拿一個雞蛋吊起來，天天聽這個雞蛋，哪一天雞蛋跟你說話，你就得道了。這個嫂嫂啊！很誠懇，這個叔叔大師告訴她的，她想辦法把這個雞蛋弄四根線綁起來，懸空吊在那裏，每天早晨聽一下，聽半天再去做事。晚上睡以前聽雞蛋，聽了幾十年。這個線啊她忘記了換，老了，這個線掉下來，咚雞蛋打破了，她得道了，就是這個道理，真的她成道了，所以馬祖回了家鄉只度了一個嫂嫂。

這就叫一門深入，與其挖十口井不到底！不如挖一口井到底，一門深入不變，說什麼都不動，什麼誘惑都不動，這就是定啊，你不要以爲打坐叫做定。這個人就意志堅定，意志堅定的人做任何事情沒有不成功的，這就是定啊。你以爲打坐叫定啊？打坐坐不住就是你意志不堅定啊，你說兩個腿會痛，痛死了吧，痛斷了吧，你有這個意志啊？不可能的。假使真有那個意志，痛啊也過去了。所以佛也測驗過啊，佛告訴一個國王，什麼叫定？佛說心就是定。國王說那怎麼說啊？心定就可以定，得定了。那麼國王就做科學試驗，做心理學試驗，佛說你不信啊？他說世尊你所講的道理我全懂，事實上我做不到啊，我叫我入定我定不下來。佛說意志一堅定就可以定了。他說你這樣，你堅牢裏哪一個人犯了死刑的？他給國王講，佛說，今天我叫他做一件事，做到了你就不殺他。國王說好啊，我們就做一個試驗。把一個判死刑的人找來，找來以後啊，佛就告訴他，你不要怕，明天你該槍斃了，但是我在這裏和國王講人情，你有一件事做到，只要你三天三夜做到了，就不死。「什麼事？」你站在這不動，頭頂上放個洗臉盆，洗臉盆裏放了水，水裏放個油燈，油燈放了三天三夜的油，點着了，你站在那裏不準動三天三夜不準動，你熬得過去就不槍斃。這個犯人說好，我做。就給他熬過去了。那國王要守信用，佛說好了，他這條命你不要殺了，就放下了。當然回家去再到醫院按摩啊，喫白藥啊，那再說，慢慢醫啊。總算這三天意志一堅定比死總好一點嘛，他就熬過去了。所以真正一門深入，沒有不成功的，就是這個道理。他說我現在告訴你一門深入。

「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真話來了啊，譬如唸佛，我們現在大家唸佛修淨土坐起來南無阿彌陀佛，心裏念哪，這是意根修啊，但是修淨土一樣可以悟道啊，你不要說淨土宗不能悟道啊，也可以當下成佛大徹大悟啊。淨土就是密宗啊，你心中坐起來，不一定打坐啊，你天天念心裏頭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如果你想佔便宜四個字就行了，阿彌陀佛南無就不南無了，南無就是梵文嘛，是皈依，你不皈依也沒有關係，你說阿彌陀佛四個字。耳朵迴轉來聽這個聲音，每個字自己聽得很清楚，眼睛不向外面看了，這樣打坐就回來看自己，不是看一個字啊，不要寫出來，意識也看這個聲音，阿彌陀佛，六根都向內收，「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念念唸到後來專一了，阿彌陀佛阿字都念不起來了，彌字當然沒有了，陀也不陀了，佛也不佛了，雜念也沒有了，心裏清淨了，過去唸頭沒有了，未來唸頭沒有了，這一段就空靈在那裏，「一入無妄」，這就是靠意根唸佛，一門深入達到了沒有妄想，「彼六知根一時清淨」，眼耳鼻舌一下就清淨了，就定了，是這樣的，就是你們一邊唸佛一邊不相信，而且一邊唸佛一邊打妄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明天八點鐘有個約會，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明天要早一點起來，鬧鐘快一點給我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沒有用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國民獎券啊不曉得準不準，明天趕快起來對報紙啊，這個都是沒有用，要六根專一，所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就清淨下來。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門，能令六根一時清淨」。阿難妙了，我們這位大師兄，替我們講話。佛講到這裏，他說佛啊，你老人家講得清楚一點，怎麼樣是深入一門，只要抓到一點深入，其它六根一時清淨？你講清楚一點。

「佛告阿難。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衆生世間見所斷惑。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阿難並不是笨蛋哦，並不是說一點沒有得道哦，我們不要搞錯了。阿難給那位小姐啊摩登伽把他迷惑住，佛叫文殊菩薩門口站到一念咒子，聽到這個聲音他就回來，曉得佛在叫他就走，他沒有得道做不到哦。你不相信，那兩個人講戀愛，你父母拿個棍子打他都打不開啊。尤其現在男女兩個人在街上走，那個五花大綁的，綁起來好象當年出去殺頭啊，犯人都是五花大綁那麼綁着走路的，那你拿個棍子打它都打不開。所以阿難已經是悟了道了，理悟到。所以佛說阿難啊，你問這個我告訴你，「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初果羅漢，初果就是說對於道業呀，見道有一點點了。「見所斷惑」理解上很清楚了，功夫沒有到。理上都講得清楚，同我們在座有一般青年同學，講到佛學，哈，我在旁邊一聽啊，很想拍掌講得好。但是功夫呢？都喫零鴨蛋，一點都沒有。佛說你現在啊「已滅三界衆生世間見所斷惑」理解上清楚，見所斷的煩惱貪嗔癡，換句話說，勸人家都可以出去說法了。勸人家，哎呀，何必生氣呢？生氣不行啊，那是嗔心啊，嗔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啊，這個事情不能發脾氣啊。如果我說去你的，你滾蛋，你說些什麼東西啊？「怎麼搞的，好沒有禮貌，」 自己也嗔起來了。所以理解上見到，功夫上沒有到。見所斷惑。

「然猶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你不曉得我們自己每一個人生命的根根裏頭啊，無始以來那個習氣呀，那個業力深得很啊。今天很清淨，明天想想又不對了。這兩天有個問題給他講講，笑一笑，對了對了好了好了，明天嘴巴又翹起來了，又有問題了，我覺得又不對，反反覆覆的，這就是根中無始的虛習，虛妄的習氣，他說這個業力，這就叫業，造的業。業力這個虛妄習氣啊，「因修所斷」見道以後要修道，理到了要求證。所以禪宗叫做悟後起修，教理呢？見道而後修道，修所斷得。所以三界之間的見思惑啊，理到了，學問高了，佛法到了沒有用，功夫不到沒有用。他就講阿難，你爲什麼着迷了呢？功夫沒有到，定力不夠，這個定並不是打坐啊，堅定的意志，所謂看得準，拿得穩，就是定。看準了你拿不穩有什麼用？做生意一樣，看得準，拿得穩，這就是定了。注意喲，它是要修斷的。

「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劑頭數」。你要知道，你道理上經典佛學道理上了解了，你功夫不到沒有用啊。他說你譬如說靜下來，我們閉着眼睛靜下來，你念佛也好，修密宗也好，參禪也好，你修道家的也好，守竅也可以，不管你哪一樣，「此中生住異滅」。我們一個思想生出來，住：存在，存在不能永遠存在，一定「異「變去了，變去一下沒有了。生、住、異、滅四個階段，現象就是四個階段；那麼生命呢？就是生、老、病、死，就是生、住、異、滅。譬如我們坐在這裏，剛剛坐得好好的，呀，忽然想到晚上有沒有下雨啊，這個念頭生，生了以後，不要緊啊，下雨就叫計程車，生、住，這個念頭一生起來，異就變去了，因怕下雨就想到不要緊叫計程車，第四個念頭：不行太貴了，今天不帶這個雨傘，還是等雨停了坐公共汽車，在那裏修道已經打了那麼多妄想了。他說我們這個心中的這個思想，這股力量你停不住，「生住異滅，分劑頭數」，千頭百緒，一下想東一下想西，一下想到，哎呀，我今天晚上坐了那麼久了，哎呀，明天有事啊，究竟打坐能不能抵住睡眠啊，恐怕打坐久了睡眠不夠，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那是打坐好還是睡眠好啊？呀，還是修道要緊啊，我多坐一下，不行不行，還是明天要緊還是趕快睡覺吧。「生住異滅，分劑頭數」，思想之渾亂，千頭百緒。他說你看你心不能寧靜得下來，理論上都懂了，何苦這麼多妄想呢？你事情上切不斷。所以見道不難，修道更難啊，要修所斷得。注意呀，要修了才把這個東西切得斷。這就是功夫了，功夫不到就不方圓，就要時間實驗累積下去。

「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爲一爲六」。所以阿難，你不但要見地到了，功夫同時也要到。但是你想要功夫做得好呢，你理解必定要清楚。我現在問你，「現前六根，爲一爲六」，你現在在這裏，眼睛能夠看、耳朵聽眼耳鼻舌身意在我們的生命是六個部分還是一個作用呢？他問題來了，我們大家要問自己喲。你要把佛當佛在這裏問我們，叫我們答覆，我們現在看自己眼耳鼻舌身意是六個部分，是六個作用還是一個作用呢？

「阿難。若言一者，耳何不見，目何不聞，頭奚不履，足奚無語」。你假使說這六根就是一體，那「若言一者」耳朵怎麼看不見東西呀？「目何不聞」眼睛怎麼不能聽聲音呢？「頭奚不履」這個頭不能當腳走路啊，「足奚無語」腳不會說話啊，你說是一個，可這是六個作用不同啊？

「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門。汝之六根，誰來領受」。你假定認爲人的身體六樣東西是不同的不是一個，他說那麼阿難，「如我今會」譬如象我們今天大家聚會在一起，討論這個《楞嚴經》上所講的問題，「與汝宣揚微妙法門」給你講這個修行的法門。他說那你注意啊，「汝之六根，誰來領受」你還是耳朵來聽的？眼睛來聽的？手指頭來聽的啊？你的感受，他說你怎麼懂的？還是眼睛懂得？還是耳朵懂得？還是身體懂得呀？他說你研究研究看，這是佛故意賣關子了。

「阿難言。我用耳聞」。阿難大概有點受不了了，你老人家這個何必問我，當然耳朵聽到嘛。

「佛言；汝耳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義，身起欽承。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不汝根元一元六」。佛說，好，你講耳朵聽到，「汝耳自聞」你給耳朵聽到就好了，那諸位一樣的何必來呀？你今天晚上叫你的孩子把耳朵送到這裏放到椅子上就好了，何必要自己來呢？他說你耳朵聽到「何關身口」，和身體、嘴巴什麼關係呀？他說結果你和我討論全體用得上啊，腦子想到，嘴巴要問，「身起欽承」你身體又起來合個掌又跪下，嘴巴開始講，耳朵聽我的，眼睛還看到我。所以你應該知道，「非一終六」不是一個就是六個，不是六個就是一個。這個中間你非給我找清楚，這個生命的根源，這個現象你研究清楚，「終不汝根元一元六」你總不能兩邊講話，我的一個就是六個，六個就是一個，誰都會講，但不能亂講。你說一個就是六個，六個就是一個，那不準亂辯，佛把他嘴先封了，「終不汝根元一元六」。

「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他把阿難的嘴巴封住了，你不要講。但是他轉過來佛又告訴他，你要知道，這個六根哪，現象界我們叫它是六個，因爲我們現在這個生命，這裏重要得很啊，千萬注意。「是根非一非六」我們生命的根根哪，不是一個也不是六個，佛在《楞嚴經》開頭講了，無所不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寧有方所。聽了《楞嚴經》這幾句背不來，那個本錢劃不來啊，總要拿一點回去的。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現在講我們循業發現的道理，所以佛講到這裏他說我們生命的根源，「是根非一非六」，你不能說是一個，也不能說是六個。

「由無始來顛倒淪替，故於圓湛一六義生」。所以我們呢，忘記了自己《楞嚴經》佛先講了清淨本然，本來就很清淨，也不是一個，也不是六個。所以我們大家現在學佛啊，都是在六個上玩。不是在六個就在一個上玩，都在那裏做生意。那裏唸佛還拿個珠子幹什麼？珠子就是算盤哪，記數字啊，喲，我念了一百零八了，多念一句，哎喲，我已經唸完了一串，一百零八，一百零九他都不幹，這個都在自己那裏玩，不對。要把身心一切放下、拿掉，清淨本然，即不在身體上，也不在數字上，也不在六根上。他說我們一切衆生由於無始來，「顛倒淪替」，把真的認不到。所以常常有些朋友呀學佛啊，打坐，說我讀《金剛經》，哎喲，嚇死我了，有一兩個同學都跟我講過。我說什麼事啊？念《金剛經》念得我什麼都沒有了，經也看不見了，我也沒有了。我說那不是你好了嗎？你要求空嘛，空了。「哎約，把我嚇死了。」我說你活該，那你何必學佛呢？所以《金剛經》上佛說，有人見到空的時候不起恐怖者，你翻開《金剛經》，自己不怕的話，已經到了空的境界。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是不是這樣？經典上是不是這樣說？你揹來啊，我揹來，你當然背得來，是這麼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到空的境界你會嚇住，天天求空，空來了，他會嚇住的。所以搞個佛堂，你也來，你也來，大家在一起阿彌陀佛，然後完了，哎呀，你的媳婦好不好？我的兒子剛剛出去了，我那個老三、老四啊，就在那裏講這個阿彌陀佛。所以我們小的時候啊，不大信佛，聽到人家說：「三聲鑼，四聲鼓，大殿角里說媳婦。」老太太們三聲鑼四聲鼓，打完了以後，坐在大殿角講你家長我家短，說是非去了，大殿角里說媳婦，這個我們從小就知道的。那麼就很糟了，那麼學佛是求空，空到了，他害怕，三聲鑼四聲鼓啊，那很鬧熱，叫做學佛，那叫做循業發現，他說大家「無始來顛倒淪替」，所以對於自性本來圓滿清湛，或者一體的六根這個道理呀，「一六義生」。他說你啊，現在講阿難了，

「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注意喲，初果羅漢就是這個境界，尤其出家同學專修的，注意喲，怎麼樣叫真正證得初果呢？就是你在定境境界的時候，眼睛見而不見，耳朵聽而不聞，身體沒有什麼感覺，也當然無痛苦，雜念沒有了，呼吸差不多要停了，六根作用不起來了。但是有個什麼境界？------空、清淨，這個念頭不敢動，這個還在。這個在，你說那沒有「意識」｛聽錄注：意識或爲意思｝，你試試看，你做不到，做到了可以證得初果羅漢，就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天人境界了，當然超欲界天以上了，這個天人境界。他說你雖然得到了須陀洹果，「雖得六銷」，六根作用不妨礙了，「猶未亡一」萬法歸一，一味清淨，那個清淨空靈的境界你不敢動念，這是道啊，這個清淨。

「如太虛空參合羣器。由器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爲一」。他說等於什麼呢？你這個初果羅漢的境界啊，等於在一個虛空裏頭，太虛空我們這個空間。假設我們這個十一樓，現在大家都走完了，椅子搬開了，整個的空間，「太虛空參和羣器」擺了一個樂隊在這裏，有琵琶有鼓在這裏。「由器形異」有樂器還有些佛象擺在這裏，一大堆一看很多，這個是音樂隊，這個是佛像，這是茶杯，空還是空。所以你們得了道的初果羅漢呢？六根外形的空上作用去掉了，「名之異空」，所以有了東西，六根的作用啊，當然不空了。「除器觀空，說空爲一」，除開了身體上六根的作用，也沒有感覺了，清清淨淨坐在這裏，保持這個這是道。其實啊，這是拿開形象都拿掉，只守一個空的境界，你知道空，誰知道啊？啊一位同學答？我替答，還是你意識知道空，不過是意識的清淨一面而已。你覺得啊，好啊，清淨啊，空啊，這一下真好啊，還是意識境界，可是真到達這個境界已經不容易了。「除器觀空，說空爲一」。

「彼太虛空，云何爲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所以你那個境界空，還是意識上心中保留一個空，清淨的境界，那還是意識。換一句話佛說，阿難，那個還不是真空啊。真正的空啊是自然的。彼太虛空，你怎麼可以講「同」：一樣，「異」：不一樣？再不可以說這是一個，六個，太虛空就是太虛空，本來就是虛空。

「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所以你要知道，佛是一步一步帶領阿難分析啊，你這個生命上的，我們的都在頭上，頭上五個，加上身體六個，眼耳鼻舌，意在腦子裏會思想，頭上所謂五官。這六個受用根對物質世界能夠發生作用的， 「亦復如是」也與這個道理一樣啊。

「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黏湛發見」。注意喲，佛完全在傳法了，告訴我們一個科學的修行辦法，《楞嚴經》。佛在這裏真是傳的科學修行辦法，尤其年青同學們，受過現代教育，要注意喲，文字要留意喲。他說我們這個身體的官能，注意喲，都在頭部，包括這個身體感覺。「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明，暗，譬如我們張開眼睛看得見叫做明，閉上眼睛什麼都沒有看見叫做暗，並不是黑的叫做暗哪，沒有看見就叫做暗；耳朵聽得到就叫明，假設我們睡着了，耳朵不聽、聽不見，也就叫耳朵聽的聲音叫暗。所以明暗，正反兩面。你注意，六受用根，由明暗等二種相形。你注意喲，相：形象，形：形態。

「於妙圓中黏湛發見」，我們這個是現象啊，這個官能的作用就是神經的放射作用，感受的作用，細胞神經這些感受的作用，這個感受作用是生理的。那個自性啊，「妙圓」注意這兩個字，妙不可思議，圓滿的，無所不在的。可是因爲我們有了這個身體以後啊，把這個身體的官能抓得很牢，這個裏頭慢慢象萬年膠一樣，給物理世界給生命粘住了，解脫不了。「黏湛」湛就是清淨的一面，粘住了就不清淨了。你說我沒有粘住啊，我告訴大家粘住，當你打開電視機看電影，很好看的電影，你正有興趣，你太太叫你來一下，「好好馬上來，哎，哎，哎，還有點，馬上來，馬上來」，那個眼睛就粘在那裏，是不是這樣？大家有這個經驗吧？這叫粘住。聽那個好聽的聲音，好啊，真好啊，哎呀，家裏火起了，啊，火起了？這裏還要粘住。感情更是如此，所以感情啊更粘人啊，那個意識六根意識那個感情啊，我再也不願意想他了，不想他啊？呵，叫我如何不想他呢？就要想他，這是粘。注意，佛說的非常科學啊，所以我們這個六根的作用被物理世界這些形象妙圓中黏湛，把我們清清湛湛自性的功能，給這個物理世界的這種生理現象、物理現象、業力的情緒現象粘住了，所以不得解脫。「發見」引發了，見就是觀點，因此產生了這個觀念。

「見精映色，結色成根」。譬如眼睛怎麼來的？因爲我們這個生命無始以來，在孃胎裏就會看。所以現在慢慢已經進入到研究胎兒，胎兒在孃胎裏頭已經開始看、聽都會，父母兩個講什麼笑話，胎兒在裏頭聽得很清楚啊，當心一點啊。他裏頭眼睛是閉着的，可是有看的功能，無始以來自性上粘住的，所以見精能夠到了眼睛裏映色，反映出來各種光色。「結色成根」，慢慢光波的累積排列結合慢慢變成物質，變成生理變成細胞，

「根元目爲清淨四大」。這個根根合起來叫作地水火風清淨四大。由本性妙圓沾到，被粘住了，被形象粘住了，

「因名眼體」。所以叫做眼睛，我們這個眼睛開始的形成是這樣來的。這樣講起來很麻煩，就是要學醫的人，要研究專科眼科，把眼睛再拿來一根神經細胞都分析了，那是個機能啊，相形，眼睛能夠看是個照相機一樣，它沒有東西喲。可是當這個眼睛呢，它怎麼樣會有看呢，自性功能，這個自性功能不一定在眼睛的神經細胞上，無所不在呀，不過細胞裏也有啊，不是沒有。細胞外面、物質世界外面也有啊，內外都有，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可是我們凡夫衆生呢，一變成細胞變成神經變成胎兒以後，被它粘住了，所以不得解脫。得了解脫以後呢？那就可以分身千百萬億喲，得解脫的人肉體並不壞喲，可以化身出去，那就真得解脫了。這個祕密，好象佛沒有說，靠不住，我加上的，不要聽。這個叫做眼體，眼睛就是這樣來的。

「如蒲萄朵」。所以我們這個眼睛長得很漂亮，因爲人都好色，好色，所以眼睛特別長得漂亮，象個山葡萄一樣，喫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就是這個東西，這個眼睛。

「浮根四塵，流逸奔色」。這個「浮根四塵」有好幾種解釋法，但是真正的解釋，佛在這一段就講臉上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這是浮根，就是五官裏頭在面孔上擺在外面的，浮起來，這都在外面看得見的。跟到眼睛一看，這裏好看，今天晚上有個好電視，那個歌聲歌也好，啊，真的呀，流逸奔色，看到外面的境界就跟着流蕩，出去了。

# 楞嚴經講座 三十二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楞嚴經》是卷四，上一次正式講到佛答覆阿難修行修證方面，怎麼樣用功修行求證見性，第二個問題。等於我們現在講一個人要想成功一件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一個工啊，要想做好，必須把工具找好。那麼這個工具，現在我們要開始修證自己，返本還源，那麼就是要找自己的六根根源，上次正討論到這個地方。我們再仔細一點他從六根開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他在分類做解釋，我們的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鼻子能夠知道香臭、呼吸，嘴巴能夠喫東西，舌頭嘗味道，身體能夠感覺，意識能夠思想，眼耳鼻舌身意他在分析是一個東西還是六樣東西？是一是六？那麼最後佛的結論是一個空性之體，而緣起變六種的應用。所以他說「彼太虛空。云何爲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整個的自性象這個虛空一樣，體是一個，這個空間把它隔成六個房間六個作用，隔成八個房間八個作用。可是我們今天人的生命之根，就是說現在活着肉體這個生命之根，是六樣工具，就說明體是一個。等於一個電一樣，電源是一個，作用而不同。

所以佛上一次講到一半中間這個結論，猶如太虛空一樣這個虛空一樣，「云何爲汝成同不同」，這個虛空本來是整體的，「云何」怎麼樣可以說爲你的主觀，認爲「成同」就是一體一個東西，「不同」或者是說不一樣的東西？就是說「成同」就是一樣，「不同」就是不一樣。他說這都是多餘，你的主觀，人的主觀在分別。所以說一樣不對，說六樣也不對，「何況更名是一非一」，這都是我們後天人爲主觀的成見，沒有見到道體自己不知道。因此說對（一樣）不對；說不對（不一樣）也不對。已經不對了，何況人們還把它分析很精詳的取名是一非一（或者一體或者不一體），這屬於哲學的理論，所以在哲學研究宇宙萬有的本體是一元？還二元？還是多元？以宗教哲學來講，這個宇宙之間有個神，是一神嗎？還是多神？其實拿身體來講，我們身體上這個精神、心理的生命心性，是一個作用嗎？還是多個作用？這是哲學的思辯。所謂哲學思辯都是人們自己的主觀所形成的思想邏輯，沒有求證到。

那麼下面佛開始分析六根的作用，帶領我們求證。「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所以由這個邏輯道理分析給你聽了，那麼你應該瞭解了，知道了，我們生理上肉體上的六種受用之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現在這個業報之身，我們這個業報之身，六種接觸外在同內在思想感情，同外界接觸的這個根（官能），這個功能亦復如是，也同上面這個道理一樣，你說它是一個也不對，不是一個也不對。現在先分析眼睛，「由明暗等二種相形。於妙圓中。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朵。浮根四塵。流逸奔色。」上次分析到這裏，現在再講。

現在佛從眼睛上面講起，他說我們這個眼睛的作用能看見兩個大原則，看得見叫做光明，並不一定是這個亮光，看得見有光明，看得見明白了；暗，就是黑暗看不見；假使沒有黑暗，我們眼睛壞了也是看不見也叫做暗。所謂眼睛就是開眼看到明白，閉起眼睛什麼都看不見那個叫暗。他說由於明暗等等，注意喲，除了明暗這個大原則加一個等，當然還有很多作用。譬如我們在坐那麼多人，沒有一個人眼睛相同，視力不一樣，近視程度不一樣，老花不一樣，散光也不一樣，沒有一個人相同，都覺得自己看見了。所以我們大家如果做一個試驗，滿堂人看一個東西，做個科學試驗下來那就好玩了，不過我們沒有儀器啊，有儀器通通做一個試驗下來，看一個東西沒有一個人看的對的，每個人看的形象感受並不一樣。看到這個杯子都是圓的，圓的程度還有差別。有些乃至加上視覺神經有問題的，對這個圓形的影象同一般人完全不同。所以明暗是講大原則，等：等等原因。現在細則不講，佛只講眼睛這個作用，我們看這個作用。有明有暗兩個相對的等二種相形，那麼我們現在翻譯過來兩種形象（光明、黑暗），他說眼睛是個工具並不能看東西，我們眼睛是照相機一樣是個工具，能夠看的是眼睛後面同照相機一樣，這個人在指揮這個頭腦在指揮它這樣照，那樣照。眼睛同照相機一樣，影像進來是交叉反對，到了後面這個視覺神經把底片一洗，就是正面，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所以這個眼睛是工具啊。

「由明暗等二種相形。與妙圓中」注意這三個字，這三個字（妙圓中）是講我們本性的，這個是沒的形象的，本性無相，也可以說本性的功能具備萬象，那麼這個我們只做一個瞭解，現在不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上面已經討論過，後面還有討論。現在只講這個自性，我們一切衆生自性的功能，形容它妙不可思議、圓滿的，這個圓滿就是很充實、也很空。所以在這個自性妙圓之中，「粘湛發見」，自性是妙不可思議、圓滿的、湛然就是清清淨淨的，本來清淨的，你的起心動念，喜怒哀樂起來，它還是清淨的。等於大海一樣，你波浪儘管起，那個水性自體本來澄清，這是比方啊，不要認爲水是自性。他說由於明暗兩種物理世界的現象，這個物理世界的現象要注意喲，也是自性功能投影的，要特別注意，不過現在佛不講那一面了，迴轉來講，把物理作用同心的作用分開來，這兩種現象（明暗）與自性中，粘：萬粘膠一樣粘住了，形象吸引住了，粘住了，把我們本來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那個作用給它粘住了。由外形依他而起，粘住了「發見」，就發生了能夠看見這個功能，在古代我們佛學叫見精，就是精氣神，修道家的注意，其實《楞嚴經》把道家的道理講得很清楚了。真正的精氣神不是精蟲卵髒那個精，不是這個是精，真精是心精。佛也提到過，心精圓明，含裹十方，這個特別注意。現在這一段也對於自己多加體會，你們諸位要想修長生不老的也可以在這裏找一找了，這個精是這個東西。「沾湛」，把它粘住了，起這個後天功能作用。「見精」古代佛學叫做見精，所以「粘湛發見」，啓發了看見這個功能，眼睛會看見。那麼當然後面使夠使你起作用那個是本體啊，那個不談了。

那麼第二個，「見精映色」一變成了見精以後，那個自性起了功能啊，等於風一來，本來平靜的大海上清淨的大海上沒有波浪，外境界的風一吹，波浪起來了，颱風一來起大波浪，就是依他而起，外境明暗兩個現象引起了清淨性海，發生了看見這個功能。這個功能一起來以後呢？第二句話「見精映色」這個功能一起來，它有照相機的作用，有雷達的作用，各種色相各種境界一到這裏反影過來，我們自己就知道了。當然現在科學也曉得，眼睛照像把影像反影過來，到了視覺神經，馬上通知給腦神經「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人來了。」後面還有個東西呢。就是腦神經來講，那個已經不是意識範圍了，我們暫時不談。現在把眼睛看見了這個形象一進來，明暗現象這個功能是自性起的第一步。這步功能起來作用以後呢，「見精映色」，看見（這個見精的作用）這個功能反影外界一切的色相，初步是這樣起來的。

那麼第三步不同了「結色成根」，前面兩步還是未生之前喔，現在我們停在這裏，大家要注意了，所以自己研究佛經，尤其是研究《楞嚴經》非常科學。我們有許多問題在這裏要討論，「粘湛發見，見精映色」對不對？那麼這個是講自性起了一個看見的功能，是這個樣子。所以變成我們的習慣，有個東西，有個心的作用要看，要看一切東西。

好，我們有兩個問題，有些人打坐的時候，修道家的，修密宗的，乃至修禪宗的，各種各樣了，不管了。坐到很好的時候，自己並沒有想看，對不對？前面看到一些形象，有沒有？大家諸位很多經驗。如果沒有打坐的也有啊，什麼時間裏有？大家都忘記了，我們躺在枕頭上要睡着以前就有，睡着以前迷迷糊糊已經在做夢了，好象有些影象迷迷糊糊看得見了。當然你注意去看呢？就變成神經病做夢去了。不注意看，迷迷糊糊好象亂七八糟。噢，好象今天車子開到那裏，高速公路的樣子也出來了；有個朋友想到那個影像也有，等一下睡着了，沒有了。那麼打坐的時候，或者定下來的時候，或者一個人精神病的時候都有，這個起來是什麼呢？這也是看見啊，這個並沒有靠眼睛在看，眼根沒有起作用的，這個眼的視覺是閉着的，那是意識獨影形象。因爲意識過去有的經驗，過去不是這一生啊，前生前世都有，這個影象留下來，在整個的意識不清明，也可以說腦神經在半休息狀態裏頭，那個種子發現那個影象發現，發現了所以我們覺得，你看我天眼通了，眼睛都不要看，就看到東西了，你活見鬼，那是獨影境，意識的影象的反影。這個反影你看見沒有？是看見，這個看見不是眼睛去看了，這就是說我們自性清淨的功能，一起了這個見精作用以後，這個見精作用永遠變成了一個習慣，在這個獨影境界就看見這個東西。那麼獨影境界在什麼時候發現呢？一個在靜坐的時候、入定的時候，一個在做夢，一種是精神不正常或者神經病精神病的時候就會發現了。所以現在我們瞭解這個東西，所謂講見精，先要了解這個見，見精這個作用這個習氣就有那麼厲害。

第二個問題，當我們死了以後，死了當然沒有這個肉體了，這個神識就是普通叫靈魂啊，離開了這個身體，活着的時候叫識神也可以叫識神。那麼在七七四十九天以內，這個叫中陰身，這個生命離開，另一個生命還沒有結合之前中間存在這一段，沒有另外一個新的生命結合在一起，這個叫中有身也叫中陰身，不是陽的陰的境界。這個裏頭我們也可以叫它鬼了，其實鬼是另外一個東西，鬼是鬼。這個中陰身也能看見啊，也能聽聲音啊，它的作用是什麼道理？那已經沒有肉體的眼睛了，何以能夠見呢？就是這個見精「粘湛發見」，見精這個功能習慣性。所以真到了見也空，恢復到自性本然，那又不同了。那你說看不看得見？看見，所以佛眼觀來，一眼之間三千大千世界皆在其內，那是大圓鏡智的所謂功能，阿賴耶識轉過來功能發現了。我們討論了這兩個問題，加進來，瞭解見精這個作用都是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又回到本經，佛在分析眼睛看的這個功能，這八個字非常重要，「粘湛發見，見精映色。」尤其這個「粘」字，粘住了，所以我們修行是要解脫，就是把這個粘住的，給這個習氣業力粘住的力量把它分解了，等於化學一樣，用一個藥品下去啊，把它一個結合攏來的把它分解開了。放在清水裏頭把那個粘住的東西慢慢把它溶解開了，修行作用差不多也是這個比喻，我們做一個瞭解。所以他這個字用得非常好，「粘湛發見，見精映色」，反映外面的色相，這是講最初這個生命來。這個生命的習氣我們有了，有了這個生命，無始以來都喜歡看，喜歡看，眼睛有看見這個功能。

「結色成根」這個功能同物理世界，就是生理的功能配合，「結色」色是什麼？色法在佛學就是物理的，在我們人的生命就是生理的，色法屬於四大，物理世界的四大同我們生理作用的四大地水火風，堅固的是地固體的；水液體的；火熱能，暖體溫，這是火大；氣：生髮的，道家中國叫元氣，元氣不是呼吸之氣，那個生命的功能就是發電的功能，現在有個新名稱啊，生命的功能就是氣，就是風。所以這個由我們無始以來的這個習慣，因此我們一個男性的精蟲女性的卵髒一結合三緣結合，我們的神識就是中陰身投胎了。一結合精蟲卵髒三緣和合變成一個胎兒，開始生起一條是中脈，就是我們背脊神經到這裏這點兩就分開了，先有這兩個眼睛，從「鼻子」這裏，所以道家有些人點竅，先點在這裏，「鼻祖」道在哪裏？祖竅在這裏。你說它完全沒有道理，你不懂也不要亂講，也有道理 ，說它是絕對的道理？那對不起，並不絕對，他沒有完全搞清楚。所以有時候點竅，尤其是這些學道家的，呵喲，祖師給你一傳，六耳不同傳，我十二歲就玩這個東西，就去磕頭啊，燒香啊，搞了半天，半夜子時，我那個師父還是道人叫我跪下，點到六耳不同傳。拿一支香這裏一點就在這裏，等到我會了以後，就在這裏，我第二天就不相信，這裏摸摸是塊骨頭，永遠也找不出來什麼東西，叫我老是守着這塊骨頭，我還不如買一塊排骨來啃多好呢。但是他也講不出所以然來，它就有道理。你要曉得，你們大家也不要亂批評喲，你看我這樣隨便開玩笑講，當年都篤了咒的喲，隨便講出來天打雷劈喲，我給天不曉得打了多少次，雷也劈了很多次了，多生累世都常常捱打捱劈的，不在乎。但是他講的對不對？對，學理沒有通。這裏所謂是祖竅也有道理，因爲胎兒這個中樞神經。這個骨節生出來先到這裏分岔，這兩個眼睛來，「結色成根」。

所以十二因緣裏頭，無明緣行，這一念無明入胎，行就是生命的動能，行緣識，識就是神識在投胎。這是三緣，前生。識緣明色，明色就是到這個了---胎兒，名色緣六入，就生出來眼睛、耳朵啊，每一條氣脈，現在講神經。一條一條慢慢生長，四十七個七天就是九個多月整個完成了。完成了以後衆生顛倒，在娘肚子裏頭就要調一個頭出來了。顛倒衆生，所以現在要回去，只好打坐倒轉來出來的，坐正了回去啊。只好要學學打坐。所以現在是講到，我們注意啊，兩三卷，我話很羅嗦，插得很多，但是都是旁邊的註解，要搞清楚。「粘湛發見，見精映色」，講這個生命所謂能夠看見功能從本體起用，自性起用，本體是借用西方哲學的名詞來講，自性起用第一步。那麼這個業力習氣形成了以後，「結色成根」，隨時要想看。根就是眼根，生出來結四大之色，就是細胞、神經結合了，結色四大成根，生出來這個眼睛這個根根。「根」佛學叫根，我們現在醫學就是官能，人體的官能、器官，眼睛看得見。

「根源目爲清淨四大，因名眼體」，這個眼根，就是說我們這個眼珠子變成眼球啦，裏頭有一個黑的眼珠子，眼珠子黑的裏頭啊有一個空空的，這個裏頭有一個空隙啊。我們中國古代好的名醫，真的眼睛有毛病白內障，古代好的名醫啊，不要亂試，不過我們小的時候看到，所以前天那個李藥師來，我告訴他，鍼灸，我自己的眼睛有一次角膜炎，搞了幾個月，因爲我這個人不乖呀，角膜炎也不肯休息，照樣看書照樣抽菸照樣不睡覺，結果也不行，後來我找了一個人，我說你給我扎針。哎喲眼睛沒有扎過。我說我講穴道你扎，扎瞎了你不負責，結果就扎眼睛。不過我也不敢叫他扎瞳孔，那是白內障扎，就是銀針啊從這個黑的中間這個瞳孔由這個裏頭扎進去，那要功夫很高了，不然眼睛一定瞎。所謂金針刺瞳，那功夫很高了，那個本事很大了，那真要有點氣功，不然拿着發抖了，要很細的針金針刺瞳。所以我們這個眼睛的瞳孔裏頭又是空的，這個中間。當然你看我我看你，只看到人，看到一條狗，不是狗了，我看看你的眼睛有條狗就是我，你眼睛有我我眼睛有你，對面看就是這樣。這個黑瞳孔，外面是白的，這個組織你要研究眼科了，很複雜，這個叫眼睛，眼睛在佛學就是叫眼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佛叫它清淨四大地水火風，就是這個生理機能，眼睛黑的白的，硬是有神經細胞組織攏來這是地大，眼睛也有淚水啊有液體眼水這是水大，它也有相當的溫度這是火大，眼睛也有氣啊這個功能就是風大。「根元」：整個的。「目」這個目不是指眼睛了，中文字啊，這個目是題目的目，題目的意思，這個名稱。這個眼睛根源根本，現在講外面這個眼根「目爲清淨四大」，叫做清淨的四大，就是乾淨的，假使有一個不乾淨的，這個人生來眼睛就不大好。因爲他這個生理機能組合得不乾淨，所以有些人天生眼睛差一點也有，不大清淨。材料當時選的好的話，自己入胎的時候將來慢慢選，聽了《楞嚴經》，所以最好的材料是清淨四大，差一點就渾濁了。所以眼睛啊，各人有各樣。「因名眼體」，那麼整個的講起來，生在臉上，這個官能叫做眼睛。

「如萄葡朵」一樣很好看，眼睛象葡萄，尤其是白種人藍色的很好看，有些人眼睛是黃色的，一切衆生眼睛不同。你看有些鳥啊，外面還一圈紅色，狗也一樣有一圈紅色有紅外線的，所以夜裏它能夠看東西，我們外圈沒有一圈紅的，所以夜裏看不見。各種各樣，業報不同。講人的眼睛。

「浮根四塵，流逸奔色，」這個問題要討論了，上次我們講浮根四塵我說都在臉上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那麼古代有些註解「浮根四塵」不同了，第一個是我們自性起了看見的功能，這是阿賴耶識用唯識道理來解釋浮根四塵，這是阿賴耶識的見分。見分是見的這一部分。我們變成了四大這個眼睛是相分，有這個形相，這個相分裏頭呢，浮根四塵。見分，阿賴耶識的功能，那麼清淨四大是勝義根，叫做勝義根。勝義這個意思，是唯識學的名詞是講不出來的最妙的妙有，所以唯識學家講勝義，解釋死了不曉得幾十萬字解釋這個勝義，講了半天越研究越糊塗。簡單明瞭就是妙有，就是超過一般的這個道理，有這個東西，就是勝義。勝義根加上四大外面結合攏的根器啊，浮根。那麼這樣叫浮根四塵，古人解釋《楞嚴經》有時候如此，我不太同意，甚至說很不同意。佛在這裏講得清清楚楚，所以一般人啊，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我特別主張，諸位研究佛經也好，研究中國舊文化，以經注經，用自己本身來註解，不需要另外加理由，《楞嚴經》你就用《楞嚴經》，它有清清楚楚的地方，用不着把唯識啊、其他採進來，你列進去做參考加做比較可以，這是學術的研究。假使說隨便這樣一註解啊，就容易把別人引到另外一個路上去。

實際上「浮根四塵，流逸奔色」，那麼哪些是浮根？它的文字告訴你清清楚楚，浮就是外面的這個是根，什麼是根：眼根。浮根是擺在外面、浮在外面的。四塵：眼睛是四大這個色做成的，色的相對是塵，所以用不着採到內義，內在那個義理最高深的什麼勝義根啊、見分、相分，那講唯識的解釋可以，作比較可以，那麼如果做普通的講使人越聽越糊塗了，扯到唯識去了。當然佛經萬法歸一，不能夠說離開心意識作用，但是在《楞嚴經》佛所表達的方法，心意識，他另一種教育法。佛的教育法每一本經聽衆不同、集合的地點不同、環境不同，他的教育法用的不同。你把物理的課拿來上哲學的課程，把哲學的課啊拿來做電氣課程來講，這個越聽越糊塗啊，你說這個有關係，那慢慢再研究，研究所裏做研究可以，拉不拉上關係慢慢研究。所以我們還到本經。

「浮根四塵，」就是代表我們面上有了眼睛以後眼耳鼻舌發生了見聞覺知，眼睛看見、耳朵聽見、身體感覺、思想意識知道，浮根四塵，這也是浮根四塵，所謂眼耳鼻舌等等。

「流逸奔色」因此引發了我們，眼睛一看見，「浮根四塵」啊流逸，流就是向外面流放。「逸」，什麼叫逸？我們大家現在上一下中文課啊，逸者安適也，假使解釋啊，很安逸，譬如四川人講話，「你坐在家裏天天喝喝茶好安逸啊」。安逸就是這個，這個逸字舒適。所以我們形容人，你好飄逸，也是這個逸。講一個隱士在家裏過着清閒日子啊，所以稱他爲隱逸。但是這個中文字，現在因爲青年同學們不大講認字，中國字都認不得，我現在常常講，逸還有借用的意義呢，不守規矩。這個軌道是這樣走，跑出去了，不走這個軌道，也叫逸，逸出外面。所以隱士叫隱逸，這個人不走一般常人軌道，常人讀了書啊，有了知識啊，長大了要個職業來做做，他隱逸的人譬如說他們出家的同學啊就是隱逸之士，又不討老婆又不結婚又不嫁人，然後頭髮又不留起，剃得光光的，喫些草啊喫些青菜啊，坐在那裏去打坐，這個就是給人情的規範超逸出去了，叫逸。所以古代你看讀書啊，一個馬亂跑叫馬逸，這個馬發了脾氣了亂跑叫馬逸。牛可不能用逸喲，你要注意喲，牛逸那就笑死人，牛叫犇，因爲牛發了脾氣，那個脾氣大了同我們那位同學前天晚上發脾氣一樣，牛的犇放，那個牛就犇了，那叫犇，三個牛一起走，就叫做犇，亂撞的。所以我們中國字都有道理，猴子叫猿啼，虎叫嘯，龍叫吟，白鶴在天上叫唳，狼叫皋，狗叫吠，雞叫鳴，鳥叫啼，各個不同的，同樣中國字。你不能說狗啼了，沒有這事吧？所以講到這個「逸」字啊，我們順便又講到中文課上去了。那麼我們懂了這個字就好看經了。

「流逸奔色」所以它四個字翻譯的時候用的之好，我們這個人這個六根作用，受外界的環境一牽引，本來是聽《楞嚴經》的，有一個人在這裏打開一個電視一看，一邊是四大，流逸奔色就給電視引走了。流逸，出去了。奔色，就向外界給物理世界物質世界引誘跑了，人的心是不定的，這是講眼睛部分，到此爲止。佛說我們眼睛的作用就是這樣，本來我們自性很清淨的，由無始以來人有了「粘湛」，本來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自性本來如此。可是我們現在不清淨了，有了眼睛總喜歡看，所以打起坐來有時候坐坐眼睛就張開看看，對不對？至少還坐坐張開看看錶，然後又去坐坐，你就曉得我們這個眼睛妨礙我們，多討厭啊，這位老兄啊。它「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浮根四塵，流逸奔色」，它象一個野牛一樣，牛魔王心栓不住的向外面亂奔，這個色相好看的它非看不可，本來眼睛是非禮勿視，不能亂看，那我瞟一下總可以吧，就是那麼瞟一下，就是流逸奔色。所以修行就在這個地方，你把眼根能夠攝住也很不容易了。

所以現在明白告訴你，你們修道家的有些守竅守這裏，有好幾種守法，我告訴你，要不要聽啊？我想你們一定要聽。有些是收精的守法，不要亂聽啊，我吩咐了，我講了天打雷劈我沒關係啊，我就站在雷的外面去了，收精是等於三角眼，把這個兩邊兩個眼神收回守到這裏，那很喫力，如果功夫不到，你腦部的功夫不到，沒有到還精補腦這個階段，千萬不要用這個方法啊，用了這個方法會高血壓，甚至會得精神病，我先吩咐了。但是到某一步功夫非要這個不可。

所以看法有幾種，有象王視法，你們沒有受過訓練不知道，沒有修練過，這個眼睛這樣看，眼珠子在前面，兩邊都看到，同象一樣，那個象的鼻子大，他眼睛兩邊看的，象王視法。但是很多人打坐修道家的，手裏結個太極印，現在叫太極圖，所以你一看他捏這個手印，修道家的叫「 決（諧音）」，同三社一貫道，五教會通，四貫道就是這樣來的，這個叫太極圖，然後眼睛半開半閉在那裏噓啊噓的，在那裏守竅，這麼一看守竅，可不能亂玩啊，腦神經有問題就出問題了，但是很容易看得見東西，那是習氣，剛都講過。

爲什麼我今天公開給你們講天打雷劈都不怕，因爲現在不打雷，我當然不怕，打雷我當然害怕。這就是告訴你們任何修行的方法，沒有說哪個對，沒有說哪個不對。要看什麼時間、要看什麼人、年紀有差別、性別有關係，男女有關係、身體的健康狀況有關係。譬如高血壓你教他這個方法就糟了，那麼低血壓的人教他這個方法，他會發暈，因爲他血壓低啊，精神叫他這裏一集中啊，看人覺得暈了，也有問題。所以教人之難，不要說這個是祖竅，哎喲，這個玄關一竅，可以登天，當然登天哪，就是我們松江路一直過去轉個彎那裏去了，登天了，不可以亂來的。

現在我們曉得爲什麼講這個話？講這個話，不管你用哪一種方法，你看我們叫自己持戒，佛學主張持戒，修定做功夫打坐，我們一天當中這個眼半開半閉，最多隻看前面三步路之遠。最多小乘看三步，大乘菩薩距離五步遠，只能這樣看，和佛像一樣，閉目閉眼的，都是這樣看不左右斜視。假使法師們出去託鉢，端個鉢就是這樣看前面五步走路，一天做不做得到？做到什麼？不「流逸奔色」，你做到了差不多了，不在求你多，只要求你一天不向外流逸。眼神換句話用道家講眼神內斂收進來，不向外面奔色，外面再好看的都沒有動過，眼睛半開半閉，很慈祥啊。千萬不要這樣啊，那很不對喲，你看很多人打起坐來在那裏，叫做氣脈通了走過了。佛菩薩神仙都很慈祥的呀，笑咪咪的，這個地方都笑開了，那就對了，千萬注意啊。你自己先拿個鏡子看看，不然人家看到修道修成這樣，把家裏人先嚇死了，神仙沒有修成功啊，神經修成功了，不要幹。注意呀，流逸奔色。所以我們知道了，修行在哪裏呢？收攝這個眼根不流逸奔色，所以讀經就在這個地方是眼睛了。所以我們知道了修行在哪裏呢？收攝這個眼根不流逸奔色。所以道家告訴你啊，收視返聽，也有它的道理，不能說它沒有道理，很有道理。收視就是攝心，攝心你做不到啊，先攝眼神不向外面流逸奔色，返聽就是觀音法門，耳根不向外走內聽。內視內聽，這是我們中國古老文化，三四千年前的文化，從黃帝開始起，中國修道人就講內視之學，長生久視之道。那個同佛學沒有關係了，但是一個東西。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所以叫內視。

因此我們懂了這些呢？讀佛經你就懂了，那麼我們修道不管你修什麼做功夫啊，不要向外流逸奔色，收視返聽內視，你們諸位近視眼的同學，多用這個內視的功夫，保你眼睛有進步。因爲近視眼的人眼睛都鼓出來都暴出來了。他看書啊，牛皮都看得穿，是這樣看的，把牛皮都看穿了。所以我們從小因爲受了這麼一點以後就知道了，後來雖然不用這個東西，但是我告訴你。年青同學說老師你的眼睛怎麼那麼好？我說我的眼睛對我啊，真可憐，我非常感謝它，我用了幾十年，晝夜都在用它看書，到現在還能夠這樣好，我要拜拜我的眼光菩薩。但是我保養它，譬如我也看電影啊，我當年看電影纔不象你們呢！一個禮拜看六場，六個電影院看完了剛好一個禮拜，他們又換片了我又看，坐在電影院幹什麼？打坐。眼睛也還是張着還是看電影啊，我叫電影來到我前面來。我不是嘿嘿哈哈又哭又笑眼睛瞪得多大，那是你眼睛去看電影，我要電影到我前面來看，眼睛眯着。這個影像已經來了，那麼大一個屏幕，你眯着，好象光到我前面來看。眼睛把這個神這個電能功能不要亂向外奔逸，因此就保養它了嘛，少用它少消耗它。看書啊，叫書來看我，不是我去看書呀，看書啊這樣看見了就好了嘛，那個盯上去看，腦筋又拼命記，眼睛盯，所以現在青年人搞得眼睛啊近視腦筋昏潰。你懂了這四個字，迴轉來就有用了。佛法就有用了，不向外流逸奔色。這是額外的討論。那麼佛講了眼根分析了以後，他沒有做結論。現在他講耳朵。

「由動靜等二種相擊。於妙圓中黏湛發聽。聽精映聲，卷聲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耳體，如新卷葉。浮根四塵，流逸奔聲」。我們注意啊，現在講聽覺這個耳朵。這個耳朵聽的功能呢是兩個大外界的現象，有聲音叫聲音的動相，沒有聲音我們耳朵聽見東西沒有？對了，有些不懂的就說沒有聲音我沒有聽見，錯了，你聽見了，聽見那個靜相。沒有聲音那個也是一相啊，聽見靜的。所以有聲音叫動相，耳朵聽到一點聲音都沒有，如果讓你到一個廣播電臺的那個播音室裏頭，就要隔音隔得很清楚，如果門一關好了，一點聲音都沒有，清淨得很，有些山洞裏頭一點聲音都沒有，你會害怕啊，其實纔不害怕呢！那個境界纔好呢，那才叫清淨，真正清淨。不要說聽到流水聲音，叮咚叮咚，那也是動相併不清淨啊。聽到沒有聲音那個是清淨。所以聲音呢，由於動靜兩種現象相擊，擊就是撞。不是動，聽不見就是靜，動就是動，不打了靜，所以動靜二相互相擊撞。

那麼在我們這個自性妙圓中「粘湛發聽」，我們人就引發了聽覺功能，這個聽覺功能。「聽精映聲」能夠聽的也是精啊，這個注意喲，所以講，佛家《楞嚴經》再三跟你談精，正統道家就懂了，旁門左道就搞錯了，把男精卵髒當成這個精，完全錯了，那是身根所發的作用。那麼耳朵怎麼有個聽精呢？如果說精蟲就是精啊，精蟲也會聽精啊，有一根精蟲把它叫聽精啊，那麼精蟲裏頭分類了。這是精神之精，聽精，這個聽覺的功能，「映聲」對於外界功能的反影，那麼有了這個無始以來業力習慣的作用，「卷聲成根」，把聲音喜歡裹攏來，卷就是裹籠來，把聲音都吸收回來裹起來。這個問題多了。

我們普通現在曉得聲音發出靠空氣的振動，過去幾十年前科學家一概的振動現在推翻了。後來還是空氣的振動，現在科學又推翻了，不一定是空氣，所以銀河系統是什麼能夠使這個聲永遠傳播？要真講科學的道理，我們現在講一句話，這個聲音永遠存在的，在這個太虛空，等於一塊石頭丟到水裏去一樣，看這個小圈子慢慢放大，慢慢放大，最後看到沒有圈子，其實還在放大，這一動在虛空中永遠在放大的喲，聲也是這樣。這個功能究竟是什麼？現在新的科學還是個問題。

但是佛經在幾千年佛學用尤其中文翻譯「卷聲」，滾動了，就把它那麼捲起來的作用。我現在至少認爲了解了這些皮毛的科學理論，常常看那些科學書，呀，知道我們這位師父釋迦牟尼佛越來越偉大，講的很有道理，現在科學在慢慢接近他所說的那個邊緣去了。所以這個中文翻譯也了不起，「卷聲成根」，所以我們這個耳根的形狀，就有這樣捲起來的形狀，這個彎的，耳朵到裏面清楚。那麼這個道理呢？聲的作用同我們眼根看的作用不一樣，所以我們老年人第一個發生的耳朵聾，爲什麼呢？中醫道理耳通氣海，元氣衰了，命門的腎元氣同肝氣這個元氣衰了，先是耳朵有點慟聽了，「慟聽」聲音大一點聽得見，所以當耳根一衰老了，眼睛也老花厲害了，同肝腎元氣都有關係，所以耳通氣海。因此入定的人要用那個引馨來敲發音，要金屬的聲發音，這就是科學問題。入定爲什麼不打鼓叫他出來，打鑼多好呢？不行，非要金屬那個引馨的聲音，很優雅的一敲，這是什麼道理？這就是值得研究的。

他說這個耳朵的根「目爲清淨四大」也是地水火風組合來籠來，「因名耳體」，所以叫它是耳朵。他說等於新卷葉，不是舊的樹葉，舊的樹葉子幹了。新的樹葉子拿下來一卷起來可以做喇叭吹的，作樂器用的，捲起來，耳朵一條一條的很好看。

「浮根四塵流逸奔聲。」那麼照唯識講我們那個解釋，剛纔拿眼睛解釋過了，不多講了。它配合了臉上的浮根四塵，向外面「流逸奔聲」，耳朵喜歡向外面聽好的聲音，耳朵向外面喜歡聽，所以我們唸佛的人，叫你迴轉來「阿彌陀佛」內在聽發聲，不肯，哎呀，那個和尚木魚敲的好啊，某人唸的真好聽啊，你在那裏念個什麼佛啊！你在聽戲嘛！唸佛，念南無阿彌陀佛要叫你耳根迴轉來聽自己，一字一字很清楚，乃至嘴裏不念出來，聽自己心聲在唸佛，心裏頭這個聲音，「阿彌陀佛」這四個字聽得清清楚楚，這叫做返聽，也就是觀音法門，這個道理。所以淨土配上觀音法門，修起來一心不亂，往生西方必有把握。千萬不可以「流逸奔聲」，向外面走，光聽一般外面的聲音，這個佛分析這個耳朵。所以我們普通一般修禪的，修安那般那，修出入息的永遠不能得定，呵，你要反省反省了，我不告訴你永遠不懂。你就不在耳朵上研究啊，也覺得聽呼吸，你的感覺呼吸，那呼吸裏頭的聲音你根本沒有聽到，要聽到在這樣很吵的時候，返聽到以後，自己裏頭心臟跳動、呼吸跳動聲音都聽見了，安那般那快要成就了，可以修到氣住脈停，業也跟着停了。你在那裏聽呼吸，尤其這裏吵鬧的時候，聽呼吸聽呼吸，你聽得見啊？除非那個有鼻竇炎的，「嗯啊嗯啊」呼吸這樣你才聽得見。你那個沒有聽見呼吸，是感覺呼吸。但是修安那般那一定要聽，要耳根來。因爲耳通氣海，所以第一個竅門你都沒有得，你坐在那裏修什麼？我修出入息，你慢慢去數吧，第一步，數了一萬年最後數到那個棺材板裏去了，這個巧妙順便也帶到了，都傳給你們了。這要真注意啊，不是開玩笑的，你平常問我懶得講，我也忘記了講，事情又多，所以有許多寫信啊，當面要問我，你問我，我事情多得很，我也懶跟你倆變談佛法，這個耳朵象麪包一樣我早忘掉了，我想麪包要緊，不管你什麼成道要緊啊。現在都告訴你了，耳朵這一部分講了，聽覺。下面講鼻子。

「由通塞等二種相發。於妙圓中黏湛發嗅。嗅精映香，納香成根。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鼻體，如雙垂爪。浮根四塵，流逸奔香」。講到鼻子，鼻子的作用就是兩方面，兩個事「通」，呼吸通，鼻子不感冒，也不流鼻水，沒有閉塞，沒有鼻竇炎。閉塞了就是鼻子有毛病，就是不通，不通氣，所以一個通一個塞這兩種現象，呼吸往來就靠這個鼻子，主要就是煙囪，我們人體這個煙囪。那麼這個作用呢，也是無始以來帶來的，因爲這個大自然裏頭有呼吸，空氣的作用，人必須要日光、空氣、水三樣不能缺一，我們這個生命，這個世界上面日光、空氣、水一樣都缺少不了。所以必須要通氣靠這個鼻子，這個鼻子呢，除了通氣以外呢，聞這個氣息的味道，香的，臭的，焦的，酸的，辣的，各種各樣都聞得出來。尤其狗的鼻子，那位老兄的它業報比我們靈光，雖然靈光啊，他有時聞錯了，不曉得我們對啊它對，他聞到大便是香的，我們聞到是臭的，這就很難講了，但是它的鼻子的確比我們靈光。這個鼻子的嗅覺很多的作用，這個嗅覺現在。

我們有幾通啊？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五通，沒有天鼻通。因爲這個呼吸啊到了二禪以上慢慢就會停止了，真得禪定的時候就氣住脈停，換句話說你呼吸元氣不住永遠不會得定的，呼吸不停止不會得定的。說這個人打坐就會入定，那叫好笑了，那真好笑了，那不是的。真得定了，你呼吸已經住了，不是停止了，住是停住了。所以這個鼻子的作用是這樣，所以我們這個鼻子啊，自性清淨功能有了這個業力習氣以後，這個鼻子的作用就聞這個香臭各種味道，

「嗅精映香」這個又是精，也是精啊，是心精的作用。所以呀，道家有個靈源大道歌，我叫你們參考，在眼睛就是看，在耳就是聽，在鼻就是嗅，在身就是感覺，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個嗅精反映這個香臭的味道，

「納香成根」，香同臭是相反的作用，並不一定要香才成根，臭也成根啊，就是香臭這個作用構成了鼻子這個鼻根通氣的作用。

「根元目爲清淨四大，」我們這個鼻子這個鼻根，它的本元也是地水火風清淨四大所做的。

「因名鼻體」，叫做鼻子。

「如雙垂爪」， 爪就是兩邊掛上。那麼鼻子好一點呢，相上最好的鼻子，鼻如懸膽，那是好鼻子啊，會發財。當然如果是頭頭上懸膽，這個根根扁塌塌的，那個也沒有用，那個叫蒜頭鼻子，也有一點點財啊。懸膽，什麼叫懸膽？你把那個豬的膽子拿一個來，吊起來你就知道，那麼圓圓的，圓的那麼好。象我們所有的鼻不是漏一點就是翹尾一點啊，再不就是大一點，絕沒有象一個懸膽一樣，當然蒜頭鼻嘛，也等於懸膽，可是太小了，頭頭上大，上面都磨平了的，那也不行。它兩邊有兩個鼻孔，叫雙垂爪。

「浮根四塵，流逸奔香」我們這個鼻子也最喜歡香的地方就去，臭的地方不一定。不過很難說啊，海畔有逐臭之夫，有人聞到臭的特別，香港腳並不好聞哪，哎呀，自己一捏香港腳，拿着指頭在鼻子下聞聞，哎喲，別有味道。那你看世界上人叫海畔有逐臭之夫，所以我海邊人，我就是逐臭之夫，什麼醃壞了的呀，你覺得那個鹹魚那個店裏頭多臭啊，在我們一聞，尤其在外面多年了，一聞，哎喲這個好啊，家鄉風味。那個火腿臭得不得了，湖南火腿雲南火腿好香啊，實在是臭的，人有逐臭之夫。那麼這個香臭是什麼？習氣，衆生習氣。所以狗它聞到大便是香的，因此佛說我們喫飯，覺得最上乘的飲食，天人聞到掩鼻而過，上界天人看我們喫飯他把鼻子蒙起來走，他覺得臭得不得了，當然有大蒜味道更難聞啊。現在鼻子也講了，那麼嘴巴舌頭味覺。

「由恬變等二種相參。於妙圓中黏湛發嘗。嘗精映味」。嘗也是精啊。「絞味成根」。把那個味道啊，所謂牙齒喫進去那麼攪。攪出來那個味道，滋味攪出來。「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舌體」，叫舌頭。「如初偃月」。就是講舌頭的尖尖上象初三的早晨出來看西南邊上那個月亮，舌頭尖尖上彎彎的眉毛月，倒轉來彎彎的圓圓的，叫初偃月。「浮根四塵，流逸奔味」。

喜歡向外面要喫好的味道。那麼這些原文差不多，我們講了三個呢，就可以節省，重點討論一下。對於舌頭呢兩種大現象，「恬、變」，用得非常好，佛學。什麼叫恬呢？淡味，沒的味，我們舌頭舔起來沒有味，沒有味也是味啊，叫什麼味啊，淡味，不鹹也不甜不辣也不酸也不臭。我們覺得有甜是變味，鹹也是變味，鹹味很輕的鹹味有甜，甜太多了就會苦也會鹹，所以鹹甜苦辣酸都是味覺裏頭的變味，所以我們中國人喫菜喜歡喫變味，各種佐料配合攏來，中國菜世界上第一等變味多，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舌頭呢，佛學你看對於生活的道理都講得非常清楚啊，這個舌頭啊，有恬淡，淡味同變味兩種相參互相參合攏來，那麼因此在我們覺性上變成一個業力的習慣，舌頭喜歡喫味道。各人不同，這也是個人業力不同，有人喜歡喫酸，有人喜歡喫甜，那就是代表個人業力的不同。一個人一生也不同，有些人小的時候愛喫糖，到老年不要吃了，也喫不動了，喫多了有糖尿病，牙齒掉光了。有許多人從年青不愛喫甜的，到老牙齒不會掉，而且到老了喜歡喫甜的，也不會有糖尿病，這就是個人業報不同了。他說舌頭啊，就因爲這個業報不同，也是地水火風構成啊，就有這個舌頭舌根「流逸奔味」，專門向外跑，專門向好的味道跑，這是舌根。另外呢身體了，身體是感覺。

「由離合等二種相摩」。離就是隔開，譬如這個東西這個帕子這個手巾我們隔開了，我這個手就沒有感覺，捏攏來「合」就有感覺，這個身體感覺。衣服掛在那裏舒服不舒服沒有感覺，「合」穿到身上來，肉體跟它接觸了就有感覺了，這是觸覺。「由離合等二種相摩」 碰到，觸摸，接觸到，碰到、摩擦的作用。

「於妙圓中黏湛發覺」。在自性本來清淨自性中，粘住了這個自性的功能發生我們生命業力習慣，有感覺的作用，體能、體溫有各種感覺。

「覺精映觸」，能夠感覺肉體神經的反應，現在講神經的反應，有這個感覺這個覺精，感覺的這個精明反映接觸外界的作用。

「摶觸成根」。摶：抓攏來。就是包餃子啊、做饅頭啊，搓麪粉那麼搓攏來，把它團攏一陀，這個感覺內外把它一搓摶攏一陀。「摶觸成根」這個感觸的作用，所謂十二因緣，名色緣觸，觸緣受，就有感受了。

「根元目爲清淨四大」。這個身體，包括我們整個神經，包括內臟心肝脾腎各種官能。

「因名身體」，所以叫做身的體。你看鼻體、耳體、身體。

「如腰鼓顙」。腰鼓顙啊，現在這個樂器沒有看到過了，那麼至少在唐代還有，這個是胡樂，西域來的胡樂。腰鼓顙象一個人的體能一樣，就是說頭上有個疤一個頭頭，身體有腰身細細的，就象人的一個人體體能一樣。那麼我們現在樂器至少有一種鼓啊，兩頭都可以打的，等於我們的人身體，這個腰細兩頭比較大一點，如腰鼓顙。

「浮根四塵，流逸奔觸」。因此引起見聞覺知，眼耳鼻舌身浮根四塵，身體所以安祥不了，身體喜歡享受，喜歡好的地方，涼快呀，喜歡安適的座位啊，我們講究享受。身段的感覺呢，兩種大的作用，離合，碰到纔有感覺，不碰沒有。譬如我們兩個人拉手，兩個人捏在一起，哎喲，你的手好冰啊，我的手好熱啊，這個有感覺—離合。才起這個作用，一離一合，可是離開了就沒有了，上面流逸奔觸，把身根講完了。現在講意識，第六意識，我們這個思想。

「由生滅等二種相續」。當我們講一句話就是思想了，聽一句話你心裏的分別就是思想，一生起來就沒有了，講完了就沒有了，一生一滅，它永遠在裏頭連續不斷。所以我們這個思想沒有斷過，象一股流水一樣，幾乎沒有斷過。生滅相續，實際上有沒有斷呢?有斷，有切斷的時候，只是你不知道。不過一般人普通啊把思想切斷很不容易啊，所以很多人學禪修止觀做功夫的很想把思想切斷停止了，做不到。其實思想切斷並不是道啊，是第六意識把生滅的兩頭切斷而已。有許多人觀念錯誤，以爲把思想兩頭切斷這個就是不生不滅之體了，那個是意識的清淨面。生滅可以說有根本的生滅，有意識的生滅喲，這裏講意識的生滅，一個念頭生起滅了。

「於妙圓中黏湛發知」。所以纔有知覺。這個知覺呢？也是生滅性的喲。你打我一下，我知道痛；你不打我，我沒有覺得痛啊。那麼你這個知覺不打我不痛的時候，你知覺是什麼？你知覺還在知覺啊，知覺那個不痛。要注意喲，剛纔講聲音一樣，平常你說我坐起來，呀，我的氣脈沒有什麼知覺，這個修道的人，現在喜歡講氣脈，你沒有知覺那個也是知覺呀？那還不是不好嗎？清靜還不好？一定要身上在那裏鼓氣才叫好啊？嗯，下面放一個屁，你看我氣功多好啊？一天到晚在那搞氣的生滅，也很糟糕的。那麼不生不滅那個氣不動了，寧靜，你知道自己身體上沒什麼感覺，你那個知道是知道寧靜啊，可是一般人沒有這個智慧啊。常常有些人說老師啊，我修了半天都沒有什麼感覺啊？真的呀？沒有啊？你打坐啊？打坐啊。你坐起來沒有感覺？我就不響了，因爲他沒有智慧，我如果告訴他你覺得坐起來沒有感覺，那個知覺的沒有感覺很好啊。他說我騙他。究竟我騙他，他騙我誰知道呢？結果往往我是受了人家的騙，他那麼講我就聽啊，受受騙而已嘛。你怎麼辦呢？他沒有這個智慧你不能告訴他，告訴他他不懂。你求個寧靜不是好？所以我常常告訴他，平安就是福啊，什麼叫福氣？福氣就是平安，你以爲今天做生意啊，明天生個兒子就是福氣啊？那個有福有氣把你忙死了又氣死了。平靜是福，一天到晚平安無事那個纔是福呢！就是這個道理。

「知精映法」。能夠知道這個精明反映思維的法則，這個法就是思維法則、思想的法則。現在中西文化的合壁呢，用哲學的名詞叫思維法則叫法。佛學裏頭法包括事、物、理，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物這個都是法。所以思想知覺的東西，「知精映法」，你看它佛經的翻譯中文用得多妙。

「攬法成根」。攬：這個手一條繩子一樣，遠遠把它吊起來，拉得很長，叫攬，把繩轉一圈，把這個東西範圍起來也叫攬。所以我們經常用的攬鼻，騎馬，把馬拉住放在口上那個繩子。攬鼻就是手抓到馬的那個繩子，指揮馬怎麼走動。那個手這麼一抓馬的那個繩子就叫攬。所以呀「攬法成根」，自己抓得很牢，變成意根。意根在哪裏啊？古人解釋心臟，現在千萬不要那麼講了，科學把你推翻了，這個根源就是腦神經。古人解釋心臟，現在你要曉得都不是，腦神經也不是。就是頭腦的思想，腦神經是它的反應，就是意根，不是心臟。

「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意思」，「根元目爲清淨四大。因名意思」這也是地水火風做成的，因此腦神經這個意識有思想，這個思想呢，我們看不見呀，我們裏頭的思想看不見。只有眼睛閉着躺在枕頭上或者打起坐來靜靜的時候才覺得自己裏頭有思想，對不對？你看佛經裏形容得很好，

「如幽室見」。思想看不到啊，可是它是個幻影，等於夜裏在一個房間裏看東西看不見，慢慢呢，把眼睛閉着閉着久一點在黑暗張開點，好象有一點影子，好象有，好象沒有。所以我們閉着眼睛想自己那個思想，能夠思想那個作用、那個現象，佛形容它，如幽室見。

跟着引發「浮根四塵，流逸奔法」。 因此使我們這個思想啊，永遠喜歡向外面奔放，這是思想的分析。佛分析了六根，這一段他比較分析得詳細。佛沒有做結論啊。佛快要做結論了，對我們修行的工具做結論。

「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阿難，我剛纔給你分析過這個六根，修行要找這個六根做工具，現在先把工具認識清楚，這個六根。

「由彼覺明，」注意喲，四個字，由於我們的本性本覺「由彼覺明」這個覺本覺本來就是清淨的、本來就是菩提就是佛、本來是清淨的、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由彼覺明」自性本來光明的明白的。這個六根的作用，它的根源最初能夠發動的根源是本來那個本體自性的根源。本覺，本來個個都沒有迷過，不需要求悟，是本覺的，本來就明白，自性本來明白，也不需要去修的。可是呢，怎麼樣來變成凡夫啊？迷掉了？

「有明明覺。」佛在第四捲開始時，富樓那問，這個宇宙法界既然自性物理世界精神世界這個生命，自性本來清淨圓滿，爲什麼形成了萬有同這個世界？云何復生山河大地？佛的答覆四個字「覺明爲咎」，自性本來清淨光明，爲什麼講覺明爲咎呢？這個覺，後覺？就是始覺了。「由彼覺明」，這個六根的作用啊，都是自性本體功能，本來是本覺光明的，並不是壞東西。爲什麼迷掉了？有明明覺：因爲太聰明過度了，本來清淨光明，忽然一念之間，我要把它加強一點，把光明擴大一點，我要更瞭解它，這一念就迷掉了。有一個明要求自己再明白，要求自己要覺悟，「失彼精了」完了。自己的鑰匙本來在口袋裏，哎呀，我要小心，今天出門啊，我很愛忘記，今天我把鑰匙放好一點該不要忘記，放在裏面的口袋裏。本來還不忘記，因爲要特別小心一點，忘記了，就是這樣。本性「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可是凡夫忽然一念之間要求自己明白，要求自己成道，有一個求明白、成道覺悟的心。

「失彼精了，」把本性原來的原精，注意啊，這個叫原精，不是精蟲卵髒那個精，再三聲明。本來的，「精」在中文精就是明叫精明。

「黏妄發光」有了這一念要求得悟要求得明，粘住了，被吸引住了，被後天就被自己這個觀念迷糊住了，誰把你迷掉啊？自己迷掉自己，自己騙了自己。粘住了這個妄想，妄想自己一生起啊，放不開了。「黏妄發光」，那麼你說發光啊是發光，你年我們現在發光啊，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這個後光可大了，後面的光，這個光就是代表了我們現在講放射了各種靈能，放射了各種靈力，也可以叫靈能，也可以借用的名字，也可以說拿現在物理科學啊，生命的電能生命的電感就放射出來了，發光就是一種放射。

# 楞嚴經講座 三十三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現在《楞嚴經》卷四，現在問題是佛答覆阿難修行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不要以生滅妄想心求清淨空性之果，第二個問題知道自己以什麼法門一門深入去專修求證。現在正討論到佛在分析這個六根，我們這個六根怎麼樣去求證的道理。今天開始這一個問題等於做一個總結論。佛說「阿難。如是六根，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基本問題，自性本來是覺明的，本覺本自光明，因爲凡夫加上在自性本覺本明中有求明之心，因此喪失了本來的明覺。就是說迷沒有什麼另外一個迷的力量，就是自己一念的自信不夠，喪失了。因此跟着這個生滅妄心，「粘妄發光」，好象萬粘膠一樣粘住這個妄念，發光就是我們六根作用很靈光的，不是另外放一種電光，就是說自己認爲現在我們這個官能作用都很靈光的。

「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簡單的再做一個分析歸納的，譬如我們眼睛離了外界的明、暗---正反的兩面，「無有見體」還看個什麼？我們眼睛看到謂之明，見不見閉起來謂之暗。見明見暗，離開明暗兩面沒有別的所見東西了。

「離動離靜，元無聽質」，我們耳朵在聽的時候，有聲音是動相，上面佛分析過，我們不聽聲音，聽到沒有聲音，沒有聲音也是一種現象，這是叫靜相。離開了動、靜兩種相，「元無聽質」實際上沒有一個所聽的實質在什麼地方。

「無通無塞，嗅性不生」。鼻子的話，就是鼻子通氣，感覺靈敏，一個人鼻子閉塞了沒有感覺。離開了通與閉塞以外，鼻子能夠嗅聞一切味道的這個所有的作用就不生起了。

「非變非恬，嘗無所出」。舌頭，一個是淡味、沒有味，一個是所有的味，甜鹹苦辣酸都是變味，離開了淡味同變味以外，舌頭嘗一個什麼東西？沒有所嘗的。

「不離不合，覺觸本無」。身體來講，合攏來接觸到有個感覺，離開身體這個感受就無所謂覺，有感覺什麼。所以離合兩種分開了，身體本來無所謂感覺。不過這個要注意喲，我們覺得身體內部這裏舒服、肚子痛不痛、胸部難過不難過也是離合，必須要有一個境界來相對的，不是隻講外表，內部還是一樣。所以不離不合，假使一箇中性的就是一個靜態了，所謂感覺的接觸這個作用本來就是空了。那麼再歸納這個意識思想，

「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我們現在的思想都有生滅，一個思想起來或者感情思想，一個觀念就過去了就沒有了，生滅。離開了生滅，所謂思想了知性，沒有什麼東西，就是個本來清淨的。佛對於上面自己所講的，再做個簡單的分析。現在告訴我們，譬如我們舉一個例子，唸佛南無阿彌陀佛，這是口唸，如果老實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直念，等於一門深入的話，這個時候眼睛不管外面，耳朵也不聽外面，只反轉來聽自己這個聲音，心裏也要不做其它的想，光一心念佛，乃至嘴不念，心理念，意識念，這是用意根來修的，我們唸佛是心意在唸。譬如說做各種觀想也是用意根來修的，普通一般的修法多半用意根來修，尤其用到意的方面特別多。所以說有些人唸佛用觀世音菩薩的法門，觀音法門大部分還是在意根上修，這個詳細的討論下面有方法。現在佛告訴我們就是一門深入，我們的六根分析完了，你要求證自性的本體，譬如說唸佛，我們念一聲佛號，不一定出聲心裏頭在唸，六根迴轉來集中這一念。下面就是修行的方法，在集中唸佛這一念或者你聽自己的呼吸也可以，各種都可以，那麼什麼叫一門深入呢？

「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也不跟眼睛的境相在跑，也不跟耳朵在跑，一念專一。譬如說我們分析動靜，大家都在那裏唸佛打坐，哎喲，聽到自己有聲音或者別人敲木魚，覺得在唸佛，不敲木魚就看看他，那是木魚在唸佛你不在唸，心跟着外面的境界在跑了，動靜在跑了。合離：或者我坐在這裏唸佛，感覺到身體上這個感覺，跟着觸覺在跑。恬變：我念佛越念口水越甜，甘露灌頂，那你是玩舌頭了。通塞：唸佛配合呼吸呀，我在練氣功啊，一口氣念多少，一千聲啊，幾百聲啊，就是搞這個了。生滅：唸佛是生滅心在唸啊，南無阿彌陀佛，六個生滅，南字唸完了沒有了，「無」，又是一個字，「阿」又是一個字，都是生滅心。真正的佛，唸佛阿彌陀佛是無量壽光在哪裏要找清楚。但是雖然你在唸佛，生滅心在唸，意識在唸。你注意的不是迴轉來聽這一個唸佛的這一句佛號的那個根根，在這一聲佛還沒有念出來以前在哪裏？唸完了，阿彌陀佛過了，這個已經過去的，下一句還沒有起來，這個時候注意一下。很容易找到自己自心的淨土的境界，心淨則國土淨。心淨自己的國土就淨，那個境界。注意啊，這一句佛號唸完了，阿彌陀佛過去了，下一句還沒有念，也沒有其他亂想，這一點把握一下，那個不跟着生滅。明暗是眼睛的問題，我們也不看外境界，他說六根六塵相對內外境界這十二種都把它放下。

「如是十二諸有爲相」。六根相對六塵十二根塵內外所產生的各種現象，現象就是相。一切現象都是有爲法。

「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這個就是求證的功夫境界了，隨便你念佛也好，參禪也好，學密宗也好，止觀也好，各種方法，佛都告訴你了。你要專一，一門深入。他說只要把外緣一切斷，隨拔一根，你念佛也好，用眼睛看光也好，耳朵聽聲音也好，只要一門深入，一個根塵，所謂「粘住」自性妄想粘住把它解脫了，分開了。「拔」字你注意喲，只要拔掉了一根，唸佛用意根來唸，唸到最後佛號也沒有了，妄想也沒有了，我也沒有了，這一念空就停，阿彌陀佛這一聲過去了，後面這一聲阿彌陀佛沒有起來，當體並不是糊塗啊，很清淨啊，身心感覺都沒有了，妄想都清淨了，這是意根比較拔掉了。隨拔一根，比較性的啊。「脫粘內伏」，脫開了那個粘，同妄想粘住的那個作用，這時候啊，這一切妄想我們叫它空了，普通。伏下去了，象一杯水一樣在那裏那個渣子就沉下去。佛講得很明顯了，

「脫黏內伏」你乃至修道也好，各種功夫，要做到這樣纔算是第一步入門。「脫黏內伏」內；不是身體以內。這個內你覺得是身體以內，那還是不離「觸」，色聲香味觸這個作用。這個時候身體也沒有內外，無內外之內，「脫黏內伏」，伏下去了。這是剛剛入門啊，修道學佛修到這一步啊，那麼這個時候可以勉勉強強叫做得定了，心定了，寧靜了，所以真正的得止，妄念止，那麼經典就是奢摩他，這個止，止下去了。那麼止久了呢？下面第二段：「伏歸元真，發本明耀」這個境界定久了以後，不是說大家許多人用功唸佛偶然也有啊，一下好象佛也念不上了，心裏妄念都沒有了，或者看經呀我沒有了。然後說老師啊，我嚇死了。我說怎麼了？唸經唸到我自己找不到我。我說那不是空了嗎？你不是天天求空嗎？真的空了又說嚇死了，那就不空了。那就嚇出一個有來了，也不錯啊。所以人就是這樣，真到空了那個定住，慢慢定久了。

「伏歸元真」，妄想煩惱妄念伏下去。久而久之，這個久而久之不曉得多久啊，譬如有些人這一步功夫偶然做到空了也是有的，那不是你功夫做到，我常說那是瞎貓撞到死老鼠啊，那並不是你抓住、功夫做到了，偶然一個情形碰到了。譬如人有時候受了一個東西的驚嚇一怕，「啊」這一下，那個意識妄念也是空當露出來的，不過你不曉得保持，你倒真給它嚇昏了變神經了。喜怒哀樂過後都有這個空當呈現的，這個空的相都會呈現，隨時隨地有，疲勞過後也有，興奮過後也有，一切喜怒哀樂，大哭一場過後也有，大笑一下也有，不過不要笑死了，笑斷氣了，那也來不及了。這個樣子，慢慢把握到這一段空靈，慢慢使它伏歸元真，

「發本明耀」，自性的光明出現了，所以明心見性，可以明心了。「伏歸元真」，慢慢澄清澄清，澄清到回到那個本來的境界上，那麼自性的光明發露、開發了，本來有的。所以發出來本來的光明，不是有相啊，不是有相象電燈一樣、太陽一樣，我也看到光了，你看到神經了，那個也不是，那是生理上四大的變化。自性光明即非太陽，也非月亮、也非星星，也非電光，你到那個時候，只能告訴你，到那個時候你就知道，「發本明耀」這是第二步。

「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等到自性恢復那個本來，開發了本有的光明，然後你也不要管它，本有光明也沒什麼稀奇嘛，即使光明來照見整個的宇宙法界，天地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沒有什麼稀奇嘛，這是我們本性自有的功能。那麼你再久下去定靜下去，由自性的光明中間再擴大，用現代話講再澄清，不在身心內外。「耀性發明」，所謂見性了，那麼「其餘五黏」整個的根塵，這個身體同我沒有關係，身體的生命功能也擴大了，這個肉眼變成天眼了，這個肉耳朵變成天耳了，等於變成雷達了，乃至外太空的聲音都聽得見了，都收得到。「其餘五黏」我們唸佛是用意根念，其餘的眼耳鼻舌身「應撥圓脫」都空掉了、解脫了，不受這個身體的牽扯了。所以禪宗所講悟，必須到達這個境界，沒有這個境界說看到青的是山，綠的是水，青蛙跳井撲通開悟了，「撲通」那是不懂，沒有用，那不是的。偶然懂了，那不叫悟，開玩笑，必須要到達這個境界。「其餘五粘，應撥圓脫」整個身心空了，離開了，圓滿光明得了解脫了。那麼這個時候，那麼你說我們這個肉眼眼睛啊身體都用不着了？這個肉體是五濁之身，命濁、煩惱濁，很髒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到那個時候，你也不要看它很髒，連這個身體生命整個的每一個細胞立刻也轉變了，此所謂頓悟，跟着身心兩方面都轉變了。那麼轉變了你不用這個肉眼能夠看東西。

「不由前塵所起知見」，這所謂般若境界，智慧來了。「不由前塵」不需要象我們現在要這個肉眼看這個書，要這個耳朵聽這個聲音。那個時候到那個境界裏頭，這些同我們沒關係了，不需要利用媽媽生的耳朵、眼睛啊，不需要這些。也不需要外面的境界，沒有亮光的地方照樣亮，看太陽光也不過是蠟燭光一樣，很暗淡，跟自性光明比起來，太陽光都無力之感。那麼腳踏到地下，踏到棉花一樣，沒有地下之感，人都在虛空中行一樣，所以「不由前塵所起知見」，那麼這個時候你的智慧開發了，所知道的，所看見的，所理解的道理，並不是靠現在的頭腦、知識想象出來的，所以「不由前塵所起知見」。三步道都講了，三個階段，到這個境界。

「明不循根，寄根明發」。你說那就叫成佛啊，那還早呢，初初見性，返回你的本來，找到自己的本來面目。那麼你離開這個境界還是怎麼一個人？還是個普通人，飢來喫飯，餓了喫飯，累了就睡覺。黃檗禪師答覆別人問，大悟的人如何呢？「不異舊時人」，還是這麼一個人，「只異舊時行履處」。只是同以前做個普通人的時候有不同，所以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到這個境界。那麼何以不異舊時人，只異舊時行履處呢？那麼這個時候也還是個普通人啊，眼睛還是照樣看，耳朵還是照樣聽，可是「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爲用」這個時候真正不是理解、不是理論、不是思想，修證的功夫到達了這一步，這三個階段到達了，明不循根，看起還是個普通人，但是他自性光明所發的同原來的普通人不一樣了。等於佛經上說有個梵志出家，梵志就是原來是外道婆羅門教的大師稱爲梵。梵志出家六十年後，得道了回到家鄉，那些人就講，呀，這不是當年的某人嘛，叫他的名字。梵志講兩句話「雖猶昔人，已非昔人」，雖然象當年那個人，現在同以前不同了，不是那個人了，名字還是一樣，不是他了。其實我們老了回家也一樣，年輕出門，雖然象從前的人，到底不是從前這個人。「明不循根」等於這個道理，雖然還是過去這個肉體，這個眼睛、還是這個耳朵，可是它的作用不同了，自性光明起的作用，不一定是靠這個眼睛不一定是靠這個耳朵了。所以我常常給你們青年同學講個笑話，我說你們要練習啊，象我這個眼睛很對得起我啊，用了幾十年，到現在晝夜在用它，看書等，我說我常常在夜裏燈關了，夜裏想起一件事要給你們留個條子，就懶得開燈，抓一張條子，沒有亮光就寫字啊。第一我要試試萬一老了沒的眼睛瞎了以後照寫不誤啊，還一筆筆搞清楚不？第二看寫得還規矩不？第二天看看還很好、很規矩。所以有時候看書啊，就不想用眼睛看了，眼睛太累了，書放在這裏，眼睛啊也會看得見，你要證明自己。「明不循根」不用眼睛不要，這個肉眼也看得見這個書。試試看，不要亂搞，搞出神經我不負責啊。「寄根明發」到這個時候啊，六根啊並不一定靠這個官能來用。不過呢，不要裝妖做怪，真正你到這一步功夫的人，不會去玩那些神通了，裝成妖怪的樣子，你有神通你有鬼通啊，不要通。現在大家通得很呢，又沒有大便祕結，哪個不通啊？不要玩那一套，做一個平凡的人，可是自有不同。「明不循根」一切應用不靠這個生理的官能，但是你還是靠這個嘴巴說話呀，還是靠這個耳朵聽聲音啊，那是「寄根明發」，借用啊，借用一下，用過了就丟了。那麼到達這個境界呢？這叫神通了，差不多了。

「由是六根互相爲用」。耳朵可以當眼睛看，鼻子可以當耳朵用，那舌頭也可以當眼睛看啊。所以你看我們廟子上塑的觀世音菩薩是千手千眼。手代表方法、手段，眼代表智慧。一隻手心一個眼睛，換句話這個眼睛裏頭又可以出一個手，這個手裏頭又是眼睛，千手千眼，渾身都是手眼，不一定靠這個官能，足底心也可以看東西呀。「由是」超過這個功夫到這個階段，「六根互相爲用」，眼睛壞了不要緊，耳朵還可以看東西，耳朵聽不見沒關係，拿指頭來聽吧。呵這很好玩，但是不要聽到，嗯，這就是佛法，這是《楞嚴經》，我將來一定要修到這樣，你神經了。下面叫你理上見到，這些事相我們普通一個名稱叫事相，事：就是代表功夫，求證到這個境界這個現象。事相不算什麼，不過呢，我們這位老師大老師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這個地方老老實實告訴我們這一步功夫的事相，你真是做到，不管你念佛也好，修止觀也好，參禪也好，修密宗也好，呆定的，隨便你修什麼法門，這個原則是一樣的，不能到達這裏不算，那隻能算是大蒜，到達這裏是真算，佛法這是個大原則，但是你聽了以後不要執著事相。佛一再告訴我們自性的功能，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循業發現，自然有這個功能，一切衆生本來有這個功能，不稀奇。大家現在之所以沒有發起，被妄念、業力遮蓋了，五濁遮蓋了。五濁還記得吧？見濁：觀念髒。劫濁，煩惱濁，命濁，衆生濁。自己被遮蓋了，被這個煩惱，所以五濁惡世要特別注意喲，我們本身就五濁。這個五濁澄清了，翻過來就是五種神通、五種智慧，要了解，濁的反面就是清淨。那麼佛又再說，下面提出來關於這一段事相修證的功夫講得很清楚。佛說阿難，現在講一個普通的證明。

「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現場有個證明，佛的弟子阿那律陀，眼睛瞎了，有天眼通第一。他眼睛真瞎了，可是在佛的弟子裏天眼第一喲，三千大千世界看得很清楚啊。可是你注意喲，戒律上也記載，阿那律陀眼睛瞎了，有一天衣服破了，自己想縫衣服，眼睛瞎了，自己還會縫衣服，不過嘛，沒有這個肉眼穿那個針線哪，穿不過去。雖然有天眼，這個人世間的事還要人世間的工具做。他就坐在那裏叫，哪一位師兄弟幫一個忙，幫我穿一個針線？沒有人，大家都在打坐。等於坐得好好的，都馬上快要成道了，快要脫黏內伏了，誰還管你？這時佛聽見了，釋迦牟尼佛自己下坐把他這個針拿過來，線穿好放在他手裏。因爲佛沒有說話，阿那律陀就問是哪一位師兄啊？佛說是我啊。他說你老人家怎麼來給我穿針啊？他說應該的呀，我在修我的功德啊，做我的功德呀。他說成佛了還要修功德？十方三世諸佛培養福德之心永無窮盡，你也不要感謝我，我要感謝你，你有這個機會讓我做一個功德的事，這就是佛。由此要知道，一個人地位最崇高，做個領導人更要謙虛，不要認爲自己了不起，你認爲自己了不起就起不了了，你看佛的謙虛。那麼佛上坐以後就罵這一批弟子們，光曉得自私自利，現在就是這一剎那成佛了，由於衆生有災難、有痛苦爲什麼不下來幫忙？這就是學佛。講到阿那律陀這個故事，順便提到。所以佛告訴阿難，他雖然肉眼眼睛瞎了，可是他有天眼哪，無目而視，三千大千世界的事情看得很清楚。

「跋難陀龍，無耳而聽」。這是個龍神，相傳龍是沒有耳朵，其實也有點耳朵，不用耳朵聽覺的。譬如我們看蝙蝠，這個蝙蝠夜裏在飛翔，蝙蝠並沒有眼睛啊，你看到兩個眼睛多大，蝙蝠沒有眼睛啊，蝙蝠是這樣飛翔靠感覺的，那個靈敏得很。它不需要眼睛啊，這個感覺也等於看見東西一樣的作用啊。所以蝙蝠的大便是夜明沙，吃了對眼睛好，有亮光，可是蝙蝠自己沒有眼睛啊。他的大便我們吃了會對眼睛好，這就很奇怪了，可是確有這個作用。所以「跋難陀龍無耳而聽」它沒有耳朵啊，他的聽覺比什麼都厲害，龍神。

「殑伽神女，非鼻聞香」。河神，恆河裏頭女神，沒有鼻子，她不需要我們這樣的鼻子，她聞香的能力更強。

「驕梵鉢提，異舌知味」。這也是佛的弟子，叫做牛食比丘。佛的弟子出家了，怎麼叫牛食啊？有哮喘病，而且胃病，吃了東西嘔吐所以叫牛食，平常有個哮喘病。可是他是大阿羅漢啊，佛的大弟子。爲什麼得這個病？有果報，因爲他多生多世都當皇帝當慣了的，罵人罵慣了的，罵人罵多了，所以有這個毛病。他有神通，他要過河的時候也懶得坐船，沒有橋啊，懶得向兩頭走，他就把手頭一指，「丫頭，把水分開，我要過去，他媽的。」就這樣。他是龍神啊，他的威力太大，龍神只好把水分開。那個龍神啊就過來，一個女龍神向佛告狀，她說你看啊，他是個大阿羅漢，口出惡言。以戒律講口過，這個是惡語，造口業。佛說他罵你了？「是啊，他罵我好難聽啊，然後硬要逼我把這個河流切斷給他過來。」佛說「他真的罵你？」，她說對啊，佛就把他叫來。「你爲什麼罵她？」「他媽的，我沒有罵她，怎麼罵她呢？」佛就笑了，那個龍女講「你看當你老人家面他就罵我」佛說：「你以爲他罵你啊？他多生累世做帝王，在上面的罵人罵慣了，他這個罵人啊還當成獎勵呢。」所以他沒有覺得，他媽的，我沒有罵你啊，我怎麼叫我罵你呢？他已經罵了好幾句了，這叫餘習未斷，習氣業力的根根斷不了。所以我常常說有些朋友啊，剛剛做女性的現在來做男人，他有時候那個女性的姿態忘不掉，有些女同學們啊，剛剛男生投胎轉來的，一講話就這樣都來了，很多動作看到蠻好玩的，這就是多生累世餘習未斷。所以牛食比丘他的果報喜歡罵人喜歡惡口，所以佛不准他住在人世間，經常叫他昇天去住，不要住在這裏，免得人家看到誹謗，你得了道了，哮喘病都醫不好，很難過。其實他是受的業果報應。但是因爲他有這個病啊，所以他喫東西，「異舌知味」他並不靠這個舌頭。等於牛一樣有四個胃，消化力還特別強呢，雖然你看他病兮兮的哮喘病，他並不是真的胃病。所以有許多人的病啊，叫做業報的病沒有辦法醫的，只好受這個報。所以病是業力所生，生老病死皆是業，業由心所造，都是一切唯心所造，所以多回轉來修心，修行，改過，你病也會好的。就是這個道理，業報之身。那麼佛講到「驕梵鉢提，異舌知味」，他並不要這個舌頭。

「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舜若多是翻音，梵文，是虛空神。「舜若多神，無身覺觸」，虛空神我們看不到它身體，他沒有身體，有時候我們在他肚子裏撞過來撞過去都有。所以你說鬼，真正的鬼在哪裏？到處都是。我們在街上走路，有時候鬼在我們身上撞過去了，我們也在它肚子裏穿過去，這兩個不同的電感，沒有關係。六道天人鬼神都在這個世間，而且鬼不是冷清的地方多啊，越是熱鬧的地方越多。各管各的，算不定我們還坐在他身上，他也坐在我們腿上，彼此都在研究《楞嚴經》，沒有關係、不相干。所以「舜若多神」虛空神「無身覺觸」，但是他有感受，同我們一樣。這講六根，六個人，佛叫阿難「在會」現在都在場，他說你看。這就是說明，我們不要認爲這個嘴巴、這個舌頭、這個眼睛、這個耳朵人非靠這個不可。自性的功能不一定靠這個肉體起作用，所以大家拼命抓到這個肉體在修行，那不曉得在搞些什麼？那叫坐肉丸子啊。然後在身體上還搞氣脈，有色身、有肉體、有神經纔有氣脈的感受嘛，那麼除了氣脈以外，氣脈也不是明心，也不是見性，是心性所發的功能一種現象，要把這個道理搞清楚，並不是說氣脈不對，也對，你知道這個理借用一下，只可以借用，不可以久住，久住呢？你被它困住了就不得解脫了。譬如我們唸佛，念南無阿彌陀佛，靠佛的力量幫忙一下，等過了河，對不起，你老人家回西方，我還是在這裏，那就是借用一下。現在告訴阿難，你看這個生命的功能並不是這個東西最貴重的。換一句話我們這個生命的功能，一切衆生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塵。

「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舜若多神虛空神，這個神沒的身體。但是，如來光中（不是佛啊，如來是如來藏性，也是一切衆生他自己的本性，自性的光明中。）「映令暫現」虛空神有時候它還現出來一個身體給你們看看，是個影像。假定你們走路走山路、走夜路、高山上偶然看到一個影像，好象有一下過去了，也不要害怕，沒有什麼。「映令」：因爲他同我們光光相互，映令暫現。好象一個影象過去了，哎呀，鬼呀，有時候神和鬼倆個分不開呀，真的天神站在你前面你嚇死了，決不是我們這個面孔啊。我們把自己這個面孔看得很漂亮，他們看我們很醜啊，各看各的啊。所以人家算不定來又黑又牙齒拉下來，你看看這個牙齒如果這麼長出來，這也蠻好看啊，另着一個眼光想想，你說你這兩顆牙齒那麼長好美啊，那個神就很高興了，總算你還認得他，這是真的。我有個老鄉，每一次夜裏睡覺他不是做夢啊，看到一個穿白衣服的在他牀前面一站，幾秒種，第二天他就去買獎券一定中，只要他出現了一定中，中了好多次，還中了很多錢。後來他把這個事情啊，這是我們一個同鄉，就在臺灣，他後來把這個事情啊，那個時候獎券第一獎二十萬，他中了二、三次。他到高雄去啊，做一個大生意，他把這個祕密跟一個好朋友講。那個朋友說我跟你倆個一起睡。他沒有辦法，一起睡啊，有一天，那個朋友也看見那個白衣服的，他嚇死了，趕快翻個身，屁股對着他了，嚇着了，那個白衣服的永遠不來了。所以結果他中了三次二十萬，六十萬做一個大生意，不到半年，白衣服的不來也垮掉了，垮的光光的，最後生病住醫院還沒有錢。所以呀，天人之事很難講，你不要以爲天人象是畫上的比我們還美，那是中國人的想象，都畫我們的面孔啊，外太空的人、外星球的人不一定我們這樣子啊，算不定六隻腳六隻手那麼爬過來，你不是嚇死了？所以他說虛空神沒有身體，有這個形象，「如來光中，映令暫現。」「即爲風質」也並不是風一樣過來的，虛空的神，「其體元無」，本來是空嘛，所以也沒有一個氣體，這是講身體方面。關於虛空神這個身體，佛在這裏特別多說了幾句，注意吧，注意到沒有？他特別慈悲，佛的慈悲。真的得道了，功夫做到了，最後這個身體就那麼化開了，就可以化開。當然古今以來這樣成就的人不多，也許成就了我們就看不見，他躲開了。這個肉身就那麼化開了，就是空了，要空了就空了，你也看不見的。所以彈指之間，他要走的時候指頭一彈「再見」，就沒有，看不見了，這個身體。但是也就是道家有兩句話可以形容，說修道最後成功了的人，所以中國講神仙的道理，「散而爲氣」，看不見了，氣（無字下面四點的QI）。「聚而成形」他要給你看見現一下一個影像給你看一下，就是這樣。所以這一段我們注意啊，佛講到眼耳鼻舌身，舜若多神，無身覺觸，他老人家特別慈悲，多說了好幾句，我們所以讀佛經讀這些要注意，甚至一個字，微言大義，小小一個字，他特別慈悲，點在那個地方。那麼意根，現在講到思想。

「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瞭知不因心念」。也漏的消息很清楚了，我們大家唸佛、參話頭、做觀想都在意根上修啊，修到定最高四禪八定，最後九次遞定的滅盡定。什麼叫滅盡？三界見思惑貪、嗔、癡、慢、疑這是五個了，邪見，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貪嗔癡慢疑是思惑，我們思想的根根上，就是現在講人性根本的醜陋一面。邪見、身見、邊見等等是思想觀念上的障礙，這十個合起來在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各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所以三界有八十八個結使，加十個根本，九十八個結使都要解脫了，就得滅盡定。滅盡定並不是吃了安眠藥，氣一斷了就算了，那不算，那是普通人的死亡，煩惱習氣一切斷了。就是我們現在這裏他們同學們做出來那個三界天人表裏頭，很多值得參考，三界天人。所以一切見思惑的結使斷除，得了滅盡定，住於空寂的，佛的弟子們聲聞道大阿羅漢。佛當場舉一個比方，在我們一起的佛的大弟子，後來所謂禪宗祖師摩訶迦葉，「摩訶迦葉，久滅意根」，雜念妄想的意根不起了，生滅心不起了。「圓明瞭知不因心念」可是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清楚，並不是隻靠這個思想的，而且更清楚。我們現在意識是生滅心的第六意識的作用，那個時候第六意識轉成妙觀察智。「圓明瞭知不因心念」，不靠妄想雜念而知道一切的。那麼佛又再說。

「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這一段非常重要的，佛在這裏很誠懇老實的把這個用功的程序境界講得很清楚。他說你現在假使做到，「諸根若圓拔已」六根解脫了，證到妄想雜念不生了，圓明清淨的時候，「內瑩發光，」這個內不是講身體以內的內啊，無內外之內。內部「瑩」：形容象碧玉一樣、白玉一樣乾淨，這是比方，一點渣子都沒有。這個內瑩發光、自然發亮。這個光不是指這個光啊，自性的光明出現了。換句話，真正學佛的人，自己每一天把自己內心要擦得乾乾淨淨，象一塊白玉一樣，一點沉渣都沒有。所以那個禪宗的栯堂禪師的詩就講到這個道理「千丈巖前倚杖藜，有爲須極到無爲。言如悖出青天滓，行不中修白璧暇」，「行不中修白璧暇」，這個心地的清明必須要做到沒有一點暇疵，我們引用栯堂禪師的詩，就是說明「內瑩發光」這個瑩字的作用，沒得一點暇疵，這個心地的乾淨、清潔淨化到這個程度。他說你假使修行功夫到達這一步，「諸根圓拔已」，真得解脫了不靠這個肉體這些作用了。打起坐來不在這裏呼啊吸啊，在身體上搞半天，都在六根裏頭打滾，不要這個了。真做到了「內瑩發光」，無內外之內，白璧無暇，此心輕靈極了，自性光明出現。你如果到達這個境界呢？用功修行，「如是浮塵」浮在外面這些色聲香味觸法，乃至鼻子眼睛嘴巴同你沒有關係了，這些浮塵。「及器世間」這個器世間物理作用不能影響你了。「諸變化相，如湯銷冰」，等於熱湯拿來倒下去一樣，這個冰山一下就化掉了。等於開水拿來澆在冰上，那個冰就化掉了。佛形容得明白得不得了了，你真的打坐用功，唸佛啊，好好的等六根到達這個境界，一切煩惱等於開水倒在冰上一樣，沒有了。「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念念之間皆是菩提，無上知覺就是阿耨多羅三緲三菩提，都是使你大徹大悟了，你功夫到了，念念之間，那個理一通百通，換句話說你到那個時候，真的喲，告訴你，你沒有讀過的書都讀過一樣，這個經典看不懂，你到這個時候看小說一樣，比看小說還容易都看懂了，你看了還覺得蠻可笑的，總算釋迦牟尼佛這位老師說的同我差不多啊，就會到達這樣啊，一切世間的學問一望而知了。各位不要去妄想啊，可是要你功夫做到。真得解脫，佛都說得很明白。一切煩惱痛苦「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這是道的境界。

「阿難。如彼世人聚見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佛做了個比方，這個時候你修證的功夫到達這裏，不需要妄想，不需再執著，這個上面沒有年齡的老少，也沒有性別的男女，也沒有聰明與笨的差別，也沒有缺點與不缺點，也沒有生老病死，自然的功能。所以佛又告訴阿難，到這個境界等於我們世界上的人，我們世界上「聚見於眼，」把你眼睛一蒙起你就沒有用了，這個普通人看見就靠兩個眼睛，兩個眼睛一蒙就沒有用了，我們世人是「聚見於眼」。我們一般的人就靠這個眼睛了，「若令急合，暗相現前，」你叫他眼睛閉起來不要看，很快的閉攏來，「若令急合，暗相現前」他眼睛前面什麼都看不見了。「六根黯然，頭足相類，」等到眼睛閉起來了，我告訴你，你找一個人站在這裏，我們隨便哪一位青年同學站起來，把眼睛在中間閉起來再轉三圈，他四方八面會發暈了，都搞不清楚方向了，對不對？自己回去試試看啊，找個牀試試看，萬一倒下去在牀上。而且這樣一站起來，你站久了以後啊，慢慢覺得頭和腳兩個是一樣啊，所以哪裏是腳、哪裏是頭？自己有時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是看不見了。

可是「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如果這個人，另外來一個人，拿一個手在他身體外面這樣轉。「彼雖不見，頭足一辯。」你說叫一個人站着，我們手在他身體外面，他身體那麼轉，你們大家有沒有經驗？你自己感覺不感覺到啊？不然大家閉起眼睛你摸我我摸你試試看嘛，一定知道啊，感覺到這個人的手到這裏，手到那裏，可見不用眼睛看嘛，生命就有這個感覺的功能 。「頭足一辯」所以別人在閉着眼睛摸你，你也曉得他手到這裏了，手到這裏了，都知道啊。可見「知覺是同」，這個知覺並不一定要這個眼睛觀這個身體啊。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可是我們習慣性呢，覺得這個眼睛和光明倆配合才能看見，這是我們生命無始以來的習慣性，並不是個真實的事，所以習慣了呢，「暗成無見」，當黑暗了就什麼也都看不見了。

「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但是剛纔叫你眼睛閉起來做了這樣一個試驗，你就可以理解到我們這個生命，「不明自發」沒有光明，可是眼睛還有這個感覺，這個功能還是有啊。「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所以眼睛閉起來黑暗嗎？並沒有黑暗啊，我們自己清楚得很、明白得很啊。就是你習慣了，到了黑暗的房間，哎呀，我看不見了，就嚇昏了。其實啊，象我說我常常喜歡黑暗，喜歡黑暗搞慣了。尤其你閉過黑關的，閉黑關那個關房裏頭一點亮光都沒有，牆壁都雙層的。一點亮光都沒有，當然很少，然後一身脫光了，短褲都不穿啊，內衣什麼都沒有，光光的在那裏打坐。在黑暗中一片，那黑得真可怕，那是真黑。大概不到三個鐘頭你什麼都看見了，也不需要電燈光，這個生命就有這個功能。所以夜裏走路好舒服啊，比這個電燈好多了，電燈很討厭，把我們搞的都給近視眼鏡店做生意，都是它搞壞了，所以燈光暗淡一點這個眼睛反是能夠保持。象我們是青油燈下面三根燈草點起來讀書出身，我現在還是喜歡三根燈草。假使把電燈關了，點兩隻蠟燭在旁邊看書，那個味道啊，好象到了靈山會上，很舒服。所以他就證明「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這是以普通人來求證，你就可以懂了修行人不用六根的道理。

「根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圓妙」。所以你要曉得真的得道、悟道的，「根塵」六根不用，外境界色聲香味觸法不相干了，如開水澆在冰水上，冰塊都化掉沒有了、都化空了。「云何覺明不成圓妙」，到這個時候你本覺的自性、自性的光明當然是圓滿妙不可思議。佛這一段重要得不得了啊，拼命把這一段抓住，一生好好照此修持去，總有一天會到，這一生不到來生再來，沒有關係。那麼這一段佛把兩個問題，用功，先選擇工具怎麼樣修行都講了，講得很清楚，一點祕密都沒有，統統告訴你了。會了沒有？會呀，那你本事就大了，有同學講會，只要會了他本事大了，就怕不是牛，是牛也不錯，真的有一點影子就恭喜你們，真的，你看它一點祕密都沒有，就是大祕宗。明明告訴你你不會，所以祕密在哪裏？祕密在你自己那裏，不在佛那裏，沒有其它的祕密，生命功能都明白告訴你，你就做不到，做到了就打開自性的祕密了。好，不但我們做不到，我們的大師兄阿難也沒有做到。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若此見聽，離於明暗動靜通塞，畢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爲修因，欲獲如來七常住果」。

這個問題問得很嚴重啊，我們大概聽忘了，阿難沒有忘。佛講到這裏用功方法都講了，他說你不要搞錯了，你要學佛修道，把因果搞清楚。你們上廟子學佛法，乃至出家、在家的，都是做生意一樣的，以生滅心、妄想心來求道，那個道是無妄想、無生滅心，你想這個因就錯了，因錯了不會證這個果的，這是佛第一個答覆阿難。第二個佛就告訴他所以你要修行，把因果搞清楚，那麼在自己生理、心理上檢查六根關係，一門深入，方法一用對，纔講到這一段，方法對了就可以證果了、得道了。阿難聽了半天啊，呼圖克圖，越聽越糊塗。

他跟佛講世尊啊，「如佛所言」照你老人家這樣一講，「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我們開始發心、因地發心要修行的時候目標要對呀，要同果位的名稱要相同啊。我要學佛，怎麼樣成佛？佛是怎麼樣修來的？所以我常常同一般同學們講，你們既然學佛要跟佛學啊。

佛是十九歲出家，遍學了一切外道法門，修無想定三年，修成功了，你修無想定修三天試試看？你決定做不到，你三十年也不能做到無想啊！以他老人家的福德智慧，修了三年達到無想的境界，知非即舍，他認爲這個不是道，這是功夫不是道，所以不要無想定。因此再另外到別的外道那裏學非想非非想定，你聽聽這個名稱，不要亂聽啊，非想：不是這個思想了，比無想還超越了，所謂現在的超越思想。非非想：但是你說不是思想是個什麼怪東西呢？不是說沒有思想，不用這個頭腦意識的思想自然能夠所謂心靈感應那個定的境界，他又學了三年也到了家，我們現在哪一樣到家？等一下你們下課以後兩塊錢公共汽車票就到家了。他這個也學了三年，知非即舍，認爲這個也不是道，丟掉。那沒有老師了，覺得這些道都學完了，自己一個人跑到雪山修苦行，一個人一天喫一個水果，所以把自己都餓扁了，還只三十歲啊，最後餓得自己變成老頭子了，摸摸肚皮摸到背脊骨了，這個功夫真高了，扁了，好象那個蟑螂餓扁了一樣的，摸肚皮摸到背脊骨了。這樣六年哪，六年在那裏打坐入定的時候，鳥在頭頂上做窩，不知道，等他出定的時候想把頭搖一下，感覺到頭頂上有小鳥快要出來了，他因爲慈悲不敢搖動了，只好讓他生兒子啊，把頭擺在那不動了。等那個小鳥會飛了，他才把頭搖一搖，把頭髮抓一抓，所以你看佛的頭上，一個黑的一個黑的是頭髮打結旋起來的，不是毛線勾的帽子，要搞清楚，佛的頭髮是右旋的，一個個長髮留的結子，並不是十天半個月一剃的呀。所以修頭陀行。

你看虛雲老和尚長頭髮往往到這裏，有時候我們在他旁邊說說師父啊，你把頭扎一紮嘛，他說哎呀沒有時間，捆一捆象個女人一樣綁一綁就算了，頭陀行，有時候三個月剃一次，有時候也剃得快，過幾天就刮掉了，有時候他覺得用功起來他就不管了。

佛也是這樣，又是六年，十二年下來才證道啊，我們做了些什麼功夫？所以我要大家特別注意你跟佛學。阿難現在跟佛學，他說照你這樣一講因地發心就要準確，這個目標就要跟佛學。那麼成了佛的人呢，悟了道明心成佛了，這個果位。

什麼叫道呢？我們中國人叫道，在佛學、梵文裏頭很多名稱了，都是代表這個道啊。「世尊。如果位中」成了佛的人，我們普通中國人叫得道了，成佛了。在梵文裏佛學裏頭叫「菩提（覺悟了大徹大悟了）、涅槃（證得了那個果位，清淨圓明）、真如（這個纔是真道）、佛性、也叫做庵摩羅識（白淨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他說整個佛學裏得了道的這個果有七種名稱。「稱謂雖別」，有七個名稱不同，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七種不同。但是「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但是至少一個原則是相同的呀，就是得了道這個東西呀，是清淨的、是圓滿的，而且呢，堅固不動搖，一得永得不會再退失了。體性就講那個金剛定的境界「堅固凝定」，等於金剛王，就是金剛鑽最大的金剛鑽那麼堅固、那麼光明、那麼發亮，「常住不壞」永恆不變了，得了道成佛了。

假使我們剛纔聽你講的了，成佛要不起生滅心達到這個果位。那麼現在我們凡夫呢，「若此見聽」我們眼睛看見、耳朵聽見的功能離開了明暗，動靜、通塞、鼻子的呼吸「畢竟無體」。他說你現在講我們這些眼睛看的、耳朵聽的、在思想的、在感覺的這個都不是，這是生滅心。他說好了，我們學佛是要這個心來的嘛，不然我們爲什麼坐公共汽車？還來聽《楞嚴經》，還楞個什麼？就是因爲我太楞了，所以到這裏來楞一楞啊，他說就是這個道理啊。如果不用這個妄想這個來的話，那妄想這個生滅心啊，畢竟無體啊，沒有東西啊。那我們這個生命靠什麼起作用啊？「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他說等於我們思想、意識這個思想，如果「離於前塵」不想，如果一切都不想的話，「本無所有」。等於人睡着了，睡着了什麼都沒有。那麼「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爲修因，欲獲如來七常住果。」你叫我們不要起生滅心來修，不要起這個斷滅知見來修，怎麼做得到嘛？怎麼樣能夠達到佛的境界呢？

「世尊」。他說佛啊，我們普通人。假使離開了「若離明暗，見畢竟空。如無前塵，念自性滅。進退循環，微細推求，本無我心及我心所，將誰立因求無上覺」。他說佛啊，象我們離開了眼睛前面的光明黑暗就沒有東西了，就畢竟空。這個就是沒有東西，真正沒有，沒有就是沒有。「如無前塵，念自性滅」我們這個思想眼睛看東西沒有外面的色相，這個看的作用就沒有了，這個妄念自性根本就空了。所以我們就是因爲有物理世界和我們精神世界交叉的，錯綜複雜構成了我們的思想感情在生滅中，「進退循環」永遠這個生命在那裏轉。循環就是輪迴，永遠在那裏轉。這個生命雖然是轉，是啊，這個思想感情都是生滅不實在的，生滅不住。「微細推求」，仔細迴轉來研究自己這個身心的作用。「本無我心及我心所，」他說是啊，我研究了半天，譬如我們活了幾十年，年輕也是這個心，年老也是這個心，男的是這個心，女的也是這個心，如果我再開刀把他男人變成女人，還是這個心。即然都是這個心，心在哪裏啊？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還沒有，現在講了沒有心，這都是實際的呀。「本無我心及我心所」，心裏思想這個東西也是沒有啊，一下想過了就是空，它根本來沒有心嘛，沒有東西嘛。「將立誰因求無上覺」，即然本來都是空抓不住的，你叫我在這個地方無生滅處打基礎來修道，他說哪裏有個因啊？本來沒有因地，哪裏得一個果呢，本來是空的嘛。這個空是沒有的嘛，阿難這個時候講。

「如來先說湛精圓常。違越誠言，終成戲論」。現在我找找我的心本來空的嘛，找不出來一東西，沒有一個東西的存在，等於說是否定一切的存在，沒有了。那麼你老人家前面所講的這個心性的自體啊，「湛精圓常」清清淨淨、精精明明、圓滿常住。現在我體會一下，我找了半天實在明不了心，見不了性，找了半天是無心啊。「違越誠言，終成戲論，」文字很客氣，講句老實話，他說你老人家在扯謊啊，不老實啊，講話前後矛盾，既然說自性本體光明的清湛的圓滿的常住的，又說這一切生滅六根都靠不住的，他說你不是自己矛盾的。「終成戲論」，戲論就是開玩笑，不要開玩笑了，你何必開這個玩笑呢。

「云何如來真實語者。惟垂大慈，開我蒙悕」。你老人家說成了佛的人絕不說謊話，但是我聽了這個等於是騙人說謊話嘛。不過我想你老人家是成佛了的人，絕對不會說謊話，不過你說了半天真話我也沒有聽懂，你再來吧，下一次再告訴我。

# 楞嚴經講座 三十四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是《楞嚴經》卷四，現在還在討論修證的方法。那麼佛經說到六根解脫，六根解脫這個問題。上次正提到阿難又提出來問，就是說佛說的發心，開始學佛修道要認清楚因地發心與果地覺，不要以生滅心這個妄想心求自性本自清淨空性之果，這個問題現在還在討論。那麼佛分析了六根這個修證的法門以後，阿難又提出了老問題。他說你老人家說的因地發心與果地圓覺這個關聯，你現在你的分析眼睛兩個現象作用--明暗；耳朵---動靜，聽到是動相，聽不見是聽見靜相；鼻子是通塞乃至舌頭、身體的感覺與不感覺，這些等等都是生滅法，畢竟是無體的，沒有個自體，那麼如何可以證道？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重複上次這個大要，現在佛開始答覆這個問題。

「佛告阿難。汝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真倒現前。實未能識。恐汝誠心猶未信伏。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那麼佛答覆阿難的話，他說你呀多聞第一，佛學很高明，記問很淵博，道理講的都很對。「未盡諸漏」沒有實際證到漏盡果，漏盡是圓滿不漏的，沒有滲漏，沒有一點缺陷的。六根門頭就是說眼耳鼻舌身意都無滲漏之處，所謂「未盡諸漏」，這是簡單的說法。換句話說在三界中欲界、色界、無色界中八十八結使解脫了，念念圓澄，身心寂滅，這就是無漏。因此佛說「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現在你在理論上也知道一切衆生自我顛倒所以沒有成佛，顛倒的因瞭解了，理論上了解了。「真倒現前，實未能識」。真正的顛倒來了，真的大顛倒來了，結果你不瞭解。現在怕你「此心猶未信伏」，這同我們一樣，我們現在研究都是妄想心、意識分別心來理解這個佛法，用這個妄想第六意識的分別心來理解，你不會相信的，你也不瞭解。佛每一節每一步帶領他如何去求證。「吾今試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我現在就目前人世間現實的世間普通一般的事，做一個比喻，做一個引導，使你解除了這個疑惑。

「即時。如來敕羅睺羅。擊鐘一聲」。那麼這個時候，佛講到這裏就命令他的弟子，也就是他的兒子，出了家的佛的兒子叫羅睺羅，他說你去打鐘，那麼羅睺羅就去打鐘了，咚這麼一聲，這個聲音一發出來，咚一聲。

「問阿難言。汝今聞否」。佛問阿難，你聽到打鐘的聲音嗎？你這個聲音聽到嗎？我們現在不要打鐘，等於我在講話也是一樣這個聲音，你聽到打鐘的聲音嗎？

「阿難大衆俱言。我聞」。這是個現場表演了，一個實際的領導，大家注意啊，你們諸位修觀音的法門，這是最初步的。阿難同大家同時講聽到了。這個鍾打了一聲，咚，聽到了，都聽到了。

「鍾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否」。這一聲鍾打過了，問大家說聽到沒有？大家說聽到了。這個聲音過了鐘聲過了一點聲音也沒有，那麼佛又問阿難他們：「現在你們聽到嗎？」

「阿難大衆俱言。不聞」。阿難和大家說：「沒有，現在沒有聽見」。

「時。羅睺羅。又擊一聲」。大家說沒有聽見，羅睺羅又把鍾咚打了一聲。

「佛又問言。汝今聞否」。佛又問了，現在你們聽到打鐘嗎？

「阿難大衆又言。俱聞」。大家又說聽到了。那麼這兩次了。

「佛問阿難」。佛就再進一步問他。

「汝云何聞。云何不聞」。佛說我問你，你怎麼樣叫做聽到打鐘的聲音？怎麼樣叫做聽不到？怎麼叫做聽到，怎麼叫做沒聽見？沒有聲音了？

「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這個時候阿難同大家一樣了，同時和佛講。

「鐘聲若擊。則我得聞」。 鍾一打咚一下，那我們大家聽到了嘛。

「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聞」。鍾打過了，打過了很久了，沒有聲音了，聲音跟那個震動的作用兩樣，聲和響倆都沒有了，那我們就曉得沒有聽到什麼，沒有聲音，大家的答案。

「如來又敕羅睺羅擊鐘」。那麼佛聽到大家的答案，就告訴羅睺羅再打鐘。

「問阿難言。爾今聲否」。現在有聲音嗎？

「阿難言。聲」。阿難和大家說有聲音。

「少選聲銷」。過了一下下聲音沒有了，那個大鐘的聲音拖得很長的。，一兩秒鐘沒有了。

「佛又問言。爾今聲否」。佛又問你們現在聽到聲音嗎？

「阿難大衆答言。無聲」。阿難和大家同時答沒有聲音。

「有頃。羅睺更來撞鐘」。再過了一下，羅睺重新又去打鐘。

「佛又問言。爾今聲否」。佛又問大家：現在有聲音嗎？

「阿難大衆俱言。有聲」。有聲。

「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他說我問你：怎麼叫做有聲音？怎麼叫做沒有聲音？

「阿難大衆俱白佛言」。佛提的這個問題，阿難和大家同樣向佛講。

「鐘聲若擊。則名有聲」。這個鍾一打咚一下叫有聲。

「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名無聲」。打過了，過了一陣沒有聲音了，就叫做沒有聲音。

「佛語阿難。及諸大衆。汝今云何自語矯亂」。奇怪，你們這一般人，自己講話一塌糊塗，亂七八糟的講話。佛等於說你們講話一塌糊塗，怎麼那麼亂七八糟講話？

「大衆阿難。俱時問佛」。阿難跟大衆就不服氣了，同時問佛：

「我今云何名爲矯亂」。你問我我答覆你，怎麼說我們亂七八糟啊？沒有錯嘛，你問我答覆你，沒有錯。

「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聲。汝則言聲。惟聞與聲。報答無定。如是云何不名矯亂」。注意喲，佛說啊，我問你們聽到嗎？聽到了。鐘不打了，還聽到嗎？你們說沒有聽到。第二次打鐘我問你們有聲音嗎？你們說有聲音。再問你們不打了，有聲音嗎？沒有聲音。一下說有聲音，一下說聽到，跟着人家嘴巴上亂轉。禪宗祖師罵人啊，鼻子牽在別人手裏走，鼻子牽在別人手裏走是什麼東西啊？那位牛大哥。笨得象牛一樣。禪宗祖師罵人高明得很，這個人鼻子牽在人家手裏走的。我問你們聽到沒有？你們就說聽到。我問你們有聲音嗎？沒有聲音。這個道理我們停留在這裏，這叫什麼？衆生顛倒。這個衆生顛倒。

我們插進來一個故事，中國文化莊子講過的一個道理，莊子啊，老子大概曉得吧？都是我們大家同學。莊子說過我們現在成語也用的「朝三暮四」，早晨三個晚上四個。莊子怎麼說呢？他說有一個養猴子的老頭子叫楚公，養猴子養了一羣猴子，天天喂猴子早晨給它三個芋頭做早餐，下午給猴子四個芋頭做晚餐。有一天老頭子告訴這一般猴子：不行，明天改了，上午四個下午三個。可猴子大吵這不行啊，我們喫不飽，這不對，吵了半天，那就是開大會啊、羣衆運動啊、報紙啊、刊物啊亂吵一頓了。後來這個老頭子說不要吵不要吵，恢復原狀早上三個下午四個，大家就乖了。換來換去他還是七個芋頭，他一點沒有損失。所以朝三暮四，一顛倒啊大家都搞不清楚了。人都是這樣矛盾的，莊子說你看這個羣衆是盲的，連個聲也搞不清楚，漂亮和醜差不多，你好我好差不多，有時候恭維你的話同罵你是一樣的，「哎呀，你真了不起呀。」那句話是罵你並不是恭維，自己聽了還高興，衆生顛倒，朝三暮四就是這個道理。

佛這一段話也等於講你怎麼顛倒朝三暮四啊？佛說你聽到嗎？聽到。聽不到嗎？聽不到。有聲音嗎？有聲音，他說都跟着我的嘴巴在轉哪，換句話說你毫無定見，自己沒有定見。那麼佛講了這個，罵了以後，再講下去。

「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他說譬如打鐘吧，我怎麼樣說第一個罵他們，第一講話顛倒，跟着別人的意思在轉。第二打鐘一樣，鍾打過了，聲音過去了就沒有響聲了，那麼你說沒有聽見。他說真的嗎？

「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枯木」。假定說這個聲音這樣一來聽見，沒有聲音聽不見了嗎？如果真沒有聽見，那個聽的作用就完全沒有了。道理在哪裏？他說那聽的作用不是完全沒有了嗎？那再響聲的時候我們聽就沒有了，聲音沒有了就聽不見，那麼人就同枯木同木頭一樣了，同石頭一樣了，這個地方注意啊。我們試試看，這樣打一下，聽見。沒有了，你聽到沒有？有人點點頭，他不曉得聽到什麼，聽到冷氣機了，我們現在是聽這個聲音（師示敲桌子聲音），聲音沒有就沒有了，你那個能夠聽的還在不在？在呀，當然在。可是阿難當時故意代表一般人，一般人一定認爲，這個不敲了，聲音沒有了，如果真的沒有了，那我們能聽的那個功能就應該消失了。那麼假使我們能聽的功能消失了，這個變成活的死人嘛，變成枯木了。

「鐘聲更擊。汝云何知」。那麼你假使說聽不見，那麼第二次打鐘的時候怎麼又聽見了呢？

「知有知無」。所以佛說你需要知道，我們聽到聲音知道有聲音，「知無」沒有聲音的時候知道沒有聽到聲音。

「自是聲塵」。自性起的作用。聽到聲音這個影像，有聲音聽到這個聲音就是有。沒有聲音，在聽什麼？這裏經典沒有講，其實上面佛講過沒有聲音我們也聽到，聽到一個靜。能聽的自性並沒有變動，所以有聲無聲是聲塵外界的作用，我們聽見聽不見，在耳朵聽到這個聲音有沒有，是我們自性的反應。

「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爲汝有無」。所以聲音啊打起來就有撞擊就有，不撞擊就沒有，我們能聽的聞性「爲汝有無」它不屬於空也不屬於有啊，不空也不有，你不能講它有，也不能講它無，這個要注意。佛這一段話，我們剛纔講，大家要修觀音法門入門的，特別要留意這個事情，特別要留意。譬如我們唸佛，自己唸佛，心裏念「南無阿彌陀佛」聽真正的嘴巴發的聲音可以，或者聽心裏頭也可以，有聲音的時候自己聽到「阿彌陀佛」。沒有聲音，你說我佛沒有了不念了，不念你聽到什麼？聽的那個是靜態。那一念靜態很清淨嘛，你就在那一念靜態上定下去很好啊，定下去不是很好嘛。哎你說我現在不念佛了，糟糕了，心理慌亂了，這不是很笨很顛倒嗎？這個道理。這是我們插過來講的，佛在這裏沒有討論，觀音法門後面有討論的。

「聞實雲無。誰知無者」。我們能聽的這個聲音，你現在聲音敲過了，你說沒有聲音了，那你怎麼曉得沒有聲音呢？因爲你聽到了一個現象是沒有聲音的現象。「誰知無者」這個時候你要注意喲，耳朵有聲聽到叫做有，沒有聲音叫做無，聲音有生滅，你那個聽有聽無的沒有生滅。他說當你聽到沒有聲音的時候，你要注意喲，「誰知無者」那個知道這一下什麼都沒有，那個是什麼東西？「誰知無者」誰，那個是什麼東西？我們知道空了，知道空那個是什麼東西？佛講到這裏，他沒有給你答案。那麼佛又繼續說了。

「是故。阿難。聲於聞中。自有生滅。非爲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性爲有爲無」。所以你懂了這個道理，阿難，這個聲音、聲塵是外在的作用。「聞性」我們能聽聲音、知道空是我們的自性的作用，所以聲音在我們能聞的能夠聽見的這個自性中，聲音本身有生有滅有起有落，並不是我們能聽聲音這個自性啊，並沒有生滅啊。聲音來了就聽見，聲音不來不是沒有聽見，聽到一個靜態。所以聲音本身有生滅，我們能聽生滅的這個聞性並沒有生滅。他說這個東西啊並沒有生滅的。「令汝聞性爲有爲無」，它自性本來清淨，不能講它空，也不能講它是有。因爲有外界的反應它就會起作用，所以它有是緣起，也叫做妙有。空，自性空，一切本來是空，空並不是沒有東西。所以「令汝聞性爲有爲無」

「汝尚顛倒。惑聲爲聞。何怪昏迷。以常爲斷」。你自己本身在顛倒，你的思想觀念搞不清楚，顛倒。「惑聲爲聞」跟着外境界的聲音在轉，以爲這是聽。譬如一個人耳朵聾了，我們老年了，常常耳朵聽不見。你說耳朵聽不見了嗎？聽的聲音大得很。聽自己裏頭嗡嗡的聲音，他還是在聽啊，不過聽覺的功能沒有向外放射，迴轉來聽自己裏頭的，聽到一股悶氣，悶悶的，那也是聲音。所以你自己顛倒了，就把外界的音聲這個作用當成這個體。「何怪昏迷，以常爲斷」因此當然不怪你們啊，本來自性就在這裏，自性真常就在這裏，並不要外求的，可是你因爲被作用拉走了，認爲這一切作用沒有了，以爲就是沒有了。本來在，因此你「以常爲斷」，本來自性真常，你認爲切斷了。

「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聞無性」。所以你總不要更搞錯了，離開了動相、靜相，離開了閉塞（閉塞是鼻子的現象，鼻子通不通），開通就是舌頭啊這個嘴巴張開，這些感覺的現象，你總不能夠離開了生理上這些感覺的現象同外界的作用，總不能離開這些現象以外，「說聞無性」你說我自性能聽的自性什麼都不存在，那你的觀念就完全搞錯了，被現象騙去了。

「如重睡人。眠熟牀枕。其家有人於彼睡時。搗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搗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復撞鐘。即於夢時。自怪其鍾爲木石響。於時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正夢時。惑此舂音將爲鼓響」。這一節文字上我們都不解釋，少解釋一點，佛做一個比方，這個比方不要聽故事忘記了，我們迴轉來找自心自性。譬如一個人睡着了，重睡人。我們普通有時候睡覺睡得不很着，雖然好象覺得在睡覺啊裏頭還有輕微在思想，沒有在思想在做夢。其實每個人天天做夢隨時做夢，沒有真正睡着的。一夜當中真正睡着只有半個鐘頭的時間，很短，其它都是亂夢，不過醒來忘記了，以爲自己睡了。「重睡」睡着了，真睡着了一下下，已經醒了，腦筋已經開始在活動，不過習慣性眼睛也閉着，還是覺得沒有醒啊。那麼這個人睡着了，在牀上，實際睡一下休息過了已經醒了，可是沒有起來，迷迷糊糊。家裏的人在他睡眠的時候或者搗練舂米或者洗衣服，過去洗衣服啊，衣服脫了，拿個木棍子一樣的木錘在打這個洗衣服，把髒的打下來，或者是舂米或者是打東西，那麼這個人不曉得，在睡的時候就聽到這個聲音就做夢了，就會做夢，引起他的幻想。認爲或者聽到廟子在打鐘，因此感覺到自己在山裏走了，聽到這個和尚廟子在打鐘，不過這個鍾啊，太老了，不好聽啊，破鍾，就變成帶質。因此在夢中算不定發心做功德，我到了一定出十萬塊錢把這個鍾重新補過來，這個夢境就會出來的，或者聽到自己打鐘，或者覺得別人在打鼓，跟着夢境獨影意識的聯想。這個聯想夢境不完全獨影了，又變成帶質了，帶質境。認爲實際上外面有個東西，物質東西在動，他由這個實際的東西動，加上聯想，獨影意識的聯想變成別的境界。那麼他在這個夢裏頭就奇怪，這個鐘聲不大好聽，這個廟子好象把鍾打破了都不知道。佛做了這個比方，這個情形我們大家有的，我想大家都有這個經驗，尤其我們年輕的時候在睡夢中啊，聽到別的響啊，就把它當成各種聯想。「於時忽寤」，忽然這個時候醒過來了，醒過來看到家裏人在舂米，或者在做工啊打這個聲音，哎呀，這個樣子啊，你們在洗衣服啊，我剛纔做夢啊，我把洗衣服這個聲音聽得好大啊，象打鐘一樣。佛做了一個比方。

「阿難。是人夢中。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佛說你看這個人睡着了，把別的聲音聽來了，不過加上意識的聯想當成打鐘了，或者當成打雷了。佛說「是人夢中」這個人在睡覺做夢的時候，「豈憶靜搖開閉通塞」至於說平常的習慣，身體的搖動、鼻子的開閉這種感覺的狀況，睡眠的時候完全沒有。雖然沒有，平常的習慣影像還在。同時，「其形雖寐」睡覺是身體睡着了，「聞性不昏」，能聽的那個自性並沒有睡覺啊。佛說到這裏，所以他在夢中睡着了，一打鐘，別的敲響，他也聽見啊，不過聽見呢，他那個意識在昏迷的狀態中，所以呀加上聯想，這個聯想就顛倒，把別的聲音當成打鐘。佛就講到這裏，那麼我們讀經讀到這裏，想想看，佛做了這個比方做得非常高明，當然佛是很高明。但是我們可以由佛的高明進一步想，我們統統睡着了，夜裏或者有重要的事什麼人叫你都叫不醒，叫了老半天把你叫醒了，雖然你睡着了，你的聞性還在啊。當然，拿現在的科學心理學、醫學不同的解釋，那是腦神經的反應---一種解釋。不過所謂腦神經的反應啊，這個問題將來要辯論起來還很多了。實際上佛就直接告訴你，雖然睡着了，這個聞性在呀。所以一叫你或者鬧鐘一響，啊，又醒了，這個覺性自己就清醒過來。所以睡眠只是一個狀況而已，那一種狀況叫做睡眠，這個聞性並沒有變，因爲睡眠也是個生滅現象啊，疲勞了就要睡眠，疲勞休息過來就又醒了，醒了就不需要睡眠，所以睡眠與不睡眠它是一個生滅的現象，能聞生滅的那個沒有動搖過啊。因此下面佛講兩句話。重要的。

「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所以你要了解，什麼叫縱？縱是中文的用法，白話文就是假使，古文只用一個字「縱」，再不然用「縱然」加一個然字，縱然。他用這個睡覺的比喻講了，假使你身體死掉了，這個形體銷掉了，乃至一把火把你燒掉了，或者是放在棺材爛了，「形銷」。「命光遷謝」，注意喲，我們生命的神光，死亡並不是沒有啊，是離開這個房子這個生命另外找一個新的生命，這個大家都是學佛的知道，這裏死了另外一個生命中間存在叫中有身，也叫中陰身。我們講過好幾次，再提起大家注意，不是鬼，鬼是另外鬼道。這個身體死了，另外生命還沒有得到以前，這個中間存在叫中陰身，也叫中有身。所以在佛眼看來，佛法的道理，我們這個生命的死亡是搬一個房子，所以你找到另外一個房子，變牛啦，或者變狗啦，或者昇天了，那是另外一個道理，六道輪迴，另有果報的道理。現在不談那個，現在說人死亡了形銷了，命光遷謝，遷動了，所以佛家死了叫做遷化。學佛的人死去了叫遷化。到廟子上去問，某某老和尚好多年沒有看到，到哪裏去了？哎，阿彌陀佛，遷化了。遷化就是死了，不過遷化多美呀，所以佛學真好啊，這個名稱多美啊，一點恐怖都沒有，遷化。謝，謝謝了，再見，遷謝。所以阿羅漢死的時候都很美，「常揖世間」，在佛經上，給大家做揖再見。這一見啊，再見是很遠了，算不定過三萬年再來，所以長揖世間。他說假使這個人死了，命光遷謝。這個自性啊，能知生死此性，「云何爲汝銷滅」，它並沒有生死啊，所以了生死要明心見性啊，這個自性並沒有生死啊，生死是形狀，同這個聲音聽見、聽不見一樣，能知道自性這個沒有斷過。

「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所以我講你顛倒，因爲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就跟到外界的現象在轉。眼睛跟到色相、耳朵跟到聲音，最重要的是聲色，所以我們街上最喫香的生意是聲色，電視機啊、電影啊，好看的、好聽的，再第三樣啊，館子店好喫的，這個最重要。所以一般人無始以來，都跟着聲色在轉，「逐念流轉」四個字啊，逐：追。自己的心意識思想聽自己的意識思想在騙，生滅心妄想在騙，流轉就是在輪迴。「曾不開悟性淨妙常」，永遠自己不悟自性本來清淨，本來是淨土，本來妙不可言，本來不生不滅的。《楞嚴經》不生不滅用一個字來代表，常。「不循所常」你不知道自己的自性本來是不生不滅的，「逐諸生滅」就跟着妄想生滅心，外界的現象、作用在跑了。

「由是生生雜染流轉」。所以生生世世在生死海中。被現象、被人世間的聲色塵勞染污了、雜亂了，在輪迴中流浪生死。

「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塵根識心應時銷落」。注意這要揹來了，你怎麼求證呢？譬如大家唸佛也好，靜坐也好，隨便你修什麼法門顯教密宗都不管，拋棄了生滅心。乃至我們說唸佛，我經常說你們注意喲，唸佛，阿彌陀佛這一念是生滅心啊，用這一念佛號唸佛的名號唸到真土淨土現前，生滅心不動了，乃至一個「阿」字都沒有起念，已經整個的阿彌陀佛的境界，淨土境界現前，不是妄想心，這個纔是正念。前念過去了，前一句阿彌陀佛過去了，第二句阿彌陀佛沒有接上來，這個中間完全清淨，清楚的，沒有妄想、沒有雜念，念念清淨，這個叫淨念。所以大勢至菩薩唸佛圓通章，將來我們要討論到的，淨念相繼，這個纔是修淨土最重要的法門之一，並不是概全體，以別的方法也可以修到，這就是淨念相繼。

所以佛說我們如果放棄了生滅之心，譬如唸佛這一念有生滅的，第二個方法，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儘管念，這是生滅心啊，當我們在唸佛的時候，你看都是我們念，我們心裏頭同時都知道，我現在唸了三句了，我現在唸了四句了，我現在唸了一百句，沒有動過雜念，我也知道。哎呀現在我好清淨，也知道，那一個知道的是能知自性啊。唸佛「阿彌陀佛」是能知自性起的用，那一個知道自己同時知道自己在唸佛，念念清淨，我們定一個名稱叫做體，體上起用，清清楚楚。所以我們要認清楚，不抓到生滅心當成真實，同時要看清楚，自己這個起心動念都很清楚，隨時知道的，這個東西自己的真心，它永遠不生不滅的都在這裏，你不要再向外面再去找的。「守於真常」，就常常定在這個上面。我們講定，定個什麼？把這個保持謂之定，保持了。那麼保持了，譬如我們現在聽話，每句話都聽到，自己也知道聽得清楚聽不清楚，這一個並沒有動過啊，你只要保持自己這個清淨面，「常光現前」慢慢久定下去，自己本自的光明透露了。那麼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塵：外境界色聲香味觸法，內外境界身體都忘了，外面境界一切都空了，「根塵識心」，心裏頭雜念妄想都沒了，「應時銷落」都化掉了銷化了。佛在上次講過，《楞嚴經》佛說提一壺開水澆到冰上一樣，那個冰統統化掉。但是你要久定啊，自己的清淨心守住了，「常光現前」的時候，「根塵識心應時銷落」，完全沒有了。

所以「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到這個時候，你不要用心說把妄想去掉，沒的妄想了。因爲我們的妄想是無始以來一個習慣性，這個思想，思想的現象爲塵，是外境塵埃把我們自性的光明遮住了。所以把思想自然一空了，自性的光明出來了。想：能夠思想的，相：這個現象，「爲塵」是自性上面的灰塵。「識情爲垢」我們心意識能分別與情感等等所起的作用，這個分別心，是我們光明清淨自體上所有的塵垢、渣子，等它自己澄清清楚。那麼到了「常光現前。塵根識心應時銷落。」這個時候「想相爲塵，識情爲垢」，妄想同一切放不下的感情，「二俱遠離」，統統沒有，完全空了，真正的空了。不是說我現在坐着好空啊好舒服啊，有個舒服就是塵垢，連這個也沒有，統統遠離。那麼這個時候你說開悟了嗎？開悟了，什麼開悟？你眼睛張開了，不是這個眼睛。

「則汝法眼應時清明」。所經佛經上說，有些人佛在世的時候，在佛當場聽法懂了這個道理，得法眼淨，就是這個道理。法眼不是肉眼啊，智慧之眼打開了。啊，懂了，原來是這個樣子，那真懂了佛法，智慧之眼。所以他說到了這個境界，這些都是實際的功夫喲。「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你學佛就得到佛的法眼，當時就清淨明白了。

「云何不成無上知覺」。只要這樣去修，最後總歸要成佛的。如果你真能夠照這樣修，「云何」哪裏不會成功的呀？哪裏不會成佛呢？一定會成佛，這是佛說的。那麼這一段佛講了很清楚了，分析六根。

我們這位阿難尊者，這位祖師啊聽到這裏，他反正啊，替我們後世衆生大慈大悲，他故意裝笨，粘着佛一個一個問題盯着來。有一個故事有兩句話，有一個徒弟跟着師父永遠不開悟，後來他說不開悟不要緊，反正師父開悟了，他講兩句話很有意思：「螞蟥叮在鷺鷥腳，你上天來我上天。」我們這個田裏有一種鳥會飛的，白的長腳叫鷺鷥，有一種蟲叫螞蟥，稻田裏頭有。我們人這個腿上給它一鑽進去，它就鑽進裏面去了，那不得了，那痛得不得了，拉都拉不出來，這個叫螞蟥。螞蟥叮到鷺鷥腳，反正我盯着鷺鷥腳，跟住了，叮住了。鷺鷥這個腿上盯到螞蟥，螞蟥永遠在泥巴里爬不動，它盯着鷺鷥腿上好辦，鷺鷥飛起來你上天來我上天，它就跟着上去了。阿難的辦法，現在問的也是這樣，一個一個問題追上來。現在阿難又提出來問題問了。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雖說第二義門。今觀世間解結之人。若不知其所結之元。我信是人。終不能解」。注意喲，我們講到這裏這個《楞嚴經》，實際上問題還停留在佛和阿難當時的問答，講到修證的問題，怎麼樣修行求證到自性清淨。佛說兩個原因，那麼第一個原因講了，第二個原因剛剛我們纔講完。那麼中間佛就比方我們生命不能成佛，有六個結使六個疙瘩，重要的關鍵，眼耳鼻舌身意，你解脫不開被它纏住了，所以不能得道，不能悟道，不能成佛。那麼佛告訴阿難，你必須要把這個結解開了，六根的結，所以有上面剛纔講過這一段的討論。現在阿難表示聽懂了，聽懂了，螞蟥盯到鷺絲腳，又來了。到底還是盯住了，還沒有解開呢。說世尊啊，你雖然講了第二義門，次要的辦法。修行辦法這個原理也告訴了我們，但是你看世間上結結之人，這個成結打在那裏。「若不知其所結之元」，這個結怎麼打起來的，根根在哪裏？假使這個人要把結釦解開，這個中心都找不到，阿難說我相信這個人永遠解不開這個結釦。這是替我們講的，代言人，阿難尊者是我們的代言人。

「世尊。我及會中。有學聲聞。亦復如是。從無始際。與諸無明。俱滅俱生。雖得如是多聞善根。名爲出家。猶隔日瘧」。阿難說對不起，今天同我一樣參加這個法會的人，同我一樣都還在求學的階段，還沒有得道啊，正在學習的階段，也同這個道理一樣，同普通人一樣。我們很可憐了，從無始劫來，都是把這個無明，沒有明心見性沒有悟道以前，都是一片無明，無明就是都看不清楚了，「俱生俱滅」，跟着這個妄想在生滅。所以雖然我們學問佛學很清楚，道理懂得很多。（對不起，阿難當時是出家的，我是照話講，出家同學不要怪我）。雖然我現在也現了出家相，「猶隔日瘧」打擺子一樣，可惜臺灣大家沒有打擺子這個病，我們當年生過這個病。譬如說上午剛剛兩個鐘頭在發燒，燒得什麼都蓋不住。過了兩個鐘頭冷啊，棉被三牀蓋起牙齒都打架。一下冷一下熱，打過了一冷一熱過了又蠻好，普通人一樣。到了時間第二天準定那個時間又來了，熱了就來了，又冷起來，冷過又熱，熱過了又冷。「隔日瘧」用得很好，所以有時候我們修道啊，有時候自己想想，呵，和聖人兩個差不多了，一樣啊，我就是菩薩了。再過一陣啊，糟糕，自己好象下了十八層地獄，都不對了。一下心地非常慈悲清淨，佛法蠻好，有時候煩起來修個什麼道？格老子不想幹了，象是隔日瘧。阿難的經驗之談，形容得非常好。阿難說我們沒有出家，雖然出家，如隔日瘧。隔日瘧這個病臺灣是完全沒有了，假設一到邊區地帶，有時候給毒蚊子一叮就來了，這是一種傳染性的，西醫講是傳染性。中醫過去不同，我們看到，我自己也生過這個瘧疾，很多人生過，尤其在邊區。可是很奇怪在中醫的醫理認爲這是飲食頂住了，飲食在胃口頂住了。

我還看過一個怪事呢，鄉下一個土郎中，種田的，這個人瘧疾，隔日瘧。瘧疾很多種啊，有時候天天到這個時候發燒，明天到這個時候發燒，天天到這個時候，過兩個鐘頭發冷，一定的，就是天天的。隔日瘧啊，今天好好的，明天不得了，明天過了，後天又好好的，大後天一定的，這個叫隔日瘧。後來病了十幾年，那個時候我們在四川看到一個鄉下老頭，他會打瘧疾，打空上瘧疾。怎麼叫打呢？也不喫藥。有種植物叫葛根，這個藥也是草了，這個根根很長。他把它拿來，根根有指頭那麼粗，小指頭。把這個皮一扒，扒了裏頭白白的，很好看，嫩嫩的。他根據人的指頭，一寸三分，一寸三分在哪裏呀，象他老哥身體很高的時候，我們這個身體矮的一寸三分怎麼比呀？是每個人的中指頭以這個爲標準就是一寸，小孩子也是，他根據你這個指頭量。我當時看到還沒有太注意，後來想跟他學，有個原因就搞開了，很可惜。他把這葛根一量，拿刀來一砍，也沒有消毒什麼，就這樣，那麼很長。叫那個生病的人，把嘴張開，頭仰起來。他把那個東西從喉嚨一直就下去，等於現在照胃鏡一樣，它這個涼的下去啊，到一定的，到胃口到某一個程度一定的，根據人體。然後這樣一拉拉出來，那個葛根還是白的，還是好的。好了，那麼問這個病人呢，它這個下去覺得怎麼樣？他說沒有什麼難過，好舒服啊，它下去了以後，這個胃口上就有個東西一樣，咚就給它打下去了，就沒有這個瘧疾了。所以他們認爲瘧疾是飲食喫進去不消化，等於一盒飯放在廚房裏放久了，外面長毛了，那個東西在裏頭就變成瘧疾了，當然外界傳來的，同內在的，各有各的理由。不過在經驗上看起。

這是醫學方面順便講到的隔日瘧，現在我們談的不是醫學。阿難講啊，我們的學佛有時候同聖人差不多，有時候比凡夫還要凡，猶如隔日瘧。希望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

「惟願大慈。哀愍淪溺」。你要慈悲啊，可憐可憐我們。溺等於掉在苦海里頭沒有爬上來。

「今日身心。云何是結。從何名解」。我們現在坐在這裏，我們爲什麼不能悟道？不能成道，這個身體這個心理上，哪裏是這個結的中心？而且這個結怎麼樣來解開呢？他就問這個問題，這個結怎麼解得掉？我們注意喲，大小乘的佛學基礎五個階段：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學佛是要解脫，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這個話是解脫的意思。解脫掉了才跳出三界外，三界如牢獄，我們是在這裏坐在牢獄裏受煎熬、受罪，解脫不了。這個刑具解脫不了，怎麼解脫？所以請佛啊可憐可憐我們，大慈大悲，這個就叫度人，你度一下我，這個身心怎麼是結怎麼解脫？

「亦令未來苦難衆生。得免輪迴。不落三有」。我們讀到這個經典，就要站起來給阿難尊者頂禮三拜，當年他連我們都帶上了。這個不是爲了我們在會的要求，我這個要求也爲未來永遠未來的衆生跳出輪迴，怎麼能跳出輪迴，不墮落在三界裏頭。三有就是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就是欲有、色有、無色有三有，不墮落在這個境界裏頭。那麼阿難把這個提出來要求以後。

「作是語已。普及大衆。五體投地。雨淚翹誠。佇佛如來無上開示」。就在那裏等佛開示。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會中諸有學者。亦爲未來一切衆生。爲出世因。作將來眼。以閻浮檀紫光金手。摩阿難頂」。你們不是要學密宗嗎？這個就是真灌頂了，這個就是灌頂了。注意，你們現在拿十塊錢紅包裝一裝，騙那些喇嘛，很多的供養，然後人家弄一點水，頭上倒一倒，摸一摸，念一下，灌頂了，又學一法，自己騙自己。呵呵，這個真的灌頂不是那麼容易。這個時候世尊憐憫阿難，慈悲憐憫阿難，以及在會的大家，「諸有學者」一般還在學的階段，所以學法你們到了人家那裏，喇嘛、師父那裏，不管人家如何，自己要真誠，不要開玩笑，不去亂搞。我聽到你們的笑話，非常多，不是你們在會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個。佛說不但爲你們也爲未來的一切衆生着想。

「爲出世因」注意喲，我們爲什麼學佛？這八個字「作將來眼」。現在我們開始學佛，你修密也好，去學法第一步求灌頂啊，結緣的灌頂啊做什麼，做爲出世之因。並不是說你學了這個法，聽了《楞嚴經》，或者是給你皈依了，或者學了淨土了，學了密宗了，得了灌頂了，你就會成佛啊，不是啊！結一個善因之緣而已，做未來的因，修行靠你自己。所以將來成就了，做將來人天眼目。人中的眼睛，眼睛代表什麼？智慧，人沒有眼睛什麼都看不見了，看得明白，是見地，看得很明白。不但爲人中的眼睛，也爲天上人間的眼睛。所以佛稱天人師，佛，世尊是天人之師，不但是人間的大老師，也是三界天人的大老師，所以「爲出世因，作將來眼」。就是我們今天發心學佛的人，自己要搞清楚是要爲這個。那麼佛就用自己的手灌頂了，阿難跪在那裏，摸摸阿難的腦袋，摸摸他的頭頂，大人摸摸小孩子啊，這是真灌頂。什麼叫閻浮提紫金光色？佛是我們東方人、印度人，尼泊爾南邊這一帶人，他的膚色糉色紫色不是全黑帶一點黃色。他的皮膚（閻浮提是這個世界上）紫金紅紅的發亮的帶一點黃色的，就是身體有光，身體很健壯。以這個手摸摸阿難的頭頂，這下灌頂來了。

「即時。十方普佛世界。六種振動。微塵如來住世界者。各有寶光。從其頂出。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林。灌如來頂。是諸大衆。得未曾有」。你看啊，佛拿手摸摸阿難的頭頂，就是這麼一摸，那就是南無，難得一摸。這一摸摸了以後，這一摸手搭在阿難頭頂一摸。這個大地六種震動，嚇死你了，東出西沒上湧下湧，地就震動了，震動了，整個的世界外太空都來了。「微塵世界」，現在在的同釋迦牟尼佛一樣都是住在那個世界說法的，所有的光都過到這個世界上來。每一個十方諸佛的寶光出來灌到釋迦牟尼佛的頂上來，佛又給阿難灌頂，十方諸佛給佛灌頂，佛又給十方諸佛灌頂，光光相入，佛與佛之間彼此互相灌頂。這個灌頂就是一種，這種是光明灌頂相，是光明的灌頂之相。這個光明灌頂同時也代表了兼帶了智慧的灌頂。這個地方這個經典啊，我們《楞嚴經》好幾處放光、好幾處灌頂。這個時候是在灌頂，所以大家都看到，這個現場就很鬧熱了，大家都看到了，「得未曾有」誰也平生沒有經歷過的，莊嚴合掌讚歎。

「於是阿難。及諸大衆。俱聞十方微塵如來。異口同音。告阿難言。善哉。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注意喲，佛用手摸摸阿難頭就發生這個現象，十方諸佛一切佛的智慧光明同時來灌到了佛的頭頂上，和佛的光明智慧融合一起了，這個場面很偉大。釋迦牟尼佛沒有說話啊，就是手那麼摸一摸。那麼阿難同大家在這個情況呢，就聽到一種聲音，不只是釋迦牟尼佛也那麼講，十方諸佛同樣一句話，「異口同音」，嘴巴講的不同，都是那個要點。對阿難講，「善哉。阿難」，好，阿難，你問得好，你現在要想了解俱生無明。我們這一念無明，永遠不明白的，沒有得道沒有明心見性，這一念無明與生命俱來的，所以叫「俱生無明」，與生命同來的叫「俱生無明」。你要了解「使汝輪轉生死結根，」，你要了解生死的根根，一念無明在什麼地方，怎麼解嗎？十方諸佛同時告訴就是你自己的六根啊，就是這個鼻子耳朵眼睛啊。結也結在這裏，解開也在這裏。「更無他物」，沒有別的東西。

「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登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注意喲，第二句話，你想悟道、明心見性成佛，這就是《楞嚴經》的祕密了，佛法的祕密。你想快快的得到平安快樂，成道得解脫成佛也是這個六根，沒有別的東西。所以你不要輕視，哎呀，有一般學佛的人四大本空，還管這個四大做什麼！太執著這個身體爲究竟爲道，錯了；完全不管這個身體也不對，也錯了，這個身體也是自性功能變的。所以這一段注意喲，這是個祕密啊，所以講到這裏頭好嚴重啊，佛還不只自己嘴裏講出的，就是那麼灌一下頂，摸一下阿難，馬上十方諸佛同一個聲音告訴他，你想成道得解脫無始無明，把你迷糊了就是六根，就是這個身心，你現在要成佛悟道也離不開這個身心。更不討厭說我是女生啊，男生才成佛，那都是方便的話，男女老幼一樣，本性功能都一樣，沒有這個事，那是非了義教，了義之教男女平等，也沒有年齡差別，說老了不能成道了，不能成佛，沒有這回事，我講錯了我下去，下去不好受啊，這個話不是亂賭注的喲。所以呀，諸位呀，好好努力去修。這一段很重要。

「阿難雖聞如是法音。心猶未明。稽首白佛。云何令我生死輪迴。安樂妙常。同是六根。更非他物」。阿難聽了，不只釋迦牟尼佛給他講，十方諸佛異口同聲告訴他，他不是不懂。他雖然聽懂了，他代表我們，「心猶未明」，心裏頭還沒有明白，再磕頭，向佛講，這個話我還是不懂，怎麼樣生死輪迴，墮落下去也就是六根？怎麼樣說成佛解脫也靠這個六根？也靠這個生命，再沒有別的東西，這怎麼講法呢？所以《楞嚴經》在中間卷四卷五的階段都是討論真實求證用功的方法。

「佛告阿難。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這個都要揹來呀，以及下面的偈子最好能夠瞭解揹來，真正學佛的同學們，尤其年青同學。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相對的塵外界色聲香味觸法，「根塵同源」，注意喲，塵是物理世界的東西、外界的東西啊，在身體上可以說生理跟心理，所以真正的佛學絕對的心物一元論。六根的根塵同源的，同一個根源，一體的兩面。「縛脫無二」解脫同不解脫也都是一個作用，一切都是唯心的，心物是一元的。解脫成道與我們墮落了不得解脫束綁變成凡夫也是唯心。「識性虛妄，猶如空花。」可是我們心意識，能夠思想能夠起的作用這個自性本來性空的，性空緣起。「猶如空花」一切的現象界作用，虛空中的花朵一樣，用過了自性本空。空了呢？空是本來清淨圓明，所以一切心意識，識性是虛妄。猶如空中的狂花一樣，幻象。一切世界物理世界、生理東西都是幻象。

「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我們這個自性，心意識的作用，這個心意識性空妙有。阿難，自性本來清淨，因外境「由塵發知」，外境來了對境起心動念，就起了知覺的作用。「因根有相」通過了六根（生理的機能）知道了這一切的現象。所以《楞嚴經》第二卷講過，外洎山河大地，整個的物理世界，內至身心包括你生理心理，都是妙明真心中物，都是一心所變的相分---現象與作用；那麼我們自己的知覺呢，知道這個現象這個作用是見分。在唯識叫相分與見分。《楞嚴經》不用這兩個名稱，其實名稱不同道理是一個。他說我們物理世界的外境同我們生理的這一切等等都是外塵，我們能夠知道一切現象知道一切動作，這個能知道這個見分也可以叫做精神部分，我們普通講精神部分就是見分，相分與見分自性本空。「同於交蘆」，等於一個三角架子，蘆就是一種植物了，現在在城裏頭都看不到了，鄉下很多，象蘆筍就是蘆的一種，當然蘆筍不是罐頭裏拿出來，你把現場砍了蘆筍，三個一架架起來就不會倒。現在就是心意識自心、相現象界、見分三個交叉，三個交叉架在那裏就倒不下來。其實三個交叉就是心、物（外界就是根塵）相分、見分就是三個同於交蘆，沒有根根，也沒有結使的中心，都是自己迷住了，粘住了在那裏。現在重要的來了，千萬注意呀諸位，要想悟道，有一個祖師就在這裏悟道，中國有一個禪宗祖師。

「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所以你修道的時候不要有一個求道的心，有一個求明心見性，求菩薩加被我，要菩薩放光在我頭上過來，你就完了。所知所見念念都空掉，一切放下，知見要建立一個知性，有一個能知所知的，這就是個無明的根本。譬如我們理學家王陽明先生，拿孟子的話「良知良能」，如果你拿《楞嚴經》這一段，陽明學說全體垮了。所以我對陽明學說理學家很多真法師我都批評，就是這樣，陽明的四句教大有問題，他都落在知見立知上。有一個所知有一個所見，建立個知建立個見即無明本，生死無明的根本。「知見無見」你真達到一切皆空，放下了，無所知無所見，我也不求悟，我也不做凡夫也不成佛，這是什麼人？不是凡夫不是佛，那麼禪宗祖師說這是天下第一等的無事閒人，誰也做不到。「知見無見」無所知無所見，到這個境界。「斯即涅磐無漏清淨。」證果了，佛的果位，這就是真正得到無漏，真正的淨土。

「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這時候是真空、徹底的空、畢竟的空，哪裏還有個東西呢？所以六祖悟了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哪裏還有個良知？哪裏還有個良能在呢？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所以講到這一段，有人說禪宗要參話頭，《楞嚴經》處處是話頭。在五代的時候有個遇安禪師，他研究教，就是研究佛經的，有一天他讀《楞嚴經》，讀到這裏他自己把它圈點，忽然自己一下靈感一來把圈點另外點過了，他就大徹大悟，所以後來人家叫他外號破楞嚴。《楞嚴經》四個字一句呆定的，「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磐。無漏真淨，」四個個字一組。他讀到這裏啊，加了標點：「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大徹大悟，他自己點，他確實另外點過一下文句，他自己這麼一個標點一下，自己大徹大悟，悟道了。知見立：有所知有所見，還有個境界，還有個道，還有個東西，「知即無明本」這一點知道的，就是生死輪迴的根本，就是妄想。知見無：所知所見什麼都沒有，一切放下，「見斯即涅磐」真到了這個境界就是成了道了。下面什麼無漏真淨他都不要了，那當然無漏。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磐，所以呀，並不一定說你非打坐不可，非唸佛不可，你把經教教理經典真研究透徹了，一念之間，一個文字之間，忽然徹悟了，那真好啊。給他這麼一潑點，點了真好啊，本來四個字，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也好啊，沒有錯啊，一樣好，雙絕！知見無見，斯即涅磐，無漏真淨，他自己看經看到這裏，把它一標點，「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磐」清清楚楚就悟道了。那麼佛講到這個地方，那麼下面把上面這個重要的怎麼樣六根解脫，把它歸納起來做了一首偈子。偈子不象中國的詩，不需要平仄，不需要音韻，但是把上面道理的意思歸納變成韻文，在原本的梵文，現在當然找不到《楞嚴經》原本梵文，這個佛的偈子是最高的音樂非常美，翻譯成中文已經不大高明瞭，這也並不是說中國文字不對，因爲這個很難辦，一個哲學由科學的道理變成一個文學的音樂韻文啊，很難弄，所以我們中國的偈子偈頌叫做另外一種中國佛教的文學，只能如此。那個偈子整個的道理，今天來不及了，禮拜三再講完。

# 楞嚴經講座 三十五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是卷五，上一次的總論，佛說一個偈子。那麼上次我們繼續研究佛說所謂第二義，其次。我們普通以這個身心這個生命求道求證菩提的方法，那麼人的生命就是身和心兩方面，心物一元的。拿物理世界來講，拿個體來講就是身心是一體的，心理和生理是一體的。那麼修行求證的道理就是要用六根來求證，這個六根是不可以執著，但是也並不是捨棄它。那麼六根的應用與求證，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樣說哪樣好？哪樣不好？沒有一定，總而言之要一門深入，這是討論的總綱。現在佛歸納這個道理。做了一個歸結的好記憶念誦的偈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真性有爲空 緣生故如幻 」

「無爲無起滅 不實如空花」

由這個體自性之體形而上的道理說到形而下一切的作用，所謂真性這也是名相，就是自性，所謂真如自性。我們知道《楞嚴經》上面佛也說過真如自性，或者我們中國通稱的叫做道。這個道體所謂自性是性空的。不過要注意啊，空不是沒有東西，等於我們用數理上一切萬有起於一，一切數字起於一，千百萬億無窮數都是一，一加一、一加一加起來的，一以前這個數字是什麼呢？是零。零就代表空，沒有；，也代表了無限、無窮、太多數、不可知數，拿數理哲學道理就可以瞭解這個說法，所以是性空的，自性本空。注意喲，所謂空不是你去空它，你去空它還是意識上造作的，不是自性，自性是本空，換句話說勉強的講它來空你的，不是你去空它，自性本空用不着你去用心求空。所以一切有爲法，宇宙萬有一切有爲現象雖然是有，最後歸於空。

「緣生故如幻」一切萬有的起來---因緣所生，什麼樣是因緣？後面《楞嚴經》佛也有解釋，我們留在後面。萬有的生起不自生，不是自然突然而來的。所謂龍樹菩薩的中論提到這個事，就是性空緣起、緣起性空，因此龍樹菩薩著了一部經典叫《中論》「諸法不自生」， 諸法不自生，並不是自己生的。 「亦不從他生」，也不是上帝、閻王、也不是菩薩、佛做你的主宰，並不是他力所生。「不共不無因」並不是另外有一個作用共生的，共同努力的。譬如人與人不是一男一女共同努力就可以生出來的，另有作用，要三緣和合才能生一個人。不共生、不無因生，一切因緣自有因果的道理存在。「是名爲無生」，生而不生也是緣生的道理，生而不生，一切生起都是因緣聚散，因緣的生滅，所以叫緣起。萬有的現象生起是緣起、緣生，緣起性空，自性本空。因爲空所以能夠緣起生一切萬有之法。所以性空緣起、緣起性空根本的道理。那麼所以龍樹菩薩弘揚般若這一方面，所謂我們中國的佛學把它批判稱爲性宗，講畢竟空，而弘揚這一面。但是龍樹菩薩同時也弘揚唯識法相方面，那麼這一方面就是講緣起，宇宙萬有一切法，皆是緣起的。所以真性有爲法一切皆空，本空。空並不是沒有啊，以其空能生一切法，空能生一切法，空也能夠滅一切法就是破一切法，所以一切法的生起是緣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所以一切法皆是因緣聚會，偶然的暫時的存在，所以緣生一切萬有，空不是沒有，承認是有，不過這個有是幻有，夢幻一樣暫時的偶然的存在，所以「緣生故如幻」，先說明這個基本的道理。

「無爲無起滅，不實如空華 」真如自性不是有爲法，注意喲，我們大家修道做功夫都從心意識一個有爲法去追求。所以佛提到第一義，說到大家修行，根本發心用心開始就錯了，以生滅心、妄想心來求一個無所得，了不可得之果，基本就錯了，所以因地不真，果地就迂迴，白走了許多冤枉路，最後是錯的。道體是一切無爲，無爲還是翻譯過來用的，中國文化的名稱一切無所住，無爲、空、無相、無住，這是無爲。是空的自性本空的，沒有一切境界，凡有境界已經着相了。境界並不是不對，那是如夢如幻的，一切作爲、一切行願也是如夢如幻，所以它自性本體本來是無爲。我們看到萬有的現象有生滅，生滅歸於無生滅，最後歸於不生不滅。生滅就是幻有的、緣起的，它性空，歸於不生不滅。所以呀，自性是無爲無起滅、無生滅的。那麼這四句又說明宇宙的萬有，幻起幻滅沒有真實的，都是幻的，不實如空中的虛花一樣，病眼空花都是變態，都是變相，幻有、夢幻都是變態、自性的變態。那麼這是基本的說明.

「言妄顯諸真 妄真同二妄

「猶非真非真 云何見所見

所以我們現在講妄想，一切都是妄想，假的，這個思想、感情啊，情緒、感覺、知覺都是妄想，意識妄想分別作用都是假的。要注意喲，「妄」這是爲了表達自性這個菩提道體，建立一個名詞叫它是妄想，去掉妄想以外，好象真如清淨就現前了，這是言語表達的方便，這是一種方法、教導的方法，因爲見之於言語，見之於文字只好那麼表達。除了這個表達以外，這個自性、這個道佛道怎麼表達？無話可說，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凡是說的都是多餘，說的已經不是道了。所以講一個妄想，是陪襯出來、相對的，陪襯自性。因爲其它都是妄想，自性是什麼？那個纔是真的，所以「言妄顯諸真」，沒有妄想、一切妄想放下那個纔是真如自性之道。其實所謂一個真如、一個道，已經錯了，有個真如有個道也是妄想，有個真如也是假如啊，那是個名詞、名相，不要被名詞騙了。所以去妄想，小乘呢，他不瞭解這個道理，斷妄證真，認爲把妄想切斷了，這個思想一切切斷了隱伏下去就會得道了，就是你把妄想完全壓下去了，沒有了，有個空、清淨、那個道、光明那個境界，那個也是妄想，那是更大的妄想。所以連那一切境界都要空掉，本空纔是道。所以真如和妄想是相對待的兩個名稱，在教導說明表達的方便纔有這種名詞，「言妄顯諸真」。

「妄真同二妄」講一個真如、講一個妄想，其實兩個都是妄想。所以我們說得道，道是什麼東西？道不可說、不可思、不可名，有一個名相可說我得了道我有個境界，你看我又放光的、動地的、清淨的都不是，那也是大妄想。所以妄想這個名稱這個作用與相對的最後的道體真如自性明心見性，那是個名詞啊，並無可明之處也無可見之物，這要搞清楚。真有個心、真有個性，乃至看了道家的書，圓陀陀，光爍爍，我打坐起來這個亮光這個明點，這個是道了，正是個大妄想形成。所謂明點啦、拙火啦等等都是個大妄想形成。「妄真同二妄」，妄想固然是妄想，你有個自性境界有個真如境界也是妄想，你認爲自己得了道，成了佛那是個大妄想，就成魔了。真正的佛並不認爲自己成佛，很平凡，一切衆生本來是佛，這是非常平凡的事，沒有什麼稀奇。聖人決不認爲自己是聖人，我得了道了，我是聖人，差不多了，快要神經了，真正的聖人最平淡、最平凡、最自然，所以妄真同二妄。所謂真正的道體「猶非真非真」，說我得了這個是真的，其它都是妄的假的，這個真的不是有這麼一個東西，所以覺得自己有一個真如自性的境界，已經不是真了。那你說所以我都放掉，連那個境界都沒有了，這個纔是對，這個還不是。你說有個空不是，你說空我都空了，空都空了你還有個空也空了，空空也空，空空也空還是有個空空也空，凡有一法留存都不是，所以能真所真都不是。「云何見所見。」所以明心見性，得道了，說我看到了。有些人說我打起坐來看到自己在打坐，啊，那個是真的，這個是假的，你才被自己騙了，那快要變成離魂症了。離魂症是一種病，也等於說夢遊症差不多，不同一點，那就是精神分開分裂了，神識飛越。或者說道家講的一樣，圓陀陀，光爍爍，這個就是真，我成丹了，你差不多耽了，耽誤了，糟糕了，那也不是。所以如何去見道？所謂見道是個名詞，有所見非道也，有我的能見也非道。能見、所見都自然返本還源，這是《楞嚴經》佛上兩次講的，伏歸元真。這些能見、所見都空了才差不多。所以說能見與所見，我們所有的境界都是現象，唯識講都是相分。我們知道自己有這個境界，就是自性所生的見分，能見、所見與這些境界。

中間無實性。所以你覺得我氣脈通了，這個是道，什麼道？上有食道，下有尿道，什麼道？都是自己妄想造成的，執著了都不得了了，所以「中間無實性」，有一個境界有一個道已經不是了。

是故若交蘆。所以宇宙萬有現象包括你所有的功夫，所有的境界，不是說你不對，那都是修證修道的過程，那是修道的過程。等於我們上樓一定要第一層，第二層這個過程，過程兩邊的境界都不需要去執著它，這些相、境界，同能見、所見一切等等如交蘆。上一次我們講到過一個架子、三叉架子，這個三叉的架子，我們拿三個筷子來把它一綁就架住了在那裏，你說靠哪一支筷子的力量都不是，那麼少了一支就會倒，但是三樣都不是。這個力學的道理，一個三叉架子，你說靠哪一支喫力？三支都不是，可是它形成了一個東西架在那裏，抽掉了一支，那兩支都倒下來。我們這個心裏作用、感受、知覺同感覺的作用都是這樣，譬如我們做功夫，哎呀這樣好、這樣舒服、快樂痛苦、心裏感受的境界，覺得這樣對不對，知覺的境界。知覺感覺等等的同那一個現象，都象交蘆一樣三叉架子，假有的，緣生的。這個架子架住，是緣生性空，它本來沒有東西，你不要被這個現象困住了，那麼佛說第三點。

「結解同所因     
聖凡無二路」

「汝觀交中性     
空有二俱非」

所以他告訴阿難，修行，說哪個法子好？哪個法好？沒有一個法。所以佛在《金剛經》般若解脫的時候講了一句話，「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那是在《金剛經》講般若實相。我們也可以拿來借用來解釋這個地方，一切法門無有高下，所以禪宗六祖在六祖《壇經》上就講了一句話「聖人用邪法，邪法亦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亦是邪。」只在你知見正，修行正，行願功夫都正，邪法也是正的。邪人知見錯誤了，邪人用正法，正法也變成邪了。所以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不管你用哪一個方法，六根門頭來修證，解除心中的結使，妄想要求的結使都空了，所以「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最後成道都是一樣的，方法沒有哪個好，哪個不好，看適合於什麼人。所以「結解同所因。」要解開這個結子「同所因」，基本原來是一樣。最後解脫了結使啊，自然就返本還原得道了，得道了叫做聖人，那是個名詞啊，他還是這個人，沒有迷惑了。迷住了耽誤了叫凡夫，凡夫還是這個人，聖人與凡夫不二，無二路，一體的就是這個東西。等於我們的眼睛矇住了就如瞎子看不見了，手打開就看見了，還是這個眼睛。聖人凡夫不二，是一體的，「聖凡無二路」就是這個道。因此佛說剛纔提到交蘆三個東西架子架起來，你說這個力的重點在哪一枝筷子上？都沒有，可是三個叉叉一架起來，它就形成一個東西了。「汝觀交中性」你看三個叉叉打起來，你看中間這個業力的重點在哪一邊？在身上嗎？在心上嗎？還在境界上？還在作用上？都沒有，中間本空的。所以這個自性之體，你講空也不對，你講有也錯了，空、有都是相對兩邊的話，那你說我第三個非空非有，非空就是有，非有就是空；即空即有，即空就是空，即有就是有嘛，所以這四句，禪宗所以講離四句，絕百非，哪四句呀，「空，有」兩句了，「即空即有」第三句了，「非空非有」第四句了，都不是。講本體的論辯離不開這四點，那麼在哲學上，一元，二元，多元等等，都屬於這四句的範圍。非空即是有，非有即是空，都是空話，所以佛認爲這些哲學的研討的道理，都是戲論。所謂戲論，就是小孩子說笑話，空話，說笑話。道體你說它空不對，有也不對，兩方面都不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都不是。

迷晦即無明     
發明便解脫

解結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

所以你不懂這個道理，自己迷悟了，迷掉了。晦：蓋住了，自性的靈光，遮蓋住了，這個樣子叫做無明。

「發明便解脫」明白了就解脫了，等於我們常常比方，自己這個鑰匙放在口袋裏，忘了，拼命的找，急了一頭大汗，這個是無明，找到了，哈哈一笑在口袋裏，悟了什麼事都沒有，發明便解脫，開發了明白了自己的自性本來在此，那麼馬上就一切解脫，這是基本的願力。修證的方法呢，怎麼樣悟了呢？求得明白了呢？發明瞭呢？依六根任何一門去修，六根等於結一個結釦一樣，把結釦的中心抓住了，但是我們打一個結，要把它自己打起來自己解得掉，可是認得了這個結子要這樣解，可是要在解的時候要功夫喲，要慢慢來啊。所以理雖然如此，功夫還是要修證。功夫的方法，六根門頭隨便你用哪一根去修證。所以「解結」解開這個結使啊，在功夫的程序上一步有一步的功夫，等於我們讀書，由幼稚園開始，小學到中學讀到大學，大學讀了博士乃至說超過博士，這個人學問好得很。你問問那個真的有學問的，他什麼都不懂。所以孔子也講，他我什麼都不懂，因爲空空如也，就是心如明鏡了，什麼都沒有，不過你問到他就有反應就知道。所謂學問，你認識了那麼多字，最後一個都不認識，可是用出來就有了。道也是如此，所以解結，修證功夫是有次第，慢慢來的，還是要一步一步上來，最後到了家呢，「六解一亦亡」，六根都解脫了，心性。所以道的境界萬法歸一，一也本空，一也是假名，一亦亡，都沒有。

根選擇圓通 入流成正覺

那麼佛在這裏很慈悲了，道理雖然是這樣，可是一切凡夫衆生迷戀太久了，迷戀有爲世間這個三界，欲有；慾望、 色有、無色有。我們拿普通的道理講，情、愛、欲迷戀得太久了。你要解脫這個三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所以要選擇它，六根用哪個方法自己最適合。在六根門頭有些人也許利用眼睛看光，有些人利用觀音法門耳根來修，有些人利用練氣脈呀，修道家也沒有錯；乃至修身上的白骨觀也沒有錯，以身根來修；有些人聽呼吸，用鼻根來修；有些人用嘴巴怎麼修啊？舌根，甘露水啊下降啊這些等等啊，嘴裏檀香味道啊，很多，這個裏頭有很多的方法。不管你怎麼樣，或者我們用智慧參究用意根來修，都隨便，六根你自己的選擇，當然這個叫師資相應，自身能夠相應；退抓同時，到那個時候，所謂高明的老師、善知識一指導，一看這個人應該走哪一條路。

譬如常說的佛在世的時候有兩個人來出家，一個銀樓裏頭打銀的，一位是染布的來出家修行。修了好幾年都不成功，不要說開悟，得定都做不到。後來佛知道了就問了，我記不得是阿難還是舍利弗哪一位了，搞不清楚了。佛問他們倆個，他說這兩個你收來的徒弟，怎麼那麼多年不成功，你教他什麼方法？這兩位佛的弟子向佛報告了，我教他修白骨觀，另外一位我教他修數息觀。哎呀，佛說你剛剛相反，教授法錯了，那個打銀的人，心很細，等於照相館的老闆一樣，修這個相片啊，那個毛只有一支一根毛，心很精細很精細，心因爲細，他平生纔可以做這個工作，它本來就很寧靜很細，你再教它修數息入手，修安般就他容易成功。那個染布的人，天天看這個白布，看了幾十年看慣了，你教他修白骨，那個影像一帶就出來了，就很快了，把兩個方法一換就對了。兩上方法一換，他們七天都證得阿羅漢，得道了，所以教授方法問題。等於我們喫東西一樣，你喜歡喫「majie」{聽錄注：一種食品，不明，錄音34分鐘處} 他喜歡喫糉子，都是糯米做的。可是他要喫「majie」 啊，有什麼辦法呢？他也說糉子好，個人根器不同根性不同，所謂善知識不善就在這裏，這個人用這個方法就對了，他可以唸佛，他可以參禪，他可以學密宗，他可以幹什麼，門門都通。古人的詩，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這是我們的古詩。我們現代人啊現代化，都把它改了，「條條大路通羅馬」就是根據這個詩改過來的，因爲不帶一點西化表示沒有學問，所以趕快把自己文化改一改，原來的「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因爲中國古代唐代首都在長安，文化鼎盛的時候，那個時候世界上的羅馬，不過比羅馬高明，現在羅馬早亡了，大家亂講。所以我們說回來，修行的事選擇法門，從六根門頭哪一根開始修？「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覺」，等於你入流了，進入法性之流，那麼隨便你哪一個法門，都可以成道，都可以成正等正覺。第六點佛說：

「陀那微細識 習氣成瀑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開演

這四句當中前面兩句在《解深密經》，佛講唯識法相的道理時說過，「阿陀那識」，阿陀那識是阿賴耶識的變相的用，勉強講也可以同於阿賴耶識。但阿陀那識是講它的用，異熟，阿賴耶識異熟種子這個業力的作用。我們現在大家沒有研究過唯識，不詳細的表達解說了。就是說我們自心的這個習氣的種子，這個種性很厲害。自心習氣的種性是什麼東西呢？我們現在大家要自己瞭解自己，什麼東西阿賴耶識？就是我們講個性，等於父母所生的個性帶來的，這個個性是前生的種子帶來的，這一生變成現在的行爲、個性。這一生所作所爲現行變成來生的種子，形成了個人的別業的個性。那麼這個作用有異熟，異熟就包括了因緣果報，有等流。異熟就是別業，等流就是共業，這個作用包含了別業、共業的作用，這個阿賴耶識所起的個性，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兄弟姐妹個性絕對不同，同處有不同，不同處有相同，修行到最後我們身心內在那個個性到最後都要爆發，它本空。可你說它空啊，它不空，念念遷流，我們的個性每個念頭每個念頭連鎖接着的，念念遷流不斷的，象一股瀑流水一樣，瀑布一樣永遠不斷的，表面上看象一股瀑流水，實際上每一個念頭，每一個流水的分子中間都有空隙，你沒有看到。譬如我們打坐修行唸佛坐在那裏，自己覺得妄念斷不了很痛苦，呀就是這個妄念不斷，妄念不要求斷，「真非真」，妄念非妄念，本空，但是這個妄念念念一念一念接上來，它中間有空隙的，你沒有把握住啊。把所握住以後當下切斷了，切斷了那個空相就出來，不過最後要知道，那個空相也是個妄念，也要去掉，那個也不是，也要放下。

因爲我們不知道，所以修道的人最可怕的是這個習氣，大部分喜歡好奇、愛神通；有些人愛清淨，也是習氣喲；有些人喜歡談空，你給他講有啊，呀，這是外道；有些人喜歡談有，你給他講空，呀，這是妖怪；有些人喜歡參淨土，你講參禪，完了完了，這個人完了，走歪路了；有些人喜歡參禪的，修淨土，這個沒有出息；世間人千奇百怪，一切衆生自己的習氣的種子，它構成一股力量，所以叫業力，如瀑流水，一股瀑布的流水一樣切斷不了。所以一般人修道，去妄求真，想去掉妄念證得真如，真妄同二妄啊，有一個道，有一個真，道也是妄想啊。所以在理論上告訴你自性真如，有一個真，這個真啊差不多了就不真了。所以怎麼樣是真正真如自性的道？怎麼樣不是真如自性的道？中間有許多人喜歡搞思想、搞學理，用思維辯證下去越辯越深，世學問越高成道越難，所以你說我所以不認識字，哎呀，成道快了，那更難。所以此中很難，真非真恐迷，所以關於這個道理佛說不大肯講。講有一個東西，這個生命是有一個東西，你們抓住了一個東西，所以佛說有個法身，法身是空相，喲，拼命抓個法身了。說成了道的時候，千百萬億化身，真高興啊，只要我修了道坐在這裏回大陸一看，嗯，一個念頭就回去啦，我還坐在這裏啊，想象那個法身、化身的境界啊都變神經了。有沒有這個作用呢？有這個作用，不是世間法的那麼理想。所以對阿陀那識，阿賴耶識的包含萬有的種性這個道理不敢講，佛都不敢講，怕開口。一開口了以後怕使大家更搞糊塗了，本來還清醒的，因聽了佛法越來越修糊塗了，就糟糕了。所以佛說我常常不開演。第七點，總而言之，迷悟在哪裏？

「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他說一切都是自心所造的，所以《華嚴經》也就是唯識宗的大經，也是經典裏頭的經典，佛經裏頭的佛經。《華嚴經》告訴你：若人慾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萬法唯心，一切都是自心造的境界。什麼我們修行的人覺得給魔魔到了，哪裏有個魔啊？什麼魔都不怕，就是怕自己這個魔，我魔我，最可怕。所以黃襞禪師講一句話特別注意，什麼是魔？除了三種魔以外什麼沒有別的魔：起心動念是天魔。我們想什麼，哎喲，看到光了，什麼有神通了，起心動念是天魔；什麼都不想，一念空下去什麼都不知道，不起心動念是陰魔，是五陰之魔；倒起不起是煩惱魔，所以這三個魔概括了一切魔境，最可怕了。你說有個鬼來了要喫我，喫我有什麼怕？吃了我也可以變鬼和它倆一樣，還可以打一架，一點事都沒有，而且你真不怕他喫你，他真喫不到你，誰說鬼喫鬼？什麼魔都不可怕，世界上有兩個魔可怕，第一可怕是自己，第二可怕是人魔，鬼也不兇，魔也不可怕，人才可怕呢。魔也是人造的，鬼也是人做的，所以一切人我都是自心造的，都是「自心取自心」。這裏佛露一個祕密，什麼叫妄想？什麼叫虛妄？虛妄即是真實，真實也是虛妄，非真也非幻，非有也非空。象夢，夢有什麼不好？夢比現實人生更美喲，夢真美喲，夢裏頭什麼不要負責任的，醒了就算了。現在我們瞪起眼睛在做夢啊，你不要認爲這個不是夢啊！現在我們在這裏也是夢，等一下就沒有了，也負不了責任的。夢也就是真，真也就是夢，一切萬法本來皆是真善美，沒有夢幻也沒有真實，這些都是名言的表相而已，所以一切本來如幻，不是夢幻，夢幻也是真實，真實也是夢幻。「非幻成幻法」，瞭解了這個道理呢？這個是真的現實，現實是空，空就是現實。

「不取無非幻 非幻尚不生」

「幻法雲何立 是名妙蓮華」

一切不執著就是道，知道一切皆是夢幻空花，道也不執著，佛也不執著，還我本來真面目，依然天下大笨蛋，如此而已，無所謂，這一無所謂可你真做到無所謂嗎？你說現在一刀砍下來痛，無所謂，是不是？很好玩，你做到了差不多了，你做不到。你真功夫到了呢，那個時候哎喲，好痛喔，哈哈，走了，沒有事了，那真可以解脫了，一切都是夢幻。苦受、樂受、憂受、喜受、舍受，我們人生境界的這個五受，苦樂憂喜舍都沒有了，都是夢幻空花，一切不執著一切不起，不起就是不執著，知道一切境界如夢如幻。

「非幻尚不生，幻法雲何立」那一切不執著，什麼叫空，什麼叫有，什麼叫如夢如幻，什麼叫非如夢如幻，此心不但妄念不生，真如之念也不起，本來平常，本來自在。那麼所謂諸法如夢幻，也是一句空話，這句話的本身就是夢幻。悟到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是名妙蓮花」。我們曉得世界上做生意的人都有商標，每個公司行號都有個商標，浮落牛奶也好，黑熊汽水也好都有人標記。一切的宗教都有標記，天主教基督教十字架，佛教佛法的標記就是蓮花，只有它不同。注意這個蓮花，蓮花在乾淨清淨高貴的地方長不出來的，要在最髒最糟糕的地方它纔出蓮花，出污泥而不染。那們我們大家聽過我們顯明法師講的《妙法蓮華經》就懂了，一切的花或者後開花先結果，或者是先開花後結果，只有蓮花是一開是花果同時來。所以釋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究竟拈的是蓮花啊還是什麼花，這個要到十方三世諸佛的地方，諸位假使學考古學的要考證考證了。這個是妙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蓮花是佛教的標記。注意太清高了不是佛法，沒有用，蓮花生在爛污泥裏，那個污泥越髒越爛，蓮花長得越大越漂亮，可是它本身一點污點都不染。所以這個裏頭有祕密，而且是花果同時等等，而且重重無盡。我們的標記佛都坐在蓮花臺上，不坐在別的地方，大如車輪的蓮花的確可以坐，有沒有？有，世界上有這種蓮花，很少見。

這個法門纔是「金剛王寶覺 如幻三摩提」

什麼是金剛王寶覺？照教理上講，尤其照唯識教理，我們一個凡夫發心修行學佛到成佛，太遠、路途太遠了，要三大阿僧祗劫，所以七次投生，八次投生，二十次投生那還不算呢，那還構不上一個小劫呢，千生萬世還構不上一小劫，三大阿僧祗劫，多生累世修行行善才慢慢證果，慢慢到了菩薩地，十地，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等妙二覺，超過十地還沒有到成佛的境界啊，最後要得金剛喻定，顛撲不破，有如金剛，斷最後一品無明，得金剛喻定了，才成佛，多困難！照教理說起嚇死人的，所以講教理的人反對禪宗，密宗，說即生成佛，沒有這回事，絕對不承認的，講教理那多困難。在《楞嚴經》所以它不屬於教理以內，有些把它打成禪宗的經典，有些把它歸到密宗的經典，不管怎麼歸，在這本經典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你懂了，真妄不二，一切不起，這就是金剛王寶覺，得金剛喻定，手持金剛王寶劍，魔來斬魔，佛來斬佛，了不可得，得金剛喻定。那真正成就，不算成佛，寶覺：太寶貴了，覺：大徹大悟。大徹大悟瞭如何呢？做人不做人啊？一樣做人，看世間一切如夢如幻，叫如幻三昧。成佛也如幻如夢，弘法度衆生也如夢如幻，六道輪迴，三界二十五有，統統如夢如幻，一切世間本來三千大千世界皆如夢幻空花。證得夢幻如幻的三摩地，如幻夢幻的三昧境界是普賢王如來的境界，普賢王如來，夢幻三昧，無所不在，無所在，非空也非有，即空也即有，無所不至。

所以這一條路「彈指超無學」。言下頓悟一彈指之間就證得無學位。超無學位就是得道了，不需要再學了。

「此阿毗達磨」 如果要論這個道理用邏輯辯論是最高的論義，要辯證得清楚，要思考辯論得清楚這個法門。佛說這個法門結論以前，佛不是摸摸阿難的頭嗎？我們不要忘記了，上一個禮拜一，阿難現在還跪在那裏，佛還在摸他的頂啊，上一個禮拜一起。那麼在這個時候十方諸佛給佛灌頂，佛也摸摸阿難的頂，阿難摸摸我們大家的頂，彼此在灌，十方諸佛與一切衆生灌頂，一切衆生也於十方諸佛灌頂。

「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

十方諸佛要想成佛只有這一條路，沒有第二法，所以叫不二法門，不二價，只有這一個，沒有第二個。 「一路涅槃門」現在阿難應該站起來了，不要再摸了，灌頂也灌完了，此乃智慧灌頂。佛說這個偈子給我們大家在智慧灌頂，智慧灌頂無形無相啊，要諸位誠心誠意，就一念之間馬上就覺得得到智慧灌頂，佛這個是真正的說法。

好，那麼六解一亡這一段，我們到此佛做了總結，馬上開始這一卷裏頭來了，二十五位菩薩圓通最重要的環節。每一位菩薩要起來報告自己修行的經驗，怎麼樣成道的就在這一卷裏頭開始了。我們這一位尊者阿難，成佛這一個結論講完了。

「於是阿難及諸大衆，聞佛如來無上慈誨，祇夜伽陀，雜糅精瑩，妙理清徹」。阿難同大家聽到佛講了上面長誦短頌，「祇夜伽陀」就是偈頌，上面長篇大論給他講下來，下面歸納起來又做了一個詩偈告訴他。「雜糅精瑩」把上面所講的長篇大論道理所講的歸納成偈子，就是一個綱要，這個妙理清徹這個道理啊，怎麼叫做頓悟？明心見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怎麼樣叫漸修？慢慢求證。

「心目開明，嘆未曾有」。我們現代人普通人講得很對，眼睛是靈魂之窗啊，這個窗子打開了就什麼都懂了，心和眼倆關係很大。所以心目開明，法眼清淨，嘆未曾有，感嘆從來沒有過。啊這一回對了，同我們一樣，啊，這一次講得好，啊這一次對了，明天呢？又不對了，再來。所以他這個時候阿難又同大家嘆爲曾有，從來沒有過，太好了，太好了，過一下一想想又不對了。

「阿難合掌」。又來了。「頂禮白佛。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心猶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惟垂大慈。再愍斯會。及與將來。施以法音。洗滌沉垢」。阿難真是在佛前面耍賴，剛纔還說好啊，從來沒有聽過都懂了，心目開明都瞭解了。等他磕一個頭起來，說老人家，我還沒有懂，再來。實際上阿難我們真的要向他頂禮萬拜都感激不盡，他並不是爲了自己，也爲了我們裝傻，在那裏裝傻。剛剛講了以後，他又跪下來，佛前面說「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拿高帽子給佛帶，讚歎。你老人家大慈大悲，而且這個大慈大悲無遮的，象太陽一樣沒有遮蓋的，普是普遍的，不過太陽有時候照不到，不是太陽的過錯，你自己帶一個帽子，沒有辦法，無遮的大慈大悲。啊，直接告訴我們一切衆生自性本來就是淨土，「性淨」乾淨的，本來就是妙不可言、本來是不滅常在的不變，你講的都是真話，佛沒有妄語。雖然如此，可是我，他說沒有悟啊，「心猶未達」我的心還搞不清楚啊，什麼樣叫六根解脫了，那個一也不住，什麼叫「六解一亡」我不懂啊。「舒結倫次」根據你老人家講佛法講的三界中間有十個結使，貪、嗔、癡、慢、疑，見思惑有十種，三界一加起來有九十九個結使，以小乘法門來講。大乘法門來講結使不止九十九，太多了，一念一個結，心有萬萬結解不開。怎麼樣叫六根解脫，六結一亡，「舒結倫次」把這個心理的結使解得開這個次序呀，實在我不懂。「惟垂大慈」，希望你老人家大慈大悲。「再愍斯會」，可憐可憐我們大家。阿難替我們說話了，不但爲我們在坐的，爲將來的衆生，「施以法音。洗滌沉垢」，把它再搞清楚一點。佛給阿難纏上也沒法子了。

「即時。如來於獅子座。整涅槃僧。斂僧伽黎。覽七寶機。引手於機。取劫波羅天所奉花巾」。這一段我們大家一方面下面有註解，白話也有翻的，可以借用參考一下，大概都懂了。但是這個經典，你看我經常告訴大家，唸佛經要很恭敬的念，當然要焚香洗手，齋戒沐浴，但是真在唸的時候，要把佛經不要念死了，它是活的，你看成歷史看成小說，看成佛就在前面和你講話，經典上並沒有那麼死板，活潑得很。這一段就活潑得很，這一段描寫佛聽了阿難講，上面你看把阿難救回來講到現在六解一亡，我們記錄下來有四卷經典，這是記錄啊，現場的對話表演的記錄啊。他老人家也有點累啊，說了那麼久了，我們都講了幾個月了，他起碼到現在也半天多了，很累啊。所以他「整涅槃僧」把衣服也拉一拉，把位置也動一動，「斂僧伽黎」把那個袈裟也說了半天手那麼比，也有點掉下來了，所以也那麼搭了一下。「攬七寶機」把那個茶几啊拖過來一下，手嘛也就勢那麼動一動，把茶几上有個手巾，這個過去天人獻給他最名貴這一條就抓來，這個鏡頭很美喲，很漂亮，很活潑的。千萬不要認爲佛說法坐在那裏，「啊---你們聽到，」。以前法師們講經，我們小的時候聽這個經都「如是我聞，下坐」，哎呀，好呆憐哪，聽的人都要聽死了，佛法是活的，所以我們不要拿看小說的心情看佛經，就不對，沒有恭敬心。但是你把佛經看成死了也是犯了錯誤，它非常活潑。所以佛在這個時候沒有罵阿難，也沒有說他羅嗦，很慈悲，把手動一動，茶几拖過來，衣服拉一拉，把這個手巾拿起啊，打了一個結子。他在做節目主持人，現場表演，這個時候啊，我們釋迦牟尼佛變成做了節目主持人了。

「於大衆前。綰成一結」。在大家前面自己拿個手巾啊，打一個結。

「示阿難言」。就告訴阿難。「此名何等」。這個手巾拿來打個結，問阿難，這個叫什麼？這不是多餘嗎？他這個主持人節目主持人，導演就導演得那麼好，手巾一打，他說這個叫什麼？

「阿難大衆俱白佛言。此名爲結」。不但阿難講話，大家也講，你老人家，這個叫打結嘛，手巾打結。

「於是如來綰疊花巾。又成一結。重問阿難。此名何等」。那麼佛聽大家答覆了，在那個長的一條手巾上又打一個結問大家，這個又叫什麼？

「阿難大衆又白佛言。此亦名結」。阿難和大家說這個也叫做結嘛。

「如是倫次綰疊花巾。總成六結。一一結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結。持問阿難。此名何等。阿難大衆。亦復如是。次第酬佛。此名爲結」。這一段我們簡單過去了，佛這個節目主持人做得很精細，一條手巾拿來打了六次結，每一次打起來問阿難和大家這個叫什麼，大家都要答覆這個叫結，手巾打個結。第二次又打，打了六次，每一次都那麼問，問了六次，大家也答覆了六次。這個都叫做結嘛，手巾打起來叫結。

「佛告阿難」。佛同阿難講了。「我初綰巾。汝名爲結。此疊花巾。先實一條。第二第三。云何汝曹複名爲結」。注意喲，佛講話非常邏輯的。他說我只有一條手巾，開始打了一個結，你們叫它是結。後來我又加了五個，你們都叫它是結，這個什麼道理？他說我手巾只有一條。你看我們假設學統計的話、學會計的話，大家答話是沒有對嘛，第一個那個叫第一結，第二個叫第二結，第三個第三結，大家都說結，結，結，都答不對了，在邏輯上，是吧？手巾只有一條，我打了六個結，他說你們怎麼都叫做結呢？佛講話很科學很合邏輯呀。阿難提出來辯護了。

「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寶疊花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綰。得一結名。若百綰成。終名百結。何況此巾只有六結。終不至七。亦不停五。云何如來只許初時。第二第三。不名爲結」。阿難辯論也對啊，法庭上的辯論啊，他說佛啊，你這條名貴的手巾只有一條，當然你打了一個結嘛，我們叫這個是結。這條手巾你打了一百個結，也叫做結呀，我們講的沒有錯啊。況且你只打了六個結，也沒有打五個也沒有打七個，所以我們就叫它這個都是結，那麼你這個意思我們講話不合邏輯，難道第一個結才叫做結？後面五個不叫做結？那叫做結兒子啊？他說沒有這個道理了，我們都叫它結沒有錯嘛。這個辯論也很對，所以呀正理只有一條，歪理就有千條。要注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這樣的。

「佛告阿難。此寶花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六綰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有異。於意云何。初綰結成。名爲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結生。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否」。佛也沒有罵他不對，他說你講的也對了，這條手巾「知此一巾元止一條」，手巾嘛只有一條，我六次打結叫做打了六個結。他說你仔細看看，手巾只有一條，體是一條，六個結的體原料就是一個。「因結有異」，打六個結不同，大概佛當時打結沒有注意了，經典沒有記清楚，第一個結大概是蝴蝶結，第二個結是什麼時間，第三個中心節，六個結大概打得不同，不過經典上這個地方記錄不詳細，應該批駁一翻，應該六個結不同。他說那麼你的意思認爲第一個結打成功了叫做第一結，那麼這樣連續打了六個結，他說我能不能把第六次打成那個結叫成第一結，可不可以呢？把第六次打那個結叫做第一個結，可不可以呢？

「否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名。終非第一。縱我歷生盡其明辯。如何令是六結亂名」。這個注意喲，這一段話。這段話我們解釋一下，「否也，世尊。」阿難答覆不可以，絕對否定，沒有這個道理。他說佛啊，「六結若存」這一次你拿手巾一個一個打下來，打了六個結，這六個結子沒有解開以前存在這裏，我們不要說經過三千年、一萬年的歷史，應該說佛某年某月拿某某一條手巾打的結，這是第一個這是第二個，這是第三第四第六個。「縱我歷生盡其明辯」不但是這一輩子，我再死了抬胎，投胎活一百歲又死了再投胎，多生累劫來隨便你怎麼樣歪理去辯，不能顛倒是非，這是第一結，這是第二結。等於我們蓋了這個房子，第一層就是底層，上面就是頂層，絕不能夠說那是第一層，下面是頂層，不可以，這是世間法明辨是非，就要明辨是非，這個數目不能顛倒的。他說就是我多生累世生生累世都很聰明，乃至學數理的博士到了第一名了，也不能說是「六結亂名」，第一不能變成第六，第三不能變成第五，絕不可以的。

「佛言。如是。六結不同。循顧本因。一巾所造。令其雜亂。終不得成。則汝六根。亦復如是」。佛聽阿難講了以後說，對。就是這樣，你講的話對了，你說對了。「六結不同」這六個結打的不同。「循顧本因。一巾所造」不過追求它的根本，原來的這個結怎麼構成啊？是一條手巾打成功的。「令其雜亂，終不得成」原料雖然是一樣體是一個，它構成六個現象就不同了，這個不同的現象有數字，絕對有數字、有相。這同我們講《易經》的道理，理、相、數。理是一個---體，現象不同，數字也不同。在作用上，我們注意啊，所以你說修定做功夫，一步有一步的功夫，一步一步的境界，那麼你說我剛剛第一天學了就到達那個境界，不行，不能越等，數字就有不同，一就是一，不是二，三就不是四。剛剛吃了三天素就要上西天，哪有這回事啊？那佛的十二年都白修了？但是你注意啊，佛修了十二年啊，爲什麼只修十二年，不修十三年，不修十一年半？這也是打這個手巾一樣，一個道理啊，這是祕密順便告訴大家參一參，不在《楞嚴經》的範圍，這是另外一個題目。所以他說這條手巾打了六個結，就不能亂說是一個。

「畢竟同中。生畢竟異」。體是一個，現象、數字絕不同，不可以顛倒的，絕對的是同體，可是在作用現象是絕對的不同。你要注意，畢竟就是究竟啊，白話文。究竟的相同，體是一個，變成這個現象不同的時候就是畢竟不同究竟不同。所以這個六根都是身心阿賴耶識的業力、異熟等流作用變相，變成眼睛，眼睛不是耳朵，耳朵不是鼻子，爸爸不是兒子，兒子不是孫子，絕對不同，男的不是女的，女的不是男的，現象就有不同。佛說這個地方特別留意喲，理上搞清楚啊。一步有一步的功夫啊，頓悟，你悟到哪裏去啊？你頓頓看，頓悟都是漸修來的呀。

「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成。復云何得」。所以佛就同阿難講啊，六個結就是六個結，要功夫求證啊，生理上、心理上一步一步來的呀。你說「六結不成，願樂一成」想一下子一刀把六結砍斷了就不行了，解不開了不能還原了。那這條毛巾就破掉了，不是這一回事啊。「復云何得」那怎麼做得到啊？一步一步功夫來的。

「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成」。佛講那個道理，阿難就提出來反對意見了，辯論了，我們法師們講經絕不敢講反對意見。這個反對意見也是個名稱啊，也沒有關係，就是相反的意見。阿難聽到佛講到那裏，阿難也是絕頂聰明人。馬上說，他沒有說佛的對不對，你講的道理一點不錯。「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注意這八個字，世間法同出世間法一樣，只要有一件事情一句話有一個影子擺在那裏，就有是非。宇宙萬有的現象一切是相對的，有正面就有反面，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所以正理一條歪理千條講不完的。有一個現象存在的話，「是非鋒起」，只要有一個結打在那裏，那正反合，正反合，否定又有否定，永遠真理在哪裏找不到了。「是非峯起」，人世間也是，我講一句話說我這個對，你對什麼？我的比你還要對，就吵起來了。「是非峯起」最後拳頭，你的拳頭大我的拳頭小，打起來你把我打傷了我告你。是非峯起，永遠不完的。「於中自生此結非彼」，有是有非，就是說這是第一結，不是第二結，第二結不是第三結，這個第一結不是第二結，不是它。「彼結非此」第六個結不是第四個結，那個結就不是這個結，人世間的是非就是這樣。「如來今日若總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他說你老人家把六個結一拉都解開了，就沒有結了。沒有結，影子都沒有，屁都沒有，就沒有爭的了，哪裏叫第六結第一結啊，就解開了，解開了就沒有結了，結都沒有你還爭個什麼呢？「尚不名一」，一個結都沒有，這個手巾還是恢復本來面目的手巾。一個結都沒有，「六云何成」，一都沒有還怎麼叫做六呢？更沒有八了。

「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佛說你搞了半天，就說了，我上面六結一亡就是這個道理嘛，羅嗦了半天。所以六根只要一根上得到解脫，其它五根都跟着都沒有，空了，空也不存了，有個空相也沒有，所以「六解一亡，亦復如是。」佛說對啊，我們辯論了半天就是這個道理，六結一亡嘛，可是爲什麼要那麼久的辯論啊，這叫做鐘不打不響，鼓不敲不鳴啊，那有什麼辦法？你的腦袋一定要這樣敲。嗯，現在我總算懂了，等一下哎呀不對了。嗯和哎呀倆差不多啊，那是第一結、第二結的差別。

「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花。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花相」。注意這一段，佛做總結。佛說由於你，他拿阿難做代表，其實阿難並不是那麼笨啊，阿難尊者高明得很哪，他是爲我們受罪呀，裝傻在那裏，那麼佛也故意拿他來罵衆生。由於你無始以來一切衆生這個心性瘋了，所以我們拿佛法的眼光看世界的人，都是病態心理，都是病態，都是瘋子。只有一個不瘋的，成了佛的就不瘋，悟了道，否則都是瘋子。所以一切衆生無始以來心性狂亂，什麼是瘋子？你修道亂修也是瘋子啊，認爲自己在修道，本來在道中。所以一切衆生自己心性狂亂，「知見妄發」每個人所知所見不同，見解不同意見就兩樣，意見兩樣是非就鋒起了，我不同意他，他不同意我。喫飽了飯沒有事情做，就這樣做事情，叫做學問叫做見地，都是知見。你的知見對不對？佛在上面第一卷、第二卷就講了，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各人業力深淺不同、見解不同而已，有個什麼對與不對？所以因爲一切衆生所知所見循業發現，循哪個業？妄想業力發現。

「發妄不息」，妄想業力一發動，哲學家和科學家倆意見不同，科學家哲學家和宗教家意見不同，每個宗教派系也不同，每一個修道的人個人心得不同，都是循業發現，反正都沒有成佛，反正叫做糊塗一塌，就是一塌糊塗，都是循業發現。這個發妄不息啊。「勞發見塵」，妄想多，塵勞煩惱，把自性清淨遮蓋了。等於佛做個比方「如勞目睛」就象我們拼命揉眼睛，或者眼睛瞪着不閉，這個眼睛眼神經疲勞了，「則有狂花」，馬上看到眼睛前有好多亮光星星點點的，這是假的，因爲自己神經疲勞了，神經病纔有狂華。狂華就是神經病看到的假相，所以一切衆生皆是神經病，皆是病態，沒有明心見性以前。「於湛精明。」你的自心你的自性本來清清湛湛、乾乾淨淨的，本來是明白的，光明的，精明圓滿的。「無因亂起」，不是上帝迷糊你也不是魔鬼迷糊你，也不是菩薩迷糊你，是你自己自心取自心。剛纔這個偈子講，諸幻成幻法，自心取自心，騙了自己。自心的狂亂騙了自己。自心的狂亂迷糊了自己，所以無因亂起，並不是另外閻羅王迷你了，魔鬼騙了你，都沒有這回事，你就是魔鬼，你就是閻王。下面更嚴重，佛說的，不是我說的，怕嚇着大家。不但如此，你要看到要知道這個世界上山河大地，這個地球萬相都是假的，你們都曉得，哎喲世界假了，所以我要佛啊，打坐唸佛啊成道。哎呀，「生死涅磐」，要想得道啊？得道這個道也是神經病。你以爲你得了道？有個所得、有個能得都是自己欺騙自己，錯誤，一切放下，本來無事，這是佛法。我想你一切放下也做不到，本來無事也不可能，下次再來。

# 楞嚴經講座 三十六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現在《楞嚴經》是卷五，佛講到修證、學佛修持的方法問題，這個方法提出來由六根漸次的求得解脫，那麼這個問題現在正講到中間，原文有許多是述敘事情，我們把這一段很簡單的向大家報告講過去，跟着下面是討論修證方法的問題。今天要趕快把這個修證方法正式做一個討論，希望諸位特別留意。上次是四句話一樣事實的記述，敘述佛把手巾打六個結這個問題，這個我們大家還記憶到的，阿難因此提出來問。

「阿難言。此勞同結。云何解除」。就是我們心中的妄想，所謂塵勞煩惱，塵勞。勞就是佛提出來塵勞，塵世間我們普通文學上用塵世間，這個中國文學同佛教的文學唐代以後，這四個字經常連起來用塵世間，所謂世間就是人間世，莊子裏頭所提出來的名稱。當唐代以後加了一個字「塵」，塵世間這個塵字是從佛學的「塵勞」這個名詞這兩個字來的，這也代表了三界有爲法的世間。一切我們都在勞苦中，尤其在這個時代，佛學的形容詞更清楚了、更恰當，我們現在這個二十世紀末期的時代，到達了精密科技的時代，所有的人類爲了生存、生活分秒必爭，非常的勞苦，而分秒必爭爭來的生命活着意義究竟是不是正確的？還是個問題，現在真是個塵勞煩惱的世界。那麼總而言之，在這一個經文裏頭「此勞」就是講我們心裏的妄念雜想，業力的根根「同結」，同佛表現的手巾上打的六個結子一樣，永遠解不開，如何去解？「云何解除」這是阿難提出來問的問題，也就是代表了我們大家修行用功，心中這一念如何解開了、解脫？得畢竟的清淨自在。怎麼解開？就是這一念解不開。那麼下面的描述。

「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掣其左」。那麼就是說描述佛把手巾拿到左邊，這個如果演成電影表演很漂亮，佛的手也漂亮，人也漂亮，又拿個手巾好象唱戲一樣，這個蘭花手這麼一搞，非常美了，這個手巾就拿到左邊來打六個結子。

「問阿難言。如是解否」。這是一句問話，這個樣子把這個手巾打六個結，在左邊這樣一弄，唱色戲的表演一樣，這樣解開嗎？

「否也。世尊」。這四個字是阿難的答覆話，不可能，這樣解不開的。

「旋復以手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否」。佛又把這個手巾這樣轉過來在這一邊，再問阿難，象這樣能夠解得開嗎？

「否也。世尊」。這是阿難答話，不可能，解不開。這就是佛經，佛經已經這樣很簡化了。如果要中國的過去文學寫最多六個字就統統解決了這幾句。印度的文學，尤其記述佛經要真實誠懇華麗，所以一句一句很詳細的來。那麼我們如果照中國的章法來寫啊，這樣很羅嗦，六個字就可以解決了。現在我們不是講國文課，不談這個事了，這個大義懂得了。

「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不能解。汝設方便。云何成解」。佛說我用手左邊一拉你說解不開，右邊一放也解不開。究竟怎麼解得開這六個結子呢？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於結心。解即分散」。阿難說一個結打在那裏，那個要結的中心一抽，這個結子就解開了。這個問答的話，看起來很有意思，等於兒童答話，兒童課本，問小孩子纔有這種答話，大人絕不會這樣問答。不過佛經不要不恭敬的看法，它描寫得很精祥，很清楚詳細的。如果拿中國文章的寫法都不需要，除非現在的白話文三個字一句可以潑成三十個字，假使古文寫法很簡單。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欲除結。當於結心」。結論在這一句，佛同阿難講如是如是，就是這樣，我們修行做功夫也是這樣，要解脫念空就要找出來唸的中心在哪裏，這個中心找不到，你想見得空性永遠不可能。所以要想解決「當於結心」就解除了。

「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粗相」。佛告訴阿難這裏有個重點，上面我們已經研究過。佛在討論阿難提出來問你經常說法都是一切從因緣生，可是佛在《楞嚴經》提出來很嚴重，既非因緣也非自然。拿思想來講，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這是什麼的？既然不是因緣法，又非自然而有，是講什麼？我們上次講過的，現在怕諸位忘記了，再提出來注意，是講道的體，涅磐道體形而上道不屬於因緣也不屬於自然。至於這個有形的世間、有爲法的世間一切皆是因緣所生，這個觀念要搞清楚。所以佛現在告訴阿難要如何求得解脫證道。「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粗相」爲什麼講從因緣所生這個道理？因緣道理非常細，非常非常的細。並不是象世間人，普通社會上一般人，說到因緣，哎呀，我和你倆有緣，這個是佛學用慣了，什麼有緣？我們喫過湯圓啊？什麼叫有緣，緣是什麼緣？那搞複雜了。

世間人所懂的因緣生法是粗相，表面的，因緣生法的內容粗的裏頭比較細一點提到四緣，親因緣：前生多生前世的事所造的業變成了種子，前生帶來的業力，這一生所遭遇的人生境界，因種子生現行，變成現在行爲。現在這一生的所做所爲變成來生的種子，所以種子生現行，現行生種子變成未來的種性，這是自己本身的親因緣，但是因是因，緣是緣。我們仔細討論這個呀，就要牽扯開了，我不大喜歡把本經牽扯得太遠，那麼這個是親因緣。另外呢，譬如我們自己種性帶來，要生一個人，要男人的精蟲，女性的卵髒結合。在古代佛經這個精蟲卵髒稱爲父精母血，這是父母兩個因緣了，加上自己的神識，就是普通講我們的靈魂，這個種性帶來阿賴耶識所起的作用來投胎的，三緣合和才能變一個人。人身難得得很啊，這個我們再三講過，人身難得，佛說如大海之盲龜呀，那麼這個話我們不要再扯下去了。那麼父母所生的這些呢，變成什麼呢？也可以說增上緣。父母的遣傳，生下來遭遇的時代、歷史的時代、生在哪個地區、所遭遇的空間、社會的環境、家庭的教育、父母的教育、學校的教育、社會的教育等等又造現行的業力，這些都屬於增上緣，所以我們接受了現行的思想、業力，在現代裏頭做一個人或者做一個其他的衆生，這個所作所爲造出來爲來生的種子------所緣緣，所緣緣：一個連鎖一個一個連鎖一個，永遠不會停留，剛剛了了東邊事，又有西邊事更忙，人生永遠是沒有了的事，除非有大智慧、大雄大力的人一刀就切斷了，不然永遠不了，這是所緣緣。如此前生、現在、來世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在輪迴中不會了，等流性，象一股流水出來一樣，下雨一樣普遍的流，無間緣，等無間緣。平等、等流、無間沒有間斷，如此永遠在輪迴中旋轉。

這是因緣的道理，還是粗的，還是沒有詳細說這個因緣，就是形而下的因緣道理都是非常深，那麼你們自己手邊有大藏經的，多去看《所緣緣論》，有一本經叫《所緣緣論》因緣道理講的一部分比較清楚的。不是說光懂了一個因緣，粗粗一說我們真懂因緣道理。因緣已經是非常深刻，譬如我與諸位、諸位與我在此時此地怎麼亂七八糟有這個因緣？中間其實能夠藉此一會聚在一起，這個因緣也都不是亂七八糟的，都有前因後果，不曉得多少生，所以佛法始終講這個道理，尤其佛在說戒的時候，講戒律的時候，始終提出來這是佛法的基礎，所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這是大小乘佛法根本的基礎，對於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不相信，沒有搞清楚的沒有資格學佛的。所以佛在講戒律的時候，始終說一個偈子，就是大家要注意啊，我們修行就是怕這個因果了。縱使經百劫，（我們所作所爲，一個思想一個行爲，起心動念都有問題，）所做業不亡（自性是空的，體是空的，用是有的）。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這個是佛法的基本。所以一切戒行就是爲了了現在的因果，結永遠未來清淨的善緣。千萬要注意這個道理。我們又拉開了，懂了這個道理歸到本經，佛說阿難我說佛法從因緣生「非取世間和合粗相」，它並不是如世間那麼粗瞭解因緣的道理。真的講因緣，我們拿現在一句話來講，最精密的科學的理論，現在最高的科學又恢復接近到哲學的境界，這叫做理論科學的境界，現在又到理論科學境界，過去把哲學科學分類，現在差不多也要歸還爲一了。所以下面講，真講因緣法太深了。

「如來發明世出世法」（世間法入世的，出世法跳出世間的。世、出世。這三個字念成了一句，兩重意義。世間法有爲法形而下的，出世法追求形而上的無爲法。這要搞清楚）。我所證到悟到世間法，和出世法的關係。

「知其本因。隨所緣出」。每一件事情，世法也好，出世間也好，每一個理（哲學的道理），每一個事（科學的），每一個物（不管是心理的、物理的），都瞭解它根本的根源，「隨所緣出」，世間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緣生緣滅，也是緣起性空的。那麼下面簡單的我們一邊念一邊解釋過去了。

「如是乃至恆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佛說因此，恆河沙是代表了無量數、數不清的數目，如恆河裏沙子那麼多，數不清永遠數不完的，乃至數不完的外面更數不完了，恆河沙界外一滴之雨，任何世界下了一滴雨。「亦知頭數」，這一滴雨裏頭有多少水的分子構成，而這個水的分子乃至水的這個東西，怎麼樣構成的，這個裏頭的數理都很清楚，這是講細密到這個程度。

「現前種種。松直棘曲。鵠白鳥玄。皆了元由」。粗的方面，目前「松直」松樹爲什麼長得那麼直？「棘曲」荊棘有刺的亂七八糟的毛草一樣，這個荊棘爲什麼是彎的？「鵠白」白鷺一樣白鶴鷺鷥爲什麼顏色是白的？「烏玄」烏鴉爲什麼是黑的？「皆了元由」統統清楚，爲什麼道理會如此。狗爲什麼四條腿？爲什麼我們兩條腿？所以有一本經有弟子問，佛啊，我們的眼睛白天看得見夜裏看不見？狗的眼睛爲什麼夜裏也看得見？佛說因爲眼睛裏頭，拿現在話講色素不同。你看看狗看，狗的眼睛外頭有一圈紅的，現在可以說它有紅外線光的功能，乃至神仙變化、鬼神變化走到這裏我們人看不到，狗看得到，除非這個神仙另外把自己再用一個法子隱蔽起來，不然狗還是看得到，透過紅外線的這個功能。那佛在當時兩三千年前啊，也沒有什麼叫紅外線、紫外線啊，他都曉得，都答覆，佛法這個話不是吹牛的喲，在這裏還是簡單的講，精講。他說世界上這一切的東西「皆了元由」我都曉得根本是怎麼來的。

「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六根。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諸妄銷亡。不真何待」。所以你不要問這個道理，「是故」翻譯成白話就是所以。所以說阿難啊，我告訴你，你要談修行做功夫怎麼樣修？你們的多生累世因緣修法循業發現，就是《楞嚴經》上說，要大家背的，注意啊，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寧有方所。所以每個人根器不一定，根性不一定，因爲過去生帶來的業果報應，該修魔法的，該修外道法的，該修小乘，該修大乘，各有因緣不定，沒有什麼稀奇，也沒有什麼替人家難過，各有前因莫羨人，各有各的因緣。所以真修行，要隨你心中，初步的修行「選擇六根」，現在六根就是代表用眼睛的方法來修也可以，我們注意喲，上次剛剛講了，佛說眼睛的修法是八百功德，它有缺點不能四面周到的。換句話就拿眼睛這一個法門來修法，譬如象密宗所講的藏文叫看光也是一種修法，中國的看光的修法還很多，乃至練武功的人也有看光，練瑜伽術的人，乃至練催眠術的人很多都用看光來的，修道家有些氣功也是看光，譬如古代的修劍仙也是看光來的，所以眼睛有八百功德，簡單的歸納有八百種法門。耳根一千二百功德，那就法門更多了，方法更多了，我們常常學佛的人嘴裏念，法門無量誓願學，學了幾個啊？這個徒弟到別人那裏一學，嗨喲，氣得恨不得把對方的老師打死，把這個徒弟殺了他。你讓他去學有什麼關係啊？法門無量誓願學嘛，一邊念一邊就違反這個原理去做，這叫什麼修行啊！不是罵人啊，要檢點，當罵人就錯了，此乃功德也，搞清楚。現在他說這六根門頭隨你的根器所喜愛的，找一個善知識選一個法門好好修，六根隨便你。

「根結若除。塵相自滅」，譬如你們現在說用觀音法門用耳根來修，你們修六妙門，安那般那出入息，練氣功的這一項用鼻根來開始修，修到最後，「根結若除」，由這個法門入手，譬如說聽呼吸由鼻子開始，到達了氣住脈停，已經不用鼻子呼吸了，用皮膚全體呼吸，然後皮膚也不呼吸了，心臟能夠修到停止了，自己有意識使心臟關閉停止跳動，不是死了是活的，乃至腦電波都不動，心電圖拿來，儀器一放上，心電圖就不是這樣跳動的就是平線走，沒有動唸了，氣也住了，這個鼻根這一門修到這裏自然證到性空了嘛。所以「根結」隨便你哪一個根，結使九十八個結使，貪嗔癡慢疑等見思惑，見惑五個思惑五個合起來叫見思惑，加三界欲界的見思惑、色界的見思惑、無色界的見思惑一共算起來九十八個，那麼把這些結使拔掉，解脫這個，結使就是業力的根本。譬如我們講，這個人做人非常愛好，樣樣好，所謂人生三碗麪場面、體面、情面，這個做人有什麼錯啊？好得很哪。喫三碗麪的人，這就是愛好之心太強，愛好之心太強就是結使呀，這是癡，貪，因爲愛好所以做不到很難過，你怎麼做成這樣？嗔心就來了，所以一個結使不解除，什麼都不談。譬如愛清潔乾淨，這個有什麼不好呢？也是結使啊，喜歡髒的和喜歡清潔一樣都是不對的，結使不解除說你悟道了、修行證果了，自欺欺人的話，那是誤了，不是大徹大悟的悟。所以要注意，六根裏頭佛說隨便你選哪一根來開始修，六根所有的結使解除了，「塵相自滅」，內外染污的世間法外界的關聯性的，物理世界有關聯性的塵相自然消滅了，不空自然空了，心空了境就空了，外境就空了。那麼這個時候啊，「諸妄銷亡」一切妄想自然消失了，自然沒有了，妄就沒有了。「不真何待」自己的自性真常就呈現了。同時要注意，現在年輕人喜歡講禪宗，青蛙一聲撲咚跳下水，這就是禪，那真是「撲咚」---不懂，亂搞。佛法是要修證求證的。同時要注意，這四話有次序，佛說根結若除掉了以後，塵相自然沒有了，到達這個境界纔是徹底的妄念消除。那麼第四句啊纔是真能證得自性的真如，這是原則。佛講到這裏還沒有說完，又懇切地叫一聲，提起他的注意。

「阿難。吾今問汝」。我現在再問你。

「此劫波羅巾六結現前。同時解縈。得同除否」。佛說你看我這個手巾上打的六個結，在你眼睛前面這一晃六個結都在這裏，他說要解開的時候一下把六個結一起解掉，可能嗎？

「否也。世尊」。這四個字是阿難答話，阿難說這個是不可能的。六個結打起來六次打，解結的時候要一個一個慢慢的解開，解了第一個再來解第二個。一下把六結解除除非一刀把它切斷，那不叫做手巾了，那叫做破布，就是尼加拉瓜那個瀑布了，那就不好了，那隻能做抹布用了，不是好的手巾了。

「是結本以次第綰生。今日當須次第而解」。這個結是六個一個一個打上來，現在要解結呢？一個一個結開，所以你們諸位注意呀，真修行求證不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喲，而且一個功夫一門深入到底不是說全體都成功的。這個深入到了底以後，真到了底嘛，可以打通了，全面可以打通。就怕你一門不深入，走了一半又懷疑了，東搞西搞就完了，中間就完了。中間所謂修一個法門不能倒底爲什麼道理？就是你自己業力所生的魔障，把你障礙住了，並不是真有個魔啊，我們就是自己的魔，我們也是自己的鬼，魔鬼都是你，菩薩天人也是你，除你自己以外，沒有他魔，所以解結要次遞來。

「六結同體。結不同時。則結解時。云何同除」。六個結雖然同一條手巾一體，但是打結的時候不是同時打的，一個一個打的。解開它的時候也是一個一個解，我們造善業也好惡業也好，不是一樣一樣來，不是一起來的，都是漸修來的。即使有頓悟，那個頓悟也是漸修來的。這個人言下頓悟，禪宗說是某人聽了一句話大徹大悟，不錯，他前生前世你就不知道了。他爲什麼能夠言下頓悟？你爲什麼悟下頓言都不懂呢？這是各有前因啊，所以頓悟必從漸修來。等於我們小孩子說話，象我媽媽生我，生出來也是喂那個米漿啊、奶呀喂大的，到今天會說兩句半話，也是幾十年漸修來的呀，絕不會生來就會講《楞嚴經》啊，那就變妖怪了，那就危險了，給人家就會把你丟掉的呀，什麼事情都是如此，要注意這個道理。這是阿難這一段話。

「佛言。六根解除。亦復如是」。這一段是阿難講得非常清楚了，佛就獎勵了，對了，沒有加一句你說的對了。「六根解除。亦復如是」，六根要想求解脫修行，也是這個道理同這個道理。

「此根初解。先得人空」。注意了，你們諸位唸佛也好，修密宗的唸咒子觀想的，乃至修氣修脈修明點的，都是密宗標榜的各種法門，乃至你們修止觀的，練氣功的，我不管，你修邪門外道的，守竅的都可以，沒有關係，只要你能一門深入。要求解脫呢？必須要懂佛法的道理了，除佛法以外不能得解脫。但是說你們有一點效果呢？絕對有效果，那個效果不是道，這個要搞清楚的。所以隨便走哪一個法門進來，「此根初解」開始真得了解脫的時候，這個解是講解脫了，拿手巾來講是解開結釦了，解脫了結使。諸位，什麼叫結使？很厲害的喲，你的個性是怎麼樣啊？生來個性怎麼樣，隨便你學問怎麼好，每個人，乃至佛學講得怎麼好，佛法修行得怎麼好，那個習氣個性還是一樣的，改不掉啊！這個就是結使。甚至說五百羅漢就有五百羅漢的相不同，羅漢就是羅漢，結使不同。到了佛菩薩的境界都是相好莊嚴，差不多一個面孔，那纔是圓滿。不然各有各的長處，結使不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我們中國人看相的道理。你看都是一個媽媽生的，有個鼻子眼睛，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鼻子眼睛相同的怪不怪？六根沒有一個人相同，都是肉做的、細胞做的，爲什麼？自己的業力種子生的不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的面孔沒有相同的，業力不同，所以結使之難。統統解了都得菩薩相了，相跟性、體和用是一樣的，所以羅漢相結使還是解除不了。不要認爲這個經文看懂了，我們真拿來用，根結在哪裏？注意這個東西結的根，六根的結使不同，你看都是細胞做的，你的鼻子我的鼻子，都有兩個孔孔，這兩個孔你仔細看看，現在拿個照相機每個人把它登記下來或者拿個紙按個鼻子印下來，絕沒有一個人相同的，就是那麼一個怪法，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你們注意了，你就是做氣功聽呼吸，每個人反應都不同，同一方法所做功夫所得的反應，所得的成就各有不同。乃至我們現在講一句話那麼多人聽，每一個聽了理解都不同，有人完全聽到反面去了。同樣一句話講下來，有人抓住要點，有人不曉得聽到哪裏去了，你講白的他聽成黑的去了，不是講話的錯，是他自己反應，根結------這個結使的反應。所以你要注意，這個根結六根的結使，這裏很嚴重，初解是先得人空，人空很大了、很高了，我們修行連我空也做不到啊，你坐在這裏我就空不了，先要做到身空才能我空，身體空了的才慢慢能夠我空，我空得了才能得人空啊，所以人空不容易啊，人我空法空了。你說一切皆空，空不是隨便說話啊，空有境相有境界呀，空不是沒有啊。譬如這個房間的空，我們進來一個東西都沒有這個房間叫空房間，所謂叫空房間，這個房間的裏頭這個使用價值大得很啊，空房間裏頭有很多的用處啊，空不是沒有。所以我們要注意，「根結」真正一根解開了，此根初解，先得的是人空。剛纔我講了，我們再加上分析啊，人空做不到，退一步說我空也做不到，我從哪裏來？身空也做不到啊，身怎麼空不了？念空做不到嘛，妄想念頭空了做不到，此身的感受一切都有，那你所有講空法你都是吹牛的，都是空話，那就是隨便講了，要先得人空，這是第一個。你注意初解。佛說再進一步：

「空性圓明。成法解脫」。在這裏講四個字很簡單，你要拿佛的弟子們目連尊者、舍利佛這兩位尊者講的經，現在都有，親自受佛的教育，他再教弟子們修持的，再傳的佛法。今天我還和一個朋友講，大藏經都在這裏，你爲什麼不研究不看呢？太可惜了。你看看目連尊者怎麼得神通，怎麼修持？法門都在這裏。舍利弗講的經典都還有。中國人動不動就《華嚴經》，《妙華經》啊《楞嚴經》啊，越可大的來越好啊，基礎都沒有，好高騖遠。必須要從小乘真修實證開始，所以由人空到達法空談何容易啊，這個程序一步一步來多得很，所以在這裏四個字就叫做大乘，大乘就是大概籠統就講過去了。「空性圓明」，由人空以後一點一點功夫一天一天的修持，功力的增長，空性的增長，然後空了時間、空了空間，時間空間的觀念都要空掉了，方位一切等等，然後五陰得了解脫，慢慢達到「成法解脫」，才達到法的解脫。人空以後纔是法空，一切佛法都不需要了，法也不需要了。這樣才叫做學佛證道，得到了解脫。

「解脫法已。俱空不生」。注意，到了法空的境界，什麼叫空啊？空這個也是名詞，都不談了，也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空，所謂空的境界都不需要把持了，都不需要去守了，這個清淨境界也不要守了。我們現在得一點清淨，好可惜啊又掉了，本來沒有掉啊。那個真到了家，根本就不要這個清淨，有個清淨，清淨就是煩惱，對立的。所以到了人空法空，解脫了法執以後是「俱空不生」空也不空，所以非空非有、即空即有是笑話，都是空話。

「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這個時候纔能夠轉入，小乘纔迴心向大，大乘的境界。所以大乘你怎麼乘呢？不要亂吹的。要一步一步，大乘從小乘起，小乘從人乘起，人做好了再來學佛，人乘修好了再修天乘道。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這兩句話五乘道都包括，人乘道修好了修天乘道，天乘道修好了修聲聞，再修緣覺，最後走菩薩大乘道。所以最近有些青年，我一看到我說你幹什麼？這些青年？來學佛，哎呀你怎麼跑這裏來呢？好好學做人，把人學好做好了就是學佛。他們嘿嘿，老師，笑笑，他們意思想我那麼大了，大學都畢業了，怎麼不會做啊？做人才難做呢。所以前天我還和一班同學們講起，有一個地方一個人做的詩，也是扶鸞，我說這個差不多，雖然是鬼呀，近於神仙了。人家問他叫他扶鸞，傳一個道法，他講一句話，詩也做得好，最後一句詩，做人容易練心難。做人做得好那談何容易，只在活到這個樣子有幾斤肉有這個架子那很容易啊，治心太難了，人乘道的基礎沒有不談修定，不要好高騖遠。所以佛說我們回到原文，先證得人空到達了法空，得到了法解脫以後纔到達菩薩地，定慧等持這個三昧的境界，定慧等持三昧境界是三摩地，定慧等持是平等，才進入大乘菩薩得無生法忍。無生法忍再加討論，《楞嚴經》後面會有的，無生法忍解釋起來很麻煩了，生而不生，不生而生，不生也不滅的那個無生法忍。這一段討論我們簡單講過去，現在繼續下去。

佛說到這裏。「阿難及諸大衆。蒙佛開示」。聽到佛這樣慈悲詳細的開示，覺性悟性生出的智慧叫慧覺，你們看過《六祖壇經》，六祖沒有見五祖，後來見到五祖已有所自己悟進去了，就是慧覺。後來見到五祖，五祖問他，六祖講一句話「弟子自心常生智慧」，這個常生智慧就是慧覺，自己覺性裏邊智慧發出來的，所以有所領悟，這還不能夠完全證悟啊，證悟非要初步得無生法忍，大乘的證悟。

「慧覺圓通。得無疑惑」。自己智慧明白了，總算不懷疑了。以阿難尊者的功德智慧，經典上記載到這個時候聽佛講的總算不懷疑了。

「一時合掌。頂禮雙足。而白佛言」。阿難又來了，替我們想辦法的，又耍賴了，又合一個掌又跪下來，還要，我還要，賴着來。又跪下來請求。

「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無礙。雖復悟知一六亡義。然猶未達圓通本根」。這裏講得很嚴重啊，他說佛啊，等於說我們加上一點點，你老人家慈悲了，你不要討厭我麻煩啊，我又來了。他來了，怎麼講？他說我們今天雖然聽了這樣多的要義，聽了佛說的楞嚴這個大法。「身心皎然」心理上，身體舒服極了，乾淨透明的，透亮的，心裏明瞭的。「快得無礙」好爽快啊，好舒服啊，真好象一東西掉下來一樣，好舒服，好象沒有障礙，實際上障礙多了。雖然現在悟到了、懂了，這個悟不是禪宗所講的大徹大悟了。懂了「一六亡義」這個六根我們這個身心性命，這個六根一根的修持的一個方法到了家，全體都到了這個道理。「一六」六根裏哪一根來修持，「亡」一個空了其他皆空，「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個道理我們懂了，「但由未達圓通本根」但是沒有真正悟啊，道理上懂了，還沒有達到怎麼樣圓滿通達這個境界啊，大徹大悟明心見性還沒有做到。

「世尊。他又說佛啊。「我輩飄零。積劫孤露。何心何慮。預佛天倫。如失乳兒。忽遇慈母」。他又賴上來了，不過提的非常重要，注意呀，每一次他的問的同上面都不同，一次又一次來。先呢，我們要學阿難尊者的說話，太會說話了，先是很可憐的要求，「我輩飄零」，我們好可憐惜啊，在六道輪迴裏孤零零的，我們都是孤兒啊，好可憐啊，沒有人帶領。「積劫孤露」多生累劫在六道輪迴中間等於是個孤兒，你們諸佛菩薩都不管我們，都是孤兒，孤露孤單的。「何心何慮」這一次這一生總算有機會，我自己也不是誠心來的喲，因爲生命沒有證道以前投胎來都做不了主啊，都聽業力因緣的安排就來投胎了。所以這一生做人，碰到什麼人，碰到個什麼丈夫，碰到什麼太太，碰到個什麼爸爸媽媽都不知道啊，自己做不了主。「何心何慮，預佛天倫」他說象我是撞來變成你的弟弟啊，佛的親堂兄弟啊，跟你倆是兄弟，我是撞來的運氣好啊，做了你的弟弟。這是真話啊，自己沒有證到以前，投胎的業力，菩薩羅漢都有隔陰之迷，一投胎就迷掉了，最高的定力還沒有用，除非到了八地以上的不動地以上的菩薩有意再來的纔不迷，否則非迷不可。所以他說我也是撞到的變成你的弟弟，「預佛天倫」。「如失乳兒。忽遇慈母」這一生現在跟你出家了，等於一個孤兒正在喫奶的時候，母親走開了，或者沒有母親了。這一下自己的親生母親回來了，抱着喫奶，那個天下最大幸福的事。

「若復因此際會道成」。結果因我這一生有這樣的好的命運，莫明其妙到這個世界上來而且變成佛你老人家的弟弟，最親的堂兄弟，又跟你出家做你的弟子。風雲際會，人際之間這個因緣湊合聚會這個關係，際就是這個關係，我們現在可以講人際之間的這個關係。就是那麼巧合，假使我這一生碰到做你的弟弟，又做你的弟子，人際之間這個因緣際會這個關係，如果我能成道。

「所得密言。還同本悟」。這是什麼話？佛跟他講的話都是對話，大家聽到的沒有一句密言，沒有一句祕密呀，他這裏提出來密。《楞嚴經》始終是個祕密法門，注意呀，有個祕因在，這個密因不在經典上現在都在大家自己那裏，要去找啊。假使今天能夠成道，所得到祕密不可說、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還同本悟」，就是我自己的，我悟到了那個密言就是我自己懂了，我自己懂了我也知道了，那麼他可以跟佛倆個說你知我知啊，等於佛傳禪宗釋迦拈花，迦葉微笑，這是祕意，微言密意。沒有說話，已經彼此心心相印。他講這個話，他說假使我今天能夠悟了。

「則與未聞無有差別」。假使沒有悟，悟了最好，沒有悟，他說我也白聽了。換句話說現在理都懂了，應該在這裏碰到了你，瞭解了這個祕密，我應該真正的悟了。這個文字啊，古文寫得節省少了一點，你看起來就彆扭。下面就是然而，但是我現在真正的悟沒有證到，理是悟了沒有證到。「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我還不是同普通人一樣？聽了白聽嘛，《楞嚴經》也聽了，聽了有什麼用啊，回去就愣頭愣腦的那個楞嚴經就來了，把《楞嚴經》放下，那個愣頭愣腦的就來了，他說那沒有用啊。

「惟垂大悲。惠我祕嚴。成就如來最後開示」。他要求的同我們要求的把那個祕密法門告訴我，不過阿難沒有講啊，你只告訴我把耳朵拿過來，他沒有這個事，阿難不會那麼做，希望告訴大家。把如何成佛證道這個最高的祕密無上祕密「惠我祕嚴」，祕密莊嚴。大家不要亂猜啊，這個祕密莊嚴剛纔講了都在心中啊，你把這個結使一打開了，祕密莊嚴就出來了。現在他要求佛惠我祕密法門，這個非常莊嚴的。其實阿難是節目主持人，故意這樣裝，替我們要求的，替後世衆生。「成就如來最後開示」反正你老人家再麻煩一次，你已經講了半天了，最後你再講一點，不要下課了，就是這個意思。再講一點，慢一點喫飯了。剛纔吃了中飯啊，講到夜裏也不要緊，我們在講了半天，佛還在那裏下午還在講呢，剛剛把阿難弄回來，一直討論到現在。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退藏密機。冀佛冥授」。話講完了，跪下來拜一拜。自己到自己位置上坐下來，「退藏密機」，表示阿難退在一邊去了，等着佛傳祕密法門給他的。「冀佛冥授」，希望佛一聲不響，佛也不要說話就告訴了他，現在人就叫第六感，心電感應。噢，這個是祕密，哪有這些鬼話。可是實際上經典上有這個道理，佛法也有這個道理，佛法的祕密在哪裏？「退藏祕機」，佛經的翻譯，我們尤其曉得《楞嚴經》是高手，唐代的宰相房融，翻譯的文章第一，唐代辭章都是最高的高手。「退藏密機」梵文怎麼樣我們也不管，用的文字翻譯採用《易經》的一句話「洗心退藏於祕」 「冀佛冥授」。你們諸位注意喲，你們有許多在這裏學院的同學們，不要聽經的時候閉起眼睛打坐，你平常爲什麼不坐一點。聽經就要看到經，研究經典，你不看到研究經典，以爲打坐在這裏裝模做樣的以爲自己聽到了，一點用都沒有的，我告訴你。你的定和慧永遠不會發的，不但不是功德是個罪過，你不懂。所以在這個時候就要學阿難的多聞，所以自己永遠不長進，你就要注意它的經典這個原文，所以聽經和聽法不同，聽法你打七什麼你儘可以閉着眼睛聽，而且那個時候也要記得嘛，你們注意啊。洗心退藏於祕，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把你心完全空掉了，洗煉乾淨了，所謂心心心已歇馳求，真達到無心之地是最高的心的機密。心心心已歇馳求，那麼這個時候你心真正達到無心之地，同十方三世諸佛心心相印，心就通了。這一段要注意。總之他要求佛要給他說法，我們看沒有沒祕密？有祕密，祕密在哪裏？

「爾時。世尊普告衆中諸大菩薩。及諸漏盡大阿羅漢。汝等菩薩。及阿羅漢。生我法中。得成無學。吾今問汝。最初發心悟十八界。誰爲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地」。《楞嚴經》到了這一段是有祕密了，特別注意喲，不過不要好奇啊，要你智慧去參。佛聽了阿難要求以後就講了，「普告」就是對大家並不是專對哪幾個。普告大衆。「諸大菩薩」就是大乘菩薩們，包括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都在座坐，及諸學小乘的一般的得漏盡通阿羅漢們。佛說「汝等」你們大乘有所成就的菩薩以及學小乘的有所成就的阿羅漢們，「生我法中，得成無學」，注意這個生我法中，生在佛法中，世間妄心死了，真正跳出了世間，就是一切世間心種種心死完了，跳到佛法的真心來了。所以中國文化講修道的人，禪宗有個術語，這個禪宗叢林以前大陸上這些廟子上「打得念頭死」你自己要把雜念妄想打死了，「方得法身生」你那個不生不滅的法身才能夠生出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禪宗把佛法的道理演變成這樣的平實的話。後來就變成道家講的，道家修長生不老之道也有個名言，也從這個話演變出來的：「若要人不死，除非死個人。」你想求得長生不死之道，除非你現在一切心立刻當自己死了，我不在這個人世間，下了這個決心狠心才能修道啊。世間一切都要，樣樣都要圓滿，佛法也要修圓滿，哪有這樣便宜的事啊？你做到了我怎麼辦？個個都是妄想，那個就是大妄想，總要舍一，舍掉一邊，跳出世間才能出得世間，一樣的道理。

所以佛說你們大菩薩們走大乘道的，得小乘果的，生我法中得成無學，「無學」是佛法裏的學位，也不是博士，都不是，什麼都不是就叫做無學位，無學不需要再學了，到了家了。他說我現在阿難的要求要我把這些祕密，什麼祕密啊？現在討論不是形而上啊，不是捲一捲二討論心在哪裏性在哪裏的問題了，現在都是第二義都是自性的投影，是第二月並非真月，但是不離開真月，離開真月沒有第二月，都是投影。他說現在我問你們，你們開始發心學佛，後來悟道，悟到十八界、六根相對的六塵，精神世界同物理世界這個中間。所謂這個界、根塵之間，我們可以引用一句中文來講「間不容髮」，中間幾乎沒有空隙，你看不出來。譬如我們眼睛一抬就可以看到光色，耳朵一聽一定聽到聲音，不聽動的就聽靜的，這個中間在哪裏？間不容髮，有一個十八界的間在裏頭。最初發心悟到心物之間的關係，誰爲圓通？你們自己提出來報告，哪一個證到了由一個法門深入，修一個方法進去其他法門統統懂了叫做圓通，一通百通。拿禪宗法師來說一悟千悟，永不退失，永遠不會退轉，圓通法門。誰爲圓通，一門深入達到門門都圓滿通達。

「從何方便，入三摩地」 你們大家自己報告，從哪一個方便就是方法，方便波羅密多就是方法。人做任何一件事選擇方法，懂得方法，佛法叫做方便。方便現在後人用錯了，方便你給我方便方便，就變成馬馬虎虎叫方便。實際上方便我們民間的術語，中國人用慣了，開始由佛學來的，真正方便的意思方便就是方法。所以菩薩十波羅密多有方便般羅密，它是最後差不多到第九了，十個波羅密多第九，要注意這個道理。他說要曉得從哪一種方法進入三摩地，定慧等持的境界，祕密就在這裏。阿難提出來祕密，阿難希望佛冥授，所以阿難坐到旁邊去打坐了，他們倆個也有點拈花微笑的味道，不笑，倆個人不響。那麼佛馬上大概也講累了，當主席的說累了，說你們諸位出來報告報告吧，他也坐在那裏聽去了，坐在上面不動了。下面有名的開始講方法修證的方法，叫做《楞嚴經》的二十五位圓通，二十五個菩薩的報告，我怎麼樣學佛怎麼修行經過，但是它經文上報告的很簡單摘要的原則，每一個原則裏頭方法多得很，太多了，產生各種不同的方法。顯教、密宗、魔道、外道、內道都有，這個原則包括太多了。同時爲什麼只有二十五位圓通？既不二十四也不二十六呢？要注意喲，爲什麼只有二十五位？這個問題我們放着大家參參看，研究研究看，看有答案不？爲什麼只有二十五位？這個同《圓覺經》的菩薩修禪定二十五輪也有關係的。這個注意啊，這個地方也是祕密之一，《楞嚴經》的祕密之一。現在我們一個一個研究來，做總討論。

「驕陳那五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在鹿苑。及於雞園」。首先提出來，在佛教分類上，驕陳那五比丘這是佛的根本弟子，最初成道最初修的，這個歷史我們上次也大概提過，註解上也有，不需要多講。他們就是在佛出家以後，在十九歲逃出了自己的宮殿，跑出去出家，後來他的父王不放心，選了五個大臣的弟子，都是家世很好也出家跟着他，等於在保護他陪伴他。那佛是不需要他們跟在一起，都是跟佛差不多年齡大小，那麼這五個人看佛的修行那麼嚴謹自己也出家了，也在修行，這個故事大家都曉得。所以佛出家的時候就跟着，佛後來成道不在一起，等到十二年後，佛在雪山，這個故事必須要了解了，懂得他們。下來已經餓扁了，六年苦行下來快要自己變成活的白骨觀了，人都餓瘦了，變不成人形了，那麼才接受了牧牛場的一位小姐的供養，又吃了飲食，很好的飲食營養補充回來了，身體補充好了，不是說喫一碗牛奶一下就恢復了，不要那麼神祕，當然是相當一步的調養好了，纔到恆河邊坐在菩提樹下，這個時候可以說灰心了，世界上再也無明師可找，也沒有人可求，只好靠自性自度，所以坐在菩提樹下自己發了誓，如不悟道不起此座，假使不證得道就坐死在這裏算了，所以睹明星而悟道七天以後。那麼在這個階段，他接受了這個畜牧場這位小姐供養這個階段呢，這五個比丘看到了灰心了，十幾年的修行垮了，完了，又要喫葷去了，跟這個小姐當然沒有別的事情啊，不過接受小姐供養又喝牛奶又喫。這五個人跑開了，跑到另外地方修行了。但是這五個人在一起團結得好，人與人之間搞不好的，後來他們五個中間也有意見跑了三個，那麼後來慢慢都回，人就是那麼難辦，中間會有意見，那麼他們回來又在一起。所以佛開始成道的時候，本來就想入涅磐了，因爲天主、天人都跪下來請求要他弘法。這一段公案我們也講過的，重複一下。他纔起來開始先說小乘法，在這個世間人世間。如果以《華嚴經》來講，在菩提樹下當時講了華嚴，昇天而講不在這個地方來的，那個再說，那是另一個祕密。

那麼要一般平凡的記載，同我們人世間歷史一樣記載。佛第一步要出來教化人先找這五個人。換句話說這五個人跟他出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也苦了十幾年，自己在那裏盲修瞎煉，他菩提樹下成道了第一個先去找他們，這是先了解這一段。那麼佛跟他們說了什麼法門呢？大小乘經典上很多明顯的記載，我們注意啊，他現在再做報告，我們值得研究了。那麼驕陳如五比丘五個人始終團結在一起，一組的，基本弟子，小乘弟子裏頭最基本的，而且他們也都是證得果位的人。「即從座起」從座位上站起來，「頂禮佛足而白佛言」，當我們在鹿宛這個地點，這個故事我們都不多說了，就在雞園這兩處，佛最初說法的時候，要把這個故事我們假使普通講經啊，必須把這些故事都交代清楚，這是給普通一般人最好聽的故事，聽佛法聽到這裏是口水直流，張開嘴聽津津有味，因爲說故事容易懂啊，講道理啊，莫知羊啊。那麼現在我們是不採用這個方法的，這些大概都知道。他起來怎麼講呢？他們這五個人報告。

「觀見如來最初成道」。真話，他們從佛出家都跟在一起，先接受了皇帝的命令，下了命令要他們出來陪伴的，沒有辦法，所謂貴族的子弟，這幾個人。後來佛的一切修行他們都在附近看到的，當然沒有和他在一起，佛不要他們在一起。那麼到了喫牛奶啊，就是說調養身體這一段，他們說完了完了，走開了，生氣了，就是以爲佛退道了，他們好象道心還很堅固呢。先來度他們佛在菩提樹下悟道以後，所以他們敢吹這個牛。他們說我們這幾個最初，最初的也是最後的喲，看到佛你最初出家成道，這個歷史我們都親身經歷，基本信仰的正宗。我們怎麼樣悟道的呢？

「於佛音聲。悟明四諦」。八個字，所以《楞嚴經》講的，你看，太簡單。對於佛說聲音，佛講的聲音悟到了四諦法門。四諦是佛法的基礎，你們注意啊，大小乘。四諦，我們都曉得叫苦、集、滅、道那麼簡單，這個四諦法門給一般學佛學的、研究佛學的，大家可以說會倒背如流，苦集滅道，而且一點沒有什麼道理。苦人生本來是苦，有八苦普通的歸納起來佛經的八苦，詳細的有十二苦。人生就是無量之苦，所以我們經常形容苦海茫茫，三界裏頭都有苦，人有人的苦，做神仙有神仙的苦，上帝有上帝的苦，三界裏頭無所不苦。先生有先生的痛苦，太太有太太的痛苦，父母有父母的痛苦，兒女有兒女的痛苦，老師有老師的痛苦，學生有學生的痛苦，無所不苦，所以詳細講這個世界就是苦。一切衆生有個共有的目的，就是離苦得樂，我們人生說追求，所謂叫做享受追求快樂，怎麼跳出苦，得到真正的快樂，快樂是什麼？不知道。

苦，大家曉得八苦，我們不分析講了，這些是基本佛學，我們不談了。集的意思就是一切衆生都向苦上去找樂，都想抓，生命生下來就想抓，什麼都屬於我的都不肯放的，所以衆生集就是造業。一點一點累積起來就是集，就是造業。一切衆生在集苦，在自找煩惱，自己找苦喫。可是自己在找苦喫啊，自己還認爲是享受快樂呢，所以集是苦的因。要想不苦除非不追求，什麼都不追求，乃至連佛也不要成了，即不做凡夫也不成佛，那你差不多了，看誰能做得到。即不是凡夫也不是佛那不曉得叫什麼？那就不曉得叫什麼？那就差不多。不集就無苦，這個道理是這樣，所以集是苦的因，苦者是凡夫造業的，苦是果，苦諦。所以一切苦要怎麼滅除？一切煩惱？除非證道，除非證一切空的道，證到自性本空。所以要滅除一切痛苦除非是得道，所以道是滅除一切煩惱痛苦的因。爲什麼能夠滅除煩惱痛苦？證了道自然滅除了。

好，我們這樣懂了，所以呀你們現在說我雖然修了幾十年還有妄想還有煩惱啊，那有什麼希奇呀？你還沒有證道嘛，真正證道頓斷煩惱，那個煩惱一下就沒有了，痛苦妄想都沒有了。苦集滅道是四諦，這誰都懂，當然佛比我們現場講得很高明，佛經大小十二部到處都是苦集滅道，我們學佛第一步就學苦集滅道，都知道了，怎麼悟不了呢？他說佛的音聲告訴他，只聽到佛的音聲，音聲指聽他當面說話講到四諦法門他們就證得大阿羅漢。難道他們的頭腦那不曉得什麼原子做的啊，難道我們的頭腦就那麼可憐什麼石灰做的？就笨到跟古人倆個比起來，笨得那麼差別大嗎？如果我們不用神祕主義，不用神祕的思想來講，不管古人現代人中國人外國人，人就是人，腦筋都是細胞做的啊，人類的思想智慧高明，我是素來認爲人的聰明不管年齡、國際、不管性別，沒有差別的，每一個人的聰明智慧是平等的都一樣。有些人反應的快，一聽就懂，乃至一聽了以後不止懂一樣懂十樣，這個人叫聰明，有些人笨得要死，什麼叫笨啊，聽了以後不懂，過了幾十年才懂，或者到死的時候斷氣的時候，哎呀，我想起某人那個事才懂，那就是太笨了，釘子已經釘下去。所以笨與聰明比較性的，反應的慢反應的快，但是聰明智慧是相等的，沒有誰笨也沒有誰聰明。那他們怎麼聽了這個成道了呢？苦集滅道我們也會講。

但是你要注意喲，真學佛法，尤其是本院同學，《大藏經》我們好幾部你們去研究啊。小乘法門要多去看看，尤其是目連尊者的經典，舍利子所講的經典，都是講的苦集滅道，可見它不是那麼簡單啊，如何離苦。大乘菩薩所修的也不過是大乘的苦集滅道，尤其三界裏頭都是修苦集滅道才能解脫，三界有三界的苦啊，欲界的人固然是苦，天人界的苦不是我們欲界所能想象。就是說我們大家窮人是很苦了，你不曉得那個資本家有錢的人的痛苦，我們沒有錢的不能想象他的痛苦。沒有地位的固然是痛苦，有了地位有權力在手的痛苦，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你到了那一個層次就有那個層次的痛苦，不成道永遠解脫不了苦，所以三界各有各的痛苦。苦集滅道包括那麼多，而苦集滅道這是個道理啊，怎能麼個修法呢？他用什麼修？所以你教理都要清楚了，八十八結使，九十八結使乃至九十九結使吧，沒有講到一百，這是什麼道理？這個結使解開跳出這個三界，這個解脫三界就是四諦法門最基本的功夫啊，換一句話大小乘四諦法門的修法不懂，你一切免談了，你怎麼去灌個頂啊，怎麼去皈個依啊，（斷錄）。

愣頭愣腦的愣，那你就昏了頭，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要注意，驕陳如比丘在《楞嚴經》前面佛提過啊，他已經先出現過，這是第二次出現了，在這本經上。阿難討論的時候，佛問驕陳如他說你們當時，在第二卷中，你們忘記了吧？去找一找。他說你們當時我最初跟你們說法你們怎麼悟道的？他講的不同啊，他說因爲佛講到客塵兩個字。他因爲客塵二字這個名詞而悟進去成道的，這是第二卷的，有明證啊。所以我叫你們研究佛學，研究原典，不要看人家的註解乃至我的註解都不要看，乃至我的註解也靠不住，那是我當年的註解啊，今天說的話同明天又不同啊，事過境遷一切無常，所以不要靠。那麼好了，他上次所講的卷二當中悟到客塵而成道，這裏又講悟到四諦的音聲而成道，這個客塵同四諦的關係它有何的不同呢？這個值得研究了，本來我們想禮拜三可以討論這個。所以每一個修持的法門裏頭，這一次講也不是詳細，大概比過去的比較摘要的重要的事，每一個菩薩講的他的修持法門中間所包含的每一個層次，比較多給大家講講，用不着再好奇東摸西摸，你抓到《楞嚴經》去修就是，把方法也連帶告訴你，因爲我沒有祕密的，知道什麼就講。當然我也有祕密，因爲你們不到的絕不會講，講了沒有用，比較選你們能夠到達的，告訴大家。

「佛問比丘。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音聲爲上」。

# 楞嚴經講座 三十七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現在《楞嚴經》是卷五，現在開始是有名的《楞嚴經》所謂二十五圓通，就是二十五位菩薩，大小乘的菩薩起來報告自己學佛與修證的經驗，不過經典上所記載報告的都是講一個大的原則，詳細的方法要各人去領悟，所以要參學了。那麼現在首先開始的就是驕陳如五個比丘，同佛開始學佛的，所謂小乘成就最後轉到大乘菩薩的最初的大弟子。他第一個報告的原文，上次念過就不念了，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經文。不注意經文只想自己聽到，將來自己翻開要做參考看經又不懂了，我想大家一樣聽得很有意思，回去書一合攏來再翻開，就是有一本經，這本經叫莫知羊，一看自己是茫然，這就糟糕了。所以千萬要注意經典，這就是聽經與說法的不同，你自己要了解這個道理，一定注意經文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本經對着本經研究。

現在我們討論的是驕陳如這幾位尊者起來報告最初跟佛修道，聽佛的音聲說法，聽佛講，所謂音聲在文字上的表達，聽佛的親口教導四諦法門苦、集、滅、道而悟道的。那麼我上次我也請大家提出來注意，在第二卷裏頭驕陳如已經出現過，佛問他求證明，他說當時聽到佛講到客塵這個意思，就是客塵煩惱，因此悟道了。我們還記得我們討論到《楞嚴經》講客塵煩惱的時候，討論過很多，所謂主客之分，我們這個心念能夠自己做主的，雜想妄念都是浮塵，都是客，客者來去不會停留的，這個我們過去已經討論過，要大家特別注意的。那麼這裏他講由四諦法門而悟道，爲什麼不再提客塵煩惱？這是一個問題，不曉得諸位回去自己有沒有考慮？有沒有研究？佛法要思維喲，不思維修認爲去得一個方法，守着一個竅，或者念個咒子念個佛，傻裏瓜嘰的在那裏打坐用功就會成道很難啊，不可能啊。

所謂真正佛法坐起來禪定是在那裏正思維，正思維我們在中國一句話禪宗叫做參，參究。正思維不是亂想其它的道理，正念思維。所以禪定禪修，就是打坐是禪定的姿式的一種，並不是說打坐包括了全體，所謂打坐坐起來也在做正思維，並不是在那裏傻坐，不正思維是不行的。正思維也就是要妙觀察，觀心、觀法，止觀。所謂要打坐起來唸佛起來就是禪定，止就是止一切妄想，止住了一切煩惱妄想，然後起觀慧，要正思維的。所以我們提出來的問題要正思維去研究。譬如我們本院的同學講了以後，我看禮拜六的日記報告，沒有幾個人提出這個問題答覆，不管你答得對不對，沒有用心沒有正思維，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第二同時上次講完了，有位同學問得很好，這裏所提到五比丘成道是四諦法門（再寫一道，提起大家注意）苦集滅道這個四諦而悟道的。爲什麼我們常常唸的二百六十字的心經提到無苦集滅道？有位同學下課以後，好象第二天就問我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說你在思維了，你正念注意這個問題。爲什麼？這裏說由苦集滅道而悟道，當然《心經》大家都知道了，乃至《大般若經》上講無苦集滅道，沒有苦集滅道這個道理，這又是怎麼講法呢？所以把這些綜合起來用心去研究去正思維，那麼你可以說求菩提，菩提者是覺悟也，證得菩提。不是不思維而能證菩提，所謂成道要正思維去修，很多問題不用正思維不能解決的。

譬如神通，你們大家一般人喜歡，神通怎麼來的？一般人嘴裏講不要神通，哪一個不喜歡神通啊？哪怕是神經也喜歡，不要說神通，總有點花樣在玩哪，對不對？你說叫我空空的坐着不肯幹哪，但是神通你爲什麼修久了發不起來呀？你沒有用正思維，沒有正觀，眼通怎麼通啊？眼本來通的呀，怎麼樣能夠得天眼通？都要正思維啊。所以學佛我常說是智慧之學，要注意啊。我們不討論多了，討論多了越說越長。

現在我們再回轉來，苦、集、滅、道我們大家在坐的學佛應該都有基礎的。我們不管如何大小乘的佛法講到八苦那是基本的，我們上次也提到過，不過大家能夠記得人恐怕不多，八個苦，歸納性的講人世間社會的現象。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人生的基本階段，這個生命活着，生下來一定會衰老，年紀大了就衰老，時間加上去。生下來一定隨時在病中，一下感冒了，坐久了腰痠背痛，站起來，站久了腰痠背痛，隨時在病中，生老病死。在物理世界是成住壞空，生老病死這四種現象，物質世界物理世界就不叫做生老病死叫做成住壞空。這就是人生都想常在，是求不得苦，這個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人生都是求不得苦啊，天下事情沒有一件滿意的。想多兩個錢，譬如我們的房子，常常有個感覺，大概大家都有這個感覺，除非少數人，我們大家住得房子啊，永遠覺得少一間，蓋了一間多添一間可以滿足了，搞了一陣啊東西又多一點又覺得少一間，住房子一樣永遠是不能滿足，求不得苦；衣服永遠覺得少一件，處處在追求；你想活着長壽，永遠是達不到目的，萬事不能如意；所以我們也經常引用，好象已經講過，再說一道提起大家注意，實際上我們假設真要學佛啊，這些話講過要記得。記不得沒有用，記得了變成妄想也不好。可是你記不得好不好呢？不好，到那個問題來做功夫到那你解決不了，你聽到了也記不得，那些道理用不上的，這個巧妙就在這裏。

譬如我們古人講的人生的境界求不得苦，「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不滿意的事情，永遠是十樣裏頭有八九件每一天都是不滿的，很痛苦。「可與人言無二三」，做人一輩子，每一個人，夫妻之間也好，父子之間也好，有許多痛苦沒辦法找人講的，你講了也沒有用，你的痛苦是你的，人家聽了，哎呀我也很同情你，我也很瞭解你，倒底不是他，你不是他，他不是你，所以沒辦法講出來。不如意事十八九，十分之八九件。可以人言無二三，能夠跟人家有個知己談談的，沒有辦法，找不到談。這是簡單明瞭說求不得苦的事情太多了，生了病找個醫生，不曉得哪個醫生好，喫這個藥也不對，那個藥也不對，求不得苦。愛別離苦，喜歡的東西、喜歡的人沒有了，自然會掉了。我們最喜歡是錢，做生意嘛蝕本，買股票嘛跌價，到處都掉了，你所愛的東西永遠分開了，愛的人嘛出了問題，或者死掉了，永遠不會屬於你的，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只有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你不喜歡的偏要來，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你說我爲什麼遭遇這個人這個痛苦啊，你前生做的業障嘛，應該來討賬的，冤家嘛，討厭的。因緣會遇時，不曉得你哪一生做的這一件事，現在都來討債了，給你痛苦，你不喜歡看的人就看到了。

那麼五陰熾盛苦這個解釋起來很麻煩了，五陰就是簡單的說心理的、生理的，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這是五陰。《心經》上提到的，《楞嚴經》後面也提到五陰。這就代表身體、生理方面，物質世界物理方面同心理方面每一天我們在痛苦的生活中，在火裏頭煎熬一樣。現在大家對京戲不內行了，象我們幾十年前每個中國人多少都會哼兩句京戲，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滾油煎。這個東西很多人都過這個境界，以前我們唱京戲啊，哪一場京戲我忘記了，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滾油熬。尤其這個時代、這個環境。這就說明人生境界五陰似火一樣在燒，我們現在用文字境界人生就是在那裏受煎熬，一天一天日子在煎熬生活。你看我們這個資本家做生意，你看他發財錢很多，他在那個痛苦啊在油鍋裏頭在煎，過了一天又一天，心裏好比滾油煎，不是普通的油啊，滾了的油煎那個心臟啊，那好痛苦啊，這叫五陰熾盛苦，這是八苦，這個總原則，就說明這個世界說明這個神經永遠在痛苦中。

那麼佛經有些地方講到十二苦，還有講到十八苦，我們普通了解八種苦就夠了。總而言之結論這個世界是純苦，只有苦，可是一切衆生對於苦惱的世界也知道。我經常講我那個咒，我所念的咒，三個字一句，四句十二字咒「看得破」，大家所謂學佛都看得破，勸人家都是法師，很有道理。「忍不過」自己到那裏就不行了。「想得到，做不來」，全體完蛋。你把《楞嚴經》倒背如流也沒有用，到那個時候客塵煩惱，你到那個時候，不行啊，那不是客呀，客就來當主了，空不掉的。所以這個世界，在這一苦的世界觀念來看，這個世界上本來是苦，人生下來就是苦，所以生下來就哭，嬰兒每個生下來就哭，非哭不可啊，頭一出來就哇哭了。

不是上一次講到過，南北朝時候有名的一位法師生公說法，道生法師他在虎丘後來逃到南方來，在住茅棚啊，他經常說法。所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後來他超度一個鬼，鬼魂他把它超度了，把它送去投生。這個鬼怕死了，不願意投生，他寫了一個偈子一首詩給生公：做鬼曾經五百秋，我做了五百年的鬼沒有投胎過。也無歡喜也無愁，做鬼也不要謀生，不要去天天騎個摩托車在街上跑，都不需要，也無歡喜也無愁。生公叫我爲人去，生公法師命令我去投胎做人，只恐爲人不到頭。世上做人太難做了，不好做，做鬼容易做人難。生公叫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好好做一輩子人太難了，這個世界實在太苦了。

可是一切衆生呢，就是說剛纔我講的十二字真言一樣，看得破，忍不過啊，都知道苦，以集苦爲樂。譬如說人沒有事清閒了睡睡覺喫飽了睡，睡了喫，很舒服啊，可是他不幹，有這個機會他偏要去找煩惱，以集苦爲樂，一切在抓，最後什麼都抓不到。所以我說大家觀察這個世界，嬰兒生下來都在抓，你看那個嬰兒小孩子啊，躺在牀上媽媽抱着，他睡覺都在抓的。嬰兒生下來都是這樣抓，而且是這樣抓，大指頭伸裏面抓的，不曉得你們看到過沒有？做媽媽的應該都知道，都看到。恐怕有許多人做了媽媽小孩子怎麼抓也沒有看到過，因爲自己怎麼生出來自己沒有看到過，那個媽媽也不知道。人都是這樣抓的，小孩子。小孩子坐在那裏就抓這個指頭，抓到什麼時候？到了殯議館的時候不抓了，那真空了，結束了，他也曉得抓不住了，到那個時候才放手。所以集，集就是這樣抓，什麼都想屬於我的，結果是苦啊，這樣世界。

所以四諦法門，要離開苦只有修道，道是什麼呢？萬念皆空，清淨就是道。客塵煩惱，現在呢？我不想抓，不求，你說求不得苦我無求。愛別離苦，無所謂苦，本來空的嘛，都要分開的嘛，活了一百歲感情再好也要分開的，這個世界畢竟不屬於我啊，那就沒有苦了。怨憎會苦，我還賬啊，沒有關係，你折磨我，好啊好啊，我還賬，還完了就拉倒，學佛的人就是這個精神。五陰也無所謂熾盛苦，即然活着這裏就受煎熬，我不把煎熬當成痛苦，心裏一切放下，萬緣放下就好了。就是萬緣放下一句話，這句話大家都曉得講。空大家都曉得講，就是空不了，就是放不下。所以他們聽了佛說的四諦法門首先一個觀念萬緣放下，一切皆空，這世界苦的何必追求呢。我常說我以前幾十年前一個人逼着我寫一幅對子給他，我就寫了八個字，有求皆苦。學佛的人，你求修道想修道修打坐也苦啊，你何必呢？ 爲什麼打坐？我想成道。腿又發麻又發脹，哎喲這裏背又通不過了，腰又酸了，左邊肚臍又難過了，右邊肚皮又酸，因爲你要修道嘛。你不修道你亂七八糟，一天跳舞啊喝酒啊，隨便找，早死早了也不錯啊。可是你要搞啊搞啊修道，道也修不成。我修了坐了那麼久一點影子都沒有，誰叫你上這個當呢？有求皆苦。無欲則剛，我沒有要求了，至剛至正的，無慾就剛了嘛，我就不怕人的，做人也一樣，人到無求品自高，我什麼都不求人，不是說我有錢不求人，我窮都不求人。有錢非求人不可呀，有錢要地位，要求人的，他不給你地位，你沒有錢了就可憐了。最偉大的人就是老子一毛錢也沒有，窮到底了，那最偉大了，他無求了，也求不到，算了。那個無慾，真到了無慾無求，至剛至正，有求就苦。

所以驕陳如他們就懂了，很簡單嘛，學佛這個基本就是這樣，這樣一來幹什麼呢---無求，無求不一定去打坐了，他心就空了。譬如說我要聽個《楞嚴經》，有求皆苦，還要早早地喫飯還要趕公車，還怕位置坐不到，那個來很辛苦還要打雨傘，這不是上當嗎？有求皆苦，無欲則剛，管它《楞嚴》，我就學個愣頭愣腦就好了，坐在家裏愣一下，那就不要《楞嚴》了，無求就不苦了嘛，這很簡單。那麼這個道理呢？同上面所講的客塵煩惱，客塵煩惱我們上次引用過的，我們中國文學裏頭很有名的，《春夜宴桃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就是佛學的發揮，所以李白做的文章那麼好。天地這個宇宙是個旅館，我來不過是做客，暫時住個幾十年，住一陣就走了。你們家呢，我們的家呢？大旅館的小房間，住一下就走了。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對了，我們上次也提到過旅就是旅館，那麼怎麼叫逆旅呢？倒轉來的旅館，如果從白話文學教育入手，逆旅者是倒轉來的旅館，那我們世界上還沒有看到過。逆就是你人來了，我當面碰到你歡迎你，就叫逆，因爲你過來，我在這裏，哎，請！這是逆，相對的謂之逆，逆旅就是旅館。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都是客人，這樣一來此心一放下就成道了，就那麼簡單，這很簡單。

不過你說我們再加研究了，爲什麼《心經》上說無苦集滅道？那是講本體。《心經》講實相般若，本體本來沒有苦集滅道，那個空的境界有什麼苦？也沒有樂啊，既無苦也無有樂，空的境界，當然也不集也不需要滅也就是道，道也不道，那本來如此。《心經》上講無苦集滅道是第一義，在佛法來講講第一義至高無上的第一義，第一義就是現在拿西洋哲學來講本體、形而上的道。所以佛說的初說小乘法門指出來人生世界是有苦集滅道，這是形而下的現實的世界是這個樣子，這不是講第一義，講形而下的人生的現象、生命的現象、物理的現象。所以要使我們保有自己真正的生命不去集苦，放下不去抓，自然心境就清淨了，無求，無求就不集了，就是不集了，一切無所求，這是四諦裏頭不集苦，無求就無慾。無慾就是道的境界，就滅一切苦，滅一切煩惱了，就那麼簡單，這是佛法的初步。假使有人這樣做到了晝夜如此，當然就證阿羅漢果了。

你說好，我懂了，我就天天去要求個果，哎呀，我得了果了。佛法講果是界定空相見地的一個程序，看你空掉了多少，所得的結果。在邏輯上有，事相上沒有這個東西。你真求一個果，哎呀我得了果了、有了神通了，電視不要買我要天眼通閉着來打坐就看見了，那就是苦集滅道，你求神通也是苦，你練功夫也是苦，一切無求本來現成的。人生境界，佛法就是那麼簡單。那麼你說這樣不要修了嗎？當然你去修道也是集呀，所以你要修功德也是要積功累德呀，功德也要積功累德累積起來的，這也是集。所以你修功德也要累積，累積也是集啊，也是苦啊。我要修禪定天天求功夫到家，也是集呀，非集不苦。集這個道理這個集中的集。

苦集滅道這個集就是老子所講的爲學日益，天天要加上的，這就是集的的道理。爲道日損。老子只講了兩句，爲學日益，做學問是一天一天累積起來的，修道是一天一天把它減掉、空掉。「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修道就是每一天都空掉，「損之又損」，空還要空。「以至於無」最後是不要空那是真空了，所以這兩樣是相反的。那麼我們看老子的說法同佛的說法，同一個道理兩樣說法，爲學是益就是苦、集，爲道日損就是滅、道，同樣道理，你學道家的也注意，道家總不會跳出老子的範圍，老子都不承認你就不要學道家了，對不對？就是這個道理。

研究這個我們要了解一個歷史，在兩三千年前的時候，印度這一方面修道的風氣，比世界任何的各國，和中國比乃至和世界各國之比，印度修道的風氣非常盛，這是印度文化的不同，釋迦牟尼佛還沒有出世以前，印度民族固有的宗教是婆羅門教，婆羅門教人生修道，離開現實的社會去修道，出家的都叫做沙門，出家就離開家就是沙門，那麼漢朝的翻譯叫桑門。他們這個傳統的文化，修道的人特別多，各宗各派，他們大部分現在泰國所留的這個影像講是佛教的，就是那個文化的末流，留下來影像。二十幾歲這個階段一定要專修，清淨一段，離開現實的社會，這也是求學的階段。到了修一陣差不多三十歲左右又回家了，不做沙門成家，討太太成家，規規矩矩做人生。所以再過了二十幾年人生到了五十多歲，兒子長大了，真正出家了，你說去哪裏？都入山去了。

大部分印度文化過去修道的風氣這樣盛，社會是這樣，所以那一邊的出家人，只要你一出家修道那個樣子呀蓬頭垢面，拿我們中文形容，「蓬頭」頭髮也不洗，不梳不洗不打扮，臉上也不洗，髒髒的也無所謂，乾淨也可以，只要看到是個修行人就有人來供養你，就有飯可喫，不是僧團。因爲印度的那個社會制度和我們中國不同，雖然它也是個農業社會，它的氣候不同。而且到了南印度，中南部印度前面，有時候不一定靠化緣，到處都是水果，溫帶熱帶的地方，隨便很容易解決，天氣又熱人又懶，也不要那麼多衣服添，只要一塊布把下面一圍，上面這麼一搭，這樣搭了一半膀子露一半就可以了，生活很簡單，所以修道的特別多。

那麼到佛出世的時候，把這個所有的宗教哲學都把它集中起來整理了，所以佛的說法四諦法門，簡單的很。這個一懂了以後啊，自己一入山就放下了，真正放下，一道清淨就可以成道了，這沒有錯啊，只要這個道理懂了，也不要方法修，天天心中無所求、無慾就到家了的，這就是方法啊，大家不要光認爲這個是聽理，沒有人做到啊。

所以講我們中國禪宗也有啊，有個禪師叫隱山和尚，一輩子也不曉得他名字，很多啊。就在我們年青時候在大陸上，有許多山裏頭修道的、道家的、佛家的也很多啊，不知道姓名，就住個茅蓬隱姓埋名的很多啊。因爲洞山祖師的洞山派有個叫密師伯，到處參訪，到處看看有些修道的人。所以這個和尚有一天經過一個山邊，大家就去洗臉，出家人嘛，拿個布啊掉到水呀，也沒有洗臉盆，洗手洗臉或者洗個澡跳下去，沒有人看見嘛。正在溪水裏頭洗臉的時候啊，看見上面溪裏頭流下來一片青菜的葉子，所以古人訪道高明得很，哎，這個上面有人，一定有高明的人隱居在這裏，有菜葉子，洗菜洗完了，一片菜葉子溪水流下來。三個人上去找，沒有路啊。結果找到這個所謂隱山和尚，住山數十年，也不知姓名，他們來也不跟他們談話，就是修道。所以他自己後來，瞭解了，當然他們有沒有談不知道，記載上沒有多記載了，有些祕密的談話也不知道。後來過一陣再去找他，已經走了。草棚搭的房子，所謂茅棚是草棚啊，真正的草棚啊，我們在臺灣好象很少看見過了，我們當年在大陸看到貧窮的人家住草棚的很多啊，不過那個草棚也很舒服啊，很講究啊。那麼他在茅棚裏就寫了一首詩就走了，「一池荷葉衣無盡」這個我們也講過的，一池荷葉衣無數，也不要衣服了，布料做了，當然要點功夫，不然要凍死啊，就是用荷花葉子把身體遮住。「半夢松花食有餘」， 有松樹松籽來喫。「剛被世人知住處」 剛剛被世界上人知道我住在這裏，有人知道了。「更移茅屋做深居」搬走了，自己走開了。

這些都屬於所謂小乘羅漢之道，聲聞比丘，聽佛說法，因聲說法，都聽前輩的話，善知識的話一聽，此心一放下就走了。那麼我們要參考佛法這個道理呢？你要怎麼參考瞭解這個東西啊？要深究。那麼這些呢？我們參考中國的歷代的《高僧傳》、《居士傳》，有許多高明的人聽到人一句話就走開了，離開這個現實的社會，放下就是道，這就是因聽人家的一指導一講就行了。不過這樣的修法所謂多半屬於出世的，所謂講出世跳出了現實社會，離開社會離開家庭，所以叫出家不成家了，沒有家了，我就是我天地爲家，所以叫出家，跳出世俗的這個社會的制度了，一個人管自己去。那麼你看中國曆代的《高僧傳》、《居士傳》，尤其是中國道家的《神仙傳》，太多了，歷代的人太多了，聽了人家一句話，這個世界沒有意思，就跳出來走開了。

所以這個四諦法門苦集滅道它就是法。我們現在呢？學佛的人都會講這個四諦，沒有體會這個四諦，我們真體會四諦呀，這個世界簡直是一日不可留戀，很痛苦。譬如象我自己經常給同學們講，我說我一天好苦啊，這個日子過得好苦，天天想跳出來跳不出來，走不開。人事、一切事乃至自己事，有時候都討厭自己討厭得不得了。自己有個壞的習氣，一天搞完了，洗洗臉啊，七竅一洗了，這個地方不對還要抹一抹，擺擺好，去了兩三個鐘頭，哎呀，自己那個愛潔成癖好討厭自己，這也是不對呀，以修道來講，都是浪費，你今天擦了明天還要髒，還不如不擦，不如不擦由他去呀。可是這個呢，固然是在人世間講起來是個好行爲，在道講起來也是求不得苦，因這你今天把它擦乾淨，它灰塵又下來，明天又髒。我們求清潔，清潔永遠不可得，也是求不得苦啊，要了解這個。你看頭髮梳啊今天去洗洗啊，一百塊錢到洗衣發店，一洗回來半天又亂了，求不得苦。剛剛洗了在街上碰到一陣雨，完蛋，那真是怨憎會苦啊。不洗頭髮你下雨也好嘛，偏要洗了頭髮下雨，這個多痛苦啊，怨憎會，所以人生有求皆苦，離苦就得樂，這個樂是假的，清淨就是樂，所以這個裏頭就是方法。

同時，爲什麼《楞嚴經》二十五位圓通先提出來這個，不管你修顯教、密宗學佛，這個四諦苦集滅道的基礎沒有認識清楚，你說你來修道學佛那都是假的，基礎不穩。這也就是我們講的，那麼佛教到中國來講一句話，苦集滅道這個道理只講一句話：某人堪破了，就是堪破。這個堪破有兩種寫法，不是眼睛看的看，堪破。等於我們校對一個字啊，錯字把它校正過來，堪，堪破了，某人堪破了，但是世界上啊沒有一個人堪得破的。我講這個話很嚴重啊，世界上啊，包括修道的喲，因爲他還有個有道可修、有道可求，他已經堪不破了。你看看大家反省反省。你爲什麼學佛？因爲你的心理思想裏有一個更好更遠的一個幻想在那裏，一個追求在那裏。你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有這一念也是求啊。東方不好啊？我也不生西，我也不要生東，就生中就可以了，中也不中，既然生在這裏就生在這裏，有苦便受，受完了就空，此心就放下了，哪裏不是淨土呢？所以有求就是苦。那就是所謂佛說的小乘佛法的基礎三十七菩提道品，八正道，正思維正念正定正行正信等等，就要正思維堪破了這個世界。

驕陳如等這幾位尊者出來報告，上下都是一樣，因爲懂了這個道理，大乘的道理有求皆苦，那麼世界上一切，乃至於學佛修道都是客塵，這一念都是客塵，不被客塵所轉呢？我心本來就是道，本來就清淨在這裏，就是《楞嚴經》原文：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就是這個道理，這個指點的非常明白了。但是我們要知道一般人尤其青年同學一般人學佛修道不是由四諦法門在學，沒有堪破啊，老實講做生意的道理。呵，要打坐，要修道要用功，好象修出一個什麼東西來一樣，多修一個頭來將來，或者是丹田發暖啊，要丹了，得拙火了，可不要得腸癌呀，那就很嚴重，真的呀，不要亂搞。剛剛有個同學問我，練氣功練到什麼，我說很嚴重啊，亂搞，那都是有求皆苦，所以無求就是道。誰能做到無求呢？真到了無求，連道也不求，那真有道。這個基本道理，我是簡單明瞭，都提扼要的，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的。

講到大乘的道理也是苦集滅道，所以大乘道求佛修道也苦啊，也在集苦啊。去了求佛修道之心，本來就是道嘛，哪個不是道？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所以苦集滅道也是客塵而已。所以懂得了自性的本體此心本來清淨，《心經》是告訴你也無苦，也無集也無滅道，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所以般若有什麼可悟呢？悟個什麼？悟到沒有可悟之處，得到沒有可得之處就成道了，這個道理要反覆自己去討論。我講得很雜亂，就是很多，要專寫起來又是一篇很嚴重的專論，起碼好幾萬字的文章了，討論大小乘的苦集滅道。所以首先二十五位圓通，驕陳如等先起來講我們是佛的聲聞衆，靠有佛出世，靠他當場指導，依他起，聽人家講了什麼有所得，尤其是聽佛的指導，因聲而入道，聽佛的，這也是觀音法門啊，同最後的觀音法門是對照的。這也是觀音法門，好好聽法聽話，聽了以後，啊，是這個樣子就放下了，這是聲聞衆啊，就可以得果的。當然象我們不是聲聞衆啊，聽的時候有，聽完了沒有，那叫做「聞聲」衆，就是聽到了不曉得講些什麼，這很可惜的。所以這個是二十五位圓通的基礎，假使所有的，不管你修顯教修密教修什麼法門，苦集滅道這個基本沒有看通人生，沒有堪破世界，那麼你有所求心來修道都是冤枉路，這是佛在《楞嚴經》上面提到過，以有所求的生滅心來求無所得的果背道而馳，你白修了的，這個要注意，所以有下面的基礎。那麼這是一位，二十五位圓通，這五位尊者這是一個小組代表了一個法門，修四諦法門而成道，如果你真悟了佛法，懂了佛法，四諦法門就夠了，用不着修一切法門。有求皆苦，就是我把它集中八個字，無欲則剛啊。那就是至剛至大至正，那就對了。

第二位問題就多了。第二位「優波尼沙陀」。這是梵文翻音，是不是我們現在照國語這樣念法是問題，譬如沙字，你照廣東話、客家話、閩南話念，好象不是念沙字，我們小的時候念娑。優波尼沙陀這是個翻音，因爲他這個意義蠻多的，勉強翻譯成中國文字：叫色性空，這也是佛的弟子，小乘弟子裏頭的高足弟子，都是得了果位的。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觀佛最初成道。觀不淨相。生大厭離」。這位尊者起來，出家的，佛的高弟子，阿羅漢，他出來報告第二位他出來報告。他說我也同驕陳如尊者他們一樣，我是佛的出家弟子裏最早的，都是大師兄。「我亦觀佛最初成道」比他們五位遲一點，可是比其他同學們還是前輩，先入沙門爲大，他還是大師兄。他說佛教我修不淨觀。先報告了名稱，這是一個修法，叫不淨觀與白骨觀兩種。他說那麼佛教我修不淨觀、不淨相，「生大厭離」不淨觀生出最大的厭離。厭：厭世，我們普通講厭世，討厭這個世界，也是出離出家出塵之想，離：厭惡這個世界離開這個世界，離就是跳出三界、跳出這個現實，厭離心。那麼來的佛教，後期的佛教所謂講修道，一個修道的人如果沒有發起厭離心是沒有辦法修道的。這個我們大家要反省一下，如果我們說現在要學佛，爲什麼？我想得道，我想得神通，對社會呀更多的貢獻，我成了道對社會更多的貢獻做更多的事。這不是佛法的觀點啊，這是貪求啊，沒有發起厭離心啊。今天是講老實話，真正的佛法第一步要發起厭離心，對於人世間硬是看得狗屎，討厭了，功名富貴一切人事哎真討厭，討厭極了。所以因厭惡這個世界有出離之想，出離我們講好聽點用現在的名稱就有生華的，這也是欲求啊，有所求啊，想昇華跳出來所以叫厭離。我因爲佛教我修不淨觀這個法門，生出來最大的厭離心，這是學佛的第一步啊。就是剛纔講苦集滅道也就是厭離心的基礎啊，因爲知道這個社會人生皆苦，所以要跳出這個苦，生厭離這個苦，苦惱。那麼他說因此呀，厭離心一起是學佛的初步啊，厭離心也是成佛的最高的，所以佛最後到了涅磐境界也是厭離，他覺得四十幾年說法也說夠了，不想再講了，也是厭離心啊。最初的厭離、最後的厭離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年輕人都想活得年紀大一點，我們老年人坐在一起，我說我以前有一個願，我想活五百歲，因爲再投胎呀很麻煩。再找個媽媽不過肚子裏只住了十個月，欠她的賬幾輩子也還不了。而且媽媽很難找啊，哪個人做我的媽媽也很難辦，投票也難選啊，我說這個算了，這一生啊活他個五百年，少投幾次胎也好。我現在想快走，人活老了沒有意思啊，看看面孔都不認識啊，到處那裏老先生都坐上位啊。所以古人有一首詩到了老了才覺得出來，（這句詩沒錄下來）。我們再活到老了到你府上去，你驚慌萬狀，趕快把孫子叫出來，哎呀，這是太老師啊。太老師坐哪裏好呢？最好坐在飯桌上上面坐上去，他到了最好坐第一位，天天坐在第一位，受人家恭維，那個味道不好受啊，沒有意思啊。哎喲，老師你好啊，你偉大，你了不起呀，結果把自己搞得起不了。

「漸多不識姓名人」，到了每個地方一介紹，這些後輩都不認識，沒的味道，說笑話找不到對象了，不好跟年輕人說笑話。老朋友都死光了，訪舊半爲鬼，找找老朋友一半變成鬼了，都到陰國去留學了，都到陰國去了。這個味道不好，這是一定道理啊，看到介紹的都是新的，新人不好玩。這個你們年青人記得，到了我們這個位置你也知道，認識新人一看，程度不夠，想跟他開句玩笑啊，不是對象，他不懂。那個對手的啊，隨便那麼幽默一下他就懂了。不懂，不是個對手，要打人嘛，也沒有對手，功夫高了老了，高手啊就不能對打了，這個人生值得厭離。所以他說因此提出報告修不淨觀厭離人生，生大厭離跳出來。

「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悟到，哎呀，我愛你你愛我，講句老實話，什麼叫做愛？好色。他不漂亮你愛啊？當然這個漂亮不漂亮我到現在是真的糊塗，所以我常常問年青同學，我看電影看電視我說究竟他漂亮不漂亮？他們說這個漂亮啊。我說我到現在搞不出來呀，據我所瞭解的世界上沒有真正什麼叫漂亮的，有情就漂亮，你喜歡就漂亮。所以中國有句話牌打一張，打牌呀，坐在那裏四個人大家都有贏錢的把握，都有輸錢的希望，誰都沒有把握，有一張不可知的牌，不曉得到了誰的手裏，嘣整個贏錢了，所以叫牌打一張。色中一點，你說他漂亮不漂亮？這個人有一顆痣，我們看到哎。呀，他就喜歡這一點，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常常講有個老朋友，這個太太有顆牙齒這一邊，我還印象很深，幾十年都不鑲，蠻漂亮的一個人就是缺一顆牙齒。這是很多年事了，三四十年了，這位太太也是大學畢業，先生也很有地位。每一次我看到，我說大嫂啊，你把這顆牙齒鑲去，更漂亮。是啊，是啊，你和我講了很多次，我要去鑲。我說這個牙齒少了一顆門牙漏了漏財啊。我說真的喲，照相法補起來就不失財了。她說我知道了，你跟我講了很多次。後來她先生我也講了好多次，有一次先生給我逼緊了，先生地位也很高啊，也是將軍。我一天我說你怎麼搞的，我跟你倆個講了好多次，叫太太鑲去。他說老師啊，你不知道。我說怎麼不知道？失財啊，漏財呀。他說我當年爲什麼追她你知道嗎？我說不知道，我只曉得她是復旦大學的，就曉得你追他，大學生所以追。他說不是不是，就爲了缺一顆牙齒才漂亮。哎呀，我恍然大悟，大徹大悟，我說我向你道歉，我的話說錯了，原來如此啊，這是真話，真人真事啊。他說我就是喜歡一顆牙齒沒有，所以她也不會去鑲，這叫色中一點，叫缺陷美。

你說世界上真的哪個叫漂亮不漂亮？你說我看看老了有老的漂亮，年青呢，那個醜的你仔細看啊，看醜人有時候看起來很美，他那個醜的美，你就沒有，你漂亮的人就沒有那個醜的美，對不對？你說他臉上有皺紋，你來兩條皺紋試試看，你就沒有啊，所以這個美與不美都是好色來的。爲什麼我們把房子要修得那麼好？好色喲，這個房子你看不裝起來好看嗎？不好看。這個椅子爲什麼要油漆啊？好色呀。衣服爲什麼做成這樣，穿的還要這樣？頭髮梳好，還要這樣摸它一下，幹嘛？就是好色嘛。有時候自己穿了衣服還這樣弄一下，好色呀，注意喲，這都是習氣喲，這種習氣不能解脫不能成道的。自己認不清楚自己的習氣你不要談修行了，那多得很哪。

你說出了家修道的人沒有習氣？一樣啊。穿了那個衣服，雖然領子這樣，還要弄一弄，還要搞一下，問題大了，就是這麼一弄這個衣服，這個問題已經很大了，要想成道還要修三百劫，真的喲，這個習氣。所以什麼叫愛？沒有愛，所以我再講嚴重，愛從哪裏來？欲來的。欲從哪裏來？我說都是那一點荷爾蒙在作怪，這個世界上搞來搞去就是那一點荷爾蒙在做怪。人類一部歷史就是荷爾蒙造出來的，就是那一點就是兩個精蟲卵髒這兩個小東西在作怪。

他所以修了不淨觀和白骨觀，這是佛的基本教法修法，所以由四諦法門馬上跳到這裏，即然懂了人生皆苦，怎麼修呢？要證到。不管你密宗、顯教、大乘、小乘，第一步先修到不淨觀與白骨觀，才能打基礎的修行，所以他因不淨觀修起，悟到了諸色性。世界上一切漂亮的東西，所謂美麗的世界都是從不淨的白骨一層堆起來的。我們人死了，外面色相這個皮囊啊，這個皮膚沒有了一爛了，一死了以後，這個人斷了氣以後先軟，還是軟的，軟的慢一點可以維持到一天多到兩天，就慢慢開始硬了，此身就硬了，硬過了以後再軟的時候開始爛了，同桔子一樣的。第二次再開始發軟哪，那就是爛了，裏頭爛了，臭味也出來了。不曉得你們聞過沒有？象我們都有經驗，到醫院那個太平間你去走一趟你就曉得，再不然你們想辦法到殯儀館那個池子裏看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象那個一條白魚一樣都泡在藥水裏頭，那個味道很難聞，就是這樣。不乾淨白骨微塵一點一點灰塵累積起來，就是鈣質結攏來，最後白骨也沒有，肉體爛完了，就有個白骨的架子，白骨最後最後還是變成灰塵，變成空，這個人生境界。所以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

「空色二無。成無學道」。歸於虛空就曉得，空是什麼？空也不空，空也不管，色相沒有了，空也不守了，你守着一個空的境界，我們現在打坐你覺得自己有個清淨有個空，你要曉得不是真的啊，因爲你的白骨微塵還在，你這個心意識神經的細胞的作用，假想出來下意識想出來一個空的影像，不是真的空啊，有一個境界不是空，所謂空是無相、無境界的。所謂「空色二無」，一切色相皆空，色相要空，是物質構成的，生理上最後要空，空也空，空的境界也要放掉，空色二無才成無學道，可以成阿羅漢果。

「如來印我。名尼沙陀」。因此佛如來印證我，這個印證，所以禪宗叫印證，印證是什麼？你到了才請佛求善知識求認證。等於我會捏泥巴捏一個人，教你怎麼捏泥巴捏出來一個人，開始捏不好，最後自己很滿意了，這一下認爲成功，拿給老師看，你看我這個做得怎麼樣？老師說對了，就好了，這個叫印證。所以有些人不懂佛法印證的道理，隨便來問問題，他就講請老師給我印證印證，那個我聽到了，硬是想拿個銅印在他頭頂上咚一下下去，就給你印證了，那一下下去就空色二無了，那個亂用名詞，你怎麼有資格印證啊？要自己修到啊。所以他說佛來印證我，給我賜個法名叫尼沙陀，色性空，達到這個境界，到這一步無學道阿羅漢，到了家沒有？沒有。

「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注意這八個字，上面空色二無都空掉了，所以經過佛印證了，好，你對了。你到了得了羅漢果，無學道不需要再用功了，無修無證的境界。到了無修無證的境界呢？翻個身了，真空生妙有，進一步悟到不是空是妙有、幻有。所以「塵色即盡，妙色密圓。」因爲真空起妙有。那麼修到這個境界無所謂涅磐無所謂不涅磐。他對於世界慈悲化身就來了，還是這個身體，不給你看見就沒有真空如是起妙有，妙色密圓，這個祕密奧密圓滿了，就是非空非有，能空能有。就由小乘證到大乘的境界去了，證到緣覺的境界了，還沒有到大乘中乘辟支佛這個境界。

「我從色相」。他說我由色相而觀的，

「得阿羅漢」。證得大阿羅漢。

「佛問圓通」。現在你問我怎麼樣叫圓通？圓通注意喲，什麼叫圓通？剛纔提了，我沒有講，忘記了。圓：從一門深入，到了家，它轉過來是個圓圈門門通達了。懂了？圓通。《楞嚴經》上先從一門深入，一修到底，然後悟了道通達了，轉過來都是，所有大小乘法門都懂了，才叫做圓通啊。那個水管一樣的，圓者就通了，不圓就不通了，你一條腸子直通的不行啊，一通而百通。

「如我所證」。以我的修行經驗。

「色因爲上」。先觀色空，這一下你注意呀，有一同學也提出來問過我，第二位圓通提出色因爲上，是不是《心經》上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對，我說你問得好，也問得好，是這個。好，這個原文我們知道了，現在迴轉來討論，所以再提起大家注意。近幾年以來啊，近個好幾年以來我拼命的提倡，因爲看大家一般世界上的人求法，求個有爲法修，所以我告訴大家不要好奇，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我們大家的本師，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我們所有的都是他的弟子，所以不管出家在家、古人今人，都是這一位總老師是本師，他教給我們的法門。

我說你們注意喲，爲什麼佛在世的時候跟他的弟子很快得道，爲什麼後人修道越修越難？這是個問題呀，所以叫末法時代啊。那麼跟佛修道的爲什麼快？跟他出家了。佛出家佛那個時候沒有廟子啊，就是帶大家化緣隨便啊，露天修頭陀行，頭陀得連房子也沒有，也沒有廟子啊，樹底下打坐啊，帶一個大斗蓬，又是雨傘。晴天擋太陽，夏天遮雨，背一個蒲團就是達摩祖師背的那個，地下一鋪，這個蒲團要棕做的。爲什麼棕編起來那個蒲團？因爲它瀝水，地下有水，剛剛下了雨鋪下去，你馬上打坐不會受溼氣，它透氣。所以要棕蒲團，不是棉花啊，搞清楚了，現在我們的方便。有一年我在基隆做了好幾個，就是做蓑衣的，我們打魚啊，鄉下人蓑衣那個是糉，編的蒲團，蒲團是糉。這個呢，一坐就是如此。那麼佛帶領這些弟子去散開修啊。

他們一出家以後都在哪裏啊？在尸陀林中修，尸陀林是什麼？亂葬崗，不是公墓啊，公墓看不到骨頭啊。你們很可惜了，象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看到了，在大陸上。很多是逆冢（諧音），也叫做亂葬崗，窮的人家裏沒有錢做墳的，隨便要個草一包啊，一個木板一釘就抬起擺在那裏，沒有幾天就爛了，風吹雨打，那個死人白骨都擺在外面。象我們小時候讀書經過這種地方，又害怕又不能不過，怕得要命啊，又想看又不敢看，都拼命跑的。尤其要放學回來天快要黑了，經過這個地方是怕死了。亂葬崗就是尸陀林，所以你看戒律看經典，那些出了家的厭離世間就到尸陀林中打坐，那是真的喲，在這個上面，你不要說尸陀林，陽明山公墓那麼漂亮，你夜裏一個人跑人家墳上打坐坐得住能夠睡得着，我就先拜你爲師了，你就差不多了，至少空膽子已經大了，可以修道了，真的喲。修道要經過這個境界喲，所以一個人那麼好的地方夜裏都害怕，你還修個什麼道啊，道快要修你差不多，所以在尸陀林中修。

所以他們先修不淨觀白骨觀，不淨觀佛經上我們把這個皮囊身體一拉開了，這個裏面難看得很啊，腸子紅的綠的藍的黑的，五花八門裏頭，你看把皮膚割開一點，難看得很啊，這個身體。不管你怎麼漂亮，管你楊貴妃也好，楊賤妃也好，都差不多了，到那個時候一樣的。所以古人有一句詩講漂亮的詩，「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那是真的，漂亮人最好早一點死，年青死，死了以後永遠懷想她那個漂亮。不相信大家都有經驗，你們小的時候那些女朋友啊男同學想想看，越想越可愛，永遠見不到是可愛的；真的看到老了多討厭，倆夫妻坐在那裏，你看我沒頭髮，我看你沒牙齒，你看我口水滴，老太太怎麼樣，那個是真討厭，所以美人啊漂亮最好早死，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所以我說林黛死得好啊，這樣年輕死就有銅棺材啊，假使八九十歲老到了沒牙齒了，草包都沒有了，誰理他？絕不會講漂亮，所以人生就是那麼可憐，那麼現實，所以苦集滅道。

那麼修不淨觀的人就觀身不淨，四念處。我們學佛的就要正思維喲，苦集滅道正思維啊，四念處，念就是觀身不淨，看人身這個生命並不是乾淨的東西，都是細胞啊膿血兜籠來做的，外面了敷了一層皮覺得蠻好，觀身不淨。觀受是苦，一切的感覺整個的感受是痛苦。觀心無常，這個心念啊都是變化不定的，這個要搞清。觀法無我，要用到啊，不要光聽了不用到啊，用不到人生上不要聽這個佛法，沒有用啊，那是浪費時間啊。那麼要做不淨觀，所以說經典都告訴你，三十六樣東西心肝脾肺腎觀清楚。所以修白骨觀的人，那個地方都有個白骨骷髏，要看清楚，你們把那個打開啊，有些人不喜歡看，看久了你才覺得可愛啊。

我以前有個和尚朋友修白骨觀的，修得很得力，後來告訴我不行了。我說怎麼不行了？他說修到後來縱然白骨也風流啊，也很可愛呀。那是真話啊，你不要當笑話，因爲他跟我倆好朋友這個和尚，現在過世了，也六七十歲過世了。他那個修白骨到得定了，他後來一翻過來不對了，他說那個愛心、欲心又動起來。我說你不是修白骨觀修成了？他說不行啊，他說到這個時候縱然白骨也風流啊，白骨也很可愛啊，好象弄個白骨抱在身邊也蠻好啊，變成這樣子了。我說那你怎麼辦？他說我就放棄了，不修了就搞別的了，再修別的法門了。是這樣，你看這個白骨，看久了是蠻美的，那個洞洞如果麪粉捏一個鼻子放上去，把它一化妝，衣服一穿，你看到縱然是假的也很可愛呀，人生就是這麼一個境界。

所以修白骨觀有個程序的，佛所以始終叫你觀腳趾頭開始，這是一個祕密，觀左邊的大腳指頭骨節開始，這是個密宗，這個話頭如果懂了，懂得氣脈之理，懂得修行了。這個觀了以後，觀全身白骨，然後把全身的不淨都佈施了。佈施了就是捨身法，這個身體都佈施給惡鬼吃了，你修到這個，真修白骨的時候那個境界是很可怕的，真會出現哪，鬼魂來喫你的肉。真到摸到你身上要喫的時候，你說哎呀我又嚇死了，你沒有修佈施心，不行的啊。硬準備給他喫，因爲厭離了這個身體，佈施能夠供養你，你吃了好你儘管喫吧，那就差不多了。所以不要求不得苦啊，偏要求。這個捨身法、施身法做不到修行不成功的，

所以修行第一步是白骨觀，但是白骨觀的修行方法呢，乃至由小乘修到大乘啊，有三十幾步功夫啊，過去我們在這裏講過的，講過禪祕要法，禪祕要法修白骨觀包括了修氣功，安那般那，包括了最後神通，唸佛往生西方的成就，所有。所以這個二十五位圓通只提原則的報告，中間的修法就包含很多。白骨觀我們下次再繼續討論。

# 楞嚴經講座 三十八集

---楞嚴經講座

二十五圓通的第二位，第一位就是第一個次序。驕陳如五位比丘報告先要基本上修行，從四諦法門開始生起厭離心，這個厭離心的生起是專對出世法而講的。大乘菩薩道固然也要生起厭離心，但是在厭離中間又要生起慈悲心，這是大乘菩薩道，這個厭離與慈悲是並行。小乘道專講出世法的最嚴重的就是必須要真正生起厭離心，這個四諦法門要把它觀察清楚，這個人世間、物質世間的一切都就無常、苦、空、無我的。八苦基本上要觀察清楚，這個世間一切皆苦，沒有真正樂的，一切是無常都是靠不住，不永恆存在，隨便什麼東西一下就變去了，不會真實屬於我的。所以無常、苦、一切皆空，沒有一個實在的東西；一切無我，也沒有一個真實的我，都把握不住，那麼這完全是理性、理智的觀察，理性的觀察正思維。由這個正思維到了家了，萬緣放下，一念不生也就到家了。這八個字講起來很容易，誰都會講，就是放不下，一念不生也做不到。什麼叫一念不生呢？但是一念不生不是沒有思想，這一點又是個關鍵。把一念不生當成一個人什麼都不想了、不知道了，那不要學佛了，那去學死人多好，或者去學做木頭做石頭，那是個很嚴重的一個墮落，那很糟糕的。

所以怎麼叫做一念不生？一切不染着，不沾，不染污，知而不沾，用而當場放下，一切沒有留戀，隨時知道無常、苦、空、無我。由這個基礎真正發起了對世間厭離，真出了家了，不管你形式如何，心出家了。所以真出家是心出家，光是外形假使出了家，跳出這個紅塵，心同世俗的人，思想觀念、情緒同世俗人一樣那是沒有用的。那不過是換了一個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形象而已，沒有真跳出來，要此心真能夠跳出來，真正的厭離心發起。

但是厭離不是灰心啊，灰心也不是厭離，我們對一些事情灰心啊那不是厭離，那是情緒的，不是理性的，這個特別要注意。真正的厭離心發起了是理性的，不是情緒。注意啊，一個人對事物一切灰心了，那是情緒的，不是理性的，這個關鍵一定要弄清楚。不要認爲自己的情緒對一切或者事業失敗，感情的失敗種種的失敗灰心了，這不算是厭離心，這也不算看空了，那是個情緒的，那一種情緒是業報，不對的。那困擾在一種境上，困擾在灰心境上，那變成修的呢？是無記了，還不是無想定，完全落於無記果上，那不對的。

所以基本不要輕看了小乘，大乘以小乘爲基礎，必須理性真正發起了厭離心，那麼不管是在家或者出家，這才真正談得到有出世的思想。換句話說真正厭離心發起了，差不多了，最初的就是最後的，厭離心發起了自然滅除了貪嗔癡慢一切煩惱，它本身就是在道，滅除了煩惱，本身就在道中，所以學佛再三強調首先發起厭離心。所以四諦法門是最基礎的佛法、最重要的，四個字很容易懂，苦、集、滅、道，它所包含的內容太廣大了，不容易懂。

譬如我們在中國的歷史，先不講西洋歷史，西洋歷史也有同樣的情形。譬如我們中國歷史在南北朝的時候，這個齊國的齊朝，那時六朝六個朝代，宋齊梁陳隋，這個六朝中間多少當皇帝的最後都是很痛苦。所以象齊國的最後一個皇帝，整個的亡了以後，乃至殺掉公主，自己殺自己女兒，而且告訴這個女兒，一邊拿劍來殺掉她一邊講（都是學佛的喲）；「願汝生生世世莫生帝王家」，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不要看人間的富貴是真實的。富貴的痛苦啊，它苦、集比貧寒、比一般人還要痛苦，必須要觀察得清楚。因此有些大菩薩、大阿羅漢再來入世的時候，再來到這個人世間投胎做人要度化衆生，都不會生在富貴家，因爲富貴家容易迷戀，更糟糕、更難受。所以我們禪宗裏頭講潙山禪師，這是五宗宗法大祖師，三世爲國王，他早就得道了，三次投胎做了皇帝，失去了神通，把道就丟了，就會迷住了，非常難的。

所以佛經上說太平盛世的帝王，要十地以上的菩薩纔敢發願來做，其他的小菩薩不敢做，甚至於最大的魔王也要十地以上的菩薩纔敢發心來現身爲魔王相，這都是非常難的。所以菩薩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明知是苦不怕苦。也等於我們中國的術語所講的，明知山有虎，山裏頭有老虎會喫人的，偏向虎山行，走到老虎的嘴裏去，所以大乘道另加討論，但是大乘道的基本建立在四諦法門的基礎。

那麼這些出世法專修，所謂專修，放棄了世俗一切因緣，要想即生成就，這一生就成就證果，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親自教的，唯有不淨觀與白骨觀。這是我們上次討論到的，最捷徑，最快速成就的路線，但是注意，白骨觀在家居士們你們在家的最好不要修通，慢一點修，很不容易的，在家居士修這個比較難，即使出家的同學們要修，想在這個都市，我們這種環境修白骨觀成就很困難，老實講沒有看過死人，沒有和死人兩個睡在一起，沒有聞過死人那個臭味，那個爛了的那個樣子，也沒有看過真正的白骨的那個醜陋與悲慘相，怎麼修得成？那你們做了白骨觀，做做做做自然也會縱然白骨也風流，你看那個模型就很漂亮、很好看。再不然你到南洋街看看那個博物館裏頭也有個真的白骨人在那裏，那也並不難看，也蠻漂亮的。所以真的修白骨觀，佛在世的時候，很多弟子的成就，他要在尸陀林中修，就是在亂葬崗裏頭，那麼看到墳堆裏。我們假定可以想象，我們在座的男女同學們一個一個那麼漂亮，把你現在送到公墓裏頭打坐一夜，睡一夜行不行啊？你什麼苦、集、滅、道都來了，那真苦啊，那真嚇得苦。

所以平常在廟子裏，檀香一燒，再加上法師們給你一唱，那個莊嚴肅穆，哎呀我要學佛，那很容易呀，那是享受呀，那是變相的享受啊。那雖然不是世俗的音樂那是高雅的音樂，你當然舒服啊，有香可聞，有素菜可喫，還有人唱歌給你聽，還有人幫你敲木魚，還可以拜拜佛，也可以在那裏批評批評人家，也可以發發脾氣，這個佛誰都可以做啊，要反省清楚。

所以今天特別交待白骨觀修持是證果法門最快，也是即生成就，《楞嚴經》裏頭講的很簡單，只講原理，原理是證到色空不二，色陰爲上，色陰爲上換句話說，上次講到最後一句，色陰爲上換句話說就是了了這個身體這個障礙，了了物質的障礙，了了四大的障礙，四大地、水、火、風都是色法。修行要想證果，以優波夷沙陀的經驗的報告，這位尊者，修白骨觀、不淨觀先了色陰，了了身最重要。這個身體的障礙都不能取消，身體的感受不能取消，不是今天感冒就是明天咳嗽，再不然後天頭痛，再不然香港腳發癢，那都是色陰的境界，各種病態，生老病死都是色陰，所以我們這個身體佛學叫做色身，色身是一個果，我們這個身體這個色身是我們多生累世的業報的所種的因，這一生所得的果。所以有人眼睛不好，有人或者耳朵不對，有人這樣不如意、那樣不好，壽命的短暫、長久，身體的健康、衰弱多病，這些等等色法，我們色身是來受這個業報，這個色身是受業報的工具，感受上最痛苦的最難了的，最難最難了。儘管講四大皆空，你來空空看？四大皆空，半大都空不了，飯大第一空不了，餓了就要喫要喫飯，這還不大呢，你來空空看？譬如說生理上的衝動你來空空看，空得了嗎？所以四大發動各種各樣你都空不了。

所以《楞嚴經》第二位提出來，它的程序排得都有道理，講教理很簡單，第一位，講因聲而悟道，第二位講因色法而悟道。那麼教理懂了又怎麼樣？實際上的修持，理和事功夫兩個要配起來，所以提出來不淨觀、白骨觀，先了解。那麼這個白骨觀的修法呢，只了了四念處的基本，所以真正大小乘佛法的基本，由四諦到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並不是三十七層，是三十七個原則，不是一層一層的，一個一個原則。那麼基本在於四念處，這個教理要知道。四念處綜合起來是身，念身（四念處你趕快寫出來），我們有許多人生遭遇一切的痛苦，是受、感受來的，感覺狀態。身和受兩個等於是一組；心和法（心裏那個心，法不是說畫符唸咒的有個什麼法，是思維法則、我們的思想。）這是一組。所以修白骨觀、不淨觀的修法就是念身，了四大的色身，念身是觀身就是念身不淨，這個身怎麼去了它？那麼這個身體存在所發生的感覺---受陰，一切受皆是苦。

我們仔細反省人生，至少在坐的二十幾歲開始到七、八十歲的我們現在的座中，年齡由二十幾歲開始到八十多歲的人都有，我們可以反省一生，哪一樣感受是舒服的？沒有一樣舒服，所以念受觀這個受，一切的感受是苦痛苦的。今天喫個好菜，哎呀，好舒服---享受，多喫一點，消化又不得了，明天腸胃病，一切受。舉這麼一個例子，可以推想觀察一下受，念這個受都是苦。那麼怎麼去了呢？了這個受陰，受的作用，但是有這個色身在，你這個受陰感覺狀態就了不了，這個細胞所構成的這個四大的身體，譬如今天下午氣候一變涼了，如果南部來的只穿一件衣服你非感冒不可，這個受太苦了。坐在這裏人多了熱起來，你非流汗不可，一切受皆是苦。那麼這個受哪裏來的？因爲有這個色身來的，這個色身本身是不淨的東西，這個理上我們知道。那麼這個受因爲有身體存在，感受的不舒服，那麼這個不舒服的感受當然引起心裏同樣不舒服，

那麼心呢？是無常，再觀察到內在，我們覺得舒服與不舒服它都不是永恆存在的，跟着時間、空間的環境變動的。無常：不會固定、不會永恆存在這裏。一切心、一切思想都是無常，這個無常裏頭當然無我，我是什麼東西？這個身體不是我，是骨頭啊、肉啊這些兜攏來，一年老一年一天老一天。大家回去把自己生出來小的時候照片看看，現在這個我都不是你那個我，交臂非故，孔子告訴顏回的話，交臂非故，你那一邊過來我這一邊過去，兩個人走過來，兩個膀子這麼一擦過來一下一剎那之間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人，交臂非故；換句話我們拉個手，看到你好握個手，一放了手，這一秒鐘過去了，就是無常，細胞也不曉得死了多少，並不是因爲你握手死了細胞，細胞裏頭本來在死亡，在新陳代謝。要把這個理觀察清楚。

所以繫心一念，專一觀不淨，觀不淨把這個色身，那是有修法的，有專門的，我們這裏很多學的久一點的幾位都清楚了，怎麼樣修行的次序，觀這個。那麼把色身的這個不淨，不淨的髒的怎麼辦？佈施給一些惡鬼呀，給什麼吃了，捨身，舍才能觀得起來，不捨身還觀不起來。你的病痛怎麼來呀？因爲有身，所以老子也說過，吾所以爲吾累者，人生最大的拖累謂吾有身，有這個身體。換句話說，若吾無身，我沒有這個身體拖累。又有何患，輕鬆得很，此身之累是很討厭的，這都是佛法的基礎。但是再說啊，是真正有厭離心發起的，尤其是出家同學們走的路線，基本上在家人修白骨、不淨觀不容易啊，而且修到那裏會怕，你真修到觀起來看到自己真的看到自己身體內部的髒，自己真看到白骨，你會嚇死了的。千萬不要亂去玩啊，聽聽經大家好玩啊，你也騙我，我也騙你，差不多啊。你要真修起來要有真勇氣、真膽子，白骨觀修成了，硬是白骨一具，自己看自己身體整個就是白骨了，當然沒有死亡。嘴裏講講容易，不容易，還要把白骨觀空，這是身心兩個綜合來修，

所以由修這個法門，四念處的念身、念受、觀心、觀法這個四念處是基本。那麼分開來講四念處各有各的範圍。觀心是觀心，觀無常又是觀無常，觀法無我又是觀無我。所以顯教和密宗由這個分化出來把它組織起來構成了很多方法，很多很多的修行的方法。但是各種法門不管顯教、密宗修行的法門，方法就是一個方便，那是因爲我們不曉得怎麼入門，沒有成就，借這個方法做方便。至於菩提之道，覺悟的自性之道還是上面三卷當中：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本來就是這樣，用不着修的。可是現在我們因爲理懂了，不能證到，所以必須要靠這種法門一步的一步的證到。那麼第二我們再三反覆的說明，第二次講的白骨觀與不淨觀這個原理。

不過假定有人修白骨觀要注重營養啊，不然你精神還是喫不住啊，真的觀起來把身上的肌肉什麼沒有，都佈施光了的時候，你身體就撐不住了。所以佛吩咐特別在這個時候注重營養，不注重營養你喫不住的。所以真的得定到了任何一種方法修道的在某一個階段非常要注重營養的。不是你面有菜色，那搞不好的。修行的方法是很細密，不是那麼簡單。這個我們做了一個交待。那麼現在翻過來是第三位起來報告。

「香嚴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爲相」。注意這一句，諦觀，諸有爲相。

「我時辭佛。宴晦清齋。見諸比丘燒沉水香。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我觀此氣。非木非空。非煙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香嚴號」。首先我們把這個原文了解了，首先介紹香嚴童子，是小孩嗎？不是，修道的人不管你年紀大、年紀小，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薩都稱童真菩薩，即使年紀大了，身心都返到童體。古人象中國古人燒香彈琴，尤其彈普絃琴，那個聲音要心境很誠敬才彈這個琴，要端容正坐。彈那個琴，中國的音樂，要齋戒沐浴，手裏要乾乾淨淨，點個香爐在前面，眼睛打坐一樣半開半閉進入那個境界，音樂三昧纔會彈得好。不是現在，現在都換了，用鋼絲啊叮叮噹噹的，綱絲同絲絃就是兩回事。你聽絲絃的聲音就是寧靜，中國的古代音樂絲竹之音，蕭啊，笛子啊。現在用鋼絲啊音量固然是大，聽起來不是那個味道。不曉得我這個人也許是因爲我是牛變的，對牛彈琴我也聽不懂。有人請我聽音樂，我先聲明我是牛變的不通，對牛彈琴沒有用，當然好的音樂我會變成不是牛，可是難得呀，倒底難得啊。所以燒沉香這個時候，這個都是關鍵，所以不厭其煩的比較麻煩的給大家講。那麼香嚴菩薩他說我那一天忽然心裏特別寧靜。「宴晦清齋」。不是自己燒啊，他看到出家的同學燒沉水香，見諸比丘一羣出家的同學要念經要修法了，點起香。注意下面還有：

「香氣寂然，來入鼻中」，注意兩個字「寂然」，這要打起圈圈的字眼哪。我們過去的老師給學生批文章，這種地方這個字用得好，就畫個圈圈在這個字的旁邊。「香氣寂然」不是那麼濃，不是香菸僨然，那還不是吸三五牌啊，長壽牌的香菸？那是香菸僨然。不是煙哪，煙沒有看見，香的那個味道出來，要注意這個，所以學佛看經典讀書啊要這裏有隻眼睛看，不要拿這裏喲，這個頭腦要另外換一個啊，不然你讀經典讀的就不對了。所以那個香的氣味寂然，已經無形相，那個味道香味聞到了，「來入鼻中」，這個香氣過來，當時一聞到一股檀香，好清香的味道，他還在那裏坐啊。佛叫他觀一切有爲相，這就是有爲法，香從哪裏來？香沒有了香從何處去？這就是參話頭，他就參起來。他說我當時仔細觀察，「我觀此氣」這個氣味。這股味道「非木非空」，沉水香嘛。

忘記了告訴你，沉水香的燒法不是點燃的啊，你們曉得，講究燒香不是點燃啊，也許有人知道，講究燒香香是蒸的，拿來蒸。下面水一熱蒸汽水上來，把這個香蒸，沒有煙，只有香氣。燒的香有煙，蒸出來的香沒有煙。所以我經常說，他們去燒香，我說你們哪裏會燒香？人家聽見說老師啊經常罵人，我一點沒有罵你，真的，沒有這個常識。香蒸出來的，下面有水氣，這個樣子不但不會染污空氣，也不會傷肺，不然抽香菸一樣，你看香菸燎繞這個中間就是空氣的染污。所以佛經的香有八種，燒香、末香、塗香，擦點香水。

我們這裏我經常叫他們不要點香，用檀香水一噴就是末香嘛，不是一定點的。大家現在搞慣了，一定要點到烏煙瘴氣，那叫烏煙瘴氣，佛菩薩都燻跑了。所以人家看我抽菸，幹什麼？我說我想做菩薩，免得將來坐在上面，大家嗆得，你到那個關帝廟看看，那個紅臉都燻成黑臉了，那你假使現在不抽香菸，將來做菩薩你受得了啊？

所以真正的燒香是薰香。那麼你們年青人看《浮生六記》那本書。，那位太太就會燒香，做飯的時候，把檀香弄個貼片放在飯上蒸出來，那個才懂得享受了，飯也檀香，房間裏也檀香，這個叫做懂得享受的人生。所以偏偏有錢，買些香來在家裏燒了一塌糊塗，即怕火災，又燻得菩薩變成黑麪孔，好象得了肝病一樣，這成什麼話呢？這就不會薰香。所以我們香贊，你們都曉得唱，法界蒙燻哪，薰香。

那麼我們現在迴轉來香嚴菩薩當時正在打坐的時候心中無事，一股香氣，不是他自己燒香啊，這些出家菩薩們正在燒香。一股味道香味，他說「我觀此氣，非木非空」，不是木頭的呀，木頭已經蒸化了，蒸了沒有了，水也燒呢，燒掉了。那麼你說沒有嗎？沒有煙看見，可是有這個味道啊，空氣裏頭蒸出來的香，也不是空，是有啊。有呢？不是木頭啊，木頭不經過燒，不經過燻檀香木，並沒有香味那麼大。所以這個香味、這個氣味的本身他仔細的觀察，不屬於木頭本身，但是你說沒有嗎？的確有這股香味，「非煙非火「，因爲它燻過來的，所以這是薰香過來的，也沒有煙。即使是煙過來，這個煙也散了，煙嗆人並不香啊，香到鼻子很香啊，那個香味不是這個煙啊。所以你看到問抽香菸的人，覺得香菸味道，那不是煙霧的味道，煙沒有香味，那是碳氣呀，那是空氣的染污。那個香味不在那個煙裏頭，「非煙非火」這個觀察得都很仔細很科學啊。「去無所著。來無所從」。香過後什麼都沒有，空了，可是香來呢，這個香味你說在哪裏來？燻出來的香，整個空氣裏都有這種香味，都給它染污起來了，所以來無蹤、去無影，就是這個話。同我們思想觀念、感覺狀態一樣。

他說這樣一觀察，我悟了道，悟了。「由是意銷」，心念意識統統空掉了，並不是香空了，由香引起我的思想，我感覺到香味，這個感覺也是這個樣子，非空非有。不要去空它，它本來就沒有，自然空的。你說它空嗎？它能夠感覺一切，能夠思想一切，它就是有。有嗎？它又是沒有。你說這個念頭從哪裏來？何必去用心呢？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啊，佛也告訴你《金剛經》上來無所來，去無所去，過去已過去，未來且不管哪，當下，當下就沒有，非空非有。所以意銷，所以想用功、想入定、想學佛、想開悟這些念頭都放下了，你想用功、想得定、想成道、想有境界都是意識境界。因這個香味就一切放下，我們中國俗話講放下就是意銷，這個銷字你注意喲，什麼都沒有，不是三點水，都毀掉了。堅固妄想的意念都毀掉了，萬緣放下，因此這一放下了，自性現前，啊，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發明瞭，因此開發了明白了，悟了。一念不生，生而不生，就得無漏了，一念無生就是六根不動了，不動就無漏，不要走道家伍柳派那種解釋，要男女什麼不漏，那不是，那是身不漏一點而已啊。所以六根不漏，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漏，那要萬緣放下，一念清淨，發明無漏，所以他就悟了道了，由香味而悟道，那麼佛就印證我，給我起個法名法號叫做香嚴。

這要講到法名法號，你們出家同學注意喲，現在都是沒有文化的時候，我常常問有些出家的同學，你的法名叫什麼？我的法名叫本空。還有沒有？內號叫本空啊。我說還有啊？還有個外號，我說什麼叫外號？這個亂七八糟，現在沒有教育沒有文化的時代，外號是綽號啊，綽號才叫外號。譬如這個人名字叫王一大，這個傢伙吊兒郎當我們叫他王鬼，那個王鬼就是他的外號，王阿狗就是他的外號，外號是最難聽的。《水滸傳》上宋江是他的本名，外號及時雨叫外號，一丈青那個女的，它是外號，她本名叫孫二孃。一丈青那纔可惡的，你看有一丈青顏色的布，那纏死人，看到怕死了，看到她，臉色鐵青的，看到她一天罵人講話，那個一丈青不好受啊，一丈青孫二孃，這是有名的。那麼你叫什麼？不是外號是什麼？你說我法名，師父賜我法名上下，上是哪個字下是哪個字，可以呀。法號不是外號，現在好多年輕出家同學，一問我的法號叫什麼，還有個外號叫什麼。我一聽《水滸傳》梁山泊下來的比丘比丘尼，多可怕。法號叫什麼？過去我們這個文化知識分子都要向廟上跑，因爲法師們學問最高。現在搞得這樣，如來說爲至可憐憫者也，要好好留意。現在回到本經，佛印證我，給我起了個法名叫香嚴，也可以講法號叫做香嚴。我們剛纔唸到這裏，下面注意：

「塵氣倏滅。妙香密圓。我從香嚴。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香嚴爲上」。所謂香嚴，佛給他起這個名字就有意義，因爲香氣莊嚴而悟道，這個香氣莊嚴而悟道的。那麼香氣怎麼叫莊嚴的境界呢？「塵氣倏滅」，世界上染污的空氣沒有了，一念清淨啊，呼吸也停止了，念頭真清淨了，一念不生，萬緣放下，這個呼吸鼻子的呼吸就停了，鼻子呼吸停了，外界的空氣外進不來內也不出去了。密宗拼命修寶瓶氣就想達到那個境界，那是笨法子。真的一念清淨，心息合一，自然念住氣住的時候，真正寶瓶氣。你們修密宗的，當然你們修密宗的，還沒有真正修到寶瓶氣啊，灌個頂就叫做密宗啊？你來吧，我把水籠管開給你，大家都領一套回去吧，都灌了大頂了，那有什麼用？那你真修到寶瓶氣你修到了，象密宗教你的呀，九節佛風、寶瓶氣你要幾十年修法才肯教你呀，那已經證上大修法的境界了。普通給你灌頂啊，結個緣啊，傳你個法，好好唸咒，念滿十萬遍哪。給你灌個頂，傳個法，給你念個咒子，先念滿十萬遍百萬遍再說啊，得了感應，然後纔能夠修這一點啊。所以你們啊，都是珍珠寶貝教給你們，你們不懂，真可憐，沒有辦法。現在告訴你到了這個境界，念住了，發明無漏。「意銷」心意識住了，念住、氣也住了，後天的呼吸停了，這可以得定了。所以叫「塵氣倏滅」，一下就沒有了，空掉了，那麼人世間的空氣的往來這個味道都不聞了，聲音也聽不見了，沒有呼吸來去了，不要坐在那裏再做數息觀了，出來進去一二三，好象數息要做會計那個樣子。所以六妙門天台宗就是這個地方叫做止，數息、隨息、止息，就停掉了，安那般那這個時候止。

「妙香密圓」，那是大祕密了，即然停了呼吸，還有香嗎？有香，這是自性真香了。你們今天有個同學跟我講，老師啊，我早上起來唸佛到辦公室，前兩天也講經常聞到一股檀香，你注意碰到這個境界你好好恭敬，妙香密圓，也可以說你自性的真香。所謂我們出家同學經常戒定真香，自性所起，但是並不一定有香味，自然會知道。，會有這種境界的，我們這裏好幾位老朋友都經驗過，他們修行都經驗過，有時家裏沒有點香，一股香味來了。這個清淨一香，念清淨一香，也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無所從來無所從去，本自俱足，自性俱足萬法。所以「妙香密圓」，非空非有最高的密，這是真正的密宗了，自性裏頭非空非有，本自俱足，這個時候是圓滿境界。這是由香味得到念清淨，萬緣放下一念不生，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還是普通的喲，還不是最高境界，換句話呢，如果講等地那還是小乘偏空之果啊，再進一步達到妙有境界，妙香密圓那不是檀香不檀香的味道了，那性地真香，那個真香啊，性香真空，性空真香，這個東西來了。妙香密圓，所以他給佛報告。

香嚴菩薩答覆佛的話，你要我報告經驗，我從香嚴得阿羅漢，我從燒香、聞香這個莊嚴法門而證入證得大阿羅漢果。大阿羅漢果大菩薩就是八地菩薩以上一樣的。所以佛問圓通，佛現在問到，什麼叫圓通？再三講啊，什麼叫圓通？從一個法門進去，一通百通了才叫圓通。譬如你說唸佛真唸到了淨土，念一句佛號唸到了證到淨土三昧了，唸佛三昧的時候證到了，你禪啊、密啊什麼都通了，一通就百通。你由參禪進來的，淨土也懂了，密也懂了。你學密進來的，禪也懂了，淨土也懂了。那纔可以夠得上圓通，圓滿通達。不是在那蓋個房子，圓圈圈在那裏轉來轉去叫圓通啊。所以他說佛啊，你問到我修行，以哪個法門一門深入可以得到圓滿通達一切法？「如我所證」照我經驗境界，「香嚴爲上」，所以由有形的沉水香達到自性的真香，戒定真香的清淨，這是第一個法門，至高無上第一法門，他報告他自己經驗，由這個法門可以達到圓通的。

# 楞嚴經講座 三十九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是卷五，上次我們正講到香嚴菩薩因鼻觀而悟道。鼻觀就是修鼻聞香味的法門而悟道。現在繼續是藥王藥上，這是個藥師佛的兩位首座菩薩起來報告。我們先把原文大家看一道。

「藥王藥上二法王子。並在會中。五百梵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無始劫。爲世良醫」（這個要注意，我無始劫，爲世良醫）。這個中間很多的問題，連帶到很多佛法經典同修持的法門，非常重要，要注意。所謂藥王菩薩與藥上菩薩，這倆位大菩薩名，我們就是在修東方藥師佛的時候，這兩位是首座菩薩。普通我們經常唸的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阿彌陀佛，這兩個東方與西方都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特別加以介紹的，在中國這兩部經同觀音菩薩的普門品就是最流行的佛法。但是一般人不太注意去研究藥師經，那麼佛介紹的西方極樂世界、藥師經。爲了接引衆生離世在世的時候，離開這個世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用的特別一個祕密法門，這是個大密宗。同時又介紹了東方，東方當然不是日本也不是太平洋，離開這個地球世界非常遠非常遠，不過包括了整個的東方，我們也在內，東方有位佛也是長壽佛叫藥師佛。

對了有一位我們副處長正要我提出來順便講，藥師佛過去舊經典的翻譯，藥師佛的修持方法，施身佈施這個身體。所以我們出家人頭頂燒戒巴，也就是佈施肉體，以身供養。象燃指，很多出家人，在這裏也有，我們當年在大陸看到很多老修行出家人，八指頭陀，非常多，這兩個指頭都是拿麻油啊布啊，澆起來紮起來有一套方法的，就是點兩個指頭做蠟燭供佛了。施身法，佈施自己的肉身，那麼這種方法，所以我們在中國的歷史上隋唐以前，三國，我們大家看過《三國演義》應該知道，就是漢末三國以後佛教進入中國一直到隋唐以前，我們中國佛教裏頭的出家人焚身，燒了自己。那麼當然焚身，報紙上所講的，有些是內行的，先要把自己餓，先是餓，餓了以後腸胃都清理了，專門喫香油喫芝麻，整個吃了以後，然後活活的焚身燒死了。那麼這種法門呢？是根據舊譯本，不是現在我們用的，是老的譯本《藥師琉璃光如來》修法的變異。

那麼這一種修法對不對呢？是大苦行，施身---佈施這個身體，也叫做捨身，捨身供佛，他們的理論死了也主張火化，一火能燒三世業，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的業力都清淨了。那麼不管如何那是很難哪，活活坐在火裏頭，自己弄好，而且自己點火自己起來是很難。所以在我們過去歷史上很多，後來我們也禁止了，不準。同時佛法大乘佛法慢慢來多了，這個法門也不再行了。可是在大陸上我們看到許多修行人燃指供佛，這是很多很多，乃至刺血寫《華嚴經》寫各種大經都很多。那個刺血自己就把舌頭拿刀來割破，滴出血來，拿這個毛筆蘸這個血寫經文，也很多，但此地很少見。

象我今生親自所接觸的好幾位師父大法師們，有一個寫了兩部《華嚴經》八十卷，我就問他師父啊，你這個血怎麼刺？他告訴我經驗，他說這不是好玩的，你不要去玩。我說我不會，我也做不到，聽聽你的。他說把舌頭自己吐出來，拿個杯子當然很乾淨啊，一割掉血就滴出來。這個血滴出來不行啊，馬上用白芷，中藥店有種藥叫白芷，就要研開，磨墨一樣，還要加一點水，他說不把它磨開呀，這個血一滴起來結塊的，寫字這個毛筆沾不起來，所以還對一點水，用那個白芷磨。你們別去玩啊，我是講經驗給你聽，這個非發大願不要亂來。那麼這個經典寫了，我也看了，當時用宣紙，用血，很恭敬，每一個字都很恭敬，規規矩矩，一筆一筆寫。他一天只能寫一次兩次，多了人還是喫不消，頭髮暈，當然等於抽血抽了一樣。寫在白紙上的血字啊，開始看到是紅的，慢慢久了，他拿給我看，發金色，金粉的顏色，字跡很淡。這些都屬於捨身法，也是施身法，佈施以身供養。

所以我們這個出家法，本來佛法進入中國時，出家人受戒沒有燒戒巴的，頭上沒有什麼戒疤，不對的。所以假使我們演戲演唐代宋代明朝以上的戲，和尚出來頭頂有這個戒巴，那是沒有這回事。這個戒巴是自怎麼來的呢？是清朝開始，所以只有中國的出家人燒戒巴。西藏、蒙古、泰國、越南、韓國、日本都沒有，因爲滿清入關以後是個異族所謂統治漢族同其它的民族，那麼當時許多人不願意投降，大部分出家了。這一出家了，這是我們中國佛教在中國幾千年，過去的歷史政治上有個特殊的，素來承認出家做了和尚當了道士一切罪過不追究，算了。等於現在人，犯了罪想跑出國際上外國去可以逃出去一樣。以前更嚴重，出了家可以不當兵，出了家一切過去，你做土匪也好犯了罪就不問了。尤其是清朝入關，差不多我們有幾個條件的，所謂俗投僧不投，在家人投降，出了家不投降。所以我們現在出家人穿的衣裳就是明朝的老百姓的便衣，這個不是出家人的衣服，出家人的衣服就是那個袈裟，這個就是中國明朝老百姓的便衣，普通衣服。道士留了頭髮那個道士也不投降，男投女不投，男人投降女的不投降，所以那麼女人結婚的時候披的那個（我們現在鄉下也有）鳳冠霞佩，那個是明朝的衣冠，唐朝的衣冠。生投死不投，活着可以投降，死了以後穿中國人衣服他不問了不管了。還有兩個什麼投啊，我記不得了，不管了。有這麼一個習慣，雖然明文規定。所以當時一般反清的遺老跑去出家的非常多，出家的和尚道士非常非常多。

尤其明朝以來，我們曉得皇帝就是和尚，朱元璋，他的孫子建文又去出家當和尚，做了五十年和尚纔回宮。最後你看明朝亡了以後，這個公主又是出家，明朝三百年到底和出家人和佛教結了不結之緣，大概當和尚的因果，必須要當，沒有當滿啊，後代子孫也要跟着來，非當滿不可。所以清朝一入關那麼也很尊重佛教的，因爲滿族同蒙古同西藏這個喇嘛，早在明朝時候就發生了很密切的聯繫，尤其第五世達賴，達賴這一方面素來是反漢人的，因此由第五世開始，幾乎都是如此，所以第五世他的間關，歷史叫間關，度過了很多的戒嚴地區，偷偷跑到滿洲，跟滿清人先取得聯絡，還在明末，他認爲滿清、蒙古聯起來，可以統治中國，所以第五代開始就是有這樣的作爲。

因此滿洲統治中國的時候非常尊重佛教，尤其是對蒙古、西藏必須要採取一個政策，叫懷柔政策，在政治的名稱叫懷柔。一切好象表面非常關心拼命修廟子，提倡宗教，提倡密宗，這個密宗一來這個中間有好處，佛法當然很倡明，也有很大的壞處。這個懷柔政策是很大的一個軍事政治的戰略，所以把蒙古的同胞們把西藏的同胞們幾百年來幾千萬人消滅了只剩幾百萬人，因爲他們自己搞得衛生不乾淨，而且兄弟三個一定有一個二個出家了，當喇嘛去了，喇嘛就是我們講的法師，就是和尚。那麼因此他入關以後，又把囚犯關起犯人放了一批出來，所謂表示恩惠於天下，過去的不去追究。那麼放出去幹什麼？出家去，一出家了以後想造反怎麼辦呢？剃了光頭就是身份證，你到處跑不掉了，剃了光頭髮不行啊，長久了會留頭髮，出家一律規定，根據藥師佛藥師琉璃光如來修法以身供養，身最貴重的地方是手、是頭，頭貴重的地方是頂，所以頂供養，這樣纔有燒戒巴的事情開始，所以只有中國和尚燒戒巴，實際上是當時一個非常高度的一個統治階級的一個罪證。但是都根據佛法來的，沒有錯啊，講的道理，這是應該呀，既然出家了，身都要舍，以身供佛啊，身最貴重是頭，頭貴重是頂，所以頂上燒。

這個道理，這些歷史的關係大家恐怕不能瞭解了，那麼這些我們順便提到，當然詳研究這個裏頭還有許多的問題。有所根據嗎？就是琉璃光如來的修法。其實大家都搞錯了，琉璃光如來經典所講「焚身」的修法是真的，並不是拿手來點火去燒。經典上告訴你，乃至燃燒一節，燒掉了一節指頭，或者是一指一節，乃至以身供養，功德無量，消滅一切罪過沒有錯。古人的翻譯不同。

實際上焚身是什麼？一定要修到禪定，現在密宗你們都曉得講拙火，或者說靈火，靈熱，也就是三昧真火起來，真修行到某一個階段，身上很痛苦的喲。我們這個肉體的轉化很痛苦，修行一步一步很痛苦，到那個時候是非常（痛苦），有時候就是焚燒，象骨蒸的毛病一樣，連骨頭裏頭髮燒才能轉化這個身體。所以他講焚身，當時根據梵文文字一翻譯呀，一來，這一流傳下來都搞錯了，真人拿這個身體來燒，象韓國也很流行，韓國過去，現在時代不同了，那麼前十幾年越南很多人都是和尚焚身燒，那個都是這個玩意的流弊。他真正藥師法的焚身、燃指，這都是真正禪定境界的功夫，的確有燃燒的現象。

那麼當時經典呢，翻譯就根據中文用「焚」，用「燃」，用「燒」。譬如密宗講氣脈，我們假使修過密宗的人，真正密宗，不是你們說隨便去灌個頂啊，摸一摸，教你個咒語啊，好了，學密宗了，那是結一個善緣而已了。真正的密宗所謂講到拙火生起，先要點燃，燃燒這個燃。怎麼點燃？就是身體上四大這個功能，地、水、火、風要使它燃起來。所以有時候我們生命四大，這個真的三昧真火這個功能燃燒不起來，必須要借外力，等於說我們一個煙一張紙有燃燒的功能，但是你自己燒不起來，必須要陽火一引它纔起來。那麼有各種的修法，也就是燃的意思，所以焚修也就是燃這個道理。燃就是三昧真火一起，身心的這個業力，所以我們這個四大構合色身，拿密宗的道理來講這叫做業氣所成業氣所生，前生多生累世的業力加上父母交構所帶來這個業力所構成的。所以這個色身很難轉化，這個肉體四大，色身不能轉化無法得定。不要認爲打坐什麼都不知道了那個叫定，那是你疲勞了、昏了頭，如果叫定啊，叫昏頭定可以呀，那不是的。真正得定必須要把全身的業力完全解了、轉化了，拿中國後世儒家的話叫做變化氣質，要把氣質整個的變化了，那麼慢慢纔可以走上得三昧真火功用的境界。這個同藥師佛藥師琉璃光如來焚身的道理修法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點呢？我們要了解，佛說的藥師佛經，曾經我們在這裏我講過藥師佛經要大家特別注意。所以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重要的道理佛說接引，臨命終時，這個肉體毀壞了，神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臨命終時。但是我們知道佛早就說明也早就瞭解，這個宇宙是圓的不是方的。西方到極點就是東方，東方到極點就是西方，一個圓圈，沒有東西南北，《楞嚴經》上面也講過東西南北是人爲的。所以東方呢？不是管臨命終時，管生生不已的，就是中國文化的《易經》的道理，中國文化管生生不已長生不老長生不死的是藥師如來。

實際上所以真正學密宗的人，譬如假使學個長壽法，長壽佛其實有個祕密，南無阿彌陀佛，無量壽無量光，阿就是無量，彌陀是光壽，光壽無量，無量壽無量光就是長壽佛。所以傳你彌陀大法的時候馬上可以往生西方不行，跟着要傳你長壽佛法，不然你一下就走了，修這個法門，所以彌陀大法和長壽大法是連着來傳的。長壽法就是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所以東到極點就是西，西到極點就是東。阿彌陀佛法與藥師琉璃光法無二無別，沒有兩樣，但是不同。我們曉得西方阿彌陀佛的佛法。

要往生西方不要注意說光念一句佛就行，當然行，那是根據小本彌陀經講的沒有錯。但是要快速成就證得菩提，要注意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他所發的四十八個願，願我成佛的時候要怎麼樣怎麼樣，大家看到經典是這樣講，換句話說都不留意這個經典，願力就是行，願力就是行爲。我們真要學阿彌陀佛的行爲、願力，你要了解他四十八願的精神，你的行爲要照着那個樣子做。

那麼我們長壽佛呢？有十二大願，東方長壽佛。注意喲,爲什麼阿彌陀佛是四十八不是四十七喲，也不是七七四十九？比七七四十九少一個數字，這個數字裏頭有大問題，這是數理哲學的道理。這個佛法的至要的地方。東方藥師佛是十二大願，所以我們想「做身子」啊｛聽錄注：此處「做身子」似乎不通，或許是指身體健康，或許不是這幾個字，錄音25分鐘處｝，念一下消災延壽，唸完了好象真的消災延壽，不錯，那是靠佛菩薩的願力的感應。

但是你真要做到修到長生不死消災延壽，你必須要跟着藥師經的十二大願去做。十二大願他同阿彌陀佛兩樣，他要願力使現實的人生就達到佛果的境界，願一切衆生離苦得樂，這個現實的人生就是佛果，要人人發願個個做到，而且東方是十二願。十二願配合了我們東方一年有十二個月，所以藥師佛前面有十二神將，配合月令，一年的月令，藥上藥王兩位大菩薩等於配合太陽、月亮這個作用，這個中間都是大祕密。所以我們想求藥王、藥師佛的修法消災延壽，先要了解十二大願。佛菩薩的願力、他的心性。

不是象我們大家學佛啊、修道啊，找個人拜個老師啊，傳一個口決，然後要麼不喫飯了，要麼拼命打坐，呵這一下成佛了，多自私啊，多貪便宜啊。你佛的行爲一點都沒有沾邊哪，你想達到佛的成果，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不是罵人啊，那是古文啊，翻成白話就是哪裏有這種道理！這就是豈有此理！你看買了三隻香焦，兩隻香點一點，拜一拜，香蕉還自己帶回去喫的，然後還要長生不老消災延壽，別人幫你念啊念得半死，你要消災延壽了，出兩個錢叫他念一念，我就消災延壽了，那何必，這兩個錢去買藥喫多好呢。而且香焦啊那個米做的面粑還帶回去給孫子喫的，這個佛法，這種貪心同佛的行爲同菩薩的願力，距離豈止十萬八千里呀，還要加三倍還不止啊。所以我們要注意，所以要看看，研究一下。

你看了藥師佛的十二大願，深入的研究就是代表了東方文化，代表了現實人生的佛果，那個願力之偉大，就是使現實人生希望大家長壽幸福安樂，所以大家忘記了藥師佛是東方佛這個道理。這都是簡單的介紹，現在不是專講《藥師經》，我記得講《藥師經》的時候好象是比這樣講得詳細一點。

其次說藥、醫藥佈施是很重要的，人要多招呼同情人家病苦中人，病苦分兩種一種身病身體有病、一種是心病，所以多同情人家病苦，多佈施藥的人，來生健康，不會病。象我過去有些朋友啊，老朋友們，的確活了幾十歲，我過去大陸上有個朋友，年紀比我大多了，活了幾十歲到了八十多歲還跟我們講這一輩子有個遺憾。什麼遺憾？沒有生過病，他不曉得什麼味道，感冒的味道他都不知道。那身體真好，但是他人也真慈悲，這一生也有這個習慣，只要別人有事就是努力幫忙啊，至於說是生病住醫院施藥，那是佈施，尤其是佈施藥。所以對病人而不敢招呼，不同情人家，今生以內多災多病，就是前生慳吝對醫藥、對老人、對病苦人不關懷的果報。所以施藥招呼人家長命百歲，施了藥的。那麼這個很重要，所以藥師經藥師佛發大願。譬如我們中國藥師佛，所以因此有講中國文化人講佛說的藥師佛就是我們的老祖宗，誰啊？神農皇帝，不錯。神農皇帝就是東方藥師佛化身，我們曉得我們的老祖宗神農嘗百草，這個地方也提到藥了，那麼都是照這個藥師佛的，嘗百草，自己是總做的。世界上藥在哪裏？所以有一天文殊菩薩叫善財童子，他說你去給我採一個藥來，善財童子一聽到，就地上抓拿起一根草，善財童子說大地都是藥，草木也是藥，礦物質也是藥，石頭也是藥。象人體講藥的話，頭髮、口水、眼淚，血，大便、小便、男精女血都有藥，都有用的喲。

你說是中藥裏頭人中黃，開起來，這個藥方一開，假使我們開個藥方給人，你必須喫人中黃，人中黃多好，人中黃哪裏啊？人中黃以爲把肚子裏，大便啊。人中白，小便。人中白還不是小便，就是以前屙尿屙在那個木桶上，那個木桶久了上面起的那一層霜刮下來的那一層，叫人中白，那消炎、跌打損傷治很多病啊，人中白。我現在常常問開藥店的，我說現在人中黃還可以想辦法，人中白哪裏來？哎呀，他說那就慘了，現在藥店怎麼樣？大家抽水馬桶。他說把木桶做好跟幼稚園，跟小學有些校長老師拜託又拜託，你叫學生就屙在我這個桶裏，我拿回去倒，這樣慢慢弄一點人中白，現在很困難了。過去是到處都有人中白人中黃啊。

譬如說我們講有一味藥很名貴，猴棗，那是什麼？母猴子的月經結塊的。所以月經也是藥，人的也是一樣。母猴子月經你永遠找不到的。母猴子纔怪呢，它月經一下來一掉下地，它舌頭把它舔得光光的。所以爲了藥店，那都是治癌證最重要的藥，就是什麼？都是起死回生的藥。要想得到母猴子的月經的那個猴棗啊，還真不容易。要等着，就是人等着，曉得這個母猴子來了，月經期了，弄一塊石頭弄一塊木板，弄塊石頭，這個經血撒在上面，猴子馬上舔，趕快把它趕掉，等它幹，慢慢累積起來堆籠來叫做猴棗，所以都是名貴的藥。

所以善財童子告訴文殊菩薩盡大地到處都是藥，隨便一根草也是藥，所以要珍貴要珍重。所以我常常我和同學們講，有時候藥掉在地上我撿起就吃了，不管什麼，這都是救命的東西，不應該輕視輕賤它，所以隨便糟踏藥也是很不好。所以我們中國文化講藥都是天才地寶，這個米呀，麥子做成麪粉，天才地寶。這所以要注意。

菩薩要學佛成佛，要學五明，五明裏頭醫藥最重要，五明第一是內明，自己內在要悟道，明心見性；第二是聲明，要一切文字語言弄好，文字語言當然包括唱唸啊都要弄好；第三因明，因明就是哲學邏輯，思辯的能力要強；第四就要懂醫方明，要懂得醫藥，救世救人；第五工巧明，現在講一切科學技術都要懂，所以菩薩道做菩薩必學五明之學，這個叫五明，不只學通啊，學得極明的。所以真正學佛的人不是說你念一句佛，得一個法，受個灌頂，打個坐，這樣就是，這是盲修瞎煉，五明裏一點都沒有。尤其是學醫方明的重要，你看學密宗，真正的密宗非懂醫藥不可，龍樹菩薩的傳統非懂醫藥不可，不但是爲了醫人也爲了醫自己呀。譬如禪定，修道做功夫到某一個程度身心裏出某一種毛病應該喫哪什麼藥，你不知道。不知道又再來呀，又是輪迴滾進去也。又找一個媽媽，我們找了多少媽媽啊，這個賬很難還的。又出胎又懵懂，又迷糊，又重新修過，你不懂還是不行，非懂醫方明不可。所以這是兩個觀念。

所以中國的道家的學理，所謂上品三藥，神與氣精。這個去年我們講道家的《參同契》提到過的，真正長生不老之藥不是草木。所以我經常講有一位神仙有首詩非常好，三英八石法空空。三英是金銀汞這三英。三英八石這些都是藥，八石是礦物質，不是八個石頭，就是砒霜啊，水銀啊，這些都是道家的練長生不老的藥，所以這一次李維時｛名字的諧音｝來訪問，不是到這裏談這個外丹的道理，後來沒時間，太短了，我沒有和他倆多談了。乞活何須草木中（不靠這個些草木做藥）。我自煉心還煉骨，心頭熱血比丹紅。那是非常好，我自煉心還煉骨還要練骨，心頭熱血比丹紅。這位神仙的詩非常好，實實在在是這樣。所以啊轉化這個色身。

那麼下面《楞嚴經》佛也提到，世界上有十種仙，《楞嚴經》下面有。你看你們注意喲，研究《楞嚴經》，佛在《楞嚴經》同《華嚴經》對於仙道，修神仙之道他認爲不是外道啊，沒有放在外道魔道里頭啊，單獨成立一線。他說有十種仙法可以修練到永遠不死，《楞嚴經》下面就提到，那麼用藥物的也做到，但是它不是佛，就是沒有明心見性。佛的祕密就放在這裏。換句話他又修了仙法修到長生不死，他又悟了呢？你不能不承認它不是佛啊，當然是佛，所以它同藥師佛修法是配合爲一的。那麼以儒家的道理，我經常鼓勵尤其出家的同學，我說你們多學醫啊，多留意呀，今後的時代工商業精密科技的時代，不要完全靠人家供養生活。如果你出家人懂醫的話，那太好了。

等於我們儒家的范仲淹，宋朝人，有個願力不爲良相是必爲良醫啊，一個人一生年輕人立志，他青年的立志不做一個最好救世救民劃代時代的宰相，就做一個良醫，做人做一個好的醫生，當然不能做庸醫呀，笨蛋醫生殺人不見血，那就糟糕了。所以我們年青的時候讀書，那個時候課外教育這兩句話范仲淹的，很有名。所以他的《嶽陽樓記》，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這個道理。他人生啊，從小發願不爲良相必爲良醫，其實范仲淹後來不但這個醫藥懂，這個出將入相，一個孤兒出身出將入相，做了很大的功德，不但如此，醫藥他也懂，風水也會看，八字也會算，樣樣都會，這就是所謂因明及醫藥明的道理。

所以真正修菩薩道，不是光在講，我們大家學佛啊，中國人喜歡說大話，我們大乘，你小乘天平都放不上去，還大乘呢！「大稱」-那個碼頭上那個「大稱」才大呢，稱的東西才重，那論噸的，不是一斤一兩的呀，當然這是借用偶然的這個說法。大乘這個修法必須要願力配上行，本身沒有一點善行，沒有一點功德而想直取無上菩提，絕無此事，所以要福慧雙修，功德般若智慧要平等的修，要定慧等持。這是我們爲了講到藥師佛的修法，當然真正的藥就在我們本身，所謂精氣神。上藥三品就在你身上，神與氣精，精、氣、神，這個道理，這出在《皇庭經》，當然不是佛家的經典。

現在我們介紹這些瞭解了前面的知識，那麼看眼耳鼻舌身嘗味修法菩薩道。所以藥王與藥上二位法王子，所謂法王子我們解釋過的，等於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繼承王位的是太子，那麼就是說藥師佛退位的時候繼承王位的，藥王菩薩來繼承藥師佛。藥王菩薩退位過了，繼承藥師佛的是藥上菩薩。等於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過了，觀音菩薩繼位也是阿彌陀佛，只有一個名號叫阿彌陀佛，藥師佛也是同樣道理。所以現在起來報告的走入大乘法門了，藥王藥上二王子。上面有些比丘走小乘法門的基本，小乘是大乘的基本，不要輕視了小乘啊。那麼到這裏大乘法門一來，就是大乘菩薩起來報告了，藥王藥上兩位法王子。

「並在會中五百焚天」，注意啊，修東方藥師佛琉璃世界的一切往生都是梵天的天人，假定你發願往生，我們在坐的隨便哪一位，發願往生東方並不是不可以啊。民國以來好多人是發願往生上方欲界天，走捷路近一點，免得西方極樂世界太遠，萬一走不到，中途停留很危險哪，人生面不熟，都願意發願往生上方兜率天，跟彌勒菩薩再下來，再跟彌勒菩薩下來。譬如太虛法師就是帶領很多的弟子發願都是往生兜率天，上升兜率天，就在我們上邊，不曉得高多少層啊，當然比十三層房子高一點了。所以發願到東方藥師如來世界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得到往生極樂世界都是菩薩，蓮花化生。得到往生東方藥師佛如來世界都成梵身，梵天之身都是光色之身，梵就是清淨，就是光色，就是說每一個報身都很好，堅固長生不死，都是光，光色是天人境界，色界天天人境界，這是因爲修藥師佛的法門而得長生不死。所以這兩位菩薩起來帶領他們同修諸大菩薩同一修行，會中五百梵天。注意啊，我剛纔講過，很多人生來這個身體啊多災多病頭腦不清，就是前生慳吝，乃至殘害生命，殺生，乃至妨礙人家，犯了各種的口過，這一生纔給你身體不好，受許多的罪，所以趕緊懺悔發願要學藥王藥上菩薩等等。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話我們都不要講了，每一位都一樣，這是開幕詞，那他們倆位菩薩怎麼報告呢？他說我「無始劫來。爲世良醫」。注意啊，無始劫來，都做世界上良醫啊不是庸醫啊，庸醫是笨蛋呀，冒充的殺人。所以現在我看很多年輕的同學講講，我一問你幹什麼？大學畢業？學習了，我最近在家裏看中醫書啊。啊，你看三年一考，拿個執照，我說你真是啊不怕殺生之罪呀。我搞了一輩子我說我不敢給人家處方啊，我十幾歲老師教我讀醫書開始，我搞了我就是下不了手。有時候給醫生們出出主意還會出，醫生問我某一個病怎麼樣，我說要這樣這樣，他拿去會對了，你要我自己下不了手。很難，因爲我看人命啊，人身難得，太貴重了，用錯了一點就不得了，不要說害死人，耽誤人家的病就是莫大的罪過，不要說把他害死了。我說你們隨隨便便讀幾年書，書看得也沒有我多，有許多醫書中文古文你也看不懂，你又去當起醫生來，那我們只好當狗生了嘍，我說我不曉得當什麼，到螞蟻裏頭當醫生去了，真可怕啊！我說你們只爲了職業爲了喫飯，不顧人命，等於犯一個大殺生之戒，這很嚴重。所以做良醫實際上很難。所以剛纔我提出來范仲淹的話，良醫就等於一個國家好的宰相，治平天下，所以不爲良相即爲良醫，注意這個良字。那麼藥師佛的教授法教下來證道出來的這些菩薩們都是大乘菩薩，你注意它的話，剛纔我念到這裏請大家注意，唸經，很多的重點都要注意，「我無始劫，爲世良醫」，生生世世，不曉得多少生，爲世良醫，不是庸醫喲，你看救了多少人的痛苦，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學醫真苦。

「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草木都是藥，「金石」金石是礦物質，黃金也是藥，黃金是毒藥，金石的藥都是毒藥，都是毒藥，喫進去都要死的，但是用對了用毒藥是起死回生啊，就是你會用。所以我經常說啊，真病真斷很難，真斷到了有正治有反治，有從治。頭痛不一定醫頭，腳痛不一定醫腳，有從治，從治倒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跟着這個病來，那倒好辦。非常難，那麼有時候嚴重的病啊，要死的病啊，反是毒藥下去救了命。這種經驗我也有過，當然不敢告訴他，那是很危險的負責任，你下了我陪你下，我自己也喫你也喫。

象金石這些我們都自己喫過啊，所以我常常給他們講笑話，砒霜我喫過，那喫下去就死人的，當然我把解藥也弄好，我說我就一樣沒有喫過，黃金沒有喫過。黃金喫下去，我們現在吞金下去就會死，那不是金給你殺死啊，那個垂呀，把你腸子胃啊，重量很重給你垂破了，胃出血，同時它金子裏頭有毒性，可是喫金子道家是長生不死之藥。有一種草，放進去這個金子就變成流質變成水了，可以喝，喝久了，道家講把胃呀腸啊五臟六腑變成金子打的，當然死不了，所謂有金石之藥。所謂石，這是我們講它的笑話啊。爲什麼喫這些呢？其實佛法也是一樣，佛經裏頭沒有，佛家的醫藥在何處呢？

你們大概中間有學醫的吧？孫思藐《千金方》，唐代那個名醫良醫孫思藐，降龍伏虎，龍找他醫病，老虎找他醫病，又是佛家又是道家。在道家他是神仙，在佛家他是大護法大居士。孫思藐的《千金方》這些都是佛家治病的，印度龍宮來。所以孫思藐在峨嵋山有一個老人來求他醫病，他一看孫思藐有半仙之分，這個不是個普通人。什麼病來看好了，看好了這個老人來感謝他，給他講老實話，他說我是西海龍王，有病找你醫，先生要什麼感謝。什麼都不要，真要感謝我，龍宮裏頭佛留下來的經典很多，我們人世上的經典是一小部分。他說你到龍宮裏頭，佛留下的藥方你給我弄來做感謝。龍王說這不行不行，什麼都可以，這個事情不行，人世間沒有那麼大的福報，這個世界上的人。孫思藐說算了，他說我告訴你，你的病還有一點我給你留着的，沒有給你治好。他詐他一下，當然兩個是開玩笑了，孫思藐也不會真那麼做的，他詐他了。你看龍王也知道他，他說這樣，他回到龍宮把佛所留下的醫方比較可以拿到人世來的，已經第一等方子了，就拿出來就是這個《千金方》，還有個《千金翼方》。那麼裏頭是有佛法醫病的各種病方法，現在的醫生不會考這個東西了，這個書就難讀了。所以講草木，孫思藐的醫法草木金石隨便用，活用。

還有他到峨嵋山，後來他修道在峨嵋山，有一天下來，半路上一個老虎就擋住他，他也不怕，一個老虎張開大嘴就要咬他，孫思藐一直過去，它一直張開。到了前面，孫思藐一點都不怕，他就看老虎嘴巴，啊，你找我醫病啊，這個老虎只好點頭。爲什麼？老虎不曉得吃了什麼東西，一根骨頭卡在喉嚨裏頭下不去，孫思藐所以拿個鉗子啊當時就把老虎那個骨頭拿出來，把藥給它抹上，這個老虎就變成他的交通工具，以後他下山就騎老虎，所以降龍伏虎啊。

這些故事，代表了什麼？就是說明你說救苦救難你憑什麼救啊？一個人病苦中你能懂得醫藥，尤其是出家的我們學佛的一手把他救好，這多好。怎麼好呢？你做到了就會知道，爲善最樂，做好了那個心理好痛快。

我有個老朋友一個醫生過世了，我問他我說你一天看病啊，怎麼找點快樂？醫生很痛苦啊，當個醫生沒有私生活的。所以嫁給醫生很倒黴，真的，你以爲他錢多啊，沒的私生活，沒的自己的時間，而且他對於太太對於孩子都當病人看。所以說醫生當久了有個職業病，看到我們都是病人。而且醫生當久了，我都很原諒，態度都很傲慢，因爲他出來只有人求他，他沒有求過人。每個人求他都很可憐的，王大夫啊，李大夫啊，你快一點了，給我早一點看。多可憐，所以他對人，都是這樣。所以我碰到這些醫生，我說你少來那一套，因爲我知道他也不是有心，那個職業習氣，習慣病。醫生象我們所謂教書教久了，開口就訓人，就不對，也是毛病。這個學醫的人我告訴你豈止常訓斥人。

我問這個朋友，我說你呀最大的快樂？我說把人病看好了快樂嗎？他說不快樂。那沒有希奇呀，我把古人的經驗拿來看到是這個病用這個方，當然治得好。什麼時候爲善最樂我問他？他說啊，這個病啊在古人的治療的方法裏找不出來，一邊看他的檔案，一邊在打鼓啊，他說要想個辦法醫者益也，中國古人講，益你的智慧引用，想另外一個辦法使他治好，哈，等到把他的病自己想出來辦法把他治好了。病人來感謝，謝謝，非常感謝。自己那個時候，不是他的感謝舒服啊，他說那個時候是真舒服，舒服是什麼？自己想啊我又懂了一個道理，要這樣才能治好病，這是名醫。

醫有割骨之分，我們中國人講，你們青年同學學醫要注意喲，醫有割骨之分，什麼叫割骨啊，我們中國人古人父母病了，治不好，兒子女兒跪在向天禱告上天，自己割一塊肉下來，煎湯給父母喝，喝了會好，這個叫割骨。所以學醫的人要把病人都看成自己的父母，孝順天下人的心理才能學醫。你以爲爲了職業，將來多賺錢來學醫，我看你連頭、連腿都要砍掉了，還割骨，那個果報不可思議，這個動機不對，學醫要割骨很難。

再講草木，藥王藥上兩位菩薩，「名數凡有十萬八千」。他統統嘗過，是真的。

我在成都的時候有一位同門的同學，他學醫，有一次我們大概半年多沒有看見他了。他的醫術真高明，譬如你打坐唸佛到什麼程度沒有辦法逃過他的三個指頭，你這兩天用功沒有用功他都曉得，一摸指頭你不要吹了，這兩天出去玩去了。每一個學佛修道的同學一來，看到，他也喜歡拉人家的手摸，大家也怕他摸，祕密都給他摸出來了。他告訴我他學醫按脈的話，譬如講中醫的話，他說按脈呀，他說先要按豬肉，死的豬肉脈，你按慣了，死了的，就是按死的東西，按冰的按腐爛的按好，然後豬也好、貓也好、狗也好，到他前面來一抓，他就摸一下脈。他就摸，這個是真功夫。所以他有五六個月沒有見，到哪裏去了？我看臉烏黑烏黑，我說你幹什麼？他說告訴你我六個月都住在廁所裏頭，大陸的那個公共廁所又髒又臭。我說幹什麼？他說六個月我就研究大便。我說你掉進糞坑裏呀？他說不是，看人家屙大便。當然他偷偷的，不能讓人曉得，不讓人曉得那他有個祕密的方法躲在那裏看，大便哪一種顏色哪一種狀態。

所以我們以前講的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就是把膽掛在那裏舔一舔苦的，這個解釋錯了，嘗膽是嘗大便，大便出來纔有膽汁出來，他爲了拍吳王的馬屁，使他相信他，沒有背叛的心理。所以吳王生病屙出的大便，越王自己來洗，洗了以後把大便嘗一嘗，放心吧，快要好了。比如有糖尿病有時候大便甜的，問題大了，大便也會甜，所以狗喫得很香啊，有那個業報。嘗膽是嘗這個大便，所以中國書都要留意，所以講學醫是要發心。

這一段藥王藥上菩薩很懇切的講出來，學醫的這個就是真正的道理。他說世界上草木金石名數或者 有十萬八千，其實還不止，講不完的。

「如是悉知苦醋鹹淡。甘辛等味」。其實象這樣多的，味道要懂得，苦鹹淡甘辛，要嘗過藥味，這個藥味啊，我們假使看醫書，完全照醫書用啊，不管中醫西醫，有時候還是出毛病的。所以我經常講，有一年我到國防醫學院演講，我告訴他們，你們拼命罵西醫，西醫罵中醫，兩方面都不對，都不懂。我是素來主張西醫救命，中醫治病。那個緊急的時候胃出血，這個血都在噴，那個已經脫水了，你說中藥慢慢熬去等它下去的，那叫做端個盤走了，叫做涅磐了，那還來得及呀？那個時候必須要趕快打針了，這個命就救回來了。你還說，哎呀，我不相信西醫啊，那你就自己昏了頭。但是救好了有些病啊，倒是西藥常吃出問題了，因藥得病，要必須非常高明的中醫來調養，這個調養就很難了，我說素來各有各的長處。但是有些緊急的時候，西醫救不了，中醫救了的，也是有啊，那是看你學識高明不高明。因此你完全照醫書的道理去醫啊，還是不行的，必須這些藥都是親嘗的，嘗藥痛苦啊。

象我研究那個藥有時候中毒了很難過啊，那叫做有苦難言，不好跟人家講，說我喫藥故意中毒了的，說你神經了？那很痛苦，真的很痛苦，那個痛苦沒有辦法告訴你們經驗，當然也準備解藥，解藥同時把它解了，排泄清除啊，換一個，身體還是很痛苦的。不過這樣研究了嚐了，拿自己身體來做試驗有個好處啊，痛苦一回我曉得，自己瞭解身體轉變一回。因爲我願力不是爲自己喫藥，我要嘗這樣藥，某一種病看他喫下去會不會有問題，好朋友我不敢隨便給他喫，我先喫一道，喫完以後要痛苦好幾天，所以有時候問我拿藥，我說過兩天我給你啊，因爲實際上我自己對自己試過，因爲我不是良醫啊，是笨醫啊。我不試過不知道，有些成藥我不試過我不給人家喫啊，喫過了曉得它下哪裏，有什麼大一個作用，然後才曉得這個份量，象這個瘦子矮子就要輕一點啊，胖子高子就要重一點啊，運動加藥就要喫重一點啊，那些一天到晚躺在牀上睡的老太太啊，太太們在家裏啊無事尋愁覓恨哪，天天煩惱那個藥量就要輕一點啊，他敏感，所以都在自己研究。

所以修菩薩道，藥王藥上菩薩講的都是真話，注意，就是說無始以來，那他爲什麼喫那麼大的苦呢？不是爲已，爲救治一切衆生的病苦，這就是大乘菩薩道的願力。那麼另外：

「並諸和合俱生變異」。這個話你們學醫的注意，譬如藥我們喫下去，所以我經常講道家，這一次那個英國的科學家來訪問，我沒有時間沒有多談。

道家的五金八石三銀八石真不真呢？真的，我也喫過，砒霜、水銀我都喫過。那麼古代這些皇帝都想長生不老，譬如王陽明，我們電影上書簡（諧音，不確定）先生就是演的王陽明。王陽明最後死是喫砒霜死的，他常喫砒霜，學道家。韓愈那個文起八代之衰啊，那個韓愈也是喫丹藥喫死的，唐朝明朝幾個皇帝都是喫丹藥喫死的。但是我也喫過啊，我到現在沒有死啊，將來是不是喫死了不知道，或者自死藥死我還沒有把握。可是砒霜一喫，那個皮和肉兩分開的，很可怕，那是很難過啊。所以得一個結論，一般人你們不要去亂搞啊，草木的藥也一樣，要想修道用藥物幫助對於轉變色身快得多啊，但是喫那一些藥，都是毒藥啊，毒藥喫下去把你身上的細菌都清理乾淨了。那就是此身變成金石之身，是不同啊。

可是有一點啊，力戒男女飲食，必須要完全斷除。你又在喫丹藥，不斷男女飲食你就完蛋，所以你看這些皇帝呀，男女飲食也要，富貴功名也要，長生不老也要，菩提涅磐也要，他最後只好去涅磐去。那樣樣都給你要了，那我們要些什麼呢？對不對？天下沒有萬全的事啊，除非成佛，那要一切功德圓滿，否則你做不到。就把你把醫方明學通。所以這個修外丹喫下去，這些有毒的，譬如說有很多的藥啊，五金都可以治病起死回生，乃至可以治癌症啊什麼，理論上都做得到，可是都是頂毒的藥喫下去就會死。

譬如硫磺這一味藥在五金八石裏頭這是有毒的喲，有個方法把它制服了，沒有毒喫下去，硫磺，我們藥店裏有時候叫做保火單、保命元有這個成分。這個東西一下去以後沒有毒，可是也治好了。可是你今天萬一喫葷的話，碰到一點豬血，鴨子血，雞血一點下去，它原有的毒性立刻爆發，爆發那個硫磺就冒煙了，就燃燒起來，裏頭腸胃都把你燒完了，就幹掉了，很危險。所以呀，我們假使普通一位，就是經上這些文字，每一個法門都自己修證過來你就知道了。所以你看他講得很清楚，藥物跟藥物之間下去，譬如我經常告訴大家海哲皮，就是很多了藥物相反的，海哲皮不要和蜂蜜一起喫。你看那個海哲皮海里的動物一點那麼小，拿蜂蜜來一蘸那麼大那麼長，到腸胃把你撐破了，這個藥性相反的。所以有時候你說我今天好好的，怎麼人不舒服？你飲食裏頭有問題。你自己也不知道，因爲不懂飲食，亂喫嘛。喫素也一樣啊，有時候這兩個藥性相反的，你剛好下去了，這個問題就大了，這個就是和合變異的道理，和合俱生變異。就是我們現在講化學的，變異就是化學的，合和就是綜合的、綜合性。藥物化學的綜合性。

「是冷是熱。有毒無毒。悉能遍知」。那麼涼性、熱性一冷一熱、有毒、無毒，他說我統統知道。

「承事如來」。這就嚴重了，這就是無上大醫王的醫法，上面一半專門以醫藥做佈施的，有毒無毒悉能遍知，修他的福德，無始以來修佈施藥物拯救世人的這個功德成就。下面纔有資格夠得上佛道，纔能夠發慧，真正的大福報---大智慧纔是大福報。大智慧是什麼？證道的智慧。所以你想證道的智慧沒有大福不行啊，不修功德不行啊。他說因此，後來發慧，「承事如來」經典上經常有這兩個字，我們平常也把它一下溜過去了，注意「承事」啊，「承」字我們中文都曉得，承前啓後謂之承，完全承受佛的教育方法，佛的教化，依教奉行，依他所教的我就要把它做到。學佛不是空口說白話。譬如講慈悲，你能做到慈悲嗎？看到人那個面孔就一臉死相，好象討債的面孔，慈悲喜捨一點都沒有，即不喜也不捨，也不能佈施掉。你對人家笑一笑這一點佈施都做不到啊，就是那幅死相，那個樣子瞪起眼睛看着你，以爲這個是佛法。莊嚴肅穆，實際上死相，人緣都不結嘛。任何衆生喜歡看菩薩的慈悲喜捨，你要注意喲。所以慈詳愛惜這很重要，學會慈詳。那麼爲什麼我們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依教奉行，就不是承事，承先啓後，做佛的這一切功德事業。注意這兩個字，承前啓後，做佛的功德，智慧的事業。古文就是兩個字，用白話一寫明白呀，寫幾十個了，麻煩得很。他說我啊後來承事如來，這一下悟道了，智慧的成就。上面醫一切衆生有形的病，下面這個醫，心病。

「了知味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離身心」。我們喫的東西這個味道，這個舌頭的味道，我們舌頭這個味道，人的習氣就在舌頭了，好喫不好喫，舌頭知道味道，當然幫忙的牙齒跟口水神經，口腔裏頭整個的，主要是舌頭，並不是其他沒關係，整個的口腔都有關係。舌頭最容易辯別這個味覺，好與不好。所以爲什麼我們喫素不能喫啊？就想喫葷呢？舌味味覺的習氣很嚴重。

所以我也經常告訴大家，我說象我不喫飯的經驗，開始不喫飯，有一段可以幾十天不喫飯，但是隻要好菜拿上來，你們來喫，這個好喫，你多喫一點。我看到他們好喫我坐在這裏，好，好。其實不是我喫啊，覺得他喫得那麼痛快，我有無比的喜歡，這一反省啊，很大的業根的習氣。雖然不是我在喫，看到他喫我就喜歡，雖然不是我在殺，看到你把它殺了，我就高興一樣道理。要知道啊，修行就在這裏啊。所以呀，習氣之難除也。

我過去喫過七年長素也過午不食，我還做事啊，很忙，但是人家不曉得我喫素，因爲不要標榜嘛，麻煩。喫素的人家請你喫飯，好好好我來，葷菜儘管夾來，放在那裏，哎呀，今天胃不大好，我還是喫點這個，一下就過去了嘛。你講我一定喫素，害得人家又炒素菜，那你不是慈悲啊，那叫做慈粑粘糊嘛，增加人家的麻煩，對不對？那麼吃了以後，可是過午不食開始很難，那個時候還年輕得很啊。我告訴他們年青人，你們身體算什麼，我說我年青啊運動一天喫八碗，半盤肉喫完了，兩個鐘頭一運動下來就餓了，真的呀，你們現喫飯那麼可憐兮兮的，真的喲，當然不能拿我現在比。開始怎麼辦呢，喫一碗，晚上，我怕不行，慢慢過幾天喫半碗；慢慢過幾天喫一兩口；然後不要吃了，喫一點花生米；最後花生米把它減了，七粒；七粒花生米以後也不吃了，就可以過午不食了，晚上沒有事了，光喝水。可是到了那個時候啊，這麼一下｛聽錄注：可能當時南師有咀嚼的動作｝，已經犯了，沒有用，還念在，念力的根在，這個念力很重了，念者也就是業，就是念力之根，念念所能忘出。

譬如我今天見到一位出家同學，現在他們跟着日本人叫斷食，實際上就是闢穀了，不喫飯。他已經兩個月不喫飯。寫日記報告回來給我批。然後他日記上說到，哎，才曉得老師平常罵我們都對，他說現在白天可以完全不喫，可以做到。夜裏做夢拼命在喫，他這個是真話啊，此念不能轉業力不能轉，你到生死來的時候一樣輪迴去也。你不要認爲表面上你的行爲呀，穿個出家在家的衣服很規矩修行，沒有用啊！第一個修行得力不得力，在睡夢中你可以測驗自己，平時很好，絕無發脾氣恨人之心，在夢裏那個咬牙切齒什麼都來了，靠不住，夢中都靠不住，那個生死來的時候更靠不住了。所以修行必須要到達醒夢一如，醒和夢倆一樣。醒夢一如有幾種解釋法，第一種解釋，做到一樣，所以儒家講不欺暗室這個道理，也就是要做到醒夢一如，這是修行算是上路了，這些經驗。

那麼這個經驗我們又講回來本經，所以在飲食的時候「了知性味。非空非有」，這個很容易體會啊，我們東西好喫不好喫只是到嘴裏啊，過了嘴裏就沒有用了。到了這一個胃裏頭啊，胃是什麼東西啊？就是那個垃圾桶，裏頭髒得很。所以你看西藥爲什麼每一個西藥藥片外面是膠囊裝了，膠囊不管這個事了，好辦了，膠囊下去再消化。過去的藥外面都是糖衣，這個舌頭到這裏，這一點喜歡甜味，到這裏頭怕辣的，一到下面鹹甜苦辣酸它統統不知道，都在這個裏頭。所以真正的味性是在舌上，所以好喫不好喫完全是一念之間，真的是一念之間。你說有許多嬌生慣養的喫偏食，我這個不能喫啊，我喫下去會嘔吐，那都是鬼話。你說有個人要殺你要槍斃你，你喫不喫？那你乖乖吃了，吃了一點都不嘔吐，嘔吐了我就槍斃你，他就不嘔吐了，一切都是唯心所造，業力，所以「了知味性，非空非有」。你說沒有啊，所以你嘴裏想喫酸梅啊，嘴裏口水就酸起來。不然你諸位想想看，下了課我請大家喫酸梅，說假話啊，馬上收回，那麼自己一想啊，這個酸味就出來，所以味性是「非空非有。即非身心」不在身體上，也不是神經反應的作用，所謂身現在就是講神經反應，心就是現在講的心理作用也不是心理作用。也離不開心理作用，也離不開生理作用，這個整個講完了，就在味覺上可以修道。

譬如我們曉得高麗就是現在韓國了，開始在唐末那位禪師叫什麼？到中國學佛法，他靠岸啊，上岸大概在浙江福建一帶，那個時候韓國高麗叫他來學禪宗，上岸以後上了船哪，夜裏走路迷路了。在山裏頭找不到一個廟子，口又幹，就坐在山裏頭，幹得不得了，口又餓又幹，東摸西摸，摸到一個罐子一樣，很高興，哎喲，有水，他拿起來喝。哎呀，喝下那一下清涼透頂，真舒服，那是甘露灌頂啊，醍醐嘗味，阿彌陀佛，菩薩保佑。過了天亮，什麼東西？這個菩薩怎麼給我這個？回頭一看，死人的骷髏。下雨下得啊，或者也許尿啊屙的，那個水都綠的，他一想我喝下去那個舒服，這一想哇就吐出來了，這一吐呀，吐了大徹大悟，他悟道了。他說何必呢，所以在這轉一下在中國轉一下回去了，這個是韓國有名佛教大禪師，創宗立派的祖師，他就是到中國來骷髏頭一喝就好了，他說一切都是它，一切唯心，唯心造嘛。夜裏覺得是甘露實際上那個骷髏裏的，這個罐子又好，又挖的這麼一個罐子又有眼啊，有這兩個眼可以倒出來喝，那個之痛快啊，那個真舒服啊。後來一想吐出來，本來口乾沒有水還吐了那麼多水出來，一切唯心。所以一切唯心，「即非身心。非離身心」，就因此悟入。

所以中國修道的人你要曉得闢穀不喫飯是一種，還有一種人修道，你們沒有見過了，喫淡齋的人，那還是真本事，喫淡齋。飯和菜都是本味，絕不準放鹽，也不準放糖，叫喫淡齋。不過菜上面要油多一點，還有喫齋的這一種人，叫做喫淡齋。當然有闢穀的，因爲他已經不要味覺了，其實啊以我曉得喫菜我也愛嘴饞的人，喫淡齋的人啊，這個人一定味覺最高明的享受。這個菜真正好喫的菜就是本味，本味的菜就是好喫，菜加了鹹甜苦辣酸看起來很華貴啊，那是不懂喫菜的人喫的，那已經沒得味了，你放在嘴裏不曉得甜的鹹的辣的麻的，好喫好喫，當然好喫，你嘴已經麻了，不曉鹹甜苦辣麻，那當然叫好喫啊。所以最好喫的是本味，無味就是淡，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

「分別味因。從是開悟」。注意這兩句話，上面注意我無始劫爲世良醫，求功德。下面悟道是分別味因，由此開悟。分別要正思維啊，正思維一切味，真正的味是什麼味啊？無味，真正的味是無味，空的，那個是基本因。鹹甜苦辣酸都是味性的變味，味性的變味才變成鹹甜苦辣酸，萬物的本味無味，無味就是淡，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就要這樣，本味是淡啊。所以他說由這個因此開悟了自性，一切起心動念七情六慾喜怒哀樂的變化都是變相，本性自相本來空寂無相，因此我開悟了。

「蒙佛如來。印我昆季」。昆季是哥哥弟弟，兄弟們，師兄弟，所以給我們起個法名。

「藥王藥上二菩薩名。今於會中。爲法王子」。所以現在在這個法會裏爲諸佛的法王之子，可以接佛之位而說法。

「因味覺明。位登菩薩」。我們因爲由發心學醫藥救世救人，因味覺而覺悟了明白了自性，所以登菩薩地，這個不是初地了，法王子。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味因爲上」。所以他提出來修這個法門，上次你們說修闢穀的斷食的就要參考這一節了；喫淡齋的，參考這一節了，還有有些同學們打坐坐到自己的內在頭頂下來甘露灌頂就要參考這一節，就有所悟之處了。

# 楞嚴經講座 四十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現在《楞嚴經》卷五，現在是第五位菩薩出來報告。「跋陀婆羅」。這位菩薩名號的意義賢護，這是其它的經典都有的，大乘經典有時候稱賢護菩薩，有時候叫賢守菩薩，保守保護同樣的意義。每一個佛菩薩的名號都有他個人歷史的意義，所謂稱爲賢護菩薩，他是一位很久遠的菩薩，《法華經》提到有一位菩薩，叫做常不輕菩薩。常不輕菩薩是賢護菩薩的同參道友，我們現在普通講師兄弟，所謂常不輕菩薩，這是佛經的名稱，他對任何一個衆生都很尊敬人家，不輕視任何一個人，不但不輕視任何一個人，不輕視任何一個衆生，那麼這個就是敬。我們中國文化的尊敬的敬，敬人，尊重別人，重視，尊重一切衆生，看人家都如父母、如師長、如長輩、如善知識。那麼跋陀婆羅菩薩呢剛好相反，非常我慢，並沒有尊重。所以他最討厭常不輕菩薩，覺得這樣好象很沒有出息，老是尊重人家自己好象沒有，所以他很輕視人，尤其是輕視常不輕菩薩等等，這種行爲，這是我慢。態度上當然也表示看不起，內心更是看不起，不尊重人不尊重法，因此他受一個果報墮落，幾百劫在地獄中，這個要注意啊，佛經所說的故事。

所以我們人與人之間，佛與衆生之間互相尊重，尊重不是光是表面的禮貌，內心上的一種尊重。不是光是表面那一套功夫，不行的。所以他因爲有我慢又驕，慢是慢、驕是驕，慢是在內心上，外表看不出，很堅固的外表不大看出來。驕是在外形都驕了，人都有我慢，就是我是了不起，怎麼想都覺得我了不起，即使自己犯了錯誤，臉也紅了，過不了三秒鐘一想還是我對，臉就發白了，你錯了，錯的都是人家，這是人天生有我慢。真達到無我慢那已經到無我境界了，成道了。當然我們做不到，但是這個道理要懂，隨時要去掉我慢心，尊重人家。

可是這位菩薩當年不是這樣，即驕更慢，我慢就是人家的意見、人家的好處，好象道理蠻對，打不進來。自己有自己的主見，當然我慢與我見都聯在一起，自己的主見很重要，所謂堅持自己的主觀成見等等都聯在一起，因此遭受這個果報，幾百劫來墮到地獄受種種的苦。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長處，道心不退，就是在地獄中啊，自己想求道修道，趨向菩提想求道大徹大悟，這個觀念這個習氣養成了，善良的習氣，道業不喪失，即使受這個果報在地獄中，可是隨時也以道業爲主，因此他在成道的時候的法號就是跋陀婆羅，就是賢護，善於保護這個善業，善於保護這個道業。這個道理呢？也就是憶念不忘，譬如我們講唸佛唸佛，是心念在唸，心念裏頭念念有佛。在什麼環境，得意的、失意的、在富貴功名、在清淨、在痛苦、在天上人間地獄此念不忘，就是憶念不失，所以唸佛要念到這個樣子，他能夠守護這個善業。所以再出來，當然自己受了那麼大的痛苦，痛苦就是很好的教育，所謂刺激人家曉得反省，順利的環境人不會反省，所以在富貴中發心在優越的環境中發心是很難的，所以佛說要以苦爲師。人遭遇一點挫折，身體也多病一點他道心反是堅固，身體健康一切順利，你叫他追求真理學佛修道，那不幹，沒有時間，那個有什麼意思啊，你說學佛身體好，我不要學身體就很好了，我慢就很高了。所以以苦爲師以病爲藥，有一點痛苦有一點身體不舒服啊，反是對治這個心地最好的藥物，太順利了除非是大丈夫。因此他受了這樣大的苦，所以發心再來，才覺得常不輕菩薩這個行願是對的。菩薩的行願就要常不輕，不輕視任何人，不要看不起別人，都是尊重人。因此這一生證道登菩薩之位。

「並其同伴。十六開士」。這個數字注意，那麼他這一生在菩薩道中有最好的道友同參道友。基督教叫教友，一貫道叫什麼？道親，取個名字吧，各有名的名字，那麼佛家叢林下叫師兄弟，各有各的名稱，其實都是一樣，各人畫一個花樣我和你倆個不同，這個就是我慢，這是我慢，因爲我表示跟你倆不同，真的呀，要這樣修行，反省這個道理，才懂得什麼叫我慢，很難瞭解自己的我慢。所以他與他的同伴同參道友十六位，「開士」我們已經講過的，再講一道，中國的翻譯大士開士就是菩薩。菩薩兩個字是菩提薩多，翻成中文的意義就是大士就是開士。那麼這十六位，二八十六，半斤八兩剛剛相等，十六開士，十六是滿數。同他的同伴們十六個大菩薩起來報告，當然這個報告發言人只有一位，就是賢護菩薩代表十六位菩薩同樣修一個法門而成道的，所以他起來報告。

「即從座起」。自然輪到他了。

「頂禮佛足。而白佛言」。起來先向佛行禮，然後報告。

「我等先於威音王佛。聞法出家」。他說我們最先最初從什麼時候呢？從威音王佛，威音王佛這位佛就是這個世界我們這個娑婆世界這個劫數裏頭第一位佛，威音王以前沒有佛，爲什麼？一切衆生都是佛。威音王以後纔有第一佛，佛是怎麼來的？衆生來的，沒有衆生也沒有佛。換句話，善人怎麼來的？沒有惡人就顯不出善人了，沒有壞顯不出好人，所以最好社會上也沒有好人也沒有壞人，那就是佛境界。威音王佛是第一佛，所以禪宗經常用你要成佛要悟到什麼？威音王的那畔，就是威音王的那一邊，你看看是什麼？無佛無衆生，自性本自清淨，不生不滅，那是威音王那一邊的事。拿我們現在新的時代哲學的觀念，就是形而上道的最初最初，最初的那個前面是什麼？最初就沒有前面，最初就是前面，最初的前面就是空，自性清淨。所以他的學佛修道歷史悠久，他說我們十六個人，最初的時候在威音王那個時代，已經聞法，知道了佛法學佛法，因此出家了。這個出家呢？

「於浴僧時」。叢林下出家人洗澡，在我們此地洗澡沒有關係啊，水多，海島邊上，科學發達了，自來水場方便，一天洗一百次也沒有關係。到了有些地方，象大陸有些沙漠地帶，你洗澡？這麼一杯水價值一千塊還不止啊，兩千塊錢買一杯水，這一杯水你喝一口我喝一口，滴出來一點還要拿舌頭舔，那痛苦得很，沒有水的地方非常痛苦。所以古代叢林下有些制度沒有水的地方有規定，因爲僧衆出家人就是僧伽，僧團，團體的生活沒有辦法象個人那麼自由，洗澡啊、起居飲食洗澡做飯都有規定的時間。所以規定「浴僧時」那一天，大家洗澡的時候。

「隨例入室」。注意這個隨例，跟着大家照規矩來，一個一個輪流進到洗澡間。

「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宿習無忘。乃至今時。從佛出家。令得無學。彼佛名我。跋陀婆羅。妙觸宣明。成佛子住」。他說我們進去洗澡的時候，有個修行的法門叫做修水觀，修水觀的一種。修水觀有好多種法門，修行的方法很多，修水觀。那麼先我們看這位賢護菩薩自己的報告，他說大家洗澡的時候把水弄到身上去，洗的時候悟到了「水因」，這個水本身的原因同自己洗澡的關係。「即不洗塵」，我們覺得身上很髒啊，拿水來把它洗下去，究竟有沒有洗下去我們想想看。假使說我們真把身體乾淨了，怎麼又髒起來呢？不洗的時候又怎麼又髒呢？這是第一個道理。

第二個道理，這個水，洗身上髒的地方，把髒的都洗到水裏去了，你說這個水會不會變成髒水啊？不會，髒水是攪動的，靜態的時候你最髒的東西下水啊，水不容納這個髒的東西，它不給你浮起來就給你沉下去了，它本身永遠是清淨的，水是這樣。我們看到的濁水啊，是受某一種攪亂，某一種力量把水的清淨之性遮住了，水性的本身它永遠是清淨的。所以他悟到這個水因既不洗塵，洗了什麼？它沒有洗啊，洗了等於不洗。你說他不洗啊？它的確把你洗乾淨了。

「亦不洗體」，我們這個身體說洗了很乾淨，剛剛洗了乾淨，動一下出汗又髒了，它並沒有洗了乾淨，你的髒的也沒有洗跑，反正髒人永遠是髒人，乾淨的東西水性永遠是清淨。

「中間安然」不垢不淨，水性，你說水性它有髒嗎？洗下來變髒了？水性本身是清淨的。你說是清淨嗎？它洗髒的東西真洗下來統統是黑的，是它在過一陣寧靜下來一澄清啊，那個黑的又下去了，又澄清下去了，它永遠還是清淨的，所以它中間安然。

「得無所有」，自己一邊洗澡，所謂參究，修道做功夫怎麼叫做參悟正思維？一天到晚做人做事說話言語行動任何隨時隨地都在觀察自己，觀察物理，物的道理東西的道理，觀察自己的心裏，觀察人事一切的道理。所謂正觀察，做正觀，由觀也可以得止，那個得的止得定就是大定，所以修行人是隨時反省自己觀察自己。不象我們這樣上殿了，或者到廟子上去修行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大叫幾陣，回來出了廟門啊，先打一架再說，或者先吵架先罵人再講，這一點影子都沒有，修行人隨時在觀察，所以他在洗澡之間也在參悟這個道理，因此悟到了、得到了這個道理。得到什麼？自性清淨本來空，得無所有，所謂道---自心，身心內外一樣，本來清淨的，一切的動相也就是第二卷裏頭驕陳如報告的一切的現象，一切乾淨的、髒的都是客塵煩惱，不是修的。自己心性的道體啊是寂然不動的，本來就清淨，所以因此悟道了，得到一個境界無所有，本來空的，你有個境界有個清淨已經不對了，已經被清淨染污了，清淨也空，髒的固然空，清淨也空。

因此啊，那麼這樣悟道了很好啊，哎習氣難除啊，我慢之心還是很大。所以中間有墮落啊有許多原因。但是因這個水性的悟道得無所有啊，道業的堅固，這個所悟道的境界「宿習」多生累世在輪迴的這個生命，受地獄受種種痛苦的報應，可是這一念的心念的習氣，宿生的過去生所帶來的這個修道的習氣始終沒有掉過、沒有忘記。所以有些多人生來從嬰兒乃至到孩子就有向上修道啊，追求這個道心的念頭這個宿習難忘啊，這個宿習難忘，這個就是定力，這就是定力的一種。不要認爲打起坐來什麼不知道那個叫定，那錯了，這就是定力，宿習難忘，所以有些人記憶力強，什麼東西特別好，也就是他的宿習難忘。所以這個「宿習無忘」，他永遠沒有忘記自性本來清淨這個境界。

那麼你說得到這樣就成功了，還沒有，還要進修的，雖然認識了本來清淨，還在進修，悟後起修。他報告自己的心得當時是這樣來的，所以這一生再出來，多生累世經過種種的痛苦啊，他的宿習沒有忘記，所以這一生跟佛再出家了，成爲出家菩薩。「令得無學」，「令得「這兩個字就是靠釋迦牟尼佛種種的教導，佛你使我達到無學位。威音佛當時給他起的本名，「彼佛名我。跋陀婆羅」，等於一個父母、先輩給人起一個名字，瞭解他的個性，尤其佛給人家起的名字，將來的果報將來的修持境界，預先都知道了，所以給他起的賢護，善於保護自己，這一個道業。下面就是八個重要的字，實際上只有一句話。

「妙觸宣明，成佛子住」。觸是十住裏頭算是菩薩，不是大菩薩那個位置。什麼叫妙觸呢？就是感受，比較這種感受了，我們洗了澡覺得舒服，色聲香別味觸，觸就是互相接觸。觸就是在感受中間可以悟道，那麼利用感受悟道啊很多的方法，那太多了，不過賢護菩薩提出來的洗澡的時候的感受，其實穿衣服也有感受。假使我們爬到那個屋頂上、高山上，風大大的吹來，好舒服啊，啊這個風好涼快，也是觸這也是感觸。觸的作用很大，譬如我們手摸到自己手或者摸到人家身體發燙冷，也是觸。他用這個妙觸法門，以水觀洗澡的時候而悟道的。所以因此啊，大家多去洗洗澡，回去就洗，洗了以後算不定變成賢護菩薩的第十七位菩薩，還有十六位。他說因爲他的悟道，換句話是從體能，身體的感受上而悟進去。「妙觸宣明」這是妙觸是從享受的方面，洗澡很享受啊很好。不過也有人怕洗澡，覺得洗澡是很痛苦的，也有的，個人業報不同。因此由這個感受上而悟道，所以成爲佛子住。佛的弟子，得法的弟子，菩薩境界。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爲上」。現在要我們報告修行的經驗，以我們這一組十六個菩薩這個小組的經驗，勸大家修行，從身觸，身體的感觸方面去修很容易悟道。感觸方面很多了，譬如我們這個手，假使走路或者事情很忙一下給一個東西刮破了，自己要注意前面的事很忙，不曉得痛呀，絕不曉得喲，等到自己一看到，喲，流血了，就痛了。這是觸受的問題，這個觸陰自性本空，所以你的感受，假使真把自己的觸陰拿掉，感受拿掉就可以忘身了，這個身體的感受會忘了，忘了身了可以修道了，這個觸同受啊是我們最痛苦的，大家之所以打坐修行不能成道就是受與觸。受：感受，有幾種呢，苦受、樂受、舍受，舍就是不苦不樂，前三種偏重於生理方面，憂受、喜受偏重於心理方面。實際上是五受。如果觸與受兩個配起來呀，有三受的重要，痛苦、快樂快感與痛苦的感受。

象我們衣服穿得剛好，坐在第二排中間的人，冷氣也蠻涼快，因爲後邊有人擋住了，冷氣給他受了，你受得很舒服，坐在中間啊，中間人是舍受，邊上人吹到冷氣難過是苦受，坐在差不多中間的人啊，左右還有人圍着，暖和呢，蠻舒服就是樂受。這個受中間如果把受陰能夠空得掉，那麼硬是空它空不掉，注意喲，要正思維，參，觀。受陰能夠空掉，你腿坐在那裏也不麻了，身上什麼氣脈動啊，這裏跑啊，那裏脹啊都沒有了。你覺得氣在裏頭這裏動啊那裏脹啊，我這個時候很舒服，妙啊，妙啊，佛法果然不可思議，妙不可思議，妙呀，你通通在那裏打妄想，跟着受陰在走，感覺跟着受陰在跑，那麼你心意識呢，都在假想、妄念中，你才知道了，有這一知就是妄念來。所以這幾位賢護菩薩他們報告的由感受方面悟道爲上，最好的辦法。

這個法門最難修的，觸陰的法門，以觸法來修，用生理的感觸修。譬如大家修道的家修密宗的講氣脈這個完全是觸受的法門，你沒有觸受怎麼知道氣脈呢？既然知道我氣怎麼樣脈動怎麼樣，這完全在觸受的境界。所以我常常問有些修道的人，任督二脈通了，河車在轉啊，後面轉到前面。我說你們轉到幾時爲止呢？那個衛星在太空還轉轉轉到一定時間還要掉下來呢，你們準備轉到什麼時間爲止？以爲轉動就是道啊，那不是啊。那是最初步啊，怎麼樣纔不應該轉了，而且轉到什麼程度爲止，轉太多了轉暈了怎麼辦？轉昏了怎麼辦？所以氣脈不是上道，但是那個基礎的，不是最高無上的，這屬於觸陰，這是第一道理。

第二他這裏重點不講水啊，他的重點是報告觸陰啊，上一次我們講的藥師佛的法門嘗百草，那是味因啊，並不是說靠草來修道啊，靠藥來修道啊，那是另外一件事啊。現在這位菩薩賢護菩薩報告的是用觸，我們看啊，色聲香味觸，第五位，是講生理感受，不過呢？他提到他在感受上悟道啊，因爲洗澡而悟道，重點不在講洗澡上，你不洗澡不行啊？也許有人打你一耳光悟了的也很多啊，那也是觸陰啊。

譬如我們都曉得俱胝一指禪，這也是觸陰啊，這個觸陰很大了。禪宗的祖師，俱胝和尚，俱胝是個廟的名字，這位大禪師悟道了就住在俱胝這個廟上，人家來問他什麼是佛？要傳佛法，他說是這個，手一指，別人就悟道了。當然不是個個悟了，有些不悟也假裝悟了，噢，師父我也悟了，磕個頭就走了。一指禪，所以俱胝一指禪人家問他什麼是佛什麼是道？他手一指，這個，指頭一拿，他就懂了。他那個小徒弟有個小和尚跟他很多年了，看到師父啊，這個悟了那個悟了，那麼容易，這個這個，他看得太慣了。有一天師父不在，有個人問道，說師父不在。糟糕，我路很遠趕來呀，就是求道。他說那我也會呀。那位說小師父那會更好，怎麼樣是道？這個。那個人還真悟了。所以他師父回來這個小和尚很高興就告訴師父，師父我也會呀。你也會什麼？今天有人來問道，我說這個，他悟了。師父不說話進去了，進到房間出來兩個手放在後面，你剛纔說什麼？他說你沒有聽見啊，剛纔有個人來問道，我說我也會啊。他說你怎麼樣答覆人家，他就把指頭學師父那個樣子，這個，這樣一拿。師父在後面一把快刀抽出來，他指頭一拿起咚就把它斬斷了，斬斷了那個血冒出來多痛啊，他說哎喲，悟道了。那當然很痛啊，那是觸陰啊。那個手法是武林高手的手法，那個刀快刀，那是最高的快刀，他指頭說這個，咚指頭就把它切斷了，那當然裏頭噴出來就是血啊，那痛極了，拼命叫一聲哎呀，這一下悟道了，這就是「觸因」爲上，練不得的，練了要去一個指頭，這也是觸因爲上。

所以水觀的修法呢，那就很多了。水觀的修法，我一生強調出家同學修白骨觀，白骨觀修到某一步修四大轉變的時候，修火大觀，水大觀，水大觀硬把一身就化成是水。那麼最好水觀的修法，告訴諸位的經驗，古人悟道的人禪師們找個廟子茅蓬啊，有山有水的地方，所以水邊林下，最好修道的地方。要修觀音法門啊，找到松林中一住，晚上那個松風颯颯，那個聲音更清雅。松樹啊，竹林裏頭啊，那個聲音是很清雅的，尤其是松樹那個風來，松針發的聲音特別不同，大家大概沒有這個經驗，很少到山林裏享受過，那個松風是清雅。所以水邊林下是最好修道的地方，一方面環境影響你心清淨，二方面在水邊做水觀那就是在水邊打坐了，就是眼睛半開半閉。坐在海邊就不同了，那個修法也不同，也是水啊，那是浪潮，那最好修觀音法門。

所謂水邊林下修水觀都是平靜的水面。譬如杭州的西湖啊，江蘇的太湖啊，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向誰說。那個境界，晚上那麼大的湖，一望無際的，湖裏頭又有小島，那個月亮出來，那個湖水是銀光灑灑那個樣子，這一定一坐下去，半開半閉，這個身體立刻忘掉了。不曉得我是水水是我？豈止水天一色，水我一如，水跟我一樣，水就是我我就是水，所以水觀修成了的人，得了這個定，當然我不行啊，你把我丟在水裏我就淹死了。水觀修成了的人，入水就不入，那可以在海底走，就走過去，因爲水跟我水我就一如了。

也有人做水觀，大海上自己做水觀，本身就化成水。這個故事象我們在《神尼傳》裏頭可以找到。《神尼傳》就是南北朝時候我們有一位比丘尼祖師，就是尼姑祖師了，她是修水觀的。修成了，關到禪房在打坐啊，徒弟來叫她喫飯，入定了，一看沒有師父了，只看到房間一堂清水。徒弟說師父到哪裏去了？這個房間怎麼都是水？小孩子越看越奇怪，這個小尼姑就撿一塊小石頭丟進去，咚，這個水還咚有聲音的，是水嘛，真的是水。師父出定了，心口痛，奇怪，出定以後心口就痛了。所謂出定就不做水觀了，迴轉來了，心口痛自己找不出原因，這就是所謂禪病，總有個原因，身體上痛苦快樂發生總有個原因，她就找，找不出來。後來叫這個徒弟，她說剛纔我在房間打坐你們誰進來，大家有什麼事？這個徒弟說師父我來找你喫飯，沒有看到你。她說那你看到什麼？我看到都是水啊。那你做什麼？她說我丟一塊小石子進去玩玩。他說這樣，她說好了，她說我馬上再去入定，就告訴了這個徒弟，等到你看到沒有我都是水的時候，你趕快把這個石頭拿掉，把石頭拿了就不痛。那麼這樣的在我們中國的祖師修行的傳記裏有這些事情，《神尼傳》裏頭也有，那麼這一種修水觀到家沒有？沒有，剛剛開步，修成了水觀，還沒有到家，沒有修到水性空，這要修到水性空那纔行，那麼一步一步。

所以修水觀的修法有各種各樣，海邊的修法，乃至說譬如我們修密宗的，經常要供水，供一杯淨水。大家都曉得修密法老實講只曉得供，這是供養佛的，這是給佛洗臉的，這是給佛喝的，這是給佛洗腳的，有時候供一千杯水啊，其實是個水觀的修法，這個中間密宗之密，大家不知道了，只曉得供水啊，供燈，那是修水觀的方法之一種。以講修行的方法八萬四千，太多了太多了。

因此我們學佛的人說天天念「無量法門誓願學」，無量啊，多得不曉得多少法門。結果自己什麼都不懂，然後就學佛啊，抓到一個東西一個法門啊，然後我的對其他的都是外道，就變成常輕輕菩薩，不是常不輕，就是我慢，輕視其他，那就遭了，那會墮落的。那麼這一個，我們現在報告了這位菩薩。

這位菩薩是迦葉尊者來了，迦葉尊者。佛的弟子所謂迦葉好幾位，有三迦葉，大概提到摩訶迦葉那就不同了，就是大迦葉，就是後來所謂禪宗的初祖。除了佛以外，拈花微笑，就是他，他這一笑笑遭了，是禪宗的初祖。

「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是個前言序文，摩訶迦葉就是大迦葉，迦葉尊者。其實迦葉尊者跟佛出家也是最早，歷史最悠久，他最後得法也是很早。拈花微笑，傳禪宗的心法，在佛的晚年。這位尊者到現在還沒有涅磐，佛吩咐四個大弟子，留形住世，不死，留這個肉體形體住在這個世界上，一個是佛的兒子羅候羅佛的公子，一個是君荼鉢嘆，一個是迦葉尊者，一個是賓頭盧（常常受供，應供）。這四位佛的弟子們，佛命令他們不準涅磐，不準死，留形住世的，除非等到這個劫數完了。迦葉尊者幾時涅磐，現在拿着佛的袈裟、喫飯的碗衣鉢在雲南的雞足山入定，等彌勒菩薩下生，把釋迦牟尼佛的衣鉢交給他，然後自己再涅磐。所以迦葉尊者在佛教弟子裏頭他的地位之重要，任務之大，因爲他跟佛出家也是最早。依記載，可以說佛剛剛出家的時候，他奉命派出來在旁邊跟着的，他也算另外一位，是那麼早的一位。那麼這個中間呢，在我們佛經上佛學的記載有出入，不過他最早。

他有一個名稱呢，就是叫做金色頭陀。他的夫人他的太太也出家了，就是這裏所講紫金光金色比丘尼。那麼他們兩位怎麼叫金色呢？因爲他們倆位都是印度人，大概棕色人種，黃色帶一點黑。所以修成功了，這個人面孔身體皮膚都發亮，所以稱紫金光色。假使我們黃種人啊，臉上又黑，黑得又發亮，一看這個人有問題，不曉得肝病啊， 黃膽病。糉色人種呢，那紫金光色就很漂亮，非常漂亮，就是黑裏頭透亮。那麼他們伉儷兩位他們夫妻兩個人多生累世這個因緣，是打銀的，所以呀有一個佛涅磐的時候，他供養了銀子金子造這個塔，藏佛的舍利，不是釋迦牟尼佛，因此兩個人所得的果報生生世世紫金光色。紫金光色漂亮的身體，很美，並不是很醜。不是我們廟子裏塑的迦葉尊者是個老和尚，額頭還爬上三條火車道，好象很老了，塑成這樣。

據說這裏頭有個笑話，你看《西遊記》啊，就把它變成笑話，迦葉尊者是老和尚，額頭啊，還三條紋路，很老，站在那裏，這個樣子。阿難尊者（佛的前面兩位大弟子）非常漂亮，又年輕又漂亮，這兩個對照，一個是老和尚。本來迦葉尊者也很漂亮，就是孫悟空跟師父到西天取經的時候，釋迦牟尼佛告訴孫悟空說好了，他們修行圓滿了，你帶他們到書庫裏去拿經吧。那麼迦葉尊者說：世尊，佛啊，哪一種經？最好的經給他了，佛就隨便講了一句最好的經給他。所以迦葉尊者到了那裏，到了書庫門口，迦葉尊者說拿來，要孫悟空師父他們拿來。孫悟空說拿什麼來？紅包啊，開門要紅包啊。孫悟空氣得，呵，世界上到處要錢，西方你這個地方佛國還是要錢，拿金箍棒把他打出去，這個師父唐僧說不可以亂來，他說我們沒有錢啊，一路過來什麼都光了，妖魔鬼怪。那不行，你還有衣服，去當去。所以迦葉尊者把最後一件袈裟叫猴子去拿去當典裏當了，當了一點錢送了紅包，纔給他開門。這個故事《西遊記》上說有道理的，所以要打開修道之門，要有護法之財呀。你喫飯要修道也要錢啊，你沒有飯喫你怎麼進得去啊？飯都沒有喫嘛，所以這個法才侶地都很重要。可是這一進去了以後啊，書庫打開啊，迦葉尊者。這是《西遊記》，我們現在講小說啊，不是講《楞嚴經》啊。迦葉尊者就把最好的經典交給他了，可是孫悟空啊一肚子氣。經典捆好到了山門外，孫悟空總在嘀咕，他說師父啊，我看這個老和尚靠不住啊，這個地方都還要錢，很怪喲，不相信，把書打開看看。這個師父唐僧總是好人啊，哎呀，猴子啊你就是猴子，到這裏已經成了佛，還是猴子，懷疑人家幹什麼？佛國的地方哪裏有壞人呢？猴子說他剛纔還要紅包啊，我不大相信。那個師父犟不過徒弟，好吧好吧，你打開看。一打開呀，猴子說說你不聽我的吧，果然是壞人，這個經典上都是白紙，一個字都沒有。孫悟空就大吵大鬧，要找迦葉尊者老和尚來打架。這一鬧啊，佛在裏頭聽到了，把它叫去了，什麼事啊？他說告狀了，你這位老師兄帶我們進去，又要紅包又要什麼，結果拿給我們的經典還是假的。佛說怎麼是假的呢？你看嘛，他拿的經典一個字都沒有，印刷廠都是白紙裝釘，假鈔票一樣的，這個怎麼行呢？佛就笑了把迦葉尊者叫來。叫來呀，猴子在佛前面不好發脾氣，就對着他羞羞羞，這一羞是不是迦葉尊者給他羞的呀，就是額頭羞出紋路來了。那麼羞了以後，佛說我叫你好好招呼他。他說你老人家叫我把最好的經拿給他。佛說錯了，上品經啊，東土的人智慧不夠，一字都沒有的經看不懂啊，你還是拿差一點的有字的經給他吧。所以真正的佛經一個字都沒有，我們講話都多餘的，道，本來大家都在道中，無字的。這是把這個小說故事插進來，說明迦葉尊者，講一個笑話開開心的啊。

這是《西遊記》亂寫，把他寫成這樣，也很有意思。《西遊記》並不是輕視迦葉尊者，也不是污辱，它代表了一個最高深的意義，就是法才之難。修法得了方法，修道一個方法求到了，你適合哪一種方法，得了一個準確的修法就是法才，學法之才，不是發財那個財。法才之難，並不是說真的要紅包，入門要法才，那麼修道所以要法才侶地，好的同參道友，好的善知識照應，好的環境才能成就，就是這個道理。

此外我們根據佛經，迦葉尊者同他夫人出家，他們結了婚的，倆個人都童真入道啊。沒有夫妻的關係，他們結婚以後，兩個人都是首富，印度的首富，最有錢。釋迦牟尼佛唯一穿的現在要傳下來給彌勒佛那一件袈裟----金縷衣，那一件金縷的袈裟。我們這個是棉紗尼龍做的，它每一條線是黃金金絲構成的一件袈裟---金縷衣。所以是迦葉尊者自己家裏傳家之寶，他家裏財富是很大，這一件衣服，他財富佈施完了，印度的首富。他的夫人金色比丘尼家裏也是首富。所以佛穿這一件袈裟，是迦葉尊者供養的，佛最重視就是這一件袈裟 ，現在叫迦葉尊者保護這件衣服給彌勒佛的也是這件袈裟。

那麼他們倆位呢，都年輕發心修道，奉兩家父母之命結婚---不得已。結婚以後進了洞房，兩夫妻約好，中間有個圓柱隔着的，他在這邊睡，她在這邊睡，十二年夫妻手都沒有碰過。所以經典上講有一天夜裏太太睡在牀上，睡相不大好，手都掛着垂下來了。所以玉皇大帝測驗了一下他們倆個人道心堅固不堅固，太太手掛下來，玉皇大帝拿指頭一劃搖身一變就成一條毒蛇來咬他太太的手。迦葉尊者在那裏打坐，一打坐看到毒蛇怎麼跑到房間咬太太的手，趕緊過去把毒蛇打跑啊，把太太的手啊拿到牀上去放好，這一拿太太醒了，說你怎麼碰了我的手？犯戒。那麼迦葉尊者說對不起，我絕沒有犯戒，他說剛纔啊因爲有一條毒蛇來咬你啊，所以我把你手放回去。那麼就所謂玉皇大帝帝釋天子，印度稱爲帝釋天，我們中國人叫玉皇大帝化身這個毒蛇來測驗他。所以他們夫婦兩位都是從佛出家的，他的果報他的道心有那麼高。

所以佛到涅磐的時候，最後所有弟子到了，他在山裏頭閉關打坐，最後遲到，趕不上了。佛涅磐以後肉體進入了銅棺了，迦葉尊者最後趕到，沒有看到佛的涅磐，很難過，跪下來在哭啊，佛特別把這個腳從銅棺材裏頭伸出來給他看一看。我們現在罵人棺材裏伸手死要錢，佛不是啊，棺材裏伸腳，還是銅棺材，這個福德圓滿。暫時，當然佛在棺材裏把這個腳銅棺伸出來又縮回去了，棺材還是棺材，腳還是沒有。這些我們瞭解它這個故事說迦葉尊者在佛教在佛法裏頭地位之高，對於佛法的心印，正統的佛法傳授之高，那是很嚴重的。

那麼前幾十年我們有一本書，好象中國有翻譯，不過我認爲還是待考。迦葉尊者在雞足山閉關，很多人到雲南雞足山都想見到迦葉尊者。雲南雞足山迦葉尊者閉關的那個巖，也是壁立萬丈，幾十丈高，仰頭看就是一塊岩石，什麼都沒有。不過山上有海，叫洱海，有湖，那不個叫湖，叫海，山上有海叫洱海。敲木魚打引馨，我們虛雲老和尚爲了要見迦葉尊者，在這個巖下面住房茅蓬三年，據老和尚說常常聽到晚上夜裏半夜，巖裏頭的木魚引馨的聲音。

那麼有一本書，現在不曉得還有沒有印，一位英國人到雲南找迦葉證實，那大概特別有緣，就看到一個老人家，突然看到這個岩石，打開了他說這裏有門嘛，就進去了。進去，一個老人家年紀很大，跟他談，大概都會講英文了，那麼談了以後啊，講了很多。然後這個英國人要告辭了，就問他，他說老先生你叫什麼名字啊?他說你不要問，你到緬甸就知道了。這個英國人心裏要到緬甸去，他沒有講啊。可是這位老先生就講你到緬甸去就知道。後來這位英國人到了緬甸忽然要出家了，一出家了，拜大經壇的時候想起來了，噢，這就是迦葉尊者。據說如此，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那麼待考，可是已經有一部書出來的，迦葉尊者的故事很多。

當然你說這些留形住世的佛的大弟子們，這四位都是出家的大菩薩。尤其是賓頭盧尊者，所以在大陸上在浙江寧波，定海，普陀山哪，經常打千僧齋的時候，常常發現會來的喲，做千僧齋的時候。過去有千僧齋，請一千個和尚喫飯，那一來了以後你不曉得哪個是啊，他算不定來了色相很莊嚴一個和尚，算不定是個叫花子，算不定來個和尚又生瘡又生膿，香港腳啊、瘌痢頭又臭又髒，等他走後你曉得這是他的化身，是他變化，不是化身，不是另外的身體就是他本人，他來的時候就是不給你知道，除非非常有緣。同樣的，迦葉尊者也經常遊行人間，所以你們諸位好好的恭敬出家法師們，不曉得他們哪一位是化身的，我也不知道，你們諸位也不知道，所以要常不輕菩薩就對了。

那麼現在我們把這位菩薩尊者的這些歷史故事大概報告一點，而且最重要知道他是禪宗「釋迦拈花，迦葉微笑」就是他，禪宗的初祖。那麼他的修行啊，可以夫婦雙修，但是他們沒有夫婦關係，有夫婦之名無夫婦之實，同參道友。在我們中國歷史上叫做「劉樊合籍 葛鮑雙修」。就是這個道理，就是夫婦出家的。他們夫婦屬於一組，所以迦葉尊者同紫金色比丘尼起來報告。

「我於往劫。於此界中」。先報告這個歷史經過，重點在這裏。迦葉尊者報告，他說我在過去劫數裏，哪一劫？沒有明確的數字了，這個劫數的時間太悠久太遠。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我們這一次啊，我們這一次的大劫叫賢聖劫，賢聖劫有千佛出世，釋迦牟尼佛還是第四位，後面還多呢，所以諸位不要忙，慢慢等着，後面還有九幾百多個佛，賢聖就是聖賢之劫有千佛出世。迦葉尊者報告的不是賢聖劫，往劫裏頭，過去劫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佛出世的，這個佛名叫做日月燈佛，代表光明。所以迦葉尊者，注意喲，剛纔忘記了報告，這是祕密，這是真的密宗，他夫婦兩人生生世世一身所得的果報，都有光明，身體是發亮的，因此迦葉尊者也叫飲光尊者，這個都是修持法門的最高的祕密道理在內，也叫飲光尊者。所以他碰到佛同光明絕對的關係，同智慧光明，同光明的關係。

「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我得親近」。他說那個佛出世，佛的名號叫日月燈。日月燈光明，我們親近這個佛，開始發心。

「聞法修學」。聽了佛法照着修，他修的法門，什麼法門在這裏沒有講。當時他跟日月燈佛聞法修學，究竟什麼法門，他不會只修一個的，每位尊者每位菩薩都不是一個法門，現在他所報告的代表一個主要法門報告。

「佛滅度後」。等到日月份燈佛涅磐以後呢，

「供養舍利」。他們大家弟子們供養佛的舍利，修舍利塔，那麼他就發心修這個舍利，用黃金。

「燃燈續明」。不但修了佛塔，永遠是燃燈供佛，燃燈是代表心燈不絕，我們這個心燈不絕，光光相續，永垂千古，是這個道理。所以佛前面燃這個琉璃燈，「燃燈續明」就是承前啓後，使這個佛教的文化智慧的光明，永遠是承先啓後，續明連續不斷的。那麼他們夫婦啊，

「以紫光金」，以紫金光就是上等的黃金，就是赤金，我們銀店銀樓叫赤金。

「塗佛形像」。就塑這個佛像，我們現在全世界的習慣佛像外面都塗金、擦金粉，就是這個道理。

「自爾已來」。因爲這個功德的關係。

「世世生生」。世世生生他是全身自然，這就是報得，果報得來的，功德果報，這叫報得，不是修得。生生世世報應有這個好的果報。

身常圓滿。紫金光聚」。所以我們假使生來一生身體不健康，或者身體有缺陷，也是報得，前生做了壞事的這一生的果報，就是這樣。一切，我們這個身體啊就是業報之身，業報之身。所以他說迦葉尊者這個身體啊，因爲這功德生生世世都是金色紫金光身，那麼他當時給佛報告的時候，同時我們看到這個文字就瞭解，手一指：

「此紫金光比丘尼者」。這一位出家的尼姑就是他的夫人，就是他的太太，那等於師兄弟了，沒有夫婦關係。他說這一位紫金光的比丘尼，這位尼姑法師「即我眷屬」。在往劫裏頭就是我的眷屬，就是我的太太，相關的人。

「同時發心」。我們夫婦當時同時發心供養佛，同時發心給佛修這個舍利塔，同時發心燃燈供養，注意喲修舍利塔，以金色最名貴的最寶貴的金來塗佛像，供養舍利。好幾種啊，修舍利塔，供養舍利，燃燈續明，所以迦葉尊者的修行的功德之大，所以這一生有這樣大的成就啊。小乘聲聞衆，是大阿羅漢的領袖，修頭陀行，佛的弟子裏頭修頭陀行是第一。所謂十二頭陀行，十二種出家的修行的生活的方式，都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譬如日中一食，每天中午只吃一餐；不住廟子；頭陀不住安逸的地方；晝夜都是長坐不臥，都在打坐；穿糞掃衣，什麼叫糞掃衣？垃圾堆裏收走的破衣服，乃至女性啊男性啊，那些最髒的布，撿出來破布洗了一塊一塊兜攏來縫起來叫百納衣，叫糞掃衣，廁所裏垃圾堆裏那些破布撿出來的。你看有一個道理啊，他是最有錢的人家，生生世世，首富人家，財富不曉得多大，富可敵國。而出家以後走的路子，修的是最苦的生活，才能成道。他修頭陀行是第一的，這一點要特別注意他，他絕不走享受的路子。那麼這個他報告了，這一點我們報告他的歷史經過特別注意他，修種種功德，難行苦行他都做到，所以他能成爲禪宗第一位的祖師，那麼在佛弟子裏聲聞衆頭陀行第一位。所以中國禪宗的禪師啊，都是修頭陀行，傳統是這樣來的，所以到元朝以後規定啊，禪師是穿灰色的衣服，講經法師們才穿紅色黃色的衣服，不同。給人家送死人啊，念念經啊，那個法師穿月白色的衣服，元朝和明朝都有規定的，有五色的衣服，有這個道理。那麼現在他報告修法了。

「我觀世間」。注意了，他現在的報告，我觀察，就是正思維啊，沒有一個法門修行不是正思維啊，不用智慧頭腦去正思維它，光是南無南無在那裏傻傻的，那是修傻瓜不是修佛法，佛法是智慧之學，千萬要注意，不要搞錯了。即使你學會一個咒子，學會一個觀想，你觀想得起來嗎？現在叫大家觀想一下看？你觀想白衣觀世音就站在我的頭頂上，行不行？你怎麼行？你想死也想不起來，除非想得頭痛神經了，怎麼觀想得起來！你要念佛，我就觀想阿彌陀佛就在我的前面，這樣做不到，做不到不叫做唸佛，念中就無佛。所以十六觀中，唸佛就是心中就有佛有這個佛像，佛像是影子啊，假的，畫的，塑的，你想出來能夠停留住差不多了，所以唸佛法門差不多了。不是那個幹叫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到了上氧氣的時候阿不出來了，下面彌陀也沒有了。如果你念修成功了，上氧氣沒有關係啊，命終之時更清淨，那也用不着上氧氣走路啊，安然而去，那必定往生。所以呀，這個話說回來，重要的觀行，觀：正思維，正思維觀行。密宗的觀想呢？也要正思維，想象力高還要正思維，這就是觀想。

他說我觀察世間「六塵變壞」。六塵：色物理世界，聲、香、味、觸、法，法就是意識的思想，沒有一個是永恆存在的，隨時變去了，隨時都毀滅了。所謂世間上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樣東西是永遠不變的，不可能的，隨時在變去，每一秒都變，變呢，變了就沒有了，沒有中間變出有來，有的世界又變到沒有，又回到沒有。這個六塵都在變化，都在毀壞，一切靠不住，空的。一生下來那麼年輕，慢慢老去了，什麼都沒有，牙齒掉了，什麼都不屬於我的，這個空向人間走一遭啊，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就是那麼變壞的。那麼世間一切變壞本來空嘛，何必修一個空呢。

「惟以空寂」。他說我知道一切皆空，就是空的。你們大概也看過《濟公傳》，那個是小說不是真的，《濟公傳》那個小說裏寫的，天也空地也空，你也空我也空，最後什麼？生生死死在夢中。小的時候我背得來，現在背不來了，看小說的時候背得來，就是空。他是修空法，這是觀心啊，觀自己心心念念，念念皆空，外境也空，內在思想也空。譬如我講話講過了這一句話就沒有了，變壞了，空。諸位的聽話，聽到了知道了沒有了，馬上過去，空。所以觀這個空，自性本來空，「寂」自性本來是寂滅清淨的。他說我唯一法門就是用空法來，空寂的法門。

「修於滅盡」。以空寂觀空，所以密宗有個法門，很多法門，叫觀空。還有一個咒語叫觀空咒，那個咒語翻出來就不想念了，就是一切皆空，本來自性是空，因爲不給你翻出來，不告訴你意義，咒語就是禪宗參話頭的無義語，不告訴你道理，你就有效，翻譯過來了叫變成有義語，你就無效了。你說那小說上《濟公傳》你去唸念看，那個你覺得無效了，其實好好念，那是咒語。天也空，地也空，什麼生生死死在夢中，那很有道理啊，你不要看它是小說啊。所以他唯以空寂，以此來修觀心，慢慢觀。「修此滅盡」，什麼是滅盡呢？見思惑，貪嗔癡慢疑三界的思惑；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這是見惑，觀念思想上的錯誤、迷戀不能悟道的。貪嗔癡慢疑，人身心的秉性、業力的習氣、個性、身心心理的錯誤、情緒的錯誤，這十個，五個見惑，五個思惑，三界加起來你們看三界天人表就知道了，所以叫做九十八個結使，不得解脫。解脫完了貪嗔癡慢疑等等，見思惑都清淨了，滅盡一切貪嗔癡慢疑的煩惱妄想的根根清淨了，也空了，那個叫做得滅盡定了，注意喲下面一句話注意呀，我們大家修道啊，學各種法門都想長生不死啊。

迦葉尊者告訴我們的經驗，要想「身心乃能度百千劫」。你真修到了空這個法門，這個身體可以留着，這個肉體留形住世。你注意啊，這個不是我說的啊，我不過照字來講的。身和心就是這個肉體可以度百千劫，經過百千劫不壞，所以金剛不壞之身。在迦葉尊者告訴我們這個祕密道理都在內，如何修到長生不老，你說我做氣功，我練丹，我學什麼密法，都很冤枉，真證到了空，禪宗就是走這個路線，但是禪宗幾個人做到了？古來祖師做到了也不多啊，真做到了空法裏頭身心可以度百千劫，真做到了空法裏頭也沒有生老病死，也可以返老還童，無所謂童不童，無所謂老不老，一切皆空，注意這個重點哪。他說我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夠度百千劫，與天地同休日月同壽可以做到，道家所標榜的於天地同休，與天地同一個壽命；與日月同壽，那還不算什麼，可以度百千劫，這個很偉大！注意，很偉小不偉大。

下面四個字：「猶如彈指」。這個時間無所謂長短，在定中的人，在空定中，縱使經過百千萬億年，一下出定了，已經世界地球毀了又成立，成了又毀了，經過不曉得多少度啊，自己出定的時候啊，不過覺得休息了一下下而已。在自性定中，空寂大定中，沒有時間觀念也沒有空間觀念。佛在《楞嚴經》上三卷講得很清楚，第三卷裏，沒有時空的觀念才能入定，你有時空的觀念還說能夠空得掉？還有方位觀念，打坐起來還要選一個風水呢，東方生氣方，西方不好啊北方不利啊，哪有這回事啊？所以空能破一切法，空也能生一切法。所以身心乃能度百千劫，尤如彈指。

「我以空法。成阿羅漢」。所以迦葉尊者報告，我以空法，成阿羅漢，我就是修空，空法是什麼呢？你說我要空，你怎麼空？空要觀心，怎麼觀心呢？心心念念前念已空，後念也空，後念沒有來當然空，中間講過的，一邊講一邊就是空，因爲空才能講才能聽，你心裏如果想事不空啊就聽不見了。我如果想事，注意力用到別的地方，這個話就講不出來，所謂我們中文叫做空靈，越空越靈，越靈越空，是真的喲。所以你腦子不靈光，就是你腦子裏頭一塌糊塗，裝了一腦子的青菜蘿蔔啊，牛肉啊，豆腐乾啊，所以呀糊裏糊塗，你真空靈了，一切智慧就開發了，是真的喲，不是假的。佛說的，不是我說，我沒有經驗，只告訴大家如此。

所以空法，所以《大般若經》發展這個空法，把空法法門發揚光大，就變成龍樹菩薩的般若性宗的學問，性宗一切談空。相宗一切說有，這個不同性質。所以般若有十八空。我們普通中國佛學，講大乘佛學，《金剛經》、《心經》這些都是大乘般若經典，就是空法。《心經》念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空法。所以禪宗祖師迦葉尊者以空法而成就，也再三弘揚空法。因此我們禪宗在世界的佛學上有人也叫做般若宗，般若宗也是空宗，也是性宗，這個法門是觀心來的。空法，並不是觀一個空的境界，注意，我們假使觀想一個空的境界，放下入定，啊，我的空，我現在很空好空啊，空，那你就是在觀相，着相觀空，那叫做觀空不是空觀。這兩個字顛倒差別很大，文字的邏輯，空觀就是觀心，念念不停留，就是迦葉尊者這一句話注意，「我觀世間。六塵變壞」，不可留，無可留處。「惟以空寂，修於滅盡」，說煩惱，煩惱本空，有什麼叫煩惱？因此啊，因爲得到空法的，戒律才能精嚴，才能修頭陀行。正式出家的，出家比丘唯一的榜樣就是頭陀行，比丘戒等等比丘尼戒就是頭陀行十二頭陀行的發揮，那還是細行。真的基本原則在於頭陀行，希望講戒律的人，把這個觀念查查清楚，大藏經在律宗部分好好研究。

「世尊說我。頭陀爲最」。世尊說我頭陀行第一。那麼下面重要，所以空法是什麼，是意觀心，心怎麼去觀呢？就是第六意識意觀，意的相對就是法。

所以他說「妙法開明。銷滅諸漏」。心脈自然解開了，不能夠清淨下來，就是你第六意識妄想堅固，不能夠解脫，假使意解了以後，就明心見性了，所以意解心開，密宗叫脈解心開。意解心開了氣脈心脈自然解開了，那是當然的，重點不在於脈在意。所以「妙法開明」，這個法就是意所生法，什麼是法？正思維觀察，不是不用心。空不是不用心。你說我什麼都不用心放下，什麼不想叫做空，那叫做大糊塗，那叫大糊塗昏沉，最高最高充其量叫做無想，無想是個外道定啊，況且你還做不到無想。因此真想求空，智慧觀察，因此《心經》告訴你，觀自在菩薩。《金剛經》講空，最後還是告訴你觀，一切有爲法，應作如是觀，這是觀法。「妙法圓明。銷滅諸漏」，正思維觀性空，自性本空，本來解脫，那麼一切六根漏盡就可以得漏盡通。一切無漏，空有什麼漏啊？你說空還漏不漏啊？漏到哪裏去呀？不空纔有漏呢，有個有、有個眼就有漏，空還漏到哪裏去？空漏啊，漏到空裏頭，所以無漏，得無漏果。

「佛問圓通」。佛今天問到修法，從哪一個法門進去圓滿通達一切法。「如我所證。法因爲上」。正思維，修正觀，觀一切心法，這個是最上成就。

# 楞嚴經講座 四十一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楞嚴經》是卷五，現在正式講到二十五位圓通法門。我們特別要注意，所謂「圓通」這兩個字，它的重點，是《楞嚴經》所提到我們學佛用功修行需要一門深入，那麼多的法門採用一個適合於自己的。我們現在在分析眼耳鼻舌身意六個，上面已經提到過了，看個人對於色聲香味觸法哪一根對我比較修行有利。所謂有利，不是利益是快速，利就是快利的意思，快速，對我的成就比較快。那麼其中當然需要教的人善知識的觀察，學人所學的人的根器與哪一門有利，同時也要學的人自己對自己的體會哪一門對自己有利，一門深入到達最後圓滿通達，這是圓通的道理，千萬要注意啊。

此外我們附帶說明上次提到藥王藥上菩薩關於燒戒巴的事，不止一位同學好幾位同學提出來疑問，爲什麼中國有？那麼除了《藥師經》上看不到，舊譯大藏經裏頭有，《琉璃佛經》總稱還不是這個名字，有三種翻譯不同自己去找。另外還有提到中國的菩薩戒律，《梵網經》上有，《梵網經》上是有戒律上，因爲中國的菩薩戒律，大乘戒菩薩戒在家出家都可以受的，當然先由三皈五戒等等然後到達菩薩戒。中國的大乘戒律採用的《梵網經》的戒，律本，由鳩摩羅什法師翻譯。那麼在印度的傳承到西藏、蒙古這個系統，不用《梵網經》，用彌勒菩薩的戒律系統，也就是佛所傳承的《瑜伽師地論》裏這個戒律系統，那是歷代的傳承沒有斷過的。這兩個戒律研究大有不同，目的是一樣。《梵網經》的翻譯鳩摩羅什翻譯提到教比丘先出家的時候，能夠捨身，修一切苦行，所謂菩薩道就是很簡單，歸納起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對一切苦行能夠做到，纔可以進入菩薩道。所以《梵網經》上看同樣的文字，讀佛經，普通的讀書一個人要智慧讀，

所以千千萬萬人讀書，沒有一個人讀書成功的。所以大家都會認識中國文字，哪個人會寫一篇好文章啊？寫個信都寫不通，都讀了書的，好文章更寫不出來。就是讀書固然是認識字，懂一點知識不能說你是讀書人，不是一個文盲而已，文字認識。而能夠書讀通了成一個氣候，可以做個文學家，千萬人中一個人而已。能夠做個學術家，更難了，有思想有學問。同樣道理研究佛學也是一樣，經典你看過了，沒有用頭腦看，不懂，有時候古代翻譯又簡單、簡化、交代不清就看不懂了。

所以有一位同學也提到這個鳩摩羅什翻譯的經典，這位大師翻譯的簡化得很，他講的都對啊，學菩薩道第一能夠舍，佈施就是舍。人生難得佈施第一是錢財，第二是這一條命，什麼都可以佈施，錢財是代表第二生命，所以我們常常引用四川朋友講話，錢錢錢，命相連。那叫他拿一塊錢出來，心痛得要命啊，儘管講學佛，真佈施做不到的。第二假使錢財身外之物能夠舍，了不起了，已經菩薩道。

進一步叫你能夠捨身就更難了，捨身譬如父母生病了，我們要移植一個眼睛給他，移植一個腎臟給他，也是很難考慮啊，親人也做不到啊，還沒有要你命，真要你命就更難。所以菩薩行先要你做到這樣纔可以燒掉，可以供佛，如此下文跟着接下來纔可以到達大定，由苦行而入道。他並不是規定每一個出家每一學菩薩一定要這樣做，沒有，看你自己的發心。所以有位同學我也給他提，鳩摩羅什法師自己翻譯，他燒了沒有？他就沒有燒指頭，他也沒有在身上燒過幾個疤疤，那麼由此就可以瞭解。但是菩薩道佈施色身有各種法門的舍法，也不是非割肉下來不可。

同樣的菩薩戒又告誡我們，不可傷害自己的身體，等於中國的《孝經》一樣，儒家的《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否則是不孝，這是《孝經》，菩薩戒裏也有這個東西，不過講法不同，所以自己故意自殺，或者故意出自身的血，都是犯了菩薩戒，等於出佛身血，那不是上下衝突了嗎？那裏又可以說燒了，這裏又那麼愛惜生命，所以讀書好難哪。

讀經要頭腦要智慧，看到都在學都在讀書，同樣的沒有用。所以象我們在教育幾十年看來，我經常感嘆，教育對人沒什麼用啊，並沒有改變了人啊，反是越教越壞，知識越多啊，學足以濟其奸，知識多了以後做壞事本事大了，做好事啊他不肯幹了。所以究竟是學問對人有沒有利益，我到現在下不了定論，很難講。所以佛的話還是對的，教育知識是個增上緣，根本這個人善惡好壞是他多生累世的業識種子帶來，種子生現行。因此講到讀書也是同樣，所以古人說書到今生讀已遲，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讀書之難讀，就是看不懂。很明白的文字，上下你再一看，所以好學要深思，求學要思想。

我們現在教育方式變得沒有思想，只曉得接受，沒有思想了，就是背得來，聯考考上了就行了，考上了有什麼用？考上我看學生第一名看得很多了，我經常有個感想，這個歷史上考狀元第一名，三千年歷史狀元替國家做了多少事？沒有幾個啊，文天祥是狀元，郭子儀是武狀元，都是了不起，除了這幾個以外，那些壯元還不是一撞，撞到的撞，元就是賴頭 ，有什麼用？能夠爲社會國家貢獻的人不一定是狀元。我說我們這個國家辦了大學七八十年，據我所瞭解，我有資格講，因爲我幾十年在裏頭看得多了，第一名大學畢業的有什麼貢獻？沒有用，充其量做個醫生多賺兩個錢。能不能把牙齒醫得好還是問題，都是問題，所以就是好學要深思，這一點補充上一次。昨天因爲好幾個同學來問這個問題，順便講了。現在我們言歸正傳，恢復到《楞嚴經》，上面所代表六塵的修法，外界的眼耳鼻舌身意，現在又開始了，我們先看原文。

「阿那律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先介紹一下這個人，阿那律陀就是眼睛瞎了的這位比丘。我們開始《楞嚴經》二卷裏頭提到過，阿那律陀翻譯還有幾種的翻譯，《阿彌陀經》上也提到阿陀羅就是他。那麼這位尊者他是過去生是一個做小販的，做生意做小販，賺了錢就去供養佛，因此他的果報生生世世都是有錢，萬事如意，所以他的名號的意義翻譯過來叫做無貧，沒有貧窮過，多生多世沒有窮過，都是有錢，八字好，命運好，八字好命運好，生來就富貴，就是前生的業力帶來的，所以他叫無貧。人在富貴中過久了的，喜歡懶，所以菩薩戒剛纔提到先叫你修苦行，教你如此，並不是叫你一定要這樣做，看你自己的發心，也看機緣。那真的我割一塊肉救好了十幾個人，生命都救回來，那樂得割一塊那有什麼關係呢？你割了以後沒有用的，何必呢？那留着喫肉，將來還可以爛爛香香呢，這個看用處不同，這個道理要懂得。

阿那律陀因爲多生累世是不貧窮的境界就容易偷懶，世家公子出身，比較懶。所以他身世很好，這一生他和佛兩個是血統關係堂兄弟，也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兄弟。出家以後，偷懶。富貴人家出家啊，懶得動，喫苦的事情啊，都是文武全才啊，喫東西是武的，做事情是文的，這是文武全才，就是偷懶，有享受他都是武的，先來，做事情時文的，偷懶。因此給佛罵他說他不用功，尤其是愛睡，貪懶愛睡。因爲受了佛的呵斥，很難受啊，你想佛的堂兄弟出家，在大家同學裏頭，大家一看另眼相看，佛的兄弟這個身份不同啊。

結果佛當衆給他一頓臭罵，佛經上講「呵斥」，你看那個文字很好聽，呵斥文字很好聽，嚴格講起來，所以要懂文字就是罵，在我們講痛罵一頓，罵了以後這個很難堪哪。很難堪就發心啊，打起坐來啊，象我們有些同學啊，一下發心很勇猛啊，不倒褡不睡覺，然後搞了病來喫藥，再後一睡睡半個月，他老哥也是那麼幹。就是七天七夜不睡覺，拼命的用功，這一下用功啊，眼睛是以睡眠爲食，眼睛需要休息，睡眠爲食，休息不夠眼睛就壞了，尤其這個時代，這個電燈光之下，讀書這樣讀，所以眼鏡都戴上了，那是很可憐，大概過去生都有這個懶惰的業報。因此眼睛就瞎了，眼睛是以睡眠爲食的，睡眠要充足，當然瞎不是一種，很多的毛病，這很可憐。

所以佛就教他另外一個法門，因此得了天眼通，不要這個肉眼，能夠看三千大千世界如手中看一個橄欖那麼清楚，比電視機好。所以如果想省錢不買電視機啊，趕快修天眼通，但是不是那麼容易啊。現在很多人說天眼通，五通裏最難發起的是天眼通，天眼通一得，天耳、他心、宿命、神足跟着就會來。不過阿那律陀首先注重在天眼，因此而得圓通的，要注意這個。那麼現在我們看他的報告，他只報告是原則，很簡單，修行的法門就很多了。由眼根來修，所以修行，《楞嚴經》上面都把我們這個身體批駁得一毛錢不值，到了你看三四卷以後轉了個方向，這個身體很寶貴呀。你想成佛四大本空，你也空不了，而且要想成佛還要靠四大，沒有四大還不行啊，因此你要尊重他，不能毀它，不能傷害他。我們先看他講的原則。

「我初出家。常樂睡眠。如來訶我爲畜生類」。這個罵得很重，「訶」在這裏看起來不是罵。大家看佛經，佛經總趕最善良的字最美的文字來寫。但是你看看佛罵的「訶」就是罵他是畜生，你是豬啊，怎麼老是睡覺，就是這個話。畜生一樣，是個豬啊，貪喫愛睡，所以給佛罵了。

「我聞佛訶。啼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所以他聽了佛的罵，這個很難堪了，自己哭了，慚愧難過得真是慚愧了，自責反省。自己責備自己、痛恨自己的不用功、貪懶。因此七天七夜不睡覺，過分一下太勇猛精進把生理機能壞了，兩個眼睛就壞了。

「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三是翻音，就是正，三昧是正受。正受受個什麼呢？我們學佛就要注意，剛纔告訴大家怎麼樣研究佛學？要好學要深思不要抓到一點，抓到什麼，講戒啊講定啊，抓到一點抓住雞毛當令箭你不通，要圓通，不通達就不行。所以我們的中國文化《禮記》上面也講，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經典記得多，學問記得博，不夠當人家老師，每一個法門必須要自己修，要知道要親證。所以中國文話來講恭維人家四個字，人師經師，經師就是學問好，記問得多。人師啊，自己修養還要到家，四個字經師人師。所以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中國文化的道理。人師就是佛，佛教就是天人師。有學問的容易，還能夠容易找得到，要親證過來是很難了。所以象我們專講中國文化儒家送給老師有時候感謝狀，譬如說寫四個字經師人師，那是很重的，那是對這個老師的尊敬就很重了。

現在我們迴轉來這些資料瞭解了。「樂見照明。金剛三昧」這個名稱出現在《楞嚴經》的這一段，你把大藏經都擺在這裏，你找完了，各個經典有沒有講到這個修法？沒有啊。那佛不是逗我們玩啊？阿那律陀也逗我們玩，故意提出來一個樂見。「樂見照明」金剛不動是正受。所以當年提到正受我們講到很多，要思考要理解。受個什麼？以後講到三昧都要理解了，一提三昧要懂，正受。我們就要想了，你讀書啊，研究經，什麼叫受呢？我們提到過幾次，「受」簡單的三受，詳細的五受。苦（受苦）、樂受（受快感）、舍受（就是不苦不樂，很平安）、憂受（心中憂愁煩惱）、喜受（喜悅）。所以喜樂配起來是好的，憂苦當然是不好，舍受不苦也不樂，不憂也不喜中庸之道，但是也還沒有得道啊。所以這個人生中今天健康無病，心中也無煩惱，並不能說是道啊，悟道他沒有，不過接近於道，心境很平安很安詳，這是舍受。那麼三昧正受是什麼呢？當然不是憂苦受，比較接近於喜樂舍受，不得喜樂不能得定，光想打坐唸佛得定做不到啊，兩個腿在那裏發麻啊，那是苦受啊。心裏貓抓一樣十幾個水桶七上八下的，那是憂受。所以我們修行打坐坐在那裏，又在憂悲，我幾時修成啊，搞了三年了，影子都沒有，多痛苦啊，憂啊。身體呢背脹，兩個肩膀痠痛，再不然後坤，就是屁股了，中國人很文雅，不好叫屁股了，叫後坤，想喫雞屁股啊，哎，把那個後坤拿來，多文雅啊，發痛發酸腰痠背痛，所以大家在那裏打坐哪裏叫做得定啊？都在憂悲苦惱，這個絕不是三昧，這是四昧，腰昧，痛苦得很。

正受，所以初禪得喜喜樂，二禪三禪得喜得樂，到了三禪以後亡喜亡樂，那個是真舍，舍念清淨。舍念清淨不要認爲說舍掉念頭就清淨了，就解釋錯了，所以叫你們會讀書啊，舍的那一念不苦不樂那個還空掉，那纔是正解釋了，才懂了。所以佛學容易講啊，佛法難修啊，要修過來你就知道，舍的那一念還要空掉纔能夠得四禪啊，這是正受的道理。

那麼阿羅漢入定能夠正受，出了定呢？不一定正受啊，他怕外界來一擾亂正受就沒有了，那就是小羅漢不是大阿羅漢。大阿羅漢大菩薩得金剛三昧，行、住、坐、臥、動中、亂中、一切不變，顛撲不破，金剛永遠堅固，永恆的堅固謂之金剛，所謂金剛三昧。那麼他這個金剛三昧，任何一種定到達了顛撲不破、動靜一如、醒夢一如。譬如唸佛嘛，你初步要念到醒夢一如，白天能夠唸佛，夜裏發脾氣亂七八糟，夢中都不是佛了，那就不對，那差得遠。先要做到醒夢一如，然後做到無處不是，晝夜一如，生死一如，那麼差不多了，唸佛的正受可以來了。這是我們拿唸佛來講。

任何一門修法都是一樣，所以要搞清楚，門門的修法都可以得到金剛三昧。你修慧觀也可以，你修教理由佛學理入手正思維也可以達到金剛三昧，並不是說這個和尚這個人朋友這個居士又不念佛又不修行，光讀佛學有什麼用？你不要那麼看啊，他如果有正思維也可以到達，就是問題他有沒有正思維？所謂正觀正定有沒有到達。正觀正定不是正觀正印，正觀正定，這個金剛三昧。

那麼好了，現在迴轉來再討論「樂見」：眼睛喜歡樂見，喜歡看的。「照明」：我們現在這個科學時代，電燈就叫做照明科學。譬如建築一個房子啊，這個照明怎麼辦？照明的系統、電路的系統就要專家來研究，象這個電燈的亮光。那麼「樂見照明」三昧，他說得到了，所以能夠得天眼，因此三千大千世界在他天眼的境界裏頭如掌中觀庵摩羅果，手掌裏看一個橄欖一樣，看一顆黃豆一樣那麼清楚。整個的宇宙在他手裏，那才叫做道家所講的宇宙在手，造化由心，就到達這個境界，整個宇宙在手心裏頭。可是我們又在佛經裏經律論你看通了全部，（斷錄）。

至少還要借用一下，色界沒有物的時候可以不借用這個東西，在這個世界，所以諸佛菩薩到這個世界來弘揚佛法，他還是要借用孃胎，至少現在還是要借用試管嬰兒，至少要借用一下精蟲卵髒，非此不能發揚。在色界中可以不用這個，那麼在其它道中有些道中也可以不用這個，這些道理我們都要通達，所以圓通是非常難，要了解這個。好，如此我們就要了解，怎麼樣是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佛在所有的顯教密宗裏沒有談這個東西，但是你說在哪裏談了》《楞嚴經》本身也講了，它只講原理，原理就是方法。所以真有智慧的人，理到了功夫就到。所以研究經典學教理的人，真學教理不是普通一般搞佛學的，理到事就到。所以華嚴的四法界，理無礙，事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八萬四千法門一證到了一通百通都來了，那纔得到證悟，不是現在學術界啊文學界講佛學一樣，隨便一個道理了解了叫悟，那差遠了，這個叫證悟。所以理到要事到，理到要親證過來，那就可以研究教理了，有資格研究。那麼在《楞嚴經》本身這一段也講，下面就有，只講原理啊。

「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那麼文字我們先了解它，除了文字要了解以外要好學要深思，剛纔講的。他說因此修這個法門不要眼睛，閉起了這個肉眼。「觀見十方」，就可以看到十方世界，一切看得很清楚，能看的這個是什麼呢？是自己的真精，自性，真如自性的精靈，這一點精華就有看的作用。「洞然」，洞就是空空洞洞，十方八面物質世界任何沒有障礙了，然：很明瞭。

「如觀掌果」。看十方世界在手掌心看一個水果一樣，那麼清楚。

「如來印我。成阿羅漢」。那麼佛因此印證我證得了阿羅漢果。

「佛問圓通」。所以佛問我什麼法門證入圓通最明利呢？

「如我所證」。根據我個人修行證驗的經驗，四個字：「旋見循元。斯爲第一」。「旋見」，迴旋過來。見：眼睛看見的見。循，跟着眼睛看見的功能來找，倒轉來找。元：原來的元，這四個字尤其注意「旋」。

去年我提了一個「萬」字的問題，唸佛觀心中「萬」字。有人就拼命寫文章了，很奇怪我講了任何一句話，很多人都很注意，我不講沒有事。這個講錯了，萬字向左轉的，不是向右轉的，所以找了很多的辯證，只好一笑。你看佛經大藏經向右轉也有、向左轉也有，究竟原始的梵文「萬」字向左向右，老實講下不了定論。實際上這個「萬」字就是個象形，你看向左也好向右也好，連起來就是個圓圈，就是圓通，不過中間有缺口表示不連即是連，這個是這個宇宙的法則。就是《易經》的兩句話，天道左旋，地道右旋。順轉右旋爲凡不是仙佛的境界，逆轉才成佛，逆轉就是旋見循元，回去了，找到本來面目了。那麼現在很多專門出一本著作辯論，順轉是佛，逆轉是凡夫，那好嘛，都可以，各有各的說法，不過真正要研究科學哲學佛學的理，就是這個道理。「萬」字輪，天道是左旋，地道右旋，懂得天文就知道，太陽你看是順轉，地球是逆轉。實際上太陽是不是那麼轉呢？天道不一定是這樣轉動，這是我們站在地球上看的，這個科學要研究起來很高深，所以必須要懂科學懂哲學懂易理，然後就沒有什麼爭論。拿這些事情來拼命爭論這個是非啊，學佛覺得很浪費精神時間，這是學者人我之間的爭論，這很有意思的。有時候可以看到很值得一嘆，所以儒家陸象山的話法：小人之爭在於利害，君子之爭在於意見。實際上都是我見，這個沒有什麼可爭的，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簡單幾句話就解決了。可是凡夫衆生啊，往往被這些鎖碎的知見困住了。這是我們剛纔講到「旋見循元」，現在我們還是在講理啊，這個理中間是方法，希望諸位至於用眼睛來修方法很多啊。

譬如看光，我也給大家提過的，有看光的修法，密宗的方法裏頭，真正密宗你們說弄個灌頂，灌一下頂啊那不容易修到。現在據我所瞭解，不管紅教白教花教，能夠真懂看光修成就的還沒有，還不容易得呢，法門怎麼入手他自己還沒有經驗，法本有。不過你們灌頂是拿不到的，要修到真傳「看光」的時候，起碼你學佛三藏十二部通了以後，幾十年的修行或者可以傳給你的喲，真正的佛法的經驗看光修法。

那麼旋見是什麼呢？我們眼睛就有光，我們現在講理又講事，我這個祕密就在這裏泄露，看你們拿不拿得到，我都講完了的，沒有保留。譬如我們這個眼睛張開看到東西，你閉起來看看，《楞嚴經》上面也講過，閉起來大家打坐唸佛，你們不在看嗎？你們都在看，看前面空空洞洞的，因爲我們這個眼睛習慣了向前面看。所以這樣一來大家眼睛容易近視容易壞，你看你閉起來你覺得不看，除了睡覺。睡覺兩樣啊，睡覺你仔細觀察，佛法是科學啊，睡覺的時候啊，你看他真睡着了，眼睛閉起來，你看他沒有動，眼睛在中間眼珠子，他沒有睡着。如果眼珠在中間在裏頭在轉，他在做夢，他裏頭在幻想，還有些境界，看到黑的呀，看到什麼。那也是境界呀，不是你沒有看見喲，你還是在看。真到了眼珠子向下面掛了，睡着了。所以人死的時候兩個眼睛這裏凹進去，上面就掛下來，所以眼光落地，眼光不會向上了，向下沉就死亡了。所以你們打坐這個眼睛很重要。

我們閉起眼睛，眼睛在看，你念佛還在看啊，沒有一個不在看哪。所以隨便你打坐在哪裏也好，還是會疲勞，還是有時候想睡，坐坐眼累了還是想睡，因爲你眼睛還在看。如果眼不看，腦神經就不大會疲勞，睡眠也會減少了，這個祕密都露給你們了，自己去注意喲。說老師不教，我都教了，因爲我一個人我懶得教，何苦呢？一個人也講，十個人也是講，一百個人也是講，功課一教就好了，至於你拿不去活該，拿走了是你的事，拿錯了倒黴，不是活該就是倒黴，那都是你的事。我等於說佈施者，倒出來就倒出來，口袋裏倒出來給你。

那麼你打坐起來，你怎麼不想想呢？你們都曉得念《心經》，《心經》怎麼說啊？無眼耳鼻舌身意，你做不做得到？我也沒有眼睛了，沒有耳朵了，沒有鼻子了，沒有身體了，沒有思想了，做到做不到？誰做到啊？做到觀自在菩薩來找你，你不要去找他了，你做不到。所以你上來就無眼了嘛，最好是修白骨觀一樣，就是沒有了，眼睛沒有了，就是兩個洞。

你說我有兩個洞就不看了？還是看。假使說我眼睛沒有了，假想觀想我只有兩個洞，現在我兩個洞了，這個就在看。這個就是能見的，沒有旋見，沒有倒轉來。倒轉來循元的元是什麼？空的，所見的境界沒有，能見的功用也不用了，什麼都沒有，旋見循元。

那麼自性的光明，《楞嚴經》二卷裏不是講，我叫諸們揹來的有兩句話，六根門頭怎麼修行。我給你背，注意喲，學佛要這樣用心，「隨撥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精，耀發明性」，下面就馬虎一點了，這幾個字都不能錯的，「如是六根互相爲用」，所以你《楞嚴經》要全部貫通要熟讀，要背得來。所以，講經禪宗祖師講有個原則的：依文解義，三世佛冤。你照着文字來解釋，佛在那裏喊冤枉，你講錯了。但是離經一字，允爲魔說。你不能隨便講啊，對於佛經要有所根據的，離開了佛學佛經隨便講就是魔說了，不是佛說。所以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允爲魔說。

所以樂見金剛三昧是怎麼得的呢？這上面告訴你「我不因眼」，你上坐就把眼睛忘掉，忘掉不是閉掉，這個話有問題。假使從看光入手的人，如果有人學佛看光的，就是把光看好，然後光也不看了，眼也丟開了。「我不因眼」，那麼等到自己所觀能觀皆空了，這個定久了，自性光明自己發現。所以「脫粘內伏」，什麼都看見了。「伏歸元真，真精洞然」，自性的功能本有的，看的功能，不要這個眼睛，我們自性裏頭就有看有聽有聞有嘗味道有色聲香觸法，有眼耳鼻舌身意，有六根六塵十八界的功能，它本身具足。所以禪宗六祖悟道了以後，何其自性本自俱足，俱足萬法，本來就俱足一切功能的，不要你去修的。注意大家一邊抄一邊要懂一邊要背喲，這就不冤枉我們大家那麼遠來，還花了力氣花了錢來聽《楞嚴經》，幹什麼！不要對不起自己了，諸位！這不要好玩的，哎喲，聽經好聽啊，那不但沒有功德，還有罪過。對自己真用心那纔是學佛，學佛是幹什麼？要對得起你自己，不是對得起誰，要注意呀！所以「伏歸元真」。

我們自性何以有見的功能，給你一個證明看：你做夢的時候會不會看見東西啊？大家做夢的時候看得見東西，做夢的時候不要靠這個眼睛，那是自性的功能心性的功能發起來，所以心性本身有能見所見的作用。倒是變了我們這個人可憐了，反是不能自由自在，看見一定要靠眼睛，你懂了這個理，修到無眼耳鼻舌身意，發自性功能啊。

所以《楞嚴經》告訴你「見不循根，寄根明發」。《楞嚴經》上面，這都是原文啊，所以要你們揹來，尤其本院的同學背不來，來聽經沒有用啊！「明不循根，寄根明發」你都背不來，只好丟人了。所以真見了自性得了道，到這個定力的功力，他看什麼看書並不一定要眼根，並不一定要靠這個眼根來看。但是在我們這個人世間上，「寄根明發」，還是要借用這個東西，寄放在這個眼根上，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也是方法，這又是理又是方法，方法我也講了。

所以譬如大家唸佛也好、打坐也好，你坐在那裏充其量你身體都忘不掉，修光明定也，修啊，修到了連光明的光也忘掉，這還是有相的，不是。要「旋見循元」，你在定中看到一點光還是有相的，還是在能見所見中，「旋見」，迴轉去那個能見的根根是什麼？自性空，性空，循元本性，那麼本空，「伏歸元真」。「寄根明發」，天眼就發起了，所以天眼無眼，不是這個肉眼，但是這個肉眼也是法眼也是慧眼也是天眼也是佛眼，這就是「寄根明發」，所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最根本的原理在這裏。

至於由眼睛開始入門的功夫，修持的方法就非常多了，可是你們不要亂玩哪，我現在把壞的也告訴你們。有些人玩得蠻好，譬如學催眠術，學道家學密宗有些玩看光，好多種啊。看太陽光吸收日月精華，盯着太陽看，也不是隨時的太陽啊，要早晨最好阿里山頂觀日出，盯着太陽不動。

那麼過去有一位宜蘭的朋友，姓何的，一個老先生現在涅磐了，捏個盤走了。那個時候幾十年前他來找我，他在夢中看到，找我，後來找了好幾年，我還在基隆。他到基隆把我找到，一看到，噢，你是我師父。他講臺語我講國語聽不懂，我說什麼載夫啊？後來他說我在夢中就是找你，關公叫我來找你，一大堆神話。後來我問他你修什麼？他說我採日月精華。我說誰教你啊？他說以前日本人找一個大陸的師父教我。我說你怎麼亂搞啊？他說那我後來沒有辦法，師父走了，我就靠關公啊。我說關公怎麼教你？半跪呀，就跪在關公前面打卦。我說你打卦怎麼辦呢？他說我就問關公可以修嗎？關公答應修。他講的嚇死人啊，我說對的。他天天早晨起來看太陽，天不見亮就是等太陽海里頭上來就盯着看，跟着看。修了三個月以後，他說壞了，眼珠子凸出去，這個眼白突出來，突到這個眼睛的外面來，你說這個人變成這樣多可怕啊，嚇死了，自己也嚇死了，家裏人也嚇死了。那我說你怎麼辦？師父也不在。又去問關公，又去打卦，問關公修下去還不修下去？關公在卦上答覆他還要練下去，他說我就又練下去，勇氣很大。他又再看下去，又過了七天恢復原狀了，也沒有喫肉，你說怪不怪？

但是你做科學的研究，人體的機能同這個信念的堅定就有這樣怪，你醫學常識一發達了以後，有時候也是喫虧啊，趕快看醫生，看成病了，他就硬靠精神力量克服。象這一種，那麼後來，當然還沒有修成天眼了，身體怎麼好，冬天那個宜蘭跑來看我，穿一件短袖的衣服，香港衫汗衫，兩個腳是光光的，不穿鞋子不穿襪子，冬天啊，我們穿棉袍，他還熱得不得了。我說你神經病，是了，師父啊，就是叫師父，人很誠懇了，很有意思一個人，這是一個經驗。當然後來我教他做功夫不走這個路線了。

譬如有些學催眠術的，還是練香頭，修密法修道家都有啊，人家教你好象幾千塊啊，幾百塊呀，傳個法門，現在多得很，不要亂聽。譬如學武術的人也要練眼睛啊，真學武當少林練武功也要先練眼睛啊，你眼睛練到不眨，那個拳打過來不眨，先是眼睛瞪在那裏練，拳打起來不眨。這個水潑進來，水這樣潑進來，你拿水籠頭啊現在更好那個蓮蓬頭噴你的眼睛不眨，那纔可以練武啊。不然人家一拳打下來，眼睛一閉，哎喲，那還得了啊！眼睛看着你不動的，及至掃把在你眼睛面前這樣撲過來，不動。當然要師父教你練，你撲不好，掃把真觸到眼睛裏，那就瞎了。

然後練劍的人，跟練催眠術一樣，密宗道家也一樣，夜裏看香頭，就是房間裏只點一支香，點一柱香，什麼燈光也沒有，看這個香頭。那麼你們一聽，書上看來，有些密宗傳法亂練了，眼睛有看瞎的，而且不得了的，眼睛還看成神經了，不要亂修啊。看香頭是看偏的，香頭點在這裏，看這裏（注：指偏的一點），不對着香頭看，這就是祕訣了，那麼你慢慢看着香頭啊，香頭只是一點，放大了，就是有幻覺出來，也可以說是視神經的疲勞範疇。也是《楞嚴經》上面一句話，這個話沒有獎金，大家應該背得來，什麼話？「瞪發勞相」四個字，所以這個獎金還是歸我自己拿。「瞪發勞相」就是看久香頭，然後看到的整個是太陽那麼大，這個香頭一點亮，然後整個房間都亮了，而眼睛沒有動過沒有眨過，那麼這樣初步的成就，再慢慢看到香頭還是香頭，所以先是見香不是香，是光了。見光不是光，後來香還是香，黑還是黑，然後成功了。所以這個練劍的人一劍劈下去，手裏拿個寶劍這樣一劍劈下去，香頭分成兩半，火還不能熄，然後纔可以練劍練刀了。

哪裏像學武功電視上面嘿嚯，那不曉得搞些什麼！沒有這樣嘿嚯的，打人還要嘿呀嚯啊！打了你還不知道嘛，那才叫打人。打了嘿嚯，那我早跑了，還捱打幹什麼呢！那是演戲用的。這是講到練武也有這種看光，看蠟燭光、太陽光、日月光也是一種修法，所以每一個法門裏頭包含的多得很，所以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皆可以修道，門門皆可以圓通，現在有緣你們聽到啊，多給你們講，少迷糊了。反正我當年都自己受人家迷糊過，因爲我有意的，他們覺得只要你叫我磕頭出錢，叫老師，師父我都來，兩個膝蓋頭一跪，我認爲沒有了不起啊，就好象我走路跌一跤一樣，這有什麼關係啊？人家喜歡跪，我就給你跪，跪着了你的東西交給我了，是真的。然後我拿來一用不是道，不對，就不要了，可是我都知道了，所以無量法門誓願學，都知道。當然我講一部分給你聽，花樣還多得很，

所以不要亂去學習天眼通，也不要亂去學看光。還有些看光，鼻頭上有個圓光，所以我常常和從智法師講笑話，我說你找兩個小和尚年輕人來，我給你訓練，老和尚旁邊兩大童子，都有天眼通。圓光，牆壁上鑲一個圈，畫一個圓圈，你叫他看，我的東西誰偷了？一看，什麼人、怎麼開門怎麼進來的，都看到了，那個叫圓光，也是看光的一種，可是要童子之身才看得準，完全童體，大人練就練不起來，算不定那個眼珠子進去，眼白突出來，那個很難看哪，不好玩啊。所以現在提到，大概講一講「樂見照明。金剛三昧。」那麼這個方法好象沒有講啊，我現在提出來那麼多，你們都聽懂了？

這個三昧呢，不用眼根，能見所見都把它忘掉，「我不因眼」。他修起來很快，眼睛瞎了嘛，瞎了已經看不見，不要了。但是你注意喲，佛在上面《楞嚴經》也講過，瞎子能不能看東西啊？也在看，看到眼前黑洞洞的，這也要拿掉。這不是眼看，是我們意識習氣的所見、能見的作用。要把這個能見、所見的拿掉，「旋見」，見的根根在哪裏？就要參啊，參究那個能。「循元」找到自性，自性本空，無色聲香味觸法，都沒有，一切空到底，自性的心光透露，那纔是「心精洞然」，那不是靠眼睛了，如果還有好的眼睛，寄根明發了。阿那律陀的報告，借用眼睛開始修的方法，最高的法門。《楞嚴經》講的原則當時出來報告的都是第一位代表的，最高成就出來報告的，專家，我們現在叫專家。阿那律陀是修天眼通，由眼根修起的專家而進入神通的境界，證道而得阿羅漢果。所以他告訴我們。

重點在這幾句，你揹來自己可以配合《心經》可以修啊。「我不因眼，觀見十方」，你記得糟糕了，坐在那裏我不因眼，我要看見十方，怎麼還沒有看見啊？十方看見了，叫從智法師每人發一本啊，十方也看啊，都看見了。這一句就暫時不要。應該這樣，你們修持，「我不因眼，旋見循元（參透），心精洞然，那麼可以觀見十方」，如觀庵摩羅果，這可以做到了。我把它一勾轉來，一顛倒了，你修法的道理就懂了，好不好？再講一道，我不因眼，旋見循元，心精洞然，觀見十方。你就到了，這個道理。這是我專利的喲，盜法就不行啊，盜法自己做不來，就是讀書告訴你們注意。這個簡單的眼根修法講了。

「周利槃特迦。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位尊者我們也介紹過。他是佛的弟子，神通也很大，雖然神通第一是目連尊者。在我們現在塑的地藏菩薩那個光頭相，實際上是目連尊者的像，地藏菩薩還是戴五佛冠的，這個不管了。爲什麼提起目連尊者？神通很大，周利般特迦他的神通也很大。救過佛，反對佛的那位堂兄弟發神通，那個神通還是阿難教他的，佛不肯教他，阿難偷偷教他，都是堂兄弟。然後他反對佛，始終做反對黨，結果他幾次想蒙害佛，佛有一次在路上走，他念一個咒子移山倒海，把山拿來移過來想把佛壓死，旁邊跟着就是這位周利槃特迦。他一看到馬上手一指，把這個山移開了，佛的大姆趾還是壓傷了，碰到了一點，大姆指壓傷了，就有這麼一個故事。

可是你們大家想學他的神通啊，這個功夫大了，可是他是最笨的人，你們都曉得他，有名的，佛教他念掃把兩個字都念不好的人。最沒有記憶力，他爲什麼沒有記憶力？有果報。他在迦葉佛以前就出家了，出家了就做法事，皈依他的人很多，有五百弟子，吝法不教，自己把法寶貝，自己不好好教育人家，自己認爲學問好，懶得教，懶得結法緣。吝法，學佛的，所以佛法是大事門開，沒有什麼，所以是避慳吝。

所以我經常講，我年輕的時候講法緣特別好，有時候我找師父，都是師父找我，不要我找他的。有時候我學得太多了，我說不行了，我記不住啊，我學得太多了。他說你先學着嘛，將來用不用都可以，我經常會碰到這種事，這就是法緣好。你們有時候找一個師父都找不到，很可憐，我經常碰到，經常還把法本啊什麼會塞到口袋裏來，實在多，大概我也知道的，天下事就是那麼怪，你不想發財的有了錢來，窮人想一毛錢想不到，都是果報啊，所以不要吝法，多結善緣，多幫助人家。注意喲，這就是修持。

他因爲有五百弟子吝法不教，所以生生世世得的果報是笨蛋一個，注意喲，爲什麼自己那麼笨啊？都前生有道理的，教書的耽誤了誤人子弟所以這一生變成這樣，都有關係的，他就是這樣。那麼他的名字翻譯叫濟道，他是老二，他哥哥也出家，哥哥叫道生，中國有個道生法師一樣，路上生的。他是濟道是老二，哥哥叫道生，爲什麼？

印度的規矩，他媽媽出嫁生兒子，印度有這個規矩，我們漢人沒有，不止印度啊，西南地區，我在邊疆很久，邊疆很多民族是這樣。女兒出嫁要搶，新娘要搶，搶回來了，搶啊，這邊要棍子啊什麼刀都拿出來打啊，新朗官要會打，打了把新娘揹回來，武功越好越光榮，搶回來等於強暴，施與強暴以後算是新娘了，可是過三天，新娘要逃回去，要跑回孃家，有孩子再回來，沒有孩子還不能回來。很多地方婚姻習慣到處不同，你把全世界婚姻習慣整個調查起來，寫一本書非常有趣，好多願意搶，習慣了。印度有這上規矩，有些民族結了婚生孩子要回孃家生，必須回到孃家那裏去生。

周利般特加的母親生孩子回孃家去生啊，走到路上就生了。所以這個兒子取名叫道生。第二次生他的時候，同樣走到半路又生了，所以取名叫濟道。這是這一位。所以他出家非常笨。佛的制度，出家比丘，先是沙彌還沒有受戒以前，先在受個偈子，其他經典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教他念掃帚掃把，他念了掃字忘記了把，唸了把字忘記了掃，那是笨得可觀了。那麼有一種經典上說佛叫他開始來出家，念偈語出家的，也是學佛的初步，凡是學佛這就是戒了，戒律，戒定慧都在內了。

凡是學佛出家都要知道這個偈語：

心裏憶念不做惡。（尤其是口業，身業口業意識不亂想）。

莫惱世間諸有情（不要煩惱不要傷害人家，不要使人家起煩惱），

正念觀之意竟空，

無義之苦當遠離。

這是學佛的第一步，要大家特別注意。那麼有些經典上記載，他來出家，佛叫他先背這個偈語，他老哥啊，第一句都背不來，第一句背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不止一天背不來，好幾年都背不來，你看他聰明吧？就是那麼高，聰明就那麼高，那當然是很笨了。可是他最後呢，爲什麼修得神通？所謂力波羅密，力的成就，注意喲，他最後修到力的成就。在密宗有一個法門，叫做力大手印，就是力的成就。拿中國的講武功是功夫出神入化的境界，武功出神入化就是力的成就。他是怎麼修的？這個注意了。

那麼我們現在黑板抄完了，不要千古文章一大抄，抄了要記得，不記得也是闕憶誦持沒有用的。我也常常訓斥呵斥一般同學，現在人讀書專門靠筆記，動則就筆記，噢，看到好勤快。尤其我過去到大學一上課，聽到我來，課堂擠滿了，噢，然後都是筆記啊，我曉得第一堂讓他記吧，第三堂他就記不下來了，因爲我的講話天馬行空的，剛講到這裏又跳到那裏，又跳到這裏，他昏頭了，第三次就記不下來了，其實沒有學問。象我們原來讀書不靠筆記，老師們講了一定揹來，非揹來不可，但是也筆記啊。我記筆記我們當年也不同啊，耳朵在聽老師講，眼睛在看黑板，手裏在寫，還不要這樣寫，就是寫下來，不要眼睛看的呀，寄根明發，那個時候就有這個通了，筆記通。那回來自己看自己當場聽的記憶揹來沒有？翻開筆記對一下，有錯沒有？是這個用處。你們現在啊，拼命筆記，回去筆記歸筆記，我無記歸無記，這個有什麼用啊！所以現在人讀書我說沒有用，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象我們一讀了經書佛經很重要的，我現在還有這個習慣，你看我年紀那麼大，我覺得記憶力並沒有喪失，反而比年輕還要強，一切唯心。因爲我需要記得的，乃至看了一個東西，我需要記得就停住了，非要把它記熟了再看下去，讀書要這個方法，不然你們一點書讀了沒有用啊，書是書啊，我經常說你們讀書是讀輸，越讀越輸，這個很可憐的事，要注意，學佛更要如此。要記記的，學阿難要多聞，聽了忘記了，那學個什麼東西呢？何必上課啊，我經常講同學們還不反省，沒有用的。

那麼現在看我們這個濟道尊者，我們用中國文字翻譯的稱呼他報告，他說：

「我闕誦持。無多聞性」。他首先報告自己的缺點，他說我缺乏誦持，就是剛纔講的。「誦」什麼叫誦啊？我們大家說哎和尚唸經就叫送經，不是誦經啊，是送出門這個「送」。什麼叫誦啊，不是叫讀經啊，朗誦出聲念叫誦，出聲唸經叫誦經，出聲讀書也叫朗誦。所以我們過去讀書，讀書一定出聲，現在求學是看書，並沒有出聲讀，因爲現在的文章實在白話文不需要出聲讀，一出聲讀就在那裏對話，沒有什麼意思啊。「啊，你好。」「嘿，我不錯。」這揹來有什麼用呢？這個揹來一點用都沒有嘛，所以現在不能看書了。古文不然，它有音韻，它本身是音樂，所以要朗誦，所以注意這個「誦」字。說你會誦不行啊，剛纔叫你們揹來，誦「持」保持，記住了。唸了要記住了。注意喲，這是求學問，修行，尤其出家的同學們特別要注意，在家同學也一樣了，不過在家同學不好意思講了。我是希望出家同學多成就，所以愛之深責之切就是這個意思，你認爲我要罵，常常你認爲我罵你，我哪的功夫罵你？而且你值不得我一罵，講得那麼難聽，那是刺激性的，希望你了不起。你老師越是這樣講，格老子我就不信邪，我就做給你看，那我在那裏就拍掌了，可是沒有這樣一個人橫氣，一罵就窩字下面加一個囊，就完了叫做窩囊，他就沒有那個勇氣，我罵你不行，我偏要行，做給你看，那就是英雄了。所以誦持要注意呀，尤其是出家同學，以本書看來呀，誦是知道，持：記憶才發起，所以你看書，我們濟道尊者，我闕誦持。因此就「無多聞性」，不能淵博，一樣都學不好，不敢學第二樣啊，有誦持才能多聞啊，學這個有能力，學那個有能力，同時可以學兩二三樣東西。笨人學一樣都學不好，缺乏誦持，他自己的檢討。

「最初值佛。聞法出家。憶持如來一句伽陀。於一百日。得前遺後。得後遺前」。一百天背不來一句話，所以最初跟着你出家的時候，「聞法出家」。佛教我背一句偈，四句偈裏頭，就是這個偈語要他背，他第一句話一百天都背不好，這個頭腦笨到這個程度。但是你注意喲，人，你說背書背不來，並不是這個人很笨啊，做世間法挖空心思整人害人，賺錢做生意啊，頭腦聰明得很啊，這是兩回事，他那個業報好，這個業報不好，有福沒有慧。換句話有福氣沒得靈氣，所以般若是很難的，智慧是很難的，真的大福報就是真智慧，所以《金剛經》般若告訴你真般若智慧纔是大福報，老實告訴你法門修，又反感了，又不懂得又搞不通了修也修不上，就是前生沒有福報，沒有般若的福報，沒有這個真智慧，成佛就是大福報，成佛是般若智慧的成就，所以般若之難。並不是說他誦持背不來，其他都沒有事｛聽錄注：此句聽錄似有誤，文句不通，錄音第80分鐘處｝，聰明，有聰明沒有真智慧。那個聰明我們普通人佛學叫做什麼？世智辯聰，世間的知識，聰明，會思考會思辯會打主意，這些都會，做學問不會。

我也常常碰到許多朋友，男的女的很多。哎呀我看書嘛，老師啊一看書我頭就痛啊；還有許多朋友看書喜歡晚上看，躺在牀上看，快要睡以前拿本書看，那是爲了安眠藥，看書就睡覺，不看書他不想睡喲，所以睡以前一定看書，因爲看書纔好睡。我這些朋友都真實有名有姓的，不講名字了，就是業報，就是怪了。所以我經常勸這個朋友，學問也蠻好，我說我一輩子到現在眼睛很我對得起我，夜裏還看書通天亮這個樣子，因爲我有個習慣，從來看書沒有躺下來過，一輩子，也不會看書歪起來看，違反原則。我看書一定端容正坐，所以每一本書都很規矩，很整潔，而且看書用毛巾，一定用毛巾，看書以前擦擦手，因爲我對書對學問恭敬，不敢馬虎，從小的教育。

至於坐在馬桶上看報看書，嚇死我，到現在也沒有這個習慣，馬桶上就拿草紙絕不能拿報紙，現在有些人拿佛經到馬桶上去看，真的喲，好幾個人啊，那在我覺得並不是說是怕雷公打，覺得這個做人這個道理沒有敬其事，不尊重自己，所以我告訴你們看書，一定要這樣，象我的經驗看書還不準這樣看，所以會正式這樣看，腦下垂就壓住了，看書一定這樣看，所以我看書是關老爺看兵書，一定這樣看，有時候很累了，我充其量這樣看，把燈光移動，手這樣拿着很了不起了，已經覺得很不恭敬了。所以我經常和同學們說你檢查我看過的書都是新的，裏頭寫過字畫了的都很少，萬苦常新，因爲我愛它，愛這個學問，也愛這個書，要恭敬它，就是這個道理。

比如說讀書啊，拿一本書插在西裝後面、屁股後面走的，我從來沒有這個習慣，一輩子不幹這個事情，而且有失威儀，這樣也很難看哪，吊而郎當，玩這個浪漫性質的也不好，拿書就規規矩矩拿書。你拿本書走路也不錯啊，尤其是我們看到過去的大學生們，穿個高跟鞋，這樣拿着一扭一扭也蠻好啊，何必一定插在後面屁股裏頭呢！不對的，這是順便講到的憶持是很重要。

那麼我說那麼多廢話，就是提醒青年同學們注意，讀書要朗誦，尤其讀佛經。要念過記得，憶持，訓練自己、練習，這個習慣會養成的，不要認爲我不行啊，我這個腦子會昏啊，心理作用。我有一度也認爲，現在大概我不能背書了吧？結果我知道是不能背，後來我才發現不是腦子壞了，年紀大了，心裏裝的事情多了不能專一，一發現這個毛病啊，一專一一背就揹來了，那有什麼難呢！腦子是越老越是寶啊，身體的機能是越用越出來的，它的功能，不用纔沒有了的，這是真的，注意喲。你象這一面就是用功的法門，他說因爲他背佛的一個偈子，一百天背不好，背了前面掉了後面。

「佛愍我愚。教我安居調出入息」。佛可憐我笨，注意喲，叫他安居，什麼叫安居？調出入息，就是氣功，安那般那出入息。這個問題來了，出入息就是安那般那，這個問題多了。在別的經典上佛教他念掃把，那麼這個經典上講佛教他氣功，安那般那出入息，一出一入。

很多人，社會上都在練這個功夫，學武功的氣功啊，各種氣功。我經常告訴大家，據我所知所瞭解的，包括印度與中國我所曉得氣功分二百八十七種，人類真怪，想想真好玩，都是這個鼻子這個嘴巴，會產出那麼多不同的法門，你說這個人真會耍花樣！都屬於安那般那出入息，吐故納新，拿道家來講吐納功夫。吐納就是吐故吐出來舊的髒的東西，吸進來新的東西所以叫吐納。那麼佛經上這個練法修安那般那出入息，那麼這裏呢？佛教他修氣功而悟道。那麼這兩種有沒有差別？我們研究佛經，所以大家讀書也要智慧，好學深思，都靠問，什麼都靠問老師，那就太差了。你得了結論問老師我認爲這樣對不對？噢，這個學生很值，很高興，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得天下之笨才而教之一苦也，八苦以外還有九苦，這一苦。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那麼掃帚念同調出入息這個道理是不是一樣？是一個道理。道理在哪裏？我們注意喲，千萬注意，這一段你們注意好好聽啊，這個地方自己好好研究，我不過講個大概，兩百多種功夫要我給你講完，不曉得多少年去了，而且你們也用不着。我們曉得現普通流行的大學有些人走的修六妙門，小止觀。

天台宗六妙門六個很妙的法門，修出入息，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這六個步驟。那麼一般人做起來，就在那裏數息，數息講數息第一步就分好幾種，這是天台宗歸納的出入息法門，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智者大師把它歸納，實際不止那麼多，天台宗所採用的就是這六個步驟。

密宗所謂修氣修脈也是走這個路線，這個路線還是一樣，跟天台宗智者大師的跟線是一樣的，差不多，稍有出入，密宗加上觀想，第六意識的觀想不同而已，練氣的不同觀想而已。所以一個是觀想練氣，一個是意識心息相依，歸一的練氣。

現在我們曉得出入息，先講經文來講吧，叫安那般那。一出一入之間，我們這個呼吸一出一入叫做一念，普通叫一念之間，一念之間以什麼爲標準啊？就是我們自然的呼吸，不要特別的，一出一入之間叫一念。那麼什麼叫息呢？他說佛教他修出入息，調出入息，注意這個文字，調伏。調就是整調，伏就是降伏下去，出入息，什麼叫息？不呼也不吸這才叫息。所以大家正在那裏數息，那在出入，沒到息的階段，息就是止的階段，所以叫止息。

那麼道理呢？智者大師在六妙門給大家講得很清楚了，我們呼吸很粗就是四大里面風大。清淨了，氣跟着慢慢清淨了，氣息很微了，別人聽不見有呼吸，可是你自己感覺到一進一出這個叫做氣。等到一進一出的氣停止了，不呼也不吸叫這個叫息。這個息完全停止了呼吸嗎？不然，就是停止了呼吸，很長，不呼不吸很久一下，又呼吸一下，象烏龜一樣。所以道家學烏龜，烏龜可以長生不死啊，烏龜可以壽命幾千年。你們不相信去抓個烏龜你拿個石頭給它壓住，幾十年它也死不了。

烏龜在那裏幹什麼？做氣功。你們都沒有好好去觀察。我那個時候學道的時候，硬把烏龜抓來，硬把它壓在牀底下睡覺，牀角四個烏龜，空了就去看它，它還是喫東西喲，喫房間裏蚊子啊細菌飛過來它一口就咬住，難得喫一次。烏龜縮攏來做氣功，他過一陣啊，那個頭伸出來，都伸得好長，我在旁邊拿耳朵去聽它，它咬着，你小心啊，耳朵咬着打雷才放的，不打雷不放的喲。這個樣子你一聽它，他那個頭伸出來吸進來的時候，它那個呼吸的聲音好大，吸進來頭縮進去了，縮進去就不動了，這是息的道理。所以我們給人家做壽龜鶴延齡，烏龜它天然曉得修出入息。它這一口氣吸進去在裏頭停止，很久，有時候等一兩個鐘頭它不出來；有時候它也不同，大概一切唯心，它在裏頭啊又動勤了，它有時候半個鐘頭出來一次，它出來這個頭看看，吸一口氣進去了，所以千年長壽也不死。

所以孔子說服氣者神明而不死，服氣者壽是孔子說的，不是我說的。孔子也曉得，不過孔子不做這個功夫而已，他走人道的路線。服氣的人就長壽，所以要健康長壽不老必須要服氣。

諸位還坐得住吧？多坐幾分鐘，因爲禮拜三有固定假日，劃不來嘛，我們多一下。但是要注意，「安居調出入息」，安居下來，安居等於現在講閉關，萬事不管了，萬緣都不管了，不要做生意也不辦公，兒女家庭都不要招呼，一個人在那裏專修了。安然，一切很安詳，生活都準備好了，有一口飯喫，有個素菜喫就好了，這個樣子，安居下來不動了。說今天只有一個禮拜，下個月薪水沒有領到就搞不下去了，那不叫做安居，安不下來，安居就很難。

那麼出家人修頭陀行，一瓶一鉢啊，一鉢千家飯，孤身萬裏遊，隨時可以安居，在茅棚下，在樹林下，此所以要出家，離塵棄欲，所以除累，拋棄了欲界，離開了城市，所以絕累，沒有拖累，沒有拖累就可以安居。結果還搞個小廟子，還租個廟子，還蓋個佛堂，還怕今天沒有人燒香，後天沒有人來，這還叫安居啊，這叫自找麻煩，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有人給你護法，佈施給你安居，你安居不住，那不叫修行了，也有很多人安居不住啊！那我測驗了又測驗，那有什麼辦法？他心不能安嘛。心要能安。

注意他的經文，安居以後做到了，調整這個出入息，調整出入息那麼到達止的境界，所以光在那裏數，經常說是修止觀的，專門拿數字，我說你數到多少年去啊？你還是做會計還是管出納呢，一天光是在呼吸上做數字，那是第一步偶然用一下，用一下差不多了，就要修第二步了---隨息，不數了。數的方法是收心攝念，攝念歸到數字和息兩個碰。所以爲什麼叫你數息呢？數這個作用是攝念，和息兩個配合，要懂得這個道理，自己不修過就不懂了，亂講一頓，自誤誤人，你聽了會了你再去教人家還是不行啊，要自己要修過、要證到過。那麼攝念攝了心息相依合一了，就用不着數了。

隨息，念念這個呼吸一動一出，自己每一個念頭清楚的，那才叫隨息，心息就合一了。然後覺得呼吸呀，不呼也不吸了，心念不生也不滅這就是止的境界，止的境界越久越好，這個叫做定了，呼吸定，這叫做呼吸三昧，得這個定，得這個定久了，發神通啊，都是這個地方發的。所以趕緊要修觀，不修觀光得定啊，就走到神通啊，走到一切發起，健康長壽，道家的練丹啊，密宗的氣脈都在到止這一步中間發起的，不修觀不修慧觀就不能證入佛法了，是這個道理。那麼後面修觀，所以他能夠得大阿羅漢。這都簡單的講的，沒有詳細講，詳細講氣功的法門很多。

「我時觀息。微細窮盡。生住異滅。諸行剎那。其心豁然。得大無礙」。止了以後他曉得做觀了，佛的領導，佛的當場指導，雖然這個息可以保持不呼不吸，那麼密宗啊叫做寶瓶氣，瑜伽叫做壺氣，不呼也不吸保持很久，在定的境界。也可以說慾念把它控制住了，這個時候念頭也止息了，雜念妄想不生了。所以呼吸不停止，雜念妄想不會清淨的。雜念妄想想停止啊，必須呼吸停了。那麼你說氣在以前，念在以後嗎？不然，念在根根。所以孟子也講：志者氣之帥也。孟子講養氣，這是真功夫，志就是意志思想，氣之帥也，它領導這個呼吸。所以這個念空了，那麼這個兵不動了，這個元帥也只好跟着不動，念也不動了。那麼在不動的時候，他說我仔細觀察，觀這個呼吸，我自己觀察這個呼吸一呼一吸。「微細究盡」，就觀心了，觀這個息，究竟念頭同息兩個的關係，這是智慧觀察了。觀到呼吸從哪裏來？等於說念頭從哪裏起來到哪裏去了？呼吸先呀？還是念頭先開始呢？有氣就有念，無氣就無念，那念與氣的根根從哪裏呢？念頭同呼吸一樣，起了有生住異滅，有生滅。生出來一個念頭，氣也出來了，住：存在一口氣，變去了變滅了，這個思想。「諸行剎那」，諸行無常，一切皆空，氣也空，念也空，那才真到達不呼不吸無念無心境界。這個心豁然「哇」打開了一樣，心就挖開了一樣，空掉了。「豁然」就是我們殺豬的時候把那個豬心，就這樣一把就挖開了，痛快！整個的空掉了，一切沒有障礙，空了，心空無礙，完全證到空、自性空的境界，這一空了六根大定，無漏果。

「乃至漏盡。成阿羅漢」。一空了，當然還要用功啊，把無始以來的貪嗔癡慢見思惑的習氣一點一點，貪嗔癡慢這個毛病習氣，做人做事這個脾氣等等都要洗刷乾淨了，返本還源，成了阿羅漢。

「住佛座下。印成無學。佛問圓通。如我所證」。所以我在佛的坐下「印成無學」，佛印證我已經到了無學果，不需要再學了。阿羅漢到家了，小乘法門到底。所以因此佛今天要我報告圓通法門哪一樣證入佛法得到圓通最好，哪一樣最好？根據我的經驗：

「返息循空。斯爲第一」。修氣功修出入息，道家所謂走通任督二脈，注意喲，也就是安那般那的道理。任督二脈打通了，是內呼吸，還在呼吸，還在生住滅中。所以我經常問有些修道的人，你任督二脈通了，轉河車轉到幾時候爲止啊？他就答不出來了。轉到旋磯停輪，日月合壁（道書上告訴你）。什麼叫「日月合壁，旋磯停輪」？呼吸停掉了，也不轉，身體空了，都是氣充滿了。所以孟子所講養我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天人合一了這個境界。大家只曉得轉來轉去，你轉個什麼？你去做牛多好，給人家推磨，永遠在任督二脈去轉去！轉到了不轉，得止，密宗叫寶瓶氣這個境界。

# 楞嚴經講座 四十二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今天《楞嚴經》卷五，上次最後講到第八位濟道尊者報告修法經驗有成就的，是走安那般那出入息。修鼻子的呼吸，這個話講錯了，呼吸不一定是鼻子，我們人全身十萬八千毛孔都要呼吸的，一身都在呼吸，最明顯就在鼻子作用。那麼在中國道理名言，用中國的術語來講就是修氣，練氣這個功夫最後而悟道。那麼安那般那的修法，我們上次提到過，天台宗的六妙門走這個路線的，在西藏密宗裏頭大部分的教派最後走專修的路線專修的時候，也都是用安那般那出入息的，其中的方法差別很多，最近有幾位同學下課以後平常問到的，那麼我給大家講過的這個出入息的修法演變起來有二百多種，據我所瞭解。就是這麼一個呼吸就有那麼大的作用，那麼要詳細的專講這個是一個專題，而且有許多修法，各方面怎麼樣修練這個氣，非常仔細不是短期能夠完全說完的。我們現在只講原則，以後有機會再說。

現在是第九位菩薩尊者起來報告的。那麼這位菩薩我們都曉得有名的叫牛呞比丘，換句話就是有哮喘病反胃，也叫做反胃的毛病，這是第九位菩薩起來報告，他報告修法的經驗是從喫東西，舌頭味道而悟道的、而成道的。那麼這個是一個特殊的法門，普通一般人不大容易瞭解的，這是各有因緣的修法。那麼我們看他原文的報告。

「驕梵鉢提」。是他原名，梵文的翻譯，就是牛呞比丘。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他自己的報告：

「我有口業。於過去劫。輕弄沙門。世世生生。有牛齝病」。個人生命來都是業力所感，個人有個人的業力。這個我們在平常別的佛學課佛經課講得很多了，佛學的基礎在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這個先弄清楚。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搞不清楚啊，那所謂這一方面沒有研究清楚，一般只講學佛修法，那是基礎不堅固的，不行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生命來源，都是種子生現行，前生帶來的，一生的身體的健康，就是高矮胖瘦黑白，健康與不健康，腦筋的健全不健全，以及心理的狀況、個性都是自己的前業。所謂前業，就是宿業，過去前生多生累劫自己的業力帶來的。就是平常我們經常講的，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一個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個性各有不同，不是完全遺傳關係，遺傳是因緣裏頭四緣裏頭一種---增上緣的一種，自己本身的業力這個親因緣帶來的。所以人生自己的一切的遭遇也都是宿業所感，宿業所感幾乎是很難轉，佛也難轉定業，必須要把這個宿業、一期之報這個報應，前生所做的，今生所受的報應還完了，痛快的還，開心的還，才能轉過來，不然要想轉定業要無量的功德，除了成佛，還要受輕微定業的宿業報應，所以佛法是建立在三世因果的報應上面。

所以我們看牛呞比丘這位尊者自己起來的報告，他也就是坦然的講出來，發露懺悔，就是戒律所講的發露懺悔，自己很坦白的把自己宿業報告。他說我過去生犯口業很大，我們這個人身口意三業，口業、身業、意業就是三種，身業犯的三種啊，容易犯罪我們經常在犯罪，殺盜淫，盜並不是我沒有做過小偷也沒有做土匪，想佔便宜就是盜，要注意。殺隨時都在殺，想占人家便宜就是盜。這些道理都要清楚。意念貪嗔癡三種。

口業最嚴重四種。當然第一種是妄語，講謊話，說謊話我們經常說的呀，誰都在說啊。說我絕對不說謊話，哎呀，我老實告訴你，我一輩子不說謊話，已經是謊話了。沒有不說慌話的，我老實告訴你，可見我們平常都不大老實了，都是自己承認了的。所以這個妄語我們經常在犯。

第二是惡口，惡口包括挖苦人，罵人，恥笑人，轉個彎的罵人，都屬於惡口。

第三是兩舌，挑拔是非，傳達是非，愛講是非，表面是好的，過後就兩樣。甚至講某人怎麼樣？他啊，不錯吧，不過嘛，不說了，你已經是兩舌了，這樣已經是兩舌了。某人好不好？好啊，不過嘛，不要講了，沒有關係了，很好了，那就是很明顯的兩舌，都要注意很多，我們平常的行爲隨時會這樣。

綺語，就是，黃色的話當然是綺語啊，不黃不白的也是綺語啊，就是言不及意，一天坐着來說空話不相干，或者愛說笑話，逗人家笑的，笑話裏頭都是不大好的，而且人是很喜歡聽笑話的，笑話不大黃啊，不大笑的，十個笑話九個黃，不黃就不叫做笑話，這一類裏頭就屬於綺語，這個是口業，非常重。

你看這個我們十業十種惡業裏頭，普通人這十種惡業是一定犯的，所以真的學佛修行注意喲，不要認爲做功夫打坐唸佛就成功了，這個十種基本的惡業沒有轉化，談不到是修行，修行是修這個，心理的行爲、習慣、習氣把它改變過來。所以修行兩個字：修正心理的行爲同外面的行爲，叫做修行。不要認爲我可以打坐多久了，氣功練得很好了，氣功越練好脾氣越大，不發則已，一發不得了，換句話你的貪嗔癡殺盜淫業更大，所以修行重點在這一種心理行爲，這都是心理行爲，要轉變的，這是我們講到這位尊者所提出來的口業兩個字，加以特別的感想、感言。

所以他說我過去有口業，他的口業犯的是什麼？惡口，綺語都有。在他自己的報告，他說我在過去劫，還不是前生啊，很久以前劫數以前，「輕弄沙門」四個字，輕視，弄：逗人家玩，看不起人家，玩弄人家。所以我們中國古代文化有兩句話：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一個人不能玩弄人，要尊重任何人。玩弄這個意義很大，什麼叫玩弄？逗人家玩的，講話沒有正用啊，看他不起，故意又捧他，就是耍寶，把別人當寶來玩，這是輕視玩弄。輕視玩弄一個普通人不可以，更不能輕視玩弄一個出家人、沙門，出家修道的人。就看不起，挖苦他，玩弄他，那當然不止一次了，照他自己所報告的口業，他在輕弄沙門，這四個字就是他自己的罪狀，所謂輕弄沙門不止一次啊，這個人輕視人家慣了，隨便就逗人家。等於我們看到個小孩子，看到就要掐他一下，這個臉揪一下，結果小孩子、嬰兒就弄得流口水了，就是這裏多給你親了摸了的關係，把他這個唾腺搞壞了，所以小孩子這個看到好漂亮，掐一下，哎喲，這樣，他的口水準滴了，這也是輕弄，舉一個例子。輕弄人家慣了的，隨時會輕弄，不會有一次。因此啊，他說「生生世世」，那很多生了，得了這個毛病---哮喘，東西反胃，反胃很痛苦的喲，反胃是很痛苦一種毛病。還有一種病在病學裏頭叫隔食病，飲食喫下去，就喫不下，停留這裏了就返上來，隨時返上來，象牛一樣，牛不是反芻嗎！那麼這一種病呢，一哮喘，呼吸系統胃不好，都連帶的。所以人生的病乃至耳朵也好、眼睛也好，隨便哪裏。

爲什麼你有這個病啊？佛學的道理，病由業來，每個人病就是業報。業由心造，所以真要健康，先修心理的健康，然後才能得到身體的健康，這個特別要注意。所以他就是業報的所得，生生世世就得了這個毛病，那這種毛病在大衆中被人討厭的，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得道了以後，佛不叫他在這個大衆團體生活，因爲他也得道了，佛要他經常住在天上，有事情纔下來。住在哪一天呢？值得研究了，佛經也沒有明告訴你。那麼他是得這個毛病，後來因爲這個毛病，我們看到另一方面，看到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教育法，一個真的佛善知識教人，也就是我們中國儒家所講孔子啊因材施教，什麼材料才教他修什麼方法。在佛學呢？不叫做因材施教，觀機設教，同樣道理，就是因材施教，什麼材料，哪一種人適合哪個方法修，個人不同，不是說一種方法一味藥能夠醫治百病的，絕無此理，這個要注意。所以佛的教育法非常高明。

「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這就很難辦了，在我們一般人很難修的，一味清淨，佛叫他修這個法門，這個法門是心地法門，從思想念頭上來。「一味清淨」，我們先解決一味，一味在中國禪宗裏頭有個名稱就叫做打成一片，做功夫打成了一片。什麼叫打成一片呢？比如說我們一個唸佛的人，白天假使唸佛很清淨，很專一，睡着了的時候就不是了，做的夢亂七八糟，也不會曉得唸佛了，就是睡着了做夢偶然曉得唸佛，不會說每一個夢一起來就知道是夢，然後不想做夢就唸佛了，做不到啊！假定在夢中都做到了，還不夠一味呀，這叫醒夢一如，不是醒夢如一。醒夢一如一樣道理了，可是在中文的寫作不能顛倒的，醒夢一如還不夠，要念到晝夜一如，那還是不能算是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就是一味，要什麼動靜一如，晝夜一如，所謂二六時中，隨時隨地，念念清淨在這個專一在這個念頭的境上，這纔夠得上唸佛唸到打成一片了。那麼打成一片呢？等於在教理上這裏所講的一味，只有這一味，沒有第二味。所以修密宗的人要修到了一味瑜伽，一味瑜伽就是這個道理，要修到了一味瑜伽，就是很嚴謹境界。

那我們現在解釋一味這個名稱並不是完全只講舌頭所嚐到的味，如果講到人生境界舌頭嘗味，我們曉得人世間喫的東西，我們中國人叫鹹、甜、苦、辣、酸，五味俱全。五種味道，這五種是變味喲，這五種都是變味，鹹甜苦辣酸五種是變味。那麼我們做菜呢？把五種變味再加攏來，又變出來，所以菜有各種的味道。有一味不變的味是什麼？淡味，沒的味，我們人叫它談味，沒的味。怎麼樣修到淡味？沒有味。

比如我們現在喫飯，有時候餓了，乃至最近有些人拼命練習斷食，因爲受瑜伽術的影響，印度，以及又到了日本，日本人把它取了個名稱叫斷食。實際上中國呢？過去叫闢穀，闢穀不喫飯了。那麼在中國過去的修法裏頭，中國文化很多，不喫飯有很多種，有專門喫水，喫乾淨的水，喝水什麼都不喫；也有一種服氣，那麼就要歸到上面那個安那般那修呼吸的那個功夫去了；

還有一種呢？專門喫一樣東西，喫一樣東西，譬如說有人專喫蜂蜜也是一種，很多種方法。

那麼在這裏所謂講一味清淨，實際上達到闢穀的境界，不喫以後真達到闢穀境界。要注意喲，千萬不要，我聽見有許多同學喜歡去搞不喫東西闢穀，我很替他們擔心，所以我反對他們。因爲有幾位朋友，都在臺灣發生的。譬如我本人，經常告訴大家，我說我現在再閉關入山，我不帶東西了，不想吃了。我常常告訴你們，必須要把胃氣充滿了，可以闢穀，不要亂搞，亂搞容易出毛病。

在臺灣過去二三十年當中，有一位修道家的，名字不講，在大陸上過去道家功夫很高，也是大師。到了臺灣臺北以後，他也在做官啊，官也做得蠻好，道也修得蠻好。那個時候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你們其中有些同學年青一點大概還在前生境界，還是做老頭子老太太的時候，還沒有來呢。他有一天突然宣佈，闢穀了不喫飯，四個月以後出毛病了，鋸掉了一隻腿，大腿整個鋸掉了。因爲不喫飯哪，就變成胃出血了，內出血，胃出血有一種是等於排出來了，大便裏屙出來啊，口裏噴也來，那還好辦。有一種暗的內出血，胃出血就是胃破了，流到這個血液裏頭，沒有排出來，排不出來就變成毒了，那麼他在打坐就引到這個腿部去了，這條腿中毒廢了硬鋸掉，他道家的書也寫得很好啊。

另外有一位老居士八九十歲了，還在美國，也是我們朋友，青年朋友知道。有一年他看到我，那已經是民國快到五十年之間了吧，我也在臺北住着，有一天他看到我，他說你二十幾個月不喫飯，精神好。我說好得很啊。睡覺呢？我說因爲不喫飯，覺也不需要睡了。哎呀，太好了，不要喫飯，減少麻煩，又不睡覺一天做兩天用。我說你不要亂搞啊。他那個時候年紀也蠻大了，不不不，阿彌陀佛。後來過了不久啊，他們告訴我某某老先生住院了。我說爲什麼？胃出血。我說怎麼胃出血？他學的不喫飯。我說糟糕，他聽了我這個人講害了。我就跑醫院看他，我說你怎麼搞的？搞得胃出血了？他說老師你叫我不要修，我不信嘛，就學你那個樣子，只搞了一個禮拜胃出血了。我說現在呢？現在已割了一半了。我說胃割了將來會長得起來的了，胃呀好好你把它封好了，又會成長回來的，不過年紀大了同年紀輕了開刀了，會成長轉來的。我說你不要亂搞啊，這不是玩的呀。

我們這個胃一天到晚吊在那裏這樣動，消化是這樣動，它的運動一個布袋一樣運動，有東西在裏面它這樣抖動就消化，它要摩擦這樣抖動。有東西在裏頭啊，牛肉啊青菜啊，蘿蔔啊，豆腐乾哪，它在裏頭好動嘛，你慢慢不喫不喫，有一點點還可以動，你空了，空了氣又不充滿水又不進去，它動它也搓起來了，兩個自己搓了，一搓一搓把這個皮就搓破了嘛，搓破了就胃穿孔了嘛，就出血了嘛。你有本事把胃空着嗎？

你氣充滿了，所以告訴你做功夫啊，精滿不思淫，那是當然的，越虛了的人，性慾觀念越強，身體越不好的越強，越虛越強，臨死的時候最強的是性慾觀念，投胎的時候和臨死的時候最強，這個欲界衆生是這樣來的。必須要做到精滿不思淫，所以要守戒。氣滿不思食，它自然不要吃了，氣滿了，不吃了。神滿不思睡了，這個神充滿了就不要睡眠。

你勉強做到不睡眠，就同上一次那位阿那律陀尊者所講的，佛講他偷懶，他七天七夜犟起來不睡，就把眼睛搞瞎了，不能勉強的，不要認爲我拼命做功夫修成長生不老。拼命做功夫，你曉得我「拼命」做功夫，這兩個字已經不是長生不老，因爲你拼了命了嘛，要懂得這個邏輯啊。你按部就班的，一步有一步的功夫，不要越等級。

這是我們講到一味，真正一味是淡味。實際上什麼叫淡味？真的闢穀以後就不要喫飯了，斷食以後，到了氣住脈停。那麼自己每一天都有自己的津液口水，這個口水不叫做普通的口水，津液。那麼有甘味，甘是唐音，不是甜，甜不是甘。甜味有問題，口水一聞發甜，口裏發甜是毛病，糖尿、尿裏發甜也是毛病。甘味這個甘味不是甜，有清涼清香的，那麼在道家修到這個境界就叫玉液還丹，當然還不是金液還丹。道家金液還丹，玉液還丹講了半天，是四個字「修安那般」修氣功，身心變化到了某一個階段的名稱，一個現象，要知道。

所以一味清淨，到了津液充滿了，這個時候心也清了，這個心清了，在清淨裏頭再觀心，一味清淨，心地法門。再觀心是心地也清淨了，最後就不動了。譬如有些人打坐坐得好的，口水特別多，你說玉液還丹，一天到晚坐在那裏咕嚕咕嚕的，那聽到有些更響咕嚕嚕，一天到晚搞這個，那你不過修道修得牛呞比丘一樣，這叫做道啊？那個一味清淨的口水到了某一個階段，喫飯一樣，多了不能再喫。腦子很笨，噢，這是玉液還丹哪，多喫幾口，要出毛病的，多了也不好。所以學佛做功夫知時知量很難，因此修行禪宗也好，密宗也好必定要依明師，不是有名啊，明白，就是過來人，他自己有成就的才能指導。到了某一步的功夫了，一問我這個情形，不要你講，師父已經看出來了，你這個是什麼了，下一步怎麼樣。但是世界上明師難得，不要靠人，人貴自立，總要自己智慧發起，知時知量。所以講到一味清淨，所以口味鹹甜苦辣酸都是變味，以外，這一味就是清淨，淡味無味，平淡無奇，口味也清淨。

然後做到了，懂了這個，那自然是氣住氣滿了，再來觀心，這個心裏頭喜怒哀樂不起了。等於莊子說人到了中年，哀樂無動於衷了，悲哀喜樂無動於衷。你也是到了的，所以不肯起來寫，這個喜怒哀樂無動於衷，象我這樣說話是犯戒喲，真的，諸位，你們看我的口過犯的，綺語，專門逗他玩笑，因爲我很氣他，怎麼我叫你起來才起呀？不好當衆罵他，罵他是惡口。不罵他，我怎麼辦？只有逗他一下，逗他一下是綺語。所以自己修行自己要知道，不要認爲自己沒有口過，我的口過很大，不罵人就是挖苦人，有時候實在受不了。

諸位要注意呀，這才叫修行，不要自己一舉一動不知道，認爲我很對，都在修行，就完了。一天不反省自己的過錯，找不出來自己的過錯，你不要認爲我這一天沒有過錯，過錯犯得最大的，天天找得出來自己的過錯，那麼你是進步的，千萬要注意，現在是現身說法告訴大家。所謂一味清淨心地法門，真正的心地的清淨也是一味，哀樂不動於中，喜怒哀樂未動之謂中，貪嗔癡慢不起之前，貪嗔癡慢都不發出來，不生，不來也不去，不動也不靜，這是心地的一味清淨法門。這是他的報告。

因此「我得滅心。入三摩地」。所以一切雜念、妄想沒有了，見思惑滅盡，進入三昧正受境界。

「觀味之知。非體非物」。這個要注意了，我們剛纔提到喫飯的問題。喫飯真是習氣啊，所以我常常喫東西真是習氣，我常常告訴你們，我這個人也是所有的毛病都有，而且有名的刁嘴公，素菜也好，葷菜也好，能夠我覺得這個菜做得好，很難了。所以一般同學都怕我，老師吃了不曉得行不行，雖然他們做得好。但是我喫得也很簡單，本味就是好，什麼菜做到本味就是好。鹹甜苦辣酸放了一堆我也會做啊，那當然好喫，已經麻了，嘴都麻了。好不好喫啊？好喫好喫。什麼味道你分不出來了，那當然好喫啊。真會喫菜就是喫本味，本味就是原味。你說炒個雞蛋嗎？就是一點油一點鹽，什麼蔥花都不要加，那個炒出來好喫啊，這纔是做菜的高手。你說炒個雞蛋還要蔥花，還倒一點酒，加一點香油、蝦米進去隨便什麼，那沒有什麼，這個很容易，這都是變味。

我講這個道理啊，修道是一樣，所以我們這個人闢穀不喫飯，譬如佛的戒律，日中一食每天中午喫一餐，或者是過午不食，有兩種。佛是日中一食，一天只有中午喫飯。叫比丘們是過午不食，過午不食很多好處。飲食晚上喫多了，跟着飲食的毛病多了，尤其是晚上，我們中國有句老話注意到，你們年輕同學：若想活到九十九，晚飯少喫口。換句話翻過來就變成一句俗語：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尤其晚飯很可怕的。晚飯所以佛戒不喫晚飯，晚飯是鬼的飲食，什麼鬼？人就是鬼。尤其你看館子店啊，舞廳啊，尤其風花雪月那個胡鬧的團體都是到晚上又喝酒又喫，喫得昏天黑地。然後嘛，飲食以外，酒的下面一個字啊，酒酒酒，好朋友，下面一個字好朋友「色」，酒色相連。酒色財氣四個兄弟相連的，都來了。這是飲食很壞啊，所以晚上空肚子啊，少欲，所以過午不食使你少欲，男女之慾性慾少衝動，甚至無慾。少欲，少昏沉。不大愛睡眠了，因爲肚子餓了，睡不着了，睡眠是毛病，睡眠是真討厭。所以我常常跟同學們講我最喜歡是夜裏，尤其聽到他們起來上早課，四點半聽他們就打板了，大家起牀。我在下面還精神百倍，一想你們那個起來睡眼蒙朧，走路都顛顛倒倒那個樣子，很想上來看看你們，想想算了，因爲我一上來增加他們心理負擔，所以乾脆做一點好事，不上來看。那個夜裏是清淨啊，但是何以做到呢？飲食問題是最重要。

可是我當年把飲食減少了，我說你們喫素，我說我年輕時候喫過七年長素，而且那還很年輕啊，人家還不曉得我喫素。我不標榜，標榜了喫素很麻煩，人家要給你準備素菜。既然喫素就不想了嘛，到那裏說我吃了，剛好喫飽了，乾脆不吃了。你說哎呀，我沒有吃了，不過我喫素，你這個罪業多重啊，那個人還要跑去買素菜還要炒。我過去只是人家不曉得我喫素，因爲我到那裏場面不對，對不起我喫過了，喫飽了，剛剛喫飽，我寧等他飯喫完了，出來買饅頭喫都可以，不要麻煩人。那麼再不然看看那個葷菜榜中素菜的，好好好，喫喫喫，那個肉啊菜啊儘管夾來嘛，那個肉留着放在那裏，你把菜喫掉就好了嘛，何必裝起那個聖人的樣子？討厭相，我把我的喫素經驗告訴你。

而且我還不但這樣，年經很輕，還過午不食呢，那真困難啊，我告訴他們，我年輕的時候一餐飯喫八碗哪，運動的時候，一大盤肉喫也，八碗飯，兩個鐘頭就餓了，就發悠了，那就不得了啊，在那個時候不喫都困難，三碗飯先練習喫兩碗晚上，兩碗變一碗，半碗，幾口，然後喫一口，還是想喫啊。那已經發現並不是餓，---習氣，這個習氣業力之難斷，那我就騙自己，給你晚上自己喫七顆生的花生米，生的喲，還不是熟的，吃了七顆把它變成五顆，五顆變成三顆，到了三顆以後不吃了，然後到晚上想想，這就是習氣。所以我可以很久不喫飯，看到別人喫飯，我就站在旁邊，哎，這個好喫啊，哎，你多喫一點，這個好啊，這個味道好得很啊，我自己就反省到我並沒有說完全清淨啊，我在犯戒啊，因爲我雖然沒有喫，這個好啊，好喫吧？等於自己在喫，你知道吧？所以修行要看自己的心地，你說我沒有喫啊，我在教他喫啊，你那個變相的貪慾呀；多喫點，多喫一點，好喫啊，好喫啊，很好喫很好喫，我告訴你嘛好喫，自己就高興。你想你心裏頭還有那個東西，沒有到心地清淨，修行要在這個地方注意，好難！

所以這位尊者告訴我們，「觀味之知」我們喫東西覺得這個味道好，那個知性這個心理作用，這個心理是什麼來的呢？真的味道好嗎？「非體非物」，沒的東西，一切都是虛妄，是你的業力，心裏的習氣，個人的業。所以有些人年青人偏食，這樣不喫那樣纔要喫，那就是業報，他自己心理作用。有什麼不可喫啊？我說飛的不喫---飛機，水裏頭不喫---潛水艇，陸地上不喫的---坦克車，除了這三樣以外啊，什麼都喫，空中飛的、海里遊的、陸地上跑的都喫，不要偏食。有些人喫素也喫偏食，那是不得了了，要麼你做到了氣滿不思食，不要營養了，那氣就是營養。可是也不是喲，長久不食，過幾天或者過半個月，過一個月，或者過三個月，或者過半年，還是要很好喫一次啊。

所以以前有個故事，我們在重慶時有一位老朋友，學佛修道的。這位老朋友本事很大的，七天喫一次飯，他要下山來來喫飯啊，不一定，他的朋友很多，大家也很尊敬他---修道。早幾天一封信來給你了，這個禮拜天到你府上喫飯。大家曉得他來了，叫了一桌菜，冬不還要準備火爐、火鍋，雞鴨魚肉都是一桌很豐盛的席。他來了以後，茶葉都弄好放好，火爐擺好，讓他一個人喫，他這一餐飯要喫五個鐘頭。他吃了走走，走走了摸摸肚子，練練拳打打坐，然後自己把風爐扇起來，那個時候沒有電氣了，沒有瓦斯，風爐扇去了，又來熱好。這一桌酒席他統統喫完，喫完了上山了，一個禮拜不喫，第二次絕不會到你家裏來喫，另外一家，這就是邪門規矩，朋友裏頭他是秋風恰到好處，不亂刮秋風的。就是修道人化緣不亂化，不要說這個人有錢啊，這樣啊，居士還是你出錢啊，那樣出錢，那樣就不懂了，所以他這個化緣化得很好，他朋友也多，一年難得輪到一次喫。我們有時候說下次一定輪到我啊，還靠不住的，由他自己高興。

所以有時候你還是要補充的，你倒底父母所生肉體之身，那麼你真達到了如我們這位尊者所講的，「觀味之知，非體非物」，本來空的，貪圖滋味也是空的呀，那是習氣呀，並沒有一個東西叫好喫，並沒有一個東西叫不好喫，只要到喉嚨根根這裏一下，到了這個地方，到了這個門口一下去就沒的味了，所有味都在舌尖啊，而且味道的好不好還並不是靠味道的本身，還靠我們自己的唾液、自己腦神經、口水配合這個味道起化學作用纔好喫呢。你的口水不大好，質量不好那個飲食到嘴裏也不好喫啊，所以當我們生病發燒嘴裏發苦，你最好喫的東西拿到嘴裏是苦的。這就證明瞭東西好喫不好喫在你的本身，並不是在那個物體，所以「非體非物」。

味道哪裏來？不是那個鹹甜苦辣酸，或者是那個東西好喫。因此悟到了，啊，好喫不好喫還是在於生理、心理，身體怎麼來的？心理來的，剛纔我們講嘴裏發苦了，不好喫，消化不良，胃太寒了，你嘴裏喫東西，所以講胃口不開，什麼都沒有味道了，其實那個東西好喫得很啊，因爲你自己病了就沒有味道了。所以愛喝茶愛抽菸的人，忽然今天不想喝茶不想抽菸，嚴重得很，病了。等到他病好了以後，拿一支菸給我，恭喜，他又得活了。這是講有這個癮的人啊，這個癮哪裏來呢？「非體非物」，一切唯心。因此他明瞭心了。

「應念得超世間諸漏」。一念之間悟道。不但由嘴裏悟到這個道理，超越了世間一切有漏，眼耳鼻舌身，由嘴裏悟道了，眼耳鼻舌身都瞭解了，一樣的道理，眼睛也一樣道理，超越世間諸漏。這個時候，但是牛呞比丘所講的呀，老實講這是《楞嚴經》的祕密。他走的這個路線是什麼呢？規規矩矩是闢穀的路線，闢穀就是不喫飲食，不喫飲食要喝水喲，喝水很重要。

有一年這位老居士，一位女的，我一想有三十年了，我到觀音山。觀音山那個廟子舊時還有個小禪堂，我在那裏還打過七呢，現在都給他們拆了，我上去一看都是面目全非了，觀音變成羅漢了。這個有一位女的，也是本省人，南部人，在這個廟子上那位當家師父告訴我，還好了，一天大小事情都做啊，不穿襪子不穿鞋子，不喫飯，光喝水。我那個時候看到她，這位太太姓名也不肯講，就是光喝水，那個時候看到是四十幾五十這個樣子，後來我也沒有再看到。那麼這種人呢？修味觀裏頭光喝水的辦法，也屬於水觀裏的一種。不過先喝水還是有它的方法喝的，當然水還是要乾淨的，最好是泉水，山泉的水，井水都要考慮考慮，有些井水有問題，看看附近有沒有礦物質，都要注意的。

所以這些修行的方法都要和科學倆配上，古人講的方法本身就是非常科學的，並不是否認科學。所以修了這個不喫飲食以後到達了心一空，念頭一空，注意他的話。

「內脫身心。外遺世界」。所以闢穀以後，不喫飲食一味清淨修到後來，「內脫身心」，怎麼叫脫？解脫了。自己打坐起來平常沒有身體的感覺了，你說人怎麼樣沒有身體的感覺啊？絕對健康的時候，對不對？只要有一點不健康，你哪裏痛，拿個針來扎你一下，只要這裏感覺到這個紮了受傷就是不健康，你就有痛覺；哪裏舒服啊，有樂覺也不行。所以樂受、苦受、舍受就是不苦不樂受、憂、喜都沒有了，所以身見都忘掉了。修行最難忘的就是身見，就是這個身體感受，我們大家爲什麼唸佛打坐不能得定啊？因爲你身見這個受陰還在啊。他到了這個境界悟道了，明心以後，「內脫身心」，心呢？第六意識雜念分別心不起了，身、心都清淨了，得了解脫，你注意這八個字，他的成果。「外遺世界」世是什麼？三世時間觀念，昨天今天明天，去年今年明年，過去現在未來，世是三世。界是十方，東南西北、四個角、上、下，所以時空觀念都丟掉，沒有世界，就是證到空的境界。內脫身心，外遺世界。

「遠離三有」。跳出了三有，就是三界欲有、色有、無色有，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樣纔能夠到達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這一段你特別注意，你看前面講了八位菩薩尊者各有各種的境界不同，你要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就要到達牛食尊者這個境界。他以什麼法門？一味清淨，老實講是闢穀來的。換一句話我們中國的文學啊，不食人間煙火，就不食人間煙火了，才能到達，不食人間煙火，那才能到達。這個時候怎麼是跳出？他講得很明白了，這個時候：

「如鳥出籠。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到這個時候身體的輕靈，身心都可以丟開，象鳥飛出了那個鳥籠一樣，跳出三界了，這是個實際的境界，實際的功夫啊。所以你們看過密宗的密勒日巴，就是木訥，舊的翻譯，我們這裏老的翻譯叫《木訥記》，新的翻譯叫《密勒日巴傳》。他爲什麼飛起來？他因爲九年都在餓啊，在飢餓狀態中，但是他最後氣脈修成功在空中飛翔的時候，他那個時候已經不行了，餓不下去了，那個食慾也發起來了。到某一步功夫，《木訥記》上告訴你，師父已經涅磐了，師父臨死以前留一個信給他，我們中國人叫錦囊了，錦囊者就是布包起來，很好布包起來一封信。你背在背上叫他，我走了，死了，你到後來有一步關口修行到那裏，沒有辦法的時候，你打開我的看。他到那個時候沒有辦法，他的未婚妻同他的妹妹啊，在山下化緣，正化來酒啊、臘肉啊這些給他送上去，你說他喫葷還不喫葷啊？平常喫草根，身上都長綠苔了，綠毛了。這個這時候他也剛好碰到那個機緣，妹妹和未婚妻倆送來，打開酒喝，喫那個肉啊。那當然火腿啊，臘肉啊什麼都有了，亂七八糟的，過年到了。哎喲，他說這個功夫怎麼辦，心裏很難過，師父也涅磐死掉了，趕快想到打開錦囊一看，師父說一句什麼話？信裏頭：此時全靠好飲食。所以他就痛快的喫，一吃了以後，氣脈打通了，就飛起來了，真的飛起來。「如鳥出籠」，不要去玩啊，聽聽而已，你不要隨便去跳，如鳥出籠，籠子裏跳不出來，跌下來跌得要死的。「如鳥出籠，離垢銷塵」身心外面一切染污的內垢都乾淨了，銷就報銷了，沒有了，清淨了，紅塵中宿業什麼都沒有。「法眼清淨」，什麼是法眼？看一切法皆是佛法，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什麼法都搞得很清楚。最後會把它轉來，一切法皆是佛法，法眼清淨，成阿羅漢。

「如來親印。登無學道」。佛的親手教出來的弟子，佛的親弟子，佛你親自印證我已經達到無學位，不需要再學，成就了，大阿羅漢。今天你老人家要我報告，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還味旋知。斯爲第一」。這個味道還到本來，本來的味道，世界上所有的味道本來就是無味、淡味。淡味到達無味，沒的味，就空了。旋知無知：知也沒有，知也空了，斯爲第一。所以我們大家修甘露法門啊，修什麼飲食的這些法門啊，原理就要先把這個搞清楚。一邊修行一邊又貪圖好喫，那就另外一道了，也是個法門，不能說不是法門啊，那就是好喫法門，也可以成就好喫三昧，不過二十五圓通裏頭並沒有把它說出來，那是另外一個法門了，真的有，不是沒有，會喫也是個法門，喫得飽也好。

現在我們另一位了，這位尊者比丘是佛的高足弟子。「畢陵伽婆蹉」。翻譯中文就是餘習的意思，剩餘的習氣，餘習未斷，這個餘習。這位就是愛罵人的，他當皇帝，多生累劫做皇帝做慣了的，指揮人指慣了的。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他的修行報告又不同了。「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足。舉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忽空。三七日中。諸漏虛盡。成阿羅漢。得親印記。發明無學」。

這一段不能切斷，他這個報告長了，不象其他的尊者報告一段一段切了，那麼整個故事要說下來。他是一個所謂我慢非常重，尤其他是好幾生來都是權威人物做國王做慣了，指揮人罵人罵慣了，所以他對這個龍女河女他也敢罵，那麼這一段裏頭不提。他是一個這麼富貴中人的多生累世的習氣，尊貴養尊處優的。要知道富貴人啊，富了就貴，一個人有錢了，做事情都懶了嘛。那麼因此他這一生的修持不同啊，上面我們講過了，眼耳鼻舌，這是講身受，身體來修。

他說我剛剛出家發心出家的時候啊，「從佛入道」，入道出家了。有些地方入道不一定出家，有些居士們的報告，就是別的經典上入道就不講出家了，在他出家了。

「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不僅是跟在佛旁邊，你注意他這一句話的文字，常常聽到佛你老人家說世間上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這個社會人世間沒有舒服的事情，沒有可愛的事，是苦惱的世界，世間皆是苦，悲慘的，從無始以來到將來爲止永遠是悲慘的，娑婆世界沒有一件圓滿的，都是有缺陷的，不然不叫娑婆世界。娑婆就是難忍能忍，這個缺陷是很難忍得過去的，所以稱這個世界。你看以他的根器，我們大家要反省自己了。以他尊者的根器，以他多生累劫的富貴中人，跟佛出家應該很聰明，還是笨蛋。不是聽佛說世間苦不可樂就馬上真得道了，要「數聞如來說諸世間諸不可樂」。常常聽，聽了也同大家一樣聽過忘了，雖然記在筆記上，問問哎呀，筆記我去翻翻看，筆記上找不到啊，也是同我們一樣啊。總算有一回，數聞，所以要多聞，常常聽，教育也是這樣，真的喲，你教了一百年他還是不懂，你只教一句話，都沒有感應，他都記得了，記得了不受用，有一天突然會覺得有用，教育的目的效果才達到。你看叫我背得來，揹來沒有用的，書揹來還是沒有用，到達了某一天，啊，是這樣啊。所以以前讀書叫我們背很有道理。

我們當年讀書啊，討厭老前輩的老師，那真是我們很討厭，現在想想感激不盡。我們那個時候叫先生了，先生啊，這個書怎麼講啊？不要多問，好好揹來，將來你會懂。我們都嘴翹下來，將來，將來哪一天嘛？反正他一定不會，他不會他才只好不講，所以叫我們將來會懂。後來我們自己真讀懂了這個書，真是感激他的話，他如果當初給我們講了沒有用，聽了還是聽了沒有用，自己碰到那種事情經過那個，把自己讀的書反映出來，那才親切，那叫證到，親證到，親證就是經驗主義，現在西方哲學講就是經驗實證主義。

所以你由這句經文你可以瞭解，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因此他受了這個教育的感觸是什麼呢？這是小證，沒有實證到世間不可樂。他說我每一次化緣的時候，比丘制度自己不種田不織衣服，在印度出來，飯時，到中午出去化緣。

「乞食城中」去化緣。注意比丘化緣有化緣的威儀，戒律部分有化緣的儀軌，你們出家同學注意，大藏經戒律部分有的，叫做比丘化緣的威儀儀軌。鉢是怎麼託的？眼睛最多看前面五步路，不能平走的，眼睛都是佛像一樣，半開半閉；託鉢是當空的，拿引馨是這麼拿的，衣服是怎麼穿的，很嚴格有個規定，那個威儀走起來是很莊嚴。他在乞食城中，當然很合法的這麼走起來，化緣哪，換句話說乞食就是討飯，比丘就是乞士，就是討飯，叫花子。上乞法於佛，下乞食於衆生，乞食做比丘，上乞法於佛，化緣，像佛化緣，下呢，乞食於衆生，乞食於人等等。他可以乞食，乞食是比丘應該行爲，所以出家就是當一個叫花子，最偉大的叫花子，大英雄才做得到，象我們小狗熊們還做不到的。乞食城中，真是一個出家人修行人，雖然走路，雖然在乞食，

「心思法門」，腦子思想研究佛法修持，他雖然在走路，腦子裏沒有亂想，研究怎麼樣能證道悟道，心思法門，因此沒有注意到地下，我們拿中文四個字信步而行，信這個步隨便就走起來，這個信步而行。就是這樣信步而行，隨便走起來，反正這個姿勢很端正了，這個步伐自己出來都有一定的，所以沒有注意地下。因此不知不覺：

「不覺路中毒刺傷足」，一根有毒的，注意這兩個字，不是碰到刺，一根有毒的刺，那當然痛到腳底心進去麻脹，那是痛死了，又發腫了，有毒的刺刺到腳。比丘乞食在印度是光腳的，不象我們中國也穿襪子穿鞋子，乃至褲子還拿個繩子捆起來。

當年印度不是這樣，印度人只有裙子沒有褲子的。所以西藏人現在還是這樣，西藏蒙古人都有裙子沒有褲子的，日本過去也這樣，緬甸白衣也是這樣，中國古人也是這樣，褲子是後來來的喲，我們古代中國孔子那些穿的男女都一樣。所謂衣裳這個裳就是裙子，你看孔子的衣服也是兩重掛着，下面就是裙子，大裙子。所以我們在西藏一看，那些外面走路，看到騎在馬上，一下馬，把那個裙子一轉，我們趕快把馬牽過這一邊走了，曉得他要蹲下來方便了，方便他把裙子一轉，四面就蓋住了，人就蹲在那裏了，那個動作很妙，就是等於跳芭蕾舞啊，那個大裙子一撒，真是一樣。

所以在印度出來化緣是光腳的，光腳啊。所以《金剛經》上佛也是這樣，回來化緣回來，這個飯吃了，《金剛經》上佛洗足已，敷座而坐，所以《金剛經》描寫這個佛最平實了，就是普通人一個生活，沒有什麼放光動地，天龍八部把那個座位拿水都洗乾淨了，他老人家來養尊處優的坐在蓮花上，蓮花還要那個蓮子童，大概還要放一點棉花，軟軟的，並沒有這樣，他是苦行道，《金剛經》上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在毒刺刺了腳，那個毒刺刺進腳來，你注意他下面一句話：

「舉身疼痛。」普通一個刺，腳上痛不過腳痛啊，因爲有毒的傳染開全身就痠痛，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被這個毒刺毒的，那當然，注意喲，沒有化到緣啊，肚子還餓着的。這裏被毒刺傷一身都痛，你看這才叫修行用功，在這個時候他沒有，說我們啊，格老子這個時候把衣鉢也丟掉了，管他的，修個什麼行啊！我好象信佛菩薩都不保佑，還把毒刺刺我，啊，這些菩薩，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既不慈又不悲了，那氣死了，罵起菩薩來。這裏一個真修行的人給你做榜樣，他說這個時候「舉身疼痛」，舉身就是全身，沒有哪一處不在痛，痛苦極了。他在痛苦的時候就用功了，就是修行。就是修行反照。

「我念有知。知此深痛」，他也曉得腳被毒刺刺了，痛，是怎麼曉得我會痛呢？因爲我知道受傷。知道了這個身體這一部分有傷有毒，「我念有知」我回轉來一想，我有知覺才曉得這個感覺的狀態在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因爲我的心念有一個知覺的作用，這個知覺的作用呢？所以知道這個感覺上身體上有這個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才曉得最深的痛苦，還在痛啊，他馬上觀心了，這個叫觀心法門。

「雖覺覺痛」，他馬上進一步反轉去內在反省觀心，但不一定閉着眼睛啊，一定手把腳還捧着，眼睛還看着腿，可是觀心法門並不一定要你閉眼睛的。「雖覺覺痛」現在我這個痛怎麼樣知道這個痛啊？因爲肉體受了有毒有病的反應，感受來的，感受拿現在講，那個神經傳導到大腦神經全腦曉得痛了。「雖覺覺痛」，這個知覺的現在在幹什麼？知道在痛，知道我在痛，痛得要命啊，這個知道痛的這個沒有痛，痛是一回事。現在諸位也有啊，你們現在坐久了屁股難過，你用他這個方法看看，你感覺到坐在椅子上這個屁股難過、腰難過這是感受，你知道自己屁股難過、腰難過的。那個知道知覺作用，知道這個感覺難受。但是感覺是感覺，知覺是知覺。「雖覺覺痛」，雖然有感覺，這個知覺的東西，感覺到現在在痠痛，假定我把注意力知覺的注意力不注在這個感受的痛苦上啊，迴轉來，找這個知覺的根本：

「覺清淨心」。痛是痛啊，我知道痛的那個沒有痛啊。譬如我們發燒，哎呀我痛得要死啊，那個會叫哎喲的沒有痛啊，那個本來清淨的，那個生滅不起。

「無痛痛覺」，那個知道清淨這個心念啊，這個能知知性無痛，它本身並沒有剌痛，痛是身體上的事。「無痛痛覺」，也沒有一個特別加強自己一個痛，痛在感覺，這個痛固然痛，痛啊痛在身體的感受上，不能痛到知覺上來。由此去觀心，這才叫修行，所以念念如此，這就叫觀心法門。禪宗所謂講參，就是念念觀心，哎呀，你說我今天不參了，因爲有病請假，你看很多同學啊生了病他就請假了，那沒有錯啊，給病魔拉起走了。他這個時候痛應該是馬上醫院，一路叫哎喲，他沒有叫哎喲，舉身疼痛以後，他馬上就反省這個「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那個清淨自性啊，沒有管這個痛覺的關係。因此他就抱着這個腿在那裏參了，

「由是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哎呀，懂了，這個感覺的作用哪裏來？難道我身體只有一個，感覺知覺實際上心物一元呀，沒有感覺也沒有知覺啊，感覺也清淨的呀，本來清淨。他倒會把毒傷自己不要擦藥就會治好了，因此懂了這個道理，第一步曉得那個知道痛苦的那個沒有痛苦，這是第一步啊。因此我再進一步一參，那感覺同知覺難道是兩個東西啊？西洋心理學西方哲學很多方面都把它變成兩個東西，心物一元的。

「如是一身，寧有雙覺」生命只是一個，感覺、知覺難道是兩回事嗎？實際上是一體的，因此它這是一個東西，兩個作用，它到了身上就會感覺，到了鼻子就會呼吸，到了眼睛就會看，到了耳朵就會聽，到了嘴巴就想喫東西，向上走就會想，向下走就會沉，墮落，就是這麼一個東西。因此知道了，攝念，把這個心收回來，痛你的，痛是腿，腳有刺，格老子不管你，我這個能痛之心這一念，攝念就是收心。孟子說，我們中國儒家的孟子也講：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那麼朱子解釋這個放心就是收心，我不同意朱子的解釋方法，不過現在借用這個名稱，叫做收心，攝念就是收心兩個字，把心收回來，因爲我們的思想念頭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的。他這個時候，這位餘習尊者攝念，注意在這一點了，他這個理參透了，悟到這個理，趕緊。所謂理到了，要事到，功夫到，攝念把心念不亂散了。痛還在痛啊，那個腳上，讓你痛去我不管，把注意力不到痛上去，他把念定住了，一念不生這個境界。

「攝念未久」，他說我把念頭心一收回來，哎喲哎喲痛，格老子不管你的痛，我也不管這個腳上有個刺，把念頭迴轉自己那個本心的境界上去了，過了一下子，他說這樣一來:

「身心忽空」，腿也不痛了，身體沒有感覺了，我注意力不靠上就沒有感覺了，心也空了。其實大家也做得到，我常常告訴你們，譬如我們抬東西也好，在廚房做，手啊，無意很忙的時候手給刀啊給什麼刮破了，不知道，已經流血了，不會痛的呀，因爲感覺和知覺這個念頭不配合了。如果一看到哎呀，痛了，所以打仗在戰場上啊，大家有經驗在前方在打，前面的弟兄們假使這個同伴們打傷了，子彈打過來已經流血了，不要叫，老兵們告訴你不要吵，他沒有覺得，還在衝鋒啊，勇敢得很。你告訴他某人，你帶傷了，他一看倒下來了，是這樣的，這個人是這樣。你看有時候刺進去了你不知道，一曉得了，媽媽喲，趕快給我挑出來，越挑越痛，哎喲哎喲不得了，他在街上回來都不知道，所以這個用功道理你曉得。

所以他攝念收心以來未久，身心就空了，身的感覺身體沒有了，這個刺還在腳上啊，你看這個場面啊，你看這一幕的描寫這個劇本，他大概我們如果寫小說寫劇本的話，寫這位尊者這個刺還有腳上啊，也許把刺撥出來。他就在那一個現場用功下去，一定就三七二十一天，入定了，攝念入定，身心空了嘛。在那個身心皆空的境界裏，他一「定」:

「三七日中，諸漏虛盡」，三七二十一天證得大阿羅漢果，漏盡。得漏盡通了，得漏盡，煩惱習氣一切漏盡、不起了，成阿羅漢，證得阿羅漢果。這一段講用功的，很值得我們參考啊。真正大家想打坐修行學禪用功，哎喲，你最近怎麼樣？坐不坐啊？坐啊，兩堂，早晚兩堂，每堂五十分鐘，好象上對得起天地尊親師，十八代的祖師好象都要謝謝他一樣，這個怎麼行？真要用功，攝心、攝念，最難在攝念，攝念是攝什麼念？專一之念，最後到身心皆空，這個時候戒定慧纔到達，這是戒體得了，這是戒體定相，戒定慧都得了。那麼慧在啊裏？是漏盡，一切習氣根根全空了，成阿羅漢。那麼現在打坐坐一下，等一下有一點難過，哎喲老師啊，不得了了。不得了，好嘛好嘛，進醫院看醫生喫藥。

藥能醫假病，沒有藥可以醫得好病的，心病，世界上西醫也好，中醫也好，沒有一個藥可以醫好病的，都是假病。中國兩句老話，藥能治假病，酒不解真愁。你以爲喝酒解掉了愁？借酒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啊，那是李白的名詩啊。所以那麼我們中國祖先的名言，藥能治假病，酒不解真愁。真愁下來，你說酒醉了不想，做不到的，越喝醉了越想。所以身心之病，中西藥都是醫假病，死病的時候中西藥都醫不好。

但是有一樣藥可以醫，生死業力還是唯心的喲，那要真得定了，怎麼樣可以了生死啊？真的喲，你想生死來去自由了生死，非修定不可，除了定以外沒有別的本事。這個定是什麼呢？攝念專一，所以唸佛法門，安那般那法門都是給你攝念所借用的一個方法。

在餘習尊者所報告的，他不借用什麼方法，他是因緣湊合，從感覺上來的，你看在化緣的時候，肚子正餓，碰到這個刺一紮，照我們現代人啊，趕快叫醫救來救護送醫院，他沒有。當然走不動化緣，趕緊就在那裏反省參究。那麼這個重要呢？是平常受了佛的教化，如來說世間不可樂事，世間皆苦，他這一下才是真碰到了苦，苦極了，肚子餓了去化緣，給剌紮了，扎的還是毒刺，你看這個世界多痛苦。他就在痛苦上攝念，因此身心都空。不過下面重要的，「三七日中，諸漏虛盡，成阿羅漢」。因此你老人家親自給我印證。

「發明無學」也就是說我悟了，發明就是悟了，啓發了自性，明白了本性叫發明，到無學位。

「佛問圓通」。所以你老人家佛問哪一門進去圓通，一通百通呢？

「如我所證。純覺遺身。斯爲第一」。我認爲最好是念念反省，身心返照，追：觀心，追自己的起心動念。那個所起的念頭，生滅心空了，能起能知覺的也把它空了。空了以後並不是沒有，那纔是身心皆遺，跳出了身心，空靈之至，純覺境界。

遺身：忘記了這個身體，我們大家不能得定，不能進入真正的情況修行，就是被身體障礙，純粹在覺性裏頭，遺身忘記了身體，更不要修氣脈，更不要搞什麼七經八脈，因爲修氣脈修任督二脈修七經八脈，打通的目的是幹什麼？就是要達到忘身境界，氣脈通了，隨時可以忘身。但是有人不修氣脈，專走心地法門，勉強心地，也可以丟開了身體，丟開了身體這個氣脈，身體氣脈會不會通？那它自然通。這是顛倒的兩路，都是通的。

所以在他經驗報告「純覺遺身」丟開了身體，「斯爲第一」就走自己觀心知覺法門來而證道，忘記了身心，他說我認爲這個是修行最好的法門，這是講身體來的，由身體上感受來的。

# 楞嚴經講座 四十三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正在二十五位圓通，今天是第十一位，須菩提尊者，須菩提尊者是從觀心觀空的法門入手。

「須菩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都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再加解釋。須菩提這位尊者大家很熟了，尤其是《金剛經》的佛說法，他是主角，那麼須菩提的本名就是空生的意思，一切空。在佛經上記載個人的歷史宿業所感，素來學般若空法，當他母親懷孕的時候，家裏什麼都沒有，都空了，連米缸也空了，不曉得怎麼做飯喫。什麼都空了，當然衣櫃也空了。一切修空法的，有這麼一個感應。這是佛的大弟子裏頭所謂修空觀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一位人物。那麼他的報告。

「自憶受生如恆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衆生證得空性。蒙如來發性覺真空。空性圓明。得阿羅漢」。這是他的報告，同時也講宿業過去生的他如此的經驗，差不多每一位尊者菩薩的報告都是如此，我們學佛再重複一道，基本上是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所謂三世因果，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是宿業所感來的，宿業所感的道理就是唯識所講種子生現行，我們這一生現在的行爲成爲未來的種性，那麼這是第一個問題我們基本上要了解了再來討論。

第二我們都曉得佛法講空，尤其在中國大乘佛法的術語，大家習慣的，一碰到出家人，師父啊，四大皆空。所謂四大就是物理世界包括我們身體，地、水、火、風叫做四大，地水火風就是身上血呀液體包括荷爾蒙，是水大，骨頭是地大，火大生命活着的熱力，風大就是氣，包括我們的呼吸，地水火風四大類四大種類。我們習慣的都曉得四大皆空，其實四大也空不了，還越來越大，身體上隨便地水火風這四大和合在身體上，一大類原則上可能發生一百一十種病，一百一十種病，四大的變化有四百四十種病。

譬如我們感冒了流鼻涕，水大多了，呼吸器官受了涼或者受了感染，流鼻涕掉眼淚，流鼻涕是肺受了影響，流眼淚肝部受了影響等等。每一樣病都可以要我們的命，感冒最輕感冒是最嚴重，感冒你看它很輕微，是非常嚴重的。而且感冒細菌也好，涼着也好，一來了我們身上有十八天的這個病的功能，這個本事有十八天。有些人覺得我沒有感冒，已經感冒進去了。感冒的潛伏期如果沒有碰到外感一點事沒有，再碰到喫不好了什麼不好馬上就發出來了。

四大有四百四十種病，每一種病都可以要我們死亡的，所以身體是脆弱得不得了，這是身體的生命還不講心。我們講任何一種病，感冒了你叫它四大皆空，鼻涕也空，就做不到。頭痛起來說四大皆空你不痛吧！做不到。怎麼曉得空？這要值得注意的，不是一句空話。第二我們學佛就曉得講空，這是空的嘛，那是勸人家的話，到了自己身上啊，喜怒哀樂一點刺激來就空不了了，不管你念佛本事多大，一點都空不了，把思想不要去亂想，念頭空空不了。究竟空是個什麼東西？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們常常拿空，佛學所講空的觀念，往往變成唯物思想，空當成沒有，在佛學這個觀念是大錯的。沒有，這個東西沒有，用過了，人生了、死了，這個人不會再來了，至少這個世界上肉體的影子看不到他了，這種空是斷見的空。這個洋火，一個煙一張紙燒過了沒有了，第二張絕不是是第一張，這是斷滅空，斷滅空是很嚴重的。

譬如我們曉得西洋哲學裏頭出來的唯物思想的空、唯物哲學的空，多半是一種斷滅空的觀念，人死死了如燈滅，燈熄了一樣就沒有了，沒有什麼靈魂，也沒有前生也沒有後世，所以人死了的剩餘價值可以把他燒了變成肥料，用不着管你什麼身後事，這是唯物思想的空，也講空，不過沒有標榜這個名字，過去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學佛第一個觀念談到空字要認識，這個空不是斷滅見的空，見就是觀念，斷滅「見」的意思說是說不是斷滅觀唸的那一種空。那麼佛法講空也是一個相上來講，現象，拿修持方面就是它的境界，這個境界是空相，這是現象，等於我們這個物理世界有個空，我們看得見的，我們到了高樓頂上到高山頂上看整個的虛空，物理世界的虛空，這個空是物理世界的空，不是佛法所講的空。譬如我們到一個山洞裏頭，到一個空房間裏頭看到什麼都沒有，這個空是物理世界的空，這個空還是一個物理性的。那麼以科學的道理所瞭解，物理世界所謂空，空裏頭也有東西，或者有空氣啊很多很多，那麼這個空還是屬於物理的。

佛法講的空是心性體上的空相，當一個現象沒有形成以前---性空，它的本能作用是性空的，這個空我們經常講，已經講過幾次等於中國的《易經》，也等於西洋的數理學哲學研究數學的那個「零」字，天地萬物宇宙萬物開始於一，這個數字是一，第一個。一以前是什麼？是零。零並不是代表沒有，零代表沒有是一種，零也代表太多，無窮數，無限的數，不可知的數，不可思議的數，無量無邊的數，太多也是零，比方。我們借這個數理哲學的道理了解佛正面所說的空，空不是沒有。

所以我經常告訴同學們一句話，空能生一切法，萬有都從虛空中來，這個虛空是個代名號。空也能滅一切法，也能破一切法。你看我們平地起高樓，像勝義路我們現在在這裏，二三十年前，這個地方我們來，走都不好走，都是田地，根本不會到這裏來。二三十年以後是那麼一個都市，平地起高樓。那麼將來經過幾百萬年或者千百年以後，這個地方又沒有還是歸於空。空能生一切法，空能滅一切法，這個空不是斷滅見的空，能含一切萬有的性空的空，再進一步說空也是個代號，也是一個代號，符號。千萬不要認爲空是有，不過在修行人真正滅除了一切分別，消滅了一切的生滅、分別心、生滅心，妄想就是生滅心就是分別起，分別生滅不起，寂然不動，一味的清淨本然，這個見清淨本然的面目絕對的清淨，佛學它一個代號，這個東西叫做空，這樣稱呼，所以空並不是完全沒有。

我們瞭解了這三個觀念，迴轉來再看《楞嚴經》的原文，須菩提尊者他所報告每一句話每一個文字我們注意它，他的報告，「我曠劫來心得無礙」。什麼叫曠劫呢？這是中國古文的寫法，很遠空曠，不曉得經過多少個劫數了，經過一百個前生一千個前生還不是曠劫，一萬個前生也不是曠劫，就是過去過去的過去，不曉得多少過去，很久遠，曠字代表了很久很長久很遠了這個劫數以來，還不是年代啊，還不是生命一生兩生啊，無數劫以來，這個劫是佛學裏頭代表長時間的一個數學的代號，沒有辦法準確的加一個數字，十二萬億年叫一劫嗎？還是多少年叫一劫嗎？這個還不足以代表佛學這個劫數的時間。

那麼小的只講這個世界上歷史的演變，所謂刀兵，瘟疫，水火，這個災難，這個災難的意思啊，人類刀兵劫，說將來世界到了刀兵劫的時候，人類彼此都在仇恨，彼此都在戰爭，人與人之間都在殘殺，那個時候物理的世界演變到草木都會殺人，人的殺生越來越重，這是刀兵劫。那麼所謂水火劫那個時候啊，那就是大火災，譬如說地球的北極的冰川融化了，地球的中心起了火災了，整個的都燒燬了。比如說我們研究上古所謂講冰河時期，科學名詞很好聽，我們人類這個地球以前都是個冰河時期，慢慢這個人類纔有，纔起來。所謂冰河時期拿佛學的觀念來講就是水劫的那個劫數過了，地球上人類都毀了，沒有了，很少數。佛說末劫的時候全世界只留下來五百個好人再來做種子用的，我們希望大家好好好的修，將來留下來做種子人也是蠻好。那麼這樣的來回還是小劫，這個詳細講很麻煩了，大劫就更嚴重了，所以這個劫數無定，總而言之很長。

那麼須菩提尊者的報告，他在無定時的長遠劫數裏頭，不曉得經過多少多少劫數，注意喲，什麼叫真空了？他這裏告訴你很明白，「心得無礙」，無礙就是空，那就是真空。你說我們打坐唸佛修行修道，隨便你顯教也好密教也好，修到了身心皆空，有個空的境界，我現在都是空，空的一定下去，定個一萬年，你說空不空啊？不空。他有一個空的境界就有所礙，有出障礙，他有了這一面就沒有那一面，他有空的境界就不敢起念，不敢下坐了，不敢出定，不敢入世也不敢走路了，一走路空的就掉了，這個空就有礙了，無礙謂之空，善惡、是非、空有、來去、入定出定，一切無礙，此心無礙。所以我們大家都曉得念兩百六十個字的《心經》，《心經》上說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磐。那是空。

心有所掛礙，我要念佛，不念佛不行啊，有掛礙，掛礙在佛上，給佛掛礙了。凡夫呢？給世間的一切誘惑掛礙了，真做到無礙，此心，無礙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修養到達此心如明鏡，這是比方，你說我現在好啊，心裏頭一片光明，象個鏡子一樣，有礙，不是明鏡，這個鏡子不貴，大概一二十塊錢現在地攤上都買得到，而且照的樣也不準確，那是比方，心如明鏡那是比方啊。心如明鏡如何？物來則應，過去不留。象我們今天那麼一個場面，一看那麼多人，心中有事？沒有事，上來亂吹一頓下去了，什麼都忘了，過去了算了就沒有了，到了這裏坐在這裏就是這樣，過去了一切皆忘。也等於我們中國莊子所講的，坐亡，坐在那裏什麼都沒有了，亡其所亡那就是無礙。還有個空，亡其所亡等於我們佛學說空就是空，有個空的境界還有礙。

所以我們讀佛經注意。須菩提的法號號稱空生，人怎麼樣纔是空？無礙纔是空，有礙、有空一念、有空的境界，已經有所念不叫做空，這是主要我們古代寫文章啊，這種筆法叫做點題。須菩提報告他主要，把他主題所在就指點出來，他說我曠劫以來這個心境始終是無礙，無礙是非常偉大的境界，注意。

「自憶受生如恆河沙」，因爲空了纔能夠得宿命通。譬如我們現在這個建築這個樓上，這兩根柱子擋住了不空，這一邊看不見了，空了什麼都看得見。心境真的空了，我前生做狗，或者我前生做過一個壞人，我前生做過人家媽媽，或者我做過人家女兒，做過人家的老子，還做過人家祖父，某個人的前生就是我的孫子，現在他是我的老師，那不一定，這個輪迴中啊，這個輪班的，很公平，誰都做過誰的冤家，誰也做過誰的情人，情人就是冤家，冤家就是情人，不是冤家不會就成情人，彼此互相在痛苦，然後人類說這好美啊，那當然美了，那痛苦的美啊，就是這麼個道理。所以宿命通能夠瞭解自己前生後世，空的境界才能瞭解。注意喲，念有所住，有所牽掛空不了，不會得宿命通的，千萬注意，所以經典上告訴你都很清楚了。因爲他心境空，物來則應過去不留，生生世世做過些什麼事都曉得。

譬如我們大家經常說你們記憶力不好，說我的記憶力好，因爲我腦子空。老實講，我還真空，昨天還跟朋友講笑話，我說今天幾號啊？我常常把年月日，每天隨時看日曆隨時忘記了，因爲這個數字記得很討厭。所以我不會接電話，到現在不會數鈔票，人家找我，我拿來就放起來，因爲不數，我也曉得會數錯，拿給人家經常拿錯了，這個數字記得好討厭。書看得很多，也不記，那麼到時間，我爲什麼會反影出來，比你們記得住呢？因爲我心空嘛。到時間要用的時候，那個是怎麼一句話啊，我還記得這個書是什麼版式，在第幾行那兩個字怎麼寫，怎麼印的我還很清楚。可是平常你要記住記住，記不住了，有礙就記不住了。不過你們不要亂玩啊，我也修修看，完全空，將來一個字都不認識，到站不曉得下車，那不要怪我。要真空靈了自己自然能夠記憶力強，對了，我不過是帶話傳話的。

你看經典文字讀通，他說我曠劫來，心得無礙，因此自己能夠回憶受生。怎麼叫受生？死了再投胎，不一定做人啊，或者死了生天，或者死了變動物，或者下地獄，這一生有了罪業就該下地獄受報，所以生生世世輪迴，受生：接受這個生命。這個生命佛學名詞叫分段生死，我們現在死了又投生，生了又死了，這個生命是分段生死，能生生死死的那個本性、自性它是不生不死的，所以明心見性是找那個本來。我們現在的生命是叫做受生而來，受這個生命來的受報應，身體受這個業報，家庭、父母、社會、國家、天下一切，遭遇到時代好的時候，就是好，我們福報好。

譬如像我們經常講，我們這一代青年，尤其在自由中國臺灣長大的，每一個都是大福報，沒有喫過苦頭，也不曉什麼叫煩惱。有啊，有煩惱，那是自找煩惱，真正環境沒有刺激他，像我們一生經歷過許多，講戰亂的時候就想起古人的一句話，寧爲太平雞犬，不做亂世人民。那你到了那個環境想到，真是看到一個狗一個雞啊，都很羨慕它，我寧肯做你，你還自由可以跑兩步，人到那個痛苦的。所以受生的道理，我們要了解，受生是受報，一段一段分段的生命中間。所以他說自己能夠記憶自己生生世世受生，不曉得多少次了，自己都記不清了，如恆河裏頭沙子一樣多。怎麼講呢？一顆沙才叫一世，前生我做了，第二生做這樣，第三生做這樣，不曉得經過多少次生命。注意喲，你們要修定，這叫做定。他生生世世能夠心空無礙，心空了就無礙。

我們記得古人的詩，象杜甫的詩：心空無礙入鷗羣。這個話怎麼講呢？中國古書上一個故事，歷史故事，這是列子也用到了，淮南子裏頭也用到。就是有一個小孩子，這個童子，住在海邊。海邊就是野鴨子啊、鷗鳥、長腳鷺絲啊鳥很多，這個孩子一天跟鳥羣裏頭玩在一起，鳥一羣在海邊土地上站着。這個孩子來，鳥也不飛，結果玩在一起。當然不象現在的孩子，現在孩子有問題，一跑進去，非要這個好的玩具，就要去抓了，那鳥就飛掉了。那麼這個孩子啊，就表示這個孩子童心，所謂童心啊，就是沒有居心，沒有想佔有人家，沒有想侵略人家，沒有想害人家，沒有想打人家。他也不知道這個叫做鳥，我叫做人，都沒有這個觀念，所以就玩在一起。有一天給一個大人看見了，這個大人就告訴這個孩子，你了不起，我告訴你個發財的辦法。這個小孩子說什麼叫發財？有錢了可以買糖果喫，那很好啊，你叫我怎麼弄？他說那些鳥都不怕你，你明天進去就抓幾個回來，賣了就有錢。好，這個小孩子這個童子，第二天跑到海邊進到這個鷗羣邊上，已經很高興了，這一下要抓這個鳥了。所以他那個心一動啊，到了鷗羣這個鳥邊，這羣鳥就飛了、跑了。人有居心，什麼都怕。所以杜甫引用這個歷史典故，心空無礙入鷗羣。

真做到心空無礙的話，古人說入火不焚，到火這裏燒不死你，有沒有這個本事我不知道了，有可能是有，心空了氣功就到了，氣功到了火來了，心裏頭的氣就把它逼出去了。入水不溺，掉到水裏頭淹不死，掉到大海都淹不死。心空到極果。心真能夠無礙空到極果，我們說極果到了絕頂真空了有這個定力，有這個可能的，這個生命的奧祕，並不是不可能。所以講心空的道理，空即是有。可是呢，你永恆在空很難，況且他講生生世世保持心空無礙，心空無礙那就入胎也空，住胎也空，出胎也空。你要曉得羅漢與八地以前的菩薩，都有隔陰之迷。一入孃胎一轉身哪，迷糊了，忘記了前生。但是照，現在我們注意一個問題來了，佛學的問題來了。如果真得空的境界，心空無礙，等於說沒有迷，都是空的。那入胎做人家嬰兒就在胎裏乖乖的，不要在裏頭開運會了。做胎兒有時候做夢一樣在裏頭，覺得自己出去賽跑啊，打太極拳，媽媽很痛苦，你看這個孩子在裏頭拳打腳踢的，好難過。他在裏頭在運動啊好象打太極拳啊，少林拳啊，打高爾夫球啊，他在玩啊，他在做夢啊，或者是病態。假定是心空無礙的菩薩們入胎，一定很安祥。因此他也講：

「初在母胎。即知空寂」。他的果報，他的業報真空無礙慣了，一住孃胎中就是空，我想須菩提尊者的老太太懷孕這個少爺一定很舒服，肚子一定沒有什麼難過。因爲他在裏有頭功夫一用空了嘛，所以有肚子沒肚子差不多，一定沒有難過的。

「如是乃至十方成空。亦令衆生證得空性」。以他修行的功德功力影響別人，所以注意喲，「十方成空」，什麼十方？是物理世界，譬如說我們大家頭上面這個叫虛空，這就是十方空的上方的虛空，我們頭頂上面的上方虛空，屬於十方里頭的。換句話說他的真空境界到了，這個物理的虛空、方位、時間都無妨礙了，不過他沒有提時間，只提到物理的空間。這個物理的虛空，他把物理的空也空掉了，十方成空。同時因爲他的功德影響，也可以使衆生證得空性。明心見性，證得自性的空性。當然做他的弟子是了不起，不過須菩提尊者不大收弟子的，他的說法的著作啊，自己這一部分留下來很少。只是我們中國人把他假造了一部《西遊記》，孫悟空就是他的徒弟，孫悟空出來找的師父就是就是找他的，這是我們中國明朝寫的小說《西遊記》的孫悟空，孫悟空的師父就是須菩提尊者。那麼這部小說我們曉得有道理，孫悟空爲什麼神通那麼廣大？因爲他的師父第一等人須菩提，證得空法，所以變化多端，就是這個道理，不空不會起神通的作用。那麼他自己的報告，下面重要的話來了：

「蒙如來發性覺真空。空性圓明。得阿羅漢」。前面這一段，他自己多生累世的修持報告，即使能做到心空無礙，到家沒有？沒有。空是一面、一半，用我們中國禪宗講擔板漢，背個板走路，看到一面，這一邊看見，這一邊看不見，給板隔着了。那是擔板漢，背一個板走路的，拿個黑板肩膀上走路的，這一面都看不見了，看到這一面，空看見了。所以真正的成道，空還不是到家啊，他說現在這一生碰到本師釋迦牟尼佛，承蒙如來佛你老人家的教導，發：發明瞭、開發了，明心見性了，「性覺真空」。他上面報告那麼偉大的空還不算，還沒有見到自性，還沒有明心見性。明心見性自證性覺自性，就是我們現在大家都有，能夠感覺知覺的那個本來這個功能，這個本來就是空的，真如自性是本空不變的，但是它能生一切法，空能生一切萬有。所以蒙佛的開示，發明瞭自性，明心見性了，悟了，覺就是悟，悟到了自性本來就是空的，不要修的，也沒有境界，有個境界有個修就不是了。理到了事就到了，但是不是我們懂了也會講經這個道理呀，那個理是最高處。

所以禪宗的法眼禪師悟道以後的偈子「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理到就是事到，理極忘情謂，什麼叫做真理？說一個真理已經沒有理了，不是真理了，所以這個真理也好，自性也好，沒有名稱的，沒有文字，也沒有言語，沒有名稱。所以真理到了，一切自然都沒有，沒有就是沒有，加一個空字已經不是真理，所以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沒有辦法做比喻，所以佛也不可說不可說，沒有辦法說，說出來已經不是了。

現在佛所說的諸位尊者菩薩們的報告還是第二義，是第二義呀，我們注意啊，現在這一個階段我們講的都是菩薩尊者們修行的經驗，修行的經驗不是第一義，不是最高的，就是告訴我們後世每一個人，他怎麼樣修行進來而大徹大悟明心見性的，而現在講的東西不是明心見性之體啊，是它的用啊，這一點特別注意喲。不要聽鬧熱，自己忘掉了。所以須菩提尊者以他宿世知道心空無礙的空境界還不算悟道。他碰到佛的教導，如來「發性覺」發明自性，悟到自性的真空，因此才瞭解了空性，空即是有，有、一切萬有本來是空。

所以我經常說啊，我們清朝初年的這一部名小說，民國以來七八十年代大家稱爲紅學的《紅樓夢》，開始就用禪道開始的，開始的句子：假做真時真做假，一切宇宙萬有、人生都是假有的，假做真時真做假。假，真的也就是幻的。無於有處有還無，空，爲什麼有個空的道理？空是相對現在一切有來講，沒有了就叫做空。無於有處有還無，一切萬有，譬如我們生命存在，這個受生以來，這個身體現在不能說我沒有啊，大家都坐在這裏，最後呢？有還無，還是歸空，畢竟沒有。那麼這些小說家呢，那最高的哲學都在小說上表達出來，很多。真就是假，假就是真，假假真真上沒有一定，這個世界一切都是假合，都是借用， 我們都是在這裏做客人，過客，都過去了的。因此啊，就曉得真空才能生妙有，一切幻有、假有畢竟歸於空。可是空並不是悲哀啊，以其空纔有無比的價值。

譬如我們現在這個樓上，假使大家都走空了，這個樓的使用價值那就無比，可以做電影院，可以做跳舞廳，也可以開館子，也可以做任何東西，也可以做個小的運動場，因爲它空，使用價值無比。現在我們坐滿了是有，這個時候它的價值有限度的，使用價值只是做一個講堂而已，當然不能把它改成游泳池啊，「三溫暖」就不能辦了｛聽錄注：此句前三字聽不清，錄音第41分鐘處｝，人都佔滿了，如果它空了呢？隨便做什麼變化，它價值無比，所以空有之間心力也是這樣。因爲佛的教導明心見性了以後，知道真空，因爲真空能生萬有，所以由空性裏頭圓滿不偏見，不落空的一邊，也瞭解了有，大徹大悟明白了，所以「空性圓明」。

我們注意這一段啊，我們《楞嚴經》第二卷第三卷中間，佛說到性覺真空，性空真覺，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自性本空。我們就是說能夠感覺能思想的，性覺真空，性空就真覺，所以因此學佛要修到空的境界，因爲空的境界，放下就空，真放下才會悟道。

我們常常講一個小故事來理解這個道理。古代有一書叫做《笑禪錄》，就是笑學佛的，並不一定笑禪宗，就是幽默學佛的人。他說有一位老先生就是這位丈夫了，年紀大了，學佛回來天天打坐，學禪。這個老太太看到很不高興，男人不好好賺錢給我喫飯，一天到晚打坐有什麼出息呢？就講這個老頭子。這個老頭子說你啊不知道啊，這個打坐功德無量啊，將來還如何，我還來度你啊。老太太想度不度不管了，現在不賺錢是真的了，而且很生氣。後來，古人和現代人不同，夫婦嘛，有什麼辦法啊。那麼看看後來，老太太一想，你坐，家裏也不做事，我也打坐，大家都坐，她也學起了打坐。坐了幾天告訴老頭子，啊，坐禪啊打坐真好。這個老頭子很高興啊，這個太太大概受了感動了，他說有什麼好呢？她說我坐了幾天，二十年前隔壁某某人借了我十塊錢，我忘了，這一打坐啊，空了，想起來了，所以這個很好啊。有道理，你看是個笑話。

這個笑話你再反過來看，是，腦子身心越空靈，所以須菩提尊者告訴你，生生世世宿命的關係都知道，是這個樣子。我們大家都有這個經驗，一個東西、一本書或者一個東西放在哪裏忘記了，越想想死了，變成高血壓睡不着覺，想不起來。等睡着了，忽然之間，哎，我曉得了放在哪裏，一拿就拿出來了，爲什麼你找到了？因爲空靈，不空靈找不到。空的功德有如此之大，所以趕快空。空性圓明得阿羅漢。

「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印成無學。解脫性空。我爲無上」。下面就嚴重了，一到了這個境界，悟到了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真俗不二，也就是真妄不二，妄想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妄想，自性體空，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同一理由，不同的表達。不同的名相，就是這個道理。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到了這個境界，就頓悟進來了，禪宗所講頓悟不是漸修。頓入佛的境界，四個字，「寶明空海」，形容明心見性以後的功德，這是無價之寶，摩尼寶珠，無價之寶，見到自性。明；明白了一切萬法的本來。都是形容，這四個字。明是見性得道以後，「寶」無價之寶，這就是真寶，世間一切寶物並不可貴，無價之寶，永遠是光明永遠明白的，這是真正的空，自性的空，這個空如大海一樣，你看大海里頭有沒有價值啊？大海里頭的財富纔多呢，現在人類正在動腦筋要開發大海，大海里頭有無比的財富，寶明空海，代表自己的性海。

所以證得了空性以後，頓入明心見性了，相同於佛，「同佛知見」，真悟道了，明心見性了，證得了空，慧、智慧方面同佛一樣，是相同的，佛一樣，並沒有說自己就是佛，差一樣東西，還差一樣東西，福德不夠。所以真正成佛要福慧雙修，悟道了明心見性你說成佛了嗎？成了，成了一半，慧成就了，同佛知見，福報福德成就了嗎？沒有。福德呢？千言萬語沒有多大理論，諸惡莫做不算，那是消極的，要修福德要積極的，下面一句話，衆善奉行，修一切善法，成就一切福德。光想學佛修道，不修福德而想得慧而成就，不可能，即使成就啊，半邊的，只能稱半邊佛，不是圓滿的。

所以須菩提尊者的報告，頓入如來寶明空性，同佛知見，因此蒙佛的印證，許可我印證無學，已經到達不需要再學了，在佛學裏無學位，聲聞衆弟子裏最高的學位，不需要再學了，沒有學位的學位。因此佛說我得解脫，人怎麼樣能得解脫呢？必須心空無礙。人生是解脫爲難哪，人解脫真難啊，一切都是感情的困擾，就是繩子一樣綁起來，金錢的困擾，物質的困擾，一切的困擾，學位的困擾，沒有哪一樣不是困擾。學佛最高目的是求解脫，怎麼樣能夠解脫啊？唯有空性知見。所以佛印證我，解脫證得了解脫道，性空、明心見性，同學中大概我可以做代表，須菩提尊者自己講「我爲無上」，大概除了我以外，還沒有第二位，各有專長，他的專長是解脫性空。今天佛要我報告修行的經驗。

「佛問圓通」。問到我們怎麼樣修行才進入佛法的圓滿通達這個境界。

「如我所證」。照我修持的經驗，所證果的經驗，注意，怎麼纔是空？

「諸相入非。非所非盡。旋法歸無。斯爲第一」。特別留意喲，這十六個字四句話，什麼叫空，不要馬馬虎虎過去了。

「諸相若非」，「非」怎麼講？不要說飛起來呀！「非」否定，一切都否定，一切相，《金剛經》上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說的，不是我說的，《金剛經》大家都念過很多了。一切有相有境界都不是真正的佛法，那都是體所起的用。自性真如性體所起的作用纔有現象，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所以你打坐唸佛夢見什麼境界都不是，你有個空的境界也不是，有相不是，相就是現狀，相就是境界。我夢到什麼，尤其是喜歡學道學密的人，最喜歡，我常常講笑話也是真話，我看學密學道的同學來找我的，我就說你又要開始說夢話了，一定的。老師啊，我昨天做了一個什麼夢啊，我得到什麼感應了，蓮花生嘍。我說蓮花生我還曉得土花生呢！哎呀，一天到晚說夢話，這叫做癡人說夢，夢是個相嘛，醒了就沒有。所以有一切境界一切有法，「諸相」所有一切相，「入非」進入都不是，一照皆空，著相都不對，叫做「諸相入非」，都否決了都否定了，不是的。

「非所非盡」，這句羅嗦了，什麼是「非」啊？你認爲一切都不是，不是的也不是，你對了？你還是沒有對，有一個不是，還有個不是的都不是，這個也不是。換句話說否定還要否定，一切都否定，否定以後有一個真正的肯定，決定性的，那個是真理。「非」，有一個否定了，空了的，這個「非」也等於空，空了對不對？空了就是道，空還不是道，空還是境界。「所非」，你也不是，他也不對，你參禪也不對，唸佛也不對，修密也不對，那你對個什麼？你鼻子對着嘴。真的，本來就鼻子對着嘴，本來無相。因爲我鼻子對着嘴，我也沒有看過，你看我看過，我看你看過，自己究竟鼻子對着嘴，一輩子也沒有看過。你說看鏡子看過，鏡子裏頭是相反的，我們看鏡子不是真的我啊，所以自己面孔沒有看到過啊。至少我曉得我是沒有看過我的面孔長成什麼樣？不曉得你們諸位看過沒有？

你們諸位認爲自己一定看過，在鏡裏看，但是你鏡裏仔細看看，鏡裏照道理、物理的道理，照相也是這樣交叉，我們臉這邊交這一邊，交叉過來反影過來，不是我們真的呀，而且沒有絕對的標準。再一看鏡裏的我，你睜着眼睛看鏡裏那個面孔，看久了以後馬上沒的我，你會嚇死的，鏡子也沒有了，鏡子裏頭面孔也沒有了，晚上不要看啊，看了會害怕的。你盯着鏡子看自己啊，自己沒有了，鏡子也沒有了，這是很嚴重的，常常會搞得你昏倒了，不要看，講道理給你聽，白天早晨人多地方看看沒有關係，萬一倒了有人給你扶着，沒有關係。

所以一切空「非」，有個「非」已經不是，「所非」的，堅持認定一切都不是的那個纔是，「所非」的也不是，所以也無所謂空也無所謂不空了。等於我們念《心經》，無無明，無明沒有了，沒有了就沒有無明瞭？亦無無明盡，無明並沒有斷了，還會來的喲，所以無智亦無得。那麼你說無得還學個什麼道，哎，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掛礙，這是一連串下來的，這兩百六十字的《心經》什麼都告訴你了，觀自在菩薩都告訴你修法。現在須菩提尊者也告訴我們，這幾句話要記得，「諸相入非，非所非盡」，能非的，我們拿學理來講，第二句話能非的所非的能所雙亡，都沒有。那麼所謂學佛修個法，什麼叫法？一切沒有，真空了，當然連四大也沒有，身心都沒有了。

證到「旋法歸無」，無，無無也無，無也沒有也空了，畢竟空，證到這裏斯爲第一。這是須菩提的報告。那麼他所報告的，我們現在有了十一位了。這十一位菩薩尊者所報告的經驗，開始由驕陳如五位比丘起，大家不要忘記喲，佛這裏在開會啊，這二十五位菩薩，佛當場說。我們人修行這個四大是假的，這個色身，眼耳鼻舌身都是假的。後來佛說啊，先要認識它是假的，但是中國道家經常借用一句話，身體是假的呀，可是要保養身體，借假修真，這句話用的蠻好，道家的書啊，現在各種道門的書都用上，都有用。這個六根修行怎麼樣能夠自己解脫這個苦海中的生命而成道呢？還是要靠六根來。所以六根的修行用功夫分析，前面有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來，到現在六根，不過六根裏頭修安那般那裏頭包括耳根同鼻根在內，所以只有十一位，特別注意。那麼須菩提尊者所報告的，從意根來修，等於迦葉尊者所報告的觀心法門。

現在再講第十二位舍利子，舍利子大家很熟，這位尊者大家太熟了，所以不要介紹。

「舍利弗。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他的報告，舍利弗大家都知道，智慧第一，佛的弟子裏頭，爲了新學的同學，也稍稍提一下，智慧第一，他的老太太他的媽媽是印度第一美人，非常漂亮。那麼翻譯成中文他的媽媽眼睛更漂亮，拿中國人講啊，就是一種女性同學的貴相，叫做鳳眼，中國人叫鳳眼，那麼印度叫鶖子，這個鳥的眼睛非常漂亮。所以舍利弗的這個名字就叫鶖子，翻譯成中文，所以也叫舍利子。他的名字從他媽媽的名氣大而來，所以叫鶖子。他是智慧第一，智慧高，他年齡比釋迦牟尼佛大啊。所以佛在三十多歲出來說法的時候，跟在旁邊，他已經半老了，半個老頭子了。最後不曉得年輕上臺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三十幾，他已經四五十了。他有個故事，這就是生由自來，中國人四個字，某某人生由自來。就是前生有根器帶來的，或者是神仙啊，或者是天神來投胎的，或者是菩薩轉生啊，中國人四個字，生由自來，他自己有個來源的，不是簡單的人物。我們經常恭維一個朋友啊，年輕智慧高，四個字，哎，你是生由自來啊，那是恭維人的，不要上當。那麼他們倆位舍利弗啊，須菩提都生由自來，所以他媽媽懷孕的時候，忽然通六七國的語言都通了，都會了。大家都很奇怪，那麼找一個高明的相師，一個看相的算命的，這個印度這些很多了，不是我們中國所講的，這個相師看到他媽媽合掌恭敬。她很奇怪，爲什麼呢？他說你肚子裏頭懷的是個聖人，得道的聖人。就是說明舍利弗在孃胎裏頭的事，可是他媽媽生了他以後啊，當然七國文字都忘了，本國文字大概讀不熟的也不記得呀，所以他的智慧，母胎受孩子影響來的，這叫母子連心互相影響，這是舍利弗的故事。他對佛的報告啊：

「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如是受生如恆河沙。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這是他的一段報告，這裏面就研究了，那麼我們如果粗心大意的看佛經，看一本書，他同須菩提尊者所講的有什麼兩樣？我們再翻一遍了，須菩提說「我曠劫來，心得無礙」，舍利弗尊者說「我曠劫來，心見清淨」。所以讀佛經非常注意啊，你不要認爲這是經典，講學理沒有用，這是功夫啊，規規矩矩佛經都是傳法，都是傳給你功夫，就是大家自己研究佛經沒有好學、沒有深思。你看兩個對照一下，你看問題出來了吧？本來一樣嘛，「我曠劫來心得無礙」，「我曠劫來心見清淨」。你覺得是問題，你就有辦法了，好學而不深思，你永遠不會發生智慧，讀書不是靠聰明，智慧不是聰明，有了真智慧你會找出問題來，你會自己找出答案來，你修行功夫以後進步，基本原理進步。我們現在注意啊，心「得」重點在這個「得」字，翻譯成中文，得到了沒有掛礙的境界。

在中國人呢，怎麼講呢？在中國文化很達觀，這個人很達觀，叫做達觀的人。你說對不起，我罵了，哈，算了算了。最後你想道歉，沒有關係，老弟啊，這有什麼關係？算了、算了，很達觀有些人一點不在乎。這個不在乎，達觀的人已經很不容易，人真能達觀很不容易。達觀到什麼？我病了，病也無所謂，因爲病怎麼樣？病的下一步我知道啊，要死。死怎麼樣？很達觀的人無所謂，死了以後你要火葬要買棺材？差不多，都可以。丟在路上，如果有野狗當一餐也不錯，那真到這個達觀很不容易喲，成功了，自己心裏無事，失敗了，也無事。你說我們有時候文學是形容人很達觀，什麼事情一笑置之，有這一笑已經不達觀了，已經有所礙了，真的達觀無障礙。

所以他心無障礙空曠到這個樣子，如萬裏晴空不沾一點，萬裏晴空不沾絲毫的雲影，這個真達到無礙的境界，也等於大海上風平浪靜，這樣的心境，這是須菩提尊者的。須菩提、舍利子都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談空須菩提第一，智慧舍利子第一。舍利子怎麼講？他也是多生累劫修來的，心見清淨。見就是觀念，他永遠生生世世心裏觀念清淨了，清淨的個性。如果我們分析一個人的個性，一個人修養不同，這是兩個典型，達觀的人很解脫，瀟灑，自在。清淨的人不一定瀟灑，很規矩、很嚴肅，心裏很清淨，清淨就很嚴肅。等於我們到一個環境高山流水啊，這個松林竹林，那很清涼的，心很清淨，這個絕對的不同，要注意，不要認這爲是一樣，兩個心的境界都不一樣，心境變化不同。所以他說他多生累世，心見，什麼叫見呢，觀念思想，都住在清淨的境界裏。因此他同須菩提尊者的報告也是一樣，多生多世到這個人世間來，隨時他說象這樣保持心境清淨來輪迴轉生，不曉得經過多少生了，如恆河沙，記不清了。

「世出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智慧高，他同須菩提報告這一段完全兩樣，那個是一切空，一切都放掉。這位尊者呢，一切有，前面一個「世」代表入世，入世間是到人世間、社會上，入世的，你們自己學啊，中間稍稍加一點，這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觀念，就是入世做普通人。出世間，出世就是出家，修道的人就是出世。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他不管世間入世的，就是說你軍事啊、政治啊、社會呀、經濟呀、電子工程啊、建築啊什麼都會。出世間，一切宗教啊，一切修道的法門不管入世的學問，出世間的學問，種種的變化。這個我們講句笑話，對不起尊者呀，牛大了，這個牛真吹得大，世間一切學問通達，他不是吹的啊，真的喲，這位尊者智慧第一，出世間一切學問通達，種種變化，而且他的學習，我們同學們看了羨慕之至，「一見則通」。我們讀十二年學校，高中、初中、小學唸到大學、研究所，研究得好痛苦。在他呢？一見則通，有這種天才的人，的確有，象我們碰到過去有人，那真是什麼書本到他這裏一見即通。甚至於當年新來的、外來的學問，佛學，他一搞就會，是有這樣天才的人，你不要看到大家都一樣，人是有天才。那麼哪個人有天才呢？它是他的前生修行的業力帶來，所以他的腦力特別充沛。舍利弗報告是這個。

因此「獲無障礙」，他也講到無障礙，他同須菩提的無出障礙不同啊，須菩提尊者叫做得無障礙---空，什麼都放掉。舍利弗講的一切有，只是有沒有障礙，世間學問也懂，出世間，一切有他都沒有障礙，換一句話叫他跳舞他會跳，而且都比你跳得好，唱歌他比你唱得好，他學什麼都會，一見就能即通，智慧之高，他修有法，所以他兩個無障礙是兩樣啊，不要當一樣啊，你就有障礙了，那你就沒有讀通了，所以佛經不要隨便看過去。因此他報告自己經過：

「我於路中。逢迦葉波兄弟相逐。宣說因緣。悟心無際」。這是他的第二段報告，他原來根據這個經典是這樣講，別的經典，別的佛經記載資料，乃至戒律，他年紀比佛大。他出來在印度當大師教化人的時候，比佛還早，佛後來出來說法，他再來皈依佛的，是這樣一個人。那他怎麼樣，他已經自己都是大師父啊，當老師、大師了，他結果還帶弟子來做佛的弟子，那可見他的智慧之高，道德之高，非常謙虛，曉得錯了都不對，另拜明師，就是這樣一個人。

那麼他怎麼認識佛呢？這裏的報告，別的經典報告有另外一個人。佛有弟子，上面所講的迦葉尊者摩訶迦葉是另外一個人。迦葉波是三兄弟，這三兄弟也跟佛出家了。那麼他說他路上啊，他大概哪裏教化了徒弟回來，在路上碰到了迦葉波三位兄弟。「兄弟相逐」，什麼叫相逐啊？難道在路上走起來，漫步賽跑比賽啊？逐就是彼此追呀。意思就是說三位兄弟在路上就討論，互相追逐，什麼呢？你講你懂了多少？我懂了多少？爭長論短，就是中文所講的爭長論短，爭出一個你懂得多一點，我懂得少一點，自己好勝也叫相逐。那麼他們三位在路上，佛的弟子啊，聽了佛的說法回來，各自在路上走路，三個兄弟呀互相討論，爭自己的心得高明。那麼爭佛的什麼呢？

「宣說因緣」，佛講的一切法從因緣所生。注意啊，佛法重視因緣，今天我看到一位同學現在都當教授了，好象哪個報紙上寫一篇文章關於因緣算八字啊，這個因緣那個是另外。佛說的因緣，我們注意喲，《楞嚴經》佛說即非因緣非自然性是另一件事，是本體論。明心見性那個自體啊，不是因緣所生也不是自然來的，《楞嚴經》上面佛再三提起大家注意，不要搞錯了。但是佛平常講法，都講因緣所生。

因緣所生是破什麼呢？破執著，宇宙萬物有一個主宰來。宇宙萬物無主宰，不是哪一個主宰，哪一個神，哪一個菩薩能夠造的，當然也不是上帝造的，無主宰。如果宇宙萬物是主宰造的呀，請問誰造了主宰？那哲學問題來就嚴重了。如果宇宙萬物是那個大神，印度叫大神，那麼回教是阿拉，基督教天主教是上帝，或者主，宇宙是它造的，請問這個上帝阿拉是誰生的呀？他總有個外婆吧？他難道空中來的？如果說上帝阿拉這個大神菩薩是從空中來的，好了，那是佛法說的就對了，真空才生妙有。如果說他不是從空中來，請問他從哪裏來？他是外婆生的，他的外外婆是誰啊？還是王媽媽還是張媽媽呢？那個外外婆她又是從哪裏來？這又問到先有雞呀還是先有蛋啊？世界上先有男的還是先有女的？這個問題永遠追求不完的，很嚴重的，這是追求宇宙萬物生起根源。

佛說一切法，我也提過，再提到龍樹菩薩中論上，中論：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他生就是他力）。不共不無因。是名爲無生。生而不生，不生而生，這個道理啊就是你們喜歡講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中論的道理。一切法，法就代表一切萬有這個生命來源，不是自然來的，他有個原因來的，諸法不自生，自生你說怎麼生得出來？我們叫這個臺子上莫名其妙它自己生出一個雞蛋來，生不出來的。也不從他生，上帝造的，上帝在哪來？上帝誰生的？就是剛纔講的，不是從他來，也不是閻王造的，也不是玉皇大帝生的，不從他生。也不是共生的，所以上帝啊給上帝媽那個合作出來的｛聽錄注：此句不通，或聽錄有誤，錄音78分鐘處｝，，那更沒有這回事。好像是中國道家一樣的說法，西池王母，叫做瑤池聖母，我們到這裏，剛纔也看到一個道貫這個廟子，是西池聖母，也叫瑤池聖母。王母娘娘胎，玉皇大帝上帝是他兒子喲，我們中國的宗教觀。王母娘娘住在哪裏？西池，是天山上面崑崙山的頂上，是西池王母。那邊有桃子喫的，五百年一結子那個桃子，王母娘娘娘怎麼會生出玉帝來的，他的老公呢？他老公在東邊，叫做東王宮。住在哪裏啊？大概阿里山後來遷移到日本，後來究竟遷移到哪裏去？東方的。所以西王母和東王公啊三年才匯合一次的，他們倆個見面，見面的時候就很偉大了，中國的神話道家的，那麼這個是共生。東王宮在哪裏啊？我們小的時候，我們講笑話，同學們，什麼東王宮啊，有個冬瓜大，冬瓜很大，東王宮沒有看見，可是中國的神話就是如此啊，所以中國的神話上帝呀同西方宗教的上帝也一樣。

如果你研究比較宗教就很好笑了，佛說的天堂是印度式的，中國人說的天堂是中國式的，阿拉伯人說的天堂阿拉伯式的，而且他們那個上帝樣子也是阿拉伯人啊，歐洲人畫的上帝就是那個樣子，中國人畫的上帝穿長袍，頭戴頂天冠，坐在那裏這樣。究竟這個世界上哪一個是上帝啊？我是搞不清楚，不曉得你們諸位弄清楚了沒有。但是我常常說你們同學可以寫這麼一篇論文，人類世界的天堂觀念，那個人佈置的不同，等於現在有一個旅館哪，據說啊，各種房間，歐洲式的，意大利式的，西班牙式的，美國式的都有，就是這麼一個事，所以諸法非共生。也不是無因來的，一切有因緣因果的，佛就強調因緣所生，一切萬法是因緣來的。那麼因緣的道理我們也講過了，因緣---因是因、緣是緣，因就是現在宗教哲學所講的第一因，譬如我們手指頭一舉這一下是因，這個因，舉起來就是大家看到這是代表一個數字，它的效果在這裏，就是果。因中有果，果中也含因。所以《華嚴經》講的因賅果海，果徹因源。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也等於說《法華經》說花果同時，這個道理就很多了。

總而言之，佛法是因緣生萬法的道理啊，是破除迷信的。一切萬法無主宰，簡單來講沒有誰能夠主宰了誰的生命，但是呢？非自然，不是唯物論者。那麼真正的主是什麼？真正的佛法的精神是我，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什麼？我的念，我的心。所以佛生下來就告訴你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不是老人家講自己啊，告訴我們每一個人曉得自己明心見性，心就是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非上帝能夠管，也不是命運能夠限制你，一切是我，萬法因緣所生，這個道理。講現象界的作用皆是因緣所生，那麼我們今天是附帶說這一段。

以舍利弗的智慧，這位尊者以他的聰明，你注意他自己的報告，世間的學問都知道，出世間的學問也知道，種種變化一見就通，他生生世世有這個功力，得到一切無障礙。什麼無障礙？任何學問難不着他。所以他智慧之高，拿我們現在講一點就透。因此他在路上碰到佛的這三位大弟子，迦葉波尊者三兄弟討論因緣生法這個道理，啊，他悟了，他一點就透。

「悟心無際」，明心見性悟了，一切萬法唯心所造，心在哪裏？心是無位無量，沒有辦法用數量來測驗它；無邊沒有辦法用空間來範圍它，無邊就是範圍；無量就沒有辦法測量；無際就是沒有邊際。換句話無所在無所不在，無量無邊，此心本來無所在無所不在，也即空即有，即有即空。換句話說，悟心無際，心包太虛。《楞嚴經》上面，佛說的道理。所以佛告訴阿難，虛空生汝心中，《楞嚴經》上面第二卷裏有，叫大家揹來的，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太清裏。那麼我們要了解舍利弗尊者所講的此心如何是無邊無際呢？不用別的地方做註解，你把《楞嚴經》的本文第二卷結論拿出來做註解，很好了。佛告訴阿難，這個心包太虛的道理。因此他悟了，他從因緣生法悟進來的，這個也是因緣了，如果我們拿文學講的話，他從因緣生法而悟道，此乃真正大因緣了，如果拿中文寫法，這就很清楚了。因此他自己放棄了自己當老師的位置來皈依佛。

「從佛出家」。這個時候正式出家，出家就當了和尚，剃了光頭，當了比丘了。那麼從佛跟佛學以後。

「見覺明圓。得大無畏。成阿羅漢」。明心見性了，徹底大徹大悟了，明心覺悟了。明：一切明白，證得自性的光明，圓滿通達。因此說法無畏，沒有什麼害怕的，世界上沒有一件事能夠困難住他的，沒有一個難題能夠把他困難得住的。大無畏法門，也是大慈悲，真慈悲纔是大無畏，真智慧才能得大無畏，他得到了真正的大無畏的境界，智慧一切通達，因此證得阿羅漢果。

注意喲下面因此佛印證他「爲佛長子」。佛的大弟子並不是他。但是這個佛的長子大兒子，也就是法子。我們現在出家人，假使一個法師們收一個徒弟得法的人，真正得法的稱爲法子，也就是爲佛長子的意思，這就是法子。這個兒子哪裏來？

「從佛口生」。教化出來的。所以悟了道，佛說法他懂了，換句話他由佛說法由他嘴裏講出來悟道了，證道了，證果了，所以從佛的嘴裏生出來的大兒子。悟道，智慧第一，佛法的解脫是智慧第一呀。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學佛學什麼？學智慧之學，成道是智慧的成就啊，學佛，不是盲目的迷信。你說南無南無哎喲哎喲不行的喲，不求智慧不行的喲，智慧的成就。所以從舍利弗的這一段報告就知道了，他說因此我是佛的法子裏頭的老大，佛的法子很多，跟他的，須菩提也是，摩訶迦葉也是，都是啊。佛的禪定付給摩托訶迦葉，智慧之學是舍利弗，所謂佛長子。那麼這個長子從佛口生，

「從法化生」。你不要認爲法化生，畫個符啊，念個咒子啊，噢，就變出來了，那也不是尼龍做的。要注意從佛法的教化而出生，從法化生。從佛法的教化、受這個教育、這個教化而出生的智慧之心的成就。因此他最後做結論。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發光。光極知見。斯爲第一」。他說要我報告修證到佛法的心得經驗，要自己反轉來找自心，觀心法門，真正找自己的自心，明心見性了以後，自然智慧光明通達，「心見發光」。也就是《楞嚴經》裏說的，「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當然要禪定智慧要配合起來。「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這就悟了，到這個境界。所以說要明心見性返見自性，真的達到明心見性境界，自己的心性智慧發出來的光明，這個自性智慧的光明不是有相的，不要說我看到亮光這個是智慧的光明，這是禪定的境界，那個是功德不是智慧，有相之光。智慧是無相的光明，這個光明是比方，那麼這個光明，「光極知見」，佛的所知道我知道了，佛的所見我也見到了。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不管大乘小乘的佛法，只是五個步驟、五條路、五個程序，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解脫以後的所知所見，什麼叫知見呢？智慧的成就。所以大小乘的佛法真正的成就是智慧的成就。舍利弗尊者所報告自己智慧成就的法門。

# 楞嚴經講座 四十四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楞嚴經》還在二十五位圓通、二十五位菩薩修行的經驗報告，所謂圓通法門由一門深入而到達圓滿通達。那麼個人以個人的經驗做報告，上次爲止我們已經講了十二位菩薩們的報告。那麼重點是每人各有契機，所謂契機同他的過去修行的習慣性，種子生現行以及他原來在的本身生理與心理的習慣修行的心得。那麼上次講到舍利弗舍利子這裏爲止，等於六根六塵，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分層次的由淺而到深，由個人的專一的心得而到廣泛的。現在由舍利子開始，已經進入到所謂眼識界，心眼的法門，同眼睛有關係，同外界色相有關係，所謂因緣生法，以及他所領悟的境界都有關係，每個人。現在開始第十三位，普賢菩薩，同耳識觀音法門有很密切的關係；也同耳根修行，耳識與心識的關聯。我們先看原文。

「普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們這些慣例的，不做重複的說明，就是說現在起來是普賢菩薩起來報告。我們都曉得佛法大乘有四位代表的，觀世音菩薩代表悲心，第一是文殊菩薩代表智慧大智。大悲觀世音菩薩，大願地藏菩薩，大行（音橫）普賢，行就是行願，佛教的慣例叫行願。就是說真正學佛，這個修行，怎麼樣叫去行？所謂行包括心理行爲同外面的行爲。那麼這四大菩薩，普通四個菩薩都差不多，塑的像畫的像，所謂大家知道的坐騎不同，就是他們習慣性的、他們的交通工具不同。

那麼文殊菩薩坐的是獅子，大悲觀世音菩薩，普通一般用的海里的，這個海代表苦海，所謂鰲魚，等於龍一樣，象魚又象龍，特別的。所謂我們過去假使一個人考功名考取，考第一名，習慣叫獨佔鰲頭。

地藏王菩薩坐騎象狗不是狗，《西遊記》把它取個名字叫諦聽，這是一個獨角獸，一個獨角這樣一個角，在古代有，等於我們過去等於地質時代法官頭上戴的豺官，獨角獸現在很少，大概絕種了，在古代它自己是個動物，可是能分善惡，善人它很乖，惡人來這個角就會刺向那個惡人，那麼同這一類的是地藏王菩薩的坐騎。就是說下了地獄以後也可以說假話，十地閻王判斷不下來這個人究竟善惡，所以出來的時候送到地藏王菩薩這面，地藏王菩薩不要講話，他下面那個不動的，就是好人，沒有事。壞人那個狗一樣的就出來了，就會刺它。這個相傳如此，查無實據，等到到那個時候我們再看看。

那麼普賢菩薩的坐騎是白象，六牙白象。普通的象是兩個長牙，大象王變成了動物裏頭成了神了，有六隻牙，六隻象牙，那是稀世之寶，象中之王。象，印度熱帶地方的大動物，等於沙漠中的駱駝。象這個東西這個意思四個字：任重道遠。這就是象的象徵，任重道遠，就是能夠負擔一切，慢慢安詳一步一步走去。我們修行人是很艱苦的，尤其是願力是很艱苦的。譬如想做好人做好事是很痛苦的，有普賢菩薩象，他的坐騎，交通工具，象的精神，負擔一切，一切的痛苦我來負擔，一切的冤枉被有家冤枉也願意負擔，慢慢地一步一步行去，才能達到所謂佛道的境界。不是今天學了佛，皈依，明天打一下坐念個佛，吃了三天素就想上西天，你除非坐直升飛機，騎象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這就代表了佛教的四大精神，第一學佛是智慧的成就，不是盲目的迷信，更不是盲目的做功夫，大智慧的成就。所以文殊菩薩爲主，那麼手裏拿的有時候塑的像手裏拿一把劍，在密宗裏頭喜歡文殊菩薩拿劍，顯教拿一本經典，代表智慧。劍，這是慧劍，就是我們中文中國文學經常說的，撥開慧劍，斬斷情絲，這是慧劍，智慧之劍，並不是文殊菩薩的劍術很高，這個是慧劍，無形的劍。有時候不一定拿劍，是拿一本經典，經典代表了一切智慧的傳人，學問登峯造極的境界。

觀世音菩薩普通拿的呢，照一般的慣例，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百千萬化，不一定。不過我們中國人喜歡站在大海里，手裏拿個淨瓶子，一個楊枝，一個楊柳的枝。清淨的法水灑下來慈悲的願力，大概的意思。

尤其中國喜歡白衣觀音，白衣就是乾乾淨淨的。白衣的意義就很多了，白衣我們譬如說大家在坐的在家的學佛的人，白衣。譬如我經常給法師們寫信，不好稱呼了，講輩份，有些啊，不管年齡大小，我的輩份太大了，大一點，講講都不方便，稱老弟嘛，也弟不起來，稱老爺嘛也不對，稱老頭嘛，我也不太老，乾脆下面就白衣某某人就好了，是個居士在家人，並不是我說我就是白衣觀音，不要搞錯了。白衣就是代表了普通人，古人所謂，不止在佛教裏用，一個普通人以前沒有考取功名的寫信也可以自稱白衣，老百姓的意思，自稱布衣也可以，就是沒有功名沒有官位的，這些就是文化，佛教的規矩。那麼白衣代表了很多的意義，白衣是色界天的天主，大自在天，一身都是白的，統統是白的，代表聖潔無比，纖塵不染，特別有大悲的願力。

那麼地藏王菩薩，我們現在塑的地藏王菩薩多半用出家相，其實不是的，出家相這個地藏王菩薩是目連尊者目連救母那個公案來的，這把目連也代表了。還有個觀念認爲地藏王菩薩是韓國人，這也不是的。由中國的九華山，在安徽，南京後面過去。這個道場，地藏道場，有個地藏廟，這一位是一位韓國當年一位太子，到中國來學佛出家的而成道的，他的肉身還在那裏，因爲他的願力很大，大家說他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並不是說地藏王就是韓國人，不是的，這個觀念要搞清楚。

那麼所謂菩薩都是在家相，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擦口紅啊，大家都學過美容學化妝的呀，身上掛的提裏當郎的，什麼都有，金項鍊哪，金鋼鑽啊，所有都掛上了，他也是拖泥帶水的才叫菩薩。不拖泥帶水就是出家的法師了，你看都是乾乾淨淨，菩薩都拖泥帶水，不拖泥帶水沒有辦法入世度人，這個世間法都是拖泥帶水搞不清楚的。那麼這個菩薩爲什麼都色相莊嚴呢？這就是普賢的行願，恆順衆生。順着世界上的一切，真正的佛法是入世的，入世的人喜歡怎麼樣，他就現怎麼樣一個色相給你看，就是普門品講觀世音菩薩的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你喜歡打牌，有些人你叫我學佛啊？我是幹，就是放不下打牌。觀世音菩薩來就不要緊，打牌就是圓通法門，二十六的圓通法門之一，我就跟你倆打牌可以入道，這是應現打牌身得度者即現打牌身而爲說法，是真的喲，這就叫菩薩。菩薩不是說你一定同我一樣啊，看到人是這樣，什麼都不能動啊，不能笑啊，那叫薩菩了。菩薩的心願，恆順衆生，觀機設教，就是你要什麼給你什麼，滿足你的願望，你愛打牌，他就陪你坐七天七夜不準下座，打累了，我再放下來，好，我陪你去打坐去，那麼這是菩薩了，是這個樣子。

這些到了地藏王菩薩的大願，他拿的現在塑的拿個錫仗，他究竟拿的是什麼？很難有標準，過去畫的地藏王菩薩手裏是珠，放光的，也就是智慧之珠。定慧神咒，證得菩提，以大願力在地獄中度一切最苦難的衆生，還不要好的地方，你們其他的菩薩度不了的都歸我來，最苦難的我來，所以中國佛教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哪個肯幹？只有他來，最苦難的，這個願力是很大。所以他的願力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地獄裏頭衆生有一個沒有成佛，他不願意成佛，在地獄裏等着，但是地獄永遠不會空，所以地藏王菩薩永遠不出來。他地下室住住住慣了，蠻好，現在有沒有裝冷氣機就不知道了，大概總會通風的吧。因爲地獄裏頭，換句話說，在他那個威德智慧的範圍，地獄就是淨土，就是地藏王菩薩化地獄就是淨土。

也就是一位禪宗祖師說講的偈子：「劍樹刀山爲寶座」這是菩薩的行爲，學佛大願力。「龍潭虎穴做禪牀」，這是學佛的人心情是如此，學佛的人光想做個好人，光想走清淨面那是聲聞衆，小乘境界。大乘境界是「劍樹刀山爲寶座，龍潭虎穴做禪牀。道人活計原如此，（一個修道學佛的人，他平常行爲應該是這樣）劫火燒來也不忙（大劫數來自己馬上就是要燒死了，絕不驚慌，燒死活該，有這樣的願力度一切衆生，纔是學佛的精神。）」。你看劍樹刀山爲寶座，談何容易呀？

現在我們講到本題，普賢菩薩特別向諸位提出來。菩薩有些經典上翻譯普現，也可以說是普賢同普現兩位菩薩，也可以說是一位菩薩。普賢菩薩，這四位大菩薩，在我們這個世界上，賢聖劫，釋迦牟尼佛來當教主，他們四位所以做大乘，來做大乘弟子的招集人，領導人，這四位。實際上這四位菩薩都是四位大佛，四大如來。他們四位成佛比釋迦牟尼佛還早，早早成佛了，也有他們的佛土，譬如文殊師利菩薩是七佛之師，這個劫數，同前一個劫數七位佛都是他徒弟，都是他教化出來的。他也早早成佛了，因爲釋迦牟尼佛在這個世界上成佛，這個劫數，他們也來應劫來，變成他的大弟子，來輔導他。換句話說他們來做真正的大乘佛法的輔道長，所以普賢菩薩就是普賢如來的化身。

普賢如來在密宗呢？尤其現在藏密在這是裏最近很流行的，在密宗裏普賢如來是金剛薩多，金剛薩多是普賢如來的化身，那麼你看有些像啊，手裏搖個鈴子，這個手裏拿個降魔杵，那就是金剛薩多的像。密宗塑的像啊，不象顯教那麼端莊，密宗都喜歡這樣的，這樣扭起來，表示這個姿態是非常活動的。你曉得這什麼他塑成這樣？一個學佛的人不是死死板板的，非常靈活，非常活潑的，生機盎然，活活潑潑的。學佛學到死死板板的，臉上那個細胞都變成死相了，那不曉得學成什麼？佛法是靈活的，永遠輕鬆的永遠樂觀的快樂的，沒有什麼悲觀的可憐相，一幅面帶菜色，心有慘相。一般人學佛修道就是這八個字，一看就曉得這是學佛的，爲什麼？「面有菜色」，青菜的樣子，菜喫多了。「心有慘相」，眉頭皺起，嘴巴翹起，那個樣子很可憐的，那就不對了，你曉得要懂佛法的精神。所以金剛薩多的像，姿式都是很優美的，跳舞的姿式，你看密宗像啊，菩薩像佛像都是跳舞的姿式，很活潑的很優美的，而且都是細腰身、寬肩膀，本來佛像就是這樣。一個人功夫修好了的得道了，一定不是肚子大起來，肚子大起來腸胃都有問題，不要以爲這個裏頭是丹，那不是丹，那都是腸子發粗了、發炎了。真的修好了是細腰身，大肩膀，一定的道理，身體很標準，三圍很標準，菩薩像三圍不標準的不叫菩薩，那叫羅漢可以，羅漢有一技之長，只有一門深入，他不能圓通的，這是普賢菩薩。

我們大家諸位注意啊，學佛第一步先要學普賢菩薩，普賢行願品。先要學會這個，至少我報告我自己的心得，當年開始學佛那個皈依師父教我第一本就教我先學這個，教我早上晚上先把一本普賢行願品你去唸完，那我很規矩的，早上起來特別起來開始念很痛苦啊，也蠻長的，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十大願，要做到。總而言之，普賢行菩薩行，就要這樣做，第一步學佛先要發願，發大願，普賢菩薩幫助我們啓發我們發這個大願力。總而言之，你把普賢菩薩行願品唸完了，所謂菩薩的願力：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這是學佛人的精神，要救這個世界，幫助別人，幫助一切衆生，大概的意思。這個願力不能摧毀，就是假使虛空有邊際的話，那還不算大，我的願比虛空還要大，所以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以虛空無盡故，虛空是無量無邊，我願也是無量無邊。所以菩薩成了佛你說就成功了？成了佛更可憐，更來到世間、來到一切國土度一切衆生，更忙。因爲菩薩與佛的願力，其願無窮無盡，無量無邊，沒有休息沒有停止的，也沒有讓自己請假的，這是菩薩行願。所以學佛第一步沒有發起菩薩的行願，而講我在學佛，乃至貪圖打坐，唸佛，而且貪圖偷懶，清涼地方躲着，萬事不管，那佛要學你，不是你去學佛，佛很想學你這個偷懶，不過佛沒有那麼大的福報，還是你福報好。成了佛忙得很，可憐得很，他的願力隨時隨地利他，利他人，隨時隨地利益衆生，是這個願力，所以他的坐騎是六牙白象，這是普賢行願品所招示我們的精神。

那麼普賢行願品是《華嚴經》裏一品，很重要，學大乘佛法首先，做不到吧？念念、念會也不錯嘛。普賢行願品的十個大願幾乎我們沒有一個能夠做到，沒有半個能夠做到的，我們特別要注意，大家拿來一讀，自己一對照，應該慚愧反省，做不到的。如果這個沒有做到了，說學佛是不對的，尤其是講大乘佛法的。那麼現在他在《楞嚴經》裏頭所提的報告，就是普賢行願品所講的，這個修證內容簡單的歸納，扼要的報告。我們看自己心得報告的原文。

「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爲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注意這一段，佛要大家報告，現在輪到他，現在二十五位圓通走到大乘的範圍，所謂大乘小乘，是心量的擴大。所以他的修行方法也是從上面耳根聲塵來到心淨，心量的擴大，沒有離開耳朵，我們修行的工具就是這幾樣東西呀，沒有別的東西呀。所以他現在講，我過去已經很久很久以前，「曾與恆沙如來。爲法王子」。我過去修大願，菩薩之行，不止一個佛前面已經得了法王子的位子，法王子相當於皇帝前面的太子，佛爲法王，成了佛爲法王。法王之子，繼承如來之位，繼承佛位的，等於世間法的太子一樣，他等於就是佛。所以他講說我不止在一個佛前面，曾經恆沙，恆沙多少佛？數不清。恆河裏頭有多少沙子數不清了，每一顆沙子代表一個佛，數不清數不清。那麼如果我們要用中國文字寫呢？我已經與無量壽佛也可以，不過不夠佛經文學的味道，那麼帶一點印度文學，恆河沙數，那麼多，形容。我不知與多少佛爲法王子，我們注意喲，二十五位圓通，現在我們大家已經聽過了十二位，每一個看看查一查，都是生由和自來，都是前生前世修過來的，都不是這一生碰到佛就成功了。多生累世都有他的前因，這一生所謂成道是他的後果，都有前因後果。生由自來，就是他這個生命生出來，他原來有個來源的，有他的前因。所以普賢菩薩的報告，這個前因就太偉大了，當然不曉得修了多生多世，我曾經與恆沙如來擔任過法王之子。這是第一點，你看他多偉大，他的願力。

第二點「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不但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南方寶生佛，北方不空佛，中央毗盧遮那佛，不止這五方佛，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如果教化弟子修大乘的願力，統統要照我修行教育的辦法走，一個模式來的。所以十方如來叫他們的弟子，修大乘菩薩的建立，要深深地紮根下去的話，都是必須第一步先要修到普賢菩薩的大行。爲什麼要十方如來的教育法這個是同一個？都是先有大行大願，把偉大的心力發起，不是爲己，爲利人利世，這個願力發起，纔有資格學佛。而十方如來叫弟子修菩薩行的根根呢，這個總名稱就叫做修普賢行，修普賢的行願，先把心裏行爲這樣發起來，那麼這個名稱從哪裏來？從我這個願力來。都要同我這樣，一個模式學，先從行爲來，學佛先從行爲來。譬如打坐不過是學佛的一種行爲而已，唸佛也是一種行爲而已，要修萬行，普賢的萬行。大小，乃至吐痰在怎麼吐？喫飯怎麼喫？穿衣服怎麼穿？怎麼樣一種利他的身心？大大小小，事無鉅細，都有他的心願。譬如我們喫一口飯，今天喫要想到沒有飯喫的人的痛苦，喝一口茶，想到沒有喝的人痛苦，如何去幫忙他，學佛從這裏開始。這種行爲都是普賢行，學佛從這裏紮根開始。你注意喲，「教其弟子，菩薩根者」，建立菩薩紮根，先要學普賢行。那麼這個裏頭能夠修普賢行，所謂戒、定、慧都在其中，不能修普賢行，你這些所講的都是空談，都是小根小氣，摘葉尋枝而已，沒有抓到根，學佛的根本，只是在邊緣上摸，沒有到中心去，佛法的中心是普賢行。他說這是最重要的要點，十方如來一切學佛的根基，從這裏開始修。那麼第二他報告。

「世尊。我用心聞。分別衆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恆沙界外。有一衆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那麼他報告，他說佛啊，我的修行法門，注意，「我用心聞。分別衆生所有知見」。聞就是聽啊，我們聽用耳朵聽，修普賢行不用耳朵聽，用心聽，心能夠聽一切法，所以還是耳根的法門來啊，還是心聲法門啊，他擴大了，大乘境界，心聽。此心能夠聽見，那麼心怎麼能夠？所以他同觀音法門一樣又不同，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心聞。觀音法門的心聞是返聞聞自性基本。他不是，「心聞分別衆生所有知見」，不是不敢去分別，儘量去分別。

所以當年象我們開始學佛，我們那位出家的法師那個師父教我們，你先要去唸普賢行願品，就教了一本普賢行願品給我們，那我們都是並不笨。第二句講話，我就問了，就是這樣念行了嗎？不行。那怎麼念？你要念一句要它那個上面做到他那個觀想，就是說我們拜佛手合掌站那唸經一念，好象普賢菩薩就在這裏，十方如來就在這裏，心裏頭這個觀想就要觀出來。我們拜佛的佛就在我的前面，你做到做不到？我想你做不到，當然我有經驗，那怎麼做得到啊？想死了也想不出來，想那些壞的倒是想得出來，想你的女朋友啊，想你的男朋友啊，或者想鈔票啊，或者想街上那件好衣服啊，站着來想佛啊想不出來，那個好衣服出現了，一定是這樣。

所以象第六代的達賴他的自己做的詩，講老實話：「動時修止靜修觀」，他也修止觀想修行啊，心念動了趕快修定，定下來趕快做觀想。打起坐來入定了，這個是應該呀，修止修觀，做到了沒有？沒有做到。「歷歷情人掛眼前」，打坐的時候佛沒有看見，那個情人的影子看見了，你看他講的多老實話。「若把此心移學道」，假使能夠真的把這個念頭轉過來。「即生成佛有何難」。你看這個第六代達賴纔是菩薩的話，很老實的報告，他一點沒有錯，若把此心移學道，即生成佛有何難。那麼他還有一首詩：「入定修觀法眼開」，入定了，打起坐來想修觀想，觀這個佛菩薩像，觀不起來。「祈求三寶降靈臺」，希望佛菩薩都觀想都站到前面來，靈臺就是到心中來。「觀中諸聖何曾見」，結果打坐坐了半天，阿彌陀佛影像都觀不起來。第四句話妙了，「不請情人卻自來」，我不要請那個情人的影像來，我只想觀菩薩。結果我還不要念咒子，那個情人影像就出現了。你看他的心得報告，這是二十八位圓通以內的，他的心得經驗報告。「入定修觀法眼開，祈求三寶降靈臺。觀中諸聖何曾見」，佛菩薩的影子一個都想不來。不請情人卻自來，

或者想你的兒子了，或者想你的女兒在外國，影像都出來了。當然兒女想媽媽沒有這回事，很難得了，那已經非常感謝他了。孩子們兒女出門在外，想父母的太少了，只有父母想兒女的，這是必然道理。所以菩薩懷念我們，我們很難得懷念菩薩，所以觀想的成就很難。真的學佛人，普賢行願品，我要這樣一個頭合掌在佛前面磕下去，我要觀想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盡虛空遍法界，一切佛前面都有我，都在磕頭，都在頂禮，這是普賢菩薩行願品---心聞修法。乃至我想南無普賢王菩薩，念出來，不但是嘴裏念，自己心裏頭念，心裏頭聲音而覺得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衆生與我同聲一致，都在唸南無大行普賢王菩薩，乃至普賢王如來都可以，心聞。所以他叫你觀想是起分別觀想啊，不起分別怎麼觀想得出來？我觀想一個佛像，三十二相，這個眉毛怎麼樣，這個臉色怎麼樣？啊，這個菩薩站在那裏，哎呀，你看多美啊，莊嚴。

這個色相硬要起分別心啊。不怕你分別喲，善於分別是功德，不善於分別是罪過，這就是行願的不同啊。所以要起行願沒有不起分別的，不起分別你怎麼樣行願？善惡、是非、好壞，一定要分別才清楚啊，所以你的戒行也好，你的願力也好，不起分別哪有戒呀？不起分別哪有願啊？善於運用你的分別，所以《維摩詰經》，善能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這個普賢行的基本。所以他說我是用心聞的法門，因此，有分別什麼呢？不但分別這些境界，分別了一切衆生，所有他所知道的他所見到的，見就是代表觀念他的思想他的心行，他說我都清楚，一切衆生他要的什麼？想的什麼？我都清楚。衆生要什麼？貪嗔癡，聲色犬馬，功名富貴，對我有利的，衆生要的都是這一套。他說所有分別一切衆生所有，因此善能分別一切法，所以他一念之間能夠觀想起十方諸佛法界頓刻呈現在這裏。

你們不是愛學密宗嗎？學密宗你做得到嗎？要觀想本尊一尊菩薩，開眼也好，閉眼也好，意識心境界一分別觀想就出來，不是真的喲，第一步出來影像，你覺得紙畫的也可以，木頭雕的佛，這些佛像都站在這裏，你這個影像在沒有呢？想想看，想死了也想不出來半個，想到了鼻子忘記了嘴巴，想到了頭髮忘記了大腿，整個佛像都呈現在這裏可能嗎？譬如我們現在這裏上面這三尊佛像，我們大家每一次禮拜一、禮拜三上課都看慣了的，這個影像你回去在家裏睡覺以前，好象就坐在這裏，面對這三尊佛像，這個影像你能出現嗎？出現不了。還只講影像，你能夠留住這個影像嗎？而且留住了。噢，中間是阿彌陀佛，這是觀音，這是勢至，行嗎？不行。不行，觀行都沒有成就，分別作用分別境的現量發不起來是沒有用的，所以願力也不會成功。那麼只叫做不要亂打妄想啊，亂打妄想是最初步學佛的方便法門，叫你不要做壞的思想，諸惡莫做。

善能分別一切法是衆善奉行。要懂這個，那才懂得佛法了，莫妄想是諸惡莫做，不敢亂想。衆善奉行非起分別不可，不然你曉得哪個是善的？所以戒行同行願那非用智慧分別不可，所以普賢跟文殊兩個搭檔的，分別是有智慧不可，智慧哪裏來？分別心來的。妄想分別是凡夫的業力，般若分別的觀性換一個名稱就是智慧的成就境界。

所以他說「我用心聞分別衆生所有知見」，這個菩薩的大願力有這樣偉大。「若於他方恆沙界外。有一衆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他說不要說這個世界，乃至他方世界，假使說極樂世界，或者地獄裏頭有一個衆生忽然懺悔了，地獄裏受罪受苦悟到了懺悔，「心中發明」，他自己內心發起明白了，修普賢行。假使我們在痛苦中在地獄中想到，普賢菩薩你來救我啊。他只要動同普賢菩薩一樣的心願，就是說如果我能跳出這個苦海，我一定發大願再入苦海里來救人，同你老人家一樣，他說在他方界外有一衆生心中發明普賢行願的，他說我這個時候即現身到他前面。「我於爾時」，他的念頭一動，自他不二，心力的感召，我就坐我的六牙大象，象王，法中之王，普賢菩薩是法中之王。這個象是受重的，負擔負重任重致遠的象王就來了。「分身百千。皆至其處」就到了他的前面。所以我們顯教、密宗同一修法，好好拜普賢菩薩，修普賢菩薩的行願，不是光念啊，體會他每一個行願的精神，我怎麼樣去做人？怎麼樣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夠得上學佛的人的行爲，不注重在外表的形態，這個做到了以後，如是普賢菩薩自己的百千萬億的化身像隨便在哪裏，他呈現在你的前面，絕不是假的，是真的喲。菩薩或者在你睡夢中，或者你在坐中，或者你忽然一下，他就在你前面，就看到你，六牙白象就來了，色相莊嚴，這是他的願力。所以我們大家說哪裏做得到啊？因爲大家學佛根本連普賢行願品邊都沒有摸到，第一經本就沒有看到過。第二即使看到了，一個月都做不到啊，念念都不肯幹啊。象我，有許多同學，我還特別印出來給大家，叫他多念一下，都覺得很累不幹了。那他的六牙，半個牙齒，現在的肉牙都掉了，還想六牙白象啊，做不到的，不能來這是真的嘛｛聽錄注：此句不通，或有錄入錯誤，錄音第50分鐘處｝。所以現在迴轉他本文：

「縱彼障深。未合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不過注意喲，普賢菩薩說我就是來了，這個人真修普賢行願的人，只要發心一念我就來了，但是他有時候看不到，我們有時看不到他來，自己的業障太深。障就是這樣障，遮住了，障礙了，看不見，自己的業力太深了，看不見普賢菩薩。他說雖然他看不見我，「未合見我」，不能境界裏頭見到我的法相。「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沒有關係，他看不見我，我給他灌頂，那就是真灌頂，，我真正給他的智慧灌頂，摸摸他的頭。「擁護安慰，令其成就」他說他修普賢菩薩發大願的人，我來擁護他，他沒有說我是菩薩你是薩菩，應該擁護我。他願意擁護一切衆生。擁：就是抱着你，包圍你，等於媽媽抱着孩子一樣，護：保護你。擁護就是抱着你，等於我們走路，怕老人家跌倒了，趕緊把他抱住，就是擁護保護，他說我會來擁護。「令其成就」必定使這個人將來成佛，使他的願力也做到。

所以「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爲第一」。他說所以佛問到學佛的圓通法門，我今天的報告，我說我開始學佛本來的因地，怎麼修來的？修願力來的，修自己心的行爲來的。心裏不好，心念思想沒有轉過來，想求佛做生意的心理，求利益得感應，都不是。要「心聞發明」，迴轉來自己觀心，自己觀心，不靠這個耳根，也不靠聲塵，乃至自己好好念普賢菩薩行願，念普賢菩薩的行願品。

慢慢慢慢你會到達一個什麼境界呢？我告訴諸位，你真的自己早晚念普賢菩薩行願，早晚念一卷你做不到的了，你把一本普賢行願品兩天唸完差不多了，上午念一願，下午念兩願，三天四天唸完也可以了，能夠念念了背，就在心中念，慢慢慢慢要起分別啊，每個字每個境界每一句話分別得清楚，慢慢聽到自己心聲的時候，有一個境界，突然之間你聽到盡虛空中，好象所有一切衆生的聲音都在唸普賢行願品。這還是初步，你不要認爲我成就了，你發瘋了，這還是初步。慢慢把這個聲聞境界，啊，原來這個境界哪裏來？我心分別心所生，然後善能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再把它空下來定下來，慢慢然後要起心動念，什麼事情不知道的心念一動都知道了，「分別自在」，不會被妄念分別心捆住了，這是第六意識意識的分別心轉爲妙觀察智。第六意識的分別心轉爲妙觀察智了，那麼分別自在也到達文殊菩薩的境界了，就是智慧的成就了。

他說以我的報告，修行法門，要行大乘菩薩道這是第一步，這是真的，在我個人的，我是一個學佛也算不上的人，但是我的經驗，我第一步學佛是走這個路線的，那麼以前看看，後來查查過去許多大祖師們出家在家走大乘路道都是走的這個路線，都是先走願力發起，這是必然一個道理，請諸位大家特別注意，這是普賢行的修法。他的重點是善能分別一切法，修一切善。那麼拿大小乘基本方法來講，佛法基礎就是兩句話八個字：諸惡莫做，衆善奉行。諸惡莫做是消極的，普賢行願品是積極的喲，是衆善奉行。那麼就是普賢菩薩修行法門的重點。諸惡莫做我們已經做不到，衆善奉行更難，這是要注意的。這是第十三位，到了大乘境界菩薩的報告。

「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位菩薩難陀菩薩是佛的堂弟，他的修行歷史不報告了，我們怕報告歷史耽誤時間太多，我們重點在修法上，他起來報告。因爲這一段比較重要，把這一段講完，你們大家都碰到這個境界，常常有人提起的，這位尊者菩薩的個人歷史暫時不管。

「我初出家」。他說我初初跟佛出家以後，也是佛的堂弟。

「從佛入道」。同佛出家了，修道。

「雖具戒律」。也受了戒，形式都做到了，也自己很講究守戒，可是即然能夠守戒一定能夠得定啊，既然能夠得定一定智慧發起啊，戒定慧是一體的呀，三位一體並不分開的，分開來講戒定慧講那是笑話，那是必然的。他說我雖然有了戒律的形式，老實講關於如何得定三摩地，進入定慧等持這個境界，心念定不下來啊，定不下來，這個戒就守得很痛苦了，隨時犯，隨時要守，隨時懺悔。那這是什麼戒？這叫水上按葫蘆的戒，按下去它又冒上來，剛剛清淨了半天，下半天就煩起來煩惱了；剛剛煩惱丟掉了，有一點清淨了，哎喲，我現在戒定慧多好啊，下一堂就完了，自己對自己都活不下去，氣死了自己，沒有用啊。

「於三摩提。心常散動」。散亂，妄想動，因此啊他說學佛出家白出了，不可能得到無漏，證無漏果的道。這個是大家所要問的問題，雖然學佛學了半天，我也很規矩呀，雖然你說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持戒呢？我也喫素吃了很多年了。至少喫素也是真實功德啊，那麼好喫東西不喫，硬要咬那個菜根，象喫草那麼喫下去，你說這個沒有功德，是真功德，真的呀！但是吃了以後啊，你心清淨一點沒有？得定了沒有？沒有啊。你的心地好一點？沒有啊。看到人家少你一毛錢，這個氣死了那個樣子，比喫草的樣子還難看啊。這個有什麼用啊！心行一點都沒有轉動啊。人家對你不起你能夠原諒他嗎？不會原諒。想想哎呀我們學佛的了，原諒你，實際上，格老子，我不學佛整死你。這一點用都沒有。他的那個毒性、那個恨人、那個嗔心的根一點都沒有去，是非分明，這些人不可救藥，好討厭哪，這是嗔念，和我一樣，做個氣大佛，越來氣越大，有什麼用啊？一點用沒有。所以怎麼能夠得三摩地？你雖具戒律，沒有得到佛法的正受的利益。三昧是正受，得到真的受那個利，身心安詳的利沒有。

「未獲無漏」。所以沒有證得無漏。這是個很痛苦的一個階段，學佛不上路。

那麼「世尊教我。及俱絺羅。觀鼻端白」。這一下來了，佛不但教我還有個叫俱希羅的兩位同學，觀什麼呢？打起坐來觀鼻尖上一點白，觀鼻端白。這個問題來了，我們在小乘打坐也說眼觀鼻，鼻觀心，對吧？大家打坐坐在那裏，然後說佛觀鼻端白，請問哪個是端？這裏是鼻端還是這裏是鼻端？大概那本書上有註解，我好象沒有查到，這裏是鼻端，還是這裏是鼻端？後世中國的道家，包括現在的一貫道兩貫道三貫道五貫一教的五教一家的，講這裏是，守竅就在這裏，尤其是一貫道守這裏，守這裏先天一竅、玄關一竅，什麼都竅不進去，這裏有一塊骨頭，那麼這是鼻端還是這是鼻端？

鼻端白，我看了半天，拿鏡子照我鼻端也不白啊。有時候啊，我氣來了，鼻頭變成紅糟鼻子呢，鼻端紅差不多，尤其傷心要哭的時候或者發脾氣的時候，我觀我的鼻端發紅，氣來了，沒有鼻端白呀，佛經那麼講。好，我打坐這裏，老師啊，我怎麼眼觀鼻，鼻觀心？好了，眼睛半開半閉，道家叫做垂廉，眼皮上面窗簾子一樣掛下來，不閉起來，開一點點縫，叫做垂廉，那麼垂廉呢，這個視線當然下來了，這兩個視線上面遮了一半多，遮了三分之二下來，下來就看到鼻子了。把兩個眼睛收收就看到鼻子了，天天看到，道就在這裏，這裏是什麼？這裏我摸了半天，只有細胞組成的肉、鼻子肉，如果鼻子尖一點扁一點更難看，看不見，眼睛還更喫力，鼻子高一點還方便一點。所以眼睛看鼻子，那還看得到！

鼻觀心怎麼觀呢？那只有這樣打坐，對呀，眼觀鼻嘛，鼻觀心，所以有許多人打坐起來這樣的，這樣，這種方法是正確的嗎？是對的嗎？什麼叫鼻觀心，眼觀鼻？而且這樣一來呢，鬥雞眼的看法，神經衰弱的人不得了啊，你真的眼觀鼻，眼觀鼻你這樣一看就不得了，那是修道家初步，你閉起眼睛假想還好。你真把兩個眼睛攝攏在中間看，你們做到啊？我是隨時做到，見在其中啊。

可是你初步學的人頭會發暈啊，不得了，不能玩的喲。血壓高的人千萬不要玩，血壓低的人也不能玩，頭會發暈，血壓高的人很危險，而且會腦出血。所以隨便守竅不要亂搞，你做到了意識想想還馬馬虎虎，真把兩個眼神這樣一集中，這個眼觀鼻有很多種看法，不是一種看法。

有一種看法叫象王視，叫做象王，一個象中間鼻子高一點，它兩個眼睛一邊長一個，它是這樣看的，它的視野很寬，象王視。那我們要訓練自己象王視，兩個眼睛左右分開，左右分開就是象王視，這個也很難，這個很難，都要經過訓練的，這是功夫，真的喲，不是開玩笑，這兩種都很難。

什麼叫觀鼻端白呢？怎麼叫眼觀鼻，鼻觀心呢？現在給大家解決了。

眼觀鼻：眼睛打坐半開半閉狀，那麼古人講羅漢小乘這個視野看下來，下面掛下去離開我座位前面三步遠的路，大概，遠一點點也沒有關係，你多侵佔人家兩步地皮也沒有關係了。菩薩是看前面五步，就是眼睛閉着張大一點，這個樣子在看，這樣一來呀，眼睛前面當然看到鼻子，你觀一下看看。

鼻觀心：這個「觀」是形容詞，就是鼻子對着心窩子要正，要正，不是完全對正了，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勾籠來，就這樣擺正這個人就正了，打坐要端正。如果這樣你鼻歪哥，變成歪哥了，這樣也不對。正，你們講任督脈這就是督脈就擺正了，督脈擺正了任脈也擺正了，不要去硬挺胸，也不要這裏兩個指頭好象打架一樣一定結個手印，這個三角手印，這個三角叫做生法宮印，密宗。有些學密宗的打坐坐在那裏，又放在在肚臍上，兩個指頭，頭頂整個氣鼓氣脹坐在那裏，你看多辛苦啊，一點都不解脫，多不輕鬆啊。坐得很自然，這是坐正，坐正是自然的，鼻對心。換句話說眼有鼻子的影像，這個視野階段，眼睛收視一下我們自己的鼻隼，中國的文化這個鼻子叫鼻隼，這個影像就有了，鼻觀心鼻對心。

那麼怎麼樣叫觀鼻端白呢？鼻端不白。這個法門是什麼呢？不淨觀法，白骨觀，以及安那般那修出入息數息觀這三種的綜合，所以我平常給大家講過禪密要法，修白骨觀修到有一步功夫就要到這裏，最後是觀鼻端，鼻端是兩點啊，這裏也是鼻端，這裏是起頭，這裏是結尾。那怎麼是鼻端白呢？真正靜下來，真到心念靜了，呼吸也就靜了，呼吸好象停止了。換句話，自己粗的呼吸能夠歇下來停止了，念頭自然清淨了，這兩個二是一，一是二啊，拿我們中國一般習慣的道理來講啊，氣安祥了，呼吸這個氣，孟子所以講養吾浩然之氣，這個氣靜了，心念也清淨了，心亂了氣就粗了。觀鼻端白同上面上次所講的修安那般那，那一位尊者，那麼修這個呼吸法門是一個路，跟着念就空了。

剛纔我講眼睛，這個時代我主張大家初步學的人閉眼打坐，因爲這一代人眼睛太可憐了，開始這樣用功算不定眼睛搞壞了，真的喲。這一代同古人不同了，你真到有了功夫，那個眼睛近視眼也會恢復了，好了不近視了，遠視老花都好了，到了那個時候，你想閉眼不肯閉了，那個神精神充滿了以後，這個眼睛自己不肯閉了。自然同這個菩薩像一樣，到那個時候恭喜你了，差不多了。你們現在要張開，你張多少啊？張開眼睛這個半開半閉，五十分種？一個鐘頭？半個鐘頭你也做不到啊，如果叫你半開半閉，等一下，等一下叫做呼嚕呼嚕，睡去了，昏沉了，做不到的，現代人眼睛太疲勞了。這個話注意喲，我再講一道，就是說你功夫真到了某一步，拿道家的道理來講，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神充滿的時候，你叫自己的眼睛閉下去都不願意了。眼睛硬是開在那裏把法界都看得清楚了，可是沒有看，眼睛自然定住了，楞住了，那個時候你再來開眼，這是對現在時代不同，法門不是呆板的。

我們現在迴轉來講這個鼻端白，所以這個時候心念沉下去，這個呼吸氣，等到不呼也不吸了，念也清淨了，這是氣功，充滿了。那麼這個時候你一坐下來，十個指頭，一身都是充滿，自己都覺得充滿，每個指頭。人老了這個指頭上都是皺紋，皮都鬆了，皺起來了。到這個時候不管你多大年紀，這個手指頭都是圓鼓鼓的，氣都充滿了，渾身十萬八千毛孔氣都充滿了，還不算數。那自然年輕了，慢慢年輕，尤其是冬天打坐在冷地方，自己鼻子雖然不呼吸了，輕微呼吸，這個氣，內在的氣一股白光一樣就出來了，這個時候纔有鼻端白。所以啊，經典上告訴你原則，你自己不去研究鼻端白，那就唱京戲一樣，唱國外戲，那個壞蛋那個鼻子一出來，戴個紅尖帽，抹得白白的，那何必學壞蛋呢？鼻端白是一股白氣出來，光影，內心發出來的光影，鼻端白。換句話說這個法門修白骨觀、不淨觀，乃至修氣功，修到很寧靜。一呼一吸，這個數數，拿天台法門講，數息、隨息，止息境界就可以觀到看見鼻端白，就有光了，這個呼吸已經不是呼吸了，看到光進去了。學密宗呢？就是氣功成就的第一步，這就叫密宗。不是灌頂一下就傳給你的，那你要很久的修行功德才教你的喲，你沒有那個資格教你沒有用的，這個時候觀鼻端白，就是觀鼻端白，就是這一句話包含那麼多。你不然隨便看經觀鼻端白，你去觀觀看？不神經衰弱了纔怪呢！那麼你聽這位尊者自己的報告。

「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這是真的，鼻端白的原則，他下面給你講了，就是觀自己的呼吸，天台宗也講，數息，隨息，到達止息這個境界，由此以後起觀。他說我做這個觀息，我初諦觀，什麼叫諦呢？仔細，非常仔細觀這個出入息，很細很細很困難。我們現在你三年做不做到還是問題，以當時佛親自教導，這位尊者也是多生累世修行的尊者，他經過二十一天的專修，專修是萬緣放下什麼都不管了，專門修持三七二十一天，三個禮拜，晝夜在修。就修這個呼吸，安那般那。不是上午打一堂坐，安那般那，下午一堂坐叫般那安那，等一下買個鳳梨吃了，叫般那般那，放一點鹽巴，那修個什麼安那般那啊！安那般那叫出入息，晝夜在專修，諦觀非常仔細經過三七二十一天，那當然有一點氣住脈停，身上的痠痛腿麻都已經變化過了，那都氣脈走通了。

換句話說到達氣脈真通了，纔能夠見到鼻中的氣，鼻中不是這裏啊，鼻中是這裏有一個肉隔着的，就是兩個鼻子中間這個氣出來了，有形象看見的出入如煙哪，有一股白氣來往，那是真的呀。氣，我們普通呼吸氣散了，自己也感覺不到，自己也看不見。你真修好得定的人，在定境界對於自己呼吸出入這個氣用眼睛輕輕一看，看得很清楚啊，初步象煙一樣，這個氣。當然冬天臺灣看不見，冬天到北方一出門，那個呼吸一股白氣就出來了，那不要三七二十一天，就修到了，那個打拳打太極的，手一指，五個指頭，五條白光就出來，那是汗氣出來碰到冷度變成光了嘛，那個溼氣當然是這樣，哎這是氣功，什麼鬼功啊？冷功，是這個道理。可是真要修行呢，不管是熱帶、冷帶一樣，氣出入都是煙霧狀。

那麼到達這個境界，你修行到達這個境界，老實講，不但是氣出入如煙，你自己看到自己身心旁邊都在煙霧中，這個光的網好象把你放起來了，那麼看一切境界東西都在光明中，所以每個人頭上啊黑的黃的藍的白的都看得見，都看到了，這個人頭上有黑光的要倒黴，要出事情了。有紅光的綠光的，有怪事了，都有啊。你自己看得見這個，就所以能夠看見別人的光了，所以萬物放光都看見了。「出入如煙」，這是初步。進一步這個煙化成光明瞭，他這裏就沒有講了，就留了一手，慢慢慢慢出入都是光，不是煙了。呼吸偶然不大出入了，不大出入---很久纔有呼吸來一次，等於動一下唸的樣子。呼吸來一下，那已經不是如煙霧的氣了，只覺得自己都是光明中，光明的身體，渾身十萬八千毛孔，這個呼吸光明。所以我不是上一次給你們講迦葉如來有個名字叫飲光尊者，就是飲光了，就是光明，呼吸這個光明，這個身體。那麼這個時候，再進一步。

「身心內明。圓洞世界。遍成虛淨。猶如琉璃」。那麼這個做氣功也是真的喲，真的氣功修到這個時候，那你有什麼，你的所謂有毛病啊，老實講如果真的放下，做功夫，有癌症也好什麼也好，什麼都把它化掉了，氣能化一切啊，那是真的，生命就是氣喲。所以這一段特別給大家慎重的講一講，當然要上面先有普賢行願力，沒有那個願力光想這個做不到的，你死了都做不到，先有願力纔會做到，很快。那麼他說進一步啊，生理身變了，身就包括氣脈打通了，心變了，心理非常慈詳，非常喜愛，打起坐來都是慈詳的相，絕不是那一付死相啊，好像討債的面孔坐在那裏，很多人打坐都是這樣。所以我常常叫你們學打坐，笑啊，笑啊，假笑沒有關係啊，笑久了假就變真的了，真的喲，對人的笑對人總比哭好，對不對？你慢慢笑久了，這個臉上肌肉鬆了，變真的，一看這個人很慈詳。你看到人那個死相，那個多討厭哪，比哭都難看，所以到這個時候，心開了，心裏也慈祥了，心裏慈詳等於慈悲喜捨的境界。

「身心內明」，這個內明不是說悟道啊，就是你坐起來定起來身體內部反照一片光明，亮的，身體內部都是亮的喲，身體內部看到都是亮光，身心內明。身體整個明白了，心理也光明瞭，雖然沒有悟道，這是功夫境界。

「圓洞世界」，然後光明擴大了，這個世界山河大地物質世界都是一片光中，圓洞。

「遍淨虛淨」，再進一步也無所謂光明---空了，光也空了，證到虛空，身心當然空了。這個時候說哎呀我坐久了腿發麻了，我左邊腰痛右邊肚子痛背上痛沒有這回事了，那個煙霧境界一來化光，光化虛空這個時候心身已經忘掉了，這個時候虛空就是我，我就是虛空合一了。那麼偶然還有身的觀念有沒有？有，

「身如琉璃」，自己看不見，人家看你皮膚也變了，雖然活到八十歲啊，皮膚又細又嫩又漂亮不要化妝的，自然發光了，身如琉璃，整個在定中境界，內外透明，這個身體象玻璃一樣，水晶玻璃一樣透明的、發亮的，雜念妄想當然沒有了，這個階段。

然後「煙相漸銷。鼻息成白」。這是第四步的功夫又來了，那麼剛纔我講的好象煙相早過了，還有第三步的煙霧相，佛經沒有辦法，中文字只好用煙了。這個是幻的境界，幻不是沒有啊，有光。這個光，那麼禪宗祖師講這是光影門頭，還沒有悟道。所以你們看禪宗語錄光影這個境界已經很了不起了，有些人搞錯了以爲是見性了，這個煙相，再進一步慢慢沒有了，光影也沒有了。那麼什麼煙白呀，放光都沒有了。

這個實際的情形，鼻子的出入呼吸啊，變成一條白的，這個白是形容詞，純淨，不是像這一個手巾這個白的白，是代表非常純淨，白法也代表至善的，至善的境界，那麼構成一個白氣也是有。所以有位同學看《指月錄》研究，師子尊者成就了，被殺了頭，他出來的血不是紅的，是白乳，跟牛奶一樣。所以耶穌釘十字架，那是人血，那是痛的，這個沒有痛。所以有些人功夫到這個時候死了燒化不一定結舍利子，道家很多，中國過去和尚也多。

譬如我們的師父西藏的活佛貢嘎活佛，貢嘎活佛這個師父，後來他們告訴我，我們已經到這裏，貢嘎師父在大陸上最後給共產黨捉到以後，自己涅磐了。涅磐了以後，我問他們師父後來涅磐了有什麼瑞象呢？他們告訴我，玉錦雙垂｛聽錄注：這是諧音字，具體是什麼字不清楚！｝，就走了，什麼叫玉錦雙垂？鼻子裏出來兩個鼻涕一樣，這個並不是鼻涕呀，藥膏一樣那麼長掛出來，這叫玉錦雙垂。那麼就會到達這個功夫。那個就是燒化了就是舍利子，不燒化就是玉錦雙垂。當然你說完全這個色身轉化了沒有？這個時候這個色身，可不可以修得成？還沒有。他已經受共產黨陷害過世了，所以我給他寫了兩句詩，就是貢嘎活佛在白教的時候，大寶法王，現在過世了那個大寶法王還是他的學生呢，他的徒弟。那麼這個時候，到這個階段假使得涅磐死了，起碼是玉錦雙垂。這是講色身上的變化，做功夫，那麼到這個時候啊，自然開悟了。

「心開漏盡」。明心見性了。一切見思惑煩惱自然可以斷除，心開漏盡。這一下，第五步第六步了，

「諸出入息化爲光明」。成就了，色身轉化了，自己渾身十萬八千毛孔乃至身體所有呼吸統統一片光明，所以一切衆生捱到他的，修行成就人這個光明，都會得到利益，自然受電感過來一樣，諸出入息化爲光明。

「照十方界。得阿羅漢」。自己就放光給一切衆生灌頂，所以諸佛菩薩可以放光動地，你如何得到放光之境呢，當然修安那般那，修出入息。結果你打起坐來坐在這裏還在數息呢，坐了幾十年還在數，我一坐數好幾千下，你再慢慢千去吧，數一萬下也沒有用。此理不通，此事不通，那麼別人這就是傳法啊，我沒有這回事，沒有什麼祕密，大原則都告訴你們。你平常叫我講，我懶得講，因爲一個人叫我這是幹什麼？等於叫我一個人單獨給你講，我視一切人大家平等，你怎麼叫我特別看得起你，單獨給你講？一定大家一起來我要講啊，我也沒有什麼祕密，但是大祕密，你聽了你也不懂，你做到了纔是沒有祕密了，做不到統統是祕密，真的呀。還蒸的呢，還煮的，蒸的當然蒸的，放在蒸籠上蒸的，這個時候硬是蒸籠一樣，你說怎麼樣？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世尊記我。當得菩提」。沒有大徹大悟，成就了，漏盡煩惱伏下去了，也就是《楞嚴經》上面說的伏歸元真。佛說我將來會大徹大悟成佛，證得菩提。

「佛問圓通」。因此佛現在要我報告圓通法門。

「我以銷息。息久發明。明圓滅漏。斯爲第一」。以我的經驗報告，修到了氣功不呼不吸，不呼不吸心念也清淨了。銷息，一呼一吸一來一往，不呼也不吸這個中間叫息。這個銷掉一切息，換句話鼻子的後天的呼吸不動了，那麼息，不呼也不吸，象密宗拼命修寶瓶氣，走閉氣法門，有些修氣功的，也成天的修閉氣法門，也有些道理，對身體有些利益，但同修道毫不相干。修道要自然心念停止了，銷息。「息久」不呼也不吸久了，「發明」這個身心的變化，光明來了，悟了道。「明圓滅漏」，這個光明境界來了，身心內外的光明，心裏頭也明白了，明白了一切貪嗔癡慢的有漏之因，清淨了，調伏下去了，滅掉這一切貪嗔癡慢有漏之因，可以得無漏之果，當然還沒有大徹大悟而成佛，再進一步徹悟就可以成佛了。可是以功夫來講這是最切實最徹底，對身心的健康，健康不是道，不過嘛大家喜歡健康，誰願意生病啊，生病總不舒服啊，要想不生病，多修這個法門。

# 楞嚴經講座 四十五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楞嚴經》是卷五，上次爲止到二十五位圓通這些尊者菩薩們的心得報告，到了第十四位，現在第十五位。那麼他每一個主持，他排列的順序，每一個人學佛的用功成道的經驗，那麼我們要修行證道，這個工具還是靠我們身心兩方面，六根的作用六塵六識十八界十二根塵這個作用。那麼現在等於是第三次由小乘境界擴大到大乘境界，現在講到這個舌識的作用。第十五位的菩薩的報告。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都是同樣的禮貌性的重複的文字，那麼這一位尊者是滿慈子，中文的翻譯是滿慈子，佛的弟子裏最有名的說法第一，善於說法。什麼叫說法？我們再討論，看它的原文。那麼這位尊者的報告。

「我曠劫來。辯才無礙。宣說苦空。深達實相。如是乃至恆沙如來。祕密法門。我於衆中。微妙開示。得無所畏。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他的報告說他從曠劫，這個曠劫呀，很久很久，曠劫兩個字意義前面講過了。記不得哪一劫了，大久遠了，太多了，多生多世，他的根器，修的什麼法門？「辯才無礙」，我們經常也聽到這個人嘴巴會講話，很會演講，很會說話，就會說他辯才無礙。辯才無礙不是那麼簡單，世界上歪理有千條，真理只有一條。那個歪理千條，也可以說是辯才無礙，也會辯啊，歪辯，亂辯，亂辯歪辯也會辯啊，一般人不會辯的人辯不出來就是格老子氣死了，一句話都想不出來，揍死你，只好那一辯，那一辯就不是辯了，那就是打架了。

辯才無礙很不容易，就包括了菩薩道的五明，一個菩薩要學五明。什麼叫五明？第一內明，就是要修道證道，內在身心的修養。第二就要聲明，聲明包括一切文字，各種文字語言要通達。第三因明，就是善於邏輯，通一切哲學。善於邏輯思想，邏輯就是思考的方法，有細密的思考，同時要把這個高深的思考淺近合理有規律的表達出來，這是因明方面的東西。普通就叫邏輯，那麼辯證法等等都是邏輯以內的，因明以內的東西。第四菩薩要會醫方明，知道一切醫藥，學佛的人要救世救人，自己打個噴涕流鼻涕都救不了，還救得了誰啊！感冒頭疼自己也沒法子，所以你要度人度個什麼？大家都想度衆生，結果都被衆生度，那有什麼用啊？所以你菩薩要學會了醫方明。醫藥會了再去救人，人的痛苦馬上可以減少乃至解除了這個痛苦，所以菩薩要通醫方明。最後第五明菩薩要通工巧明，現在講精密科技都要會，科學技術都要會，電腦啊，人腦啊，牛腦啊，狗腦啊都要會，那學什麼會什麼，這才叫做行菩薩道。本身菩薩大乘具備了五明，他的行爲才能做到了六度，佈施，譬如我們這個電燈壞了，他馬上來就修好了。不然電燈壞了，我們大家坐着打坐，然後說空的，不要緊，明暗一如啊，那就沒有用，那叫做沒有用的人，只好藉此逃避，菩薩道可不是這樣。這樣纔能夠懂得醫方明、因明等等，才能真佈施、才能真持戒、才能真忍辱、真正禪定、般若。

那麼爲什麼講到這個呢？辯才無礙，當然因明是很高明，很有思考能力。換句話辯才無障，你譬如說我們看在西方的這個時代，象美國，民主國家就是語言了，競選總統就是靠辯才無礙，嘴巴會講，不是亂講，講得非常有理。所以在西方，我們中國很少有人訓練這個，先要學文字，不大學會演講。西方文化每個人假使要成一個知識分子啊，這個講演事務很值得研究，要會講演，學問好，有時候滿肚子學問，學問講出來人家不懂啊，把學問變成普通的話別人懂得進去，聽了滿意，能夠起修。你罵人覺得說罵得對，那個纔是會演講的。所以演講是專門訓練的，不是站在臺上「這個、我們、大家、所以、這樣、那樣、嗯」就沒有道理了。所以你看西方人演講，你看天主教每一個神父、牧師都受過訓練的，「啊，上帝啊，我的上帝」，你說上帝呀，就沒有意思了，這個手勢就不對了。偉大，好偉大，那個很來勁，你說偉大，偉大就是這樣大，這個手勢配合不對了，衣服、領帶都屬於辯才無礙。辯才無礙包括儀表、口才、表達這一切等等，也是天才。有人天生滿肚子學問講不出來。有人一點學問都沒有，講話就會講，那沒的辦法，他的天才，他的業報。所以善於說法的人不但要結人緣，還要有這個多生累劫修習的辯才無礙，講壞，他有這個會說話的習氣。講好，他是多生口業的功德，辯才無礙，而且聲音也好，講了人家動聽，喜歡。同樣一句話有些人講起來，同樣一句話另外一個人講起來我們就討厭，同樣一句話這個人從嘴裏罵出來我們就覺得很有道理，完全是業報、功德。所以我們學佛有一句話，未曾成佛先結人緣，你還沒有成佛，先要結衆生緣，光想管自己，不跟衆生倆結緣，你成了佛就沒有衆生度的呀，他不聽你的，沒有這個緣嘛，你和他沒有善緣，惡緣也可以，打一架也可以，有個惡緣來生碰到還可以度他。惡緣都沒有，他恨你都好，總算有了這個緣可以掛鉤了，現在講。不然這個鉤掛不上，無緣不能度，講到辯才無礙說到這個地方。

所以你知道二十五位菩薩圓通，象滿慈子彌多羅尼子這位尊者他專一說法的辯才無礙，辯才無礙很難啊，你臨時上場你沒有考慮，別人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不是故意爲難你的。你講了的話他聽了有所感想不能理解，突然不曉得哪裏鑽出來一個問題，沒有問題，雞蛋裏說沒有骨頭，雞蛋就有骨頭，他挑出雞蛋裏頭一個骨頭問你，你要解答人家的問題，要清楚，所以叫辯才無礙，沒有障礙。象我們有障礙的，你問我，這個我下一次研究研究答覆你，有障礙在那裏，你答覆不出來嘛，只好研究研究下一次來嘛。象我是常做這個事，因爲辯纔有礙啊。辯才無礙啊，怎麼答都是對的，都是真理，所以辯才無礙特別注意，那是口業的功德修來了，多生累世，不是一生。你看有些同學，剛纔兩位同學跟我講話，都把我嚇了一跳，講的話意思沒有表達清楚，看那個神氣我就嚇住了，什麼事啊？搞了半天原來無事，空的，那就是這個道理。辯才無礙是很重要，口業的功德了。因此啊，他善於「宣說苦空」，宣就是宣揚，弘揚佛法。人生是苦，哎呀苦啊苦啊，這個沒有什麼意思，結果大家都變成辯才無礙，叫苦誰不會叫啊？

就是我經常講有一個大阿羅漢的故事。有兩位大阿羅漢，這是古代佛教一個故事，都證了道的。有位居士供養他，供養在家裏，喫得很少，我們大陸當年有，有好的法師啊，他回家供養，他自己這一家人，常常家裏供養。供養就是四事供養，供養者四件事大原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四事供養，包括衣食住行，都是他供養。那麼他供養了兩位大阿羅漢有道的人，這兩位羅漢有一位同參，同參就是同伴啊，佛教的名詞叫同參道友。這一位什麼都沒有，跟着去喫白食的，你兩位帶帶我嘛，我也沒有緣，人家供養，無所謂，也受人家供養了三年。有一天這兩位得道的羅漢，說他都不肯用功，跟着喫白食，受人家供養不對的，我們倆個人整他一下，請假走開了，讓他一個人在這裏。他在那裏啊，這一家人啊，哎喲，我們這三位師父啊，我們家裏供養，那兩位三天兩天都要說法，他在這裏三年沒有開示我們一次啊，沒有開導，現在兩位師父大師父二師父不在，就請他開示，請他上坐啊。受人供養嘛，做法師要說法於人，他上去實在沒有東西說啊，坐在上面急得滿頭大汗，法師說法很莊嚴坐着。下面這一家人很莊嚴合掌跪在那裏等，等了半天一聲都沒有。下面一家人更嚴重，噢，這個師父跟那兩個師父不同，更有道，他看我們根器不行，所以大家跪得更整齊一點，兩個膝蓋頭也叭叭痛。實際上他已經一身冷汗了，急的呀後面說不出來。下面跪着低着頭，這個師父不同，不同，三年不開口，開口果然不同，我們大概根器不夠啊，再等。他實在沒有辦法在上面，一下在上面苦啊，苦啊，苦啊。下面一家人嗯說得好，只要一個字都懂了，苦啊，人世間是苦啊，兩個膝蓋頭也跪得很苦嘛，本來都苦，苦，苦說得好，再等。等了半天，他還沒有辦法，苦啊，苦啊，講不出來的苦啊。下面一聽，嗯，對，世間一切皆苦，已經證入了初果的境界了。他叫了兩三次苦啊，下面大徹大悟，抬頭一看上面這位師父啊，原來還是一個混球呢，下面都悟了道了，反過來一看他原來是個混球。所以你不要認爲師父混球沒有關係的，你只要信得過照樣悟道。象這一類無常、苦、空啊，他就說得好，宣說苦空，苦啊，苦啊，這樣垂兩下，苦啊苦啊，說不出來的苦啊，下面的證到空了。

這種不是說法無礙，這隻能說學的人善緣成就，善緣到了，碰到盲目的師父他也會成道，是學的人本身的福德因緣，所謂學佛要注重時間因緣，佛經講時間因緣，在我們普通講運氣來了，得道的運氣來了。時間到了，他就悟道了，佛法也講命運啊，時間因緣到了，他悟道了。那麼這個說法的人呢，剛纔我引用這個故事的例子，不善於說法。所以這裏講「宣說苦空」，善於說法的根本不談一個苦字，一個故事一個比喻說完了，一翻道理你自然感覺到人世一切皆苦，毫無道理，有求皆苦，那就善於說法了。你說什麼是佛法？無常嘛，苦嘛，空嘛，無我嘛，六根六塵十八界。我經常說看的佛學文章講來講去都是這個東西，這一桶水倒在那一桶水，那一桶倒在這一桶，空有，有空，就是那麼倒，不能宣說苦空的道理。我們看一部電影看一個戲，看了瞭解了人生，覺得感嘆啊，善於宣說苦空。並不是說他一天到晚給人家講人生生來就是苦啊，一切皆空啊，老實講講三次我都不願意聽，覺得他神經了。苦本來已經苦了，越聽你講，聽你聽得很痛苦啊，這個事情怎麼幹嘛？所以宣說苦空四個字，還要辯才無礙，以各種方法表達這個道理。

所以下面有「深達實相」，至高的真理，實相是道體，智慧之體，實相般若---道體，所以明心見性究竟是怎麼樣？至高無上這個性是怎麼樣？第一義、第一義怎麼樣？中道義的中道義是怎麼樣？這個真實的那個東西，真實沒有東西，空的。你說空的呀？確有其事，所以真空妙有，這個實相第一義諦，他能夠把它表達得很好。當然不象我這個樣子笨啊，他是辯才無礙，我們是有礙，表達不出來，他都把它講得出來。因此不一定他悟道啊，就是頭腦正思維，邏輯思考，絕頂的聰明，就是口才好，善於演講，善於教人，就是一個很優良的一個老師，優良的一個教授，善於表達。因此象這樣。

「乃至恆沙如來。祕密法門。我於衆中。微妙開示」，他並不是一定自己修到了，可是真要他上臺講的時候，十方所有佛法最祕密的法門，人家不懂他懂了，他都可以教授得很好。給你教得好，儘管教不出來的，在那裏叫苦你都會懂，他就有這個福報，所以衆生跟着這種老師啊，就叫做明師了，高明的明，明白的明，不是出名的名，出名名氣大，不一定了，名氣沒有用，要他明白，通達明白，這是講明師。等於一個問題啊，你說有時候我們碰到教書，象我們很多同學們教書，就講老師啊，學生笨。我說我當年教你們就曉得你們很笨，所以你們出去啊，笨，教書都教不好。教書不是表達你的學問好啊，是要看對象怎麼使他懂得呀。學問好，只粉筆，我背一下，如是我聞，阿耨多羅三緲三菩提，完了下課，管你三菩提呀薩菩提呀，那有什麼用？你要表達出來，曉得他沒有懂，最淺近的話，所謂契機，合於他的需要、他的程度，他能夠接受，而聽得很有味道。同樣你重複的話人家百聽而不厭，你同樣的話，很高興的話，聽得人家一聽就想睡，同百聽而不厭兩個剛好相對比。那麼問題來了，你要自己反省他爲什麼聽得睡？

象我們年輕時候上臺講話啊，只要聽得一個人瞌睡，那個臉啊從這個裏頭紅起紅到下面，當然外面看不見，自己曉得不對了，一定不對嘛，他才睡着了，那中間想辦法講一個笑話，大家哈哈一笑，就把他笑醒，你說你怎麼可以睡覺啊？不行。那就不好，你來一個笑話，旁邊同學哈哈一笑，他也笑醒了，你的話也繼續下去了，然後他瞪很大的眼睛一路聽到底，那麼你就是辯才半無礙了，真的喲。我們教書的同學們注意，不要光要求對象，要要求自己，教書的目的是最高深的學問用最淺近的最明白的話使你怎麼懂得，甚至他不懂，放屁你懂不懂？他說我懂了，噢，懂了就好了，懂了屁也沒有了，事情他也懂了嘛。雖然做得很不好的比方，但是就是那麼切實。我們在坐的很多教書的同學特別要注意，光要求學生，學生固然都不聰明啊。所以有些學生來我經常罵，你不懂問啊！不好意思，這個我不懂，很丟人。我說你懂了還叫學生啊？我叫你太老師了嘛，我就跟你學了嘛。即然做學生，本來就笨嘛，本來就要捱罵嘛，罵了才學得出來嘛，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你看他這樣的功德背下來。因爲這樣，無始以來的這個習氣，善的功德。不懂的東西到他前面，東說西說，他自己也悟了，通達了。這就是包括了教學相長。

所以有些出家同學學佛，功夫也很好，象我們這裏同學，學識也不錯，我經常叫他們，你們出去弘法嘛，老是賴在這裏。老師啊，我沒有學好，沒有學夠。我說你哪一天才夠呢？我死了你夠不夠呢？如果夠了，我明天就死，你出來弘法，《楞嚴經》你講一樣的，我講你講一樣的。你不知道，肯教人家的時候就是教自己，因爲自己要上去教人就怕自己錯了，那麼這一逼啊，就把自己逼會了，就是那個苦啊，苦啊，兩錘一錘自己也開悟了，就錘出來了。利他就是利已，利人就是自利，真的喲，教學是相長。一邊教人一邊自己都在學。因爲自己逼到那裏，平常不肯用心的，譬如我們看一本書，你就不肯用心看，假使考試逼你，你就講得蠻好，其原因就是這個腦子啊，思想越用越出來的，所以要正思維。

因此他說一切恆沙如來，不止一個佛兩個佛，祕密法門，到他手裏要他講，都講得很好，標準的教書匠，隨便到他手裏就講好的。別人講的聽不懂，他講就聽懂了。他說「我於衆中」，當着大衆，「微妙開示」問題在微妙，很妙很巧妙的引用，使人家能夠懂進去，這就是微妙開示。「得無所畏」，一切不怕，一個問題來，哎呀，這個我沒有學過，好不好意思，我沒有學過，臉都紅了，那好象人家送了剛生孩子的紅蛋一樣，這個下面信心就喪失了，他可以無所畏，辯才無礙的人一切無所畏，疑難問題到他前面，自然會解答，自己的智慧的寶庫就打開了。其實呢？人真肯這樣，以教化人利他的心，要發願要真，不是假的，不是爲了貪名不是爲了貪利，真發願利人之心來教育人教化人，到那個時候自己的智慧都會開啓。

所以象我們中國的文化，《書經》裏頭，天啓其聰，就是上天會把他聰明孔打開了，天啓其聰。囪門，嬰兒那個頭頂心還沒有封起來，不會講話，頭頂這裏還跳動，我們曉得道家佛家都曉得，這個時候嬰兒生命天人一體的，等到這裏一長滿了就開始講話了，人世間後天的知識起來，第六分別意識加強了，這個智慧的聰明孔封了，所以修道修到後來成功了，這個孔自然會打開，這個叫囪門，十字縫，頭頂這個中間一個十字縫中間。那麼密宗的破哇法可以插草的，其實插草不一定插這裏，這裏本來可以插草，沒有什麼。

所以我給西藏活佛講，他們說你插不上啊，這些人業力重。我說每一個業力都很輕，我來給你插，我這樣一插一插，一個都來插上，他們不知道這個頭頂本來有個穴道嘛。因爲西藏人很難辦，整年不洗澡，頭上油垢多，那個怎麼插得下去啊？臉都漲紅了也通不開呀，每一個我說一定往生西方的。活佛告訴我的，一定你們將來往生西方的，已經通了，不插上草他不相信啊，可是這樣插插不下去，那我插很容易，穴道一點點，把他的穴道挑一挑，挑開了一點點，咚，打針的手法一下就插上了，再加上頭髮也不大洗的，油垢又多，那個草當然插得很筆直的，多有力呀，所以每一個我說一定往生西方的。喇嘛問我這是什麼道理，我說你不懂了，這個密宗你將來到我那裏，慢慢再教你，這也是祕密法門，一下就辯才無礙就通達了，但是真理，不是開玩笑的，真的。

可是人真的修行到這裏，所謂破瓦往生，往生這個囪門打開是天然的，先是頭頂發清涼，老實告訴你。所以修得好的人，頭頂一天到晚這裏是清涼的，這還是初步，這是初步的輕安現象，不是傷風感冒有股涼風灌進來，那是灌的。真修行到了，不管你頭髮如何，頭頂一天是清涼的，口水也是甘的，不是甜，這裏是清涼的，這就是輕安的境界來了。像到這樣輕安境界，隨便你念佛也好，什麼法門也好，草插一定插得去，不是普通的草，是吉祥草，那個梗比較硬，當然加上我們手法有經驗的，咚插上，偶然流一點點血沒有關係的。那等於頭頂放血，高血壓馬上舒服了，真的喲，高血壓一來，頭頂輕微給他一插，放血了，放出來他血壓馬上降下來，好了，這是有醫學的道理，不稀奇。順便講到這個道理，祕密法門。

那麼祕密法門到這裏，那麼怎麼他自己會悟道呢？因爲他發心是利他的，教學相長。但是你要注意喲，要發心利他教學相長，你要看對象啊，你講的東西必須要覺得對象他是懂了，乃至百分他懂了一分纔有利益。你講的對象說，你講得很好，他一點都沒有利益你是失敗的，浪費人家的時間，浪費人家跑一趟，已經是罪過了，絕不是功德。千萬注意喲，所以說教育的道理大家做老師的注意喲。

年羹堯對老師的門口，他請個家教教兒子的，那是恭敬得很。他都天天陪，叫他的兒子陪家教的老師喫飯。有一天家教的老師喜歡喫燒豆腐，燙的，那個廚師拿上來，這個老師第一口夾起，那個喫，把舌頭燙着了，年羹堯就把頭一歪，怎麼搞的？廚房裏？等一下，廚房裏殺了頭，盤子端一顆頭出來，廚師被殺了，有那麼大的威風。所以這個家教老師只好溜了，不敢教下去，可是他對老師那麼恭敬啊。門口貼一副對子，不敬師尊，天誅地滅。就是教導他兒女們，兒子女兒們。下聯呢，誤人子弟，男盜女娼。這一點沒有錯，不要隨便當老師啊，我現在經常感覺到，很多年輕人大學畢業了，到處找事情，找不到我教書去，好象沒有出路的人才去教書去，這不是要命嘛，這個社會的教育，對不對？有辦法的，畢業了有辦法的做生意，做生意失敗了當公務員，公務員再跨掉了教書去，這個怎麼得了？所以千萬注意這一付對子，不敬師尊，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真的喲。這是講到辯才無礙與教育的關聯，一定搞清楚，多反求自己。學生固然很笨啊，可是要做老師教人家的多反求自己，反省自己，表達的不對啊？什麼地方不對了？總有個問題。

你看了滿慈子的報告，內容發揮，不是我把它加上的，你仔細研究他並沒有講做什麼功夫悟道啊，他就是靠嘴巴說了悟道啊，一路說到底，說法救人。這個就是《楞嚴經》後面有的，自未得度，先度他人，自己沒有悟道，可是先能夠教化人家，菩薩發心，這就是菩薩境界。自覺已圓，自己已經大徹大悟，復覺他者，再來教化人家開悟，如來應世，等於是肉身現身的活佛，就是佛身再來。自未得度，先度他人，菩薩發心，自覺已圓，復覺他者，如來應世，就是這個道理，將來《楞嚴經》上都有的。那麼他再說，他的報告：

「世尊知我有大辯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佛釋迦牟尼佛知道我，知道他宿業所感，這個是善業所感，有大辯才無礙，因此叫他用嘴巴來教化人，換句話滿慈子等於佛的助教。當然舍利弗啊，目連啊都在當助教。滿慈子是真正的替佛宣教最盡心盡力的。所以用音聲輪，教化當然音聲也有關係了，音聲的確也要修過。所以以禪宗來講，一個人真正悟道的人，稍稍有悟，立刻聲音變了，那聽得出來，聲音都變了，原聲也變了，立刻就變了，說話就有獅子吼的聲，獅子吼不是嗡啊嗡啊不是這個樣子，他講出的話表達的非常有力，會震撼的，使人聽了會動聽，會受他的影響，這是業力震憾的。你不然音聲最美，喉嚨最大，人家聽了煩燥討厭的，他就相反了，沒有這個功德。所以修道這些都是不能騙人的，都是真實的。有人正好以溫和語，很柔軟，很溫柔的講出來，變成不動聽，那覺得很粘糊，太溫柔了，覺得好象抹圾一樣啊，拉都拉不起來，聽得也很難受，那麼太兇悍了也不對，這也都是功德所培養。就是上次告訴你們，所以叫學佛第一步先修普賢行願品，多讚歎如來功德。什麼是如來？包括一切衆生，多講人家的好話，隱惡而揚善，多說好話，那麼慢慢他的音聲功德輪就轉了，你的話音聲發出來講的有人信，有人會容易懂得，相反的沒有人聽，沒有人懂，也很好聽，聽了不受用，這是要反求的。所以他說佛曉得我有這個業力所感，教我以音聲輪，教我發揚，就是發揚佛的教化。

我在佛前「助佛轉輪」，就是佛的助教，幫着佛弘揚佛法。那麼我的成就呢？

「因獅子吼」，獅子吼不要搞錯了，獅子吼，你們動物奇觀電影上都看到，難道滿慈子說話這樣叫啊？不是把人嚇死了？這個是形容詞。因爲我們的古人所謂獅子爲百獸之王。獅子一吼，它一叫一聲，百獸腦裂，所以獅子的聲音叫吼，中文，老虎呢？叫虎嘯，猴子叫猿啼，狼叫狼皋，每個聲音形容不同的，中國字不能亂用。你說老虎吼，那笑死人了，除了現在寫白話的亂寫以外，古文裏頭這個字不能用錯的。狗叫吠，雞鳴，當然雞啼也可以勉強用，公雞叫啼可以用。所以這個在中國文字搞清楚，不能亂用的，所謂獅子吼，這個吼並不是代表「嗡」，不是這個意思，獅子叫的聲音不同，那麼獅爲百獸之王，獅子吼百獸腦裂，代表什麼？大無畏的精神，一切不怕。所以他助佛當助教，因獅子吼。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他就有這個無畏的精神，敢於說法，因此功德做成，也可以說功德圓滿，弘揚教化，

「得阿羅漢」。這一段裏頭沒有講用功啊，光是講會說話就可以成道啊，辯才無礙。他的重點是什麼呢？重點利他就是利已，利人就是自利。幫助人家瞭解了，所以當老師當一個家庭老師，當老師的要以這個心思，人家不懂的問你，你誠心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告訴他，使他懂得，當然你自己也進步了，所以修行的道理，自然其中矣，教學相長。這一段沒有講別的東西。

「世尊印我。說法無上。佛問圓通」。佛現在要我報告，如何一門深入進入圓通法門。他一生都在做利人的事。

「我以法音。降伏魔怨。銷滅諸漏。斯爲第一」。從音聲講出來，辯才無礙，跟魔倆辯都可以，你不要說他是魔不能度，我說魔也要度啊，因爲他是魔你更要度啊，人家都說我是魔王，所以你們也度度我啊，我經常講我既然是魔嘛，你就要度我了，要慈悲慈悲了。大慈大悲，魔爲什麼不能度啊？就更應度啊！你要變成魔來度他。所以有一位同學前天講得好，他說我懂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句話聽的很可怕，他說我懂了，相反的呢，你魔高一尺，道也高一丈。我說你差不多大徹大悟了，真的喲，相反的同樣的道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個魔可見比佛厲害得多了，比正道厲害多了。相對的，你魔高一尺啊，道也高一丈，所以經過一翻魔障啊，進步一翻道力，沒有魔測驗不出你的道力，要魔障來測驗自己的道力。那麼所以說法的時候也是這樣，善於說法連魔也度，魔法他也懂，他纔能夠降伏魔怨。善於言辭，辯才無礙有這樣大的功德。所以妙音聲而辯才無礙，降伏魔怨，銷滅諸漏，因此在教學相長中間，教了人家自己做不到會臉紅的，自己一邊教一邊自己體會那個道理，因此自己也成就了，

「銷滅諸漏」，得了無漏果了。見思惑都頓斷，證得阿羅漢，「斯爲第一」。在這一段這一個報告是主張利他教化爲主。不過教化不是光是說的，做個留聲機一樣，做個錄影機一樣，每一次都是一樣講法。「如是我聞」，下一次，「我聞如是」，這個沒有道理了，那變成自己都不用心去體會，不同的環境不同場合說法就要不同了。你給小孩子說法就不能那麼講了，到別一個環境言語不同；職業不同，他的理解就不同；程度不同，理解也不同，要做到這一點，所以體會他這一段。

「優波離。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重複的文字不談，優波離，佛的弟子裏頭執法的，總執法，就是管理戒律的大法官，等於我們普通現在的政府的組織來講，司法廳正部長還不止，最高法院院長，執法的。但是他的身份，我們看到，我經常講到世界上文化哲學思想，首先提出來平等觀唸的是佛。爲什麼是佛？不止人類要平等，衆生要平等。光是人類平等不稀奇，把衆生和人，上至天人（比我們人類高到極點了），下至地獄，拉成一道平等，衆生平等，唯有他老人家提出來，何以呢？因爲他是印度人。

印度國家這個民族到現在也一樣，階級的觀念太重了。所以到過印度都曉得，分四等人。下等人，我們坐在這裏他走過來，不能站起來走，要爬過來。象我們端一杯茶給他，他纔不敢喝呢，萬一你把茶杯丟在地下，他爬過來還要磕頭，端起走。所以有一箇中國人，過去我們一個朋友，在印度做過外交官。他說我們開始真不習慣啊，到了那裏早晨，我們夫妻還在牀上睡覺，所謂首陀第四等階級，佛經上講有，首陀那些賤民，印度人叫他賤民，階級最低的，輕輕門裏頭爬着進來，馬上打掃房間，都跪在那裏打掃。他說我們看不下去了，曉得他很餓，自己在喫麪包，說你喫吧？哎喲，嚇得他光退。後來他說一個外交官就告訴他，你不能這樣拿給他，丟在地下。丟在地下了，他就慢慢爬過來，拿起走。哎呀，他說我們中國人看來實在受不了。

所以佛當時提倡衆生平等，由這個地方開始平等。優波離是跟佛的，做傭人。所以佛半夜偷跑出家，只有他在旁邊。佛叫他把馬去拉來，馬伕最下等的，在階級方面這樣，他是太子，那不曉得差多少階級啊，看到佛都要跪在地下爬的呀，真的呀。後來佛要夜裏逃走，他就曉得佛要逃走，要去出家。他就跪下說你不能走，走了我這條命沒有了。佛說不行，非要走不可，所以佛騎在馬背上打這個馬，跳出這個宮牆的時候，這位優波離名字在佛經上叫車匿，車匿管車馬的，那個也不是他本名，就是管車馬的最下等的差役，這是階級方面。他這位先生，沒有辦法，看到佛真要跑去出家了，明天不得了，反正要殺頭啊，太子跑掉了，他就抓到馬的尾巴走，帶走了，所以佛出家，他也跟着出家在旁邊。最後所以佛成道，所以你看佛的平等做法，那麼多佛的堂兄弟，都貴族出家的，凡是執法的要他來管，當然他的戒律也最好，要他來管大家，哪個犯了戒你給我揍，破除這個平等觀念，在佛的集團，那個教育集團，這個做法絕對破除了平等觀念。所以優波離是佛得法的弟子，後來也是證果的羅漢，那麼他起來報告。

「我親隨佛。逾城出家。親觀如來六年勤苦。親見如來降伏諸魔。制諸外道。解脫世間貪慾諸漏」。先講到這裏，這一段很重要。我們學佛啊，他親眼所見，一步一步講出來了。你看假使我們不仔細讀經典啊，就馬虎讀過去。以他的身份跟佛出家，那麼經典上後來還講，佛後來落髮，自己落髮，自己出家抽出寶劍，身上帶的刀把頭髮割掉，叫他送回宮去給父母，表示自己出家了。把身上的珠寶也拿下來，因爲太子嘛，印度人這個地方都喜歡帶一個珠寶，這些都拿掉，帶回去，送回去。那麼他當然送回去趕快跑來了，又跟着佛。他說我親自跟着佛，逾城宮牆，跳過這個城門宮牆。城就是內宮的宮牆，注意，內宮宮牆，不是那個大城。佛騎馬跳過內宮宮牆出家，這是第一步。

他的確跟在旁邊，抓到馬的尾巴帶走。「親觀如來六年勤苦」，親自看到他老人家在雪山上六年修苦行。前面的他不講了，十二年當中佛是先修無想定三年，出家以後，無想定三年，修成功了，知非即舍，曉得這個不是道。佛做到了無想啊，一切思想停了，都不想了，你們注意喲，你們大家不要搞錯了，所以你們現在學佛啊，許多以爲打起坐來什麼都不想才叫做入定，那是錯得一塌又加上糊塗，叫做一塌糊塗，大錯而特錯。那老實講連無想定都達不到，那是大昏沉。無想定是第六意識有意的做到停止了一切思想，你還不容易做到啊，釋迦牟尼佛都修了三年纔到達這個成果，等到到達成果曉得沒有思想怎麼叫做道呢？不是道，沒有思想是道了，好比你變木頭變石頭了嘛，那麼草木瓦塊都成了佛了，千萬搞清楚啊！所以佛學無想定三年，知非即舍，丟掉了。

再去學非想非非想定三年，也做到了。非想，注意喲，這個名稱不是思想。非非想，不是說不是思想，不是說沒有思想，又知道，可是不是妄想知道。等於我們大家有時候你坐在那裏等人啊睡着了，某人你怎麼睡了？我沒有睡啊，我都清楚啊，你過來走路我都知道啊。對不對？大家有過這個經驗吧？沒有想，一點都沒有，好象真睡着了，可是你知道嗎？知道。有沒有這個經驗啊？沒有經驗回去試試看，應該大家都有這個經驗。非想不是想，非非想，不是說絕對沒有想可是又知道，那可是不是一般的思想。所以你不然念這個字，非想非非想，非非非非什麼意思啊？要句點得清楚，這就是邏輯問題，文字的邏輯。非想是一個名稱，不是思想。非非想不是說絕對沒有一點思想，那個思想就同一般的思想不一樣，世界上沒有文字形容它了，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形容不出來了，可是同思想不同就不同，這個境界，佛也三年修到了，然後曉得這也不是道。你說打起坐好象什麼都不知道，可是你不能說我不知道，我裏面清楚得很呢，有一點，這也不是，這是非想非非想，知非即舍，佛所以丟掉了，修到以後。

所以現在年輕人說文學革命、文字革命，我說你們還有什麼資格革命，命都沒有了還革個什麼嘛。佛這個是革命，你說無想是道，我就做到了無想，然後不對，錯了，這就是革命精神。你說非想非非想這個境界，我修到，然後不是道。因此世界上沒有明師了。

他到雪山去苦行六年，苦行就很苦啊，那麼中國人很多修道的《高僧傳》、道家《神仙傳》啊，四個字講完了。「木食澗飲」我們中國文字簡單。你們看密宗的米勒日巴尊者，木訥尊者，譯成中文就是木訥兩個字，米勒日巴尊者那個傳，在山中修苦行多年，沒的喫沒的穿沒的喝的。木食澗飲就是喫樹皮呀，草根，木食。澗飲絕不是喝茶，口乾了，溪水流下來舀一點喝一喝。佛跑雪山苦行六年，那苦得很。經典上記載日食一粟，那並不是說一天喫一顆米，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印度一種水果，北印度一種水果，等於小桔子那麼大，只吃這個東西，一天只吃一樣，而且只吃一次。所以六年苦行，他還沒有到三十歲的年齡啊，已經變成老頭了，白骨觀已經不要修了。所以經典上記載釋迦牟尼佛六年苦行，摸摸肚皮摸到背脊骨了，那我們叫做餓扁了，餓扁了，真餓扁了，可以說身體就衰老，有病，真的有病。尤其在雪山背上受這個寒風，寒冷的風溼灌進去，所以後來下山，他就講六年苦行，他說苦行非道，苦行也不是道。

苦行只能夠說是一種行爲的功德，刻苦自立，這可以。認爲苦行完了就能成道，所以印度就變成外道了，印度很多外道都是以苦行來修的，譬如投灰啊，身上不洗澡啊，我們中國有許多道家一輩子不洗澡，我也碰到好幾個，當然身上也不髒，那怕洗了以後啊，把元氣洗掉了。牙齒黃黃的，他那個牙齒是拼命喫，所以那個牙根都修到滿嘴是吐血出來了，他這樣牙根也會堅固，最後呢，也沒有活到八九十，六七十就死掉了，白苦了一場。苦行也不是道，苦行是一個礪道，我們拿中國文字來講叫砥礪絕超，就培養自己堅苦卓絕的志氣，不怕苦肯喫苦，受魔障而不變更自己的精神的思想。砥礪絕超，說這個就是道嘛，不見得，當然相反的樂行也非道，貧苦修行也不是道，富貴修行也不是道，所以中道而行。那麼就是我們引用孔子一句話：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不要特別，不要刻意去求哪一樣叫做道，就錯了。你說我有茶喝嘛，絕不喝水，有飯喫嘛，絕不喝茶，這就對嘛。不要故意這樣纔是道那樣不是道，那就不行。

但是他這裏報告，他親自看了佛六年的苦行，你注意他的報告，親自跟佛逾城出家，他怕死了，怕佛走了他受不了，明天要殺頭。所以馬開始跑的時候，他抓馬尾巴，當然馬一跑那個尾巴，你們看過馬真的跳跑沒有？那個尾巴用力的豎起來的，那個馬尾非常有力，前面這樣的，所以這個馬尾巴抓一個人，這個人自己跟着馬尾巴這樣一跳，這個馬尾巴抓緊了就帶走了，馬就把你帶出去了，馬跳是這樣。牛打架的時候，尾巴夾在屁股下面，馬用力的時候，它的尾巴這樣豎起來，所以逾城出家。這一段你只看它四個字，表示那是割斷恩愛，所以拿中國的文學來講離情棄欲，離開一切情感，六親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一切情，拔開慧劍都割斷了，離情棄欲，所以絕累，度絕一切的拖累，專心一致，出家的目的專心一致去修道，所以絕累，離情棄欲，這是出家的道理。他看那堅苦卓絕的精神，在這裏給他一個啓發，佛的行爲。

他說同時出家了以後看到佛在雪山中間六年的種種的苦行，包含了很多。苦行兩個字，你想那個苦行多苦啊，沒的穿的，沒的喫的，而且普通窮人在山裏頭，野生野長的勉強能夠過，釋迦牟尼佛喫過啊？因爲他是太子，生在皇宮深宮之中啊，長於婦人女子之手，可以說。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啊，講古代這些帝王，生於深宮之中，他出生就在深宮裏頭，深宮是我們見都見不到的。長於婦人女子之手，都是這些宮女啊，妃子啊帶大的，地下都不會給他爬的，太子下來爬地，馬上把地毯鋪好，想親一下地板都做不到。這是真的喲，大家沒有過過這個生活啊。就是現場我就講，有兩個同學兩夫妻給我講，當然他很有錢，就在臺北。他說老師啊，真的喲，我那個孩子就講，我不講人名。他說我那倆個孩子就要求我和我太太天天吵架，你有一天不要叫汽車送我上學，不要派傭人跟我好不好？求求你。結果母親不幹，有時候給他溜掉了，這兩個自己坐公共汽車回來，到了家蹦起來跳，我今天總算坐了公共汽車，好象中了第一名狀元一樣快活，是真的喲。所以那個富貴的生活中絕對有差異。所以佛的六年勤苦非比尋常，這個窮苦生活我們現在在這裏不能想象的，你真到山裏頭住住，柴要自己砍，水要自己挑，飯要自己做，就懶得喫飯了。我曾經告訴他們出家同學，不要一個人跑去住茅棚啊，這些味道我都過過。

我說我在廬山上住了八個月的茅棚，我想打坐啊，坐不了幾次，沒有時間。在鹽湖殿哪，天池，廬山有個廟子叫天池，那個地方，隔壁有個鹽湖殿，水要自己挑，挑水還要走很遠的路，山上這樣下來走過去，要準備好。柴要自己砍了，下雨的時間多啊，天晴少啊，要把柴砍好，然後我也想到這個喫飯可以了，自己煮飯也做素菜，那個青菜啊，在山下帶來油啊，鹽哪，最多是洋芋呀。這個洋芋切片哪切絲啊，自己炒，炒起來喫，煎哪炒啊各種樣子，我曉得我也怕自己洗碗，一個人我就買了四十個碗四十幅筷子，我想我一天喫兩餐，吃了丟在那裏，幾天再洗。結果一二十天也懶得洗，後來越看越髒越臭，格老子就不洗了，沒有時間洗啊。一天砍柴、挑水，搞完了以後，一天了。等一下肚子餓了又要搞個飯，做一天的飯吃了，然後洗也懶得洗。至於大便呢？大便要跑很遠的路，那個天然茅坑啊，在那個崖頂啊山崖的頂上剛剛有兩個抓住兩顆樹啊就在那裏拉大便，下面一落下去是萬丈懸崖，不知它歸向何處啊，那就不管了。

所以我說你們不要隨便去住茅棚，隨便修行，沒的時間，老實講沒的時間。你以爲修行那麼好辦？木食澗飲不好過，我說我現在或者有一點辦法，可以幾個月不喫飯了，這就減少了麻煩，不然說一天喫兩餐，你看有這樣忙，不相信你過單身生活，所以諸位啊，有個好家庭，現在有電器，太太給你飯燒好了等你，再不要發脾氣了，家裏都是觀世音菩薩，好好拜一拜，真的呀，這是講到自己實際的經驗。所以講六年的苦行，佛在山上，我們不是讀經都馬馬虎虎，你把它想想，加上自己的經驗想想。那真是合掌讚歎，太苦了，那不是你想象的，還能夠洗澡啊，象你們小姐們三天兩天還一百塊錢洗個頭，還加上雞蛋做的油啊抹了，沒有這回事，頭上都是蝨子了，他說這個都是親自看到。

第二步，佛在六年苦行了以後，因此曉得苦行非道，才下山，接受供養，恢復體能。又恢復了，他這個時候才三十一歲了，恢復了以後，再到菩薩樹下，自己打坐，自己發願，不證菩提這一下盤腳坐在那裏，不悟道的話不起此坐。你看這個文字多美啊，在菩提樹下，身體恢復了打坐，不證菩提不起此坐，自己發這個誓願。你把它變成白話，你就懂了。我如果這一下不悟道，格老子就死在這裏了，就是這個話。這一講明白了，你就懂了，不起此坐就坐死在這裏，這兩腿一盤就坐死在這裏，下了這個狠心，不證菩提不大徹大悟就坐死在這裏，這是很可怕的一句話啊。那不象我們啊，這一下坐上去，一定要悟道，我坐着我也同佛一樣，坐下來等一下哎呀，我的腿好麻啊，老師啊，我能不能放半天假啊。有些修道的呀，閉關的呀，有許多朋友，老師啊，我放一天假好不好？我說那當然好。你提得出來的，我還不答應啊？不答應要怎麼辦嘛。那個「好不好」那是下面不能加逗點的話，好不好是叫老師是客氣一點，這個老師就要懂事，老師不懂事啊，就昏頭了，那當然好嘛，那還叫做不好啊？所以真正的這個就是魔障，心念。魔在哪裏？魔不從外來。所以我常說啊，再提起諸位，中國禪宗祖師黃襞禪師講得最透徹，三句話說起心動念是天魔，所以說走火入魔，外面沒有火也沒有魔，一切唯心所造，起心動念是天魔。不起心動念是陰魔，自己什麼都不想，灰心到極點，那不是道啊，那個是陰魔。倒起不起就是非想非非想，所謂非想非非想就是倒起不起是煩惱魔，這三種魔。心理就只有這三種狀態，起心動念、不起心動念、倒起不起，就是三種狀態都是魔障，自心所造。

佛在菩提樹下降伏一切魔障，你看經典上經過啊，聲色貨利，漂亮的女魔啊，害怕的死魔、惡魔啊，都在他前面顯現境界，他一概不動心，換一句話說魔境界不動心，它一點辦法都沒有，一切不動心。不動心注意喲，你說我對於有錢來也不動心，漂亮的男人女人我都不動心，那容易呀，要你死動不動心啊？你非動心不可，恐怖的也不動心，美的不動心，醜的也不動心，一切不動心。親見如來降伏諸魔，注意這個諸魔，魔就很多了。魔有多少呢？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就是八萬四千的天魔。一念之間我們都在魔境界中，轉魔就成佛了，所以轉識就成智，同一道理，魔在哪裏？魔就是你，就是我自己。所以他看佛在菩提樹下親見如來降伏諸魔。這是佛在菩提樹下，修道、悟道、證道。證道完了出來弘道開始「制諸外道」，降伏了制伏了一切外道。所謂外道我們再三提出來不要站在一個宗教形式的立場，看人家不同我的宗教就叫人家外道，這種心理不是佛法的道理。

佛法講什麼叫外道？心外求法謂之外道，一切唯心，你以爲此心以外另有一個法門這就變成外道了。禪宗叫做向外馳求，不從自己內心去反省，不從自己這個心理上去追尋的是外道法門。譬如說我要靠上帝，上帝變成外道了，因爲上帝是他不是我。我要靠佛菩薩，佛菩薩也是變成外道了，他是他我是我，他能不能幫你？你要自求多福，你的善根善行不成就，兩個電感就感不上。說我要靠我的爸爸媽媽，爸爸媽媽你平常孝順不孝順？爸爸媽媽你也不孝順他，爸爸媽媽一定愛你了，可是中間搭不上了，就有距離了。所以要你的善根成就啊，自他相感，自他不二就是在於一心，自力與他力不二。譬如我們唸佛，靠他力而往生西方，仗阿彌陀佛力量，真的嗎？你靠自力，因爲我要念佛唸到一心不亂，求阿彌陀佛加庇，幫忙我，不是你求啊，不是自力達到，你自力不能修到這裏，阿彌陀佛沒有辦法，拉你不上去啊，對不對？所以自他不二，都在一心，一念之間，這一心沒有成就，光仗他力不行的呀。你散亂心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好象我這裏可以亂七八糟，格老子，我打死你，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一定往生西方，因爲我念過佛掛了號的，那怎麼行嘛。你不能這一手做壞，這一手做好啊，要一致一心。所謂外道，什麼叫外道？什麼叫非外道？這個道理搞清楚，一切唯心是佛的法門，心外求法、向外馳求的，就叫外道。

不過這裏所講的外道，印度當時佛在世，有很多的外道，所以佛出來用降龍伏虎的法門制伏了這些外道，出來開始說法，這個佛法的經過，要看佛的傳記歷史了。當然你們看《大藏經》裏有《觀佛三昧海經》都有，還有佛的《本行經》等等都有，那麼還有些事情啊，包括在戒律部分，佛的一生。那麼這些優波離說我都看到。

爲什麼這一段我們詳細講，有這個階段。親自跟他出家，親自看到他是六年苦行，親自看到佛下了雪山，那麼其他五個弟子，這個青年人本來奉命來保護他，看佛下了雪山不修苦行走開了，說他沒有道心了，尤其接受那個牧場裏頭牧牛女的那個小姐的很好的營養，接受一個年青小姐的供養，認爲佛犯了戒了。所以五個弟子驕陳如等五個人都離開了，說完了，喫不住苦。可是他五個人因派來跟他出家，他五個人倒團結在一起，另外到鹿苑裏頭自己去修道了，離開他了。遠遠在旁邊跟着，因爲佛不准他們跟在一起，優波離還在旁邊，不過他不敢靠近，遠遠的守候着他，他是忠心耿耿。所以他親自看到佛再接受供養，到菩提樹下七天當中悟道，降伏，然後親自看到他出來弘法，制諸外道。這個十幾年由出家修道成道弘道這個經過，他都親自看見。

這叫什麼意思？真正學佛，我們講你幹什麼？學佛。學佛依照佛去行去學，他依照佛的行去學，你做到沒有？你能夠打坐坐個三年，無想定做到嗎？所以在雪山六年苦行，在那裏打坐不動啊，當然有時候動動，很少動。有一次這個鳥啊，我們看到佛的頭髮一陀一陀，那這個不是毛線的帽子，佛是印度人，頭髮是右旋的，他從來不剃頭髮，因爲修行沒有時間剃，那個頭髮亂草一樣轉起來，在這個頭上，這個樣子，你認爲象戴毛線的帽子那個畫法那個塑法，全錯得叫做一塌糊塗，當然塑得漂亮，他那個頭髮是亂七八糟。所以那個鳥啊，以爲是亂草，就跑來做窩，鳥做了窩在窩裏生蛋，等到他老人家出定的時候，想搖一下頭啊，哎喲，怎麼那麼重啊？一聽到有鳥在裏頭嘰嘰喳喳，他曉得有鳥在裏面抱蛋，快要抱小鳥了，如果他把頭一歪，這一窩小鳥啊蛋就完了，生命就完了。因此他老人家就不敢動了，頭也不敢搖，等到這個小鳥抱出來會飛了，才搖一下頭，把這個鳥窩搞下來。這個苦行我們做到做不到？大概做不到，萬一做到了，釋迦牟尼佛第二了，可以學佛。所以一切經過，你看佛，依佛所做的，不是說的，他的行爲他一點都看在眼裏。再說他因此說，他親自看到佛解脫世間貪慾諸漏，看到佛真得了解脫，

佛法的最高處就是解脫三界，解開了、脫離開了世間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一切情愛慾都不能束縛他了。我經常把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拿普通人三個字來比，情愛慾。有許多人說年紀大了欲是沒有了，就是這個愛呀，愛呀愛死了，有時候愛也可以割掉，就是這個情難忘，哎呀，講句老實話，我說什麼是情愛慾呀？都是那一點荷爾蒙在作怪，要把那個真正轉化，解脫了三界了。不然有一點留情啊，都不行。所以佛家頭陀行，頭陀不三宿空桑，一顆樹下不住三個晚上，住了三個晚上對這顆樹就有情了，未免有情，未免有情就無可奈何花落去喲。那就捨不得了，那就很麻煩了，離情棄欲，就是小乘最高的解脫法門。菩薩道呢，比這個更難解脫，菩薩是有情，入有情的世間，無情的心境，做利有情的事業，這就是菩薩道。所以菩薩佛說是最無情的人，但是佛菩薩是世界上最多情的人，我要度一切衆生，這個不是癡情到極點！世界上第一癡情男子是佛，要度盡一切衆生，衆生誰要你來度啊？他偏要度。那個地藏王菩薩是更癡情，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獄空不空同你什麼相干呢？他偏要在那裏等着的，這叫做活該吧？這就是菩薩的願力，那麼多情，他是活該，他硬要活在那裏應該的在那裏等待，所以佛菩薩是一切有情，就是這樣。可是你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你去做這個有情啊，那你十八層地獄絕對不夠，不過現在新的建築可以蓋三十六層地獄，被情所困，那就不得了，所以菩薩多情，而自己得解脫於情之外。他說看到佛解脫世間貪慾諸漏，一切無漏境界。

「承佛教戒。如是乃至三千威儀。八萬微細。性業遮業。悉皆清淨。身心寂滅。成阿羅漢」。他是以持戒爲第一，你注意剛纔我們不厭其煩的把它上面的親自跟佛經過，佛的這些苦行這些出家，這些降伏一切魔怨，這些事情一切都是戒行，行爲，是他人格的表現。什麼是戒？簡單一句話就是這個人、人格風格的養成。這個人講話，也是戒啊，真守戒不準哈哈哈這樣笑，哎呀我的媽呀，這樣笑犯戒的，犯這個威儀戒，修道的人尤其出家，不能有這個，所以笑不露齒，微笑狀，露齒，牙齒都不準露，你說這個笑學得多苦啊？很美態的呀，笑不露齒。如果笑了張開大嘴，犯戒。爲什麼？要他養成一個出家人天師表那個莊嚴、瀟灑、肅穆、清淨的風格。所以戒律是從外面的行爲靠身體外面打進來的，打進了少林寺。參禪唸佛是從少林寺裏頭打出了少林寺，從裏面打出來的，戒律是從外打進去，更苦更難，所以戒律是一點一滴。所以他跟佛一生，當然小孩子時候跟着佛做馬童，我們中國話是做馬童出身，跟着佛，後來變成佛的執法的大總管，這些尊者們都怕他了，犯了戒都受他處罰的。那麼他說佛教導我，教戒，教我守戒。什麼叫戒？下面要講，「三千威儀，八萬微細」，三千威儀戒，剛纔講威儀，那假使如果講戒，這個講經，象我這樣亂七八糟，亂笑，就不行。三千威儀，八萬微細，那變成唱京戲了，真的喲，

教理上當年聽那些老法師，當年也同你們一樣年輕坐在後面，去聽《金剛經》，聽了一個月了，金剛兩個字都沒有講完，我到那裏去了已經講到無何有之鄉，睡了。每一次這樣，是講得好，可是那個聲音表達就是使你睡，「如是我聞」，我睡着了，那個心意識就帶領你睡眠了。他那個態度的嚴肅，尤其聽一兩個鐘頭講經那個人，老太婆們，每一個廟子上女多於男，老多於少，最後清淨地方剩幾個老太婆，加上我們青年一兩個，就看到同學自己都不好意思，人家都去漂亮的天主堂，我們到這個佛門，跟幾個老太婆坐在這裏，打磕睡。「如是我聞，」面對釣魚臺，就是這樣在那裏釣魚，就是這樣，這就犯了威儀了。

威儀是生活行爲的開始，這是什麼戒呢？遮戒，遮止一切惡行壞的行爲，修一切善行，也就是諸惡莫做，諸惡莫作是遮戒，衆善奉行，這是攝威儀戒同饒益善法戒的範圍。所以大致說起來戒律啊，威儀三千這是基本的，那麼現在我們中國大藏經是漢朝翻譯過來就有威儀三千這一篇，很微細。那其他現在一般守戒的啊，現在小乘比丘戒啊，菩薩戒啊，大家都沒有好好研究這一篇。（斷錄）

開出來到中國傳戒，先從三千威儀來，開始的翻譯，八萬微細那就多了，起心動念都是戒。拿手指頭掏牙齒犯戒，沒有事在那裏咬牙齒，這都是犯戒，這都是威儀戒。坐起來兩個腿那麼交起來犯戒，這樣犯戒，都是戒喲，那絕對行住坐臥端身正坐。走起路來目不斜視，目不斜視還有一定的，還不能向上看，還不能低視，一定是這樣，就是畫起佛像一樣，三千威儀，八萬微細。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離一切煩惱去一切妄想就是戒行。

也就是理學家，宋明理學家所謂講「人慾盡淨，天理流行」這就是戒行的道理。中國儒家理學家就是律宗來的，一樣的，等於說就是律宗來的。所以我常比喻宋明理學家就是真正的律宗，你們把四朝學案一看，把宋明元清那個四朝的學案一看，就曉得那個戒律之精嚴，這叫理學家。你哪裏懂理學家呢？理學家的書都沒有讀過，隨便講理學，理學很不容易，看到肅然起敬的。人慾盡淨，天理流行，到達這個境界，等於接近了性戒。

所以性業遮業這都是「造的」｛聽錄注：「造的」是否這兩個字不確定，錄音93分鐘處｝。去一切惡造一切善業，這是戒的道理。所以這兩句話八個字，諸惡莫做，衆善奉行就是戒的基本。諸惡莫做去一切惡業，衆善奉行成就一切善業。學佛是成就一切善業，善業成就才能成佛，所以性業天性的，人之初性本善，性業就是善業、白業，人性本來是善。遮業是後天的，性業是先天的，拿中國文化講，性業形而上的，遮業是後天形而下的。

什麼叫遮業呢？因時因地，譬如在印度用得着，印度在佛的時候講戒律，男女出家修道的人大小便以後一定要洗的，要水洗乾淨，因爲印度人同西藏人蒙古人日本人當年都不穿褲子的，不穿褲子都是裙子，沒有象我們短褲。我們中國人上古也不穿褲子，褲子是後來發明的，可以說最初是北方來的，胡人裏頭有，北方冷。那麼他們所以大小便以後需要洗，一定洗。象雲南的水板魚，男女老幼大小便完了以後一定洗，看我們漢人拿個草紙擦了，哎呀，漢人真髒，那個手指頭不曉得怎麼喫飯。他們手也要抓飯喫的，看到我們拿紙擦就很髒了，當然抽水馬桶，最新的進步了，按一下就會衝出來給你洗，洗了以後再按一下後面還有個風乾機，把你馬上風好的，這是很進步。可是到了中國來以後，你說中國在一千多年以前，印度這個戒律拿到中國行嗎？尤其是西北高原一帶沒有辦法，一點水洗臉都沒有水，還洗屁股？做不到啊！這條遮戒因時間地點不對只好改變了。象這種因時因地，在中國行得通的，在外國行不通的，象外國人見面，有一次，有一個外國人，我們國愛路見面，我穿一個長袍，他就把我抱着，臉上親一下，我也只好親一下。旁邊兩個同學站着，老師啊，這個時候可惜了，沒有一個照相。我說照下來又怎麼樣呢？也沒有什麼嘛。我說你要知道他這個是禮貌，害得我不能不親他，是真的喲，你不然失禮了。你假使說中國人，我跟你倆見面，抱着，嗨呀好久沒有見，親一下，這個是要了命了，這個遮戒到了風俗不同，地區不同，到某一個地方它變成禮貌，不同。中國人現在也跟着拉手，當年看到男女拉個手，哎呀，我們老輩子大概馬上進去，他自己就要進去，這個世界不曉得成了一個什麼世界啊，哪有這樣的，這樣已經了不起啊。小姐們看到前輩們還擺擺頭，還要這樣低下來，還要彎個腰一半，跪一跪還不完全跪下去，那樣馬上就轉進去了，哪裏象現在一樣啊？時代不同的，遮業遮一切惡業。「持戒清淨」我都做到了，因此由戒可以得定發慧，因此「身心寂滅」，身體也乾淨了，強迫自己身體力行。成阿羅漢，得道了。

「我是如來衆中綱紀」。管理紀律的，紀律管理委員會的大總裁，那是管戒的。

「親印我心。持戒修身。衆推無上」。注意喲，他說因此他在阿羅漢裏頭專講戒律。戒律是什麼？修身，從外打進，外面行爲開始。所以我們當年推翻滿清，民國以來小學上學上讀書的，就有修身的課。後來民國二十幾年才改成了叫公民，現在日本還有修身，修身很重要，前天還有個教育家跟我感嘆，談起來。可惜我們現在的教育沒有修身，日本還有。我說本來嘛，我們當年修身那個名稱也同日本這個一樣來的，中國大學裏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所以戒律修身，持戒修身。

「佛問圓通。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爲第一」。所以戒律，他說所以你問我修行經驗，我先講執身。什麼叫執身？把自己身體硬把習慣改過來，做要這樣做。所以我常常跟同學們，跟着我喫飯，我很佩服他，雖然帶髮修行的，他喫飯總是那麼搭着的，好孩子，這就是受過學佛的戒律訓練，生活管理，碗這樣端着坐着的。我們就這樣在那裏喫，再不然最恨肥人佔半臺，又胖一上兩個臺子又那麼打開了，別人都不能坐，沒有禮貌，所以規矩是這樣。這就是執身的道理，戒律是從外形做起謂之執身，勉強。戒律是免而行之，而到達自然。「身得自在」，勉強執身。

你譬如說，我們講啊，講戒律坐在那裏，就要這樣坐，端端正正這樣坐，這樣翹起是不對的，一定犯戒的，一定端正這樣做。象我這個袖子這樣轉起來，犯戒犯威儀戒，流氓形，打架行，不對。萬一要轉起來，這是這樣轉，這樣轉，這個長袖了這樣轉。如果這樣轉呢？「怎麼樣？我要揍你，」就是這個味道，就犯了威儀。所以處處要執身，就要這樣。你看人一天到晚這樣坐着，當然現在沙發是不適宜了，中國古代的八仙椅子，端容正坐，你坐上半天在那裏，執身，身體不動，你不得定都得定了，你那個氣功不要練就到了，真的喲，手還不準動啊， 腳還不準動啊，那個氣自然就通達了。你什麼奇經八脈啊，三脈七輪不要修了，真的喲，你不相信坐坐看。所以我們古代有些老輩子讀書人，就是理學家們，都是這樣坐啊。我們看到他們有規矩的，我們後輩坐在前面半個屁股，臉要看着他，他在這裏。他如果轉過來，你要坐這一邊來了，不能夠也這樣靠着啊，不能象現代人一樣靠着，老師啊，你怎麼樣？那不可以，從前就是一個煙筒就打過來了，你受過教育沒有？對老輩子可以這樣的。所以還叫我們坐纔敢坐下來，坐下來坐半個屁股還折着坐的，臉一定對着他，講話的時候一定對着他。

所以這些是執身的道理。慢慢執身慣了，訓練自己，「身得自在」，開始覺得好刻意，造作，好討厭，慢慢習慣成自然，非常自在，自然很端正、莊嚴、肅穆。外形做到了，這個戒行打到裏面去，「次遞執心」，心念不亂起心動唸了，心不亂起心動念，不動心的境界，一切不動心。那麼你看這樣闆闆的，不動心。

所以人家說老師啊，滿洲人那個女的怎麼戴那麼高的帽，戴個耳環？我說你懂不懂？這是滿洲的男人管理女人的辦法。滿洲人那個高跟鞋，中間的那個木板方方塊的，頭上戴那麼大一個東西---耳環，她走起路來一定要這樣。爲什麼？她不能夠亂看，這個女人亂看那個耳環咚咚咚就打你了，你曉得，這是真的喲。頭上壓得那麼重，你亂看，你甩甩看，你這樣看這樣看，象我們這樣看，她臉都打痛了，那變成打鼓了，所以她走路只好那個樣子。滿清的高跟鞋，竹板心的中間是兩塊木頭，很難踩，所以自然走起路來這個樣子，也有她的風格。

所以執心，就是心得到達了，注意喲，這是守戒的道理。然後身心一切通了，不但心悟了，自然悟道了。所以嚴格管理自己要求自己也可以悟道，並不一定要你打坐唸佛參禪，嚴格以道德要求自己，最後還是悟道。然後身心一切通利，不但這樣身體也健康了，百病皆除了。身體氣脈不練也通了嘛，這就是戒律的好處。

# 楞嚴經講座 四十六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楞嚴經》是卷五，我們現在還在二十五位圓通，就是二十五位尊者菩薩們修行的心得報告。上次已經講到優波離持戒，所謂修證身心而悟道的這個經驗。那麼現在開始又講到意識分別的，尤其有關於神通的這個修法，那麼一般人學佛修道是假的，喜歡玩神通是真的，大家都求先知，萬事求先知是很可怕的事。

所謂先知者道之賊也，這千萬要注意啊。一個人生啊，萬事先知，譬如說我們算命，知道明天要倒黴，你明天還活不活啊？現在就想不活了就劃不來，倒黴也蠻好玩的。明天要發財，今天就先睡不着了，失眠了，明天睡着了這財也不會發。先知並不好，所以先知者，道之賊也。神通、先知這是枝節的問題，道之用。等於我們求電，有了電源啊，用出來電一定會放光，你光求光明不求通電，完全錯了。尤其在我們自己的文化，祖先們所講的察見淵魚者不詳。一個人看河裏看水裏，看到深淵下面的魚有多少都看得清楚，是很不吉利的事，所以人不需要察見淵魚。一般人喜歡眼通，有先知之明，歷代的先知沒有不先死，先知者先死，也等於我們小的時候唸書，我們年輕時念書，教書的老師不象現在不叫老師叫先生，我們小的時候很調皮，對老師管理太嚴了，就埋怨先生，就是講先生先死，先死先生。也可以說先知者必先死，先死者必先知。察見淵魚絕對不詳，這是我們老祖宗幾千年的格言，名言。任何人太聰明瞭、過份也是不對的，尤其對別人的是非，善惡。

所以以前我們學佛的時候有一位老朋友告訴我，我不要神通。我說大家求神通啊，你怎麼不要神通？他說神通非常不好，他說我沒有那麼高的修養。我一聽很驚奇，我說這是什麼道理？他說譬如我假使有眼通，有天耳通，天眼通，這個人做了的壞事做了好事，我都知道，如果我修養差一點，就會嘴裏在講。這不是對人對別人有妨礙？妨礙了我的道德。我說你對呀，講的完全對呀，他說第一點理由。第二點，他說我假使有了宿命通，我曉得前生我做過狗，又曉得做過螞蟻，又曉得做過豬，多不好意思啊。萬一曉得我前生是個女的，某某人就是我前生的丈夫，這一生跟他倆怎麼會做朋友呢？這個味道很難受啊，他說我不要神通。你看他是講的笑話啊？是真事，所以察見淵魚者不詳。

此外我們還舉一個例子，所謂孔子有一天登泰山，在東門登魯東門，就是帶着學生站在魯國的東門城牆上觀泰山，很遠看不見。那麼孔子的眼力身體也特別壯，好啊，就問這些弟子們，你們看看泰山腳下有什麼東西？一般弟子就告訴他什麼都看不見。子路也看見了，子路說夫子啊，就是講老師啊，泰山腳底下一條白線，很白的一條線條。這個大師兄顏回就講了，他說夫子啊，子路不錯了，看到不是一條白線，有一個人穿白的衣服，騎了一匹白馬，跑得很快跑過去了，所以他的師弟子路看到是一條白線。所以這個顏回不但頭腦聰明，眼力也好，不幸短命而死。所以我們研究啊用神太過了，用精神太過了，等於你們諸位年青同學聯考考得那麼好，眼睛都近視了，這個道理。

這就是說明神通是什麼道理？神通不稀奇，是我們生命的本能，所謂神而明之，我們的古書所以講神而通之。真正的大神通是智慧，那是第六通，屬於漏盡通一方面。所以成佛得道，得到漏盡通解脫一切煩惱，智慧的成就，不是功夫，第六通以前這五通是共法，外道、天人、佛法修道都做得到，這是共法，不是稀奇，佛法的不共法，第六通漏盡通，一切無漏，圓滿就是圓通的結果，智慧的成就，千萬注意。那麼普通人要求的神通，通從哪裏來？有個原則，學佛的要注意，通從定發。必須要得真正的正定，所謂明心見性正定，明心見性以後的正定發出來的，就是神而通之，這是真神通。至於普通的一般人閉着眼睛能夠看東西啊，張開眼睛看光啦，看到這些影像，耳朵聽到菩薩跟他講話了，鬼跟他講話，這是神通的二號，神通的弟弟，神通老大，二號就叫神經，也就是神字輩的，不要搞錯了，那都靠不住的。這些人萬一到達這種境界，到達神通二號的時候啊，小事蠻準的喲，大事包你不準，那很嚴重，已經是病態了。

現在我們正式要講佛的弟子神通第一目連尊者的故事，大目連尊者。目連尊者大家都知道的，尤其我們中國很清楚目連救母這個故事。目連救母不是救他這一生的母親啊，七生以前的母親，他因爲得了神通，看到過去生不是這一生的母親，過去生的母親下地獄受罪，很可憐，那麼他痛哭流涕要佛來救她。佛說親情只有自救，這個道理，原文經文不是這樣，現在不過把它濃縮說明。等於說諸位的親屬過世了唸經、求超度就是親情自己念。這個念力就靠至誠至敬，自己的誠敬，心電的感應就得到超度，多花兩個錢，聽人家唸經，不一定超度得回來，除非這個唸經做法的這些人乃至法師們他有定力，有修行的，他可以使你的親屬亡人得超度，假使一邊唸經一邊心裏在想別的事啊，沒有用，那何必唸經啊？找倆個人來唱歌蠻好，所以最好是自己念。所以佛告訴目連，因此你自己下去救，那麼佛就傳了他破地獄的咒語。雖然靠咒語也是靠自己的至誠，所以目連救母的這個故事出在佛經是這樣來的。我們現在畫的有些地藏王菩薩畫的出家相，很年輕很漂亮，這就是目連尊者，不是真的地藏王菩薩的相。這是把目連尊者拉到一起了，畫成了這個像。那麼目連尊者的神通在佛的弟子裏頭第一，但是我們要知道，修道得神通，也生由所來，由多生前世的修來的。

神通分五種，要注意，報通、修通、妖通、鬼通、神通。

什麼是報通呢？有些人前生修過的，這一生天生來，他有天眼通。譬如我經常給年青同學講，過去我在大陸上有兩位朋友，天生有報通。一位過去的大畫家，叫做張聿光先生，那個時候和張大千先生當年我們稱爲二張，不過他後來沒有張大千名氣大。他天生的有報通，有鬼眼，他從小長大，隨時看到鬼，所以我們跟他倆是朋友熟了無所謂。坐到一起啊，他那個眼睛就在那個地方這樣，我們說哪邊有啊？有，有一個。什麼樣子的？清朝的女的呀，長頭梳起來。那坐在那幹什麼？好象很可憐的樣子。他到處，所以朋友大家跟他友好的，到家裏來不準講啊，他坐在客廳裏東看西看，那邊有沒有？有啊，到處有。所以那個時候日本人轟炸在成都，跑警報，有一度我們在成都跑警報，有些年青人跟我一路，因爲我有個莫名其妙的機會，我躲到那一邊，這一邊轟炸了，有時候躲到這一邊，那一邊轟炸了，大家都跟我。後來他一來，我說不要跟我，跟他，我也跟他。喲這邊不能躲警報，這邊是斷了腿了，這個地方要轟炸了，那邊少一點，只有兩三個，我們就到那邊去。那麼他這個天生的，所以他說鬼有什麼可怕的？同佛經講的一樣。所謂鬼神都在人間，沒有什麼，天堂地獄都在人間。我們走路這樣子走過去，鬼就跟我們對面走過來。鬼就從我們身上這樣穿過去，我們也從他肚子裏就過去，它兩個陰陽電不相干的嘛，不相干。佛也說過，鬼在哪裏？越鬧熱的地方鬼越多，鬼也喜歡鬧熱，越清淨的地方鬼越少，同人一樣，喜歡趕鬧熱。象西門汀啊，中山北路特別多，算不定你看到的那些人都是鬼，這一類叫做報通，很難得的。

那麼有些是修通，什麼叫修通啊？這一生修行好，戒定慧修到的，發起了神通，修通，如果不修行也會掉了，這一類是修通。妖通就是現在講的精神病、神經病，給外界的力量迷住了，會發通，不過都有限度。譬如扶鸞啊，我們到處扶鸞啊、打卦，那些是鬼通，你說它真的觀音菩薩來啊，濟公活佛來啊？不然，都是一般靈鬼，鬼道中的，附在上面，說的話小事包靈，大事保險不準，那就是鬼通，靠東西。

那麼真正的神通，大徹大悟智慧成就得道了發起，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法華經》上也提到父母所生眼，能見十方界，這個是智慧的神通。就是這個肉眼用不着閉眼、用不着畫符、用不着唸咒，這是智慧的成就，這是要戒定慧大徹大悟以後所發的就是真神通。那麼算命、看相、打卦、扶鸞，這一些等等叫做依通，不是神通。依通依靠別的東西幫忙，大部分推測作用來的，加上我們的意識推測來的，這裏都是依通。所謂妖通、鬼通這些都是依通的範圍，這些我們要知道。

神通不是道，佛的弟子大目建連神通第一，他涅磐的時候，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還在。他自己知道要死了，他來找佛，佛說你不是有神通嗎？目連說到這個時候一點辦法都沒有。佛說有一個東西比神通力量還大，什麼東西？一切無常，神通也無常。所以目連尊者要死以前，運用他的神通上天，無常這股力量也到了天上，他到了地獄躲着，也來了，最後躲到邊區，地球的邊緣，所謂鐵圍山的中間，躲到大山的中間夾着還是感覺到要死。所以無常的力量，世間諸法無常，那麼他最後沒有辦法，來問佛，佛告訴他，諸法本自無常，無常的力量最大，萬緣放下，如此就涅磐了。所以以目連尊者神通第一，生死來的時候照樣是生死，可見這個死魔，死是一個魔，生老病死都是魔，怎麼去解脫？

解脫了無常，解脫了生死之魔，纔是了道。不是說你打起坐來，我要死的時候就死要投胎就投胎這叫了生死，這個不是了生死。沒有徹底明心見性以前，那個都不是了生死，那是功夫，定力來的。所謂坐脫立亡，打到一個坐起來，我走了，再見，那並不是成道。那不過是你定力夠了，所以在這個分段生死裏頭比較可以自由，不是了生死。真正了生死必須大徹大悟以後，明心見性，那就是神通境界，大神通。大神通是什麼？一無所能，一切皆空，這是神通之意。我們瞭解了這個道理，現在看目連尊者自己這一段的報告。

「大目犍連。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他起來報告，這個重複一樣的這個原文，我們不說了。他怎麼說呢？

「我初於路乞食。逢遇優樓頻螺」（這是個人名，佛的弟子，翻譯起來就是木瓜靈）。

「伽耶」（人名，象頭山）。「那提」（ 這是江名，江河名，這三位兄弟）。「三迦葉波」（他們姓都是迦葉，同宗同姓三兄弟都出家了）。那麼這個時候，其實目連尊者早就在當師父了、當老師了，後來碰到佛，他帶領自己的弟子皈依佛。爲什麼皈依佛？印度各種的學派很多啊，他已經修得很好，碰到佛的弟子迦葉三兄弟路上討論佛學佛法。

「宣說如來因緣深義」。三兄弟講佛法的，佛所說的因緣這個法的道理。世間一切法皆從因緣所生，那麼這是原文，我們要了解佛說的原文，佛說的有個偈子：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就是這個偈子。討論這個因緣法的問題，什麼叫因緣呢？這個宇宙萬有的現象，因緣這兩個字在佛法的精義，是破除迷信的。宇宙萬有無主宰，不是哪一個他力所能夠造得成功的，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神造的，也不是菩薩造的，也不是佛造的，都是因緣所生法，緣起性空。所以無主宰，但是也不是唯物論，非自然。無主宰、非自然，就是因緣的道理。一切皆是緣生，很多因素湊和連鎖的關係。

譬如我們現在這個生命叫做人，我們因爲有身體，有精神部分思想兜攏來。等到這個身體壞了，那個思想這個精神部分離開了，就叫做死人，因緣散了。那麼我們這個身體存在，各種因緣，大的因緣是四大地水火風，有細胞、有液體、有血、有氣有熱力活着象一個人，所謂三寸氣不來，中國人講話，我們自己文化，三寸是這個地方喉嚨之下，這個地方呼吸一斷就是一個屍體，馬上就腐爛了，這個不是我，因緣所生法。所以道家把我們這個肉體叫做寄舍，借住在這裏的房子。那麼佛學呢，禪宗叫做色殼子，象烏龜的殼殼一樣，這個東西不是我，就是把肉體內部呢，身體裏頭心、肝、脾、肺、腎，一切的神經細胞，沒有哪一樣是真我，都是湊和攏來，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用完了就走了，譬如我們思想，今天的想法用完了，明天又變了，都是依他而起，因緣而生，偶然引起。

因緣的道理就說明瞭無常，一切都是偶然、暫時的假象的存在，所以叫做假有。這個世界萬有的有都是偶然的暫時的存在，不是永恆不變的，一定要變去了，變去了就是空，佛學叫變的現象叫做無常，不能永恆的意思。在中國文化《易經》就叫做變，變是講原則，無常是講現象，一切萬事萬物隨時隨地一定變去了，沒有辦法停留一個永恆的、一個樣子的一個東西，一個現象上面做不到的。所以萬有一切皆是因緣所生，即使今天變成夫婦，生了兒女，父母、妻子、兒女都是多生累世的因緣，不是善緣就是惡緣，天天爲了自己家庭嘔氣的還賬，那是前生的惡緣，兒女對你孝順，他欠你的，你對兒女孝順，你欠他的，痛快的還賬。什麼我愛你，你愛我，愛就是冤，沒有冤就不愛，因爲愛得你要死，被愛的人有時候受不了，所以有時候給人家愛死了的。

所以我常常告訴有許多年青做父母的，不要把孩子愛成這樣啊，你是給他活罪受啊。人要使他獨立站起來，你說愛孩子，尤其現在我們臺灣大家過那麼安定的日子，每個家庭把小孩已經愛得呀，一無用處。這樣的孩子長大了沒得用處。我經常講教育的，我自己就是這樣執行，兒女們相當時候，出去自立，然後我告訴孩子們，父子因緣是前生的事，你出去了你是你，我是我，將來你也不必孝順我，對不起，我也不孝順你了。我也沒有東西給你，給你一張紙，文憑一張，大學畢業了，應該自己自立了，各不相教，這都是前生的事了。如果這個弄不通啊，哎呀，我的兒子啊，女兒啊。

我有好幾個朋友學佛學了幾十年，我說你放手一點。哎呀，他們都結婚了就好了。我說你注意喲，話你講的，我給你記下來，等到兒女結婚了你就能夠放下？放下了我就皈依你。真的喲，有名有姓，我講了他們這些老朋友都知道。結果兒女結婚了在外面，他兩老在家裏坐着啊，除了電視機以外，現在的人兒女出國了，兩老在家裏，「流淚眼」觀「流淚眼」啊，斷腸人對斷腸人，一點意思都沒有。你看看我也沒有當年那麼可愛，我看看你那個死相，講話口水嗒嗒滴，那個樣子是很討厭嘛。人就是這麼一回事啊，我說你看，我看到你們會是這樣，所以放下難。這個道理呀，其實人世間都是因緣聚散，沒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我常常告訴朋友們，哎呀我的孩子不好，我說爲什麼好事都要歸我們的兒女啊？天下人的兒女都是我們的兒女，你看天下人的兒女就是自己的兒女，所以我的孩子們最反對。後來長大了，在美國寫信給我說爸爸我以前反對你的話，我說我看天下人的兒女都是我的兒女，看我的兒女也是天下人的兒女，所以我那個兒子很生氣，他寫日記我看到了，也很生氣。因爲他年輕，我也不理。現在年紀長大了，他說我現在想到你的話，全對。那是嘛，等到自己到那個境界就知道了。那麼講到一切世間法，都是因緣所生，過後都不屬於你，因緣所生法，所以佛說我說即是空，最後是畢竟空。一切的有亦名爲假名。

所以因緣你也不要執著，因緣也不是個東西，就是邏輯思想的一個名詞，表達的一個符號，講世間一切都是緣所成。緣就是連鎖。現在講什麼叫因緣？掛鉤。對了，現在叫掛鉤，由這個掛鉤掛到那一個，那一個掛到這一個，最後呢，前面掛到了後面掉了，這就是因緣道理。就懂了因緣，現在新名稱就是掛鉤，因緣者掛鉤也，掛了前面後面掉開了，一切都不屬於我，世間無我，一切有是假有假法。所以亦名中道義，你說沒有嗎？現在都有，你說我這個道理都懂啊，可是現在坐在這裏聽聽《楞嚴經》蠻好，一回家看到那個樣子，我的媽，氣就來了，空不了啊，對不對？有是假有，空是真空，空有兩邊都不着，這個是真正佛法的中道，叫做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佛法並不是不承認萬有，萬有存在是偶然的、暫時的、因緣所生的，過去了就沒有。所以《金剛經》告訴你，就是因緣的道理，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剛講現在，現在也沒有了，這個時間也是因緣所生，就是這個道理。

這一段我們要注意它，你看他的報告，因爲他本來是個修道的人，已經當老師，弟子很多了，有兩百多弟子後來帶來皈依佛的，自己帶來一起。他爲什麼來皈依佛法呢？他自己都當老師傳人家道了！那個道不徹底，那麼他怎麼樣來皈依釋迦牟尼佛呢？他說我在路上乞食，印度的規矩出家修道離開家庭都叫沙門，都在外面化緣的，這是印度的風俗。他說我正在路上化緣乞食，碰到了佛的弟子們，後來他進了佛門，那三個變成他的師兄了。三迦葉波，三個兄弟在討論宣說，宣說就是宣揚，在討論如來、佛所講的因緣深義。因緣道理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剛纔是簡單的講，真的因緣道理講前生、現在、來生。

譬如我們這個生命活着，一切這一生的遭遇都是前生的因果帶來的，前因帶來，所謂種子生現行，過去的種子因緣阿賴耶識裏頭帶來的，這要研究唯識了。前生的善惡因果所帶來，所以每個人的個性不是完全父母的遺傳，自己帶來的。這一生長得漂亮不漂亮，胖的瘦的，乃至這一生病很多，就是你前生少做好事，少照應別人，不肯佈施，很慳吝，看到病人就討厭，譬如看到可憐的人哎喲髒死了，又傳染，把鼻子蒙起來了，這個沒有同情心。這一生自己遭遇啊，也沒有人同情你，一樣的，前生種子帶來的。父母的遺傳有沒有關係？那個是疏因緣，種子生現行，現行生種子，自己帶來的這個是親因緣，來投胎的這一點靈光。父母的遺傳呢，疏因緣所以叫做增上緣。父母的遺傳，社會的教育，碰到這個時代，家庭環境、社會的環境都有關係，同我們生下來這個是增上緣。所以我們有了種子生現行，有了父母遺傳，社會時代等等的湊和形成了我們這一代的教育，我們這一代的思想，我們這一代的環境，個人因緣不同，這個因緣道理啊。前生帶來的這個業，帶業來生的，我們所以要修到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是帶業往生，我們到這個世間來都是過去生帶業來生的，來受罪，受這個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這裏受報。那麼父母、社會、家庭等等增上緣雜攏來，這一生的現行，我們的思想我們的遭遇，做好做壞，又變成他生來生的種子，這就是所緣之緣，由這個因緣掛鉤，現在鉤掛到來生的鉤去了，這是掛鉤因緣叫所緣緣。如此不能把這個因緣所生法空掉，念頭切不斷，因緣空不掉，業力空不掉，永遠連鎖下去，這個圓圈在旋轉，等於中央飯店那個旋轉廳，等於汽車這個輪子在旋轉，這個就叫做輪迴，輪迴的意思就是這個生命在旋轉受報，那麼這個道理叫等流的、平等性象流水一樣普遍的流動，等無間緣，中間沒有間歇性的。

所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個因緣的道理呀，那麼佛經佛法裏頭有十二因緣，無明緣行，一念無明起來投生，沒有悟道以前，你不知道，父母沒有生我以前我在哪裏？我究竟是人啊？還是鬼呢？那麼宗教家說有前生，唯物學家像共產黨就根本不承認有前生，也不承認有來生，人就是個物質，是個機械的，活着有用，死了沒有用。死了只有把骨頭燒了做肥料，那是唯物思想。這個真正的道理，我們是絕對反唯物的，是有三世因果的，都是被自己宿業所感。宿業所成，所以父母未生以前我們不知道，因爲自己忘了本來，現在真正學佛就是找那個本來，父母未生以前我究竟是哪裏來？找這個生命的來源叫做了生死。你說宇宙是上帝造的，上帝沒有造以前上帝從哪裏來？先有雞啊？先有蛋？先有公的？先有母的？先有男人還是先有女人？這個生命，你說是外婆生的，外婆從哪裏來的？外外婆，最初最初那個外外外外外婆她哪裏來？有沒有外公呢？沒有外公她怎麼生啊？怎麼來的？要了這個地方，叫了生死，追求是這個。至於現象界一切是因緣所生，是這個道理。所以無明緣行，行緣識，十二因緣今天不談那一個，十二因緣以後會再談了。他就講他聽了他們三兄弟討論因緣生法的道理，對於佛法真正瞭解了，所以來皈依佛。重新拜佛爲師。

「我頓發心。得大通達」。這八個字注意，不是現在我們講發心啊，我們佛教界現在講發心把這個名詞隨便用爛了，等於說向你化緣要十塊錢，哎呀，你做做好事吧，發個心吧，那變成化緣了。發心是個代號變成化緣，不對了。所謂真正佛法的發心是發菩提心，什麼是菩提？是梵文，中文是覺悟，大徹大悟，明心見性。就是剛纔講我心在哪裏？我父母未生以前誰是我？

就是清朝那個出了家的第一個皇帝順治皇帝那個出家的詩，未生之前誰是我，即生之後我是誰？所以他後來跑五臺山出家了。自己後來，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這四代都是學禪宗的。因此他後來跑去出家，我本西方一衲子，他悟道，他說我從前是個出家人。只因當初一念差，黃袍換卻紫袈裟。所以他皇帝不當了，跑出去出家了。那麼他參的話頭呢？就是這個話頭：未生之前誰是我，父母未生我以前誰是我？，即生以後我是誰？現在我又是誰，怎麼會講話？倒底這個肉體不屬於我的呀，這樣明白了，明心見性了，這個叫做發明心地，也叫做發菩提心，大徹大悟了。

所以目連尊者的報告，「我頓發心」並不是說我現在才發心修道學佛啊，他因爲聽了這三位大師兄講因緣道理，來拜佛爲師，在佛面前明心見性了，我頓悟了，發心發明自己的心地，明心見性，因此「得大神通」。這八個字，你們年輕同學要想學神通啊，記住目連尊者的話，你想有神通啊，必須先要發明心地。所以從觀心法門來最容易得神通了。

譬如有一本書幾十年前，我們常常提倡《[佛法要領](http://zhunti.shixiu.net/thread-9907-1-1.html)》，這個註解是劉洙源先生，講起來這位先生是我的太老師輩，老師的老師，四川人。在北大的老教授，一生自己學佛，那麼是個居士，是個學者，晚年最後出家了。所以他的最了不起的佛法要領---觀心。他也主張華嚴宗、修禪宗，他的這些學生們是我的朋友很多，而且忘年之交，都比我大幾十歲。

譬如有一位原來也是四川人，同盟會的老黨員，號叫「曾子玉」先生｛聽錄注：不知真名寫法。錄音46分鐘處｝，就是民國元年的推翻滿清，四川成立督軍府，他是財政廳長，很漂亮這位先生。那個時候我們在四川，他住在青庭山靈巖寺｛聽錄注：地址爲諧音錄入｝，兩夫妻住在那裏，那個房子那真很古雅。那位曾先生也幾十歲了，那個時候我們還年輕，不過跟我倆是朋友，我就住在他那裏。這個太太也漂亮，兩個人滿頭白髮。我那個年輕時候講啊，曾先生，世界上讀書讀到什麼神仙眷屬啊，我是沒有看到過。不過看了你倆個人，真是神仙。滿頭白髮，兩個人，風度翩翩，兩個都漂亮。那麼他們三間茅屋，官做那麼大，下來還是三間茅屋，很樸素。每天的早餐這位老太太一定給我準備好，那個時候自己拿個洋油筒，弄出來烤麪包，兩片面包一個火腿，一杯咖啡。這個早點我大概吃了三年了，我說欠賬是欠不得的呀。因爲這個故事他講給我的，我就問他，他倆個是劉洙源先生《佛法要領》作者的徒弟，那麼jing老先生就告訴我，他對我也很客氣啊，雖然忘年之交，年齡差大一截，我對他是以前輩看他，他看我是平輩。南先生啊，你不要問我，你問她，指指他的太太。我說你倆個怎麼那麼好，真是白頭偕老，什麼因緣呢？他說我太太我們都是劉老師的學生啊，她有神通啊，他偷偷告訴我太太有神通，她知道。他說你問她，我不給你講。所以有一天我在那裏喫飯，我就問，哎，jing先生說叫你告訴我啊，你怎麼知道？她說你聽他亂講，我也沒有神通。我說你們都是柳老師的學生，都修觀心法門。哎呀現在都不行了，神通都掉了，沒有了。我說你不要騙我了，我是問你。她有一天這樣給我逼的嘛，她說我告訴你，她說我前生是個喇嘛和尚，我老頭前生是個大居士，皈依我的，一輩子供養我。我受了他一輩子供養，可是我沒有成道，所以這一生啊，對不起，變他太太招呼他一輩子。我一聽啊，我說我好了，我明天起不在你這裏喫早點了，不行，我說你那個每天早點給我預備好，我再喫幾年，我不要他生來世變你的女兒，我不幹啊，我說還要變男的喲，我們講笑話。這是他的弟子們，所以走觀心法門的，很容易發通。我所經驗過的碰到老前輩好幾位，

有一位講《金剛經》講得很好，也是劉先生的弟子，後來我們不大同意他，他一講經以前馬上示神通，請大家坐好，他一上來手一抬，「大指頭」上我們大家都看到有光，這個光上面韋陀菩薩就站在那裏，真看見啊。呵，你們看了，你倆個膝蓋頭就非軟了不可，軟了就是跪下來了。我們看到，後來很反對他，菩提大道不可以玩弄這個神通。佛制所戒，這個迷糊人，把人家的正知見搞錯了，神通不是道。他喜歡玩這個，這個玩神通會着魔的。

像我講的曾先生兩夫妻老實講他們倆個都有宿命通，都知道。所以我就看了他們的寶一樣，兒孫滿堂，跟兒孫隔開了，隔離開了，自己倆老就住在山上清修，打坐優哉遊哉的。兒女一概不管，兒女孫子讀書什麼事來找他們，哎，不要找我們麻煩了，你們去了吧，就是這樣，那是前輩的風範。

現在不要講了半天，我們不要忘記了發心啊，這就是說明，這些故事在說明目連尊者講的是真話，你要得神通，除非發心。發心兩個字要加註解，發明心地。發明自己的心，就是開發了、明白了，叫做發明。開發了明白了，頓悟，明心見性，心在哪裏？性在哪裏？因此得到大神通不是小神通。什麼叫神通？你根據佛經不會錯，這裏已經告訴你了。那麼他說因爲我一見到你，言下頓悟，一開始就悟道，明心見性，發了大神通。

「如來惠我袈裟着身。鬚髮自落」。妙了，你們看經典這個裏頭要研究啊，他說佛啊，你就當時叫我出家了。恩惠給我，披上袈裟，當和尚出家了。袈裟不是好披的喲，所以我常常告訴沒有出家的同學不要隨便啊，披上袈裟事更多。你不要認爲出了家，披上袈裟就逃避一切了，披上袈裟事更多。所以袈裟也叫做福田衣，它一塊一塊方的，二十五條。梵文名稱叫僧伽黎，我們中文簡單叫袈裟，叫福田衣，一塊一塊田一樣。爲什麼披上袈裟事更多？披上袈裟不是逃避現實，更入世。入什麼世啊？出家人負擔起教化衆生，使人家明心見性悟道。所以是如來的三寶弟子，荷擔如來家法，是挑擔子的，承前啓後，你要度衆生，多辛苦的事啊！所以披上袈裟事更多。因此你看那個達賴的情歌啊，「只說出家堪悟道，誰知成佛更多情。」成佛是更多情，佛要度盡一切衆生，他是個大衆的情人，所以成佛是多情的，一切衆生都要靠他度，他是大衆的情人，你說這個責任多重啊，所以披袈裟是如此的道理。

現在有許多年青人沒有出家，搞不清楚，經常跟我講，老師我要出家，我說你出家，不要亂講，都不準。我不是反對出家，你自問有沒有這個資格？擔得起來這個擔子可以，我很贊成。披上袈裟事更多，責任更重大，做人天師表，度一切衆生。我就不敢披，我還寧可兩個肩膀掛着，輕鬆一點。這個一披了以後啊，起碼煙也不敢抽，眼睛也不敢亂看，講話也不能這樣隨便。我這樣隨便可以講，穿了袈裟只好坐着：「我頓發心，得大神通」｛聽錄注：此句是南師演示假如穿袈裟說法念這句話，有一定的腔調，錄音55分鐘處｝。笑都不能笑，這個味道，我沒有這樣大的本事，所以那很嚴肅的。

所以佛叫弟子們出家，惠我袈裟，佛給我的恩惠。所以目連尊者、舍利弗都幫忙佛出去弘法。「鬚髮自落」，四個字，問題，小乘經典上，大家看了佛經啊，哎呀，佛在世好啊，那個一見到佛啊，鬚髮都掉了，自己掉了。那佛變成妖怪了，那叫一脫光，那是病啊，落毛病，掉毛病。都把這個「鬚髮自落」，好象見了佛出家了，鬍子頭髮自己就掉了，哎，眉毛掉不掉？既然頭髮鬍子自己掉了，一身毛都掉光了，這些毛都沒有了，眉毛怎麼不掉呢？只掉鬚髮？很簡單的文字，一般亂解釋。「鬚髮自落」，自願剃了頭，出家，自願去落髮出家，就那麼簡單的文字，偏要講起來，古人有神通，鬚髮自落，鬍子頭髮自己掉了，眉毛掉不掉？那這裏還有呢，掉不掉啊？還多得很呢，都掉不掉啊？那掉了變成白毛豬了，有這個道理嗎？那是病態。所以小乘經典上常常看到這四個字，不要錯誤的解釋。鬚髮自落。

佛的戒律出家不是隨便，佛在世的時候戒律都是這樣，年滿十八歲，要成人才準出家，小孩子不準出家。萬一小孩子出家要報家長，都同意了纔行。即使成人出家，家人同意了才準出家，不可以隨便的，這是戒律喲，真的啊。不要偷偷跑去出家，回來跟爸爸媽媽講，我已經剃了光了，鬚髮自落，你又怎麼樣？那你犯的呀，將來果報不可思議，你看把父母都度不了，你還要度衆生？對不對？我常常說你家人都度不了，你還要學佛度衆生呢？哎呀，我那個太太沒有辦法度，所以我出家了，太太不是衆生之一呀，我那個丈夫沒有辦法，丈夫也是衆生啊，不是衆生也是個糉子呀，你總要度一度嘛，自己人都度不了，你還要度衆生？這要講到儒家的道理，所以儒家講，不講度衆生教化人，親親之義。親吾親而及人之親，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先教化自己左右親近的人，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兒女，我的親人度好了，這個圈圈擴大，度同姓的，度這個社會，這個社會度好了度這個國家，國家都度好了救天下人，一個一個圈子畫大。

所以儒家和佛家兩個辯論，並不是辯哪個高哪個矮，方法問題。儒家的道理就是說親親，親吾親而及人之親，老吾老而及人之老。我的父母要孝養他，我父母老年我都沒有辦法照應他，我還能照應你的老人啊。老吾老，我的父母照應好了，我有多餘的力量再照應你的父母，照應社會上其他的老人。所以親親，然後這個都做到，仁民，愛天下人，愛社會，愛物，再不但愛人類，萬物都要愛。儒家說我這個圈圈一個一個放大。你們學佛的一來就大慈大悲度衆生，度了誰啊？所以儒家和佛家辯，譬如說釋迦牟尼佛和孔子兩個人站在河邊，兩個人媽媽掉下去了，我請問你釋迦牟尼是佛，你跳下去先救你的媽媽還是先救我孔子的媽媽？如果你先救自己的媽媽，你學佛的都有分別心，那麼自私啊，因爲是姓孔的媽媽你就慢一步救，先救自己的媽媽。如果你先救孔子的媽媽，你這個好不孝順，自己媽媽都不救，這個話問得很難辦啊。看你們學佛的諸位青年同學答覆這個公案看，你要度衆生嘛，怎麼度？儒家我很簡單，如果孔子呢，他說我一定先跳下河，救我的媽媽上來，然後再跳下去把釋迦牟尼佛的媽媽也救上來。他說請問你們動不動要度天下衆生怎麼度？這個下手啊沒有程序。象我們有程序，親吾親而及人之親，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把我的孩子教好了，我再來教你的孩子，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這個道理懂了，鬚髮自落，不是抹了藥水自己掉下來的，自動願意掉下來。剛纔講到父母，插說的，即使出家學佛要得家人的同意，不要鬧彆扭。我看社會上很多人信基督教的啊，家裏只要有信了一個宗教啊，哈，全家是雞犬不寧啊，你們注意反省一下，這樣是修道嗎？這樣做人都不夠啊，信任何一個宗教都要得到安祥，使自己家人得到平安，心裏上都不平衡了，搞彆扭了，又在家裏古里古怪要喫素，我並不是說反對喫素，你要去喫素你自己解決嘛，一連串的講到這個，一切都是自動的。那麼目連尊者再繼續的說。

「我遊十方。得無掛礙。神通發明。推爲無上。成阿羅漢」。因此他說我遊於十方世界，這兩重意義，並不是他天天用神通啊。所以有神通的人出門公共汽車也不肯買票，反正我有神通嘛，噢，一跨就去了，那沒的意思。這個你們要讀《莊子》了，莊子講列子，列子是莊子的老師啊，御風而行，可以在空中飛行，飛來飛去，莊子說，泠然善也，在空中飛翔多舒服啊，這裏到高雄半上鐘頭就到了，自己還不要買票。泠然善也，在空中飛，那個空氣吹過涼涼的，這個很舒服，善也。而又不免於行，他說這個有什麼意思啊？雖然是飛，還是要飛啊。真有神通不飛了，念頭一動，已經在那裏了。逆風而行泠然善也在空中飛飛多舒服啊，他說而又不免於行啊，雖然不是腳在走，還是身體要動，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遊十方」。

如果用神通力量飛來飛去還是不究竟，不過呢，也可以去十方世界，有時候佛就派他做大使，到他方佛國都是他去。另一個意義，就是得了神通啊，心境很自在，十方世界到處在走，一切無掛礙，智慧比人家高，特別通達。所以「神通發明」，佛的弟子裏他神通第一，因此證得阿羅漢。但是我們要知道佛涅磐的時候，吩咐四個大弟子不準死，活在這個世界上，到現在還在啊，我們上次講過的。迦葉尊者還在，賓頭盧尊者還在，佛的公子羅睺羅還在，還有君茶玻嘆尊者還在。佛吩咐他們留形住世，等到彌勒佛來到這個世界成佛的時候再入涅磐。那麼他爲什麼沒有吩咐這個神通第一的目連尊者住世啊？這都是話頭了，就是問題，要參一參。雖然有神通，生死的道理，神通最大沒有辦法逃過無常，沒有辦法逃過死魔，要死的時候還是死，因緣盡了還是要走，所以能夠脫開這個生死的因緣又是另一個方法，這要注意的。

「寧惟世尊。十方如來嘆我神力。圓明清淨。自在無畏」。他說豈止這個世界上你老人家講我神通第一，十方世界一切佛都讚歎我的神通，神通力量這個能力最強。都說我修神通也就是心通這個法門，已經圓滿明白了，得清淨之果，所以對於神通可以自在無畏。注意，「自在無畏」四個字就是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這就是孔子所講自己七十歲的時候，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自在無礙無畏，這一段他的報告。下面他提起我們的注意，怎麼樣修得神通，怎麼樣由神通進入修行圓通法門。

「佛問圓通。我以旋湛。心光發宣。如澄濁流。久成清瑩。斯爲第一」。注意喲，這要揹來了。你要悟道、你要得神通他都告訴你了。不過這個文字翻譯得簡化、高明。佛現在問到我要報告出來怎麼圓滿通達而悟道？我的修法，旋湛，這個旋是旋轉啊，我們這個心理思想，譬如我們身上的血液一天到晚流動，由心臟自然就是這樣流轉的，身上的血液，你們講打通任督二脈，不要打通的，本來通的呀，不通你就死了。就是那麼在旋轉，氣血就是旋轉。順轉就是普通人，這是身體上。心理上我們在旋轉，一天到晚思想不停，都在放射，這個思想啊都是把心電波放射掉，把這個功能消耗完了就死亡，身心。怎麼樣是靜坐打坐旋湛？先把心念頭思想的觀心能夠空掉，所以我提倡那個《佛法要領》，真正的佛法的正路，慢慢把心空掉，倒轉來，心念不動。順轉就是凡夫，逆轉就是向聖賢路上走，心念不動了，念頭清淨了，心裏清淨。心清淨了，一念不生的時候定久了，身上的氣血慢慢向下去，所以你們現在喜歡講神通或者是身上的氣脈任督二脈打通。打通了幹什麼？打通了使你不動，沒有身的感覺，到那個時候氣住脈停，身心都湛然，清清淨淨，四個字講清楚了啊。旋湛，迴轉、倒轉來，不但心裏清淨，身體也清淨。所以要打坐，要清淨，不是用別的方法，走觀心法門。那麼這樣一定下去了，在清淨的「心光發宣」，自己心地的光明，這個光智慧之光，叫般若之光，心光開發了、宣揚了。那麼這個境界也告訴你，這個做到了，身心忘掉了，沒有身心。

「如澄濁流，久澄清瑩」，等於一杯髒的水，我們很髒的水，把它澄清擺在那裏，慢慢沉澱，泥巴都沉澱下去，佛在《楞嚴經》上面幾卷已經佛也告訴你，打坐用功學佛，等於一杯髒的泥巴，你慢慢把它放在那裏靜，靜下來沉澱下去，泥巴沉下去了，統統清清湛湛。佛也說過了，現在他也這樣說，最後連那個杯子底的泥巴也把它丟掉了。「如澄濁流，久澄清瑩」，你注意這個「久」字，道理是頓悟，功夫要慢慢由戒定慧慢慢修。久而久之呢？清瑩：自己曉得自己這個身體啊，象個玻璃一樣，水晶玻璃透明，那麼這個六根神通就起作用了，這個肉眼父母所生的肉眼，等於是一個雷達，等於一個衛星臺，什麼都看見了，不過要把它關閉了，不要看，看多了有什麼意思啊？看到他剛剛偷了人家十塊錢，那有什麼意思啊？那不如看電影啊好看一點。何必瞭解別人的事啊？所以察見淵魚者不詳，神通自己可以關閉的，也可以不用的。尤其是這個大乘的戒律，有神通也不準用，用了就不得了，就不行，除非要死了，現在哪個人有神通，要走了，他玩一個神通給你看，看完了，他走了，你也找不到他了。否則就要裝瘋裝傻，象濟顛和尚一樣，又喝酒，又喫狗肉。我們現在聽到濟公就拜拜，當時在杭州誰都討厭他，那個樣子嘛，可以玩玩。那麼現在我們曉得這一段目連尊者所報告的，從意識境界起修，觀心法門觀念頭起修，意識法門，這是第十七位的圓通。現在第十八位這位大菩薩的報告。

「烏芻瑟摩。於如來前。合掌頂禮佛之雙足。而白佛言」。烏芻瑟摩這是我們佛教一位菩薩，有兩種名稱，火首金剛，叫火頭金剛。廟子啊，尤其密宗裏特別多，頭上畫的是冒火的，電光閃閃，發出來一身都是火光，就是有火眼，畫佛像他一身都是火眼的光明出來，也可以叫他四地焰慧地菩薩的境界，第四地焰慧地菩薩的境界。火首金剛，有些大叢林下，供的，廚房裏那個塑的也象他，火首金剛菩薩，頭在火上，有火光電光閃閃。那麼他的報告原文。

「我常先憶。久遠劫前。性多貪慾。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淫人。成猛火聚」。要注意，這是大家都要注意的，他的報告不過他特別報告，講得很坦然，性的問題，這個沒有什麼可避免的。這個世界，我們這個世界是欲界，這個世界不管是人，一切的生物、植物都是陰陽兩性而生長，尤其是生物，尤其是人，都是男女兩性慾念而來，這個生命從欲來的，我經常講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大事，就是這一點荷爾蒙做怪，就是這個東西，此事不了不能成道。偶然有幾天清淨，幾天又不清淨了，誰都沒有「了」，表面上假裝，所以金聖嘆說個個都在做，人人不肯說，就是這麼一件事。所以孔子也講，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人世間，孔子說的。告子說食色性也，孔子說同樣的話，言語不同，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避免不了的。但是修道、了道這一關過不去，統統白談，都沒有用，可是這一關好難過啊，誰能跳過這一關？古今沒有幾個人哪，很難的，不過有它的方便法門。現在火首金剛很坦然就是講這個問題，面對性的問題而講。他的報告：

「我常先憶。久遠劫前」他以宿命通回憶，很久很久不曉得多少生。「性多貪慾」，我這個個性啊，生來就是業力所帶來的，多貪慾。這個貪慾兩個字是廣義的，拿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來看，有許多人貪慾並不一定指男女之間，人到了身體不健康，性荷爾蒙的分佈不平衡了，你說這個人沒有性慾嗎？還是有，變相的貪別的還是性慾，貪名，貪權位，貪金錢，乃至愛好玩古董，乃至愛好遊山玩水，這個貪慾就是這個東西的作用，變了相。所以你研究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也有他的所見的道理，不是沒有道理。不過他的所見沒有透、沒有徹底。那麼他這裏講性多貪慾，這個時候是廣義的。爲什麼呢？一個人性慾特別旺盛的話，貪慾也多。你看我經常講啊，以這一方面講，歷史上你看世界上這個人英雄，豪傑，他這一方面私生活一定很亂，英雄，豪傑，學者、藝術家，文人，美人，名士都一樣，爲什麼？他的精力增長特別充沛，精力增長充沛，他用不完的精神就向這一面發展了。等於龔定庵的詩啊「設想英雄遲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就是這個道理。就講他一樣老了不會動了，非找他才能寫，就是這個道理，他這個心理。所以這個貪慾是廣義的，你要知道。

我們有時候假設說，我修行，我喫素，我清淨一個人，我天天向廟子上跑，我這個事情免了，沒有了。你認爲他不貪慾，他的心理在變態，他貪圖清淨，然後變成一個古怪的人，看人家看不慣，哎呀，這個人這樣也不對，哎呀，他不是修道的人，哎呀，他的衣服沒有穿好，哎呀，他怎麼可以擦口紅到廟子上來？哎呀他到廟上來還擦香水，不對呀，自己覺得很清淨啊，相反的，這個心理有問題，貪慾的反面來了，還是貪慾，心理有了變態了。所以龔定庵講的有道理，過分精力強的人這一方面就強。所以常常有些老朋友告訴我，老師啊，我這一方面免了，我絕對你要信得過我，沒有這事。我說我從來沒有信得過你，也沒有信得過誰，也沒有信得過我，什麼道理呢？你現在沒有本錢了，當然沒有事。什麼叫戒律呢？我有殺人的刀，我要慈悲不殺人，那叫慈悲。我說你沒有殺人的刀，老師我從來不殺人，你拿把刀都發抖，你怎麼去殺？那用不着戒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你漿糊刀都不敢拿，我今天有殺人的本事，一下就可以殺死你，然後我絕不殺你，要慈悲，我要你好，要愛護你，那是戒。同樣的道理，貪慾的道理也是這樣，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人人修道這是第一關。

那麼這位火首金剛的報告，他說我當時怎麼成道啊？變成火首金剛的菩薩境界，焰慧地菩薩。有一個佛出世，這個佛叫空王，其實成了佛都稱空王，空了，一切皆空。所以我們學佛一切皆空，你這個空得了嗎？這個貪慾包括了什麼？情、愛、欲這三樣東西，情愛慾都是欲。所以有人問情愛慾，以前在大學裏頭一般同學當場問，老師什麼是情愛慾？我說都是荷爾蒙，都是這一點做怪，實際上情也是欲、愛也是欲。有些人說我很少欲，我就是這個人非常多情，情也是這個東西，也是欲，也是佔有。情愛慾這個東西就是佔有，屬於我的，不可以是你的，自己真要不要呢？自己拿到了也不要。拿不到，哎，你不可以碰，可是我拿到要不要？我不要。你看人自己反省看，每一個都如此，都是這個東西做怪，並沒有什麼叫做情愛比欲高尚，再加上愛是靈魂的，欲是肉體的，鬼話聯篇。那反正這個靈魂、肉體都是這個荷爾蒙變的，情比愛最高了，怎麼高？你拿什麼尺來量的？都是多餘的範圍。所以他說這個佛，我當時是這樣一個人，火首金剛所講這位菩薩代表了一切啊，誰沒有貪慾？那麼碰到了這個佛，教我修法。

「說多淫人成猛火聚」，淫慾的觀念，貪慾重了這個人，佛經上有好幾個。有一位比丘尼，有一位比丘出家人，因爲出了家以後這個慾念壓不熄，後來硬是燒死了。那麼叫做發炎了，燒死人就焦了，就是發炎，這個東西的確會起作用，在生理上。所以壓制，你沒有真修行，刻意的壓制那是病態，會出別一種毛病，放任也要出毛病，這個學問很大。所以每一個法門，所以欲就是火，所以叫做慾火。那麼在思想方面講呢，慾火因爲愛他，自己這個念頭動了，好聽叫愛一個人，實際上害己又害人，慾火燒人，所以了慾火的觀念最好修的法門，修白骨觀與不淨觀，所以釋迦牟尼佛教我們修禪密要法，三十幾步白骨觀的功夫，就是我們那個白骨觀，後面那個白骨的模型，修這個觀，這個一步有一步功法。那個他說空王佛教我：

「教我遍觀百骸四肢。諸冷暖氣」。首先由白骨觀修起，修起了以後修什麼？氣功。所以密宗告訴你注意，所以呀紅教白教，先修氣、修脈、再修明點、再修拙火。拙火是什麼東西啊？拙火就是靈熱，也翻譯成靈熱、靈能，也就是把這個慾火化過來，變成生命的電能，這個東西不是壞的。所以道家說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你要把它化過來。你假使說我現在沒有這個作用了，沒有作用已經枯槁了，快要死亡了，有這個作用而不犯，能夠化掉才能成就。所以呀，先由白骨觀，後來修冷暖氣，修安那般那。講得很簡單，一步一步功夫，安那般那修冷氣與暖氣，練各種氣功，有一定規範的，有一定的步驟。修氣修脈，修到了最後，所謂紅教白教花教等，那黃教也是一樣，修到拙火發起，這個拙火是中國文字的形容，那麼原來佛經叫三昧真火發動，生命的靈熱發動。這個靈熱發動了，煉精化氣----變化了身體，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道家這些話哪裏來的呢？佛家裏頭套出來的，一步一步功夫。所以在這裏告訴你先修白骨觀，後來修冷暖氣，煉了氣功，最後煉氣化神。

「神光內凝」。自己智慧的神光向裏頭內照，這股淫慾念化掉了，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

「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你注意多淫之心，淫慾的念是多方面的，不只男女有淫慾喲，老實講有些人一輩子男女兩個沒有親近過，他在玩淫慾戒。這個研究起來很多了，要研究佛的戒律部分，就是貪圖身體上的快感的享受，就犯了戒。所以象我們懂辦教育的就曉得，年青的小孩喜歡爬樹，喜歡爬高，他犯欲戒，過去的有些坐大車，就在犯欲戒。這個你們管教育的，我們這裏教育家很多，乃至於管？？單位｛聽錄注：？未確定字，錄音90分鐘處｝，你絕對不知道。這就要懂心理學，有時騎摩托車的震動，震動他身體發快感，那是犯欲戒。由多淫心，你注意，淫慾不是一定說指兩性之間才犯的，但是犯的很多，這個東西快要形成一種變態的心理了，而且很多病因是這樣來的。所以常常有許多人病了，我就笑一笑，給他喫的藥同去這一方面都有關的。所以我的藥給他喫多半靈光，他也不曉得我的藥怎麼那麼靈，他自己都不曉得，因爲你犯了這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四五天以後氣候一變化已經進來了。你只曉得病，今天頭痛了，感冒了，胃不好了，你不曉得那個病因四五天、七八天以前已經種下去了，這就是學醫的難，也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他說他把這個多淫心鍛鍊化了，由白骨觀修到氣功來，成爲智慧之火，也悟道了，不但悟道了，報身這個肉體身轉了，智慧之火，放光動地了，這個比目連尊者的神通還厲害喲，這個東西翻得過來，可以了一部分的生死了，可以逃過了死魔，這個翻不過去逃不過死魔，要注意。他說因此啊，

「從是諸佛皆呼召我。名爲火頭」。做大護法。都叫我火頭金剛，你注意這個名稱：煉精化氣，人的慾望都在下部。煉精化氣到上面，煉氣化神到上面，這個時候放光。

他說「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羅漢」。火光就是生命的電能，現在科學都證明，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這種光可以照相。

「心發大願。諸佛成道。我爲力士。親伏魔怨」。所以碰到外道，你那個月經布啊，豬血、狗血給他一噴，他神通就使不出來了，可見都怕這個東西。所以他把這個化了，換句話說就是莊子的道家話，化朽腐爲神奇，把朽腐化成神奇了，所謂金剛力士，大菩薩。親伏魔怨，降伏了一切魔，降伏了一切反對佛道的的外道魔怨。那麼，他上面整個報告。下面所述原則。

「佛問圓通」。佛問到怎麼樣開步修行，圓滿通達進入佛道，

「我以諦觀。身心暖觸。無礙流通。諸漏既銷。生大寶焰。登無上覺。斯爲第一」。注意喲：我以諦觀，身心的暖觸。所以學佛四加行，彌勒菩薩的教化特別提出這個，暖、頂、忍、世第一法，先要得暖。密宗所講的拙火就是第一步得暖，暖就是三昧的真火。你們說打坐啊修道啊，唸佛，氣脈打通，打通了幹什麼？打通了才能發起這個暖，真火來，三昧真火才能來。得暖，什麼叫得暖？得暖軟地，你一身的骨節、十萬八千毛孔骨節脫胎換骨都轉化、軟了，至於祛病延年返老還童，是在前面的事，當然返老還童祛病延年了。那麼脫胎換骨得暖了，暖到了，第二步頂、忍、世第一法，這是四加行。小乘有小乘修法的四加行，都離不開這個原則，四禪八定都離不開這個原則。他說身心得暖，身暖是這個。心暖呢？一切智慧成就了，即無歡喜也無悲哀，身心暖觸。觸是感受啊，硬要接觸到的。

「無礙流通」一切無障礙，你打起坐來膝蓋頭還酸的，坐一陣腰痠背痛，身體處處有障礙，眼睛看了會累，頭腦會昏，那修個什麼道啊？身體都沒有轉化。所以得暖以後，無礙流通了。

「諸漏既銷」，貪嗔癡慢見思惑自然清淨，不要一個一個去了了，頓斷。所有的貪嗔癡慢疑等，身見我見一律頓斷。「諸漏既銷。生大寶焰」，智慧的火焰就來了。所以《般若經》，般若如大火炬，大徹大悟以後智慧大了，大火，那就不怕毒藥，你什麼寶貝的東西丟進去，髒的東西丟進去，最髒的東西丟到這個火裏都不怕，更發它的光明，所以要悟道啊。「登無上覺。」無上正覺就是大徹大悟而悟道。所以佛問圓通，我的修法的經驗，以這個法爲第一，依身起修，基本上我們這個生命是從這裏來，從這個慾念而來。從慾念上基本開始了，纔能夠登無上覺。

# 楞嚴經講座 四十七集

---楞嚴經講座

現在我們《楞嚴經》在卷五，現在的重點還在二十五位圓通，那麼已經講過了十八位，代表了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的修法，修持的方法，現在開始再加上地、水、火、風、空、覺、識七位，二十五。那麼今天開始是持地菩薩。持地菩薩從地大，心地法門入手修持的方法。

「持地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原文都是一樣，只是出場的出現代表主體菩薩不同，這是大乘境界持地菩薩。他的心得報告。

「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爲比丘」。現在我們特別要注意，這位持地菩薩所報告的，第一在《楞嚴經》上二十五位圓通所講的，到現在爲止轉入地大境界，轉普通的地大，所謂地大就是我們色身，身體上就是骨頭啊肉啊這些屬於四大里頭的地大，那麼地大身心有關聯的從生理上怎麼轉起？第一個要點。第二個要點，注意菩薩的行，所謂學佛，修行先從心裏行爲同外表的行爲注重開始修，菩薩行大體上講，大體上大概是入世的，因爲不入世不能多方面接觸修行的辦法。他現在報告，說自己過去到現在怎麼樣修法，二十五位圓通。我們特別要注意喲，每一位尊者菩薩所報告都不是這一生一修就成就的喲，都是多生累世累劫燻修，拿中文來講四個字累劫燻修。累就是堆起來、積累起來，無數個前生再這一生，燻修，自己燻習修持。不是說吃了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學了三年佛就想得定，然後搞了半天打坐兩個腿都降伏不了，就想我馬上得定證果，不行的啊。當然行啊，也許你多生累世已經修持過，這一生是再來人示現，那可以。當然很多，象我最近都接到好幾個人寫信來，都說自己已經證果了，還特別通知我們，他證果了，我們要去皈依他，好幾封信，就是使人看了啼笑皆非，只好在那裏一放，現在這個社會這些很多的。

你看這位持地菩薩的報告，我念往昔，他現在當着大衆在釋迦牟佛前面提出報告。他念記憶過去很多生以前，開始發心學佛的，碰到普光如來出現於世，那麼那個時候比釋迦牟尼佛不曉得早很多劫數了，這個劫數是沒有辦法計算的，很早以前。那個時候這個佛出來，這位出世教化的這位如來的法名叫普光如來。出現於世，同我們這個劫數裏賢聖劫第四位就是釋迦牟尼佛來的。他說那個時候他出家，是個出家人，出了家本來走的是小乘的路子，聲聞乘的修法，但是出家同樣有出世的菩薩。以出家出世的比丘相行入世的菩薩道。他說我當時是出世的，現比丘相，那麼他修行怎麼樣修呢？先修苦行，從功德開始，這是修行第一步。

「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就是中國人所謂講，以前我們看到的，現在青年不提倡了，我們從小受這個教育，修橋補路。有許多人家在鄉下的，路壞了，自己出錢或者自己去把它修好，路是大家走的。或者這個橋斷了，自己去修，沒有橋的地方架一個橋，這些都是做功德的事。再講我們幾十年前的教育，修橋補路，敬惜字紙，大概老一輩都曉得。

那個時候我們對於一個字一個條子注意得很，寫了一個字，這張紙上要把它弄好放在那個字紙婁裏，有人來收的，有些人專門來收這個字紙婁。自己寫了一個字，一本書，一個報紙撕下來都要拿去燒化，因爲尊重文化，實際上講，拿現在觀念重視自己。所以人把這個字紙隨便丟了，來生就讀書永遠不會聰明，而且會變瞎子。不象現在啊，現在就是廁所上看報紙，有時候沒有衛生紙啊，報紙還蠻好的，常用的。幾十年以後統統變了，我們那個時候是坐在廁所上看書看報紙啊，嚇死自己啊，會被雷打死的，這是不重視自己。

修橋補路，夏天施茶、施藥都是普通的事，夏天在鄉下，象我們家裏到了夏天了，忙死了，這個茶一缸一缸燒，叫人擡出去路上擺着蓋好，過路的人口乾了，自己舀起來喝。施藥，有些人夏天在路上走，鄉下地方啊，那個藥就擺在那裏，頭痛嘛摸一摸。就象現在都市的文明，到了日本你就看到了，街上也有這些，不過要出錢的，司機累了，馬上下來投十塊錢下去，鼻子套一套，吸一點氧氣，精神充足了走。那個時候不是這樣，施藥，這就是做功德。夜裏點路燈，在鄉下的路暗，那個時候沒有電燈啊，沒有現在的生活，那麼有些做好事的人家在那個偏僻的地方，看不見的橋頭啊，橋邊上，路邊啊，河邊啊，挑起個路燈，自己出錢，永遠給人家的光明，給人家亮光。現在看來很好玩，你們在都市長大的不知道，貧窮的鄉村、山裏頭一樣需要。這些你看到是小事，一個行菩薩道的人，就是一句話莫以善小而不爲：不要認爲這是個小的善，不肯去做。莫以惡小而爲之：不要認爲這個沒有什麼大壞處，偶然來一下不要緊的。再引用孔子的話，大德不逾閒，小德也入可也，大的地方規矩要守着，小的規矩犯一點沒有關係，慢慢沒有關係就是大關係。

所以修行，從這個善行功德做起，大德不逾閒，小的也不可以出入，這也是戒行，這就是修行，所謂修行是修正心理行爲。他說我當年開始發心出家，做比丘的時候，修行培養功德，在一切要路津口，津口就是過渡的地方，田地險隘的地方，就是田地危險的地方，那麼有不如法的、不合規定的。應該要修了，橋有些人看到橋要壞了，哎喲，自己不去走，也不去報告也不修，就是很自私了。象這些不如法的地方，「妨損車馬」，車走不過，馬走不過，人不能走的，他自己發心都把它填平了。所以你們看到畫上那一張畫那個出家人，達摩後面也背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叫方便鏟。鏟東西，就是修頭陀行的人，以前我們在大陸上看到出家人，很多都背這麼一個，路上看到死東西把它埋了，走路夜裏還可以當手棍，萬一碰到毒蛇猛獸碰到狗亂叫啊，還可以趕一趕，這個叫方便鏟，埋死人埋屍體用的。我們中國佛教出家人背一個方便鏟，也是學持地菩薩這個行爲，看到不對的地方自己的就下來修補了，走路啊，什麼橋邊呀，危險地方自己就動工了，危險地方做了走了，也不希望人家知道，做功德。所以他是走這個行爲的。

「或作橋樑」。走不過去的橋邊他給人家搭橋。

「或負沙土」。有時候有海水倒灌的地方，他挑沙土給人家填好。

「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不是一下下，天天如此，這樣功勞辛苦，積功累行，這叫做修行，累積功德，拿中文來講四個字，積功：累積起來一點一滴，集中起來才叫做功德。累行：堆上去修這個善行。那麼後來又經過很多劫，他都是修這個法門，拿現在講就是犧牲自我利益他人，處處做得人家的事，尤其是對於田地橋樑，那麼經過很多的劫數，又碰到無量佛出現於世，那麼投胎不曉得投了多少胎了，這個輪迴中，不曉得修了多少生不可計數了。注意喲，他們所有的報告都是生由自來，不是象我們一樣，皈依一下，學了三天佛，吃了一年到二年素，就想成佛了，得定了，修到了，一點苦功都沒有下，功德沒有做，那不行的。那麼他在一直修行這個行爲。

「或有衆生。於闤闠處。要人擎物」。在都市，前面講是在鄉村裏頭，在偏僻的地方，後來經過無量佛出世以後，就在鬧市中，譬如臺北市啊，火車站啊，最鬧熱的地方，有些人拿東西拿不動，挑東西挑不動。

「我先爲擎。至其所詣」。他嘛，就來幫忙拿東西。說給你拿到哪裏？說由西門汀啊你給我送到東華南路這個家裏，或者東山，我就把它送到。送到了那個地方。

「放物即行」。送到了，幫忙人家放了，送到他家裏就算了，就走了。

「不取其直」。不要錢，不要報酬。換句話說幫忙人，人家有痛苦有困難他就做。

「毗舍浮佛。現在世時。世多饑荒。我爲負人。無問遠近。惟取一錢。或有車牛被於陷溺。我有神力。爲其推輪。拔其苦惱」。這個佛是我們這個賢劫之前莊嚴劫中最後一個佛，在釋迦牟尼佛以前，這位佛出現在世。那麼碰到末法的時候世界上饑荒，大家沒有東西喫。他還是發心給人家挑擔子，做勞工，替人家背東西，挑擔子。不管近的遠的，你找到他幫忙，他就給你挑擔子。不過這個時候他要錢，不管近的遠的只收一塊錢，等於美國人賣房子啊，送給你不行，賣給你一塊錢，只要拿一點。你注意，只要一塊錢，注意喲，這裏，爲什麼從前不要，現在只要一塊錢？沒有要兩塊？問題來了，爲什麼只要一塊錢？那麼做勞工替人家幫忙。

「車牛被於陷溺」牛車呀，陷在爛泥堆裏走不動的時候。「我有神力」，天生力氣很大，也是果報啊，有些人天生就沒有力氣。他力氣爲什麼那麼大？你看經過好多佛他都以勞力來佈施，就是身佈施，拿身來佈施，也就是捨身，這就是捨身啊，就是佈施。所以捨身法這也是一種啊，把自己的勞力精神佈施給人家，佈施並不一定叫你完全出錢啊，有時候你可以出嘴巴，幫忙人家說一句話，幫忙人家講一句好話都是佈施啊，他是用身體佈施，勞力佈施。他因爲這個結果啊，所以有神力，力氣天生很大。「爲其推輪」這個牛走不動啊，拖東西走不動，他幫那個牛在車子後面幫它推，使牛減輕痛苦。「撥其苦惱」使人家的痛苦減輕，助人家一臂之力，這是這個佛的階段。如果講輪迴經過多少生，已經沒有辦法計算了。

所以我常提醒諸位，你們念《金剛經》注意喲，在《金剛經》上佛告訴人家，這個人假使聽到實相般若空法不生恐怖者，此人不與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與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大概是這樣，完全背得清楚，我《金剛經》雖然年輕時候學，現在還有點忘記了呢。所以一個人真到見空性的時候自己都會害怕，真聽佛法，你看學佛修道的那麼多，你真話告訴他，他自己會生出彆扭來的。因爲一般人求佛求法，沒有求過，都是自我貢高，我要你教我，他沒有向人家求過，象這樣求法的心不行。不要說求法，真見道的時候，你會起恐怖心，所以大家，象我很多經驗，學佛求空，有許多人修行達到空的境界，他自己怕起來嚇死了。現在有好幾位同學一到了空的境界他嚇起來發抖了，一身大汗。我說你不是求空嗎？是啊。那碰到空怎麼樣？我怕啊。那何必修呢？我不幹啊。又要修又要怕，可見沒有福德資糧。所以不止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你看持地菩薩的報告，他講得很簡單，但是他經過很多劫數，起碼兩大阿僧祗劫，都在一貫的修這個捨身，舍已爲人，這一個修行，捨身修苦行的，這是修苦行的一種。下面他繼續報告。

「時國大王筵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你看前面那麼修苦行求法，沒有得道。你說前兩個佛，無量佛、普光佛難道很慳吝法沒有告訴他嗎？這就是佛法的教育法，功德不到，時間因緣不到，教你沒有用，你學了也沒有用，學習都會走入魔道。這個時候，禪宗裏頭祖師更重這個事，佛法注重時節因緣，時間到了，那麼自然有善知識找你，你不要找他他會找你。那麼現在人就更不行了，這還是講過去。現在學東西啊，格老子你要教我，你不教我殺了你，就會這樣，所以沒有辦法，只能成魔道，不能成佛道。他說這個時候是毗舍佛在世時，那麼當時這位皇帝供養佛，請佛喫飯。他曉得這個事。

「我於爾時。平地待佛」，他曉得佛從那裏出門到皇宮這條路，他先去修補好，把地都平好修好，等佛來。那麼毗舍佛經過，看到他在那裏做勞工爲他修路，這個時候摩頂，摩頂授記。那麼這個學密宗的人，這是方便灌頂的一種，有成就的人他右手在你頭頂一摸，不過不是隨便摸啊，人家的頭啊，光頭也好，我也給你摸一下，灌頂了，現在很多，你要造業啊。看你真能替人家灌頂，能夠替人家消災，能夠以自己的功力影響到他的身心才能灌頂。毗舍佛所以給他摩頂授記，摸摸他的頭頂。注意喲，他說你天天修地，整理這個土地，修了好幾生了，做這個功德夠了。真的修行要平自己的心地，心地平了，世界的地一切皆平，心地不平，土地也不平，心物一元。

所以佛經告訴你西方極樂世界都是平地，琉璃爲地，很光滑，沒有山林，沒有丘壑，沒有危險，永遠是平坦的。因爲往生那個世界的人大家心理一道平等，都是乾乾淨淨的。爲什麼我們娑婆世界有那麼好的風景呢？那麼高的山？那麼深的海？這裏有個洞，那裏有個坎。那裏開車子又翻倒了。因爲娑婆世界的人心地壞，這個心田彎彎曲曲的，所以宜蘭開過來那一條叫什麼路啊？大家開過來要燒紙，那麼轉彎的，我們心理就是那麼彎，所以那個地方就有鬼，一般人說有鬼，不過我去沒有看到。所以我們開車我們到那裏不要燒紙，放心，也不會歪進去了，心中無事嘛，歪進去也不錯嘛，到地獄裏頭去成佛也好嘛。心平地就平了，那麼什麼叫心平呢？我們這個思想妄念是相對的，都不平，對不對？有高興就有不高興，樂極就悲生，樂和悲兩個相對。有時候很清淨，那兩天情緒很好，過兩天情緒很壞，打起坐來就想睡覺，下了坐就亂想，亂想就是起高山，睡覺就是探在深谷裏頭，心地都不平。所謂心平了，即無歡喜也無悲，一切妄念不起，此心坦然而住，自然沒有妄念了。

我們常常引用那個蒼雪大師那首詩，大家打坐用功，你看我們打坐用功唸佛的人一邊唸佛一邊亂想，一邊想討債，一邊想這樣想那樣，一邊唸佛一邊想到要去趕車子了，還有三分鐘，阿彌陀佛我再念三分鐘，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都白唸了的，他心不能平。蒼雪大師說：南臺靜坐一爐香，竟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此心平了，去需要去妄想，沒的妄想，不是故意壓制下去的。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這就是心平。你還要去妄念，妄念去不掉的呀。有妄念就是心地上的荊棘呀、坡坎，所以毗舍佛告訴他，你要先平心地。等於你們找風水一樣，大家想看風水，想找塊好地，你那個心就不對，你找好地，壞地給誰用啊？我常常說，人家說我的兒女這樣。我說世上的兒女都是我們的好，壞兒女給誰要呢？都是人啊？別人的兒女好我更高興，爲什麼要那麼自私？此心地不平，妄自修行，注意呀。

所以持地菩薩講，心地平了，則世界的一切皆平，心物一元的，這世界的形成是唯心念形成。你看他修了那麼多劫數，做了那麼多勞工，我們聽來很輕鬆啊，做起來很苦啊。我們也拿個方便鏟每一天去幹幹看，給人家做勞工試試看？那是很痛苦的呀。講理論吹吹牛啊，坐在這裏說說容易啊，真做我也喫不消啊。那要一點，那是硬是忍受各種的痛苦，到這個時候他才告訴他，平土地不如平心地，心地平了，世界地平。所以《維摩經》告訴你諸位修淨土法門，心淨則國土淨，現前就是淨土，要你自心清淨，淨土現前。所以他說持地菩薩這個時候聽了毗舍佛的開示，摸摸他的頭頂。我們如果把它演成電影，那個毗舍佛一定摸摸這個小和尚，不管他多大的老和尚，在佛前面他是小和尚。孩子啊，你光平土地不錯了，那只是修功德啊，要回轉來平你內在的心地，心地平了，物質的土地自然平了，也就是心淨則國土淨。佛告訴他這個話，你注意，這個話我們都聽懂了，我們現在也等於聽他自己的報告，我不過是傳話的了，大家也聽懂了。平不平啊？你當然不平啊，你平了我就沒的戲唱了。對呀，此心地就難平，此心地平了還不算，你注意他：

「我即心開」。開悟了，花開見佛，心開見佛。就是意解心開，一切妄念空了，第六意識解開了，結使一切沒有了，所以心花打開了。我們的心臟，你看看，那一個肉做的，你到博物館到處看，八股，所謂八葉蓮花，所以真正講修行啊，悟道的時候心脈輪打開了，心臟要緊的有八脈打開了，密宗叫脈解心開，顯教叫意解心開，開悟了。真開悟了，心輪的氣脈一定打開了，自然打開了，所以意解心開。注意喲，這個地方他纔開悟。所以大家現在學禪宗啊，懂一個話頭一個公案，悟了，那當然悟了，滿頭霧水，那真霧了。真悟了要這樣，這個時候他開悟了，開悟了什麼境界呢？他也明告訴你。「見身微塵。與造世界所有微塵。等無差別」。第一，馬上看到自己這個身體，每一個細胞，一內觀都清楚了。等於修白骨觀修成功的人，一入定一觀，身體內部五臟六腑氣脈，血怎麼在流、氣怎麼在走，哪個地方有沒有毛病，自己定中看得清清楚楚，不要鐳射光檢查的，也不要掃描去檢查。他說我當時這一悟了以後，身心內外打通了，看到自己的這個身。注意喲，「我即心開」，明心見性了，迴轉來一看自己這個色身身體每一個細胞看得很清楚，這個物質所造的身體。他說看到這個物質所造的身體同這個物質世界的微塵，所有的土地啊，這些物質的物理的成份是一樣，等無差別，是一個功能來的。所以你們研究了唯識就知道，阿賴耶識所謂功能，受燻持種根身器，這個物質世界構成同我們父母所生身體構成的這個功能是一體的兩面，是一樣，當時對自己就觀照到，這是第一點。開悟了以後，心地平了以後可以看到自身。

「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乃至刀兵。亦無所觸」。什麼叫微塵自性？每一個分子它自己本身的性質彼此沒有矛盾的，你看水流過來，火在這邊燒，到了嘉義一看，那個水火同源的洞，水在流火在燒，不相干。在大陸有些地方，一邊是清水一邊是渾水，不相干。我們身體內部一樣，氣歸氣血歸血，五臟六腑心肝脾肺腎各有各的本位，自己有自己的性能。肝是生血的，腎臟是做什麼的，各有各的功能。微塵自性：植物的種子它不會變動物，動物的種子不會變植物，各歸各的，這是講有形的世界。

「微塵自性，不相觸摩」，不摩擦、不矛盾，水是水火是火。注意喲。

「乃至刀兵亦無所觸」，這個很重要啊，刀砍過來，兵就是武器，任何武器破壞不了物質世界的東西，即使將來原子、核子戰爭，你說把這一個物質世界一個都市一個地球毀滅了一半，你說有沒有毀滅了？變一個現象，沒有毀滅。這個道理是什麼？這個地球上，你看那麼多東西，你看多重啊，開山機啊，貨櫃車子啊，輪船啊，你說這個地球負擔得了嗎？加了多少重量，地球上現在科學文明發達，加了多少重量，你說這個地球負擔，負擔得了嗎？有沒有加起來啊？沒有，這些物質都是地球裏頭挖出來的，它的重量並不加，不增也不減，同一道理。悟到了這個道理就曉得身心內外它都有空間，地水火風空中間有空間。

因此啊，所以古來一位禪師應身受報的時候，他殺頭被殺的時候，「五蘊原無我，四大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你下刀吧，一點事沒有，所以這個道理。所以乃至刀兵亦無所觸，到了見道以後，悟道以後修道，到了這個境界，你們想想看，還談什麼氣脈問題，那是下乘了。氣脈是因爲色身沒有轉化過來才修的，色身已經轉化過來，四大本空這個境界，所以乃至刀兵砍到身體裏無所謂了，等於砍到空的地方一樣。這是第三點。第四點，什麼叫做菩薩見道以後，就是開悟以後，在教理上叫證得無生法忍。

「我於法性。悟無生忍」。明心以後到了見性，徹底明心見性，悟到無生，本自不生，也本自不死，本來沒有生也本來沒有死，無去也無來，無生也無死，了了生死。所以證到無生法忍的境界。

「成阿羅漢」。成爲大阿羅漢，大阿羅漢菩薩，大乘境界。所以我們在大家注意啊，在中國佛法動輒喜歡講大乘，大乘者必須由大行來的，行願來的。這個行願，什麼叫修行？從行爲上做起。就是身口意三業，這個行爲上多修功德才能成道。光想打坐唸佛而成道，那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事啊，那我也幹啊。坐到那萬事不管，在那裏阿彌陀佛拼命念去，你念一百年能不能往生西方？阿彌陀佛經也好，各種大小經要你同時修一切功德啊，你去查查看，修一切善。這個道理也是如此，那麼他說因此證得大菩薩阿羅漢道。

「迴心今入菩薩位中。聞諸如來。宣妙蓮花佛知見地」。證了阿羅漢果以後，再發大乘心，再回轉來，此所謂迴向。什麼是迴向？迴向就是轉圓圈，這個宇宙是迴向的，迴向是空中就回向。你看人到了太空，你這裏丟一個東西丟出去，它轉一圈又回到這裏，這就是迴向的道理。所以你念經啊，做好事，我回向給他，給他啊？給你自己。因我而影響他，它又迴轉來影響我，等於打拳一下，你打人家一拳有多大的力，它反擊的力一樣的大，這是迴向。所以此心迴轉，也是旋轉性，迴心現在進入大乘菩薩的位置。那麼因此能夠聽一切佛講宣什麼呢？妙蓮花。大乘菩薩就是這個，蓮花在哪裏？蓮花乾淨的地方出不來啊，越髒的、越臭的水裏頭泥巴里頭纔會出蓮花啊！所以佛教的標記商標是這個啊，出污泥而不染，蓮花的道理，最簡單的道理。大乘的精神就是這樣，要入世。乃至人家罵你誹謗你，一切能夠承受，出污泥而不染，纖塵不染，所以越髒的地方開的蓮花越乾淨越漂亮，花朵越大，越聖潔。你把蓮花種在乾淨的地方出不來蓮花，這就是大乘的精神，他很簡單就告訴你這個精神。他因此迴心向大，大乘，跟一切如來宣說妙蓮花知見地，所知所見，大乘境界裏頭的所知，知識的範圍，大乘境界裏頭見解的範圍，地：到這個程度。

「我先證明。而爲上首」。如何修佛法？那麼修到瞭如何明心見性，然後才瞭解佛法這個蓮花的作用，出污泥而不染，入世而纖塵不染的。他說我第一個首先提出我的經驗，給大家做一個證明，大乘修行的道理是這個樣子。先要發心修一切苦行，所謂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就是這個道理，沒有一定的規律，怎麼樣做利他的事，利人的事，培這個功德。福德資糧充足了，才能求得智慧資糧，這個資本才圓滿，智慧資糧圓滿了，自然明心見性開悟，然後才曉得大乘的精神要點在哪裏。他這幾點報告我們特別注意，所謂到了大乘菩薩，後面地水火風空覺識。那麼這個持地菩薩的報告，同地大有關聯，什麼是地大呢？在我們生命中，就是身體肉體有關聯，但是這個肉體呀，身心兩個不分，拿世界來講心物是一元的也不分家的，先從外境有爲法，積功累德修起，而後證入內心的心地法門。所以最後他的結論。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他說佛要我報告修行成佛這個圓通法門，現在他的結論，他說我的經驗諦觀，身界二塵，他是依身起修的，所以我強調白骨觀、不淨觀等等，乃至你們諸位修道家修什麼的，這裏守竅啊，那裏守啊，這裏點一點，那裏哎喲，這個竅，祖師竅什麼竅的，一竅不通的竅，這個其實是修身界二塵的法門變化出來的。反觀身界，把身先修到觀空了，忘身，忘掉身見。忘身是忘身啊，你假使修行打坐修到沒有身體的感覺了，還沒有到達忘身啊。完全忘身了還不能說無我啊。忘身不一定是無我，無我不一定是忘身，這幾個境界都不同的。看起來沒有差別，有差別，你說有差別，但是也差不多。他說我以諦觀，身界（十八界，物理世界）二塵，生理的作用同物理世界的作用一樣，等無差別。平等沒有什麼分別不同。物理世界也是這樣作用，生理世界也是這樣作用。所以能夠轉身，轉了這個色身，才能轉物。心能轉物，心也能轉身，你說一切唯心，萬法唯心造，你今天感冒了又頭痛了，萬法唯心造，頭痛也是唯心造，我叫他不痛做到嗎？做不到，你就沒有修到這個功力，也沒有修到這個功夫。要能轉身、轉物纔是真正轉心。那麼他的修法呢，要仔細觀，觀並不是眼睛去看哪，是正思維，正審察。諦觀身界二塵，等無差別，本如來藏，就是心物一元，身心一元，心跟世界一切心物的作用本來是一體的兩面，是如來藏性，就是代表自性的一個名稱叫如來藏。

「虛妄發塵。塵銷智圓」。我們看到的物質世界，這些土地，山河牆壁，石頭，好象真實的一樣有障礙，其實因爲自心不能證得空性，所以有障礙。他說這些物理的現象都是自性的虛妄所發現，假使心空了。「塵銷智圓」身體也轉了，脫胎換骨，變化氣質，四大的一切根塵都轉了。塵銷智圓：心地悟道了，智慧自然圓明通達。

「成無上道」，然後大徹大悟成佛。他所報告的，

「斯爲第一」。我認爲最好，二十五位菩薩圓通的，各說各的好。賣瓜的說瓜甜，賣花的說花香。反正百貨公司都擺在那裏，看你走哪一門。所以他叫我們，持地菩薩說修心地法門入手，培養一切的外門功德得成就。這是第十九位菩薩的報告。那麼這是與地大有關，同物質有關的。現在第二十位菩薩是月光童子，月光童子的報告。所謂童子，不是小孩子，菩薩地，八地菩薩以上的境界都稱童子，八地以上菩薩境界都稱童子了。

「月光童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我們不講了，都是重複一樣。那麼月光童子代表水大的修法。注意喲，我們中國、印度都是一樣，都曉得月亮本身並不發光。月亮本身吸收太陽的光反映出來，所以太陽是陽，是火，月是水。譬如我們中國《易經》也是這樣，太陽是離卦，月是坎卦，坎是水，離是火。那麼這個是所謂八卦的大象，都要搞清楚。因此講到水大的修法，月光童子也是月光菩薩他起來報告。我們現在看到這些菩薩們報告，大家提一個警覺心，差不多第一句話都一樣。

「恆河沙劫。我憶往昔。有佛出世。名爲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入三摩地」。他的報告，他回想多生累世以前，很久很久以前，過了很多很多佛的劫數了，你看他修了多少劫了。他碰到的那個時代，有一位佛出世，就是呈現到這個世界上來，那麼這位佛叫水天佛，水天如來。這位佛的教化不同，教人修一個法門，修水觀。水觀需要有水的地方開始修，修水觀。等於有些人不喫飯專門喝水，也可以活着，不過不要亂修啊，那也是修水觀的一種法門之一，哪個法門呢？就叫做持水齋，也有一種修法的。那麼這位水天如來教人修習水觀三昧。尤其在水邊住的人，很可以修這個了，當然水觀三昧初步修成功了，可以在海里頭走路了，入水不溺，淹不死了，你不要沒有修成功了，你也去試試看，那下去就沒有命了。他說因此進入三摩地，定慧等觀的境界。

他就是那麼簡單講。怎麼修水觀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們上次也提過，前面也有提到過這個修法，這裏重複得更詳細的提。因此我們過去修行人蓋廟子啊，廟茅棚，不在山中，就在水邊，所以有名的叫水邊林下。因爲水邊容易修水觀，譬如在大陸上洞庭湖啊，太湖啊，象西湖啊，這些旁邊廟子特別多，不過後來人只曉得蓋廟子啊，並不一定修水觀。修水觀你象到寧波去，所謂中國叫做南海普陀山，修潮音，修海觀，那是現成的境界。譬如我們去看海，大家都曉得到海邊去玩，你看到大海能夠忘記了身也忘記了海，那個境界就很美了。海上的波浪同我們心裏的念頭是一樣的，你看海上會不會有波浪平靜的一天？有沒有？世界上？恐怕從人類歷史以來沒有哪一天有這個記載，海上波浪永遠不會停止的，同我們心波心海的波浪不會靜止是一樣的。修水觀對境而修，修到心地的波平浪靜，一念不生時，那面對那個水觀修啊，特別清淨，而特別快的有成就，不過也看個人的個性。這些是外境的修法。

進到內境來呢？「觀於身中。水性無奪。初從涕唾。如是窮盡。津液精血。大小便利。身中漩洑。水性一同」。慢慢反觀自身，注意喲，我們有些同學們修不淨觀，也要懂得這個原理，修不淨觀是初步叫你，那是小乘法門，初步叫你練習，其實自性不垢不淨。什麼叫不淨？世界上最乾淨的東西都長在那個最不乾淨的地方出來的，你就可以懂了。世界上最香的東西是最臭的東西做的，多了就是臭，那個臭味一點點就是香。等於鹽巴一樣，喫多了就苦，吃了一點好喫。糖是甜的，喫多了就是鹹的，吃了一點就是甜的。所以萬物自性不增不減，不垢不淨，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不淨觀就是淨觀，淨觀即不淨觀，如果有這個智慧自己悟進去嘛，早就應該懂大乘了，可是一般學的你教死他，他也不懂。教他不淨觀就不淨觀，你看腸子就看腸子，永遠看那個腸子，你把腸子修成功，你成個腸子佛啊？就笨得要死。把自己肉看成臭的，哎喲，打起坐來覺得好臭啊。下面佛告訴你易觀哪，又不曉得易觀，易觀就是不淨我立刻轉淨，他就不懂了，哎呀老師你怎麼不教我？好，現在我教你了。再下一步呢？莫知羊了，下一步的法門叫莫知羊三昧，那變成二昧了，不是三昧了，所以要有這個智慧，學佛要自求智慧。

你看月光菩薩給你點出來了，反觀身中的水大，「水性無奪」，我們身中也如此，譬如我們這個血液流動啊，你看我們到海邊看到風浪大，那海里的潮水啊，那個聲音大，譁，譁，自己耳朵聽不見了。

我們裏面的血液的流通這個聲音比潮水的聲音還要大，學過醫你就懂得了。那麼我們自己，你現在蒙起來一聽就曉得，你兩個手把耳朵蒙起來，裏頭嘩嘩，那就是裏頭血液流動的聲音啊，你看聲音有多大？不相信試試看，一秒鐘，蒙一蒙就曉得了，裏面聲音好大，那就是裏頭的血液在流動，同海潮一樣，同海潮音一樣大。所以身中的水性無奪，內外是一樣，因此一點一點知道。

「初從涕唾」在外面叫水大，象我們的口水，感冒流的鼻涕，傷心流的眼淚都是水大，都是水。如是就是一點一滴窮盡，津：平常的口水叫津。液：各種地方，象我們人身有九竅，不是七竅啊，面孔上有九個洞，身體上還有兩個洞，叫九竅，九竅都有液體，這是液。精就是精蟲，荷爾蒙等等。血，血液，乃至大便小便，哪一樣不是水大變的呀？這個特別給你指出來，這是本身的水大。

「身中漩洑「，在身體內部在循環，水大在身體內部在循環。譬如說我們小便屙出來的水，你說究竟屙到哪裏？好髒啊，把它屙掉。到哪裏去了?我們自己喫掉的，它又變成水份又轉回來，經過自來水公司清濾了，我們還是喫下去呀，沒有一樣東西不回到我們衆生的身上來。不過加以經一個化學作用而已，自己還覺得搞不清楚。那麼它本身也在變啊，都曉得血液在那裏循環，對不對？你相信吧？現在人都相信我們身體上血液循環，會不會？會循環吧？循環就是流動。那麼流到腦裏頭的血，有時候不是流到腳底心、流到屁股上去了？它再回來流到你腦裏，你難道說呀，你剛纔在屁股上流動的，不要你啊！這是道理呀，你要悟透這個道理。所以它在內在是不垢不淨的，尤其人體這些水大精津，本來都不臭，很乾淨。爲什麼口水出來會臭呢？碰到口腔裏頭、牙根裏頭有不乾淨的，空氣裏的細菌一碰着，它就發臭了。有時候口臭不是你嘴裏臭，是你胃不好，胃裏頭消化不良，牙齒不好。所以有時候口臭一定牙齒不好，一個牙齒不好就有臭味了，嘴裏，再不然刷牙刷得不乾淨，或者是胃不好肝不好，呼吸系統有毛病，那嘴巴一張開臭氣就出來。所以中醫望聞問切，那個聞不是耳朵在聽，就是聞你那個氣味對不對，一樣道理，身體內部這個水性。「身中漩洑」水性在身體內部循環，「水性一同」口水也是水，鼻涕也是水，眼淚也是水，小便也是水，血也是水，換句話化學成分不同。所以我們這個身體啊，有地大就是骨頭，水大就是這些液體，那麼他慢慢返觀自身：

「見水身中。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慢慢返照內觀，看到自己身體內部的水大自性，同這個物理世界的外面，這個物理世界我們地球外面浮幢王剎，就是《華嚴經》上提到叫香水海。這個香水海，並不是講，地球外面沒有一個香水海啊，就是太空，形容詞，這個水大同外太空的作用一樣的，等無差別，是一樣的東西。所以由本身去到物理世界水大的自性是一樣。那麼水大的自性是什麼呢？我們還記不記得？《楞嚴經》前面講這個水性如何啊，我代表你講，你不要放在牙齒裏也聽不見，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對不對？所以水性自性真空，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注意喲，就是這個道理。現在講功夫求證《楞嚴經》上面佛說的那個原理，四大第四卷的時候富樓那所問四大自性的原理，在這裏同修證功夫配起來，你就搞清楚了。所以叫大家讀經典不要靠木魚卜卜卜敲過去啊，你要把全經弄得滾瓜爛熟，上下前後貫通了，你才悟進去了。他說，那麼他的報告。

「我於是時。初成此觀。但見其水。未得無身」。他報告自己修行的經驗，他說我在水光佛前面得了這個方法，教我修水觀的時候，上面講的原理都講了。先觀身體，他說那麼我開始修行做這個功夫「初成此觀」做成功了，象我們叫你們修水觀也沒有修成，不淨觀也沒有修好，白骨觀也沒有修起來。唸佛嘛也念不好，一心不亂也做不到，那麼叫你睡覺又睡不着，打坐坐不了。我們不曉得怎麼樣在修啊！也修白骨觀，叫做白白觀，白修了一場。他說他修成功，初成此觀的時候，「但見其水」一打坐坐起來以後啊，看不到身體了，只看到變成一灘水清水，身體化了，昇華了，就看不到這個人了。初步水觀修成了，你坐在這裏大家看到這裏就是水，一灘水。「未得無身」就是身體變了，變成水了，但是沒有亡掉了，沒有再進一步連水都看不見了，所以性水真空沒有做到，還是有這個身見，不過這個身見化成不是這個肉體，別人看見就是一灘水在這裏，初步的水觀是這樣。這個水觀你看到水以爲是得了道，沒有，還有身見，因爲修水觀的人把肉體轉化了變成一灘水。那麼他報告實在的境界。

「當爲比丘。室中安禪」。他說當時我是出家人，一個和尚，那麼在自己的房間裏安禪，這個不是禪宗的禪，就是打坐入定，入水觀的定。那麼他說:

「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我在房間裏打坐，他偷偷看這個房間裏.

「惟見清水遍在屋中。了無所見」。他看到這個房間一房間的水，沒有看到我，看到房間都是水。沒有看到他的身體了，只看到房間都是水。

「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這個小孩子好玩哪，小和尚，一看師父不見了，哎喲，師父房間裏都是水，一堂水。很好玩，這是什麼把戲啊。這個小和尚就抓一塊瓦片咚丟到水裏去了。

「激水作聲」。打到水還有聲音啊，瓦片丟進去咚一下。

「顧盼而去」。那個小孩子，咦，好玩，看看就走了。看看瓦片丟到水裏去，看一看玩一玩就走了。他說等到我出定以後，這個故事在南北朝有個比丘尼，尼姑，中國人，也修到這個境界，同樣的也做到這個事。他說後來:

「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如舍利弗遭違害鬼」。他說我後來自己一出定的時候，注意啊，他這個是初步修成啊，把身體觀化了，觀成水了，可是水就是我，我就是水，沒有忘身境界。所以他說這個小和尚這樣一丟瓦片以後，等到我出定了，覺得心口痛。等於舍利弗有一次出去化緣，碰到時間不對，碰到搗蛋鬼。這個你們查這個有的，不過不要怕，沒有關係。不查還好些，不知道沒有事，知道了會有事。一天十二個時辰，各個人的命運不同，所遭遇的那個壞鬼會來搗亂。你知道它名字到那個時候，你一叫就沒有了，某人，什麼鬼名，你不要搗亂，這個資料嘛，在《大寶積經》裏，你問他們法師們查。不過最好不知道，念阿彌陀佛就行了，不要管那些。你越懂得多了，你不懂鬼鬼不來找你，懂了鬼鬼來找你，因爲曉得你是他同路人，所以不懂爲妙，光念佛就好了。他說我當時覺得心口痛等於舍利弗當時碰到違害鬼一樣的這個境界。他說我自己想:

「我自思惟。今我已得阿羅漢道。久離病緣。云何今日忽生心痛。將無退失」。他說我自己想爲什麼我今天病了，心口痛呢？我說我自己認爲已經證了初果羅漢了，初果羅漢境界有了，身體都能夠化空了化成水了，叫我們化成泥巴都做不到，不要化成水。那麼得了道能夠把身忘掉的人，病也可以忘了，可以離開生老病死，沒有病痛，所以常常在病痛中就是業重，煩惱中病痛中就是自己的業力。他說我已經得了阿羅漢，「久離病緣」這些病同我沒有關係了。「云何今日忽生心痛」爲什麼我今天心口痛呢？「將無退失」難道我的道啊退票了？這個好象犯了票據法一樣，這個道退掉了，糟糕了，他說我的道退掉了？

「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正在自己懷疑這是什麼道理呀？剛剛這個小孩子小和尚來了。師父你從哪裏來啊？他說我剛纔在房間裏找你，沒有人啊。我就看房間一堂水啊，真好玩，那個水又清怎麼樣講一堆，我再告訴你。他說我聽這個小和尚一講，他說問他了.

「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水中。除去瓦礫」。他說糟糕了，原來你丟了一片瓦片丟在這裏頭去了，他說好，他告訴這個小和尚，我再到房間打坐，你等到看到，再來看，看到房間裏都是水了，你趕快把門開了進去，沒有關係，在水裏頭把那個瓦片拿出來。就叫這個小和尚。

「童子奉教。後入定時。還復見水。瓦礫宛然。開門除出」。他說這個小和尚受了我的吩咐，那麼等到我進房間打坐變成水的時候，他一看瓦片還在那裏。師父那麼吩咐他，他就把門打開了，把那個瓦片拿了出來。

「我後出定。身質如初。逢無量佛」。因此瓦片一撿了，所以我再出定的時候胸口不痛了，這是實際的功夫啊。所以真正修道打坐，大家都要找同參道友要做護法的，要護法的人，什麼人給你護法？最好是師父，善知識，老師，再其次同修的道伴，他的見地功夫比你高一點才能給你護法，才曉得你到了什麼境界，該如何辦。你要說我要閉關入道，找一個不知道的，看他對我好叫他護關，你差不多要入定了，他以爲你要死了，然後把你抬到殯儀館燒了，你回來也找不到肉體了，這是常有的事，這是常常有的事啊。

譬如廣欽老和尚三十幾年前，那個時候他住在日月洞，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住在日月洞的時候，那個時候不象現在這裏，現在這裏我沒有去過，我聽說有個福建來的和尚啊，不喫飯的，我就跑到日月洞去。我問那個人說他住在哪裏？住日明洞。我說日月洞怎麼走啊？他說到那個普欽｛地名，諧音錄入｝那邊上山啊，三十分鐘就到了。我說三十分鐘到了，那我去看看。我說山高不高啊？不高不高，就是中間有階梯啊，梯子，哎呀，一下就到了。我說真的呀，他就騙我去。我想好麼，爬山我有經驗啊，二三十分鐘到了，很短的路嘛，中間有階梯也許很短哪，剛剛買了一雙新皮鞋穿上就去爬山。哎呀，後來我的媽，走了兩三個鐘頭纔到啊。中間那個階梯那個時候又澀又滑，哎喲苦極了，新穿的皮鞋都磨得水泡，我一氣啊，我說你們慢慢走，我要先走了，一下就到了山頂，當年爬山猴子的老本事拿出來了。那到了猴頂以後，廣欣老和尚一個人住在那個茅棚裏頭，滿口那個閩南話，我嘛，滿口的不標準的國語，跟他倆也搞不通啊，寫寫字啊，他不認識字了，反正馬馬虎虎，爲什麼講到他？就是講到他，他就告訴我，在鼓山，當年在鼓山打坐，他說有一次入定了。他就告訴我，居士啊，他也不曉得我是姓什麼，我也沒有告訴他。等我們談了半天，後面的人才慢慢到了，我已經把皮鞋脫了，光腳坐在那裏了。他說弘一法師在那個鼓山閉關，就是那個講律宗的弘一法師。那麼在鼓山閉關，鼓山的和尚告訴他後山的山洞裏頭有一個年輕的和尚，他一個人跑那裏，他背一點米在那裏打坐，現在好久沒有下來。他說昨天有人去看哪，坐在那裏腰彎起來不動沒的氣了，所以大家準備上山遷化。出家人的術語叫遷化，遷就是遷移了，化就是化掉了，就是一把火把他燒了，講得多好聽啊，遷化。這個弘一法師一聽，怎麼情形呢？他就告訴他說慢一點，我上去看看，他說你們慢一點啊，慢一點。他說好在弘一法師救了他，我現在永遠感激弘一法師。他說弘一法師就爬，爬到那個洞裏，他一看呢，摸摸鼻子這裏沒有氣了，入定了呼吸斷了，沒有氣了。摸摸體溫啊，對的，這是他後來補充講的了，弘一法師摸他體溫，摸鼻子啊，大概弘一法師後來告訴他，他當時不知道。他就告訴廟子上，他說不能遷化啊，沒有死啊，這個和尚入定了。那怎麼辦？趕快拿引馨來，在耳朵邊上叮叮拼命敲，入定了只有那個引馨才敲得出來的。敲引馨敲了很久了，他張開眼晴出定了，弘一法師說你呀亂搞一個人在這裏修，幾乎給人家遷化了，遷化就是燒掉了。

所以修道的經驗，要善知識護法的，不是那麼簡單的，隨便找個人算不定就給你遷化了。我常講這個故事給你聽，給你們諸位聽過的。

成都那個寶光寺有個和尚，入定去了，常常給人家遷化了，有些外行的就把他遷化了。這個寶光寺，成都寶光寺很有名的喲，那麼這個和尚一回來找不到身體了，就在這個廟上，大叢林。寶光寺是在新都啊，你們有沒有四川人，新都人就知道了。那麼這個大叢林啊，平常都有五六百和尚在叢林下，他就到處找，一到了下午到了夜裏找，我呢，我呢？到處找，最後找到廁所裏頭，那個叢林裏頭廁所一排，幾十個人一起屙大便沒有關係的，一個兩個，他最後在廁所裏叫，我呢？我呢？這些人大便不敢屙了。還不但如此，在叢林下這個大便屙了以後啊，那個時候不用衛生紙的，叫「ding chou」 ，有個棉片子的竹子的，給你刮屁股用的，這麼刮一下，丟在水裏頭，那個就是當年的衛生紙。他老哥就在那裏，看看大家都不答應他，他等你大便屙了，他把那個刮屁股的草紙片子送過來，我呢？這是真事喲，寶光寺。所以那個寶光寺那個時候，和尚告訴我，後來怎麼辦呢？他說沒有辦法，廟子上只剩了幾十個人，原來都一千多和尚，平常都五六百，就給他搗亂啊，我呢？我呢？就搞得沒有人了，剩了幾十個膽子大的，他說就是遷化，燒化錯了人。就是講修行在禪堂，我們討論，那個寶光寺叫貫什麼和尚，我現在記不起他老人家的名字。我說後來呢？後來來一個，陝西來的從漢中過來的到四川，終南山一個和尚，到這裏就查問，他說某年某月有一個終南山過來一個和尚到你這裏掛單，他一查名字，這位老和尚說有啊，這個人在這裏遷化了。遷化了是以爲他死掉嘛，所以遷化是好意呀。哎呀，他的同參道友說遭了，他說他經常入這個定啊，他說好了，既然如此也是他的運了，他說我來超度他。他叫寶光寺準備一個什麼？在他打坐的房間裏準備一盆大火，準備一個大水缸擺在那裏，大水缸都是水，大火。他在夜裏打坐，那位老兄來了，我呢？我呢？他打坐，他等他叫了半在，你呀，你在水裏頭啊。他咚就下水了，水裏找了半天，當然沒這個肉體嘛。又出來了，我呢？我呢？他說你呀，你在火裏頭，他又跑到火裏頭又不響了，後來找了半天又出來，我呢？我呢？這位同參就叫他，叫他的法名了，他說某人，我是某人，你現在水裏也可以去，火裏也可以去，一切來去自在，你還要那個肉體臭皮囊幹什麼？你好笨啊，就這麼給他一罵了，他就聽了，哈哈一笑，從此就沒有我呢，我呢，從此就沒有了。他說你現在水裏也去得，火裏也去得，你還要個臭皮囊幹什麼？他說我是某人，從此哈哈一笑就沒有了。哎，不要聽錯了，這裏講的是水觀啊，月光童子。

那麼這一段故事插進來，給諸位講的道理就是叫你們真修持的人要注意護法，剛纔講到這個瓦礫丟進去的。那後來他又碰到過去劫，就是修這個水觀的經過，你看一個人修行好睏難，不是一生一世的事。

「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方得亡身」。注意喲，所以你們注意喲，亡身的修行真難啊，當然我們初步打坐的朋友們亡腿都做不到，不要說亡身了。當然，亡腿當然做不到，還有三個階段，先亡腰後亡屁股，再亡腿，亡腿還有好幾個階段。亡了膝蓋頭，亡了腳脖，最後亡了腳趾。真做到腰以下都能夠亡了，差不多了可以亡身了。所以你觀想，水觀火觀，一切都觀得起來，不一定能夠亡身，到這裏纔能夠亡身，方得亡身。所以諸位啊，好自努力爲之。不要以爲打了三天坐啊，寫信給我，有些人寫信給我，我不認識，說證果了，已經證果了。

「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無二無別」。因此由水觀修入手修，證得同十方世界的水性，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這個道理，沒有兩樣。他報告到這裏以前的經驗，現在他做結論。

「今於如來得童真名」。因此修行到了八地菩薩以上的境界，不動地，不會退轉了，不會退轉所謂稱爲童真菩薩，稱童子。所以文殊菩薩稱文殊童子，因此得童真菩薩之名。

「預菩薩會」。八地以上還不是頂大的大菩薩，還沒有到佛境界。所以參與了大菩薩之會了。

「佛問圓通」。佛今天要我報告如何修行圓通法門，

「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無生忍。圓滿菩提。斯爲第一」。據我的經驗，修水觀，修水觀什麼呢？水性一味流通。注意喲，水性一味流通，水性是在流通的呀。水假使不流通那個是死水啊。所以有些禪師們祖師們罵人，看你一天死死板板的，一天到晚陰陽怪氣的那種修行，叫做死水不藏龍，或者叫做枯木禪。這個禪心是活潑潑的，不是那麼一潭死水，死水不藏龍，枯木禪，那就不行，那麼這一種死水不藏龍。水平生蛆了，水不能流動就臭了的，所以要活的流水。流水就不腐，流動的水不會臭啊，不會生蟲的，生蟲的水是流不動啊，注意這個道理啊。所以月光菩薩修水觀是水性流通，這個地方要參啊，不參你就不懂了。上面還有個問題吊在那裏呀，持地菩薩的一塊錢沒有解決。水性怎麼流通沒有解決，留到下一次，你要不提我就忘了，我就省一塊錢，不流通了。這兩個問題，怎麼樣是一塊錢的問題，持地菩薩。怎麼樣是水性流通，他說懂了水性流通的道理，才得無生法忍，證菩薩界，圓滿菩提，要注意。

# 楞嚴經講座 四十八集

---楞嚴經講座

在這個以前，上次留下兩個問題，不曉得青年同學有沒有答案？一塊錢的問題，還有水性流動的問題。哪一位有沒有答案？有答案本錢只有一塊，獎金一千塊。所以我們學佛法聽經不要光聽，沒有用的，要用思想，正思維去修持，光聽，好象上廟子聽經，聽了就有功德。福德都沒有，不要說功德，要自己聽來的經典自己修證上求證。所謂功德嘛，要下了功夫就有所得了，不下功夫沒有所得，這個「德」字同得到的「得」。

第一個問題講到第十九位菩薩持地菩薩心地法門，他開始做功德不取人家的報酬，後來經過無量劫數無量佛前面修持，後來在鬧市城中，在鬧市入世了，由清淨的鄉下山林中進到鬧市來，替人家擔負一切痛苦，但是他要取得報酬，不過只取一塊錢一錢。

這個道理佛學要融會貫通，就看《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後來護國禪師第二十六位善知識，在諸險難國中最危險的地方，那麼這一位大菩薩現身風塵女郎，可是他在那個時候呢，這個國土在險難國中，亂世多難的。那麼參考這個心地法門，後來我們又要牽扯到《華嚴經》這一段了，明代的時候有一位護國禪師把五十三參都做了偈頌。這一首偈頌，相逢相問有何緣，高行如來一寶錢。同樣的道理，這一塊錢也就是本身生命的根源。執手抱身心月靜，要在欲界裏頭跳出來，也就在我們這個生命上、身心上拿到這個本錢纔可以修，才擔負起一切險難。這首詩很黃啊，佛法裏頭有許多詩，經典也有黃色的話，但是雖然黃很高雅。吻脣唼舌戒珠圓，人非人女皆隨現，天與天形應不偏。三德已明貪慾際，酒樓花洞醉神仙。就是這麼一首偈子，說明《華嚴經》五十三參裏頭第二十六參的道理。就是修行必須要基本培養這一點功德，這功德是所謂給人家負擔一切的痛苦不取一分錢，一塊錢，也就是所謂佈施法門，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的道理，簡單的說，答覆這個問題。因爲大家這一塊錢的獎金不拿，回去沒有用心過。｛此段內容引述的故事詳見：[華嚴經68卷](http://www.shixiu.net/dujing/fojing/fahua-huayan/4985_68.html)｝

第二個問題，就是第二十位菩薩修水觀的月光菩薩，他因爲修水觀悟到了水性流動而悟道，我們上次也提到死水不藏龍，枯木禪沒有用的。所謂枯木禪，只曉得一念不生，念頭不起，壓制不起念頭，執持念頭而不起，不曉得此心是活潑潑的，如流水一樣。所謂水性流動而說明，孔子講過，在《論語》上你也看到，孔子在汶上山東汶水看這個流水在動，告訴學生們：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孔子當時看到流水，回頭告訴學生們，他說你們注意這個水，時間流過去就過去了，流過去了水沒有回來的，江水東流去不回，時間過去了就過去了。但是你看流水看到每一個浪頭都過去了，都不會回頭的，所以這個流水永遠在流，後面是自有源頭滾滾來，不斷的來，不捨晝夜，不管夜裏白天這個流水總在流。也就是《金剛經》的道理，所以大家要切斷自己的思想念頭以爲是道，錯了。三心不可得，我們前一個思想一句話講過了就過去了，過去了已過去了，逝者如斯夫，當說現在這一句話的時候也過去了，這個思想也過去了，把握不住的。來了思想來了，來了也變成過去了。這是非空非有，即斷即常這個道理。我都是摘要簡單的，大家再參參看。那麼下次假使諸位同學書面答案也可以得獎了，我答了一半，下一次大家說出一半隻有五百塊喲，那五百塊我自己賺，本來同學們自己答出來就一千塊錢獎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領悟到這個道理？本來這首詩也想解釋一下，不過解釋很麻煩，就跳過去了。

現在我們回到本文，今天要講的《楞嚴經》卷五，第二十一位菩薩，琉璃光法王子。就是我們大家經常要求的，佛教裏頭很有名的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就是藥師琉璃光如來。東方佛，阿彌陀佛是西方佛，藥師佛在東方啊，東方當然不一定在我們這裏，更不是在日本也不是在美國，離開這個地球，不曉得經過多少光年有一個星球佛國，是藥師佛的國土。爲什麼講這個東方如來是琉璃光呢？稱爲藥師如來。東方代表生氣方，以中國五行的道理，東方屬木，生生不已的生氣方。西方代表了寂滅清靜，等於太陽下山了；東方太陽剛出來，生生不已的，所以在東方世界有個法門修長壽法，不死法。西方世界的法門修死法，死與不死是兩頭相對，一個是早晨一個是晚上，其實生死是一體的，這個道理我們要搞清楚。

現在講的是琉璃光如來，東方琉璃世界藥師佛的前面大菩薩。等於西方世界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是阿彌陀佛兩大助教。那麼東方藥師佛前面也有兩大助教，在《藥師經》上就是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所以要注意，要想求得長生不死之藥，不是世間的藥，就是不是世間的藥。自己我們生命本身有，那麼在中國的道家呢，就是叫精氣神。所以道家始終提到一句話，正統的道家，不講旁門左道，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就是本身有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返老還童可以不死的，就要把握這一塊錢的本錢，那麼使自己可以得到不死不生不滅，不是草木的也不是化學的，本身就有，在於本身。我們現在假使講多了，又牽扯到《藥師經》去了，我們不管《藥師經》。現在只講本經裏頭琉璃光如來，藥師佛前面的大菩薩繼承法統叫法王子。法王我們知道，法王、空王都佛的代號，成了佛的叫空王也叫法王，等於我們中國人稱孔子爲素王。素也等於空的，沒有國土，沒有政權也沒有軍權，一切權力不需要，爲諸法之王，這個道理是一樣。所以孔子稱素王，那麼佛稱法王也稱空王。

「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原文都一樣，我們不需要重複。他的報告，心得報告。

「我憶往昔。經恆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聲。開示菩薩本覺妙明。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特別注意啊，這個法門小乘的法門是修風大，小乘法門是安那般那是修出入息，在中國一般的術語呢，就是修氣功，在密宗西藏密宗也注重這個。氣功還是小的範圍，大乘範圍是風大的範圍。這個風代表了一切氣，這個氣的作用，不是空氣啊，借用現代科學的話就是能量，生命的能量---風。我們之所以會呼吸好象出風，那是因爲沒有死亡以前本身生命能還在，所以生命就是這一口氣，一口氣一斷了就叫做死亡，活着就是有呼吸，所以人死了呼吸一斷了就完了。這個風大的修法就是氣的作用，所以他的報告，這個就是長壽之道相關的，要想求得長壽啊，修養一口氣喲，乃至我們練武功都曉得講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實際上你不要看打拳的，跑江湖，賣肓藥的也跟着叫，你真做到這兩句話就可以祛病延年，長生不老的，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當然不是皮厚了，就是牢固，也是皮厚，肌膚腠理不容易傷風，外感都傳染不進來，要修風大的法門。

他的報告講他也是多生累世修來的喲，不是一生啊，所以你們修天台宗的止觀，修氣，修呼吸，爲什麼學者多如牛毛，多得不可勝數，有幾個人真以數息觀而得定的？沒有過。第一理不明，第二自己修行的功德這不是一生一世的，能夠做得到的。不過你也不要輕視自己，算不定你這一生就是最後生，最後生就是我這一生就要成佛了，要有志氣，自吹一下也沒有關係，自我欣賞一翻也可以，就把自己當成最後一次了，就要成佛了。

琉璃光法王子菩薩的報告，我知道過去過去經恆沙劫，很多劫很多劫以前，我那個時候第一次開始學佛，那位佛叫做無量聲，注意不是無量壽佛，阿彌陀佛是無量壽光，無量光。南無阿彌陀佛是無量光佛，無量光，光就是壽，光壽是永遠無量、它是不生不死的。這裏這一位佛差不多，無量聲佛。聲，你看世界上一切聲音怎麼來的？氣動了，碰到東西摩擦才發聲，乃至太空的一切聲音播送，就是風大的力量。所謂風大的力量當然不一定是空氣，發生的能量。所以這個佛叫無量聲，要注意，所以我們小乘的修法，乃至天台宗的修數息法門，要耳根迴轉來聽自己呼吸的內在的聲音，這是個重點。大家光曉得鼻子一呼一吸記數字沒有用，要懂進去這個道理。他說這一位佛叫無量聲，開始教導一切大菩薩，「本覺妙明」，一切衆生自性本來就悟了，誰也沒有迷過，本來就妙不可思議，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我們大家都是佛，不要沒有自信。自性本來就清楚，誰也沒有迷過，不要另外求一個悟了，本覺妙不可思議，本來就是本有的光明。先要抓住這個原則，見性以後起修，所以出家。這個重點你看到吧？原文都擺在這裏。所以要用正思維修，不要光說哎呀，我聽經啊，耳朵聽了這裏過了那邊出來了，那個江水東流去不回，就沒有用了，要回轉來反省。

這位佛開示菩薩們修大乘道，先要了解本覺妙明，然後「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你觀察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一切萬有現象乃至於地球、太陽、月亮，山河大地，乃至細菌，昆蟲，乃至衆生的生命，這個身體的存在就是一股氣。就是妄緣這個氣，虛妄的喲，要注意喲，《楞嚴經》上面富樓那第四卷提到過，現在我提起大家注意，風大，這一下我不敢出獎金了，一定答得出來。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我們講到這一次，我希望諸位揹來呀，很重要啊，都要這樣揹來，不揹來，這個《楞嚴經》聽得越聽越愣，那不是《楞嚴經》，變成愣頭楞腦了，那就糟糕了，這要揹來。所以即空即有，這個風大的道理，與本覺妙明自性相關，我們生命這個氣。

那麼這個道理在這裏出一點問題諸位想一想，停一秒鐘，我們人的思想心裏這個作用起的，還是念頭先動？還是氣先動？先有了氣纔有思想？還是先有思想纔有氣？這個不是瞪起眼睛想的，要回轉來觀察自己。尤其是修行有定力的人，這個地方就要參考了，非常重要，念先動還是氣先動？自己搞清楚啊，氣動念就動念動氣就動。所以我們中國文化在儒家，孟子提出來的講養氣之學，也就是養生之道，練身之術。同樣道理，這個氣沒有養好，這個氣也包括呼吸之氣，也包括心念，想學佛得定，想求個學佛得定，氣都沒有修養好，不能住，絕對不可能，一無是處。特別要注意喲。

所以藥師佛的法門這裏都在講。他說這個世界上一切生命，就是一股氣的作用，不過注意呀，不是呼吸之氣。但是這個氣呢？他說是緣起性空，性空緣起，是假有的。當它有的時候，你看我們的呼吸，鼻子一進一出，你不要注意它，人自然有呼吸，最清楚的在鼻子呀。其實啊，臉上開的洞，窗洞都在呼吸，人身有九竅，臉上七個洞，整個身體九個洞都在通氣，十萬八千毛孔都在通氣，都在呼吸。因爲一呼一吸可見它是虛妄的呀，如果不是虛妄的，這個氣吸進來到體內的時候，應該不要漏掉了，它結果進來馬上出去了，進來馬上出去了，是虛妄的。可是沒有這個虛妄一來一往這個呼吸就死亡，所以這個世界上的整個物理世界的作用，活的東西以及衆生的身，這個身體的存在，「皆是妄緣，風力所轉」，都是這個虛妄因緣一口氣活到。有風力，這是無量聲佛的開示教導，教一切大菩薩們先從風力起修，就是這個呼吸的作用，安那般那。

「我於爾時。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無差別」。文字很簡化，要好好去研究。他說我當時聽了佛的教導以後。「我於爾時」，就在那個時候，無量劫前的時候開始，「觀界安立」，心地的法門，觀察就是正思維，所以大家說現在要打坐，打坐就是結界，密宗講就是結界，密宗的名稱，叫做結界也叫做結壇，在密宗呢，也叫做壇場。顯教就叫做道場，哪裏是道場啊？你坐在這裏一念回機這個六根不向外走，心念向內在修，你兩腿一盤這個就是結界了，這個範圍。現在或者是念佛，那麼念阿彌陀佛啊，結界唸佛。假使說是你修別的法門啊，這個心念一收回來，正思維，結界就是結壇。

所以「觀界」也可以說內觀自己。安立：安立什麼呢？觀自己的呼吸，等於我們修天台六妙門小止觀，六妙門開始，先數息，隨息等等安立這個法門來修。怎麼修啊？說我在聽鼻子呼吸在數，進來出去一二，數了幾千數，又不是做生意，又不是學統計，你說我今天打坐數呼吸我數了三千下、一千下有什麼用？你晝夜有多少呼吸一定的，人體是一定的，爲什麼要你去數啊？數者因爲你粗的心亂，使你心和氣兩個配合爲一，不分離。象我們呼吸在呼吸，思想在思想，兩個絕對配合不了。你注意呼吸的時候，思想其他的不能作用了。你在思想的時候，譬如看書看得很專一，呼吸都自己不知道了，你做事很專心的時候，有時候呼吸自己都不知道了，等到一叫你，啊，驚歎一聲，實際上才呼吸，所以要注意這個。

所以在結界觀此動時，這個世界是個動態，現在是夜裏八點二十八分，一秒一分這樣過來的，世界上萬物宇宙都在運動。動的作用是什麼？這個生命的原能就是氣，整個的世界「觀世動時」，時間之所以建立，我們這個地球上的時間是以太陽系統轉動爲標準。那麼我們曉得太陽在天體上面走一天，這樣一天，天文學上古代叫躔度，躔度就是天步，天文學上古代的名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算一度，這個躔度轉動構成了時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東拉西扯、裁長補短變成十二個月，那麼十二個月以太陽爲標準有時候二十九天，三十天，有時候三十一天。這個宇宙生命，那麼五天叫一候，三候叫一氣，六候叫一節，一年七十二個候，二十四個氣節，十二個月。我們現在發明鐘錶以後，一天二十四個鐘頭，兩個鐘頭一個時辰，所以一天晝夜十二個時辰。這一切的動態時間在哪裏來？整個宇宙生命，這個宇宙等於，我們人體人的生命就是一個小宇宙，大的宇宙等於人的身體，它的動，生命的動態，風大的作用。

所以觀世動時，時：時間的過去。觀身：迴轉來觀察自己，正思維。「動止」譬如我講話講得出來，手能夠動，因爲我還沒有死啊，還有的氣啊。常常有些老同學好久沒有見面，老師，一見面你好吧？我說我還好，沒有死總算好，當然沒有死是好的，出來你也不必問我好嗎？我們已經見面了，當然不錯啊，除非精神病院上就不好了。所以觀身的動乃至不動，死亡了，停止了，氣的作用，身體的動。所以我們乃至說兩個腿拖不動了，年紀大了，血壓高了血壓低了，心臟又閉塞了，就是說你那個動態的生命的功能這個氣的作用快要停止了。「觀身動時」，這還是外面的。然後我剛纔提出來問諸位的問題，這個心念起動同氣的關係，我們的思想動作、思想感情，你看人真到病了病得要死的時候，你說這個人脾氣大，到那個時候發不出脾氣來了，爲什麼不發？沒的氣了。

我有很多老朋友，平常唸佛啊信佛，最後到了病牀上，我說你念佛了。不行啊，念不起來。我說話都會跟我倆講怎麼念不起來？他不懂唸佛。唸佛是心念，他以爲要嘴巴念。嘴巴也念得起來，你都能夠答覆我的話嘛，他就是不肯啊，心念平常修持沒有觀察清楚什麼叫唸佛，念和氣倆的作用。

「觀心動念」，這個心的動態，這個心念來往，什麼叫一念？一呼一吸之間叫做一息，我們氣的一進一出一呼一吸這個中間也叫做一念。所以佛說一念之間一切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煩惱啊，念頭呼吸來往很慢哪，我們思想很快。你看看，人的一呼一吸之間想到多少？有時候這一呼一吸，一邊聽《楞嚴經》，一邊想到美國那個兒子，你看跑了那麼遠，坐飛機要十八個鐘頭啊，可是他坐在這邊還在聽《楞嚴經》呢，這個動念之快。所以一念之間是八萬四千煩惱，這個佛不是吹牛的喲，這個統計，沒有定力不精細的觀察自己不曉得什麼是念，什麼是動心，所以動心忍性之間不是那麼簡單。大家以爲我們講一句話是一念，講一句話是很多的念湊合攏來，你看每一句話中文是一個一個湊攏來，外文是拼音拼攏來的，多少念湊合攏來這一大念，這個中間有八萬四千煩惱。那麼每一個起心動念之間，觀心動念，沒有氣念頭也動不了。所以人到死亡的時候氧氣沒有了，什麼都想不起來，這個念頭動不了的，什麼都沒的用，那個時候叫你不空，不是空，你昏了。

觀心動念三點啊，你注意他的報告「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而且這也是三步功夫啊，先由外界觀察，正思維反省觀察證到內心上來，這是功夫啊。他是傳功夫啊。

「諸動無二，等無差別」，再分析起來時間的作用，身體的運動的作用同思想變化的作用，這三種，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心理作用總而言之統統屬於動。諸動不二，總和下來就是心動，念動。念怎麼會動？氣動、風動。當然發了脾氣越看越不對，一氣那個念動得很厲害，就要打架了。所以打架臉也紅了，爲什麼臉紅了？因爲氣一動了，這個血壓就高升了，上漲了，漲價了，你們現在不講脹價，血壓也高了，氣動了。所以這一切的動啊，不管是怎麼樣的動態，宇宙的萬物物理世界的動態同精神世界心理的作用一切動，風大的關聯。風是個源動力。

等於我們這個物質世界，到現在爲止世界上動力的來源，就靠油，石油動態，這個是能源之一。當然科學家還在追求了，最好不用煤炭也不用石油，那麼地球不用石油它怎麼會動呢？當然科學家在研究啊，就找出來象地球一樣它不用石油不要加油，它自己會動，這個源動力是什麼東西？現在還搞不清楚。是不是太陽的作用？那麼現在發現太陽還跟着別人在動，跟着銀河系統動，那個銀河系統又跟着誰在動呢？不知道。到現在科學家，什麼叫科學家？莫知羊，就是科學家。所以如果考試聯考，一個答案，命題：什麼叫科學家？你答覆不知道，就是科學家。這個還是沒有找出來，那麼在這裏所講的也不是答案，至少形而下的動態謂之風動、氣動。

「諸動無二」，無二就是一呀，就是一樣。翻譯成白話多不美啊，古文無二，不二法門在廟子上看，哎喲，好玄哪！如果把它「不二法門」翻成白話「一樣的」這三個字，一點沒有意思，「一樣的」廟子招牌寫個「一樣的」，那有什麼好看？不二法門就好。所以文學境界是麻醉人，所以你要透過了這些麻醉可以學佛法了。但是從白話入手也不行，這是文字般若最重要。所以「諸動無二」無二就是一樣，一切動態是一樣。

「等無差別」平等的沒有差別，不過動得大、動得小，這個注意啊，這都原理說了，這也是修的法門，教我們這樣觀察。你不要光在聽呼吸啊，一二三四五，我數了一千下，我坐了五十分鐘了，數了多少下了，幹什麼呢？你那個氣到哪裏呀？裝氧氣也賣不了多少錢哪，況且你呼吸進來到體內吸進氧氣，我們吐出來就變成碳氣了，沒有用的東西，廢物。空氣就是那麼染污了有，是這麼一個東西。

「我時了覺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倒衆生。同一虛妄」。他說我用氣的呼吸的入手，慢慢觀察這個生命的動態，念動了，心動了，氣動了，一切動態，等於你們諸位打坐一下腰痠腿麻，動態，氣到那裏走不過去，生理有障礙的，那麼它的受陰，觸受，觸受發生，接觸到這裏不通，所以痠痛麻癢脹，有時候發癢，發癢是輕微的痛叫做癢，重一點痛就叫sheng，不是酸不是喫醋那個酸，那就比較重一點。再重一點就是痛了，氣通不過。那麼這些東西，他說我觀察久了以後，身心內外，我當時感覺到「此羣動」，物質世界、身心內外的這個動性，這個雖然是風大的作用、氣的作用。同我們思想念頭一樣，剛纔提到，如流水之逝，流水一樣過去了，這個也是來無所從，去無所去。這一股氣，你說從哪裏來啊？它沒有來源的，虛空中到處有氣，你說它從外婆那裏來嗎？不是。嬰兒在孃胎裏頭不要鼻子呼吸，要肚臍呼吸，媽媽的呼吸連帶他肚臍，胎兒在肚子裏呼吸。一出了孃胎這個臍帶一剪斷了以後，自己跟媽媽不能連到呼吸，哇就哭了，我們叫孩子哭了，纔開始大呼吸練氣。所以說嬰兒給他哭一陣是運動是健康。因爲他不能跑步，只有靠哭來運動，所以一邊哭兩個手也動，腿也在蹬，慢慢就長大，這個氣打進去啊，就是這個汽車胎一樣長大，就是這麼一股氣的作用。但是這個作用呢？是心先動氣才動。氣跟心念一樣，無去也無來。所以《金剛經》講心念呢：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無所從來也無所去，是名如來。來從哪裏來？從虛無中來，空中來，不是這個有形的空啊，緣起性空來的。它去了這個呼吸出去了到哪裏去了？不是到你那裏去了，也不是到這個空間裏頭去，有最後歸於空，空才生有，來無所從，去無所去。

因此瞭解不但自己這個生命，乃至十方世界一切物質的微塵，物質的微塵等於現在講借用科學名詞，原子，核子最細微那個東西微塵。乃至我們一切這有生命的東西叫做顛倒衆生，衆生一切在顛倒中。「同一虛妄」，這個生命活着是假的，就是一股氣，氣的作用，電動的玩具。我們給小孩子買來電動的玩具，其實假使有比我們還高一級人得道的人，看我們是氣動的玩具，我們所有生命是氣動的玩具而已。所以這個世界沒有什麼你不好，我不好，大家都是玩具，玩得好就玩玩，不好就算了。大家都在世界上擺噶噶酒，不對就不跟你倆玩了，這很簡單。氣動的玩具，「同一虛妄」，他說因此擴大，不但這個世間，

「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就是我剛纔講的，所以以佛眼看來這個世界上的衆生，包括我們，一羣愚蠢的氣動的玩具，《楞嚴經》形容得好。他說因此當時悟道了，證到這個境界，功夫，不但看這個世界，看整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等於一個茶杯裏頭，這個茶杯把水倒了，裝了很多的蚊子啊、細菌裝在裏頭，那個蚊子在裏面，嗯啊嗯啊的吵，還有人坐在上面亂講《楞嚴經》呢！這個是臭蚊子在那裏亂講，他說就是那麼一個東西。那個生命在裏頭亂鬧，他說就是那個東西，啾啾亂鳴，自己認爲自稱偉大，就是這股氣的作用。

「於分寸中。鼓發狂鬧」。他說這些衆生自己不知道，這個生命就是一股氣的作用。方寸就是講心，就是心臟這個地方。因爲我們人的心窩這裏就是方寸之地，如果拿古代的殷稱來量量，這個方方窩窩啊，只有一寸，所以叫方寸之地，是心地，形容詞。他說大家就在這個心裏頭，「鼓發」鼓就是形容詞，一股氣在裏頭鼓動、這個電動，氣動的玩具。「狂鬧」，自己認爲自己了不起，自己認爲學問了不起，知識了不起，什麼了不起，狂就是瘋子，這個世界上衆生就是一羣瘋子，自己在那裏鬧。他修氣功慢慢的反省觀察看見就是這麼一個境界。因此啊。

「逢佛未幾。得無生忍。爾時心開。乃見東方不動佛國。爲法王子。事十方佛。身心發光。洞徹無礙」。他說聽了這個佛的教導，他自己修證的經過，瞭解了那麼多，悟道了。後來當然還經過很多佛的修法。他說我受佛的教導，如此修，過了不久現在這一生到釋迦牟尼佛這裏受教化，修了也是修這個法門。所以每一個人喜歡修哪一種法門，老實講就是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根性，就是過去世也就是習氣所帶來的。他說在佛前面就得到無生法忍，證得菩薩境界，悟道的境界。怎麼樣叫無生法忍？就是一念不生全體現，明心見性。生而不生，動而不動。所以一念不生全體現就是這個境界，清淨本然，周遍法界，明心見性。當我明心見性得無生法忍的時候啊，所謂意解心開，心脈的氣脈也打開了，般若智慧也打開了，一切都瞭解了。

「乃見東方不動佛國」東方不動佛又名阿閦佛，東方不動如來，阿閦佛，那麼我們原來中國的普通話，阿閦佛，現在的國語阿閦。那麼其實藥師佛的琉璃世界也是東方的一個不動如來，不動就是長生，不生不死。因此心開了，悟道了，心平氣也平，心淨國土也淨。所以見到東方的阿閦國土，不動佛國，因此登菩薩位，爲法王子，未來成佛接位的人。

「身心發光。洞徹無礙」，大徹大悟，事十方佛，怎麼叫事呢？在十方諸佛前面服侍他，給他執事，就是替他做事，聽他指揮。佛要做什麼，佛要喝口茶，我去給他泡茶，要打掃地方，我就給他打掃，這叫事。所以古人叫事師，對老師叫事師，奉佛叫事佛，對父母叫事父母，就是這個事，這個事是個動詞，就是服待的意思。因此他說我服侍十方諸佛，並不是悟了道以後成了菩薩好象高高在上不管了，更謙虛更誠懇，服侍一切佛。因此再修持，到了最後，心發：自性的光明，身體也發光了，脫胎換骨了，那就長生不老了，藥師法門，消災延壽了，這纔能夠消災延壽。所以不要認爲我想長生不老念一聲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你的災消得了不？你身上的痛消得了就是消災了，你的病唸了一聲乃至打坐一下病就沒有了，那才叫消災，消災了當然延壽啊！對不對？所以大家光曉得念，都沒有智慧去思維。不消災你還會延壽啊？那痛死了，要注意這個。到了身心發光，當然延壽了。「洞徹無礙」，身心內外同宇宙兩個相通了，這個宇宙本來是個不生不滅的這個境界，他的報告。把前面自己多生累世修行經驗，他是修風大來的，心風相依。密法裏頭有個法門叫心風不二爲一，心氣相依爲一。那麼中國的由佛學轉了，到了道家叫心息相依，就是修的氣功等等，我們普通叫做氣功。到了這個才能成就，轉化了這個身心，洞徹無礙。

「佛問圓通」。現在承蒙你老人家問我，要我報告一門深入達到成佛圓滿通達的法門。

「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合十方佛傳一妙心。斯爲第一」。他說我的修法是從風大起修，也就是安那般那觀呼吸而來，那麼呼吸就是氣功了。我常常告訴你們，據我所曉得全世界統計下來氣功的修法有二百八十多種，當然有好有壞，有高有低，有快速有遲緩的，那麼觀察心風的修法那當然很快，加上智慧的觀察。「觀察風力無依」，這個風大它那裏自性空的，因此悟菩提心，悟道，見道自性。悟得菩提自性。「入三摩地」進入這個定慧等持三昧的境界，那麼到達這個境界。「合於十方佛傳一妙心，佛法真正的修法是不是有這個功夫呢？絕對有。可以說十方諸佛要想修得報身圓滿非修氣脈不可，這是氣脈的道理。現在所謂密宗大家喜歡講氣脈基本原理在這個地方。氣脈是個什麼東西？所以身上的七經八脈，任督二脈呀，這個都是神經的所反應氣走的軌道而已，那是非常初步，要觀察到這樣深刻，正思維，我認爲修風大觀而證悟佛道這是第一法門。這是琉璃光法王子的報告，這些都是大菩薩們。所以你看七大的修法都是大菩薩們起來報告，實際上都同前面所報告的小乘法門一樣，眼耳鼻舌身，他由呼吸的作用開始修的。

第二十二位大乘菩薩，是有名的虛空藏菩薩。這位菩薩在哪裏？無所不在無所在。你要曉得無所在無所不在，連基督教的經典還是引用的，同一道理啊，你們翻翻看，所以多多研究。基督教的《新約全書》，神即是光，無所在無所不在，你能說他講錯了嗎？他沒有錯，可是他的法師們牧師啊，他那些神父們就把它講錯了，就是這個東西。虛空藏也是無所在也無所不在，自性本在。

所以「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們曉得原文都一樣，我們不重複講，只講它的內容。前面講了地大水大風大，三大地水火，現在空大的報告。

「我與如來。定光佛所。得無邊身」。這位菩薩的來歷擴大了，他跟釋迦牟尼佛兩個過去是師兄弟，同參道友。所以我們看到應該稱他是師叔啊，還是師伯啊，很厲害的。他起來報告，他說我同你在過去世在定光如來前面，他已經修到證得無邊身，就是法身，無邊無量，無邊沒有邊際。所謂無邊身，他這個身體有多大呢？大而無外，小而無內，這就是虛空。這個虛空藏的修法講得很實際了。所以很多象現在東密，在日本留傳的，我們中國後來把它完全停留在日本，現在呢，高遠山，日本的還流傳，西藏的這兩部分東密和藏密，他這個完全是密法的修法，也給你講得清清楚楚，不過我勸諸位聽了不要亂去搞，搞了以後這個很危險的，你有時候就是心形就分開了的，修得不好就變成離魂症，修得好就證得虛空藏菩薩的境界，因爲現在他實際講，我也只好實際替他說明。

「爾時。手執四大寶珠。照明十方微塵佛剎。化成虛空。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剎。來入鏡內。涉入我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是真的修法，所以你們大家，現在年青人很盲目的隨便喜歡去學密宗，常常有些同學問我，我說你們修密宗，顯教都不懂，教理都不懂，學密宗，去摸一摸，弄個頂灌一灌，噢，密宗了，灌個頂了。那你到理髮店裏去，還不如二百塊錢洗一下多好呢？還涼快一點，這就是懂了？密宗你修得起啊？那是富貴人修的呀。密宗你象佈置壇場，現在給你講真的了。

這個修法，你要一個壇場一個道場。那麼我上次講修普賢行願品，那個拜佛就要這樣一個道場，密宗叫壇場，那麼有這樣大一個房間，小一點沒有關係了，總算你有個房間了，屬於你的。那麼這個房間很好的玻璃鏡，四面上下都是，四面上下都是玻璃鏡啊。虛空藏菩薩報告是用寶珠，那更貴了，那透明的就是真正的水晶，現在有些水晶珠啊，是科學的，我就好幾個水晶球，同學們給我帶來，我一看我說這個是科學的，不是真的，真的就很貴了。那麼現在可以用科學的鏡子，整個的房間上面也有鏡子，都透明的。那麼怎麼這個房間這個玻璃鏡可以能夠照明十方微塵國剎呢？你就做不到了。你裝一個玻璃鏡的房間向西就照到阿彌陀佛那個國土就在鏡子裏，出得來嗎？那你出不來，怎麼辦呢？就靠畫得或者塑造的很莊嚴的佛像。在東方面的鏡子里布置一個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在西面的鏡子看到，在西面的鏡子那裏佈置一個東方藥師如來的世界，西面鏡子一照過來不是東面鏡子看到嗎？十方諸佛的世界。

然後自己當然是齋戒沐浴，要洗得乾淨，要刷得乾淨，牙齒什麼都刷了，就是晝夜檀香燒着，多少錢啊？你說現在的檀香多少錢一斤你知道嗎？很好的香輕輕的這麼一兩，二三千塊錢。要晝夜燒着多少錢啊？你寧可去買愛國獎券也不幹這個事啊！對呀，要晝夜燒着，香花燈水果，十供，十種供養，香花燈水果天天換新的，茶食寶珠衣，十方諸佛前面都泡杯茶，當然不要用化學杯子嘍，很好的那個杯子蓋碗泡的，隨時要換飲食。然後自己在裏頭拜佛，觀佛打坐。這一刻十方諸佛都現身，每一個佛前面有我，我這裏頭有佛，佛這裏頭有我，十方佛的光到我心裏來，我的心又在十方諸佛。

所以你在那裏大概半天以後你就神經生病了，叫做神經病，因爲看的影子不曉得哪一個是真我了，真的喲！我這話都試過的喲，所以你們不要亂搞，話給你講了。因爲他講得很明顯，我只好明顯講，本來這些是屬於祕密法門部分，不肯講。其實也沒有什麼祕密，爲什麼要保密？因爲有些人道理不懂，你聽着好玩回去就修，就是精神搞分裂了。你不相信，你回去看一個鏡子，自己拿個鏡子，你盯着自己的臉看，只要多看了十分鐘，你對面看不見臉了，自己頭就會瘋了，慌起來，看不到我了，虛空藏去了，真的喲，就到這個境界。這都是很實際的，所以我怕有些人看懂了，就真去玩玩，你沒有那個定力不好去玩，有那個定力這個法門修化身法，也可以說道家叫做修出神的方法。可是你沒有修好，平常沒有定力，上面的這個一毛錢的本錢也沒有，你那個精氣神一修這個法門，馬上就死亡了，這個肉體沒有了，跟着化身就走了，不要玩的。

這個東西如果學心理學的或者做心理學的測驗、或者醫學的測驗還可以，用得好可以治病，用得不好可以使你變神經。因爲他這講得太明瞭，我只好坦然的告訴你們，當然中間還有些修法，有些用咒語，還念個咒，有些不用咒語。所以你看你們修普賢行願品靠觀想怎麼觀想得起來啊？假使有這麼一個道場，你站在中間一拜佛，那自己覺得自己硬是百千萬億化身，每一個佛前面都有我，每一個我裏頭也有佛。就是這麼一個籌備一個電影的攝影場一樣叫做壇場道場，才能學佛，你看有沒有這個本錢？你去學密吧，學現在這個密。密法到我手裏我都要公開，不過現在還不到時候。你們假設普通學密，學到這樣修，不曉得花多少錢學了多少年，才告訴你這個。還要真修過的師父教纔行，不然不行啊，很容易精神分裂了。如果你有本事修得好，象這個境界，這都很實際，修得好把十方諸佛，在這個玻璃大圓鏡的這個影子裏，把我每一個影像的精神都收到我的身上來，那你不得了了。那精力旺盛啊，那叫做老不死，永遠不會死，也可以修成這樣，那要看你修法，這一段，所以我把它念過去了，意思都講了。

他說我那個時候的修法，手拿四大寶珠，剛纔我們講了，手裏拿四大寶鏡，

「照明十方微塵佛剎。化成虛空」，都把它擴大，這個虛空裏影像，這是第一，把物理世界變化了，是個幻影的世界，影像的世界。你看我們假使那麼多人，假使四面現在上下都看成玻璃鏡子的話，大家坐在這裏你看，只要坐半個鐘頭，你統統慌了，要麼你睡着了，要麼你精神恍惚了，都聽不進去。這個每個投影，四面八方都有我，都是人，不曉得有多少人，就是這麼一個世界。，那麼最後又把它化空了，這是外在。內心怎麼辦呢？

「又於自心現大圓鏡」，這是觀想出來，在自己內心觀成一個圓鏡。

「內放十種微妙寶光」，自己內心想象的，所謂觀想，是佛學密宗的法門叫做觀想，拿現在話就是說你想象，意識構成了這麼一個形象，就是這麼意識，內心放光。「十種微妙」就是說十彩的光明，佛經寫的十種微妙寶光，現在講的十彩的光明。

「流灌十方。盡虛空際。諸幢王剎」，把自己內心放光，在鏡子裏頭看諸佛菩薩的光到我心上來。我自己內心觀想，我內心光十彩的光明來灌十方諸佛的頂，佛菩薩給我灌頂，我也給他灌頂，光光相入。這個光與光之間本來通的。

「來入鏡內。涉入我身」到我身內，就是這個身。「身同虛空。不相妨礙」，修久了忘身了，忘掉了這個肉體的身，這是想象中的，所謂如燈影中行，修這個法門境界，自己到街上去到一切，好象自己不是一個人是個影子，飄飄然，看別人也是個影子，燈影中行，身如虛空，不相妨礙。那麼如此久久的修練，

「身能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如此修法，修久了，就是做到普賢行願品的境界，自己這個念頭一動，可以化身千百億出去，身能善入微塵國土，任何世界裏頭一動念都有我，你看佛法叫你無我是吧？他這裏說都有，都有我身。「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做一切佛事。哪個地方沒水喝，我給他送水。我們注意吧，要發願，你看看昨天有位同學提起，說老師啊，我們學佛在這裏很舒服啊，南部不得了了，好久不下雨了。我說我不知道啊。他說是啊，好幾個月了，現在水都成問題了。所謂你們諸位求求雨看，廣行佛事。你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據說中東南部缺水不得了，有些農作物都壞了。所以呀，假使修到這個法門，給一切微塵國土，廣行佛事。

「得大隨順」。所謂得大隨順，一切都很滿意。愛怎麼做，隨心所欲，很如意。他的報告，虛空藏。

「此大神力。由我諦觀。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他爲什麼虛空藏菩薩有那麼大的神通？所以叫虛空藏。這位菩薩在哪裏？到處都在，你只要一念他他就來。他說我爲什麼有那麼大的神通呢？就是因爲我修這個法門來的，修普賢行願這個來。

「由我諦觀，四大無依」，進一步了，不只風大，地水火風空都是性空緣起，地水火風這個四大無依，它本來沒有根的。這個物理世界的一切東西是無根的，也是性空緣起，緣起性空，自性本來空的。這個物理世界是怎麼生起來？一切衆生精神的業力所造就的，由精神世界的專一，同業所感而發生世界物理世界的妄念，別業的差別相。所以呀，我們西洋哲學家柏拉圖，把這個世界分成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雙重，其實是一元的，心物一元。這個四大無依的物理世界，是由於精神心理作用，業力的關係，

「妄想生滅」，妄想所生出來的，存在的時候看到是有，毀壞的死亡的時候看到是滅去了。但是物理世界與精神世界有生就有滅，「生滅」，所以佛學的文學多高明，假使其他的宗教經典就翻得很笨了，翻成生死就不大好聽了。生滅多好聽啊，生死很可怕啊，其實是一樣，不要給文字騙了。這個世界一切生生死死，就是成就毀掉，毀滅與存在，都是妄想所生。儘管這個世界一切物理世界也好，精神世界也好，有存在就有毀滅，有毀滅又來存在，緣起性空，性空緣起。這個虛空自性無二，無二就是一個，沒有兩樣。象我們夜裏是黑暗，黑暗對虛空沒有妨礙，虛空還是虛空。明天天亮了黑暗就跑掉了，虛空還是虛空。明暗在這個虛空的現象裏頭有它的生滅，同我們的生命的生死一樣，虛空自性是不動搖，所以虛空無二，它沒有變異。

因此「佛國本同」，一切佛的國土都是一樣。換一句話我們一切衆生自性，說我你他乃至一切人，這個人性乃至一切衆生的自性也是一體的，性空的，自性本空。

「於同發明。得無生忍」。我曉得，在這裏在這個無同異當中，瞭解了悟到發明瞭，都是同一體，衆生同體，所以中國的禪宗祖師所講，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也就是佛心衆生三樣一體，沒有差別，心就是佛，佛就是衆生，衆生就是此心、自性。因此在這個裏頭他說我悟道，大徹大悟得無生法忍。

「佛問圓通」。所以他說今天佛要我報告修行如何得圓通法門。

「我以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斯爲第一」。他說我是整個的觀察正思維，不過上面是有爲法，由有爲法到達了無爲，觀察這個虛空自性是無量無邊，不生不死，就是不生不滅的。因此進入定慧的三昧，所以得化身無量，化身無邊，百千萬億的化身，無所在，無所在就是沒有在，無所不在，無所不在就是在這裏。所以這個文學一講啊就聽得很玄了，無所在無所不在，多好聽啊。無所在就是沒有，無所不在就是有，就在這裏，就是虛空藏性。他說由此悟到神通化身力量，達到妙力，圓滿光明。「斯爲第一」，他的認爲只有修這個法門學法修持是第一等。我們現在二十二位菩薩的報告講過了。開始就二十三位彌勒菩薩，時間來不及，一下講到中間停了很麻煩，只好我們早個十一二分種下課，下一課我們開始彌勒菩薩。

# 楞嚴經講座 四十九集

---楞嚴經講座

諸位尊者菩薩修證心得，這個實際經驗的報告，那麼現在到達二十三位彌勒菩薩出來報告的。關於彌勒菩薩大家一定很熟悉，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彌勒菩薩，甚至象宋朝的濟公活沸那麼熟。不過有各種名稱，彌勒，有些人叫尼羅，尼羅菩薩，而且都把他當成是彌勒菩薩，實際他是一個代表的，這樣的像。

這一位彌勒菩薩是叫做泗洲大聖，當年在湘北一帶，泗洲，也叫布袋和尚，不知道姓名，就在唐末五代的時候有這麼一個和尚。這樣大肚子這樣一個頭，這樣圓圓臉的。他一天到晚背一個布袋，大肚子，寒暑一年到頭穿一件衣服，也不曉得哪一個廟子的，就是背一個布袋。人家問他什麼是佛法？他就把布袋放下在你前面一站，合個掌不說話，懂的人就悟道了，不懂的嘛，他把布袋再一背就走了，就那麼簡單。我們現在都背一個布袋，背一個皮袋，自己大家背了一個皮袋放不下。所以他有一首名詩，他叫布袋和尚也叫泗洲大聖，死了以後才曉得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來的。

那麼因此我們從唐以後，中國人習慣了，就是塑他的像代表了彌勒菩薩，所以每個廟子山門外第一位菩薩就看到他，也叫歡喜佛，開口大笑。有名的一幅對子「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這是很有名的一幅對聯，這位彌勒菩薩左右掛的一幅聯子。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就是這一位。那麼他自己真正留下來的名詩，這個偈子，泗洲大聖所謂布袋和尚：一鉢千家飯（這是出家人真正身份，一個鉢衣千家飯。），孤身萬裏遊（所以他究竟哪裏人也搞不清楚）。睹人青眼少，問路白雲頭。這是他的名詩。這是講我們一般人對於彌勒菩薩的觀念。真正的彌勒菩薩也同觀世間菩薩一樣，一般的文殊菩薩一樣都很漂亮。

那麼這位菩薩現在在哪裏？現在欲界天的中心兜率天爲天主，還在那裏享受出世間與世間的福氣呢，欲界天的天主。我們這個劫數叫聖賢劫，這個劫數就不是歷史的時代了，所謂歷史的時代幾千年、幾萬年在這個劫數裏頭一彈指之間。我們這個劫數裏頭有千佛出世，有一千尊佛出來。現在釋迦牟尼佛還是第四位，將來釋迦牟尼佛過了，未來他來成佛當教主。那麼他幾時來呢？差不多從唐朝以後把彌勒菩薩佛經所說的這個故事就亂講了，彌勒菩薩快要來了，那麼各種外道就叫三期末劫，三期末劫就是佛學裏頭名詞來的。所謂三期末劫這個是他們外道加上的。我們劫數有三種，大家都曉得小劫：刀兵，瘟疫，水火這是小三災，三個劫。大劫呢？水劫、火劫、風劫。水劫一來這個地球都要毀掉了，那水劫一來日月都要毀了的，淹沒了欲界，欲界都沒有了的，色界沒有關係。這個火劫一來啊，連色界的一半都要燒燬的，等於整個宇宙爆炸了，太陽能爆炸；風災那個大氣層的爆炸，色界都毀掉，那個大了。

我們人世間的三劫呢？刀兵劫、瘟疫劫，有各種不同的怪病到末劫的時候就出現。刀兵劫，我們現在還沒有到末劫啊，末劫到現在還不曉得多久，你放心我們還輪不到，尤其在坐的諸位都平安無事，還沒有那麼大的福氣呢，碰到末劫。末劫的時候大菩薩來得還更多，故意來應劫的，在災難中要度人的。那麼這個末劫的時候啊，所謂刀兵劫就是戰爭。到了最後末劫來刀兵劫草木都可以殺人的，就到這個程度。那麼最後人類悔過了，整個的人類只剩了五百個人做種子，不曉得我們現在還不到五百人，將來都做種子了，人種。那麼這些人就是好人就留下，然後再慢慢人種又旺起來，地球世界又恢復繁榮，這一來回起碼是一百多萬年，所謂三期。那麼拿佛法叫三期呢，佛在世的時候是正法住世，是一期；佛過世的時候佛經同佛像存在，叫像法住世也是一期；最後連《楞嚴經》這些經典都沒有，末法的時候沒有了，末法就是末落到極點，換句話說人類文化將來到那個時候，所有的宗教沒有人相信了，現在也差不多，每個宗教沒有人相信了，不止佛教啊，其他基督教天主教都差不多。因爲科學文明的進展物質文明的發達，對宗教不會相信了。人類的思想只有價值的觀念，不怕因果，不過這裏還不危險，還沒有到達末劫，末劫的時候啊，什麼都沒有了，人非常亂、非常壞，那個是末劫，這也叫三期。

那麼彌勒菩薩要幾時來呢？以佛所謂講他是補處菩薩，佛學叫補處菩薩。就是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佛教教主是釋迦牟尼佛，他過去了。現在是像法到末法的時代，這個中間沒有佛的親身在這裏教化，空當的，拿民主時代來講啊，正要候選人還沒有當選呢。現在教主的候選人是彌勒菩薩，將來他來的時候不是我們這個時代來，不是末劫來。末劫過後，人類悔過留下了人種，那麼將來末劫的時代，人腦筋非常發達，四肢很小，以後將來都用科學了，人腦筋很發達，將來走路都不要走路，坐在一個東西，手裏按就過去了，將來的飛機不一定這樣飛了，算不定買一個東西兩面一包自己飛了。以後科學文明進步是很厲害的，到那個時候人壽最高一輩子活十二歲，生下來二三歲就要結婚了，八九歲做祖父了，十二歲就翹辮子了，腦筋越來越發達，四肢越來越懶惰，因爲不要勞動。那個時候纔是末法來，所以等到那個時候劫數完了，人類大的戰爭、瘟疫各種怪病來了，死了只剩五百人做人種。大家悔過，後悔，人類這個文明毀了自己，然後迴心做好事做好人。一百年的時間，一個世紀人長又一寸，又多一歲，到達人壽，這個人生下來八萬四千歲是一輩子。象我們活一百歲已經了不起了，叫做人類了，到那個時候活八萬四千歲是人壽標準年齡，一百歲是夭折的人。到那個時候世界都是和平，人類沒有戰爭，都是善人，我們這位教主未來教主彌勒菩薩他纔來呢。所以他來得比釋迦牟尼佛遲。爲什麼他變成第五位？他倆位都是同學，釋迦牟尼佛精進，他懶惰，釋迦牟尼佛愛修苦行，他愛修享受行，所以遲他好幾劫才能成佛，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外道講三期末劫啊，彌勒來度世了，那亂七八糟講話，根本不懂佛法。當然也不能說他們不懂了，那個是儒釋道三教再加上五教，五教就是加上耶穌加上穆罕默德，排排座，坐在上面都是善人，這個教嘛隨便他亂講都可以。什麼龍華會上，三期末劫，龍華會這個也是彌勒菩薩的術語，都是釋迦牟尼佛說出來的，他將來來說法的最大的盛會，就叫龍華會。所以呢？外道，龍華會上三期末劫快來了，馬上到了，大家要好好做人，要皈依我纔能夠就得救。不然不皈依我就救不了，皈依我，實際上你皈依我，我當然得救了，你招呼我，我都有好處嘛，那當然我得救了，你有沒有得救是你的事，同他沒有關係。這個話流傳了已經一千多年，這些道理大家因爲搞不清楚，這些跟着中國幫會裏頭講的，也是中國的文化的偉大，不管哪個教主都是好的。有兩句話「荷葉荷花蓮蓬藕，糯米糯谷醪糟酒」，你看是不是一家人？這就叫做五教一家，這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這兩句你看是江湖術語，如果拿哲學來解釋啊，宇宙的真理只有一個，作用差別是各有不同，等於五個指頭，大指頭食指中指無明指小指都是指頭，這是叫做一隻手，缺了一個不能叫缺手那就都不對了。你看這就是中國文化，真理只有一個，本體相同的，這個原理。用江湖術語，大陸上當年青幫紅幫什麼幫啊，你幫我幫啊，都用到這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是我們中國的偉大。那麼所以現在釋迦牟尼佛啊，老子啊，孔子啊，耶穌啊，穆罕默德啊，都排排座，請上座喫果果，都一樣，就是根據這種思想來的。那麼他們的教義呢？也亂七八糟都兜攏來的。這個是我們講到彌勒菩薩以前先介紹一下它。

因爲這位菩薩各方面，道家也講它，外面過去是白蓮教、同山社呀，現在是一貫道啊還有了很多很多，各種教都用到他，反正都打他的招牌，說三期末劫到了，彌勒菩薩快要來了。他來了嘛，那世界是很太平的時候，那麼你要研究他幾時來呢？大藏經有，叫《彌勒下生經》。那麼他現在呢？在兜率內院。兜率天是欲界天，所謂欲界天在那裏享受做天主，享受五欲之樂，喫的穿的樣樣都好。他老人家旁邊還有很多宮婦啊，天女啊，豈碼是後宮三千啊，前宮多少還不知道，他在外面是做天王的天主的，現在這個時候。不過兜率天有個彌勒內院，這個內院是禪堂，一進去了以後，彌勒菩薩搖身一變，就是個出家人教主在上面說法，這個裏頭啊就男女平等沒有五欲之樂的，享受的，絕對清淨，彌勒內院。

我們佛教有一部重要的經典講唯識法相的《瑜伽師地論》，就是彌勒菩薩在兜率宮的彌勒內院每天晚上的上課說法，那麼當時在漢末漢魏之間，在中國的時間來比，印度有位大菩薩兩兄弟，叫無著、天親兩兄弟。無著菩薩白天工作做記錄，夜裏打坐入定，升兜率內院聽彌勒菩薩內院講課，白天出定馬上做記錄，就是這一部《瑜伽師地論》，是彌勒菩薩講的，在兜率內院講的。這裏還有個歷史的故事，世親菩薩他弟弟原來反對大乘教，後來受哥哥的影響也弘揚大乘，講唯識學。

他兩弟兄有個約，哪一位早死了，一定要回轉來告訴一聲現在在哪裏。結果他的哥哥無著菩薩先死了，這個天親菩薩就在等，等了好久都沒有消息，過了三年無著菩薩才入夢來，他就是說哥哥啊，因爲無著菩薩死的時候發願不是往生西方，往生彌勒內院，將來跟着彌勒佛一起下來到這個世界上教化，所以很多人發願是往生彌勒內院。因爲西方路太遠，這個飛機票太貴，欲界天靠着太陽月亮這個系統跟我們很近，而且跟着這一位未來的校長，很不錯嘛，早一點跟着他將來下來一起帶蠻不錯的，很多。你象民國以來太虛法師的發願往生兜率彌勒內院，很多人都發這個願，跟着彌勒菩薩一起下，再到這個世界上來。那麼平常多拜彌勒，多念彌勒，研究唯識的道理就可以往生。所以無著菩薩下來，跟弟弟倆個講。弟弟說我等你那麼久，他說是啊。他說爲什麼那麼久？你來告訴我。哎呀，他說我剛到，這個肉體脫離了，剛到到兜率天，他說菩薩正在升坐講經，我不好走啊，我在旁邊聽完了一堂課，不過五十分鐘嘛，下來告訴你，人世間已經隔了三年了，這個時間是對立的。這些都是有關彌勒菩薩的故事。

至於說如何往生彌勒菩薩的內院，那麼好象《彌勒下生經》，好象還有一本經典，我一下記不起經名，大藏經裏有，就是發願往生彌勒內院的，有這麼一部經典，告訴你怎麼發願，怎麼做法。諸位有意嘛，我並不是替他招攬生意，我每一方面都一樣，阿彌陀佛我也替他介紹，彌勒菩薩也替他介紹，看哪個人喜歡哪個觀光飯店，你願意去住啊，都可以。彌勒菩薩那裏比較接近一點，現實一點，來得快一點。去了過不久就可以下來，我們不要看到幾千萬億年很遠啊，在那個佛國的世界幾天時間就到了，時間是對立的。那麼這些零零碎碎的講完了，現在看彌勒菩薩的報告。

「彌勒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原文都是一樣，我們不講了。

「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明。我從彼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好遊族姓。爾時。世尊教我修習惟心識定。入三摩地」。我們先停留到這裏，他的報告，那麼這些人都同釋迦牟尼佛一樣修行不是一生一世，多生累劫的事。他現在報告過去的劫數，過去經微塵劫，這三個字注意啊，微塵劫，微塵劫不是一個名稱，形容詞，一顆灰塵等於一個劫數的時代，一個劫數不是世紀喲。

譬如我們大家青年同學要知道，世紀兩個字，現在我們一提世紀是一百年，這是西方文化的觀念。中國人過去這個「世」和「紀」兩個不同，世：三十年叫一世，紀：十二年叫一紀。那麼現在我們講一世紀這個觀念同中國原來文化有不同，是西方文化觀念一百年。那麼西方的文化觀念呢？譬如我們講現在十九世紀，到今年是1984年。這個數字是根據什麼？根據耶穌出生那一年算起。所以我們現在喜歡用西元紀元啊，實際上是向西方文化，我們早就投降人家的文化了，自己幾萬年的歷史不要，跟人家一千歲的跑，很滑稽。管它滑雞也好，滑鴨也好，滑鵝也好，不管了，大家用慣了，這個19世紀就是這麼一個意義。跟着就是20世紀，20世紀就是1900年開始了。一百年叫一個世紀，世紀的觀念或者說人類歷史幾千萬年、幾百億年，這個還構不成一個劫數，這是個小劫。大劫呀，拿時間、歷史的時代沒有辦法計算，那個才叫一劫。

所以劫數是很長一個時間，修行人要經過那麼長的時間修行。不要認爲呀學三天佛、念三天佛、喫三天素，呵，我要得道，我有神通，你早通了，沒有這回事。任何一種學問都要刻苦勤勞，孜孜念念幾十年下去，也許有所成就，絕不是偶然。尤其想成道，學佛，搞幾天沒有消息，算了吧，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大劫還不算數，一個灰塵等於一劫，世界上有多少灰塵？數不清，所以他的修行幾時開始，到這一生變成彌勒菩薩有多少生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念念在修行中。

他說過去很久遠劫以前，有一個佛出世，所謂出現在這個世間上，象釋迦牟尼佛出世。象我們在坐的，你們都是諸佛，在西曆紀元1984年12月23號有二百多位這些佛出世，在勝義路這裏十一樓，這個就是出世，出現到這個世界上。那個時候有佛出世，這個佛的名稱叫日月燈明佛，日月燈明。你們拜八十八佛裏頭查不出來這個名字，大藏經有一部經典叫《千佛名經》，一千個佛的名字，有的，日月燈明佛。那麼他從那裏開始受教，教他。

「我從彼佛。而得出家」，開始出家。剃了光頭出家，做這個佛的弟子做比丘。注意下面，

「心重世名。好遊族姓」，出家是出家了，頭也剃光了，衣服也換了，所謂換成不是在家人衣服了，心能不能出家是問題喲，形態出家很容易呀，心出家纔是出家。假定你心真能跳出三界外，縱然形態不出家也屬於出家人，出家不出家不是給這個生活的形態限制的，這個要特別注意。如果形態出了家了，名利心一樣，好勝心也一樣，種種的是非心念都一樣，等於沒有出家。所以彌勒菩薩自己坦白的懺悔報告，他說那個時候我出家了，可我內心的心裏「心重世名」，還是求名，喜歡有名。

講到這個我最近跟老朋友們講，哎呀，我說告訴你呀，名利之心談何容易呀。說我不要名，哪有這回事啊？人家罵你、背後批評你，你聽了氣極了，夜裏都睡不着。你覺得自己不好名，不過我是講是非啊，其實就是好名，如果不好名，管他呢，他罵我他講我是狗也好，講我是混蛋也好，皮蛋也好鴨蛋也好，差不多嘛，那是個代號。你看人家恭維你，老師好，法師早，哎喲你學問好，你道德高，你長得漂亮，你真不得了。哎喲，沒有了不要客氣，那個心裏頭啊比吃了冰激淋還舒服啊，這就是名啊。一天喜歡過順境，舒服的日子。你看小姐們，那個說，「哎呀你這件毛衣真好，給你穿在身上好漂亮」。「真的呀」！這就是好名。要注意喲，好名你以爲是什麼？好名，年紀大了的，哎喲，你看那麼大年紀紅光滿面，嘿、越來越年輕了。謝謝，謝謝，心裏還是很舒服啊。好名不是說只好這三個名字，要注意喲，修行要注意喲。你說那個地方看不起你，你難過不難過？到你一個地方，到了這裏，人家一看，喲這是名人請上座。你自己，哎呀不敢當，不客氣。不過坐下來呢，還是很舒服啊。如果有人不理你，當然那個後面覺得還是不是味道，這個心理去不了，名心，注意喲，嚴格告訴你。我這些話你書上都翻不到的喲，隨時要審查自己。所以有些人說不好名不好利，我說少吹了，我知道。哎呀，好名好利。

你說我不要錢，所以有些人談到錢字多髒啊，「不談未必是清流」，所以袁子才的詩，我常引用的。你說哎喲這個事情，那怎麼還要人家的錢呢！要錢就要錢，有什麼客氣呀？看你錢要來怎麼用！你把錢拿來做好事用，要錢有什麼關係？人家罵你死要錢。當然嘛，人家罵我死要錢，我說你才搞錯了，我一點不要錢，我叫做棺材裏伸手---死要錢。那你管我拿來幹什麼？那是我的事啊，你既然做好事，就不要想有好名聲，修菩薩道要受得了罵名，人家講你死要錢、死不要臉，本來也不要臉嘛，有什麼關係啊，臉也不是我的，將來爛了變成膿了的，這個東西不要緊，你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說哪個人不好利？利不是錢啊，不要搞錯了。坐的位子，下一次我曉得了，某一個地方最好，我早十五分鐘來就是好了，這就是好利，對我有利謂之利，真的喲，我講的不是開玩笑啊。

你要真學佛啊所謂講戒律啊，你要靠那個條文守住那一條，那叫死戒律，真的戒律，沒有哪一下不犯戒的。所以人家問我受過戒沒有？我說不敢受戒，我隨時犯戒，天天守戒，你要檢查自己，隨時要守戒，隨時在犯，所以名利心、好勝心哪一點沒有？

所以彌勒菩薩起來報告，「心重世名」。世就是社會，雖然出家了，心裏還是重視人家看得他起，恭維他。因此「好遊族姓」，喜歡高攀，跟有錢的有地位的人做朋友，差一點就不來了。

等於清朝有個名仕叫誠明公，他的號叫誠明公，他是名仕很清高，今天不是上文學的課，不講啊，只提到了，他一輩子不出來做官，學問很好，表示不做官的清高。所以清朝有一個人寫首詩罵他，前面有六句詩不講了，那變成講文學了不講了。下面有兩句結論罵他「翩然一隻雲中鶴，」雲中的白鶴一樣多清高啊。下面一句要了命了，所以古人罵人有藝術的文章，「飛去飛來宰相衙」你看罵得好，對，你很清高啊，什麼官也不要，名也不要利不要，象白鶴一樣清高，可是飛去飛來都是宰相衙門裏頭啊，行政院啊，什麼部裏頭來來往往，老百姓家裏你家裏去都不去的，你真清高啊！你看罵人都不用髒話。

現在彌勒菩薩自己的坦白也等於這樣。雖然出家了，出家了當然清高啊，翩然一隻雲中鶴，好遊族姓啊，飛來飛去宰相涯，喜歡向有名望有地位富貴人家跑，他自己的坦白。族姓怎麼做這樣解釋呢？你們青年同學應該問啊，就是這樣解釋，印度過去的文化同中國文化一樣是宗法社會的文化。宗法社會注重門第，在中國文化叫門第，也叫做門閥、閥閱，這個你們現在年青人講到中國文化方面特別多給你們講一下，現在文化太差勁了，沒有中國文化了，門第就是世家之地，閥閱也就是門第的意思，世家子弟就是閥閱。所以我們中國人過去結婚講叫門當戶對，就是講門第觀念，譬如說某某選一個好女兒啊，討個好媳婦啊，那是書香門第啊，講起來你看多漂亮的文句呀，這個是多痛苦的一句話，難道不是書香門第的女兒就嫁不出去了？那成什麼話呢？就是歷代的社會，人都是勢利的，社會是勢利。門第的觀念，印度也一樣，尤其是印度階級觀念、門第觀念非常嚴重。所以彌勒菩薩當時雖然出家，好遊族姓，大姓人家。

譬如我們中國唐代南北朝二三百年、不止兩三百年，有六百年的王家、謝家不得了啊，從漢朝一直到魏晉，一直到南北朝四五百年，尤其你們諸位姓王，這是大姓啊，中國人姓王姓張姓李到處有，象我這種是小姓人，難得碰到一個的，沒有什麼大力量。那個大姓人叫一下，王啊，這裏也王啊，那裏也王啊，多得很，那是幾千年的大姓。那麼你看唐詩三百首不是有這樣兩句話嗎？「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那就是講門第的沒落了，大姓人家後來衰敗了的一種感慨。王謝---王家、謝家就是當時的南京由北方到南京都是大家，歷代的宰相大官給他們幾家就做完了，平民老百姓想出來做那麼大官不可能，當時的歷史。這就是族姓，印度比這還要嚴重，所以你懂了這些文化呢？讀佛經就懂了。

「心重世名，好遊族姓」雖然出了家了，喜歡和世家往來，當然低等社會他都不往來。你看此心還不對吧？那麼尤其在古代，教育不是現在的教育，普通人家書都看不到，看書都在世家，世家講學問。所以那個時候：

「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幾句話連起來，所以今天特別介紹他。中國的佛學也有啊，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二十年，學的就是彌勒學派同龍樹學派這兩位大菩薩學派的學問，龍樹學派重要的是般若，《金剛經》啊，六百卷般若經，所謂叫空宗也叫做性宗的思想，這是龍樹菩薩系統。不過《華嚴經》也是龍樹菩薩取出來的，也可以說是龍樹菩薩造的，這叫性宗；彌勒菩薩這一派是相宗，唯識法相宗。性宗講空，相宗講有，唯識法相。

那麼我們這一位玄奘法師到印度取經，學的是這兩派學問，佛法都取來的，所以唯識學從玄奘法師回國以後大肆弘揚，因此玄奘法師揉擠，所謂叫揉擠啊，做包子一樣做湯圓一樣，做芝麻湯圓，芝麻包在中間米粉包在外面這樣搓攏來叫做揉，搓攏，《成唯識論》，把唯識法相的要點。相宗與性宗，一邊談空一邊說有，在表面上互相沖突，衝突得很厲害。所以至少在幾十年，象我們年輕學佛的時候那還爭得很厲害，現在學術界沒有什麼思想了，談不上。新興的佛學家沒有傳承沒有系統，他也搞不清楚。

那麼相宗的學問講勝義有，有不是象世俗的有，不是世俗的有---勝義有；那麼般若性宗是講畢竟空，所以勝義有與畢竟空都在爭論。所以你們現在喜歡流行修密宗，修密宗的不通唯識沒有辦法學的喲，怎麼樣能夠即身成就？教義要搞清楚。那麼學了唯識也要學般若呀，唯識法相般若，所以彌勒菩薩傳出來，是未來佛彌勒菩薩的主要的學問。

所以象我們大家唸的採用《華嚴經》，《華嚴經》也是唯識的大經，《楞伽經》我們現在《楞嚴經》哪，《楞枷經》是楞伽，《楞嚴經》是楞嚴啊，這兩部經典勉勉強強我都把它翻了。所以我要取個筆名啊，就叫做二楞子，「二楞子」北方罵人的，笨蛋叫二楞子。我把楞嚴也翻過了，楞伽也翻過了，夠得上做二楞子了，那是真是笨蛋，不是笨蛋不會去翻譯這些東西。《楞伽經》也是唯識法相最重要，《華嚴經》也是，那這個多了。我們現在佛教界唸的：「若人慾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四句話哪裏來的？《華嚴經》裏頭的偈語。一切唯心、萬法唯識是講勝義有，唯識法相重點的學問。真正的佛法就是一切唯心、萬法唯識的學問，即然是一切唯心萬法唯識。我這個故事，現身的故事告訴你。

象我年青時候的學佛，有一天去看一個朋友，這個朋友現在還在不在我不知道。他跟我們是忘年之交，所謂忘年之交啊，年齡相差幾十年，現在在應該起碼有百把多歲了，他是個教授，心理學教授，後來也學佛。不過我們在他那裏談，我們那個年輕氣盛，一談到佛法絕對唯心，宗教氣味就來了，那你不容許有一點懷疑。他說好了，我也不是不相信佛法，萬法唯心，對不對？是啊，一切唯識。我還記得在那個客廳裏頭，那個時候客廳裏一個小圓桌子，他鋪上一塊藍布，他把茶杯什麼都拿開了，這個桌面就光的。他說好萬法唯心，你心在這裏，我的心也在這裏，我們想一想看，這個桌面上一下出來一個黃金的老母雞，這個老母雞一分鐘生一個黃金蛋，好啊，萬法唯心，我們做在這裏想吧禱告啊，生出來看。你假如說這樣生不出來，那怎麼叫萬法唯心呢？你說生得出來你生出來給我看？一切唯心嘛，怎麼是唯心的道理？那我們當年碰到這件事情啊就喫葷了不喫素了，爲什麼喫葷啊？叫喫癟了，好喫癟了。

這個事實很現實，所以他說在邏輯上對啊，你要在修證求到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行嗎？你說西方極樂世界，一切唯心，你說在這裏，你看，就看到了，電視一樣打開，搜美國就收到了行嗎？你說我念佛唸到後來看到阿彌陀佛，他說那是你的幻想，他不承認的，這都是科學研究的。所以有人說打坐坐着我看到什麼看到什麼，那你後腦視覺神經有了問題一定看到的。再老實講你要看到這個很容易啊，弄兩個針在你後腦兩個穴道給你一插，你閉着眼睛就可以看到東西，那有什麼稀奇，那是唯物啊，不是唯心啊。怎麼叫唯心？所以彌勒菩薩的唯識法相，唯識宗後來由玄奘法師引進到中國以後唐代所謂六經十三論，老的講五經十三論，新的說六經十一論。那麼還有兩部經沒有翻譯，西藏藏文裏頭有，中文沒有，現在有人翻譯，再翻譯一步，這些都不去討論它。唯識法相學搞不清楚啊，這就沒有辦法談佛學啊。可是唯識法相學，有人學問最好最好，但是窮畢生精力還搞不清楚啊！

譬如民國以來，這些都是我們的朋友，忘年之交熊十力先生，歐陽竟無先生的弟子。他跟歐陽竟無先生學唯識哲學沒有學通，反歐陽反對老師，後來學易經，也沒有太學好，最後他把易經的思想、唯識綜合了自己寫了一部《新唯識論》。大家幾十年叫好啊，叫好的人你問他《新唯識論》讀懂了沒有？他要真讀懂了，我就給他磕頭。那個《新唯識論》他爲什麼讀不懂呢？熊十力先生二十九歲以後重新開始才放下來唸書啊，唸書他學的文章學的玄奘派的文章。

玄奘法師翻譯唯識經，那個文章啊，這個玄奘大師怎麼好意思講呢？只好講真話了，文學並不高明，《楞嚴經》文學他做不到。翻譯的東西三個字，信、達、雅，古今中外的翻譯三個原則。你們青年同學要記住啊。翻譯絕不能把人家的原意走了樣，要真信，但是你不走樣嘛，你要用很美的句子把它表達得出來，這就很難。很美的句子表達了以後還要很文雅，信、達、雅三個東西，這三樣做到了，這個翻譯纔是最高明。

玄奘法師翻譯唯識學，信做到了，達：意思表達也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應該清楚了，文字很不雅，不典雅。《金剛經》鳩摩什法師翻譯的很典雅，這個經典翻的很典雅，文字美的，也達。玄奘法師那個文字就是七鼓八翹的，所以唯識在中國不大流行了，第一就是這種翻譯文字受了障礙。那麼後世到了現代，熊十力先生，我們這是忘年交的朋友了，我批評沒有關係，都是熟人。那當年大家就抬扛，他偏要學玄奘法師那種文字，加上自己文字七拱八翹的，因此寫的書當然大家後人看不懂了。後來的人看不懂啊。

現在青年很怪，因爲看不懂，這個學問高啊，高在哪裏啊？他看不懂，看不懂怎麼不高啊？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有些人前幾年都還拿這個東西唬人的，唬人大學畢業的，不是輔仁的，嚇唬人的。噢，你看我都看了《新唯識論》。我說你都懂了？《唯識論》你都讀不懂，還《新唯識論》呢，《新唯識論》都懂了，你真懂了？你那個文字，古文都不會寫，你怎麼懂啊？他《新唯識論》認爲佛說的唯識有些說錯了，不對的，要熊唯識才對，所以他名字叫十力熊十力，什麼人是十力？佛纔是十力，如來稱十力。他姓熊，所以取個名字叫熊十力，他就是熊佛，你懂嗎？你們也莫知羊啊。所以他叫熊十力，這個人脾氣又大，一發脾氣那個青筋啊，有小指那麼粗就拱起來，那個人我相很重，也就是心重世名，好遊族姓，我們湖北同鄉在這裏都知道，因爲他是湖北黃崗人，是這樣一個人。

爲什麼講到這裏呢？唯識學是不容易瞭解。他先講了，這個關鍵在這裏，雖然出了家，還有名心未淡，未斷還不能說淡呢，淡都未淡。因此好遊族姓，喜歡向貴族上流階級裏頭來往，拿現在講就叫做政治和尚，勢利和尚，就是這種名稱了，他就變成這樣。但是他學問很好，他說佛教我，這都是他的話，我對彌勒菩薩非常恭敬，並無誹謗之行爲，因爲把他自己報告的話用現代話再給你們講清楚，他拿自己來做榜樣叫我們多反省自己。他說那麼這位佛，日月燈明佛看他這樣，喜歡研究學問，並不象有些人啊，只要叫他念佛他就肯唸佛了，有些人叫他參禪他就參禪了，有些人叫他打坐就肯打坐，他不會幹。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士梵之家，我又用了古文了，就是士大夫階級，讀書做官的，有功名的士梵之家來往。必須要學問好，因此喜歡講哲學啊，邏輯啊，文學啊。既然肯用思想，每一個佛都是偉大的教育家，他教人修行的不同，教彌勒菩薩，並不是教他修白骨觀，也沒有教數息觀、也不是什麼觀，水觀，他說你啊，要修習唯心識這個定，不是唯心定也不是唯識定，修唯心識定入三摩地，這樣就可以證到定慧等持，求證到佛法的境界。這是他的文字上我們幫忙大家研究理解。

那麼現在我們提出來研究了，什麼叫唯心識定？這個我相信年輕同學不大理會，尤其這一代，我講這一代這三十多年來的，三四十年當中的，包括四五十年以內的學佛的人特別注意，什麼叫唯心識定？這個怎麼修？這就是觀行的修法，先修觀正思維，後修止的修法。這個觀就是正思維，用哲學性的、邏輯性的觀察來的，叫做唯心識定。所以我們特別要注意啊，在佛學裏頭經常用到一個名稱心、意、識三個字合起來講，是一個東西三個說法，這個心意識三個字合起來講佛學裏這個心不是代表普通心理狀態的這個心，我們普通能夠有思想能夠有感覺這個心就是意，第六意識，我們大家坐在這裏能夠說話能夠聽話能夠思想就是第六意識的作用，第六意識呢？心意識就叫做識，第六識這個識，叫做第六識。就是現在我們能夠意識思想，有感情有思想的這個作用是第六識的作用。當我們不用這個第六意識思想的時候，那麼你還知道不知道自己呢？知道啊。所以有些同學們打坐啊學佛啊，覺得我好象入定去了，沒有妄想，知道自己，這是什麼？這就是意----第七識叫末那識，意根，這是意的根，第七識。後面還有一個心物一體的，宇宙萬物跟我同一體，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那個作用呢？那個叫做萬法唯心，那個叫心，心物一元的心。所以在唯識學裏頭心意識分開了三個方面作用。那麼你說唯識學是講八個識，所謂八識就把心意識起的作用分成八個部門來討論，現在我們提到心意識三個是基本的，這個心不是現代心理學，我們普通講心理學思想感情這個心是第六意識。注意啊，當你不起思想，譬如說我們睡着了，睡着了什麼都不知道，你說你在那裏，一叫你，「啊」，你就醒了，那個是第七識的作用。但是你說你睡着了，把你叫醒，「哎」這一聲已經是第六識的作用；那麼你睡着了，知道有人叫你，那個時候沒有思想，那個反應是第七識的作用。你還不懂第八識喲，第八阿賴耶識懂了以後，心物一元勉勉強強可以講明心了。那麼這個八識，這個心意識的三層加上眼耳鼻舌身前五識，第六意識前面還有五個，先鋒，這五個小鬼，加上前五識，這是叫八識，所以八識是整個，歸納攏來是由一個心王來統率，並不是八個識每一個識有一個心王，就講錯了，大錯而特錯，錯的叫做一塌裏頭加糊塗，等於喫麪包裏邊加了白糖油，這個一塌裏頭又加了糊塗，那就很糟糕了，八識是一個心王，所以八識一心。

這個唯心識定，要注意，這個唯心識定不用別的方法，也不利用呼吸，也不修氣功，也不做任何觀想，智慧的觀察，正思維觀察自己，也等於在觀心的法門，觀察到以後，智慧的成就進入定慧的境界，入三摩地，三摩就是正受。他說他從出家以來，受日月燈明佛的教化，一路就是修唯心識定這個法門，智慧的觀察，思辯。

「歷劫已來」。注意這四個字啊，「歷劫以來」不是一生一世啊，死了又投生，又投生，死了又投生，死了又投生，所以叫歷劫，歷了無始劫數以來，不曉得經過多生多世的修學，那麼每次來都找善知識找明師找佛，他經過拜了多少老師呢？

「以此三昧。事恆沙佛」。他所修的是唯心識定的這個境界，來求教每一劫數來的這些佛，經過多少？恆沙佛，不曉得多少佛過世了，他都做他的學生，做他的弟子，來一步一步求進步，一點一點求進步。因此經過好多世，注意喲諸位年輕同學，

「求世名心。歇滅無有」。經過那麼多生世的修煉，才把這個名心消滅。你們年紀輕輕的同我們一樣剛剛學佛，哎呀我是看破紅塵。我常常說你看破紅塵，我看紅塵早把你看破了，你還看破紅塵？你紅都沒有紅過啊，看破什麼紅塵嘛，對不對？你紅過啊？你看哪個把你捧得那麼紅過啊，沒辦法說自己看破紅塵，不是丟人的話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屠刀都沒有拿起來過，你剃頭刀還不敢摸呢？何必要你放下屠刀呢？這都是自欺欺人的話。所以彌勒菩薩的報告，句句實話，好名之心如此之難去，好勝之心如此之難去，歷劫以來，經過恆沙劫。求世名心，求世界上出名，現在叫做知名度，求知名度這個心理纔沒有了，「歇滅無有」這個樣子名心去掉，那纔可以學佛了。

我常常說你看佛教爲什麼出了家要改名字啊？改了名字叫什麼定啊，慧啊，法啊，明啊，從古以來翻來履去就是這幾個字，出家名字都差不多。它爲什麼如此呢？出家以後改這個名字？就是爲了去掉名心，結果這兩個名字是代號嘛，譬如虛呀，雲啊，有什麼關係呀都是空的呀，虛空一片雲，有什麼關係呀。現在虛雲老和尚以後，現在都是雲，臺灣數數，我算一下好幾個和尚，好幾片雲了。因爲虛雲老和尚叫做虛雲了，然後這個雲啊，把這個雲組起詞來的，把這個雲搞起來的呀，一大堆，我還正想將來起個名字叫肉雲，喫肉的雲，也是一個名啊。結果兩個字是代號啊，自己又被這個代號困住了，所以名心之難去也。所以你們假使我取個名叫無名氏，然後人家碰到我，呀那個無名氏才寫得好，我很得意，無名氏不想出名了，結果自己又被它困住了，這是真實的人生經驗啊。你們學佛要這樣反省啊，說你看破了，我都沒看破，你還看破？因爲我年紀總比你大一點嘛，少吹牛，多講老實話，誠肯纔可以學佛，誠懇才能做人，當然大家也沒有騙人，自己沒有反省，你看彌勒菩薩誠懇的反省，此所以稱爲彌勒菩薩。我現在給大家指出他的報告，他說因此經過恆河沙佛啊，求世名心，歇滅無有，還沒有大徹大悟啊。

「至燃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多久呢？第三個阿僧祗劫燃燈佛出來，這個燃燈佛是在我們賢劫前面的一個佛，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跟彌勒菩薩是同學，釋迦牟尼佛的授記也是燃燈佛給他授記的，《金剛經》上就是提到燃燈佛，彌勒菩薩和釋迦牟尼佛都在燃燈佛那裏學佛，不過，釋迦牟尼佛精進，彌勒菩薩偷懶。所以我們都曉得釋迦牟尼佛行佈施投身飼虎，看到山上一個餓了的母老虎沒有喫的，老虎爲什麼喂他啊，因爲還有幾個小老虎還沒有喫奶，釋迦牟尼佛一看很可憐，跟彌勒菩薩在一起喲，他說這也是衆生很可憐，假使一個母老虎餓死了算了，還有那麼多隻小老虎，找不到喫的，他說我們佈施吧。彌勒菩薩說好，佈施。好是好啊，慢慢來，釋迦牟尼佛看他慢騰騰的，你大概不肯吧，自己就跳下去，給老虎吃了。他也並不是怕死，動作慢，慢一步也好吧，懶一點，處處都懶一點，懈怠，所以遲佛一期成佛，本來他們兩個都是同參道友，在燃燈佛前面。現在他的報告等到燃燈佛出世以後，上面你看講唯心識定修行是那麼厲害了，我碰到燃燈佛以後才悟道，得成無上妙不可思議圓滿通達識心三昧，一切唯識、一切唯心的道理進入這個定境，明心見性。那麼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自己也在《金剛經》上說明報告，他也在燃燈佛那裏悟了，明心見性，得燃燈佛的授記。他說那麼因此啊，乃至悟了以後，知道萬法唯心，一切唯識，

「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這一大徹大悟以後才曉得一切唯心、徹底的唯心，過去還有好有壞，有名心一定有是非，有是非一定有分別，有是非善惡一定就有分別，有分別就有妄想，有妄想就有貪嗔癡慢，必然的。所以到這個時候完全空了，空了以後，空到什麼程度？乃至「盡空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空到什麼程度？他說我們對於佛的境界，諸位大家同我們一樣都有淨垢的分別。哎呀，往生西方阿彌陀佛的世界，所以我們勸人，哎呀這個世界是苦惱的了，沒有意思啊，趕快唸佛啊，往生阿彌陀佛那裏。所以我們是凡夫，因爲對於如來國土淨垢有無有分別，覺得極樂世界的國土纔是淨土，那麼我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國土是穢土。所以想離開這個痛苦的世界往生到極樂世界。所以呀，東方生不了，就是我們學佛的人，呵，那個心眼鬼心眼多得很，東方生不了，我生西方，西方想生東方藥師如來世界，藥師如來生不了，上方十方都有佛啊，再不然現世怎麼辦？我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消災免難；萬一下了地獄呢？不要緊地藏王菩薩跟我倆好朋友，四面八方都弄個菩薩供着的，這一下得了保障了。生西阿彌陀佛，生東藥師佛，生南寶生佛，生北不空如來，上方有上方佛，香積世界維摩居士金粟如來，下面地藏王菩薩，中間人間苦海里頭有觀世音菩薩站在那裏。落海里頭不要人家度了，落海里頭自己忘記了。所以苦海有觀音菩薩，此心都有分別。

他到了這個大徹大悟了境界，對於如來國度淨穢有無，什麼叫有無啊？你們一邊唸佛，你們諸位真的相信淨土啊？我看很多念淨土的人不相信啊，我是絕對相信啊。很多念淨土的人都問我，哎呀老師啊，我念了幾十年佛啊，不曉得將來死了去西方有沒有把握？我只好對他傻笑，我的態度只好對他傻笑，無法答話，我這個傻笑啊是很壞的動作，換句話也就笑他傻了。那你何必投資呢？你既然懷疑何必投資？說淨土就信願。

所以彌勒菩薩說到這個時候他纔對一切如來的國土是淨土是穢土、存在不存在，毫無疑處了，大徹大悟才知道。所以我常說你們好好參禪哪，參禪開悟了一念之間一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過往生那裏幹什麼？觀光一翻，馬上要回轉娑婆世界最苦難的地方來度衆生，那才叫學佛。你躲在西方極樂世界幹什麼？你躲在極樂世界可見你很貪嘛，那個地方叫極樂啊，對不對？極苦你就不來了？極苦的衆生誰度啊？所以要多用腦筋想一想，學佛。所以到彌勒菩薩境界就對一切國土淨穢有無，並不是說不起懷疑啊，相信一切唯心所造，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並無另外的境界，自他不二。所以對一切佛的國土淨也好，穢也好，有也好 無也好，原來一切是自心所現，才搞清楚了，這個時候在燃燈佛的時候才搞清楚了，他怎麼搞清楚的？他下面給你有個交待。

「世尊」。這個世尊他是對釋迦牟尼佛的稱呼了，他師兄弟啊，這一生變成他的弟子了，因爲懶惰了。所以諸位不要懶惰啊，懶惰了他生來世會變爲人家的，變好朋友的兒子啊，女兒啊，劃不來啊。

「我瞭如是惟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因爲他大徹大悟了了，這個樣子知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都是心意識的作用。所以由意識之流，識性唯識的自己性能流出了無量如來，所以有百千萬佛，一念一個佛。佛者覺也，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悟了道，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佛。魔佛同在，淨穢也同在，聖凡不二，心物是一元。

「今得授記」。所以他說他悟到了，一切都是唯心造出來的，無量個佛。因此這一生得到佛的授記，後補佛，下一次到這個世界來，成佛教的教主就是彌勒佛，叫做彌勒佛。

「次補佛處」。補就是遞補上來的。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惟識。識心圓明。入圓成實」。他說叫我報告，怎麼才能大徹大悟圓滿通達佛的境界，一切十方虛空唯心所變，唯識所造，唯識唯心的本性圓滿光明，是圓成實，注意這個名稱，圓成實。

「遠離依他。及遍計執。得無生忍。斯爲第一」。那麼這個叫三性，哪三性啊？唯識學裏頭：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這三性。怎麼叫依他起性呢？我們這個心理思想等等，這個三性同四觀修持的方法。下一次詳細把它補充清楚，就是說圓成實性，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下一次把唯識的心意識的修法，這個修持的止觀法門---唯心識觀的大原則，這個方法向諸位再做報告。

# 楞嚴經講座 五十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是《楞嚴經》卷五，上次講到彌勒菩薩的唯識觀，心意識，那麼這個在佛學裏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佛學的系統，唯識學也叫法相學，法相就是由心意識的現象的正思維觀察分析而到達身心，然後解脫身心而到達心物一元、法界同體這麼一個次序。所以真正唯識法相學研究起來就同它的本身範圍所謂六經十一論，有許多人窮畢生的精力也很難搞透徹。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所有的佛學不管你怎麼說法，都是爲了一個目的---求證，求證解脫身心，就是找出生命的本來，歸還到本來的生命，是這麼一個目的。不是光講學理。

那麼我們如果要了解這一方面，尤其是心意識的修證方法，那同以前所講的這些修證方法有個迥然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裏呢？唯識法相學同般若一樣，純粹要用智慧的觀察，不是光從一種方法做功夫入手的，要真從智慧觀察入手，換句話說唯識法相學它的重點也正是在觀心法門。它的重點觀心，有唯識所謂大綱：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這個大綱。當然諸位要詳細研究，要研究八識規矩頌，玄奘法師著的開始，最好不要看今人的註解，看比較前輩的註解靠得住一點，現在人的註解有時候對於學術沒有很下深的功夫，有時候容易犯了錯誤。

這個所謂五法就是名，相，分別，正智，如如，這叫五法。那麼絕不是念一個咒子，打一個手印，或者是做一個氣功啊，不是這些了，那些都是心意識自己認爲這是法就是法了，這個要智慧的觀察。名就是宇宙間一切的事物，內在同心意識開始外在以及宇宙萬有現象，不管是實質的或者抽象的，屬於我們心意識能夠想到的，一切現象都有名稱，名也代表名稱，也代表觀念，也代表影像。一切宇宙間有形無形的東西都有名，有名稱有觀念有影像，有了名稱觀念影像，譬如虛空，我們提到虛空我們思想上就有個虛空的影像有這個觀念，就是象，象就是現象，現象有實質的，有看不見的抽象的，這些都是名相。宇宙萬有的名相都由於人們的我們大家心意識的分別、觀察、思想來的，妄想來的，所以叫分別心。譬如五色，譬如是非，譬如善惡等等一切皆由分別來的，分別等等都是相對性的，都是靠不住的，不是絕對的。我們人類的思想學問一切等等的應用都是分別心在用，不分別不起一切分別那個神而明之，所謂智於神明這個境界就是正智，所謂正智是如如不動，諸法本體也是如如不動的，這是五法的大概。

三自性：這是唯識的綱要，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宇宙萬有一切心意識的作用都依他而起，所謂境風吹識浪，外境界的引發，心意識就有這個影像。那麼這也並不是說一切唯物，心和物兩同等的重要。等於說我們借用老子的話，老子說過一句話，人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人沒有見過特別好的東西，心裏並不貪求，如果這個人心裏頭沒有事，一個很純潔的鄉下人，到了都市裏眼花繚亂，久了之後習慣都市的繁華的生活，他就形成了習慣，那麼就要追求物質，追求名利等等，這些心理是依他而起，

外界的引發，外界引發了以後了生起這個心理，就遍計所執。普遍的，計就是計較，心理就有分別的計較心了，買一個東西呀，他的比我的好，我的不如他，想辦法賺錢再超過他，或者買來和他一樣，就會計較起來。人我、是非、名利等等的發生計較，久而久之這個心裏的力量形成了，自己抓得很牢，成見，主觀就形成了遍計所執。普通佛學就叫你放下，不要執著，執著就是遍計所執，觀念抓得很牢，主觀的成見。所謂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等於說名剛纔講的五法、相分別來的，都是凡夫的境界。

如果我們不依他起，此心保持永遠的純淨清白，那麼再不會遍計所執，我們這個心本來是圓明清淨，圓成實性，本來是圓滿的，本來是成就的，聖凡不二，聖人凡夫都一樣，本來此心是乾淨的。

如果心不能成佛、不乾淨，是後天的染污來的。即使不染污功名富貴，染污了貪圖佛法，修行、功德、神通、光明，稀奇古怪的，這些觀念染污上，一樣把自己的心境的清明圓成實破壞了，所以這個三自性是這個道理，並不是說明心見性的那個性，心理狀態歸納起來這三種根本自己的心理的作用，它的性質是這樣的，

依他起性有依他起的作用，譬如我們現在坐在這裏，大家如果沒有研究過佛學，心理這些觀念都沒有，反是聽聽經聽糟了，依他起性，上面塗了那麼多觀念，那依他起不曉得幾時去掉啊，然後，噢，都是分別心來了，所以很多人修行就要去分別心。然後覺得哎呀我坐在這裏現在很清淨啊，這個清淨，我知道「清淨」又是分別了，那麼把這個分別怎麼去了呢？它永遠跟你倆不分別，它跟你倆清淨得很，就是遍計所執，都是塗上去的，所以此心不能純淨，所以三性的道理，這是同五法的關係。

那麼五法、三自性怎麼來呢？是由這個心意識變出來的。那麼心意識我們普通講心，心在哪裏？我們肉體裏頭是心臟，腦子裏頭是神經，你把這個人活着解剖了也找不出來一個心啊，心在哪裏？在內？身體以內沒有心啊，在身體以外也沒有，《楞嚴經》就是討論這個問題。那麼這個心，他就再加詳細的分析，眼耳鼻舌身，我們剛纔介紹了五法三自性。

現在介紹八識，八個識。識的差別在哪裏呢？

識的意思：分別謂之識，叫做識，不分別謂之智，般若智慧的智。所以我們這個思想都是意識分別來的，不管你神通、智慧、各種學問都是你的意識分別來的，都由這個妄想意識分別心所生的，分別就是妄想。

那個正智呢？不分別來的。所以講分別即是識，意識作用，不分別是智。不分別的智哪裏來？智有沒有思想？有啊，我們可以引用儒家《中庸》上的話，「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要思想不要起分別心自然而然，所謂無師智、自然智，不經過教導一切是清楚的，這個是正智的境界。

所以我們現在凡夫沒有返本還源以前，凡夫這個名稱就是平凡的人，一般人，用現在觀念話講就是普通人，一般普通人，在古文叫做凡夫，平凡的一般人。這個夫不一定單指男性啊，男女老幼都在內，再擴大凡夫觀念不一定指人，一切衆生，沒有成佛以前都稱爲凡夫。這個凡夫的心理起的作用，前面第六個中心的是意識，我們分別思想的這個是意識。意識的前面還有五個先鋒，五個尖兵，先頭部隊五個部門的經理，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前面的五個識，意識的前面這五個識。

譬如我們現在大家坐在這裏，一方面聽一個人在講話，身體有沒有感覺呢？坐在這裏，這個空氣的好壞，椅子同環境的對不對，都有感覺，這個意識在思想，這句話我懂了沒有？對了沒有？這是意識的作用。身體的感覺身識的作用，那麼眼睛還看到黑板是眼識的作用；耳朵聽到聲音，耳識的作用；鼻子在呼吸還有感受的作用，鼻識的作用；舌識呢？當然現在沒有太注意它，注意它曉得自己裏頭在流口水，舌識的作用。前面五個識比較偏重於感官的狀況，偏重於感官，所以眼睛一看外面東西，眼識一接觸了以後，馬上告訴第六意識就起分別，這是前面這個人的頭髮，這個人的頭髮有沒有白一點？你們大家坐在後面看前面，眼識接觸了告訴了意識，意識起分別。一個聲音聽見也是這樣，耳識接觸了就告訴了意識，意識起分別作用。所以前面前五識等於手的五個指頭，都同第六意識有聯帶，

第六意識很重要，善於分別一切，它能分別一切，我們的喜怒哀樂，貪嗔癡慢善惡的行爲，是非觀念、美醜、好壞都是第六意識在作怪，這個意識很重要。即使我們今天唸佛，學佛思想對不對，自己覺得做功夫對不對了，這個佛學瞭解多少？也是意識作用。你把三藏十二部的佛經都背得來，倒背如流，講得天花亂墜還是意識的作用，意識不是道，不是心的體。你乃至說我坐在這裏，心念一動就放光、有神通，還是意識作用。一切神通還是離不開分別妄想作用，道所以不是分別，它不是意識分別，那是正智的境界，那個漏盡通，要一切無漏圓明清淨，那是正智的境界，那是第六通不是普通的五通。第六意識當然又分好幾面，我們清醒的時候我們能夠思想能夠感覺，乃至一個人沒有死亡的時候，這是第六意識，這叫做明瞭意識，明白，明明瞭了分別，由前五識的接觸一切環境到達意識。那麼這個意識它是很高明的。

所以一切人、凡夫的一切成就都是意識來的。我們普通講這個人意志強不強，意志也就是第六意識。譬如我們文學形容一個人意氣飛揚，也就是第六意識作用。意氣飛揚，我們常常講這個人很得意就是歡喜，這個人很失意就是灰心，都是這個意識作用，乃至你打坐入定清淨也是意識作用。那麼這個明瞭意識不起作用，睡着做夢也是意識的作用，做夢還是意識的功用，那個作夢叫做獨影意識，也叫做獨頭意識，意識的反面。我們從外國西方文化來的心理學上所謂講潛意識、下意識，乃至現代人喜歡研究神祕學的靈感、第六感，管你第六、第七、第八還都是意識範圍。所謂靈感，乃至哲學上所講直覺，好像接近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那個直覺的作用還是第六意識，這個作用都屬於獨影意識，我們做夢也叫做獨頭意識。什麼叫獨頭獨影？它不靠前五識的幫忙，夢中它會看也會聽，也會喫東西，也會有感覺，所以夢中也會哭也會笑，這是獨影意識作用，這個獨影意識作用是意識的另外一面，西洋心理學最高講到這裏，下意識、潛意識都是它。這個作用功能也很偉大。

你不要看夢，夢的功能也很大。夢有好幾種，歸納起來，如果詳細講的夢就很多了，簡單的歸納夢有：

想夢：想一個東西想瘋了，影像留下，夜裏會做夢，所謂我們中國人講，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就是想夢。

思夢：思和想不同，相思病的夢那是思夢，想是粗的，思很細。我們思想還在看書還在做事，可是等於我們欠了人家的錢，明天四點鐘，支票的錢不曉得在哪裏，現在儘管是《楞嚴經》，其實明天還是那個鈔票經，不曉得怎麼辦？這個是思。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翻滋味在心頭，那個是思。那個滋味真難受，實在找不出來，可是呢？茶裏也是它，飯裏也是它、到處都是它，這個思會構成夢。

病夢：那就很多，譬如發炎了，內部或上部發炎夢到火燒，當然有人說火燒會發財啊。溼氣重了，夢見水淹，有人還說水淹了會發財，這都意識自己加以解釋，所以圓夢的書啊，隨便由你。就是《楞嚴經》上說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你愛怎麼解釋都可以，所以你們就可以去圓夢了，懂了這個道理，也可以做這個生意。那麼病夢很多，譬如風溼重，或者飲食不能消化，夜裏夢見被鬼壓着了，或者人家追我跑不動了，越跑得快越跑不動了，嚇死人了，各種各樣的病夢很多。乃至嚴重的病夢，會到達夢遊症，夢遊症很好玩的，自己不知道，他可以睡着了起來做事，他可以做一桌飯，做了滿鍋飯做一桌菜，然後搞完了，廚房收拾了，進去睡覺，第二天起來，怎麼搞的？擺了一桌，這是自己夢遊症。這個離魂症也屬於這個範圍，身體在這裏靈魂出竅了，另外到別的地方，那個靈魂是個活的靈魂是獨影境兼那個帶質境的作用，就變成離魂了。

那麼古代離魂症很怪的了，在唐人的小說，我們曉得中國文學很有名有一篇小說叫倩女離魂。倩女是個人名，叫小倩，這個名字很美。表兄妹講戀愛，古代啊，很困難，那麼這個表妹最後靈魂出竅了，跑去和表哥倆結婚了。結婚了好多年，家裏也看到表妹來了。最後過了很多年回孃家了，事情也過去了，一回來孃家嚇住了，怎麼搞的？這個女兒躺在牀上病了那麼多年，身體還在這裏，就是沒有斷氣，這不是跟我倆結婚了？結果她自己向房間一走，看到屍體，兩個才合攏來，牀上的又起來。這個是離魂症，當然這種病的人很少，如果得這種病也不錯，免得生活的煩惱，不要喫飯也好，不過也要吃了，這個也要喫飯，也要喝。道理在哪裏？習氣，遍計所執的作用。

所以人有時候並不一定餓死了，餓並不一定會死，就是這個「遍」字，覺得我沒有喫非餓死不可，我要餓死了我要餓死了，那就死了，是真的，心的作用，心意識就是這樣嚴重。所以你心意識覺得有鬼了；我給鬼迷掉了；我啊，有一個人畫符把我迷住了，自己越來越象，一看後面也不對，這裏也不對，哪裏都不對，這是心意識的作用。有時候走夜路看到鬼，根本沒有鬼，那是帶質境，你意識覺得有個鬼，看到影子，喲那裏有個鬼，看都不敢看，那鬼就來了，你是鬼我也要摸一把，你摸摸看，結果摸到是茶杯不是鬼，那個都是帶質境的心意識的心理作用，現在講獨影意識夢的部分有病夢。

那麼這個獨影意識夢境呢？意識還通過去未來，心能知過去未來。有同學說老師真怪呀，我昨天開會這個人跟我倆談話，我忽然覺得這個人跟我講這個話，這個人、這件事情我好象經歷過，一想啊，前幾天做夢夢到，就是他跟我講這個話，我說是有這樣。夢境，這個叫做什麼呢？所以心能知過去能知未來，能知未來的夢這個很少，曾經的夢過去生前世的影像帶來的更多，所以有時候夢中看到某一個人根本不認識，和你倆吵架跟你倆親近，大家都有這個夢，你們諸位不必說，都有，任何人都有這個經驗，或者同性啊異性啊，這個人以前從來不認識，就有這麼一個怪事。前生的事，影像帶來，曾經，哪一生不一定。所以因果報應人生的遭遇都是這個作用，這個第四種，有曾經經過的在夢中出現，不過是片斷、片斷不會連續起來，連續起來這個人就有了定力，就叫神通了，就有宿命通。曉得自己前生做了些什麼事，前生是男的呀，我做過他的媽媽，譬如大家我們全堂的人，彼此都有，誰做過誰的父母，誰做過誰的兄弟姐妹，誰做過誰的狗，喫過他的牛肉，都不知道，因爲沒有這個定力，有定力的人他阿賴耶識這個功能就起來，所以有宿命通，也就是這個作用。

那麼夢還有第五種呢，能知未來。所以有一種佛法的修法叫修夢成就，專門的修法，不過不大輕易教，因爲教了怕有些人功夫不到容易變成血壓高，一切的事情明天的事啊，做夢先把它知道了，明年的事啊未來的事夢中會知道，這種修法叫夢成就的修法，一種，也是第六意識對應的這個功能。所以第六意識很嚴重一個意識，它也能通過去乃至未來。

那麼我們要問了，第六意識，人睡眠了有沒有？不做夢有沒有？睡眠還是第六意識的境界，還有關係，也是第六意識一種狀態一種現象，所以睡眠、悶絕，昏過去暈過去，或者受了麻醉藥麻醉過去，你說這個時候我沒有思想，應該是沒有第六意識，不然，那個還是第六意識有聯帶的關係的境界，睡眠悶絕。

所以說修道呢？得無想定，無想天，升無想天得無想定修到，乃至證得漏盡涅磐這個境界，滅盡定這個境界，同意識還是有關聯，還是靠意識來修的，意識到了不起分別得正智的境界才能達到滅盡定，滅除一切根本習氣的煩惱。至於做功夫修到無想定沒有思想，非非想定等等，還是意識的作用。所以真講佛法修證的理論，尤其講修密宗的什麼，你不把唯識搞通是不準學密宗的，你一學就錯了。是魔境界是佛境界？是神通是妄想？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必須要把整個的修行的過程統統搞清楚。所以第六意識就很嚴重了。這個第六意識介紹起來還太多。

我們上次提到過無著菩薩作的記錄，彌勒菩薩親口說的經典《瑜伽師地論》，這一部經典很難看懂。玄奘法師翻譯的文字就夠你麻煩了，再加上這個意密，它這個分析的細密，現在講那是絕對的科學，他的思想系統關聯組織得非常嚴密，一點不能馬虎，我們講其他的學問可以馬虎，差不多尤其我們自己中國人的個性，醬油和醋兩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了，學唯識絕對不準差不多，醬油就是醬油，醋就是醋，你說醬油裏頭倒了一點醋，那個叫做醋醬油，不叫做醬油，不能馬虎，它就有那麼詳細的分析。所以彌勒菩薩講瑜伽就是相應，做功夫和心理佛法求證對不對。師：修持者不是講理論，禪定瑜伽來修持求證的人。地：一層一層的次序，《瑜伽師地論》這部經典。所以他由凡夫，由欲界由地獄由人道，人道的下三道，畜生、地獄、惡鬼上至阿修羅魔，天，乃至欲界、色界、無色界，乃至聲聞乘的羅漢到菩薩，一共做功夫的次序分了十七地，十七個部分講得很清楚，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欲界、色界、無色界都包含在第六意識以內。修行到色界裏頭，色界很高了，色界的最高層天。

譬如我們講天，太陽月亮這個系統，如果拿天文來講或者拿宗教的天體來講，這都屬於欲界裏頭，所謂欲界裏頭是這個中間的生命不管是動物、植物、礦物都由陰陽男女兩性的作用，有欲有飲食男女之慾，這個叫欲界。五欲，五欲是什麼？色聲香味觸。我們人與人之間看這個漂亮不漂亮，譬如給你作媒吧，喜歡不喜歡？來相親，相得很喜歡，色。講話更好聽，聲。氣味對不對，這個就是香，色聲香味觸都有。那麼講特點的佛經也給你講得很清楚了，笑、視、交、抱、觸。兩個人相見相對一笑，彼此眼睛啊你看我我看你，真正的她臨起秋波那一轉啊，就是視，這一視就不得了，就掛上鉤了，剪不斷理還亂，這個笑視交抱觸，五欲境界。欲界的生命，乃至日月系統，超過日月。

譬如我們講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欲界的中心天，現在這個天主就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媽媽，生了釋迦牟尼佛以後，就超生了，變男生三十三天的天主，那變男生了，這個欲界。超過了欲界是色界，色界的衆生沒有欲，但是色界的衆生有沒有會生孩子啊？有，所以我們這裏同學們研究叫他統計下來三界天人表，你看天人的婚姻同我們都不同，欲界的生人生東西都從下部生的，到了欲界的上層色界，生命不是太太們生的，男人生的，從肩膀上生，頭上裂開了。所以欲界笑視交抱觸，到了色界還有性的關係嗎？有，已經不象欲界這樣粗漏了，很細膩了，很細膩，兩性之間兩個眼睛一對望，同魚一樣，魚的交和啊，兩個魚在水裏不動了，眼睛對眼睛看了半天不動了，那就是快要懷孕了，就是那個道理，色界天就是這樣，氣交，不是精交。氣就交合了，交合了男人就懷胎了，不是十個月，也不同，時間沒有我們那麼長，不過也許比我們長，因爲天人跟我們的時間是相對的。我們的月球的一天就是我們的一月，就是這樣一個情形，時間都是相對的，到了無色界連這個都沒有了。色界都是光，所以色界的有頂天是大自在天，叫做有頂天，到了頂，有光色有形象，過此以外上層就是無色界，無聲無臭無顏色無形象，那個是無色界。

那麼這個無色界的天人就很難講了，沒有形象了，色界還有光。所以色界天的天主啊，就是大梵天。象這些等等，我們不要忘記了，我現在介紹的是第六意識境界啊，所以我們講了半天三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跳得出來嗎？你跳跳看？你跳出欲界都跳不出來。你始終被飲食、男女牽制着在那裏，跳出了欲界，色界你更跳不出來啊，被光的網網住在那裏，神光，說萬裏神光頂後相，那你還沒是跳出來色界。但是要注意喲，所以真講佛法，以華嚴以梵網經，以一切大乘經典，成佛，真正成佛是在色界天成佛，報身佛，都在色界中，欲界可以說都是化身佛。這個中間詳細的研究。

整個的佛法的系統要研究《瑜伽師地論》，意識地裏頭的，這就是意，第六意識。第六意識暫時只介紹到這裏，都很多。所以昇天上升天堂下墮地獄就是意識在造業，善業也是它造，惡業也是它造，不善不惡業也是它在造，意識是這麼一個東西，所以這個意識很難瞭解它啊，我們不要認爲自己……。我們中國有句話，這個人真有意識，就是這個意識，這個第六意識很難理解。

這個意識的後面有個根根叫第七識，就叫末那識，翻音。這個識呢？普通我們講它叫做俱生我執，三界裏頭的衆生一有生命就有我，做不到無我。我們大家學佛的人說無我、無我，那是理論的。我絕對無我，這句話你看我不我啊？當然是我啊。說我很客觀，你看他主觀不主觀？絕對主觀嘛，因爲是你的客觀不是我的客觀。所以真正無我無主觀做不到，除了證道的人。所以這個生命一來，就有個我相，所以我慢，我慢好聽一點是自尊心，自尊心就是我慢，我了不起，所以現在人很喜歡講這個要尊重他的自尊心。自尊心就是說不要碰他的我慢，你碰他的我慢他就慢掉你，人的這個我慢都碰不得的，最差勁的人也覺得自己了不起，一點辦法都沒有。你看到學校，你看幼稚園裏看到，功課不好的小孩子看那個功課好的小孩子，這有什麼了不起，我纔不在乎呢！他心理也覺得功課不及他，可是他那個我慢一定有，那有什麼了不起？他不過多比我幾分而已嘛，就是這樣，人的我慢。我癡我見，主觀成見很重的，與生命俱來的，這個不用意識去分別思想它，每一個人天生都有。

你看學佛修道的人，信宗教的人，據我的經驗，我的經驗不一定對，我說不對是客氣話了，還是我慢了。那麼據我的經驗凡是學宗教的人啊，我慢特別重，我見還特別深，本來還蠻客氣，因爲學了宗教以後，呵，你們這些外道，我的纔對，一看大家都不對，都不夠標準。那麼你夠不夠呢？他沒有考慮，因爲我慢，我皈依了佛法，我信了上帝當然對的呀，他的我慢加重了，這個道理就是我癡，越來越笨，沉迷不知道，沒有智慧，我癡我見。所以信了宗教我的主觀更嚴重了，一信了，這個地方不行啊，這位同學啊，女同學，她信佛她頭髮都燙的，還擦口紅，那怎麼叫信佛？那個口紅跟頭髮同佛法有什麼關係呀？可是他有我見哪，沒有辦法。所以你們注意，佛法一切解脫。本來叫你把遍計所執拿下，結果學了東西以後是遍計所執更加重了，這不是我癡嗎？我慢、我見、我癡、我疑，人對別人不相信，那麼人能夠相信自己嗎？對自己也信不過。人很可憐的，對自己信不過啊，所以常常喜歡算命看相。年紀大了，你看看我這個壽命還有多久啊？這個何必問算命先生啊？可見對自己信不過。你看看我將來命運運氣怎麼樣？明年運氣怎麼樣你問明年嘛，你問他幹嘛？他也不是上帝，上帝管你明年也沒有辦法，這就是人的愚癡，對自己沒有信心。這個不是分別意識來的，自然的天生帶來的，這個就是第七識的作用。第七識是意的根，第六意識的分別作用是第七識發出來的，意的根。

所以我常常說這樣大家還不容易懂，去看看《西遊記》，孫悟空就是第六意識，沙僧沙悟淨叫做晦氣臉，一臉晦氣污的，一臉晦氣相，很老實專門挑行李的，孫悟空告訴他，大師兄講的對；豬八戒給他講，你不要聽他的聽我的，也對，他就是這麼一個東西，所以孫悟空很厲害，第六識。

這個後面整個有個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翻譯音，就是含藏過去現在未來一切種子，包含時間、空間，包括物理世界、精神世界都是這個心體這個唯心的作用，阿賴耶識它的功能是異熟等流，這個很難解釋了，異熟、等流的作用它包含，所以我們這個人的生命前生今生來生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就是這個功能，這個心的第六意識的最後的老闆。

怎麼瞭解阿賴耶識呢？很難辦啊，譬如最近我們發現有這個事情，報紙上看到的，有一天好象我們這裏報紙上也登了，大陸上共產黨那裏發現一個青年，小孩子五歲考取了大學，天才兒童。我們這裏報紙上也登過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在南部吧，會看報紙會讀書，很聰明，很多了。還有些人天生下來有天才，這個不是第六意識作用，也不是第七識，阿賴耶識的種子帶來的，帶來異熟的果報，三世的因果。譬如我們人，個人有個人的脾氣個性，現在講個性，每一個人個性不同，乃至親兄弟親姐妹，乃至欒生的兄弟姐妹兩個個性也不同，脾氣不同，這個就是說每個人自己阿賴耶識帶來的種性不同，過去的種子變成現在的現象、行爲，所謂種子生現行起現行，現行現在我們的習慣讀的書啊，一切的習慣好壞的累積起來變成來生的種性，現行生種子，這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包括無數的時間，無限的空間，這個是第八阿賴耶識功能的作用，研究起來很多了，那麼這個分別整個是心的作用。這八個識的作用，就是心的作用的分類的解釋，使我們去了解它，所以八識是一個心王，就是這個心，心在做主宰，所以天堂地獄在哪裏？在我們心中。佛與衆生在哪裏？也是我們心造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心意識的作用，這就是八識。

那麼這個八識要怎麼樣修證它呢？《瑜珈師地論》就告訴我們智慧的觀察。所以最嚴重的是觀心的法門，先從觀察自己心理行爲，反省自己心意識觀察的開始，那麼觀察的部分呢？他所謂有尋有伺地，分三地，歸納起來三個原則，無尋有伺地，無尋無伺地，這是初步的。換句話說你們談觀心參禪，這個就是參禪，學密宗這是密宗的道理，大手印的道理就是這個道理，就是這個原理髮出來的。有尋有伺，尋伺兩個字拿古代的翻譯，古代初初佛學進入中國的時候，魏晉南北朝翻譯叫有覺有觀，無覺無觀等等。那麼我們看《心經》，說觀和照，照見五蘊皆空和觀自在菩薩，觀和照在層次上、在心理的反省研究觀察的層次上是有差別的。那麼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他講的不同，他的名稱不是覺觀就叫尋伺，尋就是心裏思想反照自己一步一步觀心。

所以我們大家看看現在就可以尋找嘛，我這個思想從哪裏來啊？譬如我們早上一醒了第一個念頭，現在大家有沒有個把握？我們今天做一個猜迷，不是猜迷，猜迷不對，我們來睹，我們大家寫一個字據寫下去，你明天早晨醒了第一個思想是什麼？有沒有把握？沒有把握，誰都沒有把握。這個思想從哪裏來？今天所有的思想睡着了到哪裏去了？這個道理，我們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就是現在我們坐在這裏，你看你剛纔一聽話的時候，你自己大家迴轉來看，多少思想在裏頭，第六意識在裏頭轉？腦裏心裏頭？連腦連心都在內多少思想多少感覺，這個思想過去了到哪裏去了？下面沒有來，下一秒鐘是怎麼來的思想你也沒有把握，你要追尋這個東西。尋，好象一個獵犬追一個兔子一樣，尋找。那麼普通的道理呢？佛學就叫大乘道一切的戒定慧，從起心動念處先觀察自己，我們心一動，念一動。這個念頭對不對、善的惡的是的非的，自己搞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講修養的境界，你譬如說功過格，就是古代留下來，不是現代人的發明，古代也不是佛家的，這是儒家的。現代人因爲沒有學識，根根不知道了，以爲這個是自己發明啊或者佛家，不是的，過去儒家理學家以後發明功過格，每一天畫很多的格，有些人用紅黑豆，每一天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件什麼事情，認爲自己做的有意義對的事情啊，拿一顆紅豆擺在口袋裏；認爲今天忽然動「哎呀，他那一件毛衣多好啊，忘記了放在椅子上，等一下下課的時候我把它拿走了多好呢。」這個念頭是壞念頭，自己一想「哎呀，我怎麼這樣搞？」自己抓一棵黑豆放起來。每一天自己反省自己，今天黑豆子多，今天起心壞心思多，那麼有些人功過格每天檢查自己，今天做的事，好事做得多好的心思多，就在那個格格里寫記載下來，嚴格的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象我們過去小的時候讀書，看到老師們乃至在我們桌子上擺的有功過格，叫做功過格，也不是用到老師管你的，這是中國的讀書，以前的讀書，青年開始自己要求自己，很嚴啊，這是理學家的辦法。理學家也就是戒律上來的，從起心動唸的反省，靠功過格已經靠不住了，一起心動念就有善惡是非，這個就是觀行。

那麼慢慢的，所以唯識的說法，五重唯識觀（一、遣虛存實識，二、舍濫留純識，三、攝末歸本識，四、隱劣顯勝識，五、遣相證性識）。五重唯識觀，這個就是修行的法門。這個就是舍濫留純，第二重，把心理的壞的心眼每天反省檢查，就是儒家所講的反省，孔子在《論語》上提到，孔子的學生曾子講的：吾日三省吾身，這是反省。那麼這個反省啊，不止一日三省，起心動念，念念要求自己。舍濫留純呢？也就等於理學家講的慢慢自己反觀反省，我們借用理學家兩句名言，人慾勝淨。慢慢反省，一天一天訓練自己心地專門向好的方向走，人慾勝淨，乾淨、洗乾淨了，人慾勝淨天理流行，所以起心動念都是天理良心，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天理良心也是識啊、意識啊，不過是舍濫留純了。

那麼什麼叫遣虛存實？慢慢妄想分別少，自己心境的清明在躬，借用儒家的話，清清明明，心裏頭天理流行，清明在躬。也就是我們平常講修養的說，大丈夫的胸襟啊如光風霽月，文學形容一天心境都是天理流行的境界，光明磊落。換一句話我們拿小說上來講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鬼不驚，鬼來都不怕，我們也可以。光明磊落，光明正大，虛妄妄想不起了，停下來心裏很踏實，心意識完全是純淨。

第三重是攝末歸本識，枝枝節節的雜念妄想不起來了，此心永遠很清淨，假使說唸佛是念到一心不亂了，只有一句佛號，沒有其他的雜想亂起了，不是壓下去，自然的。

四、隱劣顯勝識，壞的心思絕不動了，好的境界心境在光明自然中啊，慢慢有些不可思議的殊勝境界就來了，所謂叫做不可思議不是神奇啊，就是不是第六意識能夠想象得到的那個本性的那個面目呈現了，那個境界最殊勝的出來。

五、遣相證性識，最後一切相一切心相、現象皆空，明見自心，見自本性，見自本性以後呢，這個時候纔是修道到達了。

剛纔我們解釋了我這個系統，大家聽了系統抓不住啊，五法、三自性、八識剛纔講到八識這個範圍，那麼這個系統的修證呢？觀察心地，那你說怎麼做功夫啊，自然有功夫。如此觀察心地反觀呢？有四加行的功夫，暖、頂、忍、世第一法，自然得暖、得頂，暖頂境界包括生理脫胎換骨，氣脈的變化已經都變完了，脫胎換骨，忍最後是切斷一切妄念，那麼並沒有涅槃啊，在人世間就是活神仙、活佛、活羅漢，證得了世間第一，還沒有超出世間。超出世間要發大心，行一切功德，利一切衆生才能成菩薩、成佛。所以自度度他，先度到這個程度。那麼到達了呢？整個成佛境界是二無我。所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先做到人無我，一切衆生性相平等，無我無人，一切平等，人無我。最後法無我，連一切法都不要了，一切衆生本來是佛，還有個什麼法？有個法就着相，又落在遍計所執中了。

今天向諸位補充上次簡單明瞭報告彌勒菩薩的唯識法相的系統。不過我這樣講也講得很辛苦，把我喫奶的力氣都拿出來了，只講到這個程度了。這樣龐大複雜的東西要很短的時間內簡單明瞭告訴你，只能做到這樣，再也沒有辦法簡化，簡化到極點。

所以彌勒菩薩講，他說佛你要我報告修證圓通的法門。他是未來佛，未來佛智慧的成就一定要走唯識法相。

「我以諦觀十方惟識。識心圓明」。自己仔細觀察心意識參究，觀察完了悟到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進入圓成實性的境界，那麼就遠離依他起，更不會遍計所執，因此得到菩薩境界的無生法忍，我認爲修證圓通這一條路最好。這是賣瓜的說瓜甜，彌開勒菩薩在出賣唯心識定。所以他講這一面好，彌勒菩薩在二十五位圓通裏頭，他是二十三位。

第二十四位這位菩薩，威力大了，叫大勢至，他現在在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旁邊兩位副元首，副佛，兩位十地佛，阿彌陀佛將來涅槃了，另外接位子的是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接了阿彌陀佛的位以後不叫觀音菩薩也叫阿彌陀佛。觀音菩薩過去了再來接位的是大勢至菩薩，不叫大勢至也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西方世界只有一個名號，阿彌陀佛，無量壽光。所以阿彌陀佛、觀音、大勢至左右一站叫做西方三聖，西方三聖，這個我們曉得，西方三聖。

這位大勢至菩薩，有一本小說寫得很妙，現在我們推開佛法，近代人的小說，也可以講是現代人的：《老殘遊記》，這位老殘寫小說寫得很妙，上帝不偉大，上帝跟魔王兩個對立，有上帝就有魔王，有魔王就有上帝。同樣的，佛也一樣，有佛就魔就有衆生，沒有佛就沒有衆生，沒有衆生就沒有佛，佛要度衆生，沒有衆生誰來成佛啊？對不對？這兩個都相對的，所以魔王和上帝都沒有什麼了不起，兩個相對嘛，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老殘遊記》上說啊，上帝也好，魔王也好，怕一樣東西，怕大勢至，大勢一來了，魔王也沒辦法，他解釋這個大勢至就變成這樣一個，大勢所趨啊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人要死的時候啊，好好唸佛，西方三聖大勢至來了，你想不死也做不到。所以大勢至菩薩來了，趕快阿彌陀佛，沒有來以前嘛，觀音菩薩。佛教的安排真好啊，所以我跟一般宗教朋友倆講，你們做生意不要跟佛教倆做了，你們天堂只有一個，佛教多少啊？活着有災難不要緊，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下了地獄，地藏王菩薩；到了東方，藥師如來；西方阿彌陀佛；南方寶生佛；北方不空如來；上方香積佛，到處都有，他那個觀光飯店哪，分號纔多了，你們纔來一個天堂，打個燈籠登個廣告，我那裏招待周到，他那裏多好呢？無量壽、無量光，電燈都不要的，多好啊，你做不過佛教的。但是我們現在好象很輕慢佛法，你不要落法執，一點都沒有輕慢，你真把這個道理搞通了，你可以學佛了。

大勢至菩薩今天起來報告，尤其諸位修淨土的朋友特別注意，告訴我們怎麼唸佛往生西方的法門，大勢至菩薩最重要。淨土本來是三經一論，三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大乘起信論》。中國淨土宗三經一論，現在人把它擴充了，五經一論，把《心經》也加上了，把大勢至菩薩唸佛圓通章《楞嚴經》的這一章抽出來，算是一經的話，變成五經一論了，原來是三經一論。我們大家注意啊，大勢至菩薩現在告訴我們怎麼唸佛，很重要。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不要講了，大家都一樣，照例文章。不過有一點特別注意啊，大勢至菩薩起來報告，同倫是同參道友都是大勢至大菩薩，五十二位，爲什麼不五十一呀？又爲什麼不是五十三呢？怎麼是五十二？這個是個問號課題，諸位年青同學三十以下的參參看，答案准確了，一千塊錢獎金。暫時提出來，先放這裏，答案准確不準確，真答對了，我不會說故意說你答不對，絕不可惜一千塊，不但一千塊，還買一個蛋糕給你喫，太好了，我們想想看。爲什麼大勢至菩薩五十二位同參道友一起起來報告？這個數字的關係在哪裏？代表了什麼意義？爲什麼這個數字的出現？不曉得有人討論過沒有？應該有人討論過，現在特別提出來。現在大勢至菩薩自己的報告。

「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注意喲，又是個數字，這個數字提出來同《阿彌陀經》、《法華經》上乃至《觀無量壽經》都不同。要注意一點，這個題目今天還是不點出來，我還是不指出來，這要考考出家的年輕同學三十歲以內，這個問題歸出家的年青同學們答覆，還是一千塊，有獎金，下一次上課也在這裏，禮拜一。他說我從無量劫以來發心學佛，那個時候碰到的是無量光佛，也就是阿彌陀佛，這個無量光佛有十二個佛相繼一劫，他過去了他來接位，爲什麼十二個佛？這十二個佛都叫無量光，爲什麼這裏數字是十二？它的關聯、同佛法的關聯在什麼地方？諸位千萬注意，這個問題在家同學答出來也沒有獎，這個給出家同學拿的獎金。五十二位在家出家都有。爲什麼這裏有十二尊佛？這個還是一次講不完的，所以我先出兩個題目在這裏。

「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十二個佛，相繼一劫，最後這個佛名字叫做超日月光。注意喲，他說這個佛他碰到了，這個佛教他的唸佛法門。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唸佛這個法門。現在先講原則，第一什麼是念佛？大家要注意啊，我們大家有個錯誤觀念，嘴裏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叫唸佛。這個是念，這個是嘴念，也是念，當然嘴的念由心理發出來的，由第六意識心裏頭發出來嘴裏才念，不過有嘴無心念的很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哎黑板怎麼沒有擦乾淨？阿彌陀佛，你怎麼不寫呢？阿彌陀佛，這叫有嘴無心念，對不對？要念到阿彌陀佛，心、息、氣，其他雜念，看東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有阿彌陀佛，都攝六根，只有這一念那個是念，唸佛。如果我們假使有口無心，可以叫它唸佛，這個字就要加個口旁了，但是我們也可以叫他不念佛，叫他說是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怎麼搞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真討厭，阿彌陀佛，那不是罵佛嗎？尤其是我們中國人阿彌陀佛流行了，有時候看人家倒黴了，哎呀阿彌陀佛，那不是罵人嗎？把好的阿彌陀佛當壞的用，很罪過啊。所以怎麼樣念，要注意，首先我提出來。所以大家唸佛沒有念好，以爲拿個唸佛珠，哎呀老太太們，當然老頭子也在內了，免得說不平等，我今天唸了一百聲了一千聲一萬聲，有什麼用呢？那是叫佛不是念佛，念者就是念，現在大勢至菩薩告訴你，什麼叫唸佛？千萬注意。

「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先把念字提出來，告訴我們怎麼叫念？唸佛大家千萬注意，他講得很清楚了，大勢至菩薩告訴我們。他說比方有兩個人，一個人專門想他。我們對不起了，向佛告個罪，一點沒有不恭敬，很恭敬，不過爲了人世間大家容易瞭解呀，譬如年青人講戀愛，兩個人害相思病那個就是念，但是什麼呢？單思不行啊，你想他他不想你啊。所以大勢至菩薩提出來，一個人專門想他，一個人專門不想他，願意忘記，這是剛纔我們用男女講戀愛來說明這個心態什麼叫念。那麼最好的念呢？我們大家都有經驗，父母和兒女倆，父母一定想念兒女，至少是一萬個裏頭九千九百八十八個都是如此，也有一兩個不是之父母，也有了，很少數，不能說完全如此，這是天地良心的話。父母總歸是想念，兒女不一定想念父母，但是兒女想念父母的心情比父母想念兒女的心情那十分之一的比例。天下都是孝子，這個中文用得真好，孝子孝子孝順兒女，不是兒女真的會孝順父母啊，這個死老太婆死老頭子有什麼可愛啊。那個父母愛兒女之心啊，這個是念，不是我那麼講啊，下面大勢至菩薩也那麼講。所以唸佛是心裏念，這個叫唸佛。

他說如是二人，「一人專憶」，有個人專門想他，「一人專忘」一個人專門不想他。如是：就是這樣，這二個人「若逢不逢」，那個專門想他那個人，譬如父母想這個兒女，或者說譬如這位男生想這位女生，或者說這位女生想這位男生，這個男生騙你，他並沒有想你，可是這個女生很想他。「若逢不逢」，不管碰面不碰面，「或見非見」還是看得見還是不看見，他倆個人心裏一個專門在想，如果兩個人你也想我我也想你就好了，

「二憶念深」那就不得了，那兩股力量就是吸鐵石，夢中都有共同的感應，只怕你想他、他不想你，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阿彌陀佛十方諸佛想念衆生，象父母想念兒女一樣。所以佛有感應，他隨時在你身邊，就是我們心沒有唸佛唸到那麼想父母想愛人想兒女那麼專一，如果要真的想佛憶唸佛，那麼肯切那麼專一的話。

「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從這一生到來生，或者我們前生是個這樣唸佛的人，乃至這一生再投生到這個世界來，一出生就曉得唸佛，心裏頭就對這個佛法特別留戀。「同於形影」，這個唸的關係，也同於這個形體，我們這個身體太陽裏一站，影子就出來了。所以我們這個心念如果前生、今生唸佛的心念到那麼專一，佛的一切功德，佛的影子隨時可以跟着你。

「同於形影。不相乖異」，他兩個電感相同，不會分離，不會彆扭。唸佛之念，念，他先提出要這樣念，這叫做唸佛。你嘴裏念不念都沒有關係，先由第六意識心心念念在佛上。

那麼唸佛的方法很多，譬如我們現在中國流行的淨土宗，從三經裏頭《阿彌陀經》入手，叫做小本彌陀入手，唸佛的名號四個字「阿彌陀佛」，無量光壽，光壽無量，壽就是時間沒有間斷的，壽命不斷，長壽佛。阿彌陀佛不是說死了到那裏，阿彌陀佛是永遠長在，無裏光無量壽，無邊無際。上面兩個字是皈依，南無是皈依，你心中念，我們中國字「念」。後來唐朝以後採用《彌陀經》的法門唸佛，也可以說淨土宗的創始人，那個階段從慧遠法師在廬山東晉的時候創建白蓮社、創建淨土宗，江西廬山開始，那個時候唸佛心念法門，走觀佛三昧海經的路線唸佛，就是觀佛，心心念念念佛的形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或者唸佛的功德，或者唸佛的額頂頭頂塑的佛像這一顆明珠。觀這個頂髻，頂髻代表什麼呢？修道學佛定力到、功夫到了，這個骨頭這裏要有震動、要成長、要有感應，與天地與佛通氣了，與佛菩薩感應相通了，所以這個地方要頂骨隆起。有些人也許是頂骨下去，是裂開了，好象坑壑，並不是陷下去，分開了與宇宙法界通氣了，與佛通氣了，同倫得感應，這是真得到所謂密宗講的灌頂相，十方諸佛隨時給你灌頂，你也可以給十方諸佛隨時在灌頂。光光相映，唸佛法門。

# 楞嚴經講座 五十一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卷五，大勢至菩薩就是第二十四位圓通，唸佛的法門，特別注意，我們上次提了一點，爲了慎重所以我們從頭開始。他說唸佛法門。

怎麼樣叫做唸佛？我們重複一下，念是心念，心念。嘴念，嘴爲什麼會唸佛？心要念所以嘴裏念出來了。嘴念是心念的一種表達，等於我們人怎麼樣會講話？思想會講話。思想在裏頭沒有表達出來是內在的語言，我們講話、動作表達出來是外面的思想，把思想表達出來變成語言、變成動作。所謂真正念佛是心念，不是完全靠嘴念，當然心念嘴也念出來這是很對的。可是我們平常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爲唸佛一定是嘴念出來纔對，或者唸經嘴念出來，這個觀念是錯誤了，要心念。那麼啞巴也可以唸佛，啞巴如果懂得了這個意思，不要嘴念心裏默唸就行了。

譬如我們有一個現實的事情，我們嘴裏講話，腦子裏心裏頭還在另外想別一件事情，對不對？大家應該有這個經驗。話儘管講，心裏還想別的，那個是念，唸佛要那個來唸，不是靠嘴念，這是第一個觀念，我們搞清楚。

第二我們常常碰到有些朋友，象我們年紀大了，一生幾十年經過許多的朋友，學佛學了幾十年，臨死到醫院上氧氣以前，或者這個時候，常常我告訴他你現在唸佛。有些就擺擺手，我說怎麼了？「念不出來了」。「我說念不出來了，你怎麼會講話」？「我還會講話」，「我說唸佛呢」？「念不出。」會講話就唸得出來，他怎麼念不出來？他觀念搞錯了，快要斷氣了沒有氣力嘴裏念不出來，他不曉得這個念在心中，你都能夠思想、能夠講話怎麼念不出來？許多人，所以啊學佛修道一輩子到臨死的時候手忙腳亂，一點辦法沒有。我看得多了，有好幾位朋友，等於說是我把他最後扶到頭靠在我肩膀這裏，就過世了。一方面我這個人對於這個生死經驗太多了，兩夫妻都是我好朋友。我就給她太太講，好在他是男的，假使你先走，我這樣抱着你不曉得人家怎麼樣罵我了。一邊還跟她說笑，那個太太眼淚鼻涕流着，聽了這個話，還在笑，老師你這個時候還說笑。我說這個時候不說笑，光哭有什麼用啊！你們好好唸佛啊，我的意思逗你笑是叫你念佛，都還曉得笑，爲什麼念不出來？就是觀念搞錯了，以爲嘴裏念出來叫唸佛。所以唸佛是特別要注意，這個道理不懂啊，學佛是白學了，只講唸佛這個法門。

同這個道理同樣，你說密宗唸咒子也好什麼也好也是一樣，心念。所以現在我們看大勢至菩薩，大勢至到了，大勢到了你不能不走了，到了醫院最後快要進太平間那一道，大勢至菩薩來了，大勢至到了，你非走不可，趕快唸佛。你看他告訴我們唸佛三昧，怎麼說，

「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這是一段，他做了一個比方，先告訴我們什麼叫唸佛。譬如有兩個人，一個人專門想一個人，當然我們上次比方過父母想兒女，尤其是媽媽母愛想兒女那個心，這就是念，兒女不管在哪裏，好的兒女壞的兒女，總是我生的，還是會憶念，隨時會想到，這是念。嘴巴沒有說，心裏頭在唸着，這個是憶唸的念。當然再其次等於人談情說愛的，專想這個人，憶念，別人還不知道他原來心裏在想她，所以一日思親十二時。我經常引用黃山谷兩句名詩，尤其我們像外省的朋友啊，在此地幾十年，看這兩句詩是無限的感慨。「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這真是名詩，句子文句情感沒有哪一點不好，名家的詩。吾今歸夢，所以夢到家鄉，路隔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黃山谷原詩是如此，想家鄉想父母。到了明朝有人啊把它改了，改了一個字，就是戀愛的詩，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卿十二時。不管如何，什麼叫念？就是這個道理。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隨時想念這個叫念。

所以大勢至菩薩說譬如一個人專門憶，憶就是憶念，心裏頭回憶，譬如我們離開父母，心裏頭回憶，象我們想父母的心情，儘管頭髮白了百把歲還是想，這是念，憶念。「一人專忘」一個人專門容易忘，這就是佛與衆生的關係，十方諸佛成就的聖賢不管是哪個宗教的教主，都是愛世人，都是慈悲，愛念。可是衆生願意忘掉，等於父母愛念兒女，兒女容易忘掉父母，那是當然，這是一個比方，他講唸的道理。所以念跟忘，心中如果我們所謂學佛的人，譬如說唸佛，心中如果說忙得忘掉了，說你這兩天唸佛沒有？因爲事情忙啊。表面上很好聽啊，不能說沒有理由，實際上一點理由都沒有，事情儘管忙同憶念沒有關係。假使你欠人一千萬，明天不還人家就不行，就把你抓去坐牢，你今天忙死了那個念頭還是念到的，這個叫念。所以他的比方，你看他原文，一專爲憶，一人專爲憶念，這個是念。一人專忘，譬如另外一個人專門忘記了，這個叫失念，失去了念。所以大家說入定，入定就是進入了那個唸的境界，不是說你坐在那裏睡着了叫定，那是你睡着了，昏沉。所謂定，這個意念這個定啊，定在那裏不動搖了，不動搖了，所謂不散亂不昏沉這叫定，一念定在那裏不動搖這個叫定，所以誰能得定入定是這個道理，一念專一謂之定，不散亂不昏沉，不是睡着了，也不是另外的亂想，這個叫得定。等於風靜了，那個樹葉子都不動了謂之定，所以唸佛真唸到一心不亂就是定，專一。

那麼第二層大勢至菩薩解釋這個憶唸的這個作用，唸佛的修行關係之大，它的功力之大。他現在舉這個比方，譬如一個人專門想一個人，一個人專門不願意想他，忘記了沒有想，等於我們做人家的兒女，都不會想父母的，父母想兒女的心很嚴重，假使一個兒女想父母的心一日思親十二時，那大概真是個孝子。孝子並不是在形式上，心裏真有父母，所以唸佛的也是這樣，但是他說唸的作用，第二句話講，一個人專門憶念他想念，一個人專門忘記。

「於是二人」，這樣子一正一反，這兩個人「若逢不逢」，不管碰面也好，不碰面也好。「或見非見」，或者當面看見，或者根本看不見了，我們常說佛說因緣真是很妙，人與人之間有時候只有一面之緣，一輩子看不見了，當然做善緣的大半如此，惡緣的到哪裏都碰見了，你不願意見的轉個彎都會碰到，所以這個善緣之難辦。「若逢不逢，或見非見」，假定這兩人之間一個想念他，他也想念他，拿現在講心靈的電感。

「二憶念深」，我們唸佛如果是這個心情去唸，那麼佛念一切衆生的慈悲也是這個樣子，兩個意念電感，所謂瑜伽。我們看學密宗的動不動就修瑜伽，瑜伽的意思就是相應，古代的解釋，什麼叫相應？就是交感，彼此心電的交感，所謂天人交感，佛與衆生的交感，所以修瑜伽，所以瑜伽唸誦，譬如放焰口叫瑜伽焰口。有定力的人，家人父子想念深了，所以請法師們放焰口可以得超度，就是靠法師們的定力，靠做後輩子女的孝心，才能得到這個瑜伽交感感應的作用。所以給人家唸經這是要定力的，不然超度不超度就在這個地方有功夫，功夫在哪裏？就是定力，心念的專一。所以這個「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從這一生至來生，這是講善念哪，惡念也是一樣啊，如果我恨他，他恨我，生生世世都是冤家啊，善念是生生世世都是善緣。從生至生，從這一生到另外一生，

「同於形影」，等於一個身體一樣，有一個身體就有個影子跟着的，除非你沒有身體就沒有影子，形影不能相離就是這個意思。

「不相乖異」，就是兩個分不開了。這一段很明白告訴我們念力有如此的重要，這個念力也就是業力，造業那個業這個力量。造業這個業力，這個善業就是善的業力，惡業就是惡的業力。所以菩薩講戒，戒律並不是你做出來纔有戒啊，菩薩戒起心動念都有戒。外面還沒有說出來，心念一動，善惡的業力已經分開了，就是這個道理。這個瞭解了，他第三段就說明。

「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所以他說十方一切諸佛念這一切衆生，慈悲憶念衆生等於父母想子女一樣，想孩子一樣。可是佛菩薩是愛我們，我們並不愛他，他儘管「一日思君十二時，」我們並不會一日思親十二時。在文學上要注意啊，學文學的同學，假使拿長輩拿佛菩薩來想念我們，我們用黃山谷這一句詩就要換一個字了，一日思君十二時，當然這位先生寫成君。假使我們對佛菩薩而言，就要換成那個親，一日思親十二時。這個君可以做平輩的稱呼，也可以長輩對下一輩的稱呼，君是這樣，對下一輩客氣一點的稱呼。親就不同，當然現在學外文的寫法是親愛的爸爸親愛的媽媽，那麼這個親字用得更親切了，親愛的朋友也可以，平輩也親了，可是在古文就兩樣，這個我們值得注意。「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等於父母懷念兒女一樣，可是我們這些兒女不願意想父母，跑開了，離家出走了。「雖憶何爲」這個父母的想念一點用都沒有，父母想念兒女，兒女走開了，他也不理你。這個說明十方諸佛想念衆生，慈悲憶念衆生，衆生不會像佛心那麼憶唸佛菩薩。

「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所以假使一個兒女想父母的心情，也同父母想兒女一樣的心，母子互相在想念，這個就是念，這個母子關係生生世世不會斷。不過不會斷是兩樣啊，你說那做媽媽的永遠做媽媽？做兒女的也不然哪，輪轉，會換位子的。所以注意喲，有許多親情有神通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孩子你這個孫子、兒子好乖喲，就是你前生長輩來的喲，當然乖呀是冤家是緣這很難講了，就是會換位置。不過他爲什麼親情那麼深切呢？就是這一念的關係。所以歷生不相違遠，不會違背不會遠離的，這個親情總是存在。這是說明這一段佛念念在衆生，可是衆生不會念念在佛。這說明瞭唸佛是心念。特別注意。

「若衆生心。憶佛唸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所以他說唸佛的法門的原則，象中國佛教有十宗，從東晉的時候慧遠法師在江西廬山開創了白蓮社。那個時候天下大亂，慧遠法師是山西人，逃到南方來，在江西廬山所謂結社。陶淵明，大家曉得陶淵明，慧遠法師大家不知道，我想陶淵明大家知道，和慧遠法師都是好朋友。白蓮社當時一般名士第一流的人物都在一起，只有一位也是全體以內，但是不肯上山唸佛，因爲他捨不得不喝酒，陶淵明。所以慧遠法師幾次寫信勸他上山，他不上，可是他們好朋友。慧遠法師那時個時候提倡唸佛就是根據這個來的，唸佛法門是修行裏頭最快的、最方便。所以這一段也說到，假使一切衆生的心能夠憶佛，憶念十方佛，你不一定念阿彌陀佛，你念藥師佛也可以，念彌勒佛也以，看個人的因緣，個人的發願喜歡。不過你曉得彌勒佛在哪裏應該搞清楚，現在是兜率天，這是最近的路。藥師佛在東方琉璃世界，我們昨天晚上也討論到這個問題。

那麼十方三世都有佛，假使衆生心「憶佛唸佛」，現前就是目前，當來就是將來應該來的。「必定見佛」，必定可以見到佛。這個隨着念力的強、快，他說假使衆生心念佛的話，佛在哪裏？就在這裏，就在你的心中，就在你的眼前。

「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真正念佛唸到至誠專精的時候，佛不在西方啊，佛就在你這裏，無所不在呀。佛要真在西方，那麼買個飛機票還不能到啊，太空棱還沒有可以乘人啊！所以這個是念力，那麼這裏我們經常引用古人的這一個偈子：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只向靈山塔下修。就是修心，因爲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把「心」尤其是心臟這一部分叫做靈臺。所以中文把心這一部分叫靈臺，所謂靈臺方寸之間，就是我們心窩子這裏四方只有一寸，所以叫靈臺方寸。因此把中國文化同佛法的配合起來，釋迦牟尼在靈山，佛在靈山莫遠求。你不是真的說非到了靈山才能成佛，佛在哪裏？佛在你心中，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不需要去上廟拜他，你心中就是。只向靈山塔下修，就是這個道理。

這裏大勢至菩薩也告訴我們，唸佛就可以見佛，佛並不遠，佛就在你那裏，「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假就是借，假借，假古代就通「借」字，借來的借。不用借用任何的方法，「不假方便」，方便就是方法，你不要另外再求一個祕籍啦方法啊，心中一念佛，佛就在你這裏。

那麼你說我怎麼樣能夠見佛呢？如果真有個佛，你念念前面給你看見了，並不好啊，那是第六意識的影像變的。真佛來了跟你心心是相印的，當然這個中間很有差別。真佛現前是有，這個並不是沒有，但是真佛現前你身心是非常寧靜的，非常清涼，非常舒服，頭腦是絕對不會雜亂的，血壓也絕對不會漲高起來，而且真佛一來，身心所有毛病都沒有了。假使自己覺得頭昏昏的，閉着眼睛眼睛都閉不攏來了，頭上血壓很高、後腦昏昏的看到那個佛，那就是不對了，這是病態，大原則給你講是這樣，所以不要隨便着相。

真正的佛在哪裏呢？大勢至菩薩，現在不是我講的，他告訴你很清楚，見佛就是見心，所以花開見佛就是心開見佛。他告訴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你自己明心見性了，心就開了。你說心開和開心不是一樣嗎？你說那我每一天在家裏打開電視看到高興的時候開心得很啊，那也不算是見佛了，那不算見佛。心開是個實際的形象，心開就是：專一憶念深遠的時候，脈解心開，心脈會打開了的。所以我們曉得我們的心臟，大家沒有看過自己的心臟，對不起，到菜場子裏頭買豬先生的那個心來看看，豬心看看就知道了。豬的心臟一陀，實際上大部分心臟的血管這個脈，一共包起來一股一股八個大股，好象八個大股的電纜那麼包起來，是八花的。脈解心開，並不是說你見道了以後，裏頭的心臟真像蓮花一樣打開了，那不得了了，那心臟不破裂了？是裏面的心脈的氣脈會打開了，所以脈解心開，這個時候是花開見佛，你自己就明白了，就是說佛心跟你自己的智慧心心就相印。相印等於蓋補丁一樣完全合拍了，完全一樣自己會知道。所以他說唸佛的道理，佛在哪裏？佛就在你內心，就在自己心中，不假方便，沒有什麼巧妙，也不需要迷信，自己到了那裏一心念佛，自得心開，就是心開見佛了，這是第四段。那麼跟着他就說：

「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他說人爲什麼唸佛會唸到見佛？這一節是解釋前面的助詞。爲什麼唸到後來自己會心開見佛明心見性呢？見到自性佛，爲什麼理由呢？這樣一念就可以呢？唸佛也要功夫的，你慢慢唸佛，譬如念阿彌陀佛，慢慢念，念久了功到自然成，不是說吃了三天素馬上上西天，做不到的。當然很專精的人一念之間也做得到，但是這一念專精很不容易，等於人掉到香缸裏頭去了。所以他現在做個比方非常好，他說我們慢慢唸佛念久了，信心十足，功力到了，自然花開見佛。等於染香的人，做香料的人做香水工廠裏在做工，隨時摸這個東西，天天摸這個東西，身心內外就有香氣了，燻習成功。唸佛的心理也是這樣，念念在佛，慢慢你也就是佛，心開見佛，等於這個在染房裏頭在香水場裏做香水一樣，染久了你渾身內外都有香氣了，這個境界大勢至菩薩叫它是香光莊嚴，自然有佛。

所以有許多人唸佛唸到，常常我相信你們在坐的諸位菩薩，都有這個經驗過，有時候唸佛無緣無故的聞到檀香味，檀香味不是香水味，香水味就很不對了，也有的喲，那是另外非佛菩薩的境界，有時候味道來得很邪氣的喲。真正有時候檀香味就來了，哪裏來？你家裏絕沒有燒，自然有這個境界。所以尤其是念佛的朋友唸到專精了自然會聞到。那當然醫學上解釋也可以說是從你內心發出來的，身體內部發出來，不一定，有些還是外來的。

譬如，這一講我現在想想總有三十幾年前，快到四十年了，我到昆明，在雲南昆明。一到了人家告訴我啊，昆明有一位居士，他是個法官，法院裏首席法官，一生信佛。我說我曉得這個人啊，我正想去看看他。哎呀，過世了，一個月，剛過世了一個月。他過世非常安祥，硬是全家人朋友去都看到佛菩薩光明有香氣，他的家裏他說一個月還有香味。我說現在有沒有？不曉得。我說先叫車子我去看看，到他家裏看他家屬拜訪。一到他家裏還有香味，檀香味，人已經早過世了一個月了，那絕不是家裏燒的檀香什麼的，這位朋友這是一個事實。這個諸位唸佛的人常常有這些祥瑞的境界，所以叫做香光莊嚴，不止一個佛啊，不是光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啊，念其他佛佛號都是一樣的，心念專誠，功力夠了，這就是瑜伽，交感，所以佛力和心力兩個交感所發生的境界。那麼他報告到這裏，先說明唸佛法門的好處。現在他另起一大段說：

「我本因地。以唸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唸佛人。歸於淨土」。大勢至菩薩說我原本開始學佛，經過無量光佛十二如來的等等修持，他說我們不只代表一個大勢至菩薩，五十二位。也代表了我們學佛的人由漸修法門菩薩經五十二位階梯才能成佛，所謂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十地到等覺妙覺、菩薩兩位菩薩五十二位，最後一位第五十三位佛位才成佛，所以唸佛的法門，不要經過這個階梯，所以叫做橫超直入，最快的，花開見佛，不要經過這個漸修的階梯。他說我本來發心的時候，修唸佛法門，以唸佛心進入無生法忍，而證得佛果，所以這一生在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旁邊的輔相。到這個娑婆世界，因爲釋迦牟尼佛在這裏當校長，他也來當助教，菩薩們來當助教，在這個娑婆世界裏頭，「攝唸佛人，歸於淨土」攝是教化把他歸攏來收攏來，把真正懂得唸佛的人同心向佛，歸到淨土的法門，他只說皈依淨土，並沒說皈依西方極樂世界，硬性的規定啊。一切佛的國土都是淨土，那麼這個道理就要了解《維摩經》所說的道理，心淨國土淨，一切佛土都是淨。所以他要攝一切唸佛人歸到淨土法門來。現在他報告了第二大段開頭，最後結論告訴我們怎麼樣唸佛，上面的原則分了好幾段曉得是怎麼唸佛，下面這幾句唸佛法門的程序講得很清楚。

他說「佛問圓通。我無選擇」。佛現在要我報告怎麼樣用一個法門圓滿通達佛的境界，圓滿通達進入佛的境界。他說我沒有什麼選擇的，不是說我不選擇別的法門光念佛不是這個意思，「我無選擇」這句話只要那麼解釋就錯了，一切法門都在唸佛，沒有什麼事情，一切法門都是淨土法門，最後同歸淨土。不管你禪也好，密也好，什麼法門也好，外道也好，內道也好，最後同歸淨土，淨土是心地法門，心淨則國土淨。所以佛問圓通法門，我沒有分別也沒有選擇。那麼他講出了唸佛的法門，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唸佛要怎麼念？我們剛纔前面已經講過了，心裏念不是隻靠嘴裏念。不過在心裏唸的時候啊，這個叫散心念佛，我們雖然唸佛也可以看書，也可以做事，也可以講話，這個是善心在唸佛。要到專修的時候，所謂專修了，專門修，或者你今天晚上事情做完了，我平常做菜也好，走路也好，辦公也好，心中在唸佛，開車也好，那都可以，還是散心念佛。唸到後來怎麼樣叫專一呢？一心不亂。

「都攝六根」，眼睛不向外看，迴轉來看唸佛的這個念頭，並不是這個肉眼來看，意識。耳朵不聽外面的聲音，斷絕了，迴轉來聽心聲，心裏唸佛的一個字一個字名號的話，一字一字很清楚，這個就是瑜伽唸誦了。假使念一個咒語念一個佛號一字一字聽得很清楚。如果不念呢，這個耳根迴轉來，觀到心地法門一味清淨，身體不動，舌頭也不念了，收攝六根，你曉得吧？舌頭是六根之一喲，並不是叫你嘴裏念出聲音，舌頭都不念了，只有心念，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動。

怎麼叫不動意？唸佛就是念佛，不要說哎呀我不曉得這一下唸對了沒有？唸了有用沒有？是不是跟大勢至菩薩講的一樣啊？這個就是意識在動，眼耳鼻舌身意一概不動，一念清淨之下歸一了，這叫做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就是都攝六根，都就是攏總，「都」字的意思就是攏總。譬如我們寫一篇古文，這一本書有好幾段，我們假設寫一篇文章叫某某這一本書的都序，就是總序。這個「都」就是「總」的意思。都攝六根就是總攝，歸攏來，都攝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這一歸納攏來以後如何呢？念也不念了。

假使大家念南無阿彌陀佛的人，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注意喲，我們現在講淨土宗採用小本彌陀的念法，淨土有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阿彌陀經》最短叫做小本彌陀，這本經的方法念佛的法門唸佛的名號，念阿彌陀佛是無量光壽，念他的名號。那麼淨土宗《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呢？不念名號就觀佛，心念唸佛，心裏頭唸佛。譬如阿彌陀佛這個像我們看熟了，就想這個佛，換句話說唸佛就在想佛，當然你整個佛像想不出來，觀佛的額中間；眉毛中間的明點也可以；想頭頂也可以；想胸口的萬字也可以；乃至想佛的這隻手叫垂手接引印，接引衆生也可以，什麼叫接引？就是拉一把，把你拉上來，拉到彼岸，把你拉起來，所以叫接引印；這一手是說法的手印，放光的手印。什麼叫手印就是打手勢了，就是手語，現在講就是手語。或者是觀一個手印，或者觀明點，或者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個叫唸佛，《觀無量壽經》或者《無量壽經》這個唸佛。我們後來採用了小本彌陀唸佛的法門，只念他的名號，念名號大家就拼命抓住了一個名號，所以對於淨土宗的真正是什麼叫淨土宗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要懂大勢至菩薩這一章經典。

我常常告訴大家名號是有生滅心，南無阿彌陀佛是六個字啊，每一個字就是一念啊，「南」這一念過去了，「無」第二念又來了，南無阿彌陀佛都在那裏生滅輪轉哪。那麼我們爲什麼念它呢？念這個名號使你香光莊嚴，慢慢地染成佛業。所以大家有許多唸佛的自己已經到了很好了，念專一的境界，自己不懂了。大家總以爲唸佛唸到把喉嚨都念破了，一天唸到晚阿彌陀佛，中間沒有一個思想，什麼都沒有，那才叫做一心不亂，是不是很多人是這樣想法呢？我們坦然一點啊，大概都會這樣想，做不做的到？你做到了也是錯了。怎麼叫一心不亂？所以唸佛唸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有時候念得好的時候，唸到沒有了，一個字都起不來了，「南」字都念不起來了，「無」字更沒有了，「阿」不了了，或者念頭就切斷了，這個時候你心中明明瞭了，一點雜念妄想都沒有，「淨念相繼」，這個叫淨念，心中的淨土就出現了。

我相信在坐很多老朋友們唸佛都已經唸到這個程度，因爲自己不認識，然後反而好境界來了，淨土來了當穢土了，糟糕了，我犯了罪了，佛都念不出來了，我大概有罪過了。不是你的罪過，佛的罪過，佛把你教壞了。你這個就是淨念。

所以念念唸到後來都攝六根，你要注意六根是什麼？包括舌頭包括意識，意識唸佛的心都沒有了，心念，其他都沒雜唸了，淨念---心裏乾乾淨淨，一片明鏡，什麼都沒有，很清明；「相繼」，越久越好，這個淨念一日思親十二時啊，晝夜都在這個淨念境界上，你怎麼不成就啊？你這時候已經唯心淨土當下現前。

可是我這樣講明白了，大家不要聽啊，聽我的話會中毒的呀，不聽會受害，聽了會中毒。什麼道理呢？不聽受害，你不懂這個就是淨土現前。聽了中毒是什麼？現在一聽了以後，將來你念佛唸到這裏的時候，哎呀我對了，那天南老師就是那麼講的，哎呀，我現在是淨土了，好，不淨了。所以不懂啊是受害，懂了又中毒，這很難了。不過我現在把解藥已經放在這裏給你，不過你們到那個時候說：「哎，我懂了，不要妄想，我還是淨念想繼，某人講過這個就是解藥。」那就更糟糕，所以佛法難學，佛法也難講，天天覺得自己在說法，天天是造口業，本來一切衆生是佛，你何必說法去害他呢！把他佛都說成凡夫了，要注意。

所以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這個祕密都告訴你了，這就是大祕密，這個淨念相繼是唯心淨土現前。當然你注意兩個字，假定你念佛唸到念不起來了、切斷了，這所謂三際託空，禪宗的人常用，前念已經過去了，阿彌陀佛過了，後一念沒有起來，南字都沒有來，前念已過後念未生當體即淨，也可以說當體即空，這一念空空靈靈，空不是沒有東西，很靈敏沒的雜念沒的妄想這就是正念。那麼學禪的人觀心啊觀到這樣，那麼觀到這樣你說我悟了，你悟個什麼？悟了就有定，怎麼叫悟了定？到了這個淨念相繼這個境界，乃至下來走路也好，喫飯也好，做事也好，騎摩托車也好，開汽車也好，跑步也好，隨便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心境永遠是這樣，這叫淨念相繼。說瞎貓撞到了個死老鼠，有時候碰到了一下。下一次，好幾個朋友跟我講，哎呀，我那個時候剛剛信佛唸佛啊有這樣好。我說那不是好。哎呀，後來就掉了。我說掉了找回來沒有啊？沒有啊，永遠找不回來。哪有找回來？因爲你要找所以不回來了，你不找就回來了，你有個找的心有所求的心就是鬧了、不淨了。這個淨念是隨時現前，是心的本相，你能夠保持這個淨唸的境界相繼，相繼就是得定了，晝夜都在這個境界裏頭，得三摩地。然後慢慢功夫到了得到定了，得到正受了，得到淨土正受三昧，三昧不是二妹不是大妹，三昧就是翻音正受。正受淨土法門，斯爲第一。大勢至菩薩介紹唸佛法門，這是二十五位圓通最高層了。

所以一切法門我們注意啊，再檢討這二十五菩薩報告，每一個人報告修持經驗，由小乘到大乘，最後統統歸之於淨土，所以這個八十卷《華嚴經》，最後文殊、普賢一切十方諸佛大菩薩同聲唸佛，歸向極樂淨土，一切法門最高處就是淨土法門，心淨國土淨，所以到了頂尖了。那麼這個唸佛法門我們講過了。

第二十五位誰起來報告呢？觀世音菩薩報告。那麼剛纔我們講過，二十四位把佛法的塔頂這個金字塔的塔頂已經說完了，最高是淨土，那麼觀世音菩薩塔頂上翹個尖哪？那以禪宗祖師來罵人叫做矢上加尖，在這個箭頭上還要加一個箭頭，那就太多餘了，它不是。另一個道理就是罵人的，那不解釋了，你只曉得箭頭上不要加箭頭就是了。所以唸佛修行到了這個呢，大乘境界到了最高境界到了佛境界以後呢！自度度人，自利而後利人，自己成就了纔能有資格大慈大悲入世度生，第二十五位纔是觀世音菩薩出現。現在我們翻一頁，觀世音菩薩的法門。對於觀世音菩薩這位菩薩我們不要多介紹了。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至於說大家看小說妙莊王、三公主啊，這是後來把佛經的意義變成小說編攏來。觀世音菩薩不是女相也不是男相，非男女相，不過他在東方世界經常現女身，同情女性，尤其同情女性的苦惱多，都喜歡現女性相。不過觀世音菩薩的畫像有些是要畫鬍子的喲，有些都是男相，很多啊。在我們中國最喜歡的是女性相，尤其是白衣觀音，但是面孔是女性相，非男女相，要注意這個道理。現在我們看原文，觀世音菩薩的報告。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這個原文都一樣，我們不加重複說。他的報告。

「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這個觀世音菩薩的報告開頭都同諸位菩薩一樣，都講無始劫來的修持，這一生的成就。觀世音菩薩我們曉得他成佛比釋迦牟尼佛還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觀音菩薩這幾位大菩薩早早都成佛了的，因爲釋迦牟尼佛在這一劫當中，出現於這個娑婆世界，所以他來幫助弘法的，現菩薩身爲佛的弟子。實際上他們自己自有他的國土，所以有觀世音如來的世界國土。同時我們曉得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這個法門，有時候也叫做觀自在，中文的翻譯。

如果研究我們人類學，民族學啊，每一個宗教表面上一樣的，有個共同點重男輕女的，任何宗教，佛教也一樣。和尚叫大僧，女的出家尼姑就叫二僧。尼姑能夠拜和尚，和尚不能拜尼姑的，可是和尚應該拜媽媽，媽媽也是女的。儘管是出家了不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古來很多大德還是拜，因爲媽媽是觀世音，你們儘管重男輕女，每個宗教到了最後都是女性出來。道教嘛，玉皇大帝的媽媽是瑤池聖母，叫西池王母娘娘，玉皇的母親。天主教啊最後是聖母還是白衣，都是一樣，佛教裏最喫香的是觀世音菩薩，你看到處有觀世音。

再研究人類學啊，觀世音這個聖號啊在各個民族裏頭有不同的出現，最奇怪的象觀世音那個咒語，嗡嘛呢叭咪哞這個六字大明咒。後來前幾年有一個哪裏的，那裏一個國家「白衣利」｛聽錄注：錄音聽不清，可能是玻利維亞｝，那一位外國學生在這裏，後來我教他念這個咒子，他看了我半天，愣住了。我說觀世音菩薩的咒語，他說我們那個民族的祖先歷代都念這個呀，那絕不是中國文化過去的喲，也不是印度文化過去的，他說我們那個民族的祖先歷代都念這個呀，這個又是一個證明，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觀世音菩薩，佛有專門的介紹，說他成佛已來非常久遠，比佛還早啊，很早很早，有百千萬億化身。他說他在開始的時候，他學的第一個老師因此發心那個就叫觀世音如來，一路下來的名號，所有歷代名號都叫觀世音，等於西方極樂世界所有成佛只有一個名號都叫阿彌陀佛，都是一個名號的。他說那個時候有佛出現於世間叫觀世音，我在那個觀世音如來前面發了菩提心，什麼叫菩提心？菩提者覺也，菩提是梵文，覺悟的意思。他說那個時候一開始就悟道了，發心發心是發菩提心，菩提就是明心見性，菩提梵文，翻過來就是覺悟，佛者覺也就是這個意思，悟道了，發心就是發菩提心。所以爲什麼你說開始學佛容易開悟呢？學佛學久了變成老油條了，很難開悟。所以《華嚴經》上說初發心即成正等正覺，你那個第一念動機那一下發心，那個是最好的，等於我們初初第一次相信佛法，那一念最誠懇。等於佛教裏有一個笑話也是真話：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兩年，佛在大殿；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越來越遠了，就是這樣。所以最誠懇的就是初發心的時候。所以常常有些人學佛修道做功夫第一下那個念境界非常對，後來就不對了，越修知見越複雜、染污越厲害，東聽西聽，亂七八糟聽進來，把那個菩提啊變成提菩了，就提婆達多了，就要下地獄了。真正的菩提道，初發心即成正等正覺。

那麼他說開始他悟了，一初發心發了菩提心。觀世音如來教觀世音菩薩修的法門是什麼？聞、思、修，三個層次。所以這個我們值得討論，入三摩地。聞、思、修，先講外在的聞、思、修，在佛學裏頭我們曉得這四個字一組，叫聞思修慧，聞思修慧在中間，教理境果在左邊，右邊四個字是信解行證，就是講外在的這四個步驟，學佛的漸修法門最穩當。

聞什麼呢？多聞就是多求學，多聽，多研究，「聞」字包括自己看書聽經，研究，聞教理，多聞；聞了起信，聞教理理解研究清楚了發生自信，但是學佛不是叫你迷信啊，其他的宗教只叫你信就得救，學佛不行啊，要研究啊，要自己想啊，深思熟慮，正思維；

聞了要思這個理，這個理思到了，要解決這個理，問題就要解決，這就是學佛的聞思。

解決了教理懂了，對了，正式放下來求證，修正自己的行爲，叫修行，行者就是行爲，「行爲」分兩種，內在思想心裏的行爲心裏行爲，外在的作用是生活的行爲。思想在內在沒有發出來就是在裏面的語言與動作，發出來的語言與動作就是表達出來的思想。所以修行就是修證自己的行爲，把它轉過來叫修行；

那麼最後證得大徹大悟，得智慧的境界，成佛是智慧的成就，不是功夫的成就，但是沒有功夫這個智慧生不出來。所以行境慧境這個果位就是證果的成就。所以證果是慧力的解脫，最高的成就，佛的境界。

所以我們研究佛學，在中國佛學，你經常碰到這幾句話，你學佛啊，先要從研究經典啊，要教理行果。既然講教理行果就要信解行證，那麼實際上中心的就是聞思修慧，不是盲目迷信，這是講外在。內在的做功夫觀音法門,觀世音這個菩薩的名號就是做功夫的方法，觀：密宗經常提到觀，觀想。現在我們用國語念叫觀想，以前我們不叫觀想，觀是觀，看一個東西這個音聲念成「觀」，所謂平聲。

如果學佛修行做觀想呢？不叫做觀想叫觀（音四聲 同貫音）想，這個觀（音四聲 同貫音），觀（音四聲 同貫音）這個聲音啊，內在倒轉來收回來，去聲第四聲，叫觀（音四聲 同貫音），觀（貫音）想。所以現在學密宗的叫觀想不對的叫觀（貫音）想，所以這個觀世音，這個觀有觀（貫音）的意思，內在的反省自己，就是觀想，自己反省自己是觀（貫音）的作用，反省以後的內在的這個意識境界的想象出來的這個叫觀（貫音）想。觀世音不念貫，觀世音他的修法呢？他的名號就是修法，叫你觀（貫音）想觀察世上一切的聲音，從耳朵來，這個法門從耳根。所以觀世音法門從耳根修，這個注意。

尤其老年的朋們，要注意啊，有好處啊。爲什麼從耳根修那麼好？耳通氣海，特別注意，耳通氣海，所以人老了耳朵聾了，腎元虧了，肝腎兩邊虧了，就是元氣衰了。要反聞聞自性，耳通氣海，聾了也會治好的。老了耳朵聾了就嗡嗡嗡，聽外面聲音聽不到，因爲裏頭嗡嗡有聲音，其實你耳朵嗡嗡這個聲音一來以後，你根本不要求聽外面的聲音，再把這個嗡嗡聲音，耳朵迴轉來放在心窩子以下，自己內聽這個聲音，蠻好玩的，嗡嗡開飛機一樣也不要買飛機票已經坐飛機了。你聽久了以後「咚」耳朵開了，不會矇住了，因爲耳通氣海。那麼氣海我們曉得穴道丹田下面肚臍下面那個穴道叫氣海，所以打架千萬不要打到人家氣海。這一句話也有毒了，害了人家了，你們學打架想打死人專打這裏了。這個氣海是生命之元，所以耳通氣海，氣住了，心念自然定了，氣定了自然是健康長壽，所以觀世音法門妙處大得很，所以叫做耳根圓通。觀音就是觀世間一切音聲，從聞思修。

那麼後來我們中國人由觀世音又簡稱觀音怎麼來的？唐朝以後開始，唐朝第一個皇帝叫李世民，有個世字。那麼中國古代的禮貌，帝王啊聖人這個名號叫做名諱，要避諱。所以父親叫這個字啊，兒子就唸到這個字都不敢念，古代是這樣。我們小的時候唸書也是這樣，唸到古書上覺得父親同字的那個字啊，不念的，隨便用一個代號就過去了。唸到孔子的名字孔丘，那絕對不能念，我們假使小的時候讀書，我們那個時候讀書，「孔丘」講出來不得了的呀，那大逆不道，要打死了，手心起碼打起螃蟹蓋一樣腫的，要念成孔某。所以你看《三國演義》上，因爲大家，關公是聖人，唸到關公名字叫關羽關某，大家要稱關某，要避開聖人的名諱。唐朝那個第一個皇帝叫李世民，所以唐代的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對不起只好把它拿掉了一個，因此簡稱觀音。不過叫觀音中國人很歡迎，因爲中國文化喜歡簡化的，什麼阿耨多羅三緲三菩提，哎喲，好麻煩啊。那這個外國音好麻煩啊，那麼中國翻譯成無上正等正覺，所以把它扼要只翻兩個字菩提，覺悟，大徹大悟，就對了。

那麼這個名號懂得了，我們才曉得聞、思、修要內聞返聞，返聞自己的音聲、世間的音聲就可以修行，乃至自己唸佛的音聲也可以返聞。

思：思很重要，但不是在那裏想事情，不是想問題，思跟想不一樣，要研究唯識啊。我們「哎呀這個問題怎麼樣？」這是妄想，不對。思不是妄想，思是智慧的境界，所以我常引用《中庸》的話來解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那個是思的境界。思的境界是很細的，智慧不用腦筋不用思想，自然智，自然來的。那個智慧的理解而使你得清涼。等於寒山的詩：「古佛有言如皎月」，就是佛的話都是月亮一樣，「照人煩惱化清涼」，就是讀佛經使你煩惱化成清淨了。古佛有言如皎月，照人煩惱化清涼，這個是思的境界，更起煩惱就是妄想境界。這個只能這樣表達，還沒有表達清楚，思的境界很高了。所以禪定呢？修禪叫做正思維修，正思維就是不是打妄想，坐在那裏打妄想那就是入魔道了。正思維，聞和思，所以從聞思修，聞這個音聲，思就是觀清楚，理搞清楚，修這個法門進入三摩地，所以叫耳根圓通法門。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呢？還是用他自己的音聲自己法門自己來解決。譬如我們假使說自己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間菩薩，或者只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南無觀音菩薩，或者念嗡嗎呢叭咪哞，自己念，念出來的叫有聲，在心裏頭唸的有沒有聲音啊？也有聲音---心聲，你自己曉得嘛。耳朵不向外聽。

「聞」迴轉來聽自己心裏唸佛念觀世音菩薩的聲音，尤其女性，尤其我們這個苦難世界的男女性，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非常有效。觀音菩薩的慈悲感應非常大。心念不要你嘴裏念出來，你免得你嘴裏念出來你也怕羞，其實唸佛用不着怕羞，不過你心念更好，這也是祕行，使人家不知道你在裏面用功，這就是祕行。不過你心裏頭念觀世音菩薩，耳根尤其這個耳朵要回轉來聞，迴轉來聽。

「初於聞中」。聽自己聲音，心裏頭唸的或者阿彌陀佛或者觀世音，一字一字要清清楚楚，這個聲音。那麼你說那我耳朵迴轉來聽念觀世音菩薩的聲音，其他的思想有妨礙？沒有妨礙啊，你不然試試看，你假使這樣一修，內在唸觀世音菩薩，其他該做的事更記得牢，不會錯亂，乃至人家欠你一分錢你都想得起來。真的喲，心念淨了象一個鏡子一樣，照一切的灰塵掉下來都知道，對一切事沒有妨礙，內心念。初於聞中，第一步，自己聽自己內在的聲音，或者你聽外面聲音也可以。譬如我現在講話，是外面的聲音，現在就有觀音法門告訴你，大家注意我在講話，注意，你看我講話大家聽到的，冷氣機的聲音聽到沒？也聽到，外面有其他聲音知道？也知道，同你有關係沒有？沒有關係，心裏很清淨。這是初於聞中。這是觀音法門。你這樣聽外面聲音聽聽聽，你並不是跟它走，聲音都聽見，同我的清淨沒有妨礙，要懂這個道理去修啊。所以這樣一來，或者是返聽這個聲音。

「入流亡所」。進入法性之流，自性的法流裏頭。慢慢一切音聲聽不見了，一切音聲是所聽的聲音，乃至我們自己內在的念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這個心念也是所念，這個聲音也是假的，一切音聲皆是無常，聲是無常，一切音聲過了就沒有了。但是能聞音聲的那個功能自性是在的。所以你聽一切音聲，聽聽聽到專一了，入流，要功夫到了，入流，「咚」一下，千萬注意，我講咚一下不要記住哦！沒有「咚」一下，這個「咚」一下是形容啊，咚一下證入自性法性的境界，亡所，音聲都聽不見了。

所以我們看古人一個故事，明朝這位憨山大師在五臺山一個人在那裏住茅棚參禪，冬天深山裏頭，那個山西五臺，這個天氣霜雪，雪已經來了，冬天的雪厚得很啊，他在雪山裏頭打坐，那個雪有些掉下來，流水溪流還不沒有完全凍結。那個雪一塊一塊同流水滾下去，聲音轟隆轟隆響得不得了，坐不下去，打坐定不下去。他氣死了，生氣死了，他老人家一氣有個辦法，那麼吵，他乾脆拿個蒲團到那個溪水轟隆轟隆那個橋上去打坐，開始還聽到水吵吵吵，後來一下聽不見聲音了。這一定二十幾天哪，什麼聲音都聽不見，天地萬籟皆靜，你看憨山大師年譜上他講的修行經驗，就有這一段，這個就是入流亡所。所以初於聞中，進入法性之流以後，亡掉了沒有了所聽一切音聲。譬如我們大家現在，我一不講話｛注：南老師此處暫停片刻沒講話｝。你們還有一個入流亡所境界，冷氣機儘管響，可是心境很寧靜，把握這個，很容易進入觀音法門，入流亡所。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那麼你說聽不見了以後，永遠聽不見外界聲音？要他聽見還會聽見哪。所以真正入定的時候，所謂達摩祖師相傳在嵩山入定，聞階下蟻鬥如雷鳴。聽到地下螞蟻打架他聽到打雷一樣，聲音太大了，螞蟻打架它也叫的喲，象我們武俠小說寫的嗨喲，我們聽不見，入定的人聽得見，所以很細，有時候你打坐坐得好，有很細的聲音聽見了，都用不着害怕的，哎喲鬼啊，什麼鬼呀？生物界有很多大聲小聲，越大的聲音我們越聽不見，我們這個耳膜聽覺有限。有些動物聽得見，有些動物聽見的聲音我們聽不見，狗的聽覺比我們靈光得多了，我們這個耳朵很有限的。所以這個所聽見的聲音，到那個境界裏，所聽見，有時候大、小聲音都聽見。聽見以後怎麼？同你不相干了，聽而不見，聽見不會擾亂你，對你那個清淨的境界不會擾亂。「所入」以後各種聲音還是聽見，進入「即寂」，你的清淨依然是保留的。

那麼動靜二相，瞭然不生，什麼是動相？有聲音是動相，現在來個聲音的動相。沒有講話聽見沒有？聽見了，聽見沒有聲音，這是靜相。所以有聲音聽見是聲音的動相，沒有聽見聲音是聽見了靜相，到了這個境界，動相與靜相，有聲音來知道聲音，乃至大小聲音，鬼講話聲音，乃至菩薩講話聲音，天人講話聲音都聽見了動相；有時候完全沒有聽見靜相，動靜二相，瞭然：心中很瞭然，本身沒有妄念。很喫力，我講的，因爲很難表達。我非菩薩，諸位也不是菩薩，凡夫對凡夫說法很痛苦，下次再補充再倒轉來說明。

# 楞嚴經講座 五十二集

---楞嚴經講座

繼續上一次的二十五位圓通，今天到了觀世音菩薩的修持報告修行的經驗。那麼我們重複提一下，就是大至的第三行開始。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這是一個原則。聞思修下面一個字就是悟道，所謂證道，那是慧的成就，聞思修慧，進入正三昧的境界。那麼他的經驗的報告：「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這是第一步的功夫。觀一切音聲而入道，觀一切聲音從耳根法門聽一切聲音。那麼上次我們向諸位報告過的，一個是聞外界的聲音，一是內聞自己內心內在的聲音。這個聞當然開始要耳朵耳根。實際上我們除了耳朵以外，意識上自己有個聽聲音的功能，用這個返聽自己。所以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進入法性自性的法性之流，亡掉所聽的聲音，亡就是空掉，沒有了。聲音慢慢聽無所謂了，並不是聽不見，聽見同我不相干了。

所以下文，所入既寂，所入就是耳根裏頭聽進來的這些聲音到內在自然是清淨了，聲音聽到，統統不相干，所入既寂。那麼動靜二相瞭然不生，聽到聲音是動相，是心念動，所以我們曉得各種聲音，雖然自己沒有覺得動，就是心動了才聽見。假使沒有聽見聲音的時候，我們在不在聽呢？也在聽，聽的是什麼？也是心動，聽的是靜相。譬如我們睡着了那是沒有聽，那個時候靜嗎？睡着了不算靜那是昏沉，昏迷了，這不是真正的空與寂，空寂是清醒的，一切音聲聽到沒有關係，都空了不相干不受影響，那不是睡着了的事。所以動靜二相瞭然不生，動相---聲音來的動相有聲音，靜相---自己知道聲音不相干，很靜的時候，我們覺很清淨，清淨也是聲音。

那麼大家現在我們在都市裏長大的不容易聽到靜的聲音，如果到很偏僻的鄉下，乃至高山山谷裏頭，絕對沒有聲音，絕對沒有聲音的人很害怕啊。爲什麼害怕啊？因爲我們人生長在有聲音的世界裏頭社會裏，到了沒有聲音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害怕，可是自己不習慣，就會覺得害怕起來。沒有聲音聽到那個是靜相，所以動靜二相這兩種現象瞭然心中很明白，不生：不動唸了，靜來也沒有關係，動來也沒有關係，先要了解這一步。所以講動靜二相瞭然不生。

我們有一個現成公案，尤其在中國大家講禪宗講到六祖的公案，很明顯的，六祖不是看兩個小和尚在爭論在吵架，就是看到廟子前面那個旗幡，旗幡在飄揚。一個小和尚說是風動，風把這個旗子幡吹動了，一個小和尚說不是風動是幡動。倆個人爭得很厲害，沒有幡風動也沒有用，沒有錯，幡動。一個說有幡風不吹它也不會動啊，是風動。最後六祖經過那裏看兩個小和尚爭，他說也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就是這個道理。動靜二相，都是我們心動，所以先由這個返聞聞自性，自己不聽外界的聲音，聽內心的念頭的起落，聽到了動相也清淨，靜相來也清淨，不過動來知道了動，靜來知道了靜，瞭然明明瞭了，不生心不動，雜念不是壓下去，這是第一步。那麼修觀世音的法門，修音聲法門。

「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在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這個境界上並不是到家，就是了解了動相也不相干，靜相也不相干。這個我們勉強叫它得到「大靜」，大大的靜相，那麼還要用功夫下去。就在動靜二相瞭然很明白，沒有動過雜念很清淨，漸增就是要定力了，這個定不一定在打坐，在森林中、在高山上乃至到鬧市裏頭、到海水邊上聽這個潮音最吵鬧的地方，真有定力的人啊，修觀音法門沒有覺得吵鬧，吵鬧毫不相干，等於我們在都市鬧市住慣了，外面再吵鬧，要睡就睡了，不過睡覺不是定。真定的人鬧市裏頭不覺得鬧了，在鬧中在靜中是一樣的，一樣什麼？一樣淨，這個淨是形容詞。那麼如此修持修練練習，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這就是叫做功夫了。

所以「如是漸增」，功夫就是靠時間經驗慢慢累積起來。到了「聞所聞盡」第一個聞是能聞，我們能夠聽到聲音的這個功能，第二個所聞是外面一切音聲的相：動相和靜相。能聞的與所聞的聞所聞盡都沒有。譬如什麼叫聞所聞？我們大家坐在這裏現在聽我在講話，聽到我的講話這是所聞的聲音。諸位一聽到了以後，心裏頭就有思想這句話我懂了沒有懂，這句話對沒有對，這是第六意識分別的思想。

如果修觀音法門呢？不管思想只管這個聲音。聞：聽到了，所聞：我講的話聲音同冷氣機聲音都聽見了，就是所聞的聲音。你怎麼樣聽見呢？因爲我們生命自性本有有個能聞的功能作用，這是能聞，自性本有的。這個能聞能聽見這個作用平常沒有用心自然聽見，但是聽見這個作用不要你去用心的，耳朵不壞一定聽見，耳朵壞了的人也聽見，聽什麼呢？沒有聽見外面的聲音，聽見裏頭一股悶嗡嗡難過一股悶氣，還是有聲音，聽到嗡嗡裏頭，聽到嗡嗡的那是所聞的聲音。我知道現在聽到什麼？這是能聞的作用，把所聞和能聞搞清楚。

現在講動靜二相瞭然不生之後，「聞」--能聞的，「所聞盡」---所聽到的聲音都沒有了，自然放下了，這要功力到了，功夫到了，聞所聞盡。那麼這個時候聞所聞盡，換句話說一點不用心了。平常你修觀音法門在上面這個階段。「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還是在用心啊，還有個瞭然在啊，明明瞭了的在啊，所以這個功夫再進步了呢，聞所聞盡，這個了了然都不管了，這個瞭然就是能聞的作用，一切音聲是所聞的現象。能聞與所聞的都沒有，坦然而住，聽與不聽都一樣，不是不知道。那麼到了這個境界，自然有一個靜的作用，聞所聞盡到了頭，淨到了極點，心淨的淨到極點，不是聲音的靜到極點，外相的聲音還是一樣在，可是同你沒有相干，聞所聞盡。那麼到這個時候應該如何呢？

「盡聞不住」覺得我現在修觀音法門到了這裏，一切最吵鬧的、最清靜的聲音同我們沒有關係，我心境還是非常大定，有個定的境界。所以聲音靜相、動相到這裏都沒有關係，等於劃了一道溝一樣、搭了一道牆一樣，沒有關係，然後認爲這個是功夫、境界，還是沒有對。要盡聞不住，聽見、不聽見這個功夫境界到了最高境界連這個境相、境界都要丟掉，不住在這個境界上。住在境界上一天到晚都在入定中了，那麼入定了，自然這個人跟你講話，反正不相干，不能起心不能動念，起心動念心就動了。

那麼光住在這個定境上是不是修道到了家呢？沒有。如果就住在這個境界上是個小乘境界，也有所成就，也可以發很多神通，也可以起作用，但是不能成一個普通人，可以做聖賢不能做凡夫，還是不對的喲，落在一邊哪。真正的聖賢是很平凡的，一點沒有稀奇，所以這個境界還不要保留，盡聞不住，一切無住，定也不住定，就自然大定了。法界是本來定的，並不是有個定造出來的法界，法界本來定不要你去修的，所以盡聞不住。

「覺所覺空。空覺極圓」。那麼這個時候呢？用功到達這個境界自然自己覺悟了，對呀，自性就是這樣的，自性本來清淨。所以禪宗的六祖悟道以後不是講一句話，「何其自性本自清淨，」本來自己清淨不要我們用心去求一個清淨。本來自己清淨，這是聞所聞盡，盡聞不住。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覺了，就象六祖一樣悟了，啊自性就是這樣，有一個覺，上面這個覺能覺的，所覺；覺得這個境界，由這個境界懂進去了，覺、所覺都要空，能覺能悟的同所悟到這個境界極清淨還要把它空了。

所謂空是個名詞啊，不要有個空的境界，有個空的境界那不是空了，不是真空，那是你心意識造出來的。所以有些人打坐修道學佛說我現在很空啊，我說你的空就是那麼大，空空洞洞，大一點就空不掉了，因爲他有個空相在，空的境界在。所以空和覺倆個悟到，悟到了本空，極圓圓融通達。怎麼叫圓融通達？

空在哪裏呢？現在就空。譬如說我在講話，諸位在聽話，哪一個聲音哪一句話說留住了？你想留住它都不可能，聽過了就沒有。說這一句話已經瞭解了這一句話就是覺、覺性、覺悟了這句話講什麼意思，覺了，知道了。這個音聲來，因此知道，音聲過了，知道也知道了，空覺都不留，自然不留，不是你要不留。所以物來則應、過去不留，如行雲流水一樣過了就過了。

空覺極圓，到了極點圓融通達，那麼這個時候說證到空性。我們在學理上有個名稱叫證到空性，如果拿禪宗祖師來講，就要打你一棒，空還有個性啊，有個性就不是空了，這是禪宗祖師的講話，非常簡單，這個邏輯也很簡單，即然空你還有個境界？還有個空的境界啊？有個境界就不叫空了。

「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所以能空的、所空的都沒了，這個時候生理身體、心理起動，這個念頭起來生滅的作用都沒有。「生滅既滅」，所謂生滅心不動，我們現在我在講話的作用同諸位聽話的作用都是生滅心，一個念頭來了，生起了知道了，過去了把握不住的，它就走了，「生滅既滅」生滅是個現象，能生滅的那個自性沒有動過。這個就稱寂滅，本來清淨。「寂」是形容詞，本來清淨，「滅」不要你去滅它本來滅的，一切念頭一切有相、動相，本來滅，過了就空，不要你去空它。所以我們大家學佛打坐是拼命去求一個空，你去空它空不了的，你就是空得了，那個就不是空。自性本空，不要你去空它的，它自然來空你的。

所以生滅既滅，慢慢定久了，觀察久了，生滅心不起了，「寂滅現前」。自性本來寂滅的境界就呈現出來。這是觀音菩薩很切實的把這個修耳根圓通的音聲法門，觀世音這個法門，怎麼樣程序怎麼樣進步，很切實的告訴我們了。不過話講得那麼簡單，練習起來做起功夫來，修行修行要以真正實證的功夫來求證它，不是理論懂了，哎，我現在一聽聲音，真的呀，也是空的呀，不錯啊，你這點也對了，對了但是沒有定力，你慢慢練習久了，定力久了定住了，所謂生滅既滅，寂滅現前，這個身心都在寂滅中，自己也無所謂身體的感覺了。

因修音聲連帶身體起變化了，所謂身體起變化，現在修道啊，修密宗的人喜歡講氣脈，爲什麼要修氣脈？因爲我們痛苦的呀，有身的感受。就是老子說的一句話，我之所以爲我累者---爲吾有身。我們最大的拖累有個身體的障礙，它又怕冷又怕熱又怕累，又這裏坐着不舒服，真到了氣脈通了忘身了，身體的感受沒有了。肉體還是肉體，不過同我沒有相干了，所以它歸我所用，等於一個表一樣，是我用的一個工具，我不會被它拘束了。我們普通人被身體拘束，被它用，沒辦法用它。到了這個寂滅現前身心轉變了，可以用這個身體不被身體之所用，身體不會變成我的拖累，這樣修持慢慢的修，話是幾句話，原則大家把握住。所以諸位要講修持，唸佛也好，各種修法也好，修密宗也好，顯教也好，把觀世音菩薩這一段真實做功夫的千萬揹來。只有兩三行。我們再把它原文念一道，這個要揹來的：

「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瞭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就是這一段，千萬揹來，乃至於學佛唸佛修各種法門，乃至諸位要打坐的，上坐念這一段，你當做咒語一樣念，好讀書不求勝解也可以，念一下就有它的功德，你慢慢就會懂進去。那麼觀音菩薩說到這裏，

下面說真到了寂滅現前這個境界，寂滅就是涅磐境界，涅磐不是死亡，涅磐是翻音，這兩個字勉強翻譯講它的境界寂滅。講它的功用呢？是常樂我淨，這是純樂無苦的，沒有苦，不是我們普通世間的樂，舒服得很，永恆不變的，這是自性的真我，這是淨土，這是寂滅境界。所以涅磐境界翻譯成寂滅或者圓寂，中文來講都不是全體，所以涅磐兩個字很難翻，因此我們中文翻譯佛經大部分只翻音不翻出來。它是圓滿的、清淨的、寂滅的，純淨的、極樂的、至善的。這一切的美德都集中了，這是一切衆生與諸佛共有的自性的境界，寂滅現前。到了這個境界，觀世音菩薩下面的講話。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到了寂滅現前這個境界，注意喲，不要去求它，只要你修持真到這個境界，自然而然，忽然之間超越了「世」這個世間，這個世間有兩個觀念，這個世間是兩個觀唸啊，所謂世間就是跳出了這個物理世界，拿我們來講超越了地球物理的限制，超越了一切物理作用的限制，這還是狹義的這個世間，超越了物理世界。真正廣義的世界，什麼是世界呢？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三個世界，超越了。所以他說忽然超越世，這個世間的世。下面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剛纔我們講過這個世包括世間，狹義的就是物理世界，物質的世間，廣義的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跳出三界。跳出三界到哪一界去啊？聖賢世間，就是出世間，出世間清淨的世間，一切聖賢都在清淨心中。如果說我們修行跳出三界，我們常說中國文化把儒釋道三家融合了的講，所謂修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常常問一些青年同學你要跳出三界外到哪一界去？沒有第四界啊。不在五行中你在哪裏中啊？五行以外沒有第六行啊！所以要想一想。譬如象我們在坐諸位出家的同學叫做跳出了世間，形象跳出了世間，要心真能夠跳出了世間，叫出世間，那就叫做出家了，家就代表了世間。

但是你跳出了世間，住在出世間，也不能算是最高的解脫啊，還是住在某一個形象裏，佛境界不但跳出了世間，也不住出世間，換一句話說即可以入世又可以出世。拿我們普通人講，一個偉大的人生，偉大並不是說你官做得大，錢多，有權力，不是這樣啊。哪怕你一個擔水賣菜的，哪怕我做苦工的，那沒有關係，那個是職業不同，人生偉大不在職業上面，在我自己的精神修養上，精神修養到了最偉大處你做任何一種職業都可以，你替人家掃地也可以，乃至在地下打滾都可以，那是職業。真正偉大的人生是以出世間的修養做入世間的事情，形式上是入世的，他的心境精神出世間的，永遠是出世的，這個樣子就是觀世音菩薩說的忽然超越世出世間。讀中文古文經典要注意，翻譯成白話這四個字要翻得很多了，世出世間。到這個情形，到達這個程度。

「十方圓明。獲二殊勝」。十方代表了空間東南西北四個角上下，所以叫十方，那麼拿我們觀念是空間。到了這個世界是一切空間沒有限制，象我們是空間有限制啊，人是最差的，所以科學都曉得，到了三度空間，有些動物譬如象螞蟻啊壁虎啊它倒轉來可以爬，因爲它觀念裏頭沒有這個方的空間，它覺得都是平面的，在它這個拿我們來比方了，所以它倒轉來可以爬，我們人就不行，因爲有空間的限制。所以修行到這個時候，沒有空間觀唸的限制，當然也沒有時間的限制。

我們最難解脫是時間與空間。譬如大家唸佛打坐念一陣坐一陣心裏就煩躁了，覺得好象蠻久了，功夫很好了，看看半個鐘頭，對得起諸佛菩薩吧，下坐了，因爲心理頭時間、空間的觀念忘不掉。只有哪個時候忘掉了？打牌的時候忘掉了，坐在那裏也不知道啊，多少時間也不知道啊，如果把打牌呀喝酒那些玩樂的心情，若將此心移學道，即生成佛有何難！這是第六代達賴的情歌裏頭的，若將此心移學道，即生成佛有何難，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我們普通人忘不了，如把那個打牌做什麼玩樂的，那個忘記了時間空間的心情專一的觀念來修行，也很快會證到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

那麼到這個時候，十方圓明，沒有空間觀念，圓是形容詞，你不要覺得我到了，現在我的境界好圓好圓哪，那就完蛋，那不叫做圓那叫完蛋，那就着相，着相就是着魔，十方圓明，一切都明白。「獲二勝殊」，特殊的，勝：好得很，沒有哪一樣比這個更好叫勝。特殊的勝利，殊勝是佛學的名稱，特殊的勝利，最高最高的境界。哪兩種殊勝呢？

「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修道到達了寂滅現前這個境界，並不是一下到，到了以後在寂滅境界裏頭又要嘣出來一下，超越世出世間，因爲寂滅法也是出世間。到這個時候再跳一層，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個形容多好，中文多妙啊。大家想想看這一句中文，大家勉勵年青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個竹杆有一百尺，爬到頂上，他說還要進一步，進一步到哪裏呀？下地了，歸到平地，歸到平凡，爬到最高點還要恢復到平凡，不平凡就不是道。注意呀，所以年青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就是這樣，不然更進一步就凌空了，凌空了很危險啊，變成太空人沒有什麼好玩的，那就太空了。所以到這個時候得到兩種特殊的境界，第一點上合十方諸佛同一切佛同釋迦牟尼佛同阿彌陀佛都一樣，「本妙覺心」，大徹大悟，心體相同。那麼中國禪宗祖師講一句話，經典上那麼講，我們中國禪宗的祖師怎麼講？與十方諸佛一鼻孔出氣，這個講得太徹底了。經典宗下，禪宗的祖師講得都非常徹底，還有呢，與十方諸佛把臂同行，把臂就是兩個手聯手手拉手一起走，就是相同境界平等。那麼在經典呢，不好意思用這個一鼻孔出氣啊，把臂同行啊，就是與十方諸佛是本妙覺心相同，心心相印，因此自然這個人修到這個時候會大慈大悲。

「與佛如來同一慈力」，到了這個境界你才懂得什麼叫大慈大悲的心。慈悲兩個字要注意啊，慈是慈、悲是悲喲，這兩個字很難瞭解，都是愛衆生愛人的心，但是不是男女相愛，也不是私情相愛。換句話說慈是父性男性的愛就是慈，女性的愛是悲，慈悲不同。這個更難懂了，怎麼說男性的愛同女性的愛兩樣？兩樣，你看有時候父親愛兒女，也愛得要死啊，不過父親啊都是有一點兇兮兮的，「你怎麼？討厭你」，雖然討厭，心裏對兒子還是愛得很哪，兒子總歸是自己的好啊，對不對？那個是父親的愛。母親的愛動不動眼淚巴嗒，喲，好可憐哪，怎麼沒有喫飯哪？自己就先哭起來了，這是母親的愛，那是叫悲，父親的愛叫慈。所以諸佛菩薩對一切衆生有慈力，也有悲力。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第二點呢，他說照這樣修持到這個境界，慈悲心就來了。慈剛纔講的，慈就是諸佛菩薩愛一切衆生那個力量，是恭敬的、雄性的、男性的，悲就是女性化的。下面同十方一切六道衆生，六道：上三道天道、阿修羅道，人道，下三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上三道下三道合起來叫六道，這個六道的輪迴，一切衆生，衆生的分類，佛學的分類。那麼這是凡夫衆生，凡夫是一般人。觀音菩薩說修到這個境界，上面同佛一樣有很偉大的胸襟愛世間一切衆生，慈的心。可是還有下一層呢，同十方世界一切六道里凡夫衆生同一悲仰，怎麼悲仰？我們這個凡夫看到好的時候啊，最高興的時候眼淚就掉，哎呀，我的媽真好啊，眼淚叭嗒叭嗒掉下來，喜歡會掉眼淚，悲心。等於我們你看修行人有時唸佛，尤其唸佛七啊，打禪七啊，唸經，念得好好的念得真清淨的時候會哭起來了。你爲什麼哭呢？悲心，悲心是莫明其妙的，就來了。所以悲者是有仰有向上的意思，慈者有天一樣蓋覆下面，悲心是有大地一樣向上的道理，所以慈悲要搞清楚，觀世音菩薩具備了大慈大悲。慈悲兩個心態完全是兩樣，不要當成一樣。現在人說，哎呀，我拿不動了，你幫我拿一拿，慈悲慈悲，那是拿這個名稱啊，反正我不肯拿，你幫我拿就是了，就拿「慈悲」，慈悲變成利用的別稱了，那就不對了，那就不是慈悲了，那就餈粑了，餈粑是四川人講，那個喫的軟軟的，四川人叫餈粑。所以真的慈悲心要搞清楚，不要變成餈粑心。有這樣兩種慈悲心就發起了。

現在觀世音菩薩告訴我們很清楚，一個修道的人學佛的人真發起大慈大悲的心很不容易的，所以大慈悲心就是菩提心。所以我們勸人家發菩提心就是發大慈悲心。那麼菩提心、慈悲心它是一個東西兩面的作用，大徹大悟了，到了觀音菩薩修道成就佛的這個境界，慈悲的功力才起得來。慈悲是最多情的，慈悲也最無情的，有一點世俗的情感留着，那就不叫慈悲，那就叫做世俗的情。情就是無色界很困擾人的，很纏綿的，情是最困擾人的。人生最難解脫還不是欲啊，是情啊，情是很難解脫。所以出家人，真正出家，佛教弟子們修頭陀行，頭陀不三宿空桑，就是練習自己忘情。以中國的文化道家觀念講，太上忘情，太上就是到達了本體悟道那個境界纔能夠忘情。忘了世俗的私情纔能夠發起了無比的威力大慈大悲的情，大慈大悲也是情啊，不過呢它用過便休，沒有纏綿，能解脫，能清淨，能利他，這個纔是菩提心，纔是大慈悲心。菩提就是覺悟了，悟道了纔有這個大慈悲心，沒有悟道以前，講慈悲啊，那是餈粑心，也不錯，小慈悲呀。杯小一點就是酒杯啊，那不是大碗。那麼觀世音菩薩報告，我們講報告不應該，菩薩跟我們開示到這個程度，報告是下對上叫報告，上對下就不能講報告了。

「世尊」。觀音菩薩最大慈大悲，他現在報告他的慈悲由於修觀音法門來的。他說世尊，世尊他是對我們大家的總老師釋迦牟尼佛，我們學佛的要請他本師釋迦牟尼佛，這個世界上的本尊老師，這個時候他叫世尊是對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尊稱。他說世尊啊，我爲什麼成就到這個程度呢？

「由我供養觀音如來」。由於我開始跟觀音如來修法。

「蒙彼如來」。承蒙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燻聞修。金剛三昧」。注意喲，現在有解決的要點來了，上面觀音菩薩自己講自己這個法門聞思修，返聞聞自性，聽自己的音聲來修，返聞聞自性這個結論是後面文殊菩薩給他做的結論，這個標題是文殊菩薩給他做標題，觀音法門叫做返聞聞自性。那麼他現在講返聞的道理，他說觀音如來教我如幻聞燻聞修，注意喲，什麼叫如幻？我們注意喲，佛經也告訴你，我們對一切音聲啊，要開始修觀音法門，最幹擾我們這個世界的衆生，最幹擾我們的聲色兩個字，聲音和色相。眼睛會看東西，看一切光色、相貌；耳朵聽一切聲音分別是非、善惡。你要曉得，別的世界的衆生，將來假設外太空人，它不一定有眼睛，不一定是靠這個眼睛看啊，算不定指頭就會看。

每個世界衆生生命業報不同、作用不同。蝙蝠夜裏會飛翔，那個蝙蝠並不是靠眼睛看啊，靠感覺來的，它的感覺看得很清楚。貓頭鷹那兩個眼睛很大，貓頭鷹白天看不見，眼睛那麼大看不見東西的，但是它能看得見東西不靠這個眼睛。這個世界上的生命很奇妙的，你多看動物奇觀就知道了，動物奇觀那些生物也是衆生啊，不要看我們人了不起，我們人壞得比他們壞，人喫一切衆生，一切衆生不敢喫人啊，對不對？所以我們人啊，我也是人，我想想我們這個人，實在對不起這個世界上的衆生，沒什麼了不起，人自吹爲萬物之靈，我認爲人是萬物壞蛋裏的壞蛋，而且是笨蛋裏頭的臭蛋，最差的。別的衆生比我們高明多了，有些都慈悲多了，他喫飽了不貪，老虎喫飽了它就不想喫人，人喫飽了只看到另外還有東西，哎喲喫飽了趕快去搬進來啊，還要留起來，你看那個貪心，對不對？當然我這個也不替別的衆生辯護了。

所以我們曉得聲色，一個耳朵聽聲音,一個眼睛看東西，對我們最妨礙，要修如幻三昧。如幻三昧怎麼樣修法呢？「聞燻」，開始你做不到的，勉強慢慢練習，等於抽香菸一樣，拿個香菸燻，燻慢慢那個指頭都燻黃了，就燻起來了。燻啊，慢慢香一樣，慢慢把它燻，臭的東西燻一個東西慢慢變臭了，香的薰香了，燻就是練習的意思，要聞燻。佛告訴我們一切音聲空的嘛，人家罵我們混蛋，我們聽了就生氣，如果外國人用外國話罵你混蛋，你還聽不懂還對人家笑呢，還OK ，OK ，其實給人家罵了不知道。

等於我們當年幾十年前，這個有名的喲，我們小的時候都曉得，有一位留學生到法國留學，買回來很多的外國貨，回家來，自己是喝過洋水留學回來，請客。有一天請客一個紅燒鴨子用法國買來的一個最好的盤子裝出來，端到中間來請大家喫。大家說這個法國盤子剛好裝這個鴨子，真好，磁器。你說是什麼？外國人的夜壺，屙尿的。因爲不懂嘛，不懂，你沒有看到洋夜壺，那個老式的歐洲的，剛好一個紅燒鴨子裝上，不懂你就叫好。

但是我們人聽懂了話，哎呀某人講我不對，某人講我好，那個高興的感謝啊，明天一定要送個禮給他，講我壞的一句話噢不得了，他不曉得一切音聲如夢幻泡影，過了就是空，一切音聲等於這樣（南師拍掌開示）。所以你看我們全世界有共同音聲大家上當，快要上臺高興了，大家給我拍掌，那個拍掌有個屁用嘛。所以我常常到外面講演的時候我最怕，我先打招呼，諸位呀，拜託不要拍掌。我講得好，你拍這一聲對我也沒有好處。我講得不好，你隨便那麼拍禮貌上拍，拍掌大家拍掌鼓勵歡迎歡迎，這個有什麼意思嘛。這個掌可見拍得一點沒有意思，那個導演在那裏講：拍掌鼓勵鼓勵。那我纔不受鼓勵，我覺得好痛苦，那是你叫的嘛，不是他們要鼓勵我嘛。可是我們人呢？不會懂，這一切音聲，善惡、是非、譭譽都是如夢幻。要把這個一切音聲聽到，心中能夠不留了，這很難了，這也就是戒，這也就是道德，修功德不起分別心。

所謂八風吹不動，八風，哪八個風啊？佛經講哪八個風啊？利、衰、毀、譽、稱、譏、苦、樂這叫八風，利有利於我的，有利於我的話，恭維我的，就是鼓勵鼓勵這個是利。衰倒黴了，昨天股票賺了一千萬，今天蝕本了一千零五十萬，昨天是利今天是衰。毀，誹謗你，罵你講得不對。譽，恭維你，真好，稱讚你，當面恭維你，當面喊萬歲。譏恥笑你，背後某人他算什麼！就是譏笑你。苦，樂，這叫八風。修行是修如幻三昧，先把世間法的這八個現象八風吹不動。

這個故事大家曉得的嘛，蘇東坡的故事。有些年輕還有些更年輕沒有聽到的，只好耽誤一分鐘了，蘇東坡認爲學佛得道了的，有一天高興打坐坐得好，做了一首詩就送去給佛印禪師，隔了一個江啊，叫了一個傭人送過去。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那個蘇東坡自己認爲今天功夫到了的，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佛印禪師把信打開一看哪，下面就批了兩個字給他退回去，放屁。那麼蘇東坡回來一看啊，他講我放屁，就馬上過來看他。他說你怎麼講我放屁？你不是八風吹不動嗎？怎麼一屁過江來？這個放屁這一句話就是譏笑他，這個稱譏一譏就過來了，一風就把他吹動了，這就是譏，什麼叫放屁？譏笑他。

所以呀，他說要修行，先要修到如幻的聞燻，聽到好聽的音樂，不好聽的音聲，乃至聽到今天人家爆炸的聲音不驚。有些人打坐坐在那裏，坐得好好的，有些修道家的，人家輕聲咳一下，全身都跳起來，然後和人家吵架，哎呀你妨礙了我的功夫，你是魔啊。那不曉得什麼風嘍，那是第九風，發瘋了。真到了如幻三昧，一切大聲、小聲、善聲、惡聲皆是如夢如幻。一切音聲就是這個樣子，我們拍掌，鼓勵鼓勵也是拍掌啊，故意臭他的也可以拍掌啊，這個掌是臭他的，拍掌的聲音是一樣的，你心裏有數他這個拍掌是臭我的，是你的意動，對不對？所以一切音聲都是你的分別來的，要知道一切音聲如幻如夢，如此去聞，慢慢聽一切音聲無所謂了，燻習自己的德性，就是在道德行爲見解上的瞭解。功夫上呢？聞修，聞修就是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利用這個聲音來修，聞燻聞修，聞燻就是對於一切音聲，稱譏、譭譽、苦樂淡然而忘之，空相，一切諸法空相，聞修能聞所聞自性皆空，如此進入金剛三昧。什麼是金剛三昧？十地菩薩成佛的時候得一個定，金剛喻定。比喻就是金剛鑽一樣，堅固顛撲不破，燦爛光明，得了這個定力，得金剛三昧。他說我就是修觀音法門來的，是觀世音如來教的。

「與佛如來。同慈力故」。有大慈的心，他沒有講同悲心故啊，悲和慈在這部經典裏給你說得很明白了，悲是有一點疇的意思，疇昔憐憫的意思。慈是沒有憐憫，這個慈的心情啊，冬天的太陽一樣照下來，人人需要，人人喜歡，溫暖；悲的心情啊，是落了水裏頭剛給人家拉上來，那個高興一樣啊，所以慈悲有不同的心境。觀音菩薩在這裏報告，與佛如來同慈力故。

因此他說我能夠「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三十二種變化，什麼叫應呢？應化身。諸佛菩薩諸佛如來有應化身也叫做百千萬億化身，什麼叫應呢？有求則應，你要「求」他就和你倆有感應，拿現在講電感，要你至誠他就有感應。那麼諸佛如來有多少感應？百千萬億感應。所以成佛了有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萬億化身，這個化身就是應化身，也叫做應化身，簡單的稱呼也叫應身，所以諸佛菩薩的應身對一切衆生有大恩德。諸佛菩薩的應化身你看不見啊，你不要認爲菩薩來了，觀音菩薩一定穿個白衣服，黑衣服不可以穿啊？你規定他他規定你的呀？他一定給你現個菩薩相，有時候給你來個兇相嚇死你，把你嚇乖了，那也是菩薩。所以應化身不一定啊，你自己常常碰到他不知道啊，所以觀音菩薩有三十二個應化身，「入諸國土」不一定到中國啊，也不一定在這個地球啊，隨便國土上都有觀音菩薩的應化身，這就叫做三十二應。我們還有一本經典《法華經》，抽出來普門品，我們大家唸的，普門品就是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那麼現在開始講他三十二應化身的功德，我們稱它爲功德，在菩薩自己的作用，他的慈悲的力量，我們講慣了慈悲，他這裏告訴你他的慈力有這個應化作用。

第一，「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第一條對菩薩的應化身，我們看看奇怪了，菩薩還要「求」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大菩薩。菩薩分十地，簡單的分十個程度，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第十地，超十地以外的二位，叫等覺菩薩，妙覺菩薩，就是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的境界，那同佛一樣，最高是佛。所以菩薩分十地，詳細分的呢？有四十個層次，他的學位、他的修行的程度、功力與見地、智慧與定力分四十二個層次，所以初地菩薩不知道二地的事，不曉得二地的境界。等於凡夫的人不曉得得道的人是什麼境界，看起來一樣喫飯，一樣穿衣，同普通人一樣，有時候比普通人還不如呢，但是你不懂他的境界。等於說大家在讀書，低年級的不曉得高年級在搞些什麼，程度低的人不曉得那個學問高的，一樣的讀我們讀一樣的書啊，他就比你高，你就不懂他，低的不懂高的。觀音菩薩與十方諸佛上面他講過啊，一鼻孔出氣，就是佛，所以有些菩薩，大乘大菩薩沒有登地的，或者在初地二地三地由下地向上地，就是下一層功力功夫再想進一步的，進不了步，世界上沒有明師指點，找不到好老師，如果你好好修行，求觀音菩薩，觀音菩薩來指點你。

所以「若諸菩薩。入三摩地」，象一切小菩薩們，小菩薩在我們看起來是大菩薩了，了不起啊，找到一個菩薩當老師那真是明師喲。光明的明那個不是出名的名啊，出名不一定是師啊。古人講兩句詩，我只講上半句，下半句不大好意思講，因爲我們這裏有出家同學坐在一起，我們出家同學都很高明的，上半句是「原來名士真才少」，｛聽錄注：下半句南師沒講，下半句：「偏是僧家俗氣多」｝，不一定大名之下他就是很了不起啊，我常常講一個人出名不出名，有八字的有運氣的，不是真本事喲，這個出名同發財一樣，命好不如運好，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所以諸位沒有出名的不要灰心，你比出名的人還要出名，不過八字不好而已呀，所以自己很足以自慰了。世界上沒有明師啊，我告訴你，很痛苦，有時候自己的修行到那個境界，無人可問，無人可商量，找個人談談心都沒有，講給他他也不懂，那真是悟了道，青蛙跳井撲咚撲咚，都不懂有什麼辦法呢？這個時候你只有求菩薩，那靈得很啊，有時候一下就會指點你了，他不一定現身給你看的。

所以有些菩薩進入三摩地，你注意啊，三摩地已經得定了，三摩地是正受三昧正受，到了一種定境，想進一步進不了，不曉得下一步怎麼辦？進修無漏的境界，菩薩不一定得無漏果啊，大阿羅漢可以證無漏果，菩薩不一定得無漏果。什麼叫無漏？無漏是真得道了，什麼叫真得道了？貪嗔癡慢疑，這些心理的不平衡的狀態，統統沒有了，連根拔掉了，所以叫無漏，換一句話一點缺點都沒有。大阿羅漢證得無漏果但是不一定是菩薩啊，因爲一切念頭空完了，不肯入世啊，所以大阿羅漢他發大慈悲心入世來救人的，這叫羅漢菩薩，雙重那就高明得很，佛才做得到，佛就是大阿羅漢，佛就是大菩薩。菩薩呢？同凡夫一樣啊，菩薩有脾氣喲，菩薩有煩惱啊，菩薩今天是菩薩明天就薩菩啊，對了是菩薩不對了他就是魔王啊，菩薩跟魔差不多，他有情啊，所以叫菩提薩埵。覺悟是悟了，不過同凡夫一樣，喜怒哀樂照常有，不過他比凡夫不同，喜怒哀樂隨時空得掉，凡夫放在心裏空不掉。所以菩薩不一定得無漏，懂吧？這個道理很重要，對不起啊，我也沒有懂，不要問你們懂不懂，只是那麼講而已。

所以這些菩薩已經得了定境界入三摩地，要進修得無漏果，「勝解現圓」，這個定的境界有，清淨很定，一片光明中，神通也有，神通不稀奇喲，神通五通是共法，鬼、神，神仙，菩薩，羅漢有些都會喲，這叫五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不稀奇啊。有一通是不共法，佛法裏頭有漏盡通，就是一切心念煩惱貪嗔癡慢完全解脫完了，這個纔是道，第六通不共法，一切天人所沒有的，只有佛弟子大阿羅漢大菩薩纔有。所以他說這些菩薩們要想進修到無漏果的境界裏頭的時候，勝解現圓，什麼叫勝解呢？理論上一說我都懂啊，對不對？同諸位一樣，空你也懂啊，我聽經、我學佛二十年了。象我們這些老朋友學佛三十幾年了，講起來樣樣懂，有時候門門不通。哪個門我都曉得。你開進去啊！我沒有鑰匙。你不是研究了那麼久了嗎？他就是鑰匙開不了，到那個時候就完蛋，碰到事情啊，他就變薩菩了，一點用都沒有。所以到了這個時候，要想進一步。

勝解：理論都懂，求證那個理論境界勝解。現圓：呈現在前面，圓滿進去的。

進不去了，跳一步進不去了，觀音菩薩講這個時候觀音菩薩來了，你一念求觀音菩薩來指點，他說「我現佛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我馬上化身成佛，因爲菩薩看不起下地的菩薩，人都向高看的，佛比菩薩要高一點。所以你看普門品上講，應以如來身得度者，即現如來身而爲說法，用普門品的話來講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說法。算不定他正是現身阿彌陀佛，現身本師如來相來給你摸項灌頂，現在你應該如何，一句話，就使你通達了。他說我這個時候我現佛身而爲說法，爲他說法指導他。令其解脫。解脫什麼？解脫現有的下地的界境，再跨進了一步。

有時候你的成就，人很可憐啊，我們看世間法也一樣啊，人被那一種成就困住了的喲，你看做生意就知道，那一個人做這個生意發財的，你給他講另外那個生意可以發財，他改變不過來，不能解脫，職業病。拿現在心理學、醫學講起來，職業病。學佛也一樣，所以你看學佛的人，我們看到很奇怪，學淨土的，他就罵別一法門不對，學別一個法門的就罵淨土不對，個人有個困擾在那裏，不得解脫。能夠萬事得解脫纔是道，學佛的目的是學什麼？學解脫，解開一切習氣，脫開一切的煩惱，所以叫解脫。這是第一條，三十二應。

第二條，「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什麼叫有學呢？不管是小乘的聲聞、大乘的菩薩，還需要在求學的境界，就是修行還沒有成就，沒有到最高的成果，需要進修的人就叫有學位，有學這個地位。得了道，證了大阿羅漢成了佛叫做無學位，不需要再學了，同我們讀大學兩樣。大家讀了半天你有沒有學位？我沒有學位，曉得你沒有畢業，有學位就是學士了，大學畢業了，再進一步有學位的，碩士啊，博士啊，將來還要變的，將來來個什麼士啊，我看將來來個最好都不是，最好了。以後的教育我看馬上要變化了。那麼佛學裏頭的有學位是低的，無學位是最高的，不需要再學了，不需要再進修了。

現在他講「若諸有學」，諸包括什麼呢？小乘聲聞羅漢等，大乘下地的菩薩，譬如初地二地乃至到八地以前這些菩薩，「寂靜妙明」不錯嘍，菩薩境界好容易，你說我們空不掉，凡夫是空不掉煩惱，空不掉心念，到菩薩境界不談空字了，「寂靜」，隨時都在清淨中，所以動靜二相瞭然不生啊，那早過了。寂靜到什麼？妙明，妙不可思議，一切智慧神通都有，晝夜都在光明中。但是菩薩境界「勝妙現圓」，貪圖了自己這個高明的境界，這個殊勝很難得，你們都不及我，小乘都沒有，可憐這些衆生啊，好可憐啊，你看我這個清淨光明沒有！這個勝妙現圓，這個時候，菩薩停留在這個境界，進一步進不了，這個菩薩在這個境界上，好不好呢？當然好啊。是大菩薩，那說這種菩薩足以爲人師表，那當然足以爲萬世師表了。但是成佛還早，到佛境界還早。

這樣的菩薩境界等於什麼？獨覺佛的境界，獨覺佛也叫辟支佛，辟支佛的境界。什麼叫獨覺呢？什麼叫辟支佛呢？要注意喲，無佛出世的時候，這個世間上沒有佛法的時候，或者某一個地方沒有佛法的時候，這些辟支佛來轉生了，無師自通，悟道因緣成道了。離塵出世，離開紅塵離開人世間走出世路，所以叫獨覺佛，也叫辟支佛，靠因緣而悟道的這個辟支佛的法門。現在講一切有學位的不管小乘大乘，他停留在「寂靜妙明，勝妙現圓」這個境界，換一句話說他在這個境界上得少爲足了，他認爲就是道，到了這個境界就是最高了，成佛了。那麼觀世音菩薩說，這個時候不一定要「求」他，他自動會來了。「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爲說法」，他也許現出來，觀音菩薩來跟你境界一樣，不過比你高了一點點，點你一下，使這個獨覺境界的人得了解脫，跳進了一步，進入大乘道的佛境界去。所以這是第二應第二種感應，注意他有感應啊，這些感應同我們諸位大概不相干，我們獨覺也沒有，兩覺也做不到，反正是不覺是差不多。

# 楞嚴經講座 五十三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是卷六，二十五位圓通菩薩，現在正是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身的，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講起來很簡單看起來，就是有求必應。但是他有一個範圍而且有個目標，所謂最後使一切衆生所求的，得一個什麼結果呢？得解脫，三十二應後面都是解脫。我們有一點特別注意的，學佛的目的是解脫，不是象普通做生意一樣，賺個東西回來，也不是說沒有。解脫一切業障，解脫一切煩惱。解就是解開了各種結使，打在那裏的結子解不開的，解開了結。結使，所謂結使，普通所講的九十八個結使，一切衆生，那麼九十八個結使十種爲根本叫做見思惑，這個再要重複一道。

所謂思惑就是觀念上的貪、嗔、癡、慢、疑，歸納性的一切衆生的心理狀況，心理行爲的這些作用。

見惑，就是思想觀念上的問題，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所謂「見」拿現在講就是自己心裏的主觀成見，

這些十個根本的見思惑與生命俱來的，誰都沒有免掉，所謂心理狀況就是歸納。如果要分析，照現在人文科學研究的辦法，把它整理統計分析詳細的說明，就是九十八個結使，太多了，這十個根本煩惱，見思惑。以三界來講，欲界有多少成分，色界多少成分，無色界多少成分，成分的大小不同，根本上都有。所以修行的目的要解脫，一個一個解開了，脫離這一切煩惱困擾，自己被自己騙住了的。所以學佛的目的修證的次序是五個，不管大乘小乘。

戒：生活行爲上的開始，自己立個範圍規定自己的，嚴格從外面行爲的開始。

定：使自己不會散亂，不被見思惑等等所拉走。

慧：智慧越來越高，得解脫的智慧越來越高。所以戒定慧是三個根本的方法，你修養它。戒定慧這個戒呢，道德行爲上的，

定慧：智慧上的修持，然後得解脫，

再加一個解脫以後的知見，解脫以後的所知與所見，這五個程序，這是佛法的基本。

所以我們普通信佛教研究佛法一個觀念搞錯了，幾乎同普通信仰任何一個宗教一樣，都是感情化，而且信一個宗教，求一個菩薩都是做生意商業行爲，現實化，磕個頭，就最好求到什麼都做到了，一毛錢不花，只想磕個頭菩薩保佑我，保佑我發財長壽樣樣好，一樣都不能少，少一點了，菩薩不靈。那個頭磕了其實還沒有很誠懇，你看我們大家反省，一般人磕頭也好，禱告也好，任何人做生意的觀念，這樣的菩薩很勢利，我們寧可不信。而且我們也要求他把我那個仇人害死了，菩薩你要降罪於他，他也禱告菩薩也要降罪給我們，他還不曉得怎麼辦好，究竟對哪一個不好。這種心理對於宗教，尤其是佛法這個信仰修持，根本沒有影子，完全錯誤。現在我們看觀世音菩薩，都告訴你非常清楚，得解脫，上次講了兩條。三十二條，現在第三條。

「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上次第一條，他說有人學佛修到菩薩地，還沒成佛的境界，有所求，他的大慈悲心就有感應而來使他得解脫而成佛。第二條就是獨覺佛，這個世間上無佛出世，這個人憐憫衆生超然獨立來教化衆生，這些獨覺佛。到了獨覺佛的境界，超然一切物外，所謂心超物外，心超越一切物外，不留戀這個世間，對於世間一切衆生的苦難，不完全肯幫忙，並不是絕對不幫忙，有時候也幫忙，不象佛菩薩那麼慈悲，他來使他得解脫。現在第三條講有學位的緣覺們，緣覺和獨覺都叫做辟支佛，總稱梵文叫做辟支佛，所以翻譯過來，我們看梵文經典上翻譯的有時候稱他爲緣覺，有時候稱他爲獨覺。其實是一個名稱的兩種意義，辟支佛包括了兩種意義，緣覺也等於是辟支佛，有時候簡稱他叫做大阿羅漢。什麼叫做緣覺呢？他這裏有，緣覺都還在進修中，修行沒有證得果位。修哪一種行呢？所謂緣覺有個原則。

那麼我們必須要了解佛學有個基本叫做因緣。因緣有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第一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十二個叫十二因緣，十二個名稱。這種十二個因緣，同普通法相唯識所講因緣有相同，也有不同。這個所謂無明是指什麼呢？他說緣，緣就是連鎖的關係，由前面這一個動機這個作用是因，因呢，所得向前面再抓一個東西，就得一個結果，因緣由一個一個連鎖關係來。十二因緣是講宇宙萬有生命的緣起，一切皆是因緣生，無主宰並不是有一個上帝啊，一個閻王來做主宰，誰都做不了主宰，生命的主宰是自己。那麼這個主宰，究竟最初的生命怎麼來？這個宇宙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先有男的還是先有女的？太陽從哪一天才有的？天地哪一天開闢的？這個不談。爲什麼？太大了，這個本體起用就是大乘道的最高處，這個姑且擺着。緣覺十二因緣等於是中乘道，不是完全小乘也不是完全大乘，大小之間。他對於生命第一個緣起切斷於無明，一念無明來。

什麼是無明呢？我們這個生命來，什麼地方來的？不知道不明白；死了以後，不是有許多人要自殺，所以常常我們會碰到，我說爲什麼你有這樣的想法呢？我死了就好了。我說萬一死了不好怎麼辦呢？你想回來，這裏的入境證拿去沒有啊？莊子說的假使你認爲死了，死了以後到那一邊比這裏還痛苦麻煩，這一下想我又想到這裏來，做不到啊。你怎麼曉得死了就完了呢？這就是莫名其妙，無明。來從哪裏來，去向哪裏去不知道，這個是基本無明。所以無明也代表煩惱。譬如我們的思想，這一念從哪裏來不知道，早晨睡醒了第一念怎麼來？忽然想起一個事從哪裏來的？不知道，這個名稱的意義，無明。假使知道了就是明瞭，就不是無明，所以無明代表不知道，也代表了黑暗，一片黑暗，也就是茫茫然，我們講前途茫茫，就是無明不明白。怎麼來的？人生一切都做不了主，那麼這是無明的這個意義。

十二因緣這十二條所代表，我們現在黑板上橫寫或者直寫，實際上寫成一個圓圈，它是一個盤子一樣在轉動，十二因緣在轉動。無起也無斷，它連鎖性的象一個波浪式的在轉，一個波浪接一個波浪。我們看水面上的波浪不斷的來，前一個波浪過去了，後面一個波浪就來了，這等於十二因緣這個無明的旋轉性沒有斷過。

所以我們怎麼樣這個生命來？父母入胎一念無明來，無明來，莫明其妙就入胎了，父母入胎的時候一個精蟲一個卵髒不足以成胎，構不成一個胎兒，所以要三緣和合。男性的精蟲，女性的卵髒，過去的經典上男性精蟲過去佛經上叫做精，女性的卵髒，生人的這個蛋人蛋，那麼過去叫母血，男精母血結合就是精蟲卵髒結合它不能結胎，必須要我們的識神，就是心意識這個識。換句話說我們那個靈魂三緣和合才能結胎了，等於我們喫的蛋，所以現在有些出家人說不能喫蛋，有些我說可以喫啊，有公雞跟母雞抱出來那個蛋，可以不喫，那有生命的，孵蛋孵得出來。象我們現在買的這些菜蛋，這些雞專門養起來生蛋，沒有公雞母雞結合這個蛋，抱不出來的，那沒有生命的，有生而無命，可以喫，那麼有公雞母雞抱過的雞蛋有白點的，你打開以後看到一個白點。普通的很少一點點，稀稀的沒有關係，反正是這個道理，所以要三緣。那麼有人也問起過，現在有試管嬰兒呢？人工授孕呢？要不要三緣和合？一樣要。你不要看醫生在手術裏頭，他那個精魂我們中國文學也叫做精魂，他自然受那個吸引力，該有緣的他就投生了，就結合了。這個一念來投生這個結合這一念就叫做無明。

所以說那我這一念不起我把這一念切斷了，完全定住了，有些人學佛的講我只想修到來生不來了，我說少吹大牛，沒有幾個人有這個本事啊，除非大阿羅漢得了漏盡通了，這一念一空了，一死離開肉體以後，把它切斷了定住了，所以戒定慧，就把它定在那個空的境界裏頭，可以不來，可以請長假不來投胎了，六道中不來了。但是隻能夠多長時間呢？八萬四千劫，還是要來。那我何必請長假呢？請假如果再來的時候還跟時代脫節還落伍了呢？還有代溝啊，那叫做羅漢代溝更難辦。所以這個生命怎麼叫了了生死？說我學佛成道不來這個世間了，不要吹了，世間是很多啊，你說我不來臺北投生啊，或者還可以做主了，六道中間你做不了主啊，地獄、畜生、惡鬼下三道，上三道：人道、天道，阿修羅道，幾十條道路，你說你不來，你有這個本事，那所以說除非有定。定解脫是暫時請假的不來，不是究竟的了生死。

究竟了了生死所謂來去自由，那是佛境界，佛也再來啊，菩薩都再來人間，不過他的生命來去自由，非常自在，完全解脫。一切凡夫不得解脫，被生命拘束住了。所以諸佛菩薩在六道衆生中，隨時來隨時去，無所從來也無所去，一切無掛礙，所以古人悟道以後的詩，隨順世緣無掛礙，涅磐生死等空花，那是佛菩薩的境界大乘的境界，那叫了了生死。不是說我死後入定，對於六道中請一個長假就叫做了生死，這個不是了生死。隨順世緣無掛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涅槃是佛境界也不住，生死是凡夫的境界也不留，那麼這是最高的境界，這個境界呢？是成佛的境界，必須要了了根本一念無明，完全了斷了。

所以學佛叫「了」，了就是了，了沒有什麼解釋。如果我們說老師怎麼叫「了」啊？了就是了，了者了也，沒有什麼解釋。那麼你說我不懂，因爲你不「了」，這是很明白的話。什麼叫了？了並不是沒有，了了明明，我們中文字這個事情明瞭，明白了叫明瞭，就是很清楚，叫「了」。了並不是說完全代表完蛋，是很明白，很瞭然。你看《楞嚴經》上觀世音菩薩動靜二相瞭然不生。瞭然並不是說完蛋啊，一切都很明白。涅槃生死等空花，看生死看做凡夫跟成佛倆一樣，都是虛空中的花朵，偶然的暫時的有，不是畢竟的存在，即使這一生來做菩薩，也是偶然來玩玩唱戲的，唱完了就走了，上了臺前喜怒哀樂，下了臺還是睡覺，沒有事，這個纔是解脫。

那麼剛纔講到到無明瞭了、根本無明瞭脫才成佛，即使無明轉成修行大光明、明白了也不一定算大成就。可是凡夫衆生這一念來投胎啊是莫明其妙來的，有緣來投胎就來了，無明而來。他先從入胎開始講，入胎以前你在哪裏？你前生是誰？未生之前誰是我？這是相傳是清朝第一個皇帝順治出家以後自己做的偈子，未生之前誰是我？即生之後我是誰？現在我們究竟誰是我，現在變成我們這個我，我死了以後我又到哪裏去？生了以後我又是誰啊？這實在值得我懷疑了，未生之前誰是我，即生之後我又是誰。象我們現在大家在坐的，問問我們究竟是誰？絕不是這個身體，身體不是我，是借用的，這一生借它來用的一個機械，一個機器用完了最後衰老了就死了走了，那我又到哪裏去呢？這個前面不追問，不切斷無明，一念無明入胎緣行。行是代表運動，生命永遠是動，其實沒有入胎以前，沒有了凡夫境界。

譬如象我們這個身體啊，現在死現在四大一分離，一口氣斷了停止了，這個時候離開這個身體，身體還沒有涼，氣呼吸完全斷了，沒有死透啊。這個時候如果是正常死摸他的身體，一身都冰完了，總有一個部分還有點溫暖的。假使心窩子，一身都冰了死人屍體氣斷了，胸口最後還有溫溫的，你摸到他就知道了，我們手摸死人身體，溫度絕對兩樣，在這裏還溫的，這個是人道中再來，再生人道，六道中。假使說全身都冷卻完了，頭部或臉部這個地方還有溫暖的，天道中生，昇天道，上升的。如果同樣生天道，有些人無疾而終，譬如我有好幾位朋友啊，年紀大了，說走了，昨天晚上。怎麼走的？噢，他要洗腳，剛剛一洗腳一靠就走了，笑咪咪的多半是血壓很高，或者是腦出血，這裏最後是暖和的，一身都冷卻了，你摸他這裏，天道中生，象往生西方的一定這裏暖的，最後還要維持好幾個鐘頭呢，這是上三道。一身都冷卻了，肚臍這一部分還有溫暖的，對不住了，那要多兩隻腳了下一次，畜生道生，畜生道四隻腳叫做旁生，橫生的，走路是橫走的，包括螃蟹也在內，都是橫爬的，那這一類人呢？你就很難摸得到了，死相也很慘。如果一身冷卻了，膝蓋頭部分最後溫的，惡鬼道，腳底心最後的，那個地獄道，下三道不要摸，沒有機會給你摸到的，而且臨死的時候很不成樣子了。

那麼假使這個身體完全脫離了，這個時候的境界這個不叫做鬼喲，這個靈魂我們曾經講過好幾次，這個叫中陰身，變成中陰身，就是離開這個身體，另一個生命還沒有結合之前中間存在這個階段，也叫做中有身，中間所有。中陰身、中有身也有生死，七天一次生死。中陰身還要有生死的喲，怎麼叫生死？等於睡覺一樣，他一覺可以七天，又昏過去了，昏過去又醒過來，這樣七七四十九天在六道中一定轉生了。

你說那不然啊，有些人我去扶欒啊，我的祖父祖母還來呀，那是鬼道中的鬼，鬼道也是一道啊，鬼道也通靈的，但是絕不是中陰身。

所以中陰身，善惡參半的人，這四十九天生命在選擇，這個選擇不是閻王，也不是上帝，完全是自己。人到死一口氣斷了以後變成中陰身，那演電影一樣，自己一生做的事情，好的壞的，騙人的，整人的，有利於人的，平常可以瞞人家一輩子別人不知道的，自己到那個時候一幕一幕出現很清楚的。那麼我們中國文化形容閻王前面有個鏡子，叫什麼鏡啊？大家年青同學曉得吧？叫孽鏡臺前，到那個時候這個鏡子給你一照，你說的假話，等於電視一按就出來了，你前生明明偷了他殺了他，你還說沒有殺？鏡子裏都有的，所以叫孽鏡臺前，孽鏡臺，這個其實是中國文字的形容，是心鏡。自己的中陰身不但這一生，前生多世的事，剎那之間就出來，很快的。這個時候的時間跟我們人世時間是不一樣的，一念之間可以經一萬年，經幾千年。等於我們做夢，我們真正做夢，世界上做夢的人沒有一個夢超過五分種的，最多一、兩分種，有些夢很短几秒鐘，但是我們夢當中感覺上很長了一段時間了。中陰身的時間觀念同我們現在同天人時間觀念都不一樣。所以時間空間的觀念一切唯心，修道人瞭解這個，要解脫了時空觀念，你纔可以打坐用功了，不然坐在那裏面對東方，只有生氣方可以得道，北方就沒有人活着了？西方就不可以住人了？都是心的執著，不得解脫，貪嗔癡嘛，癡就是癡，癡者癡也就是笨，笨者就是笨也，沒有什麼可以解釋的，笨還有可以解釋的，不叫做笨了，癡就是癡。所以這個一念來中陰身來加入轉胎的時候，這就是一念無明，所以中陰身他也是轉動，行。

五陰裏頭啊色受想行識，行的力量最大。所以我們二十五圓通大勢至菩薩代表行的力量，行就是宇宙萬有的動態。你看我們坐在這裏，我們坐在地球上，這個地球永遠在動，不過我們不覺得啊。現在實際上我們倒轉來坐着的，地球翻過那一面是太陽，我們屬於是夜裏，我們習慣了，我們也有神通啊，這個椅了擺在地上都不動啊，我們保持這不是神通嗎？當然地球萬有引力的作用，萬有引力出在哪裏？就是物理科學的，當然那位牛頓先生髮明的，我們雖然不牛嘛，人頓，萬有引力這個東西，每一個世界的生命，現在科學又瞭解接近，又曉得了，不只地球有萬有引力，等於說每一個星球都有它的萬有引力，各有各的吸力脫開了，不然星球就相撞起來了。那麼這一切的力量還是唯心的，這要科學到達哲學將來再研究，所以投胎的生命就是行，轉動。象我們也在行，所以我們的思想一個念頭一個念頭，一個浪潮一個浪潮停不了，心裏的行，心裏的行爲，思想是心理行爲，身體呢，我們睡眠人睡着思想可以休息，腦神經休息，身體上的血液它照舊的在流動，心臟的工作沒有停止啊，心臟一個打水泵一樣，它永遠在打，馬達一樣在打，它在行，它不會停止啊，心臟一停止不打血了，這個人睡着了就死掉了。睡眠就是個小死啊，你不要看到是睡眠，還睡得很舒服呢，所以有人喜歡貪睡的應該不怕死，睡眠就是個小死嘛。

不過據說啊，這個話我只能講據說，因爲我還沒有死過呢，同諸位一樣。據說最後斷氣的時候，人生最舒服那個時候，好象一個東西卡嗒脫開了，脫殼烏龜飛上天，就有那麼一個舒服處，不過那個很短暫，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一下子醒過來。一醒過來，哎呀，也聽得見看得見，已經變成中陰身了。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哭啊，哎呀，你怎麼那麼快走了？他站在旁邊，他也看到也聽到。算了你不要哭了，我走就走吧，他叫我們不要哭，我們也聽不見，兩個電感不一樣了。我們哭啊笑啊鬧啊，他都聽得見，所以中陰身滿處都是。算不定有些坐在我們位置上跟我們倆一起坐，因爲我坐在他身上，他坐在我身上不相干。所以鬼沒有什麼可怕，到處都是，我們過去他從我們這裏過來，我們也從他肚子裏過去，這個世界的東西，等於空氣一樣，無所不在。

所以生命這一念無明到行永遠在轉，所以無明緣行，莫明其妙來的，入胎了，入胎了這個生命在轉。變成胎兒以後跟着母親的呼吸，自己不會呼吸啊，靠這個肚臍帶母親帶着呼吸，營養是媽媽喫進來靠臍帶這裏灌進來啊。可是胎兒在裏頭，現在也有做科學研究了，胎兒完全清楚，父母講什麼話，做什麼事都清楚，的確的，有一個出家人，有一位同學出家人年紀很大了，他告訴我，老師啊，現在我老實告訴你，我在懷孕的時候，爸爸媽媽做什麼事情什麼我都清楚，都很清楚。對，我說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對爸爸媽媽看不起啊，我覺得他們做的事情不對，講些什麼話。我說那不能多想的，人都是這樣來的。中陰是這樣，所以你象人懷胎，有些媽媽懷胎覺得這個孩子好不乖，他裏頭覺得自己在參加亞運賽跑，或者打高爾夫，他還在裏頭玩呢，他並沒有覺得在一個肚子裏，等於夢中的境界是一樣，無明緣行。這個行的作用。

這個胎兒慢慢成長七天一個轉變，同死去以後，所以這個宇宙這個七字的數字，七天是一個禮拜天休息。那麼西方現在叫星期了，星球根據天文轉動一個休息的日子，一個旋轉的日子。過去我們最初幾十年，七八十年前基督教天主教一百年前出來的時候，叫安息日。現在還有個教派基督教叫安息日會。這都是中國《易經》的道理，七日來複，宇宙的生命這個七這個數字，七七八八關係很大，所以我們中國人講話，你這個人怎麼亂七八糟的？就是這個數字來的，亂七會八糟，那就糟了。這個七字有一定的規律，中陰身七天一個生死，胎兒在孃胎裏頭七天一個成長期，一共經過三十七個七天，九個多月了，那麼最後，所謂佛經上講四大一個風大，就是一股氣整體轉動了，掉頭了，顛倒，胎兒本來這樣坐着，轉過來出孃胎了。

現在譬如說我們朱文光博士翻譯的那一本《生命的出胎與入胎》。有許多胎兒都還記得的，那麼西方現在美國在研究得很厲害，把人可以用催眠術恢復到，恢復到他完全，噢，我當時入胎，哎呀好難過，趕緊這樣跑跑，跑出來看到前面一點亮光一個泳道一個小巷子，趕快跑，咚出來了，就這樣出來了。所以胎兒出來了，那很難受啊，離開那個胞衣，臍帶一剪斷，這個肚臍這裏這個帶子跟媽媽相連的，這個地方剪刀一剪斷了以後，母親不幫助你呼吸了。

所以嘴裏那一點東西，護士把它一拿，這個很重要，如果我們在坐有做婦產科的護士，千萬小心啊，拿孩子嘴裏那一點髒東西，一個嬰兒嘴裏含的血啊，很髒很髒的，要完全把它挖乾淨，不挖乾淨等他一張開嘴一哭，有一點就帶下去了，這個孩子將來長大身體這裏痛，那裏痛，有許多人身體到了老年呢，或者變癌症啊，變瘤啊，這個東西在中醫叫做胎毒，在胎裏帶來，就是嬰兒嘴裏含着的。所以醫院護士啊，以前接生的人，我們小的時候，我們生出來沒有護士啊，那就是接生婆，鄉下的老太太們來接生，也很注意把嘴裏這個趕緊挖掉，要挖乾淨。

挖了以後，臍帶一剪斷一挖，嬰兒哇就哭了，不是哭啊，開始呼吸。所以嬰兒有時候哭是運動，做媽媽的並不要太怕，越哭得好他越長大得快，同時嬰兒出來只有這樣大，這個臍帶一剪斷，哇一哭馬上變成那麼大，氣球那麼立刻膨脹了。但是這個時候很痛苦的喲，佛說的，佛有經驗，我們經驗都忘了，大家都有經驗。這個時候覺得十萬八千根針縫衣服的針一起插到身上來一樣難受，這是真的。我們可以想嘛，胎兒在孃胎那個保溫的暖水瓶一樣多舒服啊，這一爬出來以後一接觸到外面的空氣，那個亮光眼睛都睜不開，沒有看過的這個娑婆世界這樣娑來娑去的亮光很難過啊，所以現在嬰兒眼睛看得太早就帶上近視眼鏡了。假如我們當時大概出來時就閉着不肯開啊，所以現在眼睛還好一點。那裏一下就長大了。所以生苦，老苦，生是一種痛苦啊，不過我們忘記了，大痛苦以後忘記了。生苦老苦病苦，死也苦，人生是無處不苦，苦中做樂姑且叫做人生。所以下面我們聽了這個事情啊，答案，考試，什麼是人生？我們下面答案苦中做樂，完全準確，一百分。那麼這個就是胎兒的在孃胎成長，等到七天一成長，他的意識也在變化。

所以胎兒一出孃胎以後變成嬰兒，那麼身帶來與生俱來的，由第八識，第八識叫含藏識，不管了。有第七識俱生我執，沒有第六意識，有前五識眼耳鼻子這個作用都有，不過身識還不堅固，所以嬰兒的身體你給他抓東西也不牢固的，抓不住啊，可是我執第七識絕對帶來的，意根，我執一切衆生我與生命俱來，我就是我，我餓了就要喫。所以有人研究人性的善惡，譬如兩個欒生兄弟，兩個孩子在一起生下來。譬如兩個一起餓了，大家都曉得哇哇哭把嘴歪過來找媽媽的奶奶喫，誰也不會禮貌謙讓，說哥哥你先喫啊，絕沒有這回事，所以有人說人性本來就是惡的，只有自私侵佔給我自己，所以人之初性本善，不承認，沒有這回事，都很自私。佛說這個不是真正人性之體，這是衆生人性一念無明，俱生我執帶來的，沒有第六意識，沒有思想沒有分別。第六意識等到嬰兒慢慢成長，長大一點，他意識就加一點，等到這個嬰兒頭頂不跳封住了，開始講話了。嬰兒這裏還嘣嘣跳的，他還不會講話啊，在那個無意識的講話，等到這裏一封住滿了以後，開始有意識的講話了，這是爸爸，這是媽媽，這是哥哥，這是婆婆，這是手巾，他慢慢學會了，第六意識慢慢加上。

所以人，我常常說象我們老了，有人罵我，年青人罵老人頑固頑固份子，我說我承認，第六意識幾十年加的太多了。所謂意識的思想形態都是慢慢經驗積累攏來，越加越堅固，

所以無明緣行。行緣識，這個階段，到此生這個也可以說前世，前一段的事也可以講前一世的事，把它分三生的話，前生的事。有了這個無明緣行，這三個字要記住啊，有了識這個生命以後，識緣名色，我們這個人的特徵，尤其對於我們人來講，這個世界的生物，只有人最完備，其他的生物或者有六樣，或者三樣，或者兩樣，或者五樣，或者一樣，我們人是六樣眼耳鼻舌身意具備。名就是胎兒，色就是胎兒那個鼻涕一樣凍攏來的這個東西，這個東西發展就是六入，六入就是這個身體六根，六根的色聲香味觸法接觸來的，外界的進來，所謂依他起用，受外界的影響慢慢增加的，慢慢對這個身體越看得重。

所以年青人對這個身體不在乎，越老了把這個六入看得越重，哎喲，我的牙齒又掉了一個，我的血壓哎喲又高了一度了。所以老年人杜甫的詩啊，「訪舊半爲鬼」，問問老朋友有一半到哪裏去了？到陰國去了，到陰間去了，去世了，到陰國去了。「相悲各問年」，所以越老了越懂了它倆，彼此老年人見着，哎呀，你七十三吧？我比你大半年哪，七十四嘍，哎呀，大隻大半年啊。七十歲的人三個月不見面就要掛個電話問問，看看還在不在？就是如此啊！相悲各問年，你看老年人在一起，哎喲，你血壓高不高？你心臟好不好啊？有沒有糖尿啊？都是這一套，那頭大了，這是訪舊半爲鬼。

這是什麼道理？六入，把現有生命境界色聲香味觸法這個世界上現有依他起的抓得很牢，這六種眼耳鼻舌身意。哎呀，我現在看電視馬馬虎虎，眼睛不大行了，還有一點內障啊。你小心看啊，不要看電視。那不行啊，很無聊啊。人你看很難安排自己的，這就叫衆生，以苦爲樂，明知道看不得電視偏要看。

六入緣觸，接觸外界，觸就是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心理物理相接觸，那麼這個觸就受了，譬如我們現在坐在這裏冷氣機這個氣候好不好？這個一接觸物理就感受，內心上的。

受有幾種啊？佛給你分析得很清楚，我們受有五種，苦受（當然我們是害怕避免的），樂受（是要爭取的），舍受（苦樂的中間不苦不樂這一階段，譬如我們講累死了，這是苦受。趕快休息，啊，這一覺睡得好舒服，那個舒服那也叫舍受，苦樂都不住，也是一種享受的境界。所以人很累的時候，你看人很忙，跑到山裏，哎呀，這一下我不辦公退休了，在山中住一天好清淨啊，噢，享受那個舍受。你給他住上一年，他又苦死了，他又想到臺北來看電影了，人就是這樣，樂受、苦受，舍受），憂受，喜受（心理的憂愁與喜歡）。其實嚴格分析起來很可憐，樂和苦倆是一個東西，同世界上的香水一樣，法國的香水最好，香水的原料最臭的東西做的，多了就臭，少了就香。你看輕輕的按摩啊，好不好？舒服，哎喲舒服，輕一點輕一點，好舒服。你給他重一點，哎呀他就痛起來，所以苦樂是一個東西。衆生把輕微的痛苦當成快樂，把嚴重的享受當成痛苦，哪一樣是真的哪一樣假的不知道，憂悲也在顛倒，苦樂也在顛倒，可是衆生有了生命以後有觸這個作用，物理的精神的接觸，生理的身體的接觸。

你說男女兩個，你們青年人講戀愛，講戀愛已經不得了了，在街上那麼多人還捨不得，還那麼抱着，五花大綁抱着走，這有什麼好處呢？就覺得這很享受那個觸，觸了就受，那個心裏喜歡嘛。你問他這個什麼意思啊？你回家去抱抱也可以，一定在街上那麼五花大綁幹嘛呢？我高興啊！高興就是喜受，自己給自己找麻煩。所以有觸有受就有愛，貪圖，愛就是拼命的，因此就爭取抓住，所以他不愛我非要殺了他不可，你殺了他他不是更不愛你了？他就不想一想？

那麼取。取緣有，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真屬於我的，連這個都不屬於我的，暫時租來用用幾十年，最後也不是我的，統統暫歸我所有權，有使有權，永遠沒有主權，對不對？學過法律的？這個只有使用權，使用權，沒有主權，不屬於你的，即使一百年也在還給，還給哪裏啊，還給無所有處，還給無明。無明怎麼來？這個有就是假有，一有就有生啊，自己覺得有生命，生命真有嗎？就要老就要死。老死以後怎麼辦呢？無明轉一圈再來，無明緣行行緣識所以叫做輪迴，轉這個圓圈，這個生命。不過人不一定生了以後人變人啊，狗也不一定生了以後變狗啊。那麼這一生這個無明這一念，使你會在六道中變人也好昇天也、變狗也好，怎麼樣收集來的呢，就靠一心來的喲。善業多了則上升。

所以《楞嚴經》最後佛會告訴你，純想即飛，純情即墮。想就是善了，所以唸佛啊觀想等等想昇華的高升。純情即墮，這個情包括情慾等等，抓得很牢，就墮落就是下三道。那麼六道投生怎麼投生啊？《楞嚴經》後面佛都說的有，怎麼下地獄怎麼昇天堂，大概扼要的講。好了，我們很喫力的把十二因緣轉了一圈。所以十二因緣簡單的，非常簡單，這關於前生現在老死以後的未來等等這三世。那麼現在我們想成道對這個世間不想留戀，沒有意思，看通了，所以有些人人生經驗或者受了刺激看通了，想六道這個世間不來了，世間包括六道，除非你切斷它，十二因緣。

向哪裏切斷呢？斷一切無明。一念無明斷了，不起無明，下面都沒有了。一念無明來就來了，這個動力，等於世界上物理的動力，這個動力機器一發動了，你就不能停了，就在轉了，等於世界上這個電燈開關一樣，走電了就不得了了，燃燒啊，可是你找到那個機關開關的話，一個指頭就把它停掉了。所以我們學佛修行也是這樣，找到了一念無明，根本一念無明一切斷，就叫緣覺成道，得大阿羅漢，成羅漢道，緣覺。

可我們搞了半天就是這一念無明切不斷哪，心中老是閉起眼睛打坐是一團無明，黑洞洞的看不見，睡在牀上心思亂想，那個念頭哎呀不要想了，已經學了《楞嚴經》，我也曉得是妄想，你停了吧，它不停啊，無明跟你倆個非常多情啊，這就是叫做有情叫做衆生，所以衆生也翻譯成有情。菩提薩埵，得道的菩薩也是有情啊，所謂菩提，他悟道了，他有薩埵，薩埵就是梵文有情，他要來度衆生，這是大多情。所以世界上誰是大衆的情人啊？菩薩與諸佛都是大衆的情人。他是菩提薩埵，他雖然悟了道，自己得了解脫，他一念能悲心慈心不能捨離衆生，所以有一衆生未成佛啊，自己永遠不成佛，這就是大癡，貪嗔癡，佛是大癡啊；大貪，明知道一切衆生度不完的，他要度盡一切衆生才肯成佛，大貪心；大嗔心，拔開慧劍斬斷情絲，那要多大的脾氣啊！所以大嗔。大癡，要度一切衆生，多情，要把那個小的轉過來是大情。所以貪嗔癡並沒有那麼可怕，但是貪嗔癡哪裏來呢？一念無明來。諸佛菩薩那個叫做無明嗎？不叫做無明，那叫乘願再來，非常好聽，那個願也是這一個作用，也叫做願，也叫做普賢行願。行願就是這個作用來的，這就是菩提薩埵。

所以瞭解了這個佛學的道理，你說怎麼樣修行啊？你說那我念佛好啊？修密宗好啊？參禪好啊？事實上都不好，反正你學密也好，唸咒也好，唸佛也好，參禪也好，打坐也好，這一念還是無明。誰會打坐啊？誰在唸咒啊？南無阿彌陀佛誰在唸啊？我在唸啊，誰是我啊？我在哪裏啊？在我沒有以前你在哪裏啊？莫知羊｛閩南語，意爲不知道｝，莫知羊這叫做無明，這一念無明沒有切斷以前，統統不是道。說你有功夫有道，必須要悟了這個從哪裏來？斷十二緣。所以若諸有學，有學是正在學的人，能夠斷了十二因緣，切斷了，斷惑證真小乘之道，斷除了惑，見思惑，沒有煩惱，證到了那個如如不動空，斷十二因緣。

「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斷了以後，緣斷勝性這四個字怎麼講呢？一切因緣切斷了一念不生了。所以我們有些古代的小說，自己的父母或者忽然入山去得道了，最後兒女跪在前面，笑一笑，孩子回去吧，叫你孩子已經很客氣了，這是前生的事，這一切情都要切斷，有一點情的吊住，都不能得其聖果，所以離情絕欲，要多大的決心！所以我們文學上形容啊，拔開慧劍，割斷情絲。情就是最大的無明，這個情慾是最大的無明，要切斷。

「緣斷勝性」，對於自己本來清淨光明的自性勝利了，情慾啊把它戰敗了，自性清淨光明勝利了，一切因緣切斷了，到了這個境界的人，那很舒服啊，一天到晚就想入定去了。所以你看大祖師們大羅漢們，你打天下，地球戰爭毀掉都不管，自己好清淨啊，這一切衆生凡夫活該。所以獨坐大雄峯，氣吞諸方啊，你看禪宗的祖師，象慧志法師在湖南衡山南嶽不下山頂，獨坐大雄峯，氣吞諸方。中國的文學形容他，氣吞諸方，就是這樣，有人幾十年都不下山，就是這樣。

自己的「勝妙現圓」自性清淨光明這個纔是道，這個得成功的是妙不可思議。當然神通一切事情都前知，本來也不喜歡來救人，救你幹什麼呢？哎喲不對喲，你要救他一下，他病得快要死，把他救好了以後呢？以後還是要死，何必多此一救呢！你說衆生造業，造業了你勸他不聽，勸他不聽該死，對呀，遲死早死總歸死，既然是總歸是死，還不如早死還早解脫，那麼他就懶得動了，就沒有菩薩心腸，勝妙現圓，自己在那個最殊勝最特殊的最玄妙圓滿清淨這個境界裏。所謂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一念一定算不定一萬年不出定，我們看起一萬年很長，在入定的境界，勝妙現圓，不過剎那之間，一出定好象眼睛閉起來休息一下，一出定一看已經一萬年了，就是這樣，勝妙現圓。

但是中國古代你們研究禪宗就要注意了，可是大乘菩薩的人，不要吹牛了，沒有緣覺獨覺的境界功夫都沒有到，你說我是入世做菩薩道，你不要吹了。真菩薩入世的菩薩他一定有這個出世的功夫，他要定就定就走了。你看，所以那個禪宗祖師象夾山的教法，得了道叫你香爐古廟冷秋秋的去，到香爐古廟裏頭找個地方，山裏頭啊香爐古廟，找一個破鍋裏煮煮飯。一念萬年一念之間就過了萬年，一條白練去就是一片清清淨淨的去。這個樣子，一念萬年一條白練去，就是這樣，這就是形容詞，這就是緣覺境界、羅漢境界。

古人隱山禪師的那一首詩，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作是非來辯我，浮世穿鑿不相關。我們古來很多中國的大禪師大祖師們在山裏頭，就是悟了道在山中住着了，那麼後來給人發現了，他就提了一首詩在茅棚又走了，又找不到他，第二次去找不到了，他寫了一首詩：三間茅屋蓬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作是非來辯我，浮世穿鑿不相關。所謂叫他出來講經弘法傳道，他纔不幹呢，他看到人都厭煩的。這樣的這些人小乘境界，所以緣覺「莫作是非來辯我，浮世穿鑿不相關」，這些都是緣覺乘的境界。我們禪宗祖師這些境界很多啊。那麼觀音菩薩說象這一類的人，修持到這裏，住在這種境界上，到家沒有？還不算到家，不過了不起喲，大阿羅漢有道都是祖師的境界。那麼大乘道叫他們擔板漢，只看空的一面有的一面不管了，只曉得出世，跳出紅塵，不敢入世，不圓滿。

那麼觀音菩薩說：「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這個時候觀音菩薩他現身緣覺身，你那個苦行算什麼！他來一個人啊來一個頭陀比你還更苦，跟你倆討論談論，告訴你這個境界還不是，還要放棄掉，放棄掉，所以現緣覺身而爲說法。

這個如果你們研究禪宗，看那個夾山接洛甫的公案就知道了，等於說夾山禪師啊是觀音菩薩了，現緣覺身而爲說法，這個公案現在不是講禪，就懶得說了，說了你們大家聽了，我說這個公案還是說啊？所謂公案，就是我們中國禪宗裏頭學佛法的那些人修行修持的經過。我們中國禪宗所謂當唐末分爲五個大宗派，最大的宗派臨濟宗，臨濟禪師，臨濟那是北方，所謂師父是南方人，可是他的道場在北方他的法緣。他有個弟子叫洛浦，這出家的代號，法名，洛浦禪師。這一段我們簡單一點，洛浦當然青年才俊，出家人啊，臨濟的威風大得很，這位大祖師前面。所以有名的禪宗的做法，他的教法，德山棒，臨濟就喝，喝就是罵人，隨時罵人，「呵」這個一句話一個字就把你嚇癟了，就吼下去。等於我們罵小孩一樣，不要吵，他就下去了，就是這樣，臨濟喝。德山棒，雲門餅，趙洲茶，這是中國禪宗這些祖師的教育法的不同，不同點，有他的代表作。那麼結果洛浦禪師年輕的時候自己在臨濟門下，臨濟是大師，當代的，那個時候是真正的大師，不象我們現在稱大師啊，亂稱的了，那個時候大師是真大，不容易，要頭大。洛浦認爲自己悟道了，臨濟不許可他，說還早。那麼洛浦就告假了，所謂告假就是請長假走了，離開師父。臨濟就講了，升堂等於說上堂上課的時候當着大衆宣佈，說我門下有一赤稍鯉魚，赤稍就是尾巴紅的鯉魚，那麼在黃河一帶紅尾巴的鯉魚相傳一跳龍門啊，就會化龍而去了，這是形容這個弟子是了不起啊。我門下有尾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而去，現在不聽老師，搖頭擺尾，自己認爲了不起，形容得很好，搖頭擺尾向南方而去，不知死在誰家醬甕裏，這就是搖頭擺尾，什麼都看不起，自己以爲得道了，不知死在誰家的醬甕裏，變成醃魚了，不曉得哪個師父能把他醃得掉。那麼你看學罵人的藝術，多看看禪宗，要看懂了，這些禪師們罵人啊，呵，妙不可言，這個我門中有一赤稍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而去，不知死在誰家醬甕裏，對了，變成醃魚了。

那麼洛甫呢？到了南方，聽說夾山會禪師，夾山在南方，過了長江，夾山會也是有名的大禪師，這個夾山會悟道了，大徹大悟了。這個洛浦就到了夾山禪師，也是大叢林，也同他師父一樣，門下總是四五百人，都是長期跟他學的。他老兄到了那裏不來看這位老和尚，在他那個叢林大廟子的頂上，山頂上搭一個茅棚自己在那裏住，就在那裏打坐。你看這個赤稍鯉魚多厲害呀，搖頭擺尾向山頂而來，搭個茅棚端坐紫金蓮。當然廟上這些徒弟們就告訴師父夾山了，有個年青和尚北方來，聽說還是臨濟的弟子啊，呵，道法很高，大徹大悟了，一個人在山頂上住個茅棚。夾山禪師說好，有數了。究竟他師父倆個有沒有溝通？有沒有通了長途電話那就不知道了。夾山禪師寫了一封信派一個徒弟，他說你呀，把這封信送去給他，這個年青和尚打開的我信看了，下來就有救了，如果下山來看我有救了，不下來就完蛋了。吩咐這個送信的徒弟，第二天就告訴他你把信交給他，不管如何你在旁邊等着，等到他如果出了茅棚，你就一把火把他的房子茅棚就燒了。那麼這位夾山禪師就是禪宗，你們要學禪宗不能學的，算不定房子給人家師父燒了，糟糕了。那麼這個和尚拿這封信，到了茅棚看，當然很禮貌，我們師父啊，我們大和尚給你一封信。他在那裏打坐，不理。信在哪裏？把信拿來，他把信拿來屁股一放，理都不理它，你看這個赤稍鯉魚赤尾巴的有那麼傲慢，認爲放屁，就上面一坐。這個和尚只好告辭出來，不過師父吩咐旁邊等。他當然過一陣他想想還是不安心，屁股下面拿出來，不曉得裏面講些什麼話，他出來了。一出來茅屋啊，夾山派去的徒弟就把他茅棚點上火就燒，而且叫起來你的茅屋給火燒了。他頭都不回，看都不看就下山了，所以這個人，洛浦的氣派很大。

這個時候你要曉得洛浦啊就是「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這種境界，自己認爲成佛了，已經成功了嘛，一切因緣不起，有什麼了不起。那這個時候夾山禪師就是觀音菩薩了，非救他不可，造就一個青年人。那麼他來見到夾山禪師，就拿臨濟那一套教育方法，他一見到夾山禪師，當然不會說先行禮啊，老前輩啊，我是某人的弟子什麼的。他就跟夾山禪師一出來一見他在客堂，會客室裏。他就跟夾山禪師，「喝」這樣一來。夾山禪師不動聲色，「雲月是同，溪山是異」，跟臨濟祖師完全兩樣，臨濟是「喝」這樣一來，獅子吼。斯斯文文，出口成章，「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他說你不要來這一套，就是這個話。你學問差一點這樣兩句話，照你們現在大學生啊，碩士啊，去看這樣一個老師就完蛋了，他講兩句什麼雲月是同，哪個雲啊？哪個月啊？怎麼同？怎麼溪山又異，哪個異呀？他一聽，說你不要來這一套，天上雲同月亮，世界上都是這個雲都是這個月亮，雖然是一樣東西，這個雲這個月亮照到臺北兩樣，照到大水風景就兩樣，照到觀音山又兩樣，照我們樓頂，都是這個月亮啊，作風不一樣，都是佛法，道，你不要來這一套了。到我們就開罵了，不要來這一套，格老子揍你，那就又是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夾山老和尚也不動聲色，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象這種語句，我們現在所謂講《指月錄》，禪宗的這些典故記錄很難讀，你要中國文化的底子高，先讀懂文字再來，詳細啊你們自己去翻，最重要的，重要點已經講了。就是他把他茅棚引出來，火把它燒了。洛浦的勝妙現圓，自己認爲是寶貝的時候，他把他寶貝打破了，這是觀音菩薩現身來說法，使他更進一步，使他解脫。

所以後來洛浦再有個動作一擺，夾山禪師罵他，你看古人罵法怎麼罵？「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就是這樣，就把他罵慘了，雞棲鳳巢，你是個雞小雞，我這裏是鳳凰的窩，雞棲鳳巢，非其同類，你還不行呢，沒有資格住我這，就是滾蛋出去，這一頓把他罵下來才把他收拾。象這一類，先把他平常所得的高處，覺得境界很高，自己很傲慢的境界，一點一點地把它拿掉，輕輕拿掉。臨濟祖師絕不用這些語句，象等於說少林拳，一路咚咚咚咚少林拳。這個夾山祖師的教育啊---太極拳，慢慢來而且打得很文雅，什麼「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這一下他就傻了，後來就慢慢，洛浦就不敢在臨濟前面「呵哈」這一套就不敢來了，一點一點都給他抓住了。後來就請問他的見地和功夫境界，見地功夫啊，後面有幾句話，我一下想不起來了，就是很妙。那麼洛浦禪師啊，這位年輕人才曉得不對，這一下才跪下來拜他爲師，我重新在你這裏學佛，後來所謂洛浦是接夾山的法器，所以臨濟祖師啊，早就斷定他，結果是這一條鯉魚啊，就醃到夾山的缸裏頭了，搖頭擺尾向南方而去，不知醃在誰家醬甕裏，就是死在夾山醬甕裏。

我們現在重點不在這一段公案，就是說譬如象我們中國禪宗的教育法，斷十二緣，緣斷勝妙，勝妙現圓，一個人用功到這個境界，沒有明師很難轉過來。的確，所以明代憨山大師，你們看憨山大師的年譜。他有一度的境界，他在盤山頂上碰到那個老和尚，夜裏打坐起來在山頂經行散步，覺得這個身體沒有，身心跟這個宇宙打成一片，高山頂上那個明月照下，身心一片清涼世界，那個境界多美啊！那是做到啊，不是你們文學的享受啊，內心沒有念頭很清涼，那很高興。回來茅棚裏問這個老修行，這個老和尚始終沒有理他。他去掛單，盤山也在北方啊，好象在河北盤山，這個頂上有個老和尚，憨山大師這個時候二十幾歲，聽說有個老修行在這個山頂住茅棚不下山。他就去，古人所謂參學穿個草衫，千里求明師，萬裏求口決，就是這個樣子參學。不象我們現在，老師我都寫信給你，你都不答覆我。我說我欠你的答覆啊？我活該呀？這還不要說是斷尾巴的魚，還要多聞，當然我醃都不醃他了，現在青年都是這樣。你象憨山大師就是自己到了盤山頂上，到了茅棚拜這個老和尚，老和尚沒有動過，還在那裏打坐，也不跟他說話，他越看越怪。結果他在那裏呀，老和尚自己做飯喫，坐過飯自己拿個碗拿雙筷子就端起喫，憨山大師看他也沒有叫他喫飯，憨山大師自己也不客氣，也去拿個碗筷子一起喫，他也沒有說不對。第二餐憨山大師就聰明瞭，快到做飯的時候先把飯做好，兩副筷子兩個碗，他也不響，兩個就喫，如此好幾天不說話，你要睡就睡這裏，他也不趕你。後來夜裏開始打坐用功起來經行，那個憨山大師一下得到這個境界，他就看出來了。他就很自負，憨山大師很自得呀，這個身心一片清涼，水月境界多好啊。這個老和尚告訴他，他說我住此山三十年，夜夜經行此境。每天夜裏打起坐來都在這個境界裏，這有什麼稀奇啊，他就告訴他說你現在的境界就是《楞嚴經》後面講到的色陰區宇，換句話在生理變化這個階段，還不算得道啊。換句話說你們講的氣脈剛通了，任督二脈、奇經八脈、三脈七輪打通了自然有這個境界，他說那有什麼希奇？不是道啊。他說我住此山三十年，夜夜經行此境，每一天每一天夜裏經行此境，此乃色陰區宇，就是生理的變化的境界，還不是道啊。這個就是所謂講「勝妙現圓」。我們今天講這些解釋啊，不用完全講佛經的道理，講佛經的道理很容易講過去了，不大容易懂，這樣一來吧，或者或者我們大家年輕人變成赤稍鯉魚。

# 楞嚴經講座 五十四集

---楞嚴經講座

《楞嚴經》卷六，還在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身，上次我們是討論到有學位，十二因緣。現在是講到小乘法門，四諦法門。

「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有學這個名稱我們不再解釋了，就是說沒有到無心地。所謂古人唐代那位貫修禪師有名的句子：「修行不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都是空的，一定要證得空性，那纔是究竟，一切有心有念去做都非究竟，所以不到無心地，這都是有學位，需要再學的，需要再求進步，除非到達無心地。所以成佛是一切無心，無心不是沒有，就是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理。

現在他說假使有些小乘聲聞之果有學位，得四諦空。四諦就是一切佛學的基本，那麼以現在學者來名稱叫做原始佛教的，根本佛教，就是南傳佛教東南亞一帶的基礎的學理，南傳佛教是講東南亞一帶有小乘佛教。東南亞一帶原來錫蘭｛斯里蘭卡｝哪，泰國啊，緬甸啊等等，這個一兩千年多年流行的是小乘佛教，同巴利文這個系統，巴利不是法國那個巴黎，另外一種文字，巴利文的系統，叫做南傳佛教也是小乘佛教，它不承認大乘佛教的，佛教就是出世的，那麼最重要的南傳佛教的學理基本上是四諦空到十二因緣爲止，後面大乘菩薩的六度萬行一概不承認的，認爲這個是後代的佛教，後期的佛教，這是在學理上有爭論的。

在中國的佛教大小乘一概bang luo {聽錄注：這兩個字沒聽明白，猜想是容納的意思，錄音3分鐘處}，大乘佛法必須從小乘做根基的，沒有說小乘不成就而隨便講大乘，不可能，除非是特別的根器，也等於說小學畢業以後，纔到研究所，才完成最高的學位，一級一級來，這是中國大乘佛教的特色，包括了大乘小乘，包括了顯教（明顯的教化）和祕密教，這是中國大乘佛教的特點。

現在講聲聞乘小乘佛教所注重的四諦空，所謂四諦是苦集滅道，那麼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我們不過重複一道，提起大家注意，很容易懂的東西，在我們做學問修養方面我們往往把容易懂的東西看成容易，實際上都沒有懂進去。人是喜歡重難而輕易，這個人情啊人的感情上面，困難的東西拼命去摸，容易的東西看成太淺近了，馬馬虎虎過去了。實際上一切的最高深的東西就在最平凡處，最平凡最淺近的不瞭解，那麼專去學高深的永遠學不好，就是基礎不穩固。四諦法門是佛法的基礎，佛說世間一切皆苦，有求即苦有所求就是痛苦。所以有心地不到無心之地都在有所求中---痛苦，即使你在修道，無所求，對於世間法放棄了，修道也是痛苦，你想成佛也是痛苦，有求。真正到佛境界是無心地---無求，中國人有句老話：人到無求品自高，人真到了無求，那就是不是人了，你叫他是佛也可以呀。所以四諦法門最基本的第一個苦諦，苦諦在大小乘佛學來講，怎麼苦，很多。譬如我們身體是四大構成地水火風，血液啊、骨頭啊、呼吸系統、消化系統等等，所謂講醫學上講十大系統乃至到九大系統，不管如何，四大里頭每一個大類可以有一百一十種病，所以四大綜合起來，我們這個人的身體隨時有四百四十種病，大概的歸納，隨時有隨時可以死亡的。所以人自己在痛苦中煎熬習慣了，就是不覺得自己這個身體之累，也不覺得心理思想情緒之拖累，不知道苦，其實都在痛苦中。所以學佛的道理求解脫，解脫的道理離苦得樂。

我們歸納哲學的立場上，一切衆生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爲什麼修道學佛？爲什麼信宗教？爲什麼謀生活？爲什麼有科學？爲什麼有宗教？爲什麼有哲學？爲什麼有這些等等，人文文化一切都是爲了求得離苦得樂，哪一種東西是究竟的安樂，這個是問題。

所以苦，歸納起來都曉得是八苦，這個我們學佛的基礎都知道。八種苦，生老病死四種，這個生命的過程，有生命一定會衰老，長大會衰老，所謂年輕時叫長大，長大就是在衰老，比嬰兒時候已經老多了，天天在衰老，生就有老就有死亡，就有各種痛苦，生老病死四種苦。那麼這個苦所謂生老病死苦五個字，這個苦包括了後面四種的現象，求不得苦，所求一切不如意，人生沒有一件滿意的事。

在中國文學裏頭經常有這個話：十有九輸天下事。我們年輕時讀書都曉得這一幅對子，人生十件事有九件都是不滿意，都失敗了，十有九輸天下事。百無一可意中人，這個做人一輩子找不到一個真正的知己，哪怕父母、兒女、夫婦，兄弟，朋友，夫婦是夫婦，兄弟是兄弟，朋友是朋友，父母是父母，兒女是兒女，但是絕不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十有九輸天下事，百無一可意中人，這是中國文學上的名言。當然也有人反對這句話，後來有個文學家，當然他找到了意中人，意中人就是很難遇得的人，他說「眼前人是意中人」，我眼睛裏看到的那個就是意中人，我們這句話是相反這個道理。可是人生的確如此，

另一幅對聯呢，也說到：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們人生不如意事情啊，十件裏頭有八九件；可與人言無二三，有時候自己失敗了受了委屈那個痛苦，找人訴苦還找不到呢！因爲沒有這個聽衆，所以不如意事常常八九，十分有八九，可與人言可以對人家講的無二三，講出來那個痛苦還是訴不盡的。這都是說明人生這個生命過程當中都是痛苦。

譬如我們生病了，一個人感冒了，哎呀，我頭好痛啊。你頭痛啊？給你喫一點藥，醫生會給你喫點藥。所以我常常跟醫生朋友們講笑話，說看牙齒呀。我說要這樣辦那樣辦。有些醫生都是好朋友了，他說老師啊，你好象比我們學醫的還內行？我說當然啊。他說怎麼？你學過啊？我說我當然學過啊，你那個牙科是學校裏念出來，我是痛出來的，痛了幾十年哪，你講了半天是學理上懂得，那個痛的味道你絕不懂，真的喲。所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生病了我說我好痛啊！哎呀，你忍一忍啊。豈有此理，我痛的那個味道，你還叫我忍一忍，你絕對不懂。但是也要原諒他，他沒有這個痛嘛。

所以人生境界就是這樣，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這是包括求不得苦。愛別離苦，人生的境界所愛的人所愛的事所喜歡的東西，它最容易毀壞，越愛的越容易跑掉，所以佛說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堪忍，是難忍你要忍得下，不可以忍受硬是忍受了。所以你看十方世界諸佛最佩服我們這個世界上的衆生，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有缺陷的，一定有缺陷，這是這個世界的特點，沒有一件圓滿的。譬如講愛情吧，兩個人如果志同道合，又是知己又是情人，又結了婚，一定要早走一個。不走一個不叫做娑婆世界了，它是一定有缺陷的，即使一切完美了，沒有完美的東西。所以十方諸佛都願意到這個世界裏修行，事半而功倍，因爲它苦難多，這個娑婆世界有缺陷的，善惡摻半。假使在淨土的世界不想修行了，淨土的社會不要道德了，大家都信佛也沒有犯罪了。到極樂世界的修行就很難了，太痛苦的世界也不能修行，苦得已經受不了，沒有時間了。就是這個娑婆世界蠻好，有時候到苦不樂，到樂也不苦，這個裏頭有刺激性的，所以修行容易成功，叫娑婆世界是堪忍，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這就是菩薩道。什麼是菩薩？就是做到了難忍，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別人做不到的，做到了，利世利人，這是菩薩道。那麼這個道理呢？聽起來很高尚的思想，做起來很困難，所以苦諦裏頭愛別離苦。

那麼第七個呢？八苦裏頭第七苦啊，怨憎會苦，怨是怨，怨是埋怨，憎是恨啊，怨比恨輕一點，憎就很重了。我們最討厭的人，不喜歡的人不喜歡的事人生不喜歡的遭遇偏偏碰上；做生意本來要發財，偏要蝕本，這個多痛苦啊！然後太太也埋怨啊，一切都埋怨，越怨越氣，越氣越做，越做越失敗，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怨憎就會苦，痛苦的事情經經常碰到，一天到晚在怨憎會這個境界裏。

第八個苦包括很多了，五陰熾盛苦。五陰是佛學的名稱，同四諦一樣，五陰就是色受想行識叫五陰，另一種翻譯名稱叫五蘊，蘊和陰是一樣的，看不見的一面。

色就包括生理的、物理世界、物質世界同我們身體地水火風，這是色法，生理上的這些有爲的看得見的摸得着的這個色法。

受：心理一半，生理一半，一種感受的痛苦啊等等，受是很重要，我們大部分人把受字搞不清楚。這個受，現在我坐在這裏好受不好受，這個椅子好受不好受，今天這個氣候好受不好受，很難懂得。一般人都把感受感覺狀態當成思想，思想和感覺狀態兩個是分開的，但我們的人生大部分被受陰，五陰裏頭受陰感覺狀態牽起走，很嚴重的。所以現在人講：人活着求生活的享受，享受兩個字就是受陰的作用，感覺狀態。這個受陰我們經常在痛苦，我們提過很多次。佛學這個受分五種，樂受：快感。苦受：痛苦感覺。舍受就是丟掉了、空空的，沒有了，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心裏空空的，很難過，舍受；憂受：思想的憂愁；喜受：高興。這五受佛把這五受歸納性的，佛把生理心理歸納性的五大類的感受，我們看看五分之一的一個樂，五分之四都在痛苦中。樂和喜兩個沾了一點點邊，其他都在痛苦，自己不覺得，這是受陰的痛苦。

想陰，就是思想，我們有了生命有這個身體思想停不掉，當然思想包括很多，想錢了，想名了，想前途了，大家求算命了，我說你們不要算命了，八個字啊算命算八字：前途有限，後患無窮。這八個字算完了命，有什麼算？每個人都前途有限，你活了一百年兩百年也是那個樣子，生命活着給人家帶來很多的痛苦，每個人活着都給人家找麻煩，這就是八字，就是想陰的痛苦。

行，行不是走路啊，生命的動能停不了。譬如大家說打坐唸佛想定下來，定不下來，兩個腿盤在那裏眼睛閉着，心裏靜不下來，要把行陰切斷了纔是真正得定。你坐在那裏看起來你在打坐入定，清淨睡覺，睡覺身體上血液還在流行呢，那個行陰，你那個思想還在做夢呢，行陰生命這個動能，你切不斷在那裏，就有這種苦。

那麼識陰，識不是思想，是心意識，包括心物一元的那個心體，心性的習氣，所謂八個識，這個不詳細講了，就是心意識，給自己支配自己的那個習氣。所謂業識茫茫，那麼佛學有一句話，業識茫茫，我們這個生命的習氣，每個人個性帶來這個脾氣，脾氣與個性就是業識的作用，前生的果報累積所帶來的，前生的思想行爲所構成的這麼一個成果，變成自己這一生的個性與習氣。這股力量是切不斷的，行陰，切斷了才叫做悟道證道而成佛。那對自己生命來去自由，有了把握了，行陰很難，識陰也很難。

所以五陰熾盛，象火一樣在燒，熾盛兩個字注意啊，第八苦叫做五陰熾盛苦，我們生命活着，就在一個火爐裏頭受煎熬。所以佛經上說，三界不安，三界就是指我們這個世界，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叫做三界。三界不安，猶如火宅，人生的境界永遠不安祥，等於在火爐裏頭受煎熬，這是基本上四諦法門講苦諦的看法。

爲什麼我們重述它呢？一講八苦，學佛的人都懂，但是誰能真體會到人生畢竟是苦？很難體會到。你儘管學佛，乃至學佛了以後，哎喲修道，忙忙碌碌跑到山裏頭修道，爲什麼？有所求，想成佛想成道，這也很茫然啊，佛是什麼樣子？道是什麼樣子？理論自己都沒有搞清楚。然後在山裏頭又不喫飯，又拼命受苦，又打坐，那真是五陰熾盛苦，那苦中加苦，因爲他理論不懂。你說哪一處是安？三界不安猶如火宅。三界是包括天人的境界啊，你跑到天上也苦啊，天人有天人的缺陷。這是娑婆世界。所以苦的真正體會到沒有？

所以第一個是苦諦，諦就是一個總綱很仔細，你要搞清楚，人生是純苦無樂。那麼一切衆生不知道自己生命在苦中，在求苦，把暫時偶然的輕微的痛苦當成了快樂，錯誤，所以衆生顛倒。顛倒這個意思是佛學的名詞，我們現在講就是犯了最大的自己自我的錯誤，把輕微的痛苦當成了快樂。

譬如我們說眼睛看書吧，拼命想求學問、求學位，拼命的讀書，眼睛近視了，多痛苦呢。一個眼鏡一帶上，很好，看得很清楚，很高興，又加了一個負擔。所以我戴着眼鏡看書的時候，我到現在都很討厭，我很想不讀書也不看東西了，應該廢了這個眼睛，老了嘛，加了一個東西就覺得麻煩。可是衆生呢？加了以後覺得這很好啊，這個科學的恩惠呀！啊，很高興，實際上負擔很重。汗出來，這個眼鏡就掛在鼻子這裏變成鼻鏡了，那個樣子也不好看，可是衆生在這個時候覺得科學的文明。譬如說舉這個例子，很多，仔細的體會沒有真正的快樂，沒有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除非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本來。

生命本來沒有找到以前，都在集諦，集苦爲樂，集就是去抓，一切都去抓，一切抓來以爲是真的。我經常講過這個故事，一般在這裏同學聽我講慣了，叫做猴子偷苞谷，四川人的話。猴子偷苞谷當然你們沒有看過的，至少看過猴子，猴子偷東西很有意思的，山上。我們在山上那個時候求苦啊，自己在求苦，以爲修道的時候，看得很有趣。猴子偷東西呀，偷那個玉米那個苞谷，它一來了以後，猴子看到玉米，一掌，東看西看手就來摘喲，它那個摘，猴子也沒有穿衣服，苞谷一摘來它就一夾，夾着了，這個手又去，又捧起來，這樣掉了一地。掉了一地，哎喲他忙得很，一邊還要看人，怕有人有來的。我們看到它抓了一地，很多了，故意「喲」，它就跑了，跑了連最後一個也沒有了，這就是人生。人生就象猴子偷苞谷，生下來的時候兩手就抓着，到了民權東路儐儀館最後放掉了，猴子偷苞谷，什麼都沒有抓到。光光的來，光光的去，當然後來有些人還給你加一點衣服啊，弄一把電火給你燒一燒，其實也很多餘，當時來也沒有什麼燒啊，回去了還要燒一燒，這是集諦。衆生以集，集：抓住，就是集中了痛苦自己認爲是快樂，錯誤顛倒的認識。這是四諦的前面兩個。

所以集是因，苦是果，因爲來抓這個東西，纔有所求，集就是求的意思，人生有所求，就有痛苦。那麼要滅掉痛苦，衆生的目的，不只人生啊，凡是有生命的一切衆生有個共同的目的是離苦得樂，脫離痛苦求得幸福得快樂。真正的快樂要滅一切痛苦才能得一切快樂。

所以第三個是滅諦，滅不掉。譬如我們思想，要睡覺要失眠了，想睡覺求不得苦，血壓高了失眠了，想睡覺都做不到。年紀大了想自己身體靈便一點做不到，求不得，一切都是求不得。所以想滅除痛苦做不到，滅掉苦就是樂，不需要求樂，只要滅掉了痛苦自然就是樂。所以滅諦我們很難，譬如我們學佛修道打坐，想念頭思想把它寧靜下來空一下做不到，滅不下去。怎麼樣才能真空真滅掉一切苦啊？道諦，除非你證道。得了那個道，道是什麼呢？空就是道，怎麼樣空呢？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衆生永遠在那裏輪迴，成天學佛想空空不掉，空不是沒有，空掉這個受陰，感覺上，空掉這個思想，基本從這裏開始。想陰中被這個生理物理牽起走而做不到，所以學佛的人說四大皆空，你半大都空不了。今天天氣冷了，你不穿衣服，站在那裏試試看，四大皆空嘛，冷算什麼？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你看看，馬上就感冒就生病，半大都空不了，這是風大，天氣冷了，風大你也空不了。可是這四諦的道理呀，在學佛的基本，大家沒有去想，沒有去求證，所以一點苦諦的因、集所求的因、得苦的因、都沒有動手滅掉，只有自己找了更多的煩惱，乃至去信一個宗教也好，任何宗教，乃至去信佛，本來還沒有關係，一信了佛兩夫妻還吵架啊，信一個宗教啊，家裏頭變成一個問題的家庭，我們看得多了。這又何苦上教堂？何苦跑廟子呀？本來爲了離苦得樂，這是離樂求苦，多矛盾呢，這是因爲心有所求，集諦，要觀察得清楚。觀察清楚。

四諦法門我們都曉得，佛最初說法說這個四諦，同時在佛學裏還有個名稱，三轉四諦法門。三轉：轉了三次，三轉怎麼轉法？四諦就是四個字、四個範圍，那麼有幾種說法，說佛的三乘道，小乘的聲聞乘他的最高的成果是羅漢羅漢果，那要定慧的功夫做到；中乘道就是緣覺乘，我們《楞嚴經》上兩次纔講過獨覺佛緣覺佛，這是中乘道，十二因緣，上次剛剛說過的，這是中乘道；最後大乘菩薩道，出世而入世的，救世救人的。上面兩乘道絕對出世，菩薩道大乘道是入世的。所以你看佛教的諸位大菩薩都是在家相，形象都是在家相，除了十八羅漢，五百羅漢，那是聲聞緣覺道是出家相，表示絕對出世的。大乘菩薩道都是在家相，不過出家裏頭也有出家菩薩也有，但是大乘道是最後。所以三轉四諦法輪，不管是聲聞乘、緣覺乘、大乘道，一切佛法要四諦爲基礎。

那麼這個四諦的道理呢，要怎麼去修證它？在這裏我們要研究《楞嚴經》目的不在懂得佛學，懂得求證的方法，本來一切佛經是告訴我們求證的，求到實驗的方法，不是做學理來研究的，做學理來研究那變成了思想了，那佛學就是哲學，就是論辯的，那沒有什麼用處，一切的佛經記載就是修證的經驗之談。那麼如何求得了這個四諦的苦空到達，那麼基本上原則《楞嚴經》第二卷裏頭講到過，驕陳如等佛最初說法度起來五個比丘，五個出家的弟子，跟佛一起出家修道的。佛問過他：你最初聽我講四諦的法門，那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只有三十二歲喲，開始出來說法的時候只有三十二歲，他說你最初聽我說法的時候，因四諦法門而悟道，你何以能夠悟道？能夠證果呢？

我們現在迴轉來把《楞嚴經》上面大家聽過的，引起大家注意啊。那麼驕陳如等這五個人的報告，他說當時聽了佛的說法，因悟了「客塵煩惱」四個字，中文翻譯後來變成最高的文學。我們唐宋以來很多的文學都用這個東西「客塵煩惱」，塵就是物理世界物質世界、人文的社會裏頭一切的人事、一切的是非，都是心地上面的灰塵，染污的灰塵。所以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感情來來往往，都是心裏頭的灰塵，客塵它是客不是主。我們知道自己在思想知道自己有感覺，那個能知道的那個是主人，那個不動的。那些使我們動心的使我們有感覺有思想，這是客人，它是不留的。來而則現，這個思想依他起，外界一引誘就起來了，所謂依他起，譬如大家坐在這裏聽這些話，聽我在亂講，你本來腦子裏空空沒有這個思想，因我一講呢，一引起來都是依他起，客塵，這些塵勞越裝多了越痛苦，都把它丟掉。所以心中腦中把這些客塵煩惱都丟開了，此心自然清淨，所以悟到了客塵煩惱而成道，這是基本原則。

但是我們也讀了《楞嚴經》，也懂得了客塵煩惱這個文字的含義，這是佛學的文學，畢竟我們自己馬上能夠把客塵煩惱去得掉嗎？去不掉，因此，他產生小乘裏頭的很多的法門。所以法門都是先給你訓練自己的心理，最後達到把客塵煩惱洗刷乾淨，恢復我本來的清淨。

那麼佛因此產生小乘經典來告訴我們修證的方法有十念法，十個念。哪十念？唸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 念天、念安般、念身、念休息、念死十念法。所以唸佛不過是十念裏頭的一種，佛在聲聞乘、小乘法門《四阿含經》，南傳佛教原始佛教根本的有十念法。

那什麼叫念呢？要注意喲，現在人就講觀念、思想，那麼在學理的名稱邏輯上，哲學的名稱是意識形態，觀念思想，觀點，普通話你的看法，你怎麼看法，再麼說白一點，你怎麼想？那個想就是念。那麼念是什麼內容呢？就是我們自然的呼吸，生命沒有死以前，自然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間叫做一念。注意喲，一念是一出息一入息一呼一吸之間叫做一念，所以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個煩惱。煩惱不是念哪，當然念一定是煩惱，有念必煩惱。唸的內涵呢？這個煩惱有八萬四千種，一念之間，一呼吸之間。你說佛說的這個話真說的大話，大家沒有注意喲，我們真注意，我們呼吸一往來，這樣一呼一吸等於這個時鐘滴答就是這一下，滴答一下一呼一吸，有八萬四千煩惱，我們那個思想能夠思想的比呼吸還要快，轉得非常快的。

所以我常常給有些同學講，我說你們寫文章就知道了。我們有時候一篇文章靈感來，要寫快呀，筆來不及寫，腦子思想想了，想快點寫下去了，哎喲，只要停一下這個靈感就跑掉了，記不住了，這個寫得慢，用打字也來不及，思想非常快的，念是很速的，它的快速很快，大家在一呼吸之間自己念有那麼多的思想、煩惱，煩就是煩憂自己，苦惱自己的東西，屬於情感性的、理念性的，統統都在內停不掉。所以一念之間這八萬四千煩惱，那麼要把這些煩惱慢慢地修理乾淨，只有採用這十種法門。

好，這十種法門，你說唸佛怎麼念？念法怎麼樣念？念僧怎麼樣念？乃至念死怎麼樣念？念死就是修白骨觀，修不淨觀，修止觀，可是內容做起來都很難。一般研究佛學的講經教的呢？把四諦一說清楚了，好象就會成佛了，成不了。好象證得羅漢，證不了。它有修證的功夫，因爲你理懂了，不是那麼高明的。高明的人呢？那容易啊，有爲皆苦，放下無求就好了。但是放不下，真放下了就是休息啊，第九個念休息，大休大息。所以《楞嚴經》上也提到過，狂心頓歇，歇即菩提。這個歇就是休息，這個「歇」字是唐朝的俗語，普通話並不是文字啊。如果講廣東話客家話閩南話裏頭有這個字，休息就是歇一下，不過閩南話不講歇，那麼客家話照老輩子的，歇一歇。那麼在長江一帶啊，兩湖一帶這個俗語是經常要用的，休息是歇一歇。歇就是休息，狂心頓歇，歇即菩提，纔能夠證道。

但是假設一切空了，證到道了，這個得個什麼果位呢？羅漢果位，聲聞的羅漢果。那麼羅漢有幾個階層呢？四果，初果羅漢二果羅漢到四果。所以四果裏頭有不同，得到空，有些人得到空，究竟了沒有？沒有究竟，初果羅漢現在假使開始修道，證到清淨的空性了，這個身體死了以後，你就得了羅漢果了？沒有。這叫做羅漢向，初果羅漢向，換句話說後補初果羅漢。相當於民選的時候候補初果羅漢，那麼佛學叫做羅漢向，初果向，向這個初果的路上走。要如何呢？從現在開始修，證得了一切放下，休息了得到空性乃至一入定可以入定幾十天都不動唸了，這個樣子說得道沒有？沒有。初果羅漢向，這個肉身壞了，七返人間。還要七次到這個世界上來，再做人再修過。

你看我們這個世界修行大學並不壞呀，這些羅漢最後還要到這裏來的，這個時候昇天，昇天以後享受一下，再到這個世界來做人，做了人以後他自然會曉得修持，也同你們諸位一樣，生來就喜歡《楞嚴經》啊，好佛啊，你們都是初果羅漢向啊，或者四果羅漢向啊，或者是三返人間、四返人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羅漢有隔陰之迷，定力很高，一投胎就忘了前生。那麼你說忘了怎麼曉得修道呢？帶來的習氣個性，這是阿賴耶識帶來的種子，他喜歡接近宗教，喜歡接近修道，這個個性就是他的習氣。至於說我前生究竟是哪個和尚，哪個廟子裏？或者我是哪個修道人？這個忘了，因爲羅漢有隔陰之迷，隔了一箇中陰身，上次講到中陰身就迷掉了。菩薩也有隔陰之迷，除非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薩，不動地不退轉的，否則都有隔陰之迷。所以初果羅漢還要七返人間，最後身才證得四果，證得四果啊，證得真的空的定。

所以小乘的修法你不要看小乘不行，有些年青人學佛，我要學大乘，我要學密宗，小乘我纔不幹呢，哎呀，你小乘不幹，我還不請你幹呢，你還沒有資格呢。你不要看到小乘不行。小乘就了不起，初果就了不起，至於二果羅漢那更了不起，一返人間最後是即身就在空定中，大阿羅漢，所謂到無心之地，修行不是個簡單的事。

到了四果羅漢，大阿羅漢，聲聞緣覺最高的學位，對不起，在整個佛法裏還屬於有學位，還非究竟，那有個名稱叫做擔板漢，只看到空的一面，有的一面沒有看見。曉得性空不知道妙有，知道清淨不敢起用，可以出世而不敢入世，還沒有談到說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那是大乘境界。小乘境界到四果羅漢，可以出世而不敢入世。大乘菩薩纔有這個資格說可以成佛也可以成魔，那是更高了，不談。所以只能出世不能入世，非究竟。

所以觀世音菩薩說這些聲聞乘的羅漢果們，「修道入滅得四諦空」，得到空果了，

「修道入滅」他自己懂了這個理來修道，「入滅」滅盡了一切煩惱，不起心動念，等於孟子說不動心了，一切不動心，入滅。

「勝性現圓」自己認爲自性已經明心見性了，他知見有限，認爲自己最高了，再不能進一步呈現圓滿的境界。觀世音菩薩說象這一類人，

「我與彼前現聲聞身而爲說法」，那麼我就自然來化身來在他前面，化身來他也不知道是觀音菩薩來度他，「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爲說法」。

「令其解脫」，解脫什麼？解脫聲聞乘的得少爲足，以中國禪宗來講，知道空不知道有，可以出世而不能入世的擔板漢，就是得少爲足。所以禪宗的語句這些祖師的罵人是很藝術的，四個字叫滯殼迷封，透不出來，那觀音菩薩就現前爲他說法了。那麼象這一個故事，你說觀音菩薩在哪裏呢？觀音菩薩就在世間，一切皆有。

譬如我們舉一箇中國禪宗的古人修道的公案，禪宗那位牛頭山牛頭融禪師就是這個公案，就是這個境界就是這一條，牛頭是山名，現在在江蘇南京一帶，法融禪師年輕出家入道，他在牛頭山山涯裏頭打坐修道，百鳥街花供養，你看一打坐，這個花不要買的喲，空中的鳥給他銜來供養他，當然還沒有到達天人送食。百鳥銜花古人很多啊，真修到那個境界，得空性的境界，百鳥銜花供養，天人送食，日中一食一天喫一餐飯不要自己做的喲，到了正午的時候，空中的天女就給你送來了。青年人不要妄想，哎呀，我趕快修到還可以看到天女，那你就完了，那個魔障就來了。他因爲無所求，到這個時候百鳥銜花供養，還沒有到天人送食，那還得了？

所以後來你看禪宗的四祖道信禪師，偏偏到牛頭山去度他。因爲他「修到入滅，勝性現圓」，以空爲究竟，並非究竟。這一段公案你們諸位自己去研究了，我現在不報告，因爲報告了，我口音也不對，他們寫黑板也寫得很苦，這段公案一講起來《楞嚴經》也不要講了，那很鬧熱，很有意思，諸位自己去研究，找他們出家同學那裏有資料，不過要看原書，要中國文學有一點底子，不然看不懂了，裏頭文句也很妙，故事也很妙，好，我們把它姑且跳過去了。現在下一條，觀世音菩薩說：

「若諸衆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爲說法。令其解脫」。「若諸衆生」觀世音菩薩說，這個「諸」字要注意喲，他不是指定哪一個，我們大家都有資格。這一切衆生，「欲心明悟」，要想明心見性，明心見性這是一個名詞，不是說明心見性就悟道啊，是悟道，悟了道不能說馬上就證果啊，悟後才能起修，不悟道還不能修呢！等於學科學一樣，你那個學理都不懂，方程式都不懂，你想到試驗室去求證那全錯了。所以悟後才能起修。

他說有一些衆生要想求得明心自己悟道。「不犯欲塵」，這就很難了，尤其是狹義的欲，男女之間的愛。三個字，情、愛、欲都不犯了，不犯是戒喲。那硬要防守，很痛苦喲，不犯欲還容易，男女說身體不接觸還容易，最難了的是情，比愛還難辦。有人覺得我一輩子不犯欲，這個身體呀也不結婚，哎，他此情難了啊。這個情啊微妙得很啊。你說這個情，有些人講我可以不動情，什麼都容易吹，這可吹不得喲，情，廣義的情，父母的情你可以了嗎？對兒女的情你能夠了嗎？男女之間的情，說那個傢伙那個男朋友，或者想那個男朋友，我恨死了他，因爲你恨他，你以爲你自己無情啊，我恨死了他這一句話是最高的多情。因爲情多了，所以恨，無情就不恨了。你看那個無情的東西你會恨它嗎？你爲什麼要恨他要氣死他呢？因爲你對他很有情，不能了。所以情、愛、欲三樣都屬於欲，都屬於欲喲。這個欲塵就是染污的，塵就代表染污。所以這個梵行，什麼叫梵行？梵代表絕對清淨謂之梵。

所以我們看常常我們引用，你看密宗的教主黃教的教主達賴，不是這一代呀，這一代達賴談不上，第六代的達賴當然那個還是真轉生過來的。那宗咯巴大師要他死後也要再來，死後也要再來。到第六代以後成問題了，到了乾隆這個階段啊，大家都說轉生的好幾個孩子，抱到中央來，抱到朝庭，乾隆說那抽籤，所以乾隆發了一個金瓶，實際上銅子鍍金的了，金瓶抽籤，抽到了哪個是轉生就算哪個是轉生，就是這樣。第六代達賴是活佛啊，那真得道了，他有情詩五十五首，很有名的，最有名的一句是「最恐多情勝梵行」，最怕自己多情有害於修行，最怕了，「入山又怕負傾城」啊，那你就斷了一切念頭入山修道打坐去啊，他說入山了又捨不得呀。所以有些人叫他閉關了、出家了、我媽媽了、父親了、孩子了、丈夫怎麼辦呢？就是入山又怕負傾城。「世間哪得雙全法」，你看連達賴都在嘆氣啊，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不辜負了佛又可以成佛又可以度你，你看這個貪心多大？這就是欲啊，這是達賴的情詩。你看這位法王，這位活佛多多情啊。所以菩薩佛都是多情種子，這是他的名詩。我們爲什麼講到他的這個詩呢？就是梵字這個意思，梵就是清淨，最恐多情勝梵行，入山又怕負傾城。世間哪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這個恐怕我們在坐的諸位都有同感，諸位達賴，諸位法王。

所以梵天是很高的，天人這還沒有得道啊。大梵天，欲界天玉皇大帝是欲界天的天主啊，玉皇大帝是歸欲界歸太陽月亮這個系統啊，超過太陽月亮系統，管銀河系統那個梵天啊，那個天主就高了。大梵天要悟了道，再能夠守戒，不犯欲塵，但是有限度，身清淨，身不犯不是說心不犯，心不犯還做不到啊，是身可以做到無慾，心不犯和身不犯怎麼說法呢？

這個古人有副對子，我們中國文化裏頭有一幅對子的，你注意。這副對子怎麼講啊？「百善孝爲先，一切修行好事啊，要孝父母，孝是第一，百善孝爲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孝道是一切善行的第一條，但是孝只看心孝不孝，不看行爲，假定一定要行爲上論這個人孝不孝，那窮人，他孝不起父母嘛，父母跟着受苦，他並不是不肯給父母享受啊，自己都沒有辦法，只好聯帶父母受苦。所以萬惡淫爲首，男女之間淫爲首，論跡不論心，有沒有這個行爲？不管你心裏。論心世上少完人，論心的話，心裏他想一下，這個沒有辦法的，如果說這個人心裏都不動了那除非大菩薩，大阿羅漢境界。如果論心世上少完人，這是中國文化的裁判，善惡的裁判，最高明的。百善孝爲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爲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就是這個道理。

不但世上，這個世上包括了天人，梵天也是如此，梵天很高了，很乾淨了，欲身清淨，還不談心呢，論心他還不能，梵天還沒有跳出三界喲，做上帝做天人，上帝還沒有跳出三界啊，所以上帝還要修，梵天還要修。那麼梵天裏頭有大自在天，我們看到大自在天梵天的天主，大梵天的天主，你們研究比較宗教就清楚了，你們翻開新約看看，啓示錄，基督教最難講的那一篇。基督教裏也有密宗啊老的基督教裏有密宗喲，因爲你們沒有研究過比較宗教不知道，而且老的天主教基督教也講打坐，不過不象我們這樣，他這樣坐，那個坐的地方啊，象那個警察站崗的那個方亭一樣。

我當年看見在成都有一個朋友西班牙人一個神父，他坐着可以懸空，真可以懸空，不過只在那個亭子裏頭，所以我們倆很好朋友。我說你不敢動念，他說對，他說我曉得懸空了，想再高一點，這個念頭一動，咚就掉下來了，就是這樣。所以現在的天主教基督教也變了，真修持功夫沒有。

大自在天的天主全身是白的，白冠白的帽子皇冠白的衣服，印度婆羅門教以前是白的，我們的白衣觀音也是白的。白衣是在家入世的，所以象我們居士寫信給法師們，象我寫信有時候給和尚老和尚，白衣，就是自己。我也不好稱自己老兄，也不好稱自己老弟，我也不好稱自己老師啊，就是我這個在家居士「白衣」兩個字南某某，當然不是白衣南某佛啊，那就要皈依觀世音了。這個梵天就是這樣，

他說「我與彼前現梵王身」，這個梵王是欲界天的梵王，還不是大梵天，我剛纔講的大梵天，穿白衣的那很高了，比色界還高。他說這個天人，要注意喲，他悟道了沒有？那麼你說人怎麼可以變天主呢？因爲持戒。好好守戒，尤其不犯淫戒，這個他生來世昇華做十善昇天，變天人，不過對不起啊，天人算得道啊？不算得道。天人也分啊，天人變天王變天主那是要智慧和功德倆到了的，如果有些差一點的變天女啊。那麼到了這一生守戒，男女之間不發生，一生保持此身的清白，不犯淫戒。淫戒不止男女之間喲，乃至諸位將來後面要討論到的，所謂漏丹不漏丹，戒除淫戒的問題，那個時候再來討論，這個很難了。但是你變了梵天啊，糟糕了，一個天主啊，四五百個太太，天女都是你的，這個時候有犯哪。所以守戒不守戒，什麼是戒的究竟？要研究清楚啊。

所以我常常說有些人講，某某人啊，前生有修持啊，這一生富貴功名好啊，但是慾念特別大。我說因爲他前生守戒守得好，這一生來在功名富貴中，不要守戒了，呵，因爲前生餓極了，這一生拼命喫啊，造業就再墮下去了。

升到天人也是如此啊，你以爲升了天不犯戒，所以我們這裏有三界天人表，佛學裏頭，越是天人越多啊。你說不相信天人有五百個夫人啊？那你就問問那些夫人喫不喫素呢？天女照樣的喫素。你看研究佛學啊，這個就是佛學的基本啊，你說人和天人的心境是一樣，動物也一樣，你們看看昨天晚上中視的那個動物世界裏頭就有，你看是在阿拉斯加還是什麼依索比亞的那個探險的，發現有一種猴子，這個猴子，一個公猴王五百隻母猴是他的太太，老了，那個母猴還在喫醋啊。昨天晚上我剛好打開一看，十一點鐘，那個母猴看到別的公猴一來，呵呵，那個樣子生氣的。我看了以後，又悟到一道，娑婆世界連猴子都如此啊，何況人也！所以衆生皆苦，天人世界，所以觀音菩薩在梵王裏頭會現身來度脫梵王。

「若諸衆生。欲爲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帝釋是什麼呢？這一降下來，欲界天的最低層，就是我們講的玉皇大帝，在佛經裏頭就是帝釋天。這個玉皇大帝是這個欲界裏頭的天主，這個玉皇大帝佛經稱成釋提桓因，釋提桓因是他的名字，是印度人的名字。我們中國人的玉皇大帝根據封神榜上姓張的，據說現在一貫道把他換了，明選換成關公了，最近玉皇大帝是關公來接位，不過我們也沒有接到通知，他們愛換就換。

所以我們小的時候讀小的故事。老師們講啊，諸葛亮給關公看相，關公要諸葛亮給他看相，他說軍師啊，你給我看相。諸葛亮說君候（是很恭敬的稱呼）生不過封候，在生啊只封候而已。講這個關公的官位，因爲三國的時候劉備封的不算數，最大的官是漢承平候，漢獻帝封的。死後三千年大運。所以關公死後越來越走紅，現在美國也有關帝廟，美國都開始有了，上一任最前任的總統杜魯門都到華僑社會的關帝廟上香，所以他越來世界性的了。因此難怪玉皇大帝也換位，讓他了，現在的玉皇大帝據說，不過我也是據說是關公。過去那些道士啊，畫符唸咒上表文報告給天上啊，玉皇大帝張。現在要寫那個表文，道家有的，上表文玉皇大帝關，稱關大帝了，這就是帝釋天的比方，欲界天的最低層。

那麼他們悟道了沒有？爲什麼能夠當玉皇大帝呢？在佛法裏頭就要問了。你們研究比較宗教同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上帝只有他也可以做，別人不能做的，一切人不能做上帝啊。所以佛法是無主宰非自然，衆生平等，我們都可以做上帝的，上帝犯了錯誤犯了罪照樣墮落變衆生，衆生修了道一樣可以做上帝，這是佛教的基本教義同其他宗教不同的。佛教不是無神論者，有神論者，他是多神論者，承認有神。這些天人三界天人怎麼樣來的？並不要悟道，並不要悟得菩提，不要大徹大悟，修十善業道，就可以昇天。

什麼叫十善業道？就是我們人「身三、口四、意三」，這三種惡業，斷除了這些惡變成了純善。十種，身口意，意就是思想，嘴巴，十種都轉過來就是十善業。

身業三種，殺、盜、淫是身業三種惡業，要轉到善業，不殺，絕對不殺，不偷盜。什麼是盜戒呢？佔便宜就是偷盜，占人家的便宜貪便宜就是偷盜，非我之所有非我之屬就粘來的就是盜，佔便宜就是道，淫就是剛纔講過了，殺盜淫身三。

意三：貪嗔癡。貪慾嗔恨癡情，癡迷就是沒有智慧，三業轉過來不貪不嗔就是慈悲佈施忍辱，就是慈悲喜捨，都要轉了，有般若有智慧，意業轉了。

嘴巴四業很難轉啊，第一是妄語：說謊。我們人類天生愛說謊，據我所瞭解，包括我在內並不是我在外，人好象生來就不會說真話，都說假話。孩子見到娘無事都哭三場，假裝就愛哭就是孩子在說謊的開始，耍賴在心理行爲就是說謊就是開始。

兩舌：挑撥是非。挑撥是非，其實我們覺得並沒有兩舌，有時候犯了兩舌戒很多啊。哎呀我聽人家說啊，哎呀我勸你啊，兩舌，已經把人家中間拉開了，是有感情的破裂就是兩舌戒。兩舌就是非常多，至於說是非，是的非的，是非我們覺得很正義感啊，哎喲，這個不對的，所以我要勸你啊，不對就是非嘛，認爲對就是是，誰知道我們來講是非，犯了兩舌。所以中國人，昔時賢文，我們從小的課外讀本上，有兩句話，我們小的時候都背得「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碰到人講什麼？沒有正經話，講別人，都是講別人。呀，今天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去看電影了，又講他嘛，對不對？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呢？都是一樣的。所以當領袖的人，當老闆的人希望部下都擁護我，絕不埋怨我，絕不罵我，那是傻瓜，做不到的。你不要看到當面哎呀，老師啊，了不起，他轉過來你就起不了了。所以不要上這個當啊，當面恭敬你總經理萬歲，轉過來你半歲都沒有了！千萬要注意啊，這個人類的壞習慣是天性，這個是兩舌。

惡口：我們經常犯的，當然罵人，罵國罵《三字經》啊，當然是惡口之一了，那還是小的惡口啊，有時候惡口啊，會出口傷人，自己覺得說了一句好話，過後一想是個惡口，很壞害了人，這就是惡口，等於兩舌一樣的嚴重。

還有第四種很難，綺語：黃色的話固然很綺了，「綺」字很難解釋，幽默的話、黃色的話、帶粉紅色的話這一些等等都叫做綺語。譬如文學家多半是綺語，譬說如我們寫一個文學形容人家，譬如說白居易的《長恨歌》，你們都念過的，全篇都是綺語，那全篇都是綺語。你看《長恨歌》最好的，「聞道漢家天子使，花冠不整下堂來。」那個綺語到極點啊，沒有一句是對的，可是文學境界那個綺語最好。你看《西廂記》上那個綺語「待月西廂下，雲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你看象我們這個頭腦就犯了戒，綺語，《西廂記》這種小說還揹來，你看看，這個變很糟糕，又癡，意識犯了癡，嘴巴還犯了綺語，這還不算數，還有《西廂記》這些詩啊，反正犯戒再犯給你聽吧，這都是我們十一二歲犯的戒，揹來的到現在，童子功啊，「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卻羞郎。」就是爲了你裝病不下牀，你真的來看，我還病得更重，更不下牀。這就是本人犯綺語戒，思想裏頭第三個貪嗔癡戒，十二歲就看小說，這些好的都背得來，凡是這些風流的多情的那非把它揹來不可，到現在我頭髮白了，它也丟不掉，此乃癡也。我是現身說法啊，現身說法叫你們反省自己喲，不得解脫這種東西都是你障啊，修道的障礙，得了解脫都是功德。怎麼把這些變成功德？所以綺語隨時會犯。有時候逗人家說一個笑話，其實我在笑啊，笑自己又犯了綺語戒，現在就犯了。

所以你看這十惡業我們隨時都在造，身三意三口四，叫做十惡業。十惡業都把它轉了，都轉了，變成十善業道，十善業道積功累德才能得天人果報啊。所以叫你守戒，出家學佛先三皈五戒，沙彌戒，比丘，比丘尼戒。你戒守住了才能得天人果報，還沒有說一定成佛道。人天乘你修好了，纔能夠得上修聲聞乘啊，聲聞乘才跳出欲界呀。聲聞乘修好了，纔夠得上修緣覺乘啊，緣覺乘修好了，纔夠得上修大乘啊。真正的佛法是五乘道，以人天乘十善業道爲基礎的喲。所以講到這個地方，諸位千萬記住，什麼是佛法的基本，戒律與修持，記得一個偈子，不是我說的，佛說的：諸惡莫做，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你什麼經都可以不要念，四句念來了，到閻王前面把四句話一念，閻王馬上退位就看不見了，你就馬上上升了，昇天，真的喲，這個話不是綺語，不騙你的，騙你我要下地獄的。四句話記住：諸惡莫做，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是一切佛的真正的教義，第三句話最重要，看你能不能自淨其意。

# 楞嚴經講座 五十五集

---楞嚴經講座

我們今天還在《楞嚴經》卷六，還在研究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化身。前後到現在我們還不太詳細的研究，講到第六條。第五第六開始講的是天人變化，我們中國文化常有一句話所謂究天人之際，所謂做學問中國文化做學問的目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見。尤其是司馬遷在寫歷史的時候在《史記》上所提出來的，一個真正一個知識分子的學識要究天人之際，研究人同天，天很多了，包括現在象上帝的天，它究竟是色界還是欲界天，還是無色界天？很值得研究了。我們現在正在天人之際在遊覽，觀音菩薩帶我們。

上次講到第六條的現帝釋身，帝釋身就是欲界天的中心的天主，也就是我們中國人道家所講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雖然變成欲界的天主，他並不能說是成佛，並不是證得菩提，那麼這個上次我們提到過佛教同一切宗教不同，人、天主、上帝也是人做的，一切衆生做的，不是說只有他做上帝，我們永遠是上帝的子民，不是的，天人平等、一切衆生平等。包括這個玉皇大帝帝釋天，欲界中心天的天主，下面還有呢，現在開始：

「若諸衆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這個所謂自在天是欲界天的天頂，還沒有到色界。那麼佛教尤其是佛法裏頭的這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這個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要非常仔細研究清楚的。我們這裏本院的同學們有一個表，三界天人表比較詳細，比一般表制的詳細，哪種功德才能昇天位的道理。這個自在天是欲界天的天頂，那麼他同欲界天的天主不同了，比玉皇大帝的層次還要高一點。那麼他升爲天人啊，基本上都要修十善，行一切善，一切善的功德才能升到天人之際。一切善是道的行，並非是道也，善與惡那個本體那個根根纔是道，但是修道必須要行善，沒有善的功德，連天人的境界都不夠，不要說成佛。所以我們普通說，光想學佛唸佛而成佛，不修一切善而能成就，做不到的，連天人境界都沒有資格。

那麼修善的當中善中也有惡，天人，譬如上次我們討論過的帝釋天玉皇大帝這個欲界天，有沒有壞的天呢？有啊，等於人一樣，人都是人，有好人有壞人，而且好人有時候變壞人，壞人有時候也做好人，壞人也做好事的，不能說壞人絕對壞，天人也是這樣。所謂壞的天人是阿修羅，阿修羅我們普通翻譯叫做魔。這個魔不同，天人之際的魔，天人裏頭的壞人，他也具備天人的一切神通，具備天人一切功德。阿修羅的神通同功德一樣的大，所以佛經上講，阿修羅與天人戰，有戰爭，象我們人世間有戰爭的時候，天上這些天人也戰爭，阿修羅與天人戰，失敗了，阿修羅王帶領這些魔王，躲到哪裏去了？躲到藕絲孔裏頭，八萬四千或者十萬八千，百萬天兵一下躲到藕絲孔裏頭，他的神通有多大！就是我們南海路植物園裏頭那個荷花池裏的藕，蓮藕的孔裏頭，整個三千大千世界的都在那個裏頭，玉皇大帝也沒辦法。所以天理人慾之戰。

我們說研究佛教研究佛法，這個天人之際，如果把所有的宗教的天人之際做一個比較研究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天人生活同我們不同，但是有相同，欲界天這些天人還在欲界裏頭，有五欲之樂，男女飲食一樣。所以我們中國道家小說上經常寫到，有些神仙都嫁給凡人，有些凡人還討了神仙做夫人太太的，也蠻多，中國歷史上還蠻多，譬如「藍田送玉」｛諧音｝啊，這些故事啊，都是人和天人結合結婚的事情，很多，那麼這種呢？就是欲界天的天女，天仙。

再進一步到自在天，欲界天頂，又高一層，這個叫做梵天，普通所謂梵天。它除了修一切善以外，那就同欲界的帝釋天不同，高到這個層次，有禪定的功夫了，有定力，這種定力叫做什麼地的境界？未到地的定，還沒有達到菩薩地啊、羅漢地的定。譬如我們大家學打坐學唸佛坐在那裏，雖然坐起來，在那裏釣魚，一邊打坐一邊釣魚啊，這個釣魚也可以說是凡夫未到地的定，釣魚定就是昏沉定，坐在那裏睡覺。那麼你說不是定嗎？那也是一種，至少他會坐着睡啊，你不相信你也坐着來睡睡看？也是功夫啊，這個功夫也了不起的啊，這是未到地的定。那麼這種自在天身啊，也受五欲之樂，那比我們喫的大了，象我們想買點愛國獎券中了都很困難，尤其青年同學們要想兩個人結婚都很困難。一變天人五百個太太五百個天女，那多得很啊。大的天主是一千個天女，所謂前宮後宮多得很。

所以你看我們某一個大宗教女人出家手裏要帶一個戒指，某一個大宗教，哪個某呢？你們自己去找。那麼這個要帶個戒指，當她出家的時候她們不叫出家叫入會，我們叫出家，她們叫入會。她們如果不出家，我們叫還俗，她們叫做出會了，剛好相反。那麼她帶一個戒指，那個戒指正是變了出家人女性，戒指的意思就是嫁給上帝了，自己這個身這個世界上絕對獨身的，嫁給上帝了。我們一看手上那個戒指是結婚戒指，不過是不能開玩笑的，要很恭敬她，也非常不容易的，這個道理。

所以欲界天到梵天境界自在天，自在天是有什麼功德呢？他當然一切善行功德很大；功夫呢？未到地定，因此他受五欲之樂，有這個享受，福報就很大了。那麼他們的身呢？身自在遊行十方，這個身體要飛到哪裏就到哪裏。

所以根據佛經我們世界上的人種啊，即不是哪一個上帝造的，也不是哪裏來的，是天上飛下來的。當時地球沒有開發沒有人種，人類的祖先就是天人，所謂光音天，光音天也到這裏看看，這個星球蠻好玩的，然後飛呀飛呀，貪喫地味，貪喫這個世界上的，據說這個地球有個外衣很好喫的，現在沒有了，我們衆生業重了，它沉下去了，現在它沉得很深了挖不出來了。經典上記載釋迦牟尼佛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有些弟子不相信，有這個事啊？佛說你們不信啊，就下去一挖，這個就是地味叫大家嘗一嘗，據說很好喫，不過大家也許有喫過的忘記了，這個地味。所以是這個天人來的，這個自在天人吃了地味以後，人就飛不動了，慢慢墮落了，在這個世界上。那麼後來就是象《聖經》上所講的一樣的，亞當夏娃吃了一個蘋果受到魔鬼的騙哪，兩個一結婚就搞壞了，就更飛不動了，就有家庭男女啊，就變成我們的祖先，據說如此，查無實據，就是這樣。

要有實據呢？諸位好好修定，到了那個境界證明是真的，現在這個呢？要拿到人世間的事實或者科學求得一個證明很困難，只要你功夫到了，在這個定境中，你就跟天人境界接觸了，會看得到，也是事實，他也跟你倆會接觸得到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呢，我們未到地定還沒有呢，大家坐起來還在釣魚臺定啊，那就接觸不了，要到達未到地定，這是自在天身，所以他們受五欲之樂。

你看觀音菩薩怎麼講天人境界？不說解脫了，本文我們再念一下，「若諸衆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有些人，這個衆生，衆生是包括一切了，這一部分衆生天人境界。「欲身自在」，這個身體會自在遊行十方，在這個宇宙空間裏頭啊，每一個星球上去沒有阻礙。不過有阻礙，上界飛不上去。色界的上面飛不上去，更高一層的飛不上去，那麼在欲界下面都可以來，但是不願意來，他在欲界的頂是飛身自在。我們看武俠小說，修練一輩子，修個劍仙，練個氣功能夠御風而行，沒有一兩個甲子功夫做不到。兩個甲子一百二十年，一個甲子六十年，六十花甲，那個一百二十年修練下來還只打個基礎，或者可以飛得起來，還不能說遊行世界。可是修一切善道，修一切善十善業道，行一切功德，持很好的戒，人世間的道德的規範，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等等這個戒律，那麼功德成就此身死後就上升這一天，當然有它的條件的，十善業道還加上一個未到地定等等。那麼這個叫做自在天。

雖然到了自在天，欲界頂、色界的下層，欲界與色界之間。人到了這個時候的身體，不象我們那麼小，更不象我們這些業重的人，他們個子很高很大，一身都有光明，遊行十方。有沒有階級不同呢？有。這個階級啊，看他在做人做普通低等衆生的時候，我們人在天人看來是低等衆生，不過人介乎低等與高等之間，看他的善行修得如何，善行高的人功德大，頭上的花冠。我們也有花冠---頭髮，象我們老了頭冠已經開始要凋謝，白了，先要黃，黃了變白，白了就是光，光了變成沒有了，白了就掉頭髮，頭髮掉了，脫了就沒有了死掉了。天人也是這樣，他的花冠功德大的漂亮，功德小的差一點，就等於有些人頭髮多一點濃一點的，有些人頭髮真好看。有些人頭髮乾枯的而且最容易掉頭髮的，可見不好好的修，頭髮也容易掉了，花冠容易凋謝。天人的花冠更是標準，看他修的十善業道。這都很簡單的，佛經上這些地方我們容易看過去了，你要留意，這些地方關係很重大，就是持戒行善的功德。

那麼這種天身心自在一身有光，也有許多神通，天人的神通。比我們想修什麼天裏眼啊，好多了，人家站在那個天上一看，地球上一點小事都看得清清楚楚，都覺得髒，不願意來，境界不同，境界與我們所說的觀感不同，很難得有人修行接近於他的氣質，所以接近這樣一個電感他就纔來，這種自在天身。

到了天人境界，觀世音菩薩並沒說「說法令其解脫」啊，注意喲，他說「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成就什麼？成就菩提？菩提就是悟道。上面講「解脫」，菩薩境界，聲聞緣覺佛境界，前面幾條都是「令其解脫」等等，到了梵天也「令其解脫」。到了帝釋天，欲界與色界之間的，觀世音菩薩說法不同：「令其成就」，使他達到他的慾望，滿足他的願，使他成功。不過呢，成功什麼呢？使他的功德善業更增加大，天人之間再行善，光明更大。所以這個天人常常保護這個人世間，他還在進修，成就他的功德這是一種。並沒有說令其解脫，解脫這兩個字太難了，除了得道的才得解脫。

所以學佛想成佛是成什麼？得到解脫，一切心裏頭的煩惱、結使，這些疙瘩這些結子打不開，解脫不了永遠在痛苦中，能夠得解脫，就是成道了，解脫三界一切煩惱。注意喲，解脫以後就是成就，使他滿願，成就得更高。進一步說假使天人之間這個時候發願也學佛想成佛，做不做得到呢？那當然更好。象觀音菩薩也化身啊，說法使其成就。成就什麼呢？一個真正成佛了的人，得道的人，這個色身一定轉了，這個肉體身轉了，轉成天身，天人境界的身。

所以有些人學佛要想修報身成就，我們這個肉體色身四大地水火風湊合的這個肉體，也叫報身，業報之身，我們來受報的，這一輩子做人很痛苦受苦報，很幸福受福報，多病多災多難是受的還的賬，受的一切債，人生遭遇。我們這個報身並不高明，但是已經不壞了，比下三道已經好得多了。

這個色身具備了天人境界，如果好好修持，脫胎換骨，可以轉天人之身。所以成佛的色身成就啊一定在色界天成就，要真正成佛的色身成就是色界天的天身，不是這個欲界的，要脫離了五欲界，才能成就色身。所以要比丘戒等等，戒殺盜淫妄等等就來了，要一切道德的德性成就，才能轉化這個色身。

所以大家學佛修道，拼命想修氣脈，你自問功德如何？氣脈？那當然氧氣筒隨便買一個很容易啊，買一條氧氣管做氣脈也容易，真正氣脈就是天人境界裏頭的事，脫胎換骨以後。所以得到天人境界，要進修菩提道，真做得到嗎？做不到的。所以佛常常勸人，修十善業道，我們學佛的人，修一切功德要回向菩提，迴向自己悟道，不然你做一點善心，欲界天或者色界天上面就有登記了，這個衆生做了某一件善事了，又升了一級，功德升滿了就昇天了，昇天了就享福。

人在享福中不想修行了，所以享天人之福的人他不肯修道，在地獄中衆生也不肯修道啊，痛苦得沒有時間了，隨時在受痛苦，天人境界也沒有時間修道，既然沒有痛苦我還修個什麼道？成佛幹什麼？爲什麼要成佛？我現在很好啊？差不多啊，一切都滿意啊！丈夫啊，父母啊，兒女，鈔票啊，喫的火鍋啊，什麼都有啊，葷的素的都有，也無病無痛，也沒有煩惱也沒有得意也沒有失意，爲什麼要修道？就不想了，天人境界更不想。

所以說昇天人境界，在學佛道來講就一種墮落了，所以升長壽天也是一種痛苦。這個話我們過去看佛經不懂，年青的時候只記住長壽，現在我老了，沒有長壽到那麼樣子，已經曉得活長了沒的味道。老朋友看不見了，年青人談話又不懂，跟他又談不籠，他也怕跟我們倆談，看到老先生、老師也很恭敬的樣子，實際上隔得一大截。說笑也不敢說，說了也不好聽，說的落伍的話，活長了是受罪，所以長壽天是三災八難裏的一難，一個災難之一，當然不是鼓勵大家短命，要了解這個道理。長壽天是三災八難之一。福報太大的人不會修行，只求更大的慾望的成就，慾望到了，人到了富貴中更希望富貴，一定的，有了錢，夠了還要多，多了又不夠，又不夠又要多，人的慾望永遠無止境。

可是觀世音菩薩爲什麼幫忙他的慾望無止境啊？那就是佛學裏頭的話，先以欲鉤牽，漸令入佛道。所以佛法裏頭都是誘惑人的方法，你要發財？財神法，你要長壽？長壽法，你要消災免難？藥師法，你要什麼痛苦，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種種法門都有，你看佛法等於開了一個無限公司，這個公司賣什麼？出賣一切慾望，使你慾望滿足了，然後說你聽我的，學佛吧。你看他的教育法是那麼痛苦，所以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天人境界，到了梵天身，要想求成就，我的說法使他成就，那麼這個講起來就很多了。

譬如我們都曉得在這一條同下一條之間，我們曉得學密宗的人，現在許多人，我聽說許多年輕人修了密宗，你修個什麼？瑪哈葛拉，我一聽是藏文瑪哈葛拉，我就笑了，你學吧。瑪哈葛拉就是大黑天，欲界天色界天之間，很兇的，原來是天中之大魔阿修羅，可怕的，那就是在天人裏頭，天天有戰爭，公的就是雄的男的了，後來大家都沒有辦法，連天人都沒有辦法。觀世音菩薩在三昧中一觀察這個很容易，觀世音菩薩自己化身變一個最漂亮的女的，就把他降伏了，所以這樣的魔王英雄就靠女人來降伏，你看不起女人啊，有莫大的本事，所以要多拜觀音菩薩，人人家裏都有個觀音，回去好好拜，就成功了。媽媽當然是觀音，你的太太也是觀音，你說我太太對我不好，那是你修行不好，修行好了觀音就好了，就會善於說法使你成就。所以這個瑪哈葛拉的雙身法，那個最漂亮的天女，女生的瑪哈葛拉就是觀音菩薩的化身，因此就把他感化了，所以變成了佛教的大護法神，也是戰鬥戰勝的神，也是戰勝之神，也是大財神。

所以我看現在很多青年，這種修密宗很流行，你修什麼？瑪哈葛拉。手裏拿個元寶啊，再拿個鞭子就打，趙公明也是黑的，黑碳一樣，騎個老虎拿個鞭子端一個元寶就下來了，要想發財就要懂這個,騎個老虎，再拿來元寶，再拿個鞭子就打死你喲，所以財神原來如此啊。所以我修很多的財神，那個時候學佛，這個師父告訴我的修財神法，要不要修財神？我說要啊，哪一種啊?白財神,要啊。黃財神,更要。道家的,我問有沒有財神法？道家師父告訴我有啊。我說是什麼？黑玄壇，其實這個故事在封神榜，中國的財神趙玄壇趙元帥叫趙公明。但是我修了那麼多財神法，哎喲真難修啊，修密宗啊，講天人之間，所以講到這裏給你們聽聽啊，年輕人不要好奇了，我們當年好奇過來的，就把經驗告訴你，不要再去好奇了。

這個財神法也要好的財神像,每一天要香油最好的香麻油,一桶一桶的給他洗澡，隨時想到這裏，還油燈供養，那個香麻油買一桶天天給菩薩洗澡,洗完了就要燒了,燒了供養財神。這樣象現在的價錢弄個財神菩薩，一天天麻油穌油一燒啊，一天起碼花個千把、兩千塊錢是小意思了，天天啊！三五千塊供養,水果香花燈水果，茶食寶珠衣，糯米芝麻白糖隨時蒸的供養做好。供養做完了，還不準象我們拜拜一樣，噢，來喫啊，阿姑啊阿媽，來拜拜啊，沒有這回事。這個要燒了,供養菩薩的，你供養了菩薩你還自己喫？那是菩薩的東西啊，給他喫的？所以拜過的東西都燒了的。這是小fu mu，大fu mu多了{聽錄注：fu mu這兩個字不知寫法，錄音33分鐘處｝，你兩千塊錢的眼鏡啊,你的隱型眼鏡啊，你的戒指什麼都丟進來，統統燒了。

我說我不修了，我修了一堂不修了,我天天節省五千塊，有一年修節省下來也差不多了，有十年節省下來我當然財神了嘛，我還修得起啊？再修修到那一個財神法，坐在這裏「嗡啊吽」，咚，掉下來一個黃金我沒有看到過，這個道理我就通了嘛。再看看一個個財神都是黑麪孔的，黑麪獠牙啊，拿着元寶下來，這裏還有個老鼠這有個蛇，哎喲，原來財神如此，都靠老鼠偷來的，蛇去纏來的，世界上的財不偷即纏，不纏即偷。買個房子故意拖一下，拖你的錢，慢慢地還賬，在這一點省了又另外買一幢，三幢房子啊偷來偷去，然後偷了幾年慢慢跟你倆打官司賺了四幢了，當然財的，那個蛇的辦法。這個蛇的辦法，有時候老鼠的辦法。

所以我看每個財神手邊端一個老鼠一個蛇。噢，大徹大悟，寧肯不修財神我也不敢皈依財神，他給我護法也不要，有錢多煩惱，沒有錢求得解脫就好了，不想成財神。

錢真可貴喲，沒有錢一毛錢真可貴喲，我的經驗世上最難賺的是一塊錢，但是最容易是發財，發財是錢賺錢。最痛苦的是一口飯，真到後來有了錢啊，不想喫飯了，那個腸胃天天應酬喫得不好了，喫不下飯了。當年餓了那喫一口飯，哎呀，那真好喫啊，你們現在搞得飯是什麼味道都不知道，給你餓了七天七夜以後，餓了以後，拿到只有一口飯哪，還沒有第二口，哎喲，那一口飯，我的天啊，那個福報之大，這一口飯才覺得飯之好喫，真的呀。你不經過貧窮哪曉得貴富，不經過痛苦哪裏曉得幸福！所以你們諸位年輕同學啊，在這個幸福的時代幸福的地區長大，好好修行啊，把這個福報消完了，翻過來就是罪報，這是真的喲。

這是講到天人境界老老實實，據我的研究是如此，當然我還沒有上去過，上去我就不下來，在那裏貪圖享福，不過天人不好上，上去你會迷掉的。因此修行只有在這個世界上修最好，這個世界上天人之際天人之間，苦樂之間，善惡之間，你纔有反省的機會，有受思想刺激的機會纔好修行。這一條是講到這裏，自在天身。詳細研究這些天人境界，要把佛學基礎，不管在家出家同學要好好研究好。乃至在家居士們學佛幾十年天人之際沒有研究好，只曉得持戒，同天人之際關係怎麼樣？你搞不清楚，盲目的相信持戒，戒是怎麼持你也不懂，一定要把這個基礎打好，纔講戒定慧。好，我們再下面一行。

「若諸衆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注意喲，你不要每一條看到是一樣啊。上面這一條觀世音菩薩說來度自在天天身的人，自在天是一個名字，剛纔和大家說過這個天在欲界天的頂，還沒到色界，快捱到色界了，未到地的定，定的境界是未到地定，受五欲之樂。剛纔說過的，注意啊。要不然你們自己去查比我講的還麻煩一點

資料查起來麻煩，再不然老古這邊有的，有三界天人表，可以大概知道一點。但是這個自在天自在遊行在哪裏？十方世界，換一句話說欲界天的天頂，有限，太陽月亮這個系統，這個太陽系統，換句話在這個太陽系統以內，能不能到達，姑且借用現在太空科學來講，能不能到達銀河系統還有問題。可是我們現在人類還很厲害啊，科學家造一個機器的東西，沒有到十方遊行，總算超出了地球，達到了月亮，超過了月亮，但是還沒有到達自天身遊行十方。

現在這一條開始大自在天天身，大自在天，也就是大梵天的範圍，色界天比欲界天高了。當然功德呢？基本上的修行都是行一切善，十善業道，修十種善業。注意啊，身、口、意三業，身業三種，意業三種，口業四種，修十種善業基本上的。但是講到色界境界必須要禪定的功夫了，這個禪定不一定是佛家的定啊，佛同一切外道共有的四禪八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有四種定境，這個我們過去講禪定時候提過的。將來《楞嚴經》後面也會提到了，仔細討論這個功夫了。要修禪定包括你們唸佛的也好，修外道的也在內啊，乃至你們修什麼，東山社一貫道的，點竅守這裏的，這些欲界定的也在內啊。但是真修到初禪都沒有，初禪、二禪、三禪之間可以由欲界上面到色界裏頭玩玩了。

色界的天人是什麼？爲什麼稱色界呢？

欲界還象我們一樣有這個肉體，還有五欲之樂，所以欲界天的享受，飲食當然比我們人世間喫得好了，所以天人看我們喫飯等於我們看動物看那些畜生喫飯一樣的髒啊。但是一層一層天不同了，高層次的天看低層次的天喫的飲食覺得很臭啊。男女之間的關係也不同啊，可是欲界還有身。什麼叫五欲？色聲香味觸，叫五欲之樂。你看我們人都有，眼睛喜歡看漂亮，兩個人說感情相投，還要眼睛看對了呢！牌打一張，色中一點，眼好色。耳好聲，爲了某某對象啊，哎呀當年他給我說的一句話，一輩子臨死還想起來，一日思君十二時啊，那多可愛啊。那個色、聲、香、味、觸俱全的叫五欲。

色界天呢？那麼五欲之樂的所謂一切的交和，兩性的關係，我們可以拿中國文化借用來---精交。身體有交，五欲之樂，笑、視、交、抱、觸，佛經上都說得很明白，反正我們嘴裏不好意思說出來，這個事情太黃了，那寫得太清楚了，這叫做五欲之樂。到了色界天的天人，欲就比較輕了，欲輕了，就是我們人世間持戒持到最後，欲是輕了，輕了不是絕對沒有欲啊！色界天的也有兩性的關係喲！那是什麼呢？氣交了，所以兩性男女，也有兩性關係，不象欲界天的五欲交，欲界天生人是下生的，色界天是上生的。欲界天生的人是女人生的，色界天生的人是男人生的，爸爸生的。兩性，所以等於我們欲界的人啊，兩個人站在兩個教室之間，或者是宮宇裏頭啊，窗子對窗子門對門，兩個眼睛你看我我看你瞪着看，那個兩個眼睛這樣在通電的時候，色界天就是這樣，兩眼一望，兩個匯之於心，已經達到那個境界目的了，就懷孕了，男的就懷孕了。到了生的時候，階級低一點是肩膀上出來，階級高一點的，同我們這個欲界修道人修成功出陽神一樣，頭頂上就裂開了出來，跳出一個孩子，生出來就和我們不同了，生出來就是差不多青年人一樣，就會講話了。這些衆生哪裏來？下界衆生修一切善行，有一些善定到了。所以你們在這個裏修道，修到以後將來高一點呢？升到色界，色界以後這個身體跳出來同我們這個肉體一樣？不是，是光的身體。不像我們這樣，摸到是痛的，發冷發熱的，沒有這個，一團光。所以諸佛菩薩的身體是色界之身，所以佛經上講，佛的身體透明如琉璃，內外都透明---光。所以這個世界上的人修道修得好啊，臉上有光身上有光，皮膚都是潤滑了，都轉了，就是接近於欲界與色界之間。那麼這個時候他的交是所謂氣交，欲就不同了，到了色界的境界。

所以觀音菩薩在這個地方說，「若諸衆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比十方擴大了，不是欲界了，飛行到整個的飛啊，「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梵天，大自在天，色界天，「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所以根據佛經說現在色界天的有頂天，那麼你們學密宗的，大概年輕隨便學佛，你教理搞不清楚，摩醯首羅天就是三隻眼睛，穿白衣服，大自在天天主，他一身出來都是光的，他讓你看不見就看不見了，你只感覺到一束光而已，他身體就這裏你看不見了。現在色界這個色界天天主大梵天，管整個的大梵天，大梵天層次高了，欲界歸大梵天管的。所以玉皇大帝，那麼我們中國道家所講的玉皇大帝究竟是大梵天的天主還是欲界天的？很難研究了。他這個佛道兩家綜合了，有時看了又象大梵天主。那麼閻王啊？同人世間的帝王，又歸欲界的帝釋天管的。

所以你看東方的文化，天人之間的組織，你看《西遊記》就知道了。西遊記這部講的，封神榜知道了，唐太宗當了皇帝人王了，因爲犯了一個過錯，所以閻王要對案，閻王是地下陰間的王。李世民唐太宗已經就位了人間的王，兩個地位相等的，不過陽間、陰間。那麼陰陽之間所有的罪惡，最後判決了以後，送到哪裏審查？上界，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判了就算了？不一定，拿佛教來講，送到更上層，所以觀世音菩薩有時候也管起事情來了，這個你看《西遊記》小說。所以啊，西遊記上有唐太宗遊地府，我們老百姓民間呢？你看到那個過年到，四個門神，這個故事《西遊記》上來的。唐太宗遊了地府發燒發熱，害怕起來。一生戰爭裏頭殺人無數，才靠四位將領給他夜裏執夜，守着這個鬼神，那麼後來變成四大門神。實際上門神由來很久了，中國在唐以後纔是這樣。等到唐太宗遊地府啊，這都是民間小說，你不要看它是小說，它這個思想是佛教道教歸納攏來的，儒釋道三家歸納攏來。

唐太宗跟閻王倆見面，當然閻王只好請他來做證人啊，閻王還要站起來接他，不過一個是陽間的領袖，一個陰間的地位相等，所以倆人很客氣。後來我們喫的北瓜，臺語叫倭瓜，黑黑的，中國有四種瓜嘛，東瓜，西瓜，南瓜，北瓜，所謂唐太宗回來閻王送個禮物啊，問世界上有沒有北瓜這個陰間的種？唐太宗說沒有，他就把這個北瓜送給唐太宗帶回來，種下來我們纔有喫北瓜。不過陰間呢？北是陰啊，唐太宗就問閻王，他說那陰間有沒有南瓜？南瓜是南方所養的。他說沒有，他說好我送南瓜。所以唐太宗夢中一醒，糟糕，答應閻王送南瓜去，誰能夠到陰間去呀？所以下命令徵求隱士，後來有位姓劉的名字叫全，劉全送南瓜，我送，送個南瓜，人就要死了，我們小時候就曉得劉全送南瓜送給閻王喫的，就是這個故事。

你不要看這些是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天人之際，叫你們特別注意，這個是一個道德的文化同鬼神，人與鬼神之間怎麼結合的一套學問，我常常鼓勵一般研究博士班的，普通大學畢業還不行，要研究博士班的，好好寫一篇論文，寫一部書《天人之際》。比較宗教把全世界的關於天同人世間的關係，每一個天堂，東方的、阿拉伯的、中國的、印度的各有不同，但是有它共同之處，要好好研究。這是講到大自在天說到這些。

所以大自在天的天主，剛纔講這位天主是什麼人？現在是叫做大自在天觀世音菩薩，也就是觀自在菩薩，只有這位天主啊。其他的大自在天，你看了又是民主的，又是君主的，真正的大天主只有這一位，可其他的也都是大自在天，稱爲大自在天的天人，天主就是這一位，這位天主就是大自在菩薩，就是觀自在菩薩觀世音菩薩的化身。那麼在佛經上說，能夠爲大梵天主，都是大菩薩來化身變的，都是大菩薩。可是其他呢？大自在天並不一定是菩薩道，也並不一定學佛才升這個天位啊，行一切善，修其他的定力，達到自在發定的中間一步境界，那就可以升這個天，所以修定力你不要看這是外道啊，心外求法的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法，沒有明心見性就叫做外道，就是我們學佛沒有明心見性以前也叫做外道。那麼沒有達到這個以前，定是佛法與外道的共法，所以外道修行也升這個天，大梵天主是這一個娑婆世界的真正之主了，他管一切天人。當然你說帝釋、閻王啊，都歸他管理，這個統帥是這樣一個天地境界。

所以到了明天了，這個耶穌的聖誕節，實在想找耶穌來研究研究啊，問問他看，究竟屬於哪一天？天人境界的道理是究竟是什麼？當然其他的宗教，以我的研究啊，我別的宗教也研究，沒有象佛那麼完整。所以佛的這套天人境界，究竟是不是這樣呢？等到我們大家去留學的時候再來考證，大至來說，他的這個組織這個三界天人的構造，這個組織非常好。

也同時可以瞭解，這三界天人就在我們這個生命中，所以我們這個身體，這個身體來講我們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人身就是一個大宇宙，我們這些以下就是欲界，這個以上到這裏都是色界，這個以上到上面是無色界，真正你學了佛做了功夫禪定，你會懂得自己自身的三界的。色界天已經把欲就化掉了，化掉了有沒有樂呢？有沒有樂受呢？當然大樂受，那個樂不是欲界的那個樂五欲之樂，是色界的樂受，這個是講這一段。這個時候還有慾望沒有？天人還有慾望。

所以在顯教、密教研究佛菩薩的成就，有許多天人都是觀世音菩薩去教化得來的。那麼這一部分資料最多呢，在密教裏，密宗裏頭比較多。顯教裏很少談，有，散見在各個經典裏頭。那麼你譬如說《大寶積經》講天人之間的，就有一部分，其他的各種經典裏很多，這個資料要你們去找。所以我們研究學佛光是拿一部《金剛經》，《地藏經》啊，什麼《楞嚴經》還不夠的喲，

這個天人之間你搞不清楚，你打坐修行，有時候你的境界來了，你就認不到了，你自己就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境界。在一個是魔障，你研究《大寶積經》，《大積經》你就曉得，你修行打坐唸佛，什麼時間，譬如初一、十五，初七初八什麼時候發生這個魔障，佛都告訴你這是個什麼魔。到那個時候你着了魔，你一叫它名字就知道，不要搗亂，它就不敢了，他曉得你認識他。等於你家裏有小偷一樣，這個小偷一進來，你認識叫出他名字，哎老張不要來了，不要亂搞了到別家去，他不好意思了，他就走了，等於這個道理啊，佛在這些經典上都有。

那麼你說我們表面上看看那些佛經典，那一部分佛經一般學者不大喜歡看，自己認爲是大迷信，其實一點都沒有迷信，你把整個佛學整個的天人之際都通了，你會找出它的線索來，而且也懂得星相學了。所以中國人講算命，真的中國人算命叫星命之學，一個看相的叫星相要懂得天文，你把天人之際懂清楚了，就懂得天文的星座，星座與這一個地球上人的生命的關係、關聯，並不是說天上一個星代表一個人，不是的，這是個宇宙的電感的一個法則，那麼這些資料，要詳細。我們大家現在普通人家裏都買一部《大藏經》了，《大藏經》裏頭多得很啊，就是沒有辦法沒有時間，我也經常想，我放點時間給大家集中了，但是我想想第一事情忙，第二不能造業。現在青年人最愛貪便宜，已經到電腦資訊時代了，他們將來會電腦裏頭會做出來，把某個資料下電腦去，一統計就出來了嘛。我現在何必何苦做呢？做完了後面的人沒有事情做，他無聊啊，那就造了業了，使後人覺得無聊，沒的事情做，造業。

天人之間，所以我們看了這些觀世音菩薩爲什麼那麼講？天人之間他還在進修上界，色界還沒有到達無色界。可是觀世音菩薩講到這裏呀，上界再上界沒有講了，無色界就沒有講，無色界是四空天，無色界以上的四空天有兩個名字，色界也有四空天。無色界以上這個無色界中四空天，那就是禪定最高的境界，接近於四果羅漢的境界，不但沒的欲也沒的色身，空的，而且一味愛清淨，在禪定中一味在定中。他們有慾望？沒有慾望了，也不肯再求進修了。

所以象無想天，無想定修到了升無想天，色界的天頂，接近到無色界的天，到了這個境界無所求、無所想，都在定中，一味清淨以爲是道。所以到無色界的天人境界，得道了沒有？沒有，一味清淨還不是道。誰使你清淨呢？你如果出了這個清淨定，就不清淨，他就墮落了，他不知道，他也不想再求追求了，這個是無心、無相、無住，那麼這個時候他迴心向大，自然轉到大乘境界來，不要觀世音菩薩教化他，他自己會來找觀音菩薩，也會來找佛來求助了。

所以你看上界再上界沒有講，到這裏爲止。欲界的天人，色界的天人。再跟着下面還是天人境界，是欲界下面的，太陽系統下面，天大將軍身，四天王天，

「若諸衆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這個講什麼呢？有些衆生慾望不同啊，有些人修道，你們現在在臺灣大家各各宗教，外道啊，佛道啊各個宗教都很昌明。我們當年在大陸上有些朋友們，有些硬喜歡，我不喜歡學佛我要學法，法有很多種的。

譬如有畫符唸咒給人家治病的，這是祝由科，叫做祝由科。這個來源很久了，總有兩三千年，後來流行啊，在西南邊疆苗區啊、彝區啊裏頭，這是一種，這還是欲界天天人下面的。你譬如說有些人學會打掌聲雷，那功夫練好，有法術，手這麼一打出去，那硬是有打雷的聲音啊，那打鬼神不得了喲，還燃燒，不過很少有人練到了。畫符唸咒，道家有些符隸這些都屬於，道家來講屬於南宮道法，南天王天的通靈的道法。

所謂五雷法，五種雷金、木、水、火、土，這都是欲界下層的天人法，你看芒山道士啊，或者黎山老母，你們看那些小說的，那都是真的，道家的法門。所謂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什麼木遁土遁等等這些都是南宮的道法，都屬於雷部所管，欲界的雷部所管。

換句話說什麼叫雷部呢？玉皇大帝的那個中央政府的電力總公司，那個就是雷部，管風雲雷雨，天人，所以修這些道法的，乃至小小的，包括在臺灣，廣東也有，畫符唸咒啊，害人家的啊，還有替人家講戀愛的呀，人家不喜歡愛他，或者兩夫妻不好畫個符使他好啊，這些是南宮道法最低級最起碼的都屬於這一類。

修這一類法門都愛跟鬼神兩親近的，先要練到修到見鬼。修這一類法術的人，許多人先要訓練自己夜裏到墳墓裏頭睡覺，不怕，硬是鬼神看見了，才能修煉。譬如說有名的修五鬼搬運法，找五個死人的骷髏還要知道他的生辰八字，死了的時候找來修練的，畫符唸咒要七七四十九天，還有些法術大的五鬼搬運法，當然學會了，你沒有錢用了，混不楞登，狗兒貓兒哞叫一下念一下，那個銀行裏的錢就到你手裏了，不要到美國銀行借錢了，那就有了，那叫五鬼搬運法，有小搬運大搬運，都是統術於鬼神。所以愛統鬼神，修成功了，鬼神來都站班的。

可是你降伏他不住不得了啊，請鬼請神容易喲，送神很難啊，你送不走啊，那不得了，請鬼來說你不要玩這一套啊，你降伏不住，送還送不走呢，他跟你變成好朋友，最後叫你跟他也做鬼，他愛你嘛！你愛他，你叫他來的，你追他來他追你沒有錯啊，愛統鬼神。可是有些人願意修這種法，你給他講佛法菩提道，佛法怎麼修，他不相信，講法術很願意。那我看的很多很多。

也有人當年給我我不要，拜託你，你給我放着，將來你不要，看哪個有根器，你給我這一門傳下去，老實講，我還替人掛了兩三個賬在那裏，我還找不到人。而且我還有個觀念，這個東西不要傳下去了，到這裏斷了算了吧，反正是害人嘛，很不容易走上正路。

可是有些衆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可是這些也有什麼好處呢？大的正神，我們本省經常供的福德正神，正神就對啊。神和魔兩差不多，老實說神道就屬於阿修羅道，不屬於天道啊，屬於天與阿修羅之間。人死了功德大，好人有時候不一定昇天哪，你看要死的人，我們上一次講過了，一身哪裏最後冷卻了，曉得他生哪一道。有些最後曉得全身冰冷了，臉上這裏還暖的生天道。可是臉紅的，氣色也很好看的，沒有死相，可這些人帶一種忿恨忿怒之相，天道里頭阿修羅道，天人的阿修羅，所以神道就是等於阿修羅，脾氣大得很啊，神道，真的，菩薩可以得罪，因爲菩薩慈悲，善人慈悲你，惡人他也慈悲，一切慈悲。神道可不然，善善惡惡是非分得很清楚，嗔恨心大的人，儘管你怎麼樣修行，將來充其量變個神道而已，你以爲自己做了菩薩，實際上還在薩菩中，娑婆中呢。

所以鬼神之道，可是神道也不容易。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傳統所謂講神是什麼呢？所謂神、主、上帝都是人做的，那麼中國文化所謂聰明正直，死而爲神。你看我們一個朋友調查臺灣的所有神廟，山宗廟等等很多的廟，譬如說天后宮，很多廟，調查了半天，這些神哪裏來？都是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漢唐宋元明，到這裏沒有清，因這我們祖先到臺灣來不願意投降清朝，纔到這裏來。所以塑的都是明朝宋朝唐朝以前的忠臣，怕清朝反感，所以改個名字叫山中廟，什麼清水宮廟，實際上你一調查都是歷史上的忠臣，聰明正直死而爲神，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同西方講鬼神觀念不同，東西方文化，人可以做神，人也可以做上帝，功德夠了就行。他說有些衆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喜歡保護善人，去壞人。這個鬼神之間善惡有差別，分明很厲害，天人之間高一層就大一點，胸襟境界就大。低一層的神道啊，他的境界同人一樣，氣度就沒那麼寬了，度量就不寬了，所以寧可得罪菩薩不能得罪神道。

那麼觀音菩薩說，神道有時候是什麼人化身呢？不一定是神道，觀音菩薩化身。他說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天大將軍是誰啊？

譬如我們佛教有位大護法，韋陀菩薩就是天大將軍，他是娑婆世界的四大天王，就是南天東天西方天北天四大天王，你到廟子上一看他拿四個武器不同的，一個拿琵琶，一個拿寶劍，一個拿雨傘，一個拿一個蛇啊，拿的不同，就代表四大天王。那麼韋馱菩薩是南天王前面的一位天將一個元帥，擁護南閻浮提，歸他護教，在這裏歸他護法。那麼這位菩薩在佛經上有。出現的時候在唐朝，唐朝有個守戒律最好的律師，道宣律師在陝西終南山住茅棚的時候，經常看到一個天人現身，他在打坐修道，這個天人給他站班。幾次道宣律師昏沉了，都是這個天人提醒的，那麼道宣律師就問了，是哪一位護法神幫忙？來感謝。他說我是韋陀。所以韋陀菩薩是哪一個層的？南天王天的，我說奉佛命，在這個南閻浮護法，我們現在廟子上拜韋陀菩薩，所以有時候佛教的唱唸唱頌到稱爲韋陀大天軍，就是這個來的，或者稱爲韋馱天將。當然他的年齡他的歲數、資歷當然比我們關老爺老了，可是現在民主時代啊，據說關公當了玉皇大帝了，不曉得他大？韋陀菩薩大？不過反正都是在佛前面他們倆位屬於天大將軍身，所謂護法天神。

那麼這個中間有些現天大將軍身的是觀世音菩薩化身，所以注意啊，你說觀世音菩薩究竟是白衣的？是哪一樣的？有些神道里頭是觀世音菩薩化身的。所以也就是普門品所說應以何身得度者，觀世音在普門品裏頭說法不同，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應以打牌身得度者即現賭客身而爲說法，就是這個道理，這是菩薩化身道理。那麼這是欲界天，欲界天這講天大將軍。

「若諸衆生。愛統世界。保護衆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他說有些衆生，願意修行神道，愛統領這個世界，這個話注意喲，這個佛經上這裏講世界不是指我們地球啊。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有三界天啊，愛統整個的世界，世代表時間，界代表空間，就是愛統領這個宇宙，願意保護一切衆生的。他說我就在他們前面現四大天王之身說法令其成就。這一條我們剛纔同大將軍身合在一起講過了，天人境界，這是保護世界神。

「若諸衆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哪四天王國太子身呢？譬如中國人大家都曉得《封神榜》這部小說，《封神榜》這一部書，它是研究天人之間的喲，你看到是個小說。一般人只曉得神話，這個作者究竟是誰，很難講啊。現在研究小說的人隨便講，據我們曉得古代《西遊記》是道家的人做的，丘長春這個弟子做的，捧佛家的。那麼後來佛家的一個法師一個和尚，道家捧佛家，我們也捧捧道家，所以把儒釋道三家中國文化匯合起來，天人關係寫了一部《封神榜》。

《封神榜》每一個神道，在儒釋道三家中國文化裏頭都有來源的喲，都講得很清楚，都有來源，講得非常清楚的。那麼我們都曉得《封神榜》這兩天電視上有了，託塔李天王就是代表了四大天王。託塔李天王有三個兒子，對不對？這個畫我都幾十年沒有看，還是十三四歲時候看了，還記得三個兒子，什麼金吒、木吒、哪吒，哪吒腳踏風火輪，手拿火焰槍，那不是《西遊記》上的紅孩兒啊，紅孩兒是紅孩兒。這個哪吒是同修白骨觀有關係的，所以後來跟父親兩個不對喲，他後來一氣，剔骨把骨頭剔掉，人我們身體有骨頭，佛經上說我們身體上骨頭是父親的精蟲變的。把血肉還給媽媽，血肉是媽媽那個蛋卵髒變的，還完了就沒有身體了，去找師父，師父是誰啊？叫師父，師父就把蓮花池裏的荷葉擺一個人形，把他靈魂放進去，搖身一變就這成了哪吒。從此腳踏風火輪，這就代表功夫啊，禪定功夫啊，所以氣脈修通了，得了三昧真火，手拿火焰槍，三昧真火什麼都不怕，所以連他的父親，除了那個手裏拿個塔，那個佛的舍利塔纔可以壓得住他以外，父親都把他沒辦法。他已經把父母的恩情都報完了，所以修行修到脫胎換骨，做那個不淨觀白骨觀就了到了父母所生身體，這個欲界身上的那個慾唸的業氣才轉得掉。父母所遺留下來那個欲所生的那個業氣才轉掉，轉掉才變一個蓮花清淨之身，所以腳踏風火輪，手拿火焰槍。

你看那個小說好看的，小說裏頭那麼多哲學啊，你要全部儒家道家佛家的中國文化懂了，你才把《西遊記》、《封神榜》纔看通了，噢，原來這樣一回事啊。那麼他三個兒子都是佛家，哪吒是咒語，木吒是戒律，守戒律是木吒，戒條，守一切戒啊。所以你們怎麼會看懂《封神榜》呢？所以不要亂看了，你們看不懂了，會變成精神病了，叫《神經榜》了，那不是《封神榜》，你看瘋了。《封神榜》、《西遊記》都是一步一步指導你修道的方法，修道的功夫。

所以講到這一條，「四天王天國太子身」，天王天的太子就是欲界天，就象哪吒，託塔李天王的兒子，四天王的國太子，比人世間的太子皇帝的兒子地位還高、威力大，而爲說法。那個《封神榜》剛纔那一條就代表了觀世音菩薩爲四天王天的國太子身說法。所以這個說法說哪裏？人要修道，我常常告訴人家，你真要修到證道脫胎換骨，色身成就了，白骨觀、不淨觀，這個祕密在哪裏？今天隨便講小說露出來了，告訴你這樣，非這樣，父母所生我們現在這個身體，父母當時懷孕的時候就是那一念最高度的慾念凝結攏來的，欲的業氣兜攏來，所以這一生都是欲。再加上出胎的時候，那個婦產科醫院，你們還好啊，有婦產科那麼進步，我們生下來的時候，這個鄉下的接生婆啊，有沒有把嘴裏那個胎毒挖乾淨就不知道，這個接生的就把胎兒嘴裏那個含的那個黑的污的，髒得要命，一口那個淤血統統要挖乾淨了。有一點一哭嚥下去，在身體內部，所以這裏肚子痛，那裏難過，天天都難過，胎毒，知不知道？如果到中年老年了，身體不好了，變成癌啊，變成瘤啊，有許多都是胎毒，先天帶來的業報，這個佛所說病啊，是業生，是這個道理。

# 楞嚴經講座 五十六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還在卷六，正式講到所謂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化身，上次我們正好講到天人之際的境界。現在開始完全講的是人道。

「若諸衆生。樂爲人王。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這是講到有些人宿業的所感，喜歡做國王的，這是個人個性不同。那麼觀音菩薩說我在他們前面現這個人王身，所謂人王身啊，就是教帝王師之學，歷代這些帝王師之學很多，中國外國都是一樣，那麼歷史上所謂哲學家希臘的蘇格拉底啊這一些人等等，亞裏士多德等等，那麼在中國更多了，歷史上所謂師道。我們經常講到中國文化簡單的分類，講人文的學問。有君道，君道是說講領袖的，做領袖，領袖不一定當皇帝，領導別人的，要懂得君道，怎麼領導上、中、下這些人。臣道，怎麼做人家一個好的幹部，做一個好的部下。另一個是師道，師道就是所謂帝王師之學。那麼這個所謂觀音菩薩講「我於彼前現人王身」，帝王師之學的師道而爲說法，那麼中國歷史上很多了，這裏我們簡單過去了。

「若諸衆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長者在中國文化，尤其是佛教以後，所謂漢唐以後我們經常用到這個名稱，對於年紀大一點的稱長者，那麼等於西方文化翻譯稱長老。長者與居士譬如佛教界動輒稱我們在家人是居士，居士跟長者實際上都不容易當，具備了十種條件，哪十種條件呢？

第一是：尊貴，要很貴，貴不是富啊，我們普通中國文化跟裏頭談富貴兩個字，經常大家也曉得，過年快到了，門口寫的五個字「五福臨門」，五福裏頭---壽，長壽倒是一種了，五福裏頭有富，有財富，沒有「貴」字。所以中國字很好玩的，「富貴」富了自然貴了，不富不會貴。而且貴多半屬於清貴，清的才貴，一個東西價值很高，價值很高的東西呀並不一定有錢。說這個人很貴，象我們過去在歷史上算命看相，說某某人這個相很清貴，清貴是位置三公，沒有實權的，窮一輩子，很貴，很清高。所以孔子講子貢，子貢問孔子他對於每一個同學批評了，他說「老師，我呢」？孔子講他是瑚璉，當然不是我們當代的那位上將軍胡連將軍。瑚璉是個祭器，換句話說是個古董，古懂祭天祭神的時候纔拿來擺一擺，擺在神壇上，大家看到要跪下來拜。那麼不祭祀的時候這個拿來幹什麼？就放在櫃裏鎖起來了，一點用都沒有。世界上真有用的，你看鈔票就知道了，鈔票，哪一種鈔票最有價值啊？就是最差的鈔票，又髒又爛，菜場裏頭飛來飛去都是它，流通量最大，新鈔票給人家包起放起來了，那個新鈔票是貴不富，「富」者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個貴，什麼叫貴？清貴，人很清貴。所以千古以來中文裏頭清貴濁富，要富就是髒，不髒就不行。所以想發財啊，要髒一點，那是水太清則無魚。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水太清裏頭養不了魚。人太清則無福，一個人做得太清沒有福氣，有些人喜歡愛好潔愛乾淨啊，那都是無福氣，這是貴與富的差別。可是一個居士長者呢？第一條件就是很貴，尊貴。

第二是：位高，位並不是說官大，位置很高。位置很高啊，譬如說我們年紀大了，位置自然高了，我以前當年年青時候有個老朋友，黨國元老，我們每次隨便什麼場合，甚至於喫飯，當然一定把老前輩送到上面去坐，他是四川人。有一回他和我講，你不要把我推到上面去。我說你老前輩啊，當然推上去。這個他感慨萬千，他就講他說我最近有兩句詩，白話詩：「回回坐上席」：給人家請客啊，開會啊，都是最高位置給他坐，地位又高，年齡又大，學問又好，回回坐上席。「漸漸變墳堆」：慢慢自己就變成墳墓了，變墳包了，漸漸變墳堆。所以這個位高不一定是官大，就是各種各樣的位，就是我們現在講權威，哪怕他是個學科學的搞什麼的，他年青時候是個權威了，位高了。

第三是：大富，當然有錢了。

第四是：威猛。威猛不是兇啊，有些人天生下來他就很威猛，就是我們中國人這個傢伙一擺在這裏有份量，有些人沒的份量，這個是威猛，這些都是宿業所感。

第五個：智深，學問好。學問好不是智慧，學問是常識，你譬如說學位啊，碩士啊、博士啊，那也不是學問，那是知識高。真正的智慧並不一定在學術，這個智慧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一定靠常識、知識來的，第五點是智深。

第六點：年耆，年齡高了，活到七八十歲，八九十歲啊，一百歲啊，年耆。

第七點：行淨，道德行爲高，行爲很乾淨。

第八點：族稱，就是家世很好。

第九點：上四卿｛諧音，錄音10分鐘處｝，就是說高位的人大家都對他很尊敬。

第十點：下屬歸，下面的對他很擁護。這十個條件纔夠得上是長者也就是居士，長者居士多半連帶着起來稱呼。所以我們在坐很多居士，都給出家人寫個信啊，就是叫做某某居士，不懂了沒有關係，居士就居士吧 ，居在家裏就是個士吧，規規矩矩佛學的含義，長者與居士具備這十個條件，都很難。所以佛教裏頭佛學裏頭有一位居士，就是在家佛維摩居士，他夠得上稱居士，出家佛是釋迦牟尼佛，在家佛是維摩居士。那麼有一本經典也叫《維摩詰經》。他說有些人「愛主族姓」，在社會上愛做領導人，愛做主的。「世間推讓」，世間就是社會，社會大家推崇他，「讓」就是喫飯走路都請他在前面走，讓就是讓開了，恭敬他的。那麼他說我在他們前面現長者身爲他們說法。什麼是長者身說法呢？講起來就麻煩了，全部《維摩詰經》就是維摩居士說經，我們在這裏也研究過的，那是現長者而說法的，也可以說是觀音化身。下面一條都是人道。

「若諸衆生。愛談名」（名理）「言」（理論）。「清淨其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這就是剛纔說的長者居士，這裏有所不同的呢？兩句中國文字要注意啊，「若諸衆生，愛談名言」什麼叫愛談名言？如是我們年青學生們現在幾十年來從白話教育入手啊，都看懂了。名是有名，現在講知名度高。言，說話，嘴巴會說。名言大概是知名度高嘴巴會說，認爲這樣也把經文經典看懂了，全錯了。什麼「名」？是名理，中國文化叫做名理，名理是什麼？邏輯，在西洋我們翻譯名詞叫做邏輯，思辯也是理論，名理的理論，換句話說是愛好哲學的。

什麼是哲學呢？這個就很難講了，真正哲學現在也很少，大學裏頭也有研究所研究哲學，現在真正哲學家越來越少了，現在自然科學慢慢走到哲學的範圍了，真正哲學同佛學一樣，追求宇宙人生那個生命的根本，這個世界先有雞先有蛋？先有男的還是先有女的？世界是不是上帝造的？誰又造了上帝？爲什麼又造成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爲什麼那麼不好？有那麼多痛苦？一切衆生有那麼多煩惱？象今天氣候一樣又冷、又悶又難過，這個上帝幹嘛呢？何必搞這個呢？假使上帝呀太無聊了，應該弄個太陽好好的，天天是花好月圓人長壽，多好呢！這個世界，那多美呀。我們中國常常拿這句詩啊，寫出來恭維人家的，花好，永遠不衰老，漂亮的永遠那麼漂亮，當然醜的也永遠那麼漂亮，美醜是一樣的，各有各的漂亮，不要認爲自己丑，哎，一樣的，各有各的漂亮，花好月圓人長壽多好呢？你看上帝好無聊了，那個弄這麼一個天地，花開了又落了，這個多沒有意思啊！那麼這個中間有沒有主宰呢？這個生命誰造的呢？最初那個電力誰發動的呀？還是上帝放屁變成電力呢？還是電力造成了上帝呢？這個問題很多，那都是哲學，真正哲學。

現在一般研究哲學不是講這個了，講講邏輯呀，名言思辯，訓練大家思想的一種方法，思想推理的方法。現在哲學多半不是全體偏重於邏輯，所以愛談名言，就是這個意思，喜歡哲學的人。我經常感覺到我們過去很多朋友研究哲學的同時學天文的，我過去幾十年有許多年輕的朋友同一個性格，學天文的非常愛乾淨的，而且思想很高超。我有幾位同學，現在在坐的九十幾啊，百把歲了，當年學天文，我經常笑他走路眼睛就看天，白天也是這樣，然後回來家裏頭讀《莊子》，看看哲學。因爲他學了天文啊，看這個人類很渺小，看這個地球啊，不過那個小的疤垃差不多。這個疤垃上面有多少千萬的細菌就是我們，在那個上面還稱英雄，稱豪傑，看得一點沒有意思。所以我們經常笑他，你就是學天文學壞了，他說對，真的把自己學壞了。所以走路白天都是看天。這些人這些衆生沒什麼可看的，這個宇宙多偉大，人生多渺小啊，還在那裏爭來爭去毫無道理。所以這一類人愛談名言。名就是名理，哲學邏輯清淨之學。自己愛清淨，對於人世間一切都是不喜歡。

等於中國有許多藝術家，古代你象明朝那個畫家倪雲林，在蘇洲他的花園到現在都流傳，很有名的，蘇洲很多都是這些名仕修的花園，他愛乾淨得不得了，愛乾淨得不得了，除了他的太太年輕結婚以外，普通男女看都不敢看，不敢親近覺得髒。有個朋友，他是最好不留朋友在家裏睡覺，有個朋友夜裏，他總算好朋友，夜裏留了睡覺，這個朋友感冒了，半夜裏「咳」一聲。他一夜睡不着，糟糕，他吐了痰了。這口痰吐在哪裏？第二天一早朋友走了，把家裏的傭人放下來搜，他這一口痰吐在哪裏？實在那個朋友沒有吐出來，然後啊，房間找不到，到窗子外面樹葉子上找，樹葉子一看哪，有一顆梧桐樹樹葉，這個天氣落了一點白霜在上面，呵，這個痰就吐在這裏，把樹葉子每一葉每一葉叫傭人去摘下來，都要把它摘了，拿出去燒了，然後這這個顆樹啊摘得光光的，還拿水來洗了乾淨，他才安心了。最後啊，所謂碰到天下亂起來，有一個軍閥曉得他畫畫得好，不肯給人家畫。然後嘛學問也好，不肯跟人家接近，這個軍閥就把他抓來打一頓，綁起來他。實際上故意整理他的，打得他半死，最後大家來保，保出去了，人家問他那麼打怎麼「哎喲」都不叫一聲？他說那怎麼能夠叫啊！一叫起就不雅了。一叫哎喲就不雅了，做人要高雅，那麼高，打死了都不吭一聲，哎喲都不叫，這叫高雅。衆生的心理呀，這些是愛談名言，清淨自居。

那麼這些所謂是居士。你們諸位居士注意，自己看看是不是這樣一個居士啊。「我與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觀世音菩薩很好，你看他你要什麼給你什麼，使你更高的成就，一個人到了需要更高的成就，你說到了什麼成就？到了顛峯的狀態。更高的成就就是下一句了，經常我提起大家注意，我們鼓勵人家的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一百尺的竹杆你已經站到頂尖了，還要進一步，到哪裏去啊？下來了，最高處要歸到平實，使你成就，這個道理要懂得它。那麼至於我們舉歷史上古今中外的歷史啊，觀世音菩薩現長者身居士身說法的故事太多了，我們用古文一句話四個字：不勝枚舉這四個字，聯帶把青年同學們訓練一下文字，這個不勝枚舉，就是一枚一枚，一個籌碼一個籌碼，不能夠一一，一樣一樣的來拿出來，講出來就太多了，是這樣。現在我們簡單過去了這一段。

「若諸衆生。愛治國土。剖斷邦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觀音菩薩說的，有的人生性愛做官，愛治國土，所以人的生性不同。有些人拼命不喜歡做官，就逃名，中國文化叫做逃名唯恐不及，歷史上很多人不喜歡出來做事也不喜歡名。有許多人拼命求名，尤其民主時候啊，要知明度高，將來競選很容易，想盡辦法。我常常說啊，今天的社會，三件事情，人家和你有冤你報復他只有三件事，一個希望他趕快結婚，結婚啊生他一打孩子，把他累死了，這個是報冤的最好辦法。第二個鼓勵他翻報紙刊物，把他推崇死了。第三個啊，鼓勵他競選，把他倒黴死了。這三樣事情是報冤最好的辦法。可是世界上人這三樣事情啊，就有人幹，就喜歡幹這三樣事。所以你恭維他多子多孫多福多壽，他高興得很，他沒有想想那個多子多孫的痛苦啊，那是不得了的，可是有些人喜歡這樣。所以有些人喜歡「愛治國土，剖斷邦邑」，喜歡給人家調節，喜歡做官，喜歡做法官，喜歡辦行政，喜歡幹理長保長乃至做大官，那麼這些叫做宰官身，我就在他們前面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歷史上，很小的傳記。

中國人有兩句話講人的心理，社會心理，「有人辭官歸故里，」這個歷史上很多了，我們不講現代人，過去歷史，大官不要做，辭掉硬要回家。「有人漏夜趕科場」，半夜三更拼命努力啊去聯考，不是現在聯考，去考功名想做官。這完全是兩種心理。「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你看有人願意剃了頭髮光光的，在這裏當出家人。有人拼命兩千塊錢去燙一個頭呢！這個事情怪呀，這個社會，衆生的心理，你說怎麼說法？所以你看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願意剃光頭，有人願意燙頭髮，這是個人愛好不同。

所以我們曉得漢代光武，東漢第一個創業之主，皇帝叫漢光武，他的名字，劉邦的後代叫劉秀。他原來也很老實啊，讀書有個同學叫嚴光，號叫嚴子陵，這是在浙江富春江上很有名的一個典故。漢光武當了皇帝以後，所有的他的關係做大官很多，就是他的同學嚴子陵不肯做官。全國下命令找他找不到，永遠找不到這個人，後來找了很多年，地方官哪在浙江地方官有人報了，說富春江，富春江啊這一條江風景最好的，在浙江江南風景，那個縣叫桐路。這個地方我們年輕都經常過來過去啊，貪看風景，故意到杭州唸書啊，還故意經過那裏，那真是水綠山清，水是綠的山是清的，這一帶很多好風景。那麼這個地方官報上來啊，在富春江上有個山上有一個人冬天站在那裏釣魚，釣魚呀把皮袍反過來穿，可見嚴子陵很有科學眼光，懂得二十四節人穿皮袍啊，反過來穿的。我們中國古人一定穿在裏面，不但穿在裏面，我們曉得皮袍不好意思，這個是中國的國民的道德。穿了皮袍裏面還有一層絲的綢子的把皮袍還蒙起來，不大露出來，一方面兩種作用保護這個皮袍使它不容易壞，第二方面是他自己穿皮袍，真絲，老百姓鄰居有些沒有衣服穿，凍得要死還苦得很啊，自己穿那麼好，不好意思，還蒙起來。不象現在人啊，買一個兔皮呀，羊皮，最長的毛還抖在外面，變成羊子，變成兔子在街上跑，古今的文化完全不同。所以古人沒有把皮袍反轉來穿的，可是嚴光在富春江上釣魚，冬天反穿皮袍，這很怪呀，古代所謂狐裘那很貴啊，現在所謂真正狐狸皮，大概一件皮袍，象我這樣起碼二三十萬。一着羊裘不蔽身，他說你呀，穿一個皮袍，反轉來穿去釣魚，不把身體遮好，這是沽名釣譽，他說「虛名傳頌到如今」，漢朝以來一現在一千多年，都說你是高人，虛名傳頌到如今。他說你完全做假，自己故意想在歷史上留個名，就想專做高士，穿一個皮袍反轉來釣魚，使皇帝故意知道你，所以做假。「當時若著蓑衣去」，他說你如果真清高的話，格老子何必穿個羊皮袍反轉來去釣魚？就穿一個蓑衣，普通講鄉下老百姓那個打魚的蓑衣，站在那裏釣魚，誰又知道你是哪一個呢？那麼皇帝也找不到你啊，「煙水茫茫何處尋」哪，漢光武就是派了這個所有的全國的警察都出來找你也找不到啊，看你是個普通的打魚的嘛，他說你那個穿羊袍子反轉來穿，站在富春江上釣魚，是故意要出名的。

所以歷史很難講，我們提到宰官身，我經常說中國的教育幾千年有一個很大的毛病，知識分子都愛出風頭，並沒有看到真正爲學問而學問，並沒有看到爲讀書而讀書，只有包括我們諸位年青人讀書幹什麼？爲什麼考大學？還不是想怎麼樣怎麼樣，都有個目的呀。既然有個目的，那麼在中國文化來講，教育讀書有個目的的呀，我們要認清楚自己文化，那麼你們在哪裏看到？在諸子治家格言上，讀書志在聖賢，不是爲了職業，也不是爲了做官，讀書的目的是志在聖賢。萬一做了官出來，不得已給人家拖出來做了官呢？爲官的目的是什麼？爲官心存君國，爲國家老百姓服務的，真正服務的，不是說我嘴裏講替你服務，實際上我在罵你，那就不對了。觀音菩薩在這裏講，有些人愛做官，剖斷邦邑，他說我在他們前面現的宰官身，告訴他怎麼做一個好官，怎麼樣做一個替國家替老百姓做事的，這是好官，這個就是觀音法門。因爲我們看到這些每一條就知道了，也是這個精神，你看這是觀世音菩薩講的，不是我講的喲，佛教觀音法門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他說教育一個做官的人，真正的佛教就教育他貢獻他好好做一個好官，這就是佛教的精神，並不是一定叫你去喫素出家。下面都是這個人文的道理，這就是佛教的精神。

「若諸衆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注意，這一條包含內容很多了，第一個瞭解什麼叫做數術？不是學校唸的那個一加一等於二，不是那個數學。那麼在中國文化倒轉來稱呼的，術數，將來你們看到中國書術數就是講這個東西，

數：包括《易經》啊，講陰陽八卦那個《易經》啊；乃至我們算命啊，算命甲乙丙丁子醜寅卯等等。你看這些，現在你們年輕人覺得這是迷信，錯了。它是個什麼？甲乙丙丁啊，子醜寅卯是符號邏輯，拿現在最時髦的名稱，就是符號邏輯。八卦也是符號邏輯，這個符號邏輯裏頭不但是包括了邏輯，包含了代一切數字的一個符號，譬如乾卦代表多少？代表一個，代表十個，代表百個千個萬個，代表無量數，這個符號邏輯，所以叫數。我們大家說算命看相啊，你的八字告訴我。八字，你今年屬什麼？屬老鼠，快要過年了就屬牛，老鼠過了是牛，因爲子屬鼠，醜屬牛。子爲什麼屬醜呢？注意，那個是形象邏輯，拿生物的形象代表了許多數字、許多科學哲學的道理，因爲這樣你好記。學問到了最高處就是最簡化，剛發明的東西呀是最複雜的，越到了以後濃縮，最高處越濃縮越簡化，所以一個老鼠一個牛裏頭好多學問。那麼你說你屬什麼？哪年生的？哎呀我記不得，我曉得我屬牛啊，就曉得你真是個牛，自己生日都記不得。等於現在年輕人，常常我問他：你幾歲了？我幾年梯次的。我說你講幾歲了，我懶得給你算哪，管你什麼梯次不梯次啊。人家問你幾歲就幾歲嘛，我說答話都不會答。我們同學都會答話，老前輩問幾歲了？哎呀，癡長二十三，癡長十八歲，你當然不能說自己芳齡十八，癡長沒有用的。老年人問他，老先生啊，多大高齡？哎喲，我癡長八十九了。癡長就是很笨的活着，那謙虛話。現在人你問他癡長不懂，第幾梯次的，我還去背一把樓梯來給你算一算？梯次，那是部隊裏當兵用的嘛，我也不當什麼司令官，管你梯次啊。所以討厭，我就懶得問了。再不然說哎呀我忘記了。我說你屬什麼？我屬牛的，你真是牛。還有些呢？是媽媽當時把時間忘記了，我說那就沒法子了，只好去怨你的媽媽了，問什麼時間生的。那個八字算八字是什麼？它是個符號邏輯的總推理，不是不科學，很科學，不過高明的很少，方法也很多。數就是方法，

術：用數理的方法。所以畫符、唸咒、算命、看相、打卦、扶鸞你們亂七八糟的這些信仰的，你們腦子裏一腦子那些稀奇古怪的什麼任督二脈通啊，這種功那種功，在中國的文化裏頭都屬於術數的範圍。那麼在古代這些術數的科學家呢，叫做方士。你們現在一聽方士就是道士，錯了。方就是懂得那些方法，士就是那些知識分子。拿現在說就是科學家、專家，某某什麼化學博士啊，什麼天文博士啊，就是這個道理。古代一個總名稱叫方伎之士，懂得方法，有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技術，所以叫方士。那麼有許多人愛諸術數，其實我們全體都喜歡，你看世界上人，很多我經常說人家問，現在科學時代不要迷信。我說告訴你，世界是上最迷信的人---知識分子，學問越深，迷信越歷害，科學家更迷信，他認爲自己那個學問啊，我把宇宙的道理懂得了，他狗屁，宇宙是怎麼構成的他也不知道。宇宙也不是雞蛋，那個雞蛋怎麼生出來他還不清楚呢？先有人啊先有雞蛋？他也搞不清楚。先有媽媽先有爸爸？也搞不清楚，哪裏懂得呢！他不懂。

所以你看知識分子、科學家都是最迷信，哪個人只要講哎，不要迷信。你告訴他，對，我絕對擁護。我常常講不只兩手我舉，兩腳都擁護你，不過你老兄今天精神不大對啊。啊？真的呀？真的喲。你今天氣色不大好。真的啊？老師幫我看看。他一下就上當了，他原因是什麼呢？迷信。要能不迷信除了成佛，大徹大悟了的人才不迷信。一切衆生都在迷信，什麼叫迷信？一個事情不知道究竟，你亂去相信。迷：不知道你去相信，你迷信。譬如做生意人說，你下次投資就會發財，那多迷信啊！那個錢拿出來是真的呀，賺不賺錢那靠不住的呀！他就是迷信。人不迷信不會成功的。

所以我常常說，你們要學東西啊，學書法也好，畫畫，學佛要發瘋啊，我經常鼓勵年青人，發瘋了纔會成功。學一樣東西學得發瘋了，自己都忘了自己了，那個手寫字的呀寫得，一天到晚自己都不曉得喫飯了，這個孩子一定成功。你們諸位所以呀，大學也畢業，什麼都沒有成功，因爲你頭腦太清楚了，以爲自己不迷信，所以一無所成，真的呀！象我們當年學東西學佛，好迷信啊，只要聽說他，這個有功夫，我就跪下來拜了，我心裏也知道迷信，他有沒有再說，把它弄回來了自己再研究嘛。你說他是外道，外道也是道啊，我也拜，不管男的女的老太太，人家告訴我他有功夫，我就去拜。我那個膝蓋骨最靈便，就給人家跪下來，那個膝蓋頭是個機器嘛，隨便那麼一跪就下來了，他就高興，就把東西告訴我了，這個便宜還不曉得佔哪！學會了自己回家慢慢清理，這是對的，這是不對的，不對的把它丟掉就好了嘛。

所以法門無量誓願學，都是迷信來的。術數這個道理，所以很多人都迷信，你看你們不迷信啊？不迷信爲什麼颳風下雨還跑到十一樓來聽《楞嚴經》？你不楞了纔怪呢！就是你迷信來的。

迷信不是壞事，要迷信透了，鑽進去了，我非要看一看你這個幕究竟騙人？

常常有些人說算命看相這套把戲都是迷信，我說你懂不懂？不懂。我說你就迷信，你不懂怎麼批評呢？這是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我告訴他，這一套東西你曉得流傳在歷史上幾千年了。他說對呀，流傳了幾千年了。我說幾千年來我們那些老祖宗都比你笨哪？沒有一個比你聰明啊？而且相信這一套都是第一流的頭腦進去的，你的頭腦都比古人高明？你比我都比不上，少吹了。古人第一流頭腦都進去了，都受騙，就算它是個騙術，你也值得學了。這個騙術學會了，將來沒有飯喫，街上擺一個攤子看看相，算算命也可以混飯喫啊。拿句古文來講，它的騙術還值得你研究，它騙了幾千年，騙的都是第一流的人進去的。所以每一個帝王每一個人都很迷信啊，你告訴他你將來修無止境，他就高興了。

你看看一個人的相，有些模糊相，你這個相不得了，龍形虎步。我以前也給人家看過，後來一想我說你不要罵人了，不要看。你先生怎麼不看？我說我是個人啊，不是動物啊。龍是同蛇一樣是涼血動物啊，老虎跟狗倆一樣，我說一個人走路象龍行扭起來走的啊，虎步，那兩個腿拖不動的，多難看一個相呢！我說你不要罵人，我纔不信這一套。

一摸你骨頭，你這個前途無量。我說爲什麼？猴骨。我說去你的，什麼猴骨貓骨狗骨，對不對？所以你要懂。他這個摸骨相爲什麼講猴骨狗骨？老實講有些人骨骼是不同，這個你要研究過解剖學，研究過醫學，硬有不同。這個骨骼不同，就是骨不同。所以道家的話，此身無有神仙骨，學仙學佛要那個骨骼，比你相還難。骨骼是第一，所以孃胎裏頭第一個懷胎是變骨。此身無有神仙骨，縱遇真仙莫浪求。你碰到神仙你不需要跪下來求道，你不是那塊料，沒有用。道法你學了也不會成功的，那骨骼硬有不同。

你看到罵人啊，龍行虎步啊，猴子骨頭啊，什麼狗骨頭啊，那硬有道理。

我常常說我過去有很多朋友，有幾個當權派，有兩個朋友不講名字了，過去在大陸上，某人當省主席，我經常笑他，因爲是朋友。別人對他是恭敬得很，主席啊，總司令，立正。我們電話拿起，哎，猴子啊。好朋友嘛，他就是猴相，他講話，碰到重大的時候他就來了，重大問題來了很難解決，他眼睛一瞪，這個問題（師學猴相）很難辦。那個猴相就出來了，平常你看不出來，他就是猴骨，這很有道理。你說這個人考慮問題臉上這樣摸一把，那是什麼？那是科學啊，因爲腦神經啊想一個嚴重的問題遲鈍了，這麼一摸，腦神經受了刺激裏頭動起來了，腦的細胞刺激活動了。所以有時候想問題：這個怎麼辦？這個摸摸臉同這裏有關係的，都是科學。那多了，我要騙你們還很多了，這些都屬於術數裏頭的，所以術數就包括很多了，三教九流太多了。

「攝衛自居」，這句話很難懂，攝衛自居是真的。

譬如剛剛有位同學來找我，喫飯的時候，難得來找，他是沒有事不來找我。他有個朋友是做某單位主官，某單位主官也很重要，這個單位也很重要。我一看他有事，看到朋友很多他講不出來。吃了飯，我說你有事沒有？有，我要談幾分鐘。反正我的時間都很忙的，很可憐，我說好，什麼事？他說某某人做了某單位主官出毛病啊。我說爲什麼？犯了法？沒有啊。他說他那個辦公室掛的東西，掛的槍，還有掛的東西自己會動起來，而且開一部汽車出去啊，他說開到一個曠野裏頭，這是今天的事，前面什麼都沒有，忽然這個汽車砰停掉了，再一看汽車前面玻璃上一灘血，哪裏來的呀？我說他信嗎？他不信也信了，好多怪異事啊。他說叫我來趕快問問老師。我說是有東西，世界上是有這些奇怪的事，那麼告訴他如此如彼的話，如此如彼的話，那就是不可思議了，就是免談了，中間也就是那麼摸一下的道理。這個就是這要用方法，攝衛自居，術數的東西就要術數來對付它，是有的東西，但是不要迷信，邪不勝正。

我說你這位朋友啊，正氣不夠。我說我這一生啊，經常向危險的地方走，說哪裏有鬼哪裏有妖怪，我偏要去，去了以後坐在那裏都沒有事，我很想看一看，到了，它偏沒有了，人家偏要看到了。所以我們在峨眉山上還有位同學，聽到那裏有狐狸，隔壁一個人給它搞得一塌糊塗。他老兄三期肺病到山上養病的，他聽到有狐狸，他就拿個香點，他說你找我好了，我反正三期肺病了。但是燒了兩、三個月香啊，狐狸都不來找他，你看，所以這個東西啊。

這是什麼理由？拿科學來講呢，是精神科學。精神是個什麼東西呢？這個定義就很難下，什麼叫精神作用？你心理作用，心理是個什麼東西？心理究竟是電子啊？核子啊？心理究竟是物質還是非物質啊？這個問題都很難下定論，這屬於名言，邏輯問題。可是世界上中國、外國啊，都有許多攝衛自居。

我看到加拿大有一家的報告，在科學雜誌上看到，加拿大一個神父，神父是天主教法師啊和尚啊，他的家裏就有鬼，那個桌子自動會轉起來，擺的東西自動跳動，兩夫妻睡在牀上，把牀抬起來轉。這個神父也沒辦法了，最後只好找那個巫術的來捉鬼，神父也沒的神了。這一類東西啊，是術數的人，有些攝衛自居，攝衛就是坐在那裏、住在那裏，這個手這麼畫一個符咒啊，這麼搞一下，或者有許多科學的擺一點某一樣東西，這個地方就沒事了，很怪的。懂了物理的人，也可以把這層迷信的東西破除掉，用物理作用就可以，用藥也可以去了它，也可以去掉它。

所以中國人叫你端午節大家都要喫點雄黃酒啊，門口掛個菖蒲啊，放個鞭炮，對不對？看起來很迷信，放鞭炮是趕鬼。是不是真的呢？真的，鞭炮是硫磺做的，硫磺殺菌的，端午節溼度高，細菌特別多，所以鞭炮噼哩叭啦一放，艾草一燒殺菌了嘛，那些鬼就沒有了，菖蒲也殺菌的。當然象我這個咳嗽鬼呀就很難管了｛聽錄注：南老師講課時，有多次咳嗽｝，非要喫藥。喫藥就是攝衛自居保護自己。

有些人愛術數的，我們普通講啊這些叫做旁門左道，旁門左道在印度，除了佛教以外，最大的旁門左道叫婆羅門教，現在叫做印度教，那比佛教還早。婆羅門教演變象密宗，中國的道家，旁門左道象白蓮教等等，他是一個系統來的。以前有人問白蓮教的東西真不真的？真的，他們拿個紙啊，這麼一剪，疊一個鳥，那個咒子一念那個鳥就能飛，當然現在沒有人，那是科學進步了。你說真不真呢？絕對真不是假，那麼歸根結底它這個是什麼作用呢？人的精神作用，精神就有那麼大的功能。

所以我經常說這些東西啊，我也都玩過，到我手裏都沒有用，因爲精神不同意，不相信它。學是學會了，不相信它，你叫我看《楞嚴經》我就相信了，它有道理。他那些東西告訴你沒有道理，他教你念個咒子，呵，西方來個高大人，頭戴高高帽，身穿什麼白白袍。哎呀，我的媽呀，這些東西不靈光啊，這我心裏就不相信了。鄉下沒有知識的人他很信啊，他用起來就靈，我們自己認爲知識分子就不靈。原因因爲你心裏有懷疑，因爲知識分子他相信的是有理的東西，它這個有理的同沒有道理的，這兩個極點都能夠使人精神統一起來。所以宗教也好，哲學也好，科學也好，這三樣東西到了極點，心物是一元的，這個學理就很難研究了，這就說人對自己的生命功能信心不夠。

所以觀世音菩薩在這一條在講，我都簡單的，還給諸位講起來那麼多空話，實際上他這個三十二應裏頭包含內容太多了。他說有人如果愛數術，數術兩個字，千萬注意，倒轉來就是術數，攝衛自居，攝就是統一精神保衛自己，就是我們普通講的有法術。那麼他說我就在他前面現外道之身婆羅門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你看看這就是佛法佛教，你們注意喲，研究這個看到佛教的精神了，佛教，所以我常說他不是個宗教，真正的佛法它一切宗教都在它包含以內，你要求什麼，都是什麼。但是我們學佛的人，常常有許多人，我說你呀，最好去信一個宗教。他就問老師啊，你叫我信佛教？我說我臉上掛的佛教的招牌啊？他說那倒沒有。我說我的意思你去信一個宗教，隨便你愛信什麼，只要你精神有個寄託就對了，不然你精神沒有寄託是很痛苦的，你信個蘿蔔教都可以。再不然象我一樣信一個睡覺最好了，你只要信了就對了，這就是精神寄託的問題。你看了觀世音法門，他說你愛什麼，宗教就是個教育，教育就是誘導法，他使你滿足你的願望，最後領導你走入一個正道，他決不反對其他的宗教，說婆羅門教那是外道，他說有人要研究這個，我就現這個婆羅門身而爲說法。下面，這都是人道里頭啊。

「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上面講了半天在家人的事，現在講到出家人。他說有些男人，什麼人才是出家人的性格？「持諸戒律」，喜歡做人守規矩，男的女的喜歡守戒，啊，這個不可以啊，有些人。象我們有些個性啊，不是那塊料，喜歡奔放的，你說這個東西碰不得，碰碰看再說，那就不是出家人。出家人規矩，正受正危，規規矩矩，講話輕言細語，做人規矩，一步路也不敢亂走，持諸戒律，道德的規範看得很重要。任何道德規範他都很欣賞，世界上有這種人啊，這種人也很多。而且要求自己，不但要求自己，還要求人家，要求人家也做到這個標準，不然他就生氣，這一類人喜歡講戒律。他說這一類的人，合於出家人。所以出家的比丘，比丘是佛弟子，代表佛的，要戒律清淨，道德高尚，目不斜視，講話也不能象我這樣亂七八糟的，有條理，有規矩，輕言細語；笑不露齒，這個笑起來牙齒都不露出來，這麼一笑；我們講眼睛都是看前面的，看前面男的女的呀，所以出家這個戒律很難了，男女都不要起分別，這樣的人可以出家了。那麼我在他前面現比丘身，找不到師父啊，來個師父來個和尚來度他，出家，也是講度他出家。所以觀世音菩薩有時候現出家人相。

「若有女子。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假使有些女性也同男性一樣，喜歡好學，出家人的行爲，喜歡喫素啊，當然最好是喫素了，並不是光是出家人喫素。在家人道德高尚規矩人，喜歡持戒的，那麼我就現女身比丘尼身來度她出家，象我們這裏都是男衆女衆觀世音菩薩。

「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假使有普通的男人，喜歡守得五戒，不是全體戒律，殺盜淫妄酒，能夠守得住，這個我們現在叫佛教界叫在家人叫居士了！不夠，叫優婆塞，那麼翻譯成勉強中文啊，叫做近事男。接近於，可以學佛的，接近於佛學了，做這件事了，可以侍候佛，可以侍候菩薩，可以侍候比丘了，近事男。那麼這個是優婆塞，這個就是男居士，假設有五戒清淨的，我呢，就現近事男身爲他說法，使他成就。

「若復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優婆夷就是近事女，就是女居士。所以當在家居士，五戒精嚴纔夠得上。象我們啊，一個在家居士都不夠資格的，要注意啊，要真正講，隨時講守戒，隨時都在犯戒中，沒有做好。

「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修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家念姑）。「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我們在這裏看到，你看你們研究了佛學，觀世音菩薩思想好先進啊，提倡女權的呀，她講了半天這裏又提倡女權，所以觀世音菩薩在東方經常現女人身，他說女人可以當皇帝可以做總統。「若有女人，內政立身」，內政現在新的學校裏大學裏頭有家政系，以前開設了的家政系，以爲家政是幹什麼？家政以爲是燒菜、做飯的。所謂家政就是總務，做總務管內政的，就是管家。管家很重要啊，對不起啊，諸位女同學原諒我，我這個話已經講了，二十幾年前我在幾個大學聯合演講就講了，罵這些女同學，可是沒有罵諸位啊，我罵當時的女學生。我說你們來到大學幹什麼？滿眼一看，哎呀都是女學生，現在大學裏頭。我說你們真上當啊，讀一箇中學，一個高中，趕快找一個郎就嫁了就對了，大學讀畢業了以後，將來嫁不出去啊，將來想嫁一個種田郎都做不到了。我覺得我是碩士，起碼嫁個博士，那個博士不博你了，博士沒有，碩士兩個人平等的沒有，嫁個比你低一點教育程度你不幹，我說你們不是被教育耽誤了？而且你們受了教育那麼高幹什麼？受了教育高的女性既不能做賢妻又不能做良母，不要說鹹妻不能做，甜妻都不能做，即不甜又不鹹，幹什麼呢？第一等結了婚變成職業婦女出去上班，下班，生了孩子以後，第一流的家庭，小孩受最差等的教育，自己沒有好好管教。這很危險啊，我很反對啊。知識越高了的女性，這個社會，社會一個國家要靠教育建立，教育的基礎建立在家庭教育，不是學校。家庭教育的基礎在於母教，母親的教育，世界上所有的偉人，了不起成功人物都有一個好媽媽，都是母教成功的。爸爸次要，爸爸都是笨蛋，母教很重要，都要有個聖母。我說你們到大學裏，將來既不能做賢妻又不能做良母，甜妻也夠不上做，第一流的不過做一個職業婦女，一天昏了頭。

所以當年有一個美國留學回來的一位女性，不講這個人名，一講你們都會知道。她來看我提倡婦女運動的，這位同學帶來。噢，在我前面講了半天，最後問我老師啊，你贊不贊成？我說我是贊成啊。老師你都贊成？認爲我的思想不曉得多頑固。我說我贊成啊，男女平等啊，我說我不但舉雙手贊成，你如果提倡，我兩個腳一起舉起來，四個腳舉起來贊成。她說真的啊？我說真的。我說而且重男輕女幾千年應該要平等，翻個身了。我的贊成贊成什麼？一切要女性第一，站在前面，將來打仗做工做什麼都要女的，然後男的給我回家去，做菜帶孩子，在家裏打打牌，你們賺錢來養我們男的，只有這樣才平等翻身。她也一愣啊，臉都綠了。我講平等嘛，男人搞了幾千年莫明其妙搞不好嘛，應該翻過來你們去，打仗也你們打，你們大個肚子拖個炮到前面去打。你做什麼都是女人去，因爲男女平等啊。這位先生她的結論如何？我講完了也哈哈一笑，大家算了。

你看觀世音菩薩就站起來，最現代化。「內事立政，以修家國」可是有個條件啊，女性要做到真是賢妻良母。真的呀，國家民族後一代的教育在女性母教的身上，所以我常常說你們什麼少年隊啊，什麼學校教育空話，現在整個的家庭教育破壞了，所有的家長重新要回籠重受教育，怎麼樣纔夠得上當一個家長？現在的家長把教育交給電視了嘛，孩子學會電視，然後學會莫明其妙。家長喜歡禮拜六啊禮拜天出去玩玩啊，喫喫館子啊，這個教育下來，從小就曉得不要做飯嘛，出去喫館子多好，你說長大了怎麼得了？真的，大家要反省。我看因這我快要死了，將來看不見了，但是想未來那個國家時代呀，很可怕。不過那個時候不要緊，我一來也是喫館子長大的，也是那個電視教育再出來就不怕了。可是一個國家人類社會的前途真是問題，尤其是我們這個國家民族的教育不中不西，不今不古，自己沒有文化的，學得西方電影上的學來的，電視上學來的，自己中國文化那個母教的偉大。

所以我當年講到這個，觀世音菩薩講到這裏，我的老師當年罵人，這個故事，你看我那個老師的教育。他有一天和我倆個在四川一個茶館裏坐着喝茶，另外隔壁有一個名教授，這位名教授啊，我們都曉得學問很好，文學很高，但是品行不大好，這個大家我們都知道了。那麼他在隔壁，茶館都坐在一起的，他另外一個桌子喝茶。我跟我老師坐在這裏喝茶都看到他來了，我們把頭啊就偏過來，自己拿茶喝了。我老師就告訴我，哎，懷瑾啊，我要教訓他。哎呀，我說你老人家何苦呢！他說誰都不敢說他，只有我有資格教訓他。那個人看我們倆個不理他，他想大概沒有注意到他，他蹺起個腿在手裏拿個手棍，大學教授在轉，坐在那泡一杯茶，東看西看，嘴裏在唸詩，他忽然念起了《西廂記》，一個女的過去了，這個女的走路過來過去了。他坐在那裏念一句什麼「真正的，她臨去秋波那一轉」 。這一句話給我們老師聽到了，「真正的，她臨去秋波那一轉」，我那個老師很生氣告訴我，他說，懷瑾啊，非要去整他一頓。我說你老人家不要管了。你坐着，不要管了。他就把這個茶碗端到他那裏，哎，你在這裏！你老兄有什麼好文章啊？好文章告訴我，你大作出來，我非常欣賞，拜託。哎呀老前輩，我沒有什麼。你剛纔唸的，我看你這個頭搖起來一定是好文章。他說沒有沒有，臉都紅了。他說不是啊，我剛聽到什麼轉啊轉的。被老師逼得沒有辦法了。他說沒有了，我偶然想到《西廂記》一句話。哪一句啊？哪一句啊？他說「真正的，她臨去秋波那一轉」。噢，這個《西廂記》，這個有什麼關係啊？我們年輕都背過，我很多都背得來。不過我倒要請問啊，你是個大教授，國學也好，秋波是什麼啊？秋波就是形容女人那個眼睛這麼勾，這麼轉的。真正的，她臨去秋波那一轉，就是這麼一勾，這樣一弄。他說什麼叫秋波？那位教授就給他弄得很窘了，你原諒了。不，不，不，你一定講給我聽。我坐在那耳朵都豎起來聽，聽到那一邊，只好拿着茶杯在笑。他然後講秋波，那個教授給他逼得沒有辦法。他就把鬍子一拉，把臉一擺，你講不出來，我講給你聽。你看那個態度就很難看。秋波者，女士小姐們的眼睛也。他就下一個註解，這個「眼睛」你看中國的文人多糟糕，把眼睛黑白分明形容秋波，秋天的波不講春波啊？秋天的水啊，天冷了容易乾淨澄清，水很澄清，那個波浪秋風襲來慢慢地轉。這要你注意喲，中國的文學怎麼不叫春波也不叫夏波呢？如果冬波就不得了了，冬天那個水結冰了就白內障了！秋波啊，秋水乾淨啊，靈活，秋波。他說我想男人的眼睛也叫秋波，舜目重瞳子，我們歷史上堯舜的舜，一個瞳孔啊我們看它兩個瞳神的。象我們看你的眼睛就是一個我的一個影象。舜的眼睛兩個瞳孔，看你眼睛就兩個我的人影。項羽也重瞳子，楚霸王也是兩個瞳孔，還有一個人，李後主也重瞳子，這個世界上重瞳子的人，歷史上有名的三個人。我看你眼睛，我看你就是我，所以以前我們小的時候你看我眼睛有個什麼？有個狗，你看你看，我們上當一看就是自己了。舜目重瞳子，他說項羽也重瞳子，李後主也重瞳子，他說那也是秋波啊，你說是不是啊？此乃英雄豪傑之秋波也，已經把他罵了，臉都紅起來。他說我告訴你呀，我小的時候唸書啊不乖，上學就愛逃學，哎呀，我那個媽媽就把我抓回來打，一邊打一邊咬牙齒，一邊打一邊瞪起眼睛罵我，你看你這個死傢伙，以後敢不敢逃學啊。哎呀，他說現在我媽媽過世了，我今天能夠懂一點事，有一點學問，就靠我媽媽那個瞪起眼睛歪起眼睛打出來的呀。我媽媽也是女人啊，那一雙眼睛不能說不是秋波啊，所以我現在想到我媽媽一邊打我一邊流眼淚一邊瞪我，你這個死傢伙以後總要給我用功了。我現在想起來，我媽媽已經過世了，真正的臨起秋波那一轉啊。哎呀，我在這裏聽了真是兩個腳在地下跳，在拍掌，真講得好，這個秋波給他一解釋啊就罵了人家，罵了人不帶髒字的，把那個教授罵得臉紅的，低着頭一句話都不敢說。他說你不能說我媽媽那個眼睛不是秋波啊，我現在想我媽媽那個罵我打我說我不用功不讀書，真正的她臨去秋波那一轉。換句話說他下文就不講了，讀書讀到你這樣，當了一個大學教授，就是坐在這裏講邦子，看到人家女的過來，真正的她臨去秋波那一轉，你不是辜負了你父母給你讀書嗎？你看他罵人轉了三個彎，誰都不知道。現在由這個講到母教，這個說了這些故事，等於我老師講的那個太師母，臨去秋波，那個母教的偉大。說「內政立身。以修家國」，就是母教，等於我老師講的太師母，臨去秋波，這個母教的偉大。

他說那如果有人要想做女國王女領袖，象武則天一樣做了女國王女領袖的，「我於彼前現女主身」，他說我就在她現前現女主身，象武則天這一流啊，象很多歐洲國家都是女王，現在有很多女王，女主身。女主身是在古代而講女王，是女皇帝。國夫人等於我們講第一夫人，國家夫人在過去呢？現在我們稱國家的元首總統夫人是第一夫人，不對的。第一夫人是國夫人的稱號，國夫人的稱號是諸候的夫人，王候的夫人才稱國夫人，一個國家元首的夫人不能稱第一夫人那是國夫人，所以現在我們講中國方化很多稱名稱都不通的，國夫人是王候的夫人。命婦不同了，官太太第一夫人屬於命婦之流，嚴格講起我們講夫人，中國文化分七種稱呼的，第七種稱儒人，普通老百姓母親老太太祖母可以稱儒人。所以象我纔到臺灣來，三十八年以後來，人家叫我老師，那我臉都紅了，因爲我們在大陸上啊不叫老師稱先生的，做木匠泥水匠的師傅才叫老師，叫老師啊會打拳頭的叫老師，給人家很看不起，所以當時有人叫我老師，好象我很糟糕，現在很習慣了，現在不叫老師叫老鼠，我還不大聽的，現在有些象我們林景依呀臺語國語，南老鼠，我說我也沒有到你那裏偷油喫，老鼠對不起，他經常這樣叫的。這個現在叫慣了，開始到這裏聽人家叫太太很奇怪，什麼人叫太太？以前沒有。以前叫那個師母，已經很尊敬了。現在普遍了，現在文化都亂了。

所以我們講倫理中國文化叫倫理，對不起，現在沒有倫理，倫就是「類」字的意思，倫就同類，人的問題一類歸一類。所以講倫理我說中國人多好啊，你說阿姨、阿姑、表姨、表阿姑一表三千里，表姑母，不象外國人什麼按扣｛聽錄注：英文uncle｝啊扭扣啊，按涕｛聽錄注：英文auntie｝呀鼻涕呀所有名稱就是一個，還不曉得是姑母啊，還是姨母啊，就是鼻涕鈕釦的，中國就是有倫理，這是姑母，這是姨母，這是大姨母，這是二姨母，這就是倫理，現在沒得倫。命婦，命婦是命婦，大家｛gu音｝，這個「家」念「姑」音，大gu。所以象我們漢朝有個女師父，班大家｛gu音｝，《漢書》，父親哥哥連她自己寫的，《漢書》是她們兄弟姊妹寫的｛聽錄注：網上查詢《漢書》資料：《漢書》成書於漢和帝時期，前後歷時近四十年。班固世代爲望族，家多藏書，父班彪爲當世儒學大家，「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採集前史遺事，旁觀異聞，作《史記後傳》六十五篇。班固承繼父志，「亨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爲業」，撰成《漢書》。其書的八表和《天文志》，則由其妹班昭及馬續共同續成，故《漢書》前後歷經四人之手完成｝，班固的女兒稱爲「大家｛gu｝」，這個「大家｛gu｝」很尊稱了。

那麼我們大陸上當年稱阿姑，所以有時候阿姑啊，這個姑不是那個「家」啊，譬如說我常常講現在出家人，她們女的稱尼姑，現在變成並不尊貴的名稱，開始佛教來是很尊重。尼就是比丘尼女性，梵文這個音，就是女性。姑就是阿家大家，因爲我們真正出家人看成家，等於我們天主教的看到一個修女啊，就要叫媽咪一樣的。其實我經常跟天主教朋友說啊，你們我名稱就不對，要學學佛教，你們「神父」。我說你是神的爸爸啊？注意喲，父神還差不多，變成神父了，這個名稱不對嘛。一個修女就叫「媽咪」，我說我叫她修女可以，她不是我的媽媽啊！神的媽媽也不是她啊，這就是文化問題，翻譯得。所以「大家｛gu｝」是這樣的。

「大家｛gu｝」就是女性裏頭的大師。觀音菩薩說，假使世界上有這些女性有這樣特長、特點的時候。她就現這種特長特點的身份來說法，使她成就。好了，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完，下面兩條奇怪的事啊，只好留着下一次再講了。那麼這一條剛好講到觀世音菩薩尊重女性，提倡女權的。所以諸位要提倡女權趕快拜觀世音菩薩。

# 楞嚴經講座 五十七集

---楞嚴經講座

《楞嚴經》卷六，現在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正講到人道，人道里頭上一次說到是有女性喜歡，不是喜歡，她的個性習氣所謂內政立身，就是標準的賢妻良母，重於母教的成份，這個母教的重點，做到女主身，國夫人，命婦，大家（gu），那麼他現身而爲說法這一段。現在開始起有兩點，我們上次正講到這裏時間到了，這是值得研究的。

「若有衆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關於童男童女身體，這是在學佛修道非常嚴重的問題。差不多在東方來說，一般講學佛修道注重童身入道，那麼這個童身的標準，什麼叫童身？就是普通的性知識沒有開，假使以女性的標準來講就是經期，月經的經期沒有來以前纔算是童身。

所謂童身代表兩種意義，心理上心境永遠保持天真活潑的這是童心，我們在中國的文學稱爲這種人永遠保持天真活潑的叫童心未泯。如果說身體上永遠沒有性知識，性知識沒有開，當然更不會犯這個性行爲的。童身，所以男女這個階段，都是一樣的，在過去的差不多象我們幾十年前，女性在十三四歲以前這個階段，就是十二歲這個階段，男性也是這個階段相差一兩年，男性多一兩年，男性以八來計算二八十六，女性以七，二七十四，這個以前的那麼注重童身入道，最好的。

後世的道家，尤其是道家，道家的到了明朝以後的伍柳派，就是道家另外修神仙之道的，伍沖虛、柳華陽兩位，伍沖虛是老師，柳華陽是弟子，那麼他們所提倡修道的這一派，很有名的慧命真證，求證到的。可以說這一類的書，道家的，我們在學術上稱它爲丹經，練丹修長生不老之道的。明代以後伍柳派的這個丹經，所謂《天仙真理》，《金仙證論》這些經典都屬於丹經，明代以後的著作。特別注重在男女性漏丹，所謂漏丹，漏就是漏掉的漏，丹就是說長生不老之藥，尤其是指男女性的精蟲卵髒，認爲破壞了修道，不是童身修道倍加之難。

那麼他這個根據《參同契》所講《易經》的道理，也就是根據《黃帝內經》的道理，女子二七而天癸至，這是《黃帝內經》我們老祖宗的醫書，也是道書，也是修仙道重要的書籍。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癸就是天干的壬癸，壬癸兩個字屬於水，就是指月經開始來了，男子呢就是二八十六。這個階段就是說由孃胎懷孕生下來孩子，現在這個孩子都算是乾卦，乾卦一個符號，八卦是一個符號，符號邏輯。由孃胎懷孕十個月，生下來一直一歲到這個，以女性現象更清楚，二七以前月經第一次沒有開始就是統統屬於乾卦，那麼這個乾卦到了二七而天癸至，這個乾卦所謂純陽之氣就破壞了。第一爻就變了，第一爻變了，那這個乾卦卦象變了一下，內卦變了一爻了，就是減了一爻，陰起來了，就叫做天風垢卦。七歲變一次，所以人體，這個同現在科學一樣啊，人體內部譬如我們坐在這裏，再七年以後的今天，這個人坐在原來的位置上，這個人已經不是七年以前的了，所有身上機能換了，一個沒有換，骨頭架子沒有換。十二年以後啊，坐在這裏啊，骨頭架子也換了，所以中國人十二年叫一紀，那個不管，那個順便講一下。

所以七歲一個標準，女性十二歲左右開始月經第一次來。七七四十九歲卦氣沒有了，就是由先天父母所遺傳下來的這個生命功能完了，這個時候月經停止了，七七四十九歲左右。有些人身體差的三十幾歲就開始了，有些人拖到五十一二歲也還有，老太太還有月經啊，當然拖到六十歲還有就是太少了，也許有特殊的。那麼這個時候呢？卦氣完了，現在的醫學就叫更年期，就沒有了月經。這個時候當然不是童身啊，這個乾卦所代表的一點陽氣，女性在七七四十九歲以前修道，丹道派的講法還很有希望，過了七七四十九啊，事倍而功半，要加兩倍功夫，因爲月經已經斷了，修到再有月經來，來了以後再把它切斷，這個名稱叫做斬赤龍，這是形容詞，月經的形容詞，叫赤色的紅的龍。所以道家佛家叫降龍伏虎，龍就是血，虎就是氣。生氣起來就是老虎下山要喫人的，要把氣停得住、龍降得住，那麼纔可以，這完全是對身體而言。

那麼女性到七七四十九什麼都沒的希望了？不是的，假使修道是兩倍功力。那麼這個如果是童真入道呢？事半而功倍。假使過了二十幾歲結婚以後修道呢？女性同男性一樣，男性道理也在其中啊，又要修到返老還童，修到同十四歲以前停止了，所謂斬斷赤龍，斬斷了就是沒有月經了，那麼這個時候是身體上恢復童身，才修道就快，這是道家的理論啊。

所以現在有一班佛家講的話都是道家的，所謂漏丹，丹就是指身上的精。所以漏丹不漏丹都是道家的話，伍柳派的話，那麼認爲非如此不可。那麼假定有些女的生下來就沒有月經，這個很少，並不少，據我所瞭解好幾位同學，有人三個月一次，有人半年一次的，有人四個月一次的，還有人三年一次的，有人一輩子沒有月經，這一類人那你說是童身嗎？也不是。這個醫學上同道家另一個名稱叫做觀音身，觀音身，那麼觀音身沒有月經的會不會懷孕呢？還是會懷孕，還是會生孩子，還是有排卵期，不過時間很難拿得準了，也有這種人。

當然象我們有一位同學就講，我來生投生還是做女的，而且做得很聰明很漂亮，很能幹，但是是個觀音身，並且還要把發一個願不生孩子，所有的男人都拜在我的腳下，我說哎喲，你這個願力太大了，來生我看到你都要逃避一下，師父也不敢當了。這個雖然如此，好象是個笑話，要是一個女性真正到這個條件啊，那是蠻好，反正女性男人都是臣服於女人的，英雄征服了天下，女人是征服了英雄，所以世界上還是女性最偉大。

但是講到童身是這麼一個，這些理論是基於道家的說法而來的，那麼這個道理對不對？絕對準確不準確呢？很值得研究，非常值得研究，這有它相當的道理、理由，也有它的不同的說法。所謂童真，身體的童真講了，心理上童真呢？剛纔講過，這個人一生一世永遠保持天真浪漫活潑，這是心理上的童真。

因此佛家，八地菩薩，不管年紀多大，到了八地菩薩就是不動地，八地是不動地，在禪宗來講悟道，明心見性破了重關，叫破重關，三關最後還有一個末後牢關還沒有破。到了重關的境界，真正證到八地菩薩這個境界，就可以稱童真菩薩。所以我們佛教裏頭稱文殊菩薩也稱文殊童子，很多菩薩稱爲童真稱童子，就是說他已經大徹大悟了，真正恢復到天真活潑。

什麼叫天真活潑呢？我們引用儒家，是中國儒家孔子在《論語》上講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思想都是天真活潑，很純淨，很純，同童子一樣，這是中國講詩的教育的境界，那麼真正童真是這個。所以在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裏頭把童真，童男跟童女另外一條，並不是說象道家那麼說，學佛修道成功非童身而不可，並無此說法。

所謂漏丹不漏丹這個名稱也出在道家，所謂打坐起來晝夜打坐不睡覺叫做不倒單這個名稱也出在道家，後來佛家也通用，大家因爲對於宗教學術搞不清楚，夜裏一直不睡覺光打坐叫做不倒單，這個褡是掛褡的褡，那麼後來因爲用這個簡體字來代表，一雙一單的這個單代表了掛褡這個褡了。這些都是我們文化的基本常識。

一箇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天天講中國文化，基本常識都不知道，象過去我們這個很清楚了，現代教育一聽很稀奇，還有那麼多道理！白話文入手的「貓兒叫，狗兒跳，老師早，老師好，」這個入手的，不懂中國文化的，就是恭維一頓，老師好老師早老師早到了，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觀音菩薩的三十二應，上面已經提到「若有男子，樂守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說男性。「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已經包括了青年男女老幼都在內，並沒有重視這點。不過童真是很可貴，也不要把我的話誤會了，是說明這個理由。所以比丘、比丘尼出家的也不在此列，不在這個範圍，你看三十二應它在最前面，所以觀世音菩薩這一篇，一般人讀《普門品》隨便讀過去了。一般人研究《楞嚴經》，把觀音菩薩這一段都隨便看過去，好象自己都懂了，實際上對於佛法修持都是沒有摸清楚，現在特別提出來向諸位講，注意。因此現在提出來童真與童女怎麼說法？你看他的前面綱目，前面兩句話都是綱要。

「若有衆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什麼叫男根？在戒律上佛學也叫做命根，男性的性生殖器的，這是外形，命根的外形。男根並不是指生殖器，男根就是說心理跟生理倆配合的那個作用稱爲男根，男性之根。當然現在醫學來講雙性人陰陽兩性人，他如果有女性帶男性的男根的機能那可以變性，開刀變男人，或者這個男性有這個女根的。那麼在中國在佛教裏頭女的不稱女根，有的也稱命根，女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命戶，這都有差別的。所以中國文字，要了解中國文化。

過去你象戶口，我們幾千年抓戶口政府裏頭，現在不同了，現在反正亂了，男丁女口。說你這個地區丁口有多少？丁代表男性的老百姓有多少、口代表女性的老百姓有多少，現在也不用丁也不用口了，現在通稱一個人口了，人當然有個口啊，然後是男的人口，女的人口啊，過去是丁口就分開了。那麼過去國家的稅務就曉得丁口問題，一個地方官長一到，這個縣裏假使來做縣長，或者到這個省裏做省主席，第一個請問所謂行命、錢糧兩大重點，錢糧關於財政、經濟、農業、畜牧都在內了，行命就是那個司法行政都在內了，那個錢糧方面。這個譬如說假使到了臺灣或者到了福建，福建有多少丁口啊？下面管戶口的就要報出來了，男丁譬如說幾千萬，女口多少，那麼就曉得成年不成年的多少，應該稅收多少。那麼清朝三百年照明朝末年的規矩，所謂稅法是一條鞭，一條鞭子一打都完了，都在那個米穀錢糧上，改革了，沒有那麼多麻煩，這個是丁口的問題。講到男根，這個將來還要再討論，《楞嚴經》上，不過現在先提，有人讀書讀錯了。

「不壞男根」老實講我們的在坐很多男性那個男根壞了？沒有壞，即沒有爛蘿蔔，也沒有什麼桔子啊，都是好好的，怎麼叫壞掉男根呢？所以這個不是外形的事，是戒除了淫念、慾念。

象我親眼所看到的，在大陸上，有幾位出家人後來也變成朋友，在杭州有位出家人，誰都知道他是個和尚，可是很多女居士皈依弟子，都玩在一堆呀，又打架滾在一堆，大家對他沒有批評。因爲他爲了出家守戒呀，自己把男根變太監，拿剪刀剪掉了，所以大家曉得這個和尚沒有問題，所以他和女性走在一起。我們到了杭州我說你呀，犯了大戒你知道嗎？第一犯了菩薩戒，自己毀壞男根是犯戒的，菩薩戒和別的不一樣的，等於中國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自己故意把自己自殺，自殺的罪更大；假使故意自己把自己身體弄傷殘了，對不起父母也是犯了菩薩戒，因爲你這個肉體身算不定你這一生就成佛呢！你不能在佛身上出血啊！菩薩戒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尤其對身體搞壞了，對父母的傷感，父母對你多傷感，根本犯了菩薩戒了，此第一。第二，我說你固然把剪刀剪斷了，你一天到晚這樣，你說你持戒呀，我說你犯最大的戒律，你知道不知道？意淫，嚴重得很。然後你藉此裝瘋，我沒有事，我說你更嚴重，而且是壞男根，這個男根不男根不是外形。

常常有些人講，某人的戒律好。我說他歲數多大了？七八十歲了。我說當然是戒律好啊，非不爲也是不能也。所謂守戒是我能不爲也，是守戒。等於我有殺人之刀，可以殺人絕不殺人放起來，這是不殺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屠刀都沒有拿過，看到屠刀自己都發抖的，那個雞皮疙瘩出來了，何必放下屠刀呢？屠刀不歸你拿嘛，你也不希望成佛了。

同樣的道理所以男根是指心的問題心性，那麼在這個地方是講身體的外形，不壞男根，保持童真的這個身體。「我於彼前現童年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注意童男有童男身的修法，普通男人有男人的修法，女人有女人的修法，但是成就是一樣的。並沒有特別注重這個，這一點要注意。

那麼女身呢？就是處女呢，已經說抱獨身主義的呢？處女是中國文化的名稱，過去的女性不出閨房一步的，不出房門的，所以根據中國的《禮記》男女一到了十二歲，兄弟姐妹不同桌喫飯的，是分開了的。如果講這個社會的規範，道德的教育，大家應該去研究研究自己的《禮記》。那麼《禮記》的道理啊，男性女性二十而嫁，男性三十而娶，標準年齡，都有研究的，同姓不婚，這個都是民族的優生學，也就是民族的健康學，我們幾千年的文化的規定，憲法都在《禮記》裏頭。所以女性是不出閨房一步的，叫做處女。處所住在裏面，我們現在也不曉得，處女處男，還有醬油男呢，莫明其妙的，沒有用過處男這句話，就是處女有的，男兒志在四方，處不處他醋啊，醋和醬油倆它醋，男兒志在四方，他能夠處在家裏頭，那是沒有出息，那叫做窩在家裏頭了，所以只有處女這個名稱，沒有處男，現在是亂稱。不過亂稱也當成真的了，我們也跟着講了，那大家天下人把白的叫成黑的，我們也叫成黑了，那隻好跟着將錯就錯。

「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叫做童身，叫做處身。就是說一輩子想自己不嫁人，獨身自處。

「不求侵暴」。看了觀音菩薩這一段我們當男性的慚愧，男性討太太都是侵暴人家的，根本就犯了侵暴罪。所以佛經的戒律很有意思，我們叫做結婚。佛的那真高明，佛叫結婚叫做什麼？不犯罪，聚頭做淫殺。共同集中在一起，犯奸淫的行爲，犯殺生的行爲。人都會這樣，哎，男女兩個偷偷的戀愛是犯法的，公開戀愛公開去討，噢，又蓋章啊，又歡喜，又殺了雞鴨魚肉吃了以後，送進洞房，公開的犯淫，侵暴行爲，那是對的，所以衆生顛倒。這個戒律叫做聚頭，就是大家把頭，大衆集中在一起，就是公開了，分開做淫殺，就是公開了犯罪，犯了兩種罪，淫罪、殺生罪。這個地方觀音菩薩所講的道理也是一樣。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

「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這是不受侵略行爲的。這是兩條，所以上一次講的，這個地方特別值得注意，他並沒有說修道非童真就不能成道了，那是道家丹道派伍柳派明朝以後的看法，太過分強調了，這個我們需要了解了。現在講到這裏，這兩條放在最後，人道里頭講完。

我們注意喲，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之身三個階段四個範圍，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出家修道，觀世音做佛使你成佛，使你成獨學覺佛，使你成聲聞。都曉得大乘道是菩薩道，菩薩道是文武全才的喲，有時候表面上走的是魔道的路線哪，文教慈悲教化你不聽啊，今天我們正討論到，喫飯的時候講到回教，回教的傳道，穆罕默德傳道的精神是一手古蘭經，一手是寶劍哪，信不信？不信宰了你，非常簡單，那個傳教是很簡單，所以傳教是有其道理的，這就是等於善化所不能做到，只有惡化，等於教小孩一樣，乖乖的，哎呀，要乖一點，絕不聽話，揍一頓就乖了。那麼父母揍孩子所說是現藥叉身而爲說法，就是這個道理。

「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再下一條就是乾闥婆，不要看到「婆」字以爲是女的，婆是翻音，乾闥婆翻譯出來是尋香神，就是找那個香味的天神。所以有人問，常常有些同學問，拜拜了的東西可不可以喫？我說照規矩，祭品祭了父母的東西最好焚化，要燒化的。因爲你供了祖宗和父母，我這個誠誠懇懇請祖宗喫的，最後供了祖宗以後，還邀請朋友買兩瓶高梁酒，回家來大喫大喝，那是借父母的題目自己想喫是真的，冒充孝子，對不對？所以真正的祭品要燒化了，因爲這個是祭祖宗祭父母的。而事實上我們所曉得，鬼神來的受食不受食，我們念祭文過去「嗚呼」，嗚呼就是哎喲，我們白話叫哎喲，古文就叫嗚呼，嗚呼並不是哭一下，嗚呼就是「哎喲」的意思，上古的古文是「籲嚱」兩個字，照現在文讀啊，你們讀古書不知道，「籲嚱」兩個字念成於戲呀，全錯了，要念成嗚呼，念嗚呼也錯了，就是哎喲，就對了。嗚呼尚饗，尚饗就是請你來享受喫，我們念祭文都這樣念，結果還把那個香蕉饅頭還帶回來呀，夾起牛肉，嗚呼尚饗，最後祭文是這兩個字，就是等於我們請客啊，喫啊喫啊，拿筷子喫啊喫啊，嗚呼尚饗，所以要燒掉。

那麼這些鬼神喫氣不喫東西，據我所瞭解，硬是味道兩樣，所以祭過的東西勉強要喫啊，一定要重新做過，已經沒有味道了，那個雞鴨喫起來不是那個味道。除了拜佛的水果還可以喫喫啊,素食以外的，其他應該燒化的。尤其我們小的時候祭祖宗是很嚴重啊，祭祖宗，有小孩子都看到，哎呀來了來了,什麼三叔公來了，烏太婆來了，穿的什麼紅鞋子啊。還是白天啊，我們聽了都是毛孔裏頭鑽出一個悚然來，叫做毛孔悚然，那都立起來的，它們喫氣，是這個道理，這些是中國文化民間的傳說，查無實據，事出有因。

所以乾闥婆是尋香神，尋香你要知道，不是完全的，佛經翻譯的中文，好聽叫尋香，不是光聞香味，就是吸氣味，吸一種氣味。實際上呢？我們仔細再研究，包括一切的細菌。所以一個地方臭的不乾淨，空氣不好，溼度重的，容易培養細菌，細菌也是尋香而來，包括這些。乾闥婆是尋香神，這個尋香神，那麼我們中國文化後來寫小說叫做《西遊記》上就寫了，把豬八戒最後封神封了這個神，叫做什麼？淨壇元帥。豬八戒愛喫嘛，所以這個《西遊記》這部小說上寫，最後成功了，有了功勞封他爲淨壇元帥，這個壇場上供養的東西叫他喫得光光的，叫淨壇元帥，就是這個道理，尋香的道理。那麼這一類故事研究起來就是宗教哲學，宗教神話裏頭需要研究的，很多，那麼配合中國神話裏頭，那要寫一部小說了，尋香神另外一套。當然有人寫了武俠小說就取用了這個名字叫《天龍八部》。天龍八部是這樣的東西，就是八樣。再其次一條是阿修羅。

「若阿修羅」。阿修羅翻譯成魔鬼，魔，實際上阿修羅是天人境界，就是天人裏頭脾氣大的有嗔心，壞人稱爲阿修羅，所以叫魔道，脾氣大。

「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阿修羅就是魔道，普通叫做魔道是不對的，所以不願翻譯成中文的魔道，阿修羅他有正的，也很正，就是嗔念重的叫阿修羅，實際上他是天人境界，境界很高，成就很大，福報很大。譬如說我們對不起，講一個我們現在的玉皇大帝，據說一貫道把他封了，張大帝已經讓位了，關大帝，關公。那麼《三國演義》上提的關公一個道理，我們今天講佛經借用《三國演義》比喻就懂了。最後關公失敗了以後，在空中顯聖，這是《三國演義》寫的在空中顯靈，關公騎着赤兔馬，拿着大刀，空中有聲音「還我頭來」。還我這個頭，被呂蒙砍掉的，還我頭來，最後啊，這個空中飛的神靈現身，原來「過五關斬六將」有個和尚朋友，關公的朋友，叫普靜和尚。那麼漢朝是有佛教啊，普靜和尚正在打坐，一聽到這個聲音曉得關公已經成神了，歸天了，可是他還沒有證道。普靜就叫了：下來啊，老朋友。關公一聽普靜叫他，他想起老朋友，也救過他，過五關斬六將啊，所以《三國演義》裏普敬和尚救他一關的。普靜說君候，你現在還不悟啊？你要還我頭來，請問你過五關斬六將， ？？？？｛聽不清，錄音40分鐘處｝，殺蔡陽，那些人的頭問誰要啊？所以關公在這裏悟道了，悟道了，所以變成了佛教的大護法，這個道理來的。所以象那個「還我頭來」這樣一叫還有嗔念，換句話說嗔念就是氣大，阿修羅天人不是壞，氣大者爲阿修羅，仁慈的稱天人，這一類要搞清楚。

「若緊陀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陀羅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緊陀羅是非人，好象是神，介於天人與人之間，也叫做獨角神，只有一個頭，頭上一個腳，頭頂尖起來，還是音樂神。如果諸位要想歌唱得好，要拜這個音樂神。樂神，空中的樂神，虛空中有音樂啊。所以我們中文常常形容天樂鳴空，也就是莊子所講的天籟之音。我告訴諸位，如果在絕對的高山頂上，真的入定那個境界裏頭可以聞到天樂，非常好聽。現在科學家也證明太空裏有一種音樂的聲音，一般人耳朵啊，因爲腦子太雜亂了，聽不到的。這個老子所謂講大音稀聲，銀河系統裏有些聲音也很雜亂也很美妙，現在科學家太空科學收到，我們收不到，聲音越大越沒有聲，我們聽不見了。所以靜的地方我們人類到了覺得這個地方一點聲音沒有，很靜，錯了，是我們人類聽覺的功能覺得很靜，實際上裏頭有很大的音樂，很大的音聲，大音。這一類的音聲，緊陀羅所發的音聲最美妙，音樂神，這個音樂神。這個音樂神一奏這個樂啊，連迦葉尊者大阿羅漢坐在那裏一邊打坐入定，一邊身子就打起拍子來了，它能夠使你最高的定力都受這個音樂的感染，高明得很。這個是樂神，所以我們畫佛像旁邊有天龍八部有畫的樂神。

「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呼羅伽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摩呼羅伽是大蟒神，同龍神又不同，大蟒蛇的蛇神，大蟒。你們現在都曉得在中國的西南一帶，緬甸，雲南這些有大蟒蛇，抗戰時候大家都曉得，這個十輪卡車十部壓在身上走過去，動都不動，一般人還以爲是顆樹根呢，那個身體就有這樣粗，合抱之粗這個大蟒神。這一類叫天龍八部，我們算算看少了一部，少了一個大鵬金翅鳥，這個沒有列進去。大鵬金翅鳥佛前面在飛禽裏頭最高的，大鵬金翅鳥，這個鳥只有佛能夠降伏，誰的話都不聽，那是世界上飛禽裏頭最厲害的。大鵬金翅鳥喫糧食還是喫什麼？喫龍。所以龍王到佛前面訴苦了，他說讓它這樣喫下來，我們這個種族沒有了。所以以後要它皈依了，受了戒，所以廟子上我們每一天中午啊，出家人唸了半天，有這口飯送到外面去。中午，佛規定這個咒語唸了給大鵬金翅鳥喫，不准他喫龍。大鵬金翅鳥看見龍就喫的，唯一的糧食，一物降一物。那麼大鵬金翅鳥我們中國的小說又用上了，什麼人是大鵬金翅鳥投胎的？嶽飛，嶽武穆。那個中國的太子金兀朮是大蟒神轉生的，所以金兀朮金國的太子一碰到嶽飛就完了，大鵬金翅鳥來投胎的。天龍八部包括了大鵬金翅鳥，這八樣。

我們現在看看，這一段比較講得簡單了，詳細講起來都是小說了，我如果提供資料，諸位會寫小說啊，比武俠小說還賣錢，你可以回去好好去查資料了，寫一部了，包括很多。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裏頭度佛、度菩薩、度化緣覺聲聞就是度阿羅漢，然後度三界天人，然後度人間男女老糼，上至帝王下至童男童女無所不度，再第四個層次，就是度天龍八部，觀世音菩薩都化身來度。但是我們研究，觀世音菩薩並沒有說若有人要以細菌得度者，我則現細菌身，而爲說法而度脫之。沒有說，這些都是問題啊，一個學佛的人處處要找問題，正思維，找現答案來，都是問題喲。你懂了這些答案你的佛學差不多了。不然照本宣科，照佛經上怎麼講怎麼解釋，那叫做依文解義，三世佛冤。你照着文字來講佛法，三世諸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都在喊冤枉啊，等於西方人現在講聖經，耶穌再來呀，看現在的《聖經》啊，他會氣死了，不曉得把它改成什麼樣子了，就是這個道理。依文解義，三世佛冤。下面還有一句，離經一字，永爲魔說。但是佛法也不準亂講啊，根據佛經，也要有所根據啊，離開經典隨便你亂說，那就是魔說不是佛說，但是隻講佛經呆板的，不好學不深思，那不是學佛法的精神，佛法要你正思維。所以三十二應就有這個道理。跟着下面我們看，

「若諸衆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最後兩條結論，上面三十應。應者感應，有感就應。他說有些衆生願意不出人道，譬如我們儒家孔孟之道始終離不開人道的教化。我經常勸年輕同學，一來，哎呀老師。我說你幹什麼？學佛學打坐。哎呀，我說你回去把人做好了，再來學佛，一個人都做不好就想成佛，有這樣便宜的事我都不做人了。人道都做不好，自己對父母、家庭、兒女、妻子、兄弟、朋友都處不好，你想成佛？我要度衆生，你家裏的人不是衆生啊？你爸爸媽媽不是衆生之一呀？你的兒女兄弟不是衆生啊？你度得了嗎？你都沒有處得好嘛，你還慈悲度衆生，我說自欺欺人，真的呀。佛法重在人道基礎做好了，再來求佛道，所以說「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

第三十二條「若諸非人」。不是人，非人包括什麼呢？

「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譬如山魈，這是一個鬼名，那我們就曉得在廣西在貴州雲南山魈很多，那它要你看見還是一個人啊，它不要你看見就看不見了。但是我們在路上走就曉得這裏有山峭，要注意，注意就不要得罪。他很老實還是人最壞，人比鬼都可怕。怎麼樣曉得有山峭？腳後跟，我們這個腳是這樣，它的腳後跟在前面，這個腳這有一排，這裏有山峭。我們人邊區的人很壞，騙鬼，山魈要結婚了，嫁女兒啊，兒子討媳婦啊，山魈要到人的家裏，它就是個人，一看就曉得那兩個腳反轉來，他也就現身給你看了，比手畫腳言語不通來借鍋。借大鍋借去了做東西啊，做喜事，到人家裏借鍋，借去了以後他以後還你這個鍋，鍋裏頭很多金銀財寶還你。這個人多貪哪，曉得山魈來借鍋，有些人家裏把紙糊一個鍋，糊得黑黑的，弄得象一個鍋一樣，山魈來借鍋，把那個紙鍋他一點火就燒就壞了嘛。所以人會騙鬼，鬼不能騙人，你看人之壞啊。所以我經常告訴人，說怕鬼，我說鬼有什麼可怕的？人都不怕，你還怕鬼呀？世界上人最可怕了，人會騙山魈，山魈是這樣。所以有四個字，魑魅魍魎這四種鬼，都是有形無形，有時候晃一下，就有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可怕的，它的電子同我們不同，生物界裏頭。有想無想這些都是非人，有些有思想有些沒有思想。

所以那一天講山河大地衆生，注意，石頭沒有思想，會變成這樣，所以人會變植物會變石頭，會，再變到某一種有想無想。並不是每一塊石頭每一顆樹，有些石頭有些樹有些植物它是會修道的。所以說楊柳有楊柳精啊，樹精啊，石頭成精啊，是有的。有想無想這一類等等，都屬於非人，人與不人之間。

｛聽錄注：關於上面這一段，南師說變植物變石頭，其實是指附着在植物或石頭上的魂靈。南師在其他書上都有講到過，那麼南師在這段後面也提到，這些都屬於非人，仍是衆生。｝

「樂脫其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這三十二應講完了，那麼這是《楞嚴經》上觀世音菩薩說自己因爲修觀音法門慈悲的功德，修這個法門注意喲，從耳朵開始修的，它的成就有那麼大功德。所以有感應身，有感就應，等於我們中國《易經》上面講，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等於這個電一樣，你看宇宙裏頭本來就有電，幾千年也不知道。等到發現了這個電源的應用，你看一動這個電就出來了，這個電一插上就出來了，不插就沒有。電是個什麼東西？非有非空，即有即空，電是沒有東西，你說沒有它，電可以燒死人，打死人的。佛法的道理一樣，即有即空，非空非有，有感就應。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在《法華經》上普門品裏頭講得很清楚，這三十二應就是諸位經常唸的。普門品裏頭歸納起來，就是觀世音菩薩說的兩句話，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這個人真做好人，真培養功德，應該以什麼法門度脫他，觀世音菩薩就現身。你該要做神仙他就現神仙來度你，教你修仙道的法門。你該要學打架得度的，他就現打架。你該要唱歌得度的，他就教你唱歌。你該要打牌得度，他一定教你打牌。這就是什麼？觀世音菩薩的教育的偉大的精神。那麼這個教育法叫什麼？教育上的誘導法。這是普門品上一句話的重點，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那麼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偉大。

可是後來有一個人，清朝的雍正皇帝，他的佛法學得很高，他對於觀世音菩薩有一首贊，非常形象，非常好。他的讚歎，三十二應現全身，（他以禪宗的觀點贊觀音菩薩的）拯救衆生出苦津（來度脫一切衆生跳出苦海）。執此慈悲心太切，翻將覺海做紅塵。雍正的名句實在好，我認爲好到絕頂。觀世音菩薩太慈悲了，因爲太慈悲了，等於父母太愛兒女，害了兒女，執此慈悲心太切，翻將覺海做紅塵，這是雍正的。達摩有達摩的頌，釋迦牟尼佛有釋迦牟尼的頌，有雍正語錄，語錄裏頭都有。我們順便提到這個句子。

由禪宗的觀點，給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做一個評價，執此慈悲心太切，翻將覺海，覺海是自性，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啊，不要你來度啊，你度他他也不聽啊。等於普通道家有兩句:慈航本是度人物，這句話我也經常嘴裏念，告訴同學們。慈航就是代表觀世音這一部船，這個船在苦海本來是要你來。怎奈衆生不上船啊，你要度他，他不上船有什麼辦法？你不要船錢他也不幹嘛，他也不聽話啊。慈航本是度人物，怎奈衆生不上船哪。你這個苦海要度他，他不願意跳出苦海，他說你要度我可以，等我在裏頭游泳夠了再出來，你要等到幾時去啊！這個三十二應。下面到總論，現在觀世音菩薩的總論報告。現在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報告講完了，

「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燻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注意喲，他自己做的結論。修觀音法門大家聽了好幾個禮拜，我們給他三十二應，翻將覺海做經塵，把它攪亂了，本來清淨的，從耳根開始修，由聲音入道三昧。怎麼樣會有那麼大的神通功力？能夠有求必應呢？要注意，是名，他說我上面報告的這個成就，「妙淨三十二應」，注意這兩個字，要心念完全達入念念淨念相繼的時候，這不是清靜的靜啊，乾淨的淨，這個字差別很大，不要旁邊看見清靜的靜字啊，有個靜字那個很靜，這個連清靜聲音那個清靜相都沒有了，動靜兩方面都沒有，妙淨的三十二應是不可思議的境界。因爲修觀音法門，念觀音法門進入這個境界，就是我們同學們現在最近寒假在修，就是這個道理。

「入國土門」，進入一切世界，現實的世界叫國土世界，這個現實的物質世界各個國家化身度一切人。爲什麼有這樣大的功力？什麼功夫達到？

「皆以三昧」，三昧就是定慧等持正受境界，又在定中。定中，光是得定不用正思維就沒有慧了，那是外道定。有正思維參究纔是佛法的正定。所謂定慧正受，這個三昧。

「聞燻」返聞聞自性，耳根不向外聽，內聽，聽那個能聽聲音的功能。

「聞修」，自己還在聽還在唸咒語，你內在心念唸佛號，自己迴轉都攝六根，能聞的所聞能聞的作用，聞燻；你所聞的佛號咒語音聲慢慢燻習，能聞參透，聞燻聞修。聲耳通氣海，不向外聽，迴轉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之海，觀音法門。所以在唸誦的時候我叫你們投身進去啊，自己唸誦這個時候還在這裏叫，你們投身進入音聲海去，忘了身體。所以一邊自己念，一邊這個心聲、咒語聲，都是這個聲，聲即是我，聲音空了，進入空靈的境界。聞燻聞修，平常我叫你們唸咒，投身進去把身體都投進這個聲音去了，要這樣修行，要正思維，三昧，聞燻聞修，

「無作妙力」，最後達到無作，不著力的，妙不可思議的神通作用的力量，可以度一切衆生。那麼這個時候啊，念頭一動，有所感應。念頭一動就是神通成就，

「自在成就」，所以觀世音菩薩也就是觀自在，自在成就，也叫做觀自在。《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是觀自在菩薩告訴，傳給舍利子的法門，般若的法門，實相般若。

# 楞嚴經講座 五十八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在卷六，還是在觀音法門。觀世音這個名號，菩薩的名號代表了一種修證的方法，那麼這個修證方法後面有結論，文殊菩薩所做的結論：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這八個字。那麼這是求證的方法，由音聲、利用音聲的修證方法的用而證到形而上的體。由用證體，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那麼所謂證道，證這個道體。然後觀音菩薩也說明，這種方法四個字：聞、思、修、慧。聞是利用耳根的聽力、耳朵的聽力，不是光聽外面的聲音，返聽迴轉來聽自己我們能聽的這個作用。能聽譬如我們耳朵蒙起來，也能夠聽得見，聽得見清淨，沒有聲音也是一種聽，聽到沒有聲音，那個能聽的體，那個功能找到了就是道體，然後說因此成道。

那麼因爲觀音菩薩成道以後，有他大慈悲的心願。這個大慈悲是心力，由這個體所發的作用，這個心的力量，等於我們這個電，電源，電這個能源，能是體，電起的作用就是電力，這個心力，因爲心力纔有三十二應身，應化這個世間。《楞嚴經》所講的三十二應身我們正好在過年放假以前剛好研究完，這個是配合《法華經》的普門品，道理是一樣的。觀世音菩薩的大悲願力，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看這個人應當以什麼身份而成道，那麼觀音菩薩以大慈悲的願力就合於他的心性合於他的要求，合於他的需要，我們勉強比方等於現在的教育所講的看一切衆生的性向教育。這個孩子的性向接近於哪一方面，慢慢引導他，導成他變成個什麼人才。那麼在佛法中看性向，一切衆生的合於哪一種，觀音菩薩就現哪一種身份，而來成就，教化成就他。上次討論三十二應，觀音菩薩的三十二應，不過還沒有完。這次開始他講了三十二應以後，還有繼續的報告，對佛來報告。

「世尊。我復以此聞燻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這是觀世音菩薩的再報告，世尊是對佛的尊稱，等於我們開會啊，主席，再報告。他同佛講，他說我上面報告了怎麼修行，聞思修慧的經過，今天的成就以大慈悲心普救這個世界的苦難，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爲說法。但是不止於此，注意一句話，「我復以此聞燻聞修」，他說聽聞的能力，音聲，燻音聲。這個聞燻，燻，就是慢慢薰香啊，我們曉得燻，古人衣服都有薰香，把他衣服什麼掛在那裏，這個香菸點起來慢慢燻上去，所以衣服上就有香味久久不散，等於我們皮箱裏放了樟腦丸，樟腦放了以後，這個殺蟲劑，衣服拿出來就有那個味道，這是燻。聞燻，譬如說我們上課，在學校裏學知識，爲什麼我們由幼稚園一直到大學到研究所，有了知識的成就是聞燻來的。慢慢聽着講，開發了自己的智慧，那麼聽到了前輩老師們的引導，那麼就開發了自己的智慧，是由聞燻而來，這是聞燻的道理。

但是由自己知道聞的這個功能是那麼重要，知道了聞燻以後，聞修，加上修證，還要用功。所以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以後，並不是沒有修持啊！悟道以後是悟後起修，正好修行，所以聞燻聞修，兩個階段不同。那麼講到聞燻聞修，跟着下來，然後慢慢證得「金剛三昧」，這是一個功夫的境界，定慧等持，修到了金剛，代表是不動，永遠顛撲不破，永遠不變、不動，堅固不可毀滅的，這是金剛的比喻。三昧就是正受。正受是什麼？定慧等持，定和慧倆個達到最高的成就，所謂得其三昧，這個昧不是口旁，是日旁的。三昧是翻音，梵文的音翻過來，正受，真正的定力。

由於聞燻聞修結果達到金剛三味以後所發起的作用「無作妙力」，無作：沒有動作也沒有作爲，沒有作爲就有這個力量。譬如我們普通做人做一件事情，寫一個文章啊，看個書啊，做個工啊，我們人在做，做出來的一件事。到了定慧等持的境界，動都不要動，連普通心念都不要動，本身的體這個功能，心性自體這個功能發出來作用，作而無作。等於中國老子所講的無爲，什麼是無爲？爲無爲，做而不做，不做而做，做而不做，爲而無爲，爲是做了，看起來沒有在做。譬如我們這個虛空這個宇宙，下雨天睛，下雨、地球下了雨啊，天晴、地球上太陽出來，這個虛空有沒有下雨過呢？有沒有出太陽過呢？它沒有，永遠是虛空，做而無做，是這麼一個情形。所以他說我以修觀音法門而得聞燻聞修再進步，證得金剛三昧的無作妙力，上面是動靜二相瞭然不生，證得體喲。現在是起用，起了作用無作妙力。因此他說：

「與諸十方三世」。十方就是空間，四方四個角、上下，合起來是十方，是空間。三世是時間，過去現在未來，是佛學的通稱，時空兩方面。現在我們用科學觀念就是在所有的時間裏頭所有的空間裏頭，那麼這樣不透徹，他說十方三世。

「六道一切衆生」。六道就是佛關於生命的歸類，六種大歸類，天道，阿修羅道，人道，地獄，畜生，餓鬼道這個六道，他說與十方三世，六道衆生，就是一切衆生一切生命。

「同悲仰故」。我們這個有生命的衆生啊，永遠都在憂患痛苦煩惱中，沒有畢竟的平安快樂，沒有解脫煩惱，所以對於這個生命永遠有一種不安、悲感，這個人生茫茫然的悲感。仰，因爲自己人生有茫然，爲什麼要生來？爲什麼生來又要死？死了究竟怎麼樣？活着那麼多痛苦，死了並不平安，究竟怎麼樣？所以無比的悲懷，因此都是信仰，仰望聖賢一切諸佛菩薩的教化度脫苦惱。他說我因爲有這個成就，所以慈悲的觀念與衆生平等，一切衆生有痛苦，等於我受的痛苦，無比的悲心發起來，此所謂大悲心。那麼我同十方三世，這是對下而講沒有成就的人，六道一切衆生同一個悲哀盼望解脫的心理。因此是我的悲心，就是說大慈悲的心裏，

「令諸衆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他有這個功夫有這個修持有這個成就，所以可以使無盡空間時間裏頭所有的衆生，在我的身：身體上，心：心理上。身心兩個字。任何一個生命，只要生物界的生命一定兩樣東西組合統來，一個軀殼--生理，一個是心理---精神思想，這個靈性方面，身心。那麼不過不同一點，凡夫我們普通人，所謂凡夫者，這是佛教的術語了，就是一般平凡的生命，很平凡的生命，只有這個身心。成佛得道了的這個身有三身，身體有三身---法身、報身、化身。法身代表自性，根本的本體功能，無所不在，不生不死，法身。報身，我們叫報身，成了佛改個名稱了，不同了，也可以說應化身。那麼這個報身啊，我們的肉體就是受報來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這一切的感覺，都是果報所生，這是報身。那麼成就的人就是感應的身體，也叫應化身。還有一身呢？就是化身，所謂生生不已，千百萬億的化身，譬如我們剛剛討論過觀音菩薩的三十二應身，也就是他的化身，有三十二種不同。

其實我們本人，我們這一切凡夫也有這三種功能，報身、法身、化身。當然我們這個凡夫，你看每一位都有三身，當然法身，自己的心性只要沒有死以前還有思想的這個靈性就是法身。報身就是這個身體了，現在在這裏受報，或者生病了，或者喫苦了，或者高興了。化身多得很，你多生幾個孩子就多化身幾個了，一代一代化下去，越化越多，人口充滿，化身出來的，這是凡夫的。

修成功了化身就是一念動就可以出來一個我，另外一個我，千千萬萬個我到處都有，那當然，我們只能想象，那麼多了當然不要喫飯不要穿衣的，不然很麻煩，隨時可以收回。就是道家所講的話，「散而爲氣，聚而成形」，就到了化身境界。散就是一念不起，化身作用你找不到我，什麼地方都沒有，要使你看見就看見，散而爲氣，聚而成形。那麼觀音菩薩在這裏沒有說明，但是我們瞭解了他這個是成就的身心，所以因此他有三十二應身。

他非常同情這個世界上六道衆生的痛苦，因此只要念我名，在我的身心生命上獲得十四種無畏功德。無畏是佛學的一個名詞，譬如我們佛學講佈施，佈施有三種，財佈施叫外佈施，法佈施是內佈施，還有第三種是無畏佈施。

譬如我們拿出錢來幫忙人家，捐一點錢救苦救難，這個是外佈施，叫財物的佈施，還容易了，但是已經不容易了。因爲錢，呵，好睏難啊，這個世界上的衆生啊錢就是命，所以四川人的話，錢錢錢命相連。出一毛錢開始很慷慨的，過後越想越痛，所以這個出錢很難啊。有人說勸人出錢如鈍刀割肉，快刀割肉不痛啊，一下，鈍刀割肉啊想起來慢慢痛，過後更痛，所以錢財物很難佈施，真正佈施的很少。所以佛教育的俗語，富貴發心難，在富貴中放下了富貴來修道，發心很難。貧窮佈施難，不過不同，在我的一生經驗只有窮人才肯佈施，有錢人不肯佈施。因爲窮人才同情窮人，有錢了更愛錢，不愛錢這個人不會有錢的。怪事，天下事很怪，這個就是不可思議，佛法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也不可思議，它兩個相等。所以這個外佈施還是財，財物佈施還是外佈施。

內佈施就更難，內佈施是什麼？第一法佈施，法佈施是智慧的教化人家，開發人家的智慧，是法佈施。教人家學問，開發人家這個就是法佈施，這還是粗的。細的怎麼叫法佈施？你的雜念妄想煩惱自然放下，丟開了，提得起放得下，隨時放下，心中無事，一切無事。心中無事這個話很好聽，做不到的，人無事啊，會生非啊。所以我們小的時候講笑話，你們看了《三國演義》，他說你們曉不曉得周瑜的媽媽姓什麼？諸葛亮的媽媽姓什麼？張非的媽媽姓什麼？我們這個《三國演義》看完了也沒有說媽媽姓什麼。哎，你不懂，周瑜講的即生瑜何生亮，周瑜的媽媽姓即，諸葛亮的媽媽姓何，張飛的媽媽，無事生非，所以姓無。所以一切衆生啊，真到了心中無事會生非的，所以法佈施也很難，內佈施。這兩個也許修道人修成功了還做得到，利他的功德。

給人家無畏佈施做不到，人生都有恐怖，無畏就是憂患，人都在憂患中，你看哪個人說不怕？你怕不怕死啊？你怕不怕你那個股票跌價？你怕不怕那個退休金利息拿不到啊？隨時在怕中，怕自己生病。愛情呢？沒有愛情以前想愛情，怕人家不追我，追到手怕掉了，怕飛掉了，人生無一不怕。真達到無畏佈施，一切都放掉，菩薩境界，所以無畏佈施。所以我常常說無畏佈施也很難，有時候說謊話是無畏佈施，說人家找你這個有個事，我有個困難。不用緊，你去，我支持你。你屁用都沒有，不過他得了這一句話，格老子我不怕，有某人支持我，嗨，這就使他成功了，無畏佈施，所以呀，你儘管求菩薩，菩薩經常給你無畏佈施，總會保佑你的。

觀世音菩薩不象我這樣亂講啊，他講的真話，我靠不住。他說一切衆生在我身心上，就可以獲得十四種功德，無所畏懼。這要注意了，我看我們在坐的好幾位博士，學科學的在這裏，要注意啊，這個完全是科學了，真的大科學還沒有人發現，你們好好去研究。音聲的作用，上面自性證到，是音聲返聞聞自性，現在是用音聲，能夠救人也能夠害人。

我們知道象光學一樣，你看光學，人類現在發明瞭死光了，其實一照的話，通通人死光了，就死光了，連飛機飛彈碰到死光都沒有影子了，就化掉了｛聽錄注：南老師說的可能是激光｝。但是同樣道理，一樣還可以有活光，要你不死光給你一照，你就不死，可是科學家還沒有找到。

聲音也這樣，有一種聲音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我看科學沒有發明，呵，中國人發明的早，武俠小說裏有，呵，什麼彈琴啊，吹笛子啊，那個武功都會使你死，哎呀，我說中國人的科學真高啊，這是武俠小說亂想，幻想都想出來。但是人類的幻想都是智慧，你不要看科學家，科學家就就是幻想來的，科學東西的發明就是幻想來的，可是觀世音菩薩講的不是幻想啊，沒有人求證到這裏喲。

他說有十四種無畏功德，他講音聲念觀音法門。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注意這個文字：「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衆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這個道理，他說第一條，他有十四種無畏功德，可以使衆生念這個音聲而得道，豈止得道而已呀！得一切解脫。他說由於我，觀世音菩薩講「不自觀音」，我自己不自己觀音，你看她講話多矛盾啊！菩薩說矛盾話，如果你聽不懂，菩薩在扯謊，怎麼呢？他上面明明講過他自己聞思修三昧來的，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在哪一頁啊？我們把他證據找出來。初於聞中，入流亡所，他明明利用音聲而成道的。所入寂寂，他明明利用音聲而成道，上面報告得很清楚，最後到了動靜二相，瞭然不生。他一切成就以後報告，現在講啊，「由我不自觀音」，你看文字上不是自相矛盾嗎？他講的話一切不承認了，沒有。是我們讀書看經，你文字也沒有看懂，你也提不出問題，就象我這個人啊，亂七八糟的腦筋會給你們找問題，你們啊是個好人，不象我壞，讀書也不肯找問題。讀過去了，哎讀了沒有？讀了。結果書是書你是你，實在沒有讀，尤其讀佛經處處是問題，你看我們給你找到問題了。他自己講聽觀音入道的，現在說我「不自觀音」，他當面扯謊，這個菩薩。他沒有扯謊，我們沒有讀懂，成就了以後，「不自觀音」，再不需要再修了。

爲什麼叫不自觀音呢？「以觀觀者」，這是答案，這兩個觀怎麼觀啊？以能觀的那個功能，譬如我們聽聲音，我講話諸位聽到，這個聲音以你諸位大家本人做立場，我講的話是你所聽的；你聽的嗯這個我聽懂了，那個嗯聽懂了，那個是能聽的，能聽。一個所聽，所聽就是聲音的現象，能聽的不在聲音上面。那麼能聽的這個東西本身屬於聲音？不屬於聲音，它是無聲的，所以它能起聽的作用。所以觀音菩薩修到這裏，他以能聽的功能成就了以後，「以觀」就是觀察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衆生，「以觀觀者」，觀察那個所觀的，看每一個衆生心理狀態發出的聲音。譬如我們大家都聽到什麼呢？只能聽到人的講話，沒有辦法聽到他的心聲，而現在西醫只好用那個聽筒聽心臟的跳動。但是他心裏頭說什麼話，我們給醫師檢查心臟跳動，雖然不說話，我們心裏還在罵他，格老子快一點，輕一點嘛，冷得要死，還在動，心裏。可是醫生他聽不見啊，他只聽到心臟的跳動，那個是動相，還不是心聲，心聲聽不見啊！譬如我們現在自己也聽不見啊，自己裏頭的氣，呼吸的動相同血液走動的聲音聽不見，你把耳朵這樣一蒙起來聽見了，嗡嗡嗡。

「二者。知見旋復。令諸衆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只要南無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走到火裏去火燒不死。這個大家聽了不會信，你們也沒有看過，我們當年看過大陸上有些所謂吞刀吐火玩把戲，現在表演玩魔術也有啊，火燒了放嘴裏，那個有藥，嘴裏已經含過藥了，火進去沒有關係，那個還不是化學？要藥的作用。有些用咒語，唸了一個咒子火進去，那多了。我們昨天還跟一般年青學生講，大陸上講宗教信仰的這個精神的這個力量。

我們在大陸上看到，象峨嵋山哪，五臺山啊，那些老太太鄉下人，三步一拜，來朝山進香的，有些怪了，一些鐵釺，鐵的真的鐵，從這裏插進去，和這裏對穿，對穿這樣穿來，兩邊吊鐵絲兩個香爐，那好幾天啊，拜到山上，最後搞完了，香爐拿掉鐵絲拿掉，兩邊也沒有疤，什麼道理？講不通。還有些手上吊香爐，這個地方就是那個針穿過去喲，肉要穿進去，吊一個鐵絲掛一個香爐就掛着，三步一拜走好幾個月，最後拿掉這裏也沒有事。我是做不到的，因爲做不到，所以拿掉一定有洞，他有這個信仰就會做到，這個生命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有這樣大。有許多人硬是這樣做。

你譬如說火不能燙，那還不是靠藥物，有些是用物了，那麼你說火不能燒，當然氣功做到的也可以，氣功真練到家了，這個氣功一閉，在大火可以過去，那道理是什麼？氣功到家了，用這個原理我們還可以解釋，這個還可以相信。氣功到家了吸吸停止了嘛，毛孔還在呼吸向外面排啊，把火力排開了，功夫到了，這個還做得到，還有理由可講。有許多超乎情理以外，那真是不可思議了。

現在觀世音菩薩講的超過情理以外的，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入火燒不死，掉到海里也淹不死，只要你真誠念。但是幾個人做得到？我前兩天正給青年同學們說笑話，也是真話，我說你們沒有看到，大陸上當年很多的外道，外道並不是說看不起他的意思啊，表示方便，左道三千，旁門八百，各種宗教。

黃河以北有個叫理門，初來到臺灣變成理教，這個理門理教在黃河以北，是幫會也是個宗教。就是明朝亡了，理教的祖師爺叫楊主，這位創教的祖師是明朝的一個進士，因爲清朝入關亡國了，不願意做亡國人，創教，保持民族文化的正氣，所以創了理教。我們到了北方大陸上，當年啊，譬如說碰到個朋友，請他抽菸哪。哎，對不起，我在理，趕快把煙收回了，在理就決定不抽菸不喝酒，一切都很規矩守戒。那麼同南方的全中國的同善社演變，演變了很多，現在就叫做一貫道，也是同善社的後身。開始清末的時候是同善社，同善社前身還多了，這個我們不管它的來源，講理門，所以你在理教裏頭拜師以後傳你一個不傳之密，叫做五字真言，五個字的咒語，六耳不同傳。六隻耳朵不傳，什麼是六隻耳朵啊？就是嘴裏告訴你，師父在傳道時在耳朵邊上告訴你，只有你聽到，第二個人不能聽的，平常在心中念。

我還看到一個理教的人，唸到肚子裏有聲音，把耳朵貼在他肚子裏頭嗡嗡嗡在講話，我還真聽過。講些什麼？嗡嗡嗡聽不清楚就是，的確在講話，那麼我們在當時啊，年青斷定是氣功，這沒有什麼稀奇，那個氣練到在裏頭把腸子水啊這樣咕嚕咕嚕講話，當時判斷是這樣。因爲不懂這個理教，奇怪，但是他這個五字真言平常唸到有人都肚子裏在唸，練到這個氣功。

那我還看到一個，他念到這個程度，肚子會念這個咒子，經常唸的時候，腳底下有時候坐在那裏呀，當師父的。這個人當師父的，下面幾百弟子啊，每人上來敬他敬一杯茶，因爲他不抽菸不喝灑。但是每一個弟子這一杯茶，他一定喝完，他幾百個弟子啊，喝了七八百碗茶，我們說這個水到哪裏去了？他坐在上面幾個種頭，喝了幾百碗茶，總有個去路吧？在哪裏排出來啊？最後嘛，這個排水也是這樣看不見。最後我們想辦法要訪道嘛，就是摸個底，不象你們磕個頭就相信，我們是相信是相信，要摸清楚了才幹的呀，這個頭也不好磕下去啊。然後想辦法在他後面，他光腳的，下面一個洗衣臉盆，他這個茶這樣倒下去，到腳底心啊，都是溼的，洗臉盆都給是水充滿了。好，這個功夫，不要說有道沒有道，這個氣功就了不起。那你假使喝酒也不醉啊，喝下去他把它逼到腳底心就出來了，就是通了的，這個了不起。

但是這個五字真言是什麼？還是不懂，那麼他們教理說碰到急難的時候，如果給人家砍頭啊，碰到災難，槍打過來，這個刀砍過來，只要把這個五字真言開聲開口一念，槍也打不進，刀砍不了，頭也殺不了，據說非常靈驗，當然我們也沒有去拿頭去試了。後來總算把它求出來了，哎呀，東求西求，說你教人家的祕密告訴人做不到，你說是什麼？五字真言五個字？觀世音菩薩。哎喲，這個求這個，好苦啊，它是六耳不同傳。

還有一派道家，在這裏現在臺灣還變成兩個宗教，那這些來源他們祖師爺嘛，我們都熟得很。他能夠畫符，一碗水，你生病了，給你一喝就好，在大陸上好靈啊，就是不傳這個咒子。然後這個非學不可啊，我們比你們年輕好奇啊，這個非學不可，一碗水不大花錢，指頭畫畫，當然學啊。最後學怎麼樣怎麼樣，後來曉得了，我也不學了，也不靈了，他的咒語是什麼？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哎呀，我說我從小就會背嘛。可是我是揹來沒有用啊，他用起就靈啊！信的問題，這個精神信力。

所以佛在《華嚴經》上告訴你：信爲道源功德母。一信，你信一個泥巴是佛，你也成佛了。你說你信一個，你叫阿貓阿狗叫它是老師，你真的把它當佛看，你也成功了，不是他成功，你自己的信。所以你看我們看基督教的《聖經》，耶穌啊，那些麻瘋病人，生病的，耶穌過來了，那些跪着來拜拜，看到耶穌在他衣裳邊上摸一下，那麻瘋病好了。那個《聖經》上記載，主啊，感謝你救我。耶穌說不要感謝我啊，感謝你自己的信。一點都不錯，所以耶穌說老實話，後來喫耶穌的說假話｛聽錄注：「喫耶穌的」可能是指靠基督教生活的人｝，耶穌說的都是真話，不要感謝我，感謝你自己的信救了你，一點沒有錯，信念有如此的重要。

所以講到現在觀世音菩薩這一條，他說假使有人，「知見旋復，設入大火」，假設進到大火，大火不能燒，我們讀書就讀過去了，沒有留意，它是個科學。怎麼做到修到大火不能燒？四個字「知見旋復」，這可難了，這要你念觀音菩薩的修，返聞聞自性，到達一念清淨，所以心空萬緣放下，一念不生，證到真空。「知」我們現在思想是知，裏頭有思想知道什麼這是知。「見」眼睛看見這個謂之見，我們眼睛閉起來也在看哪，閉起來看那個黑洞洞的，看到沒有東西，在看，也在看。這個是現象，開眼看到現象光明，是看見的見，閉起眼睛是看到黑暗，看到沒有東西也是見，這是見。知就是能夠思想的知，知和見兩是心性之體所起的功能，我們普通叫做精神部分思想部分，這個思想所知所見，能知能見這個知見是個現象，「旋」就是旋轉回轉來。

所以因此啊，講萬字，我講阿彌陀佛，觀阿彌陀佛胸口的萬字，有人國外的拼命寫文章南某人講錯了，「萬」字這樣寫那樣寫，現在我也懶得理這個問題，前天還有人提。「萬」字究竟向左轉還是向右轉？那麼我們中國的佛經上畫的佛的胸口這個「萬」字，經典上都是這個樣子。但是他說要向哪一邊轉，那是希特勒的符號，當年納粹，希特勒的符號向那一邊轉的，跟佛經上「萬」字轉的方向不同。佛經上注出來胸口這樣轉，究竟哪個對呀？他說那個對，這個不對，都錯了。萬字代表什麼？是個圓圈，這個是轉動的，你把邊上連起來，中間是個十字架，外面連起來是個圓線，是個圓球嘛。

這個要懂《易經》了，天道左轉，地道右轉，這個地球是這樣轉，太陽是這樣轉的，地球是反過來，一個正轉一個是反轉，所以太陽月亮地球在太空中不會碰到，都是這樣轉會碰頭啊，很快就爆炸了。所以《易經》上告訴我們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一左一右相反的，不同。

所以我們中國人寫字啊右轉，右轉是順轉，這樣寫下來，寫英文字，那ABCD是這樣轉，橫的，左轉。爲什麼東半球西半球兩個是不同？所以兩個文化不同，一個是這樣轉過來的，一個我們是這樣轉過去的，所以我們坐飛機到那一邊是這樣的，他們坐飛機到我們這一邊是這樣的，天道左旋，地道右旋。左旋謂之逆轉，右旋是順轉。當年希特勒用的標記是右旋順轉。順爲凡，逆爲仙，順轉的生生不已是順轉，這個流水一樣流出來。倒轉來回轉去呢？回到那個本起源頭的地方逆轉，這個道理。所以爲什麼講那麼多？講這個「旋」字，旋轉這個旋。

爲什麼旋轉這個「旋」字做如此解釋呢？因爲下面還有個旋復，「復」者回到本來那個地方。復，這個「復」在《易經》裏是個卦名，地雷復，回到原來那個地方謂之復。所以叫復新，重新來，重新來重新從那個根本來，那麼這個是復，復就是回到原來那個地方。所以我們古代《易經》的文字，無往不復，有去的就有來的。你想怎麼樣丟過去，一個球一樣，怎麼打過去，有多大的回力迴轉來是相等的，這是復的道理。好了，我們又上了國文課，旋字同復字認得了，這個意義也懂了。

現在觀音菩薩講，第二點要知見旋復，這是一步功夫了，象我們學佛唸佛念觀音打坐，一邊唸佛一邊心裏頭亂想，這個知見都向外面奔放。然後唸到好的時候，嗯，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噢，差不多，有光了；觀世音菩薩，我快要成道了，這個知見在那裏轉呢！向外轉，這個知見要回轉來做知性的清淨，最清淨的時候，空到極點的時候是無比的能力，知見旋復，回到那個不知不見之地，就是《楞嚴經》上面講過的，提起大家注意了，不要白聽了《楞嚴經》，佛在上面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心性的本體，我們眼睛是向外看，耳朵向外聽，六根都向外用，都揮發了。

所謂得道的人都攝六根並不是收回來，找到那個能發出去那個根本的地方就是旋復，到這個空性的境界，空不是沒有，到達了空，有無比的功能。

譬如我們這個物理的世界，地球不算了不起，偉大啊，地球已經很偉大了。假使太陽熱能加強了，地球就毀滅了，地球不及太陽的威力喲。那麼太陽真偉大嗎？不一定，這個太空現在科學都曉得嘛，有比我們這個太陽威力大百倍的還很多，這個太陽還是喫不住啊，也會爆炸，什麼最偉大？虛空最偉大。管你太陽也好，銀河也好，電也好，一切都在虛空中，虛空沒有動過，你成也好，毀也好，所以自性的空性，拿物理的道理你可以瞭解，自性的空性比這個物理的空還要偉大！空能生一切法，空也能破一切法，所以知見旋復，不是隨便講的喲，要修持到這個功夫這個境界這個功德。

那麼「令諸衆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所以假使你碰到大火中，只要提一句，誠誠懇懇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知見旋復那個功能，他進到火裏頭，火都燒不了。至少我們曉得在佛學的科學，我們加一個名稱，不是一般的科學，它本身也是個科學，它也是個哲學，至少在這個邏輯上你懂得了，人生命是有這個功能，火燒不死的功能，「知見旋復，令諸衆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這是第二條，十四種功德的第二條，講觀音法門。換一句話說你學科學就要了解，這個聲音的功能還有那麼多，今天沒有發現呢！科學家還沒有發現呢！那麼過去別的宗教也沒有講。只有觀音菩薩統統講出來，音聲的功能，所以叫你們唸佛啊唸咒啊，好好的念，有無比的功德。第三不同喲：

「三者。觀聽旋復。令諸衆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掉到水裏淹不死。當然我們一掉到水裏什麼旋復啊，那跟着水就旋走了，那當然旋，旋而不復啊。掉到水裏頭時沒有覺得自己掉下去，不驚不怕，一念專一，或者一個咒語音聲輕聲念。「觀聽」，不是知見哪。把能聽聲音的，我們人聽靠耳朵聽，能聽聲音能觀聲音聽覺這個作用不向外走了，旋復，迴轉來。他說假使心中持觀世音菩薩的聖號，掉到水裏去了，至心一意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心中在唸，嘴巴當然不要張開了，張開水就要進來了，不但嘴巴不張，眼睛開着都沒有關係，就是你沒有這個功力，眼睛喫不住那個水力，沒有受過這個訓練，只好閉起來，耳朵要旋聽。觀聽是非常科學的，爲什麼？觀聽的時候當然耳根就封閉了，不聽了，耳通氣海，身體內整個都是氣了，身體充滿了氣，水當然淹不死，浮上來了，就那麼科學。但是你功夫要做到啊，你到那裏啊，你、掉進水裏說，哎我想想看《楞嚴經》當時怎麼聽的呀，你再聽「觀聽旋復」沉到底，那不要怪觀音菩薩，這要平常功夫。「觀聽旋復，令諸衆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水都淹不下去，這是第三條，三種功德了。

「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令諸衆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那要實證這個，但我們做不到。人爲什麼碰到魔鬼會害怕？因爲人自己的下意識裏頭有侵害人家的心理，這個根根沒有除。假使無害人之心，魔鬼根本不可怕，魔有什麼可怕？魔也是人變的，鬼也是人變的，充其量他把我害死，害死了我也變鬼，我們倆正好打一架，有什麼關係呢？這沒有什麼。人之所以怕鬼怕魔，想象，因爲下意識有個亂想象，覺得鬼沒有看過就怕。所以我常常告訴年輕人，世界上鬼也不可怕，魔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個什麼東西？---人，世界上最可怕的莫過於人，人可怕得很哪，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那太可怕了。因爲人會變鬼，人會變魔，這些都是人變的嘛，所以鬼魔有什麼可怕呢？那麼我們這個說法不徹底。

觀世音菩薩說，只要你斷滅妄想，心空無念，沒有一切妄想，而且心有慈悲心，不殺害。鬼魔對你沒有辦法。人爲什麼要怕鬼？

你說魔，魔有什麼不對？佛要度一切衆生，魔不是一切衆生啊？魔也應該度啊，不要變成仇人。你看不要說佛，耶穌都做到了，如果別人打我的右臉，還把左臉拿過去給他打，那纔是耶穌，這是耶穌，這是爺爺呀，爺爺都做到，我們佛還做不到？學佛的人。人無殺害他心，斷滅妄想，心無殺害，只有慈悲。那麼「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你就是到了鬼國，鬼也害不了，鬼也不會害你，你真到了無殺生，一切慈愛別人的心，那鬼都皈依你，他都會保護你，不會害你。人有侵略人家的心，所以人家要殺害你，這是必然的，鬼、魔也是六道中的衆生之一啊。這個道理了解了，我們把觀音菩薩的他所講的這個功德道理參透了，絕對相信觀音菩薩有這個功德，有這個威力，就是非常合理的事就是第四條。四種無畏功德，無畏什麼？不怕。

「五者。燻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這個困難了，這困難了，換一句話你練到這一步比義和團還歷害，槍打不進來，刀砍不進來砍不死你，什麼武器都不能傷你，但是你看我們做不做得到？

「燻聞成聞」，返聞聞自性，你利用音聲在修，譬如我們現在聽這個冷氣換空氣的機器的聲音，聽到了聞而不聞，心念沒的妄想，完全清淨，聽到了空的境界，這是觀音入道之門的初步。完全證到空了以後，真空要起妙有的作用。「燻聞成聞」，那空了以後，真得到觀音法門的空定，清淨以後，燻聞做到了，就是聞性的功能歸到清淨。怎麼叫成聞呢？你一念之間入定在這裏，三界裏的聲音，科學家要很精密的儀器才收到銀河系統的高音譜，那個大音聲，現在還沒有完整，只曉得銀何系統隨時有一種音聲放射過來，當然還搞不清楚。如果一個得道的人三界聲音都聽得到，「燻聞成聞」，就有這個功能。也可說任何人的生命都有這個偉大的功能，你自己沒有修道，沒有發起來，修到觀音的境界，燻聞成聞。

「六根銷復」，那個時候聽到不是耳朵聽啊，六根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身體嘴思想都空了，空的境界裏頭能知一切音聲，能知一切色相，自性的功能，所以性空緣起，就是妙有的功能。這個燻聞成聞發起這個能聞的作用，

「六根銷復，同於聲聽」，等於我們現在有耳朵聽聲音一樣，可是我們有耳朵聽聲音很可憐，聽得很有限度，如果有個隔音板給你一隔住，聽不見了。如果在定中不用耳根聽的，六根銷復，一切聲音同一聲聽，相同於現在我們凡夫那個耳朵能聽聲音一樣。你說這個功夫，明心見性證得空以後，你要至誠念觀音菩薩，燻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

那麼「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如果有加害人你，拿刀殺你，拿槍來殺你。

「刀段段壞」，他刀砍到你身上他刀會斷了，片片都掉下來變成廢鐵，那個子彈炸到你身上變成瓦塊了，就掉下來沒有用了。刀段段壞，當然菩薩做到，我們這些薩菩做不到的呀。那麼使一切衆生「兵戈」，這些武器到你身上猶如割水，怎麼回事？也過來了，沒有事，一點也不痛沒有傷害到我，因爲我身體是空了嘛，證到身空。

「猶如割水」。割水就是用李白兩句詩了，抽刀斷水水更流。那根本殺不死，沒有用。

「亦如吹光」，那個刀在空中好象風吹的光影一樣，同我毫不相干。

「性無搖動」，你自己真證到空性，就到這個境界。

所以象中國當年肇法師最後被殺害，悟了道的。肇法師不是僧肇，另外一位肇法師，最後受報被殺的時候，寫了一首偈子，受了政權的逼害被殺寫了一首偈子。四大本無我，古人臨刑啊，不是槍斃是殺頭，四大無我，身體是四大。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就是這個境界。那麼我們曉得這是祖師啊，禪宗的祖師得了空的，就是觀音菩薩所講這個境界：四大原無我，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

此外一個文人，我們都曉得大家，很有名的，清朝初年那個金聖嘆，批《三國演義》，其實不是金聖嘆，後來別人沾在他身上，這個故事。金聖嘆最後是被腰斬於武門，最後臨刑，不是被殺頭，腰斬，這個清朝對他特別殘忍，說他犯罪殺頭就好了，還要砍一半，腰裏頭砍一半，腰斬武門。他臨死的時候，他素來很滑稽，批《三國演義》。我們都曉得要死的時候啊，這個拉出去砍頭，大家都很同情他了，問他還有信什麼帶給家裏呀？他說請你告訴我家裏孩子啊，有句要緊的話我忘記了講。這個殺頭的劊子手就問他什麼話啊？他說你告訴我兒子有個不傳之祕，花生米跟豆腐乾兩個合起來喫有火腿的味道，不要忘記了，他就那麼滑稽。但是他臨出獄的時候，要被殺以前還是有幾句可憐的詩，跟兒子要分手了：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這也是他的詩，蓮子心中苦，這個蓮子的那個心是很苦啊，這個雙關的話，可憐。梨兒，是個梨子，腹內，那個肚子裏的核是很酸的，那麼這些還不是正文，這個蓮就是代表了可憐的憐，憐子，可憐我的兒子還小，我被殺。梨代表分離的離，離別的離，梨兒腹內酸哪，這個心裏頭還是難過。可是他真到殺頭的時候，這個刑場上大家都很愛他的才了，問他還有什麼？他說我有首詩還沒有做完，做完了再動手砍頭。那麼人家叫拿來紙和筆，他說鼉鼓三聲近（鼉鼓就是古代要執法時，就打鼓啊，就喊口令，要殺頭了，砍他的頭），夕陽將欲斜，黃泉無旅店，（黃泉是陰間哪，陰間也沒有觀光飯店，也沒有國賓飯店，遠山飯店。）今夜宿誰家（我今天夜裏住在哪裏呢？到陰間去住在哪裏？）。然後把筆一丟，好吧，殺頭啊，開始。就那麼氣派，當然金聖嘆固然不錯，他也是學禪的，這些人都是學佛的。你說沒有心得嗎？很有心得，到臨死無所畏懼，談笑風生，最後還跟人家倆幽默，鼉鼓三聲近，夕陽將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他說你叫我到哪裏去住啊？這是講我們現在迴轉來講本經附帶的笑話，說明瞭第五點觀世音菩薩說燻聞成聞，六根銷復的功能，雖然刀兵傷害不了，這是第五種功德，無畏功德。第六種無畏功德：

「六者。聞燻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衆生。藥叉羅剎。鳩槃茶鬼。及毗舍遮。富單那等。雖近其傍。目不能視」。這是世間非人的鬼，我們普通人叫做鬼，這個人間講，常有的。有這種鬼，什麼鬼？

我們先解釋「藥叉」：是非人之類，是阿修羅天與人之間的，飛空無體。

羅剎：女的夜剎，非人之流，介乎人與天之間的，那麼有這一種，當然一般人很少見到，在深山大澤過去都有，其實鬧市地方也有，鬧市來它也讓你看不見。

鳩槃茶：那是非常可怕的鬼，很難看的，我們做夢被壓着的，這一類的鬼。

毗舍遮：是吸精的鬼，人在睡眠的時候啊，尤其是男性有時候遺精啊，就是這些東西吸走了的。在你哪裏吸呢？它不在你頭頂吸，腳底心一吸就走了，並不一定嘴巴吸喲，那些精怪它這個爪子在你腳底心搭到一點隔開一點就把你吸開了，就那麼樣就吸走了，男女都一樣，專門有這個鬼。

那麼「富單那」：富單那是生病的鬼，這一種生病鬼這一類。這個都經常有的，所以有時候做夢到被壓，這種都是小鬼，沒有什麼可怕的。這一種東西呀，只要你精神旺盛一清醒了，它就受不了，就跑掉了，當然還不及人的，可是人在昏迷中，只要你迷糊了，他比你都高明，就是這樣，這些東西。所以觀音菩薩講第六種無畏功德，你懂了觀音菩薩，你只要睡以前或者睡中，或者我們覺得被壓住了，或者有時候惡夢來的時候，就怕你忘記了，不忘記一念觀世音，它就完了。爲什麼觀世音菩薩有那麼大的威力呢？

「聞燻精明」，觀世音菩薩告訴你不要感謝我，感謝你自己。你自己那個觀音的功能，聽聞聞燻裏面精明，一念清醒了，哎呀我要念。有些人壓着了就拼命翻，翻，越翻你翻不動，我們這個事情我年輕的時候也被壓過，不過我壓過幾次我就懂了，這個何必翻呢？它壓着也蠻好，我覺得在享受按摩，格老子讓你壓壓看，嗯，他一點辦法都沒有，他就壓不住了，我也醒了。你越給它空啊，越覺得壓不動，不動我就不動嘛，我看你怎麼樣壓？它就完了。實際上呢？也是個心理作用，你這樣一來我看你怎麼壓？你即奈我何啊？就是髒口的，格老子，我看你怎麼辦？那你心裏頭已經清醒了嘛，聞燻精明，這個心裏能聞之性已經很精明瞭。

那麼「明遍法界」，你心裏頭一明白了以後，這個心性的功能，觀音法門的功能遍於法界，空性的力量。那麼這個空性的力量，你正定這個功能，所以我剛纔引用耶穌講的「你不要感謝我，感謝你自己，信救了你。」

那麼「則諸幽暗。性不能全」，只要你真正一明白了以後，一切幽暗，看不見的，幽是看不見的，我們普通講幽冥，幽是幽，幽是陰的冥是陽的，幽冥這些陰陽，那麼幽暗，性不能全，這些鬼啊，這些東西都屬於陰的境界，他怕你心明白。那白天怎麼不敢來壓你？必須要等你睡眠，昏覺的時候纔行，你的第六意識昏迷了，它才起這個作用。我知道了，你壓就壓吧，如果你練過功夫，我們比比看？看哪個軟？看你把我壓得扁不？那他也沒有辦法。

所以自性的「聞燻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陰暗中的東西，它的功能是有限度的，所以觀音菩薩說在這個時候你只記住觀音，這個心念，使你的心力增強了。能令衆生裏頭的這些所謂非人等。佛經上經常用「人非人」等，這個「人」是一句，就是我們這些人；非人不是人。但是不是鬼喲，鬼是鬼道喲，鬼是一道啊，六道里有鬼道。非人有些象人不是人，有些是有形無色，有影子看不見，有時候晃一下有個影子一樣，那些東西，你用不着怕，這個生物。鬼在哪裏？鬼就在人間，算不定他在這裏坐着，我們就坐在它身上，它也坐在我們身上，無所謂，它兩個陰陽電不相干的，有時候我們在鬼肚子裏過去，鬼在我們肚子裏過去，等於空氣和光一樣，在我們身上都透穿的嘛，空氣在我們身上也穿的，光在我們身上也穿過來穿過去的，所以沒有什麼。那麼這個樣子，他說可以使得，只在你心念清淨念觀世音，聞燻精明，心中一明白。這些非人等乃至鬼，

「雖近其傍。目不能視」，它雖然挨着你，沒有辦法靠近你，因爲你自性的陽氣充足，自性的光明發現了，清醒一來，人腦子清醒就是自性的光明，這些非人鬼呀沒有辦法挨攏來，就怕你昏迷。尤其昏迷了以後，膽子又小，哎喲，那個地方有鬼呀，你這樣一叫一縮籠來一抖，你就是那個鬼差不多嘛！他怎麼不來嘛，這個電感很容易接近嘛。鬼就怕兇人，我非要看你一下不可，你過去一摸一點影子都沒有，他怕你的。所以這個地方也是這個道理。

「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系枷鎖。所不能着」。假使做到這個功夫，一切束縛捆不住你，刑具你都戴不上。那要做到什麼？

「音性圓銷」，還是觀音法門，念觀音，聽聲音的。這個聲音，譬如我們講話，大家在聽，這個我在講，發音發聲，諸位聽到，聽到這個音聲有沒有？空的。我在空說，諸位在空聽，以空聽空，好象有這個聲音，過後皆空，講了多少話都沒有了，所以「音性」它的自己聲音，「圓」，那麼這個聲音過了沒有了？它永遠有，無所不在，再講又來了，你說有嗎？它是空的。「圓銷」，這個聲音過了沒有了，充遍一切世間，它無所不在，也無所存在，「音性圓銷」。

「觀聽返入」譬如我講話，諸位聽到，現在靜下來看看自己能聽那個東西不是腦子所想也不是耳朵，那個能聽的功能，自性的功能，聽聲音迴轉來本來清淨地方，假使我們把意念一空啊，當面最大的聲音聽不見。所以人到入定，什麼叫入定？意念完全空了，忘我忘人，亡一切相，最大吵鬧的地方沒有聲音了，聽不見了，聲音同我不相干，所以怎麼樣叫入定呢？「觀聽返入」，回到自性空的境界。

「離諸塵妄」，這個時候離開了一切妄想，塵勞煩惱，塵世間一切煩惱都離開了。譬如我們講衆生起煩惱，哎呀，某人啊告訴老張啊，我聽老張給我講，老張又對老劉說，說我好壞啊，我氣死了，人就是這樣。那個虛妄不知道，你曉得這一切音聲都是假有，「離諸虛妄」，虛妄音聲何必聽它？那麼之所以這個聲音，這個人恭維我，哎呀好高興啊，他講我好。你看有一些人買一件新衣服，好漂亮的衣服！啊？好啊？真的呀？一身都扭起來了，塵性虛妄不知道，衆生受這個虛妄騙，誰騙你？都是自己騙了自己。

「塵性虛妄」，所以假使離開了一切塵勞妄想，一切音聲聽不見了，聽而不見，有什麼呢！你說好聽的音樂，恭維你的話同罵你的話是一樣的，都是自性虛妄。如果修行到達這個境界，同觀世音菩薩這個功能，那麼就是什麼功德呢？一切的機械、繩子捆不住你，你如果被人家戴上枷鎖啊、手拷都戴不住了。這個很簡單，這個人當然解脫了嘛，解脫了，束縛在身上沒有關係，你手拷拷不住啊，刑法。我看我們天天拷住，你看領帶就綁住了，領帶。綁了這一個，中國人以前這裏栓一條啊，帶狗的栓一條，現在我們就是幾十年都是這樣，那麼都是給枷鎖綁住啊，枷鎖並不是誰把你綁住啊！自己綁住。心清淨了，這個東西就清淨了。所以觀音菩薩十四條裏頭所講的無畏功德，都是講功夫的境界，特別注意，不是空話，就是說你念它念它，要到達，修證到什麼程度就做到了。那麼第八條呢？

「八者。滅音圓聞。遍生慈力。能令衆生。經過險路。賊不能劫」。第八條，念觀音法門修到了，念一聲觀世音菩薩，碰到土匪，土匪不會劫你，不會搶你，搶你也搶不走，搶不了。但是有個條件，「滅音圓聞，遍生慈力」，你對一切音聲，罵你也好，恭維也好，一切音聲吵的鬧的，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這個境界「滅音圓聞」，圓滿普遍，能聞之性盡虛空遍法界都有，那麼這個時候你在自性的境界裏頭，自然生起無比的慈悲心，你自己會生起無比慈悲。慈悲心當然比愛一切人的心還要嚴重啊，還要愛，這謂之慈悲。慈悲心一來，你當然搶不跑，看到土匪：「你要什麼？」

等於我經常講我們一位老朋友，諸位可以說老前輩。我經常說某某人啊，了不起，現在八九十歲，一個黨國元老，我說這個當代的理學家，儒者。我說他的夫人更了不起，他這個老太太，一個人在家，住在龍泉街那一帶。一個人睡覺啊，小偷進來了。他的房子前幾年還沒有改造啊，還是日本式的，不大不小了。小偷進來了，老太太一個人在牀上睡着，小偷到他家裏實在沒有什麼東西，翻了半天老太太看看這個人蠻可憐的。她說你不要找了，中間抽屜裏有五百塊錢，開開就是了。那個小偷回頭看看他，走了。她又躺在牀上睡在那裏，所以對於小偷有無比的慈力，她覺得人家找了半天好可憐，我家裏也什麼都沒有，沒有拿到。她說你不要找了，我中間那個抽屜裏有五百塊錢你拿去，這就是無比慈力，當然土匪也不會劫她嘛，是一定的道理。

# 楞嚴經講座 五十九集

---楞嚴經講座

但是並不是說光念而得到普通的感應。而且包括了所有他修持成就的方法。那麼十四種無畏功德我們正好講到第八種，現在是第九種。

「九者。燻聞離塵。色所不劫」。（這八個字特別注意）「能令一切多淫衆生。遠離貪慾」。這個尤其在我們現在講修道最重要的，解決這個兩性之間男女之間所謂性觀唸的衝動問題，那麼在中國的道家，元明以後非常注重，特別注重，道家是更注重，所謂我們上次討論過童真入道。普通這個慾唸的衝動很難解決，那麼觀世音菩薩說念他這個名號，依他的修力聞思修的功力可以解決。那麼這個解決問題，八個字最重要，「燻聞離塵，色所不劫」就可以做到了。

第一個是聞，聞就是燻聞，我們注意這個「聞」字，「聞」本來是觀音法門的最重點。聞、思、修、慧，「聞」我們中文字上就是聽聞，以聽覺的能力聽一切聲音。那麼聽覺的能力這是一個生理機能的作用，假始我們耳朵的聽覺神經有破壞了，外面的聲音就聽不到了。不過耳朵不好了，外面聲音聽不到了，我們還是在聽啊，聽到無聲之聲，聽到內部的聲音，悶悶的，很難受的。那麼假使耳朵聾過了就知道了，或者耳朵出了毛病了也知道，那是耳朵這個聽覺的機能毀壞或者出毛病，能聞之性並沒有變動。就是說那個工具出了毛病，等於這個發音的擴音機出了毛病，收音機機器出了毛病，那個電源並沒有受影響，我們的自性也是這樣，要把這一個搞清楚，瞭解觀音法門的聞思修慧。這裏沒有提所聞或者能聞，叫我們燻聞。燻是一種作用，燻習。譬如我們聽音樂，聽了音樂會有習慣，一聽到音樂我們人跟着身體會動起來，會跳起舞來，動的音樂就是這樣。聽了音樂我們內心如果喜歡的音樂，自己也跟着唱起來，這是燻聞的作用，燻習，燻就是一個練習習慣，聽聞這個作用。

那麼修觀音法門呢？開始也是這樣。譬如我們到廟子上聽唸佛的聲音，聽廟上做功夫的聲音，有法器、有念頌種種音聲，所謂好的唱唸那使人有時候聽了無限的悲感，會引發我們的悲心，你說爲什麼哭了？談不出來，沒有理由，就是心裏頭自然有一種悲感，這個來的。這種悲感也不要小看了它，並不一定說是婦仁之仁，這種悲感也是大悲心的一種現象之一。那麼這個是燻聞的作用，我們聽音聲念頌，再回轉來，所謂迴轉來並不是回到腦子身體內部，迴轉來是代表一句話，千萬不要聽到迴轉來，馬上把聽聲音的作用向腦子裏頭裝，身體裏頭裝，這當然也是個方法，可以用，還不太徹底。聲音本身，要了解聲是無常，聲音是靠不住的，聲音過了，譬如我們講話，一句話好多個字好多個語音拼籠來，一講過了就沒有了，所以聲是無常，聲的本身它是個無常，同物理世界一切動作，譬如我們的動作也無常，這個手一擺就沒有了，不動作沒有了。當這個手一拿起來已經離開了本位了，拿到這裏已經不是它的本位，而且不會永遠，一定變去了。一切聲也是這樣，聲更是嚴重，聲音過了沒有了，聲是無常，不是講聲音的本身，能聽聲音這個作用這個不是無常的。所以有聲音來是動相，沒有聲音的時候我們聽到沒有？聽到，聽到靜相。它能聽的這個作用在動相上它不留，在靜相上它也不留。動來的時候有聲音來就聽見了，聲音過後我們普通以爲自己聽不見了，其實也聽見，聽到什麼？聽到一個聽不見的境界，這個是靜相。普通總把那個動相當成普通的作用、凡夫的作用，把靜相當成是道，其實靜相也不是道，動靜兩個都是現象，不同的現象，拿我們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代表，兩個符號，一個陰符號，一個陽的符號，動靜二相就是陰陽的符號而已，那個能聽到動相與靜相陰陽二相的那個沒有變動過。這個音聲，所以聽音聲，我們聽到音聲了，或者音樂這一些作用，能聽的這個功能，不在於音樂、不在於外界一切聲音上，這個千萬要搞清楚。要記住觀音菩薩在前面的報告，他是自己修觀音法門用音聲來修。

怎麼樣入道呢？聞、思、修、慧四個字，怎麼是聞啊？初步做功夫觀音菩薩自己講利用音聲修道。我們再重複地提起使大家注意，因爲觀音法門對於這個世界上人用處最大。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譬如我們假使在聽這個音聲的時候，我們國樂大師曹先生剛好從國外剛好回來，是我們中國國樂大師。「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在聽這個聲音的時候，專精在聽，譬如唸佛號或者打法器，打着樂器在唸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很柔和的聲音在唸的時候，慢慢聽聽聽，聽到專一在聽其他妄念沒有了，然後心境定下去啊，久了入流，進入了法性之流，法性這個清淨之流。亡所，忘記了音聲了，不管外面吵鬧的音樂啊，煩燥的燥音一概聽不見了，聽不見，靜下去。

「所入寂寂」，所入，這個音聲就是所，我們能聽的是能。入，就是耳朵這個耳根聽到的進入那個法性之流清淨境界的時候。寂寂：達到自性那個陽的一面，最清淨了。亡所：亡其所聽了，外界聲音一概都不知道，所以得定的人坐在那裏，你就是打雷啊，外面千軍萬馬天崩地裂的聲音，一顆原子彈下來他一概沒有聽見。那麼我們有少數同學最近自己在唸觀音法門，也有一兩位告訴我，怎麼唸到後來外界所有同學唸的聲音我都聽不見？只有自己這一點？唸佛的聲音，接近那個入流亡所，亡掉所聽。「所入寂寂」，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好，這個就是聞，功夫到這裏要思，修慧了，要參啊。

「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那麼動相是有聲音，靜相沒有聲音，動靜二相這兩邊的現象，瞭然：都很清楚。有聲音來就聽到有聲音，沒有聲音的時候沒有聲音，兩邊聽得很清楚，「瞭然」，明明瞭了，「不生」：自己沒有動過念頭，這是觀音菩薩在開始，我們好幾個禮拜前了，因爲我們講的時間拖久了，他的報告。後來他的報告是其成就了以後，現在講成就以後以觀音法門起用，爲什麼引用這一段呢？今天開始這個也很重要的，每一條。「燻聞離塵」，聽，聽一切的聲音，當然所以古人的修行啊，利用觀音的法門，所謂有各種的音聲，尤其過去修道出家人喜歡聽高山流水，高山上面松風尤其是松風松樹的聲音啊，所有的各種樹木最好聽的松風，松樹的聲音，風吹那個松針，松樹的葉子那叫松針，不能叫松葉，松針的那個「颯颯」聲音非常好聽，非常優雅。慢慢慢慢久而久之，一切音聲寧靜了。這個寧靜的境界是怎麼來的呢？所以他這裏講「燻聞」，慢慢聽，尤其是聽象唸佛的聲音很好這些，慢慢聽清楚了，「離塵」離開了物質的作用，也離開了生理的作用，這個耳朵啊，聽覺對於外界一切是隔開了，所以內外二相都隔開了。講到這裏插一句話，我們有名的，學禪宗的人，

達摩祖師到中國來開始傳禪宗的心印，他也同時講過用功夫真實的境界幾句話，這個功夫境界所謂：「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這個最重要，外息諸緣，外面一切的境界都寧靜了，外界一切緣都寧靜了，完全放下。等於說眼睛看到前面，千千萬萬人一個都沒有看見，看見沒有？看見了，沒有動念過，不是壓制下來，自然的。耳朵聽一切聲音，沒有聽到。聽到沒有？聽到了，沒有動過念，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喘看到是個喘氣，就是呼吸也停止了，氣也住了。這個時候是自然而然心如牆壁，心怎麼如牆壁？牆壁是什麼作用哪？就是內外隔絕了，沒有關係，外界儘管怎麼亂、儘管怎麼吵、儘管怎麼鬧熱，同我毫不相關，心如牆壁。注意這並不是道啊！如果你修養到這個境界可以入道，並不是說這個就是道，讀書要注意，不過要修道第一步要修養到這個境界：外息諸緣，內心無喘。無喘的意思連內在的呼吸都寧靜了、停止了，氣不流動了。那麼這個境界呢，達到可以參禪。

禪宗並不是說口頭禪，花開開落，哎，這也是禪；喝茶茶道是禪，懂了；劍道，你砍過來我砍過去，這就是禪，那真饞，那我們上館子也是饞，也是饞宗，所以中國流行饞宗，館子很多，那這完全不相干。所謂修禪初步功夫要做這裏，爲什麼提到達摩祖師這四句話呢？就是解釋燻聞離塵。燻聞離塵也就是外息諸緣，離塵的意思。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同外界隔開了，離開一切塵緣，塵字在佛學代表物理世界，代表外界一切羅羅索索的事情。

「色所不劫」，色法我們注意啊，色：粗的講「色即是空」這個色字，代表物理世界的四大四種大類地水火風，就是液體的、固體的、空氣同太陽所發的種種熱能，地水火風。火就是火大這一大類，太陽能最大了，火的熱都是火大，並不是脾氣大也叫做火大，也不錯，發炎了，也是火大，這四大類都屬於色法。

嚴格的講起這個「色」字代表有表色：紅黃藍白黑，東西南北中，長短方圓大小等等都屬於色法，屬於什麼色法？有表色，有表示的，有形象可以指得出來的。

第二種色法是無表色，無表色不屬於物理現象，看不出來。用顯微鏡最精密科技用的顯微鏡所分析出來的這些東西，譬如說電子啊，譬如核子啊，現在自然科學所講的這一類，你說屬於無表色嗎？我們肉眼看不見，只有精密的科技的機械、顯微鏡這些等等纔看得見，這個不然，這還是屬於有表色。

無表色，粗想境界，理念性的粗想境界，無所表示的，譬如我們這個理想境界裏頭的，那個是無表色。我們想象中，想象的有些，普通人講幻想那是無表色，沒有辦法表示。譬如我們講「虛空」這一個觀念，大家腦子裏一聽虛空啊，我們現在人一想這個虛空就是我們習慣性抬頭、爬到高山頂上或者飛機到了高空所看的虛空，這個不是佛學的虛空，這是物理的虛空。佛說空相不是指這個物理的虛空，物理的虛空是有形狀的，它是個形態，乃至到了太空，太空什麼都沒有，看到了什麼都沒有，那也是個形態，那是物理的虛空。

佛法講的虛空是無表色，所以理念境界沒有可以表示的，是無表色。

還有一個呢？在意識境界裏的色法，這個要注意，意所生色。怎麼是「意所生色」？譬如我們夢的時候我們也夢到高山；也夢到太陽；也夢到下雨；也夢到流水；也夢到花開；也夢到有人棍子打我，我也很痛；看到的那也是看得見。當然普通一般人很少夢到太陽，人經常做夢有太陽出現，這個人一定運氣很好、身體很好，沒有病。普通人夢境都是很幽暗的，而且夢境很少有人帶顏色的，不過也不然，譬如萊茵頂｛諧音｝先生沒有死的時候，他說你那個說法不對，他講南老師那個講法不對，象我做夢專門做顏色的夢。我說那當然，他是個畫家，搞顏色搞慣了的，夢境出現都是顏色。假設普通人夢中帶顏色真少，夢中多半灰暗的，但灰暗也是色，暗也是色，那個意識境界裏所生的色，所以色要注意，今天這一條特別注意呀，把色字也解釋。

「燻聞離塵」，觀音菩薩說念觀音菩薩的名號或者聽人家念，或者自己念，聽覺慢慢注意去聽它，慢慢燻習，燻到那個自性的能聽功能發動，離塵： 離開外界，內外隔絕了。「色所不劫」，物理作用所生起的不能夠搖你了，劫就是打劫，把你搶掉，不受它的誘惑，物理世界。譬如我們生理上那個慾唸的衝動，生理的衝動，我經常也給大家講過，哎呀，我說什麼叫欲界色界無色界呀？這個世界人類的歷史啊，就是一點荷爾蒙在作怪，就是這一點荷爾蒙闖的禍，就有人類那麼大的歷史。這個還真難辦，所以要完全得應，觀音菩薩現在把這個法門消息祕密給你露了，燻聞離塵，修觀音法門聽耳根，到達內外隔絕的時候那個境界，觀音法門，色所不劫，外界物理影響當然不起，那麼這個時候你說看漂亮的男色女色，看一切色自然不動心，不是你壓着不動心，自然不動心。這個時候「能令一切多淫衆生，遠離貪慾」，這個念頭沒有了，這個荷爾蒙不起作用了。

那麼其理由在什麼呢？這個我們覺得已經報告得清楚了，其理由啊，還是練氣的關係。因爲以中國文化的道理《皇帝內經》耳通氣海，所以修耳根法門修觀音法門容易成道，也就是氣的問題。我們這個生命就是一個氣喲，這個氣並不是講呼吸之氣啊，鼻子呼吸的氣、毛孔呼吸的氣那是最外層的。真正的氣是什麼？我們中國經常講的元氣，元氣是個什麼？生命的能，這是一種能，當然我們這個能，現在科學用能，不過生命能不是自然科學那種電能能源的那個的能，可以借自然科學那個能，能源的能、電能啊、物理的能來做比方，所以這個元氣是生命的元能。所以修耳根觀音法門的自然達到氣住脈停，所謂氣住脈停，氣住脈停到這個境界，專精，這個境界當然是得定慧境界，那就是燻聞離塵，內外隔絕了，色所不劫，自然離開一切淫慾之念，這是觀音菩薩告訴我們如何斷除淫慾之念，這是非常難的。那麼這個世界上的衆生啊，就是以此爲樂，叫他斷除了這個修道，是不會幹的。

我們也看了宋人一個筆記，宋朝一位大官退休下來，年紀大了，功名富貴沒有了，就想修道求神仙。結果聽說一位老先生有道，八九十歲了看起來還是三四十歲的人，就把他接來準備拜師了。問他老先生啊，你修道，怎麼樣能夠做到這個樣？長生不老這個樣子。他說我一生沒有近過女色，修道第一步要做到這樣。所以這位大官一聽啊，第二天就送他很多錢，把他送走了。他說人生啊除了這個以外，何必當神仙呢？看起來也蠻有道理，這就是普通人。所以這一步功夫境界，這一步境界，觀音菩薩講得很清楚。八個字，八個字所包含的內容了，大概，我也只能夠報告一個大概，詳細發揮呀，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他這裏一條一條很多，所以這八個字要好好的研究，「燻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衆生，遠離貪慾，性的問題。

「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能令一切忿恨衆生。離諸嗔恚」。我們佛學有三個根本名詞，所謂一切衆生的意念三種---貪嗔癡，貪就是廣義的，對於一切佔有性的觀念，自私心、佔有性都叫做貪慾，這個欲是廣義的。狹義的指屬於男女兩性關係。所以貪嗔癡在古代的翻譯，《維摩詰經》上不翻成貪嗔癡，《維摩詰經》把它很明顯的表達三個字---淫怒癡，就是這個世界上的衆生犯罪的三個根本心理，犯罪的三個根本的動力---淫怒癡，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的衆生犯罪。所以我們年輕時候讀書啊，那個時候幾十年前了，四五十年以前，甚至到五六十年以前讀書啊，每個人讀書出來，就有一個觀念讀書做官，因爲家裏老師們怕你這個孩子出去讀書做官，所以做官告訴你什麼的，那個時候小的時候都受過教導。老師們就告訴你：孩子將來出去，萬一去做官了，要注意啊，萬一做官，當然讀書的目的不在做官，但是萬一你不乖想去做官呢？讀書志在聖賢不是在做官，退而求其次啊纔去做官了，那萬一你要去做官了，要注意呀，我們所謂幾千年來大概是如此。盜賊出賭徒，這個地方社會亂啊，土匪多啊，小偷多啊，這個地方，注意，賭博風氣不好，賭博多的地方容易犯搶案啊，偷啊搶啊，較多。「人命出奸臣」。

古代那個時候不象我們這個社會，動不動殺了一個人，動不動受傷，殺死一個，我們小的時候，噢，哪裏出一個人命，那真是稀奇，那天大的大事。一個縣裏頭假使發生一件命案，這個縣長啊，紗帽就保不住了，這人縣長絕對是保不住了，那地方人都要聯做，所以那個時候人命，反正殺傷這些事情非常少，地方上裏保長鄉村長，一個地方出一個人命案子，鄉村長，那個時候沒有鄉村長，叫保正，等於鄉長，也叫里正，那都是年高有德的人，哎喲，那完了。

智慧般若的境界，學而知，慮而得，此乃鬼家活計，活計是古代中原一帶的古代的話，現在的話就是生活，就是鬼的生活，就是鬼的玩藝，拿現在話講那是鬼的把戲玩藝，鬼把戲，不算真學問。真學問啊，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那個是智慧的境界。沒有智慧以前都是癡，貪嗔癡。

那麼我們爲什麼說這個呢？現在今天開始觀世音菩薩講念他的名號，可以使人去掉淫怒癡，貪嗔癡。剛剛講到第八條他講到去淫的辦法，修法這八個字的一個原則，要決：燻聞離塵，色所不劫，這是去淫。

去怒，怒最難了。你說大家脾氣好不好？我想在坐很多人好脾氣，不是你脾氣好，你體能不夠。而且你也不敢發脾氣，受了氣只好噎在裏頭，變成肝發炎，所以生悶氣，你也不敢撒氣啊，體能又小，打也打不過，只好算了，我原諒他。實際上是你沒辦法，不是原諒他，所以自己在裏頭生悶氣，覺得是修養，不是修養，有嗔心，這也是嗔心。所以瞭解貪嗔癡，什麼是嗔心？你以爲恨人家、打人家那個是嗔心哪？自己對自己，哎呀，氣死了自己，怎麼我就那麼窩囊，這也是嗔心。所以儒家的道理，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埋怨天埋怨人家都是嗔心。我們人最會發脾氣呀，有時候沒有辦法，我的天啊，再不然，我的媽呀，什麼事情自己處理不了，同我的媽什麼關係？結果還罵起自己的媽去了，怨自己的媽，你不要看這樣一點點，要照學佛的修養，這就是嗔心，就是忿恨心，就是怒心，真的修行就是很難。

那麼這個怒心嗔心要怎麼修呢？觀世音菩薩說了一個法門八個字：純音無塵，根境圓融。注意喲，他說純音無塵，我們注意中國兩個字，音聲兩個字，「師示拍桌子」，這個聽到的是聲，發了聲，這是聲。音呢？不是這個，譬如我們講這個人口音不同，他講的國語，昨天我們幾個朋友還在講笑話，有河南的朋友，山東的朋友，同我們講，普通在這裏啊，閩南話一下說「國語」，說不好我的「狗語」講不好啊，國語變成狗語了，山東人說閨語講不好啊，四川人說刮，那個山東人閨語，一個「國」字好多音啊，搞不清楚，音都是一個，中華民國這個國字，聲就很多不同了。所以這裏講純音，不是講純聲要注意，譬如我們念觀世音菩薩，或者坐在這一個高山流的的境界，看到很多修行人念觀世音菩薩，或者唸佛的聲音，一聽別有空靈之感，尤其在煩雜的時候怎麼到清淨山林中，好啊，真清淨啊，噢，所以修道要入山啊。如果莊子在旁邊說，噢，山裏頭就有道啊？那猴子早得道了。莊子就會反擊你。這個清淨不清淨不是山林的問題，是你心的問題呀。莊子說受了風溼會腰痠背痛，他說泥鰍和蛇兩個都在泥巴水裏頭，它腰也不酸背也不痛，莊子就會那麼辯哪，那個這個道理就是反駁你不要執著一面的理由，所以這個音聲是這樣。不是說那個清淨的境界，但是你碰到那個清淨的境界，聽能聞的心，尤其聽唸佛的聲音，鍾馨的聲音，所以鍾馨的聲音是大有道理，不過要會打。鍾馨聲音打得好，那個打馨打得好的。

我們看到大陸上有個老和尚打鐘，那個打得好，那個鍾就好象在講話一樣。他打了幾十年鍾，他的功夫就在打鐘，最後就在打鐘裏頭得道。大陸上尤其打那個幽冥鍾，還有一種叫長鳴鐘，晝夜都打，念一遍大悲咒，那個鍾就打，那些老和尚就是一個大薄團，坐在中間、旁邊的。打鐘的鐘錘呀，木頭一根圓圓的，放在他旁邊，打坐在那裏，喫飯也端過來在這裏，他大悲咒唸完了，把那個鍾啊，那個錘一拿「咚」一聲，尤其那個深夜聽到啊，那真是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是真的。

所以有人文學家研究夜裏哪裏會打鐘啊？因爲他沒有在廟子裏住過。幽冥鍾是打，晝夜在打，晝夜在打，所謂幽冥，大家在地獄陰間，把地獄門打開了，度地獄裏頭的衆聲，這叫幽冥鍾，超度的，夜半當然有鐘聲啊，那麼這個鐘聲要完全聽到這個音，聽到清淨的音聲，聽到純音。同學們唸佛，看到大家唸佛，我經常上來提醒你們說投到音聲裏頭去，就是你忘掉自己的，投到那個唸佛的音聲，尤其是大聲在唸佛，那個最清淨的時候，全體一致的南無阿彌陀佛，那個最清涼，你忘記了自己，把自己投到音聲海中，純音無塵，忘我。等於我們國樂大師陶先生，彈到那個彈琴境界，好的時候，我也不曉得他在哭啊在笑啊，那個味道，他已經忘我了，高山流水，他已經不是他了，他是那個水了，在那裏轉了，那個味道，純音無塵。這個時候注意下面四個字，

「根境圓融」，根就是耳根六根，就是代表生理機能，耳朵忘記了耳朵在聽了，整個人生命與音聲混合爲一了。所以好的音樂家也有這個境界，這個我當年在年青的時候碰到一位唱京戲唱得非常好，現在告訴你們也不知道，當然沒有像梅蘭芳的名氣大，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有一次在重慶碰到我，他說象我們這種人想學佛可不可以？我說豈有此理，哪個人不可以學佛啊？怎麼象你這種人？一切衆生都可以學佛。他說也行啊？我說當然行。學佛難不難？我說不難。他說那我修練哪個法？我說唱戲法。他認爲我挖苦他。你不要挖苦我好不好？我說真的。他說怎麼真的？我說你呀，哪幾場戲最得意？他就告訴我。我說當你一上臺唱那個得意戲的時候，那個鑼鼓一打，那個一擺，那個喉嚨開始一叫的時候，怎麼樣？他說那個時候很舒服啊，他說我尤其這樣一唱，一上臺呀，手這麼一擺，下面臺下不管有多少人一個都沒有看哪。我說那個就是。他說這樣就對了？高興得差點跳起來。差不多，真的差不多，你念佛唸到那個樣子就對了，忘我了，一切忘掉了。我說那個時候他講唱戲的經驗，當然那個是拿手戲呀，他一開口一唱的時候，哎喲，本來在臺下這裏要賬那裏要什麼煩得要死，他一出到臺上，那個鑼鼓一打，一開口這一聲一叫，呵，什麼都沒有了，啊，他說好舒服啊！唸佛道理也是一樣。唸到這個時候，一邊唸佛一邊痛哭流涕，哎呀我的媽呀，不曉得唸了對不對呀，在那裏，這個怎麼念法？所以告訴你們投到音聲海中去，投到音聲海中啊，根境，根就是六根，已經忘記了耳朵忘記了身體；境：境界是音聲，也忘記了音聲，音聲給你融化了，跟人就融化了，所以根境圓融。到這個境界當然沒有脾氣了，當然不發怒了，所以觀世音菩薩講的句句都是老實話，他沒有騙我們，是我們自己做不到。所以他說到了純音無塵，根境圓融，你修觀音法門到達這裏。

「無對所對」，這是一個絕對的境界，無對：沒有相對的，我們普通有相對的，我們在唸經唱歌的時候還看你鼓不鼓掌，沒有鼓掌唱不出來了，無對是沒有對。也沒有所對，也忘記了音聲，也忘記了自己在唸，換句話，唱歌的也忘記了自己在幹什麼，很自然，非常自然。無對，對就是相對；所對：也沒有一個所對的現象，也沒有個音聲的境界。

「令一切忿恨衆生，離諸嗔恚」如果修到這個法門，心中的氣當然沒有了，就不怒了。所以唸佛法門很好啊，有時候煩惱起來發脾氣啊，你一上來一念，這一聲開口一念，唱戲一樣，一聲一開口了以後，什麼都沒有了，這也是練氣養氣的最好的道理。所以我們中國文化節注重，孔子注重所謂六經之教。樂的教育很重要，可惜我們中國文化樂經忘了，丟掉了，只有《禮記》，《禮記》裏面還有一篇樂記，已經是很難，這個音樂樂理，最高的樂理就在《禮記》裏面這篇樂記，樂記講到最高的境界也等於佛法觀音法門這個境界，純音無塵，根境圓融。到達這個境界，無對所對，能令一切忿恨衆生，離諸嗔恚。所以生氣的時候，這個道理，假使我今天站在音樂家的立場，我就勸大家學唱歌，與其發脾氣不如唱兩聲，把所有的脾氣就發完了，這是很有道理。那麼站在學佛的立場，最好唸佛，念一聲觀音菩薩，尤其是有韻律的那個念法，自然這個心氣銷融了，那保養肝氣平肝是最好的，使你肝不會發炎，不會得肝病，真的喲，脾氣越大，一定得肝病。所以我的結論經驗上，前兩天跟醫生朋友講，我說我有個觀念，你們研究把資料看看對不對？大部分得肝病的人，都是脾氣很大，有脾氣的，而且象我這種人脾氣大，將來死得很痛快，一氣就死掉了，氣死了。而且啊，多半性情很好的人，反是容易得肝炎哪，得這些什麼，因爲你看他脾氣很好，他在裏頭生悶氣，那個氣就裝到肝氣裏頭去了。他說很有道理。大部分，我說你去調查這個資料，一看都是如此。所以注意唸佛，高聲一念，高聲一朗誦就不會得嗔恚了，不過注意呀，觀音菩薩的法門，八個字，純音無塵，根境圓融。就可以達到離怒。離癡呢，下面第十一條：

「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所謂阿顛迦，是翻譯音，阿顛迦的意思是無善心的人，無善心的衆生，永遠沒有善心，這個衆生，沒有善心的衆生是愚癡的。這一條就難了，無癡，要真智慧的境界，就太難了。你看上面我們曉得呀，修行修道第一個問題是沒有辦法解決，男女問題還容易解決啊，你看三條比較下來，觀世音法門。所以我常常告訴大家，佛法是非常科學的，並不是說同自然科學同電腦一樣，也差不多，他自己有一套科學的系統。你看看貪嗔癡淫怒癡三條，如何去掉自己的淫念？並不困難，因爲淫念不是經常發起的，不是一天二十四鐘頭每一分每一秒壓迫你受不了的，沒有那麼嚴重，這還容易去。發脾氣也不是經常有，也還是容易去。

最難去第三貪嗔癡的癡，笨，這個癡就是笨。文字叫做癡啊，癡者癡也，這是古文的解釋，等於沒有解釋。癡是什麼？就是笨，你說哪個人是笨呢？世界上人都不笨啊，沒有真智慧。所以怎麼叫智慧的境界，不笨的境界他這裏也給你描寫出來，那就是智慧境界，般若境界。

「銷塵旋明」這四個字，銷：我們曉得報銷了的銷，取消了的消，沒有了叫做銷，一根香菸一樣把它燒完了，報銷了，銷就是沒有。塵叫六塵，佛學，色聲香味觸法，外面一切色相、音聲、味道、感受、乃至法就是思想，這叫六塵，六根對六塵。我們人有六個官能，眼耳鼻舌身意，眼睛看東西，耳朵聽聲音，色聲香味觸法法。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就是現在講的生命的官能，生命的工具，生命的機械，都可以講，這是六根。塵：相對的，生理所相對的物理世界一切的現象。注意呀，六根六塵相對的總和一個名稱佛學叫做十二根塵，就是六根跟六塵兩個合起來是十二個，六個是根，六個是塵，塵就是外界。所以觀世音菩薩在這裏告訴我們銷塵，對於外在的一切同自己內心毫不起擾亂的作用。

譬如我們諸位坐在這裏，坐在中間的旁邊都有人，你有沒有感覺到旁邊有人啊？一定有感受嘛，坐個人，沒有感受還叫人。假使真修到觀世音法門，隨便你做什麼功夫，修持到「銷塵」，坐在人羣裏頭，忘記了旁邊，沒有感受，空了，連自己這個身體坐在這裏，有沒有？沒有，沒有這個感受了。因爲自己這個身體也是塵之一，這叫身塵。色聲香味觸法，觸就是感觸，接觸這個觸，這個身塵也沒有。眼耳鼻舌身意，根是身根，

所以「銷塵旋復」，塵就是沒有感觸了，那麼換一句話到了這個時候，修持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就是我們普通認爲很稀奇，寒暑不侵，冷和熱一樣。

最近有一個學生老是叫我講過去的經驗，我說我當年有個師父和尚，是活的羅漢叫做光厚和尚，寒暑不侵，一年到頭，不管多冷，四川人，一年到頭只穿一件衣服。衣服又不洗，頭髮也不洗，頭髮也蠻長的和尚啊，他忙得很，一天到晚給人家醫病。手裏拿個油燈，哎喲，到他那個住的地方啊，我那個時候去啊，最煩了。我看他，哎呀師父啊，等着他拖他出來，好談好喫飯。在他那裏很難過，滿眼是病人。他那個治病很怪，拿個油燈，一個指頭在油燈上，放在你身上，噢，燙得要命，那些人都過電了一樣。實際上他那個指頭啊，油燈啊捱到那個火沒有？挨都沒有捱到。你哪裏痛？什麼病啊？師父啊，我頭痛。噢，師父輕一點輕一點，燒得厲害，燒得厲害。後來我曉得他那個燈是假的，他根本這個指頭就行了，他還故意弄個燈，騙人的。後來出來說師父啊，你不要騙人。哎呀，不能講，不能講，一定要有個燈。不然人家會講他有神通，他不願意。然後看病下來，身上那個蝨子啊都在外面爬，衣服那個蝨子，因爲他不殺生。我們看到，師父啊，這裏有個蝨子啊，一把抓來。哎，不要殺生，不要殺生，給我給我。拿給他，他就放在那個襪子褲筒裏，他說這樣就會死。我說這樣怎麼會死？不服水土啊。上面，本來喫上面的肉，現在叫它在大腿上喫，他說它這樣不服水土，就已經很嚴重了，他不肯殺生。他就是寒暑不侵的，你不給他飯喫他也無所謂，不餓；拼命請他喫也不飽。那個樣子啊，你說人看相啊，怪相，兩個眼睛這樣大，眼睛太大了，戴個眼鏡，那個眼鏡是假的，平光哦，沒有度數。這個鼻子象大蒜一樣小得不得了，那個嘴啊，翹起來象棱角一樣，大到這個樣子，比那個畫的羅漢還怪。耳朵象個棋子一樣，軍馬炮的棋子一樣，圓圓的。你看分析了他的相啊，沒有一樣可取之處，可是長在他的臉上，我們一看到他就可愛，非常值得恭敬可愛，這就是所謂羅漢相、菩薩相，清、奇、古、怪。就是看到他就很可愛，你分析了這個鼻子不象鼻子，眼睛不象眼睛，真怪呀，那是個怪人。

那麼現在我們閒話少說，書歸正傳。這就是說銷塵，塵銷了，身的感覺沒有了，六根都沒有了。旋就是迴轉來。明：就是明心見性了。念觀音菩薩是銷塵旋明，迴轉來心裏頭清清楚楚，不昏沉了，不是象他們修持，一邊在修啊，一邊坐在釣魚臺上釣魚，那個昏沉境界。明瞭，就沒有睡，不需要睡眠。所以有些人用功用到睡不着，又害怕，哎呀，我失眠了。我說不是失眠了，他硬說失眠，只好給他喫藥，那有什麼辦法？他要做昏頭嘛，實際上功夫到了是沒有睡眠了，正要去掉這個，銷塵旋明。

「法界身心猶如琉璃」，這個時候，你注意這四個字，法界就是代表宇宙。身體跟物理世界宇宙通了。身是這個身體，心，一切透明，透明當然清醒的呀，不是昏迷的。睡眠是大昏沉，如果功夫到了，忽然自己覺得愛睡了，就曉得了，用功的人，有病了，不對了，不但生病，道也有病了，昏沉了，不對了。所以功夫到了那個境界，法界身心猶如琉璃，內外透明，通的，一片清明中。所謂清明在躬，清楚得很。清明在躬，至誠如神，以儒家的道理，清明在躬下面有一句，至誠到了最誠懇那個誠的境界，誠就是專一那個境界，入神，你已經到了神化的境界。清明在躬，躬就是這個身體啊，本身清明，那麼就是至誠如神。到了這個境界，就是我們以中國文化儒家《大學》《中庸》上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你自己就有前知知明，可以預知了，能知未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就到這個境界。所以銷塵旋明這個時候，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身心內外明瞭，透明沒有障礙。朗，清清爽爽，透徹的，象一清到底的水，象那個玻璃內外透明透徹的。

「能令一切昏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這個時候才叫做無癡，一切明白，內外明白。能令一切昏，就是昏沉，頭腦昏昏的，鈍：腦子反應慢。所以我們經常也講什麼叫聰明？什麼叫笨？世界上人，個個聰明，沒一個笨的。反應的快叫聰明，反應的慢就笨。所以笨人你給他講了的話聽不懂，講了好幾道聽懂了。聰明人一問就知百，一問知十，懂了一樣其他十樣也懂了。那麼這個在孔子的經驗，教學生啊，只有他一個學生顏回，回也，問一而知十。他問子貢，他說你跟你的師兄顏回倆比比。子貢說我哪裏能夠比？回也問一而知十，老師告訴他一邊，他就懂了那九邊。賜也問一而知二，他說我呢？你告訴我一邊，那兩邊總算懂了。不過我們當然連子貢都不如，還是貢子呢，我們啊，就打我們十鞭子也不懂，懂不進去，遲鈍。聰明跟笨倆就是反應慢與快，其實都一樣的，笨的人也不笨啊，到死的時候他明白了上了當了，不過已經明白了聰明瞭，就來不及，要死了，所以人死的時候很聰明，可是已經上當。只有修持到達了無昏沒有昏沉，腦子反應敏捷了，不鈍性障。這個人爲什麼頭腦昏昏的？爲什麼反應那麼慢？前生的業力帶來，自性帶來的障礙，所以這就叫做業障，自身業障，那個頭腦聰明就聰明。

所以我經常說讀書的年輕學生，因爲這個人啊自己就是個笨人，所以我對學生啊讀不進書，不大責備的，年輕人看書看不進去，實在看不進去。看完了，那個思想不在眼睛也不在書上，想到別的地方，然後記憶力啊，晝夜早晚後腦這一段昏昏沉沉的，對不對？尤其是早晨起來上學，趕聯考趕的晝夜這個頭腦，後枕兩個地方痛的，腦筋痛，現在孩子們真可憐。

我當年唸書，哪像你們這個境界啊，對不起，春天不是讀書天，夏天嘛，夜夜正好眠，等到秋來冬又到，收拾書箱好過年，不讀了。

那麼我那個時候不讀，我有辦法對付自己這個腦筋，碰到這個時候看小說。一看小說精神來了，等到精神來了的時候，這個時候很難了，鴉片癮哪很難改掉，小說看到「入？」｛不確定字｝。 精神來了以後，要把小說放下來，再來看這個正書，很困難。正書看不到兩行就想睡了，對不對？我講得很坦白嘛。因爲我是人，諸位也是人。

那麼頭腦如何到達了完全清淨的境界？就要氣脈修通了。氣脈如何修通呢？觀音法門唸誦。所以你不要打坐，大家唸誦，不要聽到他們唸誦，我很定啊，好象只想聽聽聲音，自己不肯念，學不好的，這個時候就要自己念，這是氣的問題，觀音法門。要修到什麼？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生理哪裏難受都沒有了，這個細胞念通了。能令一切昏，這個頭腦不昏迷，不遲鈍了，

「性障」，宿命帶來的前生帶來的這個氣脈不通，這個業力的障礙去了。這個時候，真到頭腦的清楚了，去了以後，沒有不善心的，純善的。這個就是引用宋明理學家兩句話，這個時候人慾盡淨，天理流行，純粹的天理境界。頭腦是清明的，清淨的，沒有貪嗔癡，沒有淫怒癡，就象好的天氣呀，散開了天空啊，蔚藍色的天空，萬裏天空沒有一片雲，沒有一點雲，那個頭腦到這個境界，這纔去掉了貪嗔癡。不是在那裏昏昏沉沉啊，一天到晚閉起眼睛啊，黑黑的，那就不對了，完全沒有黑暗的，那麼這個時候永遠離癡暗。

所以觀音菩薩有十四種無畏法門施給一切衆生，我們大家自己不研究，只要認爲只要念他的名號，一切交待給佛給菩薩，我念了好久都不靈啊！他告訴你靈得很啊，你沒有照這個法門修怎麼靈啊？你念念有什麼用啊？那你痛起來叫媽媽也不會幫你痛，說念起來哎喲我的媽呀，媽還是不會幫你，媽是最愛我們了，可是沒有辦法幫你。佛菩薩也是如此，你念要懂得他那個修法，都告訴你了，都是修持的法門，你哪裏去求祕訣啊？這裏就是祕訣，仔細自己回去反覆去看研究就懂了。這是十一條。第十二條就是大家想求的，求什麼得什麼。

「十二者。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爲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求男得男，要生男孩子，這個生男孩子，也許在我們這裏聽聽，沒有什麼。有許多人真奇怪啊，想求個孩子啊，千方百計的。那麼在觀音菩薩求男很容易，求男得男，念觀音菩薩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什麼得什麼。不過有一條，我經常叫大家注意啊，你念普門品沒有說求鈔票得鈔票，沒有啊，其他的都給你滿足，就是這個玩藝，因爲財本來不是東西，所以菩薩也沒有，並不是吝嗇，這個東西不大好。世界上人錢少少造業，錢越多啊造業越大，尤其是我們這些男性的朋友，妻共貧賤難，夫共富貴難，男女之間結了婚，丈夫到了中年，太太拖了好幾個孩子，丈夫又發了財有地位不乖了，有了錢就不乖了。他很窮啊，他乖不起來，想不乖他也沒辦法，有了錢就靠不住了，所以這個錢財並不是好東西。你看我們那個觀音菩薩沒有說求鈔票，如果說求財得財，這個還馬馬虎虎了，財並不是代表鈔票，你生活所需要的給你。這裏談求男得男，哎，這一條裏頭有很深意啊！我經常說一個女性要即生轉男身，當然不靠醫院動手術。醫院動手術轉成男身，現在並不困難，很方便，象我的朋友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學生，就是曉得有一個同學現在就轉成男身了，真的變成男身了，真的。如果你要修到呢？不動手術也做得到，你看觀音菩薩這一條，如何是求男。如果說要找太太生一個也行，

「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很難懂了，這個文字，因爲《楞嚴經》翻得太好了，你說當時爲什麼翻成這種古文，你們講外行話了。現在人叫這種文字古代的，所以叫做古文，當時是語體文啊，當時人人看懂啊，只要受過教育就看懂。象我們呢，這種文章自己也會寫，可是你們可憐啊，從白話教育「老師好，老師早，貓兒叫，狗兒跳」從這個教育入手的，這個文字就看不懂了，它這個並不是古文。

「融形復聞」，就是說你念觀世音菩薩，念念聽這個音聲，慢慢沒有身體，忘掉身體的感受，只有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唸到這樣專一，銷融了外形，形體外形都融化掉。「復」，恢復回來能聽聞，只聽到唸佛那個音聲了，當然氣通了，身體就健康好了嘛，融形復聞。

「不動道場」，心境非常寧定，心境一寧定，不動道場裏頭啊，精神就充滿了，身體就健康了，絕對的健康。

「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走人道的路線，涉入世間是進到世間裏頭，世間就是現在講的社會，我們現在簡單稱。佛學講世間兩個字就是人類社會。在佛學專有名詞呢？世間是三種，普通三種。器世間：就是物理世界就是器世間，佛學名稱。國土世間：就是國界，中國、美國日本國這是國土世間。還有有情世間，有情世間是精神世界，叫有情世間，這是三種。另一種也可以加上聖賢世間，那就是仙啊佛啊，成仙、成佛、阿羅漢那個境界裏頭的聖賢的世間，那個是聖賢世間。那麼這個世間的觀念在佛學就包含了那麼多，歸納起來簡單一句話，涉入世間，世間是人類社會。

所謂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什麼是不壞世界？世界哪個壞了？沒有壞啊？這個地球沒有哪個破壞得了。就是說譬如說我們這個人去出家了當和尚、當尼姑了，小姐們剃個頭發當尼姑去了，男孩子們剃個頭當和尚入山修道了，這是壞世間法，破壞世間法，跳出紅塵，超出紅塵，不走男女家庭，就是獨身主義到底這個路線。所以涉入世間，不壞世界，做普通人，給他文字一寫好美啊，佛經啊這個跟木魚配合一敲啊，哎呀，涉入世間，阿彌陀佛，不壞世界，陀佛阿彌，那真好啊，實際上講穿了就是這樣。既然要想生孩子，入世，觀音菩薩會幫忙你。

「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不過雖然做一個普通人，形象是做個世間社會上一個普通的人，可是心呢？要在佛法，要供養微塵諸佛如來，走大乘菩薩道。大乘菩薩道並不一定要你出家，可以入世做在家人。大乘菩薩道同聲聞乘小乘的差別，所以小乘是別道，他的戒律又叫做別解脫戒，特別超出一路，特別的特殊的一路。真正的佛法不特別的，大乘道包含入世與出世之間的，是主張入世的。那麼入世修菩薩道，大乘菩薩道是什麼？大乘道這是真出家了，比小乘道出家還要難，什麼出家呢？這裏又告訴你，形態是入世的，心是出家的，心出家難，形態出家壞世間法還是容易，心出家更難，。所以修菩薩道的求男孩子得男孩子，雖然生在世間，心是出家，出家幹什麼？供養佛，能遍十方，心心念念心裏頭供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如來。而且自己發願以入世的形象，過入世的生活，修出世的道德事業，這是菩薩道，這些就是菩薩。

「各各佛邊。爲法王子」，所以供養諸佛，承事諸佛，在某一個佛的旁邊做爲法王之子，法王子繼承佛法的這個王位。所謂四個字，中文叫紹隆佛種。紹就是繼續，承前啓後，隆是發揚光大，佛就是佛法，發揚光大佛的種性，叫紹隆佛種，這就是法王之子。等於做人王的太子，這是做佛的法王之子。他說能夠修到這樣，

「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所以結了婚沒有孩子，欲求男者。想求一個男孩子，誕生，一定生個男孩子。這個生來的兒子啊，福德智慧之男，那前途無量，後途無窮，這個孩子就有那麼好，福報好、道德好、智慧高，這種人哪裏有？世界上很少，不是完全沒有，福報好，福德道德好，智慧高。所以做皇帝、成佛呢，各有千秋，不過皇帝不及佛。成佛是千秋事業，你看釋迦牟尼佛如果當時不出家，不修道當皇帝，六十年功業完了嘛，充其量同阿育王、亞歷山大一樣，同我們中國漢高祖、唐太宗一樣，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只要太陽照到的地方都有他的國土，他是空王，三千大千世界，永遠太陽落下去了，他的佛法不會落下去，千秋事業，法王。那麼這一條我們現在曉得生男孩子，就是這樣生，怎麼生？觀音菩薩說，融形復聞，還是修養自己的心胸最重要，當然修養身心好了，你身體健康，身心健康，要生孩子當然很方便。這裏下面一條第十三條是求女得女，男女平等，這就看到佛法男女平等了。有人想生個女孩子也很困難，的的確確啊，有許多人家裏男孩子多了，實在不想生，不過想生一個女的，可是也很困難哪。

# 楞嚴經講座 六十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還在卷六，還在觀世音菩薩的法門。上一次我們提到的，所講的十四種無畏法門，所謂無畏佈施，就是滿衆生的願。上一次所講的第十二種所謂求男生男，那麼它中間包含了這個修持的道理，男女所求的原理兩樣。我們重複一下，所謂融形復聞，把自己的形體觀念，形象融化了，身心融化了，找到原來能聞的自性那個體，不動道場，身心如如不動，可以做到了不動心的境界。涉入世間，不壞世界，入世，是入世的，入世是佈施的，所謂陽施。也就是中國《易經》的道理所謂講陽施，男性代表陽，陽是個代號，發散的，放射的，放射性的發散性的這些都屬於陽這個代號。陰攝，陰也是個代號，凝固性的，緊縮性的，能凝固住的，緊縮住的。譬如這個水變成水蒸氣，熱天的時候就屬於這個水性那個陽的功能。假設這個水到了冬天天氣冷，結冰了，凝固籠來，冰是水性的陰的作用。陰陽是個代號。

天地萬物都是有相對的作用，譬如力學一樣，離心力到了極點它反是產生了向心力，向心力到了極點才發出來離心力。那麼在中國古代呢，就是兩個符號代表，陰極就陽生，陽極也陰生。所以求男得男的，陰極陰到了極點反是變成了陽。陽到了極點反是產生陰。等於說我們用中藥的道理一樣，一個涼性的藥，在成分用得太多了，或者它的經過化學的藥物化學冶煉太久了，它反是變熱性了，當然原理如此啊，不要隨便拿這一句話亂去用就錯了的。那個熱性的藥經過藥物化煉製造以後，過分了，它反是熱性的作用喪失了。那麼善於醫學的人，他這個道理善於用藥的，都會懂得了，所以用藥不能隨便喫成方，要高明的醫生來處方，就看這個情形。這個道理也是一樣，陽性的男性，「涉入世間，不壞世界」，是順性,不是倒轉來，放射性的，不壞世界。

「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這都是供養出來的，佈施出來的。「各各佛邊。爲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衆生」，以這一種修持的功力，所以使法界無子衆生來求，才放射陽性的功能。

「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這是上一次。現在要求女，那麼本來在普門品上《法華經》很簡單，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不過在這裏頭有修持的原理不同，也代表了世界上男女兩性的，如果所謂研究科學的呢？也可以代表性向問題。男女的個性絕對兩樣，生理也兩樣，能力也兩樣，那是絕對絕對。所以我上次不是講過有人講男女平等，提出來問問題，有人專提倡這個事，有位小姐很多年前來跟我談,外國留學回來。我說贊成啊,她以爲我是不贊成啊，男女平等。我說豈但贊成，我舉雙手，不但雙手，我兩個腳都搭上都贊成，男女應該平等嘛。不過我說你所講的平等同我理想不一樣，不過男人是可惡，幾千年來都是男人管事，要平等，現在要翻過來都女人管，男人回家帶孩子，煮飯，女的要出來打仗、做事情都是女人，要翻過來這樣才平等嘛。她說原來你是這個意思啊。我說覺得這是平等啊。意思告訴她，有時候，在聖諦上本體上人都是平等的，不管男女老糼，在作用上不是說哪一個造成了不平等，它力量有大小，功能也不同，這個是沒有法子，自然的現象。你想把齊頭拉到來平等，平不起來的，那是必然的道理，所以男女形象不一樣，因此在這裏他所講的非常合於現代科學。這個話也錯了，應該說現代科學很合於它，因爲它是幾千年以前的老的，那麼那個時候不是現代科學，現代科學啊正在返本還源，找原來的東西去。現在科學不是定論，還在進步，所謂進步還在追求，還沒有下結論的時候，不要認爲今天的科學就做了定論了，還早得很呢，常常都反轉來，最後還是原始的對，最後的定論。現在我們也不做定論。不過你看觀音菩薩講的求女的就不同了。

「十三者。六根圓通。明照無二」。這是觀音法門修持的智慧功夫成就的境界，我們大家學佛修觀音法門能夠達到這個境界是了不起的。六根圓通，六根圓通的原理在《楞嚴經》上面有講過的，佛不是說過真的明心見性修持到最後，六根互相爲用，對不對？諸位還記得。六根互相爲用就是定慧等持以後，手可以當眼睛，耳朵也可以當眼睛，鼻子可以當嘴巴，它都會看。那麼現在普通人，我們曉得在人類裏頭，全世界有很多的人做了這個試驗，閉着眼睛可以看東西，現在有許多地方做試驗，那麼這些都科學性的，有許多人把他眼睛綁起布封好，黑板上寫字叫手拿出來認，什麼顏色字寫的什麼字手可以看得見。那麼這個都是現代有資料的，所以現在美國也正發動研究這個，很嚴重，所以他們派來的人，我說這個不稀奇了，這有特殊的一種稟賦的人都有的，在佛學裏頭這種人爲什麼如此呢？叫做報通。前生的多生累世的修持下來的成果，有些人在某一部分特別發達，有這種發展。

所以假使真達到了觀音菩薩的境界，六根圓通。六根中生理上的機能，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舌頭身體，會圓通隨便變化，那同十二條有關係，融形，沒有身體的感受了，化掉了，所以與虛空合一，自性合一。六根圓通圓滿通達。

明照無二。怎麼叫無二？先解釋這無二，無二就是一，文字文學上無二，我們看不二法門，無二給它騙得要命，在文學境界，無二沒有兩樣，沒有兩樣就是一樣，絕對的，拿現在寫就是絕對性的，一樣的。什麼叫明照？晝夜一片光明中，沒有晝夜。那麼修持的人修道的人到達那個境界，就是一片光明中，明照無二。明和照本來無二，光明來一定照見一切東西，沒有光明就看不見的，有明當然有照。明照無二，你讀懂了這個經典，說了等於不說，明和照兩本來不二樣嘛，有光明來就可以照。但是還是有兩樣，有些世界上的生物不喜歡這個光明，它喜歡黑暗的，他在黑暗裏頭用他的心眼看，也看到東西，在那一種世界裏頭是暗照無二，不是明照了。但是不管是黑暗還是光明，它的照性是一樣的，照物的功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經常講《阿彌陀經》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紅色紅光，都是光，是光波的排列不同而已，顏色有變化。但是光色是一個道理，這個也是說明到這裏，用功的境界。所以六根圓通是明照無二，真到了自性功能把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合一的功能那個本體功能發出來，晝夜在一片自性的光明中，

就「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這個時候，自性的煩惱根本，所謂六根八識都轉了，自性一片光明中，照見三千大千世界，照見十方世界，「立大圓鏡」，等於一個立體的大圓鏡，立體的十方八面都照得到。大圓鏡呢？也就是佛學一個名稱，就是把我們的心分成八個部分，第八部分叫阿賴耶識，成佛之道四個字「轉識成智」，也就是轉煩惱妄想爲菩提，就看你轉不轉得了，所以一切修行就是修這個轉，修行的道理就是鍛鍊，鍛鍊自己把它轉化過來。個性壞的變好，個性軟弱的變堅強了，當然這不是誰都做得到的。所以到這個時候轉八識爲大圓鏡智，是明照無二，象一個立體的大圓鏡，無所不照，那麼就是合於「空如來藏」，一切皆空。空不是沒有，因爲你越空靈了，任何一點灰塵任何一點東西在空的地方影子一動都看得見。看不見是不空啊，有阻礙了。譬如象我們現在被身心妄想煩惱，身體四大所障礙了，不能明見自性。所謂假使放下身心，解脫煩惱妄想的根本，那麼此心是空的境界，所謂空就是阿賴耶識轉成大圓鏡智，那麼不叫阿賴耶識，這就叫如來藏。藏的意思這個字是形容詞，同佛的那個含藏一體的功能是一樣的，所以叫如來藏。觀世音菩薩現在他當着佛的報告，他修持的經驗成果。十三點，六根圓滿，明照無二，每一句都要留意，每一句它包括修持的方法。「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就是到了這個境界，那麼個境界，我們注意，同十二條想生男的部分完全不同，講陽性。現在講陰性。

「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法門。受領無失」。因爲修持在這個境界是，他的功力同上面一樣，上面講涉入世間，不壞世界，完全放射性的，所謂陽施。拿中國《易經》的原理來講很簡單，陽施，陰受，因爲他是起修的，包含，陰性的。陽是不斷的發散功能，放射生命生生不已的功能，所以到了中國的《易經》是乾卦。坤卦代表女性。承順，承什麼？承本體自然，拿《易經》道理是承順全陽之性，順那一個勢來而接受的，承順，所以陰性也依附於陽性，但是陽性也靠那個陰性才發生這個功能。承順十方微塵如來，在這個大圓鏡智明照不二也就是明空不二，明照和明空不二一個道理。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的法門，就是承受一切佛的祕密面，陰暗面看不見面這一面的方法，所以陽施陰受。「受領無失」陰性的都是收藏，就是收起來。譬如說我們等於說現在很簡單，現在的觀念，我們就瞭解了，第十二條是講求男得男，是講性向向外衝動的，外向的個性。第十三所謂內向的個性，是陰性，內向的個性受領無失。那麼他說因修持到有這個境界，所以加上他的慈悲願力的觀念。

「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衆人愛敬。有相之女」。那當然是第一等人，那麼講中國的相法，佛教的相法，講佛教裏頭所謂這些都是第一等福德之女，不過有幾個條件。所謂福德之女，他說以觀音菩薩這個修持的功能，你求他要想生一個好的女兒，就有這麼一個可以滿願。有幾個很要緊的條件，端正，端正一定漂亮，漂亮不一定端正，什麼叫端？什麼叫正？這個很難辦了。要這個電腦統計，要藝術的畫線條畫出來，要各種…，所以有不少的叫做端正，很多。福德，有福，我們注意佛學的名詞，這個福字一定和德字倆連起來用。

等於剛纔我們跟那位同學講到看風水一樣，中國人講看風水，只是五個條件之一，一德，第一個是道德，二命，有這個命，三風水，第三樣纔是風水呢，四積陰功五讀書。我們從小曉得看風水，哎呀風水，不要看了，不要看了。老輩人說要看，好好，風水呀，一德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搞了半天五個條件，風水五個成分只佔一個。

風水好不好？你沒有德，那個好風水給你也搞壞了，你蓋個房子，上個蓬下去啊，它不會地震啊？不會山洪暴發啊？一下就給你塌掉了，就變了。再不然你風水很好，前面蓋一個房子，怪模怪樣的，把你整個都破壞了，或者哪裏來個工廠，煙囪給你一囪，囪的你什麼都沒有了，你福德好它就沒有這種，所以一德。第二是命，命嘛，很多道理了，命好。觀世音菩薩給你這孩子，端正，福德，柔順，這些都是命好，你命不好這個人還請不起啊。第三個是風水，有了好風水怎麼樣？就會出好後代啊？不一定。

四積陰功，陰功也是德啊。什麼叫陰功啊？做了好事別人都不知道叫陰功啊。今天做好事，明天登報紙，你要感謝我，那就是沒的功了。功都變成布了，那你是出名嘛，你是拿尺標榜不是積功德嘛。所以陰功，中國古人講這個家裏他的上輩陰功積的多了，做了好事別人都不知道，叫陰功，陰着來做的。在口袋裏頭摸錢給你了你還不知道。你拿個鈔票當衆說拿去拿去，你看我賺了多少，那不算數。他陰功偷偷摸摸幫助你，你還不知道，結果放在你米缸裏，第二天一舀米，哎喲，有錢了，救濟窮人古人都這個辦法。這個錢哪裏來？大概是財神送來的，別人塞進去，他還不知道呢！比方了，陰功。

第五呢，你不讀書不努力，風水再好沒有用啊！所以人要福德，福德之難。所以講福德，你看我們上廟子啊、信宗教啊，都是想有求必應。但是有個原則，怎麼求呢？自求多福，這是中國文化，大家要注意，要自求多福。自度而後天度，自度而後人度，不能依賴人，也不要依賴天，也不要依賴佛菩薩。你能夠做好人做好事啊，佛菩薩上天自然跟你有求就應了。光是想一毛錢買八根香，燒一香，花一毛錢，然後啊什麼都要求，長命百歲，發財，又要蓋一個好房子，又要股票，又要中彩票，什麼都對，哪有那麼便宜的！我經常說拿幾根香蕉拜拜，還帶回去給孫子喫，然後叫菩薩保佑我那麼多。如果那樣，豈有此理嘛！所以要修福德，端正福德。

這些都是講女性的道德。柔順，是更難啊，柔順不一定是窩囊啊。柔順，女性本事再大，把這個丈夫要管教得好就要柔順，這個柔順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當然不要動輒撒嬌啊，眼淚就哭了，那不柔順，那個不屬於柔順，所以真的講女性的柔順之德。這三點具備的，纔是衆人愛敬，有相之女，有福有相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看這個佛學上講的很有意思，佛經說轉輪聖王，治世的帝王，太平盛世的那個治世的帝王，在中國來講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這些是治世的帝王，佛經上說治世的帝王要十地菩薩來轉生，但是一定具備七寶，輪王七寶。輪轉聖王，就是把一個時代的命運挽到了天下太平，這樣叫做轉輪聖王，把時代的命運挽過來。所以救苦救難的，但是具備七寶，七樣的寶貝。第一樣寶貝就是女寶，有個好太太。這就是母性女性的可貴。所以我說教育失敗，我們有許多人講教育家，教育失敗幾十年，我說不錯啊。中國教育失敗不能怪學校，連家庭教育都失敗的，沒有一個家庭教育成功的。而家庭教育成功，古今以來多少聖賢英雄豪傑都是母教第一，你數數看，所有成功的人都出在母教，大成功的人，那是必然，幾乎是一個定律了，除非他是個孤兒出身，父母都不在。所以女性的光輝，觀音菩薩做代表的。

所以你看在求女這一條裏頭，比求男這一條，不要說別的，我們統計一下，字數行數都比求男的多一點，可見一個賢女之難求啊。你拿電腦來統計統計嘛，字數都比男人多一點，而且這個條件端正福德柔順，衆人愛敬。這個愛不是狹義的，如果衆人看到都要追她，那個麻煩大了，那個不叫端正福德了，那叫麻煩眼力，麻煩大了。這個這一條，我們現在快一點把它趕過去，要緊的地方，觀世音菩薩把我們拖得太久了。第十四條就是他的總結論，觀世音菩薩，念觀世音。念觀世音我們注意喲，修觀音法門，一邊譬如唸佛一邊迴轉耳朵迴轉來聽自己的音聲，一個字一個字很清楚，沒有開口在心裏念，每一個字「阿彌陀佛」，要聽得很清楚，這是觀音法門的第一步。收視返聽，眼睛不觀外面，不管眼睛張開還是內觀；耳朵返聽，這個很重要。

「十四者」。就是這個道理懂了以後，做總結論，就是念觀音不自觀者。他說：

「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注意這一條啊，佛法都告訴你，我們普通用佛說的這個世界是三千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我們現講一道，學佛的基本，一個太陽系統帶領的星球上的生命，譬如象我們這個地球屬於這個太陽的九大行星之一，我們地球，這個上面有人類，就是我們這些人類。所以我們自己叫做人類，就是那個星球上的一個生物而已啊，也許天人看我們，是那個星球上一大堆的細菌，不管如何了，反正我們是人類，自稱的了。不要忘記了，這是我們自吹的喲，別人不一定那麼叫我們。這個太陽系統，這樣一個普通的物質叫做國土世間，在佛經上還是屬於國土的世間。那麼這個太空裏頭一千個太陽系統，這一千個太陽系統其他多少星球就不知道了，合攏來總名是一個小千世界。其他的宗教學說都垮了，上帝造了這個世界，其他星球是不是他造的？這個理論就碰壁了，佛就沒有碰壁。那麼觀音菩薩在這裏講，此三千大千世界，注意這個「此」字，我們剛纔介紹了什麼叫三千大千世界，這樣三個世界叫一個大千世界了，「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累積起來叫一個大千世界，這一個大千世界纔算一個佛土，一個佛所教化的範圍，是這一個佛所教化的範圍。象我們釋迦牟尼佛是這個世界一世界的國土範圍。所以西方極樂世界那個範圍是阿彌陀佛的教化範圍，所以我們這裏是辦的釋迦牟尼佛大學，那邊是阿彌陀佛大學，等於一個一個教化範圍不同。

現在觀音菩薩講「此」指我們這個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佛學叫娑婆，娑婆不是婆娑。文學上講婆娑是另外一個意思，叫娑婆世界。就是你們現在唸的沙婆世界，沙就沙吧，規規矩矩是念娑，娑婆世界。那麼這個象廣東話了，閩南話念得對的，還有我們浙江有一部分話這個沙字也叫娑字，也念得對的。娑婆這都是唐音，唐代的音。什麼叫娑婆世界？這個世界是很多缺陷的世界，人生了會死掉，所謂夫妻之間嘛，一切圓滿感情好的不會圓滿的，早走一個，再不然呢？或者是窮一輩子，或者是求男不得男求女不得女，沒有給你圓滿，這叫做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是堪忍，很難忍受痛苦太多這個世界，可是這個世界上的人啊這些衆生啊，這個世界，佛啊菩薩都很欣佩，受不了的能受下去，這叫堪忍，能夠忍受一切苦難，這個世界上衆生很偉大，所以叫做娑婆世界，是我們這個國土。我們這個國土不是指這個地球啊，剛纔不要忘記了，好多，一千個世界。結果觀音菩薩告訴你「此三千大千世界」裏頭，「百億日月」，你不要把自己這個地球看得那麼偉大，這個地球是太陽系統最小一個星球，面積最小，壽命也最短一個星球而已。現在當然月亮也去摸一下，人去摸一下，但是人類月亮回來的報告，並不是定論啊，所以你們不要聽到說太空月亮探險了，裏頭一定沒有東西。現在太空科學美國的太空工具，不敢講這個話啊，還不知道啊。因爲人類登陸了月球的表面啊，我常常說你們還沒有摸進去看看呢。我們這個地球人類生存在地面，也許別的星球生存在裏部啊，你還不敢進去呢，還不算數的，所以你看這幾年都不敢做結念論出來了。探討別的星球或者土星什麼的，究竟有沒有生物，而且那個地球生物一定象我們這個樣子啊？我們這個樣子也並不好看啊，算不定十八隻手，三隻眼，那麼出來的，那不是嚇死人了？那個不一定的。你要研究佛學裏頭每一個天人，他的長相不一定，每個世界。那麼觀音菩薩現在告訴我們這個世界裏頭，三千個大千世界有百億個日月。就是這個太陽系統有百億之多。

那麼「現住世間諸法王子」。這個世間不是光指我們這個世間，我們這個世界是這個娑婆世界一國土而已，所謂有情世間包括了精神世間，物理世界，各方面的。他說現在存在三千大千世界裏頭的諸法王子，都是悟道得道的，擔任教化的人。

「有六十二恆河沙數」。有多少人？菩薩存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有六十二，六十二是多少？不是六十二億喲，有六十二恆河沙，不是數字啊，數字變成抽象的代數了，是代號的術語，恆河沙那麼多。不要說恆河沙，我們淡水湖裏有幾顆沙子？現在電腦還沒有去統計呢，究竟有多少？燕山那個草下面有多少顆沙子，誰數清楚了？恆河是印度的大河，一顆沙子代表一個菩薩的話，你表一個人，有恆河沙數有那麼多，不可數不可數，那麼多沒有辦法統計。就是說這個世界上大菩薩很多，有六十二恆河沙數，不是六十二億，超過億的數字，億，兆，都不能代表，那麼簡化一點說形容數字算不清。譬如諸位在坐我們拿佛教來講都是菩薩，大家也不要客氣真的都是菩薩，因地上的菩薩。就是說絕對有菩薩的資格，但是沒有去修道，一修持算不定這一生成就了，不修也可以，可是你那個公民資格菩薩公民資格並沒有喪失，個個可以成佛，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有無量數的菩薩。

「修法垂範。教化衆生」。都在那裏修行佛法。而且許多人，所以我常常告訴學佛的同學們，你不要拿宗教的範圍看得那麼少，這個社會上很多人不信佛，我看來很多都是菩薩。他真心很善做的是善事，做的是幫忙人家貢獻社會，他就是菩薩道嘛。難道一定要來跟着你南無南無薩菩薩菩青菜蘿蔔，那個才叫做菩薩嗎？菩薩不是一定說是這個形象的！他的行爲做出來對人有貢獻幫助別人的，他就是菩薩。真的佛教的範圍沒有其他宗教那麼狹隘的，你這裏纔有菩薩，別的宗教裏沒有菩薩？我看了都是菩薩。我還經常說你看看人家，那些宗教徒，譬如說我們到高山族裏頭去，我到高山族一走，高山地方到處有教堂，一定是天主教堂。我說從來沒有看到你們在這裏肯教化幾十年的。那人家不是菩薩道？那是薩菩道？他肯犧牲自己呀！至於說他那個教義不及我啊，哎呀，什麼教義呢！你那個人義先做到了再來談教義教理。修行在行爲上，行爲就是做出來的事，功德就是有功就有德，德者中國文字解釋得到的「得」，成果效果。所以他說這個世界菩薩很多，修法教化衆生。

菩薩，什麼叫菩薩？根據佛教普賢行願就是行爲，這句話注意喲，隨順衆生就是菩薩道，四個字，就是坤卦道理剛纔講的，你要將就人家不要說人家將就你。去掉我將就人家，他需要我幫助我幫助他，幫助完了以後，你一定要照我這樣辦，那不必要求，各有各的，隨順衆生很難做到，這四個字做到了是菩薩道的第一步。普賢行願品，菩薩的修行這是第一步，要隨順，將就他不是將就我，犧牲自我愛護別人，這就是菩薩道，隨順衆生。

「方便智慧」。不是「哎呀你不念佛，你完了完了」；「哎呀，你不信我這個教，你是魔道啊，我可憐你啊」。你看講這個話的人多可憐！你可憐人家？我看他們可憐你呢！你怎麼曉得你一定對了呢？這完全是我相我見，主觀非常強的。所以真的菩薩教化這個智慧之學要方便，要懂一切方法，將就人家懂一點方法。本來假使你們在坐在研究所裏拿教育博士的，你就懂得，教育基本的方法就是兩個字：誘導。一個小孩你說這個東西你能拿，你拿我打死你，危險。這小孩很不服氣的，你拿個東西換了它，這個不好玩，我再拿個東西給你玩，你看這個比那個好，你把他危險東西拿掉了，他喜歡這個嘛，拿來，這都是誘導。誘導不一定是欺騙啊，它是善意的欺騙，好聽叫誘導啊！誘還不是欺騙，善意的，那絕對善意，也可以說愛心的，這是誘導，領導他。既然是誘，誘就是欺騙，換一個字就是。教育是誘導啊，我說教育是欺騙，你混賬，你怎麼亂講？其實兩個字，換一個名稱，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就是這樣，這個指方便智慧。所以你勸人家也有方法的，等於我們中午說笑話，兩夫妻打架勸不得的，一勸了以後，他倆個好了，我們就在中間捱罵了，但是何嘗勸不得？也有方法。你說你兩個吵到這裏以後，哎喲，不得了了，你門口那個門塌了，你還不出來看看？兩個還吵個什麼？比方了。他趕快跑出來，你房子要倒了，你還在吵，他看房子就不吵了嘛，那是誘導，智慧要方便，方便智慧。

所以每一個菩薩行的法門「各各不同」，不管他是淨土也好，密宗也好，禪宗也好，反正他真在教化利人的都是好，不要有主觀的成見。每人方便智慧是各各不同。這是觀音菩薩告訴我們，先講一個原理。

然後他說「由我所得圓通本根」。他說至於我呢？觀音菩薩自己代表自己，我的修持的方法開始入門啊，以耳根聽聲音這個方法來證入，叫做圓通根本，不是說觀世音菩薩只用觀音來修啊，觀這個音聲來修，由這個方法證入了以後，悟道了以後，什麼法門一通百通，所以叫圓滿通達。他說由我所得的圓通本根，根本法門。

「發妙耳門」。他現在報告個人所修的範圍，由於耳朵有聽聲音的功能，利用音聲利用唸誦音聲而開始修的。發妙耳門，他說我是走這個路子，跟佛報告。然後你注意他了，由我：由於我，我得道是這樣來的。拿現在的文字做報告呢？就是說我的開始修行怎麼來的呢？就是我因爲修耳根法門來的，先到這一段。然後耳根法門進入了以後，

「身心微妙含容」。最後成功了，修道成功了，修耳根法門。這個身體父母所生這個肉體轉化了，心，此心啊煩惱妄想心轉成了圓明清淨的本心。「含容」包含了一切，包羅萬象了，包羅萬象這一句話不是形容詞，是修持實際的境界，那象科學一樣，這不能用理論文學來描寫了，那不是文學的字眼，是個實際的境界，含容一切，包含了容納了一切法門。

「遍周法界」。無所不在，所以觀音菩薩的化身無所不在。

「能令衆生持我名號」。所以以他的神通功德，修行來的功德同他大慈大悲願力，他說使這個世界上的衆生，只要持我名號，

「持」，注意這個字啊，注意喲，特別注意喲，你說我天天念觀世音不算持喲。

什麼叫「持」？中文字的解釋，我把這個東西抓得很牢叫做持，所謂執持，堅持把握住叫持。「哎呀我煩死了，觀世音菩薩我要發財呀，觀世音菩薩我到哪裏買股票好啊」？你心裏在妄想，沒有持啊！所以修持修持，「持」等於我們走路怕跌倒，手裏永遠拿着一個柺棍，這個柺棍拿着不敢放鬆，這叫持。我們現在天氣冷，永遠想穿上棉襖不敢脫了，靠這一件棉襖保護我們身體不受寒，那就是持。要注意，不要說我也在唸觀世音，一邊念一邊亂想，一邊做壞事做完了，觀音菩薩，我求懺悔。懺悔完了，等一下再去做，做完了又來懺悔。不要說觀世音菩薩，當然觀世音菩薩也許慈悲，象我就是兩下就煩了，菩薩是慈悲，我們自己也搞煩了，不可以。所以你注意他所講的，告訴我們：能令衆生持我名號，

持者，心持，所以我常常引用唐代郎士元的兩句詩來講，有兩句文學上很好的。「月到上方諸品淨。「心持半偈萬緣空」 這是唐人詩，心持這個佛經的半偈，哪半偈呢？隨便你記住兩句話。圓明清淨也是半句偈呀四個字，心持半偈是萬緣空，雖然它是個文學境界，但是也真是修行的境界，心持半偈萬緣空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現在是爲了講到修持這個「持」，所以大家你們口頭語都曉得，哎呀，他在修持佛法律，怎麼叫修？怎麼叫持？這個都變成口頭語了，忘記了它的內涵，那變成口頭禪了。所以一切衆生心持我的名號，這個很不容易呀，你持到觀世音名號或者任何一句佛號，持到專一忘我了，忘我忘身，所以身心圓明，誰能做到啊？沒有做到嘛，那不是沒有效果，你沒有達到那個境界。

所以他說能夠心持我名號，我「與彼共持。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注意喲，他下面，假使世界上有一個人念我的名號，不是念啊，持我的名號，專心一至不亂了。你說我身體頭痛，痛都不管了，頭痛是你頭痛啊，我心能夠持那個名號的這個沒有頭痛啊，知道痛的那個不痛啊！可是我們哪裏發現痛啊，我們那個知道痛的就被那個痛啊快感就牽起走了，沒有心持觀音名號。假使快感也好，痛感也好，樂感也好，煩憂憂愁也好，我不受它牽引，心持觀音名號，如果能做到這樣。

下面他講，「與彼共持，六十二恆河沙諸法王子，」等於你念觀世音菩薩了，念地藏王菩薩了，念文殊菩薩了，念阿彌陀佛了，拜上帝了，我們一切衆生學佛是這樣啊。有些人信信念念，哎呀，我念了三年了，不靈。我看看念念地藏王好不好？有些人問我，我就說好，好，好，也對，沒有哪個不對嘛。真唸了地藏王菩薩，老師啊，我看我啊後來改了念地藏王菩薩，還沒有前年我念觀世音菩薩好啊。我說那就回去念觀世音菩薩。那我兩個都念好不好？我說三個，加一個也可以了。你看就是貪慾心，貪嗔癡，那是做生意呀，不在修行啊， 一成不變的做不到啊！假定做到，他說持一個名號等於念六十二恆河沙的名號一樣。「二人福德」，這個所修持的功夫，「正等無異」，沒有差別。

就是你信心堅定不堅定。念念，這恐怕不靈吧？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噢，他沒有消災滅難。噢，再加一句，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這好了，哎呀，他沒有發財呀，那再加嘛！那就是心不持啊，不專一。佛叫我們去了貪嗔癡，纔好正好修持，你看處處在貪嗔癡上，不懂道理是癡；你看想大慈大悲以外還要救苦救難，救苦救難以後還要發財升官，還要種種都要來，這多貪呢？然後念念不靈了，格老子不念了，嗔嘛！貪嗔癡都有你念個什麼佛啊？所以要去貪嗔癡，持觀音名號。

他說假定有人做到專一持下去，等於你念了六十二恆河沙的菩薩的名號一樣。換句話就是中國話，誠則靈，至誠，你真誠懇到了，它就行了，就是沒有兩樣。他報告到這裏爲止，這是觀世音菩薩這上一段報告長了，三十二應，他講自己怎麼樣修行的經過，然後講成就了有十四種無畏，因爲他是大慈大悲了。換句話大慈大悲過份了，有些婆婆媽媽的了，婆婆同媽媽本來就是大慈大悲的代號。所以有人說罵人婆婆媽媽，阿彌陀佛，不敢當，那就是大慈大悲了嘛。等於有人說你是什麼東西？我說你一定學禪的，我到現在都不曉得我是什麼東西？對呀，我這個生命從哪裏來從哪裏去，我不知道啊！現在假名叫做姓什麼姓什麼，那是假名啊，所以一個人罵「你是什麼東西」！一定是大哲學家，你怎麼曉得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呢？可見他是哲學家啊，這不要生氣的。他罵你婆婆媽媽，就是大慈大悲。你看觀世音菩薩多婆婆媽媽，講到這裏他還沒有完呢，他報告：

他說「世尊」。他自己也覺得話講長了，叫了一聲佛啊。「我一名號。與彼衆多名號無異」。注意喲，他說我現在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名號叫觀世音，但是我還有很多代號，在西方就叫上帝，就叫耶和華，我也許到中東就叫阿門，不一定啊。這個道理是什麼？不是我造的，你看《華嚴經》，有多種的名號，他說世界上一切所恭敬的名號，都代表了這個東西，換句話真理只有一個，表達的方式不同。真理絕對只有一個，道只有一個，在某一個地區，某一個時代，某一個文化聚落，它表達就兩樣，只要信，你不要人家那個恭敬。

我以前有一個朋友，在三十九年｛1950年｝來了臺灣，跟我講，他那裏共產黨佔領了，大陸抓住他是不得了，要殺頭的。我說你怎麼能夠出來了？他說我現在信佛了。他原來什麼都不信。他說，我出來啊，不得了，四面都受包圍呀。他說我和太太倆還抱一個孩子，孩子剛生的，還哭啊。到了重慶了，共產黨就是指名來檢查我，我在那個小旅館，曉得今天晚上完了。那個太太就看着我啊，抱着孩子就放不下來了。他說不是放不下來，傻了，嚇得呀。馬上進來房間裏檢查，孩子呀，剛生的，就是抱在太太的懷裏就哭。哎喲，我一生氣，最好是不要哭，他偏要大哭。他說這一下我急得跪下來啊，他說我什麼都不懂，你知道我什麼都不信。上帝啊，觀音啊，佛啊，關公啊，閻王爺呀，財神菩薩，你們統統要保佑我啊。他說哎喲，他說那個跪下來一懇求啊，孩子也不哭了，三個共產黨把門一打開進來，看到這個孩子很好玩，三個都在逗孩子玩，逗一陣都走了出去了，問都不問我，你說怪不怪呀？他說我三次大難，他說我都跪下來，他說我不曉得，我只聽過的上帝啊，觀音啊，媽祖啊，佛啊，菩薩啊，都叫啊，那個時候。他說等到我到了香港啊，才曉得上帝那是基督教，什麼這個是什麼教，他說我現在正式皈依了佛教，我現在到了臺灣念觀世音菩薩，怎麼樣都不靈了，怎麼那個時候亂叫這麼靈呢？這個時候就不靈了。

你們聽懂吧？一個誠懇，至誠一念，什麼都對了。至誠一念，你跪下來，我的媽媽，你只要想你的媽媽就對了，媽媽就是觀世音，每個人，真的喲！所以本省人叫的觀音媽，對的，我說你們唸的完全對，象我有時候啊，我說我那個時候信佛，我懶得念觀世音，自己有煩惱困難，「我的媽！」，我這個媽這一聲叫就是觀世音佛，我的媽就是觀世音，觀世音就是我的媽。我們自己的媽也就是觀世音，那多愛你呀，那是大慈大悲啊，你回去孝順你的媽，你就拜了觀世音了，這個話我不是替你媽宣傳的喲，真的，絕對不假，我講假話我要下地獄的，你只要真做到，孝道做到了，就是佛，就是佛道，是真的，一點沒有錯。所以觀世音菩薩告訴你，他說我不止這一個名號，不過在這個世界叫觀世音。

「與彼衆多名號無異」，所以這個世界中國的觀世音，你們看到中國有多少觀世音啊？漁藍觀音，海里頭站的觀音，觀音很多畫像，歷代的有男的，觀世音菩薩本身非男女相，就化身爲女。那麼我們中國人最喜歡的白衣觀音，白衣觀音，那個聖母還不是這樣子啊！那還不是白衣還是哪個樣子？那個真正的西方聖母的像，同我們的白衣觀音像有什麼兩樣呢？再說西方人的媽不是媽啊？一定我們東方人黃種人媽纔是媽啊？你把人家的天下人的父母當成我的父母看，就是觀音的心了。這裏強調一下，把天下人的父母當成自己的父母，把天下人的子女也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此精神，才學佛了，沒有此精神，不要學佛了。學佛只要我好，保佑我，你死了，你受了害不要緊，那是你的事，那何必學佛啊！多此一人學佛有什麼用呢！佛的精神，尤其觀音的精神是大慈大悲，要記得。他又告訴你，他這個名號不同，不止一個。中國的觀音畫像就有幾十種的不同，有變成老頭子，也有變成怪模怪樣的，都是觀音，下面他也告訴你各種的觀音。

「由我修習。得真圓通」。由於我修觀音法門，真正得了道，成道，圓滿通達。

「是名十四施無畏力」。所以我能得到十四種無畏佈施，就是方便一切衆生使他不要恐怖，這個生命活着，有困難要有自信，信觀音、信我自己，自信，無畏佈施，有艱難不要怕。念我的名號他就可以過去了。

因此四個字你注意喲，「福備衆生」。你要把中文讀懂了，什麼叫福備衆生？表面上一看，現在從白話教育，所以我說五六十歲從白話教育，五六十歲以內，只要從新時代教育入手的，中文就是莫名其妙了，基本上看不到一個真正的中文了，在報紙上到處看到都是毛病。不過天下人那個黑的叫成白的，我也說那也是白的，此乃觀音法門，我也是隨順衆生，錯的跟着錯的走。「福備衆生」，你們從表面上一看，只要念觀世音菩薩福報就具備了，是不是這樣解釋呢？那不對，在中文所以你不會寫出來這樣的文章，看不懂這樣的書了。所以我常常告訴中國文化那個寶庫，在古文裏頭啊，在古書裏。古書是古文寫的，你從「開學了，老師早，老師好，小貓早，小狗跳」，那有什麼用啊？看不懂啊。福備衆生，每一個人福報在哪裏？在你自己那裏，你的本身都具備了的。誠者求之，你以爲觀世音菩薩是幫助你，你接受不了幫助，要感應道交，佛學講感應道交。有感就有應，有應就有感。你是個插頭，那個插頭電一插就發電了，結果你不是插頭，你這個插頭斷了，有什麼用？

所以你要自求多福，福報在你心中，你心至誠，你心對了，那當然具備了福報，所以福備衆生，古文的用法是如此。

表面上一看，福備衆生，只要念觀世音菩薩，我就有福了。結果唸了半天，豆腐都沒有，然後怪觀世音菩薩，你要自己反省，自己修持，自己的福備衆生。所以人家問六祖，你還有祕密嗎？這個佛法還有祕密有密宗嗎？六祖說啊。有，在哪裏？在你那裏，不在我這裏，就在你心中，一切密都在你心。自己人心不能明心不能見性，告訴你心就是佛，這是很明白的話，可是你不懂，這是個大祕密。所以密在哪裏？在你那裏，不在我這裏。福備衆生同一樣道理，是這個樣子。那麼觀世音菩薩這一段做了報告了，十四無畏，下面還有呢！下面一段我們快一點了。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還有四條，他真是非常慈悲，說了又說，三十二應說了，十四無畏功德說了，再進一步，他向佛報告。他說我因爲修觀音法門「獲是圓通」，得到了耳根圓通法門，圓滿通達。

「修證無上道故」。修行證得至高無上的道果。故：這個原因，這就是佛經文學，假使我們寫其他的中國文字，故什麼什麼東西，這個故字放上面，在佛經上的文學用「故」字放下面了，同樣的道理。他說修證無上道故，因爲修證修行證得了無上大道這個原因，這個關係，這個「故」字對上文。

「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因此又得到了，所以觀音法門很偉大，這個成就之大！又得到了四種不可思議，你注意，經常我講到佛學叫你們青年同學們注意呀，佛說不可思議，佛並沒有說不能思議吧？沒有啊，任何一本佛經沒有，所以大家看到佛說的不可思議，我們下意識有一個錯誤的註解，認爲不能思議，全錯了。不可思議是一種方法，我們不可以用普通的你那一點知識你那個主觀的理解來理想它推測它，思：去思考它，議：去研究討論它，是錯的。這叫做不可以思議，他並沒有說不能思議啊！所以不可思議是方法方面，就是說我們的知識範圍，我們的學問理想範圍成就太遠，所以你不要用你世俗的理想，世俗的你的成就，你的這一點小聰明推測佛法的道理，推測最高深這個道，那你就是用了普通的思議，你錯了，這叫不思議，不可以思議的。

四個字「無作妙德」，什麼叫無作？無作等於中國道家老子說無爲之道，爲而不爲，做了等於沒有做，所以陰功積德，做了等於不做。我幫助了你，幫助了你就幫助你，幫助了別人心裏頭自己忘記了，幫助了別人還記得，我算算今天幫助了幾個？我現在六十歲幫助了多少？怎麼都沒有送一個桔子回來呀？那就叫做統統沒有功德，有爲有做之法，幫助人也好，做件好事，做了就做了嘛，做好事那是自己的快樂啊！所以幫助別人不求報答，不求望報，無作的妙德。無作就是無爲，就是無願。所以般若三法印，大乘道，空、無相、無願也叫做無作，無作，爲而不爲。修了它，不執著。無作妙德，自性本空，一切不着相，無作妙德，所以無作妙德以後纔可以得到四種不可思議的福德。第一種：

「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這一段不要說佛法難懂，你文字就要命。不要說叫媽不懂，叫外婆也不懂，再喊媽的媽，哎呀，有時候難懂的，我的外婆啊，怎麼解釋啊？你看他說一者，由於我初初得到那個境界，「妙妙聞心」，妙妙，好象貓叫的一樣，妙啊妙的，怎麼妙妙？這兩個妙妙做何解釋啊？推開文字，所以我們說讀佛經，我還常常告訴年青人，我說你爲什麼要學佛學呢？天下有兩種學問我不大讚成人家學的，第一是佛學，第二是易經。我說你們年青同學不要搞這個呀，這個東西鑽進去了爬不出來的，這是第一。我說萬一要學啊學一半，學一半的時候越學越有味道，那一半永遠搞不通，學問最好。真搞通了沒有用，就是學成功了，空的嘛，空有什麼用？一毛錢都不值。我說你何必學這個？你好好學個電腦還可以說賺個兩萬塊錢一月，幹這個事情幹什麼？他喫飽了飯沒有事情做。話是這麼說，你真要學佛啊，很難，第一等的智慧，第一等的願力，而且行爲更難。你能不能有處處犧牲自我的精神？學佛太難了，隨時隨地做利他的事，利益他人的事，那不在乎圖利他人，圖利他人是菩薩道，你所幫助的人就是圖利他人嘛，對你有利的我就幹。我說你何必學這樣？假使學這個，你說現在我研究了佛學啊！現在人我一聽只好笑。「你看了些什麼東西啊」？「現代人的佛學著作」。哎呀我的外婆啊，他自己弄懂了沒有？同我一樣不懂啊！你看了我的東西不是上當了？那是我的不是佛的，你要去看佛經看原文不要看註解，現在我所講的對諸位是個幫助，不要認爲我所講的對喲！這個道理交待了。怎麼叫妙妙聞心？這兩個妙妙用的幹什麼？一個是講體，一個是講用；一個是講能，一個是講所，體用與能所。譬如水，我們做個比方，水是體，茶就是水泡的，香水也是水做的，毒藥也是水做的，冰是水做的，蒸氣也是水化的，那就是水的用，體跟用兩這個意思瞭解了吧？拿個水來比方你就懂了。所以妙妙聞心，第一個講體之妙，妙不可思議，圓明清淨。第二個妙是講起用，作用就妙。所以在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二應，十四種無畏功德，現在有四種不可思議，明心見性得到它的體，已經又知道它的用，那麼這個用，他修行是什麼？從耳根聽，返聞的功夫修來的，所以妙妙聞心，返聞聞自性明心見性以後纔得到，這一句，大概在道理上我們解決了。

「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怎麼講心精遺聞？所以我們注意大概在座諸位也有修道家的人、修密宗的人，修淨土各種的很多。一般明朝以來，修道家所謂煉精化氣，煉氣化神，都把有形這個男女身體上的精蟲卵髒，認爲修這個精，打通任督二脈，拼命提肛啊，拼命提「後勁」｛諧音｝啊，哎呀，多了，花樣多了，然後認爲這個守住了精就能夠成道，認爲精就是那個有形精，全錯了。但是說那個有形身上的精蟲卵髒細胞是不是呢？是它的作用。

真正的心精，心精是個什麼東西？譬如我們大家現在心情好坐在這裏，講話聽得清清楚楚，這個耳目靈光這個精靈作用，這很難把握的。對「道家」來說，這個就是玄關一竅，就在這裏，這個竅門你拿不住，就是心精。心精，就是說我們現在，你看大家坐在這裏，能夠聽得到聲音、看得懂書上的字、還有思想、還有感覺，這個心精的作用。

「心精遺」，離開這個心裏的精明精靈，把它拋開了，空掉了，剩下來只有聞性這一點境界存在。這怎麼講呢？這個文字講起來啊，我的媽、外婆啊，聽了半天，你們諸位年青同學對我不要客氣，你給我下去，你講了半天我不懂。那你如果那麼一叫，我還死皮賴臉不下去，因爲你不懂哦，我就要重新講。

怎麼叫心精遺聞？推開文字不要講，比方，當我們疲倦了坐在那裏啊，沒有沉下去，你們雖然年輕大概都經過這個境界，或者做功夫累了趴在上面睡。這個坐在座位上睡是最不好的，我告訴你，尤其當老師的，特別注意，象我一輩子不會幹這種事。現在我看許多學生做功課，在家裏也好，累了就那麼趴着睡，第一容易得胃下垂，所以現在青年很多胃下垂。第二容易近視眼，第三腦子最容易感冒。爲什麼要這樣睡？現在的你看教育問題，家庭的教育不注意，那麼多青年都是胃下垂，因爲做功課在那裏趕，然後累了，就靠着這麼睡。所以講到這裏我順便提出來，這也是，不是慈悲啊，是慈粑之一了，順便告訴大家一下。那麼現在我們這個話講過，不管了。就是說我們有時候大家都有經驗，疲勞了這樣睡，實際上覺得沒有睡，我在休息，不過你講話我還是知道，講些什麼醒了，好象你講話我聽到，講些什麼記不得了，這個經驗大家都有吧？如果這樣沒有啊，空到人間走一回，這個經驗沒有啊，真可憐了，空到人間走一回了，這個經驗一定會有的，那這個境界這個情況就是心精遺聞，這個聞性聽得見這個並沒有離開過。

這樣懂了吧？心精遺聞。懂不懂？不懂，我明天問外婆看還要想個辦法，怎麼把這句講清楚明白告訴你，因爲我們不能研究佛學，這是我的主張，不能做思想，做思想何必研究佛經呢？世界上學問思想多得很，佛學是求證的東西，要修持求證。現在大概知道了，心精遺聞，遺就是丟開了，但是聞性還在。所以觀音菩薩叫你修聞性啊。你看我們現在大家現在坐在這裏，這個聞性多厲害啊，能聞之性這個功能，同時諸位聽到我的講話，同時諸位也聽到外界的環境，一切音聲都知道。你看這個聞性的功能那麼強，要懂這個作用。這個不是你心精，我注意，你注意聽不見了，因爲你注意聽我講話，其它聲音聽不見。只要你心裏不注意，一切注意放下，反而我講話同其它的聲音同時都聽見。這一下懂了吧，心精遺聞。哎呀，你懂了我好高興，我這一生啊，這個力氣就不白費了。心精遺聞，你到了這個境界懂得了觀音法門。

那麼這個時候「見聞覺知」，見就是眼睛看得見這個見，這個作用，聞是耳朵聽聲音這個作用是聞，覺身體上的感覺這個叫做覺，知思想叫做知，這個人的生命就是四個字見聞覺知。觀音菩薩自己的報告其實就是教化我們，能夠懂得妙妙聞心，心精遺，聞，那個聞性知道了，慢慢保持那個境界定下去，修下去，持這個就是持，保持了，修持，持着，保持這個境界。久而久之，

「見聞覺知不能分隔」，你才曉得眼睛張開能夠看東西，耳朵能聽聲音，身體能夠感覺，腦子能夠思想是一個功能，唯心的作用，不能分隔，分隔開了。換句話說是一個唯心作用，你修久了，修觀音法門的時候，你不要眼睛能夠看東西了，不要身體也能夠知覺感覺了，所以能知過去能知未來，所以見聞覺知不能分隔。那麼你修觀音法門的境界，

「成一圓融。清淨寶覺」。這個時候就是個圓滿的。精神世界、物理世界身體同心理整個融化了，圓滿融化。融化成一個什麼境界呢？清淨，一味的清淨。你說我氣脈打通了，任脈督脈，那不清淨了，在那裏開運動會呀，忙氣脈去。這個時候所謂氣住脈停了，氣住脈停，你氣脈全通了才能達到這個境界。你由觀音法門不談這個，圓融清淨寶覺，什麼叫寶覺？這個時候無所不知，沒有動過一念，一念都未生，一念不動，無所不知，清淨保持。因爲我修觀音法門，觀音菩薩自己講，我得了這個道，

「故我能現衆多妙容」。所以他說我的化身的使用，你不曉得，可以以各種的面孔，換句話說以各種姿態出現在這個人世間，多種的妙容。

「能說無邊祕密神咒」。我們都曉得大悲咒觀世音菩薩講的，嗡嗎呢叭咪哞六字也是他說的，其實大自在天咒也是他講的，很多咒語。所以咒語，我們現在叫做咒啊，在佛教這去唐代的翻譯叫真言，不可思議的真言，真言就是咒。到了日本有個宗派叫真言宗。那麼他說我可以說許多的祕密神咒。譬如準提咒，也是大觀音的法門。

「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一百八十個頭，你看假使世界上有這麼一個人來，我們通通嚇得打滾，滾家去了，電梯都不要坐了。所以你們天天求菩薩，假使菩薩現這個身來給你看看，你不是嚇死了？一百八十個頭。

「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囉首」。爍迦囉就是翻音金剛首，金剛怒目，那嚇死人。那個眉毛立起來，比我還要立，那個脾氣大，那個眉毛立起來表示脾氣大，壞。金剛怒目的相，眼睛瞪得象燈籠，要喫人一樣，他說現這樣的相。所以你看你以爲菩薩都是兩個眉毛掛下來，萬事不管，那叫菩薩？那是菩薩一種相，慈悲。菩薩經常現金剛怒目，「不懂？殺了你，聽到吧」？就是這樣的呀，因爲善化化不了就惡化。給你一頓臭罵，就乖了，乖了就對了。所以金剛怒目之首，八萬四千個頭，你說可怕不可怕？還有兩個膀子，

「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母陀羅就是佛手印。以各種手印，你譬如說合掌也是個手印，這樣是手印，這樣也是個手印，我們道家打坐的這樣也是個手印，佛教叫手印，中國道家叫捏訣，捏訣就是結印，結印就是捏訣，那樣也是個手印。結印講通了就是個手勢。是個什麼手勢，什麼叫手勢，就是手語了，聾啞學校教的手語，教啞巴，（師示動作），比方說下雨了就是這個手勢。他說八萬四千母陀羅臂。

「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所以我們中國塑的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一個手裏有個眼睛，一個眼睛裏有個手，但是塑造這樣，中國人，其實這個手裏有一個眼睛，這個眼睛裏又長一個手，這個手裏又有一個眼睛，如此，不知道有多少。這代表什麼？手代表方法，成功靠手。做事情靠頭腦，佛學說是眼睛。又有眼光又有手段，手段就是方法，不要把手段兩個字解釋得很難聽，是你的錯，就是方法。沒有頭腦也沒有方法，修持也不成功，做人也不成功，所以觀世音菩薩有千手千眼，渾身都是手段，教育的方法，這就是千手千眼。如果真來個一千手一千眼，哎呀，你乖呀，我慈悲你，不把大家嚇死了纔怪，這是代表這個法。所以觀音菩薩說，

「或慈」我那個相現身或者很慈悲，「或威」，或者使你很可怕。

「或定」或者在那裏打坐。「或慧」或者給你說法，講智慧給你聽。

他說我用各種的姿態「救護衆生。得大自在」。第一種不可思議，當然不可思議，這個人怎麼變成那麼多眼睛、那麼頭、那麼多手，而且有時候發脾氣，有時候又慈悲，有時候打坐，有時候亂講，這是個什麼人嘛？這個不是人，不是人就是佛。所以中國字那個人旁邊加個弗字，佛就是不是人，所以叫做佛。

# 楞嚴經講座 六十一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還在卷六，現在正講到觀世音法門，那麼觀世音菩薩所成就的四種不可思議無作妙德，上次研究的是第一個。現在是第二，

「二者」。也是包含了修持法門的成果、究竟。現在我們不要忘記是觀音法門，尤其叫觀世音。以世間一切音聲開始做修持進修的法門，那麼這個觀世音的法門就是利用耳根耳朵這個聽覺的作用，聽覺本身這個所聽的一個工具，能聽的本能是自性的作用，這是第一點要注意的，值得研究，不是值得研究是應該研究的，值得兩個字講錯了，對不起。第二，聲音方面，一切音聲認爲是象光一樣充滿法界，我們現在自然物理方面、科學上所瞭解的是，這個虛空這個世界之間最快速、傳播得最遠是光，無所不在，所謂光速，那麼是先看到光然後才聞到聲音。在觀音法門裏頭所講的聲幾乎是同等的重要。這個同自然科學物理方面將來還要等科學的發現，是不是光與聲同等不同等的功能？當然今天的科學只到這裏。

那麼觀音菩薩修持呢，以聲這個功能、音聲的功能來修的，在音聲的裏面這個範圍我們要了解的，我們聽到有聲音的是動相，假定我們耳根聽到一切聲音聽不見，好象自己我們的觀念上認爲是沒有聲音，這是一個自己人爲的錯誤觀念。那麼在觀音法門告訴我們在邏輯上理論上絕對準確的，聽見音聲的時候是聽到聲音的動相，就是動的一種現象；當我們沒有聽到聲音的時候也在聽，能聽的並沒有喪失，那麼聽不見聲音的時候聽到是靜相，動和靜、有聲和無聲是兩個現象，那麼能聽的同自性的功能是一體的，這個道理在佛法的觀音法門最重要，必須要把握住。不要認爲念個佛號念一個咒子這個就是觀音法門了，那不加以深思不加以參究，那是不對的，這個裏頭還有很多。所以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功德，四種不可思議的無作的妙用，我們必須要統統搞清楚才懂得觀音法門它全體的功能，那麼你才曉得唸咒子觀想這些作用在什麼地方。現在他講第二種不可思議的作用。

他說「由我聞思」。由於我，這個我觀世音菩薩口頭向佛在報告，我當然代表他本人。如果在佛法的基本道理上看，這個「我」就是一切衆生與十方三世諸佛共有的共同相通的這個「大我」，這個「大我」不是我們現在這個小我的我，就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一切萬有的本能，本有的生命，所以我們這個我就有聞思的作用。那麼第一是聞，聽到了；思就是思想，追尋，思的作用我們會思想。所以當我們唸佛或者唸咒子的時候，自己聽到音聲再加以參究，不能不參究，不參究念一頓那是凡夫的定境，沒有用。但凡夫定也有用，畫符唸咒也要這一套，不是佛法的究竟菩提，沒有悟道。所以聞中間有思，譬如我們現在聽聲音，聽到我們講話這個聲音是我們耳朵聽到，馬上我們要加以思考這句話對不對、懂了沒有懂？聞中間就有思，所以聞思修慧這個思字非常重要。那麼觀世音菩薩現在的報告，由於我聞思深入以後，由聞思這個法門來修而慧，大徹大悟明心見性得到智慧的成就。

「脫出六塵」。因此在這個物理世界，色聲香味觸法，這個光色、聲音、氣味同生理上的感受，法意識的思維法則，這個六塵同我不相干。解脫了物理世界一切的束縛，脫出了六塵，因此這個能聞的自性修到家。

「如聲度垣。不能爲礙」。等於我們的聲音，牆垣就是牆壁，我們牆壁隔不住，雖然隔一個房間，我們大聲的叫，隔壁還是聽得見，就是隔音的房間還是有聲音，大聲的叫，雖然隔音還是有聲音的反應。這個音聲等於可以透過一切的阻礙，譬如我們利用無線電，音聲還是收得到，可見這個音聲的力量無所不在。他說假使修到聞思修慧這個境界，脫出六塵。解脫了生理的障礙六根與物理的六塵的作用，這個音聲啊度牆壁沒有阻礙了，一切等等任何的阻礙不能阻擋了音聲，這個就是修持的成果，修觀音法門的成果。

所以真有修持的人，爲什麼說有天耳通？你坐在這裏全世界乃至三界裏頭的音聲一切都會知道，會聽見，乃至可以聽見鬼神的說活，乃至一切成就人的說話，一切非人的聲音都能夠知道，並沒有什麼稀奇，不要認爲有神通或者是有魔鬼，自性的功能就是如此，所以脫出六塵以後。那麼我們的人大家眼睛看的作用同聲音聽的作用，爲什麼那麼有限度呢？因爲我們自己被業識的這個習氣把自己阻礙，我們就覺得把自己這個身體看得很重要，把這個假我的我假我的小我看成無比的價值，代表了一切。因此喪失了自己自性無比的功能，不可思議的功能喪失了。所以修持到達無我境界，解脫了六根塵，那麼能聽十方三世一切的音聲，就是超越於時間空間的作用。所以觀音菩薩的報告，他說我因爲修這個觀音法門，聞思修慧由這個功能的成就，這個功能就是音聲的功能，也就是我們大家的自性共有的功能，你修成功了也是觀音菩薩。所以觀音菩薩說因爲修這個法門，

所以「故我妙」，因爲得到了不可思議的妙用，「能現一一形」。以各種形態，或者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呈現了一一的形態，「誦一一咒」。能夠說出很多咒語，譬如我們大家，在中國最流行的是大悲咒，或者東方最流行也可以說全世界最流行觀音法門，六字大明咒。我曾經給諸位報告過，不要認爲中國或者印度受佛教的影響這個咒語，這個咒語在人類世界幾千年就存在，就是觀音法門所傳的。前天還有同學拿來給我聽，印度人唸的六字大明咒。他說一聽，老師，好象兩樣。我說不是，一樣的，不過印度人那個腔，等於我們廣東人講話、閩南人講話，福建人講話，臺灣人講話，北方人講話，各有腔調不同，那個咒音還是一樣，嗡嘛呢叭咪哞，還是這個樣子。所以能夠誦一一的咒語。誦就是念，唸誦出聲音的這是誦，拉長聲的一口氣長的謂之誦，短讀的謂之讀，讀誦。念一一咒，各種各樣的咒，不管任何的咒語都是觀音法門的作用。

「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衆生」。那是觀音法門能夠有百千萬億的化身，形相不同，也能夠說出來各種咒語不同。所以一切衆生能夠念觀音菩薩大悲咒啊，或者六字大明咒啊，甚至各種咒，乃至準提佛母咒了，等等，假使真修持音聲法門，唸誦有所成就，不是說你會念就行。不過有些人會念因爲多生累世的修過，會念修行，普通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傲慢，這一生學就這一生開始修，唸咒子要念出功力來，那麼這個咒語觀音法門的作用就到達了，有些咒語起碼要念上幾十萬遍乃至到百萬遍，那麼才慢慢把基礎打穩了，那麼你自己對於這個唸咒語的觀音法門這個道理也會懂一點了，不是說學個咒子隨便一念就會唸的。他說因此啊，念我咒語的人，我可以給他無畏這個功德。真的在三界無所怖畏，也無所憂悲煩惱，解除了一切痛苦。他說所以呀，我能夠佈施法佈施給一切衆生無所畏懼，在這個世界上。

「是故」。所以。「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爲。施無畏者」。因此所有十方世界，十方是上下四個角四方，這是十方，就是說整個的虛空裏頭所有的世界上一切衆生對我有個共同的認識，叫做施無畏者。一提到我，一念我的咒沒有煩惱沒有恐懼了，解脫一切恐懼煩惱。所以叫我爲佈施就是法佈施無畏，無所畏懼，這是第二點也關於修持的成果。第三不思議，

「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他說這是佈施的法門，由於我修觀音法門修持最後大徹大悟，明心見性。修習到本，這個本是一切衆生生命的根本，自性，人性的根。妙，明心見性以後知道，能夠曉得發起妙有的作用，就是本妙；圓通，也悟到了證到了這個道，問一而知十，一通百通，圓滿通達，綜合統來，形容自性本體叫做本妙圓通。清淨本根：見到自性以後，念念清淨，解脫一切煩惱，念念清淨這個是根本，一切衆生的根本，也是諸佛菩薩成道的根本。所以由於我修習觀音法門達到本妙圓通，清淨本根。這幾個名稱，變成中國文字我們要注意，這不是完全是理論性的，換句話說我們唸佛唸咒子修觀音法門成就，這些境界都會出現的，才瞭解了生命的根本能夠起一切妙有的作用，圓滿通達，可是呢？自己還在那裏清淨自然，並沒有動過，那麼知道生命本有的根源。因此我得這個成就，

「所遊世界。皆令衆生」。只要我化身到那一個時代那一個世界來，所有的衆生看到自然知道佈施，都放掉，就是放下一切，乃至生命財產都丟開了，供養出來，供養就是佈施，佈施就是供養。我們自己把自己呀，譬如送人家一個東西，我們自己對自己謙卑，把自己放低，把人家看得高，我供養師父，供養父母，不能說我佈施父母啊！現在人講話亂講啊，跟父母講啊「我告訴你呀」，那父母不能講告訴你呀，不過現在人啊，反正一踏加湖塗了，愛怎麼講聽懂就算了。以前我們小的時候：「哎爸爸，我告訴你。」那大概兩邊就要腫了，腫了就是捱打了，你講什麼話啊，一點沒有受過教育，不能那麼講。就是對上面，由下對上叫做建議，由上對下不叫做建議了，可是現在有些學生，有一次有兩個學生說：「老師，你向我建議的。」我說放你的狗屁，你是什麼東西啊！我向你建議？我說我對學生有時候講話也講「建議」，那是當老師的謙虛啊，客氣啊。你把我的謙虛還當成真的，不過他也不懂什麼叫建議啊，什麼叫議建啊，都差不多了。所以我們對上面自己謙卑叫做供養，平等或者對下叫做佈施，其實是一個動作，其實就是放下，施出來，把自己肯捨得了。施，所謂做佈施，我們中國人叫佈施，平等佈施，三輪體空叫佈施。佈施的道理所謂三輪體空，什麼叫三輪體空？施者（譬如我給他東西）、受者（他接受我給的東西就是受者）、施物（我送他的鞋或者衣服這個是施物）三樣，真正學佛的人是三輪體空，平等佈施，送給你就送給你，轉過身來自己忘記了。沒有覺得看到他，嗯，他這個衣服，本來凍死了，全靠我送他一件，這個不是佈施的心情了。所以佈施是平等行施，三輪體空，施者受者施物都空，就是做了這件事等於沒有做。所以無畏功德，做了等於沒有做，早就忘掉了，這樣叫做佈施。觀音菩薩說第三點：因爲我修到清淨本根，圓通自在、本妙明淨的境界，所以我所到的世界都可以影響每一個衆生，

「捨身珍寶」。命都可以不要了，這個肉體可以丟掉，一切財物是第二個生命都要放下。

「求我哀愍」。求慈悲的關照。這個是真的，你看人真的一信宗教到那個時候，什麼都肯施出來，上廟子上教堂，上什麼地方都肯佈施了。你看那個學密宗的人到現在時代還如此，買很好的古董寶瓶啊，寶瓶裏頭裝的珠寶啊佈施丟到海里頭去，供養海龍王。假使有海龍王，龍宮的寶貝多得很，你那個景泰藍的古瓶，給他拿去不曉得裝什麼泥巴用去了，把你當寶貝，可是人就是這樣。可是這一種是供養，專門學密宗的人要佈施龍宮的，龍王的，所以有人問我學密學久了來問我；「老師啊，究竟世界上有沒有龍王」？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不告訴你，知道有沒有我都沒有做答案，我說你慢慢去找吧，再說吧，很難講。有人專門在修這個法，不過我說我只能夠告訴你不修此法也可以，修別的法也可以，龍宮裏頭七寶啊，龍王的寶庫啊，不是求龍王光下雨啊，龍王是比人王本事還大。不過我說現在潛水艇它也很歷害，你要知道，這是提醒他一句，現在科學發明潛水艇也很歷害，恐怕把龍宮萬一撞壞了，將來大學裏要開個課，檢修龍宮的建築系。這個道理就很難講了，所以順便提一下，修密宗的人注意，天下事情都要智慧，不要說完全宗教性的。

「四者」。觀音菩薩說。「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你看這個地方不同了，對佛就用供養了，不用佈施了。他沒有說我佈施十方諸佛，施無畏者，這個話他不敢用了，這就是禮貌問題，文化禮貌。「傍及法界六道衆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第四種他說他修成就觀音法門，因爲他就是佛，是觀世音如來，比釋迦牟尼佛成就還早，叫觀音如來。現在我們的觀音菩薩就是觀音如來的一個名號，他的化身，因爲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界上爲教主，他來輔助，等於他來當校長，他也願意來當系主任，幫忙幫助，捧場的，所以他就是古佛，觀世音佛。

他說「我得佛心」，和佛兩個一樣，他本來是佛。「證於究竟」，已經登上佛位，得究竟的果位。

「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同時他供養一切成佛的人，上供養十方三世一切成佛的佛，「傍」就是聯帶整個的宇宙整個的世界六道衆生，他都供養，就是做佈施。成佛的原來就是這個心情，注意，什麼叫學佛的心情，就是大施門開，一切都是開的，只有施出去，沒有想收回來，只有貢獻出去，沒有要求收回來，這就是佛心。他說上供養十方如來，下供養法界六道的衆生，六道，仙道、阿修羅道、人道上三道，這是歸納性的了。下三道，畜生、餓鬼、地獄都在供養，這才叫做學佛，叫平等行施。並沒有說看到佛才拜，看到魔鬼不拜啊，恭敬！一樣都恭敬，恭敬一切衆生，這是佛的精神。哎呀，我學了佛的，你這些魔鬼我不理，不是佛教的精神，你這個壞蛋我不理，壞蛋更需要慈悲他呀，他更可憐啊，更需要你幫忙，要這個精神纔是學佛的精神。所以你看觀音菩薩說上供養十方一切如來，傍及法界六道衆生。

下面使一切衆生隨其要求，求妻的得妻，求子的得子，求三昧正受得三昧，三昧就是定慧等持的正受，三昧是梵文的翻音，中文的意思就是正受，定慧等持，正受。所以我們後來中文啊，不管畫畫、唸咒、打拳、讀書，這個人得其中三昧，這個變成中國的文學的東西了，實際是佛學的名詞。譬如說你念佛唸到一心不亂，在那個唸佛的定境就是念佛三昧，這個三是音，正受。求長壽得長壽，有求必應，因爲他有佛一樣的心情，衆生有所求，他都能夠以感應道交。你真有所求，當然你說我求了好多次了，都沒有得感應，算了，我不求了，你好多次算什麼！你總求下去，總會給你求到的，就怕你不總求。他說如是象這樣，及至求大涅磐，你要求成佛成道進入大涅磐境界，可以得大涅磐。我們在修觀音法門，或者準提法了，六字大明咒，真要懇切去求，你要求得定就會得定，你要求開智慧就會得智慧，求老婆討到好老婆，求兒子得到好兒子，求三昧得到好三昧，當然求二昧也可以，這個是說笑話，三昧是正受的一個翻音，求得定就得定，求長壽得長壽，求成佛就可以成佛。不過有一點注意啊，他沒有答應你說求財就發財，沒有，我找遍了，沒有看見。求福德可以得福德，一個人有福當然有飯喫有衣服穿，你要那麼多財幹什麼？財多了害人的，真的呀，沒有錢是很重要，一毛錢很重要。真錢多了煩惱多，沒有錢一點煩惱都沒有。

所以我常講這一個故事是真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天天夜裏燒天香。燒了幾十年，那麼他也曉得是一個天人下凡了，他說我只求衣食無虧，有衣服穿有飯喫，健康長壽，活得長久身體沒有病，生活不會缺少，名山勝水天下風景好的地方到處玩玩，別無所求，什麼都不求，也不求官，也不想發大財。這個天人：「不行」。他講一句什麼話？他說此乃上界神仙的清福，你所要求太大了。真的喲，人生你看要平安，健康不生病，眼睛當然不戴近視眼鏡了，老了也不要掛個耳朵的機了，一切健康啊，身體好，衣食無虧，要衣服穿，要皮袍有皮袍，要大衣有大衣，要雨衣就有雨衣，要喫飯都喫得飽，好喫的也可以，要饅頭有饅頭，要魚翅有魚翅，什麼都有；然後遊山玩水全世界，要到哪裏，瑞士也好，美國也好，喜馬拉雅山也好，下海就有錢可以租一個潛水艇到冷宮去看看也好，這個福報，他說此乃上界天上神仙的清福。你要求太大了，如果你要求做官功名富貴都給你。這個人說我不要功名富貴，就要這個。這個你不可以，此乃上界神仙的清福。

所以我們這個臺灣長大，好多青年我經常說你們享福太過了，在溫室裏長大的，臺灣長大的這三十幾年來，三四十歲的都在溫室裏那個花朵啊，在玻璃鏡裏頭長大的，細菌都沒有見過沒有碰過，還說是做什麼大事業呀！小事業做做差不多了，我是那個天人我都不答應，你們溫室裏長大的還想出去啊？出去給冷風一吹就沒有了，就不行了，就是這個道理，這是人生境界。所以財富你看，只給你觀世音菩薩說求福德得福德，沒有說求發財得發財，偶然有，天地間有個把事，相類同的有這個事，這就是佛法的真義，我們要懂得。你們諸位有許多，有了清福不曉得享清福，然後拼命有兩個錢，然後去放一點利息啊，自己找煩惱生生，痛苦無比。這裏還要學觀音菩薩，那裏修一個法門，你說怎麼辦嘛！這是四點無作妙用，觀音菩薩報告完了。

我們現在注意喲，我們這幾個月以來佛要這二十五位菩薩起來報告自己修行的經驗，告訴你們各種理論，二十五位到觀世音菩薩最後一位。你要注意這個數字啊，怎麼二十五位？二十六不可以啊？二十三位不好啊？怎麼叫二十五圓通？《楞嚴經》這個數字裏頭都要注意。觀音菩薩最後一位起來報告。還沒有做結論呢，有一位出來，不在二十五位以內，大智文殊師利菩薩起來做報告。文殊師利菩薩是七佛之師，代表智慧，所以佛法是智慧的成就，不是迷信。那麼先做個簡短的結論，文殊菩薩做大結論，那麼觀世音菩薩簡短的結論說：

「佛問圓通，我從耳門」。他的總報告，他說佛啊，你問到我們，要我們報告修行哪個法門最好？進入圓通法門。他說「佛問圓通」，我呢？修行從耳根，用耳朵聽聲音這個法門開始修。

「圓照三昧」。聲音是圓照的，眼睛看東西觀東西不一定是圓照啊，練身上的氣功啊也不是圓照啊，唯有聲音是圓照，這個理由觀音菩薩開始報告也講過了，下面再看文殊菩薩的報告。他說我從耳門圓照三昧，但是圓照注意呀，我們大家同學們現在正在修這個法門，走的是觀音法門的路線，修這個路線還要曉得照啊，念念要照見六根六塵，起心動念自己觀照得清楚了，散亂心念佛散亂心念咒沒有用啊，一邊念一邊亂想你照得不夠啊！你根本就是說心都收不攏來。一邊嘴裏在唸，心裏在想別的事，此心沒有收攏來，沒有都攝六根，都攝是總歸納攏來，那麼你念咒子唸佛唸了半天沒有用。要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大勢至菩薩也講，把這個六根門頭都歸到這個咒語音聲這個上面，淨念相繼，心心念念，心境光明，連綿不斷才能做到。那麼做到了，就可以達到圓照三昧，進入這個正受的境界。那麼到了這個時候，

「緣心自在」。你這個心性啊，明心見性了。明心見性以後要加以修持啊，所以悟後起修，這個此心啊可以自在無礙，一切自在無礙。

「因入流相」。到了音聲法門唸佛，修到圓照三昧明心見性以後，就進入法性之流，因入流相，進入與諸佛同一悲心慈悲的法性之流，

「得三摩提」。馬上得到真正的定慧等持的定境，

「成就菩提」。所以他說我的意見，觀世音菩薩的意見，他的報告，你們將來的衆生要想修成佛，大徹大悟成佛成就，

「斯爲第一」。耳根法門、觀世音法門是第一方便法門，最好。

「世尊。彼佛如來。嘆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爲。觀世音號」。當時，他所見的佛，初學的觀音如來，讚歎我善於得到觀音法門的圓滿通達的境界，因此佛當着大衆授記，就是灌頂，摸摸頭授記，你過多少世在什麼世界成佛，如來授記我爲觀世音號，將來成佛名號叫做觀世音。

「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遍十方界」。由於我修觀世音法門，以觀聽，現在都念聽到的「聽」，那麼在我們中國文化舊的念法，這個字要念破音字了，不念聽，念四聲ting 。要觀察自己那個能聽的那個功能十方圓明，觀察音聲法門，所以十方世界圓滿通達，進入一片自性光明中。因此我的成就後，觀世音菩薩的名號，你注意喲，上次他講過，我們這裏叫觀世音，在別的國家別的文化的系統別的民族裏頭變了名字，不一定叫這個了，或者叫神，或者叫帝，或者叫什麼，那多得很了，或者叫揭帝什麼東西，多得很了，你是怎麼樣叫都可以了，反正都是觀音化身，有許多的名號遍於十方世界。觀世音菩薩做總報告完了。《楞嚴經》二十五位菩薩圓通法門報告到這裏爲止。這二十五位由小乘羅漢弟子開始，換句話說由出家菩薩由小乘轉入大乘的，出家菩薩開始報告到觀世音菩薩爲止，二十五位菩薩的法門。諸位研究了《楞嚴經》將來不要忘記了隨時要看，你們自己找修持之路就在二十五位裏頭找，再不然你就抓住觀世音菩薩不放，或者家裏供一個，畫一個，再沒有心裏想一個拉着他的衣服角，他走了你就跟着走，沒有錯，跟着觀音走。那麼現在在做總結論來了。

「爾時。世尊於獅子座。從其五體。同放寶光。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並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羅。如寶絲網。是諸大衆。得未曾有。一切普獲金剛三昧」。這一段我們不一句一句、一個字一個字講，很麻煩，耽誤時間了。這二十五位菩薩報告完了，我們老師釋迦牟尼佛大概在打坐做在那裏，他也懶得聽，他入定休息一下，等他們報告完了，他張開眼睛出定了，這個假使演成劇本就是這樣。「爾時。世尊於獅子座」。獅子座，我們現在廟子上塑啊，下面塑一個獅子在一個椅子，給他坐着，佛坐的，變成那個獅子了，獅子座就是老師的座位，沒有反犬旁那個「師子」，不過你答換個獅子也可以。「從其五體。同放寶光」，你注意喲，《楞嚴經》佛說法四、五次放光，大家注意，你們講修道修法的人特別注意喲。第一次救阿難傳咒子的時候，是哪裏放光？頭頂。後來你看面門，眉間，還至胸口，現在是五體放光：五體是兩個手兩隻腳，頭，放出去了，整個放了。同放寶光，放光就是灌頂，光明灌頂。「遠灌十方微塵如來。及法王子。諸菩薩頂」，那麼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大家菩薩們報告完了，他一下表演一個境界，五體放光出去，放射出去給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菩薩灌頂。那麼「彼諸如來」，十方這一切佛西方阿彌陀佛、東方藥師佛、北方不空佛、南方寶生佛、中央毗羅遮那佛，到處都是佛，還有很多很多佛，整個到處都是佛。上次講過佛在哪裏？到處都在。如微塵沙數不可說不可思議，多得很，這些所有佛，同時他們也是五體放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又回來給釋迦牟尼佛灌頂。就是光光相照，手電筒對手電筒一樣，光和光接觸了，分不清楚佛給大家灌頂，還是大家給佛灌頂！彼此都在灌頂，你灌過來我灌過去。「並灌會中諸大菩薩。及阿羅漢」，那麼十方如來這些成就了佛，這個智慧光明來灌釋迦牟尼佛頂，釋迦牟尼佛也替他們灌頂，同時在會諸大菩薩、阿羅漢，乃至當時講經說這一部經說法的時候，林園裏頭所有的「林木池沼，皆演法音」，同時出一種說法的音聲，什麼法音不知道，就是說法，說楞嚴法門的音聲。「交光」，萬道寶光，萬道寶光不曉得多少光交織籠來變成一個光網，「如寶絲網」，諸佛菩薩的光放過來，釋迦牟尼佛的光出去這樣。「是諸大衆。得未曾有」，當時在楞嚴佛說楞嚴法門這個大會裏頭，注意喲，那麼這個大施主是這位國王波斯匿王，也跟佛來，大家都還在旁邊站在那裏聽，「是諸大衆，得未曾有」，得到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境界。「一切普獲金剛三昧」，注意喲，大家給佛光這樣一照，馬上得到，普遍地都得到了一種定的境界，叫做金剛定，不動搖，顛撲不破，不變的金剛三昧。這是寫放光。

「即時天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錯紛糅。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時不現。惟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同時在那個光彼此的光網一交的時候，這個演電影都演不出來了，這個要花錢太大了。同是「天雨百寶蓮花」，上天就下雨一樣掉下來富貴的蓮花，有青蓮花，黃蓮花，紅蓮花，白蓮花，這個顏色每一個花，好看得很。「間錯紛糅」不是說一排都是青的，一排都是黃的，不一定。這個黃的這個綠的，隨便間錯起來，很自然的無規律的掉下來，下雨那麼下來。紛糅，紛就是形容好看極了，摻和來的。這樣一來看整個的虛空這個空間，變成七寶的顏色，黃橙紅綠藍白紫變成七寶的顏色。這個時候，一般站在佛前面的，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不但沒有看到地球，這個娑婆世界大地山河沒有了，俱時不見。大家好象站在虛空中，站在一個光網寶華的世界上，「惟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整個的虛空所有世界連起來變成一個世界，那麼這是第二個，天雨寶華。

「梵唄詠歌。自然數奏」。然後聽到整個的虛空中，梵音繚繞，美妙的歌聲出來了，這個美妙是梵音，清淨音的歌聲出來了。「梵唄唱頌」，梵音的唱頌，這個梵就是代表清淨，色界天的音聲，梵唄唱頌。詠歌，詠是詠，拉長聲的唸書，象中國的閩南語的那個唱詩的方法，那就是廣東話唱詩的那個詠；歌是唱歌。「自然數奏」，你看這個時候很美了，那舒服的飯不喫都可以了，這個時候很舒服，一切都是音聲。好，先有這個一個偉大的境界出來，這是個重要的關鍵呀，整個楞嚴法門做一個結論。由阿難開始和摩登伽女講戀愛出了毛病，對不對？回來以後討論怎麼修行明心見性，是不是？由明心見性一直到達怎麼樣修行成佛，又問到世界宇宙萬有怎麼起來的，對不對？然後到達了二十五位圓的報告，這是多大一個過程啊！所以這裏還是一部分的結論，就有這麼偉大的境界出現。

「於是。如來告文殊師利法王子。汝今觀此。二十五無學諸大菩薩。及阿羅漢。各說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兼我滅後。此界衆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佛下命令了，因此啊，佛就告訴菩薩裏的首座大弟子，文殊師利菩薩，他的本身前身是七佛之師，這些佛都是他的弟子。佛怎麼樣問文殊，文殊師利代表智慧，一切成佛是智慧的成就，所以文殊師利是代表。普通文殊師利菩薩尤其出來的姿態表演騎一個獅子，獅子代表是百獸之王，文殊菩薩是菩薩中、人中之王，所以手拿有時候一部經典，代表智慧經書，手裏拿個寶劍，就是慧劍，那麼所以我們中國文化經常用撥開慧劍斬斷情絲，不過情絲很牢啊，慧劍有時候鈍了就斬不斷哪，要磨一磨纔行啊，要磨快一點才能斬斷。所以我經常告訴年輕同學們，什麼都好了，欲也好了，男女關係飲食關係都好了，最難了的是情啊，你們不懂啊。什麼叫情？不懂，自己給情困住了還不懂呢！有些人還吹；「老師啊，我可以做到絕對無情。」哎呀，我說吹牛不是這樣吹啊，萬和牛肉店已經換了招牌了，很難了，情絲很難了。菩薩之所以沒有成佛就是多情，要度盡衆生這個就是多情，情談何容易了？

那麼現在佛就叫文殊師利法王子，法王子，佛的太子一樣，第二位。他對文殊菩薩說你看看，看我們這一次叫他們二十五個無學，已經不需要再學了，這些大菩薩包括觀世音菩薩，普賢菩薩，大勢至菩薩以及小乘的境界裏頭最高成就大阿羅漢們，這些大阿羅漢也到了無學位不需要再學了，他們各說每一個人報告出來最初成道的方便，最初怎麼樣成佛修道的方法，同他的經驗都報告完了。他們所講的修習真實圓通，「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前後差別」，佛說他們所報告的修行證果的這個真實的法門，老實說，二十五個人二十五位菩薩報告沒有說哪個法門好哪個法門壞。佛這裏先講了彼等實無優劣，沒有說哪個法門對，沒有說你練氣功好啊，我念佛好啊，你修外道啊，我修宗啊，你是淨土啊，你的不好啊，我的好，沒有。法門無優劣，也無前後差別。說你修那個法門成功慢了，我的快呀，都是放狗屁的話，不是佛的話。佛的話這裏告訴你了，二十五位成就法門，實無優劣，前後差別，平等平等。一切法門，等於我們世界上的學問，世界上的工具，大刀和小刀都是刀，都可以割東西的，大剪刀小剪刀都是剪刀，饅頭麪包麪條都可以喫飽，哪樣好哪樣不好，看你個人的需要，看你腸胃的需要，於中實無優劣，前後的差別，這個特別注意，在這裏佛下了結論。

不過，「我今欲令阿難開悟」，阿難站在旁邊還是沒有開悟啊，帶着那個女朋友，還在那裏等着去啊，心清淨了並沒有開悟啊。他說我現在要想使阿難怎麼樣開悟，他說你看看這二十五位菩薩「誰當其根」？叫文殊菩薩你看看，哪一個法門對於阿難這個根器適合。哪一個法門對於阿難的根器適合？我們諸位文殊菩薩，我們諸位在座都是文殊，你們也替阿難研究研究看，二十五位法門裏頭哪一位對阿難最適合？哪一個方法對摩伽女那位女朋友最合用？諸位也慈悲慈悲了，研究研究看。換一句話我們大家自己也選選哪一個法門對我來修的話最有用？要注意喲，所以他告訴文殊菩薩誰當其根？哪一個菩薩的法門哪一個方法同阿難的根器最相當？我們講這個人根器好不好，就是他的來根，那麼現在講教育就是哪一種方法對這個孩子的性相比較相合？或者他的唸書，學電腦好啊？學管理學好啊？還是學電子好啊？你看學哪一科最好？他問文殊菩薩。同時，叫文殊菩薩注意，二十五位圓通法門裏哪一樣對阿難最適合，他同時，要注意，「兼我滅後」，同時你要顧慮到我不在這個世間，釋迦牟尼佛說他死了以後涅磐以後，「此界衆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他說這個世界上將來的衆生包括我們現在大家，要想求大乘道，求菩薩大乘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你選擇一下哪一個科目，哪一個菩薩的法門最易成就？給將來世界上包括我們啊，一學佛照這個法門修很容易成功的，你來做結論。他老人家自己做了結論，沒有露出來。都是一樣，平等，沒有哪個好沒有哪個壞，這也是真的，但是中間的選科目啊，他叫他的教務長文殊菩薩，你出來評一下，他吩咐了。

「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承佛威神。說偈對佛」。文殊菩薩接受了這個命令，奉佛的慈旨這個意思，從他的位置上起來。磕頭頂禮佛足，那麼也不是他個人的意思，他的精神心念和佛兩個合一。說出一個偈子做總結論，這個偈子很重要，這個偈子開頭一段你們查虛雲老和尚（的年譜）。三四十年以前，抗戰的時候，把虛雲老和尚請來到重慶，顯教請來虛雲老和尚，密宗密教請來貢噶師父，從西藏請來，做一個護國息災法會。你們查虛雲老和尚的年譜，當時有一封信，編的人，虛雲老和尚的弟子這個叫寬什麼人編的，廣東人。那麼有一封這個題目叫答某鉅公書，答覆某一位鉅公很大很大的偉大人物｛聽錄注：此人即蔣介石，南師在其他著作中有提到｝，那麼你們一聽了就知道了，當時來給虛老啊，也磕頭頂禮，當時爲了開闢緬甸公路，那個時候緬甸的國王、泰國的國王都是皈依虛雲老和尚的弟子，希望他老人家去嘛，這個路可以開開，那麼虛雲老和尚就去了，後來這個路開虛雲老和尚也有這個因緣。當時我們這個某鉅公就問，向虛雲老和尚問，後來討論到本體問題，這個世界誰創造的？人生從哪裏來死向哪裏去？萬物的根源。虛雲老和尚事先沒有同我們講，我們經常那幾天都在見面在一起。後來等到他信出去了以後，拿稿子來給我們看，我那個時候還年輕看到，不好意思批評，只說糟了。你這個現在人，把《楞嚴經》這一段抄去給他，那怎麼行呢？這個不要說寫白話文啊，白話文虛雲老和尚也寫不來了，至少你「？體」的要寫清楚啊，這是很重要一個關鍵。他把這一段給抄上去，這一段是講宇宙緣起的，由本體怎麼起用到世界的歸納，把這個偈子抄了大半截，沒有用啊。我說修到了一定懂，放出去沒有用，虛雲老和尚還親自毛筆寫，有這麼一件事。當時我在場，所以現代史上這是親自在場一個答案。現在我們講這個。

「覺海性澄圓」

這個「圓」字本來不應該用這個圓，是那個「玄」字，玄妙，用這個圓也可以，不要改，懂了就對了。這是文殊菩薩說的偈子，你們青年人有本事應該把它揹來。圓：圓滿，這個文殊菩薩說的偈子，一定給它揹來。這個要注意了，這是《楞嚴經》二十五位圓通這一段中間的結論，覺海是什麼呢？就是諸佛菩薩同我們大家在坐每一個人不分男女老糼，人自性的那個本來本覺。我們自性的本來，這個本來不在身體上啊，身體不過是它的一個工具啊。這個自性的廣大無邊啊，形容，這還是形容，這個心性之體就是叫覺性，這個自性本來就清淨、本來就圓滿的，所以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但是人，一切衆生那個自性就叫覺海，能覺本覺的自性之海，它的自性澄澄湛湛、清清淨淨、本來就是圓滿的。注意喲，諸位，我們要認識這一句啊，大家不要亂向外面去求佛，佛在哪裏？都在你那裏，你們諸位都是佛，你的自性本來就是自性澄澄湛湛、清淨圓明，本來就圓滿，這是第一句。宇宙萬物，心包太虛，這個心是代號，性也是代號。宇宙萬物這個自性，說沒有地球以前，地球怎麼來的？那個自性的功能，覺海性澄圓，本來就是圓滿的清淨的。第二句，

「圓澄覺元妙」

因爲自性我們大家的自性本來圓滿的、本來清淨的、本來是本覺之性。不要你說我修行才悟道，你修行悟個什麼？悟到本來。你悟了道，說悟到自己的本來，噢，我那個東西在哪裏？找了半天在口袋那裏，那個是本來口袋裏就有。所以圓滿的清淨自性，本覺自性，你今天說悟了，悟個什麼？悟了叫知覺，剛剛悟了，悟個什麼呢？悟到個本覺，我本來有這個覺性，這個本來這個覺性，這個玄妙，是萬物的根源，妙不可思議，一切衆生自性就是這個，所以趕緊回家，不要研究《楞嚴經》了，原來本有的何必上這個當呢？圓澄覺元妙。好，現在有個問題來了，我們拿現在話講，宇宙萬物一切衆生那個本有的生命的本體是圓滿清淨、本來一片光明，了無一物，等於禪宗六祖悟道以後：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大家都給他老人家兩句話蓋着了，假使我碰到六祖當年的話：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現在對不起，有你也有我，就有了塵埃了，對不對？你說何處惹塵埃，就從你那裏、從我這裏就惹了塵埃了。那麼我們本來清淨本來圓明，爲什麼會生出這個世界？爲什麼生個世界？生個人就好了，還要生個男的有個女的，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兩個人又愛得要死恨得要死多麻煩呢？即然生來何必死掉呢？太陽出來爲什麼又下去了呢？要麼統統下雨我們同魚一樣活着也蠻好；要麼統統天晴，又來個下雨，這些稀奇古怪，這些事情由誰造的呢？問題來了，承認本體是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我們現在所謂修行，一切修行做功夫就是要想回到這個原來自性的境界，宇宙萬有同體的這個本體，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好，現在問等於在第四卷《楞嚴經》上面，富樓那提出來問，富樓那問一個什麼問題？我們找一個年青同學做答案，答得出來一千塊獎金。富樓那問的什麼問題呀？富樓那問佛既然清淨本然，既然你說這個本體自性本來清淨、本來光明、本來就是佛，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怎麼樣忽然來個世界萬有東西呢？爲什麼生出一個人來呢？人本來成佛，都在那個境界裏多好啊？爲什麼要變成凡夫了呢？所以佛在第四卷答覆物理世界同生命的關係。富樓那問的是這個問題，這裏也就是這個道理，覺海性澄圓，圓明覺元妙。它何以生宇宙萬有呢？生人呢？

「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這個是哲學的科學啊，很難了。尤其研究哲學的人，這裏有哲學的大教授好幾位。研究哲學的注意，研究科學的也注意，他說自性本來光明清淨，光明清淨是個形容詞啊，並不是真有個光明。象我們這個光明是假有的，這個光明是電燈照下來的光，太陽不是這種光，太陽的光明是究竟嗎？也非究竟。也許另一個太陽，我們離開這個太陽系統另外一個光。譬如我們在地球上到了北極去，到了北歐去，你到了北極的時候，太陽照不到，但是北極那個地方那一種光明叫極光啊，六個月白天、六個月黑夜，那不是太陽光啊，那個極光所照。所以那個光明極光和太陽光跟電燈光、跟月亮光，每一個光明不一樣，這是光光的不同。那一個太陽光、月亮光、星星的光，乃至極光乃至我們人身上也有光，萬物本身也帶電，帶電就發光。

現在的人穿了尼龍的衣服，夜裏脫衣服更容易發光，好幾個修道的人，自己認爲……，不敢和我講。有人來和我講，老師，某某同學認爲功夫到家了。我說怎麼樣？他脫了衣服一身都放光。我說穿的尼龍的東西，哎呀，傻瓜蛋，現代人沒有現代知識，尼龍東西當然脫了嘩啦嘩啦都亮起來了。所以這個時代學佛清楚啊，科學正好幫助佛法的瞭解。

現在講自性本來清淨光明，可是這個光明則是形容詞，但是也是實際的，這一切世界太陽光、極光、電燈光、月亮光、星星光各種光，它是現象啊，它的本體功能也就是圓澄覺元妙來的，那個是體這個是用。這個用，它自性本來圓明，自性本來清淨光明，清淨光明自然能夠照見萬物。

等於我們啊，這個話越講越玄了，等於我們坐在那裏早晨睡醒了，下午午覺睡醒了，早晨睡醒了這句話靠不住，我曉得在坐許多人，尤其現在青年都是夜貓子，上午是昏頭昏腦，下午午覺睡醒了，精神慢慢好起來了，最好是這個時候，夜裏睡不着，對不對？現在的生活，都市生活。這個時候是圓明照生所啊，呵，坐在那裏清清淨淨，兩個眼睛瞪着電視，兩個眼睛比電燈泡還亮，這個是圓明照，很清楚，這個時候很清楚。心中也無事，精神百倍，因爲心中無事精神百倍就是圓明照生所，同探照燈一樣，精神很亮，自己照。照久了，生出所照來了，電視看久了就昏沉釣魚了，這個叫釣魚，釣魚就是一片無明來的，十二因緣無明起來就生所了。所以禪宗祖師講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盡迷巢。有多少飛鳥啊，鳥窩都從這個山谷裏飛出來，結果飛回來的時候，山谷給一片白雲遮住了，這個飛鳥找不到歸路了。幾多飛鳥盡迷巢，找不到老家了，老家在哪裏？就在這個白雲中。所以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盡迷巢，就找不到自己的老窩了。所以這個道理也是這樣。

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那麼我們自性本來是圓明清淨，照，照極了，所以不能執著啊，執著了光明，光明也是病啊；執著了清淨，清淨也是病哪；執著了本來無一物，早就有一物了，有個什麼物啊？無一物的那個物；你執著了空，完了，有一個東西了，不空了，你執著有個空在那裏。所以圓明照生所，所立只要有一樣東西一建立，照性亡，能照之性迷糊了，一片白雲橫谷口，還不要黑雲呢。一片白雲只要橫了谷口一遮，幾多飛鳥盡迷巢。禪宗祖師，中國的佛法，這是中國的文學，兩句話講完了，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就是這個道理，自己的回家之路就找不到了。多美的句子啊，所以中國的佛法和文學結合在一起，禪，非常優美，你說原來這樣，我也懂了，怪不得我回不了家了，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盡迷巢。圓明照生所，所立就照性亡。所以你要明心見性成佛，你依着一個方法抓住一個方法爲究竟，就是所立，心所嘛，心所一建立，所謂照見五蘊皆空自性觀照這個自性觀照的功能沒有了，這就變後天了。等於一個大的玻璃鏡，圓明清淨，所以佛法經常用大的鏡子來，這個鏡子圓明清淨，這個鏡子裏頭你說加了一點泥巴的話，這個鏡子是不是圓明清淨啊？也不圓明瞭，中間有一點就障礙了。

一塵起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怎麼講呢？你看我們看虛空啊，我們眼睛假使看虛空，這個虛空多空靈多偉大！如果眼前有一個灰塵飛起來你的視線就沒有那麼圓滿了，對不對？就障礙住了，只要一個小黑點起來，你整個圓明清淨，一個小黑點在你眼睛前面就擋住了，圓明清淨就不圓明瞭，破壞了。這個地球上面你墮了一顆青菜介子，那個種子只一點點大，芝麻那麼大。哪怕一棵芝麻加在這個地面上，地面上也加了重量，這個地面也給芝麻這一點給它蓋住，看不完全了，看不清楚了，一棵灰塵在地上，全面的這個地面就看不清楚了。這個自性功能也是一樣。

圓明照生所，只要所立有所建立，照性能夠觀照自性，所以般若觀自在菩薩觀世音菩薩告訴你照見五蘊皆空，這是觀自在菩薩由觀到照，照見五蘊皆空，這個照性---亡，就沒有了，障礙住了。好了，這四句話很重要，大家學佛的。

你的自性本來清淨，不要求個清淨了；你的自性本來空。不要另外去求個空，不要上當啊！

那麼你說我空不了啊？清淨不了在那裏，因爲你心中有所求。你說我不求就睡着了，這個睡着了這個昏沉的境界，你要查究竟是不是睡了？

以大乘佛法來講，你「覺得」你昏沉睡眠，這個是不是睡了？你要搞清楚啊！你把這裏透過了就成佛有餘，這是個大問題。

你「覺得」我在睡了，實際沒有睡喲，你那個觀照自性本來還在啊！「觀照」還在啊。只是你自己擔心自己掉了「觀照自性」而已。

所以圓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這是「形而上的本體」由「形而上」變出「形而下」的這個萬有世界來。

「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

由精神世界到達物理世界的開始，所以自性「所立照性亡」，自性的空性沒有了。好，那麼建立了一個東西，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盡迷巢，那麼這些飛鳥就在白雲外面再去做窩了，再去建立了。所以被妄念迷掉，凡夫被自己這個妄念妄想的境界認爲是真實的。迷妄有虛空，精神世界被這個妄念，譬如我們閉着眼睛，以爲我要空我要空，其實你空了個什麼？你那個想空就是妄想，大妄想。噢，我這下好，就是前年我打坐最好，噢，好清淨啊，那個清淨就是妄念，有個清淨還不是妄念？這是個很簡單的邏輯嘛，有個空就是有了嘛！這個邏輯很簡單嘛！你怎麼給自己騙住呢？所以迷妄了以後，精神世界是如此；物理世界就形成了妄念最大的妄想，妄想的最根本的妄想就是虛空，所以物理世界有這個太空。那麼有了太空以後，這個物理世界起來也是這樣，有了太空以後，這個太空裏它的動相，妄念的動相在轉動，慢慢形成，真空凍結攏來凝結來變成妙有，纔有地球、纔有太陽，纔有娑婆世界，極樂世界，藥師世界啊，依空就立世界，纔有我們這個世界國土出來。那麼：

「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

所以我們有了這個物理、精神世界，這雙重作用是這樣起來的，那麼這個世界上地球啊，太陽啊，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啊，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的世界怎麼起來的呢？是衆生共同的共業妄想所構成的，思想所構成的。「想澄成國土」，最初那個最大的妄想成國土，妄想構成了國土，心物一元。「知覺乃衆生」，那麼思想裏頭，我們知道自己在想，那個知覺，這個知覺分化開就是衆生世界，有你有我，有男有女，有人有萬物，知覺就變成衆生世界，這個二元一體的世界是這麼一個形成。這個《楞嚴經》開始，你們要明心見性，要談佛法的真正道理，都在開頭這個偈子，文殊菩薩講得很清楚了。也許我們下次反覆再討論。今天大概大家聽了有一點迷迷糊糊的什麼？所立照性亡。越聽越糊塗了，就是所立照性亡，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飛鳥盡迷巢，趕快回家。

# 楞嚴經講座 六十二集

---楞嚴經講座

「覺海性澄圓 」

這兩句最重要的。所謂覺海，是佛學《楞嚴經》的專有名稱，就是講我們一切衆生一切佛的本性，這個覺以佛學的教理來講，本覺之性，這個覺是叫本覺，這是本有的，每個人都具備的，不是每一個人每個衆生都具備的。海是形容詞，是我們這個自性心物一體的這個東西，也就是開創萬有的這個東西，我們中文叫它是性，那麼隨便什麼代名詞都可以，這個本覺之性深妙不可測，如大海一樣。所以這個自性本來是清淨的，不需要你去修它清淨，本來圓滿的，也不需要你去加它的，不增不減。

「圓澄覺元妙」 這個本來圓滿、本來清清淨淨的這個自性，現在我們沒有悟到，假使悟到。覺，這個覺是知覺，剛剛開始覺到，說我們明心見性悟道，悟個什麼？就是悟到本來那個覺海性澄圓，就是明心見性成佛了。第二句話就是講我們現在所謂在迷中，迷中人，怎麼迷掉呢？也是被自性本來圓滿清淨所迷住了，也沒有哪個人迷你，即非上帝也非佛也沒有閻王，一切都是自心所造。所以這個圓滿的，這個澄寂的自性假使你現在悟到了，悟到了這個本來這個覺字，就是悟了，悟了在梵文大徹大悟的人，有個專門名稱叫做佛陀。佛陀是我們兩千年前翻譯，那麼中文簡稱這個佛，後來十七世紀以後翻成英文佛陀。這個圓澄自性假使覺了，現在悟了才曉得我們原來本有的自性，是宇宙萬有的根源。拿哲學來講一個名稱，它是宇宙萬有的本體，妙，它是個妙不可思議的，這是講自性。那麼第二這兩句就來了。

「元明照生所 所立照性亡」

那麼我們就要提出一個問題呀，既然一切衆生本來是佛，本來都是清淨光明自在，爲什麼變成我們這個世界？變成我們衆生那麼苦惱啊？這個自性誰使它迷的？他在邏輯的解釋很清楚了，他說本來原來是光明的、清淨的、圓滿的，因爲光明清淨有所照，譬如象那個燈光，我們上一次做這個比方，凡是這樣一個燈光，自然會照見，有光明就可以照見萬物，必然的。這個照不是你去照他，他自性本來會照，明極了會照。因爲照久了，這個光明照久了，這個電燈泡也會壞的，不過這是個物理的狀態，精神的狀態也是一樣，過分的照、過分的清淨反是變成守住一個照明，這個照明是一個作用，當我們這個東西起作用的時候啊，自己就忘了。

譬如一個大海，譬如性海，起個波浪是大海的現象，在大海一動形成波浪的時候，往往我們認一個波浪當成代表了一個大海，忘記了大海的本來的現象了。所以元明照生所，生出來所起的作用。自性本來是清淨的，不要你去求證。所以大家學佛修道，想求清淨，你打坐也好做什麼用功也好，沒有悟道以前，這些都是過程上的假象，不是覺海性澄圓。

如果你求一個清淨，死死的把一個空一個清淨境界把握住，就是照生所。那個清淨也是個現象，清淨和動亂是一個相對的一個境界而已，你不要認爲那個清淨的空的這個就是道，這也是所。你守一個清淨啊，所立就照性亡，有一個境界所建立，這就是它的用，不是它的本來，本來所和能兩個相對，

那個能照的它自然無所不在、又無所在，如果抓住了一個現象的境界，所立：建立了一個所用的東西，那個自性能夠照見萬象的照性沒有了，它就給自己迷掉了，所立照性亡。

在《楞嚴經》的前面，富樓那尊者就問，我們已經研究過的，大家注意，上次也提起過，富樓那是佛的弟子，十大弟子之一，他當場就問，清淨本然，云何復生山河大地？他問佛，對呀，我們實在悟了，這個自性本來是清淨的，本來是這個樣，爲什麼要生出太陽、月亮？這個世界草啊，木啊，動物？生了人又生了男的女的，既然生來又何必死掉？即然死掉就不必生，爲什麼又生又死？那麼多的羅嗦？這問的包括哲學的大問題。清淨本然，云何復生山河大地，忽然生出這個萬有呢？所以佛在那個前面關於這個物理世界與精神世界的關係---萬有的生起，四大的道理已經討論過了，講得很清楚。

現在文殊菩薩在這個地方等於做他的總結論。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迷是怎麼迷的呀？所以佛在前面《楞嚴經》講過有一句話，「因方故迷」。譬如一個人走路，我們人的觀念有空間的觀念，人爲的東南西北中這五個方向，那麼整個的宇宙有沒有方向呢？沒有方向，方向是人爲的。譬如世界上的指南針是我們中國老祖宗黃帝發明的，叫指南針，對着南爲標準的。到了歐洲到了西洋以後用的是指北針，針還是針，不過一個基點放的不同。所以我們經常書上讀的指南針，現在拿來一用指北針，覺得奇怪。也有同學告訴我，你看中國老祖宗的東西，到了西洋就把我們改了，我們本來指南針它變成指北針了。我說沒有改啊，它本來指南，地球磁場一定由北到南，不過它的觀點重點放在哪一邊就是了，一樣嘛。所以一搞迷糊了，就覺得他們把我們改了，沒有改呀，還是指南針。所以人迷了方向怎麼迷啊？因方故迷。有了方向就迷了，沒有方向還迷個什麼？本來是空的嘛，四面，虛空上下，哪一個方都是前方，哪一方也都是後方。所以這個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我們到這裏。

《楞嚴經》上面佛也那麼說，現在文殊菩薩也那麼說。這個答覆圓滿了沒有呢？不圓滿。我相信大家跟我倆一樣聽的茫然，到底沒有悟，對不對？無明從哪裏來？他的答覆無明從明來的，就是說黑暗從哪裏來？黑暗從光明來，光明也從黑暗來，這也是指南針指北針一樣啊，那就是你怎麼說就對了。理是對啊，爲什麼它要變？元明照生所。本來覺海性澄圓，爲什麼會這一照生出所？這一生從何處生起？對不起，我們這位老師父啊他老人家還是沒有太說明，文殊菩薩還是文殊一下，還有點欠我們，也沒有完全講，這個密碼這把鑰匙始終沒有交給我們，理論上一聽很對，拿不住。

那麼這個道理補充呢？這就是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真正的易學，我在加兩個字，易學很多，真正的《易學》就很難了，那麼易經所講到的道理就是陽極就陰生，「極」，問題在一個極字，極：用得過頭，注意，陰極就陽生，陰陽不過是兩個現象，光明和黑暗並沒有說光明對，黑暗不對，不要搞錯了！黑暗也是光啊，如果講光都是光，光明固然可愛，黑暗也不錯啊，也很可愛，平等平等。不過人爲覺得光明可愛、黑暗不可愛，是你的分別而已，不加分別都是一樣。所以明極生無明，那麼無明盡呢？因此觀自在菩薩心經在我們中國流傳的翻譯有七種翻譯，到現在。幾句話，二百六十個字，都把這個由本體到起用都講完了，所以由般若到了空的時候，「無無明」，那悟道的人沒有無明瞭，就是一片光明。但是下面有一句「亦無無明盡」，你說沒有光明，沒有黑暗了？那黑暗死亡了？沒有死亡，黑暗還在那裏，黑暗在什麼地方呢？光明來的時候，黑暗在光明中；那麼黑暗來的時候，光明在哪裏？就在黑暗中，越說越糊塗，此所謂糊塗克塗，這個地方要靠真證悟了。那我們曉得基本上原理，所謂大家要求明心見性，宇宙的緣起很簡單，幾句話歸納了。就是四句話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自性本來光明清淨，因爲照把它守得很牢，照的作用就生出一切所有的現象。所立：萬有現象一念動，照性亡：能夠照的，光明是亮光，亮光必然照，不過照的作用，光明能夠照見萬物，那個照的作用是亮光的第二功能，第二投影，它的本身就是亮，亮的東西一定照，所以所立照性亡，等到我們一切凡夫本來自性清淨，一念起了一個作用，抓住這個作用，最高的境界就完了，那個能照的自性啊，給你玩掉了，自己玩掉了。所立就照性亡。這是自覺本體起用的道理。

「迷妄有虛空 依空立世界」

那麼物理的世界同精神世界是一體的兩面，拿我們中國文化陰陽兩個符號來做代表，就是心理精神的世界等於這一個代號是陽的，那麼中國古代用符號邏輯，《易經》是個乾卦，這是符號邏輯。物質世界山河大地拿易經來講屬於陰的，符號邏輯就是坤卦，就是代表了地球，宇宙萬有山河萬有。所以一陰一陽必然相對，那麼在這裏他也同樣的道理，佛說。那麼一迷了以後，一切衆生有一念起用了，「迷妄」，迷掉了，那個照性，光明清淨能照自性被迷住了，被鬼迷了？不是，自己迷了自己，沒有鬼迷住你，人都是給自己迷住了，只有人迷鬼，鬼才不會迷人呢！所以人要拜拜就是人騙鬼不是鬼騙人。迷妄有虛空，給妄想迷住了，執著這個妄想起作用，第一個觀念就是虛空，物理世界是有虛空，太空。所以我們要大家注意，佛經講虛空我們有時候下意識的觀念，馬上抬頭看天，這個太空這個虛空，就想到這個虛空，這是物理世界的虛空。佛學講虛空是個代號，虛空是什麼都沒有，並沒有個現象。有個現象，象太空，太空也是個現象，太空裏頭很多東西，有萬有的東西，那麼現在人類自然科學究竟空裏頭有多少的功能？或者還有些什麼金屬的東西或者是什麼東西，都還不知道啊。不要看到人類科學很進步，還摸到了萬有世界是懂了一點點，還差得遠呢。

所以我們這個人因爲一個妄念起，譬如大家修行打坐一樣，坐到了得定了一念清淨啊。啊，這個我得道了，這個守住這個清淨的境界這一念就是妄想，大妄想，最大的根本妄想。因爲迷妄了就生出這個物理世界的虛空，所以我們這個物理世界的虛空是我們一切衆生共業共有的一個觀念形成，叫做共業，就有物理世界的虛空。我們這個世界最初的元素是空最大，太空最大。所以「依空立世界」，這個物質世界因爲有了虛空，其實這個虛空的形成，太空是什麼來的呀？太空就是人的自性妄念所形成的，共業所形成的。有了物理的虛空以後，物質的世界呢？依這個虛空太空立世界建立這個世界。世界之所以建立起來，在佛學大的分類啊，四大所構成，四大就是地水火風四大類，地大就是一切物質固體的，大就是大類，水大就是液體的，火大就是太陽所發的熱能，風就是氣流這個電能電流等等，地水火風。地水火風呢？再互相的綜合就構成了物質的世界。所以迷妄有虛空，依空就立世界。

「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衆生」

所以大家打坐用功參禪都要知道的，學密宗也好你們學佛都要知道，他說這個物質世界，譬如象我們這個地球的土地，分九大洲。這個九大洲啊，這個海洋是水大，陸地是地大，地球有本身虛空中的熱能是火大，一切空氣的流動電能的變化是風大，地水火風，還有個虛空，這四大都在虛空中叫五大，地水火風空。普通講四大，這是五大，不止五大，《楞嚴經》講七大，地、水、火、風、空、覺（我們感覺得到）、識（精神狀態這個意識思想）。地、水、火、風、空、覺、識七大，精神世界與物理世界綜合起來。他說這個地球上九大洲，九大洋，太平洋啊大西洋啊北冰洋啊，這些海洋同陸地，這個陸地譬如說有中國的亞洲啊，歐洲啊，美洲啊這些等等，南半球北半球，東半球西半球這些陸地怎麼來的？這個世界裏頭的衆生的共業。想念就是精神變成了物質所構成的，這是絕對心物一元論。這不是西洋哲學所講的唯心論了。所以一般把佛學打入哲學的唯心論，西洋哲學唯心論，不是這樣講，有不同之處。

這裏他講的這個世界的形成，陸地、海洋、乃至植物，高的是山，低下去是海洋。爲什麼這個世界佛說有那麼高山？有那麼深的海洋？有那麼多坑坑？有那麼多危險的地方？這個釋迦牟尼佛在別的經典上說，因爲這個世界上的衆生這個心地非常險惡，所以想澄成國土，有很危險的現象。有時候這個世界上衆生心很好平平的，所以有時候有平地。有時候心地偏高又起了高山，有時候想坑害人啊，想害人啊，比海洋還可怕，脾氣發起來比火還可怕。所以他說這個世界上這個山林水火是這樣來的。所以講西方極樂世界是一展平的，琉璃世界，平的，那走路當然不會跌倒，跌倒也在地上，沒有關係，都是平的，沒有丘壑。這個世界有丘壑，人心壞，人心有高高低低的不平之處，所以生出來有刺的東西，人生就有刺，也有好喫的，好的壞的都有。所以物質世界是這樣來的，衆生的妄想構成，構成了物質世界地面。譬如九大洲了，幾個大陸土地了，歐洲啊，美洲啊，亞洲啊，這些大陸的土地呀，都是想澄，還不是普通的妄想啊，就是等於我們打坐，心很難清淨，完全清淨下來，守到那個清淨空的境界，這個妄想澄清下來，這個還正是一個東西｛注：此句待定，錄音26分鐘處｝？正是物理作用，並不是說你得道了，這就是物理，你的生理調整好了。

打坐啊，拿中文文學來形容它四個字氣定神閒，氣定了，這個氣並不是光講呼吸之氣啊，生理上各種機能，氣定。神閒：精神很閒，悠閒了，這個是想澄的境界，不要認這個我已經得道的，這個正是妄想的根本之一。當然你認識悟到了可以用，沒有悟到了，用這個還是着迷，所以着迷了就只好離開了這個現實啊，專門守那個東西。想澄，最初的這個妄想澄境界構成了國土。「知覺乃衆生」，我們妄想堅固的構成四大的國土，海洋啊大地，那個精神世界就在這個裏頭。我們人譬如說假使修行，打坐，坐到了清清淨淨，空空，一個雜想沒有，一個妄念都沒有。你看成道了，得道了，一個妄想都沒有，你知道不知道清淨呢？我知道，昏沉昏迷一樣的也知道，知道了清淨可見這個清淨中間另外還有個知覺的作用存在。所以你覺得清清淨淨或者是光明清淨，或者是樂明無念，那還是感覺狀態，還沒有大悟呢，那是一部分。你知道了樂明無念清淨的那個知覺呢，這個不屬於清淨上面，也不屬於不清淨上面，這個東西知覺就是我們會思想的這個東西，乃衆生。形成了一個一個念頭連鎖性的，這就是衆生世界。那麼很短的這幾句話，如果研究起來寫論文啊寫一部書啊，每兩句話等於一個大題目，可以寫專書，寫幾百萬字的專書了。引經據典，哲學的科學的中國外國的一股邋遢寫下來，那就多了，大概意思，把這個交待完了。這還是文殊菩薩起來的總評論。他一上臺當主席啊，先說一個序言。一部書一樣先寫一篇序論。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

整個的虛空物理世界，精神世界，有些人學佛修道，修了幾十年功夫，或者修了好幾生才達到那個空的境界，空空洞洞，啊，真定啊，得道了。空算什麼？空是第一大妄念。但是也不錯了，這個妄念。「空生大覺中」，大覺就是代表自性，我們那個能知覺、能感覺、能生起精神世界、能生起物理世界那個自性叫做大覺，大徹大悟，大覺也是大徹大悟的那個境界。所以大覺在《華嚴經》上我們佛釋迦牟尼成了佛的有個總名稱，也可以稱成神仙。所以中國用不着彼此攻擊了，道家攻擊佛家，佛家攻擊道家，都不需要。神仙是分五等，鬼仙，那麼這一生沒有修好，不過修道有點成果，死了以後做鬼的時候，活着的，活在鬼道中這個鬼仙；進一步是人仙，活着人裏頭長生不老，還有點小神通，這是人仙；進一步地仙，地仙不同了，可以逆空飛行，不要買飛機票，乘空而去，可以駕風駕空都可以飛行自在。再進一步是天仙，天仙更高了。那麼這個真正的大成就真正成就等於佛一樣，叫做大羅金仙，大羅金仙這個神仙地位就高了。所以一般人修一點氣功啊，自己也稱爲神仙了，那就是臺語裏頭講這個傢伙好仙哪！就是這個仙，臺語裏頭的仙就是這個仙，所以這個「仙」字也代表神經兮兮的十三點，好仙哪，就是現在年輕人講的，帶點十三點。不過成仙成佛的人至少有十二點半了，有點莫明其妙的。大覺是指自性，「空生大覺中」，整個的虛空境界生在這個自性裏頭，這個範圍。

「如海一漚發」，整個的太空你看那麼大一個太空一個宇宙，象我們這個太陽系統，現在人類造出這個衛星放出去探討，當然還沒有摸到太陽邊上去呢，還在這個太陽。至於超過這個太陽系統別的太陽系統還談不上呢！你看花掉那麼久的人力還在空中在轉。所以這個虛空，整個的虛空象我們這個太陽系統一樣，有不可知不可數的數量，都在這個太空。現在佛說我們自性的本體偉大到什麼樣？「空生大覺中」，整個的太空生在我們那個自性的本位上。「如海一漚發」，等於大海里頭一個水泡而已，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那麼這裏假使寫成中文詩白話文，就加上「哎」嘆氣一聲，點點點點，點了好多點，就是哎哎哎一路嘆下去。有漏微塵國，何況這種世界上的土地。

所謂歷史，哎呀，我們有五千年曆史啊。古老的國家，印度、希臘、埃及，中國啊，世界上四大古老國家，起碼有五千年了，不知道，也許我們不知道幾百萬年了。歷史啊，而今安在？都哪裏去了？都沒有。等於我們現在，我經常說講到中國文化，故宮博物院，那是老祖宗的，不要丟人好不好？我們這一代有什麼呀？沒有啊！深宮有沒有博物院呢？現代宮呢？什麼都沒有，現代人叫做亂宮。所以世界上你看，全世界講人類世界史，從幾千年來多少人稱王稱帝，建立了多少國家，多少人又毀滅又沒有，就是《紅樓夢》上講的「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啊！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這叫做有漏之因，不能無漏，都有滲漏有缺點，有漏的意思是有缺點有缺陷。我們的物理世界的一切等等，有漏微塵國，微塵是形容。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過去很多啊。釋迦牟尼佛在的時候，在印度有三百多個國家，整個的印度。那個時候就是我們春秋時代，我們中國也有三百多個國家，那個時候的國不是現在的國家，那個時候稱國是個地，是個封號，等於現在講某一區某一縣，就是這樣。那個時候你象歐洲你象美國那個時候什麼影子還不知道啊？臺灣那個時候也許是猴子國啊什麼國啊？不知道，是生物世界。但是生物世界也是國啊，蜜蜂也有國啊，一個蜜蜂一個窩，它裏頭有一個王啊，那個蜜蜂王那個女王在裏頭的時候也同伊利沙白一樣的白呀！也很威風的呀！當然一個螞蟻，就是小窩裏的那個螞蟻王也很威風啊，這些都是國啊。你到夜裏你們至少看過電視上生物世界它每一類的衆生裏頭都有一個頭子啊，你看獅子出來有獅王，老虎有老虎的王，他都一個一個國家。象我們大家都是皇帝啊，坐在這裏很客氣啊，回家每一個人不是女王就是老王，門一關，回到宮裏門鎖了，然後叫孩子倒茶來，那老太爺回來了那個味道也是國啊，不過出來以後又到別人那裏做老百姓而已呀，這個世界國家多得很。這些都是有漏之因微塵國，那麼多的國家，微塵是形容，一顆灰塵等於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世界上有多少灰塵不計其數啊，那麼有多少國家也不計其數。

所以「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國土世界都靠這個虛空，如果虛空沒有了，虛空如果毀了，變成整塊了，變成實質了，不變成太空了，那這些國家也存不住了。所以注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他以這樣一個哲學的基礎，這個是個科學，是大科學，也是大哲學，講到宇宙萬有，天地怎麼開闢，萬有怎麼樣生起，一直到人生的境界幾句話說完了。所以我們這個虛雲師父啊，當年我們一起在重慶的時候，答覆某鉅公啊，中國第一人問他這個宇宙的問題，他老人家親手，我看他坐在那裏寫回信，我們就不去打擾他，結果後來發現他把這一段抄去，這個寫回信，那怎麼懂啊？那除了成佛。這一段是很難懂，宇宙萬有就是這樣緣起。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

「漚滅空本無 況復諸三有」

現在講到這裏，很容易懂，他說整個世界物理世界在這個虛空中，不過大海里頭一個水泡而已。這個水泡空了以後，空的，本來就沒有，空也沒有，這個水泡沒了。我們看大海上的水泡，水泡裏頭是空的呀，所以我們的太空就是也同這個水泡一樣，我們這個一切衆生就在這個水泡裏頭，讓我們這一比呀，不曉得哪一堆微塵而已呀！所以這個人生活在世界上，有什麼覺得了不起呢？那是微塵裏的微塵。「漚滅空本無」，本來就是都沒有，水泡沒有了，什麼都沒有。「況復諸三有」，水泡都沒有了，哪裏水泡裏頭有三有的世界？所謂三有就是欲有，色有，無色有，就是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就是無明。他說等到整個的宇宙毀了的時候，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何況哪裏有三界的存在？所以真的空並不是你有個空的境界，你們修行打坐坐起有個空的境界，以爲這個就是空，那是個小水泡裏頭的泡沫而已，沒有什麼。

「歸元性無二 方便有多門」

現在另起爐竈了，那麼好，這個道體我們懂了。現在我們一切迷晃的衆生要回到、找到那個生命的本源，找到那個覺海性澄圓。所以要修行，所以要修各種的方法，或者唸佛啊，打坐啊，練氣功，學瑜伽啊，學密宗，各種各樣的東西多了。哪個方法好？能夠悟道，佛說：「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不管你哪個方法，如果能夠找到返本還源的，找到那個本來的根根，找到那個東西，只要回家了，歸元性無二，沒有說哪個方法高哪個方法不高，不要做這個認識，只看你用得合適不合適。所以有些人修這個方法不對，別人修那個方法對了，這是別業的根器不同。所以歸元性無二，無二：沒有兩樣，沒有兩樣就是一樣，絕對的。方便有多門，但是你不能說方法一樣，方法也要選擇，一切的修行法是方便，這個方便包括哪個人用哪一種方法對，哪個人用哪個方法不對。那麼研究方法有多門，所以佛說修行的法門有八萬四千個，八萬四千，你看我們怎麼修得完呢！爲什麼有八萬四千法門？因爲一切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一念就是一呼一吸這個之間叫一念，一呼一吸叫一念，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對治醫治這個煩惱啊，因爲世界上修行方法有八萬四千法門，樣樣都可以成功，樣樣都對，樣樣都不對。所以說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這個方法也就很多。

「聖性無不通 順逆皆方便」

如果得了道的人，成了佛啊得了道的菩薩們看來，聖人境界看自性無不通，樣樣都是，魔法也好，佛法也好，邪門也好，正道也好都是道，聖人境界看來都是。等於這個虛空看這個萬有，樣樣都是空，都是我所生，補藥固然要生啊，毒藥它也生，美麗的圈圈要，醜陋的坑坑也不錯，都是它的東西，宇宙萬有。所以聖人境界是包羅萬象，聖性無不通，沒有哪一樣覺得對，沒有哪一樣不對；善人要度，惡人也要度，佛要度，魔也要度；是法平等，怨親平等，冤家和親人是一樣的，佛法講冤親平等。這個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順轉的，順着來，逆：倒轉來。都是方便而已，都是方法。等於現在有人問佛前面這個萬字究竟向哪裏轉？幾千年中國人說這樣轉，他說那樣轉，反轉來那樣纔對，好象幾千年都錯了，他不知道順逆皆方便。而且還有一個道理，根據易理天道左旋，地道右旋。順轉逆轉都對，要想由凡夫開始修成佛，迴轉之路---逆轉。要想由本體變成萬有是順轉，就是說生生不已向前面發揮是順轉，順其勢所動；返本還源是倒轉來轉。順逆皆方便，都是個方便法門，都是一種方法而已。所以這是文殊菩薩的結論。

「初心入三昧 遲速不同倫」

大家修行，這兩句話，上面一講我們沒的希望了，大家懶得修了，管他呢。這裏又有點希望了，初步修道學佛不要灰心，沒有關係，你想馬上成佛，沒有那麼容易呀，「初心入三昧」，只要你肯修最後都成功，只要歸家穩坐，最後都要回到原來那個家去的。「遲速不同倫」，有人成就的快，有人成就的慢，沒有什麼關係，各有前因莫羨人。這是我常常引用的我們中國古人的一幅名聯，一幅好的對子：欲除煩惱須無我，人生要想除掉煩惱，除非你大徹大悟明心見性，達到無我的境界，既然無我，哪裏還有煩惱呢？至於活着在這個世界上不要和人家起比較心。各有前因莫羨人：各有各的因緣，何必嫉妒人家？何必羨慕人家呢？各有各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一幅名聯，這是明朝人的名聯。欲除煩惱須無我，各有前因莫羨人。所以文殊菩薩告訴我們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這兩句話記住啊，尤其你們修行的同學記住啊，萬一老師一罵你，老師啊，不要罵，我慢慢來，遲速不同倫！他快他的，我慢慢來。遲速不同倫，不一樣的。下面文殊菩薩一個一個結論。

「色想結成塵 精了不能徹 如何不明徹 於是獲圓通」

注意喲，這兩個字佛學，它現在是歸納的，用中國文學的韻文，這種叫韻文，有音韻，不過他沒有用音韻，是詩詞體的又不象詩詞，所以變成佛教佛經的文學叫偈頌，不講音韻而有音韻的味道，不講平仄而有平仄的味道，濃縮的，使你容易記，容易背。要想背這個啊，最好拿一個兩片板唱那個口決，一句一句唱起來，那就很容易背了，你當佛經讀你永遠背不下來，你如果那樣一背啊，我包你三天背下來。這也是告訴你呀，方便有多門啊，真的，你說什麼哪裏讀書哪裏記不得，就跳起來記嘛，這一下就記得了。色想結成塵，色是色，

什麼是色啊？不是說男人看女人叫女色，女人看男人叫男色。這個色是有表色。色法要注意啊，已經講過幾次，怕大家不肯記，只好幫你記，紅黃藍白黑長短方圓大小等等可以表示的，色法裏的有表色。無表色：沒有表示的，抽象觀念，譬如大小，這兩個字原則上講還是無表色，怎麼樣才叫大？我們現代人，那個大、大、很大很大，表示不了的，不過人有個表示，好偉大，這個是表示，沒有辦法表示的故意弄一個表示符號，它也是無表色。還有呢？意識裏頭的色，上次也講了，我們思想幻想裏頭觀念裏頭有些色。所以總而言之這個色代表了物質的東西，在我們身體上面代表生理同整個身體四大構成的屬於色法，因此啊，這個人四大構成色法，這個人長得漂亮，好有姿色呀，就想了，所以漂亮也叫做色，所以好色就是好漂亮，嚴格的分類。這個色字這個東西，我們現在曉得、瞭解了，這個色是屬於物理的，在人的生命身體生理的。

想是思想，色和想兩個二是一，一是二啊。所以人，我們口乾了，坐在這裏坐在大家的中間，出來倒杯茶嘛不大好意思，不出來口實在幹，那麼坐在裏頭想想梅子喫喫，嘴裏口水多一點了，一想口水就來了，色與想兩連在一起，所以究竟哪個是先哪個後？很難！想和色兩關係很大啊，後面還有討論的。所以落於色就落於情，落於情者容易墮落，偏重於想就容易昇華。色想就是後天生命的一個是思想方面妄想，一個生理方面。色想就結成塵，這兩樣心物兩樣凝結攏來就變成塵勞世界這個塵，就是第三重的後天的世界，叫塵勞。

塵就是有東西。因爲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一點一點，一個一個原子啊核子啊，乃至細菌啊，細胞啊慢慢堆籠來，細胞細菌核子原子啊，佛學一個名稱叫做塵，叫做微塵剎土，要把它瞭解。現在時代不同了，不然你們覺得佛學是佛學、物理是物理，不同啊，一樣的，名稱表達不同。色想結成塵，精神和物質、知覺和感覺結合攏來，就有塵勞煩惱。所以年輕人想一個異性啊就想得睡不着，那身上起了一些怪事，色想結塵凝結攏來。所以古人言情小說就多了，勸君莫打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好象是悟道了的話，其實啊做歸做，自己還儘管去打，是這樣，色想就結成塵。一結同心解不開，不過有時候變成冤家的時候很容易解開。

「精了不能徹」，這個很難，所以我們現在修行最大的障礙是色法，你想念佛啊，想打坐我想放下，理想很容易呀，放不下。想在那裏打坐盤個腿，裝模做樣很容易，那個屁股坐不住啊，這都是色法。我想坐它一天或者三個鐘頭不動，你那個色法的屁股它發麻發痛，坐了半個鐘頭，我的媽，實在不行先下坐。所以這個色法很厲害，生理的障礙，那物質世界上這個物質的障礙非常難，你突不破的，所以精了不能徹。你要從這個上面去修的話，修行這個是很重要，但是修行一定要了，了這個色法了這個生理。不從這個裏頭了不能成道，

《楞嚴經》最後佛的結論，現在我先提出來，佛說的結論「生因識有」，這個生命來是一念動變出來，意識變出來。「滅從色除」，要想歸到了空，返本還源，先要把這個色身轉過來了再講，生理都轉不過來你說萬法唯心，你唯個什麼啊！所以這裏文殊菩薩，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須頓悟，事須漸修。還是一步一步做功夫來的，實際上還有兩句了，你記住這兩句也可以。理須頓悟，這個道理你研究了佛學悟到了，你功夫證不到空不了。講事實這個功夫一步一步求證的，你說空，你要空得了，你說四大皆空有什麼關係？那個肚子餓了你說你不要餓四大皆空做不到啊！所以色法很難哪！

所以文殊菩薩說：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你不要看不起色法啊，普通學佛的人一講色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談何容易！觀自在菩薩後面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它他倆個一體兩面。你怎麼能夠做得到？先要修得到，所以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因此你不能徹底徹悟。文殊菩薩在這裏說偈子很妙做結論。

「如何不明徹，於是獲圓通」。這個文字翻譯成中文，真佩服古人的翻譯的東西之妙，那一定是斟酌了又斟酌，研究了又研究。你看這句話，如何不明徹，他並沒有做肯定的答案，也沒有做否定的答案，它好象是問號，問你的問題，它好象又是答案，這個文字應用到這個樣子，文字所以叫文藝，文字已經到達藝術的境界，妙不可言。色想結成塵，因爲人有思想生理和心理的結合變成了一個塵勞的世界，精了不能徹，這個裏頭太深了很不容易徹底透徹。如何不明徹，真的嗎？如何是怎麼樣，爲什麼不能大徹大悟？爲什麼不能透徹的瞭解呢？換句話如何如果用「怎麼樣不明徹？」那就沒有意思了。中國字用古代的文理的方法「如何」，「如何」也可以翻譯成白話怎麼樣，也可以翻譯成不知道怎麼樣？怎麼不明徹呢？怎麼樣你都悟不了。爲什麼你悟不了？很好悟的啊。如何不明徹。注意喲，生命來就是兩性這個關係引發來的，最初這一段，要成道了道也最後在這裏了，不是說你得了道就能了，最後成就，破了這個最後一品無明，纔可以得金剛喻定，得那個永遠不變的定，破最後一品無明。最初的也是最後的，才能得金剛喻定，比喻象金剛一樣顛撲不破纔可以成佛，證得菩提，以教理來講，所以這個色法之難了。如何不明徹？如果你在這一關真透得過，你不要以爲我們老年了，坐在那裏，見色而不動心，那不是了！那不是你道德好、戒律好，你沒有本錢了，色法壞了。所以有本錢而不爲，這是戒律，我能夠殺人絕不殺，你殺我可以，我慈悲你那叫做不殺戒。所以我經常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兩句話我說你們不要隨便用，你們屠刀都沒用看過，那個刀一晃已經抖起來，何必放下呢？經常拿屠刀的人，他一放下了真放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把這個形容語句搞清楚。

所以文殊菩薩開頭告訴你，總批評，「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如何不明徹，於是獲圓通」。這個最基本，在這個地方爲什麼你不能大徹大悟，不能透過了物理的障礙、生理的障礙而成道呢？你過了這個，參透了。「於是」纔能夠，「於是」就是於是。「於是」很難翻成白話了，這個「於是」不能翻成「所以」，「所以」不對了。在中文這個「於」當然是虛助詞了，不過上古的古文這個「於」字，不是那麼念法，我們兩三千年《大學》、《中庸》裏頭「於戲」兩個字。這裏頭還有個笑話，我們小的時候讀書講的笑話，給你們插了，五六十年的事情。「於戲」 《中庸》、《大學》裏，「於戲」不能讀於戲的，那就是代音了「嗚呼」，現在讀成「嗚呼」，其實「嗚呼」也不能讀「嗚呼」，拿現在來講應該讀成「哎喲」，這是「嗚呼」的真正道理，「於戲」。所以講一個笑話給你聽，

我們小的時候，有個讀書人和和尚做朋友，他很討厭他當了和尚，故意挖苦他，他說你們出了家中國字都不認識，和尚說怎麼不認識啊？明明是「南無」兩個字，他們怎麼念成「那摩」呢？當然他不懂音韻啊，這個無字本來唸成「摩」，臺語的「摩」廣東話的「摩」，就是這個「無」字，唐朝這個「無」字念成「摩」，臺語廣東話就是唐朝的音。所以那個時候「南無」就是南摩，很簡單。後來北方的國語來了，所以變成南無，結果有些人改成南方沒有佛啊，「南無佛」。那麼道家的解釋啊，南方屬火，要把火性都滅掉了才能成佛，所以叫南無佛。這個解釋得都很妙，實際上就是翻音。所以這個秀才這個讀書人就笑和尚，挖苦和尚，他說你們字都不認識，明明「南無」兩個字，你們怎麼念成「那摩」呢？這個和尚這個法師學問很好的了，他說這有什麼稀奇，你也不認識字啊？那個《大學》上明明是「於戲」啊，你們怎麼念成「嗚呼」呢？所以你只要嗚呼嗚呼，我就來給你南無南無，就是你死了我就來給你念經了。你明明是「於戲」嘛，爲什麼讀成「嗚呼」？因此你只要到了那一天，嗚呼嗚呼，我就來給你南無南無。有這麼一個故事。

現在笑話講回來了，現在這個「於是」兩個字沒有辦法翻成白話，「於是」就是「於是」。云何不明徹，爲什麼這個色法這一關很難答覆。你看我們大家唸的《心經》，天天念，經常念：觀自在菩薩開始就告訴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法最難了，了了色法一切了，於是獲得圓通，如果你色法了了，轉化了色法，或者你生理轉化了，心理了容易，所以生理的障礙非常大。譬如我們活着這個身體，我們自己仔細研究，一天二十四個鐘頭啊，十分之九點五爲它在忙爲這個肉體在忙，自己沒有做什麼事啊！它要睡，你決不能坐；它想跑你還睡不着，一點辦法沒有；它餓了你非要把它填飽不可；它冷起來你非要把它穿上不可。有時候想起這個身體啊恨死了它，所以老子恨它，老子在道家說吾所以爲吾累者謂吾有身，若吾無身我有何患！他說假使沒有這個肉體，天王老子就我最大了，我沒有毛病。你看一天到晚爲它忙，穿衣喫飯，喫進去了，那你喫飽了就乖一點啊，它又屙出來，就麻煩，屙完了你乾淨了出來，它又要喫進去，二十四個鐘頭爲它在忙。連帶着的因此，求名、發財，功名富貴，男女飲食又跟着來，更忙。色法，它是個非常可貴的東西，它一迷途了以後啊，一迷掉，這個色法是那麼麻煩一個東西。不能了，此關不能了，成道無希望，所以這裏提得那麼嚴重。不過文殊菩薩對我們慈悲，沒有明顯告訴你，不象我講的那麼可怕----這個色法。色想結成塵，精了不能徹。如何不明徹，於是獲圓通。這個講開始修色法的困難，下面都有小字註解，配合二十五圓通講的。那麼小乘境界認爲用色法上了，悟了道，他說那個悟道色法不是究竟。小乘境界面對色法是逃避，等於宋朝那個理學家程顥講的話，坐上有妓，心中無妓。那是逃避，還不是最高的境界，因此它還沒有達到圓通。

「音聲雜語言 但伊名句味 一非含一切 云何獲圓通」

批評聲聞聽聲音，下面小字都有，我們二十五圓通講了，因爲字太小了，我眼睛懶得喫力了，不報告了。

「音聲雜言語」，它是從理上來。有些人講學理，聲聞羅漢小乘研究佛學學理講起道理滿盤是佛法，音聲就是說話的聲音了，把聲音構成了一篇就叫做文章，言語音聲所構成，音聲雜言語。

「但伊名句味」，結果象今天的佛法佛學一樣，變成哲學思想了，只在文字那個理念的範圍裏頭轉了，在文字上轉。所以你學問越好，佛學越高明是成道越難，被文字困住了。大家年輕同學最願意聽這個話，所以我們不要讀書容易成道啊，那又不對了。他說音聲雜言語，但伊名句味，名就是這種名詞、學理，學術上的名詞；句就是文章句子。他說所以啊從理論上研究學問入手的要想成佛也很難，只能變成哲學家學問家。「音聲雜言語，但尹名句味」，越鑽進去越有味，所以文學家這些人都很難成道。尤其文學啊，文學很容易接近道啊，可是不能成道了，文學這個業力很大，這個業叫文人慧業，所以古人叫慧業文人，這個業造得很大，你要曉得我們有時候一句話講錯了，害十個只是十個，一個文字寫下來寫錯了，那個時間無比，流傳，所有的罪過都在你身上。所以寫文章真的要注意啊，有許多文章實在不敢寫，寫下來收不回呀。所謂言出如劍，說話已經很難，這一句話講出來那個劍、子彈打出去了，有力難撥收不回，那劍比文字更可怕。尤其文學家哲學家學問家要想成道那很難，但伊名句味，被這個困住了。

「一非含一切，云何獲圓通」他說你從學理上、文字上入手，象聲聞道的人，只聽佛講法，講法就象現在你們諸位同學啊，手裏拿個筆趕快記，記錄好了光看筆記，叫做聲聞衆。不是自己悟出來，聽這個善知識講來，聲音聽到了，記下來的，啊，那一天怎麼講的，這個道理。將來，然後那個賣狗皮膏藥賣出來，然後做個沙龍巴士｛諧音｝賣出去，然後怎麼辦？然後當着年輕人吹，當年我們那個老頭子在那裏吹牛，研究《楞嚴經》，那你們還沒出生呢！你們將來會是這個樣子，這裏狗皮膏藥賣出去，將來沙龍巴士又出去了，就是這個樣子，永遠不能成功。

「一非含一切」，譬如我們講佛學「一既一切」，這個邏輯很通啊，也不通啊！一到底是一不是一切，一是一個東西，一切是包含很多東西，一是一併不是一切；一切是一切，一切不是一，也可以這樣解釋。第二個解釋，「一非含一切」，只從文字言語音聲入手，講道理入手，不能包含一切，有所障礙。你看他翻譯的句子之妙，後面是「云何獲圓通」，上面只有一個是「於是獲圓通」，色法。色法以後都變了，云何。「云何」也沒有辦法翻譯，「云何」如果勉強翻成白話，就是「你怎麼樣說」？「雲」是說話，「何」就是哪裏、怎麼樣。他說你從文字言語入手，佛學的理論入行，要想圓滿通達，成佛悟道，「云何獲圓通」，你說怎麼樣可以達得到？那麼這樣看文殊菩薩就否定了從文字語言入手不能成佛了？但是你讀書注意喲，他沒有完全否定啊！「云何」：你說怎麼樣？你假使把云何絕對當成否定的句子已經錯了，偏向了。

所以文殊菩薩在這裏講話非常妙，他是說從教理入手要想成佛成道，難！但是他沒有絕對的否定，「云何獲圓通」，你說怎麼樣？在這個裏頭怎麼樣能夠圓滿通達？能夠悟道呢？事實上也如此，批駁了，從文字言語理論入手要想成道很難，但是他也不能夠完全否定文字言語不能成道，那也不對，那就不是文殊菩薩了，那是殊文菩薩了。文字也可以悟道的呀！而且古今中外很多人在文字因緣上入道啊。乃至一句詩一個文言一個字，他悟道了。所以他這個翻譯的文章，「云何」，那妙不可言，你懂了這個呀，寫古文也好，寫白話文，你會寫文章了，好的文章不下死的字眼，不下死的句子，活的，如珠之走盤，象那個珠子在盤裏滾一樣，不靠死了、不落邊的，這裏通過就滾開了，怎麼樣看都對，好象怎麼樣看都不對。所以不管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隨便法文德文，最好的文學句子啊，高明都是如珠之走盤，活潑潑的。文殊菩薩在這裏用這個語句的翻譯，「云何獲圓通」，活的。如珠之走盤，千萬不要當死句來讀，你就把文殊菩薩的意義解釋錯了。那麼這個已經批評了用文字言語音聲，你光想思想講道理成佛證道很難。不是完全難，「云何獲圓通」，就是禪宗所謂你去參去，怎麼樣可以證到圓通之果。

「香以閤中知 離則元無有 不恆其所覺 云何獲圓通」

不是有位菩薩香嚴童子的報告，他的悟道是靠鼻子聞這個香。所以有人喜歡點檀香。譬如我有一位朋友，他不管如何，他讀書也好，他打坐也好，他隨時離不開檀香，一點檀香在前面他不要打坐，心境就靜了。我說離開香你就沒有道了？這個不能養成依賴呀。可是有人有這個習氣，所以香嚴童子二十五圓通前面報告的，因聞到香，聞到檀香的味，大徹大悟悟道了，所以以鼻觀入手，這個修行叫鼻觀，鼻子聞這個呼吸氣味入手。

那麼文殊菩薩對於香嚴童子的結論，「香以閤中知」，那個香的臭的這個味道，我們聞到，要「閤中知」， 那個氣味同鼻子的嗅味知覺神經兩個合攏來才知道。假使香在頂樓上燒，我們坐在這裏，香味和鼻子的嗅覺神經不會結合嘛，香臭我們不會知道。萬一香氣來了，香臭的味道，我鼻子嗅覺壞了的，或者鼻子發炎，嗅覺神經發炎，最香的也沒有覺得香啊，最臭的也沒有覺得臭啊。所以用鼻冠來修行，「香以閤中知，離則元無有」，香臭東西和你鼻子分開作用了，沒有香也沒有臭，那對象都沒有，你方法沒有，你怎麼修呢？「不恆其所覺」，而且再說香臭的味道跟鼻子那個嗅覺神經接觸才知道，我們腦子反影意識才曉得，嗯，好香啊！香不是永遠有，香和臭。況且你把喜歡聞香的人一天到晚給你點着香，你生在檀香樹的心裏頭去好不好？天天聞香沒有用啊，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啊，沒有氣就沒有用。「不恆其所覺」，它所以不是永遠性的，香臭是偶然碰一下才發生感覺。好久沒有聞到香味了，一聞，哎喲好香啊，天天在那個香水裏頭啊，很難受啊，並不覺得可貴！所以不恆，不是永恆「其所覺」，它的感受知覺感覺不是永恆。他說「云何獲圓通」啊？所以你主張用聞鼻子這個工具來修行，聞這個香臭的味道，用這個氣味的感覺來做修行的辦法，很難吧？你看看「云何」怎麼樣達到成道的境界？他沒有批評，實際上也批評了，這就是菩薩說話之高明，如珠之走盤，云何獲圓通。不過你說不可能悟道啊？可是原報告的香嚴童子這位菩薩，他說我是因爲聞香味而悟道的。

譬如中國宋朝個學禪宗的人，跟蘇東坡兩個齊名的，那個叫黃庭堅，就是黃山谷，兩個都是有名的大詩人，他是聞香悟道，有名的「聞木犀香否」木樨是桂花，不過和桂花稍有差別，在臺灣是一年四季有桂花都會香了，在大陸上非到秋天桂花盛開，那個香味真濃，真特別。這是黃山谷這一段公案，我們講香嚴悟道的話，這是在中國了，禪宗興盛，黃山谷跟晦堂禪師參禪，就是學佛，黃山谷文學很高啊，排名很大，官雖然不太大，很有權威啊，也不錯，名氣很大，當時一代的名人。跟着老和尚，老和尚不大理他，那古代禪師是所謂聲望威望，自己的平生威嚴很重，不管你什麼地位，法師見皇帝，出家人都不跪拜的，只是做揖而已，合掌而已，所以地位，古代的制度，所以晦堂不大理他，並不是說地位問題，他逼着他做功夫。黃山谷跟他很久了，很久了沒有悟道，也跟蘇東坡跟着佛印一樣，很聰明，學問好了，很難辦。有一天黃山谷就問晦堂師父，師父我跟你好久了，悟不進去啊，你老人家點我一下好不好？晦堂禪師就講：「你讀過《論語》沒有」？你要曉得這句話，我們現在問你們年青同學，問碩士博士大學生，我都問他無所謂啊，因爲實在現在中國人不懂中國文化的，《論語》沒有看過的，應該，看過了才叫稀奇。在古人從小考功名象黃山谷，從小五六歲，象我們五六歲當年就是背的《論語》這些啊，那是必讀之書啊，這樣等於挖苦他。黃山谷一代的成名的文學家，學術家，他說你讀過《論語》沒有？師父問黃山谷，「師父，我當然念過？。他說孔子說的：二三子，吾無隱乎爾。那翻譯成白話怎麼講呢？孔子傳道告訴學生，二三子，就是說我們現在講你們大家、你們諸位、你們兩三位、你們這幾個，就是現在「二三子」翻譯成白話「你們這幾個人」，天天找道，道在哪裏？我無隱乎爾，我沒有一點祕密遮瞞了，道就在這個日常生活中，都很明白，一點都沒有保留祕密，沒有想關起門來送個紅包才傳密宗，我沒有密宗啊，都是顯教，二三子，我無隱乎爾。因爲黃山谷學問很好啊，師父啊，我那麼多年悟不了，你老人家給我點一下嘛。他說你讀過《論語》沒有？他說師父啊，讀過了，孔子講的二三子，吾無隱乎爾，我哪裏沒有點過你啊？我到處已經點過你嘛，你不懂。所以黃山谷又喫癟了，這叫做喫癟，不響了。老和尚這樣一看他還不懂，這個和尚穿的真正和尚衣，長的，這個袖口那麼大，還要藏起還要轉起來，所以你看唱京戲就看到了，老和尚站起來拂袖，袖子一甩走了，慢慢就出去了，出了山門，悠哉遊哉。黃山谷叫禮貌也好，親切也好，跟在老和尚後面走，秋天滿山都是桂花木樨開了那個香，黃跟在後面，老和尚沒有回頭，沒有理他，不過他曉得他跟來。等到走在山裏桂花香最濃重的，他回頭問問黃山谷，聞否？說你聞到桂花香嗎？就問他，文字上記載「聞否」。當時講話就是你聞到桂花的香味嗎？黃山谷說：「師父聞到了」，晦堂禪師就回轉來盯住他，告訴他：二三子，吾無隱乎爾。道就在這裏，黃山谷因此悟道。聞木樨香否？如果諸位沒有木樨桂花，回去買一瓶香水，晚上凳子上一撒，算不定睡一覺明天就悟了。香味鼻觀可以入道，這個故事，所以提到中國的禪與文學的關係。木樨香否？這是黃山谷悟道的公案。二三子，我無隱乎爾，佛法是公開的，並沒有騙你呀。你問道，二三子，我無隱乎爾。就是這個道理。

# 楞嚴經講座 六十三集

---楞嚴經講座

這是文殊菩薩的總結論，關於二十五位修證圓通，就是修持方法，上次講到鼻觀，香味鼻觀的問題。

「味性非本然 要以味時有 其覺不恆一 云何獲圓通」

他現在討論的從舌頭嘗這個味道，那麼在二十五圓通藥師佛的修法，所謂口嘗百味這個修法，他說用這個舌觀。他說這個味道是自然化學的一種現象，世界上真正的味道是淡味，淡是本味是原味，鹹甜苦辣酸這些是變相、變味，所以真正的味性啊並非本然，一切的味都是變相的作用，不是根本，這是一種現象，變化的現象。而且我們喫味道的時候，喫一切東西的味道，

「要以味時有」，這個「味」是做動詞用了，要我們嘴巴喫東西嘗味道的時候才感覺到有味道。

「其覺不恆一」，感覺上舌頭的感覺不是一樣的，譬如我們喫菜喫飯，這個菜裏頭酸甜苦辣酸同時可以嚐到，沒有專一的，不合於本體。所以要想以此法門起修，而得圓滿通達證佛之果，

「云何獲圓通」！關於云何這個道理啊，我們千萬記住，文殊菩薩這句話不是做否定，不是說以舌觀來修持完全不對，當然比較困難，對與不對呢？在他的言句評論裏頭非常圓通，很高明，就叫我們參，由這一個方法進入，怎麼樣能夠證道？是比較困難的，那麼文字就是那麼簡單。

現在我們檢討這個人類世間的文化，所謂各種修證的功夫，拿現在的觀念就是說這些神祕學，最新的名詞，這些是有關神祕學的，包括密宗啊，道家啊，神通啊等等，那麼以及許多古今中外都有。譬如有許多人煉這個藥物修道，那麼在中國的道家藥物是屬於外丹，這叫外丹，完全靠藥物的。這種藥物而且多是最毒性的，所謂三英八石或者五金八石，都是礦物性的，大部分，譬如水銀硫酸啊，金子，銀子啊，鉛哪，都可以煉成丹藥。所謂中國過去練丹方面都是走這個路線的，在中國人文化來講是了不起的一部分，世界上全世界最初發現藥物化學這個科學的是中國人，那麼中國人這一部人藥物化學的發明，兩千年多前屬於道家的方士，在我們歷史上稱爲方士，所謂方士的意思就是方伎之士，這個方包括了方法，也同時是包括了藥方，伎：特別一種技能，方伎之士所謂方士。所以象鍊金術把黃金煉化，化了以後能夠做成金戒指啊金鍊子啊，打成各種形狀，這些中國發明最早的，這是全世界上科學上公認的。

那麼在我們過去並不是爲了應用科學而發展。中國道家的這一方士派的文化理想，即是要把身體這個生命永遠活着，變成金石之堅，所謂要鍛鍊這個筋骨五臟金石如黃金一樣如石頭一樣永遠不死，那麼就有各種的方法，大部分都是五金八石，也叫做三英八石，詳細的就很多。

譬如說有一位修道的神仙，所謂仙家寫了一首詩，批駁，剛纔因爲他問到這個三英八石搞不清楚了。這位神仙寫得挺有意思啊，三英八石法空空。這個方法是有，很難得做到真的。乞活何須草木中（就是靠藥來修長生不老）。我自煉心還煉骨，心頭熱血比丹紅。那麼這究竟是人中之仙還是仙中之仙的詩啊，不得而之。不過以我們人道的立場看修道的人這倒是很真話，這就是說他的立場，這一首詩在道家這個神仙的立場也是方士派。這種方士派不主張用外丹，主張煉內丹的。

所謂內丹靠自己本身生命的精氣神，鍛鍊成功的，所謂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最後成就了呢？變成散而爲氣，聚而成形，講起來幾句話，但是千古以來不曉得幾個人做得到的。那麼他站在內丹的立場批駁外丹的話，三英八石法空空，乞活何須草木中。就是人生的生命本身自然有長生不老之藥，所以說我自煉心還煉骨，心頭熱血比丹紅。這個意義非常深長。

外丹方面修法在我們歷史上，二十六史兩千多年，譬如說秦始皇當了皇帝以後，想求外丹長生不老之藥，漢武帝這些都是很有名的，秦漢兩代，跟着下來歷代唐宋元明清都有，因爲當了皇帝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慾望，天下一家屬於他的了，就想活着。所以當了皇帝要成仙了，那麼多半走這個路線，但是在我們歷史上所看到很多帝王修道家煉外丹都是給丹藥喫死了的，暴斃，就是沒有病突然之間死了，那麼拿現在講都是高血壓心臟病，修道的人結果都是高血壓、心臟病。不止這些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的名人還很多，譬如有名的反對佛教的韓愈，最後還是喫丹藥喫死的。譬如明代的王陽明先生也是喫丹藥喫死的，丹藥這個三英八石包括砒霜，有一點可以毒死人的，砒霜可以喫，王陽明先生吃了，晚年吃了很多年的砒霜，不過最後死的時候身體斷氣以後一身就變藍了，所謂變發青了，發青就是中毒了，丹藥中毒，很多名人。因此在中國文學上就講啊，本來想服藥求神仙，我們喫藥爲了成仙成佛，下面一句反被藥所誤，結果反是給藥喫死了的，太多，這些都是同舌觀有關係。

可是這一方面在整個中國的文化講對醫藥的發展，對於化學的發展、對藥物的發展那個貢獻非常大。所以那個英國人寫中國科學史的那位李老先生，前幾個月到這裏訪問，也特別到這裏，要談這個外丹的事情，後來時間很緊迫，很短，沒有跟他多談。這些藥啊，我們憑良心說究竟神仙的丹藥絕對是錯誤嗎？沒有錯，在我的看法。這些三英八石殺細菌。譬如砒霜，這個人的身體整個的內部啊都是一個細菌的世界，人身體內部沒有細菌還不大健康呢，譬如象小孩子有蛔蟲不大好，有時候偶然有一條蛔蟲還幫助你消化呢。反正人的身體整個是細菌的世界。

關於細胞究竟屬不屬於細菌的一類，如果我們拿哲學來講人的細胞組成這個身體啊，細胞也是細菌的一種，也可以那麼講。當然在科學醫學的分類很嚴格，不能歸納起來講。譬如人會生人，男人的精蟲女性的卵這個蛋，那麼是不是屬於衆生的一類呢？也是個問題。這個生命究竟怎麼一回事？反正人類到現在，不管是宗教不管是哲學不管是科學還沒有鬧清楚，還沒有搞清楚人的生命究竟怎麼一回事？當然現在已經到達了試管嬰兒了，不過試管嬰兒一來，科學家在擔心，將來這個世界上不是人了，不曉得什麼怪物了。那麼醫學到達遺傳工程了，遺傳工程很嚴重了，就是假使這個人老了，在後腦隨便腦子裏開個刀，抓出來一個細胞，這個細胞抓出來以後，東一捏西一捏再把它放進去，馬上返老還童，頭腦沒有記憶力，記憶力就有，可是這個人不是人了，這是人工造的人，那麼也是個機器人。所以以後的世界怎麼發展還真不知道，你要真瞭解了科學，就會覺得很有趣這個世界，也很可怕。

那麼道家呢？這些用藥物的，他也要改變人。有許多外丹象我們親自也嘗試過，並沒有關係。可是喫外丹的人喫下去爲什麼很容易死呢？這些皇帝、這些名人，喫外丹必須要闢穀了，到達了不需要喫飯了，拿一句文學的話來講就是不食人間煙火，那麼現在流行啊，尤其日本人把中國道家也推崇叫斷食，不喫飯。有許多人覺得很健康，其實可行不可行？今天順便告訴大家，不要隨便學，不是那麼簡單的。

譬如有幾位我的老朋友，過去有一位在臺灣修道，上海人，地位也蠻高，我們不講人的名字，也許在坐有人知道，我們是朋友。年紀，現在講我不知道，現在好幾十年沒有聯絡，也許在也許過世了。他修道家，那個時候民國大概四十二三年吧，我還住在基隆，他那位朋友告訴我他完全闢穀了，闢穀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吃了。我說太早吧？未免太早。我的意思功夫不到吧？那人講怎麼樣了不起。好吧，闢穀那就是他的事了。不久又傳來消息了，說進了醫院了。我說爲什麼？一條腿割掉了。我說爲什麼呢？他說闢穀出了毛病，不喫飯，不喫飯結果啊他是胃出血，內出血，內出血血液在內部出血。外出血了以後，上面吐血下面就拉血，那還好辦，明顯的；內出血在裏面出血外面還不知道。結果他內出血，因爲不喫飯胃就內出血啊，這個血液裏走到兩個腿，打坐在那裏走到腿上，這個腿是非切掉不可了，不切掉再過幾天，這個毒性這個血液中毒的毒性全身慢延就死了。

所以有些人修道家的譬如說提肛，提肛門，把大便，屁都不敢放，認爲放了屁漏了氣了，元氣漏掉，不管好氣壞氣呀，一味的夾緊，夾了以後往往變成了大便便祕，大便會中毒的，中毒了就很嚴重了，就神經了，就瘋了。那麼有些人練這個小便前陰，在醫學上叫前陰，練小便拼命閉氣，閉氣練久了，就是膀胱發炎哪，各種各樣的毛病都來了。

後來我在講這位先生爲什麼呢？因爲他不喫飯，我們這個胃啊橫着一個布袋一樣，吊在那裏，就是那麼蠕動，一個空的布袋一樣這樣蠕動搖動，搖動就是消化。那麼它有東西在裏頭才能搖動，抖動搖起來就是消化。你老是不喫東西了，它裏頭沒有了，它這個胃的動能還是一樣，慢慢動就縮攏來。縮攏本來是空空那麼搖動，裏頭有東西就消化，消化完了，那個渣子就過這一邊來，就向這一邊走，經過中間一節空腸，一節空的這一邊，透過了那個渣子送過去了，到大腸慢慢轉過來變大便排泄出來。它這個沒有東西里頭搖搖搖，這個胃就縮攏來，結果它還在搖，結果就變成自己摩擦了，這樣一磨擦擦久了，這個皮就破了，就是搓破了，搓破了這個胃就出血，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有位老先生，現在還活着的，人在美國了，在佛教界還是很有名的，領導青年大專青年的佛學是他開始入的，現在也九十多歲的老朋友了。有一次他來看我，他聽說你二十幾天沒有喫飯。我說是啊，這有什麼稀奇！他說你那精神百倍。我說那好得很，舒服得很，頭腦清楚不要睡覺了。人如果象你一樣，一天變成兩天，做好多事啊！我說我不是爲了做事的呀！你不睡覺不喫飯，想做更多的事，掙很多的錢，你這個目的就錯了，老兄你是個學佛的，怎麼亂講話呀？開玩笑。他就笑笑，大家談了。過不了幾天啊，大概十幾天啊，有個年輕學生告訴我，說老師啊，某某老師住醫院開刀。我說什麼事啊？他說胃部開刀。我說他有胃病嗎？沒有啊。他胃出血。噢我說他胃出血，他素來體質是很弱了。我跑到醫院去，他大概沒有告訴別人。我到了病房，我說你怎麼搞的？他說我胃開刀了，胃出血。我說你怎麼會有胃出血呢？喫長素啊。他說我學你學壞了。我說我沒有胃出血啊，你說是跟我學壞了。他說我看到你不喫飯，這個好啊，精神百倍，眼神發亮，一天換兩天用，我也回來不喫飯，搞了七八天啊出血了。我說老兄啊，我以爲你跟我倆講講開個玩笑的呀，這個事情不要玩哪，我說好了現在割了一半了，沒有關係，胃也很奇怪，好好保養。我說開刀了，好了，將來胃裏頭慢慢又會長成的了，又會好一點，自己會補起來的。就是這個人，不過現在還活着，也沒有關係，現在也九十多了，自己還在美國。

那麼這個道理就是說大家很流行斷食，斷食是應該，我經常勸朋友們，尤其我們大家現在喫得太多了，亂喫，營養太好了，營養太好出的毛病---短壽的。你不要看營養不夠啊反是多長壽，窮人多長壽，富貴人容易跑掉，喫壞了，喫死人不是餓死人。真正的餓飯還餓不死人，據我的經驗，尤其古人，我們前輩老師們告訴我，餓飯最難受是第三天，要死也是第三天到第四天。那麼我個人的經驗也是這樣，那是自己故意不吃了，第三天第四天是差不多了，自己準備要死了，躺在牀上把澡也洗好，準備餓死了算了，心安理得。你只要心安理得，不驚不嚇，當然要懂得服氣，怎麼樣胃還在喫氣，剛纔講過你胃還在動嘛，這個胃動嘛，胃裏頭沒有東西啊，你空氣把它充滿，是個汽車的輪胎一樣，它兩個不靠攏磨擦就沒有問題。你氣也不充滿，那餓的很餓，譬如說我們假使一餐兩餐不喫飯，普通人餓得很難受，那個並不是餓啊，並不是胃裏沒有東西，還有東西，很多啊，尤其中國人剩下了很多。這個是真的，

這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資料，我們抗戰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人打到後來沒有糧食了，沒有糧食，就把人屙出來的大便再經過化學的提練，把那個營養品提練出來，再變成一片一片可以喫。那麼德國人研究中國人喫的飯，多喫一點飯哪，尤其中國人古人寫信給人家，秋逢多粒呀，秋天到了，天氣不對，強飯，都是這種勸人家的。中國人請人喫飯不是喫菜啊，尤其鄉下人喫得越多越有意思。那個德國人拿來研究啊，中國人喫的飯譬如喫三碗飯，只有半碗多一點人需要，那一碗多呢？供養身上的衆生---細菌，還有一碗剩餘的都變成大便出來了。所以德國人說把中國人的，那個時候講五六億人口的大便提練出來做糧食，德國人還可以打仗維持三年的糧食，真的，這不是個笑話，在做科學的調查。

中國人就是愛喫，朋友來我請你喫飯，你不要請了我請你喫飯，喫過來喫過去喫死了的，真的呀，越喫多了，腸胃沒的休息。所以常常練瑜伽的人最好有一天能夠空一天腸胃讓它休息，是健康長壽之道。尤其諸位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我們做小孩子時候聽到老輩子講的話：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當然沒有活到一百，九十九也不錯了，就是說叫你不要過分。尤其吃了飯，晚飯，睡眠，我們中國人喜歡晚上又喫又鬧又喝酒，酒字下面連着的就來了---酒色，再下面財氣都搭上，酒色財氣來，不死何待呀！拿中文四個字，不死還等什麼呢？當然在等死，不死何待。餓不死的，我們兩餐飯不喫覺得餓，那個真有餓的感覺，那是你習慣性的餓。因爲我們人習慣了幾個鐘頭喫一餐，尤其我們鄉下人，在這裏還曉得。

譬如象我在家鄉，小的時候一天總要五六餐喫嘛，正食的，零食還不算數，象我這個身體大概自己喫壞的，一天沒有喫過飯都是喫零食，家裏這個兒子寶貝呀，尤其是一個兒子，口袋裏身上都是錢，要喫什麼買什麼，天天生病，後來知道喫壞了，自己也曉得。牙齒也喫壞了，十九歲這一邊的牙齒都沒有，撥光了。那喫糖啊什麼亂喫，飯是不喫，藥是當飯喫，零食當飯喫。正食我們喫三餐飯，上午十點多鐘有早點，下午三四點鐘又有點心了，晚飯當然還有宵夜呢，一天六次餐哪，那當然會喫壞了，腸胃不對。

所以到了真正餓飯呢，到了兩三天以後是清完了，這個時候一點力氣都沒有。真的會死，那麼你覺得我要死了，如果逃難啊，哎呀我不得了了，又冷又餓啊，那當然死掉了，這個死掉是心裏佔了十分之七，不是生理。如果很安祥，懂得練氣，不過你們有許多不要聽得那麼注意啊，馬上回去試驗，我不負責任的，我現在講是批駁批評現在有許多人流行不喫飯這個錯誤，並不是提倡，大家搞清楚，不要聽錯了話，你說又悟了，那你大徹大誤，耽誤了的誤。過了三天以後第四天一來精神百倍，那就精神百倍，那頭腦之清醒也不要睡眠了。腸肥腦滿，飯一吃了就愛睡，所以佛的戒律過午不食，是少昏沉，頭腦不昏，飲食喫好了，下面兩個字飲食就男女，連着來，營養太充足了，連着來。

所以腸胃清理了，慾望就減低了，智慧頭腦就冷靜了，生理上衝動的慾望自然減弱了，換一句話說把那些壞蛋包括精蟲卵蛋啊，把它餓死去了，餓了它就不作怪了，把荷爾蒙餓死了，這是說笑話的真理啊！所以這個不喫飯，這個道理就是功夫真正修練到闢穀，還喫不喫呢？淡味，本味，甚至自己覺得口水是香的，有檀香味，又香又甜很好喫，那麼這個以修道來講到這一步，那當然太太們面色都很滋潤，不要擦粉了，這叫做玉液還丹，道家叫做玉液還丹，常喫玉液還丹當然可以祛病延年長生不老。那麼我們普通人所謂有病了老化了，嘴巴津液就少了幹了，所以越到老年人，你看看老頭子老太太，有時候那麼個像，嘴都張開，他這個元氣沒有了，津液就少了。當然有些人講話連口水都噴出來，那個也是病態，那個不叫做玉液還丹。當然金液還丹那又是一個道理了，那更一個進步了，一步一步功夫的不同的。

那麼這種情形啊，都是剛纔我們講到舌味舌觀的一種，所以有些人專修這個玉液還丹就是這個味性的道理，這個裏頭包括很多，我們只講一部分。另外關於味性「要以味時有」，最流行的呢？

那麼我記得二十幾年以前，又是日本人專搞中國的東西，又提倡喫水，專喫水，只要喝水就夠了，這個有的，也是中國道家幾千年老修法，有些人闢穀專修水觀喫水，闢穀最要緊的，飯可以不喫東西可以不喫，水非喝不可，可見水大對身體的作用別有道理。喝水也有喝水的辦法，尤其是象現在這個水很髒了，我們這個水自來水是不夠乾淨的，這些都是關於衛生的問題。最近也有些人光喝水一天不喫飯，一天喝點水夠了的，也有些人。

不過我希望一般學佛修道不要隨便去搞這些方法，任何一個東西所謂中國功夫，昨天有兩個教授來談中國功夫一樣，中國功夫。這也是中國功夫之一，修道家的，這一類修道家功夫也不是獨門的方法，不是說一個方法就能夠成功的。不管學佛修道在我的觀念，推開宗教的立場不講，它是個大科學，必須要把它的理論懂得了，原理了解了，它的方式在古人講傳道，這個師傳，這個師承，這個老師的經驗口決，口決就是老師修持過的經驗都瞭解了，這個功夫把握住了，再拿這個身心來試驗，就是佛道兩家的功夫就是這樣，不要拿到一個方法拿着雞毛當令箭，好象就可以成仙成佛了，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那麼現在我們回覆到本經，《楞嚴經》上所講的，文殊菩薩做總結論，我現在給大家介紹有關於味性，用舌的味覺修道的世界上有很多的方法。那麼我們站在人類文化的立場來講，可見我們人類很會想花樣，想什麼花樣？人總在想盡辦法把這個生命怎麼活着，結果想了半天呢？猴子偷苞谷，最後還是要空手走路。那麼宗教家就說你不要怕死，死了到我天堂來，或者你不要怕死，我那裏有個好招待所，比天堂高明，叫什麼世界什麼世界的。所以每人開個觀光旅館，那麼問題都是要解決生命的問題。這裏所談的味性這個二十五圓通的，我們報告一部分，因爲現在從現象所瞭解的給大家講，有些社會上沒有發生現象，我一下也想不起來了，就叫大家小心注意，不能盲目的信迷信去亂說。那對自己過不去，劃不來的。

「觸以所觸明 無所不明觸 合離性非定 云何獲圓通」

色聲香味觸，這是講六塵的修法，二十五圓通。觸就是身體感受，接觸外界的東西。譬如我們講練鼻觀，練氣功就是一種觸。那麼還有些道家的功夫後來演變成武術的，譬如八段錦，易筋經，易筋經分好多種，都說是達摩傳授的，哪一種是真實的，各有各的理由。那麼有一種易筋經比較真實的，完全用觸覺來的，那修練起來很麻煩的，可是比按摩對於身體的健康起了很好的功效，這是一種方法。那麼有許多做內外的功夫，用觸覺來的很多很多，用感覺，譬如說修陰陽之氣了等等，都是用觸覺來的。

現在文殊菩薩的總評論，觸用感觸，身體的感觸來做功夫，想證得菩提，想成佛，他說這個有問題。

「觸以所觸明」，要對象，外界有相對，譬如我們做氣功必須要有空氣嘛，有相對的東西。

「無所不明觸」，假使沒有接觸一個對象，所觸的東西沒有，那就不叫做有感受了。無所就不明觸，沒有一個好的對象，那個觸的作用身觸這個作用就不容易達到明白的地方，不容易悟，所謂觸靠感覺來的。

「合離性非定」，一個東西譬如我們手捏到東西，冷的熱的是觸，觸覺，那麼彼此互相合攏來纔有觸的作用，分開了沒有觸的作用。「合離性非定」，它這個性能本身就是個現象，不是本體。所謂菩提大道求到宇宙生命的本體那個叫道、叫菩提，現象只是作用，一合一離，這個不是道。認爲這個就是修道，這個道的作用，利用觸覺來，我的功夫好，你基本就錯了。

「云何獲圓通」怎麼你能夠達到這個菩提大道這個路呢？況且色聲香味觸隨便走哪一個方法來修，往往人會被方法困住了，方法是個方便，達到那一個最高的形而上道的一個工具，結果許多人拿着工具當成了究竟，就犯這個錯誤。所以文殊菩薩也並不是完全否定觸受的作用，不過說「云何」，你看，怎麼樣能夠圓滿通達證得了菩提呢？你說他不否定嗎？他的確也包含批駁之意，你說完全批駁否定啊，那麼以觸法而成道的也是有很多人。所以我們看文殊菩薩這個偈子，上面總綱他有句重要的話，遲速不同倫，任何人學佛修道，成就得快、成就的慢各不同，根基不同因緣不同；順逆皆方便，正道乃至非正道都是一種修持的方便法門，不要被它所困。這是講到觸法他的討論。

「法稱爲內塵 憑塵必有所 能所非遍涉 云何獲圓通」

什麼叫法？「法稱」不要兩個字連在一起，法是一個名詞。我們說學法，現在中國人尤其學佛的人，跟哪個人學法學道變成一個專有名稱了。在佛學裏頭，講「法」字，什麼叫法？這個代表了一切事、一切理，一切的道理，換句話代表一切現實的、抽象的；那麼再說代表了我們內在思想的、感覺的這一切等等，所謂我們思維的法則，思想就是思維的法則，都屬於法。

法塵，法下面有個塵，紅塵的塵，法塵就代表我們思想所累積的，可以說同現在西醫學心理學所講，我們腦子思想有慣性習慣性，用慣了的喜歡用出來。譬如我們曉得在病理的心理的上，任何人有職業性的毛病。

我也向諸位報告過譬如我有一個朋友，也可以說學生輩也是朋友輩。兩夫妻，太太是做教員，做了幾十年教書，先生是軍人帶兵的。兩夫妻經常鬧小意見，到我前面來講啊。先生跟我講，哎呀，我那個太太，老師都是你做媒的。所以這個媒就是倒黴一輩子，媒就是黴。我說怎麼不好？哎呀，她教書教了一輩子，她看我就象學生一樣，我一回家裏，「這樣不對，你懂不懂」，講話就問我「你懂不懂？」把我也當學生看。我說無所謂，你原諒她嘛。這個太太也來講：老師，我的先生真沒有辦法，他帶兵帶慣了，回來呀，把我都當兵一樣，我有一點不對，「混蛋，你怎麼搞的」。她說完全是帶兵的姿勢。結果有一天兩人，我說你兩個誰都不要講誰了，都是職業病。那個當老師當慣了，同我一樣，「你懂不懂」？隨便什麼懂不懂，看學生都是不懂的，她那個職業病，腦子嘴巴都用慣了的。你說她絕對有意啊？沒有意的，等於罵人罵慣了，你這個混賬，那個混賬真是混賬的罵法，根本沒有心罵你的，混賬是代表了一切，好的壞的都叫混賬，它是個講慣了的職業病。

所以這個人性啊，思想所謂法塵，這個叫法塵，所以這個「法」字懂得，就是思維的法則，我們叫思想法則。

「法稱」：這個「法」的名稱，包括爲內塵，我們閉起眼睛我們腦子，乃至於睡眠會做夢，這個是法塵的作用，意識思維的習慣變成法塵，那麼現在邏輯哲學所慣用的名稱啊，就是意識形成了某一個觀念，我們過去叫意識的觀念，現在就稍稍改一點名詞時髦一點叫意識形態，如果你落伍了就給它騙住了，這個很深的學問，意識形態，我們當年學的只曉得觀念觀點，實際上都是騙子人的，觀念也好，觀點也好，意識形態也好，就是那個東西，思維的法則，在裏頭會想。用個新的名稱，用外文翻過來新的名稱，就亂搞一頓，那麼這些人爲什麼搞那麼多的花樣呢？也就是他法塵的累積，法塵的變化。

「法稱爲內塵」。我們大家唸佛打坐，閉着眼睛好象在修行，最難去掉的就是這個法稱的內塵，思想停不住，清淨不了，求清淨而不可得，求空空不掉。所謂法，一切法。譬如學佛，學了以後，不學佛本來蠻好，學了佛修行更困難，因爲加上了許多佛學的觀念，然後嗯，這個恐怕是第六識吧？第七識吧？第八識吧？第七第八、七七八八的他看都沒有看到過，他亂講一通，自己加上許多的觀念來了，懂了這個，「法稱」就變成「內塵」，很難清掃。

「憑塵必有所」，這個內塵就是說我們思想的習慣，還是靠一個東西起作用的，有所起的作用。思想是一個作用是個現象，那個能思想的不在思想。我們現在人有思想呢？透過了所，所起作用什麼？腦神經，沒有腦神經啊，這個思想的作用在這個肉體上的功能發不起來，至於說死亡以後腦神經壞了，這個思想法塵還存在不存在？存在，中陰身還存在，那個不同了，那是不靠這個機能，所靠的不是這個。所以我們現在活着這個生命這個身體，這個法塵所起的作用「憑塵必有所」，必須有它所依傍的東西，靠生理機能，頭腦清醒，活着腦筋還在，至少腦子裏腦細胞沒有完全死光，它還有一點點明明然的思想。

「能所非遍涉」，那個能思、能想、能知、能覺的，那個不屬於思想也不屬於知覺的上面，你先找到了能，才慢慢可以懂得道。可是凡夫一般人，所謂凡夫我們也是口語話講慣了，名詞講慣了，佛經所講凡夫拿現在白話的名詞來講就是通常的一般人，平凡的人，不是特殊的人。一般人能夠思想，假使找到了那個能夠思想的根源，不被思想的作用所牽涉的，已經很了不起。我們現在的思想是所思想，能思想的不屬於腦也不屬於心，也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心物一元，即空即有，不過這個形而上的理論就不多講了，大概大家也知道。

那麼「能」跟「所」，「能思想」跟「所思想」看起來很有關聯，實際它沒有關聯，爲什麼道理？「非遍涉」，不是普遍互相有關係。因我們這個思想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思維的東西，過了就沒有了，這個思想的東西一過就沒有，所以如夢如幻。你說我雖然沒有了，我再想又來了，那是第二重不是原來那個思想，那麼第三次再想又出來了，那是第三重不是原來的。那個能思想的「能」不屬於這個所思想，所思想是生滅心，有來有去，有生就有滅。

能思想的那個比較接近於不生不死。爲什麼我那麼講呢？能思想還不是道的根本，能所雙亡，那個嘛接近於菩提道了，菩提大道。現在，他講菩提大道，所思想的不是它。能思想和所思想的這個現象作用不是互相絕對的關聯性，所以象我們用思想來參究這個成道，要想證得圓通法門很難，要完全成佛大徹大悟它比較難。

那麼我們檢討，用思想的方法，大部分譬如專門研究佛學的人，經典佛學的道理非常熟，認爲把佛經搞懂，思想懂了，空就是空就是這個樣子，那是搞思想了，那佛學變成普通的學術，所謂普通一種哲學，就是種思想上的作用，沒有求證的可能。那麼一般學佛求證的，譬如後代的禪宗留下來的清朝明朝以後一直到現在，學禪的人要參話頭，乃至在日本更喜歡的參公案，老實講在玩弄思想，乃至所標榜的日本的曹洞宗，內照默默然，內照打坐靜坐在那裏默照，內照也是在搞思想，內照這些也屬於法塵之一。因爲我們總把眼睛閉起來似睡非睡那個當成清淨的境界，實際上《楞嚴經》的前面，佛講的很清楚，內守幽閒尤爲法塵分別影事。我們大家許多唸佛也好、打坐也好，做功夫都犯了這個錯誤，都在那裏內守幽閒，閉着眼睛，守着裏面清清淨淨。你說他有沒有思想？裏面正在開立法院會議一樣，討論的一大堆，空了沒有？淨了沒有？我氣脈動了沒有？又是光了，又是什麼了，把佛學的名詞記得的通通在那裏在轉，在開會議，都在法塵裏頭在滾。所以佛在第二卷講得很清楚，一般人，他說現前縱得九次遞定，這個原文，我希望大家年輕揹來的，我不曉得諸位原來聽的人在不在？好象中間換來換去，現在又不是原來聽的。現前縱得九次遞定，佛說的你就是現在能夠得到四禪八定，一步一步都達到了，功夫做到了。所謂修定的功夫，現前縱得九次遞定，內守幽閒，尤是法塵分別影事，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有許多修持的方法，都屬於意識狀態自己在搞，所謂第六意識自己在造作，包括什麼呢？包括道家，也包括密宗，包括許多修各種的方法的東西，都靠這個法塵在內塵裏頭在玩。所以以王陽明的觀點，當然王陽明的觀點不一定對，他最後他也學過佛也學過道，王陽明也得過定也發過眼通，發過神通。所以他在山上打坐的時候，三天以後朋友來看他，他早知道了。所以到那個時候，他老遠下山，在山角下等朋友，他說你怎麼曉得我來啊？他說我在打坐中早看到了。後來他都把它丟掉了，他認爲這些搬弄精神而已，非道也，王陽明的氣派到底還是很不同，這些是搬弄精神而已，非道也，那是有它的道理的，這是講法塵方面。不過當然王陽明不算到家的，這是我們所瞭解。現在這個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的修法，文殊菩薩都做了評論，至於哪一個是哪一個修法的主角，這本書下面我們過去也講過的，註解都有，下面小字都有，我們不加以報告了，大家對一下就知道了。那麼下面說眼耳鼻舌身意了。

「見性雖洞然 明前不明後 四維虧一半 云何獲圓通」

有些人靠眼睛修道的，靠眼睛，練眼睛的，那很多了。我們先講它的原文，這個眼睛看見這個作用，這個眼睛作用是看見東西，我們眼睛看東西呀，看到前面「洞然」空空洞洞看得很明白、很瞭然、很清楚。但是眼睛只看前面沒有辦法看後面，「明前不明後」。那麼四面八方，眼睛只看前方的四分之一項，我們眼睛只能看到這樣子，這兩邊不轉過頭來看不見。所謂四維四方，一半，因此用眼觀看的功能來修證這個菩提道，圓滿通達證得菩提大徹大悟境界，「云何獲圓通」，他說你參一參怎麼可能？那麼我們講，檢討這個見性拿眼睛來修道的這個方法也很多，譬如修密宗的有修託噶，藏文的名稱看光；那麼還有些呢？道家的譬如說採取日精月華，修練日月的精華那都是靠眼睛，有許多；最基本普通人類裏頭玩的催眠術，那基本先練眼睛，都要靠眼睛練的。所以這個並不是說這個功夫不好，順逆皆方便，這種功夫。但是靠眼睛修持見道證得菩提，那是有困難的。所以文殊菩薩也批駁了，云何獲圓通？怎麼樣才能證得圓通的法門？那麼跟着下來鼻息。

「鼻息出入通 現前無交氣 支離匪涉入 云何獲圓通」

這是講用鼻子做氣功的，由眼看，用鼻子做氣功的。做氣功的人，有許多修氣各種的方法，這個鼻子的呼吸啊，一進一出這個作用。所以我經常告訴一般同學們，一問他你做什麼修行？我們許多人修所謂小止觀，坐起來數息。小止觀初步依賴這個鼻子呼吸，聽呼吸來修。所謂小止觀有六個步驟叫六妙門，第一個是數息，第二個隨息。那麼先講這兩個，幾乎我問過所有修數息觀的人，搞了半天都在那裏數息，那麼數息方法很多了。一呼一吸他就數一，心裏記數，數二，再不然聽自己的呼吸，但是沒有做到過，隨息的人我都很少見。那麼假使做到「靜」，成功了的更少，從來沒有看到過，隨時幾十年當中。那麼我問了半天你修什麼？修小止觀。做的什麼？六妙門數息法。那麼坐在那裏數了多少呢？呼吸數了幾千下。我說你是學會計還是學統計呢？你數了一萬呼吸又有什麼用？充其量變成氣功。那你變成練氣功，練氣功還比練這個好，一口氣進來可以很長保持，一出氣的時候渾身毛孔都在呼吸，你也做不到。那個順其自然在那數，數了半天，不要說不能得觀了，得止都做不到，何況能夠得定呢？而且鼻子的呼吸它是生滅法，一進一出，它本身不是道啊！是利用這個呼吸的方法，先使你心靜下去，所以一數心靜了就馬上隨，隨就是心跟氣兩個合一了，就是道家後來的名稱，心息相依，心跟呼吸兩個合一了，合成一個了，變成一個了，心和氣兩合成一樣了，中間沒有雜念。然後氣住脈停，念頭也輕了，心也不動了，氣也不動了，這還是一半的工程，後面還有。結果大家數了半天沒有用，一個都不能成道，不要說不能成道，對身心都沒有利益。所以文殊菩薩在這裏同樣的，也批評了，

「鼻息出入通」鼻子呼吸之氣一進一出，要知道這是生滅法，這同形而上道沒有關係，這個修持的一種方便，那麼在佛學裏叫加行法，加行，加工的，借用這個工具來達到某一個目的的，達到證道的目的，所以鼻息出入通。

「現前無交氣」，就是我們呼吸一進一出兩個，進來的叫吸氣，吸進來是我們新的氣進來，吐出去舊的，所以道家練氣功叫吐納，吐納的意思就是吐故納新。把舊的髒的東西吐出來，新鮮的空氣吸進來，吸進來在裏面自己身體內部吸收氧氣。頭腦缺少氧氣就昏睡，所以大家在那裏剛纔空氣不流通，就打起哈欠來了，我在這裏一講就瞌睡，空氣難過極了，不流通，要氧氣。所以圓通一點，那邊窗戶也應該開了，不然人的頭昏昏的，不清楚，會打哈欠。「現前無交氣」。就是我們呼吸一進一出不可能停留在那裏，新陳代謝。

「支離匪涉入」，氣是生命活着四大里頭屬於風大的作用，支離破碎，支離是形容破碎，它零零碎碎的，認爲這個是道你就錯了，你要修道藉此啊，把身心鍛鍊下去，剛纔我們借用那一道詩，我自煉心還煉骨，那可以。借它在鍛鍊身心，是一個工具，如果認爲這個就是道，大錯而特錯，已經打了零分了，這個答案就錯了。所以文殊菩薩也告訴我們，靠鼻觀呼吸來修道的，「支離」枝枝節節的，兩個不相干。我們呼吸跟念頭是兩回事，跟思想是兩回事，「非涉入」它兩個彼此不關聯，他說依此來修道，想證果想證道悟到菩提大徹大悟，云何獲圓通？他並沒有否定不對啊，就是提起你注意，打個問號，看你用這個法門怎麼樣才能圓滿通達大徹大悟證得菩提。你怎麼做到？這是關於呼吸的。現在喫東西的。

「舌非入無端 因味生覺了 味亡了無有 云何獲圓通」

那麼剛纔我們也討論過，現在重複的說一下。有些人靠喫丹藥，靠各種舌根的修法，還有些特別的方法，因爲一般人不大瞭解，不需要去講它了，講它了更麻煩。講它呀，本來大家心裏頭很乾淨，一講把你染污壞了，所以不必聽它了。主要他講的原理，味道這個味覺靠舌頭靠味覺來嚐到。

「舌非入無端」舌頭的味道平常舌頭是沒有味，淡味。所以人生的滋味最好是淡，我們古人呢，拿這個道理變成人生的修養，一個人做人一輩子淡，能夠淡是人的本色，能夠做到這樣就成功了。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平淡。人生把自己做到平淡無奇，就是最大的成就了，所以人生最難得是平淡。因此講朋友的交往，我們中國文化的教育，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這是關於中國文化的人與人之間修養。這是關於中國文化，人與人之間的修養，那現在這樣講就聽的沒有道理。人際關係，很有道理，這是學問，很深的，換一個名稱就叫學問了。所以人際關係，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個中國人叫社會。所謂朋友之道就是社會，朋友這一倫五倫裏頭就是代表了社會，並不是說在五倫之外還要再加一倫叫社會倫，沒有這回事，那就是根本不懂五倫，朋友這一倫包括了就是社會。人與人之間，人際之間，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永遠是平淡，從認識開始，從小孩子開始，一直到老了還是這樣，不過分，那永遠是好。

所以孔子講歷史上一個人宴平仲，善於人際交往，久而敬之。孔子最佩服他，宴平仲就是宴子，宴嬰，歷史上有名，孔子啊，老子啊，他是宴子，齊國的宰相，有名的矮子，小矮子，長不滿三尺，歷史上有名，不曉得比日本那個矮人還要矮，可是是一個名宰相，賢相。和孔子倆個是好朋友，孔子很佩服它，所以宴平仲，善與人交，很善於跟人家做朋友，久而敬之，對朋友年齡越大，朋友往返越多呢，越對朋友恭敬，越講禮貌，越客氣，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越好，就是敬。所以我們經常講夫婦之道相敬如賓，永遠同講戀愛那個時候，男的你看這些年青人等女朋友，電影院門口買一張票站一個鐘頭，氣得要命，女朋友來了，一點都不生氣，「對不起啊，我有事。」「沒關係」。結了婚以後，那不揍死她纔怪呢！假使永遠都象講戀愛那麼兩方面相處，當然也不能光要求男同學啊，女同學也要注意自己啊，相敬如賓，敬，這個道理就是歸於平淡，平淡就是本分。淡與不淡是舌頭的味道，本味，世界上的本味就是淡。

講到這裏，又想起一件，道家有個修法，專門喫淡齋。在臺灣有沒有人試過不清楚，我最近幾十年很少聽到，在我們當年很多。有些人，這位修道的，喫淡齋，怎麼講？也不喫鹽也不喫糖，什麼味？飯就是白水飯，菜就是白水菜，什麼都不放，這個也叫持齋的人。當年我們沒有注意，也有覺的道貌岸然哪，也有老太太，噢，這是有道之士，她是喫淡齋的呀！我們聽到，好象小的時候肅然起敬，也搞不清楚，後來才懂。現在假使我知道有人，就要研究研究了，是不是會腸胃祕結？大便祕結？因爲裏面油都沒有，脂肪都沒有，很困難，是不是其他方面有什麼問題？要藥物來補充的？那古人我們那個小的時候，喫淡齋的碰到，還蠻多，現在很少見了，這一門教。有些聽了不要去試驗，千萬不要試驗。所以有許多故事啊，中國文化老的一輩子人不敢跟你們年青人講，講了以後你們就去摸，摸了以後又去創一教，等一下又變成什麼道，又報紙上當祖師去了，很可怕，現在人。

所以這個舌根的味道，舌入，他說舌根喫這些進來，舌頭「非入」不靠東西進來，「無端」那沒有理由，無端就是沒有頭緒的，講不出來，那麼舌頭本來味道是淡的。「因味生覺了」，舌頭來是淡的，舌頭的本味一天到晚是淡然無味。

假使我們早上起來舌頭覺得發苦，就是發炎了。或者胃有炎，消化不良啊，或者嘴裏每個人早上起來都有股怪味的，都是有問題，不是腸胃就是肝臟。如果一個人早晨自己起來，嘴巴張開自己聞自己，至少吐一滴口水在手心自己聞一下看，哎喲，人有什麼可愛？自己聞自己臭得要命，那個味道真是難聞，可是它是美容品啊。小姐們聽着啊，不要擦什麼珍珠粉啊，每天早晨起來，最臭的第一口的口水吐在手心，然後把它擦燙在臉上一擦，保你是美容品，一百天擦下來返老還童，比珍珠粉還厲害，真的呀，絕不騙你，這也是一法，我講《楞嚴經》隨便楞出來了。如果我要傳道，你沒有交一萬塊，我不會傳給你的，不要輕易看了，那是真的呀，這也是道家的人傳的。的確有作用，的確有作用的。所以擦臉並不是空的擦擦，一定要那個早晨的，那麼古人怎麼辦呢？所以說古人有許多女的修道，五六十歲的老太太看起只二三十歲的人，她有方法，這也是道家的。小姐們注意啊，都欠我一萬塊錢，七顆黃豆含在嘴裏，不過很難辦了，含着來睡覺，睡醒了，早晨那個豆啊在嘴裏有，胃裏頭，在腸胃內部就有熱氣，它自然融化，然後一咬就變成豆漿了，自己做的豆漿。可是那個豆漿加上自己腸胃內在的臭味和豆漿的臭味混合啊，自己吐出來味道之難聞啊！你反正練個氣功，不問不聞。這個搓燙擦臉，搓燙臉上整個要發電使它，先要從中間擦起，這樣擦出來，打坐以後這樣擦法，一直到耳朵，你修上一百天，保你面如冠玉，古文的形容，你的臉色象一塊玉一樣光潤，這也是道家一法啊！法門多得很，爲什麼帶出來？好象是笑話一樣，我剛纔故意跟大家開玩笑說是傳道。

因爲我當時聽來是一個老太太，是有道之士，我還特別去拜她，傳了很多法門。這個老太太據當時人告訴我說是貴州人，說她是個劍仙，不過我還沒有看到放出白光一道飛劍來。可是不管，我那個時候求道啊，何必考察？只要人家說她有道啊，我就跪下來磕頭就是。學完了，真的假的再說，自己的心裏這叫「和尚不喫葷，肚子裏有數（素）」的，一定何必要先弄清楚呢？學會了自己研究對與不對，這是學佛的精神，釋迦牟尼佛就是這個樣學的，知非即舍，舍掉，不對，不要就是，不練就是，所以知道的很多。那麼她的確，人家說她那個時候，現在想想還年輕啊，那個這個我們一聽，這個老太太六十幾，在我們看到好大的年紀呀，怎麼看起就是三十歲的樣子，那個臉型這個皮膚亮，就是這樣，那是我親眼看到，的確如此。那麼這個法門是她同我講的，她同我講了以後，我自己翻道書，古書上藥書上也看到。中國人所謂修道的人學佛的人有一句話，得訣歸來好看書，有了老師傳授以後，回來書就看懂了，不然看書馬馬虎虎就過去了，過去也看過，看過不留意它，所以修道的人有一句名言，得訣歸來好看書，纔看懂了道書，纔看懂了佛經，聽懂她講了才懂，這個經驗如此。

所以現在我們爲了舌頭啊，用舌頭講話又說舌頭，這是很殘忍。「因味生覺了」，這個舌頭的作用，因爲有味道纔有感受出來。「味亡了無有」，味道沒有了，舌頭本身是淡味，什麼都沒有。文殊菩薩說，客氣一點：「請問」，不客氣一點：「試問」，試問你們請問你們，在淡中間怎麼樣悟道？云何獲圓通？云何不是否定的話，不是批駁了說不對喲，也並沒有說對喲，這兩個字是用詞妙，妙到極點了。所以要你去參，在這個中間怎麼樣能夠圓滿通達？證得菩提。好，現在身體的修。

「身與所觸同 各非圓覺觀 涯量不冥會 云何獲圓通」

身體的修法很多了，身上修氣脈的呀等等。他說依賴身體的修，譬如我們現在大家修行，最喜歡談修氣修脈，把修氣脈當成道。氣脈是加行的方法，使身心健康了，你好參究菩提大道，證得菩提，怎麼去開悟？怎麼自己悟道！氣脈本身是一種工具，順逆皆方便。而且氣脈靠四大來的、靠色身來的，沒有四大所組合的身體哪裏談得到氣脈？所以有這個身體就有感覺，有了身體纔有感覺的作用。

「身與所觸同」所感觸的相同，觸就是碰到，就是感覺。

「各非圓覺觀」，他說身體啊同感覺，同上面講的感覺的作用一樣，感覺的作用靠身體來的，靠神經的反應來的。換句話身體就是肌肉神經細胞這些組織攏來，因爲是細胞組織攏、有神經就有反應，反應的作用就是觸，就是我們普通講感覺。身就是身體，就是細胞、神經、骨頭這些等等組合攏來。所以身體和覺受兩個同樣道理，相同，「各非圓覺觀」，身體也好，感覺也好，它不能夠圓滿觀察一切，它的功能有限度，身體的功能。

「涯量」，涯就是邊際，所以我們中文喜歡用天涯，就是天的那一邊，涯就是邊際。這個量就是一尺兩尺，一丈十丈八丈這是量，身體乃至於同感覺的作用它是有限度，不是無量無邊的，這是有量有邊的。「不冥會」，而且感覺跟身體。譬如說我現在不曉得外面氣候究竟是冷還是熱，我只曉得這裏的氣候，因爲我坐在這裏，沒有接觸外面的空氣。假使我到了外面去我才接觸到外面，喲，外面比裏面涼得多了，所以它這個感覺和身體各有各的邊際的作用，不能冥會。它要試試接觸才知道。不能在「理想」的境界體會｛注：南老師所講「理想」的意思應該就是「想那個理」｝，冥會：閉着眼睛瞎想一頓就可以體會得到，那不行的，那要實際的。所以拿身體來修持，要想證得菩提，云何獲圓通。他說怎麼樣能夠圓滿通達證得菩提呢？那麼我們今天剛好講到這裏，眼耳鼻舌身。

# 楞嚴經講座 六十四集

---楞嚴經講座

還在卷六，現在還在文殊菩薩的總評，二十五位圓通修持的法門，那麼到上一次爲止，由色聲香味觸法，到眼耳鼻舌身。現在就是意，意根，這個意根的修持，譬如我們說唸佛是意在唸心在唸，所謂講意識這個心啊，真正用法就是意，這個意在唸。譬如參禪也是意在唸意在參，一切都是意根的作用，意根的作用很多了，老實講所有的做功夫包括練氣功了，各種方面都是這個意根，就是這個意起作用。現在文殊菩薩批判的是專指這個意根的修持，譬如我們講佛教的教理講正思維，思想就是意識在思想，那麼我們一切的思想都是意識，意識作用，所以除了感覺這個四分之三屬於身體的反應、神經反應，感覺變成知覺知道了，譬如天氣變了，我們身體就有感觸---觸覺，觸覺起了感覺作用以後，我們知道冷，冷到什麼程度，熱，熱到什麼程度，這已經是意識的事。所以意識屬於知根，在知覺方面的。現在評論知覺修持的作用。

「知根雜亂思 湛了終無見 想念不可脫 云何獲圓通」

這是文殊菩薩的總評，他說「知」，我們這個思想方面意識這個知，知覺這個作用，知根，知就是外塵，知道這個知是外塵，知的根就是意識。我們普通在哲學來講叫做意識，在科學來講意識狀態---腦子的反應，所以知根的意根是由腦子，腦的神經毀壞了，或者腦的氧氣不夠了，知根死掉了。那麼這個人譬如說上了氧氣了，他意識已經渙散了，腦子神經壞了，可他還活着，那麼現在新名稱這一類人就變成植物人，變成植物一樣，植物有生而無命，沒有思想。所以這個知，知覺的是意識作用，意識的根---腦神經，那麼拿現代觀念我們更清楚了。所以整個佛法講唯心造不是指的心臟，也不是指的腦神經，這個唯心這個心字包括身體同思想、物質同精神、生理和心理總合起來叫做心，並不是說心臟，心臟不會思想，它是個機關的總機構，管血的總機構。腦子管思想，西洋人就叫腦子，中國人講心，整個綜合起來就是一個心，心物一元的心。所以我們現在的思想是知根，知根腦神經，知根腦神經的作用這個根嚴格講起來就是一個假設的假想的，有這樣一個東西能夠有知覺，他說我們用知覺來修行，各種方法都是用知覺想象的，譬如密宗的觀想等等，參禪，唸佛，道家的練丹很多很多，大部分，我們大部分人類的思想哲學，這些思維的邏輯都是知根的作用。

「知根雜亂想」，這個知覺部分不是單純的，它是躁動的，一下這個思想用了呢，當我們剛剛肚子餓了，同時也會想到怎麼樣去買股票怎麼發財，或者是做什麼壞事，喝點酒就想到色，酒色財氣一起連着來，它亂想，知根是雜亂的。

「湛了終無見」，假使我們追求自己內在思想，這個每一個人思想在哪裏？到了最後追根的時候，思想本身空的。譬如我們任何腦子裏思想，它沒有辦法停留的，留不住的。譬如我常說有些人打坐，所謂靜坐想去掉雜念妄想，那是自己在那裏找麻煩，雜念妄想不要你去它，它來去你的。哪一個思想能夠停留住？留不住的。

尤其我也常常出個題目問大家青年同學們，我說你有沒有把握明天早晨睡醒了第一個思想是什麼？而且我們早上眼睛還沒有張開，思想先來。這也是個問題，先醒瞭然後有思想，還是先有思想然後醒了？這個問題，保留在那裏，大家回去參參做個答案。人睡着了是先思想先休息了睡着了？還是先睡着了纔沒有思想？這也是個問題。一個學佛修道的人，在現在時代不同，這些問題要搞清楚，不然都在那裏盲修瞎練，自己覺得在做功夫。所以王陽明這句話講得很有道理，自己認爲修煉做功夫，是搬弄精神而已，那一點都沒有錯，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解決了才知道什麼叫修道什麼叫修行。

所以講到思想的本身，我們這個思想坐在這裏，我們也提過好幾次，佛說的一切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什麼叫一念？一呼一吸一個呼吸來往一呼一吸叫做一念，一呼一吸叫做一念，其實我們人的思想在一念裏頭不止一個思想，太多了，自己不知道。譬如我們經常寫字，當你手裏在寫一個字，這個字沒有寫完，你曉得自己腦子裏很多的思想都跑過去了，思想快得很。所以有時候一個腦筋靈敏的人寫文章有時候很痛苦，自己把握不住，這句話剛剛寫完，自己裏頭腦子裏頭很多好的思想都跑掉了，這個思想是非常快的。

所以「知根雜亂想」，你要追究這個思想，「湛了」象水一樣，湛就是澄清下來，把心境寧表下來，清清湛湛心裏很清淨的時候。不過這個境界在一般人是做不到了，思想真的哪一個清淨過？沒有。等到如果有一個人有修養，做到了思想不是停止，你要曉得佛經文殊菩薩用的字，高明到極點，思想沒有停止，「湛了」湛就是清清湛湛，那個混濁的水完全把它澄清了；「了」，這個「了」字不是完了，是「明瞭」，看得清清楚楚，這個經典上「湛了」兩個字的瞭解、解釋。所以我們追尋自己的思想，當你在清清湛湛明明瞭了的時候，找自己那個思想的根根，根本找不到的，思想的本身來無蹤去無影。

也就是佛在《金剛經》上說無所從來也無所去。每一個思想你說從哪裏來？找不到來根，這個思想跑到哪裏去了？也沒有去處。那麼假定以《金剛經》佛說這兩句話來講，無所從來也無所去，我們思想好象很神妙。大家唸了佛經沒有加以研究，加以研究佛說這兩句話一點都不神妙，無所從來：沒有來根的，換句話再拿中國話來講，來從哪裏來？來從來處來。

等於我們在杭州看到有個冷泉亭，西湖上靈隱寺，杭州那個大廟子，前面有個風景，一個亭子，山裏頭，那個山峯特別叫飛來峯，據說在印度飛來的，所以叫飛來峯，這個峯頭一個亭子叫冷泉亭。古人有一幅對子寫得很有趣：「泉是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這個話，古人寫這幅對子有點懷疑的，這個山峯真正從印度飛過來的嗎？真的嗎？

所以清朝的時候浙江有名一位學者才子，他帶他的孫女到冷泉亭去玩，這位小姐文學很高。他爺爺就問她，「這幅對子很好啊，你看呢？」她說，「不好」。她說：「爺爺，不大好」。他說：「怎麼？要你的想法」？她說我做就不同了。爺爺就問這個孫女，你要怎麼做？她說「泉從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是很好，泉從冷時冷起，何必問幾時冷起啊，時間無定；峯從飛處飛，那個飛的地方就飛來了。

我們看看這幅文學的句子，我們想想自己的思想，佛經《金剛經》上講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思想莫明其妙來了，莫明其妙過了，也是「冷時冷起、飛處飛來」。我們再進一步檢討自己這個思想，佛說無所從來也無所去，就是根本沒有來去之相，沒有來去現象。所謂來與去，這個思想有了叫有，去了叫做空，空跟有、來和去都是人爲的思想的假定，那麼所謂念頭思想的來去它沒有動過，在本位上沒有動過；來了也在這裏，去了也在這裏，沒有動過。要在這個地方入手，才知道「知根雜亂想」。

湛了：當你把思想的根根追究一下，清清湛湛明明瞭了，「終無見」,它來無所從來，來從來處來起，去從去處飛走，根本就無根的，「湛了終無見」，思想沒有影子。所以人你說這個人很好幻想，嚴格講起來，人自從生下來到現在每一天都在幻想的，沒有一個想是事實。

所以我經常說啊世界上什麼最美？你知道，最得意最美的東西是理想最美，理想變成事實一點都不美，想象自己那個前途那個光明，坐在那裏都笑起來，前途無量後途無窮啊。真達到前途那個境界一點味道都沒有，想象中很美。所以什麼東西追不到是最美的，追到手一點意思都沒有。可見人的幻想是真的，人都活在幻想中，沒有一樣是事實。你說成仙成佛，現在想想，我假使成了仙成了佛，啊，無法形容，只好「啊」，那個味道之好。真成佛成仙了很痛苦啊，煩死，要度衆生，多忙啊，那個現實境界並沒有比幻想美，最美的是幻想，這是講人生境界。

所以講佛、道的境界呢？文殊菩薩一句話說完了：「湛了終無見」，一切都是幻境，沒有一個叫現實的，這個現實這個名稱是人爲假定的，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把握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一件事可以把握的，永遠變去了。所以思想的本身「湛了終無見」。可是你說它，它既然無根的了，泉從冷處冷起，峯從飛處飛來，本來沒有根啊，你說無根啊，它就厲害得很，

「想念不可脫」，我們理論上認清楚了，在實驗上也認清楚。這個思想本身沒有根，可是我們這個想念能夠思想能夠起唸的這個東西就脫不開，換一句話人生不能得道，得道成道的目的就是解脫，解開了脫開了這個煩惱。我們始終解脫不了煩惱，被想念所困。那麼這個道理呢？

我們看到中國一部小說。學佛修道的編出來一個猴子孫悟空，孫悟空啊大鬧天宮最後跳不出來如來的手心，這個如來代表心，這個如來把手心一翻就把孫悟空壓下去，壓在五行山中。就象我們一樣，我們在五行山中，金木水火土就是心肝脾肺腎這個肉體壓住了，只露個頭出來，一天喫點鹹鹽，燒熱了那個鐵的中國鍊鋼廠的熱湯給它喝，我們喝的都是熱湯，喫的要燙的，越燙的越舒服，孫猴子就在那裏。後來在裏頭沒有人救他，觀世音菩薩在山頂上給他貼了一個咒語，一個符咒。後來唐僧來了，孫悟空說你救我，把我救出來我就拜你爲師，保你到西天取經。怎麼救呢？山頂上那個觀音菩薩貼的頭頂上，山頂上有個條子，那個咒子，你把我那個撕掉我就出來了。所以修道這裏打通了，恢復到嬰兒狀態嘣嘣跳，他就跳出來了，跳出來了孫悟空大鬧天宮。那麼佛就給他一個緊箍咒，那麼這樣箍在頭上，這樣箍着，一摸沒有，可是他不聽話，這個師父把緊箍咒一念，它就在地下打滾，它的本事都沒有，頭痛得要命，咒子不念他就好了，這個大家都知道。最後到了西天，所謂取到經了，後來都成功了。猴子跑到門口一想不對啊，這個老和尚釋迦牟尼給我帶一個緊箍咒，這個東西解脫不了永遠是不行，受它統治啊。所以跑回來說：「佛祖啊，你給我的任務我已經完成了，你可沒有對我交待啊」？佛說：「什麼事啊」？「你把我頭上那個緊箍咒給我拿掉」。佛說：「我幾時給你帶了緊箍咒」？「你給我帶的呀，我師傅一念咒子我頭痛得要死啊，什麼本事都沒有」。他說：「你摸摸看，你頭上有什麼緊箍咒啊」？他一摸真的沒有，他就笑了。

小說這樣寫，我們大家都戴的堅箍咒，自己弄個圈圈自己套，然後想盡辦法自己總是解決了問題，然後想你看我的本事多大，這樣痛苦事我自己能夠解決，孫悟空的緊箍咒，自己套自己解。佛沒有給你帶上，魔王也沒有給你帶上，所以佛說我沒有給你帶啊，你摸摸看你頭上沒有緊箍圈啊。他一摸是沒有，這個說明瞭人的煩惱，「想念不可脫」，這個緊箍咒。這一念念想，自己要懷疑那個事情，越想越怪，懷疑那個房子有鬼呀，呵，越看越象。越看越出現，就是自己戴的緊箍咒。所以他說用思想來修持，本身想念就是根本大煩惱，想成仙成道想成佛，又想修神通，又想練氣功，都是自己在那裏帶緊箍咒，所以思想的本身這樣。

因此文殊菩薩說，「想念不可脫」，自己始終被這個思想，知性的，現在漂亮一點的術語，感性的、感情的。我們以前叫感情，那就一聽落伍的，老頭子的話：這個東西很有感性啊，好。現代的話：這個東西很有知性啊，哲學家。都是放狗屁，編一些名詞啊，世界上的學問都是編名詞來騙人的，也是屬於「想念不可脫」。脫了這些想念，我們這個意境的本來很清淨，「湛了終無見」清清湛湛。

所以文殊批評用意識思維狀態來做修行的這個總綱這個法門，他提出來「云何獲圓通」。文殊菩薩並沒有批駁說意識思想不對啊，只是提出問題問我們，你看在這個中間你怎麼樣能夠得道悟道？圓滿通達？而且你自己問題沒有解決了，這個方法不對的，解決了這個方法沒有說不對，他也沒有說對，「云何」兩個字要特別注意。現在把眼耳鼻舌身意都講過了。因爲我們人要修行嘛，修行等於我們這個古時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做工的人要想把這個工程做好，必須要把工具準備好。所以我們要修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必須要把修行的工具準備好。我們是個人，修行靠什麼工具啊？你說去找一個名師，磕個頭，求一個口訣？修行離不開用眼睛用耳朵用鼻子用嘴巴用身體，它離不開這六樣工具嘛，外面的工具六樣色聲香味觸法，本身的工具六樣眼耳鼻舌身意。一個一個文殊菩薩都批駁了，都不能獲圓通。那麼現在又起來了，又講眼耳鼻舌身意的。就是見。

「識見雜三和 詰本稱非相 自體先無定 云何獲圓通」

譬如有些人練眼睛的，學神通啊，學催眠術，先練眼睛。有些學武功也是一樣，尤其是學武功，現在很少看到真的武功了，真的武功不管你學哪一種拳，內功外功，先要練眼睛。你跟人家倆打架，還說等一等，我要八百度近視眼鏡戴上再來，那來不及了。眼睛練的時候，拿水龍頭噴，噴那個水衝過來眼睛瞪開，不動的；以前人都拿那個掃把在前面，這樣耍，眼睛不動的。所以練武的人死了，給人家殺死了，眼睛還是張開的，不閉眼的。象我們現代化的拳術師啊，多半戴了八百度的眼鏡，眼睛不看人就會打死，很高明。這個眼很重要。

但是眼睛我們曉得，這個眼睛不是看，是個照相機，眼睛同照相機的原理是一樣的，我們眼睛同照相機看那個東西是倒的，這個焦點交叉的，到了視覺神經到了後腦，那才變成正面，照相機的原理也是這樣，同眼睛一樣。所以眼睛本身不能看，只能照見一切相。意識也不能看，眼神經看了東西交待給意識了，腦神經意識，意識曉得這是人這是狗這是男人這是女人這是老頭這是老太太，意識在起分別，眼睛不能起分別。所以眼睛看東西，象佛學的道理，要九個條件才能東西啊，聽過唯識的都知道，眼睛前面沒有空間、沒有距離、蒙起來看不見的，要有距離，要有光線，要有眼睛，還要眼球不壞，還要眼識，要九個條件才能看東西。耳朵只要八個條件，耳朵不要光線，也要有距離，距離太遠聽不見聲音，其他的要七個條件，身體的感覺什麼等等。簡單的說眼睛看東西三個條件，詳細是九個，要對象，沒有對象你看個什麼？你說沒有對象看虛空，虛空就是對象。要眼睛，要對象，中間要眼識，眼睛這個意識作用才能看東西。

所以用眼睛修練的方法，「識見雜三合」：眼識、同看見這個對象、同眼睛的關係雜攏來，三個和合，三個因緣湊攏來，人才能看東西；有對象沒有眼球了，眼睛壞了，看不見；有眼睛瞪得很大，對象也有，可是眼識這個意識死亡了，人斷了氣眼識離開了，雖然眼睛瞪大有對象看不見。至少三樣東西，「有對象、有眼晴、眼識」，三樣和合我們眼睛才能看見東西。

「詰本稱非相」，我們眼睛看的東西是真的嗎？不是真的，都是假相。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看過真東西是什麼，世界上沒有真東西，所以那學過物理的也懂得，世界上一切物體，我們看這個茶杯大家看，所有人都看到是個化學的茶杯，如果嚴格拿儀器來檢查，每個人眼睛看得兩樣，不一樣，大小方圓長短顏色感受都不同，譬如一個色盲的人看這個顏色不是這個顏色；近視眼的眼鏡拿掉了看看也不同，那個朦朦然前面就是個影子啊，多大也搞不清楚；遠視眼也不同；老花眼又不同，所以全體看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沒有一樣，沒有一個人看的相同。所以人看世界上的東西看的都是幻相，沒有真實，沒有個真的。

再說眼睛看東西有個美醜這兩個觀念，世界上哪個人叫漂亮？哪一件事情叫好看？我到現在是搞不清楚。我常常說有緣就漂亮，我喜歡就漂亮，不喜歡的她再漂亮就是不漂亮，這個美與醜沒有標準的，沒有標準啊！中國人土話講「牌打一張，色中一點」。哪個有標準啊？打牌一樣，四個人坐上桌子來打牌，每個人有贏錢的把握，四個人有輸錢的希望，究竟誰贏呢？有一張不可知牌不曉得到誰的手裏，就贏了，就是這一張牌打出來，牌打一張，色中一點。我們看這個人好討厭，那個鼻子象大蒜一樣，那個愛他的人，我就是喜歡喫大蒜，那有什麼辦法？這個是緣，心的作用，不是真正有個什麼美與醜，一切的事情都是這樣。

再說我們的眼睛看是非，有些人說我親自聽到的。我說靠不住啊，聽到不如看到，有時候親眼看到的事情都弄錯了，不要說聽到，親眼看見的事情都弄錯了的，不會是真的喲。看到菩薩看到鬼，真的呀？那是你看見不是我看見，況且你看見的菩薩是那樣，我看見的菩薩是這樣，一切唯心所造。自體無定論，一切都是幻相。

所以以眼識來起修啊，文殊菩薩的結論：云何獲圓通，獲就是得到，你看你怎麼樣能夠用這個方法怎麼樣才能得道呢？問號，問你，要你自己做答案，他並沒有說不對也沒有說對，所以用眼睛修也不適合。下面批駁用耳根聽聲音，聽力瞭解的。

「心聞洞十方 生於大因力 初心不能入 云何獲圓通」

這個就牽扯到普賢菩薩的境界，這個特別給你們介紹一下，真正學佛的人，尤其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喜歡標榜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不管你學顯教，密宗，淨土，任何一宗，第一步先要修《華嚴經》所講的普賢行願品。就是人先要發大願，大乘菩薩是犧牲自我入世度人，處處能夠犧牲自我，處處利他利人，這是佛學的精神。不要說光想學佛打坐啊，嘿，我在修道你們不要吵我，這個已經是小乘境界了，都是利他的，要普賢行願。所以我們佛教的表相普賢菩薩騎着一個大象，所謂六牙白象，印度的交通工具，象力氣最大，在中國北方是駱駝，南方是水牛，力氣大的，所以《法華經》叫大乘叫牛車，這代表什麼呢？所謂大乘的精神四個字拿中文：忍辱負重，這是菩薩道。什麼叫菩薩道？忍辱負重。什麼叫菩薩道的修行人？就是說兩句話，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這就是菩薩道，不是逃避現實。所以大乘的佛法是入世的，以出世的修養做入世利衆生救世救人利他的事情，纔是佛教真正的精神。所以它的表相普賢菩薩像下面騎個白象，白象是同駱駝一樣，挑負一切的痛苦，擔得起來，白象力氣大，擔負一切痛苦，所以手裏拿着一個如意，如意就是意識境界，你的意志就有那麼堅強，那麼偉大，才能學佛，普賢行願。

那麼我們假使有些在坐的，有些學過佛的，普賢行願品學佛是第一步啊，非做到這個不能談修行不能談學佛。普賢行願品你念過了你就知道，要叫我們恭敬人家，不但恭敬佛，要恭敬世界上一切的衆生。換句話一個學佛的人都尊重別人，對任何一個衆生都要尊重，不要說對任何一個人，對任何一個衆生有生命的東西都要讚歎都要愛護，不要說自己的人，這樣做到纔是學佛的第一步。

因此普賢行願品，叫我們拜佛的時候不是拜前面這個偶像，真正佛教反對拜偶像的喲，大家要了解啊，拜偶像道理就是着相啊，叫你不着相啊，所以反對拜偶像。基督教講得不好聽，什麼叫反對拜偶像？佛教也反對啊，但是佛教講得就好聽，「不要着相」，哎，有道理。反對拜偶像，你討厭，我要拜就拜。所以我常常跟學基督教的朋友講，你們就是文學底子差，講得不好，佛也那麼講衆生生來都是業，有業，我承認啊。你說生來就有罪，老子纔沒有罪呢，我的媽媽更沒有罪，生我的時候，爲什麼有罪？我說你字都用錯了。這個佛教用業這個用得好，業有惡業，有善業，不善不惡的業我承認；說我生來有罪，你污辱我的父母，乃至污辱我，我前生犯了什麼罪？你看見的？是不是？這個道理嘛！哎呀，你多生累世有宿業嘛，前世的業，嗯，是有道理，不曉得我前世做了什麼事？他就服氣了，所以這個文字般若就有那麼重要。

普賢行願品也反對拜偶像，但是也贊成拜，當我們拜佛這一拜下來的時候啊，以他來引起，禮彼敬我是拜的道理，拜祖先、拜佛都是這個道理。我拿這個偶像，偶像是個標記，集中精神、使我精神恭敬統一起來、跪下來拜，實際上我這個恭敬心拜佛就是拜了我自己，一樣的，自我同體，因爲你心一恭敬心中就有佛了。而我們祭祖先的時候，一方面祭祖先，雞鴨魚肉擺了一大堆，然後趕快把酒倒一倒，趕快來喫啊，來喫啊，那何必祭祖先？你打牙祭是真的了，祭祖先是假的了，沒有恭敬心。

所以我們拜偶像並不是拜這個木頭，不是拜這個畫，因這個影像引起我們自己對先聖的恭敬心。但是修普賢行願品，這一拜不是拜一個佛啊，當我們一合掌一拜下去，或者磕一個頭，要拜十方，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有佛，無所不在，很多很多，一切衆生都是佛，三世也要拜，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還沒有看見的，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我都要拜，拜是什麼意思啊？我不夠，我謙虛自己，我都要受教，我都要來學，拜是代表自己絕對的謙虛，磕頭下去是代表對你的絕對的恭敬，以這樣心情才叫拜佛。而且所謂學普賢行願品，你磕一個頭拜下去不止拜一個佛啊，不只向一個人拍馬屁呀，向一切衆生都值得我恭敬這個心情來拜啊，誰做得到啊？

說供養一個人，供養就是幫忙送東西，泡一杯茶給長輩喝，這一杯茶端到佛前面供養，不是供養一個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有我，都有一杯茶在供養，你說你觀想你怎麼觀想得出來？我們是泡一杯茶給自己喝喝差不多，還供養你？是啊，烏龍茶我喝，清茶泡給佛喝，大家都是這樣的，認爲供茶差一點的茶葉就可以了，沒有恭敬心的嘛，便宜的買來，拜祖先、供佛，你看十塊錢冥都銀行的鈔票買一大堆，好錢自己用，這個心理都不是學佛的心理，要反省這個道理。

現在文殊菩薩在說，以普賢行願品，觀想心聲的「心聞洞十方 」，注意這個字喲，我們耳朵聽聲音，文殊菩薩也批評過，眼睛的功能只看到四方四分之一多一點點，眼睛只能這樣看多一點，視野只有這樣寬，左右看不見了，後面看不見，左右非轉頭不可，後面要轉過去。這個六根都有缺點，只有耳朵可以聽十方，什麼地方聲音都可以聽到，所以觀世音法門在這個世界就有這樣好，利用耳朵來修。但是這裏講，還有一個東西，比耳朵功能好，心聞。這個就難了，所以人靜坐到極點明心見性的時候了，坐在這裏，這個世界上鬼的講話，天人的講話，菩薩的講話，一切音聲都聽得見，不是這個耳根，心聞。所以「心聞洞十方」，洞是形容詞，十方世界都通的，空空洞洞，等於電視一樣、等於雷達一樣都收到了。

「生於大因力」，理論上我們一聽對啊，這個聲音四面圓滿都聽到了。不象眼睛一樣，後面聲音也聽到啊，但是這個是有相的，無相的音聲只有心聞，要心淨了到達那個境界，「生於大因力」，可是普通人做不到啊，要修養到最高清淨圓明境界，得定了的人才做到。

「初心不能入」，剛剛學佛的人心量很小啊，所謂來學佛啊求道那是自私自利爲了自己了。你爲什麼學佛？我覺得人生沒意思，這一句話，對不對？一聽蠻高明。有些人講有個同學不錯啊。我說怎麼呢？很多同學給我推薦，這個同學蠻不錯。我說怎麼呢？他年紀輕輕，大學留學回來，他要學佛，爲什麼？他覺得人生沒有意思。我就罵，他覺得人生沒有意思，這些年輕人活到三十幾歲，他懂了什麼人生啊？他結過婚沒有？他成過家沒有？他發過財沒有？他喫過苦沒有？他屁的人生都不懂，怎麼沒有意思？真沒有意思，因爲他前途啊四顧茫茫找不到事情做，當然沒有意思啊，那並不是看透了人生啊。要人生千奇百怪都經過了，富貴功名不過如此，生老病死不過如此，痛苦與快樂也不過如此，你說「三溫暖」｛諧音，錄音45分鐘處｝也寫過，麻\*\*也麻過，殺也去殺過，機也去機過，那差不多了！扎針也扎過，按摩也按過，腳底心也給人家扭過，什麼地方都弄過，差不多了，那你還懂一點。

什麼都沒經歷過就看通了人生，這不是自欺欺人的話嗎？都是盲目的。這些人就是初心，剛剛進來，這些初心的人，這個初心不限定年齡啊，有人活了一輩子人生，我經常罵有些人，你們懂什麼啊？叫喫一碗飯長大的，很多人喫一碗飯長大的，家裏喫父母的飯，讀書畢業了以後找到個好工作，一路下來待到白髮蒼蒼退休，退休了以後說現在我人生看通了，啊！英雄到老都歸佛啊，講得非常好聽，實際上喫一碗飯長大的。世界上很多痛苦的飯，很多人生經歷痛苦中站起來的，他什麼都不懂。尤其現在一般青年我們幾十年這個溫室裏頭長大的，那麼好的環境，那麼好的氣候，由幼稚園讀到留學拿到博士，他不曉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以爲自己學問好得很。學問不是知識啊，注意喲，學問是人生經歷來的。

所以這個初心的呢？這就叫初心，初初發心，根本不懂，不能入。文殊菩薩說普賢菩薩的境界，這種修持方法叫大乘方法，太大了，境界太高了，心聞洞十方，誰能做到？因此文殊菩薩說這一種修法初心不能入，初初的人想一個佛像都想不出來，何況想十方諸佛啊，「初心不能入」。因此文殊菩薩，他倆個好朋友啊，文殊普賢是等妙二覺，他都把他毫不客氣的批駁了，云何獲圓通啊，你修這個法門怎麼樣能得到大徹大悟圓滿通達？又把它批駁了。

跟着來的用鼻子做氣功啊，練呼吸啊，練功夫啊，我經常告訴大家，有許多人來問氣功。我說據我所知，我知道的，你們知不知我不知道。世界上包括印度全世界等等氣功有兩百八十幾種，人的聰明多厲害，空氣不要錢買，鼻子是媽媽給你的，真是做氣功啊，能夠健康長壽，可是教了他他就是懶得做，空氣不要錢買的，鼻子是媽媽給你的，他都不肯做，你說有什麼辦法？我幫你做好不好？最好老師傳了他，老師幫他做，世界上的人都是這樣，一點辦法都沒有。可是氣功呢？用鼻子做的，不管你哪一種，就是口鼻兩種，真正的氣功還不止口鼻啊，全身的毛孔都可以呼吸，身上有九個洞，都可以練氣功的，頭上有七個，身體上面兩個，身體全身有十萬八千個毛孔，都可以練氣功的，練到了絕對健康長壽，起碼，進一步還可以得道成仙。但是初步都是靠鼻子做，修止觀了。練氣功。現在他告訴你：

「鼻想本權機 只令攝心住 住成心所住 云何獲圓通」

文殊菩薩又加了評語，他說做氣功修道的方法以這個入門，鼻子，這樣吸進來，吐出去，對不對？道家叫導引，道家名字叫吐納功夫，吐故納新，把裏頭髒的污濁的殘餘的碳氣把它吐出來，鼻子用勁新的氧氣進來。等於我們現在新裝這個機器，把碳氣吸進去，壞的吸進去，新的引進來｛注：南師講課的屋裏可能新裝了空調或空氣清新機｝，這個鼻子。鼻子練氣功。

譬如想上這樣的高山頂上有些練這個功夫也很困難的，正式練，要早晨一早起來，到高山頂上，臺北市你吸一口啊，馬上鼻子一洗都是黑的，臺北市的那是黑塵滾滾啊，不是紅塵滾滾啊，紅塵滾滾講黃河南北的，我們這裏是黑塵滾滾那很嚴重。所以真正修練氣功人一早起來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太陽沒有出來不能練氣功啊，因爲植物草木夜裏碳氣放出來的，你夜裏去練樹林裏去練，都吸了草木的碳氣。這個樹木到了白天，早晨一起來才把氧氣放出來，所以早晨氧氣空氣清新，因爲這些樹木植物把氧氣放出來，這個植物是晚上把碳氣放出來，它跟我們剛好相反的，這個是生物的不同，世界不同，植物有植物的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練氣功要一早上去，練鼻子，吸氣，吐故納新，導引。

「鼻想本權機」。但是鼻子吸氣吐故納新要靠思想來指揮的呀。「鼻想」鼻子修法靠思想來做，「本權機」，什麼叫權呢？權就是手段，就叫權變。那麼我們中國文化講這個人愛用手段叫這個人權術很高，這是中國文化，現在你們年青人看到權術兩個字也不知道，以爲掌權叫做權，權就是變化的意思，術就是方法。說某位先生怎麼樣？噢，這個人很有權術，就是頭腦靈光，變化方法得多，頭腦靈光辦法多，權術。機：還是這個意思，權變，翻譯過來也叫機權，這個頭腦很靈光，等於一個機關一樣，這個機器很靈光，電腦，機器人很複雜，很靈光，叫機變很厲害，所以「權機」也可以用。有些文學書上就稱爲「機權」，一樣這兩個字倒過來意思差不多，稍有不同，相同也有不同，機權這個就比較難聽一點，說這個人一點事情非常用心思想，非常厲害，是他的機關變化很多，權手段很高明，所謂機權，翻過來就是權機，權機就是變化的機關。象我們用鼻子練功夫配合思想這是一種方法而已，並不是就是道，因爲練了氣功練了呼吸啊，由此法門可以進入悟道的境界，所以借用鼻子借用氣功本來是一種方便是一種方法，權機，臨時借用。

「只令攝心住」，爲什麼我們要練氣功，譬如天台宗啊，密宗黃教的都是聽呼吸修持法門，爲什麼修呼吸啊？爲了攝心。這個攝就是收心，把我們放出去在外面亂跑的心收籠來。因爲心和氣兩個是兩兄弟，他兩夥計，心一動呼吸就來，換一句話呼吸一動，心就會亂，這是呆定的。所以一個人生氣起來那個呼吸啊，氣得不得了，那個氣很粗，那個氣啊，那真是氣死了、氣死了，就是心裏頭發怒叫做氣死了，其實不是氣死了，是心裏動死了。心動看不見呀，呼吸粗起來是真的呀，你看失眠的人睡不着了，這兩個血管子脹粗了，呼吸更粗了，真睡着了呼吸好象停了一樣。所以說這個人得定沒有得定？入定了沒有？你摸一摸呼吸就知道了，真得定了他等於呼吸停止了，只有一點點了，你拿一張紙很薄的，拿個雞毛放在他鼻孔輕微的慢慢的一點點動了，普通人是風箱一樣很快在動。氣一定心就會定，所以利用呼吸、氣功來做修身的功夫是最好一個權機，最好一個方法，千萬不要認爲氣功練好就有道，那是幫助道的一個加工的東西，佛學的名詞叫加行品，加工的，使你練心的。所以文殊菩薩說「鼻想本權機，只令攝心住」，是使你收心的一個方法，把心收擾來一個方法。

「住成心所住」，第三句話注意一下，假定你練呼吸氣功做到了，呼吸停掉，這個心也寧靜了，就停在那不動了，所謂得定，定的境界，這也是一種定，不是說每一個定是這個境界啊。所以大家講入定入定，入定有八萬四種方便法門，所謂百千三昧，定的境界各有不同，佛經所謂百千三昧，一百個一千個，那個定的境界不同。這種也是定，這種定呼吸到了一呼一吸寧靜停止了以後，雜亂妄想意識的思想就停住了，所以這個在佛學的名詞啊，我們普通講這個人有功夫啊得定了，心都不動心了，沒有什麼了不起，這在佛學大小乘的修持功夫叫初心住，簡單明瞭。剛剛很粗糙的心停住了，還不能真正講得定，初心住了。所以這個停住了，「住成」，心好象停住了，你要曉得心寧止了不動心，不動心也是個境界呀！那個就是心所造成的一個現象，你這個心理造成這麼一個不動心的現狀而已，心裏造成那個現狀那在佛學的名詞叫心所，心所變的。能夠使你心停住那個「能」它不在這個所造成的現狀上面，所以「所」跟「能」兩要分得清楚，能變與所變、能動與所動要分得清楚。因此文殊菩薩說，「住成心所住」，你就是修持到心停住那個境界，不要認爲我得道了，得定了，這個境界是心所造成的，有一個寧靜有一個不動的現狀，還沒有明心見性，是心裏的作用的功夫到達，「心所住」停止在這裏，不算悟道不算成佛。所以文殊菩薩說你用鼻子配合思想做這個功夫想求得菩提大徹大悟啊，云何獲圓通。他說：我問你怎麼樣能夠悟道，那麼他也說這個方法沒有說不對，「云何」你說在這裏怎麼悟道？怎麼悟？這是把鼻子講了。

第三用嘴巴，講經說法，講教育搞文化的，就是賣糕藥吹牛的，拿我們大陸當年上講啊，象我這種人就同那個唱戲的，唱歌的，拉個猴子到街上賣肓藥一樣，叫做喫開口飯的。這些人都靠開口喫飯，包括所有的教授教員們，對不起啊，我們都一樣，都是喫開口飯的，不過很可憐還不如歌星，歌星唱一天，還有一千八百，現在大概好幾千了，我們不過幾十塊錢鐘點費，《長恨歌》裏面，不重生男重生女呀，應該這樣。所以這個講經說法他說以爲是得道，沒有用。

「說法弄音文 開悟先成者 名句非無漏 云何獲圓通」

象我們這些喫開口飯的，坐在這裏講《楞嚴經》，亂吹一頓，「說法弄音文」，玩弄這個音聲，解說這個文字，自己還狗屁不通的。下面聽着的都開悟了，自己本身不行，「開悟先成者」，所以教書的人自己教了半天，教書的還是教書，學生都了不起了，這是自己「說法弄音文，開悟先成者」。

「名句非無漏」，世界上的學問，佛學這些名詞，什麼空啊有啊般若啊，菩提啊，佛學好了，道理對了就能修道啊？文殊菩薩說「云何獲圓通」，那是玩嘴巴的，不能得到圓通。不過不要被文殊菩薩騙了，有些古代有些祖師因爲搞文字，因爲看經典悟道的也很多啊。不過文殊菩薩只賣了一半關子在那裏，可是他老人家沒有騙我們，講老實話。他是提問題要我們研究，你注意他的話，云何獲圓通。他說文字裏頭沒有道啊，文章經典裏頭沒有道，佛的經典是他們當年修道的經驗記錄下來告訴我們後面的人做參考，那麼我們爲了尊重前輩，這些先佛先賢的修道的經驗，稱這種書叫做經典。結果啊一般人忘記了那是經驗之談，結果拿到經典就是道了，只要唸經就得道了，那是糊塗。所以文殊菩薩說文言名句，名詞同文句非無漏，它不是道果之因。你光在玩弄文字文句啊，什麼分科判教啊，專門研究佛學啊，講講佛學的理論，就是這個樣子，所以佛法是不要做功夫，做功夫是外道，那全錯了。他說在這個裏頭云何得到圓通呢？這是批評了用嘴巴說法的，玩弄教書的，講經說法的。下面講持戒的，守戒的。

「持犯但束身 非身無所束 元非遍一切 云何獲圓通」

講道德規範，講持戒的，這個世界上戒律很重要，所謂戒律是佛教的佛所教育的道德行爲的一種規範。孔子的教育要注意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講的很簡單，可是四句非禮就難辦了。怎麼叫非禮勿視呢？鈔票不可以看一看？我不想拿看一看可以吧？在儒家講就犯了戒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笑話說一句沒關係了，不能聽，所以我們小的時候受儒家的教育很討厭，老師講學坐在這裏這樣，不過我們同學照樣的犯戒，老師看不見，這是講到非禮勿視的時候，我們偏要做怪，很反動，這是儒家。

佛家更嚴重了，所以真講佛家的戒律，一位修行人，眼睛只能垂廉，中國道家叫垂廉，上面眼皮掛下來只能看前面三尺之路，不抬頭看的；笑——「嘿嘿」，犯戒，笑不露齒，牙齒不準露出來，你說那個憋得多苦啊，不露齒的笑，只有這樣笑了。那麼你不露齒這樣笑犯不犯戒？犯戒，犯了威儀，這叫犯威儀；這樣抖動，犯威儀戒，就是儀表不正；剔牙齒，犯戒；乃至牙籤掏了，含在嘴裏犯戒，犯威儀戒；掏耳朵，哎呀，很舒服，犯戒；捏香港腳，嗯，犯戒，這些都是威儀戒，那多了。所以男女授受不親，拉個手早犯了戒了，在古代不但男女不能授受啊，同性也不能授受。戒你說怎麼辦？所以隨便談戒，我說我天天犯，時時犯，時時守戒沒有犯過，這個話是很深密，姑且不談。所以戒律的規範是道德的行爲，但你說不對嗎？絕對對。

所以有些人啊，孔子講做學問修養的道理，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可以說性向。有些人天生就是高明聰明就會懂，那是天才；有些人要學了才懂；再有些人學還不行，要弄一個範圍勉強勉強他才做到。所以戒律的規範你不要看不起，累，人能守戒律從外面打到內心裏頭，那就成功了，除了生而知之的人，所謂言下頓悟大徹大悟那些人不屬於這個範圍，還是要規矩來。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老話，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規是圓，規就是圓的，矩就是方的，就是三角尺等等都是尺，我們做算術用到的三角尺這些都是矩，規是圓的，矩就是方的，所以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要懂得規矩，規矩就是範圍。絕對自由主義就是沒有規矩，自由主義要講法制，法制就是規矩。所以戒律對不對呢？絕對重要。

但是講到悟道呢？文殊菩薩也批評了。「持犯但束身」 ，只把外形做到了守戒律。

「非身無所束」，小乘的戒律是講外形，要端容正坐，笑不露齒，眼睛垂廉，心裏想一想可以吧？雖然我不看嘛，我想象有時笑笑，我想象中好美喲，這總不犯戒了吧？這犯的大乘戒，意識上一動就犯戒。大乘戒那就難辦了，起心動念都是戒，所以我說大乘戒那個是不能想象的，隨便你念一句黃色的詞句、黃色的詩已經犯了意淫的戒，你說讀一句「真正的她臨起秋波那一轉」，「叫我如何不想他，」犯戒了，就犯了意上的戒，大乘戒就有這樣嚴重，就這一句就犯了最大的罪過，你沒有行爲啊？可是你有犯「意」，在現在法律就叫做犯意，動機有犯罪的行爲，這個犯意意識上犯的，那麼現在法律也是有犯意也很嚴重的，雖然沒有構成殺人的行爲，但是你當時啊恨的想殺了他，已經有這個犯意了，意識戒。真正的戒律大乘戒是意識上，那更高明瞭。普通戒「非身無所束」，身體是外表的，有些意識上的問題啊，不是身體的範圍，

「元非遍一切」，所以戒律這個道德的範圍是有限度的，戒律多少條多少條、這個條文啊並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是沒有條文的，真正的戒律在乎一心，就是一個心。心所不能爲絕不可爲，心所該爲的善事一定要爲，心所認爲惡的絕不能爲，所以沒有條文的。有條文的戒律只管身體外表的，「非身無所束」。「元非遍一切」，所以真正的戒條不是文字，真正的法律就是道德，沒有條文，有了犯意就不對。

「云何獲圓通」啊，所以你拘束在外形的戒律上，死死板板的，坐要規矩，假使說一個守戒律的人，象我這個坐姿就犯了威儀戒，不準，一定要放下，規規矩矩。象我講話這個樣子那早犯戒了，該打三百板屁股的，那趕出山門，犯了威儀戒，那講話要這樣，「元非遍一切，云何獲圓通」，那會聽得睡覺了，我當年聽那些老輩子的講經啊，上課說法，象我們這些人不守規矩的，一聽，看看同學，都靠起來睡覺了，由他隨便講。這個是講戒束身的道理，這是文殊菩薩也批駁了，就是以身來修，這個身來修，戒律就是我們中國儒家的《大學》：誠意，正身，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我經常說儒家真正的律宗，你不要看了孔孟之道啊，孔孟之道是嚴格的律宗，道德的規範，中華民國的專利，就靠這一點孔孟之道。你看大學之道至天子以至於庶人，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三綱八目，這個八目，至知，誠意正身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有那麼嚴重，這就是戒律，所以《大學》、《中庸》那就是好得很的戒律。真是拿到手一讀，這個書啊比西方的《聖經》厲害，象我的習慣這一輩子一本書沒有離開過---《四書》，手邊總放一本，哪怕沒有用，好久不翻它，我還是前面擺一本，提起自己的警覺，它是真正的律宗。比佛教的律宗的威力還大。佛教律宗是講個人的道德規範的，注意啊，因爲四書五經裏頭講做事的道德規範的事，對人之間，上至國家天下大事政治的道德規範，小至個人正心誠意的修養，所以象《中庸》講至誠就是一個字，誠。能夠做到誠字就很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啊，這就很難。那麼現在我們不是講儒家的時候，講佛家了，這個兩家不同，歸元無二路，要注意。所以講到修心，這一點我要再補充一句話，我們小時候由老師的教育開始，後來變成新式的學校，但是民國初年來還有個課程叫做「修心」，很重要，日本也有，到民國二十幾年以後變成「公民」了，所以現在沒有修心的教育。我非常感嘆，以前還有個修心的課，修心課程就是道德規範，日本還有，我們沒有，只講公民法制的精神，國民道德誰之過也呢？我看誰都沒有過，過大概在我們自己，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這是講道德規範。好，下面又講意識的境界---神通。大家現在學佛修道的人最喜歡研究神通，老實講不懂道。

「神通本宿因 何關法分別 念緣非離物 云何獲圓通」

首先我們介紹神通，大家很喜愛的，神通是中國的文字，神而通之。那麼中國的文化把人分爲三位一體的，我們這個生命，哪三種呢？精氣神。如果我們配合佛法來講，精就是欲界，氣就是色界，神是無色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是三界，精氣神就有三界，精氣神是三位一體的。神是最高的，可以說我們頭腦以上都是神的問題，頭腦同嘴巴從眼鼻子以下的一直到橫隔膜以上氣的這一部分，稱爲色界，橫隔膜以下到下體都是精的這一部分，欲界的部分。這個身體就分了三界，也就是分了五行，內臟金木水火土道家是常用的。

所以這個神通啊，注意啊，我常常提醒大家青年同學，神通的弟弟就是神經，兩個是雙胞胎。很多人現在年輕人都把神經當神通，現在多了，以前我所講過的，我有一個名言預言，現在許多國外同學寫信給我，老師，你的預言已經兌現了。我說十九世紀的威協人類的是肺病，那個時候我們年輕時候，聽到肺病就嚇死了，好象無藥可救，後來沒有幾年，肺病控制了；二十世紀威脅人類的是癌症，我看癌症也快要過去，沒有問題了，各方面發明治癌症的藥很多，大陸在草藥中國草藥裏頭現在發明有十幾種治癌症的藥，三十年來，日本也有，世界各國都在研究，很快控制了。二十一世紀精神病，你看看現在普遍的厲害，臺灣我們有多少呢？初初的調查三十多萬人的精神病，男女老幼都有，尤其知識分子大學學生更多，有精神病。精神病三十多萬當中嚴重的，武的，武的就是會打人會殺人亂咬人會放火會做些犯法的，就有十萬人。所以現在臺灣精神病院不夠住啊，也沒有很好的精神病醫生，不止臺灣啊，全世界二十一世紀，我這個話決定兌現的。精神病，知識越高了，精神病的人越多。換句話修道學佛、宗教越發達，天主教基督教各種教、密宗顯教越發達了，精神病越來越多，你看到嗎？你看我的話是狗放屁也好，放屁狗也好，擺在那裏會決定兌現的。

你們要注意，要好好自己修養啊，這就需要人救濟了。象我實在沒有時間，寫信來給我的也有，當面來要求的也有，多得不得了啊，都是精神狀態，精神狀態不是罪過啊，你要曉得，這是文明病啊，知識越發達了，受的教育越深越難辦。那個你說有什麼藥可救呢？沒有藥可救，自心把自己綁起來，自己心裏一放下，哈哈一笑就沒有事了，可是因爲他思想知識多了。

那麼一般人呢？現在是喜歡求神通，學佛學道的，尤其學密宗的天天說夢話，有些人還給我講夢，我說癡人說夢，我非癡人，你不要談了。夢固然有道理，但是不能執著，神通一樣。神通也給你們講過，神通分五種，五種神通，鬼通，妖通，依通，報通，修通。什麼叫報通？你看現在我們全世界都在研究，有些人天生下來眼睛蒙起來會看到東西。現在老實講美國蘇聯，包括中國大陸各個大學都在研究，把眼睛包起來拿來手來認字，都認得；你東西放在那裏一看就知道，拿手來看，眼睛都蒙完了的；你黑板上寫的什麼顏色的字也清楚；你口袋裏多少錢看得清清楚楚，這個試驗很多，已經幾十年了。你心裏想的什麼他知道。

前天還有個美國同學寫信給我，有一個在某個地方試驗，小搬運法，試驗，公開的試驗，當代的科學啊。這是道家的有大搬運與小搬運，大搬運可以移山倒海，我們小說上的；小搬運，你口袋裏的東西我那個法術，一個咒子一念、手一畫已經到我這裏，這個茶杯就可以搬到十二樓去，動都沒有動，我們坐在這裏，人都不動，搬走了，這些試驗是真的，這叫小搬運，這些東西都是依通。

那麼有些人天生下來看到異常東西是報通，那麼爲什麼有報通？他前生修持到過這個境界，這一生生下來有這個功能，也就是天才。依通呢？譬如扶梟啊，我們現在各個地方每個廟社壇神壇都喜歡扶梟了，抽籤了，算命了，看相了，是依通，靠一種公式靠一種方法判斷的叫依通。妖通給妖怪迷住，鬼通是給鬼迷住了。大概是這幾種，報通的很不容易了，報通是說前生前世所謂修道打坐得定了，這一生下來有他的功能，有他遺留功德。

最高的神通是修通，自己修行，這一生修持到了，得定了。那麼怎麼樣能夠修到神通？注意啊，通從定發，你得定了纔是得神通。而且得了神通，通是有念來的，不是空念來的，空唸的神通容易得無漏通，那是智慧的，無漏清淨那是大神通，智慧的境界。那麼普通的天眼通所謂五通，佛同一切鬼神外道的共法，天眼通現在叫做千里眼；天耳通叫千里耳，等於雷達收音機；他心通，你心裏一想什麼他都知道，不要測謊了，自然就反應；宿命通，我前生哪裏人做什麼都清楚。神足通最難了，神足通可以不買飛機票虛空中飛行，這叫五通。但這五通一切仙、佛、外道、佛道、仙道、鬼、妖怪乃至我們死了離開肉體的中陰身都會，不過量有大小而已，這五通都會，量有大小。所以修到了即生成就神通的，那兩樣了。

可是學佛的人要搞清楚，有些人悟了道證了道，大徹大悟證道了，沒有神通，不願意修成也不願意用，甚至沒有。

有些修到了悟了道也有神通，看個人的願力不同，就是來因不同。所謂通，道是根本，神通是道之花，道的花朵，所以道是體，神通是道之用，有些人要用不用。所以這裏文殊菩薩批評，神通怎麼來的？靠意識來的，它是意識思想的作用。文殊菩薩批評「神通本宿因」，不管你這一生修通也好，是生來就有的報通也好，老實講這個人能夠修到了這一生髮起神通，也是他前生再前生多生修持的功力累積來的，所以神通由宿因來的。

「何關法分別」，他說這種意識境界同修法得道沒有得道兩回事，神通是心理上同天性阿賴耶識帶來的功能，但是不管是哪一種神通，天眼也好天耳也好他心宿命神足，都要有起心動念，

「念緣非離物」，神通不能離開物質的作用，不能離開物理的作用。在這個世界上表演神通玩神通還是離不開物質，譬如移山倒海，有山給你移有海給你倒啊，神通再大，沒有辦法破壞虛空吧？虛空你總沒有辦法破壞了？空了嘛，空了，神通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一念真空，天人、仙、佛都把你沒辦法，魔王也把你沒辦法。所以空，你注意，文殊菩薩，「念緣非離物」，離不開東西，離不開物理作用離不開物質，而且必須有起心動念。

如是一念真空起，萬緣皆空，這個是無漏通了，那是大徹大悟的境界，那就是不共法，佛的不共法，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這是第六通叫漏盡通。漏盡通是佛法的不共法，一切天人一切外道一切三界天人一切鬼神都不能到達，只有得道的大阿羅漢大菩薩做得到，這是空一念，其他有爲法皆非空、是由念起。所以「念緣非離物 云何獲神通」啊，你想以神通來修道，神通不是道，那是玩花樣賣膏藥的，離不開念，離不開物理作用，他說怎麼樣能夠圓滿通達菩提境界？

# 楞嚴經講座 六十五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是卷六，還在文殊菩薩的總評，二十五位圓通法門，上次正好講到唸的問題，講到神通與業力的關係。現在再開始就是地水、火、風、空、覺、識七大。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加上空，加上覺感覺，加上意識心意識這個識，七大就是身心，這個整個人生命的身體與心理的這些作用。逐個的一個一個的分析。現在：

「若以地性觀 堅礙非通達 有爲非聖性 云何獲圓通」

講到地大，《楞嚴經》上面有報告的，持地菩薩的報告，那麼修一切功德，給衆生平一切艱難險阻的地面，修這個功德，因修地大觀而成道的。這個法門當然是個法門，假定我們人固執了「若以地性觀」，我們要看原文，它有個假設，「若『是假設。假設以地性，地性就是代表物質，那麼在我們身體就是骨頭這些堅硬的堅固的東西就是地性，地水火風，「以地性觀」來觀一切法而成就。

「堅礙非通達」，世界上地，山河之地這些堅硬的東西是固體，是固體性的，固體性就有所障礙，堅固性有障礙所謂「堅礙」，「非通達」，不是完全同虛空一樣流通的，這是第一個理由。那麼在我們做功夫呢？比方學佛的修道的，修白骨觀，假定修白骨觀是個方法，修到了白骨觀觀成，白骨都觀出來並不是究竟，這是最初步的方法，必須要把白骨再修煉，化空，變化成空性變化光明，然後才白骨觀可以說有一點成就了，然後把這個空性與光明還要變去。可是我們一般修到白骨觀，比方這個修地大的方法，這已經不容易，何況能夠化就很難，這是第一理由。第二現由，譬如我們中國人流行的，在外國的名稱中國功夫就代表了一個練武功的，我們都曉得，乃至小說上都寫了，就是個練武功的術語：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所謂外練筋骨皮，當然有一般的解釋說內功練的是一口氣，外功練是筋骨，不是這樣的，這個觀念是錯誤的。真正一個習武功的人，內在要鍛鍊一口氣，同時外面也要鍛鍊筋骨皮，沒有說光練內功就行了，或者是光練外功就行了，不行的，內外二者要兼具，不可兼失。至於我們這個身體練好了，也非究竟，這個人的壽命到底還是有限的，這是一個理由。還有道家的有些專修筋骨的法門，使這個筋骨活着所謂堅如金石，黃金石頭那麼堅固，但是你要把內臟一切的細胞也要變掉，變得了嗎？所以中國的道家因此修這個法門，道家叫做丹藥，丹藥藥物的化學使自己身體達到長生不死的境界，事實上有這個理論，有這種方法，但是真正修成的人非常非常少，也幾乎不可能。所以文殊菩薩說以地性來修，「堅礙非通達」，地堅固而有障礙的，不容易成就。

「有爲非聖性，云何獲圓通」，他說這些修持的方法，多半（不是完全）是有爲法。那提到有爲法的名稱，我們學佛的應該搞清楚了，有兩種差別的名。所謂學佛成道，中國一般的術語講，不管道家佛家成就了都叫做「得道」，不管成佛證得了菩提，或者是道家達到清虛之境，清虛：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等等，達到清虛之境，就是所謂得道。總而言之，在中文的名稱，那些修行想要達到的最高目標都叫做「道」。因此後來外來的宗教，譬如天主教、基督教也叫傳道、講道、聽道。「道」是中國文化一個總代號，一個名稱，「得道」表示成就了的，成佛也好成仙也好，修什麼的也好，最後得道了，真正的「道」是個無爲法，無爲；一切做功夫修持的方法都是有爲法，有爲是有所做有所爲，修行是中國文化佛道兩家的術語。修行有另一個名稱叫做修爲，有修有爲有所作爲，我們普通叫做功夫了。打坐有打坐的功夫，唸佛有唸佛的功夫，修道也有修道的功夫，所謂功夫就是修爲來的，有修證有所作爲。真正道是無爲的，得道就稱聖人，聖人也是中文的特別的符號，不管是佛、仙，凡是得了道的都稱聖人。沒有得道的普通人叫凡夫，就是平凡的人，很普通，現在叫普通人，超越於普通人的就叫做聖人。所以佛道兩家，佛也叫聖人，道家得道的真人也叫聖人。

因此在《楞嚴經》經典上，以文殊菩薩的批判，說明一切修道的方法，假使光修地大，修地大觀，剛纔地大觀我們解釋了，大概解釋一部分，「堅礙非通達」，並不容易達到究竟，並不容易達到最高的成就。「有爲非聖性」，這些功夫都屬於有爲法，很不容易達到聖人的境界，不容易得到最後的無爲法。那些有所爲的功夫，功夫越高了證道越難，因爲一切的有爲法的功夫是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功夫越高了就有它的成就，真正的放下到無爲境界是越來越難。

譬如佛教的小乘的羅漢證到清淨的空性，你要叫他跳出這個空的範圍，再跳到有的範圍，就是說能夠出世以後再叫他入世非常難，很不容易放棄那個清淨境界，這還是屬於有爲法。所以一切有爲法非聖性，不是聖人之道，不是明心見性之體。因此文殊菩薩設一個問號「云何獲圓通」？地大觀的修法，在持地菩薩的法門他是成道了。我們普通一般人修行，他並沒有說不對，「云何。」他問我們，你看怎麼樣能夠修地大觀進入圓滿通達成佛證得菩提的境界？這是關於地大的修法的批判。

那麼跟着是水大修法。上面已經講過的《楞嚴經》部份要記住的，現在研究到這裏，那麼譬如持地菩薩修地大觀的，月光菩薩修水大觀的，水大觀怎麼修法？我們在講到月光菩薩修水大觀的時候，大概也向諸位講過了。前後如果聯貫不起來，研究這個比較困難，現在文殊菩薩做的總結論：

「若以水性觀 想念非真實 如如非覺觀 云何獲圓通」

每一句每一個字都要注意，這個經文中的偈語，是把上面很多的道理濃縮成韻文，音韻的文字，簡化又簡化，包括內容很多。他說「若以水性觀」，假設我們說修水大可以成道，光修水大。光水大，

「想念非真實」，等於密宗所講修觀想，觀一個東西不是眼睛去看哪，諸位要知道，所謂觀想不是拿眼睛看，心在觀，心念在觀。所以觀叫做觀想，要想象一個東西。譬如你觀佛像，就要把佛像看慣了，你的意境裏頭能夠想念呈現得出來這叫觀想。所以水性的觀想我們也講過的，那麼禪祕要法，釋迦牟尼佛所傳的，修禪定的方法也有水性的觀法，把自己觀成了變成一潭水，一池清水。那麼觀成就的人，就是你入了水觀的定，那麼人都看不見了，只看到一灘水，怎麼做到呢？心念意志堅定，所謂定力夠，就是入了水觀定，定和水性合一了就觀出來了。這個方法和要點，我們在前面講二十五位圓通本文的時候討論過了，現在不重複。現在只看文殊菩薩的評論，他說假使修水觀的，觀想水性成就，象我們現在不怎麼提倡這個了，中國道家的方法同佛家的方法，過去有些人不要喫飯光喝水，那也是水大觀的一種修法之一，不是全體，是一種。他說假使修水性觀修成功了，自己能夠變成大海變成水，「想念非真實」，還是靠一念專精，精神統一想念變化出來，慢慢去影響這個身心變成水性這個境界，這也是靠意念心念之力想念出來的，當然並不是真正的得道，這是一種方法，這是有爲法，也是觀想的功夫，畢竟非真實，不是真正得道。什麼理由？他下面告訴我們。

「如如非覺觀」，如如這兩個字，我經常說有時候看佛經、研究佛學，在唐代以來都翻成中文，印度自己本土反是沒有保留了，印度文化只有到中國來找，都在中國的《大藏經》裏頭了。那麼變成中文以後，已經變成中國文化了，真正原始的梵文很難找到，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梵文跟十七世紀前後的梵文，已經不是唐宋那個時候，已經很遠了。而且那個時候的梵文，還有南印度北印度中印度東西印度的差別，究竟當時翻譯成到中國來翻譯的梵文的經典是北印度的梵文？南印度的梵文？那時它的書寫，寫字的方法也同中國字一樣爲正草隸篆四種體，也有好幾種體。梵文也有體不同，所以許多經典上我們看到的梵文體裁不同，它也有大寫小寫簡寫這個關係，所以研究起來並不容易的，這個我們順便帶過去。翻譯成中文「如如」，我們曉得如如，佛學文學翻得最高明。譬如佛翻成如來，大家因爲沒有再仔細的想，如來，我們現在說噢，如來佛，自己馬上加一個註解，如來跟佛兩個是連一起。其實得了道的人如來也是他的一種特稱的別號，得了道稱如來、佛也可以，還有很多種，有十種別號。

所謂如來，我們看看中國字「佛」翻譯成如來，如果拿中國字來解釋，「如」好象，來，來了；如來是好象來過，當然好象來過，現在不在了。也可以如去啊，好象走了，沒有走啊，我們現在還在講佛啊！因此《金剛經》上說什麼叫如來？無所從來也無所去，無來也無去，是名如來，這樣叫如來。如來在哪裏？本來在這裏，不生不滅無來無去，不垢不淨，或者不動不搖，不生不死叫如來，是一切衆生自性的生命的根本，心、物、衆生同一體的，這是如來。所以如來也代表一切諸佛、一切衆生的自性的境界稱爲如來，譬如我們講話的以及諸位聽話的這個作用，聽到了沒有？聽到了，如來，好象來聽到了；聽過了就沒有了，過去了，沒有聽到，聽而不聽，不聽而聽，如來。

那麼現在兩個字連起來「如如」，我們現在中國學佛的人，一聽到，噢，修道要做到如如不動啊，好聽得很！什麼叫如如呢？「如如」還是把什麼漿糊啊，肉啊做成什麼\*\*\*\*差不多｛注：\*不確定字，錄音20分鐘處｝，那叫如如嗎？什麼叫如如呢？所以你仔細體會，如如，譬如你打坐入定好啊，清淨啊，沒有動過，沒有動你在那裏動得很快，至少你盤個腿在那裏這也是個動作啊，已經動了好幾個鐘頭了，不過這個動作看起來好像不動。所以真正有不動的靜態的東西嗎？宇宙沒有靜態的東西，不過是個大動態的東西反是變成很寧靜了，所以如如不動，好象好象不動，形容得非常好。所以如如這個境界是如如不動，形容境界，境界是佛學的名稱了，拿現在觀念講就是一種現象，我們做功夫做出來某一種功夫的現象。

所以文殊菩薩在這裏講，我們修成了水觀，修成水觀的人，不管在水邊林下修行，尤其住在海邊修行，更清楚，就是有最美的境界，所謂寒潭明月。假使到一個山高水深、水面象一個明鏡一樣清楚的地方，在臺灣當然不少地方有了，就是範圍小一點了，到大陸名山勝水各個湖啊，五大湖邊哪，乃至小湖多得很，雲南現在迦葉尊者入定的洱海，山上有海，那個雞足山，這個境界定住了，山上有海，海中又有島。尤其到了這個秋冬之交，山寒水冷，如果一個人，當然你穿這一點衣服在那裏把你凍死了，那要穿得很厚啊，不過有功夫也不怕了，也有人有功夫的在那裏打赤腳的，在那裏打坐就是寒潭明月，「水波不生，在那一種地方一打坐修水觀哪，你不是水你也變成水了，被水的境界就把你包圍，那是特別一種味道。不象我們現在這裏修行啊，還在冷氣機啊熱氣機啊電燈光下面。他說假定我們在那一種境界修水觀的時候，如如不動，此心也如寧水一樣，象澄清的水一樣，身也不動，一清到底。

等於我們有名的禪宗一位大師，寒山大師，也是有名的明師，他的偈子啊，我心如明月（修持到那個境界），寒潭清皎潔，無物可以擬（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比，修持到達這個境界），叫我如何說。拿國語一念啊，這首詩就糟了，不和那個音韻。用臺語念就對了，廣東話更對了。我心如明月，寒潭清皎潔，無物可以擬，叫我如何說。可以說表達他的修持修養功夫的境界，當然都表達出來了。講到這裏我們不妨耽擱一點時間，我常提這個故事，寒山大師是普賢菩薩的化身，寒山和拾得他倆個是師兄弟，拾得是文殊菩薩的化身，這都是唐末五代宋朝這個階段的人，後來給人家曉得了，倆個人是菩薩的化身，他倆師兄到了天台山，山邊一個懸崖旁邊，就拍一拍懸崖，當然懸崖就沒有縫的，門打開了，石頭裂開，他倆個就進去了，就罵另外一個和尚叫「豐幹」多嘴，走漏了消息，說他是菩薩的化身。這個岩石就重新合攏來，再也不出來了，這是寒山的故事，他們兩位。那是一位大菩薩的化身，在中國唐末五代也是禪宗的大師，他的詩很多，寒山的詩做得很多，到處亂寫，寫得很多的，都是很高明。

後來宋朝以後有一個祖師，禪宗祖師悟道了，他就講寒山是半吊子，說佛法只說一半，就大罵。別的和尚就問他了：「師兄啊，你認爲自己悟了道，比寒山還高，高不高不管，他說的話是半吊子，那你的呢」？他說我的不同，同他不同。大家說你說說看，他說我的呀，寒山大師說的是「我心如明月，寒潭清皎潔。無物可比擬，叫我如何說」。他說我的不同：「我心如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可比擬，明朝日出東」。明天早晨太陽出來一樣，多高啊！他可以罵寒山大師了，所以他罵寒山大師是半吊子。那個在文字般若上講起來，這個第二首是超過寒山啊，那是大乘菩薩的成就。寒山是說了一半，寒山說的什麼？如如而已，如如不動。他的第二首詩啊，如如固然是道，不如如也是道，我心如燈籠，點火內外紅，有人打一拳，一個大窟窿，就是這樣一個道理，這是把體用完全講了。所以剛纔我們提到禪宗的故事，是引用這些說明，使大家瞭解如何叫如如。

那麼現在我們回到本文。文殊菩薩講修水觀的人，

「想念非真實」，他是一念專精，一心不亂，觀想出來的。

「如如非覺觀」那個如如不動還不是道的究竟，非覺非觀，這個要注意了，非覺非觀。就是覺觀兩個字啊，也許在坐有些法師剛好取這個名字啊，對不起，不是講這個名字，反正出家人名字都在佛經上好的字眼翻過來翻過去，不是覺觀就是觀覺，不是圓觀就是觀圓哪，當然不會象觀扁所來的，一定圓滿！那麼怎麼叫覺觀？覺就是感覺，觀就是知覺。我們曉得學佛不管是念佛修淨土也好，修密宗也好，修禪也好，所謂總要得定。

普通我們初學的人一切做功夫打坐都在第一個階段：「有覺有觀」，也有感覺也有知覺，就是很普通，但是也不能說不是定啊，也是定，凡夫定，普通人的。打坐身體感覺全體都在，身體本來還沒有感覺，閉起眼睛坐坐啊，感覺更厲害，腰子痛啊，背上酸啊，並不是你打坐坐出來的毛病，你身體內部一定有毛病，因爲不靜下來你不知道，這一靜下來感覺到這裏有病那裏有病，不知道的人哎呀我坐出來病，哪裏坐會坐出來病？氣脈通如何呢？這個身體的障礙沒有了，我們人都被身體障礙住了。到後來：「無覺有觀」，這個知性很清淨，存在。到了最後呢：「無覺無觀」，統統空唸了，

這是一個禪定的一種程序。這個覺觀「有覺有觀」，或者是「無覺有觀」，或者是「無觀有覺」，也有的，「無觀有覺」是外道境界，專被身體上的氣脈感覺牽跑了，自己這個智慧的分析差了，那就叫做外道定。完全到達無覺無觀，比較空靈，相近於無心定，相近還不是究竟。那麼這個在我們古代講佛家修持的方法翻譯佛經就是覺觀兩個字，代表有覺有觀、無覺無觀、有覺無觀、有觀無覺這樣四個程序。

到了玄奘法師的翻譯呢，他不採用覺觀兩個字，他認爲這兩個字形容的同唯識心意識啊，因爲這兩個字的形容偏重於生理一方面去了，佛法是畢竟講唯心的，所以玄奘法師的翻譯到了唐代就不用覺觀了，在《瑜伽師地論》叫有尋有伺，無尋有伺，最後到達無尋無伺，這個更難懂了，他翻譯得很忠實。我們古代漢朝南北朝一帶翻覺觀兩個字啊，好象翻的呀，以文字的翻譯的話，意義好象完全不對，可是他那個翻譯的那個意境啊，完全對了，語義對了。玄奘法師覺得古人的翻譯，譯義與意義對它的原文沒有那麼忠實，他用忠誠的翻譯呢？就是尋與伺，這是很重要，可是意義越搞越糊塗，我們永遠也尋不到了。尋者就是追呀，伺就好象等在那裏，等在那裏，實際上尋伺也好就是覺觀的作用。

好，我們現在不是專討論那一面，就是拿來解釋本文。現在本文是「如如非覺觀」。文殊菩薩說，你水觀修成就了，乃至本身就是水觀定的境界，如如不動，這個此心不起心動念，永遠在這個寒潭清皎潔，也就是寒山大師講的無物可比擬這個境界裏，那麼文殊菩薩說這個如如不動，「非覺觀」，無覺無觀的境界，無覺無觀沒有感覺沒有知覺，不一定這是道啊！這不過也是功夫做到一個境界呀。因爲沒有感覺沒有知覺這也是個境界，這個境界是個什麼境界？就是無覺無觀的境界。那麼道在哪裏？誰使你、哪一個東西使你能夠變成無覺無觀呢？那個本性自性不找出來沒有算悟道，只是你功夫到了如如不動，非覺非觀的境界而已。「非覺觀」就是「不是覺也不是觀」。

等於我們看佛經有一個定境---無想定，譬如說，我們知道，你不要入無想定，無想定知道沒有思想了。超過無想定還有個定境，非想非非想定，你看我們看佛經翻譯成中國文字，非想非非想，哎呀，只有敲木魚念念，連想都不敢想。什麼叫非想非非想？實際上你把文字逗點了，你搞得很清楚，非想：不是想，不是現在那麼想象出來思想感覺的境界，不是這個境界叫非想。非非想：但是你不要認爲無覺無觀沒有想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叫入定，那你就錯了，入定什麼都知道可是沒有動過，非非想不是沒有想，可是不是現在思想的想，這個話講來講去中文就是那幾個字換來換去，沒的辦法了，所以非想非非想，叫做非想非非想定。那麼我們普通就馬馬虎虎把它念過去了，這個想都不敢想，非想不是想怎麼敢想呢？事實上你可以想，你把文字搞清楚了，你曉得它那個定的境界。所以絕對達到非覺非觀、非覺觀、非非覺觀，這還不是道，還沒有得道，那個本沒有找到，你縱然達到非想非非想定，非覺觀非非覺觀定，那是你唯心所造，心是什麼東西呀？你沒有找清楚啊，不算了道。所以文殊菩薩的評論，修水大觀，他說同時修到這個境界，「云何獲圓通」？他又提出問題，你說在這一個功夫這個方法上你怎麼樣能夠悟道大徹大悟？文殊菩薩並沒有說這個修法不對，只是提出來反問，你怎麼樣？這裏你要去參，都很難。

跟着下來是火大觀，火大觀我們上面也知道，我也講過，火首金剛，慾念比較重的，把它修火大觀轉化，燒化了這一切慾念，變成火首金剛，就是一片光明。尤其對男女這個慾念重的人，專修這個法門，就是現在有些人修西藏密宗所謂修拙火定就是這個東西，拙火定也是變化這個東西。拙火也是翻譯，這也是譯義，怎麼叫拙呢？就是說這種火力，三昧真火在平常生命中就有，沒有經過修煉發不起來，所以叫拙火，很笨的，它死在那裏，它在生命中。任何人男女身上都有，沒有經過修練，一直死了，就沒有了，帶到棺材去了也化掉了，可是活的生命都帶着有，拙火，也叫三昧真火，所以西方人翻譯這個拙火不用拙火了，它叫靈力，也叫做靈能，能力和能量。現在講修火觀定。

「若以火性觀 厭有非真離 非初心方便 云何獲圓通」

他說修火觀的人，我們看上文，二十五位圓通裏頭報告過的，火頭金剛，四地以上的菩薩，他報告，因爲他生來天生秉賦不同，淫慾的觀念重，所以佛教他修火觀三昧，最後修成功了變成火首金剛。那麼火首金剛這個是很難修的，普通人還不容易修到，先要氣功，氣修通了，再修脈，氣是氣，脈是脈，現在隨便講氣脈，這是兩重功夫，修氣是修氣，修脈是修脈，氣跟脈修通了，就修光明定。光明定修通了，修明點，才引發了拙火，然後再修持過，才轉化了這個色身，那個時候可以化這個慾念男女兩性關係的慾念爲身心禪定之樂，變成樂，不是普通凡夫的慾唸的快感，是變成他化自在天、化樂天，三界天裏頭欲界有，再進一步他化自在天等等的樂受，欲界裏頭最高層的快樂之感，那麼就用不着追求兩性男女欲的作用。

現在文殊菩薩的評論，他說就以你修火觀的法門來講，「厭有非真離」，不但男女兩性關係，等於人生有些人說受家庭兒女拖累了，等於我們有位同學講，沒有成家以前，他跟我講要出家啊，要修道，還在大學的時候。我說你不要了，等大學畢業考慮考慮，罵他一頓。等到後來過一陣，也修道修得很用功啊，要結婚了，我說你考慮考慮吧，結婚不容易啊。等於我們另外有個同學最近講的名言：不結婚終生遺憾，結了婚遺憾終生啊。所以講是他的名言，那麼這位同學拼命要出家，我說考慮考慮，你要看清楚，我並不是反對。後來要成家，我說你這個要考慮考慮，成家不容易，有房子也有了，我說成家，最後他要結婚。結婚我說你考慮喲，慢一點生孩子啊，生一個孩子等於兩個大人的負擔啊，我說我的什麼經驗都有啊，都告訴你，什麼法門都傳給你。我說你慢一點生，結果一個兩個都生了，來的快。現在呢？他說老師啊，我現在如果有幾百萬給我太太孩子，我還是要出家。所以你看這個人生三階段。

所以另外一個同學講的名言：不結婚終生遺憾，結了婚遺憾終生，他有他的道理，人生境界就是如此。因爲我們人怕淫慾之念，討厭淫慾之念，等於人怕功名富貴，怕貧窮，所以去找錢，離開貧窮求富貴；有了富貴怕富貴，想過清閒日子而不可得。同樣道理不富貴是終生遺憾，得富貴是遺憾終生。這兩句話哪裏都可以用啊，這是大發明。那麼人就是這樣，所以他說以火性觀觀了，又有討厭了，怕有，所以人有許多被愛情貪嗔癡愛久了，被愛情所困，人總想逃避愛情，真逃避久了，除了古人說太上忘情，太上就是代表空，得道的人，是真忘情，不是無情是忘掉情，忘情不是無情。太上是道家的話，太上等於是佛，得了道的人，形而上沒有情，形而下一切衆生三界裏頭萬有衆生這個生命就是這個情字構成的。所以我常常告訴有些同學們講，這個男女之慾容易了啊，不是不能了啊，不能了的是情啊，情才難了呢，以爲無慾就是了道啊，不見得。能夠做到太上忘情，纔能夠「了」。你說我這種功夫那種功夫今天會搖了，八脈會通了，越來越多情，對這個身體的多情，不會「了」的。所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情最難了。它是個無形的一個綁，束縛把你綁住了，結，結使，這個結使把你綁住了。這個結你聽他指揮，自己沒有辦法解決解脫，所以叫結使。所以一切人想離開有，因爲有當中怕了，要跳出有。

「厭有非真離」，不是真正的出離心。所以學佛第一步要發起真正自己發起出離心，出離心，跳出三界，跳出紅塵，離開這個三界，真正發起才能修道學佛。那麼你說我們皈依佛法的，乃至在家出家的，所以嘛，就是怕這個紅塵啊，怕世間，所以我們才修道，對不起，沒有真正發出離心，出離心很難。不發出離心一切修持都是問題，你說我想修道啊，那是做生意啊，「厭有非真離」，沒有真正發起出離心，被環境被現實家庭兒女困擾得不得了的，哎呀，我出家去，這一賭氣啊不是真離，不是出離心啊，那是離出心啊，硬把你逼出來的，不是自己想跳出來。所以學佛第一步出離心最難發，一發出離心，發心，就是發起真正的出離心，那不管如何在世間修道已經跳出來了，生在世間此心已經出家了，此心出離了，此事非常難。所以文殊菩薩批判修火觀定，離有棄欲，雖然厭離有，你認爲好象現在我是無慾無念，非真離非究竟，到某個時候這個火啊，燒起來還不得了，還可以點火。

「非初心方便」。第二點以修火觀修拙火轉化自己的慾念不是一般人能夠修的，做不到，初心用這個方法做不到。所以剛纔我也講過修密法的修氣修脈修明點，但是你如何的條件才能開始修氣？到了什麼境界修持的功夫才能修脈？那條件很嚴重了，不是每一個人修一套氣功，我這個就叫做修氣了，那不行的，那要功德成就才能修那個氣脈。所以他說這一個法門啊，是可以成道，在火首金剛大菩薩的境界是可以，一般人做不到，非初心的方便，初發心的普通人不能夠做到。所以以此法門修道，他提出的問號，「云何獲圓通」，你要參一參，怎麼樣能夠達到圓滿通達的境界？也批駁了，等於在批駁，也等於提問號，那麼下面修風大觀的，就是練氣的。

「若以風性觀 動寂非無對 對非無上覺 云何獲圓通」

就是練氣功的，修氣。修氣修到家，就可以在空中飛行。等於蘇東坡的詩詞，「我欲乘風歸去」，就有這個境界，一點不假，就是這個道理。修風性觀可以乘風歸去，這是風大觀，就是氣練好，這個空氣有這個作用。

你譬如我們曉得「紫南宮」｛諧音｝這位老闆呂純陽祖師，那是唐朝的人，在他沒有悟道以前，他已經練成功了，唐朝非常有名，他考進士不第，黃粱一夢這個境界就後來出家修道。出家修道啊，經上說他的飛劍很厲害的。你看他做的詩，這個時候沒有大徹大悟以前，很有名的呂純陽的名詩：「朝遊北海暮蒼悟」。這個北海不是現在世界地圖的渤海，中國的地圖，渤海一帶，等於東北呀，天津那一帶，「暮蒼武」，蒼武就是廣西，你看那個時候當然沒有飛機，我們坐飛機還要十幾個二十個鐘頭，他早晨在渤海，晚上到蒼武在廣西了。「袖裏青蛇膽氣粗」。青蛇就是他一把劍的名字。「三醉嶽陽人不識」，嶽陽是湖南洞庭湖上。「朗吟飛過洞庭湖」。這是中國文學上神仙詩裏最有名的，三醉嶽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你看那個一個人在空中這樣飛過來飛過去，你看張大千畫的敦煌壁畫，那個很舒服啊，修風大觀修成了，朗吟飛過洞庭湖，這是我們紫南宮這位老闆呂祖師。你說我們假使現在在坐的哪一位修到這個這功夫，那還在這裏楞嚴，嚴楞都不幹了，多舒服啊，空中飛過來飛過去。

但是沒有悟道。後來到了廬山碰到黃龍南禪師，他是和尚，他就悟道了。可是黃龍南並不會飛呀，道是道，功夫是功夫，神通是神通。所以他先見到黃龍南禪師他還不相信他有道，我會飛呀，那傲慢得很。黃龍南禪師在那裏說法，他站在旁邊聽，爲什麼他來聽這個和尚說法？因爲他在空中飛，飛到廬山的頂上一看這個山下面有祥雲浮蓋，這個山頂有五色彩色的雲，得道的。他說此山必有異人，有高人。他就飛下來一看，沒有高人啊，黃龍南禪師普通一個和尚坐在上面說法，他不說話站在旁邊。黃龍禪師就不說了，說今日坐中有人竊法，就是沒有報名的，隨便來偷聽的，他說今日坐中有人竊法。那個呂純陽那個袖裏青蛇膽氣粗，他還喫這一套，他就前面一站，他說是我。他說先生你叫什麼名字？呂巖是也，我叫呂巖。他名氣很大。他說你就是呂純陽啊，久聞你的大名，原來是個守屍鬼。這個和尚就罵他是個守屍的，把身體練得很好，氣脈都打通了，空中會飛了，守着這個屍體長生不老，長生不老是個守屍鬼，他說你原來是個守屍鬼。呂純陽說此乃有長生不老之藥，你這個和尚懂得什麼？我口袋裏有不死的仙丹。那牛吹得很大，後來他兩個人對話，他自己有兩句話，他說我一粒粟中藏世界，噢，這個時候呂純陽一生氣，他罵他守屍鬼，呂純陽就把這個飛劍，嚇他的，並不是想殺他，這樣一丟過去。他打坐在上面，他一看你也沒有道，也不會飛，也沒有放光，這一飛劍，你不要說飛劍，我們西門汀的一把扁錐就把他錐死了嘛，還不把你殺一刀啊？結果他飛劍飛到他前面倒轉來飛回去了。他說這怪了，看了半天是個沒有用功夫的，怎麼飛劍到了他前面會倒轉，他也沒有動手，也沒有用什麼鷹爪王的功夫啊，這個螳螂拳哪，都沒有啊，他動都沒有動，飛劍回去了。所以這個黃龍南禪師就問他你不要來這一套，你修行怎麼樣？他說我一粒粟中藏世界，你看功夫境界之高，口氣之大，一顆米里頭把整個世界裝進去。半鐺鍋內煮山川，半鐺，那個鍋子三個角的，電鍋破了兩個角，破了一個角就剩兩個了，這個鍋子把整個的地球都放進去煮，你看這個本事大了。黃龍南禪師說我不問你什麼半鐺，請問你一粒粟中藏世界怎麼藏？你答覆我。由此後來他悟道了，大徹大悟，所以馬上就跪下來拜師了。

這是禪宗佛教的有名的一個事情，所以呂純陽祖師又是道又是禪，他禪宗後來參透了。因此他做上一首偈子，悟道以後，「棄卻瓢囊碎卻琴，從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信從前錯用心」。這是呂純陽有名的名詩，悟道以後。現在我們呂純陽也講了，紫南宮的老闆，不要今天夜裏來找我麻煩，講了他的故事。

所謂風性觀就是說練氣，「動寂非無對」，所以我們看，呂純陽見黃龍有這樣大的本事，可以御劍飛行，那麼古文叫御劍，駕御劍在空中可以飛行，這樣大的神通。那你看到我們滿地的人還不跪下才怪呢！但是這個功夫，可以說是依通。我們上次提到神通，這也是依通的一種，就是第五通神足通的一種，飛行是第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五通裏頭第五通裏的一種。所以這個有那麼大的本事不能說悟道啊，還不能算悟道。功夫到了，可是練到這個功夫已經很難了！這種功夫他是也有所依仗，依仗什麼呢？御劍飛行，叫御劍飛行。你看有些羅漢們不要御劍飛行，就是御風而行，還是靠一個東西，靠什麼？風力。等於飛機，我們飛機也有點靠風力的，上去還是要講究風的，所以直升飛機碰到迴旋的風力就很難，就是飛機到了那個迴旋風力很大的時候趕快要升高，超過這個風去，那不然也麻煩的，很不容易啊，自然的力量就是很大。所以這個風性，他說「若以風性觀」，練氣練風的話，很低了。念動氣就動，其實我們凡夫也是一樣，念動氣就動。真到了心風合一的時候，就可以得身通自在，這個身體有神通得神足通，但是並不能說是得道，沒有悟。假使修心風合一，風性來修道呢？「動寂非無對」，還是不究竟，有相對性的，有風是動相，有氣是動相，沒有氣是靜相，一動一靜是兩個相對的境界，非與不非也是相對境界。所以動靜非無對，動和靜兩個是相對不能說是絕對。

「對非無上覺，云何獲圓通」，既然是相對的不是絕對，道是絕對的，有相對有動就有靜。換一句話說你修到了很定，得到了定，有定就有不定啊，定與不定也是相對的，你說我得定了就是道啊？那還是功夫不是道啊！定與不定是相對的，動靜是相對的。「對非無上覺」，既然還留在相對的一面，不能說是大徹大悟，不是無上大覺的境界，不是至高無上的成就。「云何獲圓通」？文殊菩薩提出問題，你說你如果這樣修，最後想修到成佛之路，怎麼得到圓滿通達大徹大悟呢？

地水火風四大說了。批駁做空觀的。空觀上面上次也講過了，上面二十五圓通都有報告。

「若以空性觀 昏鈍先非覺 無覺異菩提 云何獲圓通」

對了，有些人專門想空，以爲空了沒有念頭就是道。尤其一般學佛的人，問的問題，哎呀，我打坐就是思想去不掉，好象思想一去掉了就得道了。得道了？得到了，得什麼？這裏有個字，昏鈍，都鈍了，差一點點。所以經常我告訴大家打坐不要把昏沉當成道啊！坐起來好象自己什麼都沒有，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想，好清淨！這是昏沉啊，這不要修啊，這個修久了，他生來世再轉身來就到中央市場去了，做老黑了，就給我們一斤一斤買回來呀，那個玩意兒，所以昏沉要入畜生道的。真正的定境是清明的，不是昏迷的，千萬搞清楚了。所以以爲自己思想不起了，在那個昏沉的狀態裏頭，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呵，我一坐好幾個鐘頭入定了，然後人呢頭在那裏釣魚，這樣；有些硬練到不釣魚，還不簡單？就把肩膀一端，這樣一坐他就不會點頭了，這樣坐他不點頭了，因爲這個是功夫，傳給你們了，將來要傳下去呀，呵呵，因爲他只曉得偷懶的方法，這樣一打坐一昏沉了，當然頭軟的嘛！如果肩膀一端，把它架住了，這樣睡覺，儼然不動，有道之士。所以這個道理。

空，「若以空性觀，」以爲達到空就得了道，那不是真的空啊，真空無相，沒有個空的現象，真空無相，有相就非空，有個清淨相也不是空。所以說「若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頭腦昏昏的什麼都沒有想，笨笨的，所以常常有些學佛的人爲什麼學成腦子笨了？因爲常常想去妄想去唸頭，什麼想都不敢想，什麼念頭把它壓下去，慢慢腦子就白癡了，笨了。真的呀，我個人的經驗，我也修過這個，有三年當中我不認識一個字了，書還是會看，認不得字了，我也不拿筆，因爲把它丟啊丟啊，念頭空掉，拿起筆來不會寫字，想到這個字怎麼寫法不知道，後來就慢慢把它恢復了，三年啊，我本身的經驗。所以求空，這樣久了以後，昏鈍，反應也不靈敏。所以有許多人學佛修道，太太們修，丈夫跑了；丈夫們把太太修丟了，多得很，不是道。

「昏鈍先非覺」，你要搞清楚，昏昏昧昧的不是覺。所以青年人要打坐修道我最反對，沒有一個不出毛病的，智慧不夠，道理也搞不清楚，隨便來搞。以爲打起坐來什麼都不知道，噢，我得道了，然後身上啊，氣脈發動了，不是氣脈，他身體壞呀，裏頭大概抖動了，噢，功夫來了，象這一類很嚴重。「昏鈍先非覺」，佛者覺也，大徹大悟是智慧的成就，這個覺性啊，菩提覺性沒有。

「無覺異菩提」，你以爲打起坐來什麼都不知道，然後一下座，「你好高啊，入定了」。「我不知道多久了」？「三個鐘頭」。別人看看你有功夫，自己看看也有夫功，實際上這三個鐘頭在昏沉境界。所以文殊菩薩說「無覺異菩提」，無知無覺不是得道啊！那個是昏鈍的境界，無覺異菩提。

所以你們學禪宗，你看六祖也講啊，六祖當時在廣東弘揚禪宗的時候，北方有個臥輪禪師，臥輪有伎倆（伎倆就是本事，唐朝的土話。），能斷百思想（思想都不大起了，都可以空掉了。）。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這個道啊天天長大，他認爲這個是道）。這個話傳到廣東，六祖那個時候在韶山，六祖笑了。他說我有個偈子：慧能沒伎倆（我沒有本事），不斷百思想（並沒把妄想雜念壓下去）。對境心數起（看到好笑的就笑，看到哭的就哭了嘛。死了人還不哭啊？那變成無情的，對境心數起。）。菩提怎麼長。就是文殊菩薩「云何獲圓通」？你說怎麼長？他說我的道就是這樣修的。所以真正的大道，你們注意啊，不管佛也好，仙也好，密宗也好，現在傳你個口訣，密宗，現在給你們傳：大道不外人情，就是人爲覺得不合理的，修道絕不合理。大道不外乎人情，不是叫你過年了送個紅包來這個人情，就是人的情處理的問題。你看六祖的偈子，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然後他問菩提怎麼長，你說怎麼長？你說我道是怎麼修的？這是六祖。

我們現在就回轉來看文殊菩薩批評，那個去妄念，認爲求空境就是道的，文殊菩薩同樣批評更嚴厲，「若以空性觀，昏鈍先非覺，」昏頭昏腦，思想智慧越來越遲鈍了，離開正覺菩提大道越來越遠。「無覺異菩提」，佛者覺也，大家學過教理的，什麼叫佛？佛陀，它是什麼意思啊？覺性，覺悟衆生，自覺覺他，覺得圓滿謂之佛。覺就是清醒了叫覺，佛不過是先知先覺的人，先得道。那麼「無覺異菩提」，沒有覺悟自性那不是菩提大道啊，菩提也就是翻譯成覺悟啊。「云何獲圓通」？他說你們認爲不起思想以爲得道，他說請問你們怎麼得道？「云何獲圓通」？把修空的，地水火風空都批駁了。

那麼修識的，意識這個識，心意識。

「若以識性觀 觀識非常住 存心乃虛妄 云何獲圓通」

他把彌勒菩薩的唯識論唯識觀法也批駁了，他說你假使觀自己意識，心意識這個作用，不管你八識九識十二識，不管了，你怎麼分析所謂八識啊？所謂這個真如啊？法相宗在唯識宗分析一切現象而悟道。禪宗是性宗，歸納一切東西，一刀就進來，就是禪。法相唯識就不同，分析又分析，科學性的，分析到最後證到性空緣起，所以他批駁這個用識性觀的。所謂識性，心意識，這個我們簡單講過去，因爲在這裏講過《成唯識論》專門講。

「觀識非常住」，譬如我們這個心意識這個思想，它不是永恆的，經常在變化。所以我們這個心意識，注意呀，我們這個思想，思想感情，所變的現象，能夠使我們變的是自性的作用，能變與所變。唯識告訴我們能變的自性，能變的是自體自性之體，所變的是各種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法，能變所變的道理。所以「觀識非常住」，它不是常住，變去了，譬如我們講一句話，坐在這裏感覺，人生來那麼漂亮一個小孩子，又白又胖又嫩，現在我們白髮蒼蒼又老又醜又幹巴，現在不是乾巴，是乾癟了，這個樣子，是一切無常。

「存心乃虛妄」你把心想停留在那裏，停留得住嗎？譬如你念佛，心意識在唸，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當你念過第一句南無阿彌陀，叫陀了，那個麪粉坨了一樣就坨過去了，第二念是第二念，不是第一念呀！此心如何能夠定？唸佛之理，什麼叫唸佛這個要懂得，不然你想「存心」把心留住，「乃虛妄」，這個是妄想，此心不能留。「云何獲圓通」？他說你用心意識來觀想，怎麼樣能夠得到圓通呢？

好，現在地水火風空識。然後覺性，地水火風空識覺，覺性放在最後，我們有感覺有知覺這個心理，拿這個來修行也不對，諸行無常，

「諸行是無常 念性元生滅 因果今殊感 云何獲圓通」

一切所做的有爲法不會永遠存在的，不會永遠停留的，不會永遠存在、不會永遠停留叫做無常，不能常常在這裏，無常就是這個意思。你不要看到馬祖廟裏出來，那個七眼八眼戴個白帽子那個叫白無常，那個七眼矮矮的叫黑無常，那是後來民間亂編編出來的。無常是佛學的名詞，代表不常在，不能永恆存在，在中國《易經》啊就是變化，變去，就是剛纔唯識講能變所變必變。天下的事物，一切事、一切理、一切人、一切物，必變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怎麼靠得住啊，它能變所變必變，你們想把它拉住不變，多滑稽啊，真是很笨。念性元生滅，我們這個念頭思想，這個作用叫念，一件事情擺不開就是念，念就是生滅心，你自己不瞭解自己的生滅，你的心放不開啊，你放不開誰能幫你放開，你本來放開的嘛。你自己希望被捆綁起來，誰能幫你放開？

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 前因後果是不同的變化，所以前因與後果，佛法是建立在三世因果，這一生所遭遇的都自己造的前因。這一生的所作所爲結他生來世的果啊。因果今殊感。諸行無常。我今天到廟子裏，我們小的時候，那個老太太，念一點經打個圈 ，問阿婆做這個幹什麼，說：死後到陰間去，打個圈圈燒了會帶走啊？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困果今殊感啊，因跟果是有，但是因和果的報應中間有時間空間變化不同，感受變化不同，云何獲圓通。所以用覺性，自己修這個感覺、知覺，想做功夫想得道，還是有問題。

好了，文殊菩薩，二十四位菩薩到他手裏，這位教務長一概把批駁了。沒有一個最好，都對都不對。可是我們諸位注意喲，觀世音菩薩的法門真是了不起。我講沒有用，你看文殊菩薩怎麼講。

「我今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 實以聞中入」

這是二十五個報告，觀世音菩薩做最後的報告，他現在推崇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把前面二十四位的修法都批駁了，他說我向佛你老人家誠誠懇懇、規規矩矩的報告。「我今白世尊」，白就是講話，所以我們講話叫白話，開口講話，在古文叫告白，稟白，告白，就是講話，等於現在部隊「報告」，白字就是報告。他說我現在老實實的報告給世尊，佛。

「佛出娑婆界」，這個佛釋迦牟尼佛，一切成佛都到這個世界來成佛教化，因爲極樂世界純樂無苦，不需要怎麼辛苦的修；天上神仙享福過分，你勸他修行，他也不幹，他無苦何必修嘛；地獄裏頭也不行，太苦了，受苦的時候沒空閒，受那個苦報沒有時間修了；你看人在煩惱中受苦報，他修行都不幹了，這是現身下了地獄，有什麼辦法？他沒有時間；受福報也沒有時間。娑婆世界是苦樂兼半，上午沒有空，晚上還有時間到十一樓來，苦樂兼半，所以可以修行。所以十方三世諸佛都要到這個世界留學的，學的快，有苦有樂有比較性的，容易悟道。「佛說娑婆界」。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記住這兩句話。這個東方世界，這個世界，真正佛的教化，一切衆生特別敏感的是聽覺，耳朵。所以要講經說法，佛出來也說法，也做廣播器。特別敏感，所以聲音在這個世界上特別敏感。所以他說「此方真教體」，他並沒有講上方其他的佛國世界，我們這個世界娑婆世界，「娑婆」兩個字翻譯的意義就是堪忍，能夠忍，這個世界上痛苦的事情很多，所以諸佛菩薩都很佩服我們，你看我們很光榮啊，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都很佩服我們，這個世界好痛苦，好麻煩，我們居然忍得下來，堪忍，能夠忍受，所以這個世界上菩薩多。

什麼是菩薩？忍人所不能忍，一般人忍不了的能夠忍；行人所不能行，一般人做不到硬做。你看我們在坐許多媽媽最偉大的菩薩，又在上班又要管家又要管丈夫又要管孩子，同時還要管管自己來聽《楞嚴經》，你看多了不起！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所以叫做娑婆世界是堪忍世界，也就是說明這個世界有缺陷的，很多的缺點，很多的痛苦的，所以諸佛菩薩都借這個世界來留學的，好修行。太快樂幸福的地方不想修行，沒有痛苦的刺激不會修行，太痛苦的地方無法修行。但是這個世界的修行啊，最好是聲音。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真正能得到清淨境界，靠聲音。你說那所以現在擴音器，二十年前他們就講，現在進步了，就要擴音。我說不行，還非要人上課不可，擴音是擴音，錄音還是錄音，還是要人上，那個聲音沒有辦法代表那個動作，人懂那個話不是聲音聽懂的，一句話聽懂了，眼睛要動，手要比，那個臉這樣，他就懂了。你看要加上許多動作，手要動肩膀要搖，他就懂了，但是主要是聲音。「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地」，他說我們假使在這個世界修行，要想得定得道，在三昧的境界定慧等持，「實以聞中入」聽聲音，觀音法門的修法最好了，他先講「聞」。觀世音菩薩觀音而修，怎麼樣修法，他下面就會做結論，觀世音菩薩上面自己做了結論，文殊菩薩再把它加上。

# 楞嚴經講座 六十六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楞嚴經》還在卷六，正講到文殊菩薩總評二十五位圓通。現在總評的最後提到觀音法門，說明在這個我們現實的世界裏頭，我們這個世界不是代表一切，以修觀世音菩薩的觀音法門爲最好，就是上次提到過最重要的兩句話：「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因此採用觀音菩薩的修法是最好，所以說「欲取三摩地，實於聞中入」，以聞性，聞就是聽了，由耳根聽聞音聲的法門最好。下面這是一個總綱總評裏頭。

「離苦得解脫 良哉觀世音」

尤其音聲的法門，所謂念觀世音的法門，離苦解脫是學佛的目的。我們學佛的目的是得解脫，一切世間生死捆綁我們，煩惱捆綁我們，煩惱痛苦生死一切都是束縛的，那麼佛學的名詞叫做纏縛。一切凡夫衆生之所以不能得自在，不能得自由，因爲都受一切的纏縛，學佛的目的是解脫了一切的纏縛，解就是解開，脫就是脫離。所以離苦得樂是一切衆生共有的目的，所以叫離苦得樂，所謂離苦得解脫是學佛最後的目的。要想離苦得解脫最好的，「良哉」是讚歎之詞，最好的法門是觀世音法門，也就是文殊菩薩的結論。他現在是讚歎觀音法門。上面我們原文講得很詳細，現在變成偈語把它濃縮下來。

「於恆沙劫中 入微塵佛國 得大自在力 無畏施衆生」

這是讚歎觀世音菩薩本身修持觀音法門的成就，因爲有所成就是從大悲心來。大悲心我記得好象前幾年佛教徒們寫了許多文章辯論西方文化的愛心，佛教徒們反對，愛心不是大悲心，大悲心是大悲心，那麼好象兩方面打閉門官司打了很久了，大概好久了，好多文章。所以我現在非常抱歉，各方面寄來的東西來不及看，每天收到要看的東西太多，不止佛學的呀，各方面文化的呀，亂七八糟的呀，堆積如山，沒有時間仔細看。大概打開看看，中間看要點，除非有很好的吸引了，眼睛拉不開了那就看下去，普通都很解脫，那個眼睛一看就溜過去了，毫無道理可解說了。這個覺得很好玩，所謂愛心，很難的，西方文化裏「慈悲」兩個字這個觀念找不出同義字，很難的。

西方人所講宗教性的愛也等於慈悲，這沒有錯，西方兩個文化不同，表達不同。如果拿中國文字來講，就拿中國文字解釋西方文字，愛就是愛，愛就是我愛你你愛我叫做愛，那麼這個愛字如果擴大了呢？譬如儒家所講的道理，中國文化：親親、仁民、愛物，這個愛這不是的狹義男女的愛，不是感情的愛。儒家的道理所謂親親，由我個人做起。最近我們也提到過，親吾親而及人之親，把我解決問題了，把我家裏父母兄弟姐妹兒女都解決了，然後再解決我的親戚、我的朋友，由親吾親而及人之親，再擴大，擴大，是這樣，是親親的道理。所以古人提到過這個問題，儒家的人和佛家倆辯論，說你們學佛動不動講慈悲，大慈大悲愛衆生，怎麼愛？度衆生？我們儒家呢？親親，仁民，愛物，先愛我自己的人，有力量多餘的愛其他的人，你動不動愛三千大千世界衆生，做不到啊，吹大牛啊。

比方孔子跟釋迦牟尼佛兩個人站在河邊，兩個人媽媽都掉到河裏去了，請問你佛家的人，是先跳下去救自己的媽媽？還是先救孔子的媽媽？如果他先救自己的媽媽，背上來了，再跳下去救孔子的媽媽，你不平等嘛，我的媽媽你的媽媽衆生平等啊，爲什麼有分別啊？他說假使我們儒家呢？老實不客氣，看到你的媽媽同我的媽媽都掉到河裏去，當然我跳下去先救我的媽媽，然後再跳下去救你的媽媽，那是很自然的呀！親親嘛，親吾親而及人之親，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象你們動輒來一個大慈大悲，必須有武功兩個媽媽一起來救，那怎麼辦？普通人沒有武功啊！是這個問題，

現在我也是把古人的這個道理轉述給大家聽，不過我沒有做結論，諸位自己去做結論。所以儒家的道理親親是這樣，親親以後，親吾親這個圈子慢慢擴大，仁民，仁民就是普愛大家，光愛人類還不夠，還要愛物，一切生物都在內，都要愛。所謂愛物，等於就是佛家的度衆生，物等於衆生的一個簡稱。所以儒家的道理親親，仁民，愛物，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個一個圈圈慢慢慢慢放大。佛家的慈悲你說同這個愛不是一樣嗎？也是一樣，這個愛不能做狹義的解釋。所以老是在那個文字上打圈圈，寫了許多文章，我覺得很好玩，不過印刷發達了，紙廠啊臺灣也蠻多，造了那麼多紙不浪費啊有罪過，所以寫的東西印刷一下東西也蠻好，人家有工作可做，就是說真正的道理不要再爭了。那麼迴轉來講到觀世音菩薩以大慈大悲願力，聽音聲成就的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度一切衆生。

這個上面十四種無畏功德我們已經討論過，他說包括了十四個範圍。施無畏，佈施給一切衆生，幫助人，無畏：沒有什麼恐懼的，都能夠得解脫得安樂。那麼現在文殊菩薩在這裏總括了上面的話，他說觀世音菩薩的願力，在恆河沙數的劫數裏頭，恆河沙這是個代號，恆河太大了，印度的這條大河，等於中國大陸的那條黃河，太長太大，我們拿臺灣來講大度河裏多少沙子，誰能數得清楚？一顆沙子等於一個劫數，就是等於一萬年等於一億年，恆河裏頭有多少沙？一顆沙子等於一萬年，這一數多少萬年就是沒有限定的時間，他沒有疲勞，沒有退悔，都以大悲心來救度衆生，那麼歸納起來用中文就很難辦了，翻譯的文字還加上沒有數量代號的文字，變成中文簡單的五個字，這就是中國文字的簡化，

「以恆沙劫中」。無量劫數以來入微塵國土，微塵也是代表，恆沙劫代表無窮盡的時間時代，入微塵佛國代表空間，一顆灰塵世界等於一個國家一個世界，世界上有多少灰塵數不清，因此說世界上有多少星球世界也說不清，第二句話代表無盡的空間。觀世音於恆沙劫中，「入微塵佛國」，進入一切世界，一切國土。「得大自在力」，他已經得了自由自在，所謂觀自在，觀世音也就是觀自在。我們大家都曉得唸的般若心經裏頭，尤其在中國最流行的，在東方日本也好，韓國也好，就是從中國佛教文化過去的這個《心經》，加上摩訶兩個字二百六十二個字的心經。這個《心經》開始是觀自在菩薩，這個名號同他修持，修觀音法門成就了得大自在，這個我們要注意啊，自在在中文裏頭常常與自由合起來用「自由自在」，我們講它，那麼真正的意義不是口頭所講的自由自在，自在就是大徹大悟了知道了我生命的本來是什麼？我真找到了我，找到了我自己，自在。所以觀世音菩薩「得大自在力，無畏施衆生」，對一切衆生大慈大悲力量的加庇。使你生命活着永遠無所畏懼，這也是文殊菩薩特別推薦讚揚觀音菩薩的法門。下面文殊菩薩講。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寧 出世獲常住」

觀音我們曉得聽一切音聲而入道。那麼上面文殊菩薩提出來，「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在音聲上。譬如我們舉一個例子，我們這個世界上生來的小孩，開始眼睛沒有張開，小孩眼睛畏光，所以我們打坐的時候那個嬰兒狀態，默默含光，默默然，這個嬰兒狀態，含這個光明，不是眼睛張開，也不是閉攏，你看嬰兒，有一點。這個做過媽媽大概都知道，至少當過姐姐也抱過也看見，嬰兒都是這樣。但是他先一個感覺----聲音，你看講聲音，他當然沒有分別，不曉得你講什麼話，音聲一逗他就會知道，就是了解這個世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至於進一步拿物理來研究，我們都曉得，學過物理的話，聲音在光之後，光來的快，一個東西打破了以後，光先照過來，音後來，差一點點，光是最快的。但是今天的科學、自然科學講到這裏爲止啊，科學你不要迷信到極點啊，明天后天明年後年也許忽然一個發現，音聲又在光以前那就糟糕了，科學還在研究中，還沒有定論。那麼以佛法看來聲光同時的，這個問題啊再等到將來科學去求證，至少啊，聲與光差不多。

可是我們拿現有的生命來講，這個世界一切衆生生命第一個開口說話，先發音聲，所以嬰兒什麼都不懂，也不會叫爸爸，只會「啊啊」，所以咒語的音聲是「啊」。這個開口音是「阿」，是阿彌陀佛那個阿，不是Wo彌陀佛，Wo不同，Wo是後面的音，「阿」開口音，這一個聲音，你看世界上任何一個開口音，「阿媽，阿爸」，這個世界上開口先叫阿。所以你看宗教家也一樣，基督教禱告完了，「阿門」，都是有關係，這個咒語的音聲，開口音都是阿，生生不已的音聲都是，「阿彌陀佛」，「阿」「阿門」，很多了。你看研究世界上很多宗教咒語裏頭禱告裏頭都離不開「阿」字的聲音，所以人的救苦救難，痛苦的時候「哎喲」，還是阿，那第一個聲音是啊，那屬於啊的音聲。那這個開口音，開口音生髮，象蓮花一樣放射的，生生不已，所以人類衆生開口的音聲都是從阿字門開發的，這個要研究梵文，研究一切密教的咒語，問題就很多了。但是一切聲音裏頭有差別，這個音發出來，變了以後呢，由「阿」字可以產生了很多，大至上都是開口音開始。所以這個世界上我們利用音聲而入道。

文殊菩薩是再三讚歎音聲的重要。如果諸位我們提到過，有學道家的，或者懂得醫學的，音聲是很重要，音聲發於這個耳根。所以老年人耳朵會聾了，我們普通舊的醫學來講，爲什麼老年人眼花了耳聾？腎氣虛了，命門的腎氣虛了。可是也有一個道理啊，老年如果得耳聾長壽之星，可以活得長，聾耳朵了，當然聾了耳朵應該長壽啊，那個廢話少聽一點多好呢？就少想一點嘛。但是這個耳朵的道理是什麼？耳通氣海，耳朵通於氣海，元氣命門，關聯很大，所以耳通氣海。心目相連，眼睛和心兩個相連，所以不管是佛學佛法道家顯教密宗修道打坐，都是垂廉，垂廉把眼睛含光默默中，半開半閉，返聽，不亂聽外面的聲音，返聞聞自性，觀音的法門，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麼如果這樣用這個法門一來，世界上沒有壞的聲音，最壞的都會變成妙音，這個妙音並不是象那個唱歌唱得好，什麼聲音很快樂叫妙音，難聽叫哎喲也是妙音，哭起來也是妙音，笑起來也是妙音，那麼這個妙音就不是這個意思了，這是講什麼？聲音是很玄妙一個東西，它有無比的功效。所以這個世界上你看普通人類，這個音樂非常能夠感人，現在醫學上也瞭解音樂可以治病。有些病在西方正在開始研究，有某一種病啊，可以治好，拿音樂來治。那麼其他方面，你譬如說也有氣功研究法，用音樂來治病，一種咒語的音聲可以治病，就是練氣的道理。

那麼我們曉得音樂的感應很大的，動物，現在曉得很多動物都懂得都喜歡音樂，牛啊，豬啊，鳥啊。現在進一步瞭解了，很多的植物音樂感應很快。科學家也在試驗，這個花這個植物這顆樹種在那裏，天天唱某一音樂放給它聽，這個樹長得特別好，它不聽啊，也害了相思病，很愁悶，那個樹葉就馬上萎縮了，把音樂放給它聽，它就長開了。那我們也可以說，並不是這個植物有耳朵啊，可是這也是觀音的法門，它音波的幹擾，這個自然界的這個氣流的幹擾，使這個植物這個生命也受了一種電波的感染，也可以那麼解釋，不過這是科學家都在那裏自己自做解釋，究竟是什麼？這個音聲的作用爲什麼有那麼大的功勞？音聲也可以殺人，也可以嚇死人，也可以救人，這個是妙音。妙音觀世音，這個妙音從哪裏？現在我們推開菩薩的名字，觀察世界上一切的音聲，這個音聲的究竟道理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今天科學還在未定之間，不能做結論的，還正在研究。所以音聲妙音之妙，妙音在哪裏？觀察世界的音聲，然後你把兩句文字經文聯起來，就感覺它佛經的文字非常妙，「妙音觀世音」，這個法門，最妙的音聲就在世間。哪些音聲呢？譬如說梵音，海潮音。

梵音這個梵字在中文代表清淨謂之梵，清淨的意思。那麼另一個意義在南北朝唐朝以前把天竺，現在叫做印度，天竺的代號一個字叫做梵，佛經稱爲梵jia，那麼佛經普通稱爲梵文。不過這點我們要了解梵文是印度的文字的一種，印度有數十種文字，到現在還是一樣，不過現在多半用英文了，可是它本土的文字有些還保留了幾十種。那麼最初是梵文，我們唐代翻譯的經典是不是全部是梵文的翻譯還有問題，這是梵字的第二個意義。第三個意義梵代表梵天，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象我們一切衆生人類在欲界中，譬如太陽月亮，甚至於說四大天王，我們講這些天人還是欲界中，玉皇大帝都是欲界天中，欲界天當然比我們人了不起啊，譬如有些神仙，有些神仙還在欲界天中，所以我們看中國古代的神仙傳記，很多的神仙還有婚嫁，也有婚姻的事情。神仙的戀愛是很有名的，在中國的戀愛史上文學上，很多是神仙的戀愛。但是你說既然當了神仙還有愛情？還有婚姻？還有相思？這個妙不可言哪，就是妙不可醬油啊，不是妙不可鹽。那麼這個沒有事，因爲有一部分的神仙在欲界中還有欲。過了欲界，色界中那就不同的，色界中清淨，所以色界天人，中間的天人叫做梵天，色界天最高層的天主大梵天天主就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的天主就是觀世音菩薩化身。這樣一來呀，跟西方宗教搭上關係了，掛鉤上了，西方宗教掛了鉤了跟佛教，大梵天主出來一身白衣服，都是白的，一切都是白的，白冠白衣服，這就等於某一個教出來都是白衣服。那印度的婆羅門也好，天主教到了最高的階段就是白衣聖母，大梵天的天人都是穿白的，所以梵字也代表梵天，梵天的境界就很高了。因此我們瞭解了中國字這個梵字在佛教裏有這樣許多層的意義。

現在《楞嚴經》所講的梵音究竟代表什麼？代表一種高遠的、清淨的、清雅的、不可思議的音聲，這所謂梵音。那我們明白的再做一個比方，引用別的證明，等於大家如果唸書中國的莊子，莊子所謂講天籟之音等於有一點接近梵音，天籟之音。莊子所謂提出音聲三種，天籟、地籟、人籟，人籟就是我們這個最好的美妙的，最了不起也不過人籟的音聲，有限的，地籟比人籟高明，天籟之音啊那就非常美妙了。我也常常說，世界上有沒有？很奇怪啊。現在科學證明，就是說象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一般都曉得最大的音聲我們耳朵反而聽不見，我們這個人的耳朵聽不見了，可是如果講那個聲音那種大聲，譬如最遠最大的，銀河系統的聲音，現在科學證明銀河系統有音聲，一天到晚有，所以我們有時候無線電波受這個幹擾，受這個幹擾想不出來不曉得哪裏來，外太空的這個音聲。現在我們也可以收得到，分辯不出來，它屬於什麼東西？那麼太空科學家正在研究，正想和它們倆個通信，不曉得它那個電波的信號，也許他們也不懂我們的信號。這些音聲啊，在哪個時候聽到？我們人如果不用科學儀器，

告訴大家一個經驗，如果一個人到了高山絕頂海撥最高的高山，尤其大陸上在西康在西藏在西北高原，到了冬天萬山冰雪，那真是萬籟無聲，那個時候假使你打坐入定聽見了聲音，那就發現這個空中會有非常清雅的音聲，因爲那種氣候那種高山頂上，象我個人就有這個經驗，實在講不出來，那個時候那種山頂上上不要說人看不到一個，鬼也看不到半個啊！那真是一點聲音沒有，可是當你一靜定下來，那個聲音講不出來之美，可並不是像我們那麼唱歌那麼扭起來的聲音啊，絕不像，越聽越清淨，總而言之，講不出來，叫做不可說不可說，那就是沒有辦法形容，身心知道，梵音清淨，也懂得了莊子所講的天籟之音，無比的美妙。

這你們不要去妄想啊，這要有很大的福報，一輩子你們可以享受人間的鴻福，沒有辦法享受這些清福啊，清福比鴻福還要難享受啊，而且也要這個本事啊，不然到那個高山絕頂，尤其是冬天冰雪封山一個鬼影都看不到，你會寂寞。你們現在都想修道出家到山上坐坐，真到了山上，一個鬼影都看不到。住久了以後，空谷足音，聽到那個空空聲，有人走路的聲音，那個皮鞋打到那個石頭嘣一聲，你坐在那裏不曉得多高興，總算有個人來了，就會到這個境界，所以莊子講的一點沒有錯，久聞空谷足音，恫然而起。這個就會到這個境界，就是聽到人走路咚一聲都會歡喜，人會到那個情形。

這個所謂梵音的道理，我們引出來，世界上觀音菩薩的音聲，所以修觀音法門就要清淨梵音，海潮音就很偉大，海潮的音聲很偉大，海潮的音聲啊，諸位在航海久了的，或者在海邊，再沒有地方聽、跑到臺中啊，你看那個海潮打在岩石旁邊那個轟轟，那個聲音很宏偉喲。如果在那種地方坐下來一打坐，你開始覺得很吵，慢慢覺得很可愛那種聲音，慢慢慢慢你自然跟那個聲音融化了，心念會平定下來，海潮音，海潮音也代表了非常有力的非常美滿的非常偉大的丹田所發的這種聲音。所以「梵音海潮音」。這是「妙音觀世音」連下來的。音聲是很微妙的，這個微妙音聲向哪裏找？不要向稀奇不要玄妙去找，你只要向世界的音聲很平凡的地方去找，慢慢會發現一切聲音都如梵音一樣清淨，都如海潮音那麼大聲的威力的音聲。

「救世悉安寧」，一切音聲可以救世很安寧，好的歌曲好的音樂家是會使你心境很安詳的，所以念觀音名號要念到真的好，「悉」統統使你平安。同時以音聲法門來修，例如說象梵音海潮音，走觀世音這個路線，「出世獲常住」，常住是代表什麼呢？自性，我們生命的本來，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所謂常住。那麼後來佛教呢，拿廟子一個代號也叫做常住，那麼出家人說你到哪裏？我回我的常住去，那就是說常常住在廟子裏頭，也可以用。但是佛法真正所講的常住就是真如自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自性本來沒有生滅，沒有變化，常住。所以明心見性以後呢？證得真如常住的法門，就可以出離世間，跳出這個世間，所以出世獲常住，這是讚歎觀音法門的重要。

「我今啓如來 如觀音所說 譬如人靜居 十方俱擊鼓 十處一時聞 此則圓真實」

現在文殊菩薩的評論，二十五圓通所代表二十五種法門，每一個法門都很好，都可以做功夫修行而成佛的，但是文殊菩薩的總結論，這個二十五種方法裏頭最好的還是觀世音法門最好。那麼他上面有很多評論，現在濃縮來講。

「我今啓如來」，代表文殊菩薩的口頭報告，我現在向佛向你老人家報告。

「如觀音所說」，觀世音菩薩的法門最好，等於觀世音菩薩自己報告過的，爲什麼說這個音聲修道很好呢？譬如我們用眼睛來內觀返觀，你要曉得內觀是佛學的名詞也叫返觀，返觀也叫觀照。那麼在佛教佛法進入中國以前，中國文化有沒有這種表述呢？有沒有這種文化的敘述？有，在中國的上古春秋戰國到秦漢，修道家也有這個，叫什麼？「內視」。內視就是返觀，向裏面看的，我們眼睛是向外面看的，內視法門是返照，內觀。所以古代的中國道家修長生不老之道，有一個名稱，你們要注意，你懂了以後就曉得觀音法門那麼偉大，中國道家叫做長生久視之道，用這些名稱的時候，佛教並沒有進入中國，佛法沒有來。

所以大家要想修到長生不死，第一個要練到長生久視，什麼叫久視是一個問題，我們人的眼睛都是向前面看向外裏面看的，閉起來呢？不是死掉就是睡着了，不會看了，假使這個眼睛永遠正視，長照而不昧就表示沒有死嘛。所以人要死的時候兩個眼睛向下面就掛下來，看不見了，就是這個樣子眼光落地了，就掉下來，眼光硬是向地下走了，向下面沉下去。眼光落地就是所謂人要死了，在中國古代文化是魂魄渙散，這個魂和魄兩個分開了，開就是這個精神衰敗了，那個靈魂離開身體了，你眼光就落地了。所以長生久視之道，內視之道永遠是清明，那麼就是可以得長壽。長壽是生命精氣神的問題，這是順便帶到。

佛法沒有來，觀音法門有沒有呢？本來也有。不過因佛法來了以後，更清明更簡化那個原則了，修觀音法門，乃至修觀自在法門就是同長生久視之道一樣。修觀音法門就是返聽，練氣的功夫是一樣，這樣我們曉得呀，所謂東方兩大古國四五千年的文化，它最高妙的東西都是合一的，說法表達不同，當然現在我們自己文化，大家自己也不懂了，我們懂一點點的還告訴你們不懂的一點點的，懂與不懂之間的要趕快努力，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觀音法門，觀音菩薩也講過我們用眼睛修內視還是有限度，那麼向外看眼睛只看到前面這樣，左右看不到了，後面更看不見。所以練氣功修鼻子呼吸一來一往是生滅法，各種都批駁了，只有聲音法門，

「譬如人靜居」，譬如一個人靜靜的一個房間，或者躺在牀上睡着了。「十方俱擊鼓」，十方是東南西北上下六位，東北西北東南西南，這樣就是十方。十方的音聲同時打鼓，「十處一時聞」，我們能聽的這個作用，十方的音聲一下都聽見了。所以觀音菩薩說；「十方俱擊鼓，」，十方面同時打鼓，「十處一時聞」，同時可以聽到十方八面的音聲，所以利用這個音聲修佛修道成就得快。「此則圓真實」，拿一個現實的情形告訴你證明，音聲法門是圓滿的，圓滿就是上下左右前後十方八面無所不遍，聲音是圓滿的。是則圓滿真實，真實並不是說聲音真實啊，聽聲音這個作用修法是真實，很快。如果你要解釋聲音就是真實的，錯了，絕對就錯了。那麼尤其你們學佛的本院專門研究佛的，乃至出家同學更要注意喲，平常我也給你們講過，根據因明的道理，聲是無常，聲音不是永恆的，譬如我們一句話講出來是發聲，講過了以後就沒有了，不會永恆存在，所以聲是無常的。聲音不是真實的，聲音本身是無常，現在觀世音菩薩爲什麼講修聲音法門那麼好？就是說能聽聲音那個作用，是找那個東西，不是在於聲音的本身，是講能聞的這個聲音的作用，能聞聲音的作用，所以這裏這一句所講的「是則圓真實」，聽聲音這個作用是圓滿的，「真實」：這個法門修得很容易成道，這個話很真實，就是這個道理，此則圓真實。這是讚歎觀音法門的好處。下面也來個總批評。

「目非觀障外 口鼻亦復然 身以合方知 心念紛無緒」

拿眼睛來講，「目非觀障外」，這個文字給它濃縮的，就變成古詩句了。我們看中國的古詩啊，春秋戰國以前四個字一句，你看我們讀《詩經》，大部分是四個字一句，有時候兩個字也成一句，後來慢慢發展成五言詩，五個字一句，到了唐代的有七言詩，七個字一句的，再慢慢慢慢下來不夠了，人類這個感情思想複雜了，就加上有詞，有長短句，長短句譬如說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切切，那就要了命，聽起都是慘的，所以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這些都是短的，長短句，這些叫詞；再後來時代越複雜，詞還不夠，唱歌；現在歌也不夠，歌要加上說白，還要說兩句唱兩句；還不夠，現在還要加上扭起來跳；跳還不夠，馬上要身體還要剝掉，乾乾淨淨。現在已經到了裸體文化的階段，再進一步是扒皮文化的階段，裸體完了只好扒皮了，不過不會的，人類不會那麼笨。慢慢會復古，覺得裸體看了也沒有什麼好看，要加上穿衣服一件一件，慢慢又變成那麼大的袖子纔好看，最後看慣了又要脫，脫完了又要光，光了以後又要穿，這是啊，衆生自找煩惱。這個我們不講了。

那麼現在迴轉來講到這個五言的文字，「目非觀障外」，怎麼解釋？「目非觀障外」：眼睛不是看障礙外面的，講什麼？它中國文字，你們翻譯白話看，你們諸位同學把這個古文，目非觀障外，「眼睛不是看障礙外面的」，是不是這樣？這叫青蛙跳井，不通，不曉得講些什麼！什麼眼睛不是看障礙外面的，看障礙裏面的，一點沒有錯，有個鼻頭就障礙了，所以眼睛只能看障礙裏面的，看障礙外面看不到了，是這個意思，不過給白話一翻就不懂了。這個眼睛觀看的功能，有障礙它就看不見了，擋住了，受障礙。眼睛看的功能，把手一遮有障礙，它就看不見了，所以眼睛功能有限度。「口鼻亦復然」這個嘴巴也是一樣，嘴巴不開口就不會講話了，把嘴巴縫起來，我們經常罵人說閉起你的狗嘴，那個嘴巴一閉起來就不能出聲音了，而且它有障礙。鼻子也一樣，鼻子假使是鼻竇炎啊，你做呼吸呀，做氣功啊什麼都沒有用了，這個是問題。「身以合方知」，身體的感覺要碰到了，兩個手要捏到碰到了纔有感覺，兩個手分開沒有感覺，要觸覺，所以都有缺點。「心念紛無緒」，你假使說搞心裏頭唸佛打坐想心清淨，心本來亂的，紛飛，亂飛的一個思想一個思想亂七八糟煩惱多得很，也不能得道啊。所以最好是修觀音法門。

「隔垣聽音響 遐邇俱可聞 五根所不齊 是則通真實」

只有聲音最好，聲音第一，沒有受障礙，隔壁音聲也聽得到，一切音聲都聽得見，隔一個牆音聲也聽得見，音響都知道。「暇」很空曠很遠，暇就是遠；邇就是近。「暇邇俱可聞」近的聲音遠的聲音同時都可以聽見。「五根所不齊」眼耳鼻舌身，只有耳根最圓滿，其他都有不對，眼睛沒有辦法跟耳根兩個並用，這個不能比呀。鼻子嘴巴身體感受都不能比，所以五根裏頭只有耳根聽聲音的，「是則通真實」，所以用耳根圓通來修可以通達「真實」，本體的境界。

「音聲性動靜 聞中爲有無 無聲號無聞 非實聞無性 聲無既無滅 聲有亦非生 生滅二圓離 是則常真實」

注意啊，觀音法門來了，講到它中心了，文殊菩薩。他上面加了好多宣傳品，文殊菩薩是觀音菩薩的推銷員，他在做廣告，現在賣真貨來了，觀音菩薩的真東西他拿出來了。他說我們用耳根聽音聲，修唸佛法門或者修什麼最好，聽那個音聲。

「音聲性動靜」，一個音聲，這個聲音講話，我現在講話就是音聲，它的性質聲音的作用只有兩個現象，一個動態一個靜態。說話聽到聲音這是動相；聽不見那個音聲，不講話了，我們聽到沒有？聽到，那個是靜相。先把動靜聲音音聲的性，拿我們現在文字倒過來，聲音的性能只有兩個相對的現象，一個動一個靜。

「聞中爲有無」，怎麼樣叫聲音的動相與靜相呢？就是在我們聽聲音能聽聲音這個作用，當我們聽見聲音動的時候，「啪」（南師動作拍桌子一下）就一動聽到了，這叫動相，有（聲音），聽到了這是動相；那麼這一拍過了以後聽不見呢？普通人叫聽不見了，聽不見了？那錯了，聽見了，聽什麼？聽到沒有聲音的這個靜相。聽到有，不聽就是沒有，沒有還是有，沒有這個現象叫靜相，注意喲，普通人搞錯了，以爲哎呀都沒有聲音了，所以人在高山中在海洋上好寂寞啊，一點聲音都沒有。我常常告訴你們不懂啊，在高山那個萬簌無聲好享受，那個時候最妙的靜相，你慢慢在靜相，再加上自己心念靜下來，享受那個靜相，那個享受世界上沒有辦法比，講不出來，講不出來就講不出來，叫做不可說，妙不可醬油，妙不可鹽哪，就是妙不可言，就是講不出來，那個是靜相。所以我們注意這兩句話，文殊菩薩介紹觀音法門。音聲它的性能是動和靜兩個現象，這是原理。那麼拿到我們這個生命當中，就是我們這個聽覺的作用「聞中」爲有爲無，動來聽到有聲音，聲音過了那個靜相呈現，也在聽，聽到無聲，叫做「聞中爲有無」。

「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注意啊，這兩句特別要寧靜下來聽。當你這個音聲這樣一拍有動相；不拍，你聽聽看有沒有拍掌的聲音？沒有，這是靜相。當靜相來沒有聲音，我們人類觀念，「號」就是把它叫做「無聞」，沒有聽見。實際上呢？「非實聞無性」你注意啊，他說沒有聽見是沒有聽到聲音的動相，沒有聽見。我那個能夠聽的這個自性沒有動過，就在這裏，這是觀音法門重點啊！注意，大家把耳朵摸一摸，洗乾淨來，這要聽清楚，你就跟觀音倆在一起了，跟觀音菩薩在一起了。再說一道，注意，不在我這裏，在你們耳朵邊上，「音聲性動靜」，聲音本身那個性質，兩大原則，一個動相一個靜性，「聞中爲有無」，當我們要聽這個聲音的時候，那個動相來聽到叫做有聲，沒有響的時候聽到沒有？聽到了，這叫無聲。「無聲號無聞」，我們人類觀念，當聲音沒有了叫做我什麼都沒有聽見，實際上在聽，那個能聽的作用、那個聞性不在動相也不在靜相上。「非實聞無性」，能聞的永遠在這裏，它是不生滅不生不死的，不增不減就在這裏。譬如我們睡着了還有沒有聽聲音啊？有聽啊？你聽什麼？睡着了聽到什麼？睡着了什麼都沒有聽。那麼你說沒有聽那就沒有自性了？「哎，起來，起來。」「啊，你叫我啊」。他就起來了，可見那個能聞的在那裏沒有動。對不對？要在這個地方去體會，都在那裏，「非實聞無性」。

「聲無既無滅 聲有亦非生」，再進一步告訴你，當聲音有時是有，沒有聲音是空。聲音沒有了的時候，「聲無既無滅」，你說永遠就沒有了？不會呀，再一拍又有了，每一個聲音都過去了，不斷的拍不斷的生，所以聲音沒有了並不是斷了，「無滅」並不是滅除。那麼聲音有呢？無生。不發出聲音就空了，無聲，所以不生不滅，你要在這這個地方體會。

「聲無」當聲音沒有的時候並不是真沒有，那個能聞的還在，所以「聲無既無滅」。

「聲有亦非生」，聲音有的時候，你說有聲音啊？等會兒就沒有，沒有一個聲音，聲音是無常，不能永恆存在的，過了就沒有，它是偶然的暫時的如夢如幻的，「聲有亦非生」。

但是我們一般人呢？凡夫沒有修道，不從智慧從這個地方看，始終被這個聲音有無困住了。所以人就是這樣，哎呀，想起了當年，他叫我的媽呀，我現在聽不見了，好可憐啊！他這個能聽聲音有無的功能永遠還在，並沒有不能聽，只是你好可憐，自己不懂，萬古長存，這個自性這個道理 。但是一切凡夫衆生都被生滅、動和靜兩個騙掉了，一生一滅，聲音來了有叫做生，沒有了叫做滅，滅就是死了，生和死兩個。

其實不生也不死，你那個能聽生滅的那個作用它並沒有生死。所以觀音菩薩在自己的報告上講，動靜二相瞭然不生，他入定了，動靜二相瞭然不生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叫「生滅二圓離 」，所以你一念聲音來的時候生，滅就是滅掉。你不管生滅的道理，你不管聲音有和無是兩頭，兩頭不管，我那個能聞之性沒有變過，所以生滅兩邊是圓滿的，圓滿，有和無你都離開了，即不抓空也不抓有，都不抓，一切不執著。「是則常真實」你可以悟到觀音法門，你也可以明心見性了，這個是真常的、圓滿的，這是一個真實的法門，所以利用音聲。尤其現在人，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這個音聲很美妙的當你一念出來的時候，那個音聲你一聽就可以進入觀音法門，其他的梵音海潮音歌曲也可以。

譬如我們常常佛教裏頭唱的有些唱香贊啊，唱懺悔文啊，唱有些很美妙的，佛教的早晚功課裏頭那麼一唱，那個他們叫梵唄，就是說梵音的唱頌。不過現在唱頌是中唄不是梵唄，中國的音樂古代的等於有崑曲啊，等於有佛門的呀，不是爲音樂而音樂的，那個清淨的音聲一來了以後心境特別寧靜，就可以使你慢慢懂了，這個叫軟修的法門，軟修，和尚唱唸，不象街上那個送死人的，那個是唱流行歌曲了，那個亂唱了。真正好的梵音這個梵唱一來是很清淨，「是則常真實」把這個聲音過了以後，那一段很空靈的時候，你會體會到動靜二相瞭然不生，「是則常真實」。這是講觀音菩薩的法門。還有，他繼續的說，這一段很重要，教我們直接進入觀音法門。那麼他講音聲修行的道理。

「縱令在夢想 不爲不思無 覺觀出思惟 身心不能及」

這個音聲的道理，上面一句「妙音」，就是非常玄妙。動靜二相他說得非常清楚了，現在再進一步，「縱令在夢中，不爲不思無」，我們做夢的時候有沒有聽到聲音啊？想想看，不要隨便答話啊。你們隨便答叫蒙着來答，試試看，算不定我撞對了，等於猜題。不要猜題，真正自己做夢的時候有沒有？你說說看？做夢的時候聲音在哪裏？我們做夢不是夢到跟人家來講話，可見會聽嘛！這是夢中的音聲，對不對？那麼夢的境界是什麼？是意識造成的，夢是獨影意識造成的。這個白天的思想這個明瞭意識已經睡眠了，夢的境界叫獨影意識，也叫獨頭的意識，那只是意識作用，眼睛耳朵身體沒有幫忙，它象電影看電視一個一個出來了，所以夢中也聽人家講，人家告訴你，哎呀，你的媽媽生病了。哎呀，急死了，哭起來了，可見也聽到聲音啊。自己也會問：「幾時啊？你知道吧？請你告訴我。」就會曉得夢中有音聲，那是意識境界獨影意識裏的音聲。所以夢中也有音聲。夢中有時候夢到水漲大水，譁，那個水一來，嚇死你，意識境界也有音聲。所以意識境界裏頭也有色、也有聲、也有聞到香味、也有香臭，意識境界六塵的現象，外界物理世界的六塵現象在精神世界它都是存在的，所以心物是一個東西，心物一元。

文殊菩薩在這裏講，進一步我們要體會了，尤其你們講修爲的，講修持做功夫，走觀音法門的要體會這一段了。夢中的音聲，所以文殊菩薩說，「縱令在夢想」，其實夢就是想，想就是夢。我們白天的夢是開着眼睛在做，開着眼睛思想叫做白天做夢，閉着眼睛的思想叫做夜裏的夢，夢即是想，想即是夢，衆生自己認不到，以爲自己現在很清楚，我沒有做夢，你全錯了。

「縱令在夢想，不爲不思無」。在夢中要想一切無所作爲，一切也沒有思想，你認爲沒有嗎？還是有音聲作用。

「覺觀出思維，身心不能及」所以音聲作用的美妙，能覺感覺能觀眼睛能觀那是靠思想來的，這個音聲的作用也離不開思想第六意識這個分別作用，分別習氣作用，但是它也能夠永遠留在，即使在夢中也有。

所以死後自己變成靈魂變中陰的時候，那麼自己這個靈魂一離開這個肉體了，我們中國有兩句老話：生不認魂，死不認屍。真死了自己認不到這個屍體的喲，不曉得是個什麼東西，假使認得這是我的肉體是我住的房子，又鑽進來了，就活起來了，所以生不認魂，生着自己靈魂是什麼認不得。死不認屍，死了能認屍就不叫死人了，就會迴轉來了就會復活了，這個東西是這樣的。那麼人一死了以後，這個靈魂離開軀殼，可是六塵還是一樣，那麼你的親人在旁邊大哭大鬧你都聽見了，也看見了。你說你不要哭了，我已經死了，算了。不過我們聽不見了，兩個電感不同。他儘管拉我們，我們也沒有感覺了，我們摸他那個屍體你不要走，他那個靈魂沒有感覺了，這兩重世界分開的，陰陽電感分開了。這個電感不是現在電力公司的電啊，這是借用這個名稱，不要聽到一個電字啊，馬上電燈上去找靈魂了，那就糟糕了，這是借用電學這個名稱來講。所謂覺觀，能覺能觀，這個音聲的作用，身心妙用，因爲身體是「覺」，身體是感覺，心是「觀」、思想，所以這個音聲的作用，觀音法門離開身心以外，也就在身心以內，不過呢不是普通一般把身體看的那麼貴重，就可以到達修道，所以音聲法門觀音法門之玄妙之高，良哉觀世音啊，妙音觀世音，身心是不能及的。

「今此娑婆國 聲論得宣明 衆生迷本聞 循聲故流轉」

娑婆世界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娑婆的意思啊，不是婆娑，我們在唐朝以後有一個文學句子也經常用的，淚眼婆娑，這兩個字反轉來用，那不是講娑婆，那是形容那個哭了以後，眼淚掛在臉上看東西迷迷糊糊不大清楚的叫淚眼婆娑。婆娑的意思同娑婆完全是兩回事，那麼娑婆呢，是名詞，佛經翻譯我們這個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的意義中文兩個字就是堪忍，我們講過很多道了，再提大家注意。堪忍翻譯成現代白話文就是能夠忍受，這個世界很多的苦難，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缺點，可是我們這個世界的衆生非常有勇氣，對於這個缺陷的世界很能忍受活下去，連諸佛菩薩都在讚歎這個世界上的衆生了不起，所以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換句話說，有缺陷的不美滿的，人人無法平等的，人人有很多煩惱痛苦，可是人人能夠忍受活下去，所以叫娑婆堪忍世界。

那麼文殊菩薩說「今此娑婆國」，他說我們現在生在這個娑婆世界。「聲論得宣明」你看最高的，所有的教育都靠音聲來說法。所以牧師、神父啊，法師啊，傳道都靠音聲宣說，老師教師一切傳播的東西都靠聲音來傳播，所以聲論、聲明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這我們這個世界啊。你要曉得其他世界，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有些生物不靠聲音，靠感觸來的；還有些生物不靠感觸也不靠聲音，眼睛看眼睛就知道了，兩個流淚眼觀流淚眼，眼睛對眼睛它意思就懂了，不過大體上講這個世界上生物靠音聲。「聲論得宣明」，尤其教育方面，宗教方面，一定要靠講說，靠這個音聲表達，通過音聲才懂得那個道理，明白了道，得宣明。

「衆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但是有一個道理，我們中國人講聰明兩個字，聰：耳聰，明：眼睛明，那個聰字啊，「聰」字右上部份（總字去掉心）是指頭腦，（總字去掉心）就是頭腦，那個嬰兒剛生下來頭頂上嘣嘣跳那個地方就叫囪門，頭腦好。所以中國字這個聰字，三部份，耳朵、腦子、心裏，三個字合攏來叫聰。明：眼睛同月亮一樣發光的，叫明，中國字很好玩啊，所以中國字就是圖案畫，怎麼叫聰明？有耳朵，還要畫個頭腦，還有顆心，這叫聰，這個傢伙沒的心，沒有頭腦，笨蛋，不聰嘛，那就不聰了。聰還要頭腦開通，上下跟天地通，所以叫聰明，聰明是這樣來的。這個世界上衆生很聰明，只曉得耳朵去聽聲音，吸收一切知識、吸收道理；眼睛看東西吸收一切色。

「衆生迷本聞」，耳朵聽聲音是聽聲音的動相，把人家講話那個動相吸收了變成自己的知識，變成意識的分別，他忘記了你那能聽聲音的東西啊那個是道，那個他沒有管。只曉得我聽了什麼聽了什麼，你那個能夠聽的？剛纔講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那個是本聞自性。可是這個世界上的衆生呢，迷了本聞，本來自己能聽的那個自性不管了，

「循聲故流轉」，因此只跟到外面的聲音在輪迴裏頭打滾，生死海中打滾流轉，同那個大的洪流在轉動，自己做不了主了。所以如果聽了人家罵你的話，就氣死了。那個話早過去了，你氣個什麼？但是非氣不可，因爲我們循聲就流轉，跟着他那個話走了，跟着動靜現象在走，沒有迴轉來找能聽的本聞自性。

所以文殊菩薩批評阿難，阿難是佛的大弟子裏多聞第一啊，記性之強啊，過目不忘，過而不忘，佛說的任何一句話什麼地點說都曉得，我們現在手邊的經典，都靠他的腦子記下來的，回憶錄啊，是他回憶佛說的話記下來，所以他的頭腦多聞，文殊菩薩在這裏批評他。

「阿難縱強記 不免落邪思 豈非隨所淪 旋流獲無妄」

他說阿難像你今天碰的事，被一個摩登伽女，被這位小姐迷住，小姐沒有迷住他，天地良心，小姐沒有迷住他，迷住他是靠那個咒語，是小姐沒有辦法了，愛他非要他不可，跑來找媽媽。媽媽會一個邪法會唸咒子，媽媽用咒子把他迷住了的，上面這個原告在這裏，不要搞錯了。如果說摩登伽女迷住了阿難，那才冤枉呢！摩登伽女也沒有迷住他，阿難也沒有着迷，問題是摩登伽女的媽媽會法術，念那個咒子阿難有點昏了，就弄進去了。

佛就唸個咒子叫文殊菩薩來救出來，不過佛告訴文殊菩薩什麼咒子呢，你說是《楞嚴咒》，真的呀？你翻開上面看，佛只說宣說神咒，沒有講是楞嚴咒啊，它問題在這裏喲，究竟唸的是哪一個咒？大悲咒，楞嚴咒，準提咒，還是你咒我咒還是咒死你的咒呢？這是個問題喲，這裏有個祕密。至於說楞嚴咒佛在後面纔講出來，對不對？當時叫文殊菩薩去救的時候。所以文殊菩薩在這裏重提這個事，因爲我們講了很久啊，在當時是個把兩個鐘頭討論了那麼多啊，所以現在有我們這一部經啊。所以他批評阿難，他說阿難象你那樣，腦筋是好，中國文字就是四個字「博聞強記」，博聞，聽得很多，書看得很多，記憶力特別強，這要受過訓練的。

象我們現在說年紀大了，我到現在還並不承認，絕不承認說年紀大了記憶力就差了，至少在我今天我不承認，明天我不知道。我說你們不肯用心，而且我發現年紀大了，爲什麼記憶力差了？是腦筋複雜了，心思複雜了，不乾淨了。假使腦筋乾淨，記憶力一樣好，而且人硬要它記住就記要強記，你說我十遍我背不來，背一千遍總把它揹來，非要把它記住不可，這幾句話記住，記住了就好啊，上課的時候就是嘴裏亂講也可以寫出來了，你不記住，拿個筆記本來翻，多難過啊？那麼學問不能在筆記上，應該在自己腦子裏。這個腦子叫強記叫博聞強記，淵博，知道的多，知道的多記不住也沒有用，還要記住。你要曉得博聞強記也是定力之一種啊，沒有定力你就不會強記了，衆生皆易忘啊，忘記就是昏沉啊，博聞容易起散亂啊，這個裏頭就是功夫啊！知識淵博而不散亂，萬法歸一，強記絕不昏沉也不散亂，才能做到博聞強記，真正的定。那麼將來纔能夠修到宿命通啊，宿命通靠博聞強記呀，我前生是做什麼？我前生變過狗，我前生做過神，我前生做過什麼，你不強記的，推測你會知道？阿賴耶識的種子發不起來。所以你們注意，你聽了課馬上忘了，背不來丟了，那修到幾生去啊，永遠修不好的，所以要聰明要定力。

但是阿難在這裏喫癟了，博聞強記，文殊菩薩就教訓他，說阿難象你這樣，「縱」就是假使，強記記住了。「不免落邪思」，沒有真正得道的修定沒有做功夫，所以變成世間的學問了。世間的學問在佛學叫世智辯聰，世間的知識，聰明，思想的邏輯上的辯別，小聰明，世智辯聰，小聰明，佛就罵這個世智辯聰是沒有用的。辯別包括了言語的說話，邏輯的意思。那麼我們中國的有個聖人怎麼罵？中國聖人也罵象阿難他們，算不定就會罵。孔子：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說他沒有才啊，這些同學們也會讀書寫文章，也會讀書也會講學術。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君子這大道是《大學》《中庸》上，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那個君子之大道。所以一樣的，東方聖人，西方聖人都是一樣的，所以邪思的道理就是一樣。

所以文殊菩薩罵阿難，「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他說你走上歪路了，所以呀一個人有學問，知識越高、學問越深，沒有證得大道菩提之前啊，反是個障礙，修道是個障礙，在佛學裏頭叫做什麼？不成能佛兩個障礙，一個障礙叫煩惱障，知識分子很不容易，書讀多了，知識越懂多了，方法越學多了，越不能成道，那叫所知障，你懂得越多障礙越大。剛剛做一點功夫，哎呀，這個大概是什麼，這一步我已經知道了，你知道有什麼用？功夫沒有到，所知障，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這些都是邪思，他就罵他阿難落邪思。

「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所以呀，他說你等於靠耳朵聽進來的記到，記着就要用到啊，你道理學會了聽到記着，你功夫不求證、用不到，因此碰到這件事你就喫虧了，「隨所淪」跟着就墮落了，越懂得多墮落越多啊，背的包袱越大，你丟不掉放不下，不能成道了。「旋流獲無妄」，你跟着這個音聲之流在旋轉滾了，所以紅塵滾滾，滾滾紅塵滾下去了。「獲無妄」，文殊菩薩替阿難辯護，阿難今天的遭遇給摩登伽女這位小姐騙了的，阿難並沒有犯罪啊，叫做無妄之災。無妄之災是《易經》上的話，就是剛纔無妄，下面還有兩個字，易經有個卦名叫無妄，天雷無妄，無妄之災，他是冤枉的。阿難今天真冤枉，所以他說你吃了這個冤枉官司。但是你說阿難沒有被迷住嗎？也有被迷住啊，因爲阿難很好色，看到摩登伽女不錯，多看了一眼。所以佛曉得他毛病，說你爲什麼出家？他說哥哥啊，我看你莊嚴，莊嚴好聽啊，你長得好漂亮。佛就說心目爲咎，你以這個動機來出家有問題，因此一路下來就是楞嚴，一路就楞到現在，我們再楞一下。

# 楞嚴經講座 六十七集

---楞嚴經講座

《楞嚴經》卷六，正在討論觀音法門。上次我們正講到，中間也提到阿難這個問題，就是「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就是講到所知障，知識越多障礙越深，道理懂得越多，對於修道的障礙越大，所謂知識是從眼睛看書所看的、耳朵所聽的進入來，沒有找自己生命的根本。所以文殊菩薩的評論。

「阿難汝諦聽 我承佛威力 宣說金剛王 如幻不思議 佛母真三昧」

那麼他現在這幾句話就提起阿難的注意，所謂諦聽，「諦」就是仔細，要心寧靜仔細來聽，叫諦聽。他說他現在秉承佛力，告訴一個修持的法門，就是觀音法門。那麼文殊菩薩再三讚歎觀音法門之莊嚴偉大，所以稱爲金剛王，金剛形容的意思。金剛就是世界上的所謂金剛石啊金剛鑽，表示顛撲不破，堅固，凝定，乾淨，顛撲不破的，金剛已經夠堅固凝定，但是他又加一個字形容---金剛王，就是金剛裏頭頂尖的。然後講到觀音法門是如幻三昧，如幻不思議，特別注意什麼叫如幻不思議，觀音法門。佛母是佛的根源，不是佛的媽媽，許多法門譬如般若也稱佛母，準提法也稱佛母，很多法門都稱佛母，不是佛有那麼多媽媽，就是成佛的根源從這裏出生，等於人都是媽媽生的，般若是智慧，所以也稱佛母。成佛是智慧的成就，不是迷信，不是幻想，所以他說觀音法門是真正的佛母，真正的得定慧等持、得戒定慧解脫法門而成佛的真正三昧正受。那麼這個三昧。

剛纔我們提到「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既然是佛母的真三昧，上面爲什麼加一句如幻呢？這裏我們要值得注意的，我們經常研究佛學時，用到如夢如幻，一般人一提到如夢如幻，下意識有個觀念就把它否定，一切否定、沒有。我們要特別注意如夢如幻，夢，你說有沒有？我們醒來說，哎呀，這是一個笑話，做了一個夢，好夢壞夢，這個夢好象是沒有。夢是有，在做夢的時候絕對有，可是如果認爲夢是真實呢？不真實，我們醒來以後覺得不真實；可是在夢中真實不真實呢？真實，它絕對真實，夢也是這樣，幻也是這樣。如如，一樣的，所以夢幻兩個字搞清楚，並不是完全否定沒有，是真實的。我們現在把夢醒了以後知道這個夢是假的，很好笑，但是當你沒有醒以前這個夢是真的。那麼我們現在白天也在做夢，這一輩子的人生都在做夢，閉了眼睛睡着了都沒有，你難道說今天一天的生活，幾十年的生活過的都是假的嗎？真的；真的嗎？都靠不住，所以如夢如幻要深加體會。

現在講觀世音菩薩的這個觀音法門怎麼提到如幻呢？上次我們提到過，佛法以因明的道理，一切音聲，聲是無常，這是個原則。譬如我們現在坐在這裏聽到外面噪雜的聲音，這個音聲它是不永恆的，它不動就沒有聲了，我們聽不見了，聽不見聲音的時候我們聽到靜相，並不是沒有，也在聽，能聽的那個還在聽，不過聽的是靜相。沒有仔細去觀察呢，好象一切音聲過去了就沒有了，還是有，在聽啊，聽那個清靜沒有聲音那個境界。當聲音來了以後那個清靜的沒有了，所謂靜相沒有了，動相來了；當靜相來了動相過去了，我們聽到是靜相，動靜二相這兩個相對現象，都是如夢如幻。所以講觀音法門以聽音聲而進入，重點不是在音聲上，這要拿住啊，重點在那個能聽音聲的那個本來，也可以借用現在科學的名詞那個本能上面，要找到那個。這個法門啊，你達到那個境界就得如夢如幻三昧，如夢如幻三昧就是佛即體即用，即幻即空的三昧，很重要的。所以他提出來，特別提出來，說我現在要告訴你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不是用你思想去推測來了，要求證的，要身心去求證，不是用意識思想隨便推測出來的，這個是佛母，一切佛的根本。真正真實不虛的三昧王。

「汝聞微塵佛 一切祕密門 欲漏不先除 蓄聞成過誤」

他這幾句話針對阿難而講，阿難所謂博聞強記，記憶力非常強，學問非常好，佛的這些道理、修持的道理都懂，而且記得不漏失，但是沒有成道，所以有這一次這個無妄之災，意想不到的災難。那麼現在他針對阿難而講，他說你固然記憶力強，聞性特別靈敏。「汝聞微塵佛」，微塵是形容詞，一顆灰塵等於一個佛，拿這個來比方數字之多。他說譬如你記憶力強，聽了很多佛的祕密法門，「汝聞微塵佛，一切祕密門」，各種各樣的奧密神祕的法門。假使這個人學問很好，佛法學得很高，修道啊，道理都懂。可是呢？

「欲漏不先除」，自己心念裏頭妄想、貪慾，這個欲包括了廣義的，不是光指男女之間，男女之間的愛兩性的愛那是狹義的。廣義的一切貪求，貪求知識，貪求瞭解，貪求太多也是欲，都是大欲。狹義的就是指我們譬如說孔子講的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這個欲界的生命，男女關係，兩性的關係，同飲食喫，這是人的大欲，這是狹義的。廣義的一切有所求有所貪都叫做欲。他講阿難你記憶力強，知識淵博記得多，如果拿修道來講，光談道理沒有用。

「欲漏不先除，蓄聞成過誤」，自己這個慾望，這一念，下意識這一念貪求沒有清淨，「蓄聞」越聽得多，越瞭解得多，越知道的多，累積起來就是積蓄起來，聽得越多越障礙修道，「蓄聞成過誤」，反是錯了。他是對阿難講，譬如你一切佛法都懂，你碰到這一關就過不去了，所有的東西用不出來了，沒有用，沒有親證，所以「蓄聞成過誤」。那麼也就是講到學佛的兩大障礙，一個根本煩惱障就是欲等等，第二個障礙就是所謂菩薩乃至有半路成就的人所知障，知道越多，成道越難。拿我們世間法來講，知識越多，痛苦越大，瞭解很多事情，一看就煩惱起來了，所以他告訴阿難是這樣。現在他正式講觀音法門。

「將聞持佛佛 何不自聞聞」

這個用中國文字的尤其古代的寫法，一個字可以做名詞，動詞，有時候做抽象的，有時候做實際的代號，這兩個字特別注意。他說你現在所聽到的道理，持：修持保持。佛：佛道，上面這個佛表示佛法，佛所講的方法；佛佛下面這個佛字講成佛，得一個道果。所以「將聞」，你把這些道理聽得那麼多記下來想修持佛法，而想自己成佛，沒有用。因爲你坐在那裏即使打坐修道都在那裏打妄想，身體上有一點變化，哎喲，我氣脈通了，哎呀到了任督二脈了，或者是三脈七輪到了哪裏了，都在那裏跟着妄想跑。那麼多聽來的道理記住了以後，馬上很多觀念來了，然後感受到我身體空不掉了？要空啊，然後拼命要求個空啊，都加上忙得不得了，這都是聽來的學來的，結果與佛法的距離越遠。

根本上你要「何不自聞聞」。你從觀音法門入手，譬如聽到外面的音聲，或者自己唸佛唸咒子的音聲，自己聽到自己唸佛唸咒。譬如我們說唸佛，自己要聽得清清楚楚，一字，乃至嘴裏不出聲音，內心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一個字一個字一句一句很清楚，沒有其它雜念妄想加進來的時候，聞到自己唸佛的聲音，聽到了，那麼這個算是觀音法門嗎？還不算。那是你聽到自己心聲在唸佛或者聽到外面的聲音，你要找「自聞聞」，那個能聽的，第一個聞是聽到，第二個聞是那個能聞的。

譬如說我們大家唸佛，閉起眼睛閉起耳朵，自己迴轉來聽自己的聲音，唸佛一字一字聽得很清楚，好象一心不亂，也有清淨的境界，這是觀音法門，剛入門的。那麼他呢，要入流，觀音菩薩在前面詳細講，唸佛唸到一心不亂，專一了，只有這一句佛號就入流了。入流還沒有亡所，沒有丟掉那個唸佛，那個佛號還在，那個念還在，你要回轉來自己找那個能聽的，能聽的上面已經講過了，它不在聲音的動相也不在聲音的靜相上面，你要找那個能聽的根本。因此文殊菩薩告訴他「何不自聞聞」，你爲什麼不肯自己迴轉來去追究能唸佛的，能聽動相能聽靜相的那個能聞的自性呢？這是文殊菩薩告訴阿難，那麼下面他說理由。

「聞非自然生 因聲有名字 旋聞與聲脫 能脫欲誰名 一根既返源 六根成解脫」

這正式教他觀音法門，觀音法門很多了，上面講很多了，上面他講梵音，海潮音我們上次提過，乃至我們種種唸佛的聲音，乃至音樂，乃至雞鳴狗吠都是音聲。他說我們耳朵聽到聲音，「聞非自然生」，如果到一個絕對沒有音聲的地方，真空的地帶，我們聽到什麼呢？什麼都沒有聽到，只聽到一個靜態。靜態也是聽了，不過我們現在靜態的環境很難，象我們大家是都市生活，時代文明的生活，到處有聲音，至少空中還有飛機的聲音。那麼這個聽到一切聲音，我們聽到音聲哪裏來？音聲不是自然來，或者是人爲的，人工造的，或者是物理的，物理的也是兩個聲音相撞。譬如風吹過來，我們聽到風聲，風沒有聲音，風是個氣流沒有聲音，風碰到東西才發出聲音來，碰到樹，樹葉子就唰唰唰的聲音，碰到牆垛啊，碰到那個牆有個轉彎有個洞就嗚嗚嗚，就是這個聲音，風並不是嗚嗚嗚，也不是唰唰唰，風並沒有聲音。

我們聽到一切聲音，「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因爲發出來的音聲，我們給它起了很多的名字，人的文化思想智慧把它起了很多名字，譬如有些象雞鳴，我們中國文字裏有很多啊，不象外國文字似的呀，雞叫鳴，狗叫吠，普通我們叫雞叫狗叫都是這個叫字，在文字上不是，雞叫鳴，狗叫吠，龍叫吟，虎嘯，狼叫唪，鶴唳，猴子叫猿啼，你說中國文字奇怪了，都是叫，爲什麼那麼多名稱？你再仔細研究文字學，虎叫的那個樣子，老虎叫的，白鶴叫的不同，狼叫的不同，所以獅子叫吼，鹿也叫鳴，悠悠鹿鳴，不同，它用字統統不同。這許多音聲，所謂莊子所講的萬籟，萬種不同的音聲，都是這個氣流過來碰到東西的變化，撞擊起來兩個東西相碰，譬如兩個手沒有音聲，只要一碰它就有音聲。所以聲是無常，它自體是空的，過了就如夢如幻，所以「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因爲一切音聲出來了，我們人爲給它加了許多名字。

譬如大家有許多人怕鬼的，「哎呀，嚇死人，我聽到鬼叫」。你怎麼曉得是鬼叫？那是自己意識上自己嚇自己。鬼會叫？沒有聽到過，結果研究鬼叫那個都不是鬼叫。等於人看到鬼，「哎呀，我給鬼嚇死了」。你看到了？「看到了」。你到那個地方找找看沒有的，都是自己意識的幻影。尤其講鬼故事，你越聽越真的，你說你哪裏聽來？我表哥那裏。好，我們倆個去找你表哥，一問表哥，表哥說我舅舅講的。再去找舅舅，舅舅說外公說的。外公說我那個朋友講的，最後找來事實上鬼是沒有一個。因爲鬼叫啊，這些音聲誰都沒有聽到過，隨便什麼音聲都可以加上一個鬼音聲，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有智慧都不上這個當。

這個我過去也講過這個故事，講了幾十年，在基隆有一個階段，民國三十八年。在基隆有一天晚上，有一個朋友住在我那裏，夜裏住到半夜，我說你睡在一個房間，一個人一個牀。後來我聽到他在發抖，夜裏睡醒了，我聽到他在發抖，那個牀都抖得震動，我去叫他，我以爲生病了，我叫了半天。我說什麼？「有鬼，有鬼」。我說鬼在哪裏？「你聽你聽」。我仔細一聽是有個東西噓噓噓，我越聽越奇怪我就坐起來，我說你不要怕嘛，鬼有什麼關係！我就把燈打開了，他把被子蒙着在被子裏頭髮抖。結果我聽了半天，我說你不要怕，我來抓鬼。我說鬼在這裏，你也看嘛。燈開開了，他一看我起來，把被子拉開，熱水瓶沒有蓋好，我說就這個。

你看到鬼影子也好，聽到聲音，我有個習慣，就是那個地方看到個影子非去不可，是鬼更要看嘛，做人一輩子沒有看到鬼很遺憾哪，難得有機會碰到，非要摸個究竟，萬一是鬼把我叉死了，我也知道原來這樣給鬼叉死了，況且死了我也變鬼，還可以和他倆打一架，人沒有辦法和鬼倆打一架，變成鬼了可以打了。一切都是自造，唯心造，這是講聲音發生的，所以鬼音有什麼？一切音聲都是下意識自己構造出來的，或者是意識構造。

「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當我們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我們人的意識就跟着聲音啊，跟它追了，追那個聲音。所以《楞嚴經》上面講：心能轉物既同如來。心要轉這個物，不跟物理現象轉就是道。我們要修道的人，其實有一個道的觀念，心已經跟着物轉了。心能轉物即同如來，《楞嚴經》上面我們講過的。翻過來物能轉心即是凡夫，不是很簡單！跟着外界環境影響，把我們情緒啊思想啊受了外面環境影響，看到什麼，發生很多感想啊，做了很多幻想啊，做了很多猜測啊，這都是凡夫境界。所以你聽到聲音，我們人會跟聲音跑。「旋聞」，迴轉來，倒轉過來，向左轉過來，不是向右轉。順轉就是凡夫，逆轉就成佛，順轉就是爲凡夫，「逆轉」成佛。旋聞迴轉來找自己能聽的那個是什麼，自己本身那個能聽的東西，找能聞之性。當我們聽到聲音的時候，不跟着聲音轉，旋聞，迴轉來就同聲音解開了，脫離關係了，所以「旋聞與聲脫」。

等於我們大家團體在一起唱歌也好，唸佛也好，我們一定會在唱唸的同時，自己還會聽人家的唱唸，這個人唱的好，那個人唱得不好，這就不是修道的。當你在團體唸佛或者唱歌時，我回轉來找自己能唱的，那麼其它的，就是千萬人唱歌啊或者唸佛啊，都聽不見了，只有聽到自己。這個迴轉來以後呢？慢慢再找，我聽到自己聲音，那一個能聽聲音的在哪裏？再向根上找，就可以找到生命的本源，這就是道體----根本。

所以你只在旋聞，迴轉來找自己那個能聞的本性，自然而然，同外界的聲音脫離了關係，所以學佛叫解脫，解開了脫離了關係，不被外境影響，不被外面所轉。所以「旋聞與聲脫」，文殊菩薩說脫離關係了。

「能脫欲誰名」，脫離音聲關係，能聽的不跟聲音轉，找到自己能聽那個根本。那個東西他說你叫它是什麼呢？你說我這下見性了，也可以，那個名字是你造的呀，你說這個是觀音也可以，你叫那個樣子叫「哈不楞登」也可以，那個本來無名無相，那個能聞自性本來無名無相，你叫它是道也可以，那是你叫的呀。道體是無名也無相，也無境界。

所以文殊菩薩告訴阿難這個修持觀音法門，「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那個能夠聽聲音的，那個解脫了所聽聲音的境界是根本，你說你叫它一個什麼東西？你叫它得道，叫它阿媽也可以，阿公也可以。你假使能夠在聲音上找到自己能聽的，不跟聲音動態走，動態也不管，靜態也不管，追那個能知動、知靜，能瞭解動、瞭解靜的那個根本，「旋聞」迴轉來找到那個，找到那個無名無相，本來清淨。

這樣是用耳朵聽聲音的法門，「一根既返源」我們有六個根，眼耳鼻舌身意，那麼我們用觀音法門聽聲音這個方法，旋聞，找到自己的自性。用耳根來「一根既返源」回到返本還源，回到我自己那個能聽能看的本性上來了。一個地方能夠返本還源，「六根成解脫」，那麼眼睛也自然通了，無所謂看與不看，身體的感受什麼氣脈動不動啊，哪裏難過不難過啊，難過不難過是你跟着它跑，你愛跟着它跑嘛。他說一根既返源，那個六根都解脫，耳根返源了，眼鼻舌身意統統得解脫，這是根本，由觀音法門入手，都解脫脫離關係，就返本還源找到一切衆生與一切諸佛那個自性的本源了，這個法門就是文殊菩薩告訴阿難要修觀音法門，他現在講得很清楚了，下面申訴理由。

「見聞如幻翳 三界若空花 聞復翳根除 塵銷覺圓淨」

這四句話在文殊菩薩觀音法門總結裏頭是非常有名的四句偈。他說我們這個人眼睛看東西，耳朵聽聲音，這是講作用。這個見聞是什麼？聲色。人生境界一天到晚困在聲色裏，所以我們活着一輩子，人最難解脫是聲色。說這個人好色，男人喜歡女性漂亮叫做好女色，女性喜歡男人漂亮英俊瀟灑叫做好男色，也是色。漂亮不漂亮就是好色，不但是男女如此，我們看到一件衣服好不好，這件衣服很可愛，好色；這個歌很好聽，好聲。整個的世界是聲色的世界，整個的宇宙人類是聲色的活動。你看街上的觀光飯店，它賣錢賺錢是什麼？靠聲色賺的，離不開聲色，整個的人類忙了一輩子，爲聲色而忙。他們有理由，講到這叫做享受，越享越不好受，結果還要戴個近視眼鏡去看，電視發達，電視搞了半天就是聲色兩個字，再沒有別的事。所以人上街都懶得上街，我說我看了幾十年了，外國也看了，中國也看了，街上都有，外國有，中國走遍了我只看到三樣東西。哪三樣？喫的，穿的，用的。你走街上你們去看看，走遍了街上還有別的東西嗎？喫的穿的用的，而且歸納起來就是聲色二字。這個好看，然後你口袋裏那個錢就在裏頭跳舞了，非要跳出來不可，爲了聲色，眼睛好看，要買回來，聲色很重要。

聲色是從見聞來的，凡夫衆生給外界吸引走了最厲害就是聲色，見聞。他說你要知道，我們人眼睛看的好的色相，耳朵聽的美妙的音聲，如夢如幻不是真實的，都是假的。「翳」就是眼睛上面有個障礙，白內障就是眼睛生個翳了，我們看不清楚了，迷迷糊糊的。眼睛有了毛病，上面有點遮住了，你看東西就兩樣了，這個叫翳，障礙，遮住。他說實際上我們的自性是清淨的，四個字形容它，清淨圓明。一般人因爲沒有明心見性找到這個根本啊，所以剛纔講沒有還源沒有找到這個生命的源頭，都被外境的聲色所誘惑了，不知道自己所見的、所聽的，都是那個清淨圓明上的病態，幻的，偶然暫時的假象。

那麼這個道理就很難瞭解了，象我們現在習慣看看前面那麼多人，這個是實在的，這怎麼是假的呢？你不相信，每個人摸摸是有個頭嘛，你說這個頭是假的，哪是假的？碰到的呀？你摸摸腳看，是假的嗎？我們要知道這個道理非要自己證到那個時候纔行。真到了那個返本還源明心見性的境界，你摸這些都是假的，都會軟化了，都會沒有東西，這就要功夫證到了。這不是亂吹了，吹不得的。吹多了，同阿難一樣，蓄聞成過誤，懂得了沒有用，那硬要禪定般若去求證。

所以「見聞如幻翳」，理論懂了，要功夫。真到了明心見性一念不生的時候，返聞聞自性，到了這個境界，你抬眼一看那硬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那換句話，這兩句話很好聽啊，就是看人不是人，看狗不象狗，就是這個道理。那麼解釋不大好聽啊，很不文雅，文雅一點，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那你說是什麼東西？那叫做結論不是東西，很簡單嘛，看這些東西都不是，如夢如幻；聽聲音也無所謂，鬼叫同人叫差不多了，這個樣子。到達這個境界你才瞭解了，「三界如空花」，是有層次的，不是光說理。

三界我們曉得整個的世界佛法分成三界，三個層次，欲界，就是男女飲食，都靠飲食長大，生命都靠嘴裏喫進來活着。喫進來自己就消耗，男女兩性的關係，又把生命的體能消耗完，最後到死，男女飲食，這是欲界的生命。色界的生命就比欲界高了，欲有沒有？很輕微，他的欲已經重於光色，重於色相，不重於實體。有聲色可是已經脫離了大部分的覺受感觸感受，身體官能的觸與受，那是色界的境界，色界是天人境界。再上一層就是無色界，無色連光色都不要，完全在精神的狀態裏頭。拿我們這個人類的一般修道人觀念上所瞭解的，有些人也功夫好一點，也修證到的，含光默默這個境界到達無色界了，一切空了，接近於無色界了，他這個是有相的空，快要接近於真空了，這是無色界。這個宇宙佛法分成三界，分類法。

實際上我們呢？三界在哪裏找？天上也沒有爬上去看，看不到。我們這個生命也是三界，欲界，天天要喫飽，要營養品喫下去，身體纔好，男女飲食。吃了身體好了，這個人氣色，很有精神，這個是色界。無色界睡着了的。本身都有三界，再拿我們這個身體來講，就是橫隔膜以下一直到下面都是欲界，這個到上面到眉毛這裏啊，都是色界，這個頭頂到外面虛空，是無色界，一個一個層次來。這又同你們唸佛打坐修道成佛，就在身體就分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個三界只講這個物理世界分類的觀念，那麼這個三界的觀念我們就曉得代表了這個現實的世界。

現在文殊菩薩說這個現實世界裏頭這個三界如空花，並不實在的，是假的。等於眼睛有了毛病，我們就是眼睛這樣一揉它，你多揉一下，壓緊一點，馬上閉着眼睛就看到眼睛前面有些亮光，一點一點，這個叫空花，沒有的。可是你說有啊？當眼睛一揉的時候看得見，或者眼睛有眼病的人也看得見，你說沒有，他硬是有。所以我經常說啊，你們注意喲，神經病的人他說我看到鬼，你看你看就在那裏。哎，這個神經病。我說你不要亂講，究竟我們神經他神經搞不清楚啊！他的境界裏頭看到是真的喲，但是我們不神經啊，說你怎麼看到鬼？我們看到鈔票是真實啊，哎呀，多可愛，鈔票也是鬼呀，你就被它拉走了，不見得你這是真的，他就是錯的呀。這個現實世界裏頭三界一切都是自性上面所起的病態空花。所以《楞嚴經》整個來講，看這個世界，佛法看這個世界，這個物理的世界是個病態的形成，一切衆生都是變態心理的衆生，沒有一個正常的，各個都有心理毛病，都是精神病。哪一個是清醒人？這個清醒人不叫人了，所以人字旁邊一個不是人，這個叫佛，不是錢的標記啊，不是外文不是英文錢的標記，不要說人要錢就成佛了，那就錯了。所以佛法看來整個的三界，這個不是理論，這一段要功夫證到，一定要你從觀音法門進入，得到正受三昧，你自然會瞭解了，「見聞如幻翳，三界如空華」。空華並不是說它沒有，不真實，不要被騙了。

「聞復翳根除 塵銷覺圓淨」，這兩句是很好的對子，下次有人蓋廟子，叫你寫對子啊，門口就給他寫這兩句最好的對子，誰作的？文殊菩薩。所以這兩句是真清淨，把佛法的道理，整個把觀音法門說完了，「聞復」，你不要跟着耳朵、眼睛向外跑，回來找那個能聽能看的那個自性的根源。所以能聞自性「復」，恢復你的本來面目，本來清淨。找到了自性，本來圓明清淨，「翳根除」那個外面的病態障礙沒有了。這個時候你不要問什麼我還有沒有妄想了，妄想沒有什麼可怕的，妄想是什麼？妄想是翳。等於前天有位高雄的朋友來問，學密宗啊唸佛念念咒子搞了半天，我說你怎麼搞的？你念咒子就唸咒子，唸佛就唸佛。他說妄想去不了啊。大家注意啊，我說我告訴你啊，你有沒有點過蠟燭啊？好象這個老頭子很怪，還問人家有沒有點過蠟燭！他說我當然點過。我說我也曉得你點過，可是你忘記了，你看蠟燭一點亮光起來，蠟燭亮光旁邊煙就在冒，你念佛儘管唸佛，唸佛有妄想，妄想就是黑煙，你管它幹什麼？你只看亮光，不看黑煙就好了嘛。結果亮光點上蠟燭，亮光不看光看黑煙就永遠摸不清楚，對不對？是不是這個樣子？所以你真「聞復翳根除」，那旁邊的黑煙你不要問了，自然沒有了。連黑煙也燒化了，六根也沒有了，這就是「塵銷覺圓淨」。

這個時候修觀音法門到這個境界的話，一切六根六塵都沒有，沒有就空了，銷除了，乾乾淨淨，洗刷得乾乾淨淨，洗刷得沒有了。覺：自性。佛陀覺者，我們叫佛，實際上是翻音啊，叫佛陀，這是我們古代翻音。那麼現在就是翻音，就是BU DA，你管它是什麼，那麼中國人更把佛陀兩個字簡稱一個字，佛。什麼是佛？覺也，悟了，大徹大悟，覺什麼？覺到自性，自覺了，清醒。所以「塵銷」一切外界六根六塵洗得乾淨、消滅，能覺之性圓滿清淨，這很簡單。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到了這個境界，可是到了，他葉公好龍，自己到了又怕了，我會那麼快呀？所以你慢一點，退回去就好了。這是人沒有事情就好葉公之龍。

什麼叫葉公好龍？我國古代春秋的時候，葉公是個諸候是個王，喜歡龍。他在牆上畫的龍，宮廷柱子上雕的龍，房子蓋的都是龍，他的毛巾用的也畫的龍，牀單也是龍，結果感動了真龍來了，在他前面一擺，把他嚇死了，叫做好葉公之龍，好的是假龍。真龍來了，也真的呀，很多學佛的人天天想空，空的境界來了，他嚇死了。他說我快要死了，我不得了了，我不幹了，我明天不來了，我不可以做了，他怕空。天天求空，人就很怪，好葉公之龍。

那麼文殊菩薩說真如自性的境界，四句話你抓住了就行，「見聞如幻翳 三界若空花 聞復翳根除 塵銷覺圓淨」，把能聞的自性恢復了，恢復自己本來面目，那一切妄想你不需要管它，妄想如夢如幻，它如黑煙子一樣，一定冒過去沒有了。你只要看蠟燭亮不亮，我管你黑煙黑不黑呀，那麼然後慢慢慢慢妄想也不起了，光明自性的亮光更大了。「塵銷覺圓淨」，一切六根六塵都空了，銷了，自性的更看得清楚，圓滿清淨，注意這個清淨啊，淨土的淨，乾乾淨淨，本來乾乾淨淨。一切衆生自性本來乾乾淨淨，誰都沒有受染污過，因爲染污不上的，這個自性不增不減的，不垢不淨的，不生不滅，一切染污都是塵。塵銷了，你那個自性的清淨就回來了。

那麼到了家沒有呢？這樣修觀音法門見到自性，或者你們諸位回去唸佛吧，念着念着後來佛也念不起來，「塵銷覺圓淨」，不圓淨也沒有關係，扁一點也可以，不淨，昏一點也可以，總歸清淨了，但是你真能夠做到。文殊菩薩告訴你，見到了自性還要修不修呢？正好修行。所以禪宗的五祖告訴六祖，不見本性，修法無益呀。文殊菩薩告訴阿難，到達了「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這個境界，換句話這個境界是什麼？我們迴轉來，就是佛母真三昧，一切成佛之路，一路涅磐門，只有這一條，這個是真祕密，這就是密宗，祕密在哪裏？在每一個人自己心中，不在師父那裏，你把自己的祕密奧妙打開了，得了這個真三昧。然後如何呢？你自然而然，天天淨落落的、乾乾淨淨、心境清明。那麼你說我可不可以做事啊？當然可以做事啊，還可以入世呢，你還可以去唱歌跳舞呢，因爲你曉得動靜和我都不相干，因爲到這個時候曉得見聞如幻翳，那不是理念上知道，自己身心到達這個境界裏頭去。那麼你說要不要打坐啊？不坐而坐坐而不坐，當然在坐，永遠在圓淨，淨極了這個定。所以文殊菩薩還有。注意喲！

「淨極光通達 寂照含虛空 卻來觀世間 猶如夢中事 摩登伽在夢 誰能留汝形」

他說假使你到達觀音法門這個境界，自性清淨空了，你說那多難，不要怕，每一位都是觀世音菩薩接引你。他大慈大悲，回去在家裏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你念久了，一口氣一口氣拼命念，喊我的媽，我的媽，你快來吧，救救我吧，她就來了。唸到你沒有力氣了，一下塵銷覺圓淨，清淨出來，念不起來了，自性來了，然後你把它定住不要怕。然後「淨極光通達」，不過有些人講了這句話又完了，我坐了半天老實說沒有光啊！我說我花二十塊錢就給你光了，去買一個手電筒給你頭頂上一照就行了。哎呀，這是講自性心光啊，智慧之光，有相的光又落在聲色中了嘛。你眼睛前面，有許多人打坐看到前面噢，我有一點亮光，有一點什麼，那個有相的光，你不是在裏面又落在聲色拉走了嘛，對不對？理論上是不是這樣？懂了吧？

所以真正自己般若智慧之光是無相之光，所以佛住在哪裏？都住在涅磐無相光中恆自在，住在無相光是恆自在，有個光色就不對了。

那麼你說我這有光色的光，好啊，有光色來你不理嘛，不執著認爲這個光明就是，噢，這個就是道，你已經受騙了，幻翳，雖然有時候靜極了，內心是有有相的光明，但是不理它，那也是黑煙子，蠟燭旁邊的黑煙子，不過那個是亮煙而已。所以你淨極了光通達，智慧一下打開了，自性無相的光明。

不過話說回來，無相光明境界你瞭解了以後，有相的光明也出來了，真的喲，因爲有相的就是無相，它的根根在無相，無相的真空就是妙有，妙有就是真空，就出來了。

淨極光通達，那這個淨比剛纔文殊菩薩說的圓滿清淨還進一步。「寂照含虛空」，這是自性的功能出來了，「寂」怎麼解釋啊？只能說是寂，就是寂，沒有東西，清淨，比清淨還要清淨，所以叫做寂滅，什麼都空了，那很偉大，清淨寂滅。照，涅磐我們中文又翻譯成圓寂，圓滿這個「寂」字，涅磐也可以翻譯成寂滅，這是翻譯涅磐的原則，這個梵文這個音的名稱的原則。涅磐的內容呢？不是寂滅，也不是圓寂，也不是空，涅磐的內容是常樂我淨，因爲空，因爲什麼都沒有，這個是不生不死的東西，所以常；它是樂的不是苦的，可是跟世間的樂不同啊；這個是無我的真我，生命的真我，無我的真我；這個是淨，乾乾淨淨，是淨土。

涅磐很難翻譯。所以中文不肯翻譯，還是翻音叫涅磐，不是端一個盤子，不是捏一個盤。那麼我們在漢朝到南北朝翻譯呢？那個音不同，那個時代語言不同，不翻成涅磐叫泥垣，後來道家稱頭頂叫泥垣宮，就是這樣來的，這是時代不同，時代語不同，所以翻譯的音聲就不同，後來到南北朝唐代以後一路下來都翻成涅磐了，所以涅磐就是泥垣，泥垣就是涅磐，這是附帶講的。

那麼說了半天很喫力，就說明這個寂，寂滅，自性現前了照見萬象，它那個亮光一出來什麼都看見了。什麼叫做照？太陽上山，大地只要太陽一蹦上來整個都看見了，這個叫照。我拿個手電筒啊，照到這裏那一邊黑的，照到這裏這一邊黑的，那是小照，照照沒有關係，大小，大的照見。所以「淨極光通達」以後，由觀音法門到達那個境界，塵銷覺圓淨，再定下去，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不但是指這個空空的這一點了，整個的三千大千世界，整個的虛空你就瞭解都在我的自性中，所以《楞嚴經》上面佛告訴阿難，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太清裏，虛空在我們心中並不是我們心在虛空中，整個的三千大千這個虛空在我心中。所以有漏微塵國，虛空裏頭包含了這些地球星球，星球地球這些世界還在虛空裏，可是我們這個自性裏還包含了這些虛空，所以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

修觀音法門，自性現前，再修下去定下去。這個時候你說我不是人了？還是人，你肚子餓了喫不喫啊？還是喫。該睡的時候睡不睡？還是睡。所以禪宗祖師有一句話，得了道悟了道的人怎麼樣呢？如果沒有涅磐以前：不異舊時人（還是原來那個人），只異舊時行履處，生活習慣看起來同普通人一樣，照樣喫飯照樣睡覺。可是他是什麼呢？「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瞪起眼睛來做白日夢，在他無所謂。

所以我們禪宗的祖師，也就是宋代有一位禪宗的祖師，也就是淨土宗的祖師，叫做永明壽禪師，由禪宗悟道以後，他後來專門弘揚淨土。他講悟道以後的境界：宴坐水月道場，大做空花佛事。就是這樣，坐在水月道場，水中之月，他忙得很哪，永明壽禪師一天要做一百零八件有意義的功德的事，一天還要念多少聲佛，他每一天忙得很。你看悟了道比不悟道還忙，所以披上袈裟事更多。他一天做一百零八件事，但是你說他那麼忙，累不累？他說做坐水月道場，空花佛事。宴坐水月道場，大做空花佛事。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果。「卻來觀世間」，到這個境界，猶如夢中。

現在文殊菩薩還在訓阿難，說阿難你被這個所知障，佛法佛學懂得那麼多，沒有好好修持。你當時好好放下來修持觀音法門的話，到達這個時候，那碰到摩登伽女有什麼關係啊？看就看嘛，漂亮你就愛看你就看，看了等於沒看嘛。你看一張白紙，你看日曆上啊那個美人的畫一樣，你看一幅山水畫一樣。你看一幅山水畫，哎呀，我們看有些看畫的人，好啊，真好，多少錢？六萬。買不起，多看看，多看一眼都好，你說也是好色喲，真的喲，你到藝術館參觀故宮博物院，你以爲你不好色啊？也是好色，那真好看哪，最好故宮搬到你家裏送給你，那也是欲啊。所以他說你假使真到了那個境界，這一切欲沒有，摩登伽女哪裏迷住了你呀？實際你把摩登伽女迷住了，就是色不迷人人自迷。摩登伽女也是在夢啊，摩登伽是對方那個女的名字叫摩登伽女。他說你如果到了個境界修持，你儘管在所謂聲色場中打滾，聲色對你沒有關係，「誰能留汝形」？摩登伽還拉得住你呢，不是摩登伽拖住你走不動了，是你兩個腿濁氣太重了，不肯拿動回來了，你被她迷住了嘛。因爲你不曉得這一切都是夢境中事。摩登伽本來是夢中的影像，漂亮與不漂亮，「誰能留汝形」，那個還留住你的腳步嗎？是你自己着魔了，並沒有一個魔能夠魔人的，所以大家說修道都怕走火入魔，我說哪裏有火啊？我送你個打火機差不多，哪裏有個魔啊？魔就是你自己啊！除了你自己以外哪裏有個魔啊！就是這個道理。那麼文殊菩薩又說。

「如世巧幻師 幻作諸男女 雖見諸根動 要以一機抽 息機歸寂然 諸幻成無性」

所以唯識也告訴我們，諸法無自性，一切幻有的現象作用它本身不可能永恆存在的，沒有自己的自性。他說世界上男人女人漂亮不漂亮都是機器人，等於世界上「巧幻師」，一個會耍魔術的，把一個紙人一念，把泥巴一捏，捏成一個人，就是我們電視上看到的本省的這位老兄很有名的演那個傀儡戲的，你看到也是人，他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傀儡，都是機器人。「幻作諸男女」，實際上說男人、女人，你象我們這個男人女人，我到現在才搞清楚，最厲害的還是頭髮，你看我們這些出家的同學們，不管男女，這個頭髮剃光了一看，不曉得他是男的還是女的，都差不多，因此啊大家爲了避免這個最好都剃了出家，最好了，就沒有這個事了。他說世界上呢，

「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變幻出來男人女人在那裏，我們看到人活在那裏，眼睛會看，耳朵會聽，嘴巴會笑，又會生氣又會打架，看到諸根六根都在動。六根只有一個機關一個插頭，這個插頭一拿掉就不叫做人了，加一個名字兩個字叫死人。死人和活人就在一個插頭，這個插頭就是這個自性這一念之間，所以他說要想了生死。這一句話很重要啊，不是開玩笑啊，我們用開玩笑的口吻講出來，很嚴重的關鍵。所以你想修道成道，「雖見諸根動，」其實大家打坐唸佛，自己沒有做好功夫啊，都被六根所轉，一邊唸佛，一邊又想看到佛，一邊耳朵想聽菩薩跟他講話，在那裏忙得不得了，他不知道旋聞迴轉來到「要以一機抽，」這個插頭一抽，一抽掉就證到自性的空了。就是這一念，一念之間。這個六根之所以能夠動作就在一念，這個一心，你把這一心如果把它插上去造很多的業，六根大動，你把這個開關關閉了呢？就六根大定。你把這個開關抽掉呢？立地成佛。

文殊菩薩告訴我們告訴阿難，阿難替我們受了冤枉，代表我們捱罵，他說你要知道這個世界上一切男女一切形象都是假的機器人在騙人啊，自己不要上當了。你看到諸根在動，活人，一念一抽，念頭一空，萬緣皆盡。所以下面兩句話千萬記着，你們唸佛修道做功夫，「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你把那個插頭的開關把它拿掉，不去插它；或者把那個開關關閉不動，自然歸到寂滅清淨。到了這個境界呢？這一切的幻的境界，你說我看見什麼，你不看嘛。我是沒有看哪，很多人死不承認的，閉起眼睛看到境界，你不要看嘛。我是沒有看嘛，你說他真的呀？他早在裏面看得才厲害，他認爲眼睛閉着叫做不看，你心在看嘛，着相了，粘住了。根本不理你，一念抽掉了相就沒有了，息機歸寂然，「諸幻」一切六根門頭的幻相自然都無自性、都空了。所以文殊菩薩告訴阿難說：

「六根亦如是 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

他說我們這個六根，身體這個生命存在，這個生理機能同心理的關係，這個六根也同機器人一樣。「元依一精明」，六根就是在一念，這個知覺一念，你說還有個感覺，感覺也是因爲你知覺來的，你只要把這一念知覺的一關閉或者一丟，萬緣放下，萬緣太難放了，你就是把一緣放下，萬緣統統放下了。「元依一精明」，這個精明實際上就是我們閉着眼睛或者開着眼睛裏有頭有個精精明明的東西，覺得能夠思想，自己心裏就有個東西嘛，我都知道，我現在動不了了，你動不了，你會說話？我現在話都講不出來啊。他已經講了好多句了。這中間這個精明，他始終沒有迴轉來細心迴轉來找這個，你把這個找到了，六根都是靠這個在動。分散了，就是眼睛能看，耳能夠聽，手能夠動，腳能夠走，頭腦能夠想，你把它歸元了就是這一個，當然這一歸元要功夫啊，是要一點功夫啊，話不能那麼吹了。文殊菩薩是講得很輕鬆啊，修起來是麻麻煩煩。所以這個一心分散了就是六根，「分成六和合」，六種合攏來，六種怎麼叫合和呢？眼睛與色相相合，耳朵與聲音相合，感覺與身體相合，六種和合，色聲香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這一和合攏來，好了，解不開了，這就是結使永遠解不開，所以解脫爲難。那麼我們現在學佛，什麼叫成佛成道？並不是學佛成道了，我只想找回來我們自己那個本來的面目，你把自己那個本來找回來就是了，這叫成佛成道。所以這個東西本來一打散了，由一變成六了，分成六合和。所以下面文殊菩薩說，

「一處成休復 六用皆不成 塵垢應念銷 成圓明淨妙」

他說所以啊，你假使六根門頭這個六根這個作用，只要利用一根，尤其文殊菩薩在這個時候的總結論，利用觀音菩薩的觀音法門耳根圓通來修，這要耳根找那個能聞自性，對於動靜二相不受它的騙，所謂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那麼永遠在那個自性這個境界。不生並不是不知道動靜啊，動來知道動，靜來知道靜，動去了知道靜來了，靜去了知道動來，這些同我都不相干，都是幻翳，我反正還在這裏。所謂 「是法住法位」，《法華經》上的，就是這個本位上的，「世間相常住」，它在哪裏？本身就在這裏，佛法就在世間，不被動靜不被聲色所轉。是法住法位，就在這裏。這個法位在哪裏？世間相常住，就是永遠在這裏，在這裏就是在這裏，該笑的時候笑，該哭的時候哭，不要瞪個眼睛傻裏瓜嘰那個好象修道個樣子，何必擺那個樣子啊！

他說只要「一處成休復」，由耳根圓通這個地方一個地方，「休」休息外緣，休息了大休大息，大休息了就是寂滅清淨。真正萬緣放下，纔是大休大息。萬緣放下怎麼放？上面不是有一句嗎？這兩句話連着來講，一念不生，一幅對子一樣，萬緣對一念，放下對不生，萬緣放下就一念不生，這個時候一切大休大歇。所以《楞嚴經》，大家聽了都忘記了，講到那些地方都告訴大家要揹來呀，佛怎麼講？上面第四卷，狂心自歇（歇就是休息），歇即菩提，大休大歇就成道了。歇即菩提，放下了就是菩提。所以「一處成休復」，現在解釋這個休，只要一個地方六根門頭，一放下來休歇下來就恢復自己本來面目了。那麼「六用皆不成」，那六種都沒有。

所以「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只要一根門頭，這個機關一抽掉，其他五樣六樣都不起作用了。這個時候「塵垢應念銷」，你所有的結使紅塵，心裏髒的東西，一下都清淨了，都取消了，乾乾淨淨。所以說中國禪宗祖師到了後來把佛經都推開了，什麼是佛？放下。你說我懂了，你懂了？就是因爲你懂了，放不下，真放下就到了，放下就是大休大歇，狂性頓歇，歇即菩提，就那麼簡單。所以你到了「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這個自然就成就了，不是你修成功的喲，一切衆生本來就是佛，本來就成就，圓成實在那裏，這個本來就圓滿的，本來就是光明的，明白的，本來就是淨土，本來就是妙不可思議，這五個形容詞都串攏來組成了一組：「成圓明淨妙」，文殊菩薩告訴阿難的，這是大原則，修觀音法門怎麼聽音聲證到，一路一路到成佛之路，他都告訴了阿難。下面說，

「餘塵尚諸學 明極即如來」

總論兩句話，到達「成圓明淨妙」自性現前，你說那真正就成佛了？慢一點，不要慌，有時候啊，自己見性了，明心見性了，有餘習未除，象大阿羅漢一樣，譬如我們這個禪宗祖師迦葉尊者，成就那麼高大阿羅漢，打起坐來天龍八部音樂神奏那個音樂供養佛的時候，他一邊打坐一邊還在打拍子，因爲他喜歡音樂，你說他有心啊？絕對無心，他阿賴耶識這個習氣就來了。當然我常講了，可以斷除飲食不想吃了，我只要看到好菜，這個好喫，你多喫一點這個好喫，實際上我也沒有喫，就這一句話，就表現習氣多大，自己不想喫，覺得你喫，真好喫啊，坐在旁邊很痛快，這是問題，這就是習氣。所以見性以後，慢慢來。

「餘塵尚諸學」，見了性正好修行，所以頓悟、漸修二個是二是一，一是二，，所以頓悟以後正好修行，正好漸修而成就。但是頓悟哪裏來的？從漸修來才能頓悟。成圓明淨妙以後，有時候有些人餘習未盡，「尚諸學」，叫做有學位，譬如大阿羅漢哪，一地菩薩到十地菩薩都還有習氣的喲，所以每個菩薩表相都不同啊，觀世音菩薩就是同情女性就喜歡女性結結緣啊，有些菩薩就是金剛怒目嚇死人，要喫人一樣，他個人餘習。你看那個五百羅漢堂，各有各的毛病，那個毛病就是他的餘習，有些掏耳朵這也是毛病，有些當然捏香港腳，這也是餘習，留這一點很好玩。所以羅漢象濟公和尚愛喝兩杯酒，你說他貪心嗎？他絕不貪，餘習未除；象有些不喝酒，喜歡喝濃茶，也是餘習，你不要認爲茶比酒好。自性上一樣都不留，留一點都是餘習未除。所以「餘習尚在」叫做有學位，所以大阿羅漢諸大菩薩們這些都還是有學位的階段，沒有到無學位，無學位不需要再學了。「明極即如來」，完全大徹大悟透頂透底，理上完全悟到徹底，修證的功夫一切習氣也盡了，無始以來轉識成智，阿賴耶識所有種子都轉成功德了，清淨了，這才叫佛境界，「明極即如來」。你看文殊菩薩告訴阿難由觀音法門一路修持到底的祕密，方法原則統統講完了。你說沒有教我們用鼻子多吸幾口氣呀，或者打幾分鐘坐啊，你還在那裏想的，你真是有點楞嚴的楞了，那就愣住了，那就沒有話講了。

「大衆及阿難 旋汝倒聞機 反聞聞自性 性成無上道 圓通實如是」

這很重要。觀音法門，文殊菩薩都講完了，文殊菩薩當時對象指着阿難講的，但是他也講你們當時在楞嚴在會，包括那個皇帝波斯匿王都還站在旁邊了，都在聽啊，大家這一場公案這個故事鬧了很久了。大衆，你們大家同阿難都要聽着，修行最好法門走觀世音菩薩的路線，「旋汝倒聞機」，迴轉來修觀音法門，不要跟着聲色向外面跑，回到內在來找自性，旋就是旋轉，倒轉來。倒轉來「倒聞」，倒轉來聽自己能聽聲音的那一個，譬如你自己在唸佛，唸佛我們意一動嘴巴念出來，你耳根在聽那個唸佛這一念的那個作用，你迴轉來聽，找那個。他說你要回轉來找自己聽唸佛聽聲音那個作用，那一點機。「返聞聞自性」，返聞就是迴轉來聽自己，聞：能聽的那個自己的自性的功能。你如果找到了功能，「性成無上道」，找到了能聽能知道動靜這個，那麼明心見性了，你就是無上成就，他把觀世音菩薩的觀音圓通法門怎麼圓滿通達真實的道理統統告訴你，「如是」就是這樣。

# 楞嚴經講座 六十八集

---楞嚴經講座

今天我們《楞嚴經》是卷六，還在觀音法門文殊菩薩的總評，下面比較短一點，可是都是嚴重吩咐的咐矚，在經典上所謂講做吩咐的重要的話，我們再開頭來一下，就是講觀音法門的重要。

「此是微塵佛 一路涅槃門 過去諸如來 斯門已成就」

「現在諸菩薩 今各入圓明 未來修學人 當依如是法」

「我亦從中證 非惟觀世音」

這是文殊菩薩代表自己所發表的意見，他說觀音法門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微塵佛，微塵是形容詞，一切成佛法門最快的一條道路，一個方法。「一路涅磐門」不管過去、未來、現在，要想成道，以文殊菩薩本身的嚴重的咐囑與證明，只有這一條路成佛之路是最捷的，最快速的。那麼下面就講過去成佛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因爲修觀音法門已經成就了，現在一切菩薩還沒有成佛，正在學佛想證道得道證這個佛果的，「今各入圓明」，現在已經證入修觀音法門圓明境界，圓明就是圓滿、明白，還要進入，就是因此開悟了，圓明並不就是徹底成佛，進入菩薩道的最高境界。「未來修學人」，將來時代以文殊菩薩來講，將來時代修學佛法的人「當依如是法」，應該以這個法門來修習。「我亦從中證」，文殊菩薩最後提，他說就是他本人成道，文殊菩薩代表佛教大乘菩薩，是七佛之師，也可以說上一個劫數和這個劫裏頭七位佛的老師，這個劫數第四位佛就是釋迦牟尼佛，那麼賢劫同這個劫數裏頭的七個佛都是因爲修文殊法門智慧的成就而得道的，所以稱爲七佛之師。文殊菩薩是古佛再來，早就成就了，比釋迦牟尼佛成就還早，因爲釋迦牟尼佛這次的來做教主嘛，他又化身再來幫助，以他自己懇切的講，他說他之所以成道，也是走觀音法門，「我亦從中證」，從觀音這個法門裏頭而證道了。「非惟觀世音」，所謂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個，不止一個觀世音菩薩他本身而修這個法門成就的，就是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一切菩薩真想最後圓滿證果，必須走觀音法門，這是他所講的。這個文字我們不需要多討論了，大家就看懂了。

「誠如佛世尊 詢我諸方便 以救諸末劫 求出世間人 成就涅槃心 觀世音爲最」

他說他現在在評論觀音法門的重要。他說誠如佛，這個佛是稱釋迦牟尼佛，世尊，是這個娑婆世界的教主。那麼所謂稱「世尊」：天上天下這個三世裏頭尤其是娑婆世界裏面最值得人尊重敬仰的稱世尊，所謂天人之師。他說承蒙你現在問我一切修行的法門，二十四位菩薩做了報告，最後一位觀世音菩薩報告，第二十五位，等等。要我做結論，請問我哪個法門修行證果最好？「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他就是講佛你問這個意思，叫我出來報告，佛的慈悲，讓文殊菩薩做總評，提出來結論告訴末劫時代的衆生，免得茫然無路可走。講佛啊，這句話是讚歎佛，誠心要救末劫時代的衆生，乃至未來任何時代的末劫衆生，使一般想求出世間人，想求出離這個世間，跳出這個世間的苦惱，「求出世間人」，想求出離這個世間一般的人。所謂跳出世間，就是證出世間之果，由形而下世界中證到形而上道，那麼這種成就啊叫做證得涅磐「成就涅磐心」。他說要想得道證得涅磐成佛的果位，以觀世音法門第一個，最高的一個，最好的。

「自餘諸方便 皆是佛威神 即事舍塵勞 非是長修學 淺深同說法」

除了觀世音菩薩所講的觀音法門之外，其他的各種修行的方法，不管佛法、道家，或者是佛法的顯教、密宗乃至魔道、邪道，魔道邪道不需要輕視它，它也是個道，冤枉路，多走一點冤枉路，人最好不要走冤枉路，所以我常常聽有些人罵外道，我說外道也是道，不過走到外面去了，他碰了頭要回來的，旁門也是門，就是狗走那個也是門，狗走的門我們還走不了呢，狗會鑽進來，我們還鑽不進來呢，不要輕視人家，總而言之學佛的一句話，不輕末學，不要輕視後來的人。固然有時候我們對於他走錯了，也很嚴厲的指責他，但是嚴厲的指責是愛護他，就是怕他走冤枉路劃不來嘛，何必走這個冤枉路！他不聽呢？不聽你只好讓他冤枉就走，冤枉走了也不錯的喲，譬如那個走路多走冤枉路的人比我們經驗就多啊，他看的東西多啊！你說我走得正路，那個歪路上的東西風景你都沒有看到過，那也很可惜啊。你走了正路，歪路還是去看看哪，歪路有什麼風景也要了解啊，所以旁門也是門，左道也是道。總而言之，學佛的人不輕末學，不要輕視後輩，不要輕視後來的人，也不要輕視末世的人。他儘管走錯了，說好嗎？當然很冤枉，不好嗎？多喫些苦頭也多些經驗。

那麼現在以文殊菩薩的證驗來說，其他的一切方便，就是剛纔我們講的包括佛法的小乘聲聞緣覺這些，包括大乘菩薩的，我們《楞嚴經》所報告的二十幾位菩薩報告的這些方法，「皆是佛威神」，並不是他們的成就，都是成就了佛的人這種所謂感應道交的智慧的威力、福德的威力加庇他，加持他所說出來。他說那些法門，就是包括《楞嚴經》上面，觀世音菩薩前面二十幾位菩薩所講的。這個要注意了，這一句話，「即事舍塵勞，非是長修學」，這些方法你譬如包括你練氣功也好，打拳也好，做瑜伽術也好，修什麼，唸咒子，密宗了，修道家守竅了，搞氣脈任督二脈都對，這些是方便，方法之一。這些方法總結論。

文殊菩薩說「即事舍塵勞」，怎麼講呢？即事的意義，即事就是針對那一件事，即事兩個字針對那一件事，就是就在那一件事，即事如果翻成白話這兩個字怎麼翻呢？就在那個現實的那一件事上。譬如有些人我要身體好，好好好，教你氣功練練，或者是做什麼。或者我要打坐住得住，那得個什麼定，坐得住不一定是定啊，他認爲坐得住就是定，那就教他這個法門，就是即事。「舍塵勞」，塵就是塵世間，指導這個世間，人世間一切煩惱，就是所謂我們普通中文稱爲紅塵，紅塵是中原文化，臺北應該稱爲黑塵，空氣裏頭都是染污的。所以塵勞滾滾，紅塵中啊煩惱很多，所以叫塵勞，人很煩惱很勞苦。他說其他的法門不管外道什麼道，乃至包括前面佛法裏頭小乘法門大乘法門都屬於「即事舍塵勞」。那麼「即事舍塵勞」，我們不依文字來講，就是臨時使你放下了重擔，人生過得很痛苦，無形中背的包袱很大、無形中擔的擔子很大，這人就是塵勞煩惱，「即事舍塵勞」。怎麼樣放下？就把你那個放下。所以打牌可以修道，跳舞也可以修道，只要你真進入了那個三昧，忘我境界都有他的道理，打坐也可以修道，道家也可以修道，這個就是道，什麼道呢？就是文殊菩薩：即事舍塵勞。所以一切法變成佛法，都是方便，就是將就你的慾望，將就你的要求，將就你的身體體能的關係，將就你心量的大小，將就你智慧負荷量的大小，告訴你方法。因爲你只有那麼大的心力，就要你輕挑一點，隨便講一個方法都可以得到安慰，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也是精神上得到寄託，這就是即事舍塵勞的道理。

「非是常修學」，但是不能夠說由此法門永遠可以成道，成佛，而證菩提，不是的。成佛證菩提最快速法門也就是文殊菩薩強調的觀音法門，其他的「即事舍塵勞，非是常修學」。「淺深同說法」，他說到至於其他的方法，拿《楞嚴經》來講上面二十幾位菩薩所講的，他的方法與他的修持的經驗與它的成果有深的有淺的不同，「淺深同說法」，深的淺的文殊菩薩說我再不要批評了，不加評論了。他說上面他們每人自己有報告，你們去研究吧，他說同他們自己報告的一樣，你們去研究，就是這個話。究竟哪個深哪個淺，他們的報告那個記錄，就是變成現在的經典都擺在那裏，你自己去看。這是強調觀音菩薩這個修法的重要。最後的他的結論偈語：

「頂禮如來藏 無漏不思議 願加被未來 於此門無惑」

最後談一下佛的要求，對於我們這位大家共有的老師，也是我們大家現在根本的師父就是佛，我們大家信佛的人皈依佛是皈依師，實際上佛法在這裏不是宗教，我經常說佛法代表東方人類文化師道的尊嚴，那就是師道的尊嚴。所以皈依佛就是皈依師，因此我們學佛的弟子們稱釋迦牟尼佛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不管是老的出家的、現在出家的、將來出家的，乃至過去學佛的，在家的，現在學佛的，將來學佛的，他都是我們的本師，根本老師，所謂稱爲本師。

那麼他現在特別起來向佛很恭敬的講，文殊菩薩，「頂禮如來藏」。所謂「頂禮」，講到這裏，我們順便大家爲了自己中國文化要了解它，頂禮，我們現在佛教現在經常講的，變成一個術語了，乃至出家人先見面，啊，我給你頂禮，頂禮表示磕頭，就是磕下去。實際上頂禮，這是到了中文的文化的翻譯，頂就是頭頂，以頭碰到地行禮，所以叫頂禮。那麼原來梵文的名稱叫合南，我們翻音叫合南，所以假使我們給和尚寫信，或者有些和尚客氣的，下輩給長輩的寫信，某某人合南。合南不是把這個姓南的拿來用麪粉和起來，這是梵音，表示五體投地，就是跪下來磕頭，叫做合南。在中國過去呢？叫稽顙，所以大家現在在那裏，有些老式的訃文，人死了父母死了上輩死了，用稽顙這個詞，稽，也就是把頭磕下來，顙就是額頭這裏叫顙，碰到頭這樣磕頭，碰到地下這叫稽顙。

那麼後來又有個名稱叫稽首，首就是頭，磕頭，稽首土話叫做什麼？翻譯過來就是叩頭，不是磕頭，現在人寫成磕頭，規規矩矩是叩頭。那麼這個稽顙，頂禮啊，你看一個文化，幾千年文化悠久了，就是這個樣子了。稽顙啊，頂禮呀，和南啊，那麼我們過去普通寫信呢？還用頓首，頓首就是鞠躬，或者這個頭低下來，這也並沒有跪下來。那麼這個揖搡啊，頂禮呀，和南哪，叩首啊，這個都是東方文化意思，印度文化呢？是東方文化之一了，世界上四大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希臘四大最古老的古國，最古老的文化，那麼古人的嚴格的禮都是把身體跪下來。

但是我說東方的禮比西方好，東方人是自己合掌，西方人是握手。這個合掌叫合十，我們假使看到學佛的人寫信給你，說某某人合十就是合個掌。那麼我們中國人呢？叫拱手，一樣，這個印度和中國都是東方文化，兩個合掌是不一樣，但是都很好，都很衛生。西方的禮這個握手最不衛生，有傳染病都傳給人家了，這個我反對，如果合掌，有病也傳染自己，非常好，所以我還是喜歡這個合掌。

那麼不過呢？現在我們四套禮啊，這一見面，哎，你好，拉個手，再拱手，四套；

過去只有一套，或者這個或者印度這個｛拱手或合掌｝，現在我們真多，

再如果親切點還要抱一抱，貼個臉，五套；

再碰到印度人最高禮節在地下打個滾，六套；

你看這個我們現在人類禮很有意思，哎，你好，然後拉個手，你好，打個滾，抱一抱，然後……，很妙。今天這個沒的文化的時代，我常常感嘆，究竟哪個是好的？

那麼這個我們叫拱手，我們的跪拜三跪九叩揖手，你要看唱京戲才知道，那一祖先出來，跪在那裏頭要叩三次，這是中國禮。

象我們呢？過去祭祖以前，幸而，我說我很幸運，從小的時候代表長輩祭祖，嚇得呀，兩個腿發抖，不懂。穿個馬卦，怎麼上去呢？一排一排，第一次祭禮，又走過第二張桌子，又過去了，二祭三祭，那個供酒也要三次，兩邊也是那個所謂贊禮的先生站在那裏，那個主禮都很有學問的，「主祭者，就位」拉長聲中間一站。站在那裏，我大概曉得呀連袖子都在發抖，不曉得怎麼辦？還要這樣假裝洗臉，還要一下，跪下來，「一拜，再拜，三拜，升」，「升」起來了，「跪」就要跪下，「升」就要起來了，又到前面那個三跪九叩首，相當累啊，尤其穿長袍子還要學過啊，那個禮貌，不然就把長袍子擦到了。而且不能扭起來走的，長袍子要走到後面那個下襬的尾巴是要龍擺尾，要兩頭這樣搖起來，那兩步檯布啊還很難呢。這個學佛的也一樣，這是講到頂禮順便告訴大家。

我們中國的禮貌。今天很可憐，我們的文化沒有真正的禮貌，自己文化沒有禮貌。象我們受過的，假定我今天見到我父母，回去照樣的要跪下，習慣。我所以跟人家講，我說我已經年紀大了，回去看到父親我還是發抖。「你大了，現在不必了」，那不行，坐到那裏看到父親來，趕快坐半邊，爸爸問就站起來了，媽媽問就站起來，現在這個教育沒有了。但是我想，要想這個國民文化的恢復，道的恢復，這個民族精神很值得研究的。不過這個話吩咐你們年青的呀，將來再研究了，靠年輕的同學們將來再起來，我們是垂垂老矣呀。所謂語垂垂就是掛下來，快要掉到地下去了，垂下來了。

講到頂禮，現在是文殊菩薩起來，向釋迦牟尼佛再頂禮磕頭，他頂禮什麼？這一回沒有向佛磕頭，表面上是向佛，釋迦牟尼佛坐在那裏，坐在老師的位置上，他在行禮。但是他這個磕頭是什麼？如來藏，注意喲，什麼叫如來藏？所以我們中國明心見性，禪宗的術語，後代禪宗的術語，這個明心見性了是找到自己每個人生命的本來，這個生命的本來有一個代名稱叫如來藏，如來就是成佛的人統稱，不是特稱。特稱呢？譬如釋迦牟尼如來，這是對釋迦牟尼佛成了佛說，阿彌陀佛如來，這是特稱。統稱如來，過去現在一切包括我們，哪一個人悟了道，進入瞭如來藏，都是如來，如來代表一切衆生、一切佛自性本體的名稱，也可以說一切衆生我們本有自己本來有的生命的根源，這個名稱。藏是個形容，自性含藏一切功能，含藏了一切東西。

所以我們中國禪宗的六祖在唐代悟道以後，大徹大悟以後，他講了幾句話：何其自性本自清淨，我們的自性本來清淨，用不着修的，個個都很清淨，就是因爲自己忘了自己的本來，所以要重新修過；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備了一切功能，所謂神通妙用都具足；何其自性不假修證，不需要你去修的，個個是佛，大概啊，也許我背得有錯，因爲幾十年來都不會再翻這個《六祖壇經》了，當年看了這麼記一下，就一下晃過去了，諸位不要聽我這個嘴裏唸的，不一定可靠，如果考試，我啊要扣分的，也許有錯字在裏頭，你們自己翻開《六祖壇經》看看，如果你們同學記得的，就馬上給我改正好。

所以這個自性就是如來藏，本自清淨；本來不生不滅的，這個自性；本來具備了一切功能一切神通一切智慧；本來就不要修，修而不修不修而修，本來都是佛，沒有哪個衆生不是佛。所以如來藏，一切佛之所以能夠成佛就是因爲見到了自性，所以他就是佛了。所以你看真正的佛教真正的佛法到了最高處是沒有宗教形式了，所以我常說佛教同其他宗教有不同，因爲其他宗教我年輕的時候也研究過很多，譬如基督教、天主教，老實講，象我玩那個宗教的時候啊，我經常吹牛，你們還早呢，天主教基督教我們都深鑽進去玩，怎麼鑽進去？你說該做禮拜我就去做禮拜。

譬如天主教有些神父，老輩子的，我們當年看到，所以我說在成都我有幾個朋友，法國的神父，那個時候我們還年輕，他都幾十歲了，法國人，老式的歐洲人那個大鬍子，有個法國人在成都的，我曉得他會打坐。天主教打坐不同啊，他用一個警察崗亭一樣，一個警察崗亭一樣，要進去打坐的時候，他不叫做打坐了，我們叫他打坐。他進去做功夫的時候就是打坐，進去了把那個禮服穿上，把他的念珠掛上，十字架。進去了門一關，裏頭黑的，不盤腿，就是那麼坐着，他的坐法是什麼坐法呢？你們在坐有很多學道家的，恐怕現在道家裏頭有沒有教這個法子的，道家有一個法門叫默朝天地。那麼這個法國神父有個什麼呢？他坐是坐着了，大概坐上個把鐘頭以後，他就離開位置了，在那個亭子裏離開兩三寸，懸空坐起來，所以大家曉得他可以懸空坐着。後來我們很好了，那個時候我也信他的教了，哪一教都要去教一教了，我就問他，我說你這個東西啊，坐起來他說不能動念，一動念他咚就掉下來，那就是禪定的道理，這就是禪定。所以這個法國人很妙的，他那個天主堂有鬼，在成都，的確有鬼，有一個大頭鬼，大家都看到一個頭發蓬蓬矮矮的一個鬼，這個鬼經常給他搗亂，不過也怕他，怕他這個上帝，十字架。有一天是夜裏，他那個時候去上廁所，現在叫一號了，那麼他到一號去呀，那個時候沒有電燈啊，弄個洋油燈他就端起來，等於說拿我們佛教來講他是老和尚，這個老和尚這個老先生輩，端着燈，這個大頭鬼呀就蹲在那個廁所那裏，看到他來不及，這個我們用小說上的話，道家，不能遁了，遁不走了，逃不走了，這個鬼神就遁不了了，只好蹲到那裏，他這一看，這個大頭鬼蹲在那裏，他手裏端個洋油燈上廁所，他就把洋油燈在這個大頭鬼頭上一擺，你給我好好看着，那個外國人講中國話，你給我好好看着。然後自己慢慢解開衣服了，他在那裏大便，洋油燈就擺在大頭鬼頭上，動都不敢動，等他一起啊，一號清理完了，把衣服穿好了，你可以走了，自己端一個洋油燈再慢慢出來。這也是定力呀，因爲大家都怕死了，他不怕，他還叫那個鬼把燈放在它頭上，你給我看着，自己還從從容容那裏屙大便，你看這個時候，也許他大便祕結的話，不曉得要打發多少時間了，那個鬼就要等着了，等他完了以後，說你可以走了，他把燈拿過來。

這是講宗教，爲什麼講到這裏？各個宗教裏頭鑽了以後，我經常有個結論，真正的佛教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也不是科學。世界上所有宗教研究完了，那真是，的確使人五體投地，頂禮膜拜，天上天下無如佛，講宗教講哲學講文化科學，我看只有佛是最高了，也許我的看法對不對不知道，我把我一輩子所研究的這個經驗貢獻給大家，真實的。你看佛法到了最後，宗教的形式沒有了，尤其到了禪宗，沒有宗教形式了，乃至連佛供不供都是次要的事，因爲一切衆生都是佛，我看到你們都要供養，每一個都是佛，人道就是佛道，天道就是人道。所以佛在有一本經典上有一個女的，你看到佛教男女不平等啊，佛老是在女的居士手裏喫癟，有這位女居士就是大徹大悟，就問佛，她說你就是天？佛說對。天就狗？佛說對。他說狗就是你？他說對。你就是我？他說對。佛說如是如是，隨便由她轉。那麼這個道理就是說，真正得道的人是絕對的謙虛，在真理前面是絕對的謙虛，真理前面是無我。因此到了最高的成就沒有「佛」的觀念，所謂頂禮教主，仙佛，沒有這一套，所以頂禮如來藏。

換句話我們磕頭拜佛是拜誰啊？並不是拜佛，拜我自己，所以佛教是不是崇拜偶像？真正佛教反對崇拜偶像。那佛教裏頭爲什麼雕一個佛、畫一個佛讓人供着。因他禮我，這是心物一元。等於我們看到父母過去了的祖宗的像，看到自己過去的父母像，心裏頭就起恭敬心或者難過，因這個像不是我的父母，可是因這個像而想到自己的父母，一個道理。所以它並不是崇拜這個偶像，我們拜佛像，實際上並不是拜這塊木頭，因這個像引起如來藏自性，自他不二。這個敬，絕對的恭敬。孔子也並不崇拜偶像，也最反對，但是孔子他說自己不大肯拜神，爲什麼？他講一句話是敬神如神在。大家拜拜是不誠懇的，不要拜了，真拜佛拜神，那硬是面對佛像，佛也就在你前面，那麼恭敬，這就對了，不要形態呀，只要你心真正的恭敬，何必要形像？所以到了最高的境界，它破除了一切宗教的形像，代表了真正恭敬一切的精神。

那麼尤其本文《楞嚴經》文殊菩薩最後的結論，我們看出來這個精神了，「頂禮如來藏」，頂禮自性啊！修觀音法門修到最後證得如來藏自性法門，阿賴耶識當然我們不再發揮了，阿賴耶識凡夫境界一轉了成佛的境界叫如來藏。所以「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就是讚歎自性的功德。真正成佛就是找出來自己生命的本源，明心見性，真正明心見性了得無漏之果，再沒有滲漏，什麼叫無漏呢？道家解釋先要不漏精啊等等等等無漏果，把它太著相了。固然要守戒，不漏精是對的，但是認爲這個就不漏了，那女人到了所謂斬赤龍啊，男人到了完全不漏丹哪，已經得無漏果了，那不要瞎扯了，那還早。什麼叫無漏？自性圓明清淨，沒有貪嗔癡慢，沒有一切雜念妄想，圓明清淨。那麼再說什麼叫無漏？沒有一點漏洞，沒有一點缺點了，這個人格的圓滿，人性的圓滿，沒有一點滲漏，沒有一點點漏洞，畢竟的圓滿，這就是自性本來清淨圓明的道理，這就是成佛的無漏之果。所以無漏之果是自性不可思議的境界，「不思議」。「不思議」就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再提起大家的注意，這一句話要搞清楚了，佛法只講不可思議，叫你不要用世俗的觀念去思想它，不要用世俗的觀念去推理它，爲什麼？因爲用世俗觀念去思想去推理呀，都是人爲的後天的染污的，不是自性我們人性本來清淨光明這一面，清淨光明就是清淨光明，不要另外想出來一個清淨光明，已經不清淨了，是這個道理。這都是讚歎成佛自性，如來藏性是無漏不可思議。

「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他希望已經成就的人，已經明心見性的人，這些成佛的人加被，我們現在，尤其現在大家這幾年一窩蜂，又是密宗啊什麼很有興趣，碰到，加被呀，老師啊加被我呀，什麼加被。什麼叫加被？他以爲加油加醋加醬油啊，加一點點就好。加就是他力，譬如說我沒有本錢，向朋友借一點錢，這個就是加。被就是蓋下來，我們爲什麼睡覺要蓋一個被子？也是這個被呀，包圍我們，保衛我們，被就是保衛我的，把你上面遮起來，睡覺時把我們把體溫保衛好那個叫被呀，被子的道理就是這樣，所以被字縫衣旁，縫衣旁加一個皮字，是保衛、包圍你，那麼兩個字你瞭解了。所謂加被，我們本身本來有，再得老師的加被，譬如孩子們靠父母長大的，這個父母就加被這個孩子，人本來也自己會長大，可是因父母的愛護教養這個就是加被，所以加被要搞清楚。現在人，老師啊，加被我，我要成佛你來加被我，好象我不要修，只要你加被就好了，沒有這回事。都把這個佛法的名稱，什麼頂禮呀，加被呀，都變成口頭禪了，不懂那個意義。懂了以後不輕易用這個話，什麼求佛菩薩加被，怎麼加得了？怎麼他能加？這就要懂了，自立，自助才能得到人助，做人的道理。你站不起來，要人家怎麼幫忙你？譬如你跌倒，我來扶你一把，扶你就要站起來啊，我扶着你，最後你把我抱着也拉起一起跌到地下，我也不幹啊！對不對？自助則人助，人要自助則天助，這就是加被的道理。你自己不修行，不改正自己的行爲，不改正自己的心路，你要諸佛菩薩加被你，怎麼加被啊？所以中國文化自助天助，自助則人助，這纔是真正加被的道理。一天儘管自己亂七八糟的行爲去犯罪，然後請求菩薩加被我，怎麼樣加被你？被也被不起來嘛，加被的道理要懂。

所以文殊菩薩在這幾句最後結論很重要，「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要佛加被將來世的，文殊菩薩兩千多年前快到三千年了，就替我們大家請求佛，請求佛加被未來的衆生，「於此門無惑」，對於觀音法門不要懷疑了，不要搞不清楚了。他說希望佛幫個忙，等於我們講話，你老人家幫個忙，幫忙那些後輩清醒一點，不要自己騙了自己，對於觀音法門不要有懷疑。那麼他下面說

「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難 及末劫沉淪 但以此根修 圓通超餘者 真實心如是」

他說希望你老人家幫忙，加被未來的衆生，相信觀音法門，最快的得道成佛之路，他說這個法門而且方便。當然你念觀世音菩薩自己有舌頭就可以念，沒有舌頭了，心裏頭可以唸啊，嘴壞了有心就可以念，你念出來耳朵迴轉來聽自己唸的心聲，這有什麼困難？兩個都不要花一毛錢的，最便宜最方便了，「方便易成就」，最容易成就，成道的。「堪以教阿難」，阿難不是這一次上了當嗎？因爲功夫不到嘛，所以到了摩登伽女那邊去吃了虧了，他說這個法門就可以教阿難。他說不止教阿難成道，「及末劫沉淪」，以及教將來末劫時代，沉溺苦海，沉淪，淪溺，沉就是沉溺，淪就是淪陷，淪陷在裏頭就是這個淪。譬如說我們現在人大陸上還有家人沒有出來，淪陷大陸，常常看到文章都是那麼登報也是這樣，淪就是沉淪，這個淪陷，沉就是沉迷。那麼中文把這四個字的意義，白話就要寫得比較清楚，古文不需要，只要一句沉淪就包括沉溺淪陷在這個慾望中的人。末劫時代衆生。「但以此根修」，這個根是什麼？耳根，用耳朵聽覺的法門聽音聲的法門來修，最快最容易成就。他說這個觀音法門「圓通超餘者」，它能夠圓滿通達成佛之路。「真實心如是」，他說真正要想明心見性，自己明自己本心、見自己本性就是這個樣子，沒有第二條路。

那麼這個就是文殊菩薩對觀音法門懇切的做的結論，這個結論之下，我們要注意的，所謂觀世音菩薩的修法，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代表了修法，觀世界的音聲入手，最後修到了無聲之聲。

那麼我們這裏還有很多修道家的，道家的人，道家很有名的呂純陽，我們紫南宮那位老闆呂純陽呂真人，那麼他有一個百字銘，一百個字把修道的功夫都講完了，修道境界。最後的成就：「坐聽無弦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這是最後四句。這個呂純陽百字銘，二十句話，一百個字。那麼坐聽無弦曲，觀音法門，沒得琴絃的曲子，所以最後聽到聞而不聞，動靜二相觀音菩薩所講的瞭然不生。「明通造化機」，就大徹大悟了，天地造化都曉得了，都把握了。「都來二十句」，統統合起來只有二十句話，一百個字。「端得上天梯」，由凡夫想成佛就到達。不過這二十句話，我們過去講《參同契》的時候已經發過給諸位的，我希望大家年青揹來，百個字嘛，這個呂純陽的《百字銘》應該要揹來。你看西藏的學密宗也有百字明，那是咒語百個字，那不是呂純陽這個百字銘，但是它們有沒關聯之處？這個另外的問題了，所以密宗的那個叫百字明，明白的明，這個叫百字銘。呂純陽百字銘，這個也提到觀音法門的修行的重要，所以最高的成就是坐聽無弦曲，這個無弦怎麼會談成曲調呢？就是觀音法門動靜二相瞭然不生，在這個境界修持，明通造化機，就可以通天地造化需要，得道了。

所以觀音法門尤其在我們中國，觀世音法門的大慈大悲，化身各種各樣，那麼歷代的畫的觀音佛像並不是都是女的，觀世音菩薩並不是女的喲，觀世音如來早就成佛了，不過他多半尤其在東方現身成爲女相，所以我的說法，他代表母愛的愛，大悲，母愛的偉大，同時也代表對這個女性的多災多難特別慈悲，所以他經常現女身相。那麼如果你要把中國曆代的這個藝術作品，藝術家的觀音畫相集中起來，那很多，有幾十種，過去我也看到過一本集中了的，歷代的，有男相，有出家相，有在家相，有各種各樣的相，所以他百千萬億化身。那麼他的法門主要修啊，是念誦音聲法門而入道，這個我們上面已經討論過很多了，希望大家多留意這個法門。那麼下面，文殊菩薩報告完了。

「於是。阿難及諸大衆。身心瞭然。得大開示」。阿難一直（在我們講了好象半年多了，很久了，我也忘記了多少，幾個月）在當場，楞嚴經當場，就是喫中飯的時候，充其量講了一個多鐘頭，談話記錄。我們現在對於古人的話語記錄對於佛法加以解釋，討論那麼久，在當時一講就懂，等於我們年青的時候，小的時候老師們跟我們談話，文縐縐的真是文縐縐的，講話都是很文雅，一聽就懂。如果把當時老輩子那些老師跟我們談話記錄下來呀，現在人啊，大概可以給大學裏頭做國文課本，我真有這麼一個感觸，這個幾十年當中這個文化變更差那麼大的路。尤其象我們這個學舊的教育出身的，感慨非常大，當然現在我們講慣了都是用現代話，但是也許人家聽到我，有許多學生講老師的話聽不懂，我只好笑，當然我的國語並不標準了，但是國語說不標準，但還會聽得懂了。爲什麼聽不懂？因爲我的話還是有些老式的話帶出來，帶出來他文字就聽不懂，也許我講講算不定「你這個人怎麼沉淪不悟啊」？現在中學畢業大學畢業一年級，怎麼叫沉淪不悟啊？我也不姓沉，也不姓淪，可老師怎麼樣叫我沉淪呢？不悟，我沒有學過禪宗，當然沒有悟啊，他算不定就會那麼解釋了，所以他話就聽不懂了。

現在我們迴轉來講，所以當時這一個楞嚴經講到這裏，大概講了個把鐘頭話，每個人起來報告了幾分鐘，報告幾分鐘很快過了，到了文殊菩薩做結論，比較話多一點，如果當時口語一講下來也很快，充其量十幾分二十分鐘就講完了，整個做了結論。所以現在經典記載當時的情形。「於是」那麼這個於是到這裏就要翻成白話就不能翻了。那麼阿難及諸大衆，在坐的大家，聽了文殊菩薩解釋了二十幾位菩薩的做功夫的境界。「身心瞭然。得大開示」，注意喲，現在我們碰到說老師給我們講開示，法師給我們講開示，不容易喲，「開示」兩個字是佛法專門名詞。還有一部經叫《法華經》，我們要解釋《法華經》四個字開、示、悟、入。開佛知見：把佛法的門打開，什麼叫做佛法？怎麼樣修行纔能夠學佛？這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是理論性的；示佛知見：理論和事實和功夫倆結合起來，表示給你看，求證的方法；悟佛知見：然後使你悟到，悟進佛法的真實的境界；入佛知見，進入佛的境界，所以叫開、示、悟、入。所以我們跟人家倆講法，說法，或者傳道，或者講幾句話，別人對我們很恭敬說請你法師請你老師開示，我經常說不敢當，這個話不敢當。因爲我沒有辦法使你能夠馬上明心見性，要開、示、悟、入，纔夠得上稱開示，打開這個法門表示給你看。你說什麼叫做手？這個叫做手。它是怎麼樣？同你一樣有五個指頭，你也懂了，我也懂了，這個就知道手，這是開示，使你悟入。

所以現在這個經典上講得很清楚，文殊菩薩講完了，阿難同大家當時在場聽的人，「身心瞭然」，心裏頭一切放下了，明明瞭了，認得自己本來心。但是還有個身瞭然，身體上也無病無痛啊，那麼現在修密宗道家人，拼命想修通氣脈，修通氣脈幹什麼？你說氣脈打通了，打通了是身瞭然，瞭然就是沒有障礙了，沒有痛苦的感覺，也沒有頭痛，也沒有腰痠，也沒有背痛，也沒有咳嗽，也沒有感冒，一切百病皆除，身的瞭然，身瞭然以後，可以忘身忘我。心瞭然了可以斷一切煩惱，去一切妄想。所以當時在場的人聽啊，是「身心瞭然，得大開示」，這個纔是開示悟入真正的佛法的初步的境界。你說假使有人聽到，如果我們現在得到身心瞭然就好象成道了，那還沒有，正是開示悟入佛法之路。

他說到了這個境界，阿難和大家「觀佛菩提。及大涅槃。猶如有人因事遠遊。未得歸還。明瞭其家所歸道路」。大家的感覺象什麼呢？這個時候才懂了佛所講菩提，什麼叫悟道。證得佛的果位叫得涅磐，什麼叫涅磐，大家都懂了。所謂菩提是覺悟，悟個什麼？悟得自己的本心。涅磐是證得自己自性本來清淨的境界，大家都清楚了。他說這等於有人出門太多年，忘記了回家的道路，迷路了。「未得歸還」，出門太久了，從小給人家騙走了，忘記了家在哪裏，不認識家，不認識父母。現在因人指示了，「明瞭其家所歸道路」，回到自己歸家穩坐，見到自己本家本來父母的面目，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得道了，大家就是這樣。得道並不是得到什麼，它是回家，所以禪宗祖師叫歸家穩坐，回到家裏去，得到這樣。

那麼《楞嚴經》講到這裏，效果。「普會大衆。天龍八部。有學二乘。及諸一切新發心菩薩。其數凡有十恆河沙。皆得本心。遠塵離垢。獲法眼淨」。到了這個時候 文殊菩薩講完了。「普會大衆」，普遍的，「會」那個在楞嚴會上當時在場的人大家，包括同我們人不同，天龍，天人天神之間的，還有非人，這個天龍有八部，我們開頭也提到過八部天龍，現在不重複了。所以這些護法神，大蟒神啊，大鵬金翅鳥啊，這個龍啊，包括欲界天的這些我們認爲是魔啊，是那些鬼道中最了不起的護法神；包括有學二乘，有學位還正在學，二乘道的聲聞緣覺；以及一切大乘的新發心菩薩，譬如我們在坐大家，既然肯研究佛學，都是新發心菩薩。給他這裏一記載就是很多人講話，木老老，不曉得有多少。

「其數凡有十恆河沙」，不過這裏講，後來聽了一半加進來的，《楞嚴經》開始啊就是爲了喫飯，帶回來那麼多人，後邊越講越鬧熱呀，其他世界的佛菩薩天人都來，有十恆河沙數，數不清的人，當時聽了佛這個楞嚴法會這個大會。「皆得本心」，並沒有別的，大家找到自己的心了。佛法一切唯心，不需要向外面找的，皆得本心。

「遠塵離垢」，離開世間塵勞煩惱，放下一切煩惱，離開一切煩惱，垢就是染污，離開一切染污。「獲法眼淨」，那麼當時大家得了一個不算果位不算證道得果，但是也是一種果。法眼淨就很難了，什麼叫法眼淨？就是學佛學道，一看這個法門是正道，這個是魔道，這個是菩薩道的哪一種方法，這個是哪一種方法，一望而知看清楚了，這叫法眼淨，當然並不是透視鏡也不是望遠鏡。法眼淨是頭腦清楚，這個佛法修持一切道什麼都知道了，一看對不對？一看這個人有沒有得道的善知識？這個人還是冒充善知識？或者是什麼人？外道魔道一眼就清楚了，這叫法眼淨。有法眼淨的人可以去說法了，象善財童子啊，可以出去五十三參了，那就是說外道法你也可以學了，魔道法也可以學了，看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同我們一樣，戴了高度的老花眼，近視眼，有色眼看不清楚，一聽大家這個也好，那個也好，這個法門高，那個法門了不起，越搞越糊塗，那就是衆生法眼不淨。

這個時候。好，下面出來一個比丘尼，我們普通一般中國人習慣很尊稱的尼姑，尼姑所謂比丘尼，尼字梵文，梵文女性是這個尼字發音，到了中國來，這個尼字很尊敬了，再加上中國文化尊稱，出了家修道的稱她是姑姑，姑姑這個是很尊敬的，同爸爸的姐姐妹妹才稱姑姑嘛，所以叫尼姑。這位尼姑叫性丘尼，誰呢？就是迷糊阿難喜歡阿難的摩登伽女，這一段時間大概拿一把剃頭刀就剃了頭髮了，出家了。

「性比丘尼。聞說偈已」。聽了文殊菩薩講了總評論。「成阿羅漢」。當場得道了，得阿羅漢之果。注意喲，你說她的出身，你說她的愚癡，這就是佛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麼快，當場就證得阿羅漢果位，所以偏偏提出她來。

「無量衆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外還有很多很衆生，都發起求大徹大悟成佛之心。那麼這一段，我們今天只能到這裏，到這裏從今天有寒假，我們暫放假過年。下一次過了明年，陰曆的明年，再幾時講下半部《楞嚴經》，我們再通知大家，因爲大家都有登記地點或者電話。

不過現在我們有個檢討，《楞嚴經》講到這裏，整個的《楞嚴經》十卷來講剛好一半，一半以觀音法門這裏正好是個中間，下半面，這是《楞嚴經》的最密，從來也沒有提起過，上面到第六卷這裏是一套，下面另一套重新開始修法。那麼我們把上面檢討下來，上面《楞嚴經》就因爲阿難出了這個問題，就是發生由男女關係來。不是男女關係，這本經是什麼開頭？飲食男女開始。所以孔子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爲了肚子餓了出去化緣喫飯，阿難出門去化緣。沒有監護人一路走，照佛的規矩，出家人出門三個人一起，彼此做監護人，沒有監護人一路走，爲了肚子餓了去化緣了，然後碰到摩登伽女，不是阿難愛她，她愛阿難。那麼她愛他，她愛他就很難說了，無緣的彼此不會愛，有緣的都是哎呀。

我經常說這個世界上男人女人都沒有道理，你看那個好的時候啊倆個人，某人好。不好的時候啊，男的就告訴別人：都是她、那個女的死皮賴臉纏着我，那個女的就告訴人家：都是他追我。一概靠不住，好的時候啊，都是隱瞞，替自己隱瞞，替對方隱瞞；不好的時候替對方加上罪，替自己加功。世界上一切衆生，看了這一面的人性非常不可愛，不能度，最好不度，呵。但是看看這些衆生又都是那麼可憐，看看我們自己也是衆生，算不定也會做出來這種事，因此慈悲還是要度。

那麼歸根結底看起來《楞嚴經》是一個問題，飲食男女出了毛病，對不對？大家都研究過。因爲飲食男女是那麼來的，人性的基本，一切衆生欲界衆生都是飲食男女，要喫飽，喫飽了，人富貴了，我們這個中國古代文化，飽暖思淫慾，飢寒發盜心，所以要飢餓一點，善心多，所以勞苦中的人，真正有善心人都在貧窮勞苦中人，自己貧窮勞苦會同情人家；富貴中優遊自在人不同情人家，所以這個中國文化飽暖思淫慾，飢寒發盜心。這也是必然，這也是人性的醜陋一面，沒有得道的人，所以真正的道業就從這裏出發。你看到這個飲食男女，孔子也講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修道根本就要這裏了，不管你功夫多好，修道多好，飲食男女沒有了了，你所有說你得道了靠不住，這是《楞嚴經》第一個重要的關鍵，要搞清楚的。道家講道者盜也，修道人就是這個盜，爲什麼？偷盜天地陰陽之氣到自己身心性命上來，所以《陰符經》，道家《陰符經》有這個話，道者盜也，修道就是盜；天地是萬物之盜，萬物是人之盜，人是天地之盜，就是偷盜的盜。

那麼現在我們講回來這個《楞嚴經》，因此佛趕快說了一個咒子叫文殊菩薩去救阿難，阿難在很危險的邊緣了，最後沒有什麼，救回來。好，關於這個有一個附帶問題，上次我們提到過，我說佛教文殊念一個咒子去救阿難，不一定是楞嚴咒啊，我說你們注意喲，這是《楞嚴經》一個祕密啊！我們下坐啊這位出家同學就馬上來對我不客氣了，他說老師啊，它是《楞嚴經》，你看講的是楞嚴咒啊。我說對，我說你講的對，楞嚴咒是後面他提出來的，也是阿難提出來要佛說出來，但是你看原文就知道，佛教文殊菩薩一個咒語去救阿難，沒有明講就是這本經後面這個楞嚴咒啊，這要搞清楚的，這個關鍵，在文字上特別注意，不要被文字瞞過去喲。那麼這個咒語究竟是什麼咒？諸位不要聽了這個，哎呀，將來到哪裏求這個咒啊？你又上當了，又起了妄心了，這個咒語都在你那裏，後面都是咒，這個咒是心咒了，明心見性。

後面因此就連着討論怎麼樣明自己本心、見自己本性，明心見性，那麼見了這個以後，明心見性就得道了，由此修持可以解決飲食男女問題，最基本的。那麼因爲解決這個問題就可以修道了，修道以後呢？就由富樓那提出來了，你說修道，我們心容易了，飲食男女，心還不算難了，忍一忍啊，拼命的忍把它壓制下去，不算了嘛，還可以假裝道德過得去！此身不能忍啊，生理作用很大，物理作用很大。所以富樓那提出來，轉四大，轉七大，把物質世界心物一元的道理再加說明轉過來。這一個說完了，這一段說完了。

然後那麼佛再要二十五位菩薩分別提出報告，你修道做功夫求證這個明心見性的功夫與見地，就是理論與實際的修持的報告，二十五位圓通。報告到最後，如何明心見性，這是上面。下面開始就講普通一個人開始起，以阿難這個做例子，飲食男女開始修，如何斷除淫慾？這是最難的了。如何去掉飲食男女，怎麼樣漸修的法門，打坐修道，因此馬上講出來五十種陰魔，魔的境界，修道碰到所謂魔境。由五陰生理心理的變化，所歸納起來叫五陰，每一陰就發十種魔的境界，魔和佛之間怎麼差別？因此變成五陰變化，有五十種陰魔，外加仙道神仙之道十種，神仙道十種不在五十種以內，神仙之道的十種。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所有修持法門是漸修的，講規規矩矩不是直接走明心見性之路，由慢慢漸修而到達明心見性。功夫境界都講完了。

最後佛的結論，《楞嚴經》上面講到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遞盡。所以功夫跟頓悟，我們這裏大家後世講禪宗的太多了，禪宗所講頓悟，頓悟跟漸修，兩個分不開的，不是漸修來不能頓悟，不頓悟不能漸修。但是佛法所謂講禪，禪不是學啊，禪宗硬是禪宗，不能叫成禪學，現在人亂叫。那是要功夫證到了，你說空，你在那怎麼空得掉？不要說飲食男女空，你今天肚子餓了，你說空了，不餓，做不做到？感冒了不頭痛，空的嘛，你做不到啊？做不到就不算啊，你禪講得再好沒有用啊，那大家都會說，所以必須要實證的功夫。

那麼實證的功夫，佛在《楞嚴經》最後，我們先告訴大家，都是最後一卷裏頭。生因識有：生命來這個靈魂一念之間有了輪迴的生命。滅從色除：要想空掉這個身心關係啊，必須還先要把生理了了，一般講氣脈也有道理，你身體色法都不能了，身體都轉化不了，氣質都不能變化，你想證道做不到。生因識有，滅從色除，這是《楞嚴經》最後的結論。

那麼我們下半部沒講以前，先把重點告訴大家。再說諸位手邊如果有《楞嚴大義》呢，那麼我把《楞嚴經》精要的說法、修持的方法與見地都集中攏來，這叫楞嚴法要串珠，那麼就是在後面。把《楞嚴經》所有見地功夫重點，《楞嚴法要串珠》這一篇，你都把它記住。還有做功夫方面，我後面又加了三兩頁，整個《楞嚴法要串珠》的修證次第，這是功夫方面的，《楞嚴法要串珠修證次第》，修證是做功夫的，一層一層功夫，你們修禪也好，修道也好，修密也好，密宗也好，顯教也好，你想求得做功夫的境界，就在《楞嚴法要串珠修證次第》裏頭。那麼這個原文哪裏來呢？不是我說的，把《楞嚴經》修證的摘要集中起來給大家好研究。也就是五十種陰魔的前面，每一個陰魔的前論，同每一種十種陰魔以後最後的結論，集中起來是修證次第。

你們諸位回去寒假也好，平常也好，要想簡要拿到《楞嚴經》精華，一個《楞嚴經法要串珠》與做功夫方面《楞嚴法要串珠修證次第》，我花了很大功夫集中了全部的精華，大家好好拿到，你見地與功夫絕對夠用了，把一部《楞嚴經》的精華你都抓去了。這一點我特別讓大家注意，假使有人說《楞嚴經》整個搞不清楚，你就把這些拿到了，自己做功夫也好，自己求見地也好，把中心就抓住了。其他我們過了年，再找時間見面，再找時間我們再做研究。因爲諸位都登記有地點，電話聯絡。謝謝！